

察 觀

卷三

三書社



觀察

·元千三售份每·

日十三月八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再版

期一第



卷三第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的對中國？

論

動員·戡亂·行憲

論中紡讓給民營的方法

紐約通信

美國與德國

談話

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答問

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

煩惱的和可能建議的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魏德邁在平津的一段

（北平·天津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信通察觀
記四大學聯考北平區漏題案

（北平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論朗誦詩

文藝

馬迪厄著：**法國革命史**

王繩祖

讀者投書六封·觀察漫畫一頁

撰稿人

下公龍世覺端清邦維超海西幸希有移東沉實交瘦友德覺克無白子廣純恩有啓迅之
權培光民升廉彥藩宗孟絳通雷孟至守今藤長秋德竹松珩數寬忌適華亞田育裕乾復元中琳

翺蕭敫綾錢錢劉滌趙葉楊樹傅曾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與何任王王
翹續文鍾歌能大光家公人斯昭友斯正德忠印維衡之君寅先美東學浩濤世永鴻壽芸
羣乾齡賽雲川欣杰且暨超廣剛年掄蘭以錦昌絳堂禹棧哲邁遠初登驢林郊浚培霖昌信為愚生

撰稿人

七點希望

編者先生：茲舉出我對當前局勢的七點希望如左：

- 一、反對政府「政治道匪」，「軍事剿匪」的愚辦法，希望結束「軍事剿匪」，加緊「政治剿匪」。
- 二、希望大選延期一至三年，避免完全包辦的民選。
- 三、嚴懲文官貪污，替中國政治做一番大清潔工作。若能殺貪官特仕者一人，簡任者十人，薦任者百人，委任者千人，政治可立致清明。
- 四、嚴懲武官貪污，替中國軍隊做一番大清潔工作。若能殺貪污軍官司令級一人，將官級十人，校官級百人，尉官級千人，軍隊可以大為振作。
- 五、對於基層軍民的農民，宜履行諾言，推進速效之土地改革。
- 六、對於上層份子的公教軍及國營企業從業員，新給待遇應求真正公平，嚴禁發給津貼。
- 七、對於軍門資本，課徵重稅，以平民憤。

吳中平 八月二十二日 南京

技術人員與內戰

編者先生：東北技術人員被害之事，張學良之後又有俞再麟。兩者都曾在官黨各報廣為宣傳，有剽耳拭目，曠日多日，不准收屍等語。資源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孫越時近在天津發世報發表文字，大意是勸曉技術人員切勿以為自己不

是軍政工作者，八路來了可加優待，不致殺害，張帥即是前車之鑒，所以技術人員今後應該敵視仇視，與「共匪」誓不兩立云云。

孫氏本人在工業界之成就及貢獻，令人欽佩。不過這篇文章却大大離開了「技術人員」的立場。依孫氏說來，似乎八路打下一個礦藏，使孫氏說來，似乎八路打下一個礦藏，依孫氏說來，似乎八路打下一個礦藏，依孫氏說來，似乎八路打下一個礦藏...

完全被消滅了。這是否對國家有益？八路對待技術人員的辦法，不一定和報紙上宣傳的相同。張學良事件我不清楚，俞再麟之死我親目親見北票煤礦負責人談述其中經過，和中央社的報導頗多出入。據云：「北票被圍時，守軍僅有礦警一營，彈盡援絕，危險萬分。其時共產派兵士二人進來勸降，限十五分鐘回話。防守者既不肯降，亦不放下二人出去，就延了一小時之久。於是共軍以為二人業已被害，即大舉進攻，子彈亂飛，逼進礦所。主持防守者始感驚慌，乃急率礦警，命倉再麟攜出投遞。持書出，即遭殺戮。因為共軍以為所派二人業已被害，情感憤忿故作報復，遂亦不再傷害其他人。及悉二人並未遇害，奉命守土者，遂知先遣散其眷屬，見車搶車，見船搶船，技術人員反而身陷危城，終予殉難。此種事例，不勝枚舉。技術人員之傷亡，實亦國家元氣之損失。然其責任，何人担負，增加惡果，即可得之。

彭京會 七月廿七日 瀋陽

政府限制大學生就業又一例

業又一例

編者先生：北京大學農學院植物病理系本屆畢業生某君因成績優良，經由系方介紹，至中農所（前華北農事試驗場）任職，已由該所照例發給聘書。詎料該所近忽據某方通知，並附名單一紙，凡名列單上之畢業生均不准任用。該生不幸列名其中，遂至被迫破約。

大學生之一畢業即失業一問題，在去年度暑假中已成嚴重之社會問題。政府如索性不問不聞，雖足顯示其無能，然大家既然都已經曉得這個政府原來就是這樣的一個政府，則亦即不再說什麼。但如更進一步的以特殊手段限制就業，則其心地之褻瀆險惡，手法之卑劣毒辣，已非吾人所能容忍。前見貴刊二卷二十一期嚴仁費先生所找一政府封鎖大學畢業生的出路一函，本人益證實該函所言，確為事實。

沈茂坊 八月四日 北平

反對恢復自費留學考試

考試

編者先生：近報載教育部決于恢復自費留學考試，這是萬萬恢復不得的。津版大公報前有數篇專文討論過這個問題，均主張積極取消自費留學考試，在公費上多增加名額，這正透露我們的心願，對一些貧苦學生吐一口怨氣。我們一批數人曾參加去年教育部舉辦的公費留學考試，公費上未獲錄取，然均取得自費留學資格，乾脆不取也好，這樣就使人留過起來。這年頭，除了農門，誰肯

蕭若傑 八月十七日 上海

以國家財富變為一黨私產

黨私產

編者先生：最近青島敵偽產業處理局將全國最大的青島膠膠廠，青島啤酒廠，此外還有兩個麵粉廠，一個玻璃廠，全部讓與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所組織的營企企業公司經營，這等接管後即將原有工作人員大量遣散，遂使許多家在解放區的人無處可走，顛沛流離，受盡苦難。查敵產應公開核實，售與民營，國民黨何能利用掌握政權之關係，將國家財富變為一黨之私產？

章華之 八月九日 青島

禁舞問題

編者先生：最近政府決心禁舞。對廳老固和一般婦女，大起恐慌。日來西報評擊尤烈，認為政府在開倒車。從道標上說，舞廳應否許其存在，此處不談，不過我覺得今日政府要做的事情不知有千千萬萬，禁舞決非「當務之急」。把許多有關民生的大問題，擱下不管，專門來管這些細微小事，實在不敢苟同。而且禁舞也不是一句空話，許多人的生活隨之發生問題。政府不先解決遺留人的生計，一味不關痛癢的「禁舞禁舞」，亦非為政之道。未知先生以為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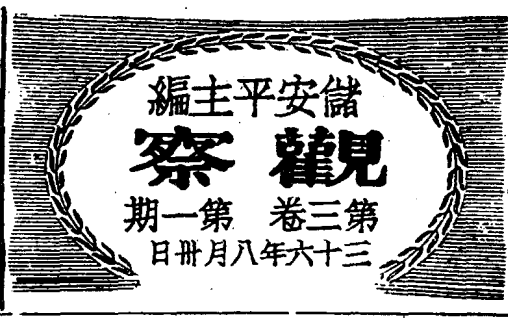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S）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弄十一號

本週訂閱：每季三千元。
國內訂閱：平寄先付四萬。掛號
或航空先付五萬元。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週刊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重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許德珩：北京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李燾塵：華北工務理事長
楊剛：大公報駐滬特派員
費青：北京大學教授
朱自清：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
王麗山：金陵大學教授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的對中國？

許德珩

在內戰的烽火連天，「動亂」的總動員令已經發佈，國府副主席孫科一再的發表那史無先例的緊急求援的談話以後，被認為和中國政府當局相處最好的魏德邁將軍，受美總統杜魯門之命，充任特使，蒞臨遠東調查中韓兩國情勢。魏氏到中國以後，以比九一八李頓調查團還要來得顯赫，南北飛奔，搜集材料，聽取各方報告，而中國政府方面也都奉命維護的漏夜趕製報告，民間因魏氏此來，關係於中國現在及將來的命運，亦會多有陳述。

對於魏氏此來，中國社會上有兩種感覺：一、中國是獨立的國家，抗日戰爭結束後，曾經被稱為四強之一或五強之一，不管怎樣，中國人民對於戰爭的犧牲與貢獻都是很大的；朝鮮在戰爭結束以前約五十年，一直是在日本軍閥奴隸的統制之下未能獨立的國家，日開敗降後，南韓仍然在美軍管制之下未能獨立，現在魏德邁東來，竟然把我們中國與尚在他們軍事管制之下未能獨立的韓國並列，同為調查的對象，我們雖然十分的尊重韓國，時時刻刻願以平等地位待韓國，然而對美國此舉，不得不認為是種侮辱。二、中國自己的事，本來應當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人自己也應當能夠解決，現在竟要人家來調查，並且還要歡迎人家來調查，漏夜趕製報告，使這時時刻刻受着生活壓迫與戰爭威脅的人民，感覺到中國這個國家現在還成什麼樣子！

這兩種感覺，可說是中國人民一般的感覺。現在魏使已經公畢，快要返美。他回到美國以後，美國政府將如何對待中國？還是我們急於要知道的問題。

二

有人說，美國對華政策已早決定：魏德邁之來，不過是搜集一些材料，聽取一些意見，作為着手進行的參考。而自魏氏來華以後，我們不是常常聽見美國朝野都說「美國對華的政策不變」嗎？

當然，資本主義的美國，加上戰後的杜魯門主義，它一方面是要擴大而能實際的把握着反蘇反共基地，同時，還要獲得廣大而足以消納過剩的資本與過剩的商品市場，從這兩個大的原則本身來說，美國現時的對外政策是不會變的，而對華政策也是不會變的。所以他們都說「美國對華政策不變」。不過中國的政治本身却在變，並且愈劇而廣大的在變。它由政協時代的停戰、和談、團結，變到現在的總動員、動亂、大打特打。在中國這樣一個巨變的局面之下，美國的作法將怎樣？它是不是還應當保持着表面上觀察等待，實際裏來供應物資，出賣軍火的方法呢？或者，就應當進一步的使用那種

切而積極的方法呢？或者再來一呼萬應方法，甚至於壓迫式的協調方法呢？還是杜魯門主義的內心榜樣，也是我們政府中某些人物的焦燥。

觀望等待已經等待了許久！協調方法也會嘗試過，那麼，所謂積極的作法是怎麼樣呢？這裏有許多不同的揣測，包括魏德邁東來以後，美國各方面的揣測與意見，我們無妨徵引一二。

八月五日舊金山廣播美聯社華盛頓電：「據此間輿論方面消息，魏德邁特使中國之行，已獲結論，即美國可以這對於華國為大而性質相同之援助，單獨給予中國政府，以便戰勝中共，並恢復正常的經濟狀況。不過美國政府迄今尚未獲得蘇聯以軍需品援助中共部隊的證據，但中共部隊中所存留以前日軍重要武器甚多；此等武器，係中共自日軍方面擄獲者。又稱：大多數專家都認為美國應當派遣一批重要的經濟與軍事人員赴華，担任中國行政機關和軍隊之顧問，並予以十億至二十億元之援助，以提高中國中央軍之士氣，而澄清目前中國局勢。據稱：美國政府似不擬改變其對華政策……」（八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這雖然是一方面思想情願的說法，然而我們不能說它不足以代表美國一部份的意見。再看另一種說法：

合衆社於魏德邁來華的任務，有下面的揣測：
「一、決定如何可以穩定中國的經濟，可能在亞洲也來一套馬歇爾計劃。二、查明美國應否放棄對中國內戰之「中立」地位，而以道義與物資支持蔣主席。三、分析美蘇在朝鮮談判的僵局，以決定美國是否將在朝鮮南部單獨行動。四、提供關於朝鮮軍事政府能否交國務院接管，代以民政管理的意見。」（北平世界日報，八月七日）

這是一種簡明扼要的揣測，我們更看又一種說法：

舊金山廣播華盛頓電：「據可靠方面消息，魏德邁近已有報告，建議蔣府，美政府將於下月內以大批供應運往中國，從速結束戰爭……」（八月十四日，北平世界日報）

上面所徵引的一些估計，都是承認美國將要積極的援助國民政府，從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金融的方面，美國都要正面出馬，支持國民政府，達到澄清局面的目的。

當然，以杜魯門主義今日在歐洲對希臘土耳其基的作法來說，上面的那些估計，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遠東不是歐洲，中國也不是希土；加上兩年以來麥克阿瑟管制日本之結果，使他心滿意足地感覺到日本已然成了他掌握中百依百順的柔媚婦人，可以「隨他的意思情願而擺佈」。至其地理的條件，又為反蘇覆共之適當地基，日本已然成了山姆叔叔心目中的第一愛人。所以近來他要百

般的嬌寵她，這個被嬌寵的狐狸精，將來是不是要變作東方未來的希特勒，早晚我們中國和美國人民還要再吃一次虧，這且不存今日日本文話下。反看中國，山姆叔叔雖然苦心經營了快將兩年，不惟東北不能控制得任作為反蘇基地，就是華北，連平津這樣短短的一條交通路線，也都是三天一翻車，五天一破壞，加上政治的腐敗，社會的混亂，民生的困苦，誠然是有口皆碑，中國的問題真是很不容易搞呵！所以中國之於日本，在麥克阿瑟等人看來，已經是無足重輕，犯不着用那許多的力量去經營。不過放下不管的話，裏面又恐怕要出毛病的，所以又有較為不同的意見：

羅拉多丹佛八日電，丹佛郵報八月三日社論：「在這樣一個飛機可以環繞的世界與原子炸彈的時代，中國的東方沿岸，就代表着美國的西方邊界，假定美國要確保其團結的民主原則，我們對中國的政權，也就必須民主。所謂民主的原則，意思是說美國不應幫助中國政府來壓迫人民。蔣主席非常需要援助，去年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馬歇爾建議，說中國政府若能擴大改組，就可以招致援助的時候，蔣主席也很願意多容納幾個自由主義份子到政府去，……可是他們並沒有造成中國政府基本的改革。現在馬歇爾的使命既已失敗，美國必須決定他在遠東所採取的途徑，這途徑，是和中國有關。……美國應當援助中國，但是僅能在一個確定的條件之下，這條件，就是擴大中國政府的基礎，其含意是：一、蔣主席必須把自由份子容納在負責的地位上；二、中國政府必須以國民黨的同等地位，給予其他各黨派；三、中國政府必須實行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吏選舉；四、中國政府必須把公開審問，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身保障等等權利，給予人民……美國應該對蔣主席使用壓力，使他把這些權利，給予人民……」（八月十日，北平世界日報）

其他還有較為別緻的一種說法，就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他於八月五日出席濟南各界座談會說：

「美國之國精神，即是援助任何國家為人民所擁護的政府，並非幫助一黨一派。對華政策原則上無問題，只有方法上如何可以不加中國內戰或助長中國內戰。個人深信中國政府的政策有所改變，使中共區的人民，能自動的贊助政府，中央及地方政府能與人民合作，美國自無困難。……」（八月六日，大公報）

司徒的這樣一種談話，當然是充滿外交詞令的。可是，就是在這種外交詞令的談話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國內戰的情勢之下，美國公然不顧一切來援助中央，也還有待考慮。

三

我們在上面不嫌麻煩的徵引了從魏德邁來華以後美國各方面的一些意見，

從這些意見之中，我們是不是可以歸納到下列的幾點，作爲我們觀察美國對華政策之實行的的一個輪廓？

一、杜魯門主義的美國，原則上是要支持國民政府，並鼓勵國民政府，反蘇反共的。二、要獲得反蘇反共的軍事基地，更以脅誘的方式，使國民政府擴大改組，加入美國政府所認爲合式的民主人士與自由份子進去，達到他們所希望的擴大現政府的民主基礎，自我滿足的冀能澄清局面。三、以上列兩點爲條件，給國民政府以軍事的、物質的援助，包括軍事訓練，軍隊裝備，以及若干美元的大借款。

雖然魏德邁將軍來華許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半點意向透露他們將要這樣的執行對華政策，可是由美國最近在歐洲，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的所行所爲，與美蘇近來在各地的對立情況，以及中國內戰發展的形勢這許多的事情來說，美國除了再取一些時的「靜觀」態度以外，上面所歸納的幾點，或者是他最近最可能的對華政策之實行的步驟。有人說，美國也可能再來一次調協，或者加重調協的分量，擴大調協者的單位，不由他單獨出馬。這樣雖然可能幫助解決問題的一個作法，可是在美國反蘇反共的政策之下，在現時中國的內爭形勢之下，擴大調協的圈子若不能包括蘇聯的話，調協即歸於不可能，縱可能亦無結果。既然如此，則問題仍然要回到上面我們所歸納的幾點。但是由那幾點是不是就可能幫助解決中國問題呢？

我們很簡單的答覆說不能。不能的理由如下：

四

先就國共戰爭的前途來說。中國今日的內戰，究其歷史，已二十年；這二十年之間，曾經惡戰苦鬥過，然都未能以戰爭的方式解決了問題。當然，政府方面，因爲容易獲得較爲便利的條件，較易於取得一時的戰爭優勢；但是戰爭繼續存在，這些優勢之獲得，不惟無補於問題之解決，而且還要加深困難，加重負擔。很明顯的，只要戰爭繼續存在，政府方面，爲要控制已有的據點，爲要保持已得的城鎮，爲要維護已有的交通路線，工礦產業，是需要很大的兵力的。需要維持的地方越大，兵力愈多；徵兵、徵實徵糧越重。社會在這樣嚴重的戰爭狀態之下，經濟何能恢復正常關係？物價漲風，何能截止？民生困苦，何能稍息？再加上每一城鎮之爭奪得失，即每一次要增多若干流亡無告之民，其後果都會落到握有政權者的身上；拖累愈久，慘痛愈深。美國在這種複雜的行程中，來援助戰爭的一方面，出賣軍火、派送飛機、訓練軍隊，希望速

到實行他們的對華政策以解決中國問題。我們姑且不問美國願不願意承受直接屠殺中國人民的罪惡，即使甘冒不韙，而國共的糾紛也仍然不能解決。其不能解決之理由，繫於中國的政治方面。

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苦戰，困難已深，其唯一的希望與唯一的需要是政治清明，能有一個爲人民謀利益的、民主的、廉潔的政府。它在經濟上能改善人民生活，至少能使人民生活，在政治上能確保人民之自由，由此以趕上歐美。但就目前中國的政治來說，顯然的與這種要求距離遙遠。關於現時中國政治，吾人以長久生活在這社會中，耳濡目染，麻木漸深，不能作很深刻的敘述。美國裴斐教授，有這樣的批評，他說：「當前的中國政府，是中國近代最壞的政府，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壞的一個政府，它無能，貪污，腐敗，半法西斯，缺乏真誠遠大的目標，除了依賴這個政府來維持他們的前途，或者依賴這個政府來騙錢的人以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不願積極的支持這個政府，只有那些對他不滿，却更怕共產黨當權的人，才不能不勉強消極的支持他。」（觀察二卷十八期十至十一頁）

外國學者這樣的一個批評，使我們正視現實，感覺到政治這樣的貪污腐敗，人民這樣的困苦顛連，人權這樣的一無保障，豪門資本這樣瘋狂猖獗，吮吸人血；諸此等等，就是中國問題之癥結，此而不圖，則所謂擴大政府的基礎也好，加入些貌似民主自由份子也好，美國物資的援助與金錢的援助也好，何能解決中國問題。

因此，解決中國問題，其手段不是戰爭，而是和平。國際友人能以和平方法助我們解決內爭，使我們的政治即於清明，民生即於幸福，人權得以保障，這無論是美國單獨出馬也好，美蘇聯合進行也好，都爲中國人民之所歡迎，反之則爲我們之所憎惡。中國人民不反美，也不反蘇，孫中山先生是列寧的朋友，也是林肯的信徒；我們只願意在中國的國土上成爲中國人民安寧幸福的樂土，不願意成爲國際鬥爭的基地。

八月十八日北京大學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動員·戡亂·行憲

樓邦彥

動員爲的要戡亂，戡亂爲的要行憲，行憲爲的要還政——這是政府當前政策的三部曲，也正是今天政府一切行動的準則。

去年歲末，國民大會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並決定「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確定今年元旦爲公布日期，復議決新「憲法」定於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此所以大家都說今年是選舉年，明年便應該算是憲政年了，這也就是很多人熱烈地在喊着要行憲的背景與根據。然而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國民大會原是在很特殊的環境下召集的，而由於中共的拒絕參加，造成了今天在法統一點上，一方堅持要如期施行新「憲法」和另一方根本否認它的僞局。同時，國共兩方的武裝鬥爭愈演愈烈，顯然已經超越了理智的樊城，於是在經過了一番極度的慘殺與苦戰以後，政府毅然決然頒布了「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共十八條，其目的在「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行憲政」。從此以後，如果用陳誠的話來說，國共所進行的不再是「黑市仗」，而是國民黨政府又一度正式討伐共產黨，展開了所謂「剿匪工作」。雖然一切祇是名義上的改弦更張，事實上「打」一個字仍舊可以包括並說明所有的行動，但是法律上的中共地位業已發生了變化，老百姓的處境也確實是與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的局勢無疑已混亂到極點，一方面爲要「戡平共匪叛亂」，我們的人力物力應積極動員，另一方面「實施憲政及各項有關憲政之選舉，均應依照規定，積極進行」，我們所不懂的是：這究竟是矛盾呢，還是矛盾？

中立的西洋學者說我們的政府是「無能，貪污，腐敗」，虛心的中國人似乎也都該承認這些形容詞的真實性，是則以這樣的政府來厲行全國總動員，實在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從無論任何一方面來說，要做到真正的「動員」，必須有一個近代化的政府。一個不够格的政府，既無能，又貪污，又腐敗，沒有人會相信它能擔當得起這個近代化的任務。抗戰時的經驗，已是有目共睹，現在又要「動員」，其結果不難預卜。我們敢說總動員令雖已頒布，理論上一切與戡亂有關的人力物力自應積極動員，但是那些有背景、有「關係」、有勢力的官僚、豪門、富戶，當然仍將逍遙法外，甚或還要變本加厲地在新環境的

掩護下繼續剝削並累積他們的利益與財富，最受到影響的恐怕仍舊是般有毫無權伸，有苦無處訴，終年在飢餓與疾病線上掙扎着的老百姓。這樣的動員並不是動員，明眼人看得很瞭然，政府當局的內心也一定很明白，然而政府還是決定這樣做，這正足以證明它到了今天確有「山窮水盡」、「走頭無路」之感。然而政府所得到的必定是一個相反的結果：政府將越顯得無能、貪污、腐敗，它的威信必更下降。假使政府作今天的決策是因爲非動員不足以戡亂，那麼我們姑且不論戡亂政策的當否，以及是否有獲得戡亂成功的軍事與政治上的種種條件，我們至少可以說，一個動不了員的政府，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是一個戡不了亂的政府。

關於政策上戡亂的當不當，以及能力上政府戡得了戡不了的問題，在目前法令規定下，恐已超越公開討論的範圍。不過像目前這樣一面動員戡亂一面完成憲政的情形，是任何一個政治意識尚在清醒狀態中的國民所不能不關心的。這裏我們可以分三點來解說：

第一，用法令的文字來說，動員戡亂純是爲的要「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現憲政」，這固然是光明正大的話，但細察之，其中實包含着極大的矛盾。眼看我們就快要實施憲政了，而政府爲要掃除民主障礙，乃有動員戡亂之舉，但是從總動員令頒布以後，全面的真正意義的動員，現狀下的政府絕沒有能力做到。說起來傷心，政府却因此而取得了法令或理論上的根據，用來便宜行事，爲所欲爲。動員綱要規定「除本綱要已有規定者外，爲達成戡亂之目的，行政院得依國家總動員法之規定，隨時發布必要之命令」，這確實是一個範圍極其龐大的授權。我們原來就沒有享有多少自由，從此以後，自由的一切保障將更喪失殆盡；我們的新「憲法」所設置的各種相當合乎憲政條件的制度，我們原來就沒有建立多少基礎，從此以後，這些基礎將被毀滅無遺了。在表面的邏輯上，動員戡亂確似乎是爲的要掃除民主障礙，但是很明顯的，即使動員戡亂可以掃除所謂「共匪叛亂」所造成的民主障礙，其本身却無異又產生了無數新的民主障礙，舉其最顯著者，例如徵服、徵購、徵用、限制個人自由……等，不一而足。究竟甚麼是民主障礙呢？政府的看法不一定與我們相同，老實說，在

良心上，如果有人理直氣壯憤慨地指出目前的無能、貪污、腐敗的整個政府本身便是最大的民主障礙，誰又能找得出更好更有力的理由來反駁它呢？

第二，再就目前的事實來講，漫天的內戰烽火愈燒愈旺，其影響所及的地區也一天比一天廣闊，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下，談選舉，談行憲，除非是別有用心，或是想趁火打劫，我們實在看不出有多少理由，得能辯護何以非要挑選這個在任何方面都絕對不合適的時期來實施憲政不可。過去也曾有若干人向政府當局提供意見，認為政府在東北以及冀魯晉陝等省若干地區，不能在正常的情形下充分行使政權，於是各該地區的選舉事宜應暫緩辦理；也有若干人認為假使把中共所控制的範圍並不小的區域全都摒棄於選區之外，當然是極不公平，於是若不延期行憲，祇能讓留在政府區域內的人民團體來代替中共以及內戰區域的人民選舉。雖然所謂暫緩辦理和權宜的代替選舉，恐不過是要弄手法來造成一個變相包辦的騙局，但是事實上的困難與阻礙毫無疑問存在着，却是已被大家承認了。最近開有國民大會駐粵代表張發奎羅卓英等四十餘人聯名上書國民政府主席與孫副主席，列舉多種理由反對今年進行選舉，並建議政府從速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議，共同討論決定行憲問題；我們此刻尚難推測國民黨內這一部分重要人物有此舉動的真相和動機，但內有幾句話確可證明他們對於當前事實的認識：「在此內亂外患交相煎迫之際，普通能否順利進行，誠屬疑問，倘事實上不能依法進行，而草率從事，違反民意，開選政惡例，影響憲政前途至大。」又：「在秩序尚未恢復之地區舉行大選，最易予奸惡以利用機會，惹起地方上矛盾之爭鬥。」憲政的大廈絕不能憑空建築起來的，目前政府當局竟不顧一切客觀情形而要行起憲來，我們實在百思而不能瞭解它究竟要行的是甚麼（憲）。

第三，民主憲政是一種以理性為基礎的政治現象，而混亂却相反的是一種以武力來對付政治異見者的舉動（雖然我們也承認所謂政治異見者也是一個武裝的政治集團），要在武力至上的時候準備實施以理性為基礎的憲政，無疑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在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內，選舉一方面是產生公職人員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又是對於一般人民的最好政治教育，這種政治教育之能否發生真正的作用，全要看一般人民對於選舉所具有的態度。如果人民視選舉為政府粉飾門面的勾當，或確認選舉為政府耍弄欺騙的手段，那麼不但選舉制度的健全基礎無從建立起來，民主憲政的前途也當然更沒有把握了。本文不擬討論如何解決國內兩大武裝力量衝突問題的途徑，不過我們總以為在內戰問題沒有得到合理解決以前，無論為暫時的情形計，或為比較長久的基礎計，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它不應該作行憲的打算，而祇可以間接地在各方面讓一般人民多獲得些學習民主的機會，以為將來真正作主人翁的訓練與準備。退一萬步說，即使政府以為非「戡亂」不足以「建國」，我們也要警告政府，它似乎應該考慮如何以光明正大的態度，向全國人民宣告這一個基本大原則：唯統一和平後始能行憲。我們誠懇地奉勸政府千萬不要利用做官心切的黨派來造成協議分贓的民主騙局，人民是最聰明靈敏不過的，他們或可能糊塗一時，但必終而會投到真理的懷抱裏去的。政府與其如此做，倒還不如延期行憲，而先在各地方試行類似新「憲法」中所規定的地方自治制度，一方面這是寓訓練與學習於試行，另一方面這又表現了政府在選政前夕的高貴風度。政府要是有意志的決心，在今天的局勢下，應該明白表示暫不作行憲的打算！

八月十七日 北平

論中紡讓給民營的方法

李燭塵

中紡讓給民營，政府早有諾言，事在必行，雖眼前尚有少數固執己見，以種種說法，撓動社會的觀感和政府的信念，然大勢所趨，並關係政府的威信，實亦不能阻止。况現政府之經濟建設方案，仍本第一期建國原則，輕工業應讓歸民營，故希望社會人士，正不必對政府此一措施，再懷疑義。惟作者認為讓給民營的方法與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大有研究的價值，故論列之以供政府參

考，並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

（一）讓給民營，其首先準備工作，即需將應讓給各廠的固定資產，實行估值。本來日本人移交清冊，各廠固定財產的價值，原有確定之數字可憑。惟因接收時，政府對各地偽幣，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若根據當時清冊，實行貶值，然後再升高若干倍，當非政府所願為。故現政府主張照二十六年各廠固定

財之價值為標準，再按現時物價，升值若干倍，即為將來之定價。其，則當然不錯。不過此處有應注意之點，即二十六年之估價，應為除去二十六年以前折舊之殘餘價值。而二十六年以後，又經過十年之使用，亦應將此十年之折舊剔除，方為各廠固定財產之價值。故不能含混的以二十六年之估價為標準，概乘以若干倍為合理。至於倍數問題，亦有考慮之餘地。因機件折舊之品質不同，其效能亦自各別。政府年來憑此大行收益，更不能視為無實之營養品。况政府讓給民營，應有扶助民營之意義存乎其中，似不能完全站在買賣的立場上，斤斤計較，大大的賺一筆無本利益，充實國庫，才算理得心安。

(二)讓給民營的方法。據則政府有保留三成之說，再用向市場發賣股票的方式以移轉之。這種作法，在個人意見，似尚有商量的餘地。因所謂保留三成，不知政府在各廠總數之中保留三成？抑是在各廠之中分別保留三成？如係前者，則難免民間懷疑政府於各廠之中，擇其善者而據有之。如係後者，則又類似官民合辦。政府既只擁有少數股權，不能有所操縱，則又何必多此一舉。故作者主張：政府如要賣，即痛痛快快的整個賣，不必有所保留，但發賣時則又需分別標售，聽任買主選擇。因各廠設備有上中下之不同，即標價有上中下之別。要買好的多出錢，買不好的少給價。不管買的人是張三李四，或財閥官僚，此處談的是買賣實經，用不着在買賣上更有不合交易行為之提議。至於民間如無力購買，則是另一問題，不在此文討論之內。

(三)中紡讓給民營，是勝利後政府履行諾言之一件大事。同時更是政府發展民營事業之一大決心。不過國民政府之經濟政策，一方面是發展國家資本，同時在他方面是節制私人資本。此次中紡讓給民營，是不是尚有節制私人資本之必要。本來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眼前是欲生產事業發達，必先要發達資本，獎勵民營。但發達資本，應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徒使生產事業由資本之發達而日趨發揚，而反使整個社會利益因資本之發達而日形偏枯。因資本雖是形形的財產，但它的本身是固定而不能擴大轉化的，必需加以人力的應用，始能滋長發揚，日形膨大。因此可知，發達資本，即與人力結了不解之緣。換言之即資本因參加了人力才能發達，則人力實為無形之資本。故在現代的產業界中實資本，就不能忽略人力資本之一實事。

(四)勞力資本化，在理論上已無問題，今後亦必漸成為實事。惟非常之舉，素人懼焉。在普通公司中，實亦不易見諸實行。今中紡由政府讓給民營，如政府有決心使資本普遍化，則從資本主義走上社會主義之坦途，實可由此勞力資本化，作一個良好的開端。因既承認勞力為資本之一部分，則讓給民營之

後，各廠中之從業人員（包括勞心勞力之兩部分員工），均應為各該廠所有權之一員。然此所有權如何取得，則不外此次之買賣雙方，照一定之比例分給與之。今假定勞資雙方其股權將來為四與六之比，其辦法：再假定政府出賣之某廠，其標價為一千萬元，則政府方面，應只實收八百萬元，其餘之二百萬元，即由政府給與某廠之從業人員。同時買廠之家，實出八百萬元，但買廠之主，只能享有六百萬元之股權，其餘二百萬元之股，亦應給與某廠之從業人員。如此，則將來某廠即由勞資雙方，均以資本家之資格，共同利害，經營事業，則一切無謂之糾紛，應可迎刃而解。

(五)不過此處有應特別注意者，即以勞力取得之股權，實際上不能為每個從業人員分配若干股，使之自行保有之。暫時只能於每年終工廠如有盈餘時，照股權分配紅利，而股權之獲得，則照從業人員每個人之薪給為標準而有多少之不同。或者謂股票不歸從業人員自行保有，不仍等於空頭支票。實則不是永久不歸從業人員保有股票，假使從業人員只能短期間在某廠工作，是今日在甲廠取得股東資格，保有若干股權，明日又在乙廠取得股東資格，保有若干股權，則未免太便宜了。故勞力資本化之股東，必需終其身於某工廠，始能享有股票之權利。換言之，隨時解雇，即隨時取消股權，而應為繼續受雇者之享有。若中途退職，當然各公司另有規章，而對股票一切遺產及所得稅，均照普通稅法實行，亦另富有節制資本之意義。

吾人如此主張，並非高遠空乏理論，政府不讓給民營則已，如其讓給民營，此種辦法，實有實行之必要，因吾人知道，現時在中紡公司之從業人員，均對此事確有極大之希望，大有非如此實行不可者，為防止將來賣出後發生意外風潮，何不先行審慎周詳，規定實施辦法，為資本主義開一新紀元，於國內產業上作一大啓發，使社會普遍享受資本之利益，同時整個國家均進繁榮，事固無有益於此者。

更有進者，紡織雖為中國有基礎之新工業，而戰敗後之日本紡織業，仍為中國之勁敵，竊聞限前日本經營此業者，極力主張集體經營，減少種種無謂之濫費，因之減輕成本。本來日本工資只有中國八分之一，再加事務管理得法，其生產成本必輕。以此傾銷於南洋及中國各地，必將國貨打倒。或謂，限前中紡在整個國營之下，似亦與此旨相符。不過國營事業之官場化，機構龐大，行政實感不盡，決難達成集體機能，同時又難收簡捷之效。假使能照本文主張，所有從業人員，都是股東之一分子而為利害相關之一體，則大家聯合起來，萬眾一心，共同推動這一個集合之大體，當可收舉重若輕之效。

如本文主張的勞資合作工廠，理應協力同心，使事業得蒸蒸日上，而所得盈餘，必有可觀。國家為發展事業計，對於盈餘分配，必需有一定之限制。如超過此限制，則需課以累進之所得稅。如其將此盈餘發展事業，則又免予課稅以獎勵之。不過此處有須特別注意者，即如此以盈餘發展之事業，其所有權仍宜按母體的辦法，其中資財之百分之四十，應分配於新廠之從業人員。如此層層相因，層層擴大，各種事業將為全民所有。提高全民生活水準，從資本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這不是一條坦平大道嗎？

美國與德國

(紐約通信)

楊剛

以魯爾為中心，復興西歐的方案，看來是確定的了。圍繞着這個方案，無數困難問題正在展開。方案本身能否實現，實現之後，又是否能夠按它所有的目標行得通，都是方案當局所不能肯定答覆的問題。在這樣情形之下，為什麼當局要如此主張，而且主張得這樣堅定（至少在目前是如此）？莫非大政治都是試探與錯誤的過程麼？抑或這是一種確定的看法與做成熟的結果，復興魯爾工業是一個結論而不是一個起點？

檢索一下過去，或者對這問題能有些說明。

歐洲戰爭結束之時，大家都知道有了一個三強波茲丹協定。同時美國政府有一個治德方案，叫做T字第一〇六七—八號，內容大致與波茲丹協定相同，主要是德國非軍事化、非工業化（農業化）、非納粹化和再教育。這方案是在波茲丹協定以前，說不定還是羅斯福總統在世時製的，當時財長摩根索（新政派）的重要意見——德國農業化包括在內。

有方案必有執行者，執行者必有一套執行的政策。當時的執行者名義上是第三軍軍長巴登將軍。巴登將軍對於政治經濟與德國，絲毫不感興趣，而實際負責的是下面這幾位：

一、莫菲大使，(Robert D. Murphy)是國務部有名的歐洲專家之一。本人是天主教徒。英美聯軍在卡沙卜蘭下登陸之後，把法國的吉羅得將軍倫運到北非，欲圖使此公機達蘭之後，照英國支持的戴高樂抗衛的就是他，想利用戴高樂勢力對抗戴高樂及法國內地軍的也是他。義大利投降之後，他領大使銜

時人通常將民營工業，以民族工業之美名予之。其實現階級之民營工業，去民族工業之境遠甚，必需現在民營工廠，起碼走上一階段，漸漸的普通化，方能踏上民族工業的坦途。因所謂民族工業，必所有工業為全民族所有，方能名實相符。此事在普通工廠一時不易實現，中紡屢給民營，正是中國千載難遇之機會。政府及資本家能慷慨的實行此一政策，確定由資本主義，大家不流血，而高高興興的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不誠為中國之一大盛事嗎！

作駐美英軍政治顧問。德國被擊敗後，他又領大使銜作聯軍統治理事會的美國政治代表。

二、緞拍準將 (William H. Draper) 是在美佔領區管經濟政策的。此人雖然是準將，但最大的經驗是在金融與經濟方面。在沒去德國之前，他有過悠久的銀行歷史和強大的東方財團背景。他曾在直屬摩根財團的銀行信託公司 (Bankers' Trust Co.) 做過副會計長，後來又在紐約最大銀團之一，與洛克菲勒及摩根財團極有關係的底朗李德公司 (Dillon Read Co.) 做投資部主任兼副總理。這個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量對德投資，助成了德國的鋼鐵復興。這次大戰前，它的總理是現在的國防部長福列斯特。緞拍先生在這公司的地位，不多不少，正次於福列斯特。他是東方財團中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共和黨員，且屬於最保守的美國退伍軍人會 (American Legion) 。

在這兩個首腦人物下面，還有許多工業家和銀行家。例如其中有兩個，一個原是美国共和鋼鐵公司 (美國三大鋼鐵巨頭之一) 的總理，名叫懷察爾 (Rutledge J. Weyer)。另一個原是通用汽車公司所屬奧伯爾汽車公司的頭腦，叫做賀格蘭 (Peter S. Hoagland)。賀格蘭先生管理德國生產方面。這些人大都是一輩子在投資事業，工業生產事業方面。按照他們的人生哲學與事業經驗，其對於德國問題的看法之傾向於以開闢資本和商品市場，擴大自己經濟作爲的權力和範圍，可以想像。

可以想到無論是波茲丹協定或者代表新政時代的T字一〇六七—八號治德方案都不能與上面幾位先生的興趣和做法相調和。吃那行飯就想那一行事。投

專家、鋼鐵工業家、和權術外交家眼中的德國，當然應該另有一個局面。

從歐洲勝利之後到一九四六年春間止，紐約報紙的德國通訊幾乎是清一色的批評在德佔領區非工業化與非納粹化工作。許多認為已經失敗。有的將原因歸咎於執行人員幼稚，被德方愚弄，有的歸咎於指導方案不精確，有的說方案是對，只怪沒有行動，有的怪美國政策動搖不定。報紙把巴登將軍吵走了。但是莫非先生縱拍準將和他的工業朋友還在那裏。

這幾位先生的困難不少。除新聞記者之外，還有財政部和商務部（當時華萊士是部長）派來的人，還有對外經濟管理處（當時主要在新政派手上）派來的人。此外，還有在聯軍統治理事會各部的他國代表，其中當然有蘇聯人。上面是波茲丹協定和治德方案蓋在頭上。非軍事化他們是贊成的。非納粹化和再教育，他們認為無關緊要，那是德國人自己的事。但是非工業化則非常頭痛。我們可以想像一方面是縱拍先生焦憂新政派在德國經濟上得勢，在國內國外會於自己不利，另一方面是莫非先生煩惱蘇聯勢力侵入德國，而德國的舊基礎不足以抵抗。

好在他們兩個是政治與經濟政策方面負責的人物。他們排除萬難，穩打穩紮。在敵人的土地上恢復經濟與秩序，本不是容易事。混亂現象很容易持續。要緊是使新政派無所施其能。然後對指導方案發難。摩根索派去財政部專家一百四十人全被放在調查與顧問的地位上。對外經濟管理處的人只有旁觀的餘地。關於農業方面的人叫他們坐在房子裏做估計。結果，後來這些人只好先後跑回華盛頓告上狀。這些上狀都沒有用處。他們只好寫文章。

而德國方面，因為究竟是工業化還是農業化這問題不能定局，戰敗國的生產停頓與糧食缺乏就更成了不可避免的現象。

一九四五年十月，縱拍準將等就發表了一個報告。報告說波茲丹協定行不通，德國需要出口貿易來養活她的人口。當時甚至傳出來說德國必需每年產鋼一千萬噸，才能恢復她的和平經濟。（現在英美認為德國每年鋼產應提高到一千萬噸，以開始復興西歐）這消息引起當時總統的遊德代表保雷（Baker）美國西岸煤油家，到過中國的。）大駭。保雷於十月十日在國務部一個會議上說：

「現在有些人主張德國須年產一千萬噸鋼才能維持和平經濟，真是無賴。德國只消費三百五十萬噸鋼。

「是不是有些暗中人物在用壓力，想要恢復德國的專斷制度，不管這種恢復對於世界和平是多是少危險，不管原子彈，不顧百分之九十美國人民

的意志呢？」

紐約下午十月十二日社論指出這些「暗中人物」就是縱拍準將和他的朋友們。當然，這是我們所不能斷定的。而且，保雷先生現在也不會講這些話了。因為現在好像一切毛病都出在蘇聯方面。

那時候，保雷先生不會把縱拍歸咎。不久，到一九四六年二月，縱拍準將提出了一個縱拍方案，包括三大要點：

一、德國非軍事化，解除武裝。
二、盡可能使德國有極多數量的工業設備，以資給外國作賠償費。（這個理由比較德國要和平經濟更說得過去。）

三、因為德國東部農業區被蘇聯佔領，西部德國農業不足自給，建議索性減少德國農業人口，比一九三九年德國農業人口最低時少一百萬。（當時農業專家計劃增加農業人口百分之三十。照縱拍方案到一九四九年，西德應只有農業人口七百七十六萬，照美國農業專家計劃，應增至九百一十五萬。）

一個記者指出這方案中關於農業人口的數字，說方案在說明一般德國人口量時，選擇比四強公認為合理者較高的數字。而在說明德國耕地面積時，則選擇最低的數字，因以說明德國土地不能養活德國人民。

在這個方案未出來時，儘管指導方案要使德國非工業化，但是農業機器、工具與肥料就無計劃向德國進口。到方案發表之後，華盛頓宣佈對德國肥料禁運。反之，美國要天天運糧食到德國去。而德國在三月裏就爆發了饑饉騷亂。美國糧食能出口當然是好的。但美國人民却要向政府納稅，才能使政府有錢去買糧食。這樣，人為的事實就形成了天造的必然。德國是天生的工業國家，非有工業，非有出口，德國經濟永久不能恢復，永遠騷亂。既要工業就不能不發展她的重工業。

我們無意說摩根索先生的德國農業化一定是理想的解決德國方案，照常情想，要把一個極端重工業化的國家變成農業化，或者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困難之一，就在於美國的銀團與德國的工業有密切的關係。其實，這也不僅僅美德之間而已。

這是一方面。

二

另一方面，在德國工業應當復興的前提之下，德國納粹的情形如何？重工業本身無害於人，而且有利。使它變成空前的恐怖和災難者，是因為它在法西

斯納粹手上。

前面說過，在德統治的美方首腦人員如莫菲級站等認爲非納粹化並無緊要。這當然不大合乎情理。因爲美國是以篤信民主出名的，怎麼會對於絕對反民主的、爲害全人類的納粹思想和人物不加關心？不過，事實如此。底下引兩段時報的報告：

「從巴伐利亞到不利門……工商業還是在那批驚希特勒建築戰爭機構的老幫子手上。……在二十家重工業公司中有三十四個董事都是納粹黨員……」

「克雷將軍下令捉了八百個德國人。這是首次規模肅清納粹思想的舉動。」

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這個首次大規模舉動是在德國被擊敗十個月之後。而在這以前兩個月，那就是納粹沒有開始被大規模肅清之前，美佔領區就進行了選舉。那個選舉，不是德國反納粹份子不贊成，英國蘇聯不贊成，就是美軍情報部都反對。結果最反動的基督教（天主教）社會組合得了絕對大多數。（關於這個黨以下再談。）

可以說這是非納粹化第一個階段。

接着，在這大規模舉動之後不久，克雷將軍就下令把非納粹化工作交給德國人自己去辦。交過去之後，美軍政府管理非納粹化工作的特別部對於德方這一工作，只能「觀察、報告、建設」，而不能直接命令德人去積極推行。根據今年春間從德國回來，原在駐德美軍政府管無線電工作的何蘭（Fred Horne）說，軍政府特別部的人幾次要求擴大他們的權限，當局不許。這裏再引幾句時報：

「在美佔領區，納粹依然抓着權力。他們威脅，並且迫害少數相信民主的人。」——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

這還是在克雷將軍命令下來以前的事。誰能想像這些有權力的納粹，在他們非納粹化工作拿過手之後，會迫害他們自己？

最後，在一九四六年聖誕節日，駐德美軍大赦了八十萬被捕的納粹黨人。無論這些人是否都是納粹。總之大概是小規模大規模被捕的納粹大部分自由了。以後，美軍政府就說非納粹化工作進行迅速，成績非常好。

非納粹化的徹底工作是在再教育，先抓人是不夠的。在教育方面的情形如何？上面提到的何蘭，在德兩年，因爲對非納粹化工作不滿意，以辭職爲抗議，於今年春間回來。在下午報和芝加哥太陽報上發表了一連五天的報告。關於教

育方面的，他說在歐洲勝利之後的一年間，軍政府沒有教育青年的方案，其後才組織了一個機關，以教打棍球來改變德國青年。他說這一套中百分之九十希特勒時代也有的。此外也有些美國人領導的討論會。但是討論結果，有時候竟不是德國人被美國人影響了，反是美國人受了德國人的教育。他說美國人的再教育方案都交給德政府的教育部去執行。而那個德政府機關是由最軍國主義、最反動的份子把持着。在高等教育中，他說「情形最壞」。大多數大學都是一「貴族性盲目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堡壘」。最大多數學生與更多的教授都擁護希特勒。有幾個實在說不過去的教授後來被弄掉了，但是「多遲慢呵！」最後他說：

「許多證據指明，負責德方官吏，得了軍政府的許可，盡其所能保存有納粹與軍國主義關係的教授們。同時用一些難以想像的方法阻礙那些少數反納粹的份子。」紐約下午報一九四七年四月廿三日。
洽洽比這早一年，時報也有個報告：

「底摩爾博士（Dr. De Moll）是巴伐利亞政府官吏，他管理三個大學的用人政策。（這三個中一個是明興大學，被時報標題稱爲納粹中心的——剛）他公然表示任何德人與「敵人」——美國人——同意的，不能參加教授。明興大學還是德國狹義愛國主義，軍國主義，種族主義的中心。二千三百學生中只有極少數民主主義者。他們和納粹的地下組織有聯絡。」——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三日。

在這種情形下面，可以想像納粹或納粹同情者雖然是在紙面的限制之下，實際上天地甚爲廣闊。他們沒有理由不進行做下面三件事情：

- 第一、恢復並發展他們的工業。
 - 第二、恢復並發展他們的政治實力。
 - 第三、進行地下組織，破壞聯軍統治。
- 這三件事情如果能做到，他們就有許多算盤好打。現在，我們看看他們這三方面的如何。

第一、工業方面，法本化學卡推爾（I. G. Farben）是德國、也是世界最大的斷斷化學工業。因爲美國輿論與國會少數而有權力的幾個人的壓力是被解散了。但是只有幾個上層領袖被捕，不久將受審，它的一個有力量的律師，却變成了美軍區辦西省（Great Hesse）的內閣總理。在法本已經宣佈被解散之後，它的股票價格本來已經從一三五降到六八。但兩三月後，價格反而高昇到一四一。五。

德國次大的礦山化學工業是薛球公司 (A. G. Schling)。這也是納粹的。董事長勃雷克邁耶 (Hans Brekemeyer) 是納粹黨人。他曾被軍政府傳訊。他撒了一通謊，說拍胸脯將明知他撒謊，但是把他放出去，還要使他的董事長。他計劃以在奧國他的分廠做中心，做了一個發展方案。他要把他的一些大廠分成無數緊密聯繫的小廠。等聯軍走後，再把這些集中，成為軍工業中心。為此，他計劃要與美國的杜邦化學大王發生極好關係。他建議將薛林的三分之一股讓給杜邦，還給他的專利權、經驗和新發明。希望藉此得到美金，同時得到杜邦與法本合作時的種種便利，他要求能與杜邦「分割市場」。(杜邦與法本的關係任何一本美國經濟雜誌的書上都有。)

在鋼鐵方面，有一個胡根堡 (Alfred Hugenberg)。他是希特勒第一個內閣中的閣員，同時是希特勒在工業界的宣傳家和審判家。他現在是德國聯合鋼鐵公司 (United Steel Works) 的董事長。這公司是德國最大鋼鐵廠斯事業，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美國鋼鐵公司，所以胡根堡先生應算是魯爾區重要大王之一。

德國聯合鋼鐵公司的力量還不只此。有一個丁克巴赫 (Heinrich Dinkelbach) 是出名的納粹，聯合鋼鐵公司的董事。德國敗了，此公并未被捕，而且英軍佔領區屬於這公司的一家鋼鐵廠作總理。

這公司的另一名角是海恩根 (Ernst Heimgen)。希特勒時代，他就在公司專責宣傳管理之責，同時在煤業方面，他曾經被希特勒親自獎以納粹大享的最高獎章。一九二九年，他組織了國際鋼鐵卡推爾。德國雖敗，他的好運不退。現在他是聯合鋼鐵公司的總理。

這就夠了。不必再舉了。

第二、政治方面，除上面那法本公司的律師做了赫西省總理以外，克雷格軍所稱為非納粹化工作做得滿意的王吞堡省 (Wutttemberg-Baden) 却有一位一九三三年在國會投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票的人做總理。由於這位總理的保存和堅持，他內閣中的經濟部長是一個納粹，司法部長是一個狂亂軍的重要領袖，省法庭庭長是一個專反猶太人的納粹。

但是最重要的場合還是巴伐利亞省。巴伐利亞本是德國最保守的省份之一。人民幾乎全部是天主教徒。封建時代的大地主制度在天主教力量之下極力保存下來。這省份不是重要工業區域。

早在第一次大戰之後，這省份裏有一個巴伐利亞人民黨，黨員完全是天主教徒。該黨主張政治的天主教主義，狹義的愛國主義與軍國主義。在一九二〇

年反對與韋瑪憲法所奠定的德意志共和國合作。照一個美國人的說法，這是當於中世紀色彩的黨派。它是巴伐利亞最大最有力的黨。當希特勒勢力上升時，這個黨要與納粹合併，被拒絕了。其後一九三三年，該黨在國會中的黨員投票贊成希特勒做獨裁者。該黨解散後，重要黨員先後變了納粹或納粹同情者。

第二次歐戰結束，巴伐利亞人民黨搖身一變，就成了基督教徒社會組合，依然是巴省最大的黨。謝爾戰後選舉之早，新黨派一般地沒有力量，它贏得了最大多數的選票。

這個黨的上層人物全是人民黨過去的活動份子。現在這個黨在名義上和社會主義黨在巴伐利亞組織聯合政府，但是可憐的社會主義黨都是無主的孤兒。實際上政綱與行政機關人物幾乎全是基督教徒社會組合的。現在巴伐利亞的總理是納粹時代的法官，他手上不知染了多少猶太人與德國民主份子的血。他手下的教育宗教部長是希特勒的一個軍官兼秘密偵探。他手下的非納粹化部長原是人民黨的建立者。後來希特勒時代變成了納粹的美國遊說家和宣傳家，參加希特勒的謀報網。從非納粹化工作交給德人之後，直到現在，此公管着非納粹化的工作。關於巴伐利亞更詳細的情形，讀者可參考美國民族雜誌本年八月號一篇文章。

第三、陰謀方面，如果我們把一九四六年報上所登載的關於納粹陰謀都寫出來，勢可成一本書。這裏只把一個文件的部份摘幾點以見一斑。

一九四七年一月研究歐洲問題國際委員會發表了一個長一萬頁的報告，由赫里歐、奧希達 (英國的勳爵，最反納粹但也最恨共產黨) 和丹麥外交部長莫爾爾簽名。

這文件指出：第一，前納粹領袖與外國漢奸暗中指導着一個納粹組織網用沉默的恐懼手段使納粹主義在德國人民中間依然活躍。

第二，他們組織了納粹忘工團，有計劃的破壞農業生產。如勸農民及威脅他們不送糧食到城市裏去。在威斯特菲尼亞，農民送糧者減少百分之五十。在工業方面也進行怠工。

第三、德國納粹在國外藏了幾十億美元作暗中活動費用。其中南美佔十億

第四，衝鋒隊狂亂隊員公然穿着他們原來的制服在街上行兇。反猶已經不是秘密。

這文件斷定非納粹化已經變成了一個笑劇。

倒今天，納粹勢力在西部德國已經是開始恢復強大，而且，只要在不得罪

駐軍的原則下，他們的基礎相當鞏固。在有些地方，他們甚至可以反對軍政府的法令，不受制裁。實際上，美軍是不是對於他們已經失掉了控制力，我們不知。何蘭先生在他上述的報告中，却沉痛的說：

「軍政府對於它區域內的活動，已經失掉了堅強的控制，德國人越來越在幹他們自己的把戲，其目的常常剛剛好與聯軍所宣佈的目標相反，這就是現實。」

X X X
以魯爾為中心，復興西歐。除了魯爾重工業的任務，由滿足德國和平經濟

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答問

費青

安平兄：

剛接來電，承囑就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即日撰文，正巧有兩個學生來訪，閒談中談到這案件，現在就把我和學生問答此的一席對話，筆錄於上。學生甲是學法律的，乙是學政治的。

費青 八月十六日 七平

甲：昨天報上所載消息，是否就可認定美國海軍部已把今年初美軍在華所舉行兩次軍事法庭中對於皮爾遜及其從犯濫立加所為有罪判決，予以撤銷，而把他無罪開釋了？

我：據中央社華盛頓八月十二日合衆電，雖於撤銷原判後還加上一句——「海軍部之聲明中未述明皮爾遜是否將再度受審，惟發言人稱：福氏（海軍部長）此舉或將使海軍部放棄此案，」——但當我們再參照聯合社六月十七日美南星州電美海軍陸戰隊司令范特格利里南特將軍所致皮爾遜家屬函件內容，則恐無罪開釋的可能性為多，而再度受審的可能性為少。

甲：若是我國提出抗議，於本案還能有所補救否？

我：美國最近的法律有否變更，我不知道，依據美國原先的法律，則軍事法庭的判決，本來需得經過法定上級法官——如海軍部長——的覆核（Review），纔能生效。覆核的結果可能是對於原判的核准或不准，不准更得為不予無罪開釋，減低罪刑，或發還原軍事法庭更審，但不能擅自加重罪刑。除發還更審外，經覆核後的判決即成為具有斷判力的終局判決。大總統雖尚

變為滿足賠償，再度而為復興西歐之外，這個重工業要緊的邏輯是很明白的。經過了兩三年，才能在今天把它正正經經的提出來，或者不但是因為國內國外環境已經成熟，且因為在前敵國內也有了欲罷不能的情勢吧。假如是，則我們祈禱它真的能造福於歐洲人民。否則風雲多變，納粹主義不是一個感恩知報的信徒。

這篇文章不是論斷和批評。它只是一個記錄。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司徒芬島

有特赦權，但也不能把一個已經無罪開釋者反而「赦」為有罪。所以，現在對於皮爾遜一案，除非美國海軍部的覆核結果是發還更審，我國縱提抗議，將不能發生法律上影響。并且，該覆核的結果雖我們尚未確知，事實上却早已確定，恐怕也不能因我國抗議而變更其內容。

甲：如此說來，這案可能已是絕症！皮爾遜果真被無罪開釋的話，美國海軍部這個覆核結果是否違法？

乙：我想應該是違法，因為美國法律，據我所知道，不問普通刑法或軍法，都承認強姦罪，現在皮爾遜既犯了強姦，而海軍部的覆核結果反而把他無罪開釋，這覆核結果當然是違反了法律。是不是？

我：這覆核結果當然是不當，從而違反了公道，但是狹義地或嚴格地講，不能說它是違法。我並非在替美國辯護，更不是在反護美國以違法為合法。我祇想說明所謂「不當」和「違法」的區別，從而更說明法律的內在的有限性。任何一條刑法，——我們祇把刑法做個例子——都先規定了特種犯罪行為的要件，再規定它的法律上效力，就是所應科的刑罰。這些規定看來都很簡單明確，可是在實際適用起來，却不是如此簡單。適用刑法的步驟分三，第一是確認事實或行為的真相，第二是看已確認的事實或行為是否合乎特種犯罪行為的法定要件，第三是看已確認的事實或行為是否合於刑罰的規定，就是如何確認事實的真相，在法律上，尤其英美法上，可能有消極的規定，就是規定某種證據不能予以考慮，但是積極地什麼證據應

該認為真實，則法律無法予以規定，而祇能憑通常人的理解來判斷。例如在英美，這個證據是否應該認為充足的「事實問題」，就由不懂法律的判審員來判斷。於是，這個步驟便成為適用法律時最困難之點，因為事實真相本來就最難於確認。在課堂裏討論哲學，我們儘可懷疑，甚至否定，一切真實；可是在適用法律時，就不得不於有限的證據中來認定一個事實的真偽。也是在這個步驟上，人的種種和愚昧偏見，最會影響了法律的原有公道，因為確認事實和適用法律的人，無論是法官或陪審員或其它，到底還是人，人就難免了有意和無意的錯誤。在普通法律裏的訴訟，法律為了補救這種可能錯誤，常規定了上訴等制度，但是上訴的次數也不能無限制，到了終局判決，事實上容或尚有錯誤，但法律上則已不得不認為定讞。這就是說：終局判決祇有「不當」而不能說「違法」。美國軍事法庭的訴訟程序雖和普通法院略有不同，但在本質上，則上級法官的覆核原就為了補救軍事法庭在確認事實和適用法律時的可能錯誤。假定上述美國法律最近沒有變更的話，則海軍部這次對於皮爾遜案的覆核結果在本質上便是一個終局判決，所以祇能說它不當，而不能說它違法。

乙：依此說法，這「不當」當然也祇是從我們中國人的立場而言，在美國人則一定認之為當而又當。於是，所謂法律尊嚴，司法獨立，法治國家，還不是全屬騙人？法律祇是一種主觀偏見的工具，尤其是政治上的偏見！歸根結底，在現在這個世界，一切還是決定於政治。

我：昨天我還聽到一個經濟系的同學說：「一切還是決定於經濟」，所以現在我們暫且不討論這個一切究竟決定於什麼的問題。法律的目的，本來是爲了人間的公道，公道既是人類經營共同生活中的一個要素，所以法律也是人類世界中一種不可或缺的制度，可是它正和其它任何種制度一樣，還得靠人來運用，運用得不當，它就無從實現它原有的目的。人的愚昧偏見使他看不到事實的真相，正是這運用不當的諸種原因裏的一個，它不僅於法律爲然，即對於其它制度，亦復如是。美國海軍部這次對於皮爾遜案翻案的理由，據報章所已見，是認爲犯罪行為的證據不足，尤其認爲軍事法庭的有罪判決可能受了中國學生抗暴運動的影響。這正足以顯示：現代國際政治下所造成的偏見，是如何掩抹了人的理解，使他看不到事實的真相，從而犧牲了法律的原有價值！

乙：更從而犧牲了美國在今後世界中的道義上領導地位。想不到羅斯福死了僅三年，美國竟會一落千丈到如此地步。自由主義原是以法律上的公道爲起

碼條件，現在美國連這點公道都不再想維護，他怎樣還能舉起自由主義做號召呢？

我：你們青年人因皮爾遜案而引起的憤怒，我是十二分的同情。同時，我們也得反躬自省，在今天的中國國內，貪污枉法，倒行逆施，那裏還尋得到一點公道？對自已人都沒有公道，我們還能希望人家以公道相待麼？

觀察合訂本

- 第一卷上冊
- 第一卷下冊
- 第二卷上冊
- 第二卷下冊
- 九月十日前 每冊三萬五千元
- 九月十日後 每冊四萬元
- 外埠以郵費爲憑
- 郵費：
- 掛號 每冊加一千元
- 航掛 每冊加八千元

本刊廣告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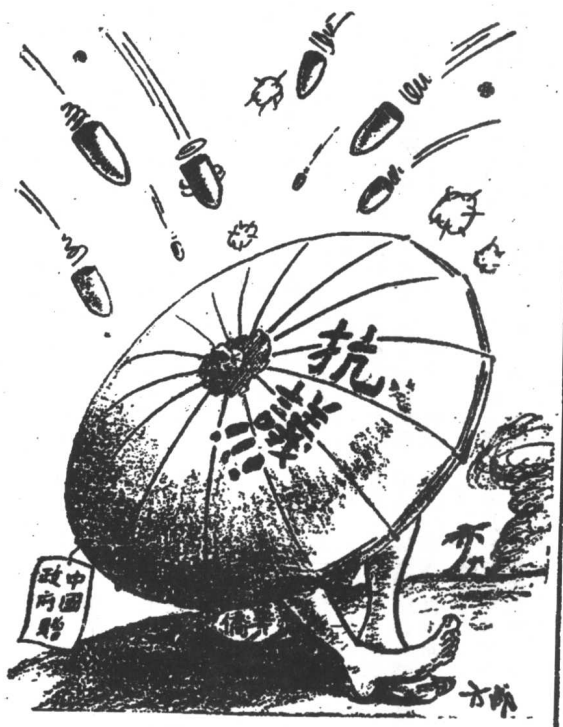
三十六年九月一日訂
每期銷行一萬九千份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底	二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			
普通	二百萬	一百一十萬			陸拾萬

刊費先惠。長期刊載折扣從優



中空
(載轉)
DETROIT
FRE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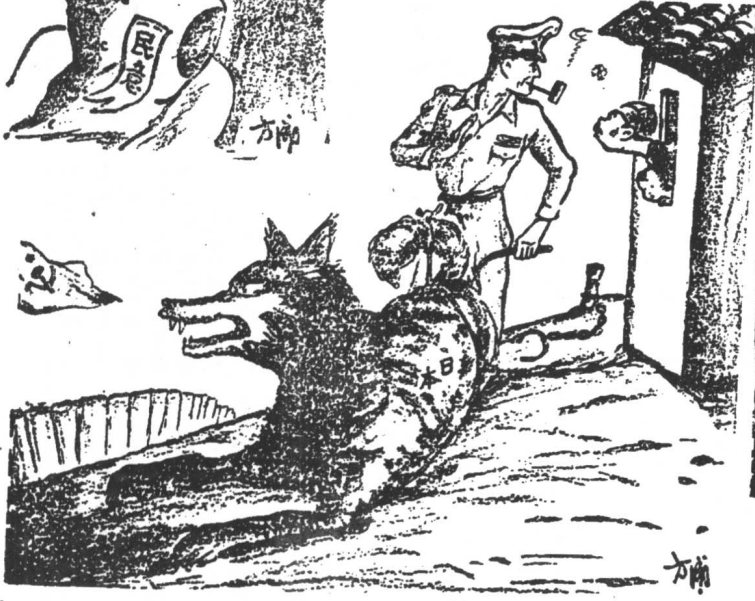
觀察面

贊成的舉手

稿投迎歡



良馴很在現牠，緊要不



作樺李 後以釋被



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煩

惱的。和可能建議的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魏德邁將軍在這次大戰中，在中國境內南來北去，忙了一個多月，找尋事實，蒐集資料。茲已結束行程，繫於二十四日，再聲明將保持沉默，所收集的材料也決不公布，非待對華盛頓與杜魯門馬歇爾商量以後，更不會洩露對華方面的機密。現在材料已獲得相當多，並且在連日整理之中。在他離華前的最後一週中，他在南京與各方面人士接觸時，已不再似過去之只用耳朵，他自己也開始表示意見了。

有幾件事實，他是十分清楚而且堅決地相信的：

一、他已不能不承認自馬歇爾調解失敗以後，這一年中共黨派的力是加強了，他從三方而觀察這一面：中共的軍事力量，不論人員、配備、及所佔區域，均較一年以前大大的增加。其次，在經濟物資方面，他也認為共黨力量有極大的增加。主要是在東北。他所知道日本關東軍所剩下的物資，其豐富遠在一般人的想像之上。這些數字也許只在他的皮包裏，但從他和各方面所談的綜合來看，似乎不在美國探察總數之下。其中為蘇聯所運走的，似乎並不如宣傳的之多。中共所能利用到的却不可忽視。但是共黨力量中增加得最快的尚不是上述二者，而是心理上的作用。魏將軍也許有點失望，中國社會各方對美國的感情即使沒有減低，至少也並不比馬歇爾在華時更為熱烈。中國人對蘇聯的厭惡，也不如所傳之盛。他從美國大使館可以獲悉，所謂北塔山外患云云，未免言過其實。而中國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却從

左傾分子影響到中立份子，自由份子，工商界人士，乃至親近政府的分子。——當然農民的意見是他無法獲悉的。他會努力使自己相信，中國大多數人是不喜共產黨的。然而「我」之憂，「敵」之喜也。如以美國，中國政府算作「我」，中國共產黨算作「敵」，則「敵」的宣傳在中國人民心理上，加於政府的打擊，正是共黨力量可怕之增加。

二、相對的，這個政府的不可救藥性也增加了。高級人員之腐敗貪污，中下級人員數目之多，待遇之劣，以及由此而必然產生的無效率，都比較以前有增無減。但是可怕的是各軍政治差不多完全拋棄，軍人乎。魏德邁雖然自己是軍人，但對此一現象無法不憤慨。遠在兩年以前，他就表示若要把中國政治弄好，中國的軍人非退出政治圈子不可。他現在還是如此主張，但他似乎很清楚這個建議被採納的可能性極小。煩惱就在這裏。

三、他亦分瞭解，這個政府已和人民完全脫了節。國民心中的極端分子，其主要工作除了貪污腐敗以外，便是用盡方法把蔣主席從人民之中隔離起來。民生疾苦到什麼程度不用說，必須陳腐，中國黨分子的真正意見絕對不許上述，原因是如果蔣主席經常與人民接觸，則這些人的貪污便無法隱蔽而繼續。魏將軍在調查了一個月的事實，聽取各方意見以後，努力在使自已成為蔣主席與中國人民之間的橋樑。這一使命似乎是極艱難的。但整個作爲橋樑的使命，有無成功的把握，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清楚。

什麼理由反對中國的「亂」？魏德邁時期爲了軍事上的必要而刺著一點人民應享的民主權利是無可奈何的。於是乎，很遺憾地，再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先把中國政府增加一點效率，減少一點腐敗貪污，因爲即使要「亂」，效率與廉潔也不能不講究呀。

他在八月十九日延遲了一切約會，臨時應蔣主席之約作一次長談，報上說五小時，事實上是七小時之久。爲了使他的話能忠實表達出來，翻譯的不是中國人，而是一個 American Citizen 他自帶的使團人員，隨從他五年的陸軍上尉。他應各官主席的邀請，他相信青年文官担任，他相信中國並不缺少此項人才，他自己就接觸過許多這就認爲中國的軍人不能搞政治，蔣主席的將軍們並不能幫他多少忙。到現在他還是這樣看法，甚至只有證明兩年前他的話更正確。從各種事實證明，美國所信任的中國將軍似乎只有一個孫立人。上次一億三千萬發子彈的讓渡與孫氏的職位降會發生密切關係。

關於美歐之間的合作與吵嘴，也是中國人所最關心，因爲大多數中國人認爲中國問題是美歐問題的一部分。中國的內戰可引起美蘇戰爭。可是魏德邁將軍不如此看法。他認爲和平雖不可分割，而戰爭却可以隔離的，除非內戰的雙方各有國際背景與援助。即使如此，例如以前西班牙的內戰，美國當然願意與蘇合作，可是蘇聯政治不民主，把小孩子都殺了呀。要使蘇聯不侵略，美國非有武力不可。美國人亦都這樣想，魏德邁並非例外。內戰既可隔離，不致引起大戰，則中國的內戰也不致引起美蘇戰爭。由於這種見解，美國人可以支持中國政府「亂」。至於「亂」是否可以戰平或越戰越亂，則是你們中國自己的事。

魏德邁帶了一大堆的「事實」回去，會弄出些什麼花樣來，此刻無人可以預言。但是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人的腦力也都不多，在防共的大前提之下，有幾件事似乎要來的：

一、軍中組織，地是台灣，主持人是孫立人。由大

魏德邁在平津的一段

觀察特約記者

(魏德邁抵平津後) 現在各方面都已承認一個事實，即白宮任命魏德邁到平津來調查，事關前並未和中國政府磋商。這個任命，在中國朝野，都引起一種難以分析的情緒，一種混雜着希望、憤慨、無價的情緒。在中國的算盤上，中日韓已成三位一體。中國已成為一個可以隨便被外國派一個人來「調查」的國家，而這個國家雖然覺得有損尊嚴，而不得不表示「歡迎」！

北平教育界給魏德邁的信

在魏德邁抵平以前，北平教育界人士就討論要合致函魏使，有所陳述。關於這個問題，大體上有兩種意見。一部分認為，假如魏使來平，即坦率相告，否則，即不理會。一部分認為，過問政治，本該有主動爭取的精神，事實上，今日中國政治，雖不關美國的關係，所以主

張表示一下。結果由清華北大燕京三校教職員，個別簽名，致書魏使，但原函則決定不公開發表。

這個消息七月二十六日以後，便漸漸傳了出來。天下的事情，越是不公開，便越神秘。於是政府大為注意，外國記者到處刺探，希望獲知該函內容。其實這

是一封統統的信件，長僅一千二百字。他們認為「目前中國人民之希望，只有和平」。中國人民更基本需要者，乃為一真正良好的民主政府。今日中國大多數民衆已覺醒至此程度，即：明確的要求一真正的民主政府，在政治上確係人民之自由生活。他們認為，美國如擬援助中國，應即「動搖國民黨底改變其政策與作風，並根據其政精神，建立為人民所信賴的真正的民主政府。此種改革，其目的應為謀取和平而非加強作戰。」

地方黨政當局事前也有相當的忙碌，經過數次會議，決定擬了一個預備魏使抵平後諮詢的名單，農工商各界他們都推舉有人，文化界則推舉馮存我張恨水等。他們雖然希望魏使抵平以後，能和他們所推舉的人物接觸。但是另一方面，在魏德邁抵平的前一天，北平美國領事

傅瑞門 (Freeman) 已約定張若若、錢瑞升、周炳林、潘光旦、許德珩、吳淦霖、吳淦，許致事通八人於八月一日(即魏德邁抵平之日)在美國領事館晚餐。同時，魏使希望晤見的在平人物，亦均於事前一一治定談話的時間。

這頓飯古怪

就在魏德邁抵平前一天的下午三時中，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突然在平。各方對於杭氏的抵平，都感覺奇突，因為教育部的田培林次長甫於數日前在平公事返京。假如是為了教育本部的事情，至少當時北方並無使教育部派一個次長剛回去，又要派另一個次長飛平的必要。而且杭氏的抵平，事前各方均未接到通知，所以杭氏的飛平，顯然出於臨時，而其任務，非屬教育部範圍者。杭氏一下樓，即往訪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旋即由馬院出面，邀請若干人士當晚吃飯。這是極其倉卒的晚餐，來不及發請柬，各處都是以電話通知。而這個電話打了出去，許多人卻立刻有一種反應：「這頓飯好古怪。」

今晚這頓飯，吳淦三氏連袂赴美國領事館時，突有特務出而攔阻，索取名片。錢謂索取名片須由領事館傳達，特務遂糾集領事館傳達，非索取名片不可。事為美國領事傅瑞門知悉，跑到大門口和特務大鬧大叫：「我們這一點自由還沒有！簡直不成話！」這才把特務斥退。

魏使抵平這三天，官方擬有許多隆重的招待節目，如和爾爾費的助，才得婉謝。在平三天中，先後晤見胡適、梅貽琦、陸志華、錢端升、胡霖等氏，其中胡適陸志華二氏與魏使談話時間最長。胡氏與魏使談話的範圍極其廣泛。錢端升與魏使的談話中曾涉及沈崇案。兩氏不願公開他們和魏使談話的內容。魏使離平前，曾派政治顧問斯普魯斯代表回拜梅貽琦胡適兩校長。

三天匆匆，魏使一行於四日離平赴津，魏使始終是多說少說，晤見過魏使的人，未能從任何具體的談話中，得到任何具體的結論。一切依然是一片迷霧，看不出什麼端倪。

在北平，幾乎所有的教育界人士，都認為批美國軍人來協助訓練，所以目前就要募一兩個大學生去作譯員。

二、撥一筆相當數字的美金借款，作為兩個月後改革中國幣制的基本金。同時，華商商人在中國能有更多的便利和修憲。

三、中國政府必須更民主一點，那怕再前進一寸也好，使美國政府對美國人民好有個交代。人事方面也許得調整一下，但如果要變更核心人員，魏氏也知道是不會可能的。

總之，美國政府相信中國的動亂可成，但要改革政治為前提，時期不能太短，必須一步步收拾。這樣才不致促成中國的總崩潰，二不致引起英美大禍。魏氏是軍人，他必須遵守美國政府。他的來華職務是「調查」，所以在使館上也不會像馬斯普魯斯代表回拜梅貽琦胡適兩校長。

魏使的北平之行是一種「應酬」，一切意見不會對他發生任何影響。但是最近從南方所得到的可靠的情報，據說魏使對於在北平所聽到的意見「最感興趣」。

（八月二十四日）

接見和印象

魏使於八月一日下午六時中抵平。當晚八時美國領事館之宴，魏使之政治顧問斯普魯斯及經濟顧問金斯均參加。當錢端升、梅貽琦

到 天 津

四日上午十時許，魏使抵津。天津對於他並不生疏。在民國十八年，他正在駐津美軍第十五團服務。那時他年輕，漂亮，愛玩鬧。他常常要那些人力車夫，要他們在馬路上排隊。十八年後，這位軍官又到了天津，而他更看更多的中國人，幾乎到處有人在他面前排隊。

早在七月三十日，天津黨團方面召集各機關代表商談歡迎魏德邁的辦法，通過了很長的「重要議案」，把魏使來津時將要經過的線路劃分成六段，並且規定好要那些人參加歡迎。此外還有幾項重要事項：
一、歡迎行列不得表現一望而知為有組織者，要竭力表現自然。
二、設置糾察隊，由社會局市黨部挑選糾察人員。
三、不要拿大的團體旗幟，僅持小旗，上書中英文「歡迎魏德邁特使」，「歡迎魏德邁將軍」，或直書其名。
四、口號要簡單，歡呼尤須熱烈動人。

但魏使周密的準備，並沒有實行，原因是某方面得到消息，說魏德邁不大喜歡一熱烈的歡迎云云。
準備工作很積極，主要的黨政機關開了一次更現要的會議，會上決定發動各種「人民團體」和黨團員，給魏德邁寫信，控訴共產黨暴行，並且由參議會和各縣同鄉會給魏德邁供獻共軍暴行的資料。據說在這個會上曾有過一個小小爭執，爭執的焦點就是「統一供給」和「個別供給」的紛歧。

（等）此外由魏使的顧問們接見的賓客有邢榮（擔任新港工程師局長）、譚真（擔任新港工程師局長工程師）、楊鈞（前市府外事處長）、顧敬曾（冀北電力公司經理）、徐世大（海河工程師局長）等。
張伯苓校長傳統地是天津的第一領袖人物。我們很公平地說，張校長代表著最保守的看法。他認為必須將共產黨打垮，而要將共產黨打垮，祇要美國來「幫」他的態度一向很樂觀而堅定，但據傳，他和魏使的談話，使他大大震動！他向魏使表示：魏主席是一個極端愛國的人，魏答：今日中國已不是任何一個人所能挽救的。魏使認爲今日中國的局面，必須重振軍力，不能再依賴於任何一個人。張校長仍舊繼續推薦蔣主席。魏氏也相當表示了他的意見。他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抗戰勝利前後的子，他說抗戰勝利前後的子，他曾向蔣主席建議，各省省政府由文官主持，他真以此項建議未被採用爲憾。張校長認爲軍人不一定不及文官。魏使立刻極其嚴厲的表示，他說他和張校長的意見完全不同。
李燭塵等氏和魏使談話的內容，據傳主要是以對日問題的 centers。李氏認爲美國今日這樣扶助日本，失之過份。李氏等並多少表示，今日美國這樣扶助日本，其動機恐怕是在防蘇。李氏早年留日，認爲日本口蜜腹劍，極不可靠，希望美國注意。魏使表示，美國協助日本，決不爲了防蘇。魏使並堅定地表示，他相信至少在十五年以內，美國可以以單獨的力量與蘇聯相成，無須爲了防蘇的目的而扶助日本。魏使暗示，值得幫助的，美國願意幫助。官外之意，自己不爭氣的國家，美國自不能對待它像對待日本一樣。
在魏使接見的賓客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曾拿了兩厚冊的中國古籍和一個錦盒交與魏德邁。據他自己說是兩魏使帶往美國的父親一位正在美國當兵的弟弟。但人們都相信他與魏德邁談到張學良的問題，那東西實是請他帶到台灣交給張學良的。

接見的人物

魏使在天津祇逗留了二十八小時。他除出高上宜雲相與杜市長的聯合歡宴，及美總領事的雞尾酒會外，未參加任何座席。他親自接見的客人有張伯苓、李燭塵（華北工業協會理事長）、久大鹽業公司總經理、朱繼業（仁立毛織廠經理）、陳序經（南開大學教務長）、格爾特（聯總中共區代表）、侯迪新（天津美國商會會長）、李澤晉（外交部特派員）、和張學銘（東北行轅總參議

記四大學北平區聯考漏題案

張漢清

（觀察北平通信）八月四日是北大、清華、南開等校聯考的前夕。就在這天，北平新民報刊載這樣的消息：「本市教育界風傳某大學府近日有以金條一根兌換試題一種之謠言……」雖未指名何校，但已引起各方注意。

兒子偷買了題目，理化生物八十萬，全部一百七十萬……不一而足。七日，北平報紙登出西大聯考考題的消息。八日，北大胡適校長正式對各報記者宣佈：「我胡適之代表三校保證絕無此事。」並謂：「此不負責任的傳聞不值吾人置信。」北大教務長鄭繼燧（三大聯考平區主委）亦宣佈：「當試題開封、印刷、裝箱、封箱時，本人與清華教務長吳澤霖先生皆在旁監視，故相信絕不會把題盜出去。」

因爲四大平區考試由北大負責，所以北大招生當局也同時發表試題保管經過：
（一）各科試題分別由三校教授命題，密封交負責人保管。
（二）由三校主考教授監印題，印好後按試場試場重密封，最後裝入一室保存，房門封鎖後並有專人負責看守。
（三）各科試題皆于臨試前十分鐘始啓封，逐同試卷按報名號坐位號分發考生。
各課試題既經如此周密手續保管，理應事前無洩漏的可能。

「校長先生：此次國立北京、清華、南開、中央四校入學試題走漏之事實確有證據（詳見本會宣言）。先生昨日對報界談稱：「保證絕無其事」，想係事前並未得知詳情。茲呈上本會宣言一紙，並懇請先生對此事予以重視，澈查真象，以維持此輩望極高的四校之信譽。否則，此風一具，我國教育前途將受到很壞的影響。」

考生抗議

雖然北大當局這樣詳細的解釋漏題的不可能，但考生總有懷疑。於是自由國文中學同學于九日組成「國文抗議團」四校共同入學試題委員會（以下簡稱「文抗委會」），發表宣言，提出二項要求：
（一）將此次北平區試卷作廢，重新舉行入學考試。
（二）澈底調查走漏試題真象。
並致函胡適校長表示抗議。原文如下：

（等）此外由魏使的顧問們接見的賓客有邢榮（擔任新港工程師局長）、譚真（擔任新港工程師局長工程師）、楊鈞（前市府外事處長）、顧敬曾（冀北電力公司經理）、徐世大（海河工程師局長）等。
張伯苓校長傳統地是天津的第一領袖人物。我們很公平地說，張校長代表著最保守的看法。他認為必須將共產黨打垮，而要將共產黨打垮，祇要美國來「幫」他的態度一向很樂觀而堅定，但據傳，他和魏使的談話，使他大大震動！他向魏使表示：魏主席是一個極端愛國的人，魏答：今日中國已不是任何一個人所能挽救的。魏使認爲今日中國的局面，必須重振軍力，不能再依賴於任何一個人。張校長仍舊繼續推薦蔣主席。魏氏也相當表示了他的意見。他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抗戰勝利前後的子，他說抗戰勝利前後的子，他曾向蔣主席建議，各省省政府由文官主持，他真以此項建議未被採用爲憾。張校長認爲軍人不一定不及文官。魏使立刻極其嚴厲的表示，他說他和張校長的意見完全不同。
李燭塵等氏和魏使談話的內容，據傳主要是以對日問題的 centers。李氏認爲美國今日這樣扶助日本，失之過份。李氏等並多少表示，今日美國這樣扶助日本，其動機恐怕是在防蘇。李氏早年留日，認爲日本口蜜腹劍，極不可靠，希望美國注意。魏使表示，美國協助日本，決不爲了防蘇。魏使並堅定地表示，他相信至少在十五年以內，美國可以以單獨的力量與蘇聯相成，無須爲了防蘇的目的而扶助日本。魏使暗示，值得幫助的，美國願意幫助。官外之意，自己不爭氣的國家，美國自不能對待它像對待日本一樣。
在魏使接見的賓客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曾拿了兩厚冊的中國古籍和一個錦盒交與魏德邁。據他自己說是兩魏使帶往美國的父親一位正在美國當兵的弟弟。但人們都相信他與魏德邁談到張學良的問題，那東西實是請他帶到台灣交給張學良的。

因爲四大平區考試由北大負責，所以北大招生當局也同時發表試題保管經過：
（一）各科試題分別由三校教授命題，密封交負責人保管。
（二）由三校主考教授監印題，印好後按試場試場重密封，最後裝入一室保存，房門封鎖後並有專人負責看守。
（三）各科試題皆于臨試前十分鐘始啓封，逐同試卷按報名號坐位號分發考生。
各課試題既經如此周密手續保管，理應事前無洩漏的可能。

「校長先生：此次國立北京、清華、南開、中央四校入學試題走漏之事實確有證據（詳見本會宣言）。先生昨日對報界談稱：「保證絕無其事」，想係事前並未得知詳情。茲呈上本會宣言一紙，並懇請先生對此事予以重視，澈查真象，以維持此輩望極高的四校之信譽。否則，此風一具，我國教育前途將受到很壞的影響。」



論朗誦詩

朱自清

戰前已經有詩歌朗誦，目的在乎試驗新詩或白話詩的音節，看看新詩是否有它自己的音節，不因襲舊詩而確又和白話散文不同的音節，並且看看新詩的音節怎樣才算是好。這個朗誦運動雖然提倡了多年，可是並沒有展開；新詩的音節是在一般寫作和誦讀裏試驗着。試驗的結果似乎是在叫苦叫聲一路走；至於怎樣才算好，得一首一首詩的看，看那感情和思想跟音節是否配合得恰當，是否打成一片，不瀟灑兒，這就是所謂「相體裁衣」。這種結果的獲得雖然不靠朗誦運動，可是得靠誦讀。誦讀是獨自一個人默讀或朗誦，或者向一些朋友朗誦。這跟朗誦運動的朗誦不同，那朗誦或者是廣播，或者是在大庭廣眾之中。過去的「詩行一點跟舊詩一樣，就是出發點主要的是一個人，所以只可以「娛獨坐」，不能夠「悅眾耳」，就是只能訴諸自己或一些朋友，不能訴諸眾衆。戰前詩歌朗誦運動所以不能展開，我想根由就在這裏。而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不但展開的風潮，並且產生了獨立的朗誦詩，噴發點也在這裏。

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起於迫切的實際的需要——需要宣傳，需要教育廣大的眾衆。這朗誦運動雖然以詩歌為主，卻不限於詩歌，也朗誦散文和戲劇的對話；只要能夠獲得朗誦的效果，什麼都成。假如戰前的詩歌朗誦運動可以說是藝術教育，這卻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對象不用說比藝術教育的廣大多，所以教材也得藉衆見功；這時期的朗誦教育有時還帶歌唱。抗戰初期的朗誦有時候也用廣播，但是我們的廣播事業太不發達，這種朗誦的傳播，恐怕聽的人太少了；所以後來就直接訴諸集會的眾衆。朗誦的詩歌大概一部分用民間形式寫成，在舊瓶裏裝上新酒，一部分是抗戰的新作；一方面更有人用簡陋的文字試作專供朗誦的詩，當然也是抗戰的詩，政治性的詩，於是乎有了一期「朗誦詩」這個名目。不過這個名目將「詩」限在「朗誦」上，並且也限在政治性上，似乎太狹窄了，一般人都不願接受它。可是朗誦運動越來越快的發展了，詩歌朗誦

來多了，效果也顯着起來了，朗誦詩開始向公眾要求它的地位。於是乎來了論爭，論爭的焦點是在詩的政治性上。筆者卻以為焦點似乎應該放在朗誦詩的獨立地位或獨立佔的地位上；筆者以為朗誦詩應該有獨立的地位，不應該有獨佔的地位。

筆者過去也懷疑朗誦詩，覺得看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不像我們讀過的那些詩，甚至於可以說不像我們有過的那些詩。對的，朗誦詩的確不是那些詩。它看來往往只是一些抽象的道理，就是有些形象，也不夠就是形象化；這只是宣傳的工具，而不是本身完整的藝術品。照傳統的看，這的確不能算是詩。可是參加了幾期朗誦會，聽了許多朗誦，開始覺得聽的詩歌跟看的好詩確有不同之處；有時候同一首詩看起來並不覺得好，聽起來卻覺得很好。筆者還沒想到的是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乳母的名字）；自己多年前看過這首詩，並沒有注意它，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聯大的五四週朗誦晚會上聽到聞一多先生朗誦這首詩，從他的抑揚頓挫裏體會了那深刻的感情，一種對於母性的不幸的人的愛。會場裏上千的聽衆也都體會到這種情調，從這場熱烈的掌聲以及精彩的節目之一。還有一個節目是新中國劇社的李先生朗誦莊鴻先生「我的實業計劃」那首諷刺詩。這首詩筆者也看到過，看的時候就覺得它寫得好，抓住住一些大題目，又嚴厲而不輕浮。聽到那洪鐘般的朗誦，更有沈着痛快之感。筆者那時特別注意「大堰河」那一首，想來想去，覺得是聞先生有效的戲劇化了這首詩，他的演劇的才能給這首詩增加了些新東西，它是在他的朗誦裏才完整起來的。

後來漸漸覺得，似乎適於朗誦的詩或專供朗誦的詩，大多數是在朗誦裏才能見出完整來的。這種朗誦詩大多數只活在聽覺裏，眾衆聽覺裏；獨自看起來或在沙龍裏念起來，就覺得不是過火，就是平淡，沒味兒。對的，看起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可是在集會的眾衆裏朗誦出來，就確乎是詩。這是一種聽的詩，是新詩中的新詩。它跟古代的聽的詩又不一樣。那些詩是唱的，唱的是英雄和美人，歌手們唱，貴族們聽，是伺候貴族的頑意兒。朗誦詩可不伺候誰，只是沈着痛快的說出大家要說的話，聽的是有話要說的一羣人。朗誦詩雖然近乎戲劇的對話，可又不相同。對話是劇中人在對話，只間接的訴諸聽衆，而那種聽衆是悠閒的，散漫的。朗誦詩卻直接訴諸緊張的，集中的聽衆。不過朗誦的聽得注重聲調和表情，朗誦詩的聽得是——劇化的詩，不然就跟演說沒有分別，就真不是詩了。

朗誦詩是眾衆的詩，是繁雜的詩。寫作者雖然是一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眾衆，他只是眾衆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得在眾衆當中朗誦出來，得在眾衆的緊張的集中的氛圍裏成長。那時稿以及朗誦者的聲調和表情，固然都是重要的契機，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氛圍，脫離了那氛圍，朗誦詩就不能成其為詩。朗誦詩要能夠表達出來大家的情懷，喜愛，需要，和願望；它表達這些情感，不是在平靜的回憶之中，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它給眾衆打氣，強調那現場。有些批評家認為文藝是個人的表示，表示行動的態度而歸於平衡或平靜；詩出於個人的沈思而歸於個人的沈思，所以跟實際生活保持着相當的距離，創作和欣賞都得到這相當的距離之外。所謂「怨而不怒」，「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謂「溫柔敦厚」以及「無關心」的態度，都從這個相當的距離生出來。有了這個相當的距離，就不去計較利害，所以有「詩失之愚」的話。朗誦詩正要打破這個愚，它不止於表示態度，卻更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行動或者工作沒有平衡與平衡，也就沒有了距離；朗誦詩直接與實際生活接觸，它是宣傳的工具，戰鬥的武器，而宣傳與戰鬥正是行動或者工作。瑪耶可夫斯基論詩說得好：

照我們說
韻律——
大槓，
炸藥桶。
一小行——
小行冒煙，
小行爆發，
……

這正是朗誦詩的力量，它活在行動裏，在行動裏完整，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是朗誦詩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宣傳是朗誦詩的任務，它猛烈，批評，鼓勵行動或者工作。它有時候形象化，但是主要的在運用赤裸裸的抽象的語言；這不是又纏綿的拖泥帶水的語言，而是沈着痛快的，充滿了辣味和火氣的語言。這是口語，是對話，是直接向聽的人說的。得去聽，參加集會，走進歌隊裏去聽，才能接受它，至少才能了解它。單是看寫出來的詩，會覺得唯唯諾諾人，野氣，火氣，做個氣；可是走進歌隊裏去聽，聽上幾回就會不覺得這世了。再說朗誦詩是對話，或者三言兩語，或者長篇大論；前一種像標語口號，看起來顯

單得沒味兒，後一種又好像嚼爛得沒味兒。其實味兒是有，卻是在朗誦和大家聽裏。筆者在六月間曾在教室裏和同學們討論過一個同學寫的兩首詩，我念給他們聽。第一首是「我們開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視線
像車輛
集中在一個軸心

我們開會
我們的背
都向外
砌成一壁堡壘

我們開會
我們的靈魂
緊緊的
纏成一根巨繩

面對着
共同的命運
我們閉着會
就變成一個巨人

這一首寫在三十二年六月裏，另一首「不怕死——怕討論」寫在今年六月三日，「六二」的後一日：

我們不怕死
可是我們怕討論

我們的情緒非常熱烈
誰要是叫我們冷靜的想一想

我們就大聲地喊
滾你媽的蛋
無恥的陰謀家

難道你們不知道
我們只有情緒
我們全靠情緒
決不能用理智
壓低我們的情緒

可是朋友們
我們這樣可不行啊
我們不怕死

我們也不應該怕討論
要民主——我們就得討論
要戰鬥——我們也得討論
我們不怕死

一班十幾個人喜歡第一首的和喜歡第二首的各佔一半。前者說第一首形象化，「結構嚴緊」，而第二首只「是平鋪直敘的說出來」。後者說第二首「自然而完整」，「能在不多的詞句裏很清楚的說出為什麼不怕死也不怕討論來」，第一首卻「寫出了很少的一點，並未能很具體的寫出開會的情形」。又說「在朗誦的效果上」，第二首要比第一首大。筆者沒有練習過朗誦，那同只是教學上的翻譯；要讀是在筆案裏朗誦，那結果也許會向第二首一面倒罷。因為筆者在獨自看的時候原也喜歡第一首，可是一經在教室裏朗讀，就覺得第二首有勁兒，想來朗誦起來更會如此的。「結構嚴緊」，還環往復的寫出「很少的一點」，讓人仔細吟味，原是詩之所以為詩，不過那是替的詩。朗誦詩的聽衆沒有那份耐性，也沒有那樣工夫，他們要求沈着痛快，要求動力——形象化當然也好，可是要動的形象，如「炸彈桶」「導火線」，靜的形象如「軸心」，「堡壘」「巨繩」，似乎不夠勁兒。

「自然而完整」，就是藝術品了；可是說時容易做時難。朗誦詩得是一種對語或報告，訴諸羣衆，還才直接，才親切自然。但是這對話得乾脆，句逗不能長，並且得相當句整，太參差了就成演講，太整齊卻也不自然。話得選擇，像戲劇的對話一樣的嚴加剪裁，道中間得留地步給朗誦人，讓他用他的聲調和表情，配合羣衆的氛圍，完整起來那寫下的詩稿——這也就是集中。劇本在演出裏才完成，朗誦詩也在朗誦裏才完成。這種詩往往看來像長可是朗誦起來並不長；因為看是在空間裏，聽是在時間裏。筆者親身的經驗可以證實。前不久在北大舉行的一個詩歌晚會裏聽到朗誦「米啊，你在那裏？」那首詩，大家都覺得效果很好。這首詩夠長的，看了起來也許會覺得囉嗦罷。可是朗誦時也有時候看來很長，像標語口號，不夠詩味兒，放在時間裏又怎麼樣呢？我想還是成，就因為這種短小的詩，朗誦的時候得多的頓挫，來佔取時間，發揮那一詞一語裏含蓄着力量。請看田間先生這首「鞋子」：

告訴你的女人：
我去，

要大家
來做鞋子。
像戰士腳上穿的
結實而大。

好翻山呀，
好打仗呀。

詩行的短正表示頓挫的多。這些都是專供朗誦的詩。有些詩並非專供朗誦，卻也適於朗誦；那就得靠朗誦的經驗去選擇。例如上文說過的莊湧先生的「我的實業計劃」，也整齊，也參差，看起來也不長，自然而完整，聽起來更得勁兒。這種看和聽的一致，似乎是不常有的例子。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主要的話，看起來似乎有些些是聞先生朗誦起來，特別是那末尾幾行的低抑的聲調，能夠表達出看的時候看不出一些情感，這就不覺得長而成為一首自然而完整的詩。朗誦詩還要求嚴肅、嚴肅與工作。所以用熟滑的民間形式來寫，往往顯得輕浮，效果也許不大。這裏想到孔子曾以「無邪」論詩，強調詩的政教作用；那「無邪」就是嚴肅，政教作用就是效果，也就是「行事」或者工作。不過他那時以士大夫的「行事」或者工作為目標，現代是以不幸的大衆的行動或者工作為目標，還是不同的。

就在北大那同詩歌晚會散場之後，有一位朋友和筆者討論。他承認朗誦詩的效用，但是覺得這也許是當前這個時代需要的詩，不像別種詩可以永久存在下去。筆者卻以為配合着工業化，生活的集區化恐怕是自然的趨勢。美國詩人麥克里希在「詩與公眾世界」一文（一九三八）裏指出現在「私有世界」和「公眾世界」已經漸漸打通，政治生活已經變成私人生活的部分；那就是說私人生活是不能脫離政治的。集區化似乎不會限於這個動亂的時代，這趨勢將要延續下去，發展下去，雖然在平時各地域的方式也許不一樣。那麼，朗誦詩也會跟着延續下去，發展下去，存在下去。美國也已經有了朗誦詩，一九四四年山的達文鮑特的一我的國家（有楊周翰先生譯本）那首長詩，就專為朗誦而作；那裏面強調「一切人是一個人」；「此處的自由就是各處的自由」，這就是威爾斯所鼓吹的「四海一家」。照這樣看，朗誦詩的獨立的地位是「定」了的。但是有些人似乎還要進一步給它爭取獨佔的地位；那就是以讓朗誦詩存在，只認朗誦詩是詩。筆者卻不能夠贊成這種「罷黜百家」的作風；即使會有這一個時期，朗誦詩始終於不會那麼狹小的。



法國革命史

王繩祖

Albert Mathiez 原著

楊人覆譯註 (上下兩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每部國幣十二元

馬迪厄法國革命史是近代史學上一部名著，譯本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現在復有中文譯本問世。

馬迪厄是一個做研究工作的歷史學者，一生精力，全放在法國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上，從一七八九年三級會議起，到拿破侖政變（一七九九年）止，其中沒有一個時期，他沒有做過徹底研究工作，他盡量搜集第一手史料，革命時代的報紙雜誌、日記、信札、回憶錄、各地政府的檔案公文，尤其巴黎的檔案，都曾充分利用。他有很精密的方法研究問題，所以他對於研究的結果極少修正。他不迷信任何一家的歷史哲學，而是從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去考歷史問題。雖然他重視經濟的因子，他並不完全抹殺偶然事實的重要性。一生著述，幾乎盡是專題研究論文。他的習慣是先將研究的結果，寫成短篇文字，然後彙集起來，成為專集。法國革命史是他惟一的綜合性著作，那是為一般讀者及學生們寫的。這本譯本不是一氣呵成寫成功的。他在一九二二年發表第一卷，王政之頹頹（一七八七—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第二卷，吉倫派與山獄黨（一九二二—一九二七）；第三卷，恐怖時代。三卷合起來就是目前中文譯本以及英文譯本所根據的原著。以後他寫過一卷「新十一月反動時期」及未完成的「執政府時代」。在第一卷序言裏，他說「本書是根據大量文獻而寫的，其中有些是未經印行的文獻，而且是用一種獨立的批評的精神來解釋的」。事

實確係如此。本書不同於一般通史政本，把別人研究專題的結果，綜合起來，寫成文章，而是代表作者本人數十年研究這一章歷史所得的概念。書裏問或提及並時學者對於某一問題的意見，但是很少很少。這章歷史多少問題，由他解決的。所以書中會看到這樣字眼：「在著者看來」（四三五頁），「著者覺得」（四四〇頁）。本書對於重要事實，非常詳盡，而原著字數，並不很多。可見其字斟句酌，如何用心。

馬迪厄對於法國革命史之研究，有很多貢獻。他證明六月二日革命，吉倫派被打倒之後，雅各賓派分子加入政府。這件事與恐怖政策的採用，有很大關係。「惟有這少數派才主張獨裁及暴力」（一九七頁）。且此派之施行恐怖，是其推行限價政策之必然的行動。

聖羅斯特極力描繪當時文武官吏之可怕情形及經濟恐慌情況，來證實其不得已而須採用恐怖政策的主張。他證實病院中主管人即以麵粉供給汪德那叛徒，責司執行制止投機法的人，自己即從事投機。國產財產者以貶值之紙幣用低價償付地價。指券貶值及生活高漲而使富人更富。「愛國主義成了嘴上買賣，誰也只想犧牲別人，而絕不犧牲自己的利益」。他預見到全面限價律會引起新的投機。他認為只有一個途徑，使政府具有其所缺少之主動力。我們須使責任與執行，時時並重。「凡有弊端即須加以法」，「我們要籌備平民階級及士兵，要滅滅他們的痛苦。」（三四一頁）

馬迪厄對於法國革命的興趣，最初在宗教方面。他在巴黎大學的畢業論文，是關於法國革命時代的信仰問題。他認為革命時代的宗教儀式是與革命家的思想有極深關係，而不是當時革命家維護革命的策略。他的導師奧拉爾曾責備這篇論文，謂其「無稽可尋」。但他不能接受馬迪厄的解釋。奧拉爾雖有師生之誼，然而在學術上兩派如同仇敵一樣。馬指奧利用歷史為一黨辯護，而自願為客觀（馬給學生美國史學家 Louis Gottschalk 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馬雖研究法國革命中的經濟因素，但他卻不是一個經濟史家。他的法蘭西是在議會政變方面。他研究議員的腐敗，他相信大多數為經濟動機所驅使，至於無所不為，人性卑劣到如此地步。從他寫的法國革命史中，可以看到革命時代的領袖，公的行爲，私的生活，很少是人格完整的。選派東西，不是站兩邊的投機分子，貪污腐化的官僚，就是接受王室津貼，私通敵國的野心家、騙子、混蛋，惟有羅伯斯庇爾和聖羅斯特兩個極少數

領袖，是真正「不可腐化者」。

奧拉爾一派推崇丹敦，但是馬迪厄研究所得，革命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不是丹敦，而是羅伯斯庇爾。他研究的結果發表後，激起了學術界的波瀾。據他的努力，他打倒了丹敦的虛名，而重行確立羅伯斯庇爾在歷史上的地位。誠如譯者所云：「百餘年來被人誤解及咒罵的羅伯斯庇爾，至此才還他一個本來面目」（五一—五二頁）。在法國革命史中，他把丹敦腐化行爲，一一指出，而語語有證。

「丹敦之如此勇敢，當然不是沒有計算與目的……他的反對吉倫黨出走還有動機。他始終不會和王繩斷絕關係，並且受過他們的教訓。他剛剛警告王室經費內納官塔倫辦了護照，使其經過市府警務人員的檢查而逃往英國……」（一五一頁）

「最近發現了一個文獻，在那裏面，路易腓力普王說，當發附稅之役以後，丹敦曾願出面保護他，並勸他培植在軍中的聲譽！『這於你自己，於你一家，於我們，尤其於你父親，都是很重要的』。最後丹敦還向他說：『你很有即位機會』。在他看來，共和國只是暫時的解決。」（一六八頁）

「從此，吉倫黨不斷利用這題目事件攻擊丹敦……丹敦確曾租那些承包人……丹敦也發了財，其方法雖於解職。他生活闊綽。在奧布那縣區國產，在巴黎及附屬有三所住宅。他是易受指摘的。」（二一—二二頁）

「一八〇三年時，塔倫曾在領政制時代之法庭提出『丹敦曾接受用放逐王室全家的方法來救路易』」（二二七頁）

「他（查格威）又主張『所有四年來獲得巨大產業的壞公民，利用國家之不幸而肥私囊的自利者……當情人而且僱人來捧場的職員們（指丹敦，德拉查及西歐）務必使他們所得的吐出來。』（三〇八頁）

「當丹敦被捕時，在其文件中發現有一封信，係英國外交部給黎沙特爾銀行家佩累各的……今其以巨款付給用者寫字母所指明的人……此款用以酬報他們『之項工作，因他們曾為我們挑撥亂子，而使雅各黨之憤激達於極點』。此信既在丹敦文中發現，自然是佩累各認為此事直接與他有關，所以才以此信交給他。」（三五—三六—三五七頁）

在「各派之傾軋」的一章中，馬迪厄作這樣的論，「對於重大派及騙子們之判決，人民並無若何顯著的表示，他們臨刑時，羣衆全然漠視，具有定見的法國人，對於

這類反覆無常只顧個人私利的冒險家，會表示關切嗎？就是新十一月黨得勢的國民大會，亦拒絕恢復丹致……諸人的地位。」（四〇七頁）

反之，馬迪厄對於羅伯斯「前只有頌讚而甚少批評，他稱羅為『最好的公民』（四二八頁）」、「他律已既嚴，對人亦很苛求」（四三三頁）。他「決定要用全副精神來建立真正民主主義」（四三三頁）。羅伯斯所附一派要推行社會政策，清理債務，分配其財產。他認為在實現社會政策之前，恐怖政策應當繼續。他要嚴厲制裁腐化分子，於是兩委員會中委員人人自危，終至於遭班陸謀家殺害了羅伯斯底爾等。巴黎平民，感受生活苦痛，埋怨限價政策，對於羅伯斯底爾之死，似乎漠不關懷。馬迪厄判斷：「這是一個悲劇的矛盾——羅伯斯底爾及其一派之倒，大部分為着想用恐怖政策來造成一個財產上的新變化。他們要用新六月法案造成一個無貧富之分的平等共和國。他們一死，這個理想也隨之而消滅」（四四九頁）。他惋惜底說：「他們殺死了羅伯斯底爾，便是使民主共和國再遲一百年」（四五〇頁）。

這部法國革命史，雖不完全，因為他只講到新十一月事變為止，但是以內容和見解而論，他是最好的一部。外國史學家所寫的法國革命史，中文譯本有 Louis Madein 法國革命史（商務出版），及 Louis Gotschalk 法國革命時代史（南方印書館出版），都趕不及馬迪厄此書。所以今日國人要研究法國革命史，馬迪厄的著作是最值得介紹的。至於楊人傑先生的翻譯，有二事可述：第一、譯者是內行，且真了解書中意義。記得十年前在牛津大學時，楊先生從 J. M. Thompson 先生研究羅伯斯時，楊先生即係馬迪厄一派。可說譯者學有師承。他譯此書，非常仔細，關於譯名，立下五個原則（頁二），且參考英文譯本，校正其中若干錯誤時，可以說，中文譯本，較之英譯，對於原著，更為忠實。第二、原書沒有註釋，「為使讀者不感覺困難與晦澀起見」，譯者於很多地方，附以註解，此對於讀者給與很大便利。書末附錄（四）（五）兩篇——法國革命史研究概況，及馬迪厄法國革命史之研究，尤有一讀之價值。此兩篇文字，證明歷史學上一個普通原則，歷史真理，是個相對的真理。史學方法的進步，新材料的發現，新的歷史觀念，使每一個時代對於歷史事件真實性的認識，皆有增加，繼續不斷的增加，且永無止境。

八月十五日 南京

本刊增出華北航空版

自第二卷起在北平發行

本刊自第三卷起，增出華北航空版，由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新實書店代理發行。增出華北航空版的主要目的，在減輕華北讀者的負擔。本刊現售三千元，但在平津一帶，須售四千元，（批發同業，因航空郵費太貴，故不得不售四千元）。我們現出航空版後，在華北一帶，售價即與上海相等，亦售三千元。使華北的讀者，每份可以減輕一千元之負擔。

國外訂閱 全年美金五元

過去國外讀者常常來信，詢問訂閱價目。我們因為匯兌關係，始終未能決定一個適當的價格。現在決定：國外訂閱，一律以一年為單位，收美金五元，平寄。（航空郵費太貴，我們勸國外讀者不要航空，實實前者。如其願意航空，則除訂費五元外，多匯二十五元，我們當代為登賬，一年期滿後，多退少補。）（目前國外航空郵費，印刷品照信件同樣收費，每五公分為國幣二千元，本刊每本約重四十公分，每期航空寄國外，須國幣一萬七千元左右，全年須八十餘萬元，按照目前外匯價目計算，約為二十餘美元）。

篇幅不增加 容納量增加

許多讀者來信希望增加篇幅。但此事困難太多，增加篇幅的結果，必須提高售價，同時增加航空郵費。我們為顧及一般讀者的負擔，不能實行增加篇幅的計劃。又有許多讀者來信，希望全部用六號字排印，如此，便可多容納文字。但另外又有一部分讀者，覺得我們用六號字已經用得太多，損害讀者的目力，要求設法減少用六號字。廣東番禺私立象賢中學的黃兌西先生來信，主張減少版面四週所餘的空白，每面多排幾行，每行多排幾個字，如此，在不增加篇幅的原則下，即可增加文字的容納量。我們本來也有這個意思。現在讀了黃先生的來信，就決定實行。自三卷起，每面原排三十行者，改排為三十二行，每行原排六十四字者（小五號），改排六十八字。這樣每面可以多容納了二百五十六個字，用六號字排者，每面可以多容納三百六十餘字。每期大約可以多容納六千字左右，也就等于增加了三頁。事實上本刊增加了六千字的排工與稿費，而讀者的負擔則未增加。

書業學文光晨



意讀出自在第三新壽香
本有版後印三書再五
義，按四四遍種，
青精愛月換期近，
廣體好有轉新出第已
皆時文新中寄版二均
。注壽香。已，期售

敢開觀名，版來，本
藏本，作本不界，本
。一印：本但中已叢
第律刷且俱選別在書
期極乘類名精一內刊
新宜，美家其備出以

購郵埠外

一、郵費在內，不另加。
二、郵費在內，不另加。
三、郵費在內，不另加。
四、郵費在內，不另加。

發批埠外

一、郵費在內，不另加。
二、郵費在內，不另加。
三、郵費在內，不另加。
四、郵費在內，不另加。

巴金：
——長篇小說——
寒 夜
品類非凡，素蒙，
的望開故重無，曾這
人，的事後準極在是
，痛傷。山的得上作
這苦面離城擊讓海者
部和，然中，者一最
近哀却沒驚萬的文近
作悲吐有個潮好鞋就
不。露壯渺桂輝復種
能愛了烈小戰。興的
錯讓平的人爭作一長
過巴凡繼海者選編
。金人性的湖川類小
作的，平時模刊說

錢鍾書：
——長篇小說——
圍 城
文憤而率率的心意興
發鬱整星輝深理和一
復。篇片的刻痛愛連部
與故小段文，寫好戲長
一事說，筆由的。時寫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者人氣了得那，和刻去
都入却機飽枝人對引年
能勝是智滿特情話起在
作，悲和而且世盡的廣
譯每涼喇公的態生大文
的個而默適清觀動的註
。一又，。新察，詩區

徐志摩：
——長篇小說——
志摩日記
未發表遺作
包版親適均寄，兩
合，筆，屬歸由部徐
在名所開作三陸一志
本實作一者十小四應
典裏之多生餘曼湖生
之常詩，前頁女記前
內。詩揭友，七，一
。一及否好編細和寫
精愛圖佛知圖錄一未
印厚畫等大彩裝眉發
一小。二戈色表軒表
厚扎十兩補，附一記
那。亦脫日，印另語日
。亦製人胡，附一記

老舍：
——短篇小說集——
微神集
短篇小說集
編讀留下我不所讀物
短篇四的把全，的之結
集，去得，在，中。中平
取一，留我，中他。所
一最是讀的，光有序前
一從全者當我處許中是
神集中至，當公篇；自見
的於不統司根一選於
。第多健選要本以的各
一實得一印發前短刊

王西彥：
——長篇小說——
村野戀人
這是抗戰期間發生於湖南一個
小鄉村中一對兄妹的戀愛故事，
作者把他安置在一個神祕的氛圍
中，故事進行得迂迴曲折，讀之
令人神往；而農民性的愛和恨，
在作者的筆底下更發揮無餘。二
十餘萬字長篇小說，最新出版。

老舍：
——長篇小說——
惶 惑
上北的各個老面落
下平民自大人各後道
二輪族的時一種北是
册階級生代家人平因
。寫爭活的戰物世世
初起的離動孫的的同
版到故廣亂動一堂
皆前事去中子座角
。失一付何代中
再守惶道各人心小部
版為恐個自物，羊，
出止一傳抱在寫閱以
。自大定道都真隔

老舍：
——長篇小說——
偷 生
已舊本懷老親州一
全作書融人為隔的這
部品為的一一落第是
書。抗命家把，二繼
要分戰運和拿武部一
，釘以。他定漢，惶
再上來圖的的戰故感
版下一內際苦退事一
本二部各居屬，同後
最册最報們日華前
一近，偉一遊子北遊四
出初大致過中破展世
版版的評了，敵同
。本文論更鄙人版堂

老舍：
——長篇小說——
飢 荒
國後出所也納納卓史
完一版以是三三，上
成部後金三十三空四
中的，齊十三四大前
。一國共三草章部未同
飢內一章，。有堂
將死論百，最第第一
由一壇萬每後二一大是
本已一字章一部部長一
出者崇一萬飢生惑分國
版在。二字荒一一一文
。美意部，一容容百學

師陀：
——長篇小說——
結 婚
最近利許作已取上
一後多者開行海這
脫等，數過始本文都
筆，著文去排發派長
的始有和曾印行糧小
二行一小用，纏上小
十極果說一短已，說
萬廣開，藍期由讀，
字。城抗內本者曾
長本記戰一即公一連
篇書一後筆可司致積
小是及期名出確雅刊
說作一和寫版得崇載
。者夜盼過。。，於

巴金：
——長篇小說——
第四病室
初， 者並的扎院人
版是對用且友，生在還
不勝話了把情死箱內是
早利生一陰，亡。地
已後動種晴次的他某病
者有深願病不角道院中
的，的至但個個中日
再第放手也在，人所記
版一事法顯運發類過，
本部引安亮真見及十寫
出其人排了生了苦天一
。篇事作，大擇病病

觀察

· 元平三第份每 ·

日六月九年六十二

· 版出六第頁總 ·

期二第



卷三第

讀者投書

大產的食月
社的市價
北學的食價
人選擇而
願格官將
稿選上層

觀察文摘

對日貿易開放
與損害賠償
問題
馬寅初

觀察漫畫

工業文明的
政治問題
潘光旦

宗白華

觀察通訊

戰局鳥瞰(觀察專稿)
新疆的危機在那裏?
中長路一月見聞
迪化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論紳士 生活與文化

費孝通

我對大學一年級國文的
意見

徐述綸

論經濟與政治
當前幾種經濟急救方案
效果估計
論立法院與條約權

陳振漢
陳振漢
王鐵崖

撰稿人

蕭蕭 戴鏡 錢鏡 錢鏡 魏滄 趙滄 葉揚 楊揚 傅會 馮章 黃張 張張 梁張 夏陳 陳陳 許高 孫柳 胡宗 周李 李吳 沈呂 伍王 卜下
公德 世覺 端清 邦維 超海 西孝 希有 移東 沉實 交瘦 友德 覺克 無白 子廣 純恩 有啓 迅之
權培 光民 升廉 彥蔣 樽宗 孟絳 通雷 孟至 守今 蘇長 秋德 竹松 筠數 寬忌 適華 亞田 育裕 乾復 元中 琳琳

撰稿人



投書簡約

- 一、讀者投書務請附註真實姓名及地址
- 二、投書務請簡短，俾省篇幅，讓更多的讀者有發表投書的機會。

大選的費用

編輯先生：最近我接到我家鄉（湖南澧縣）一位朋友來信，談到目前的選舉，不勝感慨。據他的報導：本縣競選國大的有三位，競選立委的也有三位。就中一位競選國大代表的，活動費準備五萬。其餘的數目，雖然數目不及他，但多少總要花點錢。因此據他的估計，全縣私人競選的活動費，無論如何，要在十萬以上。本縣如此，他縣可知。本縣一般生活，較之京滬一帶，要低一倍甚至兩倍，低的地方尚且如此，高的地方更用不着說。這次競選，國大和立委的名額，約在二千左右。每一名額總有幾個人競選。每一名額若干競選人所耗費的活動費，假定最保守地以十萬計，則合算起來，全國的耗費當在兩萬億以上。再加上政府這次核定的六百億，一共就有兩萬零六百億了。這個數目字，在財政困難民生凋敝的今日中國，確是駭人聽聞，圓乎其圓了！

花了這麼許多錢辦出來的選舉，價值究有多大，還說究有多深，社會上自有估價，不用我在此多說。今日中國人民，正在水火中呻吟，在饑饉線上掙扎，他們迫切需要的，是來吃得飽，穿得

暖，生命有保障。試問這一串哀號的大衆呼聲，將來被選出來的代表，是否有幾個會說呢？又有幾個有勇氣說呢？況且這次選舉，幾乎全部是黨門操縱，土劣捧場，他們在頂美麗的帽子下，活動費動輒就三萬五萬，大花特花，試問他們的錢從那兒來？「羊毛出在羊身上」，到頭來還不是老百姓吃虧！

辦選舉，談黨政，這都是國人所理想的，但是越缺乏了政治清明，生活安定，教育普及這些條件。如果這些先決條件不做到，辦選舉，只不過徒消耗人民一些脂膏，造成更多的特殊勢力而已。如果把這次消耗於辦選舉的經費，抽一部份來推行國民教育，掃除文盲，改善人民生活，其價值與意義，較之這「遍地腥臭」的選舉，相去豈可以道里計？然而，捨本逐末，緣木求魚，滔滔天下，大家在名利場中爭奪，國運民生，尙何言哉！

自 在 八月廿四日 南京

貴陽的食鹽

編者先生：食鹽為民食必需，但貴陽的食鹽，在兩個月中漲了六次，茲列表如下：

六月中旬	每市担	二四.〇〇〇元
六月下旬		一三八.〇〇〇元
七月一日		一五一.〇〇〇元
七月七日		一八六.〇〇〇元
八月十二日		二五六.〇〇〇元
八月十六日		三三八.七三〇元

在短短兩個月中，食鹽上漲，達百分之三百以上，古今中外，未有先例。而且這還是市價，黑市價格，還要駭人所欲為。人心惶惶，民命何堪，隨陳數言，伏祈呼籲。

孟東鄰 八月廿七日 貴陽

壯丁的市價

編輯先生：大公報載（八月廿三日）上海被搜獲運壯丁機關。其實此項交易在浙南各縣流行已久，而且是牛公關的。地方政府因無力禁絕，祇得置若罔聞。目前價格每名約二百萬元。

李振周 八月廿八日 浙江縉雲

考生與公費

編者先生：我很悲哀自己的命運。內戰日劇，我家庭的經濟情形，比抗戰時還要壞，但就在我好不容易修完高中課程，考取大學時，大學的公費制度却取消了！

我雖然也想從獎學金制度下得到一點兒補助，然而，這制度使我大大地失望了。因為獎學金是限於成績最優者。但是：

第一、大學每系取錄標準，甲（理工）乙（文法商等）組是不同的。有時甲組錄取標準高於甲組，有時乙組錄取標準高於乙組。所以有時甲組的某一系背榜的成績比乙組的某一系頭名的成績還要好。如果僅僅成績優良，到底是應將獎學金給予甲組某一系的背榜者還是乙組的頭一名呢？是僅僅從每一系選頭幾名呢，還是依照全盤成績配給呢？這對於我們是一個謎！

第二、獎學學生請獎獎金必定要入學成績好。而且除這個機會，以後永遠再沒有機會。這不近人情。因為想從僅有的一次考試看任何一個人的成績是絕對的不正確的。而且，貧寒學生考學校，「睡走廊」，「嚼硬米」，顛沛的生活使他們的原有智力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所以考試的成績不能證明他們真正的程度。

華北學聯會對於沈崇案的表示

編者先生：張森沈崇同學的皮爾遜，終於宣告無罪，消息傳來，我們無不氣憤。華北學聯會已為此向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政府「立刻對美提出嚴重抗議，要求美政府執行原判決」。華北學聯會並為此事上書蔣主席及杜魯門總統，緊急呼籲。華北學聯會希望美國政府「自本抗議書到達後一個月內提出圓滿答復」，否則將採取有力的行動。

沈衛若 八月二十九日 北平

希望擇肥而噬

編者先生：對於即將舉辦之財產捐，執行當局，似已立定決策，勢在必行。關於目的、對象、辦法等，均已擬定，若能堅決執行，當合國人心願。但若真正執行，中途是否變象，大家仍抱極大疑慮，因為「雷聲大，雨點小」，已是國人共同的印象；「吞舟是漏」，「大虎無恙」，也是國人皆知的常事。

此次舉辦財產捐，確是政府表示刷新政治的好機會，希望政府得澈底。以平民憤，以紓國庫。並希望由上而下，由大而小，真正「擇肥而噬」。

俞大棟 八月廿六日 梅岡

（下轉第十八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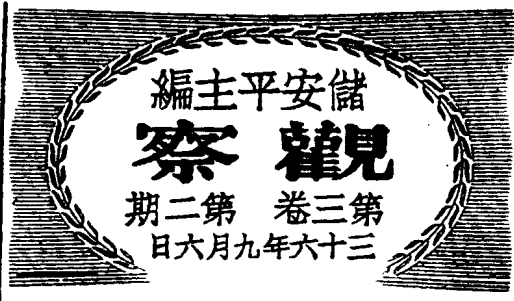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四一、一
本週刊：每册三千元。

國內訂閱：平寄先付四萬。掛號
或航空先付五萬元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陳振漢：北京大學教授
王鐵崖：北京大學教授
徐述論：清華大學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李自華：中央大學教授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論經濟與政治

陳振漢

對於目前幾種經濟急救方案的一點批評之一

近來許多經濟學者為挽救目前的經濟危機，曾先後提出了不少方案。就比較為一般人所注意的來說，計有舉辦物價指數公債，發行臨時性貨幣，徵收財產稅以及輸入國外糧食等辦法。這些方案的內容各異，但有一共同的特點：即是不涉及政治。換言之，每一方案的擬議者大概都以為在政局如舊，內戰持續的情形下，他的方案，即使不能立刻平衡財政收支，復興生產事業，也至少能使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速度減低，使整個經濟局面逐漸趨於穩定。

但現在一般人的觀念是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不能離開政治以求解決。因此這種企圖避開政治，專就經濟以言經濟的態度，往往受人非議；而我們現在要適切的認識與批評這些方案，也就不但應着眼於它們的內容，實須對它們所取的政治態度，首先予以注意。

從有些方面來看，經濟學者諱言政治，只就經濟以言經濟，實有他們的正當理由。這些理由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點：第一是他們厭惡政治，因此不願對目前政局表示意見；他們也不屬於任何黨派，因此只願作一個中立性的專家或技術人員，可為任何當政者所驅策。第二，社會現象本極錯綜複雜，個人才智學識有限，要想幫助解決社會問題，只能各從自己的專門範圍入手。第三，在社會現象之中，經濟現象比較最有獨立特殊的規律，也最需要合乎規律的政策方案。

這些理由之中，第一第二兩點一方面代表目前這些經濟學者的社會責任觀念，一方面也說明社會分工的必要。第三點是對於各種社會現象與其相互關係的認識。先就一二兩點來說，如果這只是表示他們自己的立身行動態度，則各人應有自由，我們誠不能贊一詞。但如果認為這是今日有專門訓練的人所應同具的態度，則我們實不敢苟同。我們認為普遍的社會分工與專家不過問政治的風氣，在承平時代之適當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組織下——社會分子具有相當共同的信守，立於相當穩定的社會關係，政府能够代表並且有效的實現人民共同利益——，有其可能也有其好處。在這種情形下，專門人才可以依據共同接受的目標或政府的指示就他的專門範圍擬具其部門的方案，然後交與政府抉擇配合，淘蕪取精。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專家始可以不必耗精力於目標的選擇，始可以集中精力於專門方案的製作，整個社會也能收集思廣益分工合作的效果。

但在我們現在這種狂風暴雨時代，整個世界在新舊潮流的衝突之中，舊的社會理想與社會關係失去了維繫人心的作用，而新的秩序與理想復未建立，我們失去了共同的信守，沒有確定具體的全民福利觀念，我們也失去了大家依傍的社會關係，沒有一個得全民擁戴，能代表全民福利的政黨或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部門的專門人才，實在需要先行決定目標或大前提，然後才能就自己的小範圍擬訂改革方案，否則，他所擬成的所謂方案，實等於無的放矢。用比較具體的事例來說：現在全國人民所最迫切希望的是和平與安定，或者我們可以說，獲致和平是今日的國是，然而國內的兩大政黨却正進行着空前猛烈的內戰，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在不惜一切總動員以「戡亂」，要用武力用戰爭來導致祥和，另一方面共產

黨也在不惜一切用「清算」「鬥爭」來實現與保衛「民主」。儘管雙方所標榜的最終目標仍是全民「福利」，但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福利，供應隊大噓的福利，顯然不是人民所仰望的。誰也知道目前的黨爭內戰，泰半是以人民福利為代價，以國家財富資源作犧牲的權利、私仇與猜疑之爭，不是多數人民所需要與擁護的對外抗戰。所以在中國今日，既不在正統經濟學發達與成長時期的英國十九世紀，在國泰民安歌舞昇平之中，一切經濟討論的目標，當然的，無待述說的，是人民福利，也不像在近兩次的世界大戰之中，全國全世界都沈浸在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戰爭之中，一切人力物力也可以毫無疑義的動員到作戰制勝上去。我們的經濟學者，似不能不在擬議方案之前，預為考慮他的方案到底為的是什麼或為的是誰？人民福利呢，還是軍事需要呢？全體人民呢，還是某一集團呢？如果為人民福利，在烽火燎天總動員全國人力物力以戡亂的局面下，還有多少餘地，可供以增加人民福利為目的的方案之運用？如果是為戰爭需要，又是誰願意內戰，戰事能否速決，以戰能止戰嗎？

其次，如果沒有一個為全民擁戴的政治組織，能從全民福利着眼來選擇配合各種專門方案，而只有割據一方的戰時政體，各種專家如果只是客觀的（實際是盲目的）自由的（聽進命擺佈或依據他們自己一時的高興）參加不同的陣營，根據每一陣營的目標擬出不同的方案，再如果每一行的專家的本領不相上下，則很可想像，從全民的立場來說，這些方案在實行時是否正好彼此衝突，實行以後的實際效果恰好互相抵銷而等於零？也就是說，對於老百姓，這些方

案的純效果，只是延長戰爭時間，擴大戰爭規模，增加他們的苦痛與犧牲？在中國現在，政治既然還不是一般老百姓的，而只是少數智識分子的事，所謂專家既是知識分子，那麼現在這種社會動亂國勢飄搖的時代，對於他們，特別是學社會科學的人，似乎還不是可以高踞於象牙之塔，只以「專家」的姿態出現的時候。

現在更就上述第三點理由來說，經濟學者在分析問題考慮對策的時候，為方便計，不妨把社會因素分為經濟的與非經濟的，各別的予以處理。實際上，社會現象本身自然是整個的，各種因素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經濟演變本身雖循一定規律，但並非不受外力干涉，亦並非與其他因素絕緣。一種經濟改革方案，在擬議者雖不希望涉及政治軍事，在一經實施之後，其影響縱有大小不同，但決非及身而止，而必逐漸蔓延滲透及於社會全體。上述這些經濟方案，除非預先承認只是一種思考上的遊戲，當然希望即付實施，而且行之有效；所以任何人為某一方面獻替一種策略，至少他自己應認為必將有利於此一方面的戰局，或能延續此一方面的政治生命，然而這豈不是等於他們自己否定了自己的中立與超然地位嗎？

所以歸結起來，從這些經濟專家的政治態度來看，我們不得不說：他們不是沒有認識在現在的中國，作一社會的有識分子要比作一專家來得重要，便是有意無意自欺欺人的在偏袒一方。

當前幾種經濟急救方案效果的估計

對於目前幾種經濟急救方案的一點批評之二

陳振漢

作者在前一篇文章中，曾就近來先後出現的幾種經濟方案（臨時性貨幣，物價指數公債，財產稅，輸入糧食）所採取的政治立場予以檢討，現在再簡單

的一看這些方案的內容與可能效果。經濟學者如果認定內戰的必要，決意參加一方的帷幕，則這些方案成為單純的戰時經濟方案，我們須注意的只是每一方案所着眼的經濟現象（所診斷的病根）的重要性，以及方案的理論上的完密程

度。

★ ★ ★ ★ ★

在上述這些方案之中，發行臨時性貨幣與舉辦物價指數公債都是以對付所謂「游資」為目的的。從整個經濟的危機來看，這些方案的實效，即便沒有行政上的困難，繫於所謂「游資」到底是什麼以及游資在現在經濟危機中究有多

少作用。發行臨時性法幣的主要作用在藉發行新貨幣的機會，強迫人民申報所存儲的現款數額以便予以限制。方案的要點是在第二年發行「永久性貨幣」之前，在第一年內發行二次或三次的「臨時性貨幣」，給予人民在一定期內使用，過期作廢，因此人民每到期終必須忠實的報告所存舊幣的數額，以便掉換新幣，於是政府可乘機視各業需要，規定應用現款最高額，封凍超過數額的現款或游資。同時如此經過二次或三次申報現款的機會，政府也可以獲得各業的收支情形，再行徵收直接稅，各業即無法虛報和逃避。直接稅收增加，財政收支可期平衡。如所謂「游資」的意義似是人民手頭現款或銀行存款的一部份，然而在戰爭不停，財政收支不能平衡，政府須繼續增發通貨，物價上漲不能自已的時候，人民誰也不會在手頭或銀行儲存多少款項，而是盡量在利用所有能夠支配（包括自有與借得的）的資金於買賣投機上面，所以就是每人都忠實的申報他的「游資」，數量一定甚微。况且事實上投機交易不一定全用現款支付，往往僅須銀行轉賬甚至買賣兩方默契，本不必一定取得法幣。此外現在的物價上漲，主要可謂由於流通速率，所以通貨的數量增加的倍數遠不及物價增加的倍數。因此即使穩定「游資」的數量，物價仍可上漲。而且因換發臨時法幣，強迫申報存款的結果，可能反更促進人民減少存款，逃避到實物上去，使得物價更劇烈的上漲，與方案的原意正好背道而馳。

其次，方案規定每次「臨時性貨幣」的流通期限為三個月，如此發行三三次的臨時性貨幣所需期間不過一年，於是在第二年即可掉發「永久性貨幣」。這是假定由於直接稅的增收，在一年內財政收支能趨平衡，「貨幣」價值可以不致再跌，能有「永久性」。我們姑且不問現政府的行政效率的低落，臨時貨幣的印製運輸的糜費，以及戰時交通狀況的困難能否允許在三個月內把全國的通貨一律換發，也姑且不問現政府的結構是否允許徹底徵收所得稅與過份利得稅，主要的問題在即使稅收能十足不扣的徵課，如戰爭繼續下去，以有限的稅源能否供無限的戰爭消耗？何況正當工業的收入將隨戰局之延長以俱減，行政效率、稅吏道德將隨着戰局延長以俱低，而權奸的拒納逃稅能力將隨着以增長呢？

★
★
★
★

物價指數公債的目標也在吸收游資，使減少通貨的流通速率與發行數額。其辦法主要是由政府發行一種按物價指數付息還本的債券，使人民能保全他們的儲蓄的實際價值，同時能夠隨時向政府兌換通用貨幣。但如戰爭繼續或擴大，財政收支不能藉公幣收入一舉平衡，可能所收回的通貨數量，還抵不過每月

所須增付的公債本息，因為許多固定收入者每月可於月初以月入購買公債，然後在一月當中分週收還本息，這樣反而增加政府的開支；而原來所謂游資，仍在市場作祟，視利潤比公債本息為高的途徑（如囤積糧食或其他日用品）投機。因為物價指數，即令忠實的依照市場價格計算，所代表的是各種物價的平均漲落，在任何時期一定有某些貨物的價格漲速與投機利潤率，比較根據指數計算的利率為高的。

此外有一種情形可以使指數公債與臨時性貨幣都失去它們所應有的作用，而這種情形的嚴重程度因着戡亂的持久而增加，即是真正擁有所謂「游資」囤積居奇，在市場上興風作浪的，除了少數有特殊勢力的巨門團幫以外，便是能利用公款與騰挪軍費的人。這種人，只要內戰不停，你能希望他們乖乖的拿舊幣掉換新幣嗎？你能希望他們購買公債嗎？所以如政局依然，戰事繼續，即使為防止游資作祟，單靠這類經濟手段，所有的效力是微乎其微的。

★
★
★
★

輸入糧食以供軍需是最近才被提出的辦法，不過實在不能算作一種方案。這方案的原意，是認為現在國內因受戰禍天災的影響，民食已感不足，如果再加徵實以供軍需，豈非更要老百姓的命？所以主張停止徵實，將配額留作民用，使老百姓能够活下去；同時政府另從國外輸入糧食以充軍用。這樣既可以紓民困，復可以減歲出，豈非一舉兩得？

當然如果有這種算盤可打，不勞經濟學者提出，如過去之輸入美棉運米，政府必早已想到此着，不再冒輿論之不韙，在費而不惠的徵實老辦法上打念頭。問題是在購糧國外，不能不要外匯，而打仗所需復並非限於軍糧一項；在外匯竭蹶的今日，自不得不特別掙節，把它們用在必須從國外輸入的供應上。至於軍糧，國內糧食雖然缺乏，徵運雖然浪費，但仍可以不費外匯以自力致之。十萬百萬的老百姓或將因此餓死，但在「戡亂」的軍事需要中，民命算得什麼？何況實際上，由於款種歉收的結果，就是不徵軍糧，今年國內民食亦感不足，倘要讓老百姓活得下去，就是停止徵實，也還得從國外輸入三四百萬噸的糧食才足應付，我們即使不問來源運輸分配機構與費用等等問題，政府又有何餘力以及此？老百姓，老百姓，命裏注定了應該餓死。

只有在一種情形下，這方案是行得通的，那就是能够有別的國家贈送糧食，或是購糧款項可以長期賒欠，而且還贈送的糧食，並非像救濟總署的救濟品，只是用來賑濟，而是須標明只准用作軍用，不准用作民用的。但如果如此，又何不乾脆請洋兵洋將來替我們打內戰？或是來一筆大借款？

所以這類方案正可以用來說明作者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論確定目標的重要。在承認戰爭的必要下來談民生，只是浪費時間的舉措。當然提議這方案者也承認這是治標之策，只是讓老百姓多活一二年年的辦法。如果內戰一二年內不能結束，則民命如何，只有天曉得了。

★ ★ ★ ★ ★

最後所謂一次財產稅的方案，也當然不能澈底挽救危機，但比較具有廣泛的政治意義，如能認真實施，可以一新國人耳目，鞏固政府的政治地位，因此在現在這種局面下比較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然而問題是在以武力截亂的前提下，政府決不會澈底徵收財產稅的。誰也知道現在有錢的人決不只限於若干所謂「豪門」。我們恐怕財產與鉅賈有很深的結合。不久便是秋高馬肥正好廝殺的時候怎能來此不識時務的舉措，使三軍失去所以致命戰場的血餅呢？此外

在技術上也有不少問題。動產的調查不僅耗費特大，且極端困難，若以不動產為徵收對象，是徵收貨幣呢？還是徵收貨物呢？如徵收貨幣，一時強迫許多不動產入市，價格必會慘落，府庫未必有補；如徵收貨物，則政府已有不少敵偽財產，除了支付行政費用外，對於財政收入又有多少好處？

★ ★ ★ ★ ★

所以歸結言之，以上所舉的方案，在持久戰爭的前提下似無一能解救經濟危機，增進軍事力量，幫助獲得勝利的。只有政府如果能從軍事上一舉而奠定和平，則經濟的痲痺狀態可能獲得蘇蘇的機會。如其不能，則只有從比較基本的經濟制度上的改革，推廣政府所代表的經濟利益，消除戰爭的根源，國內始可以有和平，人民可以有安定，一切生產事業也可以有復蘇的機會了。

論立法院與條約權

王鐵崖

在準備實行憲政的時期之中，立法院逐漸發揮立法控行政的作用，逐漸增加立法機關的權威，雖屬一種嘗試與企圖，究係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是，立法對於行政的控制以及立法機關須有其適當的範圍，如果做得過火，則不免紊亂系統，反足損事，尤其是在外交的方面更應小心謹慎，避免釀出不良的效果。近來關於外交的若干事件都使我們發生混合欣喜與憂慮的情緒。這裏我們舉出一點，予以討論。

在中英航空協定簽訂之時，報紙載稱，此後一切條約，在外交機關交涉成功之後而尚未正式簽訂之前，必須提交立法院討論，且須經立法院通過之後才能簽字訂立。因此，中英航空協定先經中英兩方代表簽署協定草案，經立法院通過之後，才正式簽訂，不過因為立法院在休會時期，遂只由立法院外交委員會等審查，認為尚無不妥，予以通過。此種辦法係根據何種機關的決定，我們尚無法查考，辦法的目的顯然表示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處理外交不甚滿意，而有限制外交權力的方法來防止外。機關任意訂立條約以致國家受有損害的束縛。但是，我們考察一切情形，研究該辦法所可能引起的各種問題，我們實不能不認為，條約在簽字之前先提交立法院通過的辦法是於法無據，依理不合，既難擬行，又非必要的。

為什麼於法無據呢？訓政時期約法規定，國民政府行使締結條約之權；依約法的規定，國民政府組織規定，行政院會議議決提出於立法院之條約案及其他重要國際事項，而立法院有議決條約案及其他國際事項之職權。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將立法院議決條約案之權劃去，僅保管議決其他重要國際事項之權依合理的解釋，「條約案」雖已劃去，然而「條約案」仍然可以包括在「其他國際重要事項」之內，換言之，國民政府組織法修正之後，立法院仍有議決條約案之權。但是，依合理的解釋，所謂「條約案」應指批准生效之前的條約，而非指尚未簽字的條約草案。同樣的，今年元旦公佈的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立法院有議決條約案之權，所謂「條約案」也應作這樣的解釋。

我們對於「條約案」的解釋是有事實的證明。依我們所知，從國民政府成立之後，立法院始終未曾議決未經簽字的條約，而事實上立法院所屢次反對的是條約成立而未經立法院通過，立法院所力爭的是條約在有效成立之前須依法程序提交立法院討論通過。固然，民國十七年十二月立法院曾經通過若干立法委員的臨時動議，主張中外條約須經立法院議決，方能正式簽字，發生效力，并請國民政府將外交部所簽定的各條約送交立法院，同時，國民政府也會指令「准予照辦，令外交部遵照」，但是，立法院所擔重的仍然是「發生效力」

之前的條約，國民政府所指令送交的也是簽字之後的條約。十八年十九年數度發生關於條約權的事執都是立法院堅持條約在批准之前送交議決，而不應在批准之後送交追認。以過去的事實為根據，解釋國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立法院只有議決已簽字的條約之權，而無議決尚未簽字的條約之權。

為什麼依理不合呢？我們首先應注意到，把未簽字的條約提交立法機關通過是任何國家所未採用的辦法。舉重要的國家來說，在英國，締結權完全屬於王位，國會是不能干預的，國會只能在制定法律的權力範圍影響條約的施行，同時，政府也只在條約簽字之後將條約提交國會，給國會以討論的機會；在法國，簽署及批准條約之權屬於總統，只有憲法上明文規定的若干種條約須經國會通過法律後始能正式成立；在美國，總統有締結條約之權，其受的限制為在批准之前必須得到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意。因此，任何國家的憲法均以締結條約為行政機關的職權，即使憲法對於此項職權加以立法機關同意的限制，其限制也只限於條約的批准，而斷無使未簽字的條約也須提交立法機關討論通過之例。

無疑問的，交涉條約在其性質上是行政權之一種，所謂交涉條約係包括交涉的結果，亦即條約的簽字。固然交涉的結果產生拘束國家且與法律具有同樣效力的條約，因而行政機關關於條約的職權須受立法機關的限制，但是立法機關并不能因此干預條約的交涉，妨礙行政機關交涉條約所應享有的自由。對外交涉，其相當的機密性是不可避免的，同時在交涉之中總要發生互相讓步以及買賣式交換的情形，交涉的機密性與交換讓步的情形到了條約簽字的時候才告一段落。此所以締結條約有簽字與批准的兩階段，如果立法機關的同意是必要的，則在批准之前讓立法機關考慮對於已簽字條約的意見，此也所以絕無立法機關在條約未簽字之前予以決議的理由。

立法院在條約未簽字之前予以議決的辦法實不備於法無據，依理不合，而且既難實行，又非必要。就實行而言，在對內的方面已非無困難。立法院既非經常開會的機關，在其休會時期，就無法討論條約，議決條約。照中英航空協定之例，立法院休會時期，條約交由委員會審查通過。這究不是正常的辦法，而與通常的立法程序不相符合的。并且，即使立法院正在開會，立法程序是相當複雜，需要相當時日的。條約簽字與批准之間應有較長時間的距離，通例也是如此，但是，在交涉之中，交涉已有結果，已經到了可以簽字的地步，則不能停頓下來，等待一時期，再舉行簽字的手續。

在對外的方面則困難更多。條約如果延期簽字，第一可能是交涉對方所不

願意的，第二可能給交涉對方以繼續提出修改的機會，因為條約未簽字，不為定案，任何一方均有提出修改的自由，而修改的結果又使立法院的討論與決議成為毫無意義的舉動。目前外交當局似乎也考慮這兩點，因此採取一種特殊的辦法：交涉具有結果之後先就條約草案簽署，待立法院通過之後再正式簽字。但是這種特殊的辦法實也難貫徹施行，因為，第一、這樣的辦法使締結條約的程序更加複雜，而同時又使條約批准成為毫無意義的手續；第二、固然國際實例上也有所謂「臨時簽字」(signature ad referendum)或「簽花押」(initial)的情形，然而那是等待政府訓令的例外情形，而不是等待立法機關之前的簽署約案；第三、中國可以主張先簽署條約草案然後正式簽字，而交涉對方的外國能都同意這樣的辦法嗎？第四、尤其是在許多國家共同參加訂立的條約，例如將來對日和約的情形，的中國更不能在其他國家均將簽字之時先將條約草案送同立法院討論通過之後才正式簽字的。

其實，立法機關在條約方面要抵制行政機關，并不需要主張在條約未簽字之前先交立法機關討論通過，條約以及整個外交的抵制自有其適當的方法。中國的政治制度如果採取責任內閣的制度，徹底實行責任內閣的精神，則政府的一舉一動都得國會的同意與支持，一切都不成問題，所謂締結條約權的限制也就沒有多大意義。如果我們採取分權的制度，甚至分權到美國憲法的程度，立法機關之限制行政機關簽字條約也不是必要的。立法機關要防止行政機關任意訂立條約，儘可以要求政府當局發表其外交政策以及對於條約的見解。更重要的，條約發生效力的關鍵在於批准，依據國際法，條約須經批准才能發生效力，并且在簽字之後國家有批准或拒絕批准的完全自由。如果在憲法上，立法機關取得條約批准之前議決條約之權，立法機關以否決的方式即可使政府不能批准條約，也即使條約不能發生效力。在此種情形之下，立法機關儘可不必要求條約在簽字之前提交討論通過，而在另一方面行政機關為預防將來條約之不能批准生效，實不能不在交涉條約之時採取立法機關的主張，徵求立法機關的意見，甚至不能不邀請立法機關的領袖人物參加担任交涉的工作，以求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協調。

總而言之，我們贊成立法機關對於外交應有抵制的權力，尤其是關於條約，處在我們中國目前的地位，其訂立更應加多方面的考慮。但是，外交的抵制必須有其適當的範圍，超越適當的範圍恐將發生相當的結果。就條約而言，無論訓政時期約法抑新公布的憲法均規定立法院議決條約案及其他國際重要事項之權。我們希望在此準備實行憲政之時立法院依據根本大法的規定與精神發揮

討論，還可不必拘泥於一定形式，一定的內容，這時可以討論一本書，某一個作家，可以探討文藝路線，可以討論詩歌、小說、戲劇、和散文，可以聽聽先生們的「拿手好戲」（無疑地，每位先生都有他們的專門研究）。這個討論會可以靜心諦聽，可以熱烈爭辯，可以欣賞名作，可以批評作家，……至於作文時間儘可置諸課外。這是文科的大一國文。也許有人要問，這些課的內容不都可以在二年級以後有嗎？是的，但我們要想一想，在目前的學院派教育制度下能完全如此辦嗎？能有創作論，文藝道路，魯迅，高爾基等課程嗎？假如說在二年級以後所研究的比這還高深，我們何不趁大一功課不忙時（指文法學院與理工學院相對的不忙而言）通過這樣的教學，立下一點基礎，以作將來的深入的研究，而捨棄現行既呆板、枯澀、雙方敷衍、以致對學生沒有一點進益的現行制度呢？

至於理工科的「大一國文」這門課就可以不必像上述的教學內容了。事實上的不需要與時間上的不許可都可以作這話的根據。一個志趣在於 technique or art, science or theoretical research 的學生，文藝大體上對他是不佔據一個相當的地位的。但我們不是說他從事理工的研究以後就與文藝絕緣，相反地

論紳士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一

紳士，是封建解體，大一統的專制皇權確立之後，中國傳統社會中所特有的一種人物。它的發生有着社會歷史的背景，從這背景中我們可以瞭解它的特性。

大夫士到士大夫

紳士是封建社會中那些被稱為大夫士所蛻變出來的，它承繼着這前身的一部分性質，在新的環境中獲得了和前身不同的另一部分性質。讓我們先從它的前身說起。

在中國那種鄉土社會很早就分出了兩種人：依孟子的說法是「勞力」的和「勞心」的。這個劃界也許並不不太正確，因為所謂勞心的心字就缺乏明白的意義。依我們現在所瞭解的說來，「心」是「用思想」。如果是這樣，則天下

，他還可以通過文藝作品陶冶他的情趣，擴張他的生活圈子，充實他的精神生活，並且給予他新生的力量。大一國文對於他，與他在中小學所受的國文訓練所不同的是在於除給予他應用文字的技能外的欣賞能力和興趣，使他的刻板而有規律的生活除開機器的喧嘩和數字的煩惱外加添點新綠和甘泉，進而鼓勵並支持他為人類的幸福而工作，用以完成他的使命。如此，短短的一年內「大一國文」對於他可以不再是一種累贅討厭的東西，進而掃除了他為了拿這六學分的敷衍態度，讓他自發地看出這門課程對他的好處來。這樣，每週二時的講述和一小時的作文纔會在愉快的空氣下進行的。

這番話說來很長，但却有說出來的必要，雖然仍舊說得不盡。要讓目前所開的「大一國文」這門課程能發生點實際的效用，要避免先生和學生們對它的漠視或者竟至討厭的態度，現行的教學制度實在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負責的當局應該考慮，研究，廣泛地徵求師生及有經驗的專家的意見，然後毅然加以改進，使「大一國文」這課程臻於有用之境。

一九四七年八月卅日於清華園

費孝通

很難得有不勞心的人了，因為事實上沒有人能不用思想而生活的。其實孟子的所謂勞心，重要的地方倒不在心，而是在「不勞力」這特性上，嚴格的說，不勞力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更確切的註解應當加入經濟的條件：「勞心」是指以體力從事生產工作，「勞力」是指並不以體力從事生產工作。這些勞心的人靠什麼來維持生活是另一問題。

在封建社會裏，「勞力」和「勞心」之分更重要的意義是在孟子所說的半句話裏，就是「役人」和「役於人」的界線上。「役」是以政治的權力支配別人的意思。封建社會是農業為主的社會，而且那時農業的技術是很簡單的，主要是靠體力來耕作。生產有避免不了體力勞動，不從事體力勞動的也就不能直接從事生產工作，他的生活也就不能靠經濟活動來維持，於是祇有靠政治權力來「役人」了。有役人的，也就必有役於人的。役於人的是沒有政治權力的

，是被統治的，也是從事生產的，是勞力的。

封建的中國劃分着政權和沒有政權的兩種人。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大夫士是統治者之中的下級人物。從上說下來是：王、諸侯、公卿、大夫、士。「大夫食邑，士食田」——邑和田是由上級的統治者給他們收取供奉的根據。在他們下面是：「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最重要是食力的庶人，就是直接從事於耕種土地的人物。大夫士和庶人是直接接觸的，在上下兩階級接頭的地方。

封建的解體也是從上而下的，意是離開直接生產者遠的也垮得愈快愈徹底。封建解體，在經濟上說，是土地可以私有，土地所有權可以自由轉移；在政治上說，是政權的集中，和行政機構的確立。在這過程中，社會翻了一半身，和具體的土地有直接管理的統治階級，利用了新的經濟權占領了土地所有權。還是以前的大夫士。可是這時的次序是倒過來了，不是大夫士而是士大夫了。士比了大夫更接近土地，占為己有的機會大。離開封建時代遠了，說起大夫士來也覺得怪不順口的。我們一開口就是士大夫，誰還想起當這兩個名詞最初出現時，大夫是在士之上的呢？名詞的次序，表示了兩種看法，一是從封建社會中的權力地位來看的，從上而下，大夫士；一是從轉變到自由經濟時代和土地的關係疏密上來看的，從下而上的，士大夫。

從大夫士到士大夫的過程裏，這底層的統治者喪失了他們政治的地位了。如果不喪失，大夫一定還是在士之上的。他們承接着過去的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依舊是「勞心」者，是不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封建的解體，在農業技術方面並沒有顯著的改變，還是主要的靠體力來耕種。不從事於體力勞動的人，還是不從事經濟生產。他們成了地主，從地租裏去分得農業的收益。

士和大夫還可以用着舊名詞來表示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但是他們政治的權力却喪失了。而且，從此，一直到現在，沒有握住過政權。

帝王本無種

我說這種仍被稱為士大夫的人物，自從封建解體之後，一直沒有握過政權，也許和一般的說法不完全相同，因之，我在這裏還得引申一下這句話的意思。讓我先說明封建解體後的政治結構。

在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是統治階級的一層，雖則在統治階級中說是很底的一層，但是究竟還是統治者，是握有政權的。封建制度中，政權並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手上。這是個一層層重疊着的權力金字塔，每個貴族都分享着一部

分權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們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各層有各層的政權。所以我說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權的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封建解體，在政治上說，是政權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從上逐漸一層層地分下來，而集中成了大一統的皇權，皇帝是政權的獨占者，「朕即國家」。他在處理政務時固然僱用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是官僚和貴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祇能行使政權而沒有政權。貴族是統治者的家門，官僚是統治者的臣僕。

封建解體之後，政治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那就是：「帝王本無種」。封建的政權是依血統來分配和傳襲的。不生在貴族之門的庶人，輪不到這些「寶座」，看不到這些「神器」。沒有人能在出生之前挑選他的血統，也沒有人在出生之後能改變他的血統，所以不在其位的，也不會去覬覦此位。正如生而為女的不會想變為男的一般。可是封建解體之後，人人得而為皇帝了，換一句話說，政權成了個可以奪取做對象了。在秦末的時候，封建初廢，「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是既新鮮而又生動，所以太史公在史記裏借了項羽之口，還要寫下這一筆有聲色的口號。這口號是劃時代的。從項羽這樣一說，爭奪政權的事也就沒有停止過。政權在一般人眼中似乎成了一個寶貝。做大買賣的就幹這個。

可是不幸的，封建裏解放出來的政權，固然不再專屬一姓，萬世系了，但是中國却到現在還沒有找出一個奪取政權的和平方式。我們一說起奪取政權，也就忘不了「揭竿而起」的武力手段。武力爭奪的方式下，政治成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奪寶了。奪來奪去，以暴易暴，總是極少數人統治着其他的人，專制的皇權並沒有在政權的轉移中發生任何性質上的改變。我們不像英國，殺一個皇帝，皇權減少了一些，民權拾了一些頭；趕走一個皇帝，皇權又減少了一些，民權也又拾了一些頭；最後竟變了個掛名皇帝，取消了皇權。在中國祇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寶座的却是少數幸運的流氓，像劉邦，朱元璋一派人物。在御定的國史上，固然似乎真有着一線相承的正統；事實上，恐怕大小規模的內戰是經常的現象，史不絕書的。

天下之大不韙

以武力爭奪政權是危事。成固然可以稱王，敗則祇有一死，非但一死，而且可以滅族。在爭奪的時候是「寇」是「匪」，被剿被殺，面對着武力的威脅。這是必然的。用武力得來的天下，怎肯隨意拱手讓人。許由、務光也不是既

得政權之後而逃走的，驚奔的讒議和我們熟知的辭職也許差不多；無論如何，這些本是無可考證的傳說，從有記錄的歷史看，馬上得的天下也必須在馬上失之。

寶座的代價是命拚來的，當然要世世代代盡力保持着。別的罪都可以因皇恩浩蕩而赦免，惟有「篡逆」却在一切可赦者之外。所以這是「天下之大不韙」。念過明太祖對付這些敢於侵犯政權者的酷刑記載，無異是「地獄歷程」，我們在城隍廟裏所見的十八層地獄的塑象，據說是寫實的，是明史標本。希特拉比了明太祖還是小巫見大巫。

威脅是皇權自保的手段。我記得幼年時曾經不知怎麼在小朋友面前誇口自稱起皇帝來，祖母在旁邊趕緊嚴厲的呵斥：「這是不能說的！」——用現代名詞說是「Bully」，即是孩子們戲言都不能觸犯這個威權。這不是迷信，歷史上，至少是傳說的歷史上，有着屠殺據說命中有做皇帝可能的孩子的說法。

威脅却從來不會是過政權有效的保險，因為「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祇要是會接踵地相尋於道。威脅祇嚇得住一部分人，不是全體。在予取予奪，想什麼有什麼的專制皇權下，政權可以用來謀取私人幸福的時候，社會也可以從順逆的界線上分出不敢冒大不韙的人和敢於冒大不韙的人。敢不敢是怎樣決定的呢？

梁山泊如果可以作為敢於冒大不韙者的象徵，「逼上梁山」也說明了他們的勇敢是怎麼會發生的了。

在專制政體之下，人民祇有義務而沒有權利。皇帝的話就是法律。他如果想要大興土木：建宮殿，營陵墓，造長城，開運河，不管人民願意不願意，他就可以用政權來向人民要錢要人；他如果想開邊疆地，所謂好大喜功，或是要亂平變，所謂安內，不管人民願意不願意，他又可以用政權來向人民要錢要人。納稅當兵之成為義務，在專制政體下生活的人是明白的。這也是孔子所謂：「政猛於虎」的根據——可見其由來已久。這政治老虎出了檻，就會逼上梁山了。

逃避權力的淵藪

政治老虎對於每個解除了武裝的被統治者的威脅是一般的。但是他們對這老虎的反應却不同。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回到上面所提到的兩種人了，因為士大夫和平民正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反應方式。

從接受政治老虎威脅的能力上說，愈是經濟基礎薄弱，愈是承擔不起要錢要人的徵發。假如經濟基礎比較穩固些，他還可以忍耐一下，所謂逆來順受，化些冤枉錢免得惹是非，拉長了看，還是上算的。而且在我們的傳統裏「要人」總是可以轉變為「要錢」，骨肉離散，春闈夢裏人，白骨填溝壑之類的事不至於發生在富豪之家，原是事實。如果要逼到非上梁山不可，也是偶然的。所以在貧富之間有着順逆之別。

可是經濟基礎較穩固的人家，也有他們不利之處，所謂「人怕出名豬怕壯」，如果政治老虎擇肥而噬時，情形可比一身之外無長物的貧民更為尷尬。這時財產和較安樂的家庭却成了「家室之累」了。所以，有產的家室不能不更担着政治老虎的威脅。

在平民，窮到沒有辦法時，可以硬幹。在有家室之累的資產階級却不大方便硬幹。於是他們要開闢一個逃避這老虎的淵藪了。可是「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時代，沒有租界；交通不方便，海禁未開，也不能去華府或巴西，連香港都沒有，在空閒想找逃避是不太容易的。也許這也不是斷不可能，因為逃之四夷的在早年還是有例子可舉。范蠡，張良，都會神龍見首不見尾，可能是走了的，像老子一般騎了青牛也可以出關。但從普通人說，逃避之所還得在社會制度中去創造。

大一統的專制皇權中被這批人發現了一個漏洞。握有無上政權的天子，固然可以在政權的占有上一絲不讓人，但是幅員遼闊的天下，却不能一手經管。他雖則未始不想凡事親理，天子還是人，還有實際的限制，所以他不能不僱備大批官僚。

我已說過官僚並非天子的家門，並不和皇上分享政權，他們不過是臣僕。當大一統局面形成之前，會有些人認真的想建立一個有效率率的行政機構，這是法家。他們的理論是一點都不錯的，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必須是一個法治的機構，一切都得在法律之內。商鞅實驗着這理論而且有了成效，可是他有一小點疏忽，有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那就是天子。這留在法律之外的一個人却把法家的理論作廢。商鞅自己把生命犧牲了，而且還給後世看成了個「現世報」的傻子。「作法自斃」在歷代論者的筆下是件愚不可及的啟鑑。——這是現實的批判：如果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拘束，整個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可能為成無可抵禦的老虎了。從被統治者着想，官僚自己也在內，這決不是個理想，理想剛剛和這個相反，而是一個難癒的行政機構。從官僚的怠工做到無為而治的，「天高皇帝遠」的，不發生作用的，被軟禁了的皇權——這才是孔孟老莊合

作努力達到的理想政治。

皇權被軟禁的理想也不易充分實現，退而求其次，爲了自身的安全，這些官僚即使不能怠工，也得爲自己和自家親戚朋友們開一個方便之門。他們可以利用着他們在行政機構裏的位置作掩護，一個不受權力所威脅的租界地。

這個發現給那些有家室之累，不敢冒天下大不韙的資產階級找到了一個逃避權力的淵藪了。有一些像納爾遜的戰略：「靠近敵人」。可是這些欲求自保的資產階級最近政權、爲皇帝當差、進入官僚的戰略，却並不是攻勢，而是守勢；不是積極的目的，而是消極的目的——並不想去「取而代之」，而是想逃避，「吃不到自己」。官僚和他們所掩護下的親戚戚戚構成了中國社會所特有的「法律所不及的區域」，他們有免役免稅的特權，但並沒有政權。

官僚和紳士

靠近自己想逃避的對象是一件需要極機警的動作。官僚是奴才，「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這角色是不易當的。他們不能全部怠工，一旦給皇帝識破，就會斬頭。於是他們得使出兩套面目，在執行向平民要錢要人時得特別賣力，把整個政治的擔負轉卸到平民身上，使自己所掩護下的親戚戚戚都可以豁免。但是一旦平民被逼到挺而走險時，首當其衝的却又是這些人。天縱神明是不能錯的，官僚成了替罪羊。賣勁也不好，不賣勁也不好。在這裏在中國官場中，經了幾千年的磨練，雖則已有種種傳統的「官術」，但是做官並不是一件太容易而沒有風險的事，官海也可沒頂。

做官並沒有太大的直接的好處。利用官職直接發財的行爲，在皇帝看來，不但是腐化皇權所依賴的行政機構，而且是和自己爭利，在一個不太糊塗的皇帝手裏是不會容忍的。像賈政這樣的循吏，加上內宮裏還有着狹帶的聯繫，爲了姪媳的受賄，竟免不了抄家，可見吏治在專制皇權之下的嚴厲了。普通官吏不能不免爲其難做到兩袖清風的地步。做官既沒有太大好處，而多風險，爲什麼大家還是爭着要做官呢？

陶淵明是够得上清高的標準了，他有着詩人的天才，有着獨到的風雅，可是他儘管這樣，還是勉強去折過腰的。如果折腰不是必要的話，他何必不早一些在田園裏負鋤往來呢？還是中國社會所不許可的。如果他真的看不起官職，他不去折腰，最可能的他已成了折臂翁了。折腰和折臂之間的選擇，使人體忒了非做官不可的原因。

做官是得到安全和保障的必要手續，有一點像打防疫針，在打針期間可能有反應，做官是有風險的，可以被抄家，被斬頭，皇上是難侍候的。可是反應受過，就可以免疫了。當然，這個譬喻有一點不太切，防疫針祇能自己免疫，而做官所能掩護的領域却不止個人。於是又發生了一種辦法，就是一個集團遣派代表去做官；一人升官，雞犬安寧。

傳統社會裏的大家族就是這種團體。全族人合力供給一個人去上學，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職，一族人都靠福了。在朝廷裏沒有人，在鄉間想保持財產是困難的。像顧亭林這樣德高望重的學者，改換了朝代，寧可閉門讀書，簡從旅行，但是爲了安全和保障還是不能不派他外甥到朝廷裏去事奉異族。其實在邏輯上並不矛盾。中國的官僚並不是分享政權的，他們和政權本來是處於敵對的地位。事奉他，就在軟禁他，逃避他，並不改變其敵對的地位。這是美國社會學家孫末稱所謂敵對的合作。外甥做官，保障了舅舅的安全，甚至可以使舅舅可以安心去下革命的種子。毫不矛盾。

中國傳統的官吏並不認真做官，更不想終身做官；打防疫針的人決不以打針爲樂，目的在免疫，和免了疫的康健。中國的官吏在做官時掩護他親戚戚戚，做了一陣，他任務完成，就要告老還鄉了，所謂「歸去來兮」那一套。退隱山林是中國人的理想，這時，上邊沒有了隨時可以殺他的主子，周圍是感激他的親戚街坊，他的財產有了安全，而團團，不事耕種而享受着農業的收益。這是一「衣錦還鄉」的景况，是中國專制政治之下的特權人物的享有。他們決不冒險去觀觀政權，他們的孩子都不准玩着「做皇帝」的遊戲。他們更不想改革社會制度，因爲他們一旦把皇權的威脅消除了，或推遲了，他們就不能靠這制度得到經濟的特權。他們在農業經濟中是不必體力勞動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可說是不勞而獲的人——這種人就是紳士。紳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親戚戚戚。他們在野，可是朝內有人。他們沒有政權，可是有勢力，勢力就是政治免疫性。政治愈可怕，苛政猛於虎的時候，紳士們免疫性和掩護作用的價值也愈大。託庇豪門才有命。

紳士和官僚互相聯起來才發生上述的作用，於是我們可以瞭解爲什麼我們會一直沿用着封建時代所傳來的大夫和士這兩個名稱，而且自從顛倒了次序成爲士大夫之後，我們一直把這兩個名稱用着竟成了一個名詞了。

紳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聯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一個重要的層次，就是到現在還是如此。

魔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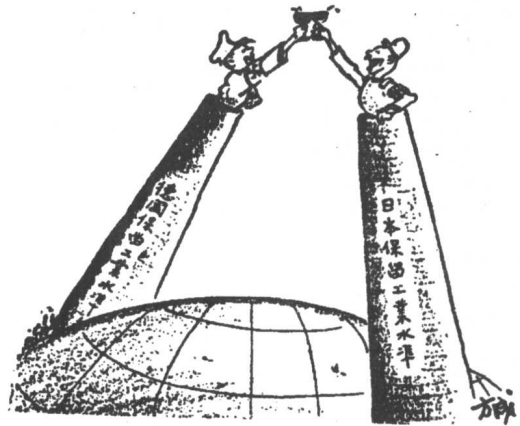


又一張!



失業後(木刻)

李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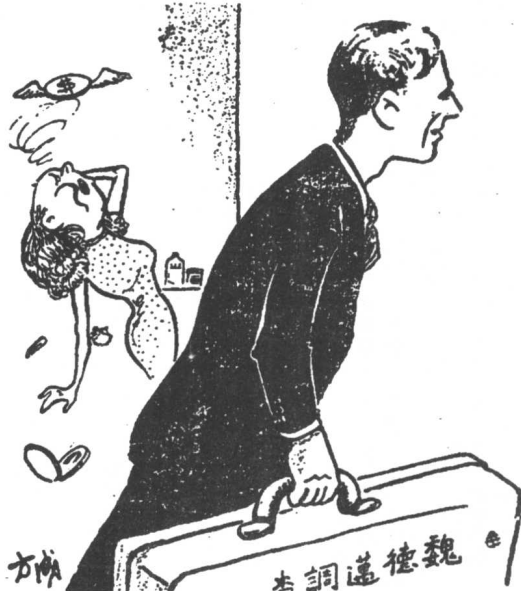
再生

麥帥眼中的日本



(載轉CHICAGO DAILY NEWS)

漫	觀
畫	察
稿投迎歡	



去了!都去了!

魏德遠去



戰局烏瞰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我們目前的內戰，算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戰爭呢？這個根本的大問題留給當前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及未來的歷史學家去研究吧！記者「在軍論」，就單純的軍事觀點向讀者先做一個戰局烏瞰。這不過是一個現象的綜合報導。

南北朝的局面早已不存在了

勝利之初，一般人看到國軍首先接收華中，而共軍以陝甘寧邊區為基地，早已伸展其勢力於華北乃至東北，於是愛國之士，恐懼着國家有再度演成南北朝的可能。民國以來，由於革命勢力發生在南方，保守勢力殘存於北方，使得國人在有意無意之中有南北之分，這實在是一個狹小而保守

的看法。記得以前聽過這一個故事：當辛丑二次革命時，張溥泉有一個親戚在閩南做鎮守使，張先生與中山先生之命到那裏去遊說，那位鎮守使對北洋軍閥也頗表示不滿，對於三民主義與國民黨也有好感，最後談到實際擁護中山先生時，他却正色對張先生說，「中國歷史上的皇帝沒有出在長江以南的，就是相國在宋朝以前也少有，孫某充其量也不過可以做一個短時期的南粵王。」弄得張溥泉一籌莫展，離開了那位頑固的鎮守使，憤憤的對人說，「北方人沒辦法，我不要那些頑固的同鄉。」但是中山先生本人，却沒有把北方人看成真正的頑固不化，認為國難雖然主力在南方，但他並沒有忘記在北方的一切策動。民十三還有與奉張皖段的三角同盟。就是以後北伐時，馮玉祥出兵潼關，閻錫山進軍平綏，都是對革命軍事進展有幫助的。真正正義的認識和愛國赤誠，是南北無分的。中國是不容分割的，達成統一的方法叫手段，以及統一的形式求統一則為全國人民一致的願望。所以論北洋政府時代，國民政府時代，在中央，在地方，在朝在野，都是以統一為號召。因之在國民心理上，不願見南北朝，在事實上，北方國共勢力交錯用什麼方法也做不出整齊線來。而去年國軍進駐承德張家口後，使共軍東北與西北陸路上的聯絡切斷，調遣失敗，進入全面軍事狀態以後，外方應共軍另組政府，這是不可靠的。他何必呢？他也不一定希望來個南北朝。南北朝的局面早已不存在了，無論軍事上怎樣演變，時間或長或短，勝利者將是全面勝利，失敗者將是徹底失敗，這是毫無疑義的。

青紗帳起 八月攻勢

現在北部中國到處已經結起青紗帳，而且秋夏之交，是北方各省無邊的高桿農作，這些都給予國軍進攻上以不方便。所以四平解圍以後，國軍在東北沒有氣力活動，在河北保石的迂迴掃蕩也急遽的停止。同時，國軍宣佈的八月總反攻，是希望配合這種天候季節的。最近在東北有所謂六次攻勢的隱憂，但還沒有多大的動作，據說陳誠統長東北之行，除統一了指揮機構之外，先後還從關內調去三個軍到東北增防，對補給糧彈等問題也解決了。關於兵團編組，及兵源補充等，正在逐步實施。有的是從關內運新兵去補充，有的是將保安團隊編入正規軍。這一切的措施與部署是付共軍六次攻勢的。共軍的六次攻勢還沒有發動，但充實得是共軍並沒有補充完竣，因為打仗沒有補充完竣，有精必到，相反，倒是一方面準備好了，另一方面可能是

李先念的路 劉伯承走着

劉伯承那位中共的獨眼龍，他們稱他做「長勝將軍」。勝利以後他在晉冀魯豫邊區，的確打了一場漂亮的仗，在上黨打垮了孫殿英的部隊，三次進出

陝北柝鼓 晉南渡河

八月初共軍在陝北榆林掀起了進攻的戰鼓，據說動員了九個旅的兵力，由中共中央直接指揮，均在五、三、三九等旅，均在內。隨戰七晝夜，榆林終於解圍了。這一戰役開始的時候，有人以為共軍將要打進內蒙走，又是一個級戰的演說，其實這是多慮的。晉陝共軍不到在晉陝不能立足時，他不用到奔往蒙古草原以去東北。

陝北柝鼓 晉南渡河

張達區，這以他可以衝斷平漢鐵路兩路，並擴大其游擊區，他這樣做法是很有可能的。不是他的部下陳賡已經從晉南渡河向他招手了嗎？

新疆的危機在那裏？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進化通信)

最近進化的戰爭，更趨尖銳化。首先是一般受不住現場刺激的漢人們，和在南京的新疆黨公們採取同一步調，臨刺並講議年來新疆省局的和平政策。南京的黨公們，因為自己處在安全地帶，高唱以蘇，好像他們真了解新疆，並善於處理新疆問題似的。實際上這些黨公中有的早已爲新疆人民摒棄，連新疆的片土他們都不敢再回去踏一步。至于在進化的無視現實的人們，雖然不敢公開反蘇，但卻公開地批評政府的和平政策。他們以爲蘇聯決不敢公開出兵幫助伊力，只要政府強硬，用武力來恢復伊、塔、阿三區不是不可能。有的人竟自命是孤臣孽子，把現在政府的和平政策比作南宋的和金。

這種思想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傳統的大漢族主義，最近二三年來維族東土爾其斯坦主義者的過分發展，與軍事爭衡的停頓，都是促成其發生的因素。人們忘

了三十四年進化的危險時的情景，那時沒有人還想反抗，還想堅持，如果沒有郭寄嶠的鎮定與張治中的折衝，恐怕連今天的局面都沒有。強硬派爲現場事件所刺激，感到危亡無日，想被釜沉舟地幹一下，其情固然可憫，但我們拿什麼力量與伊方周旋呢？當年守塔城、精河、阿山的軍隊不爲不多，連一年都不能支持，現在我們的心臟還不若當年那樣強健，到處都有伊方的潛伏勢力，試問盲動妄動，圖快一時，結果的悲慘是不難想像的。

從本年五月起，漢文版新報日已不復過去那樣的誠實，對新疆問題已公開討論，並譯登若干維族同胞的投書。這一方面固使門爭明朗，但有些地方徒然刺激伊方人士的神經，于政治前途無何補益。七月十三日的該報發表了一篇短評，題爲「清查南花園」，南花園原係塔塔爾區阿胡賽音的產業，二十七年春經盛政

日報除于七月二日將此事件用新聞發表外，並於十三日作短評直接對阿副主席開火，措詞非常激烈。十四日該報登一啓事，原文爲「昨日本報刊載清查南花園短評一則，因措辭失當，有失立場，奉請申斥，特此聲明。」據聞張治中閱得上述短評，異常震怒，除面斥該社社長外，並罷免總編輯李帆軍職務。不久以後，辨論和平政策的參議員史彌洲也被捕，這可以說明新疆的基本政策並未變動，而新報日報上的許多文字，並非全經張氏同意發表的。

吐魯番與鄯善事件

強硬派所犯的「右傾幼稚病」，促成了吐魯番與鄯善事件。吐魯番兩地是維族人最多的地方，十餘年來早是三浦一地(屬吐魯番縣)被盛世氏屠死的維族就有數百人。三浦這個個體過去曾有一所能容五百人的監獄，因此當地人民對政府與漢人的觀感極惡。伊方一年來在此地便利利用民衆情緒建立起地下活動機構。最近迪化政爭日急，伊方人士

他們不是沒有力量，有力量而分散，所以不能形成打擊中共的鐵拳，而中共可以尋求機會折斷一指，驅走兵團交還，使胡宗南部隊結於三延一帶，而傅作義在綏南的部隊是有限的。最後中共選擇了一個想吃掉榆林的機會，同時可以吸引胡宗南部的北來。胡部雖被榆林時，中共廣播胡部逃伏，有一個獨擊師的折損。這當然不見得完全可靠。總之，劉鄴所底是被吸引到北來了，陝北延安關中及潼關外圍海統的防禦力量自然要薄弱一點。於是甘肅的共軍軍隊得以渡過了黃河天險，而出現於豫西，與劉伯承遙遙相望。八年抗戰，黃河河防堅固，裝備優於我們的敵人，並不會突破過道一段河防，而今共軍居然從平陸穿津渡河到會興，這也真是一個不可想像的奇蹟。眼看河南全省都變成燒起戰火，劉志恩主席已出發洛陽督師，而連日洛陽外圍，醞釀正殷。這多事的中原，由於劉伯承的深入豫東豫南，陳賡的出現豫西，從此恐怕愈加多事了。看來共軍的聲勢向北，似乎是濟南強渡的準備。

山東，關，山

戰局是整個的，寧東擊西，打北圍南，每一根毫髮，也會牽動整個的頭部。

東北河北八月裏沒有大打，察綏依然繼續着小廝局面，陝北的風暴已經過去，中原臨到多事之秋，但是整個戰局關鍵還在山東。中央社的報導，一則曰魯境戰已近尾聲，再則曰，魯局已入緩階段，不過到目前為止，山東戰局還沒有全部結束是事實。七八十萬的國軍在山東，能將共軍包圍滅，是當局所希望的。如果這一步做不到，就希望將其主力完全擊潰。再做不到，就希望他主力離開山東，政府頒布總動員令後，關於軍事的報導，就是民間報紙，也不僅報導出全稅，國軍在山東的作戰研究到了一種如何的程履是難以知道的，但顯見的是最理想的結果還不會收到。共軍每撤退一個地方是輻射分散，難以得到聚斂的機會。其次的是主力完全擊潰，看中央社的報導這一點

做到了。然而事實上他還有主力在遼，與國軍周旋。魯南收復區的鄉間是怎樣情況，也頗使人發生疑問。蘇北鹽城一帶的共軍，是從那裏去的，可能是一部分來自魯南，一部分潛伏於蘇北。是共軍主力離開了山東嗎？後來的劉伯承的，當然是離開了，而陳毅的華東野戰軍並沒有聽說開到什麼地方去。據此推斷，山東的戰事還要繼續一個時期，大兵團改變部署，扭頭頭來到河南去追劉伯承是不容易的，而且如果國軍主力離開山東，共軍又會很快的再集合起來的，使以前的作戰功虧一簣。國軍是必須以全力爭山東的，大連已停止開放，龍口，煙台也宣佈封鎖，「壯士斷臂」，勢將忍受中原的苦難，而對山東不敢鬆一步，因爲全局的關鍵在這裏。國軍爭取沿海，打通津浦，進出河北，援救東北，都環繞着而期待山東局勢的明朗。

投歡
稿迎

八月二十八日

中長路一月見聞 廬芷

筆者此次在中長路作暑期實習，為期一月。除最近修復的長春到范家屯一段外，南起營口，北到開原的沿河，凡是可以通車地方，都走過了。在拾修鐵和工務段，都就了些日子，所見所聞，不無感觸。筆者學工，但想到國內一般人士，都關心東北的實在情形，我既親身經歷，亦有報告的責任。文中雖有褒貶，但皆本人親見，或為人言鑿鑿之事實，自信下筆審慎，未嘗誇張。

中長路是中國長春鐵路的前稱，包括以前中東南滿兩線，成一個丁字形。依中蘇條約為中蘇共管。勝利後，中蘇之間，關係微妙，中蘇條約未曾切實履行。

破壞與搶修

道六百公里通車了

一年，雖然其間曾受幾次戰事影響，大體上還無多改變，至今年五月，共軍發動以前任何一次以猛烈的攻勢，整個局面，便完全改變了！六月四日開原被攻陷，同日遼南共軍也攻佔齊爾虎，一直達據了大石橋。六百公里，一縮再縮，剩下兩百多公里。六月底，遼南共軍退守蓋平，遼北的四平解圍戰事暫告結束，但自清河至長春，鐵路橋樑破壞無遺，僅南起營口，北到開原，約三百公里，可以通車。

破壞情形

破壞情形，依據中長路工務處的調查報告。鐵路方面：自清河至長春，除東頭四平間四

十里尚餘一半完好外，已完全破壞，共計橋樑方面：自開原至長春，大橋二十一座，小橋二十座，完全破壞。給水設備：自開原至長春，破壞了水塔九座。

電訊設備：中固至長春，共割去電線二〇三公里。建築物破壞一三九二〇〇平方公尺。大石橋以南，正面共軍雖退至蓋平，側面的却盤據於離鐵路不遠的鄉村，破壞情形，無法調查。

目前路局專力於打通遼南間的交通，第一輪作戰緊跟着共軍退出開原，便開始搶修清河橋，此橋長六百六十公尺，共二十孔，（上下兩線共四十九孔），除了上行線有兩孔沒遭破壞外，其餘各孔，橋座鋼樑全炸得東倒西歪，以目前情形看來，非但修復這座橋樑近於夢想，即搭設便橋都不是容易的。

感到本身危險，除副秘書長阿巴索夫，民政廳副秘書長賴希木江，飛返伊塔外，他們便開始了點線的暴動政策。七月中旬吐魯番首起暴動，繼而北經阿拉漢達河，同時還派來一部伊方士兵，把遼南間的電信交通破壞了。經過省軍運動，暴動武力遂被鎮壓下去。但不久都善方面又起暴動。到現在地方治安雖由當局控制住，但潛伏的反政府力量，仍不斷地與治安以威脅。

伊方對南疆所下的工夫極大，因為南疆的動靜方向足以決定新疆前途。這裏的人口數量和民族成份比例，都說明着誰能爭取到它誰便有把握來爭取全疆。維族之部的喀什從三十四年夏起，便有東土爾其斯坦主義者在那裏工作。喀什的爭取份子，大都已為伊方爭取去，最近經國府任命的副主席阿都都喀里木便是反政府的領導者。他是一位老阿訇，年逾七十，過去曾在莫斯科住過一個不短的期間。去歲出任喀什區專員，曾把疏附、疏勒的所有印刷器材全部沒收，連黨部的都不免。阿氏善于口才，

長子表情，是富有煽動力的宗教老人。這一次國府任命他作副主席是很正確的，這一方面可以證明政府不排斥反對派，另一方面也可以被和伊方的情緒。在軍中有力的人多吸收幾位，對政治上有好影響的。像因俄新經人民黨而寄跡南京的人們，政府誤以為他們是實家，而提拔他們，是有害的。二十年來中央對邊疆的工作只注意于拉攏上層人，而毒未提拔地方民族中的優秀幹部，尤其是能在軍中發揮力量的幹部，以致現在不克掌握住軍票，這種錯誤，應該清算了。人民既然想往南走，就讓該拉攏封建殘餘，來阻礙人民的前進。人民想往前走，正在人民的前途，一切問題自然容易解決。

新疆的危機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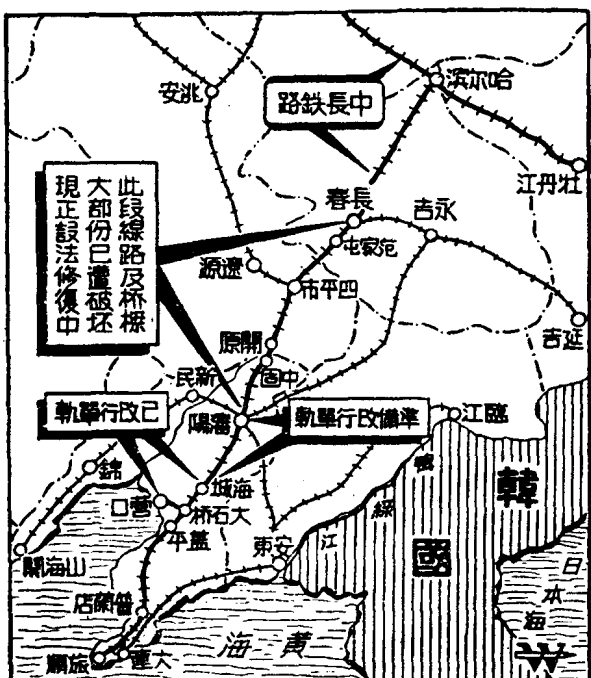
蘇聯對新疆不會以強力來爭取，但是他對於新疆邊界上的大大小小地區則不能不控制。北塔山事件發生後，一時傳說蘇軍進駐塔城，並經國內各報登載，城該消息係由張治中氏電

告東北當局，經東北當局傳出的，現已由張氏否認。實際上，蘇方早知道中國在今天不會對伊、塔、阿三區進兵。即使進兵，蘇軍也沒有正式出面的必要。目前在新疆當地，伊、塔、阿三區的背景雖有擊刀斧頭的陰影，但新疆的真正危機並不在蘇聯。如果強調外力會決定一切，不但將減低自己向前邁進的力量，且足以消弱自己的信心。七月十四日省府秘書長艾沙召請省參議員，有幾句話值得錄出：「……一般人都歡喜政治，在政治激盪裏打滾，先生與學生，甚至買賣錢的也成了政治家，于是相互競爭，大家都不務正業，社會秩序愈糟，教育與衛生等事業事業竟成了冷門，無人過問；……這實是新疆今天的危機之一。大家都在政治鬥爭上談，彼此不能諒解，更談不上合作。不但政府控制下的三區建設事業，無人過問，就是初級最富的一區，也是因困難而崩潰的。」其次，是一直到現在新疆的統治階層還是意見紛歧，各行其是。七月二十一日新疆日報

刊載張治中的對記者談話，要點在（一）解決新疆問題並無定須訴諸戰爭之必要，如有人別有存心企圖掀起戰爭，則不會背棄人民的願望，決無成功之望。（二）中蘇兩國之在新疆保持和平親善關係，非不可能。（三）中央在新疆所已推行的政策，不受任何影響而有所變更。又張氏于七月二十日在軍官學校駐新軍官訓練班第一期畢業典禮上，也訓勉武裝人員，應忍辱負重，克盡天職。新報目前的最大危機，張氏看得很明白，就是統治階層不能合作，政府的既定政策，不但很少有人來奉行，而且彼此責難。

中國的政令之不統一與推行困難，可以說是中國行政上的特色。最高當局無力貫徹政策的執行，一切良好的政務乃成了紙上空文。目前解決新疆問題無須訴諸戰爭，也不可能訴諸戰爭，但是主戰論者既不願放棄其意見，被激起的伊方仇視與懷疑政府心理也趨向戰爭。如果政府沒有變化此種傾向的方針，則新疆今後難免不發生局部暴動與戰爭，這種情形一切是一個例子。

中長路是中國長春鐵路的前稱，包括以前中東南滿兩線，成一個丁字形。依中蘇條約為中蘇共管。勝利後，中蘇之間，關係微妙，中蘇條約未曾切實履行。在遼南沒到遼東北時，蘇聯從日人手中接辦中長路，據說較日本人還起勁，現在沿線可看到幾處形式特別的橋樑，便是他們在那幾個月內建築的。後來國軍出關，東北人民，記起蘇軍掠奪、奸淫，搬運機器等種種仇仇，對蘇籍員工，免不了一些顏色，於是蘇聯於聲言中國政府有意壓迫蘇籍員工後便全部撤走了。中國政府方面出面支持。中長路一到中國政府手裏，便僅剩下南起營口，北到長春的一段了！佔中長路全長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在共軍控制區，被毀也在通



事。檢修隊約有兩百工人，從六月下旬起，早出晚歸，忙於架設便橋。直到筆者離開清河（八月一日）為止，一個多月工夫，橋樑打樁，還才開始，檢修工作進行的困難和遲緩，可以想見。據當局估計四個月可以修復至四平，再二月可以通長春，而且假定長春方面亦展開檢修工作，可以在四個月內打通長安交通（現長春至范家屯已修復通車，約二十公里。）這

個估計是假定材料不缺乏，經費充足而定的。但事實與假定完全相反。現有和購得的木料與所需數量相去甚遠。在發來源，日趨枯竭，在給檢修工作以牽掣，因而僅僅清河一條便橋，至少還得兩個月才可以完成。以此而看檢修，何日得打通長安交通，令人不無渺茫之感！現在惟一解決材料困難的辦法便是折衷，改變軌為單軌，挖內補舊，改雙軌此不得已的下策。從海城至營口，已改行單軌，海城至瀋陽，也正準備拆卸中。

客運與貨運

中長路的經費來源，大部依賴着鐵路營業。可是目前以線路縮短，和遭受其他意外的損失，營業一落千丈，不惟賺不着錢，而且每月賠累，經費困難，至難維持。所謂其他意外損失，便是武裝人物不遵路章買票，所蒙受的損失。凡是去過東北的人，一定會驚奇東北軍人之多，多到無法估計。中長路各站和每列客

車裏，舉目一瞧，草綠色制服人物，佔了一半。這些人向來是不買票乘車的。軍官們大多身旁有一位連帶鹽菜的太太，軍人家屬，自然也沒有違章買票的「理由」。一些連帶了一大軍所謂親戚、朋友、之類，作不化錢的旅行。查票員問到這些人物身上，旁邊的軍人，客氣的立正解釋，不客氣的指着自己的鼻尖，表示是他帶來的。總之不管客氣與否，查票員無法使他們補票的。在中長路走過的人，往往會看到查票員在一個車廂裏，祇有十幾張軍票可查的情形。貨運更混亂不堪，簡直跌不上。在共軍退出開原之後，開原老百姓把在戰亂中意外收穫的大豆米糧，儘量拋售，致漲騰以南和開原的糧食價格相差甚巨。少數生財有道的武裝同志，便利用他優越的條件，趁機從事買賣。他們的貨物不用辦什麼貨運手續的，車子進站，七手八腳，直接朝車上一搬，誰敢阻攔？保護鐵路的路警，整頓軍風的憲兵，也是和尙吃豬肝，各人肚裏明白，大家得個相安無事。路警過路的本領，對鐵路員工發威，對老百姓

動動肝火，此外便是作不遵章運貨的狡黠商人們的保護。筆者親見一位路警在車廂裏當衆誇耀他新買的一個金指環；弄飾的粉給，那來餘錢買飾物？每月額外的收入大概不少吧！在上海金都事件以前，營口車站，憲兵與路警爲了一個商人的貨物，憲兵要扣留，路警堅持着放行，發生衝突，兩個憲兵的腦袋打破了！結果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換防了事。

沿路各站，都或先或後，亡羊補牢，大築城防工事。長官部有令，工事所需材料，就地徵發。於是鐵路方面既合於「就地」的標準，而合於「所需」的材料也較其他方面爲多，便成了惟一徵發的對象。此種材料的損失，尙爲有限。後來軍隊連機柴要枕木，鋪架木板，也來徵發，叫誰以門付了！防城壕在通過鐵道處，除了不直截了當挖斷路軌外，對其他並不予以多多考慮的。軍者在鐵道，看到武裝同志的勸告，強行挖一個地

道通過鐵路，致使有十公尺長的路基崩塌的情形，其嚴重不亞於共軍埋地雷！筆者不惜化費篇幅，寫出這種種情形，希冀能引起人們，尤其是東北軍事當局之注意。偽滿時代，軌道上不許開雜人騾驢，不准長一株青草，不准有一點雜草，現在不惟開雜人可以任意騷擾，偷煤的小孩，也可以延蕩無阻；電訊線路的電線，同常被偷；被誇燈也同常有人把紅綠玻璃敲破，取去了燈泡，車站裏污穢不堪，道軌上野草叢生，糞便紙屑，堆得像一個垃圾坑，瀋陽南站南側，還有人在兩軌之間，種起向日葵來！這般的中長路是在日日

城防與保線

員工的生活

中長路員工生活的困苦，是這非人們所可想像的。普通員工的新給，每月在四萬流通券左右。沿線大米，至七月底，每市斤價約五百元，高粱米約三百五十元。兼薪給專供個人吃飯，已感不夠，還得維持一家老小，但他們畢竟還活得下來，真是奇跡！收入較豐的員司，

有妻小的，也一樣和工僕博鬥。筆者在九萬的侯段長，每天兩頓高粱米飯，幾碗清湯過着日子。員司的住處，也是個嚴重問題。瀋陽和平區白菊町，是以前日人鐵路員工住宅區，現在這些房子，一部份給人接收了，一部份駐有軍隊，一大部份便祇剩下一堆瓦礫，或一堆瓦礫，這些都是有槍或有種種人的德政：拆房子生火。現在這種種德政是方與未艾！在瀋陽的路局員，有很多沒弄到房子，天天打游擊，局方對此不聞不問，無個妥善解決辦法。而且局方也在鬧接收：今年局裏還送了一大批日籍技術人員回國，遺下來的房子，職位較高的便先整齊人，接收了過來，等到局方想安插一些「遊擊隊員」時，已無從下手了。一位工程師到差半年，打了半世遊擊，結果果價而辭職！被共軍攻佔過的開原，大石橋，情形更壞：開原車站，門窗設備，破壞無遺剩下一個空殼，站裏職員，拉來一張蛋菓子在警署，其他情形可以「解放區」相去咫尺，他隨時有被毀的可能，他

路路各站，都或先或後，亡羊補牢，大築城防工事。長官部有令，工事所需材料，就地徵發。於是鐵路方面既合於「就地」的標準，而合於「所需」的材料也較其他方面爲多，便成了惟一徵發的對象。此種材料的損失，尙爲有限。後來軍隊連機柴要枕木，鋪架木板，也來徵發，叫誰以門付了！防城壕在通過鐵道處，除了不直截了當挖斷路軌外，對其他並不予以多多考慮的。軍者在鐵道，看到武裝同志的勸告，強行挖一個地

道通過鐵路，致使有十公尺長的路基崩塌的情形，其嚴重不亞於共軍埋地雷！筆者不惜化費篇幅，寫出這種種情形，希冀能引起人們，尤其是東北軍事當局之注意。偽滿時代，軌道上不許開雜人騾驢，不准長一株青草，不准有一點雜草，現在不惟開雜人可以任意騷擾，偷煤的小孩，也可以延蕩無阻；電訊線路的電線，同常被偷；被誇燈也同常有人把紅綠玻璃敲破，取去了燈泡，車站裏污穢不堪，道軌上野草叢生，糞便紙屑，堆得像一個垃圾坑，瀋陽南站南側，還有人在兩軌之間，種起向日葵來！這般的中長路是在日日

們的生命也就隨時有丟掉的危險。以前幾次戰爭中，中長路員工便好些平白犧牲了，大石橋站長程道便是在其中之一。現在他們白自在破爛不堪的房子裏擠着辦公，混亂得有如雜民收容所。每人面前擺着一副裝公文的布包，準備隨時逃難。晚上即得助的，像工務段的職員，黃昏時搭車到海城寄宿，十幾個人擠在四間日式小房子裏。聽不動的也誠惶誠恐，特別提高警覺性，自然都談不上愉快的安宿。

路局的效率

中長路局像一個衙門，住在瀋陽有名的滿鐵大樓，辦事談不上效率，領一張免票，得等上整個下午；一紙公文，從管理處而管理局而理事會至少得化半日工夫！貪污自然也免不了；上次管理局總務處承辦凡工制服，布是美國「卡其」，但發下來的便理備換太子。中下級員司除了拒領和囑咐外，便認能自認晦氣！管理處以下的各工務段，電務段，機務段，車務段似乎也在懶漢中，無所事事。工務

段最緊張的工作是給長官部修補鑿，電務段的電訊號誌破壞或損失之後，因器材和人員的缺乏，無法修復。機務段的機車日益減少，電源不足，機器不足，工作無法緊張。在中長路工作的人，他很少發現班車不誤點，從前最高速率是每時一百二十公里，現在是五十公里左右。特別快和以前的普通客車相等。因而那些經過日本、蘇聯、兩時代的東北籍員工，對日本人和蘇聯人那種肯幹的精神，不勝嚮往和贊嘆。中長路有很多想切切實實作事的員工，但他們這種抱負無法施展！

公道嗎？

編輯先生：貴刊三期載有吳中平先生的「七點希望」。其他各點，不去管他。我單就第三四兩點，阻礙一下，覺得頗有一宋襄公之仁的味道。第一，難道比特任官再高的官員，決沒有貪污了嗎？第二，假如貪污的特任官，不止一位，則那一位應該當災？第三，假如問任在任官中貪污的不到十人百人，難道必

須將不貪污的殺了湊數嗎？第四，委任的貪污，無非是學學賢良官的好榜樣，以免凍餒而已的居多，却也免不了一刀之苦。用「一」「十」「百」「千」來分配「特」「簡」「荐」「委」的吃刀，公道嗎？吳中平先生的辦法，仍舊脫不了「見了大佛磕頭拜一見了小佛踢一腳」的老調。

嚴敬與 八月三十日 上海

肅清官常應重上層

編輯先生：三卷一期讀者投書中，吳中平先生的意見不敢完全贊同。在三、四兩點中，吳先生將政治之不廉明及軍隊之不振作二者之大部份責任，歸於低級公務員及低級軍隊幹部之貪污者，最意不無偏袒之嫌。在上能潔身自愛，低級工作人員決不敢胡作胡為。所以僅須將特任官中之貪官及將官司令級之貪污者殺無赦，「政治可立致廉明」，「軍隊可以大為振作」。

艾希 八月三十日 上海

（上接第廿三頁）作賠款之用。於是有人反對，輕工業既已出售，不能當作賠款，而重工業設備，只能生產飛機大炮，與民生有何補益。現在中國，應該亟亟尋求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令反省道而聽，而失當務之急，此何道理？此點為賠款問題，與我國經濟問題相衝突之慮。不過此點應加以辨明，重工業備設，為工業化所不可缺之條件，亦可製造鋼鐵，三酸，與機器，非一定要生產飛機大炮；不過余提出此種主張，因鑒於當前之經濟危機而重，如不立即挽救，隨時可蹈上次德國馬克之危險，而貽子孫孫以萬世不絕之巨禍。故余主張，寧肯放棄以輕工業作為賠款的主張，而應立刻將沒收之輕工業及其他財產出售以拯救當前之經濟危險。

查補充上述，即德國馬克之賠償是對外，而日本紙幣之賠償則只能對內，因德國欲吸收黃金，將馬克出賣於世界各國故意貶低其外價，例如一九二三年七月，一金馬克等於三五〇〇〇紙馬克，至同年十二月，一金馬克則等於一〇〇〇紙馬克，〇〇〇〇〇〇紙馬克，即一個金馬克等於一萬萬紙馬克，其相去何啻霄壤，因德國憐他人之概，此種損失全在外人身上。於今日本則不然，日幣既無國際市場可以出售，如遇賠

價，則日本人民勢必取推延政策，或賴實政策，故賠款應以重工業設備充之，不必付以黃金。於是又有人問余，汝輩主張，打倒官僚資本，今提議將此批輕工業設備出賣，整理法幣，但除官僚資本之外，誰有錢能購買，豈不與你主張前後矛盾？誠然此話，蓋有理由，但為挽救此一絕大之經濟危機，出此策略，不得已耳。現取辦官僚資本，只要政治上軌道，獨裁制取消，亦非甚難之事。

最後述及賠款與外匯之問題。欲圖匯價穩定必須使法幣價值穩定，按句話說，即是希望有一筆外幣匯款，為新法幣發行之準備金。此筆外幣準備金，由何而來？前已言過，敵人及賠償各國之法幣賠款，可依三元比一之匯價折合為美金，此款即可使用。惜內戰方殷，日本在國內之資產，已另行指定用途，其大部份或已消耗，或入中飽，所以賠款問題，整理貨幣問題，外匯問題，明知其有互相關係，不能相提並論。前途茫茫長夜寥寥，日本去了，來了一個美國野心勃勃，竟欲霸獨全世界。此後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中國的命運」，將拱手斷送於金元外交家之手，此豈原著作之本意乎？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底	二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		
普通	二百萬	一百一十萬		陸拾萬	

三十六年九月一日訂
每期銷行一萬九千份

刊費先惠。長期刊載折扣從優



略論文藝與象徵

宗白華

詩人藝術家在這人間世，可具兩種態度：醉和醒。醒者張目人間，寄情世外，余極客觀的胸襟「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柳宗元語），他的心像一面清澄的鏡子，照射到街市溝渠裏面的污穢，却同時也映着天光雲影，麗日和風！世間的光明與黑暗，人心裏的罪惡與聖潔，一體顯露，並無差等。所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人情物理，慣會無遺。英國的莎士比亞，中國的司馬遷，都曾留下「一個世界」給我們，使我們體味不盡。他們的「世界」雖是匠心的創造，却都具有真情實理，生香活色，與自然造化一般無二。

然而他們究竟是大詩人，詩人具有別材別趣，尤貴具有別眼。包括宇宙的賦家之心反射出的仍是一個「詩心」所照臨的世界。這個世界儘管十分客觀，十分真實，十分清醒，終究蒙上一層詩心底濕情和智慧底光輝，使我們讀者走進一個較現實更清朗更生動更深厚的富有啓示性的世界。

所以詩人善醒，他能透澈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底真境實相，散佈着智慧，那由深心體驗所獲得的晶瑩的智慧。

但詩人更要能醉，能夢。由夢由醉詩人方能暫脫世俗，超越凡近，深深地深深地墜入這世界人生底一層變化迷離，奧妙愉悅的境地。古詩十九首整

空亂道，歸趣難窮，讀之者四顧躊躇，百端交集，茫茫宇宙，渺渺人生，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一種無可奈何的情緒，無可表達的沉思，無可解答的疑問，令人愈憶愈深，文藝的境界鄰近到宗教境界（欲解脫而不得解脫，情深思苦的境界）。

這樣一個因體會之深而難以言傳的境地，已不是明白清醒的邏輯文體所能完全表達。醉中語有醒時道不出的。詩人藝術家往往用象徵的（比興的）手法纔能傳神寫照。詩人於此憑虛構象，象乃生生不窮；聲調，色彩，景物，奔走筆端，推陳出新，迥異常境。戴叔倫說：「詩家之境，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間。」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間，就是說藝術的意境要和吾人具有相當距離，迷離愉悅，構成獨立自足，刊落凡近的美的意象，纔能象徵那難以言傳的深心裏的情和境。

所以最高的文藝表現，寧容毋實，寧醉毋醒。西洋最清醒的古典藝術，希臘雕刻，也要在圓渾的肉體上留有清瀾而不十分充滿的境地，讓人們心中手中波動一痕相思和期待。阿波羅神像在他極端清朗秀美的面龐上仍流動着沉沉的夢意在額眉眼角之間。

杜甫詩云：「篇終接混茫」，有盡的藝術形象，須映在「無盡」底和「永恆」底光輝之中，「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一切生滅相，都是「永恆」底和「無盡」底象徵。屈原，阮籍，左太冲，李白，杜甫，都曾登高望遠，情寄八荒。陶淵明詩云：「願言蹻清風，高舉尋吾契，」也未嘗沒有這「登高望所思」（阮籍詩句）的浪漫情調。但是他又說：「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這却是儒家的古典精神。這和他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同樣表現出他那「即平凡即聖境」的深厚

的人生情趣。無怪他「即事多所欣」，而深深的了解孔穎的樂處。

中國的詩人善於體會造化自然底微渺的生機動態。徐迪功所謂「隴斷萌坼，渾沌真粹」的境界。畫家發明水墨法，是想追蹤這隴斷萌坼的「神化」的妙境。米友仁（宋畫家）自題瀟湘圖云：「夜雨欲驚，曉烟既泮，則其狀類若此。」章蘇州（唐詩人）詩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都能深入造化之「幾」，而以詩畫表露出來。這種境界是深靜的，是哲理的，是偏於清澹的，和古詩十九首的蒼茫隱躍，百端交集，大不相同。然而同是人生的深境，同需要象徵手法纔能表達出來。

清初葉燮在「原詩」裏說得好：「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眇以為理，想像以為事，愉悅以為情，方為理至，事至，情至之語。」又說：「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

他這話已經很透澈地說出文藝上象徵境界底必要，以及它的技術，即：「幽眇以為理，想像以為事，愉悅以為情，」然後運用聲調，詞藻，色彩，巧妙地烘染出來，使人默會於意象之表，寄托深而境界美。

本刊稿費（第八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八月十六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五萬至六萬元，此啓。



工業文明的政治

問題 潘光旦

這是哈佛大學專業管理研究院專掌研究的一部門（所以別於教讀的部門）所印行的兩篇演講錄。著者梅欽（Elton Mayo）是一位工業研究教授。兩篇的分題是「元始社會的現代化」與「變遷與其對於社會的後果」。演講的場合是某一次的「人類關係與管理」的會議，日期是本年五月十日與十一日。梅氏是澳洲人，在哈佛管理學院任教已有二十一年之久，最近告老回國，這兩篇演講是他的臨別贈言。

兩篇演講的大意是很值得先介紹一下的。近來常有所謂「兩個世界」的說法；世界可以說是兩個，但言者不察，以為這兩個就是美國與俄國，地域分明，界限清楚。其實我們所能觀察到的是一個強力的世界與一個自由的世界，交互影響的存在着國際的局面裏，一國的政體中，以至於一個人的身上。問題是在如何使第一個的領域縮小，而第二個的擴大。根據演化與教育的過程，這似乎是不難做到的，小孩子道德觀念的發展就是如此，從強制的道德進入合作的道德；合作該是自願的一種行為。同時，從自願合作的立場看，可知國家所由建立的基礎不是外來的壓力，而是內發的意志，不是威力，而是願力。這一層七十年前已有有人（T. H. Green）申說過，可惜的是少數人不信，多數人健忘。

此種不信與健忘的心理也是有原因的。這原因也是由於一種見解上的不足。集權與分權，或集中控制與民主控制，是有其極端常變之理的，前者是極端，後者應是常經，各有地位，要在執政的人善於運用。國家當危急存亡之秋，相當的集權是必要的，但危機一過，便應放手，使恢復分權的局面。否則，集權的局面維持愈久，暴力行使的機會與需要便愈大，甚至於必須造作一種危急存亡的假威脅來挾持人民，使其感覺到非有長久維持集權的必要，希特勒就是如此。此見解不足者一。政府對於人民的控制也有兩種方式，一是文明式的，一是武斷式的，或主角式的。為了集中人民的注意，激發人民的情緒，一新人民的耳目，偶然似乎有它的用途，但決不是常道，常道而方面心悅誠服之道是文明的方式。希特勒與墨索利尼在這方面所選擇的恰好又是那極端的方式，並且反變為經，反變為常，那一齣自拉自唱，自做主角的武戲一做做了二十年，終於以丑角的身分收了場。梅欽教授認為俄國的作風也以轟轟烈烈播揚，但其間似乎沒有多大主角主義，更沒有單個的主角，這是一點很重要的不同。總之，就很大一部分的人類說，有的喜歡做主角，有的喜歡捧主角，兩者也都喜歡武戲，只有武戲才夠勁，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使「政治基礎是願力而不是威力」的一層重要發見埋沒了六七十年。

政治是願力的一種合作表現。第二次大戰算是結束了，大家都期待着一個比較持久的和平，當務之急顯然是如何把這個原則深深的印進一般人的見解裏去。所以梅欽接着就來了一段合作的史的敘述，說明從初民社會起，一直到現代最複雜的工業組織止，合作始終是羣居生活的主要部分，而每一個人只有在和別人積極合作的中心才可以找到他的安樂。人和其它動物一樣，為了生命的安全，都有一種很深的恐懼與惶惑的心理，只有合作才足以消除這種心理。所以合作的活動在演化史裏也有過一些不同的程序。當其初，生活艱苦，知識簡單，環境未由控制，合作的促成一部分是由於內心的恐懼與外緣的威脅；文明展開以後，瞭解、同情、與合作的志願的成分就逐漸增加，多少替代了威脅與恐懼的力量。文明之有今日，自部落而國家，自國家而又擴充到國際聯合的格局，也不能不說是這一番變遷之賜。

討論到此，梅欽教授就不能不說到俄國。至少他認為不能不，因為他多少有一種看法，認為目前國際局面的不易澄清，和平事業的難於着手，俄國的不可忽視是重要原因之一。他是澳洲人，在美國從事教學有年，而其專門的研究範圍又是工業中的人事關係，他到這種看法可以說也是很自然的。但他與一般的英美人士不同，他對俄國沒有成見。他一面充分的承認在短短的三十年之內，俄國

革新工作是艱苦的，其已有的成就也是鉅大的，同時也承認，要使近乎兩個不同的民族與七十種不同的語言鑄冶成一爐，且從而鑄出一個完全新型的社會文化來，在執政的人不能不講究權權，不能不運用威力，不能不以可的外來脅迫，隨時向民衆提議，使知所警惕，使知所戒備，使知集權政治自有其不得不維持的理由。他更承認，二百個不同的民族裏，有一大部分是一向過着原始的生活的，唯其開始，要在短期以內取得合作，完成統一，這種利用威力與恐懼心理的政術，也就是比較原始的政術，不能說沒有用途。不過他也提出兩點希望來。一次是這種政術當有一個止境，而考慮止境的時候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便已來到。他說到這裏便聯想到孫中山先生為中國所規畫的軍政、訓政、憲政的三個時期，而很關切的說，「大家到現在還不知道俄國執政的人是不是已經看到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第三個時期的必然性與不可避免性。」俄國的人民，既有三十年的普及教育的啓發，遲早也不免有進入這第三個時期的要求，而這要求大概是無法拒絕的。梅氏這第一個希望事實上是舉世很多人的希望，記得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前，英國拉斯基教授在他的「當代革命觀察集」一書裏也曾表示過，並且曾經加以料定，俄國國內外的脅迫一旦消除，這憲政的要求必會來到。

第二個希望是國際的。就俄國的內部論，一個團體合作的局面算是勉強做到了；做到的方法雖然開始，做成的結果却是不容否認。但更大範圍的國際合作又如何？元始民族的經驗，若干古代文化的歷史，當代人事關係的研究，都告訴我們，「一個紀律、技能、合作很發達的團體或社羣，如果要維持於不散，勢必同時和其它同時存在的團體或社羣取得一個協同與和平的關係。」當代的人事研究又發見一點，就是，一個人的安全感和他的積極合作的區域成一個很準確的正比例，即區域愈大，調協與合作的關係愈多，則其安全感愈強固而不可動搖。反之，區域的自畫，關係的自絕，其結果，就個人論，必為活力的減少，就社羣論，必為散亡的先聲。英美人士常說俄國有一重鐵幕隔絕了內外，大概梅氏也有這看法，所以這一番話是意在勸告俄國，即為維持其極強的國勢計，也應該早日揭開這重鐵幕，而與其它的國家合作。國際的合作，比起國內的合作來，所可恃的更不是外緣的威脅之力，而是內發的志願之力。

第二篇演講的內容比較簡單。梅氏把文化與文明分開

了說，文化是各別的，文明是綜合的；文化是民族的，文明是人類。就西洋的演說，羅馬墜亡以後，曾經把各種文化收拾起來而綜合成一個文明的是基督教。基督教有它的天國的信仰；各種不同種族、文化、語言、職業的人，儘管地位權勢大有高下，生活利益的分配大有不齊，總以為這些區別與差異是屬於這一世界而不關宏旨的，更要緊而值得爭取的是未來的世界。這未來的世界應如何爭取，又爭得了誰，是另一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同一信仰的人都合作了，終於造成了基督教的文明。

自古起，有教會必有學校，學校必設所謂三科：文法、邏輯、修辭。民智於是逐漸開放。不過民智的開放也就是問題的開始。智慧之果是苦了，但人從此離開了那合作的圈子。科學的發展，飲水思源，雖未嘗不由於教會，尤其是在一點上，就是，從不作最後的論定，宗教於一切世間事如此，科學於一切知識也是如此。但一旦科學發展到充分程度以後，教會的權威與天國的信仰，前者既失諸專制，後者失諸單純，而兩者又俱失諸與神道糾纏不清，終於站不住了。這些站不住不緊，獨惜它們所感召的一番人類普遍合作的信念也由削弱而動搖，由動搖而至於沒落。從十六世紀以至今日，我們很快的開始下降，從一個真正的文明下降到一堆不相聯繫的以互相水火的文化。是梅氏的一個結論。也從十六世紀起，物質的發見，技術的精湛，經濟理論的畸形發展，個人利害觀念的變本加厲，所促成的是傾軋攘奪，是門戶壁壘，是界限，是鴻溝，無往而不與合作的信念相刺，無往而不就已衰落的文明作進一步的摧毀，於是便有了今日的百孔千瘡之局。

梅氏的分析大致與二十多年來若干主要思想家的相同，例如第一次大戰後的美社會學家愛爾和特，與第二次大戰後的美哲學家哈特林。不過他的解決方案不同，他不主張宗教改造，更不主張設法恢復教會的一統之力。宗教而能亟亟直道，就人倫的大題目重整旗鼓，他是贊同的，並且表示願意供給有關的資料。不過他認為我們必須尋求一個替代的事物，我們應當把近代人事組織所牽涉到的種種因素先有一番親切的認識。今日之下，唯有充分的理解才可以替傳統的信仰。他接着就提出必須解答的三套問題來，固然是主的，一套是副的：一、人羣的種種經濟與物質的需要所引起的科學與技術問題；二、人羣有效的交通與合作所引起的科學與技術問題；三、一切經濟與人事活動的有系統的安插所引起的組織與協調的問題。這些問

題有了充分的解答，才可以激發合作的願力，才可以產生真實的合作，一切團體的活動與夫人與人羣與羣的相與才可以免於內心恐懼的脅迫與外緣暴力的劫持。梅氏在這段議論裏有一句警語：「武力的手腕是毫無例外的屬於一羣馬脚——一路的，因為組織不完全，因為對組織的原理瞭解得不夠完全，才露此馬脚。」

梅氏教授這兩篇演講的內容與其文說的態度，我大體上都贊同。兩篇只有一個主意：就是尋求人羣相與合作的新途徑，而歐汎的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雖不作合作與組織；合作與組織的願望是一事，其能力與技術又是一事，必須兩者具備，合作與組織才成為有效的事實。哈佛大學從事工業研究多年，梅氏又是此方面的一位中堅人物，宜其認為研究的結果對於其它的人事關係、集團活動、應該有所貢獻，所以他在這方面的議論比較多，而兩篇演講也因此而取得了一個標題曰：「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這些，我都表示同意。不過有兩點還是值得提出來商討的。

很多人認為目前國際合作的困難是由於俄國的不肯推誠相與；俄國有幾幕圍着，俄國人多猜忌恐懼的心理，深怕「資本主義」的國家壓迫佔有了他們，使「共產主義」的試驗功效遂成。梅氏教授似乎也有此種看法。不過有趣的是，可能俄國人對美國未嘗沒有同樣的看法。美國人的赤色恐怖近年大有增長，是一個不可諱言的事實；恐怖心理是和猜忌心理有密切聯繫的；此種心理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後，一種反赤的鐵幕也自不免張設起來。這一場互相告訐的官司又將懸誰出來公斷呢？替美國設法，要不被俄國人的反響相稽，似乎只有一條路，就是把國內的經濟生活，特別是在分配一方面，安插妥貼到一個程度，使赤色之地的宣傳鼓動無從發生效力。做到了這個，自己便立於不敗之地，而上文那一類批評俄國的話，就可以說得十分響亮。做不到這個，則最後的不公之斷還須訴諸戰爭。此際商榷者一。

人羣合作有兩個最低限度的條件，一是合作的志願，二是合作的知能。這兩個梅氏部分別討論到了。但在他的結論裏，他所申說的只有一個，就是知能。志願如何激發培養，他完全沒有提到。知行合一，能知即能行，是一個在哲學上尚大有爭論的問題。以常識論之，似乎知者未必能行，行者未必真知之例子比較要多得多。行的問題牽涉到意志、情緒、信念，似乎不能由理智來激發節制。且即

使知行真能合一，試問就梅氏所提出的三套異常複雜的問題而論，真能洞察的又有幾人，目前固然無幾，前途又能增加多少。換言之，這幾套問題的瞭解與答覆究竟是少數專家之事。就大多數人言之，恐怕還須仰仗一些共同而比較單純的信念。

基督教滅絕是過去了。前途它還可能幫不少的忙，但要恢復到中古時代那種一元的局面，誰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多人所不贊同的。然而一種替代的事物又在那裏？我們認為梅氏所建議的也只能幫忙，而不能替代。我們不能不承認基督教衰落以後，西洋社會裏是缺了一種很重要的東西，是發生了一個很大的空白，這空白也不是梅氏的建議所能填補的。俄國自革命以後，這空白更空了，想把空填滿，第二次大戰以後，這空白更空了，這空白更空了。我們贊成不贊成這種理想，以及蘇俄的種種措施是不是真照這理想做，都是一些不相干的問題，相干的是這一派理想已經發露成爲一種宗教，就一部分的西洋社會以至於一部分的世界說，它已經逐漸的取基督教與其它原有的宗教而代之；傳說它的人雖不必用宗教之名，聽取了它而拳拳服膺的人所愛用的卻是宗教之實。

梅氏斤斤於俄國實際措施與共產理論的名實不相符合，又再三說明俄國所用的政治術是元始的，所已完成的國內合作是由強制的方式得來的，而於其整個系統的宗教性卻似乎完全沒有理會。他似乎根本沒有瞭解他所評論的事物畢竟還是細小的節目，大節目是「無階級的社會」一類的信念與希望，即此一個信念已足以感召很大一部分的人類，使他們團結，使他們合作。換言之，這信念是多大打動了這些人的團結與合作的願力，至於政府的威力與約律還是次要的。說到「無階級的社會」，試問它和約律與耶穌的「天國」，以至於梅氏自己所特別教訓的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國」又有甚麼分別。若有分別的話，這分別顯然是對「無階級的社會」是人的，不是上帝的，這社會是更清楚地在地上，是人的，不是上帝的。

這樣一個信念與希望我們可以不接受，但可以接受而同樣以至於更足以感召團結與合作的信念又在那裏？我們何以認為「無階級的社會」在事實上不可能，並且認為此種信念能引起階級以至於其它人羣之際的紛爭，但可能而又不不至引起紛爭擾亂的信念又在那裏？我說這話，並不是說我們只有接受這信念之一途，而是說，如果基督教並不是不合時宜，而共產與無階級的信仰又失之偏激，我們於梅氏教授根據工業研究所提供的建議而外，還須別尋替代之物。這是更值得商討之一點。



對日貿易開放與損害賠償問題

原刊處：大學六卷三四期

原作者：馬寅初

原刊處：大學六卷三四期

盟國對日和約尚未訂定，損害賠償尚未實行，適自本年八月十五日起開放日本對外私人貿易，此乃駐日盟國總部所決定的。我國主管對外貿易當局則以此事已至具體階段，無可挽救，不再檢討基本政策，祇在技術上加緊籌備而已。陸委會等以一旦開放對日貿易，將予在生存上掙扎之中國幼稚工業以一大打擊，遂提出臨時緊急建議，請政府停止考慮，並中止派遣商務代表團赴日。就目前的情形而論，這仍建議是一劑對症的良藥。不料一般政委會於七月二十二日政務會議中曾對此問題加以討論，一以贊成開放對日貿易之原則，把陸委會等建議一腳踢開，把中國新興工業的命運乾脆斷送。

中日貿易與中美貿易，雖同是對外貿易，然性質大異。美國在戰前輸入中國的大部，是我國所缺少的原料，牛製成品及機器等生產工具，並不與我國工業立於競爭的地位，其輸入的數量且與我國工業化的程度成正比。至於日本輸入的物品則大部份是輕工業製成品，適與我國工業

出品立於對立地位，且這種對立隨着工業發展的速率日益尖銳。況日本的軍工業與軍需工業，受到極大的限制，今後日本所能表現者，惟輕工業而已。若一旦門戶洞開，以基礎遠不及日本的我國輕工業與之抗衡，未有不形見絀者。中日衝突的焦點，在紡織業，故當勝利之初，美國原定的計劃，是以三百萬担美棉幫助中國建設紡織業，藉以奪取日本在南洋羣島的市場，即以售價所得，歸還貸款，此後還可繼續開借，發展中國紡織業，預計若干年內每年可得三萬六千萬的外匯。惜這個計劃一到宋子文的手中，以一念之私，遂致擱淺，以後專從事組織中紡公司。中紡去年的盈餘除八百萬繳納國庫外，尚有二千八百萬的公積。如今這個公積在工業界款風作浪，惹起兩家中官牛商國家的銀行之競爭，各組類似的公司（如機器製造廠之類）以為爭奪這筆鉅款的手段。

當勝利之初，美國確有幫助中國復興以之替代日本在遠東的安定力量。按他的計劃，於若干年之內，中國的棉紡織業出品，除掉供給中國國內消費外，尚可獲得三萬三千萬美元的外匯。他如毛紡業，原定澳洲羊毛與中國豐富的廉價人工合作，近期變更方針，經美國的介紹成立日澳協定。靜察美國的用意，是在直接間接援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復興，把日本編入美國戰時經濟體系。這與美國以政略服從戰略的方針，固是一致的，但把中國的安全忘掉了。

日本對中國應如何賠償損害，尚未有切實解決的辦法。損害賠償，雖然是對日和約中之一端，然處置得當，對於吾國復興前途，可發生極大的作用。查我國所受之損失，應該向敵人要求賠償者，不外有下列三種：（一）全部戰費，（二）生命之損失，財物之消滅與毀損，及因戰爭引起之身體之殘廢等間接無形之損失，（三）敵人在淪陷區所收括之人力與物力資源

數。上述三種損失之計算，第一種因有案可稽，計算容易，第二種可用直接調查方法得到。因為前二種損失之計算，已由政府機關舉辦，不必贅述。本文所討論者，僅限於第三種損失之計算。此項損失之計算是最繁複，而且不能用直接方法計算的，因為用直接方法計算，有許多困難：第一由政府派人到每家去調查，是不勝其煩的，由人民報告，也有報多報少或失真之弊。如果由地方政府報告，不但零碎，更因限於經費，難免不奉行故事，潦草塞責，同時因為物價不穩定，亦無一定標準可運籌。如今事隔二年，再去調查，又有證據損失之虞。因有上述種種困難，故直接調查法，是不能應用的。如果應用間接法，則無上述各種弊病，而且抗戰以來，京滬以及淪陷區域各地，各家都受有相當之損失。今可由敵偽發行之偽鈔總數觀察，即可明瞭吾人受物力之損失共計若干。

按淪陷區人所受物力之損失之源，可分為（一）備償收買，（二）直接掠取，二大類。敘述如次：
（一）敵入備償收買——敵入備償向人民收買人力物力之代價，如偽鈔，即敵人在華北設立聯合準備銀行，華中也設立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偽鈔，收買淪陷區之資源，合計敵入發行偽鈔之總額，即可表示敵入收括物力之總數。而備償收買，又可分为數種，列之如下：
一、直接購買，即敵人在淪陷區直接用偽鈔向人民購買。
二、用偽幣或軍用券換法幣，再用法幣向後方如湖南湖北等地收購物資。
三、用偽鈔及軍用票，換得法幣後，再之以套買外匯，然後向英美買軍火。

（二）直接掠取——即敵人不經過備償收買之方式，用種種不法及強迫之行為，向各淪陷區收括人力物力資源也。敵入又可藉下列各種方式，以達其目的：
一、徵發式的征調——如淪陷區之鐵路及招商局之船舶人民之牛馬，均被敵入征調用作軍運。
二、沒收——即財物無償被敵入取去，如沒收人民私藏之金銀手飾，寶貴之財物等，譬如敵入將人民家中櫥壁亦挖掘，搜尋，深恐其中有財物埋藏也。另一方面，即敵入將抗戰以前，各富人家與銀行保管之貴重財物，均用武力方式強迫沒收。
三、佔用——如人民之房屋被敵八佔用，而且將門窗樓板均行破壞，甚為可惡。

四、勒索——即敵入用武力，將民間財物強迫取去，行同強盜。
五、截留——即敵入將我國存留於滬豐等銀行之關稅截留，或將我國稅收機關之公款，強迫取用。
上述二種，如淪陷區中，敵入搶去我國人力與物力之資源，應當於戰後，向敵人要求賠償者。除此以外，尚有下列數種，應在加入計算之列，第一，即敵入發行之公債，因敵入發行公債，用以收回偽鈔，譬如發行公債，一萬元，收回偽鈔一萬元，今收回後，又發行一萬元，事實上即等於發行偽鈔兩萬元。名義上雖是發行公債，也與發行偽鈔無異。故於計算偽鈔之總數時應該將公債計入。第二，即敵人不發行公債，向人民強迫借款，如強迫贖金之類，若有未清償部份，當然可以向敵人要求賠償。但此處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即敵入向偽政府向偽銀行借款，其結果還是發行何鈔。今既已計算偽鈔總額，如果再將借款加入，則有雙重計算之弊。

第三，即如強迫人民服役，如令人民無償，為之修築飛機場，運道路，此種服務是人力資源之一種，當然可以向敵人要求賠償。不過不能求得一精確之數字，只能令保甲長彙報，得一近似之數目而已。第四，即公私財產之無償使用。上述財產之沒收，是指已被敵入搶去之財產而言。今

所指敵人無償使用，是指土地、房屋、器具、機器、車輛、船舶、橋樑、道路、碼頭、倉庫、飛機場等等，未能取走者而言，但多被敵人損壞不能歸還原狀也。此種損失只能用直接方法調查而得，且必須令敵人賠償者。第五、即敵人利用其特殊之勢力，不照市價購物，如原值百元之物，今僅付四十元，下餘六十元，也在要求敵人賠償之列。

綜計上列所述，敵人應賠償吾國之損失，為(一)全部戰費，(二)生命財物之損失，(三)人力物力資源之損失，將此三者計算出來，加得之總數，即係吾國向敵人要求賠款之總額。但此處有一點要注重的，即第三類應與前第一類，分開提出，因前第一類，是屬於戰爭之損失。

二國交戰，誰無損失，戰爭之責任，應雙方負擔，尤其戰費一項，世界各國，有認爲不能認出賠償之趨勢，故其要求賠償之理由較弱，而第二類與第三類則爲人民之損失。國與國發生戰爭，其民無非。今損及生命與財物，當然應由戰敗國償，此屬天經地義之事，故其向敵人索取賠款之理由最爲充足。

同時在計算僞鈔公債之發出，及收回僞鈔之時，應該注意其時期問題。因敵人發行第一年之僞鈔時，其購買力大，物價低，買去之物資亦多，而最後一年發行之僞鈔，則購買力較第一年低得甚多，故買去物資亦較少。第一年之僞鈔一萬萬元，與最後一年之僞鈔一萬萬元，雖數目相同，但不可相提並論。故計算僞鈔及公債價值時，應該分期計算，愈細愈妙。最好一月計算一次，八年之期，共計爲九十六個月。今舉一例如下，如第一年敵人發行僞鈔五十萬元，第二年發行百萬元，但物價漲一倍，其實際之購買力，仍與第一年之五十萬相等。第三年發行二百萬元，而物價漲四倍，同理也與第一年之五十萬相同。第八年發行六千四百萬，物價上漲一二八

倍(64,000,000 ÷ 128 = 500,000)，同理也與第一年之五十萬相若。故八年發鈔總額爲一二七五〇萬元。如果以第一年爲基期計算，則爲八個五十萬元，共爲四百萬元。照此計算，方爲合理，因係將物價變動之因素銷去。如果將一二七五〇萬總額，依第八年底物價指數一二八倍計算，則敵只須賠出第一年幣值之九九萬，對敵人是太便宜。(12750 ÷ 128 = 99)且不合理。故應照第一年四百萬幣計算，然後折合美金，依當時大約僞鈔三元等於美金一元爲標準計算，可得一百三十餘萬元。以上所用數字無非示例而已。

至今當局關於敵人賠款之問題，諱莫如深。吾人真不解何以與復興有極大關係之賠款問題亦有嚴守秘密之必要。

吾人追憶第一次大戰後，因對德人賠款處置不當影響甚大，發生許多惡劣之結果。歷此先例，可爲殷鑒，因此吾人對當時德國之賠款情形，不能不略加檢討，以資借鏡。向德國要求鉅額賠款，而且要求德國付此大量黃金，當時各聯合國，不接收德國之工業產品，而堅持要其付出黃金之原因，有下列幾點：(一)因英美等國工業國家，如大量輸入德工業產品作爲賠款，有將本國工業推毀之危險，(二)德國工業產品，堅固精緻，如人皆喜德國工業品。則本國工業產品，將不能推銷，余以爲要求賠款之意義，消極方面，如要求公平賠款以作補償，而積極方面，則爲警告戰敗國家，以防再啓戰端。而當時聯合國派去道威斯研究德國賠款，依據道威斯計劃，因數額過大，爲德國力所不能負擔，後有楊格另擬計劃。將德國賠款數量，大爲減少，但數目依然甚大，強迫德國賠償。

德國爲覓此大批黃金應付賠款，乃將大量紙馬克在國際市場出賣，吸收國外之黃金，以作賠款之用，因當時僅有一般之

外國人，以爲馬克不久將恢復其原值，故樂意收買。以後馬克墜跌，中外人士均有上當者。日本此次戰敗，欲仿照德國紙馬克之先例，恐難成功，因馬克有國際市場，而日幣則無國際地位。因紙馬克之逐漸賣出，其價值遂向下低落，同時發生一如何以貨幣償付賠款之問題，茲舉例解釋之：德國進口五萬萬馬克，出口十萬萬馬克，進出相抵，尚餘五萬萬馬克之外匯價值。如將其償還外幣賠款，是輕而易舉之事。故德國欲賠款，一定國外要有黃金存款，或有出超，二者必居其一。因德國既無黃金，又無出超，故只能將紙馬克賣與各國人士，以期吸收黃金價值。如此繼續不已，紙老虎終有戳穿之一日，故紙馬克逐漸跌價以致無人收買。故賠款是一個問題，如何償付又是一個問題。德國因鑒於賣出紙馬克之辦法，既已不行，乃將工業產品賤價輸出，用傾銷方法大量輸往英美各國，英美毫無理由拒其進口。初英美各國，恐懼其工業品之輸入，後終究無法阻止，而影響及國內之工業，使物價低落，成爲世界經濟大恐慌重要因素之一，而德國因欲償付賠款，故不得不賤價傾銷，亦可用用心良苦。不料因此引起經濟恐慌，因爲各戰勝國亟亟急使用賠款，而毫不考慮其方法，因而自食其果，乃致同歸於盡。因有此歷史之教訓，其各國對日人賠款問題，爭辯甚烈。以我國而論，因戰爭而發生之損失，不僅限於戰敗，如美國然，而屬於第三類之人力物力資源損失特別多，故要求賠償實有充分之理由。我國要求日人賠償，絕不可再陷上次德國賠款之覆轍，而要求黃金。應該以日人之重工業機器爲對象，因輕工業機器必須由日人自己經營，以維持其生計。故吾國要求，以其重工業機器用作賠償，極爲合理。同時重工業機器，對吾國之幫助甚大，可縮短吾國工業化，至數十年之期間。故絕不可要求黃金，因要求黃金，至爲愚謬，不但

敵人無力付出，而且黃金已失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之重要性。此次國際貨幣會議，所議決之貨幣制度如能實行，則黃金已不復如舊金本位制之幣材，其地位遠不如昔日。

儘管吾人所見如此，政府的辦法可就不然。聞日本重工業機器可以分給同盟國者約有一千幾百萬噸，其中分給中國者不下二百萬噸。但運用許多重工業機器與設備至太多，無法利用，因而中國政府覺得分給太多，自動地減至七十萬噸。但七十萬噸亦不是容易對付的，於是只好減至四十萬噸。四十萬噸相去甚遠，然無法容納的苦悶，依然存在，故不得已遂自動地墜跌，減至十一萬噸。但因十一萬噸的運費尚無着落，所有外匯，均充作內戰之用，不得不將與人民福利有密切關係的生產工具，悉數放棄了。連一般的推銷，拆除日本重工業的設備，運輸與重建二項，需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方能估計到生產。政府中人認爲此刻實在談不到，所以索契不要了。

此外敵人在中國尙有大批財產，其中大半爲輕工業，機器設備。在中國境內之輕工業設備，不能算爲賠款，只能作爲戰利品。現在我國財政收支不能平衡，財政上有絕大困難，如不及時整理貨幣，前途不堪設想，故又非即時整理貨幣，前途不可。因此乃與賠款問題有一衝突之點。吾國今年預算爲九萬三千億(央算恐將四倍於此)，近乎天文數字，如不趕快設法整理貨幣，將法幣收回，實有再陷德國上次戰後馬克價值墜跌之危險。故余在去年一月二月已主張，即從該日起，一面停止內戰，一面停發新鈔，而將日人在國內之財產，公開標價出賣，使國內有資本者購買，然後組織一新的公司，繼續生產上之。是將已發之法幣收回，以挽救經濟於危難。此種財產既已標價於人民，主權已經轉移，當然不能再以之(下接十八頁)

上海 東亞書社

承訂 · 經售

歐美原版書籍

手續簡便 · 取費低廉 · 交書迅速

~~~~ 備有各科分類書目函索即寄 ~~~~

承定書籍匯率依照款到日中央銀行公佈市價結算

·門市部·

上海四川路三二一號

電話 19136

·總社·

上海四川路中央大廈104號

電話 17615

·分社·

南京太平路二六五號

## 本刊增出華北航空版

自第三卷起在北平發行

本刊自第三卷起，增出華北航空版，由北平王府井政府甲一號新實書店代運發行。增出華北航空版的主要目的，在減輕華北讀者的負擔。本刊現售三十元，但在平津一帶，須售四十元，（此費同業，因航空郵費太貴，故不得不售四十元）。我們現出航空版後，在華北一帶，售價即與上海相等，亦售三十元。使華北的讀者，每份可以減輕一十元的負擔。

##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

過去國外讀者常常來信，詢問訂閱價目。我們因為匯兌關係，始終未能決定一個適當的價格。現在決定：國外訂閱，一律以一年為單位，收美金五元，平寄。（航空郵費太貴，我們勸國外讀者不要航空寄，以資節省。如其願航空寄，則請除訂費五元外，多匯二十五元，我們當代為登賬，一年期滿後，多退少補。）（目前國外航空郵費，印刷品照信件同樣收費，每五公分為國幣二千元，本刊每本約重四十公分，每期航空寄國外，須國幣一萬七千元左右，全年須八十餘萬元，按照目前外匯價目計算，約為二十餘美元）

## 篇幅不增加容納量增加

許多讀者來信希望增加篇幅。但此事困難太多，增加篇幅的結果，必須提高售價，同時增加航空郵費。我們為顧及一般讀者的負擔，不能實行增加篇幅的計劃。

又有許多讀者來信，希望全部用六號字排印，如此，便可多容納文字。但另外又有一部分讀者，覺得我們用六號字已經太多，損害讀者的目力，要求設法減少用六號字。

廣東番禺私立集賢中學的黃兌西先生來信，主張減少版面四週所餘的空白，每面多排幾行，每行多排幾個字，如此，在不增加篇幅的原則下，即可增加文字的容納量。我們本來也有這個意思。現在讀了黃先生的來信，就決定實行。自三卷起，每面原排三十行者，改排為三十二行，每行原排六十四字者（小五號）改排六十八字。這樣，每面可以多容納了二百五十六個字；用六號字排者，每面可以多容納三百六十餘字。每期大約可以多容納六千字左右，也就等于增加了三頁。事實上本刊增加了六千字的排工與運費，而讀者的負擔則未增加。





### 依利莎白公主的婚禮

編者先生：英國公主依利莎白即將舉行婚禮，上海的英僑發起贈資餽賀。每人送禮規定以十萬元到最高額，自從由英國駐滬總領事領銜的發起信在字林西報刊載以後，在很短的日期內，集款即超過了一億元。假如不是以十萬元為最高額的話，則這個集款的最後數額，定必驚人。我對於這件事深為感觸。英國人的那種說做就做，熱心公務的性格，又一次給我們以良好的模範，可惜一般人很少注意此事，更有人從這種事情裏去反省深恩。

按照英國古時習慣，英王長女第一次出嫁時，人民應呈貢金。現在當然沒有這個規定。這次英僑發起贈資送禮，僅在表示他們對於國家的忠誠。因為他們送禮祝賀，不是祝賀平時依利莎白個人的結婚，乃是祝賀英國女儲的結婚，正如他們效忠於喬治六世，並非效忠於喬治六世個人，而是效忠於英王喬治六世一樣。王與王儲代表的都是國家，他們在效忠國家的意義下，效忠於他們的國王，及他們未來的女王。

但是我們也不要忽略：在英國人民方面，雖然效忠於喬治六世及依利莎白就是效忠於國家，同時在另一方面，被人民效忠的國家元首，亦應能以國家為重，以人民為重。我們常常在電影上看到，每當英王英后及公主等出現在公共場所時，人民是如何的發乎內心的向他們歡呼？這種歡呼，這種純潔的歡呼，我相信也一定深深地打動着英王英后的心坎，使他們隨時隨地想到自己的責任。英國人民固然這樣

向英國的元首失忠，而身為英國元首的人，也是兢兢業業，遵守國家的法律，愛護國家的榮譽，不做對不起人民的事情，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國家元首才值得人民歡呼，才能永遠得到人民的歡呼！國人，當我這般熱情地陳述我的感想時，不知你們是不是也有此同感。

一個愛國者 九月五日 上海

### 為什麼政府一定要開放對日貿易？

#### 放對日貿易？

編者先生：關於開放對日貿易問題，全國工商界幾乎一致表示反對。但是政府一意孤行，毫不顧全民意。為什麼政府如此堅決，一定要開放對日貿易？許多人都摸不清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大家祇知道政府跟着美國走，美國要我們「開放」，我們不得不開放。例如九月四日上海新聞報載上海市腳踏車車公會為輸入日貨腳踏車二千輛事，往訪中僑局易貨處楊經理，有所請求，據楊談：「奉帥總部原來配給腳踏車為數極巨，業經婉拒，始僅進口二千輛」云云，可見現在我們的政府，確已完全完全捏在美國人手裏。但是除此一點外，據我所知，政府之所以堅持開放對日貿易，還有別的重要原因，據傳，政府希望從日本購買若干軍火，故非實行開放對日貿易不可。

陳郁文 九月五日 上海

### 前後兩種談話

編者先生：魏德邁來華以前，國府副主席孫科於六月二十二日向南京新民報記者發表談話，最主要的意見是：假如美國不幫助中國，中國就要倒到蘇聯的懷裏去了。現在魏德邁走了，陳立夫於九月一日向南京新民報記者發表了一次談話，原文如下：

「除去依賴心理，恢復民族自信心，實為當今之急務。自革命以來，無時不以自力更生之精神，作不辭無畏之奮鬥，而卑視無恥之依賴心理，兩年以來，始有此現象，至今為烈，外人之一喜一怒，竟可影響物價之漲落，投機商人惟利是圖，其可恥固無足怪，而知識分子亦竟有以告洋狀為得意者，是則可悲耳。昔人云：『無求於人，斯貴』，求於人故為人所賤，自討『羞而無禮』之殺罵耳。」

我們至開孫陳兩氏前後所發表的話談不禁發生會心的微笑。  
任儼齋 九月二日 北平

### 「中韓調查團」！

編者先生：讀了貴刊二卷二十四期吳世昌先生的「試論美國的「中韓調查團」及我國的反應」一文以後，不禁毛髮悚然，汗顏落地，但是仔細冷靜回想一下，我却更感到了心悸，失望和悲憤！

我是一個大學生，對於這次驚然而來的「中韓調查團」雖然沒有什麼好感想，可是也沒有強烈的憎惡，環顧同學，也好像若無其事似的毫無愛憎。如今，讀了吳先生的文章，我相信，他的確確地相信，我們全是一他似乎，抱歡得很，並未想到「中」的「他」啊！

我們為什麼這麼麻木？這麼沒有血氣，沒有自尊心？四強之一的國民固不敢傲然自居，但是比現在的朝鮮總督高明一點吧！然而當美國朋友來給我們「調查」的時候，把我們排在朝鮮一起的時候，我們竟默然無語，一若理所當然；但是，我們，我們還必竟又為未來中國的主人，想到這裏，我沒有什麼話說，我的前途，中國的前途，都全是一片黑暗。

聽說，當魏德邁光臨北平的時候，剛了將近半年的某某北平分院的遷校合併問題，竟蒙該院負責同學自動上書特使請求調解。

寫到這裏，我再也不知道寫什麼好了，先生，請你們指給我一條光明的路吧！  
許杰 九月三日 天津

### 以國家財富變為一黨私產又一報告

#### 私產又一報告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一期讀者投書欄載：青島廠偽產案處理局把青島幾個大廠讓給國民黨所組織的濟魯企業公司經營。天津亦有四個大廠，即東亞麵粉，東亞烟草，中華火柴和協和印刷四廠也被國民黨組織的恆大公司接收了。其中協和印刷廠早經行政院撥給天津工商專署，現在也被他們強奪了去。聽說廣州番禺成都等處都有同樣組織，一共有四十多個單位。從事「在國家財富變為一黨私產」的工作。  
楊伯常 九月三日 天津

### 今後讀書步驟

編者先生：本年考生總數將達十五萬人，全國各大學總共取錄不過兩萬人。落第同學中必甚多聰明才智之士。十年書下，萬里跋涉，其所付出精神與物質之代價更不可估計。同時傳聞國防部幹部訓練局與教育部將大批保送青年軍同學入學（中大有四百名，復旦有五百五十名），不經任何考試，即正式就讀大學，何其容易！而敵口又如此之大（為正式取錄生之半）！此舉誠將令千萬投考不取之同學，既獲獎，又灰心！此後讀書之步驟之首為「投筆從軍」，然後才是「寒武武文」。當局用意何在，明眼人自當一目了然。  
張光銓 九月六日 南京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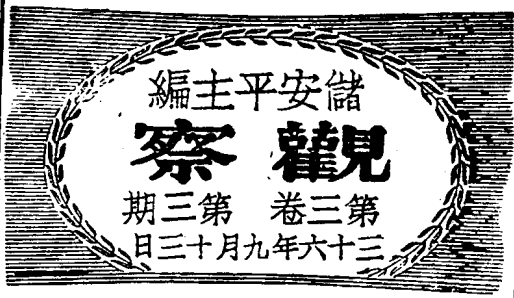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四一、四四四四二

本週刊：每册三千元。  
國內訂閱：平寄先付四萬。掛號

或航空先付五萬元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校事通：清華大學教授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吳景超：清華大學教授

陳衡哲：著作家

李克佐等：留美攻農學生

徐述維：清華大學

# 歐洲仲夏夜之夢

費孝通

自從六月五日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了那篇已成歷史文件的演說起到英國發生金元荒的當前局勢止，大約已有三個月。這三個月裏，歐洲的風雲，變幻多端，使我們住在消息阻隔的遠東，不免眼花繚亂。其實不但在中國是這樣，就是在電訊迅速，報導周詳的歐美，以事後看他們各種各色的言論，也使人有同樣的感覺。

這篇演說發表之後，在美國當時，據說很少感覺到它的重要性；但一傳到英國，却變成了頭條新聞，從左到右各種報紙和刊物都好像觸了電一般的雀躍起來。最熱烈的是英國政府，外相貝文親自到法國去會晤皮杜爾，儼然是世界風向有了轉變。莫斯科的官方報紙最初的評論是採取抨擊「美國帝國主義」的態度，但是等貝文採取了行動，也變成了靜觀。歐洲各國左派的言論跟着看顏色。莫洛托夫給貝文和皮杜爾邀請的回電：「對於歐洲各國當前主要問題在於最快可能下從事復興及發展他們的經濟一點深表同意」，傳出之後，英國下院議員高興得拍起手來。在左右輿論休戰狀態下，巴黎三強會議開幕了。那是六月底的事。

英國當時的輿論，雖則大多擔心這會議的前途，但是差不多一致表示着「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意思。工黨的「論壇」周刊會說：「如果蘇聯和西歐不能獲得協議——成敗尚屬未定——我們並沒有簡單的選擇。歐洲維持着分裂，對於東西雙方都是極嚴重的。我們並不是選擇一個全歐的馬歇爾計劃，還是一個西歐的馬歇爾計劃。如果東西雙方真的分裂了，對於西歐將發生新的政治和經濟的困難局面，使他在西歐的範圍內都不易從事於整個的經濟建設。這是個重要的關頭，極重要的關頭；失敗的代價簡直是不可能計算的。」（六月二十七日）

但是巴黎會議失敗了。蘇聯退出了馬歇爾計劃的範圍。這時英國的輿論開始責備蘇聯。蘇聯的輿論也很清楚地一致認為馬歇爾計劃是杜魯門主義的變相，想用經濟力量爭取東歐國家，使他們「反蘇」，而且將損害歐洲國家的主權。

貝文和皮杜爾似乎毫不顧慮這種抨擊，向歐洲各國發出請帖，開會討論接受馬歇爾演說中所提出的「自助乞援」的方案。那時在所謂「鐵幕」之東的芬蘭、捷克很表示了一點猶豫的神色，但是莫斯科接着就召見了東歐各國的首長，在很迅速的會談下，成立了莫洛托夫方案。東歐和西歐在不同方案和計劃中開始分裂的競賽了。從那時起世界輿論也分了雙疊。凡是說馬歇爾計劃不是帝國主義陰謀的就被指為「反蘇」或有「反蘇嫌疑」了。同樣的，即是在索來傾左的英國刊物上，也把歐洲分裂的責任推向蘇聯，認為莫洛托夫有意要阻礙歐洲復興。兩大之間似乎已沒有了中立地帶。主義的界限森嚴，一若另一次大戰即在眼前。

但是七月份過去了，金元荒的風暴在八月上旬逆襲英倫。英國的輿論逐漸整了陣線，認真討論到馬歇爾計畫是否有助於歐洲復興的問題了。他們開始比較客觀的提出蘇聯為什麼不參加馬歇爾計劃的理由了。尤其在美國挾其金元勢力威脅英國社會主義的時候，英國輿論顯然有了轉變。在這些材料中，我們在遠東的人，也可以逐漸看出過去在「主義」煙幕下所存在的經濟事實。

政治原不是「意氣」，而是「生存」，是「實利」。莫洛托夫毫不加保留條件地帶着專家，忽忽飛到巴黎，似乎不是

「存心搗亂」，而是具有積極的目的。捷克取消參加的諾言，也不是單純的受了莫斯科的「訓令」，而是有實際經濟上的打算。英國的熱烈，法國的亦步亦趨，似乎更不是衝動，或是參加反蘇，也有他們不得不然的理由。據我根據這兩個月來所發生的變化，并作一度分析。

### 英國的苦衷

「馬歇爾計畫」一詞並不是馬歇爾自己提出來的，開始用這名詞的倒是英國人。事實上，馬歇爾並沒有計劃，歐洲也並沒有真的提出了個計劃。至今，這還不過是一個空名。馬歇爾所表示的祇是一種意向。

馬歇爾在哈佛演說中表示：歐洲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有日趨惡化的情勢。如果歐洲更想得到美國的援助，必須先行自助。「復興歐洲是歐洲人的責任。復興計劃，我想，必須由他們發動……政治的感情和偏見不應存乎其間。」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勸告，可是在這勸告中却暗示了美國願意成全復興歐洲的努力。再說得具體一些，他暗示了一筆很大的借款。

這暗示激動了英國。為什麼英國一口咬定這暗示，認真的做起計畫來呢？——這是我們瞭解「馬歇爾計劃」的線索。

五月底工黨在馬蓋德舉行年會。雖則有一部分少壯議員在「向左看」的小冊子裏警告政府：如果繼續現有的尾美外交，英國經濟將要發生困難，但是工黨的官方却還充滿了樂觀空氣。Noel-Baker 的主席致詞中一再說：「輸出已達到預期的目標，工黨政府在過去兩年中已把英格蘭銀行和基本實業國營化，遏制了物價的高漲，房屋問題已部分解決，消弭了罷工，煤的產量也已大為提高。而且他說，工黨政府的目标是使具有分裂危險的歐洲團結起來，努力建立國際間的合作體系。回顧英國國內，工黨的壯健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在因議員出缺而舉行的地方選舉中，工黨依舊把握着他們的勝利。六月七日的「經濟學者」周刊中說：「上星期的工黨年會裏有一件事實是無可爭執的，就是在本屆國會任期結束前不會發生普選。」這是說工黨政權非常穩固。

可是在這年會裏也透露了一點不太吉祥的預兆，那是財長的呼籲節約。英國人民已經在過着十分緊縮的生活，而唐爾頓却還在要求東緊肚帶，他的理由是要避免金元外匯的枯涸以致不免再乞援於美國借款。在當時聽來是一種「未雨綢繆」的打算，也是配合於一部分少壯議員獨立外交的要求。事實上是很清楚的，除非英國能自力更生，絕難自拔於「美國影射」的地位。

這時司徒森遊歐回美已發表了他恢復租借法案性質的對歐大借款的言論，

可是他加上了個條件，就是債務國必須放棄社會主義的措置以獲得美國的「信任」。「政治學家」周刊在六月七日在評論唐爾頓的警告中說：「當然，這是可能發生的，如果急需金元的國家沒有其他方法來應付他們的需要時，祇有屈服於美國國會的割肉條件。這是可能的，但是，明顯的，英國工黨政府決不能容其發生，除了自殺，怎能考慮這可能？」

英國人會熱讀莎士比亞割肉回債的故事。社會主義的政府想靠美國的施捨度日，這悲劇勢難避免。前年英國向美國的借款早已簽定了割肉的條件。這條件是英國所欠別國的帳得因債權國的要求用美金償付。如果英國輸出充斥，這條件是不會作祟的，但是英國原是個人超國；如果這貿易差額都得要用金元去填補，這就成了一個巨大的漏洞了。當然，如果其他各國有着充分的金元外匯，或是無需向美國清理帳目，英國也不致「割肉」。可是，自從美國租借法案停止，善後救濟計畫結束，歐洲以及其他各國倚賴美國的供給却依舊，惟一大宗的美匯是那筆對英借款，於是英國最後竟成了供給美匯的大主顧了。換一句話，英國所欠各國的債務都得用美匯來清理，這有限的十二億五千萬磅的美匯，怎能不加速的消耗呢？

工黨政府不願「自殺」，但是怎樣去保持這日漸加速消耗下的美匯呢？唐爾頓在五月底工黨年會裏的節約警告是從這個嚴重考慮中發生的。六月五日馬歇爾的演說正在這時候傳到英國，工黨政府怎能不像觸了電一般的雀躍起來？馬歇爾的演說在貝文和唐爾頓聽來是美國將不以政治條件向歐洲放款。如果他們的解釋是正確的，這自然是「羅斯福死後美國政治家風度的初次表現」了。六月這一個月就在這「世界是否將轉變風向」的課題下引起了觀察家的緊張心情。七月二日莫洛托夫宣告不能接受「馬歇爾計劃」才澄清了這局面。歐洲已告分裂。在我們話分兩題之前，先回頭看看美國。

### 馬歇爾計劃被擱置

「我們預料他們祇跳那麼六吋，再也沒有想到他們竟平地一跳就是六呎。」——這是美國 Washington Post 對巴黎會議的批評。這等於說：「他們却這樣認起真來了！」

自從莫洛托夫指責馬歇爾計畫是杜魯門主義的偽裝，是反蘇計劃之後，有一部分輿論就竭力發揮這種觀點，認為「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的」。我並不否認馬歇爾計劃實現的時候，有這可能，但是把美國看成一個清一色的反蘇集團，在事實上也不是正確的。美國和其他國家一般是個政治的複雜體，包括着各

種不同，甚至相矛盾的。美國在這一表示得特別清楚。他們的政策因為和利益團體的爭逐聯繫得密切，所以常給人以沒有一貫性的印象。因之，用了缺乏彈性的公式去看美國政治是不夠的。以代表大企業利益的共和黨說，他們對於蘇聯是討厭而且畏懼的；他們主張強硬外交，但是他們却爲了要減低所得稅，亟力的要縮緊政府支出，甚至強硬外交所必需的軍費支出，他們也在折扣。在政府本身，行政和立法兩大機構就分在兩黨手裏，磨擦和矛盾是公開的。行政各部門之間步驟常不一致，甚至在同一部門裏，各行政長官的意見也有很大的歧異。國務院本身的分歧曾經發生過很嚴重的風波。馬歇爾擔任國務卿之後第一件工作是整理國務院，使美國在外交上有個「政策」。——我們忽視這些事實，而認爲美國政府的一舉一動都是在「對付蘇聯」，結果自難免於自誤誤人。

馬歇爾在發表那篇演說時心裏有什麼打算，我們無從知道，但是從他所說的看，和杜魯門援希土的聲明差別是無可抹煞的。如果假定馬歇爾早已胸有成竹，設下了個圈套，祇等蘇聯上鉤，則他的同事財長奈德就不應在巴黎會議剛開幕時，表示美國並沒有對歐放出巨款的打算。更不會在歐洲東西分裂之後，西歐集團趕緊製造經濟方案要在九月一日交卷時，杜魯門和國會同意在明春之前不召集特別國會來考慮這援歐方案了。

我願意承認美國目前大企業利益勢力龐大，會使美國走上帝國主義的路上去，他們不主張國際在蘇聯存在時代建立和平，因之，馬歇爾的本意不論怎樣，實現的「計劃」可能走不出「援希土」的前轍。這是可能的。但是我們低估了，或甚至抹煞了，美國的進步勢力，否定馬歇爾計劃不能成爲達到世界和平的一個步驟，却正是正確的看法。歷史是人的事，事在人爲！美國進步人士如華萊士等的歡迎馬歇爾演說，並不是曲解事實，而是現實政治裏的敏捷行動。我們應當明白的是「馬歇爾計劃」到現在還不是個「計劃」，今後的幾個月內美國政治的活動才能決定這計劃的內容，內容甚至可以是一個零。

「新政治家」周刊八月九日有這樣一段話：「當歐洲在辯論馬歇爾援助諾言的動機時，美國人却在辯論他們是否應使這諾言成爲事實，如果成爲事實，動機又應當是什麼。在美國人心頭並不像貝文或莫洛托夫一般那樣已有成見。馬歇爾「計劃」的內容和意義在目前是一九四八年競選的題目。」——這使我們回想起六月二十二日拉斯基教授的話了：「世界已不堪聽任歐洲之前途爲美國政治舞台之足球。」

在美國說「政治」是指「競選」。美國的選舉也是真頻繁：二年改選一

次下院和三分之一的上院，四年改選一次總統。明年又是大選之年，一切重要的政策都會影響選舉，在沒有把握住選民的意向之前，想競選的人，誰也不敢下注賭本。大選年照例是政治上最沒有重大決定的年頭。這可能要增加美國人民每年六十美億的長期大借款絕不容易在這年頭決定的。

貝文明白這個道理，他急急忙忙，席不暇暖的飛到巴黎，更在異常的倉促中和莫洛托夫決裂，又趕快要在九月一日之前提出全盤西歐復興計劃來，他爲的是爭取時間。依他的計算，這計劃必須在十月裏實現，否則希望就渺茫了。

「新政治家」周刊在七月十二日曾發表過一個預定的日程：九月一日西歐復興計畫提交美國，經過國務院計畫委員會審核之後，再交總統特設的美國資源調查委員會去覆審，看美國有沒有力量答覆歐洲的需要。所需時間至少一個月。十月裏，發動全國輿論召集國會特別會議通過這方案。

這打算，一方面是顧慮到明年是大選年，可能受競選影響，不易通過這龐大的借款，另一方面是爲英國本身的需要。美債在十月底可能告罄，金元荒的風暴在七月中旬已經有了預行警報。而且今年冬天，歐洲的糧食和燃料如果得不到美國的接濟，勢必引起嚴重的災荒，政治的結果，無從設想。十月是個關口。

這如意算盤裏也按下了貝文和莫洛托夫決裂的契機。美國現在的國會是通過援希土法案的反蘇國會。如果在馬歇爾計劃裏包括了一筆給蘇聯的貸款，通過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貝文當然記得美國停止向東歐國家貸款的事，他是否將爲東歐國家向美國去說項呢？美國如果提出政治條件，他有把握可以讓東歐國家接受麼？如果沒有這把握而同時又得爭取時間獲得這筆可以避免金元荒的續命湯，他自然不會急於拉攏莫洛托夫了。莫洛托夫的拂袖而去，貝文倒可以鬆了一口氣。

貝文的善觀顏色並沒有使他的算盤如意打出來。美國國會議員們對於馬歇爾的演說顯然並不熱心。馬歇爾已感覺到輿論的冷淡，所以在鹽海城州長會議裏重申援歐的急切需要，這是在莫洛托夫離開巴黎之後的演說。他警告美國，如果坐視歐洲局勢的演變，「美國將面臨一個本身國際地位的激烈變動。我請你們最慎重的考慮這演變對於我們美國未來的繁榮和安全的涵義。」西歐十四國在和諧的空氣中結束了他們的合作會議，盼望華盛頓的報酬時，在七月十五日，杜魯門却發表了和國會領袖同意在休會期間不爲復興歐洲問題召開特別會議的消息。這一盆比冰還冷的水澆到了興忽忽的西歐國家的頭上。如果馬歇爾計劃是杜魯門主義的偽裝，如果這是反蘇的經濟戰，我很難理解在蘇聯退出巴

會會議，西歐國家已經出了頭的緊要關口，曾被認為反蘇十字軍領袖的美國國會在這時候拆台撤手，連精神上都不給英法打一點氣的。

杜魯門同意國會領袖延緩撥款計劃的討論是因為他並沒有把握在特別會議裏通過馬歇爾計劃的可能。這件大事，歷史上空前的和平時代的貸款，非經過一次人民直接在選舉裏表示意見的機會，誰也不敢作主。所以他表示將在國會休假期間從事於「教育人民」運動。不論前途如何，在今年之內，美國貸款歐洲的希望是落空了。

馬歇爾計劃的被擱置對英國的打擊是太嚴重了。「旁觀者周刊」七月十八日說：「哈佛演說之後事態的變化這樣的深刻，已使人很廣泛的覺到，如果馬歇爾和國務院的政策現在一旦翻案，這將是一個重大的欺騙。」

素以慎重和自負的英國外交，這次是下錯了棋子，有苦說不出。七月十九日「經濟學者」周刊露骨的警告英國人民說：「馬歇爾計劃一詞對於英國人民包含着一個嚴重的危險性，這危險性相等於一九三〇年時代『集體安全』那個名詞——在存在之前誤認為已經是事實了。」

這警告發出不久，金元荒的風暴毫不容情的襲擊英倫，展開了肅殺蕭條的歐洲之秋。回首過去三月，竟是一個「仲夏夜之夢」！

讓我們回過來看看歐洲。

西歐合作會議雖則在和諧的空氣中進行，但是也暴露了很多難於解決的問題。最基本的是歐洲分裂之後，西歐不能成爲一個有能力復興經濟集團。這裏我祇要重提上面所引「論壇」周刊在巴黎會議沒有失敗之前所說的話就夠了。

「失敗的代價簡直是不可能計算的。」

### 難洽的西歐

原來，歐洲東西兩部在經濟地理上是不同的。包括在西歐區域裏的經濟中心以往是以魯爾的煤礦做中心發達出來的工業基礎，在食糧和工業原料上並不充足。現在英美法所占領的德國整天在鬧糧荒，假如東歐的糧庫被封鎖了，西歐的食糧祇有倚賴海外供給，主要是美國和加拿大。這幾個海外的產糧國同時却有很高，比西歐更高的，工業水準，他們不需要工業製造品。於是問題也成了用什麼東西去購買美加的糧食了。工業原料自給都不夠，當然談不到輸出。

這是西歐單獨復興的基本障礙。

假如美國決定來援助這本質已經不平衡的西歐了，美國能出多少力量來援助呢？現在我們還不知道西歐復興所需的總數。依美國下院外交委員會的猜測

蘇聯除外，歐洲十八個主要國家除了他們手上所有黃金準備和美匯，一九四七到四九的三年中一共需要一百七十億美元。每年得借出五十到六十億元才能滿足歐洲的需要。美國當然還要顧到南美和亞洲，如果一起加起來，將要在美國全部輸出的二分之一以上。美國人民肯這樣慷慨的貸出這筆款麼？從經濟着眼，美國如果不貸出這樣大的款，輸出即將降低，可以影響國內的就業。但是解決這生產過剩的問題，也不祇有對外貸款一法。美國近來已有保持國力，用國內市場來代替國外市場的法。政府可以創造購買力使生產力不致下降。一般的猜測，美國即使決定向歐貸款也不會是很大的數目。可能的是美國國會授權政府轉讓物資，不是美金，而且限於剩餘的物資，有一點像轉讓剩餘的軍火。八月九日「新政治家」周刊說：「在歐洲需要最大的時候，美國的援助可能是最小的。」

如果美國不能求必應，並不能充分的滿足每一個國家的需要時，西歐集團中爲了個別的生存要求也必然要起爭執了。英國在貝文從巴黎回來時，已經有人問他：是否將犧牲英國去成全歐洲？從整個歐洲看經濟情形，最嚴重的當然不是英國，也不是法國，而是德國佔領區。可是英國人民是否願意等德國人生活提高到和他們差不多時，再輪着自己呢？口頭上儘管可以抨擊自私；每天吃飯時沒有肉，冬天到了沒有煤的時候，好聽的名詞是吃不飽穿不暖的。

英國在金元荒的風暴下已開始想單獨和美國商量借款了。這單獨行動顯然和巴黎會議的精神相違反的。如果英國單獨行動發生了結果，試問其他西歐國家還肯不爭先解決自身的急切需要了麼？

即使這離心力量能不致強大到個別叛變，西歐復興計畫裏還有一個很嚴重的暗礁。我已經說過西歐的經濟地理中決定了魯爾區的重要性。而魯爾區却是在佔領之內。爲經濟打算，魯爾的工業必需恢復，尤其是煤礦。這一點是沒有人能否認的。但是這却牽涉到政治問題了。英美法三國觀點的距離相差很遠。法國根本上是反對復興德國的，兩次戰爭的經驗使他們不能不把安全列爲第一。他們要求把魯爾的煤運到法國來煉鐵，不贊成像以前一般把鐵沙運到魯爾去熔煉。在法國立場上說這是非爭不可的，因爲鋼鐵工業是國防工業的基礎。英國却堅持以德國人民作主的社會主義原則來經營魯爾的煤礦。他們相信祇有給工人以集合的所有權才能保證生產效率和生產效率却極低。美國就藉口反對政權。現在魯爾是在英國的佔領之下，可是生產效率却極低。美國就藉口反對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美國的佔領軍司令克爾將軍會公開攻擊英國，美國陸軍部派去調查魯爾的摩思的報告，迄今被國務院壓住沒有發表。美國軍部背後是

蘇聯除外，歐洲十八個主要國家除了他們手上所有黃金準備和美匯，一九四七到四九的三年中一共需要一百七十億美元。每年得借出五十到六十億元才能滿足歐洲的需要。美國當然還要顧到南美和亞洲，如果一起加起來，將要在美國全部輸出的二分之一以上。美國人民肯這樣慷慨的貸出這筆款麼？從經濟着眼，美國如果不貸出這樣大的款，輸出即將降低，可以影響國內的就業。但是解決這生產過剩的問題，也不祇有對外貸款一法。美國近來已有保持國力，用國內市場來代替國外市場的法。政府可以創造購買力使生產力不致下降。一般的猜測，美國即使決定向歐貸款也不會是很大的數目。可能的是美國國會授權政府轉讓物資，不是美金，而且限於剩餘的物資，有一點像轉讓剩餘的軍火。八月九日「新政治家」周刊說：「在歐洲需要最大的時候，美國的援助可能是最小的。」



大企業利益，他們要把這控制歐洲經濟的鑰匙握在自己手裏。如果英法想利用美國貸款來復興西歐經濟，其勢非通過美國大企業利益之門不可，可是他們是否願意把魯爾拱手交給美國的托辣斯呢？英法的人民對此是很堅決反對的。

誠如西謠所說：「乞丐是沒有選擇的。」但是西歐的人民却不能不問，所討得的是什麼呢？如果是美國經濟的霸權，憑什麼要這樣低頭？這豈不是成了歐洲給美國的禮物而不是美國給歐洲的援助了麼？送禮物還需要這樣低聲下氣，真不易使人心服了。

## 「鐵幕」之東

在西歐問題重重之下，聽到馬歇爾計畫被美國國會擱置的消息，怎能不失望東歐，說出七月十八日「旁觀者」周刊充滿着悽愴的話呢？他說：「蘇聯的撤退是歐洲的重大割症，在幾年之內祇有獲得一切可能的援助才能恢復。……沒有人願意和蘇聯決裂，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天能重新合攏。也許這決裂是總會來的，但是沒有疑問的，從經濟和政治上說，馬歇爾的演說是促成了這事的實現。」

貝文放棄東歐鑄下了大錯，這在事態的演化中愈來愈看得清楚了。當莫洛托夫拂袖東歸時，英國的輿論所惋惜的是莫洛托夫白白地爲了成見，拒絕了分得一杯羹的機會。但是等馬歇爾計劃今冬實現的希望消逝後，對於莫洛托夫的先見未免有一點酸意，更因爲東歐經濟集團間短期中互相簽定了商約，不能不自欺冤枉了。

「旁觀者」周刊八月八日曾說：「雖則沒有人懷疑政治的歧異在蘇聯拒絕參加合作的決定中所具的重量，但是如果認爲這種態度全出於消極的考慮也是錯誤的。」現在才知道在莫洛托夫到巴黎之前，東歐國家已經有了東歐的復興計劃。他到巴黎來是要看馬歇爾計劃是否可以對於已定計劃加以補充；等他發現他如果參考全歐計劃，將要放棄原有計劃時，他毅然決然地走了。蘇聯的政治是現實的。他並沒有因主義的不同而放棄過尋求向美貸款的機會。他的惟一願望是復興。東歐的復興計劃是蘇聯自身復興所願的。莫洛托夫不肯以實現的方案換取空頭支票，現在看來是聰明的。

自從從納粹手上解放之後，東歐的國家在經濟上已經和蘇聯發生了極密切的聯繫。波蘭的輸出中有百分之五十一是運往蘇聯，輸入中百分之七十四日是來自蘇聯；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情形相似。捷克和芬蘭的對外貿易則偏重於西歐國家。在這許多小國間的貿易在過去却極不發達。東歐

復興計劃的主要方案是在提高小國間的貿易。匈波，捷羅，南保的商約已經加以延長；芬南已同意交換紙漿和煙草及鉛砂，捷克將供給保國機器和車輛，並向保購買水菓和煙草；更重要的是波捷兩國已決定捐棄前嫌，同意簽定五年的長期商約。蘇聯允許波蘭動用蘇聯的黃金準備，使波蘭能購買外貨。蘇聯又在西歐合作會議開幕來允許供給捷克鐵砂和棉花。——這就是被稱爲莫洛托夫計劃的內容。

波蘭和捷克本來據說是被馬歇爾計劃打動了心的。但是事實上他們不能不選擇東歐的集團。我說「事實上」並不是政治上的意義，而是經濟上的意義。在馬歇爾計劃中，歐洲的工業的中心將是在英國和大陸上的魯爾區。波蘭捷克所能取得的地位是供給工業原料和發展農業。這是波捷所不甘心的。在現在生活程度有着很大差別的情形下，接受工業西歐和農業東歐的公式顯然是無利於東歐。在莫洛托夫計劃中，波捷却處在工業區內。捷克的重工業本來是有基礎的，波蘭有煤和化學工業，這兩國聯合起來可以供給東歐內圍的工業品。因之，他們歸回了莫洛托夫計劃。

戰後的歐洲糧食的匱乏已成了每個人所最關心的威脅。今年東南歐的農業收成並沒有預期的好，到了冬天，即是在東歐的圈子中，還是難於自給，和蘇聯合作是得到糧食的保證。蘇聯已經開始竭力儲藏糧食，在西歐的糧荒到來時，東歐將有充足的麵包可吃。這是莫洛托夫對付馬歇爾最強的王牌。

東歐在經濟上比了西歐易於達到自足的程度，雖則水準較低。一九三六年納粹包圍蘇聯時，他的對外輸出祇是全部生產的千分之八。這是和英國不同的要點。大體上東歐和西歐的區別也是如此。蘇聯和東歐是可以關起門來的，祇要他們願意開了門而有利，他們才開；他們並沒有把歐洲的資源去貢獻給美國大企業家來開發的必要。這也是美國心目中最可恨的鐵幕的經濟基礎。

西歐沒有東歐是困難的。目前英國和波捷有着重要的貿易。荷蘭和每個東歐國家都有往來。法國是波南的重要顧客。波蘭的工商部長密克曾說：「在過去兩年波蘭所接受的輸入比了上次戰後的五年還多。這並不是別國對我們更友好了，而是他們更需要我們的輸出。」——西歐國家如果借得了美國的貸款，是否值得和東歐隔斷，還是問題。如果爲了一個不一定兌現的諾言，而放棄東歐的糧食和工業品的主顧，這代價真是無法計算了。

本來，世界分裂成不合作的集團是愚昧的，這分裂發生在經濟地理上不能分的歐洲更是愚不可及的事。既分之後，要重歸於合，却非一言可致的了。巴黎會議中貝文的輕率是政治家的一個教訓！英國在金元荒中應當能充分的認識這是個無可饒敵的大錯。

八月三十一日於濟華園

# 論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及徵用的技術問題

韓德培

毫無疑問的，我們的政府現在是在窮。八年的抗日戰爭結束之後，緊接着又是空前慘烈的「戡亂」戰爭。國家的財源既日形枯竭，於是政府的財政也就漸漸走近羅掘俱窮的地步。現在政府汲汲於乞援美國，希望美國快快給我們若干借款，原自有其苦衷。這次魏德邁將軍來華考察，所到之處，政府的重要人員那樣地侍候唯謹，奉若神明，也就是看在一「錢」的情分。雖然魏氏臨行時會將政府奚落了一番，但政府還是力圖辯解自飾，以待好音。其實政府如要從開源方面解決當前的窮問題，縱不乞援美國，也並非全無辦法。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便是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

報載全國經濟委員會頃已決定徵課一種所謂「建國特捐」。這雖不失為辦法之一，但截至筆者執筆時為止，據報紙所透露的簡單消息看來，這種特捐似乎並不「特」到怎樣了不起的程度；而且徵課的對象，還僅僅以自然人為限，而不及「法人」（例如公司），似乎又是故意開了一個「特」大的後門。這種特捐，對於所謂「豪門資本」，將不致有什麼特別嚴重的影響，實在不足以滿足今日國民的普遍要求。而以目前府庫之空虛，國用之浩繁，單靠徵課這一點特捐，也恐怕不免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據八月二十三日合衆社電，魏德邁將軍會在蔣主席官邸的一次茶會上表示說：中國私人在美國的資產總額，達美金十五億元之鉅。這是僅指在美國一國的中國私人資產而言。若將在其他外國的中國私人資產合併計算，其總額當還不止此數。這些資產中的絕大部分，必為豪門富室所有，殆可斷言。記得傅孟真先生曾經說過：如將豪門資本沒收充分，足敷穩定民國三十七年全國金融之用。這決非誇大之詞。如果政府認真從這一筆鉅大的資產上痛下決心，依照本文後面所建議的方式予以徵用，其所得必大有可觀，當屬無疑，尙何須向外國求援，仰人家鼻息，看人家顏色？

近年輿論界對豪門資本的作惡多端，已開始作公開的抨擊，而在國民黨的

中全會，國民參政會，立法院院會，以及最近全國經濟委員會所主持的座談會中，也曾先後有人提出對付豪門資本尤其在國外的豪門資本的種種辦法。然而政府對於此點，至今尙未拿出任何切實有力的措施。是政府沒有決心？還是技術上尙待研究？

政府如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自然是一件轟動全國甚至全世界的大事。要做這樣一件大事，就非具有極大的決心不可。根據以下的種種理由，筆者覺得政府應該具有這個決心：（一）過去我們總憤說：中國人祇有大貧與小貧之分。在過去，這可說是事實。然而經過這八年的抗戰和戰後繼續的混亂與不安，現在的中國人，已不再是大貧與小貧，而却已成為豪富與赤貧的顯明對照了。這是一個非常不幸的現象，但却也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抗戰前的大學教授們，可說屬於社會的中上階層，而現在却是：「食難充饑，衣不蔽體，本身營養不足，妻兒啼饑號寒。」（北大清華教職員最近對教育部朱部長之沉痛表示，見八月廿五日上海大公報社評）。大學教授們的生活是如此，其他比這些教授們的生活更苦更慘的人，在全中國尙不知有多少。這些人現在對國家所能奉獻的，就祇剩有「營養不足」或瘦骨嶙峋的一條老命了；至於說到對國家經濟財政上的負擔，他們自然無能為力了。政府既需財孔亟，尤其需要大量外匯，難道不應當專從那些在國外有資產的豪門富室身上去打主意？（二）現在政府所實行的糧食「徵實」和「徵借」辦法，完全是以農民為對象，要農民來負擔。以「徵實」與「徵借」合併來說，他們在一年之內，便應出兩年的負擔。以稻穀計算，他們今後一年之內應繳解的食糧，約八千萬擔，約佔預計中今年全國秋季稻穀產量的百分之八強。再加上地方的徵派，官吏的盤剝，及公糧在繳解過程中的種種損耗和用費，農民的真實負擔，事實上總不致供於全國稻穀產量的百分之十二（參閱八月廿一日上海大公報社評）。在農村普遍凋敝的今天，這是一副多麼沉重的負擔！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在外國有資產的豪門富室

究竟負擔了一些什麼？爲什麼不應當強迫他們多多負擔，而偏在貧苦無告呻吟待斃的農民身上抽筋括血？再說在這年頭，通貨繼續膨脹，各種各樣的「物」也都在繼續漲價，唯有這「萬物之靈」的「人」，却不但會漲價，而且還在天天貶值。靠薪水維生的公教人員，眼看著每月薪水所能購買的「物」一天天在減少，而無可如何。毋怪北大教授周炳琳先生最近在招待朱部長的茶會上很憤慨地說：現在「戴亂」戴到我們身上來了。在今日的「戴亂」政策之下，「物」的漲價，「人」的貶值，就是無形中加重了一般國民尤其薪水階級對國家的負擔。但是那些豪門富室却有他們不受通貨膨脹影響的國外資產聽其調度，爲其生利，供其揮霍。他們對國家的負擔又在那裏？爲什麼不可以特別加重他們的負擔，而卻讓他們逍遙自在，享受國家特殊的優遇？（三）抗戰八年中，多少善良的老百姓，死亡的死亡，失蹤的失蹤，縱然倖存未死，也都妻兒離散，田園殘破，衣服用物幾乎典質精光；抗戰結束後，由於國家多故，瘡痍遍地，大都仍是孑然一身，別無長物，靠着自己的血汗，辛勤勞作，艱苦度日。但是請問有幾家豪門富室受過同樣的災害？抗戰中不但受害最少以至絕無，而且還乘機大發國難財的，還不是那些神通廣大的豪門富室？試看抗戰後舉國上下，除了他們以外，有幾個人能操縱金融，左右物價，並曾在不久的過去，一度掀起風浪，使全國國民的生活都受到極度劇烈的震動？所以過去的抗戰，可以說對於這些豪門富室，最爲有利。今日的「戴亂」，也不妨作如是觀。將來「戴」勝了，照樣還是他們最佔便宜。現在全國的一般老百姓，在徵兵徵糧之下，連他們僅有的一點人力和物力都要供奉出來，爲什麼不可以由政府把這些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拿出，以濟國用？（四）這些豪門富室的資產，可說都是來路不正，或來路不明。中國倘非一個工業國家，新式工業，寥落可憐。這些資產，有多少不是他們利用特殊的權勢，從巧取豪奪或貪贓枉法中來？我們如將他們歷年的正常收入計算一下，他們的資產總一定有限，決不會有如現在引起中外注目之鉅大數字。他們現既擁有如許資產，這就足夠證明它的來路大有疑問，大不光明，用不着另舉什麼證據。如要一定舉證，這個舉證的責任應該由他們負起，就是由他們負責證明他們現有的鉅額資產是從合法正當的收入積聚而來。假如他們舉不出充分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則政府徵用他們的這些非分之財，豈得謂爲過分？（五）從前軍閥括地皮，括來括去，他們所括的民脂民膏，都還是放在國內，決不送到國外，所以還可算是中國人自家的東西，轉來轉去，老百姓還多少可沾點油水。現在這班豪門富室精明厲害多了。全國老百姓的脂膏，被他們少數人括去以後，就一古腦兒換成外匯，送往國外，

託庇於洋人的治下，倚仗着洋人的保護。不但中國的老百姓沾不到一點油水，就是中國政府也屬無權控制，奈他不得。像這樣將全國的大量財富竊爲己有，再私行運送國外，使國家喪失了一大宗可以運用的資產，簡直可視爲一種叛國行爲。政府如對此等資產予以徵用，誰曰不宜？從以上種種理由看來，假如今天我們能舉行一個真正可靠的民意測驗，恐怕不贊成徵用豪門富室在國外的資產的人，爲數決不會很多。政府如果不一心專爲維護豪門富室的利益而存在的政府，實在無須有所顧忌，而應拿出最大的決心，對豪門富室在國外的資產首先予以徵用。

有了上述的決心，才應討論到徵用的技術問題。關於本文所說的徵用資產，有幾點必須先行略加解釋。（一）所謂徵用是指由政府徵發自用，並無補償。如將它和「徵兵」「徵糧」相提並論，大可簡捷稱之爲「徵資」或「徵財」。（二）徵用的對象，自以國內一般公認的豪門富室爲限，但決不僅限於自然人。凡豪門富室以法人或其他團體的名義享有某種資產者，亦一律包括在內。（三）徵用的對象，決不限於現金或存款，他如股票、公債股或其他有價證券、房屋、土地、林礦等一切可以變爲資金的動產及不動產，也都包括在內。（四）徵用的標準，如依美金計算，可即以五千元爲徵用的起點。五千元以下者，免予徵用。超過五千元者，第一個五千元（免徵之五千元除外）或不足五千元者，徵用其百分之五十；第二個五千元或不足五千元者，徵用其百分之六十；第三個五千元或不足五千元者，徵用其百分之七十。如此依次遞增，從第六個五千元或不足五千元者向後計算，就都是徵用百分之一百了。因此每人的資產，無論多至若干，經徵用後所剩餘的最高額，便決不會超過一萬二千五百元。這一萬二千五百元是「的留家屬生活必需費」之意。

要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在技術方面，可能採取的方式約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當事人自願的方式，就是由豪門富室將他們在國外的資產總額，自動坦白地向政府申報，並聽由政府加以徵用。但是，誰敢相信，並担保他們能這樣慷慨？這種方式，不啻與虎謀皮，事實上決難奏效。所以這種方式，殊不足取。

第二是外交的方式，就是由我國政府請求外國政府協助，將豪門富室在該國的資產，代爲徵取，再轉移給我國政府。假如還在事實上可以做到，定可省却不少的麻煩。無如在事實上，這却是萬難做到的。一般人都明白，我國豪門富室的資產，現在多係集中於美國一國。而美國這個國家，對於私有財產的保

護，又極為周密。美國聯邦憲法修正部分第五條和第十四條，都曾以明文規定：任何人的財產非「依法」即依所謂 *the process of law*（此詞含義甚廣，照美國法院的解釋，不僅指正當的法律程序問題而言，且兼及正當的法律內容或實體問題，故勉強籠統地譯為「依法」）不得加以剝奪。假設美國政府向中國政府之請，貿然做去，美國政府的行為，便足以構成違法行為。不但有關係的美國國民，可向美國法院起訴控告，就是有切身利害的中國僑民，也同樣可向美國法院起訴控告，受法律上與美國國民相同的保障。因此我們可以推想，美國政府決不致接受中國政府的這種請求。所以這種方式也不足取。

第三是司法的方式。這又可再分為兩種方式來說：一種方式是由政府以追索應納的稅捐為理由，把僑門富室當被告，去向美國法院起訴。然依美國法院的判例，這種涉及執行外國即中國徵稅法律問題的案件，它們是不予受理的。所以這第一種方式是行不通的。另一種方式是由政府先依司法程序從國內法院取得一個判決，然後再持此判決請美國法院予以執行。但美國法院也可能根據種種理由而予以拒絕。它們可以說這是涉及執行中國即中國徵稅法律問題的判決，所以不予執行。它們也可以說中國政府徵用資產的這種辦法，是違背美國法院所在地的所謂公共秩序（*Public policy*），所以不予執行。它們甚至還可根據美國法院對管轄權（*Jurisdiction*）的觀念，說中國法院無管轄權，而不予執行。所以這第二種方式，也是很難行通的。可見這種司法方式，也不合宜。

第四是政府強制的方式。上面所舉的三種方式，或須賴僑門富室當事人的自願，或須賴外國政府或法院的協助，都屬難於採用，已如上述。至於這第四種方式，却主要有賴於中國政府自己行使其強制的力量。這種方式着重於以下幾點：（一）首先由中國政府與外國政府協商凍結國人在外國的一切資金，並宣告凍結之日起，他們所有關於在外國資產的一切權利轉讓行為，須經中國政府核准，始生效力，如此庶可防止僑門富室的資產發生隱匿或逃避情事。（二）

迅速開始調查國人在外國的資產實況，而對於僑門富室用別名或他人名義所存的存款及購置的產業，尤須特別嚴密查察；並須用重金懸賞的方法，獎勵中外人士的告密。（三）公佈調查所知的僑門富室的姓名及其在外國的資產數額，限期命其依徵用標準如數繳納；允許其在規定時期內提供真實可靠的反證，以證明其資產的來源為合法與正當。（四）嚴禁上述的僑門富室當事人出國，必要時得加以看管。其已出國者，須限期令其回國。如無正當理由而逾期不同者，即調銷其出國護照，或於可能情形之下，委託外國政府遣送回國。凡可能為其財產繼承人之親屬，亦同；因恐萬一當事人死亡，其繼承人仍可能在國外依外國國際私法上之規定，而安然享有其繼承之財產。（五）凡抗命不於規定期限內，依政府所定的徵用標準，繳納其應繳納之資產數額者，以嚴刑處罰，並得處以極刑。如此始足以儆戒其餘，而使其聞風就範。

這最後一種方式的主要特點，便在將僑門富室的當事人，嚴禁於國境之內，再用政府的強制力量，逼迫他不得不把他在外國的資產自行拿出，聽受政府的徵用。傅孟真先生論及他所痛恨的僑門富室時，曾主張「辦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對於傅先生疾惡如仇的態度，筆者是十分贊佩的，但對於這種跡近「放生」的辦法，却不敢附和。這第四種的方式，是一種以人為質的方式，實施起來，較諸其他三種方式，應該易於生效。

政府目前似乎尚無徵用僑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的決心。筆者無已，倒頗屬望於今年年底的國民大會。這一個代表國民的偉大集會，如果真為國民和國家的前途着想，除了通過憲法而外，有兩件最大的事情值得努力去做：一是迅速地切實設法竟致全國的和平，二是堅決地主張徵用僑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並嚴密地監督其實施。假如這兩件事能因此一併實現，則徵用所得的這筆鉅資，可以不再再投入槍聲炮口裏去，而可用諸經濟及文化事業的積極建設方面，那就是我們國民和國家的無上幸運了。

（八月卅日）

#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吳景超

我們提倡工業化的人，其中心的願望，就是想以機械的生產方法，來代替古老的肌肉生產方法。機械的生產方法，其效率超過肌肉的生產方法，事實擺

在目前，實在太清楚了，不必多來討論。不過機械的生產方法，還是手段，我們想達到的目標，還是高水準的生活程度。一個國家裏的人民，其生活程度的高下，當然受很多原素的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原素，莫過於生產方法。生產方法的優劣，決定工人的生產效率。生產效率的高低，影響工人的生活程度。

在今日的中國，如想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決不可忽略生產方法的改良。

所謂生產方法的改良，從另一個角度看去，就是增加資本的供給。機械是資本中最重要部份。假如我們把各種不同的機械，都以金錢來計算，那麼每個工人所能控制的資本的多寡，就可表示機械化的深淺，也就可以表示生產方法的優劣。一個中國鄉下的鐵匠，他所控制的資本，或者說，他所利用的工具，其價值是很低的，所以他的生產效率，也隨之而低。在美國一個鋼鐵廠中，每個工人所控制的資本，也就是說，他所利用的生產工具，其價值是很高的，所以他的生產效率，也隨之而高。我們再從農業中舉一個類似的來說明此點。一個華北的農民，他所控制的生產工具，如耨、耙、犁、鐮刀等等，其總值是有限的，決不能與美國農民所利用的曳引機、播種器、收割器等相比；因此兩個國家農民的生產效率，也大有差別。這種差別，是影響生活程度的主因。

美國的資源委員會，曾根據一九三五年的統計，算出在每項實業中，美國每個工人所能利用的資本，其數目如下：

| 實業名稱 | 每個工人所能利用的資本（單位美元） |
|------|-------------------|
| 公用事業 | 一一、九〇〇            |
| 礦業   | 八、七〇〇             |
| 農業   | 三、九〇〇             |
| 工業   | 三、七〇〇             |
| 勞務供給 | 三、七〇〇             |
| 商業   | 二、〇〇〇             |
| 平均數  | 四、六〇〇             |

一個工人，專靠兩隻手，其生產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在兩隻手之外，如以資本來協助他，那麼他的生產能力，可以加增若干倍。英國礦業工人的生產能力，與別個國家比較，算是高的，但在美國工程師的眼光中，以為英國礦業中，犯了資本不足的毛病。換句話說，英國的礦業，特別是煤礦業，機械化的程度還不高。現在英國的煤礦業，共用七十萬另九千工人，每年產煤一億八千二百萬噸。假如英人能在煤礦業中，再投資二億鎊，那麼只要用四十五萬工人，每年便可產煤二億五千萬噸。每一個煤礦工人，在投資之後，其生產效率，可以提高一倍。工業化與資本的關係，這些統計已經替我們說得很清楚了。

## 二

我們無妨借用美國的統計，來算一下中國工業化中所需要的資本。假定中

國的人口，為四億五千萬人，其中就業的人數，為百分之四十，即一億八千萬人。此一億八千萬就業的人，如每人給以四千六百元的資本，以協助其生產，即需資本總量八千二百八十億美元，此數等於美國一九四〇年的國民收入十倍以上，或一九四五年的國民收入五倍以上。

此龐大的資本需要，幾乎可以說是無法滿足的。此項資本的來源，不外兩途，一為靠自己儲蓄，一為向國外借貸。但中國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貧窮的，所以儲蓄的力量很低。根據中國農業實驗所的報告，中國的農民，有一半以上是欠債的。這些人不但沒有儲蓄，而且每年的消費，還超過其收入。他們以借貸的方法來補償收入的不足，因而使那些有儲蓄的人，不能以其儲蓄來投資，而是以其儲蓄借與他人，滿足消費上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如要靠我們自己的儲蓄，來滿足工業化上的需要，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中國有儲蓄的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幾，我們無法知道。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每年收入在二千元以上的家庭，才開始有儲蓄。二千元以下的家庭，每年的消費，都超過收入。收入愈少的，欠債也越多。每年收入在五百元以下的家庭，平均每年要欠債三百二十元。收入在五百元至一千元以下的家庭，平均每年要欠債二百另六元。假如這種情形，也在中國發現，那麼國內能夠儲蓄的家庭，其百分數一定是很低的。這些人即使勤儉度日，其儲蓄所得，離我們的需要，真是太遠了。

假如靠自己的儲蓄，不能產生我們在工業化中所需要的資本，那麼向外國借貸的希望又如何？誠然，在中國政治問題解決之後，向國外借貸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我們的胃口太大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填滿我們的慾望。美國即使每年借十億元給我們，十年也不過一百億而已，此與八千二百八十億的需要比較，相差還是很鉅的。

由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斷言，在最近的兩三代，我們即使朝野一心，努力於工業化，但是我們每一個工人平均所能利用的資本，其數目必遠較美國為低，因而我國工人的生產效率，也必然不能與美國工人比較。結果也必然是：我國工人的工資低，生活程度也低，決不能達到美國勞工的生活水準。

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紡織業中舉一個例子。美國現有棉紡錠二千三百萬枚，但運用此龐大紗錠之工人，只有七萬左右。中國現在的紗錠，不過美國的五分之一，但紗廠中的工人，却不只一萬四千人。朱仙舫先生，在其三十年來中國之紡織工業一文中，假定中國以後要添置棉紡錠一千萬枚，共需工人約二百萬左右。這個具體的例，說明中國的工人，將來也難希望控制像美國勞工所控制那樣多的資本，以協助其生產工作。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願意提出現在一般人所不願討論，或有意忽略的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口的問題。中國人口的量，與工業化所需資本的多寡，是有密切關係的。我們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需要資本那樣多，完全是因為我們人口的數目太大。假如我們不減少人口，而減少資本，那麼我們工人的生產效率，必無法與美國相抗衡，此點我們上面已經說明，不必贅贅。但是假如我們的人口減少，我們資本的需要也就減少了。假如我們的人口只有一億人，其中有四千萬人就業，那麼我們的工業化，為想達到最高的效率，也只須資本一千八百四十億美元，這是一個比較易於達到的目標。

英國以提倡社會安全出名的俾佛利支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說明他的烏托邦的內容。他說，在他的烏托邦中，人口比現在要稍少些。他希望英國只有五百萬人，而中國則只有三千萬人。假如中國只有三千萬人，那是同漢唐時代的人口差不多了，我們的生活，一定比現在要舒服得多，一切的問題，也都容易解決了。不過減少中國的人口，使其退回到三千萬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做到的事，正如使中國人民，儲蓄八千二百八十億美元，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做到的事一樣。但是我們希望政府，以節制生育為其人口政策，規定各地衛生事業的人，凡在各地努力降低死亡率的人，都應同時努力，降低人民的生育率。換句話說，我們要各地的醫生，把節制生育的各種方法，傳佈到中國每一個角落。假如每一對成婚的夫婦，生育子女，不得超過二人，則在目前的死亡率之下，將中國的人口，降低為二億人，其可能性要比儲蓄美元八千二百八十億，要大得多。

### 三

我們現在願再作進一步的討論，即假定中國儲蓄八千二百八十億美元，是一件可能的事，再看此事對於中國工業化的影響如何。當然，假如中國境內，可以利用的資本有那樣大，工人的生產效率，一定可以達到很高的水準，因為他們的生活程度，也可提高到很高的水準。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中國的資本還沒有發達到這個程度之前，就要發現中國國內的資源不夠用了。在機械化的生產方法之下，農業，鑛業，以及利用國內資源從事製造的工業，其吸收就業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譬如在機械化的農業生產方法之下，農業中大約只須要一千萬的就業人口。假如土地不加增，而只加增農業中的就業人口，必然會降低農民的生產效率，因而降低他們的生活程度。在各種實業之中，只有

工業，如能從國外獲得原料，又在國外覓得市場，那麼他的擴充，是不受國內資源所限制的。譬如我們如只利用國內土地上生長的棉花，也許我們只能設置紗錠一千萬枚或二千萬枚。但是我們如能從國外運入棉花，又能在國外覓得棉紗的市場，那麼我們的紗錠，即使加至三千萬枚，或六千萬枚，亦無不可。工業擴充到利用國外資源的階段，則運輸業，金融業，商業，以及勞務的供給，都可以隨之而擴充。英國就是走了這樣的一條路。英國在一九〇七年，其國內的生產，有百分之三十點五，是輸出國外的，到了一九三〇年，也還有百分之二十二二的生產品輸出國外。他們的棉紡織業，可以說大部份是靠國外市場而生存的。在第一次大戰以前，英國的布在國內市場中只能銷去七分之一。紡紗所用的棉花，則完全來自國外。美國與英國，在這一點上，是大不相同的。美國的生產，只有百分之五，是銷往國外的。

假定資本不成問題，那麼走英國的路，以提高龐大的人口生活程度，也未嘗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可惜這條路并不好走。不好走的原因，除了資本問題撇開不談外，國外市場，早已有人捷足先登，我們這些後進的國家，已難有插足的餘地。即使可以插足，這種生活方式的危險性也是很大的，英國紡織業的沒落，便是一個驚心動魄的例子。我們的紡織業，如生存在國外的市場上，則別國自己發展其紡織業，或另外一個國家來加入競爭，或輸入國提高關稅，或戰事發生阻礙了交通，都可以給我們的紡織業以致命的打擊。所以在天下還未一家的今日，工業的市場，應當注重在國內，國外的市場，只可置於次要的地位。假如這點判斷是可靠的，那麼中國工業所利用的資源，應當大部份由國內供給，其產品也應當以大部份在國內的市場中銷售。在這種情形之下，工業吸收人口的能力，也就是有局限的，與農業鑛業相同。

### 四

以上的討論，意在說明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人口的龐大，以及資本的缺乏，為我們將要遭遇的巨大困難。這兩種困難，也許是可以克服的，但需要相當的時日，而且還需要合適的政策。只要我們開始降低生育率，開始以資本來輔助勞工的生產，那麼人民的生活程度，總可以往上升的。可是上升的速度，不能期望其太快，而且在兩三代之內，想趕上英美等國家，大約是不可能的。

# 寫在「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 的前面

陳衡哲

約在一個月前，有五位中國的學生來看我。他們都是政府派來，現在在美國的中部及西部專學農業工程的。我和他們談了兩點半鐘。我發見他們都是有誠意、有理想的熱血青年；而且也有苦幹的精神。在現在的留美學界中，這樣的青年是不常遇見的；我感到無上的興奮與安慰。

但他們都感到苦悶，感到沒有出路。他們要回去，他們不能爲一己的安適而留連在此，像許多學成的中國學生一樣。但回去之後怎辦呢？他們不願作官，他們也不願教書，因爲他們已經有了一個確定的企願，那便是：用實地工作的方法，去改善中國的農民生活。我又發見他們所崇拜的，是李儀祉先生和范旭東先生一類的人物；因此，我也相信，他們的眼光與步驟都是不錯的。

我對他們說，「我一定盡力給你們以道德上的支持。我也有一點建議：我希望你們趁尚在讀書的時候，先團結起來，作一種團體生活的練習。」他們說，「我們已在實行了，我們一共有二十餘人，我們每兩個星期聚會一次，來討論各種的問題。」我說「好極了。」有一位說，「但我們怎樣能保持這個團體精神呢？又怎樣能使我們每一個人，將來都能不爲名利所誘呢？」我說，「古人說的，『君子而不同』；我希望你們對於他人，要儘量容忍私生活的不同；而對於自己，却又須儘量忘記我，以貢獻於大我。至於保持團結與防備腐化，我想，最好是先把那領袖慾撲滅了，而把事業與真理作爲終身努力的引路燈。」最後，我請他們回去以後就擬出一個草案，給我寄來，我再看怎樣辦。結果是他們前天給我寄來了這份「創辦生產農場芻議」。

以上是這個「芻議」的源起，現在再說我寫此「介紹語」的理由。

第一，我年來凡對美國人演講或談論中國問題時，總是對他們說，「在此次九年苦戰中，只有智識份子及農民守住崗位的，（少數敗類除外）；而他們爲國家所負的担子也特別重。所以中國的希望，也就在這兩種人民；但這兩種人民却必須聯合起來，方能發生力量。」不意我的這個看法，恰與這個「芻議」

的精神符合；而且這「芻議」還提出了一個智識份子與農民合作的具體方案。因此，我願爲牠作一點介紹，以表示我個人的贊成。

第二，這個「芻議」有許多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現在隨便舉幾個例子：（一）牠是主張「從技術方面着手，以增進農民的經濟生活。」；而把農村教育放到了輔助的地位。這是很合理的。（二）牠一方面爲智識青年謀取下鄉的途徑，一方面又把工業生產也收到他們工作的範圍去，爲農村剩餘人口將來進入工廠時，作一種預備。這是一件很好的架橋工作。（三）牠不贊成設立消費的機關，牠主張智識青年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這樣，不但這兩個階級可以接近，而且他們的工作還可以自給自足。這些都足以證明，這個「芻議」是經過研究與討論的一個成熟方案，牠不是紙上談兵。

凡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業，總是先有靈魂，再找軀壳的。若是單單先把軀壳做好了，再找靈魂，那就等於造好了廟子去叫鬼；即使你叫到了若干孤鬼游魂，他們與那廟子的關係也不過是一個齋飯問題罷了，他們決不是那廟子的靈魂。而且那種廟子也是決不會有靈魂的，即使那些孤鬼游魂願意牠的永遠存在！現在我看完這個「芻議」之後，却好像是看見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純潔靈魂，又好象聽到牠在找軀壳。我希望我們能幫牠一點忙。我是一個無田無產的人，所以只好「秀才人情」，把這一點「介紹語」奉送給那個靈魂。但我却希望，我的朋友中之有田有土的，看見了這個「介紹語」之後，能分出一兩份的農田來，借給這幾十位青年作試驗——幾十位願意把「血汗流在中國農民主土」的青年們。我個人願意來做他們的担保。

第三，在現在血流漂杵的中國，我們對於國內青年的反內戰、反飢餓運動，同情是不用說的。但同時，我們若能把眼光轉向他角度去看一看，便知道青年們的嚴重問題也並不是限於一方面的。比如這一羣在美國快要學成，而又願意吃苦與奮鬥的青年們，他們該是國家的一筆好資本。但對於這一大羣

的有為青年，政府把他們送來美國之後，似乎就把他們忘記了。即不忘記，多也不過是給他們找個位置，賞碗飯吃。但是，有志氣的青年是不願抓住一隻飯碗，就拋棄他的理想的；於是他就只有彷徨，只有孤寂，只有苦悶了。國家費了許多金錢，青年們自己費了許多精力與光陰，結果却只有垃圾堆與雜碎鍋的兩條出路；這不但可怪，而且也真是浪費到了萬分。豈但浪費而已，這樣的環境是會使他們灰心的，會使他們失去自信心的，甚而至於會使他們走向墮落

# 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創辦生產農場劬議

李克佐 高良潤 陳繩祖 張德駿  
水新元 王萬鈞 陶鼎來 徐佩琮

中國農業的生產方式和技術，已經沿用了兩千多年，沒有多大變化。這種方式和技術，適應千百年前的國家社會的要求，自無多大問題；但是要以之應付一個現代國家的需要，就不免捉襟見肘了。

我們是一批知識青年，來美國研究農業工程，已經兩年多了。我們在學術研究和技術實習之餘，經常討論到中國農業的前途。我們認爲中國的農業兩千多年來所以沒有顯著的進步，知識份子應該負主要的責任。爲甚麼呢？

中國的知識份子自有史以來，一向是所謂「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將整個國家命脈所繫的農業，交給沒有知識的農民。試想，這樣的農業，怎麼會進步！直到今天，這種情形並沒有改變多少。許多知識份子，自命清高。做工認爲是「雕蟲小技」；經商又認爲「逐蠅頭之利」。講到務農，又不如老農老圃。於是便祇有仕宦一途了。這樣以來，國家多一個知識份子，政府便必須多設一個官位；老百姓便多增加一份負擔。所以儘管裁員簡政的呼聲喊的響徹雲霄，機關和人員仍然一天比一天多。而最不幸的，作官以後，又往往是個貪官；老百姓的生活，祇有一天比一天苦；國家祇有一天比一天窮。

我們在美國兩年多以來，除了在學校讀書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在農場上或工廠裏。在農場上，我們和農夫一起下田；在工廠裏，我們和工人一起動手。因此，我們所見所聞，感觸特多。我們看到美國的農夫，很多是大學畢業生，

之路的。到了那個時候，原來一筆豐富的資本，便將變爲一大筆國債了。除非中國已經不要前途，我們能讓這個情形繼續的存在青年們之間嗎？這是一個有全國性的嚴重問題，希望關心青年與中國前途的教育領袖們，能把這個問題多多的想一想。我不久即回國了，那時希望能領教。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 寫于美國康橋

他們的農具推銷商，更是大學畢業生。我們不禁感到人家的農業和我們的比較起來，是人家的大學畢業生在和我們沒有受教育的農民競賽。人家的知識份子都從事生產，而我們的許多知識份子都在作農民的寄生蟲！我們覺得慚愧；我們覺得慚愧。因此，我們願意乘此機會，提出一個口號：「知識份子要趕快和農民攜手」。這是中國最大的希望。

本來在中國的歷史上，知識份子和農民便是國家的兩大支柱。國家的興亡盛衰，全靠這兩大支柱的健全與不健全。到今天這兩大支柱都已走到窮途末路；祇有知識份子和農民攜起手來，共同努力，才能够打開一條生路。可是如何攜手呢？

我們知道像我們一樣苦悶的知識青年，不知有多少。他們不怕吃苦，甘願犧牲，不求名利，單求能够對中國的農民有所幫助。然而，似乎都是無從下手，下鄉之後去找誰？如何幫忙？十數年前知識份子下鄉的口號就會提出過，而結果並沒有幾個人真下了鄉，癥結在那裏？主要的還是沒有摸到路。

我們研究了過去從事鄉村工作人士的經驗；斟酌目前中國的情形，我們現在提出一條新的路線，去重叩中國鄉村的大門。

我們的路線是：首先在全國各地創辦幾個生產試驗農場；然後以生產農場試驗的結果，組織合作農場。生產農場是合作農場的雛形。生產農場的土壤是



單一的，不像合作農場的土地那樣合成的。生產農場的任務是在為合作農場試驗出一種生產方式和技術；推廣到合作農場，而達到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目的。我們的手段是從技術方面着手，以增進農民的經濟生活。我們認為一切措施，要能够提高農民經濟上的收入，才能發芽生根，因為經濟是一切的基礎。

過去辦鄉村工作的人，多從教育方面入手；對於農民的經濟，並沒有直接改進多少。雖然許多人在鄉村工作了幾年，農民的生活並沒有顯然的提高。而且下鄉之後，多半先成立個機關，和農民不易打成一片；老百姓始終以客人看待。所以事倍功半，成效甚微。

針對過去的經驗，我們建議從生產入手，教育副之；不成立消費的機關，而創辦生產的農場。

這種農場，我們就叫它生產農場。它和一般的農業試驗場不同。前者是以生產為主，以生產的一部維持工作人員的生活。後者是以研究為主，其維持費是靠政府的稅收。前者不增加農民的負擔，後者則靠老百姓的封疆納草。

這種生產農場有兩大使命：第一，為中國的農業探尋一條出路；第二，為中國的知識份子試探一條從事生產的途徑。但是如何才能達到這兩大使命呢？首先我們先創辦一種試驗性質的生產農場。盡可能的應用一切現代的科學知識和技術：防旱、防澇、殺蟲、除害、氣候預測、選擇種籽、耐用肥料、引用新式農具、改良舊有農具等等。總之，我們盡一切人事上技術上的可能，看看我們的農業生產可以希望提高多少。

我們知道，中國的農民之所以窮，苛稅重賦，地主壓迫，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根本原因，還是農村人口太多，每個農民的耕地面積太小。譬如華北，每個農家的耕地，平均不過二十四市畝。豐年的收入，以戰前的幣值計，不過百五十元。一家五口，僅吃食一項，這點收入，已不足以維持適當的營養，遑論其他？假如要改善農民的生活，僅僅從育種或者其他單方面設法是不夠的。例如育種，其成效有限，即使增加產量百分之二十五，已經達到育種的極限，而實際在一個農民每年百五十元的收入裏，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也解決不了他的問題。所以我們認為要解決中國農業的問題，必須從各方面下手：不但要改進生產的技術，而且要改良生產的方式。換言之，就是由舊式的、個人的、人力的小農制，過渡到新式的、合作式的、機械化的中農或大農制。因為祇有中農或大農制才能利用現代的農作方法；最有效的機械，有利的輪種，有計劃的生產，有組織的農場。祇有大農場才能維持具有農業專門知識的人來工作，才能在農業專家的計劃下生產；而不像在小農制下讓農民個人去碰運氣。

但是，如何將農場面積擴大呢？

要擴大中國每個農民耕地面積，立刻就遇到兩個問題：第一在中國的舊式生產技術之下，每個人最多祇能耕種十數畝。再多了他也無力照管。第二，是失業問題。假若每個農民的耕地面積增加一倍，其餘的一半農民便失業了。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便無從開始。

解決第一個問題的方法，可以利用新式的機械，自無問題。至第二個問題的解決方法，便是我們計劃中的第二步，就是首先創辦生產農場之後，立即在生產農場之內，設立小型工廠，從事鄉村工業，而使農業機械代替下來的人，從事工業生產。這樣一來，不但許多農民的失業問題解決了，而且他們藉此也學到工業上的技術，待中國工業化建設需要大批技術工人的時候，他們便可立刻應命。因此，這種鄉村工廠，也是將農民從鄉村過渡到工廠的橋樑；因而逐漸減少中國鄉村的人口；同時又是為中國工業建設蓄備技術工人的訓練所。否則，沒有技術工人，空談工業化也是徒勞。

假使這一計劃成功的話，我們便達到了中國農業現代化，鄉村工業化的目標。那時不但合作農場上需要指導員，鄉村工廠裏需要管理員，而且鄉村教育，鄉村衛生等等，在在都需要人。知識份子那怕沒出路呢？而且中國工業和農業現代化是相輔相成的。工業的市場靠鄉村，工業的原料很多很多要靠農業。譬如在美國，我們看到玉米就是人造橡皮、人造絲、酒精、乃龍、澱粉、噴漆、食糖等等重要工業品的原料或部分原料。在礦藏豐富的美國，尚積極提倡以廣大的農業補充有限的礦產。所以我們可以說，在工業落後的中國，祇有健全的農業，才有健全的工業。

我們說過，生產農場是一種試驗性質的農場。這種試驗不見得就會成功。但是，一切的路都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試探出來的，所以我們願意試一下，在全國各地辦幾個這樣的農場。如果成功的話，我們最後的理想是合作農場。合作農場的一切生產方式和技術，都是根據或抄襲生產農場試驗的結果；不過，合作農場是由幾個或十數個農民自己組織的，土地也是合成而分有的。合成後的合作農場，交一二人去用機械耕種，其餘的人便從事鄉村工業生產。農場和工廠的營利，以合理方法分配。

總結起來，我們所要創辦的生產農場，有以下幾個特點：

- (一) 以生產為主，自給自足。不加農民的負擔，不必慈善機關補助。
- (二) 不但從事農業生產，而且從事工業生產，其收入是兩方面來的，而且可以不必另設農具修理廠。

(三) 生產方式和技術是現代化機械化的；每個農場面積最少四十畝，合二百四十市畝。

(四) 場內任何人員都須從事生產。

(五) 因為是農場，不是機關，我們要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僅僅生產方式和技術不同而已；所以比較容易和農民接近，打成一片。

(六) 生產農場也是鄉村教育的中心。農場負責人員，在工作之餘，還要教附近農民讀書和農業知識。

(七) 代國家訓練技術工人；為減低農村人口的橋樑。

(八) 和農業研究機關及學校密切合作，從事部分研究。

(九) 促成農民團結合作的精神。

(十) 如果試辦有效，取得農民信任，和農民發生感情，便可以開始勸他們組織合作農場。

最初創辦這種生產農場，是冒着種種風險的。誰也不敢保險一定成功。而且中國鄉村生活，艱難困苦達於極點。所以最初我們不敢希望知識青年都下鄉。我們願意犧牲一切，冒着風險，不怕苦，不畏難的去試探一下，以免許多青年作無謂的浪費和犧牲。這是我們的一點意思。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給我們指教，給我們幫助。同我們合作。我們希望政府幫助的有三點：第一、政府租借給我們一百畝以上的土地一處或數處，分佈了全國各地。或為荒地，或為現有的農場，位置以交通方便為宜，如蘇北運河以東之鹽土地帶。第二、除正式的田賦外，免除一切的前捐雜稅。同時保障我們的工作，不為軍隊破壞。第三、在可能範圍內，予以農貸。我們希望社會人士的也有三點：第一、如果有人有地而無人耕種的話，我們可以試代耕種，我們照樣交租。(最少須二百四十畝

(第二、希望社會賢達和我們合作，幫助我們接洽較長期的貸款，以作開辦費。第三、給我們精神上的援助。我們也有三項保證：第一、以五年為限，屆期報造試驗結果；第二、我們不取薪水，僅由農場供給食住。工作人數因農場大小而異，在六百市畝以下者，以兩人為限；一人負責農場責任，一人負責工廠責任。第三、一切經費公開，每月公佈一次。

至於農場的詳細計劃。因為農業是有區域性的，因作物、土壤、氣候、地形、水旱而不同。所以必須先知道農場設在那裏，才能作詳細的決定。不過，我們也作了幾個計劃，如：(一) 東海渤海沿岸鹼土之開發。(二) 西北畜牧屠宰罐頭業之創設。(三) 華北牛奶廠及牛奶工業計劃。(四) 江南灌溉中心站之設立。(五) 東北大豆農場的開展。(六) 南通棉農之發展等等。因各計劃作成後，會請美國師友指教，所以原文都是英文。這些計劃用於此不一定適用於彼，所以一切詳細計劃非待農場決定後不能定。

最後，我們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於談戰說和之餘，多多為中國的農民着想。並望和我們一樣苦悶的青年，多思索，少憂慮，尙行動，不空談，為自己為別人開闢一條出路。

(我們大約於民國三十七年夏返國。我們希望於回國後能立即開始工作。我們沒有政治立場。我們(出自中國的農村，我們還願意將我們的血汗流在中國農民的土地上)，我們回國時可能攜帶一套供給一個農場應用的機械。)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編者按：無論政府，社會各界，或本刊讀者，對於這個理想和計劃，表示同情，願意討論，或予贊助者，如有信件，編者願意代為轉寄，以便雙方可以直接通信。

# 戰後中國教育

Chinese Education: Casualty of Peace 原刊 Far Eastern Survey Vol. 16 No. 14

Nathaniel Peffer

這次世界大戰在遠東所造成的較嚴重的惡果之一，是中國的高等教育。更確切地說，它是和平所造成的較嚴重的惡果之一。因為當中國為日本侵略時，他的高等教育雖受到阻礙，還活躍有生氣。播遷到西部和西南部的那些大學，一直到戰爭的最後一二年為止，雖在艱困中却還保持着活力。現在則高等教育

正受到摧殘，大概多少年內難於復原。從本世紀初中國有近代教育以來，這是最壞的時期。

這個事實，我們無從自統計上獲得。若是只從印刷品上來看中國，則中國正有着顯著的進步。大學中學小學在數量上都有顯著的增加，學生數量也隨着

增加。確切統計雖不易得到，但這數量上的增加是不容懷疑的。用正常的標準來批判，應該表示着進步。所不幸的是，在事實上，這正指示着退步。它說明更多的青年男女正更壞地被教育着。

高等教育的膨脹正是它貶質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是不合理和極度的集中管制。最後也是最嚴重的原因却是政府——更確當地是國民黨中的統治集團——對於從小學到大學各級教育機關所加的整套壓制。現就這三項原因依次論列。

若是中國其它情形都很正常，單祇這個高等教育的突然膨脹，已足造成無法克服的困難。不問環境如何，中國在經濟上、師資上、設備上，都無法適應這突然擴大的教育機構。戰爭所給予的財富上損失，已使中國難於平衡主要的支出。即使中國具有一個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和安定的政局，他也得集中一切的力量來修補戰爭中的損壞。事實上，中國正有個無能力不誠實的政府，通貨正在膨脹，物價不斷地狂躍，還加上內戰。他不祇不能適應一個擴大的教育機構，甚至於不能維持戰前的格局。

在經濟問題之外，便是師資問題。中國從未有過大量合格的師資。原因也在缺乏充裕的財富。他雖有此造成師資的願望，但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資送所需數量的人才到國外去受現代高等學校教師所應受的學術訓練。以前所資送留學的師資，像一九三七年以前各大學校所有的，祇須我們有機會和他們接觸邊，我們都會感到他們在學術地位上的合格。他們為數甚少，對於當時大學的數量或尚足夠分配。可是戰爭開始後，不祇減少了資送出國的數量，就是要在國內造成合格師資，也大為困難，因為在艱困中維持的大學，既缺設備，復少教材，甚至於好幾年斷絕了薪的來源。因此，大學合格師資的數量就大為減少。

於是，大學和學生數量的突然膨脹既同時增加了教席，這些教席祇有由不合格的師資來濫竽充數。中國大學裏的前輩，雖明知和承認這個事實，並且會了解它的後果，可是他們無能為力。事實上有如許學程都得有教員來教。結果是一無學術地位的人都當了正教授，實質上恐怕當個講師都不合格。這並非說中國任何大學裏都沒有第一流的人才，尤其在幾個歷史較久的大學。但大多數的教授却應該去當中學教員。他們或是茫然於自己所教的學程，或是資質愚鈍。正在他們教導下的這一代學生，將是一個甚麼結果，我們殊易想像。此外，每班學生數的衆多，書籍和實驗設備的不足，更發生了惡劣影響。

從另一方面講，教員和學生都營養不足，居處不安。戰時各大學裏教員的貧苦，現在已是家知戶曉的事實。他們為事業而甘願犧牲刻苦，這種偉大的精

神是無與倫比的。這對於他們身體，却留下了創傷。可是，把戰時和現在相比，戰時還算是較好過的日子，現在大學教授們的生活，以至任何教育界人士的生活，真是貧困得駭人聽聞。很多教授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使他們能免於萎頓憔悴。吃是爲了填滿肚子，而不是爲了營養，住的房子是漏的，穿的衣服是破的。文化人士常有的書籍和其它享用，早就談不到。他們正降爲一個「凋萎」階級，硬撐着樸樸的自尊和一切祇屬於精神上的事物。在戰爭中，他們尚能把自己的貧困認爲國家最後勝利的代價，所以也是暫時的。現在他們已看不到前途，希望消逝，精力也跟着消逝。

學生的情形也是一樣。大多數是來自非富有的家庭，裹着吃不飽的公費過活。去年仲冬，北平大學生每頓祇吃到黍米和一碟蔬菜，難得能吃到一點脂肪。這已經化去了全部公費。在物價繼續狂漲中，他們所能吃到的將更爲減少。正在發育中的青年男女，就在這樣的飢餓中從事學業，我們很能想像它的效果。

可是，政府還在迫令每個學校增加它的學生量。爲的甚麼呢？學校要維持既有的學生已極困難，簡單的理智一定會主張減少數量而維持質量。政府却不願如此做。原因是爲了中產階級的青年男女若是失了業，——在現在的經濟狀況下，他們一定會失業，——他們就會因不滿現狀而傳染危險思想，坦白的講，他們會變成了共產黨。在大學和中學裏，他們至少不至於空閒，並且可以受到正確的思想訓練，更坦白地講，他們可以長成爲忠實的國民黨員。假使這辦法帶一些日本的意味，那麼，現在的中國不祇在一端使人想起了戰前的日本。同樣的用意，更形成了嚴格的集權管制。從小學一年起到大學研究班，從和安南交界的地方起到東北的邊緣，中國任何有關教育的大小事件，都由坐在南京一個房子裏的幾個人任規劃命令。任何對於教育的批評都不會發生實效。這種管制有時祇重名義，有時是一種妨礙。它最先的效果是窒塞了一切有創造性的思想和阻礙了任何新嘗試。

中國文化正在變易中，但是沒有其它一方面比了教育更爲艱難。他應該先從教育入手，做到真正現代化，纔能在現代世界裏立足。舊有教育制度已被拋棄，因它不再有效，一個新的教育制度，一方面能趕上時代，另一方面能和物質環境和民族智慧相配合，却還沒有形成。正在這個時會，它應該具有最大的嘗試機會，和對於新思想新方法最虛懷的迎受，事實上，全國教育却正受到一個最嚴酷的官僚統制。一切學程和學程的次序都有着規定，甚至中小學的教科書都如此規定。

中國正多着監督統制的督學。大學裏忙着填寫各色各樣的調查表格。統制愈嚴，規避也愈多。上面命令着所應開的學程，不問學校裏有沒有人能教，於是祇有在名義上算已開了這學程。某一大學教授曾經告訴筆者，他曾被逼必須教某一規定的學程，雖是他不能教，並且沒有教本，尤其是學生的學程早已過多。他祇有勉強講了十二課，沒有教材和讀物，最後就來個考試，考試卷子也沒有看，全班學生都及格。這樣就可以填上官方表格，符合了一切規定。話還得說回來，南京教育部裏也不乏明哲之士，他們都知道這一套的管制不合理，可是他們也愛莫能助，因為這是上面的命令，來自國民黨裏的首腦，他們祇有服從。這種統制的效果是虛偽的。但是虛偽只是從教育觀點來講。若是從政治觀點來看，它就不虛偽，政治正籠罩着中國任何事物。因為它正使國民黨的羅網能束縛住中國一切教育；縛住了教育，國民黨的中心集團才能縛住全中國。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祇靠着統制還不够。所以更需要對於一切有關教育活動的言論與思想的壓制。這壓制可能是對於較低級的教育爲最厲害，因為對於愈年輕的人愈容易加上思想的和精神的堅牢桎梏。可是在大學裏，這壓制却最被慘痛地感受到。若是我們認爲教育是基於對真理的自由探討，那麼，現在的中國可說是不存有教育。在小學中學裏正在強注入「三民主義」中的真理，半眞理，和整套皮毛；這部書已經過了詳密的修正註解，說它是孫中山的，還不如說它是陳立夫公司的。此外更加上一部蔣主席的「中國之命運」。一個民族，會從孔孟得到智慧上與精神上的養育，因此會造成一個舉世無倫的文化，它的成果迄今還表現在性情和精神上，到現在，却須從「三民主義」和「中國之命運」來獲得滋養，這是近代史上一個絕大諷刺。

這樣的壓制對於下一世代的中國文化將有何種影響，現在說來還嫌太早，但有一點我們已能肯定地說：中國革命前的官員，無論有種種的缺點，至少是些受過教育的人士。他們所受的教育可能已不合現代社會環境的需要，但它總有一種知識上的優越性。現在中國的大多數統治者既未受過傳統教育，也不懂什麼是新的，或把新的曲解了。我們確實可以說：兩千年來的中國現在是第一

次爲沒有教化的人統制着。

祇就教育來說，中國是一個警察治國家。在文件上誠然找不到具體禁令，禁止教授們持有某種思想。但是任何教授都知道，若是他表示了批評國民黨政權的意見，他須自負一切可能危險。筆者並非故作危辭，也不是說他會像去夏聞一多教授一般地被暗殺，暗殺會對外國造成太壞的印象，並且，現在已不再需

要。已有的暗殺早生了大效，它已造成了恐怖。現在的刑罰是失業，不必是暗殺。

在事實上，一個白色的清煉正在進行。當年老的人死去，或是爲了兒女的饑餓而辭職他去，他們所遺留的空缺便由思想正確者來遞補。所謂思想正確者，就是指國民黨徒認爲可靠之流。這個清煉程序雖尚未剝蝕一切大學，但確已在開始。教授們在上課時處處當心着所表示的意見，尤其是有關政治的意見，一不留心，就會被人告密。在教授中及學生中正多着會告密的人，甚至在私人宴會中教授們不敢輕易表示意見。祕密使者隨處都有。中國大學裏現所瀰漫的精神，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恐怖。最近的拘捕，證明這種恐怖並非無據。但不論有據或無據，在這種精神下，就絕不會有眞正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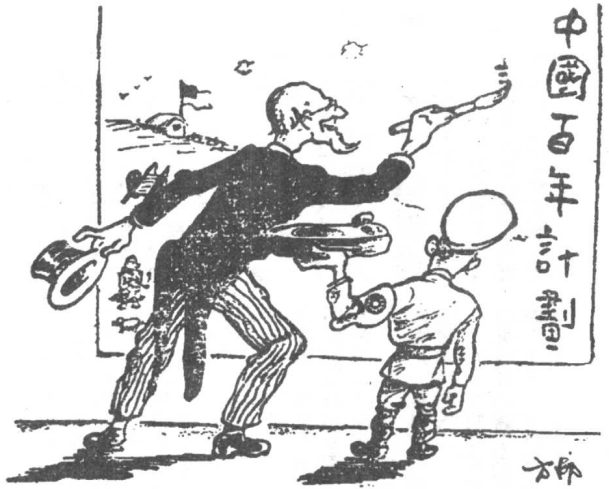
對於教授，壓制還有些顧忌，對於學生，這可就大胆地幹。報紙最近登載了大量拘捕的報道。去年一年，早就默默地在那幹。學生在不同的藉口下絡繹地被開除。極端的例子，他們會突然地不知去向，到底是被殺或被拘禁，他們的親戚也無法知道。學生團體爲了政爭而割裂。這些團體中有左派，雖非盡是共產黨，大多數是傾向於它；也有右派，或屬青年團，或屬國民黨內其他派別。這左右兩派却仍佔學生團體中的少數，多數的學生是無力而恐懼。但當政治上事端愈形尖銳，這中間多數也愈形減少。

煎熬的饑餓和政治上的無救正製造着失望，最近迭次罷課是它的表示。中國學生階級，雖在重軍管制壓迫下，依然具有政治的感覺，更自認是表示政治意見的憑藉。我們當然也不應把學生運動過於認得簡單，他們不免有無意義和幼稚性的罷課。正因現在教育的貶質，現在學生階級已不若前一代的成熟，所以可能爲國民黨和共產黨所利用。但從大體言，則學生現在所提出的抗議，性質上還是同從前的學生運動一樣。他們一般具有政治意識而無告的人民的喉舌，他們代表着一般人的希望，希望有一個富強，現代化，和民主的中國。勝利所帶來的慘痛失望，政府的墮落，經濟的崩潰，內戰，等等都逼着學生不得不挺身而出，像從民國初年以來歷次的學生運動一樣。並且，以前的學生運動都會是政治上氣候急變的信號，這次學生運動可能也是如此。

無論最近學生運動是否眞是如此，無論學生運動的政治影響是利或害，他們進行示威，雖是爲了正當的目的，總是無益於教育本身，它正是促使中國教育難換的又一原因。中國從抗戰和內戰所受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蹂躪，可能在常態恢復後短期內補正，但是一個世代的教育上缺陷，則是無法補正的。中國教育的現有遭遇，正是他政治崩潰的副產品，可是它的後果可能是最嚴重的。



全權代理



中國百年計劃

方介

共產黨！共產黨！  
(轉載 NEW REPUBL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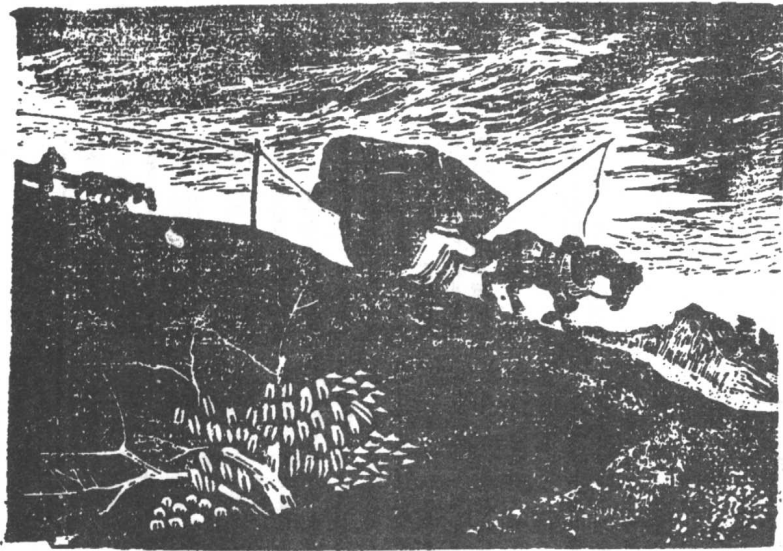
觀察  
漫面

巧婦難為



方介

驛運(木刻) 刃鋒作



方介

# 觀察

## 魏德邁與國民政府之間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這次魏德邁的中國之行，終於演成爲一齣不歡而散的鬧劇。當馬歇爾離華返美時，若干接近官方的人士即推想司徒大使即將辭職，將由魏德邁將軍奉命使華。那些接近官方的人士所以有這種推測，至少亦可以想見，他們是如何的希望：美國的駐華大使是一個全面的同情政府、反對共黨的人物，而不是一個支持民主、提倡新五四運動的人物。六月下旬孫科副主席發表了魏德邁將軍接談的談話，接着黨方或牛黨方的報紙便大罵其「杜魯門主義快來」的文章。白宮不久也就宣佈派魏德邁來華調查，於是聚情歡呼，以爲福星即來。

### 爲什麼官方歡迎魏德邁

官方最初對於魏德邁的中國之行確是滿懷興奮。在他們看來，魏

德邁是反共的，魏德邁是支持國民政府的。馬歇爾離華以後，美國對華迄則觀望政策，現在杜魯門突然宣佈派魏德邁來華調查，在官方及接近官方的人們看來，杜魯門這個措置，顯然表示美國對華政策即將改變方向：決定全面支持國民政府。魏德邁個人反共和支持國民政府是不成問題的，但假如認爲杜魯門派魏德邁來華，就是表示美國全力支持國民政府，我們認爲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我們認爲魏德邁個人的傾向是一件事，美國的對華政策又是一件事；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決不能由這個國家所派遣的駐外使節他本人的看法與傾向來作代表。我們認爲杜魯門總統所以選任魏德邁來華調查，原因很多，其中一點，就是因爲魏德邁是一個最容易和蔣主席說話的人。

過去幾年中和蔣主席接觸的幾個美國軍人。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先後任命來華和蔣主席接觸的人物，有史迪威、魏德邁、赫爾利和馬歇爾等幾位。這四個人的性格、作風、以及和蔣主席接觸的情形，都不相同。史迪威性情比較魯莽，他比較同情共產黨，他不贊成政府在配備上對於共產黨的公平的分配，他對於整個國民政府在軍事上的組織和訓練，都不滿意。他原是蔣主席（中國戰區統帥）的參謀長，是蔣主席的下屬，然而他顯然企圖在美國的國力下來扶持蔣主席。這是蔣主席所不能容忍的，特別是對共產黨問題上，兩人無法一致，結果終由羅斯福將史迪威調了回去。與史迪威極端相反的是赫爾利大使，這是一個極右的人物。他是一個完全崇拜蔣主席的人物。但在兩國的外交折衝中，一個外國駐在本國的大使，太崇拜了駐在國的元首，這外交也不會辦得有勁。和一個政治家或軍人接觸，太硬了固然安閒，太軟了也沒有味兒，所以赫爾利又代表了另外一種典型。馬歇爾和蔣主席的接觸，實在最標準，最精彩。一個是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的元首，他曾完成了現代中國歷史上的統一（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曾領導全國抵抗日本，終於獲致勝利。另一個是指揮着全世界海陸空三軍打垮了赫赫一世的希特勒的英傑，他是當今世界第一強國的最尊榮的風雲人物。這兩個人都有高度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並各自充分瞭解對方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而且這兩個人各有極強的個性，在彼此的談話論辯中，都絕對服對方而不爲對方制服。所以在這兩位人物的接觸中，雖然互相欣賞，然而每次談話的氛圍，却常常是極不愉快，甚至非常令人氣憤的。

魏德邁，這一位既有魏德邁，這一位

魏德邁的中國戰區參謀長，最能諷刺蔣主席的歡心和信任。他不像史迪威那樣的傾向共產黨，也不像史迪威那樣在美國的國力下來扶持蔣主席，這些都使蔣主席不致對他發生敵意。他也不像史迪威那樣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是蔣主席的參謀長，他在蔣主席面前陳述他所以爲然的一切，他所以爲然的一切，他建議，他批評，一切他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而最後，他會說：「委員長，我的責任是告訴我所知道的，告訴我所認爲最好的，但是你採納不採納，你以爲對不對，權力在你手裏，一切應由你最後決定。這個態度大大滿足了蔣主席的自尊心。而且，魏德邁還有一點，與史迪威不同。史迪威是當了蔣主席的面常常說許多不好聽的話，背了蔣主席的面，也是那一套不好聽的話；魏德邁則不，他當了蔣主席的面，是坦白的批評，但是背了蔣主席，他說的都是擁戴蔣主席的話，他不在背後批評蔣主席。

魏德邁在這種背景之下，官方與接近官方的人士，對於魏德邁的來華，一律表示歡迎，並充滿着許多的幻想。

經過多次研究，對於魏德邁此次的中國之行，政府方面決定了兩個基本立場：（一）遵照既定政策，進行談判。（二）不向魏德邁討論任何談判問題。這兩個基本立場，前一個是因爲政府決定用兵到底，至少在目前止，政府不擬改變這個亂戰政策。後一個是認爲魏德邁的任務是「調查」，他既無權力討論任何具體的談判問題，自以不提出爲是。

在做法上，中央決定祇供給材料，避免說話。避免說話的原因是因爲對於魏德邁這次來華，商量實質的什麼東西，還摸不清楚，所以盡量避免說話，想先從魏德邁及其顧問們方面先得到一些線索，再作決定。不料魏德邁也是抱的「不說」相門，據說結果還是魏德邁的「不說」政策成功了。

同時中央方面儘量策動民間力量來包圍魏德邁使節，使有利於政府的人士得到更多的機會和魏德邁使節接觸。並佈置嚴密的情報網，使魏德邁使節在中國各地的活動，都能隨時有報告到達中央。

# 哈爾濱歸來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特約記者)

去年三月十七日四平戰役政府軍政人員條件很多，連北省主席劉錦暉和秘書長徐鐵岩先被釋放。其他人員亦無消息。軍調部在時還可以同到一些他們在佳木斯的情況，去年十二月軍調部撤消後便真的音訊斷絕了。最近連北省政府電致二廳長重新派定，因為那兩廳長仍在彼方，如果內戰不停，看樣子他們是要長期休養下去了。

却不料八月半忽然自哈爾濱歸來九十九位軍政被俘人員。他們被釋的條件是：年在五十以上而又體弱的；身患重病，在那邊得不到適當醫藥的；及癩癩軍人。他們七月十六日離哈，搭在往四平街去的一「生產車」上，八月初便到了長春。這其中比較有名的有警務處的陳占甲、連北省財政廳的邢世芳、連北省政府秘書處的矯正、和松江省政府的高澤濤。他們的歸來，使大家不勝驚訝，而且

# 魏德邁的態度變了

## 魏德邁抵京以後

魏德邁抵京以後，始終誠和，不表示態度。但他和政府之間的往還，還在正常狀態之中。政府還不能從魏德邁的態度中得任何特殊的感覺。但是自從魏德邁抵北平、天津、瀋陽、台灣等地旅行返京以後，態度大變。九月一日魏德邁與軍獨接見合衆社記者，據稱：當魏氏訪問中國時期，與魏氏與魏氏晤談多次，而魏氏並未與魏氏認真舉行會議。魏氏對政府以外之人物談政府人員為着電也。又說：許多人願欲謁見魏氏而不可得。(見九月二日大公報) 確是事實。據魏氏自各地旅行返京後，即盡力避免和政府方面的人物接觸。他看見了張軍，僅輕描淡寫地招呼手：「哈囉，你好不好」，而不與張軍作任何具體具體的討論。許多部長去看他，他不是說忙，避而不見，就是見了三分鐘，就推說要開會，起身送客。魏德邁既奉命來華調查，身為中國首相的行政院院長

，竟沒有機會和他從事嚴肅而具體的討論，許多部長長階級的人物沒有機會和他交換意見，也確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政府方面因此而引起的憤憤與不滿，實亦人情之常。但是政府人物，于氣憤之餘，亦照自我檢討，為什麼會弄到這種尷尬的局面？為什麼外人對於政府人士竟然表示如此不信任的態度？政府方面又深覺許多要見魏氏的民意機關代表以及工商界代表，無法見到魏氏，但是我們很坦白的說，今日中國的民意機關，到底百分比的程度？外人對於這一套，可謂味若指掌。外人既然在根本上不能信任政府，他為什麼還要接見那些在政府羽翼下產生出來的各界代表人物？我們覺得政府當局還要打起官腔來指責魏德邁，殊屬不智。

# 訓人者人亦訓之

魏使一行定八月二十四日離華。當局有意在魏使離華前，設宴介紹魏氏與國民政府及各部官員正式會晤。魏使因為吃飯太忙時間，使因為吃飯太忙時間，建議改為茶會。在這一餐茶會上，魏德邁講了許多話，把中國各種缺點，痛加指摘。二十四日臨行前又發表了一篇文告。而官辭的率直，即使是左列的人，在最初也未料到有此一篇文告。這一次演講和這一篇文告，在政府方面引起了極大的激動，認為奇恥大辱。有人認為美國人太有道理，為報此仇，竟宣佈驅逐魏德邁。這當然是一時氣憤的話，而且十分幼稚，然而亦可想見這次魏德邁所給予南京官場的刺激是如何的劇烈。有兩位大員在國務會議中

，嚴決要求政府向美國提出抗議，因為他們自認絕無貪污的行爲，假如政府不抗議，他們就辭職。魏德邁本人及美國政府對魏德邁本人及美國發生着極大的仇視，一切都是爲了傷了他們的自尊心，雖然他們從來沒有反省，這二十年來，不知有多少中國平民在他們的統治下傷了他們應有的自尊心！

# 魏德邁此行的動機

魏德邁此次到中國來，動機到底何在，至今還是一個謎。動機當然不止一個。觀察三卷一期北平通信「魏德邁在平津的一段」中提及，說北方的人士對於魏德邁此次來華，看法不一，有的人認為魏德邁此行，僅在敷衍美國內的親華派。這不失爲一種有根據的看法。馬歇爾在華一年，調解國共糾紛，以他的聲望、經驗、和自尊心，終致一無結果，憤然而去，實在說，他對於此事不能不耿耿於心。他對於中國的局勢及人物當然有全盤瞭解。他對蔣主席，恐怕也不無

介備。所以他返美國出任國務卿以後，對於中國即採取袖手政策：「看你怎樣？」他把美國外交的重心，放在歐洲，把中國擱了下來。但是六月下旬孫科副主席那幾次露骨求援的談話傳到美國後，美國右派一看共產黨一天一天膨大，看見國民黨就要垮台，所以迫逼美政府不能不管中國的事務，在這種情形下，杜魯門(實際上是馬歇爾)派魏德邁來華調查，實是爲了應付美國國內的要求。魏德邁是馬歇爾系統中的人物，而這次跟魏德邁來中國的顧問們，大多數也是由馬歇爾指定的，所以可能的，魏德邁到了美國後，提出的報告書，關於國民政府的一部分，也如他離華前發表的文告一樣。這樣，馬歇爾就可以應付那些要求支持蔣主席的人，說：「你瞧，這樣一個無能，貪污、腐敗的政府，使我們即便要援助也無法援助！」

# 本刊合訂本

第一第二卷共四冊 每冊售價四萬元 寄費：掛號一千元 航空八千元

# 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

## 史鏡涵

(觀察開封通信)

黃泛區包括豫皖蘇三省。但災情以豫境為最重。黃河於二十七年六月在花園口決堤後，大流直瀉東南，河南一省，浸漫即達二十餘縣。淹沒村莊約五千六百個，人口死亡逾四十三萬萬人，逃亡者約近九十萬，地畝淹沒的約為九百萬畝。而房屋牲畜用具衣服等等的損失，無法計算。這次的決口為有史以來最慘重的災害。

### 泛區鳥瞰

河南被淹的二十縣中，其損失有輕重之別。大約以扶溝、西華、尉氏、太康、淮陽數縣，所受的災害最重；此外偏於泛區西北的鄭州、廣武、中牟、開封、編西的滑川、鄆陵、商水、偏東南的項城、沈邱、杞東北的陳留、通許、杞縣、柘城、鹿邑、睢縣等地，災害較輕。泛泛的面積，也不是固定的。大汛秋汛來臨的時候，汎區面積隨之擴大；水勢小的時候，便瀉出一部份土地。而黃河漲水，一年以內常有幾次，所以有時瀉出的土地，也很少有利用的機會。在此長長的九年中，濁流所經，一片汪洋。尋丈高的樹，也祇見樹杪似浮萍般在水面上飄浮，有些高的房子的屋脊，也似矗立在江海中的燈塔。

本年三月中旬，花園口合龍後，經過短促的幾個月期間，情形完全改變了。現在土地幾已全部瀉出。但泛區的問題却並未因水退而解決。

### 地形變化

泛區瀉出來的土地，地形和地質，都有明顯的變化。黃河本來是一條濁流，水中含有大量的泥沙。泛區經過九年洪水的泛濫、沖刷、淤積，一旦水退土地瀉出，原先廣大無限的平原，現在變成一片高低不平的荒涼地。以前有些較高的地方，因沖刷的結果，現在變成低窪之地。有些以前較低的地方，因為淤積的結果，而變為高地了。當然本來高的地方變成愈低的地方，也不是沒有。好多房子，有的深深地整個埋在泥土之中，有的則露出半截或一個屋頂。因此有些人，便因勢乘傾，在屋上再加一層，有的傾向地下挖掘，使之成為地室。

### 地質變化

泛區的土壤，也有了變化。一種是淤泥之地，最為膏腴肥沃，最宜耕種，而面積也最廣。這種情形有如非洲尼羅河一樣，是洪水唯一之恩賜。一種是沙地，大都都在河床乾涸之處及其附近地帶，這種沙地

如今掛在陸軍醫院門前的牌子是軍官教導團，又稱解放團，一共一千七百人，完全是國軍軍官，其中有二十五師及四十八師二師長。據說在齊齊哈爾被俘軍人選營多。本文前所述及的四位行政高級人員，和遼北建設二廳廳長、長春城防司令陳家珍、東北行營高參顧炳全等八人是賓客，稱為研究室，待遇特優，夏季衣服發了三套之多，每人每天領香煙一包，三頓飯白米白麵，四人一桌，二輩菜一輩湯，比中共幹部吃的還強。至於這些人研究什麼呢？我問是讀新民主主義或聯合政府嗎？

被釋的人笑着答說：「不那麼浮淺呢，讀的是『經濟史綱』、『社會發展史』、『唯物辯證法』等等……不過書放在屋裏看不看隨便，也不必作報告。我們大半是不用功的。」

他們不祇被鼓勵着參加生產運動，而且還可以作生意，加工的小平爐。例如到南關附近太平橋去買鴨蛋和雞，回來在小炭火上煮熟，鴨蛋變成紫汁蛋，拿到團中販賣部去賣，一天大約可以賣出三百枚，可以淨賺當地東北流通券二千元，約合法幣二萬元；當地東北流通券與政府發行的九省流通券同值。

研究室的人出入自由，軍官每人每週可以出門一次，無人限制。據說不會的。因為沒有一路條，而且大家都想為政府留點面子，不作鬼崇事。那邊的「路條」相當於政府方面的身份證。從四平街和哈爾濱出發的生產車在卡子上交流時，雙方出示一下這兩樣東西，便證明純粹是商民時，便可以通過。過來的是糧食，過去的是醫藥和棉紗布。道和對日作戰時的物資交流沒什麼兩樣，而且鬆懈的程度有些戲劇性。

初去的時候度日如年，我的朋友說。漸漸明白這戰爭將長期化下去，便也變焦灼為平靜了。他們大多是東北人（指研究室的人），和中共要人如關質航高崇民等也是非同尋常同鄉，有時也被請去喝幾杯白蘭地，為和平而乾杯。秋歌熟了，「白毛女」「血淚仇」看熟了，給他們作動務的中共「小鬼」已給他們帶來不少孩氣與活氣。在那邊，蘇聯電影代替了美國電影，他們看過密戰犯的「國際法庭」和蘇聯五一一大檢閱等。宴飲之和陳波兒在距佳木斯二百四十里的職立橋子搞電影戲，也有出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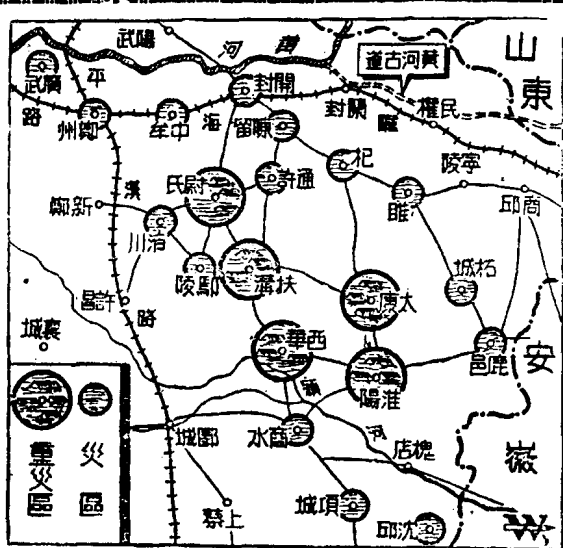
研究室的人們還被請去作公開演講，學法律的說法律，學教育的講教育，學工業的談工業。作主席的中共人員遠道客人是××專家，他的經驗一定很可寶貴的，并希望對我們的設施加以批評。

回來的人眾口一聲說中共有接受批評的精神，例如批評他們廚房廁所欠乾淨，大兵之不夠衛生標準，他們便答謝再三地說：「是的，我們的士兵夏天祇有一套小褲褂，晚上打點井水洗洗，第二天又穿上了。廚房沒有紗單子，剩下的飯我們又想法子再吃，部隊時常是流動的，來不及收拾廁所。我們謝謝這些意見，要加以改善。」事實證明真改善了一些。

有些被俘人員已替屬已去，大約要作久居之計了，例如長春社會局局長葉紹南便是一個，太太小孩已去。陳連昆在那邊仍然紅極一時，極受優待，不時在東北日報和合江日報發表文字。哈爾濱大學校長現在是車向忱。學教育的被俘人員想參觀，却不被允許。他們說：「不敢讓老教育家見笑，我們的大學設備太簡陋，學生也差差不齊。改天改善了再參觀。」

當地的米四百五十元一斤，麵四百元一斤，很鼓勵農商輸出。冷眼旁觀了幾近一年，這些歸來的人換發良心說：「他們或許有什麼軍政秘密我們不知道不敢說，可是從外面看，他們的政策是成功的，多少小夥子老羞為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在為大我，不顧小我。我們這些人彼此嘲笑為「家庭第一，太太至上」，離他們的理想太遠了，太遠了！我們自認老了，這一代沒這勇氣，所以才回來。」他們很引以自慰的是也會被中共在歡迎大會上加上好評，說他們的經歷都被考察過了，證明既沒有騙國殃民，也沒有貪污刮地皮，「所以請諸位回去休養吧，在我們這裏太太受委曲了。每個被俘的人會寫過自傳，從六歲寫起。可是，却不寫悔過書之類。





在這種情形下，行總河南分署的救濟，對難胞已成為一種必要。最初行總河南分署在

難胞的生活 難民在救濟分署的幫助下，在他們的故鄉住居下來。關於住居的情形，他們有的在泥土中發掘自己的房屋，有的住着救濟分署的棚屋。他們發掘房屋，發現已不能居住時，則把木材磚瓦等器材，拆卸後重新行砌造。有的則於現在土中的房屋加造一層，但這種情形不多，因為鄉下的房子，能經九年的洪水和泥土侵蝕而不倒塌的，實在太少。在北方鄉間，即使蓋得起瓦房的人，因為土匪多，不敢蓋瓦房。要蓋，便是一大地主獨家用城磚造一個寨子（有江南的小縣城那樣大，個戶和他自家便住在寨內，簡直似歐洲中古諸侯的法庭。而無城以及許多適合居的寨子，却大部是土城牆。所以難民初回來的時候，大部是住分署的棚屋。但人多，若千戶合住一篷，地上鋪些茅草，藉地而臥，擁擠潮濕，勢所難免。

好在此區多的是蘆葦茅草，他們住了不久，便可利用茅草，自蓋一屋，所蓋的茅棚，不過是一些簡單的茅棚，無窗無門，蔽風雨而已。雖然潮濕依舊，而擁擠的情形，則略為改善。他們所住的地方，往往不是原來的村址或寨址，有高的村址或寨址，有於是不得不擇舊址附近數里以內，擇一地勢高的地方，以爲村址。同部時，集居在舊址附近，所以村址雖非舊址，而村名仍是舊日的舊村名。

農村機械化 在集集四子沒治的息報愈細對錯，更常的。集集四子沒治的息報愈細對錯，更常的。集集四子沒治的息報愈細對錯，更常的。

有那油那，始 肥能，把准在經長上開土濟。於，得無委還來最民練草草兒爲編播懷一村少村農試是機備此長易力而機不一與的已而，沃及種了一望不自連地分，是比以幸一多得樂樂一道集，集女成。代合或指的隊合適作耕般是，的，先嚴泛的多。

不宜種植，且構成泛區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爲這些沙地是會逐漸擴大的，所以應當造林，以阻止其面積繼續擴大。但是這種工作，目前似尚無暇及此。還有一種極是鹹土，鹹土也是不宜種植的。這三種土地的原因，可用泛區中老百姓所流行的一句諺語來說明，即是一流沙漫流逼流鹹。意思說，從前水流急處，即成沙地；黃水漫溢所及之處，沉澱下來的便成淤泥之地；水流經過而又逼流後涸出之處，地土便多積實了。沙鹹之地較少，但其面積，究佔

全泛區百分之幾，現時我們無從知道。但以絕對數計，其面積積不在小。 再開闢自己曾經滿過血汗的這一片土地等等問題，都湧上他們的心頭來。

他們最初以爲到了家鄉，總是可以生活的。但他們逃亡多年，大都已經積蓄。在前幾個月來，你假如從許昌或漢口來，到泛區，則沿途所見，最普遍的便是婦孺懷中抱了孩子，蹣跚於往他們家鄉的道路上。有難民或小車載些什物而行的，那便算是景况較好的難民了。

在這種情形下，行總河南分署的救濟，對難胞已成為一種必要。最初行總河南分署在

難胞的生活 難民在救濟分署的幫助下，在他們的故鄉住居下來。關於住居的情形，他們有的在泥土中發掘自己的房屋，有的住着救濟分署的棚屋。他們發掘房屋，發現已不能居住時，則把木材磚瓦等器材，拆卸後重新行砌造。有的則於現在土中的房屋加造一層，但這種情形不多，因為鄉下的房子，能經九年的洪水和泥土侵蝕而不倒塌的，實在太少。在北方鄉間，即使蓋得起瓦房的人，因為土匪多，不敢蓋瓦房。要蓋，便是一大地主獨家用城磚造一個寨子（有江南的小縣城那樣大，個戶和他自家便住在寨內，簡直似歐洲中古諸侯的法庭。而無城以及許多適合居的寨子，却大部是土城牆。所以難民初回來的時候，大部是住分署的棚屋。但人多，若千戶合住一篷，地上鋪些茅草，藉地而臥，擁擠潮濕，勢所難免。

農村機械化 在集集四子沒治的息報愈細對錯，更常的。集集四子沒治的息報愈細對錯，更常的。集集四子沒治的息報愈細對錯，更常的。

有那油那，始 肥能，把准在經長上開土濟。於，得無委還來最民練草草兒爲編播懷一村少村農試是機備此長易力而機不一與的已而，沃及種了一望不自連地分，是比以幸一多得樂樂一道集，集女成。代合或指的隊合適作耕般是，的，先嚴泛的多。



# 聞一多的道路

徐述綸

吳晗序 史靖著  
生活書店出版  
售價一萬二千四百元

屠格涅夫在「羅亭」裏借羅亭的口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有生命和美的所在便有詩」。作為詩人，學士，門士的聞一多先生，光明、輝煌而又美的一生，也正就是一部詩。這首詩的水恆價值不僅限於它國場的旋律，充沛的活力和磅礴的氣勢，它還給今天的中國貢獻份子鋪下一條正確的道路，雖然佈有荆棘，路面坎坷，但路的彼方有旭日，鳥鳴和畫鳴在等待着他們勇敢地上去，而且走上去就不打算再退回來。

「聞一多的道路」的作成，顯示了為聞先生所愛護的年青的一代對這位詩人型的民主戰士的一生的注意，景仰和求了解、學習。基於這樣的一個寫作準備，作者的衷心似乎是放在他的晚年作為民主門士的一段描寫裏。其中作者根據親身與聞先生相處所得的見聞，直接而妥善地加以安排，其材料是相當可信的。事實上，從聞先生獻身於民主運動起直到他的遇難為止，這其間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史實，作者在著筆上算是比較地容易，因而在書中第十章以後呈現於我們眼前的敘述就表現得很具體生動。我們彷彿還在聆聽著聞先生動人的演說，和他正坐著聽他娓娓地分析著某項問題，或者是滔滔地在雄辯。這樣，聞先生生前的誠心真復活了。作者的心靈和傳主發生了共鳴，於是造成了後半部寫作的成功。

作為社會學研究者的作者史靖先生，無疑地，對於聞先生早期和中期（詩人和學者）的思想與生活的瞭解是不

能像對於他的晚年（門士）這一時期的透澈和深刻。作者對於文學和藝術的造詣的貧乏使他不能對聞先生學術和詩歌方面的成就有深入而精到的論述，因而在聞先生作為詩人和學者存在的這一時期的敘述（第四章至第十章）中顯得內容貧乏而空泛，雖然偶爾也有對聞先生的著述的述評，但因此更顯得作者對比的貧弱。事實上，聞先生對於學術和詩的貢獻早有它不可磨滅的地位，要全面地瞭解聞先生，只看取他的晚年對民主運動的熱誠而忽略了他在學術上面的成就無論何是極欠周詳的，因為如果不是對他的學術論著不能領略則是眼見上的短視，二者俱非的。「聞一多的道路」，我們無意諱言，在這方面是經可否認地失敗了。但，如上所述，我們也無意對聞先生的論著未曾涉獵過的作者（或者涉獵過一點，但不深刻）加以苛求，我們只願意將這樣的一個失敗之處指出來，讓作者和讀者能夠注意及之。

作者寫「聞一多的道路」所用的是直敘的筆法，對於傳記文學來說，這筆法當然有批評的地方。一部成功的傳記文學作品，大體上說來，其成就大半在於傳主的性格、思想、言行，筆法能經過傳記作者的藝術手稿，使用描繪、隱畫（不是造型）和活潑生動的筆法而凸現於紙上，讓傳主的一生反映了他的時代，讓讀者讀到的是血肉飛騰而皆具有的活人，不仍舊是一條死屍，沒有了生命。這樣，作者的目的才能達到，讀者才能對他熱誠或不熱誠的傳主感到親切，也唯有如此才能引起傳主、作者、讀者三方面心靈的共鳴。以這樣的一個角度去看「聞一多的道路」，其中除晚年數章的敘述比較能把傳主外，其餘似都可以重寫。

至於談到聞先生的思想，這倒是一個頗為重大的問題。普通談到聞先生的思想，很容易地就離開到他的轉變。「聞一多的道路」的作者，和其他許多紀念聞先生的文章的作者一樣，只具體地指出了聞先生轉變的三個階段——詩人、學者、門士——而沒有給其所以轉變的思想背景指出來，這是一個缺憾。以詩人、學者、門士來作聞先生思想轉變的分野，這大體上說來是無可批評的。第一時期的聞先生，作者只指出了其思想為浪漫主義（Romanticism），却沒有注意到聞先生幼年所受到的中國的傳統的的教育和以後在清華和美國所受的教育的與他後來轉變的關係。第二時期的思想最難確定，也最來得不明確，在書中作者指出來的是：表面上是讀魯與研古，骨子裏却是儒家舊禮教的教條。聞先生高鳴和青年「裏應外合」地打倒孔

家店，為的是他「看穿」了儒家的那一套「奴才論調」。有人認為聞先生這一段時期的思想矛盾，其實是轉變。他探討故紙堆，為的是發掘原始的真正的人民文學和藝術，再用新的觀點去訓練，給已死了的東西復活過來。至於晚年參加民主運動這一時期的思想可以說是極單純，聞先生不是學政治的，而且早年對政治並不感興趣，晚年之所以對現實政治如此關心，而且由關心而挺身而出與反動勢力搏鬥，成為民主運動中最勇敢的一員，完全是出自一片愛國赤忱和正義感，再則就是對人民的深沉的愛。即使要講說他的思想，那也很簡單，就是除開少數人外大家所信仰的民主主義，作者在解釋聞先生晚年轉變時是極正確的。了解聞先生的思想在替聞先生作傳時是很重要的，不了解他的思想，所得的結論是不可靠的，作者應該在這方面多下工夫。

然而，正如作者在後記裏所寫下來的一樣：「一個因此而引致一種矛盾的興趣，把所有為和平為民主犧牲的先烈義士們的生平，都表彰於世，既可使死者得到一點慰藉，更可使無數的生者得到鼓勵和儀式，那是作者所企求的」。我們很希望讀者「聞一多的道路」以後能有一部更完備而詳而又謹嚴的聞先生的傳記問世，用以彌補「聞一多的道路」所有的遺憾，讓這位詩人兼學者兼門士的一生光輝得以永恆。不知聞先生的友人而又最了解聞先生的朱自清與陸先生有暇執筆不？

一九四七年八月廿三日於故鄉

## 本刊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九月十六日訂  
每期銷行二萬〇五百份

|    |       |       |   |   |   |     |
|----|-------|-------|---|---|---|-----|
| 地位 | 全     | 面     | 半 | 面 | 本 | 面   |
| 封底 | 二百八十萬 | 一百五十萬 |   |   |   |     |
| 普通 | 二百六十萬 | 一百四十萬 |   |   |   | 八拾萬 |

刊費先惠。長期刊費折扣從優





### 美國人在青島的行爲

編者先生：青島接連發生兩次美軍竊劫中國人的事件。一次是在天門路美軍大廬廚房內，在七月廿六日下午，該廬附近山上有難民王豐同、王相泰、吳元華、初振平四人正在拾柴，突被美哨兵發現，誤認爲竊盜，不問情由，即將此四人帶入崗房，以電線纏脚，通上高壓電流，迄至受刑者昏倒不省人事而止。另一次是在七月廿一日下午，大港碼頭美軍汽車修理廠內，又用同樣方法電刑苦力石增金、郭文傑。電後，又擬電另一工人陳立齋。陳立即逃避，當被提問，擊破鼻部，流血昏倒。復用小號交流電機通以電流，至通過其心臟而止。

在青島美軍卡車撞死人，已成司空見慣。而這次用電刑，可謂別開生面的辦法。雖然從前日本也曾用過，但是現在美軍亦應用之。在青島，多少人在一竊盜犯「的名義下」給槍殺了！其實竊盜犯是有的，不是旁人，正是美軍自己，由幾次美軍用品的大竊案即可證明。從今年元旦至現在美軍丟失一百多輛卡車和吉普車，據說其中是監守自竊。竊犯與看守勾結妥當，由竊犯登堂開出，守衛者伴爲不知，事後則虛報被盜。而中國人却做了替死鬼，六月同一個大雨滂沱的夜裏，兩個難民經過大運路美軍營附近給以「竊犯」的名義槍殺了。

魏德遇到中國是來搜集「資料」的，不知見了美軍所製造的一些歪理，槍殺的「資料」後轉作何感想？在魏氏離開的前（八月廿三日）晚青島美軍又無故把山大學生打了一頓。是晚十點左右，山大外文系學生劉秋田訪友回來，至離校門約一百公尺左右，突遭五美兵圍毆。劉即用英語說明身份，美兵竟充耳不聞，繼續毆打，直打得劉頭破血流。此時山大校警已聽到呻吟，才趕到出事地點查看，當即回校打電話給美軍憲兵司令部，接着山大同學也湧出來一些，美軍才停止毆打。若非劉身體結實，則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稍頃美軍卡車來了，看見大堆人，便橫衝直闖起來。第二天來了公報，還說是「互毆」。

廿六日爲魏德遇難華第二天。下午二時大港三號碼頭，有難民王家庭正在撈取因卸煤而沉入水底之碎煤時，有美軍一五〇號小艇經過該處，載美兵五人，中有一人無故將王捉住毆打一頓後，將其擲入水中。時附近有包船二隻見狀大驚，急向沉水處拯救，此五美兵竟點性發作，托槍威嚇，致二包船艙眼着同胞沉入水底。待美軍離去後，屍身已無蹤跡。三日後方發現，經警務局報請法院就無辜無忌的埋了。本月一號晚上海，美軍又無故的在中山路國樂俱樂部附近打傷了兩個市府職員，一個記者爲這事件跟着到美憲兵司令部去了一趟，在一小時內，竟看見有四五件毆打中國人的事件。

招商局徐學萬經理來觀察時，看見青島六個碼頭，美軍佔了三個中，其餘的一個是鹽碼頭，一個是煤碼頭，商用的碼頭僅餘兩個。美軍不但佔據了碼頭的大部，飛機場也在控制之下。較好的房子是他們住着。前幾天還送走了納粹，美軍曾向警察局要房子，弄得中國官方亦啼笑皆非。在青島，美軍可以直接行文給餐館業公會，要檢驗他們的食物；美軍可以往旅館、酒店上釘封條（禁止美軍入內的封條），中國官方對這些措施雖有所不滿，但在有傷「中美傳統友誼」的原因下都給輕輕的放了過去。

王樹堯 八月七日 青島

### 宋子文的捐款

編者先生：九月十四日大公報載南京專電：四中全會閉幕前，蔣總裁宣布宋子文決定捐獻本人所有在中國建設銀公司主要投資事業中之全部股份，如淮南煤礦鐵路公司，揚子電氣公司，漢口電氣公司等，以爲救濟爲抗戰及剛陞而殉難之黨員家屬。宋子文所捐獻的財產，數字達數千億之鉅。一舉而捐獻遺計多條，宋氏此事，做得漂亮。但其間涉及兩個問題：

- 一、抗戰殉難者，非國民黨黨員遠多於國民黨黨員。抗戰犧牲，同爲國家，宋氏何以獨厚於本黨殉難黨員的家屬，而薄於非國民黨殉難者的家屬？
- 二、宋氏之財富，係得之於全國而非得之於一黨，何以將其由全國得來之財產，於捐獻時獨限於自己所屬之一黨，此實大有違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天下爲公」之精神。

楊不平 九月十四日 上海

### 極爲欣賞

編者先生：國民黨雖然暮氣，然而不乏人才。每次發表的宣言，言辭均極堂皇，用字亦甚工整，可作國文課外補充讀物。本人每逢報載此種宣言，必引喚朗誦，以消永晝。譬如此次四大大會所發宣言，其中不乏佳句，如：「此後還要我們自尊而不自大，自反而不自強，自信而不自滿，定能由歷史的成例來保證我們達到預期的目的。」又說：「我們要了解：不能自強不息的不是革命政黨，經不起譏罵忍不往簡繁的也不是革命黨員，我們願以黨的團結和奮鬥促進黨的新生，以黨的新生創造革命的動力，以革命的動力達成政治經濟的全面改革。」又說：「我們要不惜爲

保障民族生存而犧牲，爲實行民主憲政而奮鬥，爲改善人民生活而努力。」係這些句子都寫得非常好，本人極爲欣賞。  
史明智 九月十四日 南京

### 鹽稅

編者先生：這次政府決定調整鹽稅率，竟達七倍左右；從一萬四千元，一萬六千元，驟增至十萬元。政府的財政政策，完全在加重平民的負擔。監察院和參政會對此竟都無一言？  
陸海藩 九月四日 南京

### 上海與政府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上海人，並且除了抗戰的數年在後方外，其餘的三十幾年生命，都是在上海過的。但我雖然是上海人，却對上海並無好感。一般人常說上海是地惡之淵，這點我且不说。我認爲，就是上海影響中國政局，以及政府選就上海這一點。無論什麼事情，上海似乎永遠享受特殊的待遇，居于例外的地位。政府要是想有什麼改革，祇要上海一請願，政府就不得不遷就，改變通融，祇要上海一反對，政府就不得不考慮，甚或收回辦法，或擱下不提。性例甚多，不勝枚舉。但是我認爲政府畢竟太沒有勇氣，太遷就那些商人財閥。政府自稱爲革命的政府，其實現在的政府還有什麼革命性？一個政府的施政，應以全國爲對象，應以最大多數的平民爲對象，決不應該把某些地方看得太重要，好像這個政府都是爲了這些地方而存在的一樣。我看到多年來政府忽視了全國貧苦人民的呼號與生活，而偏重對於上海這一個都市如此遷就顧慮，實在不以爲然。  
何光福 九月十日 上海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兵部路

電話：四三三八二

每月零售：洋五元

國內訂：洋五十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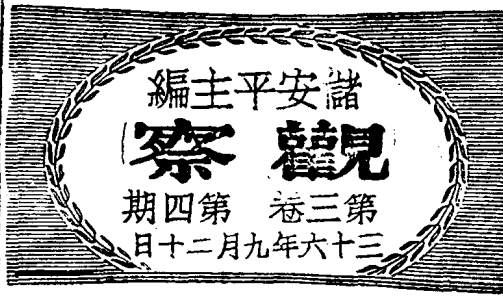
或航空先付五萬元

國外訂：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公府甲一號



### 本期作者

吳之椿：北京大學教授

梁激溟：

吳鳳：北京大學教授

田汝霖：英國倫敦大學研究生

胡慎明：聯勤總司令部經理室秘書

戴維翰：武漢大學教授

# 大選與時局

吳之椿

最近報紙上關於大選的文字很多，但其中大部份都是文獻與官書，如法令條例之類，祇有一小部份是對於選舉問題的討論。即使大多數人民不關心或不曉得這樣一件國家大事，但在輿論上所激起的討論，也不應該如此微薄與單調。不但如此，更令人担心的乃是各方面對此問題所懷抱的不安情緒。這種不安的情緒，瀰漫朝野，只是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其中最具體而扼要的例子，無過於近來一連串關於大選應否延期的討論。在大選前夕的今天，大家都感到疑懼、徬徨、不安。大選舉行怎樣？不舉行怎樣？兩方面結果、效力、與前途又怎樣？古書上有句話說：「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喘」，這正說明了今日人民之步與人民之聲，在此次大選前所表現的心理狀態。

本來一切的選舉，都含有若干成份的未知數，所以也都引起不安。內政將有甚麼措施，外交會有甚麼轉變；關稅將加或減，物價將貴或賤；已黨得甚麼結果，敵黨將有甚麼變遷；乃至於甚麼人將要陞官，甚麼人可以發財——這些的問題，照常情來推測，正是盤踞着一般選民的心中，尤其是一些對選舉結果感覺到直接政治或經濟利害的人們。這種的不安，是常情所能了解，也可以說是常情所能原諒的。現時一般民治國家在選舉前夕的情形，正是如此。但今日中國人民所表現的不安，却與此甚有不同。對今年的大選，儘管賢良方正之士，抱純潔情懷與滿腔熱望，想憑藉這種政治活動，導引中國進入初步的民主。這種人不但居於極少數，並且「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他們的可敬之處。此外是政治圈內的人們，熙熙攘攘，驚慌忙碌。其中正不乏其人與其事，與其說是為準備與佈置，不如說是為大選粉場與導演。他們的興高彩烈，是別有打算的，可惜完全不對題。除了這些現象以外，民間一般在大選前夕的表現，是普遍的淡淡，廣泛的憂鬱。這現象在日日鬧着嚴重經濟恐慌的背境之中，更增加了陰慘。最可注意的，是一些在大選時候應該提出來的問題，幾乎沒有一件被人提出，暴露於輿論壇上，以供選民之擇決。例如：農業怎樣改革，工業怎樣復興，對美蘇的外交怎樣處，對德日的和約怎樣擬，這些以及其他諸般大問題，看起來都似乎被擱諸大選範圍之外了。大體說來，今日一般人民，在行使他們基本政治權利的時候，不會也無力將這些問題逼了出來討論，是可以了解與同情的。在今日如此的時局之下，他們救死不遑，老實說是無多少閒情逸致來顧到這些問題了。所以今年的大選，似乎是不曾發現選舉有問題。但選舉的問題之未被發現，並非即是選舉無問題。有選舉而無選舉的問題——人與事——這情形一部份是由於中國政黨的年幼與政黨組織之不嚴密，但只是一小部份的。最基本的理由，就是當此大選的前夕，在一般人民的心中，正盤旋着民族存亡與個人生死的大問題，也就是今日的時局問題。我們無法否認，這是今日每個中國人心中中的大問題。這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的關係，又屬渺小之至了。年來政府的重大措施，一般人民所衡量的，首先是怎樣影響到民族前途以及他們自己的生死。大選既然是近來最重大的一種措施，它對此基本問題將發生甚麼作用，在今日的人心中，看不出半點光明。最樂觀的安慰，只能看到一些渺茫與遙遠的景色而已。在此種情形下，今日中國人民在大選前夕所表現的不安、悽涼、慘苦，不是別的實行選舉制度的民族所能容易了解。這就是今天的實情，所謂大選延期之說，就應運而生，也就是表現各方的不安，並設法挽救或減輕這種不安的企圖。吾人願對此略加申述。

### 贊成與反對延期大選之說

贊成與反對延期大選之說，來自不同的各方面。其中也許有別有動機的，但不應與本題攙混在一起。我現在舉出贊成的兩例與反對的兩例。贊成的一例是廣東國大代表所說：「在此內亂外交相迫之際，普選能否順利進行，誠屬疑問。倘事實上不能依法進行，而草率從事，違反民意，開選政惡例，影響憲政前途至大」。其次一例是武漢省市參議會同人與國大及參政會留鄂同人上主席書上所說：「普選固為選政於民之必要措施而應依法進行者。然以今日共匪之猖獗，時機之迫切，與夫民主風習尚未養成，是否能合理合法如期完成普選，殊成問題。縱勉力進行，必然引起社會普遍之紛擾，分散戡亂之力量，是意未行而國家人民先受其累矣」。八月三十一日漢口的日報所載）像武漢人士的議論，其可注意之處，不但是對今年大選表示極度的懷疑與憂懼，並且這些人都是極端擁護政府的黨政軍方面的領袖與社會上的人士。在一般的情形下，這些人很不容易發出與政府步調不同的言論。現在他們說出這樣的話來，可見他們在良心上，對這問題感覺到極大的不安。反對延期大選的第一例，我可以舉出王寵惠先生的話。他的意思是說：大選是國民大會所定，只有國大可以變更它。我們應該守法，如期大選。除守法以外，沒有別的路徑。王先生的話，表面鎮靜，中心與別人一樣徬徨。純然站在法律立場而言，這話似乎是無懈可擊。不過，他的話是避開了現實問題，將它隱藏在法律的字面背後。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企圖用法律的條文來搪塞困難。連他自己也知道，多少法律是與時代不合，因而產生困難，甚至於革命。其次一例是孫科先生所說：「反大選即反民主」。這一類的話，最低的批評是越出範圍。有地位的人，尤其是不應該說。政治上最好不輕易說別人是反民主，反革命，反政府或自己。這一類的話，充分表現內心無主，對問題無辦法，對現實失控制，才有這樣手忙腳亂的表情出來。綜合以上所說，國內有喉舌的人士，對當前的大選及其結果，失去自信，缺乏公信，徘徊疑慮，莫知所從。在那些壓吧民衆中，更是一片淒涼與滿腔憂鬱。橫梗在全國上下人士心中的大問題，是時局的不安，與大選可能引起的更大的不安。很顯然的，時局是中國今年大選中最主要的題目。

選舉是近代國家的政治工具，人們應該用它產生結果，解決問題。不能產生結果解決問題的選舉，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早一點不如晚一點。國家的大小問題，無慮萬千。很顯然的，最基本的問題應該先解決，最急切的問題應該早解決。大家對於今年選舉問題的判斷，如果撇開枝葉而求獲得一個扼要的觀點，似乎應採取這一個標準。選舉是一種選擇（事與人）選這個人，擇那件事，孤立的看可能是些枝葉。在這些以外與以上，還有更重要的選擇，就是這個

### 國家未來的國是

國家未來的國是，必須憑這個選舉來決定。尤其是在一個非常時期的大選，更明顯的是如此。這次大戰以後，英國選舉工黨而揚棄保守黨的領導，便是最清楚的一例。其實，現代的選舉，都應該具有這麼一幅情狀與意義，也都應該使這幅情狀與意義，顯現出來，使全國人民與全世界，都明瞭它的結果。但這種假定，選舉是完全公開、完全自由、與完全誠實的。用選舉決定大事，是近代人的工具，這與古代人用占卜以決大事，用意沒有甚麼分別。說起來無甚奧妙，但選舉必須對一國的大事有所決定。今日中國最要緊迫的大事，無過於時局問題。我們既然決定，今年舉行大選，就應該首先企圖，從這個大選的過程與結果之中求得一個解決時局的方向與道路。所以首先應當將這個問題交給大選來推斷，啓發與決定。自然，中國的現實問題很複雜，有長久的歷史，也有黨派恩怨的穿插，決難完全受理論的支配。這些複雜情形與黨派以及人事一類的恩怨，不是選舉票所能解決的。我們要用西方的形式，將時局的問題交付選民判決，自然是極其困難。這些顧慮，理所應有，然而是不相干的。即在中國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中，與這樣的教育水準與政治知識的情形之下，我們還可以從人民的默然意向之中，掏出他們對於時局問題的大致向背。至少我們應該向這個方向去努力與嘗試。現在的情形，時局與大選成為截然的兩回事，各不相干，並且是背道而馳。一方面時局問題被摒諸大選的範圍以外。另一方面，這兩回事的努力是互相抵消了。因為，選舉是以和平方式，代替武力方式，解決政爭。現在是兩種方式，並駕齊驅，那就很難看出政策的重點之所在了。人情都是一樣，只有在劇烈的內心衝突的時候，才覺感到徬徨，失望與不安。現在中國人民的徬徨，失望與不安，普遍而深刻。根本原因，還是這兩種方式，兩種觀點的衝突，所以很難有立起沉疴的希望。但我們不應當因此失望，而應當知道沉疴，改變方向。照現代的情形看，即使有一個完全公開，完全自由與完全誠實的大選，也難立即解決目前的時局。但我們應該使任何大選，幫助我們向着這個方向，逐步的接近。照這樣看，今年的大選，實有根本重加考慮的必要。任何重加考慮的步驟，在民間必然立刻引起輕鬆的快感，因為這方向是對的。重新考慮大選問題所應當顧到的事情很多，延期與否，不過只是一端而已。人們所提出來的困難，如經費、地方秩序等等，本身固非小事，但仍非主要的困難所在。主要的關鍵，是在使大選與時局，發生聯繫。政府以何種方式，在何種時間，何種地方，舉行大選，都應使時局因此一選，獲得解決，或至少走上解決之路。但現時政府所舉出來的大選目的，却別有所在。這目的是在「行憲」。

國家未來的國是，必須憑這個選舉來決定。尤其是在一個非常時期的大選，更明顯的是如此。這次大戰以後，英國選舉工黨而揚棄保守黨的領導，便是最清楚的一例。其實，現代的選舉，都應該具有這麼一幅情狀與意義，也都應該使這幅情狀與意義，顯現出來，使全國人民與全世界，都明瞭它的結果。但這種假定，選舉是完全公開、完全自由、與完全誠實的。用選舉決定大事，是近代人的工具，這與古代人用占卜以決大事，用意沒有甚麼分別。說起來無甚奧妙，但選舉必須對一國的大事有所決定。今日中國最要緊迫的大事，無過於時局問題。我們既然決定，今年舉行大選，就應該首先企圖，從這個大選的過程與結果之中求得一個解決時局的方向與道路。所以首先應當將這個問題交給大選來推斷，啓發與決定。自然，中國的現實問題很複雜，有長久的歷史，也有黨派恩怨的穿插，決難完全受理論的支配。這些複雜情形與黨派以及人事一類的恩怨，不是選舉票所能解決的。我們要用西方的形式，將時局的問題交付選民判決，自然是極其困難。這些顧慮，理所應有，然而是不相干的。即在中國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中，與這樣的教育水準與政治知識的情形之下，我們還可以從人民的默然意向之中，掏出他們對於時局問題的大致向背。至少我們應該向這個方向去努力與嘗試。現在的情形，時局與大選成為截然的兩回事，各不相干，並且是背道而馳。一方面時局問題被摒諸大選的範圍以外。另一方面，這兩回事的努力是互相抵消了。因為，選舉是以和平方式，代替武力方式，解決政爭。現在是兩種方式，並駕齊驅，那就很難看出政策的重點之所在了。人情都是一樣，只有在劇烈的內心衝突的時候，才覺感到徬徨，失望與不安。現在中國人民的徬徨，失望與不安，普遍而深刻。根本原因，還是這兩種方式，兩種觀點的衝突，所以很難有立起沉疴的希望。但我們不應當因此失望，而應當知道沉疴，改變方向。照現代的情形看，即使有一個完全公開，完全自由與完全誠實的大選，也難立即解決目前的時局。但我們應該使任何大選，幫助我們向着這個方向，逐步的接近。照這樣看，今年的大選，實有根本重加考慮的必要。任何重加考慮的步驟，在民間必然立刻引起輕鬆的快感，因為這方向是對的。重新考慮大選問題所應當顧到的事情很多，延期與否，不過只是一端而已。人們所提出來的困難，如經費、地方秩序等等，本身固非小事，但仍非主要的困難所在。主要的關鍵，是在使大選與時局，發生聯繫。政府以何種方式，在何種時間，何種地方，舉行大選，都應使時局因此一選，獲得解決，或至少走上解決之路。但現時政府所舉出來的大選目的，却別有所在。這目的是在「行憲」。

選舉以行憲，在次序上與邏輯上都不能沒有問題。選舉是憲政的一部份，只有在有憲政的條件之下，可以得着符合民意的選舉，這是大根本與大前題。譬如說，選舉有賴乎政黨，而政黨必服從民意。選舉重討論，而討論必須言論完全自由。有了這些，然後有憲政，然後才是行憲。形式上是否依條文而行，甚或壓根兒有無這些憲法的條文，最後說起來，是次要的。我們也都明白，現時大家所說的行憲，是狹義的指着以法定方式產生國家行政立法的負責人，這些當然是重要的事。但這些必須以選舉的根本問題獲得解決為基本。還有一層，我們不要忘記，尤其是不要使民間注意錯誤，就是除這狹義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廣義行憲。照廣義說來，政府不能行憲，它是被行憲的。照歷史與常識講，憲政的重點尤其是在政府合憲，官吏守法。行憲的是人民而不是政府。過去政府行「訓」的結果在那裏？我們更不希望對於今後的「憲」，再以「行」了之。在廣義行憲的工作裏，最重要的幾件事，如保障人身自由，完全開放言論等等，都是憲政起碼的條件，也是任何政黨政治與選舉的基礎。朝野上下，對於這些條件與產生真正符合民意的大選，必須確實的具有信念。現在的情形很難說了。我只擔心，時局的緊張加強，對於人民基本權利所施的壓力只有越來越大。所以近來連續重申保障人民自由的文告，也只是增加了我們對於這些的事擔心。政府可以說是違心或力不從心，但不能因此減輕責任，或倖免若干極其不利的後果。事實的演進往往是難於控制的。最近的教訓，如武漢大學事

件，在國內外所給予政府的損害，聲望的與物質的，是無法計算的。我們如果要行憲，應在這些基本方面，忠誠的履行，切實的做到。

照現在的情形看，政府對於今年的大選，是勢在必行。在如此情形下，這篇文章，對時人未免是一些不入耳之言。這個在意料之中，因為寫文章的人們，很少有其他的幻想。我的用意，只在提出一個重點。參加大選的人們，選人的與被選的，如能使這次的大選，對時局的澄清，有所補益，才算是抓住了主題，並產生了一些兒效果。我已說過，這問題的關鍵，是在大選與時局的關係。我們應該針對些一關鍵，對大選重加考慮，延期或不延期，只是困難的一部份。最後，支持今年大選的言論，還有一說，他們認為民主政治重在學習，大選是政治生活中最好的訓練。這一說不可否認，但用在地方選舉，似乎更為有力，也對一般人民的生活，更為接近。對於民主政治的訓練，能從大選獲得的，一樣可以從省市選舉獲得。然而，我們不要忘記，這裏也有一個絕大的前提。省市政治生活的水準，不能完全脫離全國的水準。一般的限制是相通的。例如，言論自由是無省界的。沒有它，全國大選弄不好，省市選舉又何能例外。選舉既然是一種政治工具，應該解決問題。自然，一件問題的解決，往往是新問題的產生。我們在生活中與學問上，都會曾經有過這樣的感覺。這是進步的現象，象徵人生的日新不息。但我們萬不可使一件事情的解決，成為舊問題的重生與擴大。對於今年的大選，這應該是一個起碼的警惕！

# 預告選災·追論憲政 (上)

梁漱溟

何謂「選災」？此指全國大選舉之為災而言。我並不敢杜撰此怪名詞。這是十年前（民國廿五年）全國舉辦國民大會代表普選時，善於取謔底吳稚暉老先生所創造。當時吳老看了各地為選舉而鬧得舉國騷然，雞犬不寧，公私耗財之鉅，社會風紀秩序破壞之烈，鄉里友好結怨成仇，傷亡而繼之以詞訟，精神物質一切損失之無法計算；於是從其惻惻之懷，發為諷刺之言。他歎息於水災、旱災、風災、蟲災……任何一種災，亦沒有這「選災」普遍而深入。這確是個古所未有，比什麼都重大底災禍。然而不幸底很，今年我們在許多水災（兩廣成都各處）旱災（山西河北等處）和兵災外，又將有一次遭重大底選災到來。

我想不待我來預告，有心人誰不看到這裏？但儘管看到，却無人敢說個「不」字。此非謂政令所在，不敢違抗。根本上在「民主」「憲政」這一類仙符神咒之下，人們已經失去了懷疑反抗的知能。大家好像說，「選舉怎能不辦」？要行憲政既成了天經地義；憲政則必從選舉作起；而選舉在一般意識中就只有歐美通行那套方式。於是明知其為災為禍，亦只有將就忍受，或且還妄想從災禍中收得符咒之效（實現憲政）。正為如此，我願借此機會向國人再一度提出我說過底話，即令災難非受不可，亦不自受，而從中體認些道理出來，以為今後改圖張本。

現在世界上除蘇聯外，各國政治制度實皆淵源於英國。此英國式政治，原

是我學所傾服底。我自己從國人之後，熱心於中國政治改造者四十年；其前半段思想，要不外此。讀者試檢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民國十年出版），即可證明。其有所覺悟而轉變，約經過四五年功夫（詳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六——二五頁，中華書局版）；到民國十六年乃斷定中國不能學西洋，中國必自家開路來走。我之致力鄉村運動，即從這裏來。所以與之不同意一般所謂憲政及其所包舍之選舉者，既二十年於茲。二十年間，或語或默，但從無更改。所有其反對理論暨正面主張，過去則見於「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二書；今後則將更仔細更鄭重陳於國人之前。此一短文，只不過提起注意而已。

此文分三段進行於下。

中國需要民主，亦需要憲政；不過民主憲政在中國，都要從其固有文化引申發揮，而割切於其當前事實，不能襲取外國制度。——這是我經過四十年用心所得結論；其內容自非一言可盡，但大意只是如此而已。而以我的標準分判，今天所舉行底憲政，却仍然是外國制度，於固有文化無據，於當前事實不合。

五六十年來中國的政治改造運動，可大別為一個前期底，一個後期底。前期運動蓋受西洋近代潮流而來，其所嚮往者為英國式之憲政。此起自清季之變法維新，約訖於民國十年左右，可以民十二曹錕憲法之公布告一結束。後期運動，則感受歐戰後共產革命潮流而來，其所嚮往者為蘇聯式之憲政。此起自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容共，訖於抗戰前後為止。抗戰前夕和抗戰中，國內各方皆有很大變化。第一，作為後期代表底共產黨有顯著之轉變，已人所共見。第二，當政之國民黨準備行憲（制憲之國民大會已辦選舉），對黨外各黨派已承認其存在（先後有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等機關）。第三，可作為一中間勢力看底中國民主同盟之出現在政治上。凡此變化演至抗戰勝利，政治協商，產生憲章修正案（不完全），而達其最高峯。今年之制憲行憲，看似繼續完成其事，實則又轉了灣。然這些皆不關重要。現在所要問底，此一段歷史（從抗戰到今天，乃至其後）究竟應當如何認識之，估量之？照我樂觀看法，便把它算作前期後期之一種匯合交匯，而為中國政治改造的成熟結果。然究竟有多少人這樣相信，似頗可疑。恕我不這樣想。依我看，此一段不過前期運動之一種迴光返照，並沒有把後期運動之意義價值融取吸收在內；對於中國歷史文化更接

不上頭，中國的政治改造不可能結果於此。

此一論斷，要作說明亦頗費許多話。這裏只簡單地指出幾點來。

第一，作為後期運動代表底，第一自是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在此段內大講其「新民主主義」，內容可暫不問；但他放棄了他的蘇維埃，放棄了他「黨治」，而行所謂「三三制」（在政府和議會中都是他們自己只居三分之一，而讓國民黨佔一份，其他佔一份），則其在政治改造上所持態度，縱非全然轉向於前期運動，却極其接近，是不可否認底了。何況在政協會中，協商憲章之時，還有像我後邊所說那些情節呢！

第二，作為後期運動代表底，第二便是十三年改組後之國民黨。此國民黨生命亦可以說一直延續未斷，却幾經變質，亦世所公認。它在此段內為國內國外大勢所迫，不得不慢慢放棄他的「黨治」，而承認各黨並存，由後期轉向前期，事實具在，不煩多說。何況在政協會中，協商憲章之時，還有像我後邊所說底一段情節呢！

第三，當後期運動方興正盛之時，敢於逆着方向，代表前期運動而活動底，是青年黨（國家主義派）和國社黨（今民社黨）。因為「少年中國學會」分家之結果，一邊走向共產黨，一邊才成了青年黨。而國社黨則係梁任公一派系而來。無論從他們歷史上說，從他們思想主張上說，這兩黨都是道地底前期代表物。民十六七年來北伐以來，曾受受壓迫，而在此段內則出面活動，頗為抬頭（特別是今天）。此種情勢之演變，當然象徵前期運動之復活；何況在政協會中，協商憲章之時，還有像我後邊所說那情節呢！

上文已指出此一段歷史發展之最高峯，為政協憲章修正案。此案既為各方協商之結果，則此一時期大家的思想要求是什麼，正可由它代表。我之所以敢於如上之論斷，亦就是根據於它而來。它之所產生，却是這樣底：

本來有三種不同藍本，可供中國選擇。第一，便是淵源於英國，而泛濫於世界底，所謂憲政。儘管其間出入甚大，變化多端，可任人剪裁拼攏；却仍不失其為一套藍本。第二，便是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之一套。雖「總理遺教」具在，而在國民黨內已言人人殊，追論黨外，所以亦儘可自由運用，而絕不失為一套藍本。第三，便在蘇聯自其革命以來底幾次憲法。它因自成一格，不為恆情所許，但同有憲法之號，則亦未嘗不可取材。在這三者之間，從勝利後底國際國內情勢看，似已趨重於第一藍本。而第二藍本以有當政第一大黨之支持，當然亦不可輕視。唯第三最沒有勢力，殆可不必置論。問題就只在第一與第二之間了。再就當時政協內部情勢分析之：



民主同盟，是屬於第一方面底。因其本身新通過底綱領，關於政治部分，就完全是這一套（註：通過時我遠在廣西，不知其事）。況且有善談憲法底張君勳先生居首，而別有懷抱底我，則決定不發言。

青年黨，是屬於第一方面底；它夙來主張如此。

無黨派之社會賢達九人，雖不盡知其詳，但平素發言較多如王雲五傅斯年諸公，都屬於第一方面底。

特別是中共，當周恩來從延安回渝，初晤馬歇爾，就聲稱他們願要英美式憲法。假如能像美憲那樣，他們便滿意極了，怕不可得。這話後來事實證明完全不假。

政協五單位，四個是這樣。或說，除了當政之國民黨外，在野方面已屬一致。至於國民黨，自家要站在孫先生學說立場上，固不待言。所不可知者，究取如何解釋，以及讓步可至如何程度。

大勢所趨，既不可取一舍一，只有謀二者之調和折衷。而此事則大為不易。孫先生設想之一套政制，姑無論其價值如何，乃至不論其通不通，不論其某些處難得確解；但其自具匠心，而立意要不同乎英國式政制，誰亦得承認。試問這怎樣來調和？在廿八九年，即曾失敗過一次。廿八年九月國民參政會通過實施憲政案，曾成立一「憲政期成會」，所有各黨派人物亦皆網羅在內，同今天差不多。憲政期成會亦負着對於「五五憲草」擬具修正意見之任務，亦曾產生了一部修正案。那修正案亦是要調和二者的，並且同樣是想在五種形式下容納英國政制（大致立法院仍屬治權不動，國民大會三年一開，而由其中產出一國民議政會，相當有巴力門之用）。廿九年春，提到參政大會上，經孫（代表立法院說明原草案）蔣（時兼議長）二公兩篇演說駁斥，毫無結果而終。此足見這篇文章難作。

不料張君勳先生雖失敗於前，卒能成功於後。上次他居起草人之一，集衆人心血而未能有成；此次他獨出心裁，却說服了大眾。第一，他以當眞實行直接民權不要國大代表的方法，把國民大會化歸無形。這樣，就替巴力門解除一最大妨礙。第二，他徑直把監察立法院收納進來，變作上下兩院。這樣，既使它不致礙手礙脚，且亦免再增設機關（如國民議政會之類）之煩勞。第三，他要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得行不信任投票。這樣，就使英國式內閣得以出現。如此種種設計，遂令在野各方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贊成。尤其是周恩來，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如獲至寶。但只在野各方願意不行，還看國民黨對此如何。於此，最難得底便是孫哲生首先贊成。他是孫中山先生令嗣，又是

「五五憲草」原起草時之主持人。他既對這種修正點頭，國民黨代表們就接受了。不過四次小組會，一篇巧妙大文章便慶成功。（註：成立十二條原則，非黨部修正案）。

其後，雖有波折——此種修正，國民黨人聞之大譁。三月初，中央全會上激烈聚訟。孫等向中共民盟懇商修改。三月十五夜，在國民政府開憲草議會，周恩來得君勳同意，作三大重要讓步：（一）國大復歸於有形；（二）刪去不信任投票；（三）省憲取消。雖留下了糾紛——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問題，未商得彼此同意之條文，還有其他未完事項，憲草修正案並未正式成立；而政府遞兩據以制憲，中共民盟不予承認。雖前途尚未知稅駕何所。然就今天所舉行底憲政來說，其所據為第一藍本，其性質不出乎我所謂前期運動，則無可置疑。那麼，從清末民初到今天，中國人雖多活了三四十年，從外面世界全已改觀，而我們的政治改造——對二千年傳統政治之改造——却又回頭還習其清末民初之所爲了！豈不可哀！

在這話內，絕未有輕視英國式憲政之意；——毋寧說，我始終傾服。尤其西洋近代潮流對人生之貢獻，誰看不見。中國人素陋於此，正應該留意。然在此三四十年世界上湧現一大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我們就不從他那裏得些啓發？何以我們竟於它絕無所取？論起來共產黨國民黨都是他的徒弟，自應多有領會。但是我在政協中，除聽見陳代表立夫說一國民黨行一黨制本於蘇聯，今要行多黨絕無所吝；唯一黨多黨各具理論，不必據此而非彼——一段話，竟未去事不必論而外，即無所聞。

尤其是令我不能不長歎息者：前期運動是感受外面一有力刺激而來；後期運動又是感受外面另一有力刺激而來。中國政治改造之無成，皆爲其太激動於外而缺乏自覺。然前期運動過去了，後期運動過去了，到今天這第三段上還不自覺嗎？何以三四十年日子都白過，於自身歷史固有文化毫無認識，而仍在盲目學西洋？——所謂可哀實在此。

二

學西洋，夫何能不學？但不應仍在盲目中學。到今天仍在盲目學西洋，此所以說它只是前期運動之回潮而已也。要從這一面來批評今之憲政，應得寫一本專書。此處只極粗極粗言之，一爲提示而已。

凡一制度之立，一面是針對着它的問題求解決，一面必憑藉它現有形勢爲運用。而此二者，則因歷史背景社會背景而各處不同。各處制度因之而未易相

襲。各處歷史、社會之不同，其間差度亦復不等。然都沒有像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之翹然獨異迥然相遠底。試看：歷史長久文化昌盛如中國，農民暴動類似革命之事，雖屢見不鮮，而從不鬧民間起而作參預政治之要求，與夫自由人權之要求者。這就證明其歷史根本不同於西洋，社會根本不同於西洋，並不是什麼落後不及。落後不及者，容或要一步一趨，追從他人蹊徑。彼此歷史不同社會不同者，何得如此？

中西歷史中西社會怎樣不同？極簡單地說，歐洲人從來過着集團而鬥爭，鬥爭而集團底生活；而我們則大體上過着散漫而和平，和平而散漫底生活。團體公共之事，謂之政治。要求參預政治，即團體之事必要給我預聞。要求自由，即抗拒團體過分之干涉壓迫，而劃分羣己之界。民主者，承認旁人之謂也。承認公共之事大家皆得預聞，承認人各有其自由，就是民主。憲政則是一種制度；借了它，得保證民主之日即將開展。西洋當中世紀之後半，近世之初期，宗教、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都特別表見分離、對立、競爭、鬥爭、凌亂、暴亂……之情形。在其間，分中有合、唯一是「民族國家」之形成。而民主和憲政，則不外是使這些在一國之內，變得有條理，有秩序，有軌道之可循。其道即在互相承認而互相制衡。分離還是分離，對立還是對立，競爭還是競爭，鬥爭還是鬥爭，祇是免除了凌亂暴亂。暴亂之力，亦未消滅，但一齊用向國外去。國家是現有之最高團體；在它以內有秩序，在它之外無秩序。憲政者，無他，只是在這西洋國家內部一種有爭而無亂之道而已。其為「集團而鬥爭，鬥爭而集團」，仍然未變；不過團體內組織得更好，對外鬥爭起來，其力更大。

但中國是什麼呢？中國是和合統一底一個大單位。它的統一，與其說在政治，毋寧說在文化；與其把它作為一政治單位看，毋寧作為一文化單位看。二千年來，它是不像國家底國家；它以不要政治為政治。所以有人會說一句妙語：近代的英國人，以國家為「必要之惡」；中國人自二千年之古昔，已把國家當作「不必要之惡」了。（日本學者長谷川閑如是言）。蓋一切國家都是階級統治。它則缺乏階級，雜言統治；只是一消極相安之局，而非一積極統治之局。在內則缺乏階級意識；在外則缺乏國家意識。其散漫即此可徵；其和平即此可徵。綜千言為一語：像西洋那樣處處可以見到「對抗之力」者，在它這裏最看不到。難道它這裏就無爭奪，無叛亂，無相競相抗之事？當然不是這麼說。在它全部文化氣息上，在它全部歷史事實上，和合統一是一正面，是其本行本色；這些雖有，只是負面或變例，間雜於其中。不同乎西洋，競爭鬥爭是其正

面文章所在。在中國，理性開發最早。它一貫地尊尚理性而不尚強力；貴謙，而恥於爭。往者英國羅素來游中國，歸而著「中國之問題」，曾一再地歡說：

世有不屬於戰爭之民族乎？中國人是已。中國人天然態度寬容友愛，以禮待人，亦望人以禮答之。

道德上之品性為中國人所特長。……於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氣和」最為可貴；所謂「心平氣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言決是已。

中國人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與尼采之道相反而已。不幸此性質不利於鬥爭；然實為無上之美德。

他的話正非無所見。唯理性與謙讓，得和合；唯和合，得統一。其統一之道在此；其卒以開拓如此之大，綿續如此之久之者，皆在此。

如此溫文無力與世無爭之中國，近百年忽遭遇了像前所說底近代西洋國家，其必無幸，夫何待言。喪敗之餘，對西洋乃不勝其欣羨，而以學他為自救之道，蓋亦勢所必至。六十年來之謀國者，總是嚮往西洋而初不悟西洋之不可學。現在看來，顯然不可學者，第一自然是其資本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即其對外鬥爭侵略之一面。中國儘可以成一「泱泱大國」，却天然無法同他們爭強鬥勝。而且相遇之下，只有自己認輸，不必更作他想。因為彼此根本是兩回事，學不成他，只毀了自己；所謂「邯鄲學步，並失其故步」。但不可學者，又豈上此一面呢？在他內外原是一貫底；其內部之一套亦就有不可得而學者存。自然，其內外還有不同。在內有民主有意政，在外沒有（近乃稍稍有此傾向）。民主、憲政即有與我們精神相通之處。上文說過，民主就是承認旁人；承認旁人，即與怒、謙、讓相通。然在其根柢上之箇人本位，便有問題。上文又說，憲政是其有爭而無亂之道；無亂即與禮相通。然在其根柢上之爭，便有問題。除第一次大戰後風氣漸變外，「箇人本位，自由競爭」是近代西洋社會所最得力處，亦是我們最不可得而學之處。

箇人本位，自由競爭，適足以加重我們散漫之病，而不能救治它，隨後當論列。此所謂不可學，是指與我固有精神、優良傳統相悖。試以選舉競爭為例來講。在我必有選災；在西洋却不一定如此嚴重。因為在他們確實經過改良進步而來。

古之民不識從衆之義也。有一議，十人之中，為七人之所合；古不以是為可用也。此自今觀之，若甚怪者；然事歷史，固無可疑。（中略）非有三占從二之術，其何以定之乎？曰出占探凡（投票）均非所用。一議未

決，考於舊章；舊章不足，乃為調停。調停不能，唯有戰耳。勝者得之，負者嗒若。（中略）凡所以決疑定爭者，大抵皆出於門。選舉之爭，亦猶是耳。門而勝，則勝家簇擁其所舉者，以實之於有司；有司受之，書其名以傳之於國會。今日報章每及議院之選舉，所用之成語皆沿於古初。其爭選也，無殊其戰也。此非借喻而已，蓋古之事實，流傳於文字間也。（中略）其始，出於實門；寢假乃名為門，而一黨之人勝焉。雖然，何黨？曰使他物而平等也，則黨之最衆者。此計數多寡以為勝負之所由也。而出占之法，亦從之以始。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書名投龜也，衆各呼其所舉之名，為禱諫。所舉者，其聲洪以聞；所寡者，其聲微以弱；此其以衆蝕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而衆寡之數略均，又無以辨也。於是乎效戰陣之行列，而料簡其人數；此亦古法也。今日國會選舉，所不敢以此法行之者，恐民將由今之文，而反古之質也。故雍容捐讓之術行矣，則出占是爾。（見嚴譯名著社會通論第一二〇——一二二頁）

這是可實底歷史敘述，使我們知道西洋人怎樣漸漸理性化（風度）理智化（技巧），以成今日局面。幾百年來，他們精神向上走，當然氣象光昌，成就得今日文物之盛。不要說，幾經改進後底選舉即有些毛病，不致成災。即在當日實門一番，不免死傷，亦痛快淋漓天真可愛；所失有限，不足深惜。却是在中國今日就不然了。中國古時行鄉里里選，後來歷代史書還多有「選舉志」。那完全與今日所行同名而異質。今日所行，一切學自外國。別底猶可；唯自己出頭競選，視然不以為恥，實大悖於固有俊美之謙德。謙是什麼？謙是從向上心來底，而與向上心為一事。中國人向上心萌發最早；古語「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其情蓋可見。有向上心，而所以自實自勉者但若能至，莫能勝；夫何能不謙？有向上心，必自覺種種不足，而服著推賢之心油然而生；夫何能不謙？謙則精神渾然收聚於內而向上，斯則中國人之道也。由中國人之道，則必謙；謙本是中國人之道。後來人的謙，未必真；流俗人的謙，未必真。不真，不足貴。然猶勝於觀然無恥，不顧一切，以逞其所慾者。不為逞其所慾，他不會出頭遭榜幹。逞慾之人，就是中國所最

不許可底，以其向上之心，不可見也。中國並沒有禁慾底宗教，而自來鄙視慾望者，正為其與向上心不相容耳。逞慾而亡恥，則其無所不至，自在意中。此其所以可怕也！外國競選雖有弊，大致總過得去；彼固有其數百年所養者（法治之效，習慣之成，條件之備，一般道德水準、知識水準）在也。中國而竟競選，一切無所循，無所據，無所養，多數老百姓茫然不知所謂，只有聽任此無

所不至之人表演其無所不至而已；倘何災之不成？打架鬥毆，有形之災亦既修矣；社會風紀鄉里人情之無形破壞，尤遠彌無窮。不但求為改進後之西洋選舉不可得；即求為西洋古代一場鬪鬥，亦豈可得？它除了醜惡，還是醜惡，別無所有！

至於此其間，沒有民意可表見出來，是不待言底。唯公平之選舉，才見民意。一般老百姓無錢、無勢、無知、無膽、無空閒、無興趣……；試問他們的意思何從表見？其結果，當然只是既成勢力底那些新舊惡勢力之一度取得民選美名，更加他們一層合法保障而已。

總結一言：選舉競爭在西洋，本從其古人粗樸行動之漸漸理性化理智化而來，為數百年精神向上走之結果，其事當然可行。當然可資之以建立民主政治。但中國的歷史文化完全兩樣；今要學他，便與固有美德相悖，却是精神向下去了。匪獨民主政治不能資以建立，其後果之惡，將不可言。我之所謂不可學者，謂此。

凡與民族固有精神優良傳統相悖之事，不可行；行之，便是自取毀滅。中國幾十年來，禍亂愈演愈烈，到今天去毀滅不遺，皆在此。選災是其一極最直接的果報表演，所以借它來一為指點。其餘請參看舊著。——舊著論近代西洋民主政治與中國精神不合者有四點，此為其一。

我之覺察及此，亦復甚遲。那是在民國十一年；我之用心於中國政治改造問題而繼之以行動者，既十數年矣。有所察覺，仍不敢斷定。直至民國十六年，又看了一般後期運動（黨軍北伐），乃斷然一併否認之而無所疑。於是南游廣州，沉默以觀世變，更從事實以求印證。十九年乃始向社會公開發表言論。其時北方開一擴大會議，南京統治動搖，黨內黨外反對憲法者紛紛然以民主憲政為言。我嘆息其又回溯到前期運動，所以有「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之號召。不料十七八年後之今日，此回溯之餘波猶在蕩漾未已；則其矣，覺悟之不易也！這一面不能不使人着急，一面亦竊歎學術未明——中西歷史文化之對照比較未易，覺悟其從何來？覺悟實乎確實明切，輕易得之不如困而知之。我固切盼國人之覺悟及此，尤盼學術界之努力！

茲姑以簡捷之言，結束此段之文：我們三十多年到今天，最苦最大之問題，豈非國內之和平不統一？也無他，正為在中國本來是（唯和合得統一）（見前），以競爭鬥爭之西洋精神之輸入而破壞。英國憲政下之統一，得力於競爭；蘇聯黨治下之統一，取得於鬥爭；中國過去消極之統一，則於和合（相安）得之。此各有其道，不可以相易；易之，則性命不保！在英蘇猶且不可以相易

；況於以西洋易中國？中國過去之消極統一，得之於和合；中國今後之積極統一，尤必求之於和合（合作）。和合本是中國人之道，不能易也。昧者不察，於一黨控制走不通之時，則又欲以多黨互競易之。於互相競爭又顧慮其不合時勢需要，則曰政黨休戰。「五年休戰」！「十年休戰」！（張君勱之言）。然而一「箝制與均衡」，政黨分立，選舉競爭……之一套，既完全移植到中國來，遂箇精神氣象不對，「休戰」「休戰」的話曾何足以救之？亦適見其自為矛盾而已！

唯西洋人有其近代之精神，是以有其現代之成就，誰得而否認之。然其精神偏向外用，却道漏了人的自己。至於今日，物的控制成功而人反不能自主其命運。「名義上人對物作主，實際上等於物作了主去」。（潘光旦先生語，見觀察一卷二期「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一文）。自古天災所不能毀滅之人類，且自行毀滅於人禍。由今日世界和平問題所予人類之警告，豈唯中國人在國內不能學走西洋競爭鬥爭之路，怕是西洋人在國際間亦須改變其一向作風，而學走中國和合之路。

從近百年中國之失敗於西洋，以至於今，中國人之所短盡已暴露於世。然以自古獨創之文化，維持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而不墜，在空間上開拓之大，在時間上綿續之久，在文化上融合同化於內者程度之高，放射影響於四周者之遠，

# 論人性與私產

吳恩裕

政治學者必須認識人性，因為政治學是研究人類政治活動及其產果的科學。不了解人的性質，從事政治不會成功，製定政策不會應用，創立理論也不會實現。

但是研究人性不是咀咒或誇獎人性。罵人性是惡的，只是咀咒人性；譽人性為善的，只是誇獎人性，這都不是了解人性。了解既尚未作到，遍論補救其缺陷；研究人性更不是阻礙或修正人性。因為照本文以下所講之基本的人性，是不能被阻礙或修改的。阻礙它必如填堵奔騰的洪流，迅速的即將決口成災。修改它亦似東方人電燙捲髮，很快地又生出直髮，掩不勝掩。

研究人性要澈底的了解基本的人性，亦即人的基本性質。喜、怒、哀、樂、愛、惡、欲、吝、吝、憤、憤、高明、沉潛……都會被認為是部分的人性；但還

試問全部世界史還有誰個？此必自有其道，可斷言也。其道維何？則由理性開發之早，其於人生之所見，遠有在西洋古代宗教近世功利之外者；故其精神一方面開明通達（非同宗教），一方面涵蓄深厚（非同功利）。自來中國所獲致者，不在物而在人，尤在人之修養。——這正是西洋所遺漏了底。是能處已有自皆得，處人仁讓謙禮；以視近世西洋人日以逐於外爭於人者，其人生意趣之造詣，深淺精粗大不侔矣。此即所以西洋人必且學走中國路，而中國人則終不學走西洋路之故。

廿五年前，我會說世界在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意指大家都要學走中國路；正為人類生活深淺精粗之序如此。而我所以一言斷定，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之早熟者，亦即在此（以上均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所謂早熟，謂其在人類精神上之所造詣，早於其社會經濟之進步也。唯其非健全之發展，是以不能自固，而有西洋之變。六十年來，其較高精神既為外來風氣所破壞，舍此更無他長。低陋之物質，益以圯敗之精神，整個社會隳喪就下，潰亂不能自止，幾返於無文化無人性之境地。甚至無文化之區亦所不能有之事，在此都可以看見，抑且滿眼皆是。以此云慘，慘之極矣！或猶以為中國人固如此，而不知漫然以學西洋之為禍。此我所以極言西洋不可學，冀國人之有悟也。

（下期續完）

些並非我所謂的人性。因為吝、吝、憤、憤、高明、沉潛、都只是習慣並不是天性，而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然只是秉賦，但它們若非可以改變，至少也可轉移。改變是由於情境或刺激的不同而改變性質；轉移是用不同的對象或刺激來轉移其方向。所以上述各項都不是基本的人性。

基本的人性是不能被改變或轉向的。改變了它，人就不成其為人。它也是不能被轉向的，給它轉向，轉到與其本質相反的方向，人就不成其為人。這種基本的人性乃是一種生理心理的混合狀態。這種生理心理的混合狀態就是一種求生存及改進生存的衝動。宗教家認為人生是上帝的一種設計，其中包含着目的。但本原的生，卻祇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衝動，其中並沒有目的。不過即使是本原的生，就其自然對於外力侵害的抗拒說，也是一種努力，所以我們說

「自求」生存的衝動。當人有了知覺、經驗、知識之後，固然可以給生加上種種的意義，例如宗教的、美術的、哲學的、倫理的、政治的等等意義；但這祇是使生的自然事實宗教化、美術化、哲學化、倫理化、政治化、而非根本的改變了生的衝動；更不是取消了生的衝動。宗教化了的、美術化了的、哲學化了的、倫理化了的、政治化了的生，乃是進步的生，亦是生的改進。改進生的作用，雖有意識、經驗、知識的成分在內，因而也可以加上目的；但本質上它却是求生衝動的延緩，它祇是把生給雕刻上一些花紋，滲入幾許詩意。所以求生存，改進生存，都是自然而然的衝動，是基本的人性。

無論賢與不肖，富與貧，他們的活動都無例外的可以用上述原則說明。賢與不肖都有求生的本性。若非有比死更大的苦難，他們都好生而惡死。他們又都有改進生的本性需求。因為改進了的生，將使他們的生活更為美滿。富人雖然好生，因為在生中他們已陶醉了自己。貧人也「好死不如填活著」，自然也有求生的本性。另外，貧人因生活情況不佳而本地地努力於改善他的生，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富人則多多益善，錦上添花，也是事實。這些事實都表着：貧人富人同樣地都有改進生的要求。這種基本的人性，人人都本然地具有它。我們不能改變它，取消它。

也許有人以為：這裏所講的基本人性，很像一切動物的基本性質。是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在動物中，特別是能利用經驗的高級的動物中，都是有的。但人與禽獸終有相異之點。那異點在於給求生加的意義上；在改進生的技巧上；也在於人類之有社會、經濟、政治、美術、宗教、特別是道德的生活上。所以，「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雖然人和動物共有，而「改進生存的衝動」之實際演進過程，則以人類為最有獨到的造詣。

很多政治思想家明顯的注意人性問題，討論人性問題。另外一些政治思想家，雖不明確的討論人性問題，但在有意無意中，也各具一種之人性觀。但他們大都忽略了人性研究的正途。他們大概都只是褒貶人性。如有人說性惡，又有人說性善。善、惡祇是毀譽之辭，並非陳述人性的本質。馬開維里是高呼注意人性的；但他的見解只是隻字片言，沒有組成系統的理论。斯賓諾莎也呼籲注意人性。他雖受馬開維里（和萊布士）的影響很深，但他卻十分地有系統。他在他的「倫理學」一書中，開卷便提倡政治學者應該注意研究人性，而不應忽視人性或阻阻人性。我們上面所謂「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雖然不是他所用的名詞，但却也包含在斯賓諾莎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之中。因為他講

「圓滿」(Perfection)：求圓滿正是改進衝動的別名。

可是，在實際的社會人羣中，這種基本的人性如何表現呢？我們由斯賓諾莎借用的描摹基本人性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一概念，畢竟仍然是一種生理心理的混合狀態。它祇是生理學心理學研究的對象。這種狀態在具體社會事實中的表現，乃是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表現在具體社會事實中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的整個過程，就是實際的人生。所謂實際的人生就是生的實際 (Actualities) 之總和。哲學的玄想是生的實際，宗教的信仰，道德律的進行、美術的陶冶等等，也都是生的實際。它們對於人類都各有其意義與價值。但這些生的實際，只能組成實際的生之上層建築；若沒有另外一種基礎，它們根本是空中樓閣，不能成爲事實。

那另外一種基礎就是「物質的生存」(Material existence)。簡言之，就是用生活資料所維持的生存。所謂上層建築必依靠此下層基礎云者，就是說一個人必須先有了必需的生活資料所維持的基本物質生活，然後纔能談到美術、宗教、哲學、道德等生活。一個人沒有必需的生活資料所維持的基本物質生活，就等於說他無以爲生；真正的無以爲生，就等於不生存或死。不生存了，死了，還談什麼宗教、道德、美術、哲學等生活？

把「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表現在社會事實中，就是人人都不斷的慾求保持並改進其物質的生存。這件事實，便是生的實際中之最實際部分的生存，它便是我們在實際社會中所可以見到的基本人性之表現。它也就所有社會科學所不能忽視、抹殺、改變、而必須重視的事實，我們可以說：在社會實踐中，「人人都不斷地慾求保持及改進其物質的生存」，就是基本的人性。這種慾求是普遍的，因為誰沒有這種慾求，就等於誰沒有生存。同時，這種慾求也不能被改變，因為在常態下，一個永遠慾求生的人，不能改變成一個永遠不欲求生的人。這是關於人性的自然法則，「凡是自然法則，都不能被取消或改變」(馬克斯語)。這種慾求是人性中「最物質的成分」，它是不能取消或棄除的(休謨語)。

爲了維持當前的生活，要有一切生活必需品。但生活衝動的實現，乃是一個長久的過程，人們必須有其所有物(Possession)。所有物的堆積不但可以保障他生存的安全，也可以改進他生存的水準。所以維持物質的「我」的生存，依靠「我的」生活資料的獲得與積蓄。「我」與「我的」，也就變成了不可分離的名詞。

把「所有物」給予合法化(legalized)，便成功了私產(private property)

。私產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的年齡，是否長於用強制力(Coercion)來執行法律的機構，我們不必推究。但有了執行法律的機構以後，這種制度便得到了保障。於是，人們實現其保持及改善生存的慾求，便可以待其「私產」。

「從把『所有物』給予法律的根據，並有特殊的機構來執行法律這一天起，人類便誤認爲私產與維持其物質生存及改進其物質生存，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了。就保持人們的物質生存言，莎士比亞借威尼斯城的商人說：『你奪去了我的生活手段（按指私產），就等於取去了我的生命，』就改進人們的物質生存言，資產階級說：『我失掉了布爾喬亞的存在，就等於失却了唯一的存在』（馬克斯語）。兩人的話似乎都有道理。因爲在私有財產的社會中失却了私產，威尼斯的猶太商人自然會覺得不能生存。同時，在同樣的社會中，資產階級習慣於堂皇、富麗、安逸的生活，一旦失掉了「這種」生活，在感覺上，他會覺得幾乎等於不允許他「生活」。因此，不但威尼斯商人對於他自己的私產視如性命，死不放棄；即資產階級也覺得用他自己的私產所維持的淫奢生活，乃是不能放棄的自然權利。兩者的表現，似乎都是人性的命令。在他們看來；人性與私產根本不能分離。於是思想家很容易推得結論說：私產制度是順人性的，私產是人類化的基礎。

我們在這裏卻要做相反的駁論。人性的實現，亦即保持及改進物質的生存，雖然必須要有生活資料，但生產這些生活資料的方法，却不一定是私有而可以是

公有的。也就是說，保持和改進物質的生存，都無須必要有私產。在一社會中，每個人各自爲政地生產維持生活的資料，固然可能；但其中不免因缺乏有意識的計劃與分工，供給與需要的失調，而產生人力的浪費。這種浪費，都是減少整個人類文化總成績的原因。同樣，私有私享維持生活的資料，固然也可能；但其中亦不免因強與弱，天才與低能，健壯與病老，際遇與命運，種種的不同，而造成「貧富不均」的現象。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是造成大部分人類窮的基因。

你可以說：『在人類的歷史中，私產制度幫助了人性的實現』但須知人性却不必非以私產爲實現的工具不可。因爲改變另外一種生產及分配生活資料的方法，人們也可以生存；亦即人性也可以表現。所以取消私產並不是取消人性的基本要求，即亦不是取消人們的生存。

你也可以說：『過去的人類文化是建築在私產制度之上的，現在人類的文化也賴私產制度來支持』。但因過去現在私產制度下的人力浪費，生產無序，分配不均，已使文化的發展走向歧途，所以沒有理由希望將來也必要如此。在將來，人力不再浪費，生產不再無序，分配不再不均，人類自然便會充分的發展其潛在的能力，向前猛進。因此，並不是人類文化的發展必須依賴私產，而是私產幫助了，也阻礙了，文化發展的進度。人性與私產並不是不可分離的。

# 千言萬語祇爲「煤」

(倫敦通信)

田汝康

十九世紀的初年喬治司提芬曾這樣的說過：認爲英國首相應該坐在煤包上，羊毛口袋已不可再看成大英帝國羸身之地。煤在英國不僅是工業的原動力，家庭間的日用燃料以及一些化學上的附產品，同時還是支持大英帝國稱雄世界的最大力量。目前造成英國經濟危機的因素自然相當複雜，不過要是煤有辦法，問題當不會這樣的棘手。七月底工黨政府爲了要使煤工明瞭英國目下的處境，會動員了所有的黨員向煤工代表懇切的談過一次話。外交部長貝文向來是以講話率直著稱的，在這一次談話中他更透露了工黨政府的一些不可告人的苦衷。他希望煤工不要使工黨政府坍台，社會主義的實施成敗完全在煤工的行動表現上。同時他告訴煤工，空手講外交是講不好的。要是英國政府可以一年內輸

出三千噸至四千噸煤，那外交局面可以大大改觀，誰願意再看「債主子」的臉色？貝文這番話却是事實。誠如一個法國新聞記者所指出的，設如英國能輸出四千萬噸煤到西歐大陸（一九三八年數目），不僅英國的美金的饑餓狂決不致如此嚴重；同時西歐各國也不必再向美國以二十塊美金一噸的價格年輸入兩千噸美煤。而影響所及的是法國的生產計劃可以加速，意大利的工廠不致於因無煤而關閉，瑞典可以不必走東歐的路線去向波蘭想辦法。這位記者更指出法國復興計劃所需要的煤祇不過是英國一年內十天的產量，假如英國一年內多掘五十天的煤，即可以替西歐節省四萬萬美金走入美國人的口袋裏。可惜是目下英國自顧不及，遑論其他。最近歐陸煤業組合(European Coal Organisation)

的報告同樣也指出最近歐洲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莫過於高價的輸入美煤。據統計本年內六七月月份美煤輸入歐陸的數量是六百四十萬八千噸。同時這兩月份德國佔領區的供應量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噸，波蘭的是一百四十九萬四千噸，兩者合併起來也抵不過輸入美煤數量之半。英國向來是供應大陸用煤的主要國家，在今年夏季更却無煤輸出。向美國運煤是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一來不僅價格之高駭人聽聞，比較起來二十塊美金一噸的美煤是魯爾產煤價格的兩倍半，同時也是英國煤輸出價格的兩倍以上。再之問題是那一國國家有得起這多美金來支付，即使生產力特優的國家，原可以用自己的生產品來轉換美金。但因為煤價高昂影響成本過高，結果仍然是得不償失。所以今後歐陸經濟復興的起碼條件實有賴魯爾以及英國煤礦的生產量如何。關於魯爾煤礦整理的討論現在剛在倫敦開始，本文所涉及的當以英國煤礦的情形為主。

煤礦是英國資源中最可驕傲的一部分，但是從這份資源中所產生的經濟影響和人事關係，也是近五十年來社會主義人士所亟欲革新的問題。談到南威爾斯的礦坑，一般人所聯想到的大致不外是一幅皺眉頭的幽暗黑影，熟悉英國文學的人總會碰見過一些礦工慘痛生活的描述。百年來一般礦主的疏忽與頑固，到現在大部分煤礦的經營已經是腐敗不堪。用動力燃料管理部長辛魏爾在下院辯論中所用的辭句，那煤礦的經營已不啻是一架無生氣的軀體骨頭。煤礦國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皇家委員會煤業調查報告書主席的結論中即提出過，認為當時煤礦的領有和經營制度毛病太大，改正的途徑最好莫過於收歸公有。自然二十七年前前的政治局面決非今日可比，不僅煤礦領主政治勢力相當雄厚，同時國會中保守黨又絕對佔優勢。這一份煤礦國營的計劃也祇好暫時歸檔備查。此後調查建議另外有過四五個，其說不一。有的從勞工方面着眼，有的從領袖口說的話。而政府方面也不知試過多少花樣。大致煤礦消息已成爲近二十年來英國報紙的主要標題。但徹底的整理始終未曾着手，於是煤礦的積弊漸深，進而生產量也由之而江河日下了。

在未收歸國營以前，英國煤礦從經濟眼光看來，極應當改善的問題莫過於礦權的分裂和礦區的狹小。礦山的領有是一部分人，從這些人手然後再轉租到若干開採公司的手裏。一分再分，所有煤礦便成爲些豆腐乾塊收去了，據一九四三年的調查，全英國煤礦經營單位總計在七百四十六個，一共領有一千七百八十二個礦坑。在這些礦坑中，有百分之四十六屬有工人在百人以下，再細分一下，可以說有三分之一的礦坑雇用工人竟僅在二十人以下。至於經營的情形那更是不經濟。照一九四五年的調查報告書所指出的：有的礦苗已近枯竭；有的礦藏最好得由另一個礦坑來開採，但其中又涉及所有權的問題；有的礦山在現開採公司認爲不經濟的，而另一個最經濟開採公司又未租到這一段開採權。……在這樣的領有和開採制度下，大規模的經營自然說不上，技術的改進更當受到阻礙，影響所及產量的低減自然是無可避免的事實。英國煤礦的黃金時

代是在一九一三年，當時雇用工人在百萬以上，煤的生產量在二萬萬八千七十七萬噸。除國內的消耗以外，英煤的輸出是九千八百萬噸，全英國煤的總生產量當時約佔全世界產煤全數的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二三年雖然同樣的興旺，但較之一九一三年的情形便已不太經濟了。在距離兩次大戰這一段時光當中，其他歐洲各國技術的進步經營的改良都算是突飛猛進。而英國却一仍舊法，毫無改善。要是以一九一三年的生產量做基準比較的話，那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魯爾煤礦的生產效能已增加百分之六十四，德國上西勃細亞煤礦增加百分之六十二，荷蘭國家煤礦竟增加百分之二百，波蘭煤礦也增加百分之五十九。但在英國生產效能僅僅增加百分之十三。再比較生產量的話，那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魯爾煤礦每一班煤工一班工作時間的產煤數量較之英國煤工已多過百分之三十三，上西勃細亞煤工已多過英國煤工的數目是百分之五十九，荷蘭煤工的數目是已越過百分之四十一，波蘭是已越過百分之五十六。所以設若第二次大戰不在此時發生的話，英國煤礦早已是危機當頭。由於戰時情形的特殊，這種苟延殘喘的局面得以暫時維持，但是在政府方面說來就已經是很費一番心血了。除開這些工程技術方面的問題以外，人事管理問題也相當的複雜。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八年統計數字看來，全國煤工經常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數在失業狀態中，少的時候是十三萬人，多的時候可以是以三十萬人。而勞資糾紛的案件，在整個英國工業界裏面也以煤礦佔第一位。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九的幾年間，每年所有勞資糾紛案件中，差不多有相近一半的數目是發生在煤礦裏。前後犧牲過二萬萬六千三百萬個可以工作的日數 (Working day) 在鬧人事問題。在第二次大戰前的四、五年間情形更加嚴重。在整個工業界裏煤礦工人的數目祇不過百分之六，而糾紛案件却佔總數百分之六十四，消耗在鬧糾紛裏的時間是全年可以工作時間總數的一半多。

要將以上這些病態的情形根本加以改善，煤礦國營是英國一樁無可避免的事情。大家承認即便保守黨當政，爲了國家整個利益着想，也祇好勢必出此。因爲要求徹底改革，非得國家大量的貸款。但是像這樣小豆腐乾塊似的煤坑，國家幫忙也未必會能够做到經濟生產的地步。唯一辦法最後祇好收歸國家經營。因此，工黨當政後第一樁新政就是設法使煤礦國有。在一九四六年五月間通過議案，一九四七年一月成立國家煤礦管理處。依照這個法案的規定，國家領有的一切煤礦的所有權和開採權。一切現有的煤礦資產分成三類辦理收歸國營手續。第一部分包括所有礦山、礦坑、洗鍊廠、電力廠、運輸鐵道，連同一切工人福利設施，完全歸由政府經營。第二部分包括所有水道工程、磚瓦製造、倉庫、以及停卸場所。這一部分資產，必要時國家得收歸國有，但遇國家不需要時，私人領有者亦有權要求國家加以收買。第三部分包括各有關煤礦的附屬事業，並非直屬於礦坑所領有者，必要時國家亦得收歸國有，但人民亦可同樣要求政府收買。關於所有領主的損失，由國家完全賠償。煤礦管理處沒有公斷法

的報告同樣也指出最近歐洲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莫過於高價的輸入美煤。據統計本年內六七月月份美煤輸入歐陸的數量是六百四十萬八千噸。同時這兩月份德國佔領區的供應量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噸，波蘭的是一百四十九萬四千噸，兩者合併起來也抵不過輸入美煤數量之半。英國向來是供應大陸用煤的主要國家，在今年夏季更却無煤輸出。向美國運煤是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一來不僅價格之高駭人聽聞，比較起來二十塊美金一噸的美煤是魯爾產煤價格的兩倍半，同時也是英國煤輸出價格的兩倍以上。再之問題是那一國國家有得起這多美金來支付，即使生產力特優的國家，原可以用自己的生產品來轉換美金。但因為煤價高昂影響成本過高，結果仍然是得不償失。所以今後歐陸經濟復興的起碼條件實有賴魯爾以及英國煤礦的生產量如何。關於魯爾煤礦整理的討論現在剛在倫敦開始，本文所涉及的當以英國煤礦的情形為主。

庭，專辦各種賠償事宜。一部分賠償金係發現款，其餘係財政部所頒發的煤礦股票。自管理處成立後，政府已支出一萬萬六千六百萬英鎊，來賠償一切開採設備資產的損失。六千六百萬鎊來收買礦產領有權，其外還得需要一萬萬五千萬鎊作為重新組織和改良的費用，總計在煤礦收歸國營後五年之內，政府總數支出當在四萬萬鎊之數。這是工黨登台後的第一件得意設施，它的成敗關係相當重要。對英國國內這是國營事業的初步試驗，以後其他鋼鐵以及運輸事業的收歸國有，民意的取決當以此為判斷；在國外看來，這是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試驗。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政治和計劃經濟的結合結果究竟如何，由此也可以判斷出來。但是自國家煤礦管理處成立以後的情形看來，煤礦的生產量並不見有什麼了不得的增進。問題的關鍵似乎又更加透露出來了，技術的增進和人事的改良並不能完全解決一切工業的問題。許多問題的根源却與整個社會問題合而不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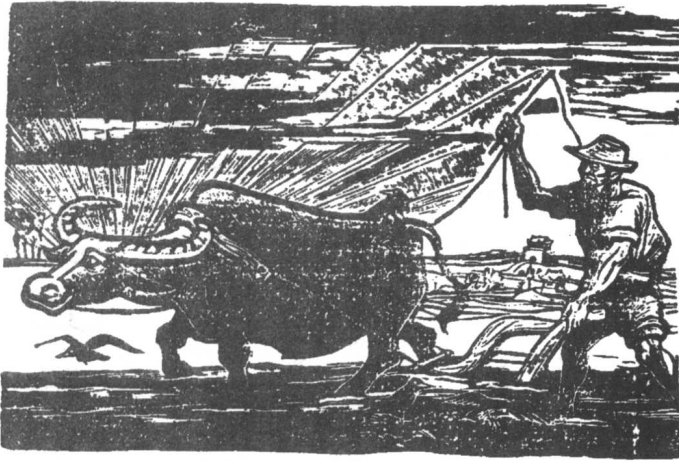
在一般想像中，煤礦收歸國營後所遭遇的困難當然有。顯而易見的在初期開創階段，要管理處能够完全發揮管理的效能當然不可能，脫節的地方實無法避免。不過事實的表現還不會像預期那樣嚴重。去年冬天的煤荒，天候的關係甚大，這是人力所無法控制的。至於技術的改進，大家知道需要相當的時間，十五年的時間算是相當快了。不過據普通心理的揣測，一旦煤礦收歸國有，在煤工心理上應該發生相當刺激作用。在私人領有的時代，管理經營的不善當然是問題，就是在煤工心理上誰一願意將血汗流入少數人的腰包裏去。一更加工作的危險性以及過於辛勞，一掘煤一早已是不得已的事情了。所以煤工退伍的數目漸次多過新徵雇的數目，在第二次大戰晚期幾年中，每年退出煤礦的煤工是相近四萬五千人，而新增加的人數則不過一萬一千人。戰時因為政府有管制勞力的法令，大致當有一點強制性使煤工不得輕易改業。而事實上忘工的情形就已經無法管制了。照一九四三年的統計，無故不到廠工作的煤工數目已在百分之十二以上，以前祇不過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九左右。收歸國營後的情形，初期一兩個月似乎很樂觀，時間一久困難又就漸次產生了。徵雇煤工的困難自然僅能算是英國人力缺乏的表現，不過不論政府如何的鼓勵改善，工資的增力，兵役的免除……應徵的人數仍然趕不上退伍的數目。最後一着祇好想到雇用外國勞工（以波蘭退伍士兵為主），但是煤工反對很烈，直至上週才開始讓步。其中最受入批評的是收歸國營後煤工無故不到廠工作的，當時煤工應允過今年春天政府向煤工最大的讓步是每星期祇工作五天的制度，當時煤工應允過在生產量方面他們將盡力維持每週六天工作的數量。今天的英國政府一月間頒佈的經濟計劃，一九四七年煤的產量目標應該是最少兩萬萬噸。這樣的數目僅算是能勉強供給國內消耗而已。可依照最近情形看來，這個目標也未必會達到。七月份無故不到坑工作的煤工數目仍在百分之六點九三左右。有的礦坑因為機器生產的緣故，一個煤工的不到可能影響其他人也同樣不能工作。所以煤工

合秘書納納的預料，今年的煤礦生產可能較預定目標不足五百萬噸左右。英國一般人去年是飽嘗過煤荒的苦痛的，大部分工廠關閉相近一月，經濟的損失至今仍未恢復，今年當然不能再重嘗一次這樣的痛苦。據工會主席的宣稱，要是無故不到工的人數能減少百分之十，煤的生產量可以年增加一千萬噸。少數煤工這樣的行動令工黨政府難堪，國內人士一般的責難自然不免，而國外的批評可更受受了，——尤其是美國人。在一般美國人看來，從心眼里起就對國營事業不願。何況一加比較簡直駭人一跳，英國煤礦雇用煤工七十萬人，年僅生產煤不到兩萬萬噸。美國煤工人數四十萬人却可以年產九萬萬噸。這是什麼緣故？孤立派報紙芝加哥論壇的擁有人麥米克上校會對一些英國學生講過這些的話，認為美國為什麼要幫忙英國，工作起勁些，英國人很可以自己幫忙自己。本年夏天美國駐英大使曾就身到煤坑裏去看過一趟，意思問看來似乎很不明瞭英國煤礦經營的效率為什麼會這樣的低下。最近在英美經濟談判中，煤礦的問題更成為批評的重心了。根據一部分美國人士的意見，煤礦是工業的基礎，生產復興的基本要素。既然英國煤礦效率如此低落，將來再借款的話，美國自然得派人加以監督協助了。如此的說法是事實還是謠傳雖然不可得而盡知，但工黨政府在在第一件國營事業上所受的攻擊由此可以想見。過來無故不到礦工作煤工已開始受到法律制裁。工會已答應暫時恢復星期六工作來幫忙政府的復興計劃。不過問題牽涉的相當的大，工資花紅的問題且不計入，誰能擔保有多少煤工來參加這個額外的星期六工作。照燃料動力管理部長辛魏爾的看法，即使法令強迫也未必會有效。這位部長是以煤工出身的對一般煤工的處境和心理相當清楚。煤工無故不到工的問題是心理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筆者去年去南威爾斯煤山裏參觀過。對一般煤工是絕對的同情。現在最迫切的問題是問全英國社會是否向煤工表示過他們的熱望，或是會供給過煤工任何誘人的工作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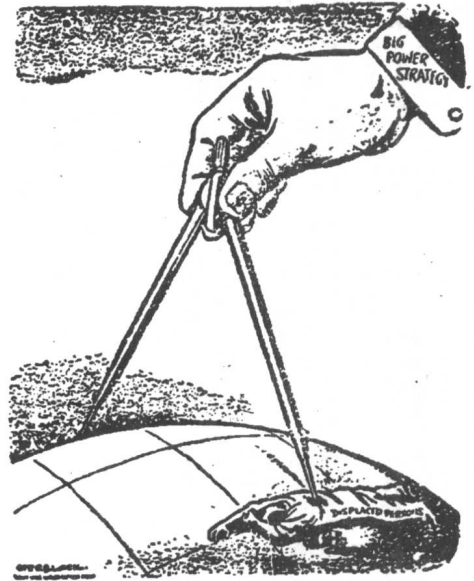
有的議員會在下院宣稱目下煤工的任務是同年英國從法國撤退的飛行人員一樣重要光榮。不過說是儘管說，但在一般人心心理上誰對煤工發生過敬意——尤其是在一個社會階層區分最清楚的社會裏。一九四三年一位煤礦區來的議員在下院中曾舉出了這樣的一個例子。這位議員為向一位煤工太太問過這樣的問題，是否她也準備要她的兒子下煤坑工作。這位太太的回答是她寧肯叫她兒子快死也不願再叫他做煤工。的確的，發誓不願叫後輩下煤坑掘煤已成為一般煤工的最大希望。這位議員繼續向一般議員問過這樣問題，要是諸位議員認為掘煤是件好事，為什麼不聽見議員們或煤礦管理人員的少希去掘過煤？正當全英國社會不滿意煤工工作成績的當兒，十天前後別海文煤礦的爆炸使一百零四個煤工犧牲了生命，而三天前達頓牧煤礦中又又活埋了十九個煤工。千萬萬語祇為煤，但是誰願意去掘煤呢？據說在煤山附近工人住宅區中，每當警急救護車馳過的時候，無人能描寫一般主婦們的心情反應。我們很希望知道工黨政府如何解決這個工作動機問題。

八月二十六日 倫敦





農耕(木刻)  
刃鋒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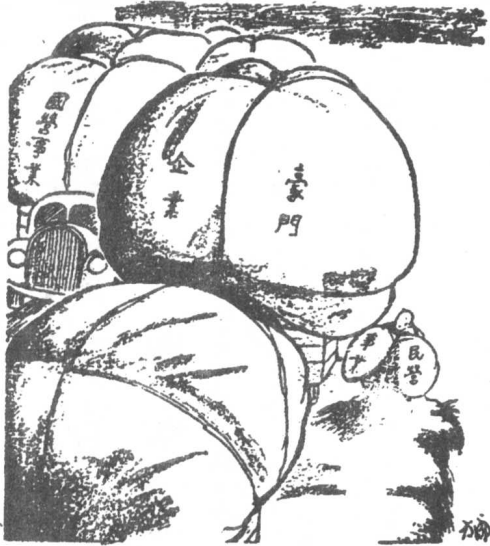
強權戰略下  
的犧牲者

(轉載)

WASHINGTON  
P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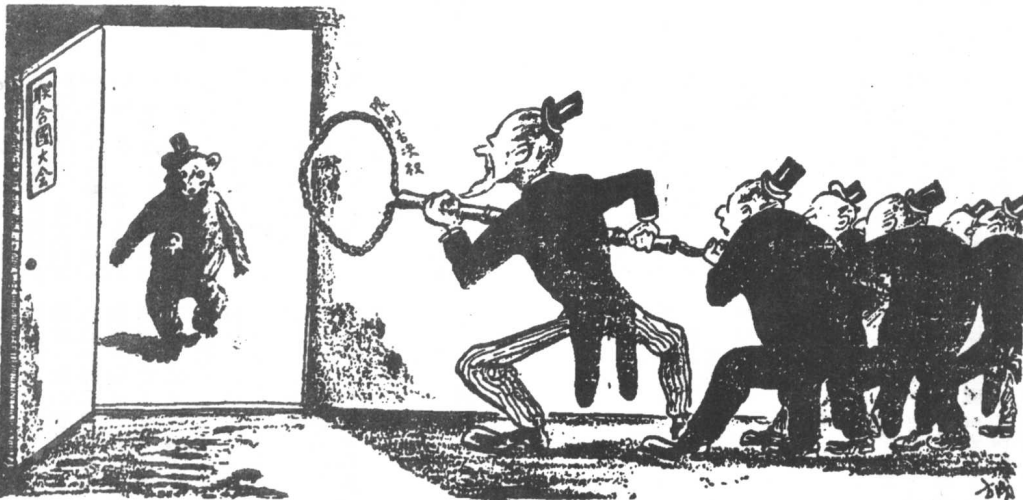
政治面孔

|   |   |
|---|---|
| 漫 | 觀 |
| 畫 | 察 |



方海

圈套



方海



# 國共雙方軍事實力的分析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戰鬥隨人生而俱來，從個人的赤手空拳，怒目相視，拳腳相加，到大兵團的指揮作戰，雖然有規模的大小不同，使用的器械不同，發生的時間與空間各異，然而其為戰鬥求決則一。可是幾千年來的中外軍事却並沒有形成一種規律的科學，他祇當是一種綜合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藝術。是基於生活運用器械的感情的產品。這一種血肉相拼的藝術，是恆常被部棄的，多少非攻反戰的大思想家對他抨擊不遺餘力，但是到一向成編兵計劃的時候，這是一陣一的時候，這是一陣一的時候。這一點說明了我們在人類史上所厭惡的本，反倒是我們常見到常遭運到的事，而我們所希望看到的卻與常事少見。另一方面也有些人下意識去注意自己厭惡的事，正像灰色新聞依然有其讀者一樣。人類有潛伏着的獸性，有時在不知不覺中流露

出來。內戰並不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但是他的活生生的擺在我們面前，同時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使我們不得不於厭惡中去注意他。轉世悲雖然口不言兵，可是他內心裏恐怕不能一時一刻忘記了宋金的爭衡。

我們的空前的大規模的內戰已經到了決戰關頭了。軍事的变化是萬分複雜其測的，因為包括著「人」「物」「地」及「體制」諸種不同的條件，誠如陳誠總長所說：誰也不知道官將來。然而在智識的領域中，人類是可以去預測未來的可能的。記者且提供些國共軍的實力的比較材料，一見仁見智，使讀者自己去研究。

了七十多個。這些被共軍指為已經折損了的師是否補充起來了呢？如果已經補充了，或大部補充了，政府仍可保持三百萬左右陸軍的數目。幾十條小小的艦艇，千架左右的飛機，則是共軍所沒有的，這也是內戰中首先爭取沿海的主要法碼。除了這點連的數目以外，還有種種與直接戰鬥有關的條件，舉例如下：

## 裝備訓練

談到裝備，當然是國軍優於共軍。兩百多個師的正規軍中有三十個美械師，近四十個砲兵團，此外還有裝甲兵團，輕汽兵團，通訊兵團，及工兵團等。勝利時又繳得了近萬輛軍的裝備，儘管戰場上槍砲有遺失與損毀，軍械庫的存底不咸什麼問題。關於輕兵器彈藥的生產，戰時就可自給。內戰中因為生活程度日高，工人生活及材料

的購買，都大大的超出了預算，因之各廠生產反不如平時。據陳誠將軍稱：頒佈總動員令後，軍費增加，各廠才逐漸恢復了戰時的生產。總之，國軍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後方，就是沒有外來軍火，只要各廠能夠開工增產，被服彈藥各種裝備一時還沒有大問題。反之共軍方面，據去年軍調部存在時某方面的調查，共軍共有大大小小的小工廠及修理所一百餘處，其主要產品為地雷與手榴彈。所以共軍在攻守時以這兩種東西為主要武器。重武器他們也有，究竟有限，特種兵團更談不到。從日軍手中及從某方轉手來的日本武器，其數量也遠不如國軍多。新四軍曾自稱於蘇北幾次大戰以後，已經有了兩個美械師。東北民主聯軍也自稱有美械師。這些美械師，據推測只能做儲仗除糧出來供伴處們及中外記者看看，是不能發揮大的武力的。因為美械部隊的

為打槍與騎路，也就是技能與體力。他們是在水裏學游泳，使戰鬥與訓練相結合，生活與思想一致，無疑的是比較實用一些。當然也有某些地方顯示不出國軍的威儀，因為他們的口說是要建立所謂人民的武力。我們可以廣淺的說：一方面訓練目標是要建立「國家的武力」，另一方面訓練目標是要建立「人民的武力」。兩種不同的裝備，兩種不同的訓練，也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與思想。

## 兵源糧源

農業社會其鞏固國政軍事，常以「足食足兵」。我們這個國家選擇在農業生產階段，抗戰時期兵糧兩政，為各地政府之主要政務。外線結束，內戰接連而至。國共兩方都還注意這兩大問題，一方面是徵兵，一方面是徵糧。在兵源方面共軍自稱解放區有一億三千萬人口，壯丁數字估計約在一千五百萬。政府區的人約為解放區的三倍弱，壯丁數字當然也是三倍弱。不過不同的地方，糧食倒成了更嚴重的問題。這是敵人不可解

農行在共軍手中，這是中國主要的兵源所在。農民頭腦雖笨，而體格健壯，抽調容易。川湘兩省雖亦為兵源要地，無安在戰時已有大量的抽調，似乎抽調上有不少困難。而且十年來他們只見入伍，不見退役，這也不是政府推行所謂兵役制度的常軌。此外如江浙兩省及大大小小的都市居民，那裏雖有過剩的人口，但都不是兵源所在。不是有的都市都已實行徵募志願兵了嗎？花錢買來的壯丁，不會有農民壯丁那樣的模實。他們是些職業兵販子，專會開小差，一個人逃了再買，賣了再逃，而且有的錢的人可以不當兵，就算一戰亂一為了全民，也給窮人的觀感不好。

的。三十六度政府徵借  
總額共為銀六千萬石  
，平均收足七成，約為  
四千二百萬石。中央所  
得實銀三成及徵借全部  
共約二千萬石，全部撥  
充軍糧尚不敷半數，故  
仍向民間及國外採購。

### 後方勤務

軍隊的作戰就是打  
的一個後方勤務。中國  
有句老話，「大軍未動  
，糧草先行」。誰的後  
方勤務有辦法，誰就可  
以在正確的戰術指導下  
制勝戰場。國軍輪動總  
部的組織統一了陸海空  
軍的補給，這事體的統  
一是個大進步，而以下  
的機構是否靈活，後勤  
人員的庫能程度如何，  
這是值得研究的。有某

軍事委員在在戰時說：  
「當過三年以上的軍需  
的人拉來以貪污罪名槍  
斃，大概都沒有問題。  
」現在是否改善了呢？  
還有國軍的補給，主要  
的要靠交通線，而共軍  
是專門破壞交通的，這  
一點當然也影響了國軍  
的後方勤務。一個大的  
兵站基地沒有交通是不  
成的。國軍過去汲汲以  
求的控制山東，打通津  
浦，但是以目前共軍在  
各地的破壞行動看，就  
是津浦一旦打通，重修  
也頗費時日，就是修通  
了也難免沒有破壞。因  
之國軍不得不變更原來  
的計劃，尋求海上的通  
路，徵用國營及民營船  
隻，作為東北與華北運  
輸之用，攻打山東沿海  
口岸用意在此。此外因  
為空軍是十與零之比，  
所有領空是政府的，有  
些地方不得不藉空中接  
濟。臨城，滋陽，永年  
，太原，石門這些孤立  
據點的得以守住，乃至  
四平榆林的解圍，都是  
得力於空運。但是空運  
的力究竟是有局限的，  
一切難能全靠空運。

### 戰鬥生活

一個部隊生活條件  
與戰鬥條件一致的戰鬥  
力強，生活條件與戰鬥  
條件不一致的戰鬥力弱  
。生活本身應當就是一  
種戰鬥。共軍的士兵是  
不注意制式訓練的，特  
別注重戰鬥，而戰鬥訓  
練時常是在生活中訓練  
中。這樣生活與戰鬥是  
一致的。他們訓練行軍  
力，訓練餐食，甚至訓  
練在鄉村見了婦女叫  
「飛賊」。因糧」  
就食」的方法，也可以  
減輕他們的長途負荷。  
另外他們的補給是分散  
的，糧彈並不集中於一  
地。就以軍糧一項論，  
每個村組織中都有公糧  
，一個兵員上帶着糧條  
，在解放區任何一個地  
方都可以取得利用。馬  
真箇之役他們利用了一  
百輛卡車運兵，而汽油  
的儲存是分散在公路兩  
側的鄉村中的。他們可  
以沿途加油，增了運輸  
力量，超出了國軍對他  
們「行軍力」的估計。  
劉伯承南軍，一氣五百  
里。他們除了「因糧」  
「就食」以外，彈藥如  
何補給呢？是值得研究  
的一個問題。

### 戰術指導

國軍的七兵的生活  
，一般的來說，也是非  
常苦的。他們的訓練是  
制式的前已說過，訓練  
時期的生活也是有特定  
的紀律要求。出操是出  
操，該受是該受，野外  
是野外，打靶是打靶，  
學術兩科或許趕的都很  
緊，但是訓練生活與戰  
鬥生活時常脫節，而官  
兵生活不能完全一致。  
國軍某軍長楊文均是一  
個生活訓練的人，衣  
服不整潔的不穿。去年  
他在山東過時了，化裝  
了一個伙士雜在俘虜中  
，一星期的時間並沒有  
被共軍發現。據說後來  
他自己不能忍受俘虜中  
伙夫的生活了，憤怒的  
向着守俘虜的共軍說：  
「我是某軍軍長，槍  
斃也是好的，這種伙夫  
生活我不能過」。於是  
他終於被發覺了，被送  
到佳木斯去。有人說假  
如他要是能過伙夫的生  
活，他以後是還有機會  
跑回來的。生活的本身  
就應當是戰鬥，在軍隊  
裏尤其如此。故古今名  
將都是與士兵共甘苦的  
。而戰鬥技能之增進尤  
須寓於生活訓練中。

內戰已經到了一個  
新的階段，雙方在摸索  
着如何拿出一張最後制  
勝的王牌。軍事不是孤  
立的，跌跌兩軍的實力  
比較，也還是「在軍官  
軍」。政治經濟以及國  
際環境種種因素，在在  
均能直接影響到軍事。  
軍事這一種人類所厭惡  
的綜合藝術，是敵人莫  
測高深的。只有靜待歷  
史的判決。

(九月十日)

### 更正

編者先生：三卷二  
期拙文中所言美國心  
理學家，為 William  
James，而非 Henry  
James，(八頁下面倒  
數第六行)，一時筆誤  
，幸屬更正。  
徐述倫啟

### 代郵

顧肇先生：八月二  
十七日大函奉悉。查錄  
刊每次奉上，均因地址  
錯誤退回。先生此次來  
信又不註明地址，以致  
無法函復。乞指示正確  
地址，以便寄刊。  
定戶啟

# 鍾山秋色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天氣漸涼，已入秋令。政治圈的氣候，亦有同樣趨向。從「裁撤動員」一令下，當局的「朝議」編運，論客們的吹播宣傳，氣象萬千，威風凜凜，其炎威實不亞今年的酷暑。可是魏德邁在官邸的即席致詞和臨別文告，那樣的坦白指責，不啻霹靂一聲，打去半天高雲。而偏偏號稱「窮寇」的劉伯承股，又傾向政治最不平氣的皖西，豫南一帶，雖然是「流氓」性質，可是京中已經談虎色變了！

關於歷付魏德邁的「野言」，黨裏面起了很大的爭執。一派是「清流」們，平常就說過些逆耳之言，這次當然覺得可以趁機要求改革。但相呼而來的却是一片譁與暴怒，他們可以想起西南兩府時期白鵝潭開槍的故事，不惜喊出「清算魏頭外交」的呼聲，另一面便趕辦一點魏繼嗣的工作。我們的「責任內閣」，

這時起草了改進政治方案，提出後方經費用文人的主張，主管的某部長，最近大倡反對軍人主席和投票選舉主席的議論，並非空炮，不為無因！

在現實的政治圈，權要們本來隱隱地劃了勢力範圍。在抗戰前，政學系要地方，不要中央，魏發展到「主席十有九，行魏五佔三」的局面。這是到了頂點的情形。所謂美國式的民主叛亂以後，中央不能不蔭兩個黨外和中間份子。但實權不能放棄，這時策士們迎合新軍人領袖的要求，建議把有功軍人，分領主席，一面磨磨，一面是對抗政學系。兩湖、魯、豫、廣東，各省省局改組，便是這個動機。最近東北和六省的換人，大概也發展到了頂點。交換球門，政學系便到了中央，在「責任內閣」的帽子之下，設法叫他負不起「責任」。手令製於旁，苦干的流言攻訐一麟半爪。

這起於下，形成了三個C字的聯合。這時「政學系」雖搶到了中央銀行，同時中農、中信、和新起的中合，也紛紛轉入黨方。大概在九九會後，恐怕又有波動。都是藉魏使宣言為工具，都指著自己以外之人為「貪污無能」的鞏固份子。最懂得政情的人們的觀察，大概即使改組，恐是無能的更無能，頑固的更頑固。

中國政府，真是患了嚴重的病症，最主要的病源是封建關係和派系關係在作祟。最高方面，運用這兩種關係做矛盾的統一，實則本身便是矛盾的所在。大家要打倒蔣門，清算黨窩，却不知道蔣門是憑藉封建關係的附骨之疽，而且在打倒蔣門的聲浪之中，還是派系在作祟。這短短半年之中，孔宋之外，又不知產生了若干新興黨門資本。不信，請調查一下「黨營資本」的內情，和最近大量貸款與外匯進匯黑市中央策的內幕。尤其美金庫券的兩天之內，公佈的購券限制，很多有辦法的人們，借錢購券（雖然是小戶），或者可以說明這一現象的一麟半爪。

選舉已到了非辦不可。這是現狀的最後一計。為着不能把蔣家乘，索性自家人也不讓他們「自由競選」，決定了地方保舉，中央圈定的辦法。若干人，本已回鄉運動，花了若干錢，這一來又得向省政府去，向主持圈選的大老們碰頭。這些天，在烽火瀾漫的當口，幾位要人家中依然是賓客盈庭，便是這個原故。

有人綜合幾年來黨內閣，孔是一財政為主，政治為輔」。宋是「經濟為主，政治不問」。張是「經濟無能，政治無力」。如果是太平無事，現內閣或者還可以支持一下。但在今天，却是束手無策，只好以研究方案之類，空言搪塞一下。

站在政治氣氛台來觀測，這次大會後，可能有點改變。可是正面對着幾個危機：第一是黨與蔣矛盾的尖刻化，也許引起少壯軍人的更大的政壇行動。廬山之會，三反專刊的出現，與直率要求清算蔣門貪污的呼聲，均使得做家長的頭疼！第二，地方政權的分配，聽說已經決定了安全區域用文人主政之說。所謂文人，只有「政」字號，C字

號有大量的候補軍。五雀六燕，如何支那妥當？於是問題。因此，將要爆發兩系的正面衝突！第三是和戰夾策。戰局似乎是向山東崩潰，但豫鄂皖的局面逆轉，長江交通也感受威脅，美國人的援助又不來，劃疆分治的國際空氣甚盛。因此找一個機會，藉事喘息，或者有此必要，便是這個原故。

謠傳着捧東北元老莫無恥！無恥怎樣變，基本情勢有兩點扭不轉：一是統制派的理想正在瀕瀕于殆。二、是物價壓不平，隨着戰火的擴大，糧、棉等生活必需品價格騰騰，薪資階級的人們，更要活不下去！秋天！將帶給我們以更大的恐懼，她還能夠帶來什麼？

北票是在五月廿七日開始被共軍圍攻。當時的守軍兵力有國軍一團，此外加上地方自衛隊，保安隊和四五百內蒙古騎兵，全數約在三千人左右，擁有火箭砲、迫擊砲、輕重機鎗等武器，彈藥等也很充足。共軍進攻兵力則為八路軍第十五、十九等五個旅，為數約在兩三萬人。武器除了火箭砲沒有外，其餘都差不多。他們以兩旅兵力東進阻止援軍，三旅兵力作輪流進攻。國軍則分據各據點反抗。但守軍兵力薄弱，各個據點相

# 北票之圍攻記

陳善基

本文所記各事，都是由一位同鄉C君所口述的。C君在北票煤礦任職，北票自被圍，失陷，以至收復，C君都在場。最近C君由熱返平，來舍小坐，談及前後經過，因記之寄投「觀察」。日前各地都在追悼俞再麟殉難，本文或有一讀價值。

撤失守，後來蒙古騎兵全部投向共軍，國軍兵力更形薄弱，全數退守礦區抵抗。礦區防禦工事堅固，共軍進攻不易，就調兩個旅進攻，一個旅休息。因之礦區守軍的形勢就更嚴重了。雙方在戰鬥時，砲火猛烈。國軍以火箭砲及美式迫擊砲向共軍轟擊，使他們損失很大。戰鬥中最慘烈的一幕就是當國軍退出某據點時，附近近的一山溝裏埋藏了地雷。共軍不知，踏在溝而向國軍射擊，國軍等到共軍進溝了那地方開始發生巷戰。共軍

俞再麟之死  
六月一日，共軍兵臨城下（礦區的圍城很厚），砲彈，手榴彈一齊丟將進來。守軍因之大起恐慌。C君等宿舍附近即曾拋入手榴彈數枚，幸因落下距離稍遠，未幸傷人，可是也吃驚不小了。不久共軍攻城牆轟開一洞突入，雙方開始發生巷戰。共軍

無恥！無恥怎樣變，基本情勢有兩點扭不轉：一是統制派的理想正在瀕瀕于殆。二、是物價壓不平，隨着戰火的擴大，糧、棉等生活必需品價格騰騰，薪資階級的人們，更要活不下去！秋天！將帶給我們以更大的恐懼，她還能夠帶來什麼？

北票是在五月廿七日開始被共軍圍攻。當時的守軍兵力有國軍一團，此外加上地方自衛隊，保安隊和四五百內蒙古騎兵，全數約在三千人左右，擁有火箭砲、迫擊砲、輕重機鎗等武器，彈藥等也很充足。共軍進攻兵力則為八路軍第十五、十九等五個旅，為數約在兩三萬人。武器除了火箭砲沒有外，其餘都差不多。他們以兩旅兵力東進阻止援軍，三旅兵力作輪流進攻。國軍則分據各據點反抗。但守軍兵力薄弱，各個據點相

會派兵士二人進來勸降，為防守國軍扣留不放。共軍以為葉將二人殺害拒降，就大舉進攻。國軍到時手忙腳亂，應付不來。守軍團長下令投降，將白麵口袋懸在旗杆上作為降旗。同時由俞、顧、張三將出去投降。因俞非軍人，或被不誤為作戰兵士，而被射擊。俞再囑咐書來到共軍防線方面，共軍將領向其質問前入內洽降二兵士何在。俞原是浙江人。浙江口音極重。雙方言語誤會。共軍誤以前次所派二人業已被殺，又見俞所著衣服被為高級負責人，乃開槍將其擊斃，實在匪不喻命是誰人，更不用說知是工程師了。此點與本刊三卷一期讀者投書欄中彭克青君來函所言相同。

俞死後二日才有礦工將其埋於礦區左右山坡沙地內。不料天降大雨，屍首被大雨沖出，給附近野狗啃得只剩下骨頭一把，一代工程師下場如此，實在可嘆。

### 失守以後

共軍在進攻北票死傷約一千五百人以上，守軍則死傷二百餘人。

死屍都拖到附近山溝內，過了幾天，屍臭薰天，飽填野狗肚子。蒼蒼燕民，誰無父母妻子，這些悲慘的事情，全是內戰之賜。

共軍在守軍投降後第二天清晨，召集全體礦區員工官兵訓話，大意說：「我們是進攻四大民族，牠們不是進攻你們，望安心為盼。」又宣讀山東國軍將領李仙洲在吐路口被俘後宣言及經過。

共軍初進北票時，於礦區曾發現自外逃來稅警數人，攜有數萬發流彈券，以為他們是乘亂查污，拐款潛逃，遂下令鎗決。此外並未殺人。劍耳決日，剖腹痛心，火燒活埋，姦淫婦女等等，C君都沒有看到，也沒有聽說到這些事情。在進攻時曾有礦區少數高級職員死傷，但都是砲火流彈所傷，並無故意殘殺的。

共軍在佔領礦區以後的主要工作是搬運物資。所有可能搬運的礦補軍火等，都用他們自備的大車運向兵區後方。其中有由投降守軍所繳的火砲、迫擊砲、重機鎗十餘挺，以及彈藥筒、輕機鎗，大小鎗枝彈藥等甚多。此外尚有可裝滿二間屋子的子彈

亦一併運走。據傳所運走的軍火尚足國軍防守七日之用。各種礦山用的車輛，如卡車、吉普車等，皆被開走，共軍中能駕駛吉普車的，亦不乏人。

礦區所存的食糧如大米白麵，都充作共軍軍糧。原有員工的食糧多換以粗糧如高粱小米等。所有粗糧則完全沒收。倉庫內貯藏的亦被運走。對於各富戶商號，尚無任何重大搶掠行為。共軍入北票後曾下令各商號繳納勞軍費，每家自流通券十萬至六十萬元不等。只有兩家最大的商號被瓜分了，一個是糧棧，一個是布棧，小部份分與附近窮人，大部份則運向共區。據說用大車拉了好幾天才拉完，存貨之多少，可想而知。

### 共軍的行為

一般下級共軍官兵並不虐待平民，對礦山員工態度也還好。但是見了手錶、自來水筆、衣服、以及共區缺乏的消費品是相當不客氣的。C君的衣物只剩下皮鞋和身上穿的衣服。本來大家把自己的東西都藏在地板下面，但是

不曉得如何走漏了風聲，於是共軍兵士大舉翻地板，把大家的東西都給一接收了。

某一共軍低級軍官曾向C君說：「我們在熱河作戰多次，以本大收穫最多（指物資方面）。搬運物資的工作在國軍收復北票時尚未停止。

在共軍大規模「接收」物資的同時，又號召附近的窮人參加「接收」，因之礦區辦公處就遭了難。礦區同人稱這些窮人叫「窮黨」。「窮黨」們把共軍所不要的東西如香桌、椅子、痰盂、書櫃等等，搬運一空。甚至把窗戶，拆走了。因此，當國軍收復北票礦山時，除了實在笨重的大物件外，是差不多什麼東西也沒有了。

據說這是故意如此的，目的在使戰敗而戰意消滅的兵士回到國軍方面散佈共方的情形，以搖動國軍士氣。對待軍官則看管嚴密的多，逃走是不容易的。被俘國軍各團、營、連長官等據說都已解向共區後方。對待礦區職員則相當自由。每日勸說大家參加共區工作，但不少絕對強迫的。有一百多人被送到赤峯受思想訓練。共軍曾多方勸說C君等參加。但是C君們說：「我們都是無黨無派的，不過既住在國軍地區，自然在國軍地區工作。現在你們要我們參加「解放區」工作，我們賺錢不能寄回家中，家中父母妻兒老小都要換辦法，只說：「好！好！你們存糧吃完了，看你們參加不參加。」不幾天，國軍收復北票，共軍撤走，C君等乃能返回北平。

共軍在礦區的另一工作就是思想訓練，員工和國軍官兵每天要聽一小時的精講話。所講自然是些「共方言論」。對待國軍被俘兵士很不嚴。白天有人看守，夜間則沒有人看守。因此國軍兵士時常乘夜間逃向國軍佔領地區。

當共軍佔領北票後，國軍即調動軍力，前來收復北地。有九十三軍等二軍的兵力由義縣方面向北票進攻，都是完全美式配備訓練的武器和補給。一般兵士都帶自動步鎗和輕機鎗的多於配帶步鎗的。此外十輪卡車、吉普車、裝甲車、坦克車，應有盡有。電武器十分充足，機動力自不用說。都是些雲南部隊。其中有一位盧師長，是雲南省主席盧漢的兄弟。國軍進至大凌河河岸時與共軍隔河開了一個砲仗。國軍方面放了約兩千發砲，傷亡共軍二千多人。共軍方面缺乏重武器，加之兵力薄弱，自知不敵，連夜撤出北票向西北撤退。此後沒有任何正式接觸。國軍在此時死傷很少，但在渡河後（橋梁已被破壞），因河水急而浮沙深，淹死

### 國軍收復

了三百多人。

十日晚共軍已撤出北票，國軍也到達附近。先頭騎兵斥候部隊已完全撤走，次日清晨國軍才正式進駐北票。進駐時還有些「窮黨」在礦區辦公處「接收」物資。經國軍開鎗擊斃數人，才紛紛逃去。部分國軍在掃蕩附近共軍時曾在北票西北九十餘里處截回被共軍運走的物資一百多大車。

北票收復後，開工已不可能，損失甚大。對於這殘害國家民族生命元氣的內戰，我們老百姓真是欲哭無淚！

謹請隨手寄還  
作者先生：本刊每次寄奉稿費，都附有收據一紙，務乞各位作者先生于收到後，將此項收據隨手寄還，以便本刊各期編寫，可以早日結算登帳。懇請賜予合作為幸。（編者）

### 思想訓練

共軍在礦區的另一工作就是思想訓練，員工和國軍官兵每天要聽一小時的精講話。所講自然是些「共方言論」。對待國軍被俘兵士很不嚴。白天有人看守，夜間則沒有人看守。因此國軍兵士時常乘夜間逃向國軍佔領地區。

### 第一卷上册合訂本再版中

本刊合訂本第一卷上册及第二卷上册均已售完，須全部重印裝訂，一俟印裝後，當再通告。此啟

# 納粹西遷錄

## 觀察特約記者

### 遠東第一號納粹

(觀察北平通信)

八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十一點鐘，下着九三七年北平的第一次傾盆大雨，十四個武裝警察在蘇線胡同三十九號，一個嫁給唐性的德國人家裏，提到所謂「遠東第一號納粹」希特勒的住家代表希米德(Charles Schmidt)。

全世界洶湧逆風與逆流，「納粹」的罪惡，是否成立還是問題，而住中國的德僑自然更不在話下。所以，從去年六月起的「集中」，到最近，也未嘗告一段落，到最近希米德的被捕，便感到眼前一亮。降為「中日韓」並列的中國，也曾留駐過這樣一位大人。

在唐太太寢室的一塊地毯下拖出這個巨大的酒鬼來之後，他的頭上滴着汗，手上了銬。他說「我會給別人帶過好多次」。穆遜官用英

語問：

「你就是希米德嗎？」  
「我在中國叫希米德，我的名字多的很。」

「你的正式官職？」  
「孟昭楨科長又這樣問。」

「德國警察總監駐華北及蒙疆代表。」  
他謊他在中國的歷史。一九三九年來到中國，在上海作特務工作。一九四三年到北平，四五年初到東京。德國降後，他聽說日人要抓他，又用假護照在七月六日到平。兩天後因為嫌疑被日人抓去，因病暫住醫院，到日本投降後，他才設法逃往在這一天被捉的唐家，一直住了兩年。他說，日本人提他的原因是他要他舉出與納粹合作的中國人的名字。「德國和日本從來沒有好過，彼此互不信任，各人打各人的仗。」

「你有武器嗎？」  
「戰爭已然完了，要武器作什麼用？」  
這位遠東第一號納粹

粹者笑着說，這兩年來他掉了八十磅肉，他笑的時候，只有骨節在顫動。過了兩天，警察局繼續在這個宅子裏找出步槍三枝，手槍一枝，子彈萬發，烈性爆炸毒品若干瓶及舊書堆中還有槍支的零件。據說是同住的德人馬德所有，這位軍火商人却並沒有被提名而提到集中營裏去，也沒有隨同另外的十四位戰犯一同在三十日飛送到上海。

### 第一次集中的

北平的納粹德僑集中管理所在德國小學，已有兩次集中了。第一次在去年六月十日，在五百德僑中集中了一百三十九人。這都是納粹黨政府人員，記者及有害地方治安的人，他們也自己表示願意乘第一條船回去。第二次在今年八月一日開始登記，那大批留用的德人，也都指定回國集中。

第一次集中的時候我跑到那裏去，看到海通社老記者阿布薩根(Adhagen)正和另外三個人在打字辦公，阿氏五十六歲了，另外有一個三十五歲的奧克

(Zanker)是德大使館館員，到中國已十一年。阿布薩根很有思想地在說：

「盟國應該把自由民主的一切經驗，教給德國人民，我相信德國人民來看，我相信納粹政實也不見得在人民心中生了多麼深的根，豐足健全的生活，才能產生好的思想。要有更多的安全，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生活條件，德國人才能相信新的比舊的強，如果生活貧困而又受威脅，另外的一種獨裁法西斯政制仍會誘惑了他們。」

我知道他說的另外一種法西斯政制是什麼，他仍對一位英國記者這樣獻過殷勤。「從我自由主義立場說，我也許是比較喜歡美國的，但蘇聯是世界上的一個新興國家，我對他也保有着無限的興趣與幻想。若從方式方式來講，毋寧說我是喜歡美國的。」

北平僑民會主席是史特爾實，他在中國四十多年，已過八十歲，所以免予集中，他跑來跑去為大家而奔走。醫局的管理員說，他們一百多人以富濟貧，確能做到同舟共濟。聯想給他們每人每天一磅牛

麵粉，菜金是二千五百元，多半是國人代辦人付出。不用廚子，女人們輪流下廚房利用着個大火，露天的食堂收拾得十分乾淨，自製的香腸，番薯片，簡單而營養。他們無償供給給員的早飯，中餐可以付五百五十元一客，(一九三六年的五百五十元)晚飯則不供給。有一位德國醫生每天來檢查衛生，各人出入自由，但晚八時必須歸來，每天准許五個家庭去看電影，每人攤回的錢只准二百五十個美金。而對這個日爾曼人，我想起在西郊日本人每家廿一個小火爐的集中，我想起「四強」之一的準備在國外比集中還不如的苦境。……

從今年八月一日再度集中的有二十三日，七十八人。這次集中區是舊德國大使館。這是美軍駐過的區域，外表是雄偉的洋房，而內部不知被誰洗劫一空，除了地板已整潔之外，連頂燈都已不知去向。聯總沒有給麵粉，集中營沒有修繕，所以報到的人也不能集中，只有二位留平的德僑保證隨傳隨到。

我們看到一位前駐日大使奧脫在報到，在一九四三年代表德國主持日德義同盟。又以大使資格主持日本使館的陸軍參贊，一九四四年來平，日本投降後，一九四六年他奉麥克阿瑟之命，飛日出所日本戰犯法庭作證人，去年九月才返平。警局金科員表示已願意回國去看一老老友，他們是在怎樣地生活。

北京大學德文教授霍福民，他自稱是漢學家，在北平研究中文五年，又在南京住過二年，他說：「我喜歡中國，我不願意回去。中國的青年很好，北大的胡適校長也代替我請求留用，我能讀中國李白、杜甫、王維的詩，我能背他們的五十多首，我還可以作賦。」(北大另一德國教授名號德明，是介紹中國文化最多的魏禮賢之兒子)。

然而，他知道這樣的「一擊資格相同的人」仍然是被遺棄了。他們不願再去受戰敗國的生活，但是這是中國的法律，也是同盟國的要求。這裏而為中國有名的服務，包括有：

福克斯 燕大滿家文教授  
西伯里 石景山鋼鐵廠煉焦爐技師

滿世德 有名的黃河專家  
胡章爾 有名的婦科專家  
梅凱爾 有名的X光專家  
魏克理 有名的外科專家  
柏爾芝 醫新洋灰公司工程師  
曼因 海通社社長

一個矮小的德國人名叫秀爾，他為了被遺棄，甚至有點神經質地喊道：

「每一個國家都有好人和壞人的。我不過一個住在爪哇的商人，我又到了中國，戰爭與我有什麼關係，但為了我是一個德國人，我先被德國人抓起來了，今天又被中國集中了。德國是對中國沒有放過一槍的國家呀。」

「我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呢？我有我的商業，我看到英文時事日報上說：中國有很多的學生也不願意離開德國呢，人民之間沒有什麼仇恨呀！關於這些，讓一個作家，寫三四本書也不會寫完的。」

這些人在八月底被送到上海轉到德國去，是不是到德國還是再為美軍服務，還是一個謎。

|   |   |
|---|---|
| 週 | 末 |
| 關 | 欄 |

# 一個參加競選的人的自白

胡慎明

## 一 苦痛的開始

回到故鄉，整整兩年，幹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工作。親戚、朋友、同學，故交，經過了八年的遠別，顯得特別的多和親切。於是在家中，常有各種身份的來客，高談闊論，無所不包。

今年四月正是W市選參議員高潮膨脹的時候。我是本地人，在地方上，因為先人的餘蔭，略有點小名氣，親戚朋友，一再的慫恿。我雖是一個不大熱中的人，可是也感他們說動，終於決定參加競選。他們所持的理由，歸納起來，不外：(一)你是本地人，要為桑梓造福爭取權利。(二)你資歷學歷都很有可以把握。(三)選出來，就公認是為民謀幸福，申疾苦，就私說可以借此廣交遊，露頭角。開會時放幾下空砲，可以爭取權威參議員的地位，公營的縣市銀行合作社以及各種企業組織，少不了你的理事、監事。只要你本身肯活動，這正是一個搭板與橋樑。(四)你沒有錢，我們來幾個同學(經商的)幫忙支持，沒有問題，只管放手去幹。在這種半逼半捧的場合下把我套上了響鑼。於是我開始活動起來，朋友同學親戚們也都跟着忙起來。這不可忘的痛苦的回憶，我一句不假則自白如左。

## 二 區保甲與警察局的權威

競選是由下而上的基層工作。我參加的一區正是W市最繁榮的一區，大官鉅商，都在這兒集中。委巧道位區長是我中學的同學。當我去拜訪他，第一次談起我參加本區選舉，他就告訴我：「你何必在這一個區呢？這兒各名參的黨國軍政學商工總有三四十位，他們錢勢俱備，你犯不上和他們拚！轉一個區吧！」我說：「那不行呀！轉一區戶口沒有住六個月以上，不能算公民呀！」他笑着道：「這有什麼關係？戶口上倒填上半年就是。」經過了兩小時的長談，為了我免人攻擊我的戶口，為了他是我的同學，他承認他所支持的三個名額中

有我一個；於是我轉別的區了。他指示我十一個保長一百多個甲長都要認識一下。這是重要的工作。

跟着我去拜訪我們的市長。他是我的老大哥。我告訴他，我參加了競選，請他支持。他面帶春風，絕對幫忙。可是他只能背後有那麼點意思，不敢表白出來。警察局長也是一個不能漏掉的單位，他掌管着全區

的戶籍警，都是與老百姓直接有關的。可是不認識這位局長。經過朋友的介紹，我第一次開會請客。請的有市府的科長，警察局長，區長，商會的主席和理事，幾個地方上有力的紳士。大家酒醉飽飯，哈哈一陣，都說「絕對幫忙」。至於各人心裏究竟如何，祇有天曉得！

這時各候選人紛紛出動了。今天請第一保全區保甲長，明天我請第二保。幾家大的餐館，全是我們競選最激烈的十幾個人輪流包了。照例帖子發出去，再擺一酒，於是短褂長袍，打铁的，賣香煙的，拉板車的，各式各樣的甲長們都來了。競選的人，都是當過不小不小的官來的。官架子擺大了，他們不樂意。對他們太卑躬折節，他們又說你不夠格。於是敬酒敬煙，鬼吹一頓，呼叫笑鬧，然後自己講一講競選的話，把預先印就的介紹書，宣傳單，每人發了一大堆。總之要請全力幫忙，向老百姓介紹，強迫投票。等到吃完了，出了餐門，你就可以聽到他們的高談闊論：「這個人像銀行一樣，」「樣子長得真得狠，」「今天這酒席只怕要三十萬一桌吧，」「活見鬼，吃了幾十頓，幫忙誰，我自己也不知道，」「明天是XXX幾時，」……

可是事實上，他們也確有權威。我曾跟着甲長們一路去查戶口，藉便作自己的宣傳工作。甲長能掌握住的全是老百姓。他告訴他們：「XXX日要去投票選參議員呀！」老百姓莫明其妙：「甲長：我們不曉得呀！選那個呢？」於是甲長拿了幾張小票交給他：「就選這位XXX先生，你把這張單子和公民國證，在一起，不要弄丟了！」「是的，是的，甲長，我們一定好好留意。」

警察局對我是「付，無可無不可。區長是全力支持。可是保甲長就說不一定。一連上十天，忙得不得開交，算是全區保甲長請過了客，有了點初步的認識。候選的人用了多少錢，那幾個受人支持，那幾個人有力量，各人肚裏自己明白。每人身上都有個個紙簿，連上馬橋的時候，都在計算票數，計算幹部，預定計劃。每個人每天都在街上跑，看見了熟人就拜託，身上荷包裏放着各式的宣傳單子，和名片，見了人就發一些，拜託拜託。保甲長老爺那兒，儘管他們住的差門破戶，儘管你穿的是西裝半履，可是要常常去扯扯談談，由他們那兒可以知道，誰在如何活動，誰在某地請客，誰送了一套西裝給誰，誰在誇說投一張票送兩斤油……等等消息。已知彼，百戰百勝，何得乘來，幾個好朋友圍着吃飯，像是知無大敵的談談會議一樣，連自己家裏的用人和奶媽，也成了參謀；他們可以告訴你許多民間消息，他們也可以去拉街坊熟人的票。

## 三 黨團活動力的偉大

競選是黨團最熱心的活動。參加的候選人，固然十分之八都是黨員，可是要在黨團內工作的人，才能受到黨團的支持和補助。我們這一區參議員的名額只有三個，可是黨團有兩位科長參加，市黨部內也有三位秘書科長參加，縱然三個名額都是他們佔了，他們自己也得競爭。這一來，為難得很。市長是黨部支持出來的，區長是黨部支持出來的，還有一般地方上的士紳力量，他們擁護本地人。於是我們這個本地人，雖然也是黨團活動的對象，在競選過程中，區的工作比較更有力量。黨員多半是年青的幹部，在外面拋頭露面的去攢路子，與下層聯絡。於是一般地面上的蛇頭、地痞、都樂為所用。善良的人被欺騙了起來。黨團工作幹部務必當選，成了對老百姓的一種心理威脅。這種威脅，使得一般所謂地方賢派了很大的影響。因保甲長生怕得罪了黨團工作人員，將來吃罪不起。在我們那一市一區，傳出了謠言，說是政府已有計劃，黨一位，團一位

，地方實達一位。但是事實上常有出乎意外的冷門，要揭曉之後才能知道。

### 四 騎虎難下的花錢與費力

原定要開選的日期只有三天了。而政府一紙公文，宣佈延期半月。這使得所有競選的人，惶然失措。說吧：半月左右的忙碌與奔走，東挪西扯朋友借期的金錢，已用到千萬元以上，一股熱烈的興趣與信心，一聽就延了期，心頭感到空虛惶恐。接着政府宣佈公共機關學校團體，可以造冊于領公民證投票。這一下，局勢完全改變。因為我這一區一案只有二萬六七千人，可是有些公共如中學、醫院、兵工廠，加起來有一萬多人。那麼誰能抓住這些公共戶的票，誰就有當選的希望。這騎虎難下的局勢，只有拚命，再努力下去。我朋友介紹去拜訪那些中學的校長，醫院的院長，兵工廠的廠長……所有參 競選的人都看清楚了這道而努力，搬面于，恐關係，再 競選。同時還要繼續努力去維持你過去所做的保甲工作。……延長的半月，在極度緊張與極度疲憊的心情中，慢慢的過去。競選的人，在街上常常碰面，在保甲長處也常碰見，在院長校長的辦公室裏也常常見面，於是，相與着苦楚，互相推測，互相恭維，互相揶揄，……彼此心照不宣。

經過了這許多競選的本人和幫忙的人，所造成的選舉浪潮，把市開成選風一片，家家戶戶都知道了這些競選者的醜態。公共戶口的冊子，所報的人數年齡全是不真實的，像雪片一樣送到區公所請領公民證。我當着區長，他很開心的問我：「那幾個機關是你活動得有把握的！」我只有苦笑。我說：「客是請了，客他們當面也是說完全幫忙，或者是三分之二的幫忙，事實上，又聽說主席替某人去活動過，某委員又替某人曾經請過客，誰都不敢說有把握。」這些冊子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的，是專為這次選舉而造的，是專為這機關首長賄賂人情給某人而造的。區公所為難了：不發公民證罷，那些機關首長人釘着要，他負全責。全發發了吧，又不知道這些票將要投到那一個人的身上。我們三個受着市長區長支持的人，被人公開的攻擊與造謠，造出些無中生有的是非。總之，競選不揮手段，在這時顯出了殘恨嫉殺的局面。於是無頭的信件，飛到了候選人的手中；威脅的語言，傳到了保甲長的耳朵裏。我們這區，有個最有

錢的商人，為選已經花去了三四千萬，可是禁不起兩次雷而威嚇，一次四個人上樓拿出手槍，動訓了他一頓，於是他氣餒了，打了退堂鼓。我也成了動敵之一，可是因為我的朋友關係多，自己在軍政界也混了十幾年，目前又有一家報紙為我撐腰，直接對我威脅還不敢，但背後却在儘量破壞。於是賢能的正人，都退避三舍，不敢出來競選。有的報了名活動了一個短時候，便知難而退了。剩下的只有我們七八個人是最有力量的。短兵相接，勾心鬥角，弄得烏煙瘴氣。至高無上的流氓，大流氓，小流氓，正在大顯神通。

### 五 當地政府的態度

我常跑到市長那兒，告訴他這些亂七八糟的情形。可是他滿不在乎，笑嘻嘻地說：「這有什麼辦法，中國的民智太落後，馬馬虎虎選過了算了」。果然，各部門努力辦手續的結果，總算在馬馬虎虎的情形下，完成了這「民主」的過程。

黨政特別小組時常在開會，可是每一次得不着協議，因為黨團所有五六個人參加，市長是怕得罪人的好人。最後，大勢所趨，黨團也只求各佔一席，但演還是要看個人的活動與勢力。

在黨團工作參加競選的人，除開黨團方面多派些幹部幫忙跑腿外，用錢還是靠自己，黨團是毫無津貼的。這些秘書科長們，平素就很充裕，一次選舉，甚至老婆的金鑰子也掉換了。

各保都在關係民大會了，這正是競選者宣傳的機會。於是代表黨團的也去了，代表黨團也去了，我們以「地方賢達」來求的身份也去了。保長知道這些都是有作用而來的，於是請我們一個換一個上台去演講。聽講的一兩百保中的民衆，都在瞪目結舌的望着。一套一套的甜言蜜語，空頭支票，隨着一張利口在翻飛。

臨選的前三天，市長、區長、保長、區代表都奉命到各家去查公民證選在不在。因為有被人收買的語言。同時另外有一區有位小學校長和黨高級幹部正在利用勢力去收集公民證而被其他候選人告發了。我們這一區還好，雖然有收的，是佔少數。買的情形還沒有。

### 六 激烈的投票場面

投票的一天終於到了。先一天的晚上，我召集了一

個茶會，所到的七八十人都是幫忙的各式各樣的人物，熱烈的討論着明天的辦法。例如，誰在選場前發名片啊？作宣傳啊？誰到保甲上去催老百姓投票啊？誰在茶館酒館招待啊？……於是自行車租了十幾輛，當天晚上派人出去貼標語，掛過街橫布，直鬧了一個通宵。

一清早，都出動了。十幾個競選人的隊伍，都是騎着自行車，像穿梭一樣，跑來跑去。街頭巷尾的紅綠標語，貼滿了。三個選場都開始投票了。老百姓陸續的在來，這都是保甲長去催來的，手裏拿着一張公民證的，這就是各人兩月來活動的結晶品。照規定，候選人不能入場，選票在百碼以外，才能逗留。我最早出來的時候，不敢入場。後來聽說某人某人都進了場在親自指揮，我想：壞了，非進去看看不可。

果然壞了。第一場，參加競選的一位將級軍人，帶了四五百名傷兵，這些是公共戶，都有投票權。可是他們投過了票，也不離開，在選場中，威脅嚇詐。於是老百姓進場投票，他們代替他們寫名字。你報的是XXX，他們却替着代書人，寫成另外一人。這兒是軍事力量在發展，黨團且為之減色，何況我們。我忙忙告訴區長，叫他設法。可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市長也沒有辦法。

第二場情形稍好一點。幾位參加競選的團內工作者帶着手槍。正在選舉場門口，大肆活動。團員們全部出動了，當然比傷兵文明多了，他們勸導老百姓投XXX的票，請到X地去吃茶休息，請到X地去吃碗麵。可是我活動的護保，正在這兒投票，像潮水一樣的人湧進去，全是幫我的票。他們慌了，便想了各種方法，來減低壓制我的活動。

第三場是XXX一人的天下。聽說他頭一天晚上，就派了他所認爲基本的幾個保的保甲長，收了一晚上的公民證，收了一千幾百張。同時準備了男子五十女子五十，組成了兩個投票隊，由清晨起即在一家餐館吃早點，輪流頂替着去投票。於是這一支隊伍，像穿花蝴蝶一樣，進進出出，出出進進，他的工作同志們，在做隨航的工作。選舉場內，監視的，代書的，發票的，……全是牛膝半閉的，任你去看各顯神通。

一個上午就這樣緊張忙碌中過去了。我的家中川流不息的都是人。休息了一個鐘頭，他們說不行呀，我們下午要去收公民證。XXX已經動手一萬元一張，要加緊努力。上午的情勢使我的局面，由第一流而降成第三



四流。好吧！下午再勞一下力，各處去催人投票。我決定寧可選不上算了，不要拿上去買公民證。下午再出動，投票的人漸漸減少，公民證都被幾個候選人收去了或者買去了。後來的報告，則稱就是花上也買不到公民證了。但是經過上百人的努力，下午又投了二百票進去。投票時期截止了，要到晚上才開票。這一天的辛勞，暫時可以休息，這個謎尚未揭穿。大家圍着我七言八語，有的說你太忠實了，競選不能講道義，上午就該再拿幾百萬去買公民證就好了；有的說有希望或者是第三名；有的說至少有兩千五百票；有的說不行呀！臨時的票都有變動呀！甲保長們多數是溜頭，只有幾個真心在幫你的；有的說今天一天館子裏開了二十幾桌，不曉得是些什麼人混進來就吃，我們也認不清不是自己的人。我苦笑着。我就大家休息一下吧！可是他們不休息，馬上擠到市政府去聽唱票去了，我實在疲倦極了，我的妻勸我洗了澡早點休息一下，有消息他會告訴我的。

### 七 失敗者與選後餘波

半夜裏，陸續地回來了許多人，大家都噤若寒蟬，我知道我失敗了。一位朋友非常激昂：「他媽的，氣死人，XXX第一，XXX第二，XXX第三，你成了候補，只差第三名把票！」「唉！」「有弊！」「全是假！」一片嘆息聲。在選出的三個人中第一名就是用傷兵的軍人，第二名是組織投票隊的黨高級幹部，第三名是發動團員的團工作者。

事情是過去了，連着幾天，市長、區長、幾位當選的參議員都來看我，表示一點慰借。因為競爭過熱了，總是朋友。他們常常請我的客，看戲吃飯，沖淡我的心思。

可是波瀾起了，另外幾位競選失敗者，搜集了許多證據，擬具了狀紙，到法院告了市長區長及幾位當選者，約我在狀紙上去蓋個章。可是我拒絕了。我想：何必呢？大家都是時常見面的朋友，競選在民主程度不夠的中國根本就是鼓勵舞弊，放個馬後炮告一狀，也走必就能推翻。縱然推翻了，要重選，我也要退避三舍了。朋友們的又責備我：「你就是太講人情，推翻了是主持正義，重選你絕對有把握呀。」我不願再在這個污濁的潮流中捲來捲去，參議員能給我什麼？我決心離開這兒，我的事業前途，在向我招手！當我要走的那兩天，就選失敗者正和市長們在對簿公堂。

### 八 從小選看大選

市參議員的選舉，當然是微乎其微的小事。目前，在全國炮火聲中，正瀰漫着一大團「的氣流」。現在政府已決意如期開選，有幾個粉飾太平的都市，正在如火如荼的競爭。從我的經驗，我以為這一次大選擔心。「選賢與能」，在這種場合下，究竟知「辦到」？

### 來函照登

閱覽貴刊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第二卷第十七期讀者投書「黔西情形」其第二項稱：「貴州政府不知何故積極提倡新社會建設協會（即幫會）之組織。數月來風起雲湧，遍及城鄉。此種組織大皆各地土豪劣紳所把持，其中自有不少包庇煙賭盜匪情事，而參加者不情實耕牛豬種以繼入會費（因為不入會就被吃空子），故原有之保甲組織完全解體，農村經濟社會之危機更形加甚。學生教師都稱大哥哥兄弟」各等語。查本會於上年十月正式成立，早准社會部立案，會章載明有正確之宗旨，本會非幫會組織，亦不組織幫會。省分會籌備時即鄭重聲明，登載各報紙及本會主辦之新社會旬刊。幫會份子參加本會為會員，係以個人身份加入，決不能以幫會名義活動。至開山立堂結盟收徒，送經本會嚴厲禁止，凡本會會員均可隨時檢舉。該投書讀者，竟指本會為幫會，此與耳食何異。再查黔西四會，係六月二十日在黔西中正公園大禮堂正式成立。到會者有各機關首長，各學校代表，及區會會員共六百餘人。縣府社會科長葉壽昌，青年團幹事黃自民，十二區教院王指導員等，均分別致詞，語多嘉勉，對該會表示熱烈贊助。若謂土劣把持，包庇煙賭盜匪，係甲組織解體，農村發現危機，學生教師亦稱哥弟等，如果屬實，則該會已發現危機，及明教中之罪人，縣府黨團及各機關學校，何至參加贊助？且本會會員申請入會，審核甚嚴，該區會在六期成立，僅徵集會員一百九十八人。以一縣之大，僅徵得如許之合格會員，而謂風起雲湧，遍及城鄉，參加者實耕牛豬種以繼會費，其誰信之？此種捏造黑白，淆亂聽聞，與事實大相逕庭。誠恐傳聞失實，致知會參殺人。特據實函達，敬請貴刊惠予更正，以正視聽，實為公感。此致觀察週刊編輯部公鑒。

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貴州分會書記長陳星初

### 關於「美國人的性格」

（通信）

李通先生：昨天在觀察二卷廿二期看見大作「預了氣出的門」，開篇兩節裏就有兩個大錯，不敢不奉告。第一節說「耶吉爾」顯然的歪曲了歷史，即使沒有歪曲，也不免是斷章取義」。耶吉爾說「他身體流著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的母親是美國紐約的 Jennie Jerome，當然可以說他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說的史實，並沒有歪曲歷史，也沒有斷章取義。

第二節說「德海名字裏有個 North，這並不錯。但你解說錯了。你說「原來他是 North 將軍的後裔，而這位將軍是奉命來鎮壓美國獨立的」。歷史上並沒有這樣一位將軍。小德海說的大概是指美洲獨立時的英國首相 Lord North。當時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喬治三世和他的首相 Lord North。

先生既發憤寫「美國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讀一些美國人知道的歷史。如上述兩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識。若不改正，必遺讀者譏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 原諒。

胡適 卅六年八月廿五日

此信是我南飛前夕寫的。寫了後，我不敢寄出。今天重看一遍，覺得朋友有切實之責，故補寄上。乞恕！適之（卅六年九月八日）。

適之老師：（前略）我說「歪曲歷史」和「斷章取義」原是說：從歷史的過程說，美國人的血是從歐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耶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來標榜，用意是想去歪曲 bend 一般對於歷史的成見。他自己的個例是歷史上的「斷章」，少數例外之意，用以取義，使美國人聽來高興。行文不慎，以致讀來不易十分清楚。

德海教授的故事是我和我說的，我沒有問清楚底細，把爵士成了將軍，罪甚。

李通 卅六年九月十日



# 觀察

·元千四第報新·

日七十二月九年六十三

·版出六第星五·

第五期



第三卷

專論  
**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

**對華政策**

**副主席的謎**

**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下)**

科學叢談

**生物學戰爭**

美國通信

**黑白分明**

聯總·行總·解總的官司

史超禮

國民黨團合併前後

觀察記者

內戰最前線

蘇僑北撤記

書評

補評英文新字辭典

錢鍾書

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刊出後的響應

安平

讀者投書

關於華北對日新方針之風潮  
內幕之接教育界之運籌帷幄  
牛、牛、牛、牛、牛、牛、牛、牛

觀察文摘

魏德邁告別聲明的背景  
Frank L. Tsao

觀察漫畫

撰稿人

蕭蕭 戴曉 錢鍾書 蔡楚 趙海 楊希 傅希 郭希 賀希 張東 梁沉 夏炎 陳瘦 許友 高克 孫克 胡克 宗克 周克 李克 吳克 沈克 呂克 伍克 王克 公克 德克 世克 端克 清克 邦克 維克 超克 海克 西克 辛克 希克 有克 移克 東克 沉克 炎克 瘦克 友克 克 宗克 周克 李克 吳克 沈克 呂克 伍克 王克 翹 鐘文 鍾歌 能大 光家 公人 斯昭 友新 正德 忠印 維衡 之君 寅先 義東 學浩 澤世 永鴻 翰芸 艾乾 齡養 書川 欣杰 且暨 超復 剛年 掄蘭 以銘 昌叔 堂禹 行滿 逸初 盈驢 林郊 浚培 霖昌 信萬 愚生

撰稿人



### 本刊自本期起 每册售四千元

#### 改訂訂閱辦法

讀者先生：我們又要加價，自本期起，每册售四千元。

我們總想儘可能的不增加讀者的負擔，但各種事實使我們不得不加價，否則即難于收支平衡。

一、排印工已自九月九日起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現在

排工 小五號 一萬六千元  
六號 六萬五千元  
印工 每令 十萬元

二、大公報的廣告費已漲價兩次，自每行七萬元增為九萬一千元，又增為十三萬二千元。

三、最可怕的還是紙。紙價的狂漲，在短短一個月中，竟然上漲一倍。在八月十米左右每令約在二十七萬元左右，到八月底九月初，便三十五萬，四十萬，四十五萬，五十萬，瘋狂上漲，最高曾漲到五十四萬元一令。政府對於這一方面，完全放任。黨營的和官方的報紙刊物，大都另有辦法，我們這些民營的刊物，就活活被扼得透不過氣來。

上面所述種種，當可使讀者明瞭：事實上我們的開支，已不祇增加百分之三十。所以許多民營刊物，都已被迫漲價。自上述起，已有數個週刊漲到每册售六千元。實際環境迫得大家非加一點錢不可。我們決定自每册三千元增售每册四千元。謹請讀者先生原諒。

關於訂閱辦法，我們乘此亦以改變一下

過去我們採用活動計算方法，因為物價時常波動，我們不敢作硬性的規定。但是許多讀者都來信要求作硬性規定，如三個月多少錢，六個月多少錢，錢付了以後，便不受加價影響，俾定戶能得到一種保障。讀者這種意見，當然很合理。我們為接受讀者的要求起見，姑且試行一下。現在重行規定訂費標準如左：

三個月（十二期） 六個月（廿四期）  
平寄：四萬元 平寄：八萬元  
掛號：五萬元 掛號：十萬元  
航平：四萬八千元 航平：九萬六千元  
航掛：五萬七千元 航掛：十一萬四千元

因為物價關係，暫不接受全年定戶。同時，郵資如有調整，所加的郵費，仍照請讀者補繳。至于國外訂閱，一律以一年為單位，收美金五元。（編者）

### 關於新聞紙雜誌用紙 節約辦法

編者先生：我是很擁護節約運動的，尤其希望能在上海實行，實行得持久，實行得透澈。今日報載上海市節約運動委員會九月十八日在市政府開會討論，其中關於「新聞紙雜誌及書籍用紙節約辦法」一項的討論結果，我有幾點意見：

一、關於報紙的減少篇幅問題，到會的人都認為這件事關係很大，不作主張，由報館自己與中央商定。我覺得這種態度，不甚合理。合理的態度是由市當局約上海報界負責同人，會同商議，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一方面顧到報館實際的困難，一方面顧到節約的原則。決不應不作主張，由報館自行與中央商量。

二、我既擁護節約，我自然不反對報紙減少篇幅。但我不贊成在新聞方面減少，而主張在廣告方面減少。現在一般報館的作風，是廣告多多益善。廣告擠了，就

把新聞犧牲。以爲新聞少幾條，少發幾條，不生影響，而少登了一條廣告，就要少收幾十萬或幾百萬元鈔票。這完全是從商業的角度來支助的，我不以此種作風為然。但是廣告是報館主要的收入，假如要減少廣告篇幅，勢將影響報館收入；我們也不能不替報館設想。我主張符合節約原則起見，廣告依比例縮小其尺寸。本來現在有許多廣告，動輒全版或半版，實無必要，可以縮小，藉以減少紙張的浪費。廣告尺寸縮小後，廣告刊費並不比例減少，但因縮小尺寸而節省之紙張成本，應在廣告費中除去，以示公允。我們一方面應當規定，每一廣告最多不得佔幾多少方的地位，這樣，便登廣告有一個客觀的限制；同時，廣告尺寸縮小，廣告刊費不減，事實上即等于間接提高了廣告費。廣告費提高後，自然便將廣告刊費縮小其登載的尺寸大小。我們可用這兩個平行的方法，來限制廣告篇幅太大的浪費，一方面節約了紙張，一方面又不影響報館的收入。

三、關於雜誌篇幅的減少，那天到會的人決議一告既印刷業，雜誌照該規定的頁數印。我覺得這個辦法和所表現的態度也不好。市當局為什麼不直接正式通知各雜誌，要他們照規定的頁數出版，而要採取間接的方法，經過印刷所來控制雜誌的篇幅？要知雜誌和印刷所的關係，乃是一種商業行為的關係，印刷所無權來干涉雜誌的內容和篇幅，而且印刷所既是一種營業性質，在原則上，他祇有歡迎人家多排多印，決不願限制人家多排多印。而且由市政府通知各雜誌社辦理，至少是一條正路，正路不走，却走斜路，我不敢贊同。這種心理是病態的。

四、政府要節約紙張，祇在篇幅上着眼是不正確的，同時應當在文化的意表上着眼。對於一切以誇耀為中心的出版物，亦應加以取締，藉以節省紙張的浪費。市

當局之討論，未能觸及此點，實為最大的缺陷。

趙崇仁 九月十九日 上海

### 捐官之風復活

編者先生：宋子文委員已數月，近捐二千餘入黨，遂得一省主席，此前清捐官之風復活，亦可由此約略知道一個省主席的代價。

李右文 九月十九日 南京

### 「學運指導委員會」！

編者先生：國民黨四中全會閉幕時，提出了幾件辦事項，最可注意的是：「學運指導委員會」，應在各大學普遍成立。這是政府鑒於上次學潮的嚴重，應設法制止，所以國民黨中常會決定了這個方案。名義上是指導學生運動，實際上則是防止學生活動，不準再有「學潮」發生！我們很了解，政府屢次聲明派派退出學校，可是這次國民黨在行前前夕宣佈「學運指導委員會」在各大學普遍成立，無疑的學運指導委員會是國民黨人。這種言不顧行，真令人可笑！我們要問：為甚麼國民黨特別進入學校？道不正表示了全國學校必獨在黨之黨控制之下嗎？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在那裏？

任叔銘 九月十四日 北平

### 齊魯企業公司接收青島敵偽產業內幕又一告報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一期讀者投書載：最近青島敵偽產業處理局將全國最大的青島膠廠，青島啤酒廠，以及麵粉廠玻璃廠等，讓與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所組織的齊魯企業公司經營。（下接廿四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三三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四千元。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五期  
三十九年九月廿七日

訂閱辦法

三個月十二期 六個月廿四期  
 國內：平寄：四萬元 掛號：五萬元  
 航空：四萬八千元 掛號：五萬六千元  
 國外：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如郵費漲價，隨時補給

廣告價目

每行每日五角  
 封套：一百七十萬元  
 封面：九十七萬元

# 論當前的政局和美國對華政策

吳世昌

當前中國的政局，由種種迹象看來，顯然已經臨到一個必須改變的關頭。中國政局之需要改變，遠在還都以前，大公报即已屢次呼籲：要變不要亂。遲延至今，還沒有變好，而亂的形勢則已擺定。以前是輿論認為政府不變不得了，今日則政府本身，執政黨本身，已自動的感到非變不可了。促成這種政府自覺的改變，「剿共」軍事當然為一主要原因，但國際方面的影響，和經濟危機的迫切威脅，則是直接的近因。

上文所謂種種迹象，是指下列各事：

- 一、國民黨四中全会的重要決議：黨國合併及其他。
- 二、國民黨四中全会對於當前局勢的正視、分析與對策。
- 三、政府各方對於魏德邁辭職的反應和外交方面態度轉變的朕兆。
- 四、孫科最近談話的改變以前論調。

## 一

黨國統一雖只是國民黨一黨內部之事，但截至目前為止，國民黨既尚在訓政時期，而且即使在行憲以後，國民黨之必仍為執政黨，說明了國民黨與中國政局之不可分性，仍將長時期的繼續下去。事實上，馬歇爾早已說過，國民黨與中國政府是很不容易分清的。因此國民黨本身如有重要的改革，似應連帶的對於政局方面也有所改革；雖然過去的经验，告訴我們事實與理論往往不能如預期的一致。可是政府方面這幾個月來既然費了很大的力氣來合併黨團，至少證明了國民黨本身已感到一種預兆，非努力振作不可了。

黨團之需要統一，從反面，也證明了過去黨團之不統一及不統一的不利。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建立是抗戰開始，政府撤退到漢口以後的事。那是一個偉大、光明的時期。儘管軍事失利，但國內各黨各派一致團結，設立名副其實的民意機構參政會。三民主義青年團之設立，名義上是黨的外衛，事實上是準備注入新血液以代替黨內的腐敗分子，而使它起新陳代謝的作用。今日四十歲以上的人，大致還記得北伐開始時國民黨內有共產黨，共產黨內又有共產主義青年團，那時「C. P.」之聲，甚囂塵上。國民黨在抗戰初期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當時是否仿昔日共產黨之有一共產主義青年團，不得而知。但至少在一黨的外衛「預備黨員」這些形式上是頗相似的。青年團的建立主要目的是在爭取各校學生，故當時各大學校長及教育界稍有聲名之士均被請為幹事或指導員，似乎並不限於國民黨員。當時入團的學生也頗有優秀分子

；但不久在學校中變成了特權階級。又由於黨團自上而下的對立摩擦，爭權之風逐漸明朗，使許多潔身自好的分子望塵去之。終於所謂新血液也者，不僅未能使國民黨起新陳代謝的有機作用，反而自成集團，乃至因對立而抵消內部力量。青年團失去了青年性，簡直和許多黨員一樣龍鍾起來。這次黨團統一在國民黨四中全會中是一件大事，四中全會的宣言很謹慎也很自負過去北伐和領導抗戰的光榮，而歸功於上兩次的重大改革，欲以這次的黨團統一為另一新的改革，以完成「戡亂建國」的大業。世人所能見到的是國民黨中常會中添了若干過去是青年團要人的名額。組織部長陳立夫的辭職，表示合併了青年團後的黨務不復原先單純了。陳雪屏之以致授出任青年團部長，也算是向名流學者開放政權之一例。陳雪屏是退出了學校，但其工作的性質則無疑的將使黨派更深入的學校。國民黨之設立青年部，重整青年的組織工作，自然將在學校裏爭取更多的黨員。但國民黨既與政府有着不可分性，如果政治本身沒有進步的改革，而黨團的合併只為選舉時的統一指揮，則其在學校中所爭取的青年的品質，仍是問題。彙菜放在彙菜裏可以便彙菜變彙，彙菜放在彙菜裏不能使彙菜變彙。

但無論如何，這一件國民黨內的大事，表示政府確有決心要振作內部了。這種決心的起因有三：第一，當然是共黨勢力的蔓延，「戡亂」軍事的持久化，這點無須多說。第二，過去的學潮，依政府說為受共黨鼓動。如果政府確如此相信，而不是作為鎮壓學生的藉口，則共黨潛在的統制思想實太可怕。第三，經濟的枯竭，原希望美國能予以援助，但是從魏德邁調查以後的聲明看來，從馬歇爾撥款計劃的擱淺看來，此種希望早已變成未知數，迫使政府不能不作萬一失望後自力更生的準備。這次國民黨的四中全會並不像以前各次全會一樣提案多而漂亮，會期長而熱鬧，但從報上各種記載看來，至少有一點是比以前進步了：正視現實，承認缺點。正視現實則不敷衍門面，不硬充漂亮。承認缺點則不虛囂狂妄，不文過飾非。——這些缺點在以前幾次全會中幾乎每次都有的，但從未見坦白承認。四中全會的這一點進步，是國民黨在這兩年中經歷無數憂患的教訓，同時也是在國民黨治下的人民以無限的血淚換來的。

國民黨在四中全會中檢討本身的優點和缺點，分析共黨的優點和弱點，相當坦白。黨中的領導人物分析現實，承認共軍的組織、紀律和宣傳都很強，共黨科學化，國民黨缺乏這些，應該努力爭取。但認為共黨違反人性，破壞道德，毀滅中國的歷史文化，必將為人民所棄而予以消滅。在國民黨本身，則認為革命中民族主義已完成，民權主義則將以選舉行為歸依，現在要努力實現民生主義，其道亦不外「勤儉建國」云云。為了中國今日的局面，也表示了對

於革命和抗戰先烈的愧疚。這種正視現實的勇氣，是必要的。但是我們覺得茲者已矣，今日一個政府最大的任務，毋寧是出斯民於水火而登諸衽席。李商隱詠賈誼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從事實際政治者如果能多問蒼生之事，其成功是可以預卜的。

### 二

至於魏德邁的離華聲明，除了造成一種使政府對他愉快的感覺之外，確也同時產生了一些愛懼的空氣。這種愛懼，表現得最清楚的莫過於孫科的談話。九月十六日他對合眾社記者的談話說：「蘇聯欲使中國成為他的鄰邦，但不願中國與其可能的敵國（指美國）成為聯盟。……蘇聯對中國所以不快，由於中美關係過於密切。蘇聯拒絕放棄大連及其在東北之行動，皆係其不愉快之表示。但此非蘇聯欲搗毀吾人之措施。蓋蘇聯此種行動，係防止美國深入之抵制行動。」

撇開孫氏六月間幾次談話不說，客觀而單獨地看，孫氏這種對蘇聯的分析是相當正確的；雖然這一番的目的，仍在繼續他上月間的意思：如果美國迅速而有效的支援國民政府，政府得考慮與蘇聯合作。孫氏以新任的國民政府副主席而屢次發表這樣毫不含蓄的談話，似乎不能說只是他私人的意見，而不代表政府。何況孫氏六月間的幾次直率的要求美國表示對華態度的談話，確是促成魏德邁來華調查事實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所要調查的「事實」，很明顯地，亦即孫氏所謂「共軍得有蘇聯軍火支持」，「共軍已佔東北百分之八十五土地」，「共軍中有「韓共」「日共」。等等。因為這才是美國真正關心的。

因為果真如此則真有引起國際戰爭的可能。但魏德邁在華調查月餘，自東北、粵、台返京以後，向人表示，「中國內戰不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除非內戰雙方均有別國的支持。」（見觀察三卷一期通信）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煩惱的、和可能建議的「一文」由這一句話，也可證明魏德邁並不認為共軍有蘇聯支持，因為雙方中的一方原已得美國支持，則魏德邁所謂「除非雙方均有別國支持」，證明另一方尚未有別國支持也。魏氏這種意見，當然也會向政府方面表示過。這可與這次孫氏的話相印證，孫氏說：「美蘇均不致在最近發生公開衝突，雙方皆在虛張聲勢。」這與他六月間所謂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云云，完全相反。而上文一轉，却由六月間的中美共同防共（亦即防蘇）論，改為中蘇共同防日論：「中蘇對於日本政治經濟復活之恐懼，具有同樣的觀念。」六月間的談話僅為美援的遲遲不來而對美提出中國可能親蘇的警告，對蘇聯

是不惜指摘其支援中共的。這次，在魏德邁痛斥中國政治腐敗以後，孫氏不僅再度警告美國，中國可能親蘇，而且預先鋪好了中國同情蘇聯的道路，至少在對日問題上是如此。并且設身處地爲蘇聯着想，爲她找理由來解釋 (Rationa-ize) 其所以不放棄大連之原因，而歸之於美國勢力之深入中國。

我在此地無意批評孫氏前後言論之不一致。一個從事於現實政治的人可能從國家的利害觀點着眼，隨局勢之推移而改變其主張。我要指出與孫氏談話有關的中國外交政策，也在「銅山崩，洛鐘西應」。當美國在數月前初次提出對日和約由十一國會商，不用否決權而以三分之二通過時，我外交當局原已表示同意。雖經國內輿論反對，但直至魏德邁來華前後，外交當局並未表示更改此意。其他如對日貿易開放等等，可謂極盡媚美外交尾美外交的能事。但自王世杰飛美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已透露中國在對日和議時不放棄否決權之意。九月十九日王世杰在紐約接見合衆社記者，則明白表示將與蘇聯一致行動，拒絕出席美國發起的十一國和會。建議將對日和約提交十一國遠東委員會討論，而該會程序，則明文規定須得四強一致同意。此在形式上用美國的十一國會議，而實質上支持蘇聯的四強一致同意。王氏發表這段談話正在魏德邁飛返華盛頓的第二天，也即是魏氏將以建議書提交代理國務卿羅凡特的一天。而一般推測，魏氏建議將繼續以經濟援助中國。美國的評論家對於孫氏的這次談話仍認爲是惘惘之詞。實在是一種阿Q心理。

魏氏將怎樣建議援華，其數量、性質、時期、條件如何，此時雖尙不可知，但魏氏的態度之劣，確是傷害了中國的自尊心，這比三十四年夏天中國官員在莫斯科商訂中蘇友好條約時所受的尊榮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呵！即使是抗戰前的川德茂，也不會對中國政府有過這樣的態度。美國直到現在，尙不知道中國是一個要面子的國家，真太蠢了。有錢借給人家就不給人面子，無論如何是幼稚的行爲。中國今日政府是最注重現實的。自有這個政府以來，親蘇也不是新奇的事。在中國的人民看來，這一年來美軍在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南京、種種姦淫殺戮的暴行，其惡感已遠超過了三十五年春季蘇軍在東北的暴行。因爲蘇聯暴行只在東北一地，而美軍暴行則遍及全國各大都市；蘇軍暴行遠道傳聞，不知其詳細及正確性，美軍則到處公然繼續爲之；蘇軍暴行一經中國人民抗議立即悄然而退，美軍則將繼續在華，不知何時始撤；蘇聯還沒有敢公然利用整個中國來作反美基地，美國則公然想把中國來作爲反蘇資本。所以中國政府果真如孫科所說，將考慮親蘇，在對日問題上與蘇聯採取一致行動以對付美國之培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餘毒，中國人民是決不會反對的。美國不要自

以爲是中國的恩人，自以爲中國人全體在感激他，這種錯覺是得不到的。

#### 四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附帶討論一下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中國內戰的性質。在日本投降以前，美國害怕打不倒日本，死人太多，在雅爾達會議中不惜犧牲中國主權以換蘇聯之參戰。美國人的命是寶貴的，她忘記了在中國單獨抗戰時期以廢鐵供給日本製炸彈，使中國後方城市中的女子和嬰孩的肢體炸得挂在電桿上。直到珍珠港第一次被日本用美製炸彈炸死三千海軍，才覺悟到中國人已替他流了四年的血。但當她自己的血寶貴起來時，仍舊會犧牲中國給她的盟邦蘇聯。在剛勝利時，美國希望中國和平團結。馬歇來華調停內戰，我們是真心感謝的。雖然調停並不成功，但中國各方仍感激他的好意。中國的內戰，雖然是自己的事，但不能說完全不受國際影響。美國在戰後一味想爭世界霸，製造秘密武器，和蘇聯爭權奪利，把整個世界局勢攪得這樣壞，而中國內戰之兩造儼然分屬於美蘇兩大勢力範疇，自不容易協調。美國的政策，自己和蘇聯越搞越壞，而實備中國兩黨之不相合作，實已十分矛盾。中國因爲在政治形態上一般傾向於英美式的民主，在工業建設上特借重於美國的機械與技術，在抗戰時期與美國有並肩禦敵的患難友誼，中國政府和人民之親近美國是很自然的。中國與蘇聯自抗戰以來本無惡感，有之則根源於雅爾達密約，美國有造成之責。美國不但以雅爾達密約構成中蘇的間隙，並且妄想利用中國爲反蘇基地以爭霸世界，加重了中國內戰的複雜性與深刻性，以及使中國政府因上述各種原因而引起不斷的困難，直接間接助成中國的內戰。如果美國自始不想以中國爲反蘇基地，中蘇關係不會如今日的情形，所以我認爲孫科最近的分析是正確的。最妙的是美國一面要利用中國爲反蘇基地，一面又勸導源於蘇聯的中國共產黨與政府合作，使這塊反蘇基地變成整個的而不是殘破的。馬歇爾以此抱負來調解中國內戰，不成功則大罵雙方。七十歲的老人竟全不想美國政策的本身與他的使命有着內在的矛盾！軍人之對於政治是外行殆無分中外。美國如果真心希望中國和平團結，不必急得常常派特使來，只消自己和蘇聯的關係弄得好，不但中國人自己會贊成和平，而且世界和平也有保障。如果美國自己繼續反蘇下去，而希望中國親美親蘇的兩黨能合作，這樣的政治邏輯，只有山姆阿叔才虧他懂得通。如果美國索性不管中國的事，美軍一起撤出中國，中國的情形要簡單得多，國內問題也自有一個解決之道。中國這次如果能由在對日外交上的中蘇一致，逐漸消弭中蘇間隔閡，解決兩國的懸案，則對於中共問題，也許反而容易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

# 副主席的謎

樓邦彥

這樣一個題目，需要先加解釋。

這裏所謂副主席顯然是指國民政府副主席而言，它是一種職位(Office)，在某一種場合固然也可以指佔居這個職位的人而言，然而未必盡是如此。現在大家都知道孫科是國民政府副主席；經我們釋題以後，當能瞭然本文所要討論的是關於副主席的謎，而非關於孫科的謎。但是目前孫科既佔居了副主席的職位，在我們討論關於副主席的謎的時候，自難免要多少提及這幾個月來孫科以副主席的身分地位所做的行為，然而這祇是舉幾個例來幫助我們解決這個謎，或者在解決不了的時候，至少可以讓我們知道當前有這個謎的存在。

以上是釋題，試再進而加以申說。

★ ★ ★

國民政府的設置副主席的職位，自始便是一件極其微妙的事情。現政府是本年四月間明令改組成立的，同時國民黨中常會並選任孫科為國民政府副主席。至於為何要設置副主席這個職位，當時傳說甚多，又為何要選任立法院院長孫科兼充副主席，亦有諸多推測；這些都是政治舞台幕後的情況，本文不打算去考究。不過有一點或許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國民政府的設置副主席和政府的改組是同時發生的兩件事情。依據現行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有兩個條文的規定是與副主席有關的：第十條規定「國民政府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又第十三條規定「國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但於憲法實施後依憲法當選之總統就任時，均應即行解職……國民政府主席因事故不能視事時，由副主席代理之，主席副主席均因事故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理之」。關於國民政府副主席的產生方法、地位、及其職權(或者說其不享有職權的情形)，盡見諸上列兩個條文；嚴格的在法律上說，要瞭解國民政府副主席這個職位，這兩個條文可以告訴我們一切。

設置副國家元首並非新的制度，但亦不太普遍。美國可以說是第一個採取副國家元首制度的國家，我們的新「憲法」也採取這種制度。依據新「憲法」的規定，除掉總統外，又設置副總統，皆為國民大會所選舉罷免，其任期為六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副總統並沒有屬於其本身的職權，他如果享有職權，那是總統依法享有的職權，但一定要在總統缺位或因故不能視事的時候。因為新「憲法」一則規定「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再則規定「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如果以這個規定來同現行「國民政府組織法」作一比較，現在的國民政府副主席和將來的副總統，其地位在大體上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副主席僅能在「國民政府主席因事故不能視事時」代行其職權，副主席在任何情形之下依法沒有繼任主席的可能。新「憲法」中的副總統已經可以說是有權和地位了，現在的副主席在法律上和理論上，其地位顯然是更次於副總統。

試再把美國的副總統來說一說，藉作比較。總統副總統係同時以同樣方法選舉產生，副總統的職權與地位可以分成兩部份：第一，副總統兼任參議院院長，但通常不能投票，祇有當表決結果贊成與反對同數時始能投票取決；第二，遇總統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遇總統缺位時，由於憲法習慣的發展，由副總統繼任；現在的杜魯門便是當初羅斯福在世時的副總統。副總統職位的應否設置，在制定憲法法典的時期已經有人提出過疑問，但是辯護者認爲副總統不但是位於必要時代行總統職權的適當人物，並且在各邦享有平等代表權的參議院中，副總統的確也盡了一個普遍參議員所不能盡的功能。連杜魯門在內，美國固然一共有過七個副總統因總統去世而繼任總統，但是在平常的時候，除掉於參議院開會時充任主席外，憲法法典並沒有賦與他任何其他的權力，他不參加總統所召集的內閣會議(固然也有例外)，自然更不會公開表示政見。美國的第一位副總統曾經寫信給他太太說：「我的國家用其智慧為我設計了這一個最不重要的職位，實在超越了人類任何的發明和想像」；近代又有一位副總統也會說：「副總統給知道一切事情，但從不與份」。這便是高貴而尊嚴的美國副總統的地位。

現在回過來看我們的副主席。四月間孫科當了副主席，迄今五個多月，在這短短五個多月中，他以副主席的身分會一再公開表示政見，根據報章的記載，至少有四次之多：



第一次在六月二十日，他在南京接見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除指摘蘇聯用各種方式予中共在東北的軍隊以便利外，並呼籲「現東北安全之保持，端視西方強國在英美兩國領導下之援助及鼓勵」。

第二次在六月二十二日，他仍舊在南京又對新報記者發表談話，除引伸兩天前他對合衆社記者所發表的談話外，更露骨表示：「國軍至今不能完全接收東北，除中共應負直接責任外，蘇聯應負間接責任，且中國若失東北，不僅對美威脅，即對世界和平亦有威脅，美國應有表示。美國反響冷淡，即等於放棄中國，則今後在華外國勢力，惟有蘇聯，則我政府將重新考慮外交態度。」（關於以上兩次談話，應參閱本刊二卷十八期儲安平的「讀孫科談話」一文）。

第三次在八月廿六日，他於南巡時在廣州招待記者會席上答覆記者的詢問，稱：「中國共產黨不過為蘇聯共產黨之支部，匪區人民絕無半點自由，其尾巴民盟人員，如羅隆基、沈鈞儒、黃炎培等，寧願留在京滬而不到匪區去，亦屬爲此。」並謂：「現在中國祇受蘇聯侵略之威脅，渠警告世人，勿忘記第二次大戰及九一八事件所引起者。目前由於蘇聯居心使東北特殊化，造成新九一八問題，較之十餘年前所發生者更爲重要。」

第四次在九月十七日，他又在南京接見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那是在魏德邁來華調查以後，他宣稱：「中國政府在獲悉魏德邁將軍向杜魯門總統提出報告之結果後，將研究中國與美國聯合有利，抑與蘇聯聯合有利。若中國被迫傾向蘇聯，則政府與中共勢必能獲得一和平解決……中國外交政策之轉向，正待魏德邁報告之提出，而待美國國會作決定，中國不能長此徬徨，吾人須有更有效之政策，指導吾人之將來……如蘇聯真能履行中蘇條約並充分表示其友誼，此足使中國軍行考慮其對蘇之態度。」

各方對於這幾次談話的反應不一，美國官方及一般輿論對之似頗冷淡。中共說「孫行者有七十二變，孫科的變化，算起來並不亞於孫行者」，並且把孫科談話譬如「房子燒了，在睡夢中驚醒的糊塗蟲，跑到大街上狂呼救命時，却忘記了自己沒有穿褲子」（見六月三十日北平世界日報）。羅隆基對於批評他的部份的答辯是認爲孫科「係缺乏民主政治修養的失態」。關於這些批評以及幾次談話中所包含的外交策略，本文都不擬加以評論，我們在這裏所採取的是一種制度的觀點，而在這個觀點下，我們至少應該有幾個假定：

第一，孫科是國民政府副主席，他找中外記者發表談話都是站在副主席的地位，這是根據官方報道所獲得的一點認識。

第二，孫科發表幾次談話都是在軍事政治上相當重要的時候，六月間政府正在考慮爭論着是否應該放棄東北，最近兩次談話正是魏德邁離華以後；第三，孫科的談話內容，每次牽涉到政府的根本外交政策，雖然有人說他所講的都是荒唐，但是以具有這樣地位的人，在那樣的時候，公開發表有如此內容的談話，無論如何是一個重要的事實。

國民政府副主席固然毫無疑問地是一個尊嚴的官，但是綜觀「國民政府組織法」中關於副主席的條文，它實在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職位。上面已經說過，新「憲法」中的副總統，雖然並沒有屬於其本身的職權，可是至少在法律上和理論上，似乎還要比副主席重要些，至於美國的副總統，其法律所允許的活動範圍雖大於我們現在的副主席和將來的副總統，然而還是從不與份一切事情。照這樣說來，孫副主席之常常成爲京中政治活動的中心人物，在制度上實是一個十分畸形的現象。正好像我不以張翠濤予曲解尙未實施的新「憲法」條文爲然（參閱本刊二卷十五期我的「張翠濤予曲解尙未實施的新「憲法」條文爲然」一文），我也同樣認爲孫科以副主席地位的過事活躍，不但抵觸現行「國民政府組織法」的精神，且將影響於有一天真正憲政實施時對於制度化政治的建立。

或許我們還可以附帶而又進一步地去推考孫科的幾次公開談話，究竟是由於政府授意的，抑是出於個人自發的？但是仔細想一想，除非是爲了茶餘酒後的消遣目的，這個問題實在不值得去推考判斷。假如是由於政府的授意，那就與孫科個人毫不相干，也與副主席的職位無關，而祇是證實了當政府處於走頭無路的時候，在政治外交上所表現出來的愚蠢、荒張、與窮極無聊的手段。假如是出於個人的自發，那是一個政治家所不應該有的衝動，他確實是糟塌了個人的聲譽，損傷了副主席的職位，又墮敗了國家的國格。因此無論是由於政

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北平。

### 本刊傳統

-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預告選災·追論憲政

(下)

梁漱溟

### 三

不可學，是說學不來；但我們尤其要問清楚，是否有學之必要。對於自由主義商人主義之民主，在今天我們的眼光，應當不再是一二百年前西歐人一隅底眼光。一則其得失利弊既已經驗出來；二則兩次大戰以來，世界新底事例新底思想多足參考；三則要從政治制度社會組織而深澈考慮到人生問題，並不止為一時一地設想，而為世界人類前途打算。這樣考慮下來，已經讓我們感到有所不同於前人。而現在這一般考慮之外，更須切就中國自身歷史社會，仔細考慮一番。舉其大者而言之，中國社會散漫，遠從缺乏宗教而來；及與西洋遭遇，乃深感其弊。故革命先導之孫中山先生，並不要求自由，翻嫌其自由太多，而呼求結成團體。團體組織生活，確為中國所最缺而亟需者。西洋近世商人自由之要求，原出於其過強之集團生活之一種反動。它實為一離心力。然在彼藉此以救其偏，適得一均衡，固屬對症之藥。在我夙乏過強之集團干涉，則嫌於無病而呻吟；在我亟需於固結團體，則嫌於文不對題；在我正以散漫為病，則嫌於適以加重其弊。凡此種種都不是沒有疑問底。我不敢輕下斷語，我只反對那不假思索囫圇吞棗人。

前已言之，一制度之立，必有所針對以求解決之問題，而問題則各隨其歷史背景社會背景而不同。此即其一例。

除了以上之考慮外，以下之考慮尤屬必要——

一、我們當前有待解決之問題是多底；要想周到，勿顧此而失彼！

二、問題有本末緩急之不同，要權衡得當！

三、特別是問題與問題之間，不一定皆相順合，可能互有矛盾。那麼，就必須統盤打算，善為調排，以求得一最後結論。

試舉例以明之，假定人權自由，是我們要顧到之問題；它亦不過許多問題之一。我們還有數不清底問題，像工業之亟待建設，像弊風陋俗（纏足、早婚、迷信等）之亟待改革，像教育文化水準之亟待提高，像國防問題等等。此其間之本末緩急要考慮。尤其是彼此有矛盾處，要考慮。從工業建設講，如其要

行統制經濟計劃經濟，即與自由問題不免有矛盾。弊風陋俗之改革，不免要取干涉政策，則亦有矛盾。其他類此，可以明白。所以非統盤作一打算不可。當我們總攬全局統觀大勢的時候，我們便恍然一切一切不出一箇建國問題。問題祇是一箇，更不必支支節節地討論。數千年古國，還說要建國，則明明是想建新國。在從前，絕無此想；這是歷史走入近百年才引起來底問題。新國之新，在於文化。它一面是給數千年古文化在近百年遭遇西洋所引起之大轉變，作一結局；同時，一面亦是給世界未來文化前途。因為近代西洋文化所領導底世界，走到今天，明明已臨於轉變前夕。——在此要考慮者，恰與前面提出要考慮底不可分。

考慮到此，那麼，英國式憲政合我們需要否，就更可懷疑了。試想一想一、所謂建國一新國，應當不是漫然無所指，而是自有其理想目標；是不

是？二、由中國現狀而達於其理想目標，無疑地是這社會之一種生長進步。此生長進步應當是有方針有預期之向前進步，而必須以計劃行之；不是無把握；（二）不如是，則時間，精力，物資種種必多浪費而不經濟。

三、英國式憲政，是近二三百社會進步逐漸開出來底；而有它，更大大促動社會之進步。二者互相為表裏，迭相為因果，於是而有今天底憲政和今天底進步。然而西洋近二三百之進步，却不是有方針地向前進，更沒有什麼目標預期。相反地，它恰是得力於種種之解放，儘着各階層各行業各個人盡量發揮自己力量，逐求自己目的，彼此互相競爭鬥爭，而進步之效自生於其間。其間狀態，有些鄰於無政府；其前途往那裏去，幾乎不自知。顯然為要有把握地達到我們的目標，不適於採用它。再從效率言之，往時西歐以二三十年得之者，後來日本以六七十年得之，蘇聯更以二三十年得之。固然後來居上，由於坐收前人研究發明之功；亦為日本較有目標預期，蘇聯更有計劃之故。然則於

此何去何從，亦可思矣。

四、再如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教育平等，整箇社會之一體相關，爲我建國目標應有之義；然此豈可從箇人本位出發，以自由競爭之者？

五、方針不得忽此忽彼，計劃不得改來改去，是故一力貫徹到底，實建國所必需；然此豈可得之於多黨互相競爭，此起彼伏，變動無常底政局？

六、最後，說老實話，此方針之認取，我相信非一般政治家經濟家或科學家等所能辦，而必有待於高明深察底哲學家。許多問題許多矛盾，到他這裏才得疏解溝通，無所凝滯；而後在各方面面照顧到之下，妙取一着。祇可由極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計劃之製訂，本於方針。我相信要由極少數人作中心，而博採專家集體意見，縝密研究以成之。舉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而融冶爲一；其間配合照應，組織會歸，亦有非多數人所能討論，大會上所能取決者。你一箇修正案，他一箇修正案，這裏一刪，那裏一改，便支離抵牾不成文章。總而言之，我們今日建國，決大疑定大計，天然是多數人接受少數人領導之事，尊賢尚智（專家）而不必然從衆。一般所謂民主，一般所謂憲政，於此皆不相應。

類此種種並不難於想到。但我不知大家主張英美憲制者，是否全已經過考慮了呢？

以上還是只就制度必應合問題需要一面而言。前又說過，一制度之立，必有所憑藉以爲運用之形勢；此形勢亦是隨歷史背景社會背景而各處不相同。像英美制度所憑藉以建立以運用之形勢，皆從他們歷史發展下來底，在我們根本沒有。這又是難於採行英美制度之另一理由，亦不知國內賢達都經考慮過而無問題否？此文寫來至此已長，不擬再加分析申論。度讀者亦自能理會之也。

說至此，我對一般所謂憲政既如此不能同意，則在政協會中我究取何態度作何主張，必須一爲敘明。而爲敘說那一時之態度主張，還要從歷年以來說起。

上文稍會敘過，我於民十九年表明我認爲英美憲政蘇聯黨治在中國都是不通底路。其文先發布於「村治月刊」，後彙印爲「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在中華書局出版。我那時主張分兩步來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以一種求得國家統一之過度辦法，爲第一步；第二步才是中國憲政之實現，亦即新政

治制度建設之成功。這兩步都要鄉村建設運動來達成。其詳，可看鄉村建設理論，此不及談。民廿三年春，政府公布「五五憲草」，徵求國人意見。我寫「中國此刻尙不到憲法成功的時候」一文，在天津大公報發表。文內申明制憲毫無用處；只有鄉建運動才是爲中國產生一部憲法底運動。廿六年抗戰軍興，國內形勢較前已接近於統一。我知其不可靠，想乘此機會求得更進一步之團結統一。因於廿七年一月有延安之行，略得交換意見。廿八年黨派關係日益惡化。是年九月，國民參政會上通過實施憲政案。這不過是在野黨派感受國民黨排斥壓迫之一種反應；憲政明明不可得。那時我正巡行華北游擊區域，在黃河北岸太行山中聞訊，而不在場。我如在場，決當建議以別種方式求黨派關係好轉，而勸阻其事。十月我回抵重慶，憲政運動熱鬧非常，我一概謝不參加。但邀約國共以外底各方朋友，共同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即後此民主同盟之前身。當時曾答王雪艇先生之問，申明這不是什麼政黨，只是形成一推動力以推動全國黨派之團結合作而已。聯帶申明我不取憲政之意。又分訪張岳軍陳紹禹諸先生商討軍隊有無脫離黨派而歸國家之可能。亦向他們表示憲政要在國家統一之後，非眼前所急。廿九年國共關係更惡化更緊張。十二月尾，新四軍事件之前夕，張君勳黃炎培左舜生諸公，同我四個人，發起民主政團同盟。其旨唯在團結抗戰，不過沒有民主精神則團結不可能。三十年一月初，新四軍事件暴發，我隨同人之後奔走調停，特提軍隊統一於國家之主張，兩方均同意接受。是時同盟委派我赴香港籌辦報紙。五月抵港，九月光明報出版，雙十節揭出民主同盟宣言暨十大綱領，宣言係我屬草，足以代表我當時意思。綱領第二條，「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在憲政實施以前成立國事協議機關」，亦我所提出底。香港「時代批評社」發起「人權運動」，一時朋友都參加，而我固拒。三十二年當局再度以憲政許在野黨派，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蔣公自爲會長，邀各方參加。我時在桂林，亦承累電相召，固辭不赴。我的答覆是「憲政可以爲遠圖而非所謂急務」；「憲政雖爲遠圖，而民主精神則眼前所切需」；「憲政較民主爲具體，往往落於形式，而今日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三十四年元月在桂東賀縣，聞勝利之訊，又聞毛澤東應邀到渝，我即決定退出現實政治，而致力於爲政治之本底文化研究工作。

在政協之前，我的態度主張歷年之可見者，略記如上。總結起來，就是：（一）團結統一第一；（二）不過沒有民主精神則團結不可能；（三）具體辦法即成立國事協議機關；憲政在我認爲是多餘。以下敘我在政協會中。政協是在國際國內兩面要求壓迫之下，產生底。其使命蓋在爲國共兩黨求

得相安之道，俾中國實現統一。其道，不外把軍隊交出給國家，而他們都變成憲政內之政黨，以口舌代刀槍。這條道，在國人意識中最現成，且呼求已久；尤其是國際盟邦屬望在此，幾同指定。因此，我自己固有主張在胸，却拿不出來。從這一點上說，我大可不必參加政協。但為多年奔走團結之一之大願未償，內戰之威脅又迫於眼前；我終於參加了。況且對於所謂憲政，在內心上我亦還有兩點意思：

一、俗話，「不到黃河不死心」。中國人對於憲政雖民國初年已曾嘗試，而迷夢總未醒；倒要給他再嘗一嘗，他才曉得是什麼味道。然後他才可能回心轉意。俗語又說，「真金不怕火鍊」。「憲政」「黨治」這些西洋把戲，雖都是破壞中國文化底；然非痛澈洗鍊一番，把不相干底洗掉，中國精神亦不得出來。又好像一種傳染病，要免疫，先得微染其疫，而後其生命抵抗力增強。

二、西洋憲政起於限制王權，而予人民以自由。這對於舊日中國消極無為之老政治，自屬藥不對症；然為矯正近年之一黨專政、箇人獨裁，又未始無用。

於是我在政協會中，對憲政問題決定不發一言，不參加憲政小組，不參加憲草審議會；而積極參加軍事組，致力於軍隊國家化之商討。凡我所發言，總不出於軍隊問題暨人民言論身體自由問題之二端。同時，自己決定退出現實政治，即於政協閉幕席上宣布之。又為一文，明告社會，刊於當時滬滬津三地大公報。

蓋自抗戰軍興，為團結而奔走，多在現實政治有所行動。為了行動上與各方取得協調，凡不是眼前所必要底理論上爭辯，皆在所避免。所以幾年來，我在言論上一直是保留底。今外患既除，內亂又息，過去行動可告結束。尤其憲政開台，用不着我。而在我看憲政既不可久，則如何為中國政治求一正當出路，自應早為之計。那麼，多年蘊蓄於衷者，就當一傾吐，以貢獻於國人。所以退而著書，實有必要。

廿年來，我對於中國問題之解決，是有一整套主張底，並不止政治制度一項。但主張之提出，不能就提出主張而止；必須提出所以作此主張之由來。那即是理論。戰前舊著，於主張及理論皆多未周。今所寫之「中國文化要義」一書，蓋屬理論方面。它主要在闡明老中國是如何一回事；然後才能認識近百年所演成之中國問題；然後才能談到中國之前途出路。凡自己主張之建立，他人主張之否認，莫不以此為本。上文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有胥之過於揮括難於盡

說者，得此書，可以明白。讀者設於本文有批評見教之處，不妨待之全部理論主張看過之後也。

我箇人貢獻其所見，是不敢底。沒有學術界共同努力，沒有全國人意識上之轉變，則一新政治制度固不會產生出來。要今後不像過去那樣走頭無路，只由盲目到清醒，國內學術界不能逃其責。在本年新年初，我為文呼求國人認識今天的問題在文化極嚴重地失調，呼求國人要以固有文化和英美蘇聯兩大派文化作比較研究，才得解決政治問題（見一月十二日上海大公報）。正為中國問題不起於中國；今天的問題不始於今天；政治問題不出在政治上。所以其解決之道，即必從綜合比較研究中得之。非此，無以深明其異同之故；非此，無以妙得其融通之理。最後又非學術界有新趨向，有公認之點，無以轉移國人之意識也。

茲借取政治上選舉上之黨派問題，稍一解明上面的話。在中國老政治上老選舉上，本沒有黨派；或至少不以有黨派為正常。而在蘇聯，則一黨至尊，控制全局；在英美，則多黨為合法有禮之互相競爭。此種不同，如不深求，則止於政治上之比較，止於支節問題技術問題。但此種不同，明明源於其人生態度，源於其各自之價值觀（哲學），源於其社會之組織條理。豈能不究而論之？那麼，這就是文化研究工作了。清末民初中國以校做西洋而迷亂其固有條理固有一標準，一新條理新標準又未成功；此即所謂「文化失調」。然若止在英美有黨中國無黨之間，其迷亂猶未甚，其條理或勉強可尋。至於憲政見棄於時，而一黨排他之制行，又取合法有禮之競爭而亂之。在二十年後，則又放棄一黨而行多黨。所謂「黨」者，究以何為準，在一般人意識中已淆混不清，沒有一定概念。這便到了「極嚴重地文化失調」。於此時而辦大選，無黨無爭之禮法失效，有黨有爭之禮法未明，一黨控制之局又破；試想其要亂到何種地步？此選災之所以無可逃也。此亂如何可止？不獨非法律法庭警察所能制止，即大辦教育廣施訓練，亦豈能止之！蓋三種文化早已迷亂於心，非但不辨東西南北彼此異同，尤在惑於是非好惡取舍進退之際。將來大辦教育自是需底，却在文化之綜合比較研究有所確定之後，在我們建國方針經過抉擇認取之後。此無可疑也。

我懷此見解主張，既二十年；雖會埋頭工作於鄉村，願未得高明之士囑和於學術界。自愧不學，尤苦無友。俟望前途之艱難，不知何以負荷。近讀張東蓀先生「理性與民主」一書，發見他有些意見頗同我相近。欣然摘錄於此，即以結束本文。——

凡文化的溝通，應從其比較相似或比較接近地方着手，方容易得其真。換言之，即容易不起誤會。（原書一二五頁）

（上略）於是我們便得了一箇定理：就是兩箇文化交流時，必於其相類似處方能融會；必須有融會，方能產生新文明。（中略）因此我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似點，就可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進來。（原書四九頁）

# 生物學戰爭

胡先驥

生物學戰爭傳說已久，至於實際情形尙少報道。近來美國防疫學雜誌（Journal of Immunology）刊布哥倫比亞大學羅士布雷博士（Dr. Theodor Rosebury）及加拔特博士（Elvin A. Kabat）所作一甚長之關於細菌戰爭之報告，討論二十五種疾病可作生物戰爭之用。然此報告所報道者尙不及實際情況之一半。蓋二氏所報道者多爲人類疾病。對於家畜與農作物疾病僅稍一言及，對於農作物毒藥完全未提。目此報告係在一九四二年所寫成者。在此以後，美國在瑪麗蘭州設立一世界最大之軍用生物學實驗室。其工作人員不斷努力研究生物學武器。此外美國英國加拿大均在加速工此項研究。大約蘇聯亦然。故此項研究成就，殊難猜度。

生物學戰爭所算取之武器，包括於醫藥學生物學全部範圍之內。在第一次歐戰，德國軍官即利用淡水藻類學家以審斷間諜。此類生物學知識之廣泛應用今姑勿論，但略論細菌戰爭。細菌戰爭之目的與方法，恰與防疫學相反。防疫學之目的在減輕傳染病之損害與制止其蔓延。同樣之方法可使生物學戰爭研究員研究如何使傳染病變爲更劇烈與廣爲傳布。吾人通常習知當一傳染病發生之時，有時死人極多，不易治療。有時則患者雖多而多能治愈。又或一種疾病在甲地則甚劇，在乙地則甚輕，此蓋由於同爲一種病菌，有惡性善性之殊。防疫法每在搜尋毒性不烈之病菌注射於動物體中使之發生抗毒素，因而製造血清以供防疫注射之用。美國之製造登尼西林，即曾大舉在國內國外搜集十萬系之青黴菌，以求得最優之品種以供製藥之用。爲達成細菌戰爭之目的，自亦能廣爲搜尋，試驗各種極可畏之傳染病中毒性最烈之品種而繁殖之以供作戰之用。再則病菌之毒性可以人工培養之法以增減之。如供給豐富營養，則其毒性與

（上略）總之，從原則言，從理想言，從標準言，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在中國沒有問題。但從制度言，從實施言，則必須有深知中國國情與中國文化底學者，同時又深知西方文化與政治，這樣底學者多多益善，大家會同研究出來一箇專爲中國而設底制度。（原書一五一頁）

一九四七年九月五日北碚。

繁殖能力可以增加，如以不足之養料以培養之而使飢餓，則其毒性與繁殖能力可以減低。至於傳布之法，可以人工培養之病菌，藉飛機之力散布於敵人所居之境內，或以患病之動物自飛機投入敵境，使之自然傳布。日人在抗戰期中，曾以飛機將帶有鼠疫病之跳蚤之活鼠在金華上空投下，至發生鼠疫，即其一例。當羅士布雷與加拔特兩博士作此報告時，在全世界尙未有任何生物或醫學機關曾作生物學戰爭有系統之研究。但哥倫比亞大學之細菌學家已將五六種疾病武器製成，其中之一爲肺鼠疫。在戰時美國海軍中一醫藥小組曾製造一種空氣溶液（aerosol），能傳布官方所稱世界上最古之殺人病。據美國方面報道定爲肺鼠疫無疑。肺鼠疫在清末曾猖獗於東三省，且曾蔓延至北平，國人或尙有記憶之者。然在世界史上則曾發生兩次極大之災害。西羅馬之覆亡據稱即由於發生此大疫，社會解體所致。此疫傳至中國後即引起後漢末年之大亂，史稱兵災疫癘之結果，人口至萬有一存。結果人口銳減，社會解體，異族強大而勃興，魏晉六朝四百年之紊亂半由於此。其後則中世紀又發生此疫，各國死者達千數百萬人。元朝之崩潰亦爲此次大疫所致。此疫今能用科學方法傳布，實一至可怖之事。又如黃熱病本須有大量傳黃熱病之蚊以傳布之。此病在中美洲巴拿馬等國爲害甚劇。其地一度有高等文化之馬耶民族即由此病使之衰滅。最初巴拿馬運河之不能開鑿亦即此種疾病所致。此種藉蚊所傳布之地方疾病今亦可以空氣溶液傳布之。此外炭疽病病菌用於炮彈中，使受傷之兵士得接觸傳染。此外可用空氣溶液傳染之病有黃熱病、鼠熱、兔熱病、馬來熱病（Meliodontia）、斑疹傷寒、落磯山斑疹熱等。最奇怪者爲本來限於特殊地域之病，今可使之廣爲傳布。如黃熱病本只在中美洲南美洲熱帶爲某種瘧病所傳，但此病等今可

在實驗室中培養而用空氣液傳布。免熱病斑疹傷寒等本需接觸或昆蟲傳染者，今亦能使之由空氣中傳布。

人類之疾病除真正之細菌外，又有病毒 (Virus)、天花、猩紅熱等疾病之病源體，即為病毒而非真正之疾病。病毒非真正之生物，其體遠較細菌為小。可以穿過素燒瓷。據近來之研究，病毒乃結晶體，其大小與蛋白質之大分子相若。可見即為一類帶有生命性、能生長、能繁殖之蛋白質。近年來美國若干專門研究病毒之化學家，對於病毒化學之構造，已研究有甚大之成績。若再有進步，則生物化學家可以用人工之方法製造多種抗毒素，以治療各種病毒所引起之病。但同樣之知識，或亦能使之製造新而更毒之病毒以供生物戰爭之用。

除人類之疾病以外，生物學戰爭同樣可用細菌與病毒以攻擊家畜與農作物。農作物亦可用人工傳布之菌類疫病與植物荷爾蒙毒劑以毀滅之。當日本投降之前，若原子彈未能奏功，戰事遲延至一九四六年，則美國準備用一種化學藥品注射日本稻田，使稻在成熟之前，全部枯萎。此種化學藥品雖未為人所知，但化學家深知有多種化學品可供此用。

約在二十年前，一羣荷蘭植物生理學家對於植物生長之機構開始作有系統之研究，發現有一羣化學藥品可以控制植物之生長，而稱之為植物荷爾蒙或

生長素 (auxin)。在今日已經發現數百種生長素。各國皆在大規模研究生長素而設廠製造之，此類化學藥品並不難製造。生長素有無數可醫之方法以控制植物之生長。一種生長素稱為 NAD 者，能刺激雙子葉植物使之過度生長而死亡，因之為一極有效之殺莠草之藥劑。今已為數百萬美金之工業。又有一種荷爾蒙可使馬鈴薯等塊根在存儲之窖中不致發芽。另一種荷爾蒙則能使果實在未成熟之前不至墮落。但多數植物荷爾蒙能改變植物之生長使之大受損害。蔬菜即可以 NAD 殺之，以其為雙子葉植物也。任何生長素化學家，在數小時之內，可以選擇若干種植物荷爾蒙以殺任何農作物，或使之生長過度，或制止其根之生長，或使之不結實。如此則可以人工造成大規模之飢荒。

故在將來世界大戰中，生物學戰爭之醜毒，將不在原子彈之下。且其價之廉，其研究與施行之易，又遠超過原子戰爭。故除美國外，蘇聯必在積極研究之中。假若不幸第三次大戰爆發，交戰國或用飛機散布肺鼠疫或黃熱病等毒疫，或用毒藥與植物荷爾蒙以殺滅農作物，則疾病饑荒將使人無噍類，社會必致全部解體。故人類必須深憫於戰爭之醜毒而盡力避免之。同時我們政府亦宜獎勵此類生物學與化學之研究，以求鞏固國防，以備萬一。

# 黑白分明

(美國通信)

史超禮

看了美國黑白人種之間的社會關係，不由得便想起我們中國一句成語：「黑白分明」。

在美國，黑白之間的鴻溝，在南部最深最闊；向北走，大致愈來愈小，愈來愈狹。但無論「北」到加拿大邊境，這「陰陽線」總是存在的。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

美國南部有些城市，像喬治亞 (Georgia) 州的省會大西洋城 (Atlantic)，大多數公共場所都是雙重的。普通的電影院，黑人不能進去。黑人另有黑人的電影院；當然建築設備方面都比較次。白人可以進黑人的電影院，但是白人不能進去。其實無論黑人或白人的電影院，映的都是好萊塢出品，白人主演的電影片。火車站的候車室也有兩個。建築較為輝煌，設備較為講究的候車室都是屬於白人的，黑人不能進去（除了紅帽子力夫）。黑人另有黑人的候

車室。其實火車還是走的一條路。甚至公共汽車也分成兩段。車廂裏貼着很醒目的牌告：「有色人種之乘客，請坐後排。」（有色人種，英文 Colored people，實質上多指黑人而言，這樣比直接呼之為「尼格羅」(Negro) 較為好聽點。）於是車廂中部（稍向後）就自然成爲一條分水嶺。分水嶺前面坐白人，後段坐黑人。（黃種人似乎可以「榮幸」地坐前排）有時前段明明空了幾個位子，但是後面擠得像沙丁魚似的黑老太太，也不敢越過那個分水嶺坐在前面那個空位子上。（北部，雖然別的方面還是限制黑人很嚴，但是兩段的車子，無論是公共汽車或是地下車，都給取消了，黑白人種可以混坐在同一節車裏。）學校當然劃分得更明顯。南方的大學沒有招收黑人的。黑人想上大學得自己開一所，於是又有了黑色的大學。在大西洋城附近一個小鎮上，有一天我陪一位朋友把

車子送到一家修車廠去修。因為急於等着車用，我們守在一旁，等着工人工作。那位工人是個老手，剛從軍隊退伍不久，很肯幫忙，邊工作，邊跟我們談着。從天氣一直談到世界政治，在問明我們的國籍以後，他慨然地道：「在將來，世界總會愈來愈接近的，無論你是美國人或是中國人，白種人或黃種人，總有變成一個家庭的一天。」說到這兒，他遲疑了一下，於是又繼續道：「不過尼格羅却要除外。」

另一位博士夫人，對於黑人的感情更淡薄。她乾脆地說：「甚至連我的廚房，都不願讓一個黑人隨便走進來。」

美國南部鄉下固然如此，北部大都市一般社會中，也不乏類似的情形。大概是在一九四五年九十月之間，華盛頓就鬧過一件糾紛，雖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從這中間也不

雖嫌難登道理想。有一位著名的黑女鋼琴家司考特(Huz-el Scott)租借華府「革命女兒會」(DAR)的音樂會音樂會而遭拒絕。拒絕的理由，不是那位鋼琴家不起租金，而是因為她皮膚太黑——一位尼格羅。會方宣稱：自從華盛頓開國以來，該會禮堂就從來沒有租借給黑人用過，所以道次也不能破例。碰上新位黑女鋼琴家的丈夫是位代表紐約城的國會議員，(這位下議員是位白人，提倡黑白平等，很受紐約市黑色居民的擁護)，馬上他就提出抗議。這抗議一直上到白宮。夫婦倆一致向杜魯門總統和總統夫人請求援助主持正義，並請求總統夫人不去參加「革命女兒會」舉行的紀念會以示同情。結果，總統說：無權過問。夫人說：已接請帖，不便拒絕。仍照樣按時參加。這議員夫婦兩人也無法可想，只有發點牢騷，另找一家會堂開音樂會完畢。

黑白之間的鴻溝，不僅僅是由於膚色的差異，主要的還有經濟的和社會的因素在內。美國的黑人自從上世紀內非洲作為「活動機器」移植北美大陸以來，不管環境怎樣對他們不利，人口增長率仍然與年俱增。據官方統計，目前黑人人口已達一千三百萬之衆，約佔全美國人口十分之一強。這一千三百萬人口的職業領域逐漸向各方面擴張。於是迎面就碰上各種或高或低的牆壁，直接或間接的障礙。不可避地，這種情形馬上便反映到黑白之間的社會關係上去。例如印第安那州加萊城(Gary, Indiana)的福拜爾中學(Froebel High School)前時時候鬧的罷課風潮，就是很好的一例。罷課的原因是白人學生反對新校長讓黑人學生參加「學生自治會」(School Governmant) 這位新校長(一位白人)主張讓黑人學生參加(佔全體學生半數)，和白人學生享受同等權利。可是白人學生反對，反對不成，繼之以罷課。登載這項消息的生活雜誌(LIFE)的記者說：「這種孩子氣的舉動」(指白人學生罷課)顯然為他們家長(白人)所同情，而罷課受到鼓勵。這反映出白人家長對加萊城繼續增長的尼格羅人口個有說不出口的恐懼。恐懼這增長的人口會加強對他們職業上(鋼鐵業——加萊是個小小的鋼鐵城)競爭的威脅。」(這種經濟上的「威脅」在生活上反映的最快，最直接或也最嚴重。不由得不使一些白人感到煩惱。從前一度流行的「把黑人送回非洲去」的主張雖然逐漸消沉，然而暗潮和迴流却一直没有減滅。

當然，這一切現象在婚姻關係上表現得最明顯。在紐約，你雖然不難在街上看到許多黑白的混血種，(在面孔

的輪廓上，例如嘴脣，鼻準和頭髮顯然是黑種，然膚色却遠較普通黑人為白，和白種接近，有點像黃種人)可是你絕少看到一個白種男子挽着一個黑種女子走，或一個黑種男子挽着一個白種女子走。這顯示，縱然黑白之間可能發生愛情與肉慾，(黑白混血種就是明證)這愛情與肉慾也只有在黑暗中存在。

更有意思的是：這黑白之間的混血種在美國越南北方走，例如紐約和華盛頓一帶，看到的越多；在南方，例如喬治亞洲一帶簡直很少碰到。這似乎可以間接地表現出南北之間黑白關係的差異來！

就地說，黑白的關係固然有差異，就時間說，這差異也同樣很明顯。這在林肯總統南北戰爭之前，黑人不用說是市場的商品，南北戰爭之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黑奴解放」也只是個名詞，黑人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尤其是南方的黑色佃農)並未改進多少。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情形才逐漸向好的方向走。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將黑白之間的關係又促進了一層。由於人力之缺乏，向不招收黑人的美國海軍，(除了當廚子侍役)也開始徵募黑人作水兵。陸軍也開放了黑人作軍官的禁例(雖然只能統率黑人兵士)。在軍隊中，黑白軍人也還能在伙食待遇方面力求平等。(雖然白人軍士的慰勞娛樂場所如 USO 等，黑人軍士不能進去)。同時，後方許多重要的工業也打破已往的限制，招收黑人入廠作工，(雖然停戰以後，工廠減工，先裁黑人工人)。四年戰爭的結果，事實證明，黑水兵，黑軍官，黑工人，並不如某些白人所想像的那樣低能。正相反，他們恰和白人同伴一樣優越。

在社會結構上，愈到上層，對黑人的成見似乎愈深。因此改進黑白關係的動力也多半自下而上。

在政治上，美國「南方民主黨」(Southern Democrats)是促進黑白關係的最大障礙。美國南方幾州的政治一向是操在民主黨手裏，這州民主黨的主要支持人是大地主。所謂美國式的「兩黨政治」(Two Party System)在這兒根本沒有那回事。共和黨的勢力在這兒小得可憐(共和黨從前一度是林肯的黨，現在是大企業，大資本家的黨)。選舉根本沒有他們的份，雖然形式上還是要做一下。無論州長競選，或國會議員選舉，只要在民主黨的初選中獲得勝利，就等於獲得了最後的決定勝利。而這些州，如喬治亞，阿拉巴馬(Alabama)，密西西比(Mississippi)等，每州都有種種法律禁止黑人選舉。黑人不但無權選舉權，甚至連選舉權也沒有。有的小鎮差不

多全部都是黑人居民，然而選區總長來，因黑人不能投票，反由白人投票，選出一個白人來作鎮長。

限制黑人選舉權最有名的要算「一人頭稅法」。(Poll Tax)這條法律從財產方面來限制黑人投票。另外還有教育方面的限制。換言之，不達到某種財產標準，沒受過相當教育就無權投票。而美國南方的黑人，絕大多數是個農，既貧窮，又未受過多少教育，有的甚至文盲，自然就給剝奪了選舉權。

照美國聯邦政府的憲法，本來凡是美國公民就應該有選舉權的。所謂一人頭稅法等種種限制，實不合憲法。可是南方各州的民主黨都辯說，這些法都是州法，只施用到民主黨的初選上去，聯邦政府的憲法不能干涉。事實上，前已說過，南方諸州民主黨的初選就等於大選。

代表這一類意見最有名的人物是華而波(Theodore G. Bilbo)。華氏是密西西比州人，曾兩次任該州州長，和代表該州的國會議員，本屆國會仍屬連任，最近已逝世。他的最重要政治資本是以對黑人，最精彩競選口號是：「凡我真正純血統的白人，都應該投我的票。」同時不惜恫嚇黑人並利用恐怖手段來禁止黑人投票。本屆國會議員開始競選時，華氏在競選演說曾說：「阻止黑鬼投票的最好辦法是：於頭一天晚上去敲他的門。」這些口號和辦法無不得。在選舉中，他很少遭遇到失敗。

另外一位有名的人物是湯莫基(Eugene Talmadge)。湯氏是喬治亞州人，曾任該州州長，後在競選中為開明的安諾爾氏(Philis G. Amal)所敗。一九四六年安氏下州長任後，(喬治亞州州法，州長不得連任)湯莫基又參加競選。競選口號是「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結果競選勝利。可惜天不假年，當湯氏快接事時患病去世。他的兒子(一位有名的花花公子 Play Boy)率領了州衛軍進入喬治亞州政府，做州州長，同時正式當選的副州長也宣佈依照喬治亞州憲法，正州長病故應以副州長充任。這樣，鬧了一重「雙包案」。傳為全美國的笑談。最後還是由州最高法院判決州長職應由副州長充任。湯氏的兒子無法，只有帶了擁護他的那班人馬悄悄離開州長公幹了事。但是這位先生並未心死，最近曾宣佈，下屆州長改選(一九四八年)，他將繼承父志，捲土重來，除了「白人至上主義」那件老法外，還將有其他更驚人的手法表現。

美國南方還有一個不成文的法律，即白人可以隨便私自不經過法庭的手續而逮捕並處死黑人。普通稱之為「私

刑 (Lynch)。美國是個法治國家，任何人犯罪無論犯了多少大罪，都必須經過法庭逮捕，予以合理的審判，然後再行判罪並執行。換句話說：每個公民都有受法庭保護的權利。但是在南方，這種權利黑人却無法享受。例如最近南加羅林那州 (South Carolina) 一個黑人和一個白人野馬汽車司機開架而鬥將後者打死。法庭已經逮捕了兇手，並已下獄，即將審判。誰知被一羣白人 (都是野馬汽車司機) 闖入監牢，將黑人帶出打死為止。又如一個黑人若強姦了一個白女，不等法庭逮捕早給白人捉住殺了，但如白人強姦了黑女或強姦了白女，則仍按照法律治罪 (罪不至死)，沒人敢隨口把他捉去殺了的。

當然，民主黨並不個個是平等而波或湯莫。羅斯福新政派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開明派都反對南方民主黨那種作風，一直在為改進黑白關係而努力。然而目前這兩派都不得勢。所以黑人的前途至少在最近的將來還不會有什麼樂觀。

就表面一般情形觀察，美國的黑人比白人的確較不守秩序，較不求上進。有些人根據這種事實追加論斷說，黑人社會地位之低是應該的。實際上，黑人之所以有今日，只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黑人一般都比白窮。因法窮：自然只好住鴿子籠，無法將房子弄漂亮，自然也就無法穿得整齊。黑人一般受的教育程度相當低，(南方多數黑人個個根本是文盲，不識字) 行動自然不免有時出軌，不守秩序。更惡劣的，黑人一般因為一向給白人看不起，沒有社會地位，心理方面由自卑造成了一種社會病態，結果自然容易自暴自棄，不求上進。

但是黑人一般為什麼比較窮呢？最大的原因，是他們的就業的機會比白人少，職業的範圍比白人狹，而且職業本身也比較低。黑人中很少有醫生、律師和工程師。黑人很少能選上或被任高級官吏。其工作，鐵廠的熟練工人都不易做上。黑人最普遍的職業是廚司、侍役、電機司機、私人汽車夫、下力小工、佃農和其他零碎的雜役。這當然和黑人所受教育程度的低下有關。根本上黑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就很少，一方面固然美國大學費用的高昂 (尤其是一般著名的私立大學)，經濟上給了黑人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有許多大學根本就不收黑人。黑人自己的大學又非常少，且科系不十分全。同時大學的法學院多半不收黑人，(也許同校其他院系收) 這樣，你教黑人怎樣做律師和法官呢？

們應該享有的權利和機會都給剝奪。首先，在機會方面不公平是造成今日黑人的窮而無知的結果。這結果又刺激前不平等的原因，這樣互為因果，黑白之間的關係要想改善自然不得不費很大的力氣了。

事實上，黑人並不如一般所說的是一種低級人種。只要予以一般感覺很深的白人所說的是一種比較有機會自由發展，會出了不少人才。像世界聞名的女低音歌唱家瑪露安德生 (Maria Anderson) 出身就是費城 (Philadelphia) 的一個窮黑女孩。她歌音的純美，藝術造詣的深遠，特斯卡尼尼 (Toscanini) 世界現任第一偉大交響樂團團長奧爾梅斯泰因爵士 (Ormestein) 安德生在歐洲舉行音樂會時，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為全歐洲愛好音樂的人士所敬愛。然而她在美國，(她自己的國家) 到各地舉行音樂會時，因為人種的關係，却不能住白人所有的旅館 (華府、紐約只有少數家為她特開例外)。

前兩年因為華府革命女兒會不惜會費給她開音樂會，(和前面女鋼琴家司考特特特特特特特特) 羅斯福夫人曾提出嚴正的抗議，抗辯無效，憤而退出該會，然而會場仍是沒有借的挨鬧話，像安德生這種人，在國外的聲譽比在本地高，所受的待遇也比本地好。為什麼？惟一的原因，她是黑人。

黑人在流行的爵士樂方面更佔優勢。美國流行的現代音樂受黑人的影響也很大。黑人艾佛特的爵士樂隊不但受黑人運動歡迎，而且受白人歡迎。

運動方面不用說了。那一次的世界運動會中，少得了美國的黑人代表？世界短跑冠軍路易士 (Louis Jones) 多保持了十年的紀錄，擊破了無數白人學架來，至今還一直雄踞世界冠軍的寶座。路易士不但學架的技術好，運動的道德也特別高。李賽斯利完全規矩規矩的領事領，從不死死級手法。一九四六年的冠軍李賽斯利，他的領事領，因地位太光輝了一下，險些跌倒。他本可以利用這機會一下將他的敵手擊垮。然而他不，他退後一步，讓敵手站穩後再打。最後還是獲得勝利。這種光明磊落的君子作風，為各報所一致讚揚，使他更為美國一般拳迷所敬佩。雖然如此，因為路易士是黑人，一般限制黑人的法律和規章，他一概受限制，並不能例外。許多旅館，許多公館，許多公共場所，他一樣得和一般黑人被拒絕於門外，雖然他這比一班白人富有，不是出不起錢。

見公於這種「黑白分明」不健全的關係，美國一般自有知識的公正人士不但不認為恥辱，同時也引為隱憂。他們自己說得最好：「只要一天這種情形不改善，我們就無法用我們美國式的民主來征服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尤其是剛博爾疆土地地產權，則會到獨立自由國家的國家。」

(上接二十頁) 用中英文寫著：「我們的祖國蘇聯萬歲！」「我們衷心感謝中華民國國民的友誼！」

忽然全船旅客爆雷似的向他們住了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的土地告別了：「烏拉，烏拉！」

送行人上岸回送道：「烏拉，烏拉！」

這一系列旅客的駁船頗流出海，在斯法俄那北平來的二百三十號位蘇聯上船，又是一番熱鬧，不必細表。

果戈里號十五日清晨，天還未亮，便直向海峽駛去，他不久會再來接運第二批第二批旅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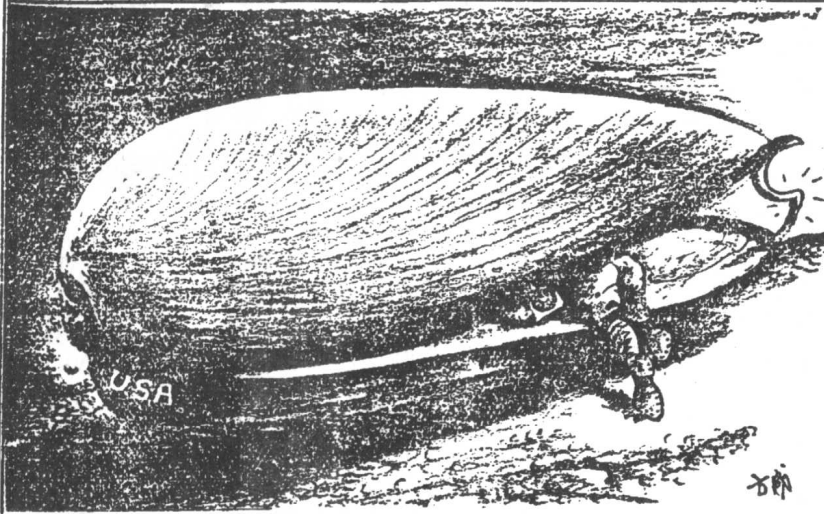
返國的蘇俄使館地留給天津市民一封信，代表他們的謝意。這封信由天津大公報轉致給一百五十萬市民，內容如下：

「查吾人僑居中國已逾二三十年之久，受惠殊深。現駐津僑民一部，行將返國，其中居中國數十年者有之，自幼生長此邦者有之。在此過程中，不但對中國之人情風俗，領略無遺。且與中國人為莫逆之交者亦復不少，因之得保持業務上及私人間之友好關係，對中國人士之寬厚胸襟以及數億人民富有價值之文化，均甚崇拜。至於其人民習俗及生活方式具有之優點，尤足欽佩，此乃吾人在脫離祖國過程中所熟識者也。此外如勤勞耐勞，繁榮長上，寬待外國人而無絲毫排斥外象，以及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在皆為中國人之特長較諸其他少數外國人，更堪稱道。查吾人僑居其他外邦，以祖國未與建立正當關係，或因戰爭而中斷，不但身受歧視，而偉大祖國亦未獲得其尊敬也。以故吾人在華所得良好感願，皆此返國，將與俱歸。且由中國予吾人之廣泛援助，使獲工作，寄生此邦，更使吾人自由保持本國之習俗者，尤屬難能可貴，深資愛護，永無無忘。惟居外邦之入，生活無論如何優裕，而實愛國之心，重於一切，查祖國乃祖先生亡之地，其人民言辭相同，且其奮鬥目標正與吾人之理想相合，吾人希望同祖國速趨康復，但於離華之前，本誠誠學及熱烈而讚揚中國人民之美其德俗，並對歷年予吾人之優待，表示衷心致謝。天津返國蘇僑致。

當九月一日合衆電報稱蘇聯拒絕英國要求開放大連抗議之後，又見中央社電訊稱中國政府以蘇聯「伊里奇奇」不遵禁令，往來大連上海，已向蘇方提出抗議，並由主管官署就蘇輪破壞沿海貿易規定予以處罰。上述的文件，由此看來可能成爲一個歷史文件了。

(九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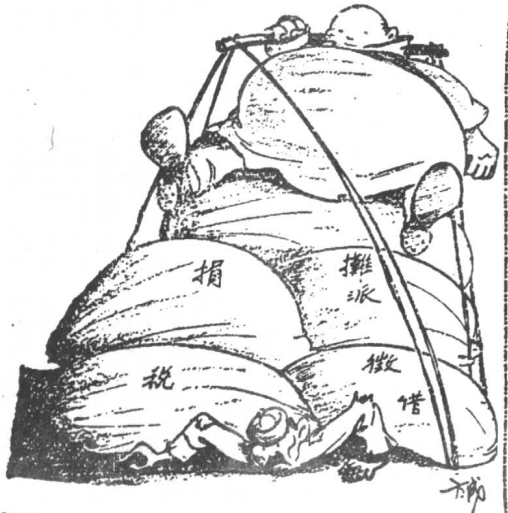
探珠

# 觀察家 漫面



(轉載VERDENS GANGOSLO)

担負樣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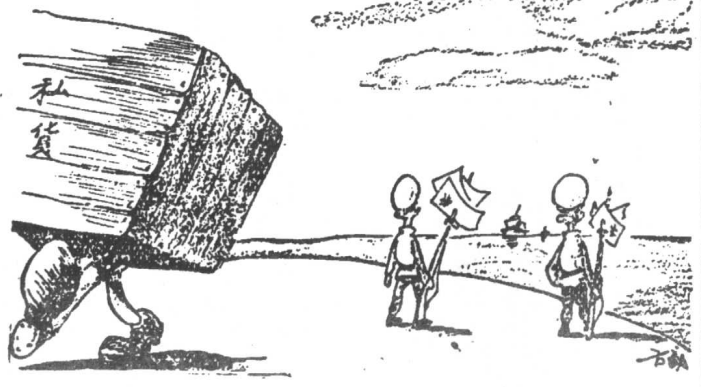


教授(木刻)

楊可揚作



企望



# 觀察

## （觀察專稿）

# 聯總行總解總的官司

## 觀察記者

魏德運來華之後，有一事看似無關，且大家不把魏氏之入聯想在一起的，即停頓已久的共區物資，又將開始運送了。現在剩餘的五萬噸物資，已經蔣主席核定辦法十條，分三個月運至共區。聯總中國分署的負責人克利夫蘭，在原則上同意，若干細則上尚須商定，糾纏年餘的這一個問題，大致可以告一段落。

聯合國救濟總署的物資，在分配原則上早經規定不分人種、宗教、政治、主義，一律以受第二次大戰損害而需受救濟者為準。對於中國部分的物資分配，原區決定不分政府與共區一律救濟。經聯總政府及共方三方面共同協定承認。救濟對象本為人民而非政府，政府雖有「正統」「奸匪」之別，人民則都是黃帝子孫，或者說「上帝兒女」。若因人民在共軍佔領區內而不予救濟

，則徒然增加該區人民的敵愾心，殊不上算。若怕物資為共軍所利用，則是一個監督與分發的問題。惟據三十五年春天查家司從喬應聯總之聘赴政府區（主要是湘粵）及共區旅行寫生回來的報告，則當時湘粵災民多未受到實惠，而共區人民則確已家家戶戶收到救濟品。當時中共志在收斂人心，不肯食此小利而招攻擊，原也無足為奇。但政府區有的地方（例如黎勒軍治下的海南島）則所有物資可以一絲一毫不分給受難的人民而完全放在當地政府要人開的舖子裏以市價發賣。

且即此百分之二的物資，一到共區也會交到空軍的轟炸。現被國軍佔領的營南石白所港上，向為共區的進出口港。四月二日由聯總登陸艇運去的物資，連船帶貨受到空軍的轟炸，除中國人被炸死傷算是活該以外，聯總押運的二個美國職員也受了傷。消息立即傳到華盛頓。據該將軍會為此事特別到上海晤聯總人員，據說國防部並未命令空軍去轟炸。從那次轟炸的空軍同時的準確看來，中國空軍的主動力與自動力是很可佩服的。當然別的地方的轟炸也還有，不過只要沒有一「彈彈於天」，在洋太歲的頭上動土，以致鬧到華盛頓，那是不會被人知道的。

衣櫃，那是可以經軍服穿的。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很合適的。從前曹操替酒具，就要部下有人拿犯酒禁罪加以逮捕。孔融指着另一路人說，「他犯姦淫罪，也該逮捕」。曹操不解，孔融說：「他身上有淫具」。洋人沒有孔融的幽默，在會議席上大發咆哮。於是某將軍只好否認會說此話。幸而非力浦是忠厚人，在大庭廣眾之中，他畢竟不好意思挺身而出來作見證。

現在在行總的八個共區人員是蔣主席親自核准留在行總工作的。在共黨代表團逐逐出境，總動員令已下，行政院通令各機關行文一律改稱「共匪」之後，政府機關中有八個共匪周旋於其間，一起辦公，真可算是洋人造成的一「特別國情」。共產黨之不滿於百分之二的救濟物資，遠在董必武尚留滬時即已吵嚷不已。在政府方面，以物資實數當「往共區……」看來，則此辦法之核定歷在八月

以前。從聯總八月二十日開會討論此十條辦法看來，則至遲當在八月月中旬。但是聯總挑選在八月二十日開會討論此事，其時正是魏德運收集情報已畢，將要在南京表示意見的時候，不可不說是耐人尋味的一件事。從另一方面看，八月以前核定的辦法，直到月底才公布，而且見得頗具苦心。至於聯總對於這十條辦法的修正意見，到現在尚未與政府獲得協議，而九月已入下旬，也不能不令人感嘆中國政治上「拖」的妙用。

這十條辦法之中第七條規定第一個月（即已過去之八月）由煙台轉入不得超過一萬噸之物資。這是第一條路線內情勢的轉變。甚至以停止全部未運送的物資為要挾，壓迫政府非允許將共區的五萬噸物資運去不可。因此八月廿九日京滬各報才公布蔣主席曾經核定的十條辦法。

這十條辦法在什麼時候核定的，公布時並沒有說明。從第六條「本年八、九、十、三個月內將以物資五萬噸運往共區……」看來，則第二路線則隨時可以因戰事而切斷。聯總的兩點修正是一）第一個月運往煙台之（物資）運往五萬噸。二）運往物資時不得使運輸民生必需品的共方船隻停航。這也很明顯：他們要迅速從可獲贖多運去。他們不願因運救濟物資而凍結共區人民的經濟生活。他們知道物資在後二個月從隨時有戰爭危險的陸路輸入是不十分靠得住的。並且，他們在東北有被軍隊搶去一萬八千噸物資之經驗。有人認為聯總的第一項修正即使被採取也是枉然的，因為煙台不久將被政府攻佔。聯總的要求增加運往煙台的物資，只有加速增加政府軍的攻佔煙台。第二項的修正，政府更不會接受。

久已飄散的聯總運往共區物資，現在所以又熱鬧起來，是因為聯總凍結的八萬噸物資有停運之虞。其實這八萬噸中分配政府區華北人民的只佔三萬噸。政府若允許五萬噸運往共區而已得到三萬噸，從軍事實點而論是極不合算的。但政府願意這樣做，則除了魏德運之來華以外，必另有其更實際的打算。即使獲得住的只有三萬噸，也是好的。何況，到底也有三萬噸呀，也許還不止呢！（九月二十二日）

# 國民黨團合併前後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這次國民黨在這種火逼地內外交實的當口，召開四中全会，無論黨內黨外，都以為這個會議對於當前危機，有所決策。魏德邁曾經大聲疾呼，要一個立刻的、劇烈的、廣泛的改革，大家以為在這個會議中，必定有一番重大的變革。但一直到那篇「為政不在多言」的宣言發表後，大家才知道這五六次的全會，主要的祇產生了一個「黨團統一綱領」，而這個「黨團統一綱領」中最主要的一條是：「所有青年團中央幹部等，一律為國民黨中執監委」。

黨團合併，團願已久。遠在今春，黨的暗流便已波瀾四起。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在抗戰時期武漢一段時候中成立的。當時南京淪陷，徐州被圍，大家對於國家前途，感覺憂慮，認為國家需要新的生機，於是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希望培養一批好青年，真能吸收一批好青年。

不過這雖然很好，實際上仍不免走上一條老路，使在業已十分複雜混亂的派系鬥爭中，又添了一個新的因素。團長既是最高級統帥，聲勢自然顯赫，力量膨脹得非迅速，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使自成系統。

青年團最初是以復興社等幾個小組為核心的。多年以來，國民黨一直在CC的控制之下，我們幾乎可以說，今日除了CC，即無所謂國民黨。但CC是文人的集團，武人既不得手於黨的組織，於是武人而喜歡辦黨者，自然在基本上，團和黨的

核心CC系是對立的。所以這幾年來，所謂黨團衝突，大體上就是團和CC的衝突。這個現象確不是當初所想像到的。在最初，打算成年團的屬黨，未成年的屬團，彼此聯繫，對外發展。但是結果却成爲一個自己抵牾的局面！這個結果，雖出意料，亦未

初裏。好在雙方所擁戴的都是一人，從別的觀點看，處處都表示着矛盾，單從這一點看，總算還是統一的。

現在一般人都攻擊黨的腐化，無能。辦黨的人，已經混了十幾年，大部發跡，自然不免顯得有幾分驕氣。團中的人則都年少氣盛，力量既一天一天在膨脹，自然總要想法從下面爬到上面來。去年廬山之會，雖然要自立門戶，另成一黨。這些人居然宣稱另成一黨，自然總有力在後面支持，否則也沒有人敢說這種大不韙之言。然而另成一黨，終不甚妥。加上最近一年時局的演變，考慮再三，還以合併爲是。合併之說亦隨已久，最近數月才認真檢討。

在研究合併的過程，中，大概可以分爲兩派

## 現實派與理想派

一爲現實派，一爲理想派。現實派是討論合併的技術問題，反正最高當局主張合併，大原則也就不必再討論，祇須討論如何合併。也就是說，中委的名額如何分配，重要的地位如何分配，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理想派則又進了一步。他們認爲所以要求黨團合併，是因爲這個黨已不能控制社會，已不能領導人民，而黨團之間的磨擦，亦徒然消耗自身的力量。然而理想派則表示懷疑：是否黨團合併後，即可以控制社會，就可以領導人民。理想派認爲今日國民黨最重要的問題，不在黨團合併不合併，而在重訂黨的革命路線。他們第一個要問的問題：今日的國民黨，究竟是代表那幾種人的利益，今日爲了那幾種人「革命」的？他們認爲假如這個問題不解決，假如黨還是沒有前途，假如能夠重新確立革命的方針，則黨團合併可，不合併亦可。

但是除了這最高一層以外，團所代表的又是那些人的力量呢？前文說過：團本是以復興社等幾個小組爲核心的，但是陳辭修（誠）兩任書記長，把團作爲了黨的「國防部」，大刀闊斧的整肅人員以後，原來的別動隊，在蔣兆民（澤）旗幟下的一羣，都被「黨員轉黨」而編了出來。在四五年以前，各方面都有陳爲「第二領袖」之說。陳本性剛強，律已甚嚴，在政治操守上說，確算得當今一員硬漢。他的大刀闊斧的作風，他的一言一動，都爲革命對象的論調，也大大使許多人驚肉跳。中國政治舞台上素來如此：一個人頭角嶄露後，自然要發揚其獨裁，今又張麗甫在山東獨裁，當今悲劇過常。湯恩伯召入京，當面痛被斥罵，幾乎不得開交；而湯是幾年來陳誠一手提拔出來的。湯既當面被斥，於是便有策士進計，叫他把國防部的指揮命令及部隊的職責報告，一齊捧上，證明他不是無能，而是指揮失當。技巧那時正鬧着軍官團來，也做了一年來被整肅的軍官們的代言人，作了一次

有系統的陳述。於是這位「第二領袖」處入於四面楚歌之境。

遠在此事以前，迷信於「領袖制」的人，覺得這個「領袖制」還是應該再延續到下一代才好。這思想早幾年業已非常盛行，所以才有「第二領袖」的傳說，現在這「第二領袖」已過去，於是大家想到，假使是「聖聖相傳」，豈非大佳。既要相傳，自然得先培植。於是第一步，先使這個承繼人取得青年領導的地位。今日在黨團之外，又新生了一個力量，即青年軍，而青年軍即交蔣經國主持一切，同時在青年團裏又給蔣經國一個最有權力的地位——組織部長。這是蔣經國心熱而手不辣，他僅僅祇能顧到青年軍，不能再顧到團的各省幹部支配，所以派出來的，一批一批，還都是恩惠派和留日派。組織處實際上祇是一座空城。

## 「第二領袖」

團和黨擁戴的都是同一個人，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除了這最高一層以外，團所代表的又是那些人的力量呢？前文說過：團本是以復興社等幾個小組爲核心的，但是陳辭修（誠）兩任書記長，把團作爲了黨的「國防部」，大刀闊斧的整肅人員以後，原來的別動隊，在蔣兆民（澤）旗幟下的一羣，都被「黨員轉黨」而編了出來。在四五年以前，各方面都有陳爲「第二領袖」之說。陳本性剛強，律已甚嚴，在政治操守上說，確算得當今一員硬漢。他的大刀闊斧的作風，他的一言一動，都爲革命對象的論調，也大大使許多人驚肉跳。中國政治舞台上素來如此：一個人頭角嶄露後，自然要發揚其獨裁，今又張麗甫在山東獨裁，當今悲劇過常。湯恩伯召入京，當面痛被斥罵，幾乎不得開交；而湯是幾年來陳誠一手提拔出來的。湯既當面被斥，於是便有策士進計，叫他把國防部的指揮命令及部隊的職責報告，一齊捧上，證明他不是無能，而是指揮失當。技巧那時正鬧着軍官團來，也做了一年來被整肅的軍官們的代言人，作了一次

## 領袖繼承

新幹部和老幹部在爭團的領導權，但是對於團併入黨這一點，都是心有不甘的。而且大選即在目前，團併入了黨，便完全失去了陣腳。正巧在廬山開團的二中全會前，魏德邁的致詞文告，大大激怒了當局，也減消了當局對於現在黨政要員們的信心。配合這一形勢，於是，一反官僚反貪污的口號，高唱入雲。在廬山會議上，鋒芒四射，他們認爲黨是衰落了，倘若要團併進去，非再來一次浩蕩不可。同時他們又電遠在東北的陳魯記長致致：這一個致致電包含着極敏銳的政治意味。在這種情形下，當局才答應團的幹部一律轉爲黨的幹部，大家參加到黨的全会裏來，照此通過，並儘量予團幹部以發言的機會。

廬山之會

在黨的內部，雖然

全會一面倒

在這次四中全會開幕以前，黨的主要派系，確有藉此再來一次政治攻勢的企圖，預備了一個黨政改造的辦法。可是會場上形勢全非，一開頭便討論黨團合併

的問題。少壯派發聲

問題。

# 在內戰最前線

何彭

(觀察保定消息)

保定，這歷史上的軍事重鎮，在滿清時代，李鴻章曾世凱直隸總督時，都在此間駐節。保定軍官學校，更是馳名全國。民國以來，煊赫一時的大軍人，由此發迹的，不知有多少；現任國防部長白崇禧，參謀總長陳誠，都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連國民政府蔣主席，也曾一度是那裏的學生。但保定由於先天不足，物產交通等條件不夠，自就沒有怎樣繁榮過。北伐以後，北平不再是中國發號施令的京都，作為北京大門的保定，越發日趨蕭條。初來保定的人，沒有不為它的蕭條而感覺意外的。保定人口本來只有八萬，年來外縣難爭清算，地主富人紛紛逃來，人口增加到十三萬；這座小城更是擁擠不堪，房屋十分嚴重。別看保定城小，掌握河北全省命運的首腦機關和領袖人物，現在都聚集在這裏。保定省政府，河北省政府，省黨部，省團部，省參議會，各種機關，應有盡有，正是麻雀雖小，五官俱全。

保定雖是河北軍事政治的中樞，若以現在政府控制區和交通而論，却是最近前線。保定以南，除石家莊及其附近據點，孤懸在三百餘里以外，再沒有一個縣城，作為省會的屏障；東西兩側，二十里外就是解放區；只有通往北平一條時斷時續的鐵路，作為和大後方連繫的紐帶。

## 破壞科學化

保定唯一的生命線，是平保段的鐵路。這鐵路一年來被大破壞三次；每次破壞百餘里，修復時間一兩個月。鐵軌被抬往數十里外，埋藏起來；枕木架起來燒成灰燼；鐵橋被炸塌，殘骸躺在河心裏；鋼骨水泥的橋脚，連根剝平；路基只挖半邊，而右邊；如此交互破壞，人力可省一半；等到修復後，新舊半邊軌軌半邊硬，火車走起來左右搖擺，時常以軌傾側。建設固不容易，破壞也需要相當技術，來往旅客，觸目驚心，嘆息不已。共軍主力退去，路局加緊受到民兵的騷擾，地雷的威力，儲存的鐵路器材用光了，儘量拆除不必要的支路叉道，挖肉補瘡；沒有枕木，由軍隊掩護，縣長率領人馬，到鐵路兩旁二十里外去伐樹。老百姓哭著，抱著樹不讓砍伐，軍事第一，也顧不了那許多。現在鐵軌羅掘俱盡，枕木愈難，下次再來一次大破壞，保定勢將變成孤島。

## 委而去之

為了維持交通，保持點線，沿鐵路駐有重兵，但處處防禦，處處薄弱，攻擊者可以集中優勢兵力，突破一點。馬其藩防護尚且沒有大作用，誰又敢担保陣地能萬勿一失！更何況還有像孟老夫子說的，「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堅利也，委而去之」的情形呢。據說正定失守，由於一部守軍，晝夜用繩索把共軍船上城去，然後大開城門，迎接敵人；師長侯某被職查辦，至今還押在絞鑿。望都縣被圍時，縣長上城巡查，幾乎成未打一槍而爬上城牆的共軍俘去；原來守城軍隊有一部自動下城，躲在一個庵裏，等候檢槍；他們說「八路軍共財主的產，却叫窮人來拚命」！守定與不肯作戰，警長無奈，拔槍自殺；士兵目擊他們的長官，壯烈殉職，毫不動心，把手中的美械裝備，繳給敵人了。正當前方吃緊，需用子彈急如星火的時候，那些在後方的運輸兵，却慢條斯理的磨陽光；官長催促他們「快點走」，所得的回答是「忙啥子麼」？一個四川兵說，「他們愛打仗，就去打罷，打死了活該，誰殺他們官兒迷！」

## 老鄉回去罷

國軍死守點線，不時的吃個小虧，一團一營的破消滅。當然，擊斃的共軍也不在少數，不過每次作戰，戰場上幾乎見不到敵人的傷兵和死屍，他們儘可能全數回去了。既然屍體都被拖走，國軍對上不妨打死五萬或者一萬人罷，都全憑一時高興。既然沒有一個一個數過，數目雖不實在，良心上也不至受到任何譴責，更不會犯什麼濫殺戰果欺騙長官的大罪。有位軍官感慨的說，「從前和日本人作戰，我們這留屍體和傷兵，我們說日本人的運輸便利，現在共匪也是這樣，他們有什麼運輸上的便利呢？火車汽車不都在我們手裏嗎？」國軍一作戰，死的不用說，傷兵這驚的可算不少。共軍俘去後，給他們數上藥，繫上綑帶，派人抬到國軍防地附近，說一聲，「回去罷，老鄉！」這些老鄉們呻吟著回來了，可是以前腦子裏被印上的一共匪一的殘暴面孔，也丟的精光了。

## 共軍對待俘虜

共軍對待俘虜，有著不同的花樣。不搜腰包，還要優待；壯年留若當兵，老弱都放回來；帶兵官不論大小，第一步先進說詞，請加入

## 從大局看黨團合併

這幾天，黨內一既成派系一大都憤憤不堪。不久以前，民青兩黨的加入政府，分去了政府裏一部的地盤，現在又有一批新軍突入了黨內。大家正開始以冷眼來看行將露跡的許多「新政」！清黨與不尊記的主張，已有人在高唱了。有人認為當這些新幹部入閣了家破產以後，也許會使這幾年來的泛濫，鬆懈，沉淪的後精神振作一下。可是各級地方黨團的合併，便將大傷筋動骨。前一兩年，湖南黨團的對立，幾乎演到「血拼」的地步。其他各省，雖無湖南那樣尖銳劇烈，但黨團之間照例是對立衝突的。我們可以說，除非一清一白一部分人，這個局面是不會太平的。不過在選舉上，地方政府却減少了一個權力分配單位，似較勝於未合併以前。

## 從整個局勢看

從整個局勢看，黨團內部的統一與分裂，均不足以影響現局。甚至於可以說，國民黨黨團的合併對於中國民主的前途，反而是一種可憂慮的傾向。雖然雖然腐化暮氣，但多少還有若干寬恕的度量。這種腐化，所能希望於國身出外的人者，就微乎其微了。團是在一種「統制」的思想「中訓練培養出來的結合，我們看到這次團義出來的人物，自由主義的色彩，極其淡薄，這批新人上台以後，恐怕統制的權何比過去還要濃厚。

委而去之——情形呢。據說正定失守，由於一部守軍，晝夜用繩索把共軍船上城去，然後大開城門，迎接敵人；師長侯某被職查辦，至今還押在絞鑿。望都縣被圍時，縣長上城巡查，幾乎成未打一槍而爬上城牆的共軍俘去；原來守城軍隊有一部自動下城，躲在一個庵裏，等候檢槍；他們說「八路軍共財主的產，却叫窮人來拚命」！守定與不肯作戰，警長無奈，拔槍自殺；士兵目擊他們的長官，壯烈殉職，毫不動心，把手中的美械裝備，繳給敵人了。正當前方吃緊，需用子彈急如星火的時候，那些在後方的運輸兵，却慢條斯理的磨陽光；官長催促他們「快點走」，所得的回答是「忙啥子麼」？一個四川兵說，「他們愛打仗，就去打罷，打死了活該，誰殺他們官兒迷！」

國軍死守點線，不時的吃個小虧，一團一營的破消滅。當然，擊斃的共軍也不在少數，不過每次作戰，戰場上幾乎見不到敵人的傷兵和死屍，他們儘可能全數回去了。既然屍體都被拖走，國軍對上不妨打死五萬或者一萬人罷，都全憑一時高興。既然沒有一個一個數過，數目雖不實在，良心上也不至受到任何譴責，更不會犯什麼濫殺戰果欺騙長官的大罪。有位軍官感慨的說，「從前和日本人作戰，我們這留屍體和傷兵，我們說日本人的運輸便利，現在共匪也是這樣，他們有什麼運輸上的便利呢？火車汽車不都在我們手裏嗎？」國軍一作戰，死的不用說，傷兵這驚的可算不少。共軍俘去後，給他們數上藥，繫上綑帶，派人抬到國軍防地附近，說一聲，「回去罷，老鄉！」這些老鄉們呻吟著回來了，可是以前腦子裏被印上的一共匪一的殘暴面孔，也丟的精光了。

共軍對待俘虜，有著不同的花樣。不搜腰包，還要優待；壯年留若當兵，老弱都放回來；帶兵官不論大小，第一步先進說詞，請加入

這幾天，黨內一既成派系一大都憤憤不堪。不久以前，民青兩黨的加入政府，分去了政府裏一部的地盤，現在又有一批新軍突入了黨內。大家正開始以冷眼來看行將露跡的許多「新政」！清黨與不尊記的主張，已有人在高唱了。有人認為當這些新幹部入閣了家破產以後，也許會使這幾年來的泛濫，鬆懈，沉淪的後精神振作一下。可是各級地方黨團的合併，便將大傷筋動骨。前一兩年，湖南黨團的對立，幾乎演到「血拼」的地步。其他各省，雖無湖南那樣尖銳劇烈，但黨團之間照例是對立衝突的。我們可以說，除非一清一白一部分人，這個局面是不會太平的。不過在選舉上，地方政府却減少了一個權力分配單位，似較勝於未合併以前。

從整個局勢看，黨團內部的統一與分裂，均不足以影響現局。甚至於可以說，國民黨黨團的合併對於中國民主的前途，反而是一種可憂慮的傾向。雖然雖然腐化暮氣，但多少還有若干寬恕的度量。這種腐化，所能希望於國身出外的人者，就微乎其微了。團是在一種「統制」的思想「中訓練培養出來的結合，我們看到這次團義出來的人物，自由主義的色彩，極其淡薄，這批新人上台以後，恐怕統制的權何比過去還要濃厚。

從整個局勢看，黨團內部的統一與分裂，均不足以影響現局。甚至於可以說，國民黨黨團的合併對於中國民主的前途，反而是一種可憂慮的傾向。雖然雖然腐化暮氣，但多少還有若干寬恕的度量。這種腐化，所能希望於國身出外的人者，就微乎其微了。團是在一種「統制」的思想「中訓練培養出來的結合，我們看到這次團義出來的人物，自由主義的色彩，極其淡薄，這批新人上台以後，恐怕統制的權何比過去還要濃厚。

司令，勝利後揚揚一變，依然八面威風，魚肉鄉民；省政府收到告他的狀子，攔截將近一尺厚。會狀由他告狀，好官我自為之，小百姓其奈他何！然而八路軍却不客氣，搶奪失守後，有人看見他鐵絲穿著鼻子，肩上海兩袋麵粉，變成馱運的「人牛」。其次，當縣長的多半也要遭到慘運的命運，他們還須經過一次「人民審判」用以決定生與還是死。

### 前線的縣長

提起縣長來，這年頭不是好幹的，既要能文，又要能武。除帶兵打仗外，勇敢些的，還親自於夜間下鄉，捕捉「村幹」。村幹是共黨的基層組織，一二人就可以指揮全村男女老幼，作共黨政府賦予他們的一切任務。這樣的人當然一經捉住，立地槍決。縣長也是軍隊的辦差官，征榮草，征民伏，挖溝修路；無論縣長多麼辛苦，也難討得軍餉一聲「好」。派糧派款也是縣長重要工作之一。縣長所能控制的面積和人口，只是全縣的一小部份，然而縣政

府所屬人員武力，其人數較平時要大數倍。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們的生活，都要老百姓負擔。尤其拉鋸的地方，更是民不聊生。俗語說：「閻王不嫌鬼瘦」，誰若不忍心，誰就別幹縣長。可不是嗎，省府各廳處科長秘書視察等，就都不願出去。有一次省政府向長官部要縣長，去了一些編餘失業和副官謀報員之流。民政廳長也慨嘆縣長品質的低劣，缺乏人才。全省一百卅四縣，只有四十餘縣有縣長，其中還有十餘縣連不了縣城。一年以來殉職和殘俘的縣長，已超過卅人。但是縣長也有好處，水混才好摸魚，幹上一年半載，就可到平津去享下半世的清福了；法幣雖不值錢，當不住數目多呀。

### 懲貪詩

縣長的嘴是還鄉隊保警隊，這些人大半是敵偽時代的特務。他們打八路是多年的老經驗，對現在的主人和對從前的主人是同樣的忠心。他們之中的領袖，以勸匪有功，升了縣長和司令的也大有人在。

### 「你們都好」

岳飛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當今盛世，文官愛錢而又怕死，武官怕死還要愛錢，天下之不平，不能說不合邏輯。文也愛錢，武也愛錢，老百姓如果還要命錢，就得出錢來。「匪

也有少數份子，是家產被國爭光的了地主，他們有仇有恨，殺一村幹一尤其表現得英勇。畢竟是階級戰爭，還管什麼同類相殘。鄉村裏鬥爭清算，多少富人失去家產，多少地主變成貧民，但也有一部分「村幹」，以鬥爭起見，所以正和國民黨整天吵着整治貪污一樣，共產黨也在舉行反鬥爭。凡以鬥爭致富的，在反鬥爭時，所吞的臟物，都要吐出來。發財發財，一場春夢而已。記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一首「懲貪詩」，詩曰：

竟把貪來懲，如何不懲貪？有貪毋須懲，無懲不貪；懲自願他懲，貪還由我貪；試看懲貪者，人亦盡其貪！

來如梳，兵來如篲」，古已有之，於今為甚。有些地方圍剿，每次出發，滿載而歸，老百姓敢不給嗎，誰敢得起「通匪」的帽子！他們一回來，小市上立刻熱鬧起來；舉凡糧食，布匹，牛馬，器具，以至舊衣舊鞋，莫不應有盡有。你要整頓軍紀嗎，他們說：「叫我們拚命，就待過太不餓了」。你若解散他們，誰來保護你的政權呢？去年大公報時常大聲疾呼「莫失靈人心」！現在此調久已不彈；人心到底怎樣了？華北普遍流行着一個故事：國軍團老百姓「我們好，八路軍好」？那人回答，「你們都好，就是我們百姓不好」！人心就是如此。

### 船與水

在以前邊疆邊打的時候，只有小衝突，沒有大進退。軍調部撤消後，隨即大打出手；冀東十餘縣完全克復，縣政府一個個進入縣城，一時大軍眉飛色舞，都說有辦法了。不幸縣政府是建築在水上的，水一起波瀾，船就翻了，好局面並沒有能夠維持

多久。近數月來平津保三角地帶和平漢路兩側，國軍不時掃蕩；報紙上熱鬧起來，這縣那縣都收復了。有些流落在外的人們，看報後不遠千里地跑來，想回村離別多年的故鄉，和父母妻子團聚；到省時一問，家鄉仍是解放區，真是咫尺天涯，只好望洋興嘆。國軍每到一地只住三五天，國軍轉移，縣政府也溜之大吉。試想想國軍佔領點錢，已感兵力不敷，共軍佔領廣大面積，兵力如何能夠控制；但它在河北已有長久歷史，力量深入農村，政治基礎已有相當鞏固。故國軍打入共區，猶如船入大海，船行一過，海水依然。軍方說，政治不能配合軍事；政方却說，軍事沒有摧毀共軍主力，所以行政不能立足；互相埋怨，突訟紛紜。

### 趕麻雀戰術

國共兩軍碰不上時，就推磨磨圈，有時又像捉迷藏。共軍在與他不利的場合，遠走高飛，看準有利時，就猛然一擊；運動靈活，變化無窮，是他們的特長。國軍裝備精良，彈藥充

足，鎗中力甚時，却也銳不可當。有時國軍小部隊出去掃蕩，為了免卻和共軍民兵，糾纏不清，未進村子先放一陣大砲，擊走他們就算了。直擊得老百姓跑來說：「這村子沒有一個匪，請進來罷！再放砲我們的房子都打平了」。然後才放心大膽的進去。如果老百姓膽子小，嚇跑了時，對不起，匪跑了，東西跑不了，夢子衣服都成爲戰利品。八路軍有所謂「麻雀戰術」，國軍這種戰法，正好起個名兒，叫「趕麻雀戰術」。

### 民生一般

打仗的結果是民不聊生。外縣鄉村最爲痛苦，河北首善之區的保定，生活也很艱難。商店門可羅雀，卸裝罷，只好勒強支撐門面。公敵人員不分中央和地方，警聯合簽名要求加薪，事關通案，也無結果。城外加控兩道外竊，動員民衆作工，按照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可以雇人代作；正值暑假，中等以上學校的窮學生，三三兩兩，肩荷鐵轍，挨戶去問：

「雇小工嗎？」最初每天一萬五千元，後來漲到二萬五。這些知識青年發現挨戶去問，不是辦法，就大家組織起來幹包工，按方丈算錢，免得跑冤枉路，耽誤寶貴的光陰。新聞記者求生活的本領，尤其高明；他們請一個公家劇團，演了三天「救助濟寒」，同樂「的義務戲，每券十萬元，向各機關和商號派票。可憐的保定新聞界，只有四間小型報一家——保定日報，加上中央社和津滬兩家大報的特約記者，總算起來不到十個人，這一筆收入，可真不無小補。

二個月前，街上貼滿河北省政府攻大隊的石印標語，其中一條是「東北察綏平津冀東和滄縣的老百姓都已安居樂業了」；然而那時報紙上却正登著四平街激戰，滄縣失守的消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據說這標語是去冬印的，沒有用完，現在該隊辦理結束，所以全貼出來。即便在去冬，那些地方的老百姓，又何嘗安居樂業過！

保定，這河北的官廳，它將發災而毀滅生命呢，還是犧牲於外科大夫的剪刀之下呢？

# 蘇僑北撤記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天津通信)  
蘇聯在華的僑民總撤退了。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日上海蘇僑千名乘伊利奇號撤走了，八日十五日天津北平區蘇僑第一批八百餘人也乘梁戈里號撤走了。各地的白俄正向這兩個海口集中，遠在伊犁的白俄不堪生活感逼也紛紛轉運到滬。

第一批五月十日到了五十人，第二批五月三十日到達三十五人，第三批七月中旬到達計四十二人，一百四十九人，最小的有路上出生兩個月的嬰兒，最老的有七十七歲的老翁。

天津的蘇僑在行前十六天於猶太俱樂部舉行了一次中蘇的音樂會，在半波里托夫的「高加索的素描」大合唱之前，蘇聯音樂家摩可洛莫夫宣讀了給中國音樂家沈湘和狄哈尼的感謝函，這裏也許可以說明蘇僑的心聲：

「親愛的朋友沈先生：我們就要離開這裏回到祖國去，過去

有音樂及報告。專有游藝室一大間，置有鋼琴、書報、弈棋，以供旅客們在長途中消遣。天津從七月初起就開

給了歸國僑民的登記，到八月十一日止，登記人數到了九百三十九人，第一批走的有六百四十七人，他們攜同的行李有七千件，已委託百利洋行用小船自十三日起運往塘沽。這些在中國

年的有國籍的或無國籍的流亡者，他們結束了流浪，似已歸到俄羅斯草原，伏爾加河及黑色冰結的沃土上的呼喚，不勝依依的重返祖國懷抱。這感情表現在後面記錄的一封信裏面。

蘇聯駐平領事列道夫斯基立刻通知了僑民會。這幾天來，僑民會始終在忙著，辦公室內僑民川流不息，都是為了回國的乘業的問題。北平區一共有二百三十幾個蘇僑回去，女人及孩子各佔六十多。男人約百名，其中四十名是中國軍事訓練執行部撤銷以後的失業業者，多牛有一門專長技術。蘇聯使館原為僑置辦了一個學校，這次因為了全同國，也決定停辦了。

紳士氣十足的吉比列夫是蘇僑民會長，他在哈爾濱、瀋陽、北平一向經營鹽運業，他一家五口，都要回去，他說已經二十七年沒有看到祖國了，他不僅搬了產業，每人帶着一百美金返國。他說回國之後，還是想繼續作酒業，

自然身份也許不再是店主了，但他相信那送的生活不會比流亡在外更壞。他喜歡中國，他也想有機會再來。

僑民會副會長，今後將為正會長的安德列耶夫，是一位蘇聯人的粗壯漢子，過去是中東路職員，他的父母及產業都在東北，所以暫時不想回去。許多僑民不肯走都是為了產業不能變動，而東北又阻隔着不能回去，只好在北平等待交通的恢復。張家口過去本有七十多家蘇僑，現在只剩了兩家，其餘都到天津領照歸國，那兩家不同的，便是因為產業太大，而給價的人又太小，於是只好守產了。

僑民會秘書輔仁納，六十多歲，中文英文都不錯。他說他是前清隨帝俄公使來華當中文參贊的，一直沒有回國，他表示他很想回去看看這幾十年的變化。只是「我的一百六十歲的老婆子害挺厲害的心痛病，醫生不許她出遠門，」他在北大、朝陽、法蘭等校都教過功課，各

大學至今不辦英文班，他以為是一件很奇怪的

事情。這一次歸國的僑民中，最老的是久任大學

教授的新比辛尼夫和他的家屬，他已經七十多歲了，他的太太主持口很好的北京話，她也要作一次長途旅行了。因過去從沒有夢想過，跌起來不免露出了孩子一般的喜悅。回國的人雖然限制帶一百美金，但有那麼多錢的人總是少數，出不起旅費的，由僑民會補助。蘇聯政府在中國境內只管運輸，到了海參崴後，生活費用據說才由政府負責。

這要扶老，那要攜幼，回國的人在從跳板到駁船之先，向送行的

人，接吻又接吻，擁抱又擁抱，握手又握手，然後相對而泣，終於不能放手。嗚笛了，放開手，又追到駁船上，又是接吻擁抱和相對而泣。再回到岸上，才揮手道別：

「Vera Vera Dosvidaniia!」

「巴布什卡，巴布什卡，(離母)再見！」

一陣陣的俄文喧嘩

對九點中，小火輪的鳴聲再叫着，慢慢地拖着兩隻大駁船離開了天津的碼頭，人影不能再分辨了，但送行人們還能看到那駁船上寫懸的紅字，(下接十四頁)

「親愛的朋友沈先生：我們就要離開這裏回到祖國去，過去

有音樂及報告。專有游藝室一大間，置有鋼琴、書報、弈棋，以供旅客們在長途中消遣。天津從七月初起就開



# 補評英文新字

## 辭典 錢鍾書

(參閱本刊上期書評)

英文新字辭典出版後，由發行者惠贈一冊。對於編者諸君蒐羅的廣博，解釋的清楚，極為欽佩；偶而使用，深得幫助。但翻檢所及，頗有可斟酌之處。頃見本刊戴繡齡先生的批評，忍不住略添幾條

第五頁「After us the deluge (俗) 將來怎樣，不關我們了。」這話是成語，不是俗語，從法文來：Apres nous, le deluge——相傳是 Mlle de Pompadour 對路易十五說的。Apres nous 當作 Apres moi, 但 Mirabeau 在一七八五年給 la Contreuil 論銀行的公開信裏引此語作 Apres nous ; 英文類書像 C. T. Ramage 的「法國國名語集」第三八一頁, Smithand Haseltine 的「牛津英國成語大辭典」第三四頁引此均作 After us the deluge.

第十四頁：「Angel (美俗) n. 把金錢幫助他在政治上活動者。」這解釋太狹，替一切活動出錢的「後可老板」，全可稱為 Angel。例如 Krugues and Richard Lockridge: Death on the Aisle 就寫一個話劇 Angel 的被刺。這字不但是名詞，也可作動詞用。

第十九頁：「Ask for it」。第一個「應改」。

第七十六頁：「Cup-o'-tea (英俗)」。這三字字不必連寫，可寫作 Cup of tea; Nettle Marsh

小說裏的角色，最喜歡說這三個字，例如 Died in Wool, Murder and the Dancing Footman 等等。She is not your cup of tea 這類句子，都把三字分開。

第八十三頁：「Deutschland erwackel」第二字拼錯了，音也註錯了（因註音符號不便排字，故從略）。

第一〇一頁：「Fellow traveller 是俄文某字的譯語。」「某字」為 Poputchiki，現在用的意義是 L. Trotsky 定的。

第一三四頁：「Iron Duce 鐵血首領」。『血』字可刪。說『鐵』不必牽連到『血』；Fowler 近代英語用法詞典 If and When 一條第一節可參觀。我疑心這名稱是從英文成語 Iron Duke 點化而得。

第一三八頁：「Kaput (俗) 被破滅了的」。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用俗語，德文 Kaput gehen 的簡省，並非英美土產字。

第一四三頁：「Lemon (俗) 使人不愉快的或沒有價值的東西。」應當加一句：「不可愛的女人」。這是 Peach (可愛的女人) 的相對字，參觀 Eric Partridge: Dictionary of Slang。既有 Lemon 一字，似不該無 Peach 一字，亦如二一六頁有 Sadsim 一字，不該無 Masochism 一字。

第一六三頁：「Museum piece 異常的人或物。」從法文 piece de musée 來，例如 Norman Douglas 的 Looking Back 裏就用原文：還有年齡長大，「老古董」的意思。

第二一頁：「robot」原來是 Capek 劇本裏機器人的名稱。似應指出從 roboti (to drudge) 來

第二一八頁：「Schizophrenie 患著 SCHIZOPHRIA 的人。」下文並無 Schizophrenia 一字。

第二五七頁：「Third Sex (俗) 第三種性；既不男也不女的人們。」這本書裏不論成語或 Neologism 或文字遊戲，往往一概稱之曰「俗」，未免「俗」而濫了。例如這個名詞是大眾化的專門術語，算不得「俗語」。近代德國作家 Ernst von

Wolzogen 在諷刺小說「第三種性」(Das dritte Geschlecht) 裏定下這個名詞，經醫學家和心理學家像 Ivan Bloch 等採用推行，流入英美。這名詞雖然還新，意思是極舊的，例如 Lady Holland 為她父親 Sydney Smith 所作傳裏就說：「法國人說，人類有三種性別：男士，女士，教士 (man, woman and clergymen)」。柏拉圖及中世紀哲人所說「第三種性」則指神性，與此不同，參觀 C. Patmore: Religio Poetae 第二頁。

第二五七頁：「Three K Movement 指德文 Kuehen, Kinder, Kirchen」。第一字第三字拼錯了，應作 Kueche, Kirche。

第二七八頁：「Bilboism 對於異族的仇恨」。似應註出從 Senator Theodore G. Bilbo 取義。此類字解釋體例，本書殊不統一。

第二八二頁：「Existentialism 現代法國文學裏的一種哲學。」這不大確切，只能說一派現代哲學，戰前在德國流行，戰後在法國成風氣。我有 Karl Jaspers: Existenzphilosophie，就是一九三八年印行的，比法國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 要早四五年。近來 Kierkegaard, Heidegger 的著作有了英譯本，這派哲學在英美似乎也開始流行。本辭典為「存在主義」下的定義，也不甚了了。

以上幾條，也許可供編者諸君的參考。至於書中新字的該刪或該補，我不願意多說。附帶地提到一點。G. M. Trevelyan: Chlo. a Muse 論文集裏有一篇講述足的文章，常為中國英文讀本所採用。文中有 White night 語，這是法文 la nuit blanche 的直譯，意謂「失眠的夜」，英文裏極少用，我此外只在 W. J. Locke 的小說裏見到幾次。有位在中國大學當教授的美國人，編了一本極暢銷的教科書，也選這篇文字，把 White night 解釋為「白靈」，到第四版依然沒有改正。我會寫篇書評，蒙本辭典主編者葛傳棧先生引用討論過。我看見在二七一頁上 White night 也收進去了，而且有了正確的解釋，覺得似會相識，有一種不合頭的高興。

#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的響應

安平

本刊三期刊載了李克佐等留美八位留農同學的一篇「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他們預備明年夏天回國，回國後預備創辦若干生產農場。在那篇文章裏，他們大體上陳述了他們的理想和計劃，在字裏行間，他們充分表示他們有一種新的建國精神，想以實際的工作來改造社會，充實社會。他們希望在同國以前，能先得到國內人士的贊助支持，共同為理想而努力。本刊的一貫態度：對於一切懷有新理想、新計劃、新精神的人或事業，贊助支持，願意盡力給他們各種便利。所以在那一篇文章的後面，我們表示：假如政府當局，社會各界，或本刊讀者，願意和這八位留美同學通信商討，或給予贊助者，本刊願忘代為轉達，俾使雙方可以直接通信。

三卷三期出版後的第三天，我們就收到沈亦雲夫人來信，表示贊助，原信云：「安平先生：昨日課畢歸家，見案頭觀察三卷三期，急取一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及衡哲先生的前辭辭二文先讀。通篇似言我所欲言，示我所欲知，不覺興奮累日。雲以不辭寂寞，長牛羊為異類之身，孜孜不舍於一隅之農村，原因固多，以知識階級瞭解困苦之農村及與無告之農民為友之意，實居大半。自問工作同人，咸具病魂，惜以行外之故，似土地兩中供的顯公，致文武不相稱，用力多而成功少。今之為農村事業者，或出之政府，視人事為轉移，或出之商人，以餘睡為農民之福利，養豬食肉，養雞生蛋而已；亦有信以號召，強購民地，此則等而下之矣。此三者，愛所倖免者也。對此八位青年及其同志，復決心，彼辦法，無不欲佩服同，祝其成功。做山（編者按：莫千山）准先準備其所需一單位之地畝（編者按：二百四十市畝），供其實驗，欲稍多亦可。即不來做山，亦願為協力所及之援助。舍下除山中公益事業外，無一畝私田，故此相邀耳。附一莫千山小傳十五年一册，做山內容歷史略可參考，並煩轉寄。（下略）

其後又收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職業教育科陸厚仁先生致留美八同學信云：「僕在教育部辦理職業教育行政工作，內心希望於各職業學校者，正如尊論中之能於校內有實際的生產農場和生產工場之類。只是目下極難推行，其主因還是在缺乏真誠實幹不移之人才。先生等既志切實幹，鄙見極盼將來初步能在幾處農業職業學校內來實行。在南通現在辦有一所一國立南通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一，內設農藝、園藝、畜牧、農產製造四科，在南通有實習場地二百畝。另在如皋還有田二千畝，正可作新式生產之實驗。此外海南島有國立瓊山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陝西有西北農學院附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目下國內各農校所用教材，恐怕都是舊的，教育恐怕也大都還是以書本為主，縱有廣大場田，但設備恐亦陳腐之。先生等如不嫌屈就，極希望將來能替這些學校革新一下，一面也好把生產農場實驗推行出去。」

又收到同江蘇省民政廳廳長王公理先生致留美八同學信，大意敘述辭官之後，正有「田園將蕪胡不歸」的計算。王先生已擬有一套計劃，就他自己的計劃及留美八同學的意見，一一提出商討，並認為政府方面，社會方面，甚至金融機關方面，都可設法請求協助，對於留美八同學的

需要，王先生說可以負責設法代為進行。又收到南京姜國樞先生囑轉的信：「我的家鄉在湖南邵陽，那兒的教育頗發達，土地也還肥沃，物產豐富，交通便利。現在善後救濟總署設有一個鄉村工業示範組織在城裏，正在進行創辦肥料廠、煉油廠、碾米廠，和其他鄉村工業。不過那兒是山地，沒有廣大的平原。山上可植桐，平地可種水稻，其他副產物也很多。如果你們認為這種環境可以適合你們的需要，又相信我的話，我可以即刻回鄉去做開路先鋒，宣揚你們的主張，假我半年時間，便可組成一個合作農場，籌集資金。你們回來後，我可以陪同你們去參觀設計，正式進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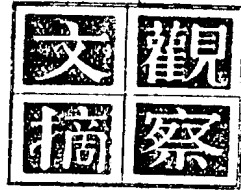
又收到南京司法部憲法科長囑轉的信：「司法部近年來在各處創辦外役監，利用犯人，開辦農場。現有安徽宣城一處，定於明年一月成立。該監有耕地五千畝，土壤肥沃，交通便利，犯人生活，曠日新休，以及一切設備，全由國家供給，收穫除以百分之十繳解國庫外，餘者供擴充農場之用。若得志同道合之士數位，認真合作辦理，三五年後，不難使該監成為一理想之模範農場，並可以此處為基礎，向附近農民推行農文中所述之理想。」

又收到鎮江江蘇省地政局鄒君平先生囑轉的信：「本人年來對於土地農村正作積極研究。蘇省淮安縣豐太鄉有灘田七十餘畝，土地肥沃，戰前計劃開墾，嗣以興與未果。刻仍擬繼續前願，業經擬就復興合作農場計劃（茲附上一份）亟欲徵求同志合作。茲讀宏文，尤欽鈞見，願讓地千畝，以為其實驗農場之需。有關各項手續，容俟諸君海外歸來，再行面洽。」

又接常熟張禮綱縣長來信：「編輯先生：讀貴刊三卷三期創辦生產農場籌議一文，深佩李君等真能為中國農民謀出路，為中國農村謀復興，為中國建設作打算。禮綱從事縣行政工作前後八年，由點而線，無時無地不感知識份子未能負起其應負之責任，以致無知識之農民，經常在水深火熱之中呻吟。前在貴州時，試探以教育為中心謀農民生活之改善，在江蘇太倉時，亦曾試探以鄉村工業及棉作改良為中心，謀農村經濟之復興。終因為時間及人力所限，未能收效。因此文後，大意與禮綱所見者不謀而合。乃乘禮綱參議會開會之時，提議將縣農場借與李君等作為試辦生產農場之用（場地約八十畝，位於常熟小東門外），該議案已經大會通過。特函奉函，並請轉函李君等，如其志已決，場地大小適宜時，即進行議訂詳細辦法。禮綱籍隸江陰，距常熟城僅四十里之遙，且與地方人士頗為熟悉，即離職後，仍可用私人身份進行是項事業，深願能用此辦法，求得中國農業一條光明大道也。」

• 察 觀 •





### 魏德邁告別聲明的背景

原作者：Frank L. Tsao  
原刊處：九月十三日密勒氏

評論

魏德邁中將在中國的一貫態度，已在中國政府間造成了中國外交歷史中從未見過的騷動。甚至一九四四年內極端嚴重的史帝威爾危機，也沒有像這位美國三星將軍這寫率真的告別聲明，對中國的統治集團造成了如此的煩惱和憂心戚戚。

魏德邁的這篇「老生常談」聲明，暴露中國廣泛普遍的「失敗主義，貪婪和無能力」，但事實上其所觸及的僅限於社會和政治範圍內的情形，而對中國日益嚴重的軍事和經濟局勢——據傳是魏德邁調查使團的更重而且更有決定性的部門——却并未提及。這位美國將軍所一手巡視掉的許多要點，對於中國普通人民已決非什麼新奇事跡，他們對於現政府自勝利日後初期接收時代以來不可救治的腐敗，均已充分認識。那末在這篇告別聲明中，那樣厲害的傷透了統治集團，至於使他們發動目前的批評浪潮。反對魏德邁使團「不友誼」態度的，到底是些什麼東西呢？

### 激烈的改變

我們看到高級官吏以及被控制報紙的意見，從對美國事實調查使團面臨時的歡呼迎接，到同樣歡呼送行時為止的激烈改變，深覺有趣。我們可以用時期次序將這種變遷情形表明出來，開頭是從自得其樂變到懷疑，又變到失望，而最後就以種種反擊手段實行報復了。

國民黨寄望太高，他們知道魏德邁將軍素以親國民黨出名，所以在連環炮一樣接連發出無數要求「美國在遠東施行更積極政策」的呼籲電訊以後，就將希望釘牢在這位魏德邁將軍身上，以為美國必定願意援助中國政府。魏德邁的聲明，雖然其實并未對中央政府表示不友誼態度，可是畢竟沒有答允慷慨地而且無條件地，將美國金洋倒入一個無底坑中去。

這篇告別聲明中所暗示的未來前途，却比美國須有嚴酷條件才對中國援助的這件事情，更為黯淡。希臘方式或其他方式的借款，不論其已有保證或已獲得允許，而以無論什麼方式借給中國，均非具有重重要的意義事情。最重大而且是最有決定性的因素，還是美國改變整個遠東地區內的外交政策。

在魏德邁使團到達遠東之前，美國已有一種日益增加的傾向，擬以日本代替中國，將它建成為保護美國利益的太平洋另一邊上的一個堡壘。國務院和麥克阿瑟將軍重行開放日本國外貿易的共同聲明，決不能用來解釋成爲尊重中國在戰後亞洲內假定領導地位的一種表記。美國總統特使節調查判斷也清楚指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雖已取得全世界的優越地位，但其實中國的地排列起來，并不比至今尚未獨立的朝鮮爲高。

### 凶兆

所有這一切的「凶兆」，已使中國政府方面激起了深切的焦慮。國府副主席孫科，在六月內已以他的幾次反蘇和怨恨美

國共產黨中國公開談話，使美國公衆大感驚愕。悲觀主義者們相信，如果美國的政治趨勢不及時改變的話，中共遲早必將接管中國了。

中國的某些官方，對於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派出的魏德邁將軍率領的調查團來華，最初的解釋認爲這就是馬歇爾計劃用於遠東，而且是美國對亞洲各國——特別是對所謂「遠東政治中心」各國——當時那種消極政策，發生轉變的開端。這種解釋顯然太主觀而且過度樂觀，因爲中國一方面不能供給馬歇爾計劃所需要的銷售美貨的廣大市場，而在另一方面，中國又太軟弱和無效率，不能扮演在受戰爭破壞亞洲內的領導角色。

### 中國是一種平衡力量

可是有許多人還抱着這種觀念，他們相信像魏德邁這樣一個具有反共和反蘇本能的人物，必能使美國外交政策對華與對日間的秤桿加重法碼，使中國跳高到頂點，至少可以看作就是在遠東方面壓平日本。

這位美國將軍在巡遊華北、東北、華南和東南二個星期內始終保持絕對沉默，却害得全中國像熱鍋上的螞蟻燒得沸沸不寧。中共仍像平常一樣，以痛斥的言詞回這位總統特使攻擊，而且說美國對華政策在派出使節團以前，就已在華盛頓穩定不移地決定好了。可是，人們還在等待着哩。

告別聲明最後終於發表了，簡短而且率直。其實聲明中并没有什么新的東西，而且也實在無須這才有才能的美國將軍化去這樣長的時間，取得他對中國國內局勢的結論。但是在調查期內已使中國官場大爲憂急的這個最重大的要點——美國會不會改變日本第一而中國第二的政策？——却被澄清了。顯明的答覆是「憂急似爲不必，因爲「中國仍佔有爲復興本國所需要的大部份物質資源。」

設法。北碚爲名勝區，有盧作孚先生之鄉村建設及前中央農業試驗場與相輝學院農藝系，一切皆備，可收相互觀摩之效。

又上海中央銀行業務局朱漢民先生，願介紹李先生等分租蘇香園畜植公司杭州集團農場，並表示可以不受其原有計劃之限制。

又天津南開大學張繼先生，願意將他們兄弟所合資的四百畝田，在膠濟路湖北蒲圻茶莊車站兩側，供給李先生等作生田農務。

此外，陝西瀋陽呂致芳先生願以全部田產約二百畝供作試驗農場的基礎。南京余謙北先生、楊作仁先生、上海張光華先生、嚴沛然先生、九江芳榮先生、麗水潘瑞治先生等都有信和八位同學討論，嚴沛然先生並附有他的計劃大綱。北平楊蕊女士則以封好的一封信託我們代爲轉美。

以上這些信件我們業已分別用航空掛號或普通掛號寄美。我們所以除了將信件直接轉美之外，還要在這地描述如上者，主要的意思，希望全國廣大的青年認識：我們今日所處的這個社會，雖然是處處黑暗，處處腐敗，處處不合理，但是仍舊有許多有熱血有志氣的有心人士，散佈在全國各地及各職業階層。祇要我們自己有理，想，有計劃，有決心，有勇氣，我們仍舊可以憑我們的熱血，決心，智慧，人品，創造事業，改革社會，充實國家的生命。單單消沉，悲觀，牢騷，憤怒，是無用的。我們不應當向消沉的方向走，應當向積極的方向走。以後讀者有信賜寄美者，我們當隨時代轉，不再在本刊上披露。我們要求留美同學的是：你們收到本刊轉寄的信件後，對於他們的意見或贊助，不論你們同意與否，接受與否，均請一一答復，使寄信人能早日收到回信。

### 啟事

關於訂續訂，補刊，更改地址，以及查閱等等事務函件，請逕寄本社定戶課，勿寄稿者私人，以免延擱，謹祈讀者原諒合作爲幸。

### 借款已遭拒絕

今來社報導說南京的中立觀察家們，從魏德邁聲明中所所得的結論如下：「第一，美國目前對華巨額政治借款的可能性已經告吹；第二，在明年正月美國國會再召開會議以前，美國極不願採取任何積極行動，因為魏德邁聲明中毫無暗示國會有召開特別會議意思的話；第三，任何給予中國的援助，不論金融援助或軍事援助，只有在蔣委員長允准美國最嚴格監督和控制經費，供應品，與計劃的這個條件上，才有可能。如果這幾個結論都是正確的話，那就寫出政府的無能情形真是使人可怕，這個政府需要「立刻的，劇烈的和廣泛遠大的政治與經濟革新。」

於是就有一連串的反攻開始來保衛中央政府的「腐敗與無能」了。據說魏德邁將軍留華期間，曾與反政府份子們談過話，所以這個美國使節團已給這些反政府份子導入了邪路。演說中國官場的腐化與無能，那是因為公務員薪津太低的緣故，而公務員待遇之所以微薄，却又是因有內戰存在的緣故。他們聲明說內戰之所以繼續，就因為受蘇聯援助的共產黨不肯停戰的緣故。而蘇聯之所以能夠幫助中共的理由，又是因為美國人簽訂了雅爾達密約的緣故。將這許多兇惡罵括起來就是，中國的腐敗與無能間接地均是美國的責任。這種出奇古怪的邏輯，也許可以當作「魏德邁不知道的許多事情」之一。

### 大學校長們的宣言

為了要使美國人民與中國信譽獲得「更正確的智識」起見，CC系就迫迫和操縱官方與非官方的方面，發出一篇又一篇的聲明，而且CC系甚至公然勸誘上海教會和非教會大學的校長們，在一篇預先準備好的聲明上簽名，後來就在上海的中文和英文報紙上發表，為政府的腐敗與無能辯護。

上海八個大學校長簽名的那篇聲明開頭就說：「身為學術界人士，我們應當指出……中國要適合於西方各國經濟世紀，能完成的近代環境，是一個最困難的過程，其困難程度或在一個局外人所能理解的範圍以外。」

這篇宣言又繼續解釋說：「反抗日本侵略的『可怖戰爭』，遂使普通廣泛的物質和精神之墮落而至，任何國家在此同樣環境下，均難避免。」這簡直是在說：「一個庸醫即使將病人騙到死亡邊際，他也是神聖地無罪無辜的，因為這只能性病人病勢太重而身體太弱。這些大學校長以及其他智識份子們，竟會跟在甚至到一個只懂簡單邏輯的學生也知道是極可笑事件的這種『庸醫非庸醫』的理論後面跑，這真是一樁極大的可憐事件了。」

國民黨的右翼是在利用美國人民的恐怖而希維克病，說說美國人民應在CC統治中國內部政治，或是共產黨專政的恐怖統治之間善自選擇。而政府內另有一派人，則在盡力推行若干零碎的改良方法，過去每當加強進行討共運動之時，他們就常常行使這種手段，但是另一方面也想像著美國政府所確切希望的那種健全政府的一適當道路「向前行進。」

CC系永遠不能忍受此種非無大利可圖的改革。譬如CC系支持的申報對於魏德邁聲明所寫的評論，就再三提醒它的讀者說，中國局面已經不同，美國人不應用他們自己的種種標準來觀察中國。中國報紙雖然主張改革是必需的，但不應一來得太快。

### 反對改革

魏德邁回華盛頓時將對杜魯門總統提出何種特殊報告，以及美國政府對於這片遭戰爭破壞的大地將來究竟採取什麼政策，此刻預言，尚屬過早。然而從上面的分析中來判斷，我們如果果來下這一個結

論，似亦并非毫無根據。就是國民黨右派對於美國方面作為援助的一個條件，而迫使激激改革。中國現政府的任何要求，必將以更為稀薄的反動行為來作報復。精通中國內部情勢的觀察家們一定都知道，中國政府的任何激烈改革，其意義就是等於右派集團的撤退，如果不是消滅的話。

美國要退及右派集團根深蒂固的機構，而欲在中國獲得誠實和有效率的政府，究竟是否有希望，我們且等著瞧吧！

(文受譯)

(上接二頁)鄙人茲補充報告如下：齊魯企業公司于收購上述各廠後，應支付青島廠債項業達二百萬元。齊魯企業公司，既原應由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則此三百萬，應由國民黨中央財出。但事實上，當局却向四聯總處貸付了三百六十萬。除了償付青島廠債項業管理處二萬餘元，還多借了一百六十萬。所以，一以國家財富當一黨私產，已屬非是，不料實際上，這筆錢還是自國庫中借來的；利用政治權力，憑空做著沒有本錢的買賣。一黨固肥，其奈國家衰矣！

### 牛·牛販·人牛公司

許敬昌 九月十五日 上海

編輯先生：閱三卷二期觀察讀者投書，有李振周君的「壯丁的市價」一函。查販賣壯丁，在國南盛行已久，甚至有大批組織：收買，容納，販賣。現在每名價在一千四百萬元。壯丁每名實取一千八百萬不等。介紹人取三四百萬元。這些販賣壯丁叫「牛」，介紹人叫「牛販」，大組織叫「人牛公司」。這一次征兵，全縣配壯丁額八百二十名，每名以千四百萬計可，總額計一百二十四億又一千萬元。牛販分獲三十二億又八千萬元之鉅。

任 眞 九月十三日 晉江

### 華僑·僑匯·僑眷

華僑在革命史上，曾寫下了光榮的一頁。然而中華民國建立三十六年了，政府替華僑做過甚麼好事呢？以往國家福利，僑胞總是暫時忍痛。今日祖國抗戰勝利，號稱「四強」之一，兩年多來，不僅依據葫蘆，且有江河日下之勢。

戰爭時期，僑匯中斷，政府對於流離失所饑饉交迫的僑眷，迄未加以救濟，已不用說。即勝利後，政府對於海外僑胞，仍然漠不關心，越南的戰火方停，荷印的煙烟又起，僑胞生命財產的損失，無法估計。在此水深火熱中，他們都引頸望祖國去援救，然而所得的不過是一紙慰問，與所謂「抗議」，「嚴重抗議」之類而已。

一般僑胞的愛國心是特別濃厚的，他們把一點一滴的血汗所得，經由國家銀行匯回家中，同時也補助了祖國進出口之差額。然而物價日高，國內幣值愈低，實定外匯價格比黑市低百分之四十，僑胞在國外交匯時匯率黑市而相近，而到國內，却只值黑市的三四成。譬如匯一百美元回來，收到時僅得四十美元了。最近外匯政策又說改善了，但官價仍追不上黑市，政府想吸收僑匯，而僑胞已是驚弓之鳥了。

自外匯恢復後，僑胞不斷匯款回國，而遍地土匪，明搶暗劫，僑眷們往往入財兩空！如廣東台山縣，僑匯最多，即不時有匪徒糾黨械劫僑眷的事件發生。有些老華僑，把一生血汗所得，捆成麻袋，有些從此可以一享榮華富貴。譬如路上家門，即噴著滾水讓匪徒把他的血汗金錢拿去了！有一位姓雷的華僑，不惟財產被劫，還挨上一頓子彈！當地政府束手無策，聞政亦賊去兵兵，虛張故事而已。

可憐數百萬的海外孤兒，他們何時纔得祖國溫暖的慰安呢？

潘家謙 九月十三日 廣東台山縣

# 觀 察

·元千四售份每·

日四月十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再版

期六第



卷三第

信 | 通 | 察 | 觀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第二轉形期的新疆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專論

討論

寫在「為中國農業試探

一條出路」的後面

王澤農

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豫鄂皖陝晉魯形勢略圖(地圖)

宋子文主粵·孫立人練兵

張岳軍北巡(南京通信)觀察特約記者

川局近貌(成都通信)觀察特約記者

週末闌欄

談美國的廣告

勿復

如是他見

費孝通

讀者投書

共產黨的鬥爭作風  
清剿與輪姦  
政府對付異己

漫觀察畫

撰稿人

蕭麟戴飽錢錢村蔡趙雷楊揚費仰程馮郭鄂張張梁夏陳陳許高孫柳胡宗周李李吳沈呂伍王卞  
公德世悅端清邦維超海西 宰 希 有移東沅賢炎瘦友德魯克無 白子廣純恩有 啓迅之  
權培光民升康彥濤構宗孟繹通雷孟至守今蔡長秋德竹松新敦寬忌適華亞田宵裕乾復元中琳

顧顯戴政錢錢錢劉潘趙葉楊楊傅會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何任王王  
翊 鑽文鍾歌能大光家公人 斯昭友新正德忠印 維衡之君寅 先義東學浩澤世永鴻謙芸  
翠乾齡娶書川欣杰且暨超復剛年掄蘭以銘昌毅堂禹穉哲遜遜初亞驪林郊浚培霖昌佑嵩啟生

撰稿人



### 共產黨的鬥爭作風

編者先生：我是貴刊的一個忠實讀者，對政治的看法是居中而偏左。對於中國當前的兩大政黨，自然都不感十分滿意，但一則認為國民黨份子的腐敗貪污，其病若人體之五臟潰爛，雖有良謀，執行無方；而共產黨之過激浮動，雖有時適足價事，然黨中份子大半純潔，倘能假以時日，從工作中養其風度，則國家之一康樂民主，或至少「開明」專制，非不可期。故私下每引領嚮往，竊欲以一賭其成就為快。乃年來居留青島，距解放區近在咫尺，所接觸來自解放區或來往於解放區與青島之間者日多。逐漸覺共產黨作風竟亦與所懸想者大相逕庭。是他們的下級幹部行為錯誤呢？抑前此所聞所信之解區種種僅為個人功利輕信之空中樓閣呢？本人秉性沉着，自信亦斷非輕信謠言者流，以下所述之事實，皆係將所得資料綜合比較，推斷審度，而後才信其實有或可能有者。

據個人所得消息，共黨自山東戰局稍影不利之後，鬥爭手段，忽然加強。前此鬥爭性質，十九屬經濟方面，即瓜分地主家之地產器物，分子貧民，而最近之鬥爭性質則完全屬政治方面，即將所謂「地主」之父母妻兒（壯年地主多早已逃離來青），當眾擄掠殺戮，名之曰「掃地出門」。所謂地主，範圍極廣，有一村而被鬥爭百餘戶者。（見共黨所辦三十六年八月五日「濟海農村」第二五五期第一版第二條新聞，茲將該日該報附奉呈閱。）鬥爭的方法非常慘酷，一個朋友的親戚戚友中凡男性而留家者，除一二人逃來青島外，其餘已殺戮殆盡。屈指一數，即不下一二十人。其中有一個六七十歲醫中醫的老頭子被殺的罪名是「給窮人看病時態度不好」。殺戮的對象，即婦女亦不能免。該朋友的一位伯母，年逾六十，既雙且履，只因她家是翰林門第，也被拖出用石塊砸死。地主家的孩子們也被兒童團以相同的方式如法鬥爭。據說因孩子們中缺乏圓滑的合事老，所以被鬥的孩子們，就遭過更慘。總之，地主的範圍無限，有地的是地主，無地而曾作官的是地主，甚至現在赤貧而從前有地的也被目為地主餘孽。而凡一沾地主邊沿的，則不特人盡可罵，人盡可打，觀其一般的施政方針，則簡直非直接間接置之死地不可。在平時，地主必須討飯（男女老幼都在內）而一般人則必須不施捨。討飯的人胸前掛一木牌，上寫「吸血鬼」或「寄生蟲」等字樣。見人之後必須以頭撞地，大呼「祖宗老爺」不止。如果私下把木牌反掛，或頭不碰地，「祖宗老爺」叫得起勁，則人人有加以懲戒之權利和義務。我那朋友的最近逃來青島的一位六十多歲的驢販，就一直到現在額頭上還隆起多高，據說是碰頭三月留下的成蹟。以上的事實，說來雖似駭人聽聞，然試一讀他們報上所鼓吹的鬥爭運動，一個女人會因為怕鬥爭而懸樑自縊，（見共黨所辦三十六年八月五日大眾日報第一五七五期第三版，茲將該日該報附奉呈閱。）殘酷程度，可想而知。

由於上述的事實，我得到如下幾點感想，即：一、從人道的立場來看，地主不過是私有財產制度之下的產物，除開一些地主的暴虐而外，有很多是小小生意人經營致富（這所謂富，自然是與大多數赤貧相對而言，其實不過是衣食足而已），即使他們的收入有達正軌，然而他們對這種不義不一定的了解，而且至少在舊制度之下並不違法。如果共黨以改造社會為責任，則沒收他們的財產，除掉他們剝削窮人的資本，即為已足。倘拿比守財對付土匪還毒辣的辦法，折磨他們，甚且進而罪其妻孥，於情於理，未見其平。

二、從利害的觀點而言，共產黨這種鬥爭方法，對他們的爭取政權，也似乎有害無益。先前的經濟鬥爭，多少使窮人們得點好處，自然還有籠絡之意。至於最近的政治鬥爭，則鬥爭者雖可以快意一時，然被鬥者也不乏良善人家，過分的把他們作踐蹂躪，很多誠樸的窮人，心裏也往往看不下去。尤其這種鬥爭情形，經過青的難民傳佈之後，大大的削弱了原來開明份子對共黨的好感。這種人心下的大損失真是非且夕所可彌補！

三、從鬥爭以及其他若干共黨設施的作風來看，他們並不在實行民主，或至少沒有實行民主的意向。鬥爭清算的發動，都是由幾個幹部幕後主使，如果窮人有替地主講情的，立刻受到懲戒。反之，如果有人鬥爭時特別賣力（即多打多罵），則幹部也立刻予以青睞，名之曰「進步份子」。所以鬥爭政策推行的結果是：模範的漸流沉浮，熱點的乘機得勢。這種少數乘機多數作戲的極端作風，分明和民主背道而馳。由蘇聯的先例看來，中共一旦執政之後，恐怕這種手段也只有變本加厲。

四、鑑於以上所得的結論，則各黨派聯合政府事實上既不可能，而國內戰結果，無論那一方當政之後，也必不能予自由份子以拾頭餘地，若是，則當前的自由份子，究應取何種行動以避免將來的極權統治？

五、現在一般開明人士，往往不懼生命危險，對當前政府痛加批判者，這種精神當然可佩。不過共產黨缺點亦多，乃不聞諸君子有一觀之既（黨報的漫罵自然不算），是否諸君子也有偏私？或是因世界潮流，大勢所趨，竟不敢冒「落伍頑固」之大不韙呢？個人以為取智勇體上之擔負者，固為勇者，敢冒精神上之孤獨敢視，非衆人之所謂是，其神勇尤不可及。倘共黨果有可批判之處，極希望諸君子也能不顧憂鬱，加以批評，萬一他們有開過知改的雅量，也許本文所述解放區種種，將來能有改進，此亦國家之大幸。

外附「大眾日報」及「濟海農村」各一份  
買生 九月十七日 青島

### 清剿與輪姦

編者先生：我是新春的一個小百姓。自共軍從皖省竄入鄂東後，人民常接逃避，日盼國軍速來清剿。其後國軍正規部隊將臨，共軍逃竄他去；當國軍一隊隊軍開過時，當地人民一種真摯的歡迎情緒，非言語所能形容。於是又紛紛扶老攜幼，輕挑重擔，回到原來所住的地方，大家以為從此可以安居樂業，不再受兵災了。

豈知「以易易易」，禍福又如天外飛來！凡是清剿國軍經過的村落，都留下了慘不忍聞的罪惡痕跡！姦殺竟成了家常事！他們「清剿國軍」每三個一隊，五個一軍，以拉伕為名，乘機在每個老百姓家裏搜索女人，尋找重要財物。百姓若表示一點反抗，即以非人類體刑對之。如距清河約四十里的分面路地方，一家只有婆媳兩人，當他們發現媳婦的時候，便勒令老婆婆退出屋外，實行獸性行為。婆婆為了想監視媳婦避免受非人類的姦辱，未肯退出，終被一粒子彈結束了她殘餘的生命。其媳即被七人所輪姦。該地附近有一十七歲未婚少女因逃來未速，被十一人輪姦後，身受重傷，兩日後即奄奄死去。三家店有一分號剛交三天的中年產婦，亦遭姦姦數命。其他如清水河、高山鋪、劉公河等地方附近農村裏，幼女少婦被姦污的被迫追帶走，其數已達數十人。丈夫因維護妻子免受姦辱而致命者約十餘人。至於重要財物的搶劫括括，屢屢俱具以及農作物的

（下接十五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三三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四千元。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六期  
第三十六年十月四日

訂閱辦法

三個月十二期 六個月廿四期  
 內寄：五萬元 掛號：八萬元  
 外寄：六萬元 掛號：十萬元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廣告價目

封面：三百萬元  
 封底：一百七十萬元  
 內面：九十五萬元  
 每期銷行二萬

#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純青

我們要忠實於波茨坦宣言。宣言對日本政治所指出的原則可歸納如下：

(一) 日本國內  
 消滅的 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  
 積極的 民主自由

(二) 對外  
 保障和平

最後目的在建立：「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

以下根據條文，加以闡釋。第一，我用「日本法西斯主義」是為方便計，宣言裏面沒有這種名詞。宣言第六點（即第一條條件）說：「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蓋我們堅持非將負責之贖武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的新秩序，勢不可能建立。」這一條前段，簡單說，應剷除的是領導侵略的中樞及各種力量。「妄欲征服世界」是侵略，「威權」是中樞，「勢力」是各種力量。合侵略的威權與勢力而言，就是後段所說的「贖武主義」。這贖武主義，在這次大戰中，可以法西斯一詞概括之。但這裏有一問題，上面指的是對外侵略，法西斯在萌芽或潛伏時，對外侵略的形式並無蹤象可尋，我們允許未表現為侵略的法西斯在日本生存嗎？不，波茨坦宣言第十點後段會規定：「日本政府必須把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活及加強的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與思想自由，以及對基本人權的重視，必須成立。」這規定是對國內的，國內「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礙」，應予消除。法西斯是獨裁而不民主的。因此，在消極方面，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就有三個目標了。（一）領導侵略的「威權」。（二）領導侵略的「勢力」。（三）民主的障礙。我們必須根據這三個目標，來解決日本政治的實際問題。首先遇到的是：什麼是「威權」？沒有別的解释，「威權」就是

## 天皇

在法律上，舊日本憲法第一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他是統治者。第三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他兼有政治與宗教的權威。實際政治他也負責。對美英宣戰是他頒布的詔書，「中國事變」的軍事行動及重大決策，都經他裁可。據近衛日記，太平洋大戰爆發前，裕仁天皇在御前會議僅問：「若日美戰事發生，陸軍確信若干期間可以結束？」近衛所「最感痛心」者為「統帥權問題，政府毫無發言權。能同時抑制政府與統帥部雙方者，惟陛下一人。然而陛下……」從這些話中，可證明裕仁並未反對對美開戰，而他，只有他，能反對戰爭。假如說，日本政治是君主立憲的虛君制度，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御前會議，裕仁天皇何能決定「結束戰爭」？八月十四日御前會議，又是他親自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對方（盟國）已答覆，應即認為滿足。」他不但宣戰時是「威權」，到了打敗講和時還是「威權」。日本天皇的地位與威權如此，難道可以逃避侵略戰爭的責任嗎？

再說，日本的侵略哲學，日本主義的精神基礎，也是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主義，對內說，日本是一個家庭，天皇為家長。對外說，由亞細亞主義，發展為東亞協同體。在軍部，就成了「八紘一宇」的皇道派。由上原元帥起，到荒木，真崎、柳川、這些少壯軍人都自詡為皇道派。無疑的是法西斯主義的日本版。一切神祕力量，都以封建的天皇為威權。這種威權，即侵略的根源，在統治階級看來，甚至比國家還重要。據木戶日記東條下台時，近衛在重臣會議席上說過：「我以為左翼革命，比戰敗還要危險。戰敗尚可保持皇室國體，革命則不然。」所謂皇室國體就是天皇制。保存天皇的重要性超過一切。為什麼呢？因為它在日本是最高無上的威權。無論如何，他是日本的希特勒，第一次大戰的威廉第二。希特勒戰死柏林，巴黎和約規定「德國承認前皇威廉第二，須受國際高等法院審判。」為什麼獨獨裕仁天皇在日本戰敗後尚可高踞寶座，逍遙法外呢？

其次我們該說領導侵略的勢力，一般以為侵略勢力就是軍閥。不錯，軍閥利用「帷幄上奏」的特權，常常對外冒險行動，但這種見解僅看到現象，沒看到本質，領導侵略的勢力，應該是

### 軍部，財閥，官僚與政黨

我寫過：「須知軍部所樹立的大旗是天皇，天皇是封建的象徵，又是大財閥。須知財閥，特別是新興財閥，事實上教唆軍部從事戰爭，並為軍部極力撐腰。戰爭的真正「主謀」，乃胚胎於財閥的利潤。……天皇及財閥，不可能是軍閥下面的一枝一派，他們同是帝國主義的主人。」我強調財閥是領導侵略的勢力，證據很多，這也可謂社會科學的常識。請看偽「滿洲國」建立以後，「滿洲」是誰的天下？為什麼本莊主義要讓位於鮎川義介？事實十分明顯，軍閥侵略是為財閥打的天下；不得財閥支持，對外大戰是不可能進行的。不但親軍財閥如此，親軍財閥如鮎川義介的日本產業會社，森島昶的鍊鋼業，野口運的化學工業，中島知久平的飛機工廠產業，南進的石原廣一郎等，都直接經營着販賣「死人」的事業，無不用軍需景氣而致富，他們不僅支持，而且教唆着軍閥發動戰爭。就是所謂舊財閥，如三井、三菱、住友、大倉……等，「九一八」以後，也全變了參加軍事生產了。三菱重工業，製造飛機、軍艦、坦克，是日本最大的軍需工業，其力量壓倒任何新興財閥。三井也差不多。住友的鍊鋼、鍊鋁、及化學，為軍事服務，都十分著稱。大倉則本是軍火商人。淺野造船、鍊鐵、化學均有雄偉的力量。新舊財閥才真是侵略的「勢力」，沒有這

種「勢力」，林銑十郎敢由朝鮮「越境」進入東北，第五師團敢由越北「越境」進出越南嗎？沒有這種「勢力」，「九一八」，「七七」以至太平洋戰爭，能層層爆發，嗜為慣技嗎？

尋常觀念我們是原諒財閥，可憐官僚與政黨的。這觀念是錯誤的。先說官僚，田中隆吉為一本暴露日本內幕的書曾說：「應作人民公僕的官吏，變成了軍屬化，他們對軍部，怕得像老虎一樣。但是，幾乎支配國民生活全部的經濟實權，都操在軍屬化的官僚手裏。」所謂官僚軍屬化，不是說這班人沒骨頭，對軍部卑躬下賤；主要意義是日本政治龐大的軍備機構，都在為戰爭服役，它組織並支持戰爭，執行統治任務，保護後方安全。這軍備機構，自然也是侵略的「勢力」，沒有這種「勢力」，日本國內的反戰與革命，就會發展起來。大部分官僚，是出身於「既成政黨」的。這批所謂「黨人」，被十手所指，大家罵他們朝秦暮楚，全無氣節。但我們不應從「氣節」來瞭解政黨問題，須知日本的既成政黨都是代表地主和財閥的，為地主財閥的利益而對外侵略，他們有何理由不贊成？政黨與軍閥的差別與矛盾，只是侵略的程序與領導權誰屬問題，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惟其一致，所以變來變去，都擁護並參加戰爭。來往民政黨與政友會之間，無所謂；把政黨解散，參加「大政翼贊會」，也無所謂。其實這個無氣節正是有氣節，因為他們畢竟盡忠於戰爭，徹頭徹尾沒有改變或反叛。就是標榜社會主義與階級立場的社會大眾黨，一到戰爭，也便倉猝聲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第六次黨大會採用新政綱，放棄階級立場，轉變為國家主義的政黨，而積極擁護侵略了。實在沒有方法證明戰時日本的「既成政黨」，不是領導侵略的「勢力」之一。只要看一看歷屆議會所通過的議案，其「協讚」領導侵略之罪，就可以定讞了。

以上分析領導侵略的「勢力」。根據波茨坦宣言，領導侵略的「威權」與「勢力」，都是必須永久剔除的。至於第三項「民主的障礙」，範圍很廣，好在宣言第十點下段就是註脚，民主範圍已劃定為：「言論宗教與思想自由，以及對基本人權的重視」。讓我們來看一下吧，那些東西「障礙」了如此程度的民主？說來話長，障礙民主是整個社會體系，絕不是幾樣東西，最基本說，與民主立於相反地位的有二：（一）封建勢力。（二）法西斯獨裁。先說

### 封建勢力

日本資本主義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一九二七到三六十年間，關於日本社會性質的論戰，一般承認「講座派」的解答是正確的。該派野呂說：「日本

雖有高度發展的支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然而半封建的生產關係還很強固地存在着。因為明治維新，並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與封建勢力妥協的。其結論為：「日本是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一九三二年五月共產國際給日本共產黨的「關於日本的形勢與日本共產黨的任務提綱」，也說：「日本是特殊的帝國主義國家。怎樣特殊呢？日本的權力體制，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第一、天皇制。第二、地主的土地所有。第三、獨佔資本主義。」因此，該提綱指出。日本革命有三大任務：（一）打倒天皇制。（二）掃除寄生的土地所有。（三）實行七小時工作制。這三個任務，提綱說：「和別的國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是一樣的。」故日本的革命性質，是「具有強力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傾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日本國內的實際情形，封建關係確實存在，臣民對天皇，佃農對地主，女人對男人，低於殖民地工銀的勞動者對資本家。以及財閥的「血緣」結合，階級身分的森嚴，都是封建或半封建的。日本民族性也與此封建有關，服從與秩序，勇敢與一切腹，都建立在封建的基礎上。障礙民主最大的就是這個封建勢力。它壓迫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美濃部博士作「天皇機關說」，罪犯天條，講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河上肇，被送進牢獄。它也壓迫宗教自由，明治初年許多佛教寺院受了毀壞，基督教也受攻擊。日本統治者排斥外來的宗教，提倡國產的神道，大興神社，作為日本主義的精神基礎。與天皇合，「祭政一致」，天皇就是亦人亦神者。正如野板參三所說：「天皇有兩個作用：第一、日本的封建專制獨裁政治機構（或天皇制），是以天皇為首，為中心而組成的，在制度上，天皇握有絕大的政治獨裁權。第二，作為一個「神的化身」在人民之中起着半宗教的作用」。這個特殊的絕對的國體，正是封建的神祕主義，但我們應該指出，在獨佔資本主義時代，這個封建勢力，已與

## 法西斯主義

結合起來了。事實上天皇就是法西斯最高及最後的獨裁者。軍部利用農村的封建落後，建築起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性，即軍事法西斯的基礎。一切法西斯團體，都帶着封建的神祕主義，像「愛鄉塾」、「神兵隊」、「血盟團」、「五一五」以至「二二六」事件，無不陰陽怪氣，充滿了封建色彩，也就是封建與法西斯互為表裏，天皇，軍部，及大小政治團體，通通法西斯化了。

民主主義是反封建的，這次戰爭即是反法西斯獨裁的。反封建的民主，本來是內政的事，聯合國不應干涉，也不能恩賜。但是日本的封建勢力，已變成

了侵略的法西斯主義，我們就不能不干涉了。因為障礙日本民主的東西，同時也是國際安全保障的障礙，所以必須消除——消除這侵略的根源。

以上是說消極方面的。根據波茨坦宣言，上舉領導日本侵略的「威權」一勢力，及民主障礙，應予剔除，當無疑義。在積極方面。我們很難臆列日本民主該如何如何，只有按照一般民主的原則與常識，要求日本作必要的改革，但其改革的成效是否真實，則非一時所能判斷。民主思想的滋養，習慣的養成，是需要長期的。被動的服從，或主動的口是心非，這種偽裝的民主，不但無用，且有後災。這且按下不提。盟國對日本要求民主，應先說明目的，我們並不是要「奴役日本民族」，而是要建立「和平安全與正義的新秩序」。

## 保障遠東的和平安全

這個目的決定了我們管制日本的分寸，我們不干涉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但其自由意志，應以不再起侵略為界限。波茨坦宣言第十二點規定：「盟國佔領軍撤退」，應在「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之後，這兩句話連綴起來就是說：自由意志成立的政府，必須是「傾向和平」，「不能夠傾向戰爭」。這「和平安全」，不是對日本片面的要求，盟國之間也信誓旦旦，互相約束。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四強普遍安全宣言，說「必須保證迅速而有秩序的從戰爭過渡到和平，且須確立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日本人曾討論過一個問題，「假使日本被侵略，怎麼辦？」我們可以安全宣言第六條答覆：「戰事終止以後，除非為實現這個宣言並經過共同商議，他們（指中美蘇英四國）不得在他們的領土內使用他們的軍事力量。」對軸心國家，只有在其國內發生違背「接受條款」的行為時，纔受到四國「共同行動」的干涉，否則「其和平完全，也受盟國保障」。

處分日本政治的原則，約為上敘。然而實際，兩年來日本在美國單獨管轄之下，為着符合美國在遠東的戰略要求，一切措施，並未按照波茨坦宣言辦理。關於這類事實，是太多也太明顯了。美國要把日本造成反蘇基地，據說，日本飛機場都已修復，並在擴張。日本空軍由去年十一月起，已分別受美軍集中訓練。戰爭氣息非常濃厚。在日本統治階級，暨一般人民，都懷抱着對戰爭再投機以求出路的心理。至於消滅法西斯，建立民主，做的盡是等因奉此的表面工作。野坂參三最近還說：「我們面歡迎和約能早日簽訂，但日本政治確實去民主尚遠。」因此和會第一個任務應為

## 審查美國的管制工作

麥克阿瑟元帥是以盟軍最高統帥的身分去管制日本的。盟國本來可以通過遠東委員會參加管制的意見，但麥帥對遠東委員會的意見與建議置之不理。故在原則上，盟國對現在所造成的日本狀況不能負責，並有權加以審查與清算。認為遠東波茨坦宣言的，我們要全部推翻，從新做起。例如麥帥的傑作——今年五月三日發生效力的「日本國憲法」，這就不能承認。批評這部憲法在本文是個繁瑣，我想借用柏夫斯涅一句話便够了。「這一部修改的憲法，和上世紀下葉所製訂的前一部憲法，極少不同之處。」假使我們承認美國包辦的管制既完成，譬如承認這部憲法，那麼天皇的權位，反動的官僚政治等等便無法再予清算了。他如財閥的解散，土地的改革，在麥帥手下，都是在敷衍，甚至欺騙，實際完全沒有解決問題。假使我們承認它，日本封建勢力與法西斯主義，就被保存下來了。

針對這一件事實，根據上面的論據，我覺得對日和約的政治條款，應包括下列

### 幾個原則

(一)廢除天皇制。如上所述，天皇制是日本政治的中心問題，是領導侵略的「威權」。爭執的意見在「天皇」與「天皇制」不同，也就是「天皇」這個人身，應當作宗教處理。日本投降後，是年九月十二日，麥克阿瑟元帥說：「日本天皇實際上是個兩重人物——現世的支配者和宗教領袖。佔領軍將不干涉日本人民宗教的信仰，讓天皇仍為他們崇拜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領導者。」我不同意這個見解，關於天皇的宗教部分雖為事實，但其宗教（事實並沒有一個「天皇教」）性完全建築在政治之上，而且是建築在封建的法西斯的政治之上。離開政治，並沒有獨立的宗教。現在麥帥處理這個問題，是利用將宗教自由，掩護法西斯政治。因為現在的天皇還是干預政治的，其「威權」普及全民，不僅支配他的教徒而已。我們要把宗教與政治徹底分開。假使日本需要一個「天皇教」，而其教義不含有侵略的毒素，應以宗教的形式組織起來，選舉他們的教主。不可把教主與政治領袖混為一體。其次，裕仁天皇本人，對一切侵略戰爭所負的刑事責任，該付盟國遠東軍事法庭公正審判，懲治其戰罪。

(二)懲辦財閥，禁止經濟集中，預防財閥復活。關於經濟部分，當尋論之，這裏僅指政治上對財閥處分。麥帥太寬大，一般人也有點忽視，這完全是

錯誤的。柏林會議處分德國就注意到解散托辣斯問題，其第十二條：「在可能範圍內，德國經濟應早日分散，以消滅目前經濟力量因加迭兒、辛迭加、托辣斯及其他獨佔辦法而造成之過分集中現象。」現在日本財閥則頗受優待，在一級戰犯中，沒有一個是財閥。重要財閥如鮎川義介，列二級戰犯，且已於最近從巢籠監獄假釋出來。柏夫斯涅說的對：「得到絕大戰利品而在承製軍火大發其財的財閥，是日本侵略的動力。」我們對這一動力，絕對應予消除。

(三)曾任侵略政府的官吏，依其等級，分別多少年限，禁止其再任官吏。麥帥的公職追放，範圍太狹，結果，現日本政府還是一個官僚體制，一羣官僚在把持政治。

(四)禁止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結社。曾經協助侵略的各政黨，不得在人的要素與地的要素類同的條件下，組織新黨從事活動。現在事實是：所謂自由黨、民主黨、社會黨，就是以前政友會、民政黨，社會大眾黨的化身，他們利用舊有的選舉地盤，加上金錢的壓力，剝奪着人民的自由意志。這是違背民主原則的，而且是法西斯的潛在力量，不可不予以消除。

(五)和約應規定一個相當長期為再教育日本的時間。因為消滅侵略思想，非咄嗟可辦的事。根據波茨坦宣言，這個期間，顯然還要盟國軍隊繼續佔領，即繼續管制日本。宣言第七點說：「直至這樣（指和平安全與正義）新秩序成立時，及至日本製成戰爭的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的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的指定，必須加以佔領。」簽訂和約能說「新秩序」已成立嗎？能說「製造戰爭的力量」確實可信已經「毀滅嗎？」我們當然是否定的。宣言第十二點說：「上述目的達到，並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後，同盟國軍隊當即撤退。」根據這條規定，在繼續管制期間，目的尚未達到，也不能承認日本政府已傾向和平及可以負責。因此，同盟國軍隊不能撤退。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也必須等到繼續管制行將完了時再決定之。

(六)為確保遠東和平與日本安全，為最後的目的，即「新秩序」，和約不但須規定對日本再起侵略盟國有共同防止的義務，而且要保證不侵略日本，即不得利用日本基地及人力物力作戰爭之用。

### 啓事

本刊 第一卷上冊 合訂本在重印中，一俟重印裝竣後，當再通告。  
第二卷上冊



# 第一轉形期的新疆

周東郊

## 一 該如何觀察新疆

新疆問題的觀察者們各有各的觀察角度，由於觀察角度的不同，所得的結論也各異，但自北塔山事件發生以來，我們卻能從國內各大報的社論中找到共同的結論，即他們對於外力或多或少，雖有抨擊，却都能反求諸己，即認為新疆問題發生的原因解決它的責任應多由自己來負擔，這個共同的結論是正確的。

當然，新疆問題不是單純的地方問題，它有背影，有外力從中作祟，我們可以列舉許多事實，也可以提出許多證據。但這對於解決問題是沒有多大幫助的。其原因不僅在我們國家的實力與國際地位自勝利之後已日益衰落，即在為國家邊疆定千百大計上講，單看重外交而不注意自身的改造，也不會澈底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們觀察問題固不妨從許多角度出發，但最要的是把握住其中心，這中心的把握須排除感情的濫用，理智地權衡那一事件在問題中佔的分量重，在問題中能够起決定作用。

近百年來在新疆曾發生過多次變亂，每次變亂都有外鑠作用，存乎其間。但如果沒有內部原因，外鑠是無能為力的。帝國主義者之武裝侵略他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製造事端，直接進攻，如日本之侵佔我東北；一種是挑撥其他國家間的民族感情與關係，資助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來反抗該國的主要民族，造成無休止的變亂，而坐收漁人之利，如蘇聯之侵略伊朗。被侵略的國家如果連連遇到的是第二種侵略方式，除了于修明內政，鞏固實力之外，主要地應該協合同國內各民族，使侵略國家無隙可乘。

新疆是中國的民族最龐雜的一省，而且各有各別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滿清當年收復該地，所持的是武力，以後雖於政治上用過工夫，但中國的政治是建在封建基礎上一（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建在封建基礎上的政治斷免不了行政上的脫節，更不會克服官場中的貪污。譬如乾隆年間於新疆設扎薩克與伯克，承將軍或大臣的指揮、監督來治理部衆。這種制度雖够不

上民主，但就時言事，清廷以一部治權交與地方人民，未始不是因為地方民族複雜，欲以此制度在政治上多收到些效果。但官場的貪污把建置這個制度的初衷破壞了，扎薩克與伯克竟成了將軍。大臣與胥吏們的剝削人民的汚手，我們固不能籠統地說二百餘年間，理邊大吏沒有一個潔身自好的，但像中國的政場，潔身自好的官也只能潔身自好而已，欲以一人之力擴清全局，簡直似緣木求魚。因此二百年來，新疆的統治者在人民的記憶上刻下一部汚史，這部汚史培植起人民對統治者恐懼、屈服、仇恨之感（在平時）與叛亂、殺戮之行（在亂時），而總起來講，即人民對統治者決不信任。尤其是盛世才近十年來在新疆所欠的血債，不是三年五年所能清償的。

外力在今天能在新疆部份人民中發生影響作用，能够把握部份人民來執行其策略，因即在此。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我們觀察新疆問題，應把眼光着重在自己的身上，亦即新疆的民族問題——也可以說政治問題是今天新疆問題的中心。不能解決這個中心問題，國家若無實力，新疆固然終有一天要易色，就是國家有實力，也不會使其金湯永固。

## 二 民族問題的微細處

民族問題的大處、要處，前人都有精彩的論述，用不着再重複。民族問題的微細處則很少有人注意，而此微細處適足以形成民族間的永遠對立，不易解決。

從歷史上觀察，一個包含若干民族的國家，其內部各民族間總不易開誠相見，總免不了大小衝突。過去英格蘭人與愛爾蘭人的爭衡，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不協調，都足以說明這一點。至於在美國，一直到現在，白人與有色人種還是互相歧視。此種現象的造成，除了一般政治原因、經濟原因及其他語言、習慣、宗教信仰原因外，一個國家內的主要民族，無論他們所受的教養高低，心理上總存有自尊觀念，此種觀念稍一歪斜，便會變成驕滿。蘇聯是現代世界上以執行民族平等政策見稱的，但大多數俄羅斯人，雖經過布爾塞維克黨的洗禮，仍不免有意無意流露出對其他少數民族的輕視或貶視。至於一個國家內的

少數民族，由於歷史事實與己身在國家中的作用及文化、生活等關係，從來有一種怕人瞧不起的心理，此種心理稍一歪斜，便會陷入神經過敏，對自己國內的主要民族之一言一行都感到其別有作用。譬如過去一般漢人稱維吾爾人為「鞏回」，「鞏回」這個名詞對維吾爾人並無輕視之意，不過彼時國人對西域的智識太淺，以維族人的生活中之特徵來稱呼他們，這恰如國人過去稱歐美人為「洋人」一般，我們不能說每個呼「鞏回」、呼「洋人」的人，心裏都存有輕侮維族人、歐美人的心意，但維族人聽到「鞏回」這個稱呼，立即感到這是漢人對他們的輕侮，而歐美人聽到「洋人」這個稱呼，不過只感到中國人之可鄙愚昧而已。一樣以民族特徵造出的代名詞，而接受者的觀感迥乎不同，原因便在維吾爾人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而歐美人則是自稱為世界上的「優秀民族」。這種小節看起來好像與民族關係無大影響，但有時却成爲民族間不能合作的基本原因。

但反過來，現代史又給一國內的民族關係以新的啓示，即一國內的少數民族想掙脫祖國而超然獨立是不可能的。以國家爲單位的鬥爭雖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並未稍易，列強爲鞏固其國際地位，其戰略與政略的範圍非常廣泛，一個弱小民族或沒有實力作後盾的國家或地方，如果被強國劃入其戰略或政策的範圍，則該弱小民族或弱小國家想以中立來支持其獨立絕不可能。舉例講，朝鮮民族被日本壓迫了五十餘年，日寇崩潰後，在那方面講都應恢復自主，但一直到现在還處於美蘇兩大強國控制之下。至於歐洲的一般弱小國家，過去被德國法西斯滅亡或統治的，戰後非被英美指揮，即陷入蘇聯的鐵幕之內。這些弱小民族與弱小國家爲自己之獨立與自由，會不斷作英勇鬥爭，但剛掙脫甲的枷鎖，乙或丙的枷鎖又扣了上來。外蒙在民初曾假帝俄的力量，抗拒中國，以後又借蘇聯的力量，成立人民共和國，現已正式脫離中國，宣告「獨立」，但他的「獨立」不還是變相的蘇聯附庸？

現代人總被歷史教訓得聰明些，取捨之間不似過去的盲目。

一國間的民族對立在微細處講實不易盡除，但少數民族之掙脫祖國的後果，少數民族本身却不能不考慮，這二者是矛盾的，因此矛盾，在今天的新疆，有民族對立，也有民族的向心力，從伊變到今天，新疆已走了三年的途程，問題不能根本解決，但問題也未十分擴大，其關鍵便在此處。

### 三 新疆的民族主義者

弱小民族爲了解放自己所走的路線不只一條。純持自力，以古代義士的心

理起與壓迫者對抗，但鑿天職，不計事功，像朝鮮過去的正義府組織與安重根一類的刺客，在新疆還沒有。以鮮明的政治標幟，在民間進行宣傳與組織工作，爭取羣衆，培植實力，遇有機緣，即發動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如辛亥革命時之中國國民黨，在新疆也沒有。新疆的土著人民在現代所走的歷史多少是與時代隔閡的，不只是地理環境限制了他們對時代的認識，即其本身文化與經濟生活也阻滯了他們取得解放鬥爭的知識與擴張自覺的意識，因此略具系統的民族主義思想在新疆土著人民中還未克形成。他們感到被壓迫，怎樣來擺脫這壓迫，一般人只注意到「力」上，這個「力」着重於武裝，而未着重於人民的組織的意識。在新疆個別傑出的民族主義者不是沒有，如現在的省主席麥斯武德，還在三十年前便在伊犁從事教育工作，想從啓發民智來蘊育革命思想，但他只是一個人，這一個人被揚增新放逐後，其事業也就隨之傾頹了。

在新疆過去曾有過多次人民暴動，但我們如果仔細檢討一下，暴動起後，暴動者本身很少注意到組織與意識統一工作，而只在武裝行動上用工夫。其次暴動的領導者於稍得勝利之後，便肆意胡行，他已經不是爲人民工作的人，而是假暴民之力肥己的人了，他只想高踞在人民的頭上，甚至宣布自己爲「帕夏」（回語「帝王」），因此人民在暴動政權下所遭際的並不比在漢人政權下所遭際的好些。譬如二十二年在南疆攻佔喀什的鐵木耳，其隨意殺戮維族人，比起「太平」時代的漢人官吏還殘酷十倍。這些人只是草莽英雄，够不上稱爲民族主義者。

盛世才統治新疆十餘年，這十餘年是新疆的轉形期，曾蘊育出一些新的人物。第一類是被新社會科學洗禮的維、哈等族青年，去歲參加政府的伊方人士如賽福鼎、阿巴索夫是這類青年的代表。我們與其說他們是民族主義者，毋寧說他們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這類人感到自己民族被壓迫，但他們把希望整個寄託在第三國際的身上。在迪化三十三年春破獲的「遊擊案」與三十四年五月破獲的「暴動案」，從被捕者的供述中都證明了這一點（註一）。他們是想依倚外力，進行組織與宣傳，他們都年輕，不能忍耐，對自己的民族有熱情，對自己的前途有幻想，但他們却沒有自信力，於是從自己所受的教育中，認定了惟有依倚外力纔可以迅速實現理想。第二類是從伊犁暴動中走出的人，這類人非常複雜，有的完全是政治投機份子，有的是窄隘民族主義者或宗教家，有的是草莽英雄，有的是共產主義者。事變後伊方的政治舞台會一變、二變、三變。最初成立的東土耳其斯坦政府，其內部之代表者爲宗教家，窄隘的民族主義者與草莽英雄。他們有本事發洩胸中憤憤，有辦法進行武裝鬥爭，但在行政組

機、政治活動上却弄得一團稀糟。革命是一個機器，需要技術專家發動它，並把它開走，被封建思想封鎖的人們是不能勝任的。許多伊寧暴動的參加者，不久已腐化了，暴敵橫征，為個人的財富前途打主義。有的人則佩上月星章、將官章，招搖誇耀。因此和平談判成功後，上述的一批人便次第被清除了。這些人我們與其說他們是民族主義者，毋寧說他們是被伊寧事變導演者暫時為配合環境而運用的人。和談時出現迪化的阿和賈提江在伊偽中並無顯要地位，但是他有政治經驗與鬥爭技術。伊方暴後的進攻新疆路線既有轉變，這類人便被應用了。阿和賈提江這一批人沒有獨立的政治主張，他們的一切言行都聽命於幕後人物，在整整十個月的和談中，每次遇有難決的問題，他們都到××領館去，而第二天，不是有新的意見提出即有解決方案的擬定，他們雖有民族意識，但寧願把民族命運寄託在他們信仰的主宰的身上。一年來伊、塔的地方情況與伊方在全疆的活動，說明了他們所着重的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在以反漢人的口號來煽動並組織土著人民，準備「再革命」、「再流血」，把新疆變成今天的外藏。因此我們說今天的伊方人士還够不上純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政治活動，主點不在拯救新疆土著人民，而在變革新疆的政治機構與新疆的色彩。第三類是現在的新疆省主席麥斯武德與秘書長艾沙等一流人，他們都是突厥主義者，對於新疆所經過的歷史存有憎惡感。這些人在中央會居留有十餘年，但中國的政治未曾使他們滿意，中國的國勢未曾引起他們的依賴心。他們都不是平凡人，有社會經驗，有政治認識，也有鬥爭技術。三十四年他們隨張治中氏回到故鄉來，很想在這個機會中給自己給新疆的土著人民造一個新的局面，亦即至少使新疆成爲一個自治區，一個實質上不受中央軍事政治干涉的高度自治區，把新疆省改爲突厥省或突厥區。但是他們對於外力的看法與伊方人士不同，因此受到了伊方人士的反對，這種反對逐漸啓發了他們依賴中央的心理，他們的政治主張與活動也一易再易。在目前，他們是以不脫離祖國爲原則而盡量地爲土著人民爭權利，尤其是爭福利。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着重在教育、文化、經濟建設上，想用這個來爭取廣大人心，這些人可以說是較純的民族主義者。

就上述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在新疆今天從事政治鬥爭的人，很少有純民族主義者。我這裏所說的純民族主義者，是指以民族解放爲主要目的的人。在民族解放運動中，運用外力不是不應該，但這只能作手段用。如果其目的在歸屬外力，則已失掉民族解放的意義，對民族本身沒有什麼利益可言，亦不可能在人民中建立起信仰。

#### 四 兩個轉形期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不難了解伊寧事變發生的原因與最近二年來新疆的大小變故。在新疆有民族對立，有政治壓迫，有外力覬覦，但是還沒有足以促成現代民族運動的條件，沒有被歷史創造出有鮮明政綱與羣衆信仰的民族主義者，新疆土著人民沒有自己的甘地或胡志明。因此，外力成了伊寧的發動者，但是外力僅能把「革命」的機器發動，而不能把它開走，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能把它開走的人。

伊寧起後，伊方的政治口號是推翻漢人在新疆的統治，建立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他們是想用這兩個口號把「革命」機器開走，但他們的企圖是失敗了。原因便是在本文第二節所講的，新疆土著人民對漢人沒有好感是事實，但十餘年來的血的教訓已使人民不肯輕易向不可知的空地上邁腳步。伊寧中「一英雄」們如艾尼，如艾立漢吐烈，在人民中是陌生的。人民很容易通過他們看到另外的黑影，而此黑影在不久以前曾殘殺過南疆人民，曾把和蘭的三十六師官兵屠光（註二）。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給他們帶來的是禍是福，不易確知，生活在這樣的封建社會裏的人，是不願向他們的生活靜流投下石子的。伊寧變民的軍事勝利是許多原因促成的，其中很少有民衆歸趨的成份。三十四年迪化危急時，單就軍事講，伊方是處於有利地位的，不過當時的國際環境阻礙了他們涉馬瑪納斯河，因此改取了和平攻勢。和平談判成功，伊方人士參加了改組後的政府，從此時起是新疆的第一個轉形期，政治爭衡自此以後成了主要節目。

轉形期以後的新疆情況，在政府這方面，是事事容忍，事事退讓；在伊寧那方面則步步進攻，步步強橫。當時的政府領導者張治中。確是想一洗過去歷史的積垢，以新的心地，新的政治與新疆各族人民相見，在張氏的心中可以說沒有一點詭譎，他真是想在新疆建立起民主政治。不過有一點與伊方的企圖基本矛盾，即張氏要保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新疆自治也好，高度自治也好，伊塔阿三區特殊化也好，但決不允許其他各區步伊、塔、阿三區的後塵，而致中國的政權在新疆失墮。

在政府這方面是想從說服與給人民實惠上取得人民的擁護，同時認真執行和平條款並推行民選工作以取得伊方的信任。但久已涣散的行政機構不易整肅也沒有良策整肅；而千百年來的民族成見已沉澱成牢不可破的觀念，不是短期的說服工作可以化除的。當時政府之優容維吾爾人是對的，但一般人不了解這

個，維族人受優容而益發張，其他民族對此則指責政府懦弱，結果竟釀成了自己營壘內的步伐不協調。就政府講，所採取的是政權防護；政權防護，主要條件要自己的機器健全，不一定在於把它開走，而在發動後各各齒輪都能互相配合，動轉無滯。當年史大林與托羅斯基的鬥爭，許多條件是利於托羅斯基的，但史大林有防護政權的策略、技術與運用這策略、技術的本領，托羅斯基的集團終於瓦解。在今天新疆，政府有防護政權的策略，而缺乏技術與運用它們的本領，因之政權還在飄搖之中。

在伊犁這方面是政府在政府控制的地區擴大宣傳與組織工作，建立起人民對所謂「東土耳其斯坦主義」的信仰，另一方面則設法阻礙政府的建設工作，破壞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但無論是阿和買提江抑或阿巴索夫等人，並不能成爲多數人民的信仰中心或崇拜偶像，同時他們的過分煽動與破壞工作，使一般愛好安定的人與他們遠離，他們的笨拙的挑撥工作與不自量的驕滿作風，使一般漢回人民對他們由恐怖變成憤怒，尤其是他們排斥哈薩克人，把自己當年的有力盟友迫成了他們的敵人。就伊方講，所採取的是對政權進攻，政權進攻的主要條件是在渙散對方的力量，把握各階層的可能友人，認清環境，不替莽邁一步，尤其要了解大多數人民的要求與心理，把自己表現成確是在走大多數人民想走的道路。當年列寧之進攻克林斯基政府能够成功，便是他了解俄羅斯人民已被對德戰爭苦惱到極點，他提出了停止對德戰爭的口號，大部沙皇軍隊及人民與若干政黨便都轉到他這一方面來，克林斯基當時的實力並不太小，但他執迷了用對外戰爭鞏固自己，結果失敗了。在今天新疆人民所企望的不是東土耳其斯坦主義，不是三民主義，也不是選舉權，而是安定，而是有飯吃。

伊犁方面的無視現實，結果發生了本年的二二五事件，從此時起第一個轉形期乃開始動搖。三月，張治中自京返迪，依然進行說服工作，他確沒有偏袒某一方面，他不但希望伊方放棄挑撥破壞工作，同時也在訓導他的部屬：站在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立場上愛護少數民族，反對部分少數民族的暴行，因爲這暴行是若干年漢人統治者所造成的，大家應該忍耐，應該從建設上來改變人民的心理。四月間他與阿和買提江等人出巡南疆，歸來後，中央發表了任麥斯武德爲新疆省主席的命令。

在策略上講，伊方似乎應該設法影響麥斯武德這一集團的人，但阿和買提江是想把自己建成新疆土著人民的信仰中心，同時觀念上又以爲麥斯武德等人決不會和伊方走同一的道路，於是盡力組織反麥斯武德任主席的運動，並企圖運用省參議會會議把中央的命令否決。伊方爲了在省參議會中占多數，曾從

各地派來若干未依法定程序選出的省參議員，並在迪化拉攏無所謂的省參議員，（此一鬥爭經過相當複雜，本文爲篇幅所限，讀者可以參閱七月份太公報刊載的張紫葛君的一一葉知秋）與觀察二卷二十一期迪化通信），省參議會終因雙方鬥爭白熱而流產，和平「合作」的局面眼見得已不能維持了。

而恰在此時發生了北塔山事件。北塔山事件在迪化並未被擴大宣傳，但鬱悶已久的反伊情緒却借此被若干人士變相地發揮出來。有的人竟把烏思滿形容成義士，把哈薩克人形容成衛護新疆的力量，把蒙古人批評得一文錢不值。這對狹隘的伊方人士刺激已非常大，接着政治鬥爭益趨明朗，像阿和買提江一類缺乏政治修養的人不但承受不了，就是其幕後人物也以爲這樣下去，對伊方已毫無利益可言。於是六月末發生了吐、鄯、鄯等地武裝暴動事件，暴動的組織者是吐魯番縣長阿布都熱合滿（留蘇學生，係經阿和買提江保薦而出任縣長），這這個暴動結束了第一個轉形期。截至八月十二日阿和買提江不辭而別，八月二十六日賴希木江撤退，伊方的人士全部都回伊犁去了。從去年七月一日到現在，短短的一年間，由於種種原因，政府與伊方的合作不但未曾實現，且連表面的維持都不能繼續下去。

伊方人士全部撤離迪化後，張治中曾發表了兩篇重要文件，第一是已由大公報轉載的「正本清源」，第二是「致伊方函」（要點已由中央社發佈），這兩篇文件是張氏的心腑話，非常沉痛，因爲內地報紙有的已經刊載，無庸引證。張氏還希望伊方人士能够回來。

一直到現在，政府尚未獲得伊方的答覆。轉形期後的迪化，表面上呈現穩定，伊方的工作人已潛入地下，維文新報日報也一改過去攻擊政府的態度。在南疆，東土耳其斯坦主義的領導者阿布都克里木拒絕到迪化任副主席，新任專員吳買爾接任後，地方情形好像漸趨平靖，但是我們不相信新疆問題就會這樣不了了之，尤其是值得一述的是蘭州和平日報八月廿八日有這樣的一段記事：

「駐迪化蘇領事館關於喀什逮捕反動份子之致我方之照會，已於廿二日以照會覆之，態度極爲嚴肅，內容除駁數伊方種種破壞及反動之事實外，緒語並有「新疆情勢之好轉，決定於中蘇整個關係也」等語。」

### 五 新疆的前途

新疆的前途果真決定於中蘇整個關係麼？

在很早以前蘇聯便把新疆看成了他的戰略與政略外圍，這是事實；但一直到今天蘇聯決沒有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企圖，無論中蘇關係惡化到何種程度

，蘇聯是不會正面向兵進據我們的領土的。

三十五年和乎談判之能够成功，除了張治中的容忍，是蘇聯在當時願意造成個局面，今天伊方撤離迪化當然還是他的主張，如前所述，阿和賀提江等人是沒有獨立的政治主張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說蘇聯會決定新疆的前途。在目前，蘇聯對新疆只在控制，還不肯冒大不韙用軍事把它奪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蘇聯很清楚，目前中國的政治情況不會把新疆拖上軌道，因此正面的軍事進攻是沒有必要的。而且我們應考慮蘇聯對外關係史，他從未曾經于傾擲自己力量，他永遠把政治高置於軍事之上的。

決定新疆前途的，仍在我們自己。

我估計，伊軍方面人士不會再回迪化來，而以特殊化的三區與政府對峙。二年來伊、塔、阿三區非常貧困，這三區的人口總數不過五十五萬餘人，在其實困難情況下，不會冒軍事上的危險來進攻政府區。而政府這方面，國事如此，當然也沒有出兵三區的決心，可能彼此以瑪納斯河為界，有個相當的對峙時間。

在對峙時間內，伊、塔、阿三區被伊方嚴密封鎖，內部且有殘酷的特務統治，政府想到他們的區裏進行宣傳或組織工作是不可能的。反之，政府控制下的各區將不免仍有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的活動，伊方將以此來繼續組織暴動，使政府控制區得不到安寧。

第二個轉形期內，政治鬥爭仍將佔主要地位，如果新疆的軍政各部門認真協助麥斯武德，使這位機關手能够運用這整政治防守機器而不感棘手，各項給與人民實惠的工作得慢慢展開，這傳的統治態度得漸次消除，純正的民族主義

#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李恭宇

我國地方財政到了今日，可說快要走到山窮水盡的境地。自從三十五年六月六日中樞宣佈：戰後財政收支系統改訂為國家、省、縣三級制以後，地方財政在通貨膨脹與財源窄狹的聯合壓迫之下，始終表現着捉襟見肘的窘迫狀態；不論省級或縣級，無不處於一種垂死的困難情況中。我們試一檢視各省去年或今年的收支預算，其中可以勉強均衡的預算單位，真是百不獲一。此種嚴重情形的繼續存在，對於國家前途可能發生如何的影響，實在令人不敢想像。

者得於人民中培植起來，則伊方終會失敗的。不過我們就過去的新疆情況看，這種企望未免過奢，但這却是起碼的企望。

如第一節所述，今天的新疆問題的重心依然在民族與政治上，誰能在人民中培植出民族主義者，使人民與部屬對前途有信心，有鬥爭熱情，有統一意識，誰能不說空話，認真解除人民的苦痛，並從人民眼中剷除黨以人民汗血自肥的人，清除黨以封建思想下臨人民的人，誰便會成功。

第二個轉形期後的新疆依然未脫離殘酷的政鬥鬥爭階段，點綴的暴動不足懼，所怕的是不能把政權防護的機器毫無障礙地發動。

至於我們全國和平與建設的實現，對邊疆保衛與發展的關係，人均能詳，不再贅述了。

三十六年九月九日

(註一)三十三年春迪化被種以軍校維哈族學生為主的反政府案，這些青年們的信仰中心均在「力」的象徵之某方，其首領經常與某方往還，已組織遊擊隊，欲舉事，故一般人稱此案為「遊擊案」。該年冬因此案被押的經政府全部釋放，但他們出獄後仍繼續與某方聯絡，準備三十四年五一起事，多數又逃往，從他們的供述中，某方對他們的積極發動武裝攻勢，並不贊同。這些人於該年冬經政府大部釋放，餘二十餘人於和平談判功成時釋放，均赴伊犁。

(註二)二十六年夏據地和蘭的馬仲英總部(即三十六師)出兵喀什、阿克蘇、與省軍對抗數月，最後從島什入境的柯爾克斯團斷了馬軍的後路，幾把南疆局面穩定下去，柯爾克斯團一時據喀什、和蘭。維民被殺捕屠殺者約有二萬餘人。三十六師，除代師長馬茂山逃入印度外，其餘官兵百分之九十以上均被集體屠殺於鴉子塔(墨玉皮山間)，洛浦東戈壁等處。

筆者茲根據手邊收集的資料，對於我國目前地方財政的主要病態，作一綜合的分析。

先就收入方面說。戰後各省收入預算中唯一值得重視的特徵，即是「入不敷出」。入不敷出所產生的後果，在地方財政本身方面，乃顯露着高度的收入短絀與艱苦的羅拙運籌；在地方與中央的財政關係方面，又引起了不合理的補助制度與倚賴性的極度增高。茲將上列兩種情形，分述如后：

**第一、收入的短絀** 在省級財政收入中，依照卅五年財政收支系統修正案的規定，營業稅五成與田賦二成，為最可靠而合法的財源。田賦僅及戰前三分之一，營業稅原來全部歸省，今亦僅及戰前二分之一，而新稅率又係按照營業總額征收自分之一。五，相當於過去的一半。此外，屠宰稅，契稅及烟酒牌照稅改歸縣有；特種營業稅列入貨物稅範圍，改歸中央課徵。戰前省方一烟酒附加「與一鹽斤加價」等財源，均予裁閉。省級收入經過如是一次大規模的支離分割，自然不免感到異常拮据；尤以過去在營業稅中佔大部份的特種營業稅如浙江省「錫箔稅」的改歸，更使其省財政收入感到萬分短絀。收入有限，支出膨脹，省財政將何以求收支的均衡？試以江蘇省為例：三十五年度下半年，收入約一、〇六九千萬元，支出約一、三六七千萬元，收支相較，不敷差額達三十億元之譜。三十六年預算，歲入三三、五一〇、三三三千元，歲出七二、一七〇、三三三千元，收支相較，不敷差額當在四百億元以上。又如江西省卅五年度不敷達五十九億餘元，雖經裁員減政，力事撙節，仍有廿二億元之鉅。三十六年度據云當在一百廿億元以上。又如浙江省卅五年度下半年收支對照表所載：收入為八、三二七、五〇〇千元，支出為一四、三三五、四二九千元，不敷差額約在六十億元左右。由此足見戰後省財政陷於如何的一種困苦狀態。

縣級收入卅五年修正案與卅六年修正案相較，增加之稅收計有土地稅五成、契稅全部與營業稅二成，減少之稅收計有田賦附加全額、土地陳報後正附稅溢額、遺產稅半成、印花稅三成。增減相抵，戰後縣財政收入雖然稍有增加，然而在支出迅速增長、物價急劇上揚的條件下，縣理財者運籌的困難情形，恐遠較戰時為尤烈。例如浙江省各縣（市）卅五年度下半年重估結果，計收入為六五、二五二、二〇九千元，支出為九二、三一〇、四七〇元，不敷差額為二七、〇五八、六一〇千元，除在賦谷增價與鄉鎮學校經費另籌外，尚不敷一百四十餘億元。又如安徽省三十五年度下半年，入不敷出約五十餘億元。由上列各項數字觀察，戰後縣財政處境如何，不言可知。

**第二、仰賴中央補助** 地方財政收入的短絀，乃造成戰後地方倚賴中央的不合理、不正常的財政關係。依照卅五年七月一日公佈財政收支系統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各上級政府為求所轄各區域間，教育文化經濟建設衛生治療保育教育第事業之平均發展，得對下級政府給與補助金。但事實上目前此項規定，已成爲各省縣請求中央給予補助收入，以爲解決入不敷出的財政困難的依據，而其補助款項的支用，目的既在彌補不足，均預算，自不受平均發展上列事業項目規定的約束。

補助制度就財政理論而言，確爲一種促進全國經濟平均發展的良好辦法。英國施行財政補助制所產生的優異成績，便是一個事實的證明。但是目前我國地方財政的請求補助，目的既不合理，用途又不符規定，其結果除了增加中央理財的困難與引起地方政府的倚賴心理外，絕對不能發揮補助制度的性能，而獲得良好的效果。戰後地方財政補助數額的龐大，實在令人驚異，現在此種不正常關係尚在繼續擴張，誠不能不感到無限的憂慮。三十五年度核定的收支預算表，計有江蘇等二十四省，南京等五市。收入總額爲一、〇一八億餘萬元，支出總數爲二、五九五億餘萬元，收支不敷約一、五七八億餘萬元，概由中央補助。三十五年度十二月份各省市員工生活補助調整，爲額計一百六十四億餘萬元，亦由財部追加補助。同時西南各省市免賦部份，計省級一百廿二億餘萬元，縣級一百一十四億餘元，亦由中央支付彌補。總計三十五年度下半年，中央補助地方款項，爲額當在一、八八四億元以上。龐大數字，對於中央負累殊重。根據前節分析，三十六年度省縣支出愈益膨脹，則需要中央補助的數字，將較去年爲尤鉅。似此不合理現象，如不速謀改善，地方財政將求陷於不可自拔的深淵。

以上爲收入方面的情形，其次就支出方面而言，我國財政支出的不合理，自始迄今，未嘗稍變。地方支出在民三十財政收支系統改制以前，主要特徵約有三點：即債務費的累積，行政費的龐大，與事業費的極其微弱；換句話說，就是所有人民血汗的輸納，都用爲官吏俸祿的消耗，對於社會福利的增進與地方建設的發展，毫無所用，在民三十實行二級制以後，債務費雖已剔除，但在新縣制之下，行政機構逐漸擴大，行政費反較以前更爲膨脹，而事業經費則處於極不重要的地位。這就是說，地方財政支出的主要途徑，仍然朝着消費的或不生產的道路走，並未轉向改善社會生活，增進國民經濟的方向。抗戰結束以後，由於內戰的繼續擴大與社會治安的不甯，地方財政支出除了保持上列特徵以外，尚加上一個鉅重的保安支出負擔；因此，地方財政除了對人民進行種種的苛擾而外，實在找不着其他有利的設施。茲將我國目前地方支出的內容，分析如下：

**第一、行政與保安經費的過於龐大** 我國過去由於政局不甯，內亂未已，行政保安二費，在我國地方財政中佔絕對優勢，已成爲數十年來不可否認的事實。三級財政收支系統制恢復以後，此種現象，甚至變本加厲，繼續增長，在歲出總額中所佔百分數，較之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按地方行政經費的激增，主要原因在於幣值猛跌，物價劇漲，公務人員除薪俸以外非有額外津貼不能

維持生活；同時，戰後復員事業，行政機構的擴大亦為助長因素之一。地方保安經費的膨脹，主要原因不外內戰的延續，以及戰後地方秩序的尚未恢復。二者合併起來，即充分表現我國政治的無能，社會的混亂，與人民生活的陷於水深火熱。根據江蘇省三十五年度「歲出單位預算事業別總計表」所示，生活補助費支出居各項支出的第一位，佔支出總額之六二。八二三；警察支出居第二位，佔百分之二二。一一二；教育文化支出居第三位，佔百分之七。〇三六；行政支出居第四位，佔百分之三。四二一；經濟建設支出為額最夥，不過佔百分之二。四五三。

上面所列百分數，顯然告訴我們：

- (一) 警察支出佔支出總額三分之一，足見社會秩序混亂，全省處於一種非常的面局；
  - (二) 行政支出合生活費支出，共佔支出總額百分之六六。二四四，足見行政經費的龐大，超過歲出預算一半以上；
  - (三) 教育文化支出實際上亦僅系一種教育行政經費，以如是微薄的數額，對於教育設備與改良，為效殊鮮。
- 第二、事業經費的極其微薄 通常所謂地方事業，不外「教」「養」「二項。故事業經費即指教育文化、經濟建設、衛生治療、保育救濟等項支出而言。此四項支出，對於國民生活及社會福利關係極大，自應配予相當的款項，然而事實上由於行政保安二費在預算中所佔比例的過大，事業經費自不能不有極度的緊縮。

我們知道：財是經濟建設的原動力，是地方事業的源泉。支出的錯誤，常

常就是建設路線的錯誤。過去我國地方政務之所以遲遲未能納入正軌，事業經費的微不足道與預算編列的不合理，實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為了促進國民幸福與改善地方政治，事業經費在今後的地方財政支出中，實在不能不有他度極大的擴增。

目前各省的省縣預算中，上列四項事業經費，可說完全等於一種點綴的項目。試以江蘇省三十五年度「歲出單位預算事業別總計表」為例，除教育文化支出為如前節所述而外，經濟及建設支出不過佔支出總額百分之二。四五三，衛生支出佔百分之〇。三三九，社會及救濟支出佔百分之〇。六五三。四項合計，總共不過佔支出總額百分之九。四七八。江蘇省地方民生向稱富裕，而戰後災情亦較他省為烈，但其支出情形尚屬如是，其他各省地瘠民貧，事業經費的微薄，更而想知。

總之，收入的滯塞與支出不合理，實在是造成今日我國地方財政紊亂的兩個主要因素。最近朝野呼籲救濟地方財政的聲調，日形高漲，而財部亦有將營業稅全部收與土地稅全額劃歸地方征收的擬議（見八月十三日新聞報），同時政院週來亦曾有調整縣級財政、充裕地方財源的通令，雖然調整的辦法筆者屬稿時尚未看見發表，然而一月來政府的種種措施，已經充分表現中樞對於地方財政的注意與重視。不過，筆者認為：在內戰與通貨膨脹的前提下，地方財政已經顯露岌岌不可終日的狀態，挽救地方財政的危機，應從根本上着手，決對不是表面的改進所能奏效。同時筆者需要提醒政府：地方財政的紊亂，即是地方政治的腐敗源泉，也就是中央財政失衡的主要原因。

#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 的後面

王澤農

本刊三卷三期所刊李克佐等八先生寫的「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擬用生產農場的辦法，應用農業最新技術，實施機械耕作，以改進中國兩千多年默守陳法的農業，並同時舉辦鄉村工業，吸收新式農業剩餘的人力，並為中

國工業儲備技術工人，作為農業國家渡到工業國家的橋樑。最可貴的是李先生等，認為農場不是機關，農場內一切的人員都須從事生產，掃除舊日我國公私營農場的積弊。而且這種生產農場除生產外，又是研究機構，也是推廣機構，

它會將知識份子，以農人的身份與農民切實聯繫起來。這樣不特農業改進有辦法，而且農業教育，農村建設都有辦法。本來，今日的農村建設應配合國家工業化，生產農場也為工業化奠定了基礎。正如陳衡哲先生所說：這是經過研究與討論的一個成熟方案，李先生等願意犧牲自己，不取薪水的在農業上苦幹一番，這是令人非常欽佩的。

不過成功的條件畢竟不是僅有好的計劃，和有人願意苦幹就完全圓滿。現在是等待政府和社會人士協助的時候了。政府與社會人士有效的協助，不僅是這計劃的成功，而是農業的出路，知識份子的出路，整個國家的出路。李先生等希望政府的是：第一，租借土地；第二，保障工作；第三，給予農貸。希望社會人士的是：第一，租佃農地；第二，給予貸款；第三，精神援助。下面就這幾點，筆者貢獻些意見，一方面希望政府能夠採納而切實執行，另方面希望社會人士在可能範圍以內來參加並協助這工作的完成。

先就農地來說。關於農地的取得，目前倒不是困難的問題。根據戰前的統計：魯、晉、豫、冀、陝、蘇、皖、鄂、湘、川、粵、桂、浙、閩、遼、吉、黑、新、寧、甘、青、熱、察、綏、滇、黔等十七省的荒地總面積為八六五·五七三·五八五畝，其中雖有自然條件不良，不宜於耕作的，但能够耕種的當然仍不在少數。根據戰時我們在江西七年間的調查，僅後方五十六縣可墾荒地則有四三〇·二四三畝。此外，戰爭結束，我們發現敵我前線，因經過八年經常的炮火的摧殘，人民無法居住，因而荒棄的肥沃土地，為數也還很多。如南昌、高安、湖口、德安、瑞昌、永修、奉新、安義、新建、靖安十縣的調查，總計這種荒棄土地，便有三三六·一九〇畝。這種土地的自然條件都是很優越的，因為這些地方，戰前都是肥沃的熟地，但因戰後人口的銳減，耕牛農具的損失，以致迄今勝利已屆兩年，仍然無法復耕。這種農地的利用，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就中還有好幾處，我們經過多次的調查，都認為非常滿意，對於農業機械的利用，也頗合宜，如永修的張公渡、復興圩，瑞昌的楊柳湖，每處都在一萬畝以上，土壤肥沃，自然條件均佳，實堪開墾利用。這樣的情形，不僅江西如是，其他各省當然也不乏類似的事實，這是值得注意的。

這些荒地，無論何人，只要是屬於中國籍的，都是有權取得的。根據民國卅五年四月修正公布的土地法第一百廿八及一百廿九條，凡是中華民國的人民，或為自耕農戶，或為農業生產合作社均有承墾的權利。而且根據第一百卅三條的規定，承墾人自墾竣之日起，無償取得領墾地的耕作權，繼續耕作滿十年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至於地權為私人所有因戰爭影響荒蕪無法復耕者，

依照土地法第八十九條，政府有令所有權人限期使用之權，其期限未經使用者，政府有收歸招墾的義務。這是我們從事農業的人，有權請政府執行法律的。除公私有荒地的使用外，正如李先生等所希望，便是社會人士的私有土地的代耕或租佃。根據我們在江西幾年的經驗，這可說也很大。就南昌附近來說，從戰事勝利結束的時候起，我們便擇災情特重的南昌縣第六區作了一次調查，當時荒地總面積計有五萬餘畝。可是經過一年的復員工作後，我們再在同一地區，作第二次的調查，在這一年中荒地復耕的數量雖然很多，可是繼續荒蕪的，除零星分佈小面積的不計外，大片荒地可以方便機械耕作的，在這第六區內還很多，如該區浹溪鄉一處便有二千八百餘畝，該區沙埠潭鄉一處有一千七百餘畝，新鄒、萬舍兩處共五千三百餘畝。這些地方離江西省會很近，且在撫河，南臨公路，贛粵公路，浙贛鐵路附近，交通極為便利。復員時所獲各方面的救濟物資，如農舍、耕牛、農具均特多，而土壤又極肥沃，可是一年

努力復員的結果，仍然遺留下大量的荒地。其他比較偏僻的地方，當然可想而知了。上面還不過是從耕墾數量言，如果再從已復耕的田地作進一步的考察，這些田地表面上雖已綠油油長着作物，可是，因耕牛的缺乏，農具的缺乏，人力的缺乏，耕作得非常粗放。過去，在戰前每畝可出四担稻子的田地，現在，在戰後，還沒有一半的收穫。這些，不論是荒地或已耕地，對於地主都有很大的損失。如果我們能用機械深耕，未耕地可以不致繼續荒蕪，而且已耕地也可增加生產，這增產量不僅比目前粗放耕作的田地為大，且較戰前契約的耕作所獲尤鉅。這樣，耕作的人願意依法交租，對於地主必然是有利可圖的。除非土地所有權人頑固愚蠢，聰明的地主是一定樂意和李先生等合作的。

其次再就工作保障說，李先生等對於政府的希望是：「除正式的田賦外，免除一切的苛捐雜稅，同時保障我們的工作不為軍隊破壞。」這是一個合理的而且也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只要政府能執行他自己的法令，這要求是很容易滿足的。因為使用的如果是荒地，政府是早有優待辦法的。不特要免除一切的苛捐雜稅，就是正式的田賦也應免徵。根據土地法第一百卅三條：墾荒完竣的土地，得由該管市縣政府酌予免納土地稅二年至八年。在江西墾荒還有單行法，根據民國卅五年五月公佈的江西省公有荒地承墾規則第十五條：承墾人自取得耕作權之日起，准免納地租五年，第六年起，由縣政府征收地租，租額以不超過該土地正產收穫總值百分之十五為限。如荒地所有權屬於私人，在同年同月公佈的江西省墾殖事業推進辦法第七條又另有規定：便是可墾的私有荒山荒地，得依法由墾務機關強制所有權人租與開墾的人民，其租額不得超過該土地正產



收獲總額百分之十五，並自開墾之日免繳五年。其次，此項荒山荒地亦可由墾務處強制所有權人出賣與開墾的人民，或由墾務處向所有權人出價征收，再行照價分配墾戶，以上兩辦法所定地價，由墾戶分期於收獲後交付所有權人或償還政府，其支付或償還年限並規定不得少於十年。此外，在同辦法第八條，對於以上兩法取得所有權的土地得免繳土地稅五年至八年。在民國廿七年以迄於今，在江西從事開墾的人，不特依法免繳土地稅，而且兵役及其他一切攤派都完全免除。所以，從這樣看來，李先生等的要求不僥倖合理，而且也是合法的，只要政府切實推行法令，便不會給李先生等以失望。

以上是就使用荒地而言。如果土地是向私人租佃，而且耕種的又是熟地的話，照李先生等自己的意見，願意照樣交租。不過，在今天佃農的受剝削，耕地地租的不合理，是很值得注意的。李先生等既願意犧牲一切來為中國農業探求出路，是不應再受不合理的地租的剝削的。這一點，很盼望賢明的地主們，應該有個覺悟，將其過份的租額自動降低。根據土地法第一百十條，地租不得超過法定地價的百分之八，約定地租或習慣地租超過法定地價百分之八者，應比照法定地價百分之八減定之，不及法定地價百分之八者，依其約定或習慣。從這條法律，地主們也應該知道過份收租是違法的。其次，生產農場是一個試驗，所以和地時應該有一個較長期的租約，其年限至少五年，足供生產農場一個長時期的試驗。

至於軍隊的破壞，是政府應該切實的予以嚴厲的取締的。自從抗戰以來，軍隊的風紀無庸諱言的是一天比一天壞，尤其是對於他人的物權及私人事業的不尊重，實在令人痛心。生產農場是一件煩重的試驗工作，不特李先生等抱着絕大的希望，就是關心農業的人們也一樣希望着牠的成功，如果不幸的一旦被軍隊所摧殘，這不僅是摧殘了一個農場，而且是很可能摧殘了中國農業的一條出路。

關於經營農場的資金，李先生等所希望的是，政府的農貸和社會人士幫忙接洽比較長期的貸款。先就私人的貸款來說。在今日的情形下，應用私人的貸款，其利率的高昂，頗令人不敢嘗試。其次，因為農業資金的週轉比較遲緩，尤其是所謂長期貸款，頗不能引起一般富有的人們的興趣。因此，私人的貸款，尤其是長期的，比較難有確實的把握。這樣，我們便不能不仰求諸政府。根據我們的經驗，政府的農貸，倒不是沒有希望，而且利息很低，對於經營農業的人，倒是重要的協助。不過，今天的農貸辦法，其必須改善的，至少有兩點：第一，貸款的數量太少，頗有杯水車薪之感，令人覺得毫無辦法。所以，希望今後辦理農貸的人，對於各項貸款計劃，應該切實審核其需要，不要隨隨便便一律予以折扣。其次，今日的農貸，自從呈請到核准，再從核准到領款

其間所需的時間，時常會在一年半載以上。這樣，縱然款貸到了，也仍然無濟於事。因為物價的飛漲，會令原來計劃所需的款額，超過了預算數十倍。不特如是，農業的工作是有效率的，如果貸款的延遲，失却時效，這貸款的運用也就只有等待來年了。這些缺點，對於農業工作的影響非常多。尤其是李先生等冒着艱險作生產農場的試驗和中國農業出路的試探，萬不願因為這些農業技術以外的事招致意外的失敗，因此希望政府辦理農貸應該特別注意。

最後，正如李先生等所希望，筆者也盼望社會人士，對於這新的事業予以精神的援助。中國的農業改進已經是幹了近三十年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顯著的成功的。最大的原因是由於知識份子和農民不能打成一片，農學和農業脫節。生產農場對於這卅年來的錯誤，至少是可以糾正的。這新的事業將是知識份子和農民間的橋樑，農學和農業間的一條通渠。(編者按：自本刊三卷三期刊載李克佐先生等的文章後，各地讀者，已有多人來函，表示同情幫助。詳見上期本刊編者報告。)

(上接第二頁)

任意破壞，種種慘狀，更不勝枚舉。這就是國軍「清剿」的功績，也就是願春人民的悲慘命運！我們已經沒有眼淚了，我們只有怒火。

王威 九月廿六日 湖北蕪春

政府對付異己

編者先生：八月中旬，四川省政府在成都召開了一次專員會議，各地專員均皆列席。從會議開始到結束，有兩件最最重要的「仁政」提出來：第一就是加緊徵實，以應軍用；此舉是政府要解人民於「倒懸」，乃決心戰平「匪患」；本是為了人民，人民豈能不盡其義務？道理有如星月之明，誰敢言其不當！如有，則必為某方張目無疑。第二件涉及治安問題，因為有一位特殊人物——四川省特委會主任秘書徐××出席致詞，宣佈政府的意向，希望各區專員會後所最應注意的事情莫如消滅異黨。除共產黨之外，另舉了三個黨派：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這三個黨派的上層份子，政府現在所採的政策是暫時容忍敷衍，其餘對中下層份子則不必客氣，只發發現，不問

其情由如何，一律格殺勿論！格殺後再加以「匪」的名義，以掩人之耳目；切不可於無意中暴露了被殺者的黨派背景云云。

在徐××講完話之後，特委會主任委員××出而強調徐××的談話，就是徐××的談話是完全代表政府的，你們(各專員)儘管殺，就是殺錯了，本人(郭氏自稱)負全部責任。

真誠 九月十六日 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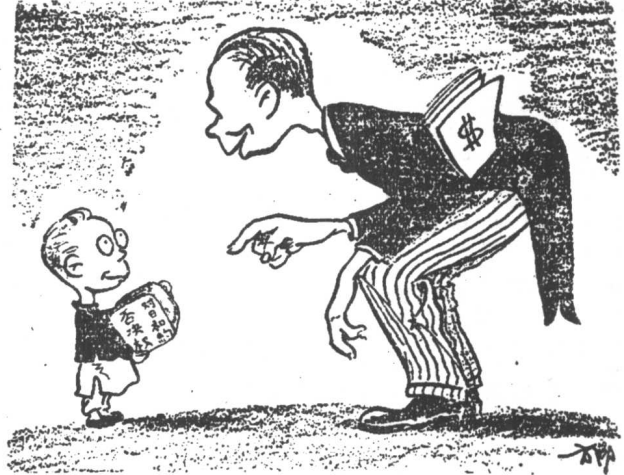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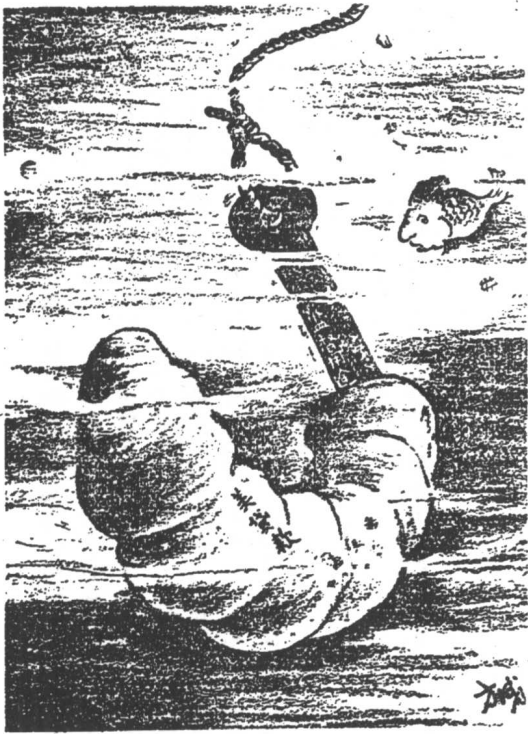
「歐洲仲夏夜之夢」

補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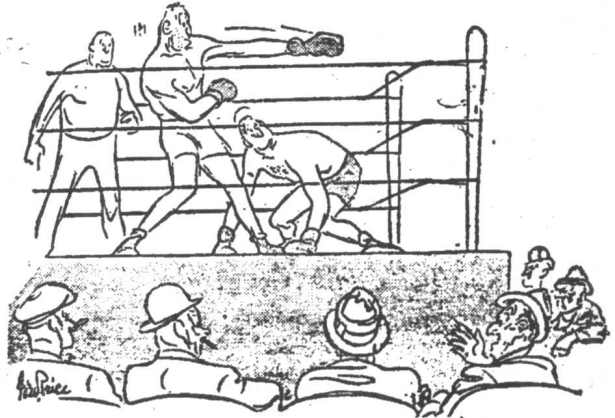
編者先生：拙文「歐洲仲夏夜之夢」，在「英國的苦衷」的一節中，所提對肉條件，就是別國可以用英鎊兌換美金一節，是在簽定美國貸英巨債時規定今年七月十五日起實行的。當時英國預計到今年七月可以吃得消這條件，但是如我在該節裏所說的理由，這一條款竟促成了這次金元荒。我寫那文時沒有把這經過說明，恐怕引起誤會，茲補正如下：

「這條條件是從今年七月十五日起別國持有英鎊的可以由兌換英鎊。如果……」

雙筆通 九月二十日



？ 賣 不 賣



「！的派左啊，」(轉載NEW YORKER)

# 觀 察 漫 面



任 上 馬 走



作 夫 野 (刻木) 花 棉 搶



(觀察專稿)

# 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

## 觀察記者

### 雪球滾滾 大別佈種 越越滾大 左右開弓

內戰雖然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雙方在摸索着如何拿出一張制勝的王牌，但是王牌在那裏，我們一點也看不出來。原子彈大概雙方都沒有，否則或許早就不要氣的使用出來了。縱使從從兵力上看，抗日戰爭時儲備的擴充的不肯用的兵力，現在是都使用上了。那裏還會有什麼王牌？沒有王牌的，也不會奇蹟，無疑的，戰爭還是長期化的。因此連下名城者不必沾沾自喜，長征萬里者也用不到自雄，終有一天會「戰火熾也，不戢自焚」的。

他打狗 他偏打雞

本刊三卷二期在一戰局為敵」一文中，記者指出國軍將以「壯士斷臂」的精神，忍受那殘酷的苦難，仍然要把軍事重心放在山東，以實戰爭取沿海的戰略。

一個月來內戰發展的趨勢，大致還是如此。我們可以很率直地說，打仗就是制整扭，一方所願意所希望的，就一定是一方所不願意所不希望的，你叫他向東，他就偏向西；你叫他打狗，他就偏打雞。一方面希望爭取沿海，另一方面也希望做出一條戰爭的整齊線，把內戰變成純軍事的，逐步向北推移。此種意向在山東主戰場上，表現得更露骨而急切。因此共軍在山東戰場上，就除了留一部分兵力守備沿海外，在主要根據地被突破後，便拚力南衝，打破了國軍將共軍完全壓迫至黃河以北的戰略企圖。劉伯承與陳毅的部隊各一部衝過龍海路黃泛區，竄入鄂豫皖邊區，就是與國軍的戰略企圖扭扭着轉出來的，而他的本身的戰略價值也在此。

不但渡河 且要渡江

國軍大後方的兵力很少，據共方宣稱，國軍後方的兵力僅有二十八個旅，即台灣兩個旅，廣東兩個旅，雲南兩個旅，川康七個旅，甘肅八個旅，因此共軍突破國軍的南路防線以後，便進入僅有地方團隊的真空地帶，在大別山東西橫衝直撞，奪城拔寨，有如刀切牛油。首先武漢戒嚴，繼而京滬震驚，戰爭顯然是由北而南了。最近浦口江中關若「水怪」，江陰江防等司令部宣稱蘇北共軍一部過江活動於澄錫武之界地區，皖南太平涇縣有新四軍部數千人的活動，蘇南茅山也不平靜。這一些似乎更在暗示着共軍不但渡黃河，而且要渡長江。另外湘桂粵邊境，桂越邊境上之十萬大山，海南島，也都有所謂「匪禍」。這樣，中國從北到南，自東而西，勢將形成一片內戰的熾熱。共方廣播也在這個時機將四路南下的戰鼓，說是大的反攻已經開始。是南

不是拉鋸 而是推磨

下已經南下了，反攻也或許已經開始，但是最後勝利的王牌在那裏，恐怕在純軍事裏是找不到的。嚴格的說，國共兩黨廿年的間歇內爭，一年多的全面大打，軍事是不能解決的，打儘管打，一切還待「政治解決」，這當然不一定是指的政治協商，而是要戰爭中以政治競賽的方式決勝負。這雖然顯外的話，却對於今天要談的軍事，有決定性的影響。

鳳樓張太生出來接應，國軍追擊部隊還沒有轉過方向來，陳賢韓約又在豫西過了河，遙相呼應，減輕了追擊部隊對劉伯承的壓力。這時候劉伯承與陳賢韓夾在中間的平漢南段，很有變成平漢北段的可能。劉陳也很有可能中原會師。國軍急運空運部隊到陽許昌的部隊並不敢向豫西初渡背水的陝部進攻，以防劉部自東向西的側背攻擊，只有將一部分兵力控制在平漢路上來隔絕劉伯承與陳賢，南北照顧着鄭州與武漢。將退止陳賢攻勢的希望寄托在胡宗南部身上。陳賢是在陝北桿鼓時，從晉南渡河的，當時胡部準備援豫西時，彭賀王又在陝北鬧起來。東西兩戰場由於這樣的一步一步的推磨兜圈子，已經變成了一個大戰場，形成了「中原多事之秋」，共軍各部的配合變莫不如此。

劉伯承進入豫鄂皖邊區後，並沒走李先念的路。破壞平漢南段與留置豫陝邊上的李先念部及渡過黃河的陳賢合，因為國軍的平漢南上的增兵戒備，他的先鋒到九里關後却又向東去了，從黃安麻城入隊封鎖大別山，西南起隊麻城，北面的追擊部隊也有一部分調過頭來。這時魏鳳樓張太生又同攻了淮陽，使他得了北面的壓力，輕便地以全力突入大別山。由大別而東，隔霍山六安桐城舒城等地，到了巢湖，像暴風一樣捲了皖中。他初過龍海路時說是有兩萬多人，按照國軍每地作戰所稱他的共軍死傷，他應當死傷淨盡了，然而數目却一天天的增大，而數目却一天天的小，前後還有的是八萬，似乎比物似得還快，這些不同的數字，從情理上說並不是危言聳聽，一句話「他是滾滾雪球」。滾的越久越遠也就越大。歷史上的民那雪球無論滾到多大

# 豫皖陝晉魯形勢略圖



# 宋子文主粵·孫立人練兵·張岳軍北巡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宋子文繼官數月，此次奉命主粵，事殊突兀，各方訝異。宋氏以開張之幕，出長官局，無異巨擘。但今日乃非常之時，而廣東之重要，實際上已超過一般人的感覺，故宋之主粵，實不能以普通一個省主席的任命同等視之。

宋本為內親之一，徒以脾氣剛直，遂致疏遠，不委中樞，前後十年。孔氏碌碌，無所建樹，繼者易食，於是國人引領企望，以為斯人一出，必有辦法。就是宋氏登台，第一砲黃金扣成，大失人望。其後設施，亦多失常；其中得失，雖未可概論，但兩年以來，一般輿論對於宋氏，確是數多子譽。傅孟真連開三砲，宋氏宣言下台。吾人亦不欲相信，在今日中國，輿論果能轟走特任大官，似宋氏下台前夕，確是無頭腦，四面楚歌。今日之奉，本來誰上台就誰犧牲，所以此次張軍在北平談話，謂

「犧牲」到底，「犧牲」二字，用得極極極。不過孔祥熙犧牲了，還有宋子文，宋子文犧牲了，還有張軍。人才本須慢慢培植，而今日天下，祇知糟蹋人才，不知培植人才。不知張軍犧牲以後，還有何人可供犧牲，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宋氏奉命主粵，內幕究竟若何，傳者不一。好在「政治」本極微妙複雜，一個政治現象有時非一個單純的理由可以解釋，政治上一個變動，亦常常同時有好幾種作用。宋與兩廣軍政老人，本有淵源。羅卓英主粵兩年，氣誦逼人，不僅素來反對中央的主任胡何香凝等不悅，就是陳濟棠余漢謀等，也有些看下去。最近羅氏又將李揚敬排走，李氏是粵軍前輩，連薛岳都敬若神明，此次被倒台，使得老一輩的人，都感覺自己不當地的基礎已經搖動，難于城默。再加李任潮的公開「造反」，蔡廷楷等在西南一角上的種種活動，萬一再來一「大團結」，西南政委會前車可鑒，中央那能不亟謀應付？現在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東北華北，很少人注意到華南的局勢，實則華南「隱憂」，已非一日。李桂林淪陷以後，李氏不往重慶，寧願僻居西南一角，非無作為。近一年來，民主人士集居香港，頗受港方保護，亦非偶然。要知今日英國，決無雄心與美蘇爭鼎中原，但亦絕無意思放棄遠東，故以香港為據點，希望至少在華南保持一部分勢力。海南島與兩廣交界之區，早有軍事活動，所以宋氏此次主粵，責任不可謂不重。宋氏上次擺脫政院，純因環境所迫，不得不辭，至于最高當局，對於宋氏，始終支持，對於宋氏之辭，亦極諒解。故宋氏離職政院，無損威信。此次把廣東交給他，實有厚望，希望以他個人的才幹，擊

望，財力，好好經營一番。萬一大局過份惡化，大家亦可有一退路。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恐怕首飾部轉移之可能性遠較西移之可能性為大，則將來廣東之重要，自非今日所能想像。同時內戰雖然打得起勁，然而間或仍有和議。要和總得先有和的線索，李任潮就是一條好線索。

說到宋氏主粵，便須連帶到孫立人練兵。抗戰以後，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已是如膠似漆，一切少不了美國，在軍事方面尤其如此。美國對於中國現有的軍隊，實在不敢恭維。從史迪威時期起，美國就一直想直接來訓練、組織中國現有的軍隊。但軍費是中國現有的吃飯本錢，自然絕不鬆手。然而在這個原子彈時代，以步槍為主的中國軍隊，以美國人的標準來看，祇是一堆砲灰，祇是一大黑鐘。除非美國決心放棄中國，否則他不能不在根本上改

革中國的軍隊。據說魏德邁這次來華，認為中國現有軍隊，須淘汰十分之八，再練新軍十分之四，在人數上，有現有的人數的十分之六，已經足夠。但新軍究歸何人主持，環顧海內，惟有孫立人一人。孫氏是一個純粹由美國訓練出來的軍人，他是這幾年來中國唯一的一顆

也會有被消滅的夏天。這倒並不是「捕鯨戰術」的見地，還是委看雙方政治上的措施的較量。劉伯承這位裨將痛恨的將軍，他現在似乎對於長江東湖都沒有興趣，他又開始回山了，大別山在江淮河漢間具有舉足輕重的軍事價值。而且四週兵源極源充足，都可以取用不竭。這裏在經濟上軍事上的價值並不亞於沂蒙山區，較陝甘寧邊區，晉冀魯豫邊區都富庶而重要的多。劉伯承一定是驚鴻其心力來經營這片山地的。至於所謂過江，不過是接濟一下皖

南潛伏的新四軍，多佈置上幾粒核子，絕不會以主力過江的。相反地，如果伏牛山的烽火向東南燃燒，晉陝共軍的力量尚能逼進，他倒還有可能向西來一次突擊，劉伯承是慣於左右開弓的。

共窺漢中 將取潼關 豫西共軍攻陷寶豐，孤立陝州，向西進近離潼關三十里的閿底鎮，往南過了虜氏到達陝邊境上的朱陽關。韓約孔從周這些人對豫陝間的地勢是相當熟悉的，潼關那座管陝三省的要隘，在外形上是非常雄壯，但實際上僅能北防而不能西禦，形以中國古人說晉陝形勢，常談峭函之固，不稱潼關之險。辛亥革命時民軍與清軍爭奪潼關，因西兵軍三得三失。原

因是潼關以南三里店盧鰲關一帶高地，足以控制潼關，誰奪得了潼關以南的高地誰就可以得到潼關。盧氏的共軍固然而入陝南趨漢中的可能，他是否要迂迴潼關，也非常值得注意。再

錄已至宜川附近也可以影響到胡宗南守備潼關的力量。晉南共軍渡河時，守陝汾之國軍魯崇義部曾有一部迫近南受，可是在靈武附近擊了重大損失，孤立在晉南臨汾安運的國軍恐怕已經沒有力量來牽扯共軍。共軍如果進窺關中漢中，無疑將以爭奪潼關為中心，潼關情勢的緊張，從最高當局飛西安可以看得出來。從國軍不能大量出潼關援救豫西，可推測到胡宗南在陝北的任務並沒有達成。蔣主席從西安回來首先召見馮恩伯，也說明了豫西防務，劉茂恩王仲廉都担不起來，胡宗南也不能兼顧，馮恩伯在抗戰期間，姑無論其功罪，他在河南還有一些「人緣」，王仲廉等也是他的舊部。很可能蔣主席再起用他，以陸軍副總司令的名義在鄭州設立指揮機構以應付豫西戰局。

以上所談不過是長江大河的一般情勢，共軍的進窺皖中與豫西還有他的經濟上的目的，一邊是為米，一邊是為棉。至於北方長城線內外的情勢，也已經臨近了暴風雨的前夕，容後補述。

九月廿五日

廷楷等在西南一角上的種種活動，萬一再來一「大團結」，西南政委會前車可鑒，中央那能不亟謀應付？現在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東北華北，很少人注意到華南的局勢，實則華南「隱憂」，已非一日。李桂林淪陷以後，李氏不往重慶，寧願僻居西南一角，非無作為。近一年來，民主人士集居香港，頗受港方保護，亦非偶然。要知今日英國，決無雄心與美蘇爭鼎中原，但亦絕無意思放棄遠東，故以香港為據點，希望至少在華南保持一部分勢力。海南島與兩廣交界之區，早有軍事活動，所以宋氏此次主粵，責任不可謂不重。宋氏上次擺脫政院，純因環境所迫，不得不辭，至于最高當局，對於宋氏，始終支持，對於宋氏之辭，亦極諒解。故宋氏離職政院，無損威信。此次把廣東交給他，實有厚望，希望以他個人的才幹，擊

望，財力，好好經營一番。萬一大局過份惡化，大家亦可有一退路。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恐怕首飾部轉移之可能性遠較西移之可能性為大，則將來廣東之重要，自非今日所能想像。同時內戰雖然打得起勁，然而間或仍有和議。要和總得先有和的線索，李任潮就是一條好線索。

也會有被消滅的夏天。這倒並不是「捕鯨戰術」的見地，還是委看雙方政治上的措施的較量。劉伯承這位裨將痛恨的將軍，他現在似乎對於長江東湖都沒有興趣，他又開始回山了，大別山在江淮河漢間具有舉足輕重的軍事價值。而且四週兵源極源充足，都可以取用不竭。這裏在經濟上軍事上的價值並不亞於沂蒙山區，較陝甘寧邊區，晉冀魯豫邊區都富庶而重要的多。劉伯承一定是驚鴻其心力來經營這片山地的。至於所謂過江，不過是接濟一下皖

南潛伏的新四軍，多佈置上幾粒核子，絕不會以主力過江的。相反地，如果伏牛山的烽火向東南燃燒，晉陝共軍的力量尚能逼進，他倒還有可能向西來一次突擊，劉伯承是慣於左右開弓的。

共窺漢中 將取潼關 豫西共軍攻陷寶豐，孤立陝州，向西進近離潼關三十里的閿底鎮，往南過了虜氏到達陝邊境上的朱陽關。韓約孔從周這些人對豫陝間的地勢是相當熟悉的，潼關那座管陝三省的要隘，在外形上是非常雄壯，但實際上僅能北防而不能西禦，形以中國古人說晉陝形勢，常談峭函之固，不稱潼關之險。辛亥革命時民軍與清軍爭奪潼關，因西兵軍三得三失。原

因是潼關以南三里店盧鰲關一帶高地，足以控制潼關，誰奪得了潼關以南的高地誰就可以得到潼關。盧氏的共軍固然而入陝南趨漢中的可能，他是否要迂迴潼關，也非常值得注意。再

錄已至宜川附近也可以影響到胡宗南守備潼關的力量。晉南共軍渡河時，守陝汾之國軍魯崇義部曾有一部迫近南受，可是在靈武附近擊了重大損失，孤立在晉南臨汾安運的國軍恐怕已經沒有力量來牽扯共軍。共軍如果進窺關中漢中，無疑將以爭奪潼關為中心，潼關情勢的緊張，從最高當局飛西安可以看得出來。從國軍不能大量出潼關援救豫西，可推測到胡宗南在陝北的任務並沒有達成。蔣主席從西安回來首先召見馮恩伯，也說明了豫西防務，劉茂恩王仲廉都担不起來，胡宗南也不能兼顧，馮恩伯在抗戰期間，姑無論其功罪，他在河南還有一些「人緣」，王仲廉等也是他的舊部。很可能蔣主席再起用他，以陸軍副總司令的名義在鄭州設立指揮機構以應付豫西戰局。

# 川局近貌

## 觀察特約記者

### 總長出關 主任下台

(觀察成都通信)

最近四川第一件大事是川康綏靖公署的撤銷。此事醞釀已久，至上月抄錄算定局。熟習這件事內情的人，莫不知道這事一波三折，極富勾心鬥角之能事。朱紹良空守一年後，終於繼長重慶行轅。上任伊始，就打算把軍政大權，統轄區已小得可憐的川康綏靖公署撤銷。全川「後方」各綏靖公署都已裁掉，只留下這一個了，原先是因為張軍主席鄧錫侯要另找一個地方安排，真不容易，所以一直延遲下來。後來情形又有改變，想攪械的不只一人。於是一方面要往，一方面要撤，一來一往，糾纏不清，直到陳總長出關東北，成都的川康綏靖公署也經由重慶方面公佈撤銷。據說綏靖的首長們

### 槍選鈔選 好戲開場

第二件大事，就是在別的地方當作第一大

事的大選。「大選」真是名符其實：槍砲聲震天，鈔票數目大，要人的面子大，候選人的胆子大，官方的壓力大，哥老的機會大……凡與大選有關者，無一不「大」。不過以上種種的「大」，大都全國一律。我只寫一點四川比較特別的地方。現在距大選期，還有一月(國大)兩月(立委)不等，但是四川各地選舉的結果，多已揭曉。譬如成都附近的仁壽，國代男為潘文華，女為向王寅黃；立委為劉光烈，省長是向傳義(女國代的外子)，

### 言論自由 逮捕停刊

右成都米荒水災正

鬧得很兇的時候，七月

下旬，川劇名丑「當頭

棒」在戲台上打諢說：

「湯」數不了命，吃得

委幾兩得到氣！」戲一

下場，就有警察把他捉

了鄧錫侯的諺，他的諺

新軍明星。美國助我建

立新軍，早有約定。魏

德邁來華以前，孫氏正

在東北被人排擠，担任

一個保安副司令長官的

團差，孫氏已掛官不幹

軍隊，寧願改書去了。

忽然出副總統，幾乎連

子文一手培植的。新軍選中台博和廣州兩地為基地，新一軍的公墓，亦設在廣州。宋氏此次主事，正好以政治配合軍事，以軍事扶助政治，再以經濟來鞏固政治，可謂一合好戲。宋氏身體魁梧，非無雄心，看他的十幾年前途置水警廳，即可窺會。當茲海內嫻嫻，英雄逐鹿，一個人誰沒有他自己一套運大的打算？

這次國民黨四中全會的唯一表演是「以團替黨」。陳立夫辭組織部已定局，陳氏業已不到部辦公，其左右亦已將組織部的交代辦好，靜候接替。傳說陳氏將去美，但據觀察，至少在大選以前，不致出國。聞組織部將由谷正綱出長，谷氏黨與甚濃，可以接任。谷氏這缺，最初擬由余井塘接長，不料孫岳軍反對，提出許世英與廷敷兩人。許氏年事已高，提出他，恐怕是一個幌子。張氏真意，殆屬蔣廷敷，希冀使社會部成爲一個真正的福利救濟部。不又是黨政兩重性質和管制人民國的工具。但此事亦尚有其他牽連，當局一時難於決定，未成定局。至今祇有青年部跳出了一個冷門，陳

雲屏之出長青年部，可說是朱家驊一大勝利。黨政人事諸待決定，地方政治也亟待「刷新」，而在此時，張岳軍院長忽動北巡之念。除了實際考察東北華北情形外，恐怕與熊式輝的「善後」亦有關係。熊去東北，在政治上有經濟上，本該大有作為。不幸軍方掣肘，僅僅拉住孫立人一半，而杜軍民却拚死不讓。在行轅，保安司令部，各軍的「接收競賽」之下，把東北整個的經濟系統和行政系統，弄得四分五裂，搞成一團糟。所任九省主席，大都既無經驗，又少胆識。整個東北，在中央統治下者，不過五十餘縣，於是衙門壘壘，地地，弄得滿街都是官吏，而在瀋陽，政風之壞，較之國內尤甚，致使東北人民，說起來疾首痛心，祇覺得從前日本人時代要好得多。偏偏魏德邁又不賞臉，到了瀋陽，祇和熊式輝談了五分鐘話。魏德邁回京以後，對於東北情形，痛陳一切，這才使中樞決心改組東北局面。恰巧魏任的陳誠，又是反「政字號」的人物，而且一向痛恨貪污，對任後便大刀闊斧的幹起來，肅

清軍政，追查貪污。熊式輝的「善後」便更難辦，弄到祇好逗留北平，不敢南下。聽說有問題的款目，為數極鉅，此事若經揭穿，對於政學系整個大為不利，所以張岳軍不得不先去安排，逐飛瀋陽，然後飛平，他在北平和熊氏幾次長談，各方均極注目。

張氏到平後，復抽暇赴石家山鋼鐵廠及冀北電力分廠等處視察，大概對於華北工業，或將有所推動，其作用將加強黃海工業業的經濟活動，把過去「小四行」的華北經濟基礎打深厚些。張氏原擬訪問山西，與「太原王」坦白交換意見，但近日報載，因京中軍事特理，臨時作罷。上次孔祥熙北遊，在平津的逗留都是掩護，主要的也是太原之行。中央和閻氏之間，最近似有隔閡，閻氏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有自己一套的辦法，而為中央所難贊同。但閻氏認為他的處境特殊，必須如此，始能應付，大有你中央贊同與不聽便，他決我行我素。前次共軍在山西，掩有全省，獨獨圍住了太原而不攻佔太原，此中大有文章。

說叫水精機子同鍋元，恰恰當時他因運米荒無力，兒子又團了幾萬石米，是造成米荒的主角之一，輿論攻擊他，連中央日報的副刊也勸他退避賢路；另外楊森在貴州被谷弟兄逼得緊，正在備置四川省主席。經新聞界的伸張正義，街巷的批評，一窩頭棒一團了幾天，挨了打，具了悔過書，算是出來了。（關於這個新聞，上海大公新聞兩報皆有簡單記載。）

從「窩頭棒」之後，電報時事新報也因評論得端，被罰停刊三天。他們在短評中說：傳聞重慶市某一位要人在成都米荒重慶受影響漲價時，囤了五千石米（萬都最高價為一百三十萬，重慶為三十餘萬；每石差一百萬）；又在南昌存了不少大煙，都用公款在香港購黃金走私被港府沒收，影響所屬單位兩月未發薪津，部份職員發喪宣言；最後他們動此公債一點，把事辦好，結語是：「留得青山在，將來食肉的機會還有呢。」其中並未舉出人名，但是行贖市府罰他們停刊三天，被說：還是市府堅決主張如此懲罰的。

### 大慈大悲 施捨民命

國家富強之道，在於足食足兵，戡亂之要，也首重足食足兵。祇是前者是民食而非兵食，後者則為兵食而非民食。兵且不談，報說糧食吧。全國糧食產地，是華北、東北。但兩地產麥，政府都收不到；米產長江、廣東、台灣，但粵台產量甚小，最可靠的是浙太湖區、鄱陽湖區、洞庭湖區、成都盆地。成都盆地所產雖多，只是四川人來，戰前產米即不足全省人食用；抗戰時一以豐收，二以實業發達，人人束緊肚皮，讓出米來供國人食用；勝利以後，三年水旱，加以軍糧需迫打日本鬼子時還要增加數量，於是情形惡化，天府之國號稱陸海之成都，也鬧起米荒來，米價曾一度漲到戰前（廿六年上半年）的十幾倍，勝利時（廿四年八月）的四五百倍。所以目前出來擔任糧官職位是「受命於危難之際」呢。最近中樞糧官有缺時，沒人敢去，地方糧官派了人，

那人也不敢去接；曾幾何時，最熱門的竟變成了最冷門。四川的田賦處長彭翰高陞南京，部令以省委余中英繼任，余氏就是抗戰期中作成都市長時，率領警察局長及警兵以武力鎮壓市中學歲（市中學學生多為十五歲以下）的學生女孩，遭受撤職查辦而出大名的人；此次帶運，據說是由於他比較清白。發喪之後，余氏一再力辭，力辭未准，繼之以失蹤。滿城風雨的鬧了十多天，一位新聞記者發表消息說他隱匿在文學院中為和尚高經。接看報上為省政府當局一再召見，余氏一再固辭，連來成都辦移交的彭翰也等得不耐，讓稱公忙先走了。又一度沉寂後，一天余氏在成都最大的一家餐廳聚餐記者，他說他「一不想到以要功，不寬緩以要譽」，又不夾帶私心，不寬緩以要譽，至於是否急劇，記者舉出一個事實來，請讀者自行判斷，余氏登台半月，下令改徵糧期限由三期為兩期，就是把急於要糧的中央所規定的限期也縮短提前了。他又命令嚴征糧各公糧

### 傾家蕩產 救濟四千

余氏上台後，宣布應撥糧政當局帳項中差千萬元以上，其中各縣政當局，各區鎮公所，各公倉虧欠八百多萬石，依成都市價（每石市價六十八元）折合為二萬五千餘（比宋子文捐獻興國民黨的一千八百萬還高出十四倍）。經中央指定以此款半數為救濟四川水災之用，省府已訓令田糧處加緊備收中。但此項虧欠或為有力人士拖欠，或是無頭公案，恐怕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欠茫茫無解期。

說到四川平原遭一次的水災米荒，真是慘不可言。上海各報各種謠言差不多都有很詳細的記載，成都中央（與）日報同其他兩報報紙各連載十幾天的特寫，令人不忍卒讀；可是我們的省政府局為了要錢要糧，一再的各地均曾豐收不嚴重，各地均曾豐收不嚴重，省政府廳長郭漢祥地指出重慶方面收足十成，成都附近水災區域亦為八九成。要是郭氏此言不是用的他的特別

### 若不貪污 活活餓死

自從上次河內內戰表演擊中，共軍李先念部被打垮回竄，不久，四川各地就傳言李部已進攻大巴山，又說川東北前被劉鄴子（劉伯承原為川軍團長，目擊川人皆呼作劉瞎子）擄去的小孩數千人也被遣回；作賊了，昨天纔有一個親透出昭化廣元吃緊的消息。今天又見一家報紙在代政府闢謠，說通南巴並未失守。幾個月之內，一起一伏，謠言雖多，事實證明安謐如故。這幾天的情形有點異樣，河南二次內戰表演中，共軍陳賡部進入豫西山地；四州市面還沒有發生謠言，但是政府已宜加強大巴山防務，並稱已訓令地方趕築縣道。

防共之餘，兼之大肆剿土匪，裝大煙。剿土匪已由剿大股變成捕零星，零星漸減少，大股還加多。裝大煙的功効，據冷寅甫處長說，他担保在年底把全川煙苗剷完；不錯，這一點在他確作得到的，因為國曆年底是農曆仲冬，是時也，秋煙已收，春煙未種，縱不剷，煙苗也枯萎田間了。

### 若不貪污 活活餓死

假使我們明瞭公務人員的生活情形，我們真該同情他們中間那些貪污的，悲憫那些不貪污的。今日公務人員之苦，其苦不堪言狀，恐怕連乞丐也不知此中苦况，因為乞丐雖無錢得賤，但可向人討，公務先生，不但不能向人討，還得處處翻臉面于，保持身份。四川省府公佈成都生活指數，本年八月為廿六年上半年三萬九千六百元，並指出戰前家用六十元的公務人員，現每月須一百九十七萬元；我們再看今天成都區公教人員薪金為底薪加成一千倍，基本數三十二萬，委任一級（底薪二百元）共可得五十二萬；如此一比，豈不是不貪污就該餓死，豈想不餓死不登不該食污？求生乃人類的本能，也是權利，那末為求生而食污也該是人類的權利了。還有悲憫的，成都市政府職員因市府經費支絀，每月只領二十多萬元，已請求准予辭職，成都市公立小學教員去年上期薪，今年尚未付清，今年每月只領四五萬元。

（下接廿三頁）

### 巴山防務 趕築縣道

自從上次河內內戰表演擊中，共軍李先念部被打垮回竄，不久，四川各地就傳言李部已進攻大巴山，又說川東北前被劉鄴子（劉伯承原為川軍團長，目擊川人皆呼作劉瞎子）擄去的小孩數千人也被遣回；作賊了，昨天纔有一個親透出昭化廣元吃緊的消息。今天又見一家報紙在代政府闢謠，說通南巴並未失守。幾個月之內，一起一伏，謠言雖多，事實證明安謐如故。這幾天的情形有點異樣，河南二次內戰表演中，共軍陳賡部進入豫西山地；四州市面還沒有發生謠言，但是政府已宜加強大巴山防務，並稱已訓令地方趕築縣道。

週末  
欄

# 談美國的廣告 勿 夏

「美國有世界最快的飛機，最漂亮的汽車，最高的摩天大廈，……」這樣的調子在美國幾乎每天都可聽到。「最」，這個比較形容詞在美國的確用的次數最多，同時施用的範圍也最廣。不管它可達到何種程度，至少把這套公式用下面一句話總不會錯的：

「美國有世界上最精彩的廣告。」

這句話的可靠性，可用無數件已經獲得傾銷地位的商標來做證明。例如力士皂(Lux)，派克五十一型鋼筆(Parker 51)，箭牌襯衫(Arrow Shirts)等等。這些商標沒有一個不是經過鎗林彈雨的廣告戰之後才獲得今日的地位。廣告戰所消耗的「戰」費足夠再造相當數量的被廣告的商品。

不懂得廣告學，別想在美国做生意，開工廠，甚至幹政治。廣告是獲得成功最有用的秘訣之一。

和空氣一樣，廣告在美国是無處不在。撇開任何一種報紙，雜誌，差不多沒有一本不登滿了廣告。

走在街上，無論紐約城最熱鬧的百老匯路或阿利桑那(Arizona)州沙漠上最荒僻的公路，沒有一處不登立着雜料料的廣告牌。

廣告甚至充滿在空氣中，——萬了無線電波在空中飛翔。

一天下午我和幾位朋友上紐約城，剛下公共汽車，一抬頭，萬里無雲，晴空上正有一架飛機在噴氣寫字，已寫好的三個字母 PEP 已逐漸在開始消散，飛機正飛出第四個字母。一位朋友猜道一定是……果然，等飛機寫完的時候，天上赫然橫着巨幅的廣告「柏甫塞汽水」(PEPSI-COLA) 一種汽水——這兒我又在為這家公司做義務廣告了——在街上讀了，我過了，我們走進一家小吃店喝杯糖水，櫃台上隨着的無線電正放播着「柏甫塞汽水」狂熱的廣告音樂。幾個水兵在低聲地唱着曲子唱。出了店門再走上街，迎面就碰上一幅巨大的廣告牌，上面的浴裝美人正舉着一瓶「柏甫塞汽水」向我們笑。後來逛進一家商店，買了本「生活」(LIFE)

週刊，回到寓所，躺在床上預備享受一個安適的睡眠，翻開第一頁，赫然又是一幅「柏甫塞汽水」的廣告畫。這一回不是浴裝美女了，而是一幅南太平洋戰場的景色，兩個赤膊的美國兵正搶一瓶「柏甫塞汽水」。

這一夜我夢見柏甫塞汽水浸沒我頭頂。

其實在美国軟性飲料(Soft Drinks)市場上，「柏甫塞汽水」並不是第一位。資格最老，資本最雄厚(六萬萬四千萬美金)銷路最廣的要算「可口可樂」。「可口可樂」還擁有廣大的海外市場，連埃及都有它的分廠。「可口可樂」之所以如此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其廣告。無論在廣告的技術上，政策上，經濟基礎上，它都樹立了無二的楷模。「可口可樂」公司共花了一萬萬九千九百美金的廣告費(直到今天，雖然它已獲得了軟性飲料市場上的首位，公司方面還不輕易放鬆它的廣告政策，它的廣告還是充滿在所有人的感官可能接觸的地方。

廣告在美国商業上所獲得到的效果，用句廣告上的術語，的確是不可思議。「大餌釣大魚」，美國工商界把廣告費列入最重要的開支之一不是沒有理由的。

美國工商界，無論最大的像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杜邦化學公司(DUPONT Co.)，美國鋼鐵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或者最小的兩間門面獨家經營的小食店，對於廣告無不特別重視。大公司大商號固然有專門部份管理所有廣告業務，就是小商店一樣也有人時時注意它。規模大小雖不同，其重視的程度則是一樣。因為廣告戰的勝敗，差不多就可決定商戰的勝敗。像「柏甫塞汽水」以後連要想在軟性飲料市場上爭一席地，不在廣告上想法出奇制勝是很難成功的。

對於廣告技術，幾乎每個美國人都是天才。紐約城郊的一家小客棧把它那所精緻小巧的建築，印成明信片，由住客自由取用，不取分文，明信片正是一副畫景，客棧房頂着厚茸茸的白雲，懸在藍綠柏樹後面，顯

得異常動人，使人彷彿覺得還身在故鄉。明信片的背面則印着一條讚語道：「異鄉的家」。費城(Philadelphia)的一家私人跳舞學校，在課程紀錄卡片上簡簡單單地印上一句：「恭喜！今天起，你又精通一種深遠動人的藝術了。」這，正合上我們中國一句諺語：「若輩不多，而盡得要領。」

在美国，廣告的基本要點似乎只有兩個。一是：多、重複。根據心理學原理，一件事或一件東西只要在人的感官上多重複幾次自然就會造下不易磨滅的印象。「柏甫塞汽水」似乎就是採的這種戰略，試看它由空中到陸地，無處沒有它的聲音、形象、和顏色，就可證明。另一個原則是：精彩、生動、深刻、有力，紐約的那家小客棧老闆大概就是此道的事家。

美國廣告之所以如此發達，商標競爭的激烈固然是個原因，廣告工具的進步也是個很大的理由。能利用做廣告的工具太多了。老的一點辦法有：飛機在空中寫字，飛艇在空中點燈，電影，無線電廣播。更出色的另外還有一種別處很少看到的活廣告——人。(摩托兒)

美國報紙銷行的範圍很廣，印行的份數很多。像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每日都銷行很廣。尤其後者，每日約在一百五十萬份，星期天達三百萬份。這樣大的一個數目，廣告的效力自然可驚。於是像紐約時報四十多頁一份的報紙，至少給廣告佔去了一半的篇幅。紐約幾家大百貨公司經常在上面登着整頁的廣告，而且每天換一個花樣。從女人的手袋、面網、帽子、內衣，一直到獵槍、汽車，甚至飛機，莫不應有盡有。一套女人時裝的廣告可以佔滿全頁，把新聞擠到很小的角落裏去，看起來異常奢侈可憐。這只是一家報紙。若把美國各地的報紙加起來，廣告的效力當然更大了。例如都城新聞聯合公司(Metropolitan Group)就擁有四十家報紙。這些報館分佈在全美國四十幾個大城，從東岸(大西洋岸)的紐約、華府、費城、波士頓、(Boston)中西部的芝加哥、狄特律(Detroit)、聖路易(St. Louis)、南部的大西洋城(Atlanta)、聖安東尼(San Antonio)到西部的舊金山、洛杉磯，沒有一個城沒有它的報館。總銷數每天在一千六百萬份以上，差不多全美三分之一的人口每天讀到它的報紙。你想想第一次名人廣告很容易，只要你有錢，花相當的廣告費，第二天便會有



一千六百份報紙印上你的大名傳滿全美國了。

雜誌當然也是一樣。銷行最廣的雜誌如「生活」、「時代」(TIME)、「禮拜六晚刊」(Saturday Evening Post)和「瞻望」(LOOK)等，每家都擁有大宗廣告收入。那麼厚的一本「生活」週刊，百十來頁的畫片才賣一毛五分一本，不能感謝那些登廣告的公司了。沒有它們的幫助，決不會賣到那樣便宜的，(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這筆廣告費最後還是由登廣告的公司由它的商品裏收了回去。)

報紙雜誌以外，無線電廣播成了最有效的一種新廣告工具。廣告家當然忘不了它的。當你正聽一段一波城交響樂隊演奏的悲多汶第五交響樂時，會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很甜蜜地說道：「小姐，你想把你的乾燥的皮膚整潤澤，把每一位先生的目光都吸引來麼？不妨嘗試一下「五花香皂」。包你滿意。若不滿意，包退還洋。或者是簡單的「可口可樂」「柏甫塞汽水」「駱駝牌」香烟，古巴雪茄的口號。當然，硬插進來一段廣告的辦法未免太熱風氣，於是各大公司或組成自己的廣播樂團，或聘請全國聞名的無線電明星(Radio Star)替它宣傳。例如「通用電器公司」有「通用電器公司聲合唱隊」；「福特汽車公司」有「福特公司交響樂團」。甚至香烟公司也有它自己的滑稽劇隊。這樣，廣告便又佔滿了整個空氣，整個空氣裏充滿了各色各樣廣告的無線電波。

無線電、報紙雜誌之類都只能做死廣告。和活廣告比，「還稍次一點」。當然最精彩最靈活廣告了——人(模特兒)。在美國，模特兒的工作範圍早已超出藝術家人體寫生的階段，而進入另外一個更廣大的商業領域。時裝公司設計了一套新的夏裝，需要幾位姿態矯健的模特兒來幾次時裝表演。毛皮公司到了冬季，要把高貴的皮大衣穿在模特兒的身上，來個皮貨展覽。此外鞋靴業、珠寶業、化妝品工業等，沒有一行不設着著名的模特兒來幫忙推銷商品。於是在紐約領出了規模龐大的模特兒公司，專門介紹模特兒，進一更培植和訓練模特兒。事實上，模兒的確是個好職業。途意必是款，不但賺到豐厚的薪金，而且具有光明的前途。據說二紐約的模特兒最光明的出路有兩條：一、進一步做明星(包括電影明星，戲劇明星，和廣播無線電明星)；或進一步做百萬富翁的太太。

當然，穿在模特兒身上的大衣，腳上的皮鞋，戴在胸前的珠寶，手上的鑽戒，以及敷在臉上的雪花膏，香粉，口紅，蔻丹，看起來似乎的確比常人漂亮一點，因

此連香烟公司也使模特兒切着一支香烟，汽水公司也使模特兒端着一瓶「可口可樂」了。

依照商業上供求的關係，報紙上便經常地出現了追求模特兒的廣告(廣告求廣告)。廣告上所用的辭語簡單，經濟，有力。而且充滿數字頗合科學意味，不信，隨手給你摘錄一條看看。

一九四七年八月廿日紐約時報分類廣告欄：  
徵求富有吸引力之模特兒，條件如下：  
大小號碼  
身長 五呎七吋半 臂圍 三十五吋  
胸圍(乳高) 三十五吋 工作性質 試穿女常服  
腰圍 三十六吋 薪額 每週七十元  
百老匯路一千四百號格拉第服裝公司啓。

(上接廿四頁)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應該注意的是：「自己不能是例外」，應當防止的是：「自己可能的錯誤」。看到別人的錯誤是容易的，克己復禮的工夫却不容易，尤其是在團體之間更不容易。我雖則願意相信美國政府在羅斯福的領導之下，可能不會在遠東推出新帝國主人的面貌，但是心却是留着一個後來者走上這道路的後門。

把歷史上的人物過分的理想化，固然有它教育的作用，但是也可以使人忽視了造成歷史的其他因素。這一本書寫得輕易易讀，親切有味，是它的長處，忽略這些會關之外整個世界在戰爭裏轉變的客觀事實是它的短處。當然，我們不應當把著者並不想包括在這本書裏的內容來批評他。他本來祇想敘述這段歷史的故事，而且是一段在普通歷史上可能看不到的「內幕」性的外史。這樣說來，我們自然不必提出上述的缺點了。但是著作自己說：他寫這書的目的是針對着美國拋棄羅斯福和平路線的當前現實的。他要美國人民，以及其他國家的人們，從這書中，親切的明瞭，羅斯福對這次戰爭是怎麼着法的，他對世界和平的樹立是怎樣打算的。從這些瞭解裏，著者希望美國人民回到和平路線上去。這用心是極可以贊許的；我所以指出上述的缺點，是因為以這本書來說，也許還不夠指導美國人民明瞭和平的真義。和平的真義不在一打倒大英帝國，而在防止一切帝國主義的出現，最應當防止的是最可能成爲帝國的，那是美國自己。

戰爭結束之後二年的現在讀這本書，如果把邱吉爾這個人名字代之以杜魯門，麥克阿瑟，甚至馬歇爾，會使讀者更親切之感。這幾個名字在這本書裏都是可愛的，甚至赫爾利都是可愛的，兩個人的時間能發生這巨大的變化，說明了「一個真理：情勢比人物更重要！」

(上接廿一頁)

### 若要中選，五字加圈

省府昨天(十八)公告新任田糧處長一批，並令各繳保證金五千元，保證不舞弊。此五千元若說可防貪污，那未免有點笑話，因爲白米五六十萬石，五千元只百石，田糧處長舞弊一下至少萬石，便是七十萬萬，以五千萬傳五十萬萬，自然還是便宜。但若把牠作爲捐官的款子却很合理，五千萬存在主管人員的手中，三月一週年，半年成四倍，一載一十六倍；就以一年調職(規定不過兩年)論，送你五千萬，但是已爲我生了七萬五千萬的息。

這種捐官的例，已蔓延到大學校裏，成都華西大學因英美教會幫助少，政府又無補助，今年度一百二十億預算無着落，除決定徵收學生每名四十萬學費共可得十億元外，其他的就要另謀善法，經中西高職職員集議，決定徵收季陸在國立四川大學所開的先例，規定凡投考不中或求投考而想入校的，每名出資五百萬元僅准予入校，在校學生，每名能代募捐款二百萬元的，就免學費。

### 現實漆黑，憧憬美麗

在四川，雖然一片漆黑，也有時閃出一兩朵駭人眼睛的火花。這一點火花，是關於建設方面的：公路局要在五年內完成全川縣道；成渝路收歸國有，加緊進行；建設廳宣佈全川水力發電初步可建成一百萬瓩，全部初期計劃可達一千萬瓩；成都到瀘縣的長途無軌電車同隆昌的確建設也將建設……總而言之，一切都是好的。但是成渝各都市的電燈，那天起機不分區停電，成渝最大公路幹線上的汽車那年起機不攪鎖，那就只有天知道，或者只有我們的子而孫，孫而子知道了。

### 重要補正 編者

本刊上期所載樓邦彥先生所作「副主席的謎」一文，最後一句，于排版時被手民遺漏，編者未能及時發覺，至爲歉疚。最後一句原文應爲：「因此無論是由于政府授權，或是出于個人自願，我們讚了孫科的談話，感于孫科的活躍，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麼一個關于副主席的莫名其妙的「謎」！」

我們現在將將補正的最後幾句補刊如上，但是對於作者說者，終是一種缺陷。我們對於這種重大的過失，實在不能自恕。除已向作者道歉外，再向讀者道歉。

# 書評

## 如是他見 費孝通

羅斯福總統參加歷次巨頭會議外史

As He Saw It—The Story of the World Conferences of F. D. R.

愛立反脫·羅斯福著

可能實際上將是聯合國啟動的會議在紐約開幕的今天，我剛讀完羅斯福總統的公子所寫的那本回憶他追隨先父參加歷次巨頭會議的記錄，這是一本敘述這位民主巨人怎樣逐步爭取世界和平的故事。這故事的開端是一九三八年九月英莫尼黑的歐洲巨頭會議所引起之危機——羅斯福並不在這向納粹低頭的會議裏。他和他的兒子說：「遲早歐洲是必分裂的了！」——現在我們的問題可大了，從此多事矣。「這書的結論裏提到了邱吉爾的富爾頓演說。著者的按語是：「和平已經很快的在消失中了！」富爾頓演說就是邱吉爾組織英美集團公開反蘇的第一聲。一九四六年一月莫斯科四外長會議，也可以說世界和平最後努力，結束後，反動派開始抬頭，到這演說而登峯造極；從此，不再是和平，而是準備戰爭了。所以從時間上說，這書裏所敘述的故事正介乎兩個反動波瀾的中間那一段落。和平的曇花！

這書所記的是著者親歷的見聞。羅斯福總統富於家庭的感情，如羅斯福夫人在這書的序言所說的，「一有機會，他總想把可以拉來的孩子弄在身邊。」著者也屢次說：「他父親的習慣是要有個親人在旁邊，有很多感想可以不受顧忌的表達；所以每次重要的巨頭會議，他總帶着他的兒子或是女兒。本書著者被帶的機會特多。他一共參加了大西洋、北非、開羅、德黑蘭、四次會議，更從他妹妹那裏聽到種種會議的情形。這書就根據他所見所聞，尤其是

私下他父親和他所說的思想，意見和論說所寫成，所以我稱這書是一本外史。

「這是一本關於戰爭的書，可是重要的不是想幫助我們瞭解和平。」——著者這樣開始下筆。當然，戰爭本身決不能成爲目的，戰爭是手段，達到另一目的。和平如果是「沒有戰爭」，則戰爭的結束，不論怎樣結束，必如果是和平，和平也就成了不必追求的目的了。這裏所謂和平却不必要，並不是消極的「沒有戰爭」，而是積極的要創立一個不必用武力來解決爭端的新秩序。這是羅斯福總統心目中的和平。

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到參加這次戰爭的聯盟國並不是以此爲目標的。他們所同的是「打倒希特勒」。但是爲什麼要打倒他？打倒之後怎樣？却並不大一致。著者對於邱吉爾似乎深具反感，在他看來，英國自始至終並不想建立新秩序，而是想恢復他們帝國的勢力。在歐洲，在亞洲，不論那一個角，這是不肯清算帝國的大臣，一心一意，寧可勝利遲一些，總是要恢復已失的帝國。

著者這種見解是否受到他私人對這位老頭的成見的影響，我不知道。但是從這書裏所記下的小事上看來，他們私人關係有一點點了扭也許是事實。第一次是在邱老家裏，他的體格比他老大，晚上把借給他的空網襪衣都撕壞了，這本是小事，可是著者却津津樂道，念念不忘。另一次是在史達林的宴會上。會場在俄國式的狂飲之下，都已半醉；邱老面紅頸赤，失去了自制。那時史達林忽然舉起酒杯說道：「我建議預祝以最快速度的公道對付德國的戰犯。」在刑場槍口前的公道。我嗎這極爲了我們合力去把所有的戰犯，一定至少有五萬人，捉住和解決他們。邱老聽得不順耳，突然站起來：「這種態度完全和英國人所認認的公道相反。英國人永遠不會贊成這種大量的屠殺。」——這僵局經羅斯福的排解，算沒有鬧出事來。誰知史達林轉過身來問小羅斯福的意見。他接口說：「三國的士兵們會解決這問題，我希望不但這五萬個戰犯會在戰場上解決掉，其他幾十萬的納粹都會這樣被解決。」

邱老暴跳如雷的雙指直指向小羅斯福的臉上：「你要破壞同盟國的關係麼？你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你敢於這樣說麼？」邱老也沒有忘記過這缺乏禮貌的舉動，而依著者說，邱老也沒有忘記過他的「失言」，因爲從此邱老沒有請他到家裏去過。

這些是小事，但是小邱的影子却到處發現在這書的字裏行間。著者似乎有意把破壞和平的責任完全交卸給英國

而且屢次引用老羅斯福的話，美國的責任是要防止大英帝國的復活。十九世紀對付殖民地的手段是決不能在二十世紀繼續下去。這是極正確的。但是我們應當防止的不祇是大英帝國的復活，這其實倒不必太担心的，這次戰爭已把這帝國瓦解了，值得我們擔心的是其他帝國之興起，最可能的是美國自己。

著者在這一點上並不自信，他很怕用斥責美國反動勢力的指頭，而且指出胡佛，范登堡之流出賣了和平。但是有一點使我感到不太舒服的是著者太把他的父親理想化了。他似乎覺得如果羅斯福總統不死，美國決不會放棄和平的目標。著者忽略造成美國戰後反動的並不是因爲歷史上的偶然事件，羅斯福的逝世，而是美國在戰時所培植，所結息的大企業到戰後已膨脹，已成熟，使美國一步步走上創立新帝國的階梯。羅斯福總統並不是不注意這勢力，我記得他曾要求國會提高直接稅而受到否決，他曾用了強硬的語調批評一九四四年的預算：「那是爲了貪婪的人打算，不是爲了需要的人打算」。可是，他並沒有能力改變這日漸膨脹中的大企業利益，這些貪婪的人。在戰時，羅斯福爲了要贏得這些人的協助，核准了企業利益保證的法案。一切從事於戰時生產的企業，可以依他總支出獲得一定比例的利益。這雖足以防止戰時的過分利，但是在長期戰爭中喂肥了那些大企業。戰爭結束，這些貪婪的人，等待着時候，撲向白宮。羅斯福的逝世，祇減少了一些對付他們的阻力；很難使人相信，他足以挽回這巨浪的。

如果羅斯福會在這逆浪到來時掙扎得住，他必然要在這逆浪到來前早就盡力消除它的勢力。這方面，我相信，他並沒有盡他可能盡的力。羅斯福在最後的兩年中，自己已經開始疏遠這新人物了。

我國經羅斯福心裏也有以大英帝國而代之的打算。我的懷疑是發生在他和中國當局的諒解中。著者一再說，在開羅、中國保證使走上民主道路，在戰爭沒有結束前就容納中共參加政府；同時美國保證蘇聯不侵犯東北，英國軍艦在戰後不再駛入中國港口。著者還加上一句話，那時祇有美國軍艦會見於中國港口。我們對於這個諒解始終認定是正確的，而在過去幾年中沒有實現這諒解是一件歷史上的憾事。我要在這裏提出來的：爲什麼羅斯福不簡明瞭的說一切外國軍艦不得自由駛入中國領海，而一定要指稱英國的軍艦，而且更進而說美國軍艦即可享受這種權利呢？目前青島的等於割讓，是否係羅斯福當時心目中早已存下的願望呢？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圖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 讀者對於讀者投書的意見

編者先生：貴刊讀者投書最好限於新聞報性或有具體建議的文字，說幾句俏皮話的短文，既不莊嚴，又不幽默，最好不載。

劉澄 九月廿七日 上海

### 西北民生實業公司迪化分公司經理被捕

編者先生：新疆問題是外交、民族、政治三個因素的交織而成的。除外交問題恆久不變外，其他兩個因素的比重，每因時而異。伊犁事變以前，民族的仇恨，顯然是問題的重要因素，伊犁方面也就據理了這個口實，作為革命的口實，他們勝利了。伊犁事變以後，在民族平等與民主政治的原則之下，民族問題顯然不再重要了，繼之而起的，似乎仍是政治與經濟的因素了。

魏德邁批評中國現政治是無能與貪污，當然新疆也不能例外。當地人士參加省政後，由於他們缺乏行政經驗與政治修養，不見得比過去的漢人政治好，而部份保存的漢族官吏，經過一年來在張治中將軍「除三害」（嚴禁貪污、賭博、鴉片）的口號之下，雖然比以前進步多了，但不幸還免不了有少數敗類在混水摸魚。反正是那樣薄福無力！伊犁人物很聰明的看出了這個破綻，最近改變了他們的政策，由「民族革命」轉為「政治革命」了。從最近

近伊犁出版的漢文「民主報」的言論以及在瑪納斯西來的車輛中所發現的宣傳品裏，他們喊出了這個口號。說：今天的新疆，已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無論新疆那一族的同胞，都是在黑暗腐化的現政治下過日子，我們應該團結起來，改革現政治。

新疆問題的危機所在以及伊犁方面的改變政策，似乎若合符節，下面就是最現實的例證。那就是西北民生實業公司迪化分公司經理周崇勳貪污被押所引起種種反響。據新疆本有一「貿易公司」，張治中主新，鑒于該公司的與民爭利貪污違法，特改組為「企業公司」，旋以人民反對，經省府會議否決取消。張氏為便利新舊與內地之運銷供應起見，不得已於今年元月另組一西北民生實業公司，設分公司於迪化以代替企業公司。當時分公司經理人選，頗有考慮，有主張用維族人者，亦有主張用內地漢人者，結果卒以在新疆從政多年的東北人周崇勳在省政府秘書長列孟純的力薦下，出任該職。按該周崇勳曾任盛世才親親時代之財政廳副廳長，為人世故，前年充任迪化合作社經理，對扣民食，供應麵粉例推雜糧十分之二，市井切齒。此次復利用職權，在購銷新疆特產——和闐地氈之名義下，套用公款，直接圖利，已有證據者達一億五千萬之鉅。事為該會計方面所悉，即予檢舉，當即專案報張治中將軍，適張氏正陪鈕永建遊天池，數度呈報，均無批覆。後由其侍從參謀張立鈞適呈而上達，張氏極為震怒，手令新疆警備總部軍法處嚴辦。該部於八月廿五日晚以汽車接至東花園，此一貪污巨入遂歸於獄。消息傳出，市民莫不拍手稱慶，深盼早日判處刑刑。惟據關係方面探悉，該犯雖在圍籠，然活動能力仍強，與同押犯人言談自如，且張治中主任月初赴京，而此案內情又極複雜，豈時列決，尙難逆料云。據悉：該案發生之初，曾以巨款賄賂行轅承辦該案之某職員，該職員答稱：此事有關漢人聲譽，有損國家體面，決秉公辦理。且過去內地報紙輿多新漢人貪污不法之報導，以為來新疆工作者，均係亡命不義之徒。此一觀點，深為此間優秀清廉而有志服務邊疆之工作同志所痛憤。為改正歪曲視聽起見，亦應將該案明白辦理云。

陳XX 九月二十八日 迪化

### 黨務機關併吞敵偽產業又一例

編者先生：平津區鐵路管理局接收的天津張自忠路八十四號倉庫一所，八七、八八兩號倉庫五間，八八號小倉庫一所，九十號公事房五間，八八號小倉庫一所，架貨木四千根，運貨小鐵車三十餘輛，跳板三十塊，及所有門前碼頭各項房屋，據國民黨津區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函該局，以奉中央財務委員會六、十三、京（三六）務字第九八五兩准國防部秘書廳紀字第七二一〇函通知，又奉未真京（三六）務字第一四九五代電准行政院本年七月廿四日會三字第二九二一〇號公函，上項倉庫碼頭車輛等均已分別通知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照數移交平津鐵路局移交轉讓，這是很巧妙的手法，但不知鐵路特別黨部是否兼營客貨儲運業務？或乾把國家財產據為黨有呢？

一個公務員 十月二日

### 宋子文捐款動機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四期讀者投書中，楊不平先生曾就宋子文獻產事發表了意見，對宋氏祇着眼於國民黨殉難黨員家眷之救濟而忽視了一般非國民黨黨員殉難者的家眷一點，表示遺憾，楊先生的意見是絕對的。不過宋氏此次獻產之動機，根

本不是為了救濟那些在水深火熱中的同胞，而是企圖和緩其黨人對他的攻擊。并認能因此而獲得他們的瞭解與支持，事實宋氏這種希望是達到了，當他獻產救濟因抗戰及剿匪而犧牲的黨員的家屬約消息傳出後，曾經激昂一時的一清算黨門資本」的呼聲頓頓時銷沉下來，代之而起的是「片喝采之聲，跟着宋氏被委任為粵省府主席的命令也發表了。

老百姓的死活問題，當局是就不大放在心上的，所以黨門權貴受到自己人的壓迫時，祇須拘捕腰包，分惠一點給自已人就就行了。可憐的還是那些聽到了「清算黨門資本」的呼聲頓深為興奮的人民！

梁子奇 九月廿六日 香港

### 香港看大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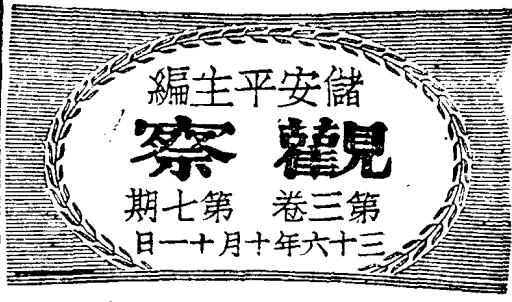
編者先生：本月十日香港工商日報刊了一篇「粵選選舉權橫談」，報導廣東在選舉國大代表及主委的前夕的各種形相。該文除了說及一般市民對此次大選一不感興趣之外，更提出關於選舉的「真正程序」和手續，「不特選民不明白，即參加競選的有時也不知所指」。因之一弄得人們目眩頭暈」。同時對於可能發生一包辦選舉」各種舞弊的情事，雖為當局所注意，「但是直至現在為止，各縣的人民」六七還未取得公民資格，叫他們怎樣去選舉呢？何況一般鄉民，那個真的懂得選舉投票這回事；另一方面，官僚政客，地方豪紳，紛紛作競選之活動，橫橫攔攔，「勾心鬥角」！大家相見了「詢問」：你花了多少錢？你準備花幾若干？」

從上面的種種事實看來，我們不難想像到將來大選的「佳期」到來之日，十一年前這種巧取豪奪，包辦賄賂的選舉「好戲」，將再一次出現於世人面前。

梁子奇 九月十二日 香港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二  
三個月十二期 六個月廿四期  
內寄：四萬元 掛號：八萬元  
外寄：五萬元 掛號：十萬元  
航空：六萬元 掛號：十二萬元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豐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嚴仁燾：浙江大學教授  
李漢林：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  
主任  
何達：清華大學學生  
吳鳳裕：北京大學教授

# 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

張東蓀

在觀察三卷四期五期上有梁漱溟先生的「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文中且引我為同調，我看了以後，深感共鳴。他所提出的問題亦正是我久已蓄在心裏的問題。這一些成為問題在我心中已將近二十多年了，不過想來想去總得不着一個最滿意的解答。近年以來，自己的思想稍稍成爲一個系統，於是對於這些問題乃自然而然遂有了一種看法。我這個看法與梁先生或許不完全相同，但在動機上却是一樣的。

梁先生的結論似乎是中国不能走上英美式憲政之路，因而亦就不必勉強去走。他所以在政協開會時對於憲法的修改最不感興趣。不過當時我亦是一個對憲法不感興趣的人。我早明白歷史決不會因一紙憲法而翻身，憲法的討論近於白晝光陰。但我却另有一個觀點。可以說我們二人態度同而解釋不同。毋寧說我對他的態度是十分同情的。所以在本文決不是把他所主張的中國無法學英美一層加以否認。

關於「預告選災」，簡直可以說選舉已經成災，無待預告。現在各省市的參議選舉，不但笑話百出，並且是對於中華民族一個大侮辱。但這些不是本文所要論的故請從略。本文只討論今後能不能有真正的選舉，和萬一永遠不能有真正的選舉，是不是中國即無法實行民主政治。這兩個問題恐怕都是梁先生那篇文章中應有的涵義。我以為中國今天以後是不是絕對不會有真正的選舉，據現在的情形尚不易遽爾輕下斷語。不過據今天情形來說，則可十二分肯定選舉是無法辦的。如果情形變了，便就難說。所以離開了目前的情形而專作抽象的議論，主張中國永遠無法辦選舉，我個人始終以為近於速斷。凡是一個主張在證據沒有充分以前毋寧以保留爲上。因此我對於這一點不加以討論；即我既不說中國將來絕對不能辦選舉，亦不說將來絕對不能有真正的選舉。我在此只揭穿一點，希望梁先生注意。我亦知梁先生，或已早注意到此。然仍不妨特別強調指出，以便喚起大家的注意。這一點就是：自民國成立以來所有的選舉都是爲特殊勢力所利用。辛亥到現在不過三十餘年；凡五六十歲以上的人都會知道這段歷史。我個人更是直接間接，多多少少，耳聞目見，知之較詳。可以說在民國初年的選舉雖亦未必真代表選民，然而確是不由金錢買得。

這個緣故亦很簡單：就是因爲那個特殊勢力還沒有想到利用選舉。等到那個特殊勢力下了決心要利用選舉了，則選舉的清白便無由倖免。除了民國初年還沒有發見選舉是一個大可利用的東西以外，此後就從來沒有一次真正的選舉。所以我的觀點毋寧近於常識：即中國的選舉，所以不能辦就是因爲有特殊勢力想來利用。如果說一句假話，即假定萬一將來沒有特殊勢力了，試問選舉還是無法辦麼？我以為我們必須承認撤除了特殊勢力，選舉還是不能辦，在事實上沒有充分證據。既無充分證據即不妨懸而不斷。所以今天很明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只是選舉之無法辦由於有特殊勢力在那裏利用。

以上所說雖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觀點是常識，或許梁先生看了未必過癮。但我並不是以爲這樣立論便可將其與文化的關係斬斷。我亦正和梁先生一樣，主張這個問題是與中國文化有關。不過我不主張選舉的無法辦是直接與中國文化的特

性有關。我的着眼點反而在於何以中國會有利用過量的特殊勢力。這個勢力的產生是與中國文化的特性有關。所以論到選舉與文化的關係，我毋寧是取間接的。

於是我們要論到文化方面。中國文化有其特性，這個論點我完全接受。同時我們亦都知道選舉是一個西洋的制度，換言之，即是舶來品。但若說這一個舶來品來到中國以後遂把中國文化上的優良方面沖毀了，則我願舉出其他舶來品為證。例如飛機，除了在抗戰期中盡了其正面的功能以外，其在中國反足以助成同胞間的自相殘殺，認為害多於利，並無不可。連一些如鐵路，鐵路所到之地即是外國貨物傾銷所及之場，農村彫敝，資本集中，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姑舉二例，其他還是甚多，不必枚舉。總之，外來的東西，不論是制度抑是器具，到了中國來以後，總是害多利少，初不限於選舉一事為然。

關於這個情形我却有一個解釋。最近大公報專欄上有費孝通一篇「行政基層的僵化」的文章，其中有一點頗得我心。他認為中國政治軌道有兩個，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是自下而上的。雖然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等用語容易導人於誤解，但事實上却確有這樣兩極的分別。所以我特別避用這些容易誤會的名詞，而只把上一極名為甲極，把下一極名為乙極。甲極是皇帝的政權與官僚的政治。乙極是鄉民為了地方公益而自己實行的互助。這種互助並不是完全政治性的，乃同時包含宗教、家族、慈善，等方面，就中尤以社會方面為多，例如調解爭執與保證契約以及守望相助等等。這一極正是社會學家所稱的 Community。我與費先生意見稍稍不同的地方即在於我不把他認為是行政基層。這只是人民在集體行為上的自發性互助。社會學家往往把合羣認為是人之天性，倘用附會的話，可說是對於孟子性善論加一註脚。據我揣測，似乎梁先生所宣揚的中國文化就只指這一方面。梁先生看見這一方面的優點，我是可以同意的。

不過梁先生却忽略了中國還有一方面，即我在上文所述的那個甲極。假定我們把社會學亦認為是一個實證科學而不參加價值判斷在內，則我們可以說任何社會上的機構都是由於當時有那樣的需要。「需要」一名詞是功能派社會學所提出，但我在未曾讀過他們的書以前却早已早想到。他們分需要為二大類：一是基本需要（即生物性需要）；一是學生的需要。我却以為在學生的需要中還要分二次的，三次的等等。例如補偏救弊，乃是因為有了偏，有了弊，然後才有補救的需要。但有時因補偏而反產生相反的偏，因救弊又致有不同的弊；於是又要加以補救。社會制度上種種變更往往是由於有這樣的情形。準此而言，甲極的皇帝政權實出於統一的需要。自封建解體以後，諸侯互相征伐，在需要上

自然然而趨於要求有一個統一的皇帝來征服或消滅那一些割據的土皇帝。因為人民對於土皇帝的受不了實甚於全國性的皇帝。全國性皇帝所以成功，一半固然是由於有個統一的需要，另一半則是由於費孝通所說的那個無為哲學的政治思想之被採用。秦雖做成統一，但却未採取無為主義的思想，所以不能維持長久。漢朝繼之，二者兼有遂能統治數百年。後世儒家無不兼採道家，其主要之點就在於想用種種方法希望在甲極下仍保留乙極，不使甲極完全把乙極吞沒了。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護乙極。就中尤以道家儒家為最。除了商鞅等走相反的道路以外，其餘都不發生重大的影響。從這樣的一個觀點來說我始終認為儒家在歷史上可說盡了他的使命，詳言之，即他們總是在甲極吞併乙極的壓迫過程中設法抵抗之。因為甲極的皇帝政權在當時有其需要，所以在那個時期沒有主張把他廢除。我們論歷史上東西必須重視其時代性；此即是所謂需要之時間性，在某一時代有其需要的到了次一時代就會消失了。若就次一時期之不需要而推論其前的一時期，以為亦無需要，這是犯了錯誤的。中國古人（先儒）沒有人主張把皇帝廢除。這決不證明他們是為帝王張目。因此，我對於儒家的看法和現在時流論客很不相同。我以為儒家在歷史上說得好些是功多於罪，說得壞些亦只是功罪參半，而斷不可認為完全是罪人。這一番話似乎太偏於政治思想方面了，我們還得就實際方面來說。須知甲極的造成並不是由於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對於已經存在的實際情形想有所矯正與改善而已。關於實際方面我又有一個較詳的說明。

我在拙作「理性與民主」一書中把人類文明分為三個大段落。第三個段落現尚不可知，故不討論。從有歷史起，我列為第二期。歷史以前，則為第一期。第二期的特徵是國家之產生。關於這一點我最服膺德人 Franz Oppenheimer（見所著 The State, translated by J. M. Gitterman）之說。此說經馬克斯斯倡之於前，社會學者如奧氏等人繼之於後。其詳在拙書中已敘述了，現在不必多贅。總之，第二期文化的開始是由於一個羣把另一個羣壓倒了，佔領其土地，奴役其人民。於是在政治方面有一「政府」出現；在社會方面有一「階級」出現；在經濟方面有分工出現。由一個羣到另一個羣乃是移住；把另一個羣壓倒則是戰爭。所以戰爭，移民政府（即統治關係），與分工乃是一回事。在這個以前却無此現象。人民渾渾噩噩，熙熙融融，過那種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社會學者不論贊成馬克斯主義與否大多數皆承認有原始共產。我却更願于原始共產之外同時再添上一個原始民主。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 (B. Malinowski) 在其近著「自由與文明」(Freedom and Civilization 1944) 上

亦提及原始民主(proto-democracy)。可見原始民主亦非一人之私言，我遂把這種原始共產與原始民主認為是一期文化的內容。關於這些在此短文中無法詳論，讀者還請參考拙書為盼。在此只說一點：即東方與西方之不同，即中國與西洋之不同，或許就在於中國特別保留第一期文明較多。所謂乙概正就是第一期文明的殘留。

在此又要特別提出的是中西不同亦未嘗不出現于甲概方面。即中國自走入第二期文明以後，其本身始終未起重大的變化，而西方則不然。西方從未辦過真正的統一。於是變化後變化，乃變出所謂「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來了。而中國却自始即永遠滯留在「天下式國家」(此何永信先生的創語，却是很好)中。須知把國家變為民族國却是把國家的原有的害處減削了不少。把政府的性質亦變化了。政府本來是剝削階級的獨占機關，借維持治安之名，施行強制力，以保其特殊利益。遞變為民族國家以後，政府由人民組織成，便加上了為人民謀福利的功用。所以西方的民族國家與民主政治乃是一件事。中國既沒有變化到這樣情形(或階段)，則中國的政府不論其名稱如何，其性質總是那麼樣子的。所以在西方到了今天可以說已無甲概與乙概之分。又可以說，甲概把乙概吞沒了，在西方毫無痛苦。用不着有人起來想法子去抵抗這個趨勢。反之，政府既能代表人民則政府管的了多不會是壞事。在西方政治思想下只有十八世紀初一些自由主義者主張政府愈少干涉人民愈好。後來就不聽見這種論調了。這個情形和各國對於君主的革命與民主政體的確立是成比例的。中國不然：雖則辛亥以來三十多年，但始終沒有把政府的本質從根本上改變了。如果有人來提十八世紀的歐洲思想，而中國人却又以為過時了。這豈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麼？總之，在今天的西方，乙概已無保留的必要，任憑甲概把他吞併了，只有簡單便捷爽快。中國正相反，人民所以能喘一口氣乃是賴有乙概當存。如果讓甲概把他們吞沒了，則所有中國固有文化的優良方面便都隨之俱盡。

在這種情形下，最矛盾的是中國與西方文化相遇的時候。中國情狀如此；西方情狀如彼；二者相遇，則中國沒有不吃虧的。其故乃由于所以西方的東西入來無不是到了甲概為止。乙概本來是自足的，用不着吸收外來文化。外來文化一到甲概無不是助桀為虐。民族國家的政府其權是小不得的；天下式國家的政府其權是大不得的。不幸有一個世界結構的所謂聯合國，却必須把二者比肩而立。試問道如何得了？讀者如不信，讓我把舶來品助長中國政治作惡的事實列舉出來。最顯著的如警察制度，亦是學外國，只有對老百姓施壓力，而在無警察的鄉間治安並不成大問題。至于由此進一步變為特務，更是法西斯蒂的玩

藝兒，害人更多。又如統制經濟，在外國不失為一個好辦法，一到中國即變為萬惡之源了。此外，我在上文所舉的飛機與鐵路亦都是好例。梁先生看到西方的東西無不破壞中國固有的文明，我很佩服他的洞眼。我想梁先生若肯舉例必是較我更為詳盡與親切。我今在此短文中只強調一點：即西方文明的入來所以成為禍過淮為枳的緣故只是由于西方的東西助長了甲概，用以破壞乙概。中國本身却沒有這樣需要。相反地，可以說中國本身不但有保留乙概的需要，並且更有限制甲概的需要。無如中國同時又必須參加于世界各國之林。好像一個人體溫甚高，他需要穿薄的衣服；其他諸人身體甚低，都需穿厚的衣服，而卻在一個大宴會中又必須穿一樣的衣服，這就難辦了！西方學者很明白政府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惡」。中國這樣的皇帝政權更是惡之中的更惡者。外來文明無不加重其惡。所以有人咀咒西方文化，這不是完全無因的。

但在閉關時代，這個問題還比較好辦。即專制政權如果虐民到了極高度的時候，人民挺而走險，便起而造反，遂把這個太壞的政府推倒了。所以中國歷史上常常有換朝代，就是由于這個緣故。現在把換朝代美其名曰革命。其實二者只是一個東西。我常說革命是中國的土產，屢見不鮮，毫無神奇可言。並且我以為中國三千年來亦就是因為換朝代太多了，以致把政權視為「大寶」，既得者千方百計想維持不墜，未得者拚命去奪。遂把道德、文化、經濟、都搞得受了很大的惡影響。外來的文明參加進來以後反把政府的惡加強加重，以致反抗更為不易。此所以中國接收外來文化只見有壞的方面。即以今天的國民黨政權而論，有人說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最壞的政府，則論理應該容易推翻，然而不然。這便是由于有外來的種種關係足以使其維持。

以上是說明何以中國與西洋文明相遇即會演成壞的現象而較好的現象為多。我們更須說明一個制度之在一個民族即等于一件衣服之在一個人的身上一樣，必須大小合身，長短適體，尤能滿足當時禦寒的實際需要。倘使一個短小身體的人而穿了一件長大的衣服；倘使在夏天而穿皮衣，這都是不合宜的。一個民族而硬要學另一個民族的制度文化習俗亦會有這樣的情形。所以我認為一個制度無論是從外國搬運來的與否，而欲其生根，則必須自自然然。凡土著的必是由根裏生出來的，我在拙書中主張迎接外國文明必須從本國文明中的相似點入手，就是想生根必須用接根之法。再淺言之，所謂生根亦就是看其有無此需要。一個人正寒時，有人拿一件絨衣給他，他必定立刻穿上。假使在夏天，雖勉強教他穿一穿，他必不久仍自脫了。即以選舉而言，假如一班老百姓不感到其需要，敢說永遠不會變為真正的東西。今天國民黨所辦的國大選舉也好，各

省參議會選舉也好，都是國民黨有這個需要，而人民無之。所以人民不感興趣，以不參加為抗議的表示。這就是我在上文所說的那個特殊勢力的利用。至于如何方能把人民亦使其對於選舉感到有需要，則必須如西方的民族國家一樣，乃是一個整個的問題，牽涉到各方面，例如政府本質的根本改變，經濟狀態的走入新軌，教育的初步普遍，政黨的改換作風，軍隊的絕對不干政，等等。這便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了，必須另文為之。

我的意見不妨再歸納總結來說，則是如下。論中國文化不當專就其某一方面來講，而應從其為一個複雜的全體來看。中國自歷史以來，唐虞三代太遙遠了，姑且不論，此後從來沒有一個好政府，即人民的政府，與全體人民意志希望相合一的政府，我想這一句話決不是厚誣。所以現在的壞政府亦只是順着歷史的舊路，更加許多外國的新花樣與新方法以致更壞，壞到最高度而已。以與歷史上的政府相較，只是程度差等，並非性質異同。何以中國數千年來沒有把政府改好，何以壞政府會如此層出不窮，這便不能不求其原因于文化。我在上

# 釋「左」與「右」

嚴仁廣

左，右，左傾右傾，向左向右，左翼右翼，左派右派，……這一串名詞，任憑您翻開一張當天報紙，一份時事雜誌，或是一本政治經濟的期刊，隨處觸目的皆是。茶餘酒後聊聊天，人前背後議論論國家大事世界大勢，這許多名詞也能隨地隨時有意無意的迸出人口。然而究竟「左」為何義，「右」何所指，認真的問起人來，却又言人人殊。我想名詞中，人之不求甚解，不加思索，遂即貿然脫口，率爾落筆，揉雜着主觀的感情的成分，任憑着一己的意氣去使用解釋或曲解，恐怕沒有再比「左」和「右」為甚的了。

事實上這古怪現象却也不限中國。我們翻閱國外的報章雜誌，諦聆人家的批評議論，可以發見混亂的情形不比我們清楚多少。甚至在一種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之下，和在另外一種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之下，可能還有參差以至全然相反的解釋。

二

文提出甲乙兩極之說，如不取實證的觀點，則可說甲極完全是壞的。這便是天下式國家與西方的民族國家之不同了。民族國家把甲乙兩極打成一片，成為一個一元的。凡民族國家所有的制度與辦法若搬運到天下式國家來，除了助長天下式國家的政府的權力，使其對人民更高壓更榨取以外，沒有別的，亦不會有別的。所以外來的東西，如選舉制度，警察制度，統制經濟的辦法，以及飛機鐵路等，本來是中性的，無所謂好壞，而毛病還是出于中國本身。這誠如梁先生所說，是患的嚴重文化失調症。就中尤以「政府病」為其主要症候。好像一個人雖週身有病，而尤以胃病為最，因為一切滋養品必須從胃而入而消化之。胃一有病即致全身陷于衰弱，耳聾眼花都起于營養不足。

本文可以說是從我的觀點來補充梁先生所提的問題。讀者千萬不要以為我反對梁先生所說，我不但無所反對，並且深感到他所提出的問題之重要性。這個問題久為國人所忽略，所以他一提出即不啻抓着我的癢處，使我說了這一大些的話。希望有同感的人和梁先生再加以教正。

(十月一日寫)

在中國一般人的觀念中，對於「左」和「右」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看法：

有一種人，認為「右」派就是正人君子和循軌蹈矩的一些人物。於是把左派便比作洪水猛獸的思想，和殺人越貨窮兇極惡的暴徒。提起左派，可以嚇得語聲發顫；提起右派，也可以作出咬牙切齒得而後甘的神情。「右」與「左」在他們眼中，不過是「善」與「惡」的變名而已。這些人充分中了宣傳的流毒。

另外有一種人，却認為左就是共產黨，右就是國民黨。於是乎，偏共產黨的人如民主同盟一類的人物自然是偏左的；偏國民黨的人如民青兩黨一類的人物自然是偏右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人物因而不是不左也不右的。在國內，對左右作如是觀者，相信佔絕大多數。即如「觀察」編者徵詢讀者對其所持態度意見時，便也毫無遲疑的把他的徵詢對象，全部放在這第二種人裏面。

第三種看法，認為左是民主國家，或多黨政治，或是政權寄在多數人手裏的政體；右是獨裁的，極權的，或一黨專政的政府。與此平行的另一種看法，認為左是共產主義和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右是資本主義和實行資本主義的國



家，社會主義和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介乎其間，不左不右。

第五種解釋認為右法一批滿意現狀並且想維持現狀的人，而左則是一批不滿現狀而欲打破現狀的人。近於此的第六種解釋則認為政治上一切緩和的，保守的，或反動的思想或行動是右的，一切前進的，激進的是左的。

不幸上舉常人對於左和右的幾個認識和瞭解，不是僅僅只抓到左和右的一條繩，就是僅僅只抓住左和右的一隻臂，沒有一個瞭解能够概括全體的意義，能够解釋一切的現象，全都是偏狹，籠統，甚至於武斷。因為左和右並不能僅以某主義某政黨作為代表。關於第一個解釋，我已說過受了宣傳的流毒，用不着駁它，因為理論和事實，全講不通。可是這毒中得真也不輕，而且數十年如一日，至今還在為人不停的灌輸。第二個解釋流行最廣，但也是牽強附會的。因為雖說國民黨的政策絕對的右傾，但是國民黨的政綱尚是相當的左；同時，共產黨的行程並非盡左，有時且極右，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中間政黨，只有模稜兩可的政綱，專以斡旋為能事，政策之有所偏，只好說它偏共或偏國，不好說它偏左或偏右。並且左和右還只是主觀見解或者行動的兩個方向，沒有道義觀念存在其間，所以觀點容或不左不右至多可說是中立的，無所謂公平或否。

名民主國家為左，極權國家為右，或名共產主義國家為左，資本主義國家為右，有一部分的道理。然而如美國這民主國家，却正有不少的人罵她右罵她反動；而蘇聯這個極權的國家，人們偏又說她是左。同樣，資本主義國家的許設施誠然是右的，但是我們能說在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高度的累進課稅和一切的福利設施也是右的嗎？很多人批評美國的共和黨人為右派，為反動份子。而這些共和黨人却又喜歡羅希特勒、墨索里尼、罵佛郎哥、罵二陳為右，為反動。真假難辨，誰是誰非，簡直摸不清頭腦。總之，左和右是很難拿表面的某種政治制度或某種經濟制度作為代表的。

欲保持現狀之為右，欲打破現狀之為左，若以今日歐陸若干國家的情形，以目今東南亞洲若干殖民地國家的情形，或以中國的現狀而論，誠然不錯。大體上，在位者或統治者都想維持現狀，一律向右；在野者或被統治者都想打破現狀，一律向左。不過這解釋也還不能概括一切。例如在位的英國工黨政策反而向左，在野的英國保守黨政策反而向右。又如美國自羅斯福死後，杜魯門把老羅手下一批「新政」者（New Dealers）一個個排擠下去，政策倒轉頭來往保守上走。這雖是他不滿於現狀而欲改變現狀，然而批評他的人說他向右，沒有人說他向左。這趨勢，去冬共和黨抓到議會之後，更為明顯。他們處處想打破現狀，掃除「新政」，這更不向左，是大大的右，是走的回頭路。

第六種看法在多數的場合之下確是可以應用。舉此原則而言，則認英國的保守黨為右，英國的工黨共產黨為左；認美國的共和黨為右，美國的民主黨略左；或是認中國的國民黨為右，中國的共產黨為左，都不能算錯。不過，甚麼叫做保守？怎樣才可稱為前進？用甚麼標準或原則可以測度衡量？都還是一些沒有答案的題目。

這六項解釋還有兩個共同的缺點：其一，左和右不僅可以解釋一國的對內政策，同時它一樣可以用來解釋一國的對外政策；其二，左和右不僅可以解釋政策，同時它一樣可以解釋思想。

最古怪，儘管六個解釋沒有一個可認為治當，可令我們放心應用，倒是人竟也毫不介意不加思索的隨便使用；儘管人人毫不介意不加思索的隨便使用，竟也沒有幾個人認真的問過自己或旁人，到底左與右的意義何在。

### 三

丟開以上的六種解釋，我來另外替左右兩詞找出一種新的釋義和新的解釋原則。這新的釋義和解釋的原則，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甚麼主義或甚麼政黨名稱也不能代表，是些囉嗦的說明。不過我却希望這新的釋義和原則，能够概括的說明一切社會現象；希望這新的釋義和原則，可以用來分析當前或任何時代的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而不流於偏頗或籠統。以下我分開：一政治的，二經濟的，三對內的，四對外的，一共四項，作為評判一事左右的幾項原則：

#### 甲、政治的對內政策

一個政府和它所行的政策，如果承認政治上人人平等，承認人人得以過問政治，批評政治，參加政治，能够尊重所有的人的意見，能够尊重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這個樣的政府和它行的政策，我們稱它是左向的。反過來說，一個政府和它所行的政策，把政治視為少數個人少數民族或一個階層一個黨派的專利，不顧民意，一意孤行，抹殺人民在政治上的權利，這個樣的政府和它行的政策，我們稱其向右。一種思想，它鼓吹政治大眾化，開明化，否認階級權益，打破地域和種族的偏見，這種思想是政治的左派思想；這種思想見之於行動，就又是左向的運動。相反的，一種思想或運動，認為政治乃少數人之事，以為人皆愚我獨智，所以國家應由我來管，或是鼓吹鼓動階級利益，一黨一派利益，某一種族某一地方的利益，所以役人而不欲役於人，這種思想或行動又全都是右向的。

用以上這命義，似乎無意間已把左比為民主政體，把右比為獨裁政體，却

又不然。因民主政體中仍有右，專制政體也可有左，而且政制和年代並不能拘束它的使用範圍。

## 乙、政治的對外政策

一個國家和她所行的政策，如果把自己和世上所有國家能夠同擺在一條水平上，一視同仁，均等機會，破除大小強弱和自尊自卑的觀念，許身於增進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幸福，合作共濟，促進全人類的文明進步；在國際之間更肯仗義執言，打抱不平。一國的政府如此，我們稱她為左傾的政府，一國人民具此觀念，我們稱她的人民左傾。思想如此，是思想的左傾，行動如此，是行動的向左。反之，一個國家的政策，或者她的人民的觀念或思想，偏向於只顧本身的利益，不顧他國利益，甚而至於恃強凌弱，卑侮文化國力不如己的國家，或為強割地域，造成對峙局面，以便操縱世界政治，行霸道不講王道，到處利己損人。類此的政策思想以至行動，統統屬於右的下面。

依着這個解釋，則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一部分的國家主義，民族自決運動，世界主義，國際主義，大同主義，「天下一家」的思想，烏託邦的幻想，世界語運動，以及近年倡行的世界公民運動（World Citizenship Movement），都可說是左傾的。帝國主義，老牌的殖民地政策，國際強權政治，均衡主義，以至國際孤立主義，都可說是右傾的。過去的國際聯盟，目前的聯合國組織，雖仍不脫強權政治的意味和色彩，也還認為傾左。

## 丙、經濟的對內政策

從經濟一方面說，某一政府存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注意到社會上每個階層的福利，令全國人民的財富和所得一致提高，使人人平均享受生產的果實，用以提高教育的水準，提高消費的質和量，它以消除鉅富赤貧，防止人與人間的榨取剝削為己任，不讓剝削剝取現象的存在，這都是由上而下的傾左。如果有些人的思想或行動，注重互利互助（即西人所謂的 mutual advantage and mutual help），注重共存共榮，提倡或促進經濟機會之均等，矯正財富所得之不公。這又都是由下而上的傾左。

反之，在位者只替少數人一個階級一個黨或一部分人的經濟利益設想，忘掉大眾。所行的政策，足以鼓勵經濟機會以及財富和所得之不均，或足以放鬆少數個人吮吸大眾的膏血，形成社會上苦樂不均貧富懸殊的現象而不思加以矯正，這是右的表露。人民間，有一部分人，只圖本身利益，抹殺大眾利益，或是鼓吹所得權益的維持，或是阻撓政府左傾政策的實施，都是右傾的。

對內政策的右傾，近於十七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制度。十九

世紀以後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已慢慢轉向。對內政策的左傾，折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制度。不過對內的左與右，範圍遠較這四個主義和制度為泛，而且遠在四個主義和制度成形之前，早已發生。

## 丁、經濟的對外政策

從國際一方面講，一個國家如果，消極的：提倡經濟機會均等，各國間一視同仁，以共存共榮為目的，以國際經濟合作為工具，相偕改進國與國間貨物的流通，改良貨物的運銷和互換，以提高全人類的生活水準，顧及本身利益之外，還處處顧到不損及他人；積極的，以本國的資金原料和技術，盡力幫助生產和實業都落後的國家，提高其生活程度，並在國與國間主持正義，糾正榨取和利用的行徑。這些都是政策向左的表現。思想或行動的走向這個方向，也是思想或行動的左傾。

與此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消極的只顧本身利害，不顧他人利害；積極的且乘人之危，去侵害別人的權益，遂其一己的欲望。為人救苦救難，還打着沾人便宜的算盤，或是藉着自身經濟的優勢，榨取掠奪，或要求經濟特權的讓與，或遲開發弱小國家的資源引為己用，諸強之間你爭我奪或互商分贖，這全是右。關閉政策，經濟國家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帝國互惠，經濟壁壘經濟門戶以及經濟集團之建立等，均屬之。

## 四

綜上所言，我們可知左和右應用的範圍為如何寬廣。它的精神，既可以寄在執政者，也可以藏之於民間；既可以產生於國內，也可以發揚於國外；既可由上而下，也可以由下而上；既可以表現為政治的方略，也可以表現為經濟的政策；大可應用於國與國間的關係，小可應用於人與人間的關係；可以寓之於思想，可以見之於行動。從時間上看，左和右更不是近代的產物。可以這樣說：從有了政府有了政治的那一天開始，便就有了向左向右的思想和政策。再從大處說，往遠裏看，還可以說，自從人類有了公私的觀念以後，思想中便已有左和右的存在，初不以政治與經濟為限。政治和經濟的思想和政策不過構成左和右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簡單的說，中國的一句老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包括消極的左，西洋一句成語「己所欲，施於人」(Do unto others as you wish others do unto you)，可以包括積極的左。「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為也」，是消極的右；「然若自己不被毛，反跑去拔人家的毛，那就是積極的右。更抽象以論之，左和右，不過是人類的處世待人之一種態度罷了。社

會上每個人一切行爲的動機，全都可以拿左和右來解釋。

## 五

時間的前進，無論對內或對外政策，無論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大的趨勢一律都是向左走的。對內言，國內政治或經濟政策牢守於右，足以造成國內的不寧和流血；對外言，國際間政治和經濟政策之停留於右，足以造成國際間的不寧和流血。換句話說，國內政策的左向，是國內和平安定的唯一保證；國際政策的趨左，又是世界和平安定的唯一保證。欲獲致並維持一國國內的和平，對內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向左，是它唯一的途徑；欲獲致並維持世界的和平，對外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向左，也是它唯一的途徑。

政治和經濟之間，依我個人主觀的看法，還覺得經濟遠較政治爲重要。偷盜搶劫殺人越貨兇殺暴動革命流血，社會上一切的動亂不寧，起因多一半是經濟的。國際間的戰爭，多一半也不是純由於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經濟的原

因爲導火線，已爲大家公認。若干歷史學者甚至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歷史上國與國間若干次的戰爭，也都推源於經濟。一國政府壓榨整制，不讓人民活下去，人民會得叛亂；同樣，斷絕一個國家的生機，她也會動起手來打人。分贓不均，你搶我奪，又往往是帝國主義戰爭的導火線。

許多人又說，有了政治的自由，才能獲得經濟的自由；沒有政治自由，如果職等以求經濟的自由，這種經濟自由往往落空，既得之也不能持久。這個說法，事實上並沒有根據。從歷史上看，民權運動往往是由崛起的中產階級發動，爲自身的經濟權益去找保障。民權發展之後，資本主義隨以勃興，這趨勢，政治上說來，是趨左的；而經濟方面看，去，本質沒有大變，財富偏在尤甚，還是向右的。就拿真正的民主國家來說，政治自由開放了幾百年，果眞經濟的自由得到實現，則勞資關係的對立與矛盾，財富分配之不均現象，應該早就減無遺了。實際上沒有。

九月三日 杭州

# 論現行的留學政策

季羨林

前幾天，胡適之先生在報紙上發表了他的教育十年計劃，目的想在十年以內替我們中國的學術開闢一條獨立的路。據報紙上說，胡先生自己也承認這是一砲。這一砲果然沒有虛放。自從這談話發表了以後，南北各地，許多刊物和報紙都有文章來討論這問題。有的贊成，有的反對。眼看就要引起一個大規模的論戰。昨天一個小報上說，胡先生已經掛了免職牌。我不知道這是否是真的。我今天也來討論這問題，並不是想製造「事件」，再啓戰端。我只是因爲自己已有許多話要說，以前雖然也說過幾句，但總沒有說痛快，現在就利用這機會再來亂說幾句。

胡先生談話的前半是關於留學政策的。他反對政府每年化大量的美金送學生到外國，尤其是到美國，去銜命。這意見我完全贊成。自從去年十一月間汪敬熙先生首先發難攻擊自費留學以後，有許多人來寫文章討論這問題。我自己也在天津大公報上寫過一篇短文，響應汪先生。我當時只談到自費生。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自費留學生全要不得，官費生全好。自費生也儘有很好很有成績的，而官費生裏面也有不少的好種子，一點對也不念。不過因爲汪先生只談

到自費留學，而官費生究竟還有點限制，所以我就大作其偏僻文章，彷彿我同自費生有什麼宿怨，大有同他們不共戴天的意思了。

我現在要談的是整個的留學政策。不管官費與自費，現行的留學政策都有毛病。假若我們現在還不起來糾正，這樣下去，再送一百年留學生，中國學術也不會獨立，永遠只是跟着別人跑，而且永遠隔着二個很長的距離。

現行的留學政策的毛病究竟在什麼地方？這真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我們先說留學的動機。我想有很多人到外國去，並不是想去念書。他們只是想混一個資格，回來好作事，就是所謂「銜命」。這實在也難怪，因爲中國社會把留學生看得太重了，彷彿一個人只要有機會到外國去吃上幾天麵包牛油，立刻就可以脫皮換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當前的政府要人，大學教授，有幾個沒有銜過金的呢？難怪一般的人，尤其是青年們，想盡種種方法要到外國去了。

因了這樣的動機而到外國去的，我們就很可能想像到他們到外國會不會念書。他們一下火車或船，第一件緊要的事情就是打聽，那一個學校最容易，那

一個教授最好通融。教授選定了，第一次見面，談不到三句話，就張嘴要論文題目。論文題目一拿到手，當然毫不遲疑立刻就向這題目進攻。在英美情形或者好一點，因為英文他們在中國都學過，也許（我只說是也許）沒有語言文字上的困難。在德國法國就有了問題。在國內學過德文法文的很少，一到了那裏，話聽不懂，書看不懂，甚至到館子裏去吃飯，到街上買東西都有困難。但對論文進攻的勇氣一點也不減少，自己在下面作的時候，還可以找別人幫忙。倘若教授要請他去討論，立刻就來了困難。教授說話，他聽不懂。他說話，教授聽不懂。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文化究竟高於西洋。有很多的先儒都提倡「不動心」。雖大難當前，此心皆可不動。現在說幾句鬼子話聽不懂又有什麼不得了呢？他仍然能沉住氣，臉上的汗毛都不許豎一豎。但洋人教授却受不了了，頭上的汗立刻流下來，背筋也一條條地暴露出來，呼吸緊促，心也跳動得厲害了。一位德國教授告訴我，他同一個中國學生談一次話，他彷彿經一次衝鋒，說起來還有餘驚。

讓外國教授過幾次鋒以後，論文終於進行起來。這時候需要教授幫忙的地方更多了。於是許多中國學生就施展出另一套中國人特有的本領：送禮，不客氣地說，就是賄賂。當然他們還不敢像在中國一樣公然送錢給教授，因為外國教授還沒進化到能懂得貪污。今天請教授看戲，明天請教授吃飯，教授太生日的時候，絕不會忘記用高得荒謬的價錢買花送去了。他們覺得這樣也可以勉強安心了。有些勇氣大的，買了照像機之類的貴重東西送去了。教授看了，大驚失色。他們不知道中國學生的用意何在。在惶惑之餘，讓中國學生再比照像機帶走，自己留在家裏納悶。心裏說不定又想到那個「中國之謎」。

好容易費盡九牛二虎的力量把論文作完，或請求教授認為是作完，他們就開始預備口試。同時心裏已經開始作回國的計劃了。好歹口試再及格了，有些人連等候領畢業證書的耐性都沒有，立刻就捆起行李來回家。博士頭銜終於拿到了。他們又可以利用這頭銜再往高處爬，對他們說，這總算是功行圓滿了。

請讀者不要誤會，認為所有的留學生全像我上面說的那樣子。我上面只是說了留學生的一種，不過可以說是最普遍的一種。在這一種以外，也有不少學生真正埋頭讀書，讓外國教授都佩服的。但也有許多學生根本一句書也不念，終日遊手好閒，坐咖啡館，找女朋友，甚至販賣黑貨，上法庭，坐牢獄，專門替中國丟臉。在數量上說，這一類的學生非常多。國內達官貴人的孩子幾乎全屬於這一類。倘若列一個等級的話，這一類恐怕是最下乘。回頭再看這一些專門到外國去考試的學生，就覺得他們也未可厚非了。

但是，無論如何，就連這些「未可厚非」的學生對中國的學術也不會有什麼裨益。我們派留學生的目的是要到外國去學在國內學不到的東西。但他們却帶了一肚皮在國內大學裏學到的一知半解的學問，到外國去給自己鍍金。他們就用了這點學問，七拼八湊，在外國教授全力幫助下，勉強寫出一篇論文，立刻就回來了。我不信，他們能學到什麼新學問。

據我自己的觀察，中國學生的天資最少也可以同外國學生比肩。只要肯用功，他們是不比人家差的。但可惜的是，不肯用功的學生固然不必說了，連肯用功的學生也只肯用到學業結束為止。彷彿證書一拿到手，學問就已經登峯造極，用不着再求進益了。平常我們都認為是形式上的一個學業結束，對很多的中國學生就真的成了結束。但對外國想終身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這不過纔是一個開始，在沒考試前有許多限制，自己不能任意隨了自己的興趣研究。現在這限制沒有了。自己可以任意研究一個題目，讀一本書。再沒有什麼東西來束縛限制自己的天才和自己的興趣了。所以我們觀察一個外國學者的經歷，雖然有不少的人已經在學生時代露了頭脚，完成很有價值的學術工作；但大多數的人都是在考過畢業以後纔真正漸漸走上研究的路，終於成了大學者。這條路有時候是很艱苦而悠長的，說不定同時要忍受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壓迫。但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學者們走這樣一條路也沒有什麼值得驚怪的。

在現行的留學政策下送到外國去的學生頂多也不過走到這條路的開端，向悠悠的前路看一眼，也許根本連看一眼都不知道，就鍍滿了一身金回來了。回來了以後，覺得已經功成名就，不願意去作官的十有八九可以作到教授。同他們同學的外國學生這時候纔走上那條悠悠的長路，路上有許多困難要克服，要有無比的勤勉，驚人的耐力，纔能一步步走上去。說不定十年八年，甚至還需要更長的時間，纔能得到一個教授的頭銜。倘若這兩位同學再有機會會面，我們中國的這位教授就會發見，以前說不定功課還不如他的這位外國同學，現在真正可以稱得起一位學者了；而自己却連以前學的那一點都有點模糊了。還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中國學術的悲劇。

倘若我們看着這悲劇演下去，中國學術永遠不能獨立。但現行的留學政策就是支持這悲劇的。有的人會說：我們也可以派留學生出去，讓他們在外國一直住到把那條長路走完，最少也可以在外國大學裏作到教授，然後纔讓他們回來。但試問，還能行得通嗎？先不必說政府沒有這許多錢，送大批留學生在外國住那樣長的時間。即便政府能有這許多錢的話，有幾個人肯在外國住這幾年呢？

所以，無論從那方面說，中國現行的留學政策都非要改變不行。我並不是說，只要我們的學生都安穩穩地住在中國，新的學問就會從天上往他們腦袋裏灌輸；我們不用着借助外國學術的研究，我們的學術就可以獨立了。不但我們中國作不到這一步，連世界上的學術先進國也不能每一科都研究到家而不必向別人學習。他們有時候也要派學生到外國去學習的。我的意思只是說，要費學生到外國去留學，造就大學教師，替中國學術撐門面，這不是一個永久的辦法。

但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辦呢？我覺得，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請外國有地位的學者到中國來。這當然並不是一個新辦法，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大學裏還有不少的外國教授。但是，我們截止到目前所謂的外國教授很少有真正有地位的學者。他們多半都是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生，在外國找不到飯吃，於是就到中國來作教授。他們唯一的本領就是能說外國話，談到學問，有的還不如我們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這種人對我們的學術不但沒益，而且有害。我常常自己想像，當這些人回國的時候，也許有人問他們在外國的職業，他們當然回答說是教授。我真不知道，他的國人會把我們中國的大學想成什麼樣子。我一想起來，臉上就

發燒。從現在起，我們應該請在外國真正有地位的學者到中國來任教。他們當然未必全肯到中國來，我們可以仿效蘇聯請美國工程師的辦法，出極高的薪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一定不會沒有人來的。這樣可以有兩個好處：第一，他們可以長期留在中國。學生在大學畢了業以後，甚至作了講師以後，還可以有機會同他們研究。不至於半途而廢，演了我上面提到的那種悲劇。第二，有天才的青年不致因為沒得到留學的機會而埋沒了。我們都知道，照現行的留學政策作下去，只有一小部分家裏有錢或運氣好的青年纔有留學的機會。這些青年未必就是最優秀的。倘有外國大學者到中國來，沒有錢的或運氣不好的青年都可以有機會發展自己的才能了。這對中國的學術是有莫大的裨益的。倘若有時候有些部門某一國研究的特別好，我們仍然可以派學有根柢的學生到那裏去觀摩。這樣，我們一定可以慢慢走上學術獨立的路，這是我可以斷言的。

以上說的話，我當然不敢說全對。但這些話都是由多年的經驗和觀察得來的，自信還不至捕風捉影。為中國學術前途計，我誠懇希望教育最高當局能考慮並採納我這個建議。

一九四七年九月廿三日 北京大學

# 中國的對美政策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China's America Policy An Editorial Sep. 27, 1947

關於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寫得很多，但是中國的對美政策，這些日子却極少聽人提到。從世界關係及其所生影響的觀點上來看，美國對華政策更有其迫切的重要性，這一點當然大家都瞭解的。過去幾年來的中國對美政策，主要地只是美國政策的一種反應，而且永遠是奉美國聲明和行動并受其模造的一種政策。

此種狀況今天依然有其某種程度的確實性，而過去幾星期內的種種事變，以孫科博士警告美國的談話為頂點，已使中美雙方感到密切注意中國外交政策的方向，實在更顯重要。詳細研究中國的對美政策，尚須等待時間和歷史學家來完成，但是我們却有興趣來分析（即使是表面下的分析）一下過去三四個月內的種種事實。

中國對社會主義聲明的反應是迅速而積極的。她指斥外蒙古侵犯新蘇邊

界。進一步又指責極像蘇聯飛機的飛機參加越境進攻，深入中國領土。中國的報紙就大叫大喊，亂嚷一通，而抗議文字就紛紛拍發出去。緊接而來的第二步行動，就是南京指責受北朝鮮「某一強國」訓練和配備的幾千朝鮮共產軍，在東北與中共並肩作戰。之後不久又是據「可靠報導」，大約有三十個蘇聯軍顧問，曾在四平街觀戰，他們就在那裏積極指導中共策略。

如果想到杜魯門主義用於中國，結果却會發生了這許多重要的外交陰謀。那末當初的計劃者們必將大為失望了。然而中國却又作了一次「形容」。孫科博士發表了一篇使人驚愕的談話，他痛斥蘇聯干涉中國內政。政策的計劃者們顯然覺到，此舉一定可以驚醒美國，注意共產主義在中國種種危險。政府報紙充份利用這個時機，詳細指出這位孫逸仙博士的獨子孫科博士，素以親蘇傾向出名，誰也不能指摘他是反蘇份子，因此他突然痛斥蘇聯，所持理由必定都

是正確的了。

然而華盛頓不管這一切的艱苦工作，依然繼續集中努力於歐洲，而且并不表示有發動對華更積極政策的徵兆。最後美國才宣佈，派前美軍駐華司令魏德邁將軍到中國和朝鮮來，執行調查事實的使命。中國以自身與希士並列的積極外交政策，一時似有即將放棄的模樣。批評者和發議者們都估量這個使節團，就是積極援助國民黨新政策的第一步。然而出於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魏德邁却是真的來作一次調查事實的旅行，而且所發現到的種種事實，又都不合其意，這許多事實都引論到國民政府內部必須實行種種激烈改革。這許多事實也反對自動地將中國當作希士一類國家同樣看待，因此也就反對以任何進一步的迫切援助給予現在的國民政府。

我們就得從這一點上來理解中國外交政策的尖銳改變。不過自杜魯門聲明發表以後，中國對外政策雖已採取較為積極的性質，然而它仍始終緊緊跟着美國政策跑，而且竭盡一切力量，決不在那一方面觸犯美國。

魏德邁使節團完成使命，以及根據他離華公開文告中所說任何進一步援助須以改革為條件的指示發表以後，中國的政策就從甜言密語和諛媚奉承的親善政策，改變成爲一種威脅的政策了。大約二星期前，中國發表一篇聲明，說是中國對於美國在日本的政策深表關心，這是實行此一新路線的第一個步驟。中國一向只是依賴美國，支持美國在日本的種種行動，雖然這類行動對中國民族利益，清清楚楚地均有害處的，所以過去二年來，國民政府的破產例子，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中國宣稱對於建議中的對日和約會議中國不擬參加，這是中國以威脅手段，恐嚇美國恢復舊日援助國民政府之政策的又一個徵象。因爲中國知道得很清楚，中國方面拒絕參加，其意義就是美國計劃的失敗。美國在管理戰敗日本二一年以後，覺得還是趕速簽訂和約爲得策。因爲美國直接違反波茨坦協定的精神，已經實質上排除英中蘇平等參加管理日本的份頭，所以美國很明白，如果要召集一個討論日本和約的預備會議——這也是違反波茨坦精神的——她從「夥伴們」那裏所遭到的除反對以外，別無他物。然而因爲大不列顛已經將自己抵押給美國，而且已經絕望地陷入美國龐大的政治經濟擴張計劃，不能嚴加反對，所以美國已經敏銳地估計到，堅決反對此一計劃的只有蘇聯一國。中國直到現在爲止，對於美國政策，并無不同意之處，所以也放在援助美國的這種估計上的。可是因爲蘇聯出來攔阻，英國不願參加，而中國現在也直接表示反對，美國要想進行，殆亦不可能了。

一連串新外交活動的最顯明的標誌，——又是孫科博士的一篇談話，他僅在三個月以前，曾經發表談話，痛斥蘇聯的不友誼和干涉中國內政，但此番却與前次談話直接相反，竟宣稱既然美國一心採行不利中國的政策，那末中國只能向別處去找一個新朋友，或將傾向蘇聯了。

因此我們對中國對美的外交政策，已可獲得兩種界限分明——而且是矛盾的——傾向。我們心中認爲這兩種傾向，沒有一種是特別聰明的。但是那第二個傾向，雖然并非建立於可以諷許的動機之上，但也許有可使美國對其迅速發展杜魯門馬歇爾計劃控制全世界的行爲，暫時躊躇思索和反想一下的好處。

這兩種政策究將產生什麼結果，很難斷定。從中國的觀點上看來，二者都準對着一個相同的目標——更多的美國援助，尤其喜歡直接賜予巨額美元的那種形式。在這一點上，提早發動反共行動以及共享杜魯門主義爲阻止共產主義的贈與物，看來似乎已經失敗了。中國採取威脅手段的新政策這個事實，似乎就是指出中國也認爲第一個政策已無成功之望。今天也許只有杜魯門和馬歇爾，才能知道對於中國與蘇聯「友善」的威脅政策，美國將有若何反響。也許他們目前尚不知道。我們這班人只有袖手等待，然而，當我們在等待的時候，我們可以積極注視過去和當代兩方面種種變化的發展過程，這對目前局勢都是大有供獻的。我們這班小人物，只有以我們自己去關心這許多事件，以及及時發表我們自己種種觀點的方法，才能希望將我們的意見，去強制影響中美雙方的上層人物，他們常常在嚴密關上的大門後擬定的種種決議，而逼到我們採取若干行動，其中有許多行動顯然對我們並不是最有利的。（文覺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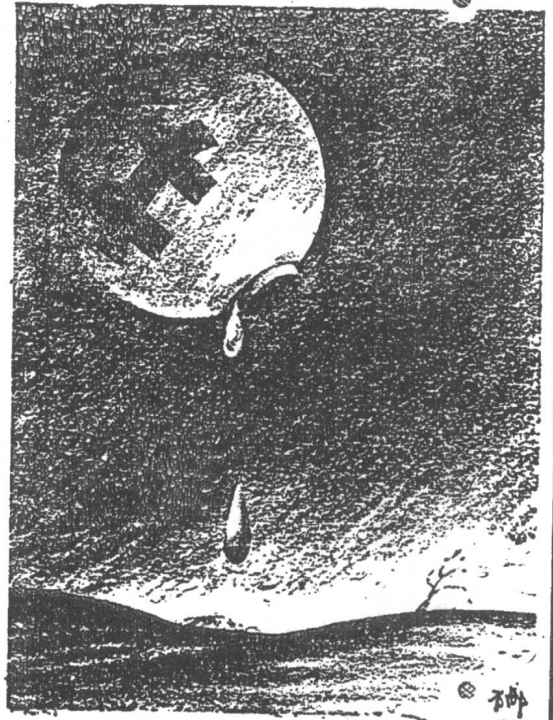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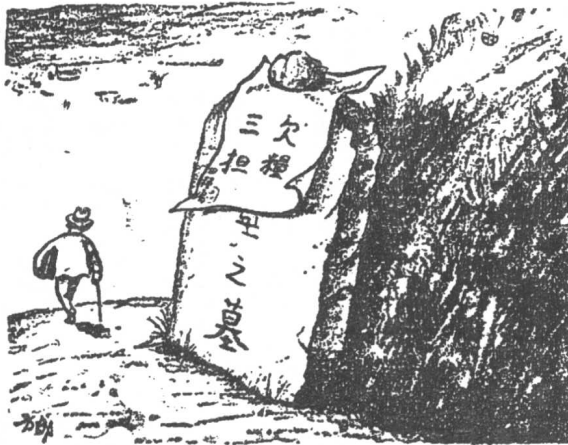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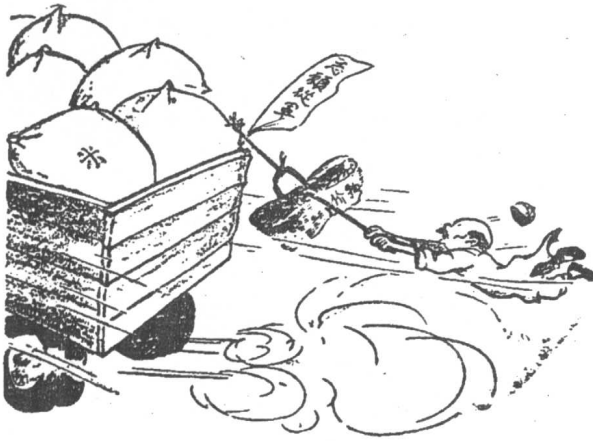
### 正誤

本刊三卷四期所載梁漱溟先生所作「預告選災迫論憲政」一文，錯字甚多，茲將重要者正誤如左：

- 正 非以武力解決是已
- 誤 欣羨
- 正 恆苦莫能至
- 誤 欣羨
- 正 坐此
- 誤 在此
- 正 一段後期運動
- 誤 未明
- 正 此無他
- 誤 未明
- 正 一唯和合得統一
- 誤 自來中國學術所致詳者，不在
- 正 是處已有自傳
- 誤 自來中國學術所致詳者，不在物而
- 正 是處已有自傳
- 誤 自來中國學術所致詳者，不在物而

頁碼及行數

|    |   |    |
|----|---|----|
| 8  | 下 | 7  |
| 9  | 上 | 13 |
| 9  | 下 | 15 |
| 9  | 下 | 20 |
| 9  | 下 | 26 |
| 9  | 下 | 29 |
| 9  | 下 | 29 |
| 10 | 下 | 3  |
| 10 | 下 | 5  |



更殘蠟盡



楊可揚作 (刻木) 攔路告狀



！嚶倒，嚶嚶  
(轉載 NEW HAMPSHIRE MORNING UNIN)



# 長城線內外的爭奪

##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從山東主戰場演變出來以劉伯承及陳毅一部南下為主體而形成的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記者已於上期略述梗概。在黃河以北及長城線內外廣大的北部中國土地上的撕殺搏鬥，有如不緊不慢的秋雨，浙浙浙的落着。其中「時」「空」的徐緩變化，無疑的將是決定未來北方戰局的重要因素。看吧！「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

### 華北的春標

國軍爲了首先爭取沿海，將山東做爲主戰場，使太行共軍得以坐地；同時胡宗南爲了獲得政治上的影響，抽調晉南之兵攻陝北。當陝北與晉南「換防」之後，山西關係方面以觀劇與不平的口吻說：「丟掉一隻鹿牛，換來一塊骨頭。」山西是華北

的春標，在整個華北形勢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人說，「天之急在上黨。」九曲的黃河自寧夏到綏西折而南，包起了山西的西南兩面，太行障於東，長城屏於北，內有呂梁，中係山西，使山西成了表裏山河的天然形勢。戰國時晉國有近百年的霸權。李唐以山西起家，趙宋統一中國，最後才底定山西，這一切部與天然的地理形勢有關。國軍大部退出晉南以後，共軍蔣榮發部又折斷了正太，使山西太原成了萬山叢中的孤島。在山西握有廿六年統治權的閻錫山，其形勢的優越也是空前的。在晉南共軍渡河入豫時，閻錫山並沒有敢向晉南伸展其勢力，實力如何可以想見。可是共軍會全力奪太原嗎？這個似乎也沒有必要。他們不攻堅，更犯不上逼着閻錫山作困獸之鬥。尤其在政府首先爭取沿海的戰略策下，山西一時還不會有大戰事。但是雙方爲自

### 「蒙疆」局面

保與壯大，小鑿點的爭奪是持續不斷的。

傅作義張垣綏署的轄區，正相當於偽蒙疆自治政府的地盤——察綏兩省各盟旗縣再加上雁北十三縣。在本刊三卷二期「戰局鳥瞰」一文中，記者曾判斷察綏仍可持續其小康局面。第一是地理上的關係，第二傅作義也是比較有些小辦法的人，張晉院長張垣視察歸來，曾稱傅主任不僅長於治軍，而且長於牧民，有人批評「傅作義是優秀的政治演員」，這話也有相當道理。在人生劇場中，所謂政治還不是一幕一幕的層層不窮的戲嗎？在今天能演就算不錯了，看，不是還有很多毫無演技的人也在台上嗎？

熱察綏塞外三省，在地理形勢上應當是一個區域，可是由於張作霖從東北侵入熱河，張

發展。

### 平津保三角地帶

保定綏署任務是在於確保河北各交通幹線，及沿保平、津、保、石、唐重要城市，土礦及港口，以支援東北。因爲在目前東北國軍控制區域，佔住東北全面積百分之七至九。大部的部隊聚集在狹長的地帶上，沒有寬裕的後方是相當危險的；自然要以河北爲依據，而河北本身也只有點線的控制，廣大的面還在共軍手裏。要想確保平津保各大城市及交通線，必須控制平津保三角地帶。從冀閩國軍已將防務由永定河推至大清河，上月中旬共軍蔣榮發部以二四兩縱隊主力反攻平津保三角地帶，事先伴攻石門，繼而又以第三縱隊攻徐濟，再攻洹水房山，都是爲了吸引國軍主力西移，然後突襲平津保三角地帶。如果得手，其或要衝斷平津路，打通其冀中與冀東的道路。國軍認定，重兵屯紮一帶未向西移，經過一場惡鬥，將共軍二四縱隊打退了，官

方宣稱共軍死傷二萬餘人。平津三角地帶重入國軍掌握，平津交通得以確保，被破壞後的平保交通亦已恢復，保定綏署及河北省府原均已遷往保定，在北平沒有辦事處，最近綏署省府辦事處已聯合遷往豐台，這華北陸路交通樞紐的豐台已經成了河北的軍政重心，軍政當局固然是爲了交通通訊的方便，另一方面也是爲了切實控制平津保三角地帶。還是一句舊話，打仗就是鬧登壇，你希望他上東，他偏往西，你希望他打狗，他偏打雞。在冀東，國軍希望將共軍壓至黃河以北，他却南竄去了，過了黃河，過了龍海路，而且還有過的了長江。在河北國軍希望將共軍向南壓抑，而他却一步步的北來，石門、徐濟、房山、洹水，現在又有另部在冀東活動着。河北現有國軍的實力除維持交通線及保護土礦港口外，頂多能控制平津保三角地帶及冀東。大清河北平津保的三角地帶是又進駐了，爲了配合東北他已開始注意冀東。

### 冀東與熱河

內外地處屬共軍李運昌的冀熱遼軍區。這個區域是關內外的走廊，勝利接收之初，國軍控制了北寧沿線的濱海地區，並從而楔入東北。去年九月間國軍掃蕩冀東，冀東各縣城一度收復，熱境也收復了十七個縣城，後來化整爲零的共軍又漸漸聚集起來了，退往熱北遼西的共軍也隨着東北共軍前後發動的五次攻勢向熱境滲透反攻。到目前止，冀東寶坻、薊縣、盧龍、都山、興隆幾個縣城及大部分土地仍在共軍手中，而熱省在國軍手中的十七個縣已經變成了七個縣城；七個縣城也被割成兩塊，熱東兩縣，熱西五縣。共軍從遼遼

熱河冀東及長城線



# 劉伯承南下記

政 莎

## 大別山戰鬥紀實

編者先生：我是安徽的一個新聞從業員。這六劉伯承南下大別山，戰鬥詳情，我們都比較清楚。六安、舒城、霍山等地收復後，我也都去實地採訪過。但是這許多材料，普通報紙上是都不會刊載的。我特地寫了寄投貴刊。文中所記，都是千真萬確的。我本着良心，絕無隻字偏袒任何方面。

(觀察合肥通信) 將皖北壽縣、河南鹿邑、拓城等縣城攻陷，並向永城進攻。此時淮北整個局勢，已呈動盪不安之勢，徐州外圍亦受重大威脅。徐州陸軍總部為穩定淮北局勢並解除徐州威脅起見，遂命蚌埠第八旅城區司令官夏威師所轄四十六師譚何易師長率兵四團，出擊壽縣、鹿邑，及其以南地區之土共。譚何易當即派兵一部進駐界首，一部進駐壽縣，又門集，師部率一個團駐清陽。正計劃第二部進攻壽縣。八月十日，十一兩日，劉伯承部因抵不過國軍壓力，率一、二、三、六、七、五個縱隊約七萬餘人，越隨海路南下，以致淮北情勢較七月下旬尤為緊張。魯西跟蹤追擊劉伯承部的各路國軍，已被團圍分，雖勉力追趕，然距劉部均在兩日以上行程

## 長驅直入

自七月下旬魯西羊山集，為共軍劉伯承部三團縱隊之(每縱隊轄三旅)包圍後，一時魯西情勢極為緊張。這時駐紮淮北之五十八師魯道源部，除留置一個連駐河南永城防守外，其餘全部北調，解羊山集之圍。淮北防務因而空虛，土共魏鳳樓、金少三、李仁林等股，乃乘機紛紛出沒活動，當

淮北又無重兵扼守，因是劉部得以從容長驅南下。駐皖省城內之四十六師逼得收整易裝，重新佈置，集結主力於滿歸附近。一部置於張村舖，以圖圍擊南下之劉部。彼時劉伯承部之主力則於淮陽以西渡河，隔沈邱、項城，向豫西之蔡方向前進。其第三縱隊(記者按據八線區司令部高級人員談話)劉伯承之最精銳部隊為三、六兩縱隊，在魯省戰場，從未吃過敗仗，戰鬥力強，且配備精良，南下圍攻太和，企圖渡大沙河，再南行而入大別山。國軍八月十六日先進入太和，共軍第三縱隊於十七日進抵太和城郊，當以全力將太和圍圍包圍。譚師長以所屬十九旅陷於重圍包圍中，即率師至太和以東，與劉伯承之

第三縱隊發生正面激烈戰鬥。共軍作戰原則：一不作無謂犧牲，二不攻堅。故在太和相峙一日，見無進展，乃改變硬攻太和之念。同時怕時日經久，中央援軍到達。增加他進大別山之困難，且又不能達到拖疲國軍之任務，除留一部仍伴攻太和，以掣肘防守太和的國軍外，其餘均分別在槐店、紙店、新文集、舊縣集渡過大沙河。等到四十六師發現敵方過河，忙抽調兵力攔截擊斃時，他們已過河的已有一萬六七千人了。此時五十八師亦趕到太和接四十六師的防。四十六師因皖北屯鎮早陽城防空虛，恐為渡河之共軍攻陷，遂將全部移駐阜陽。渡河之共軍一部五六千人，此時已到達阜陽以南大橋集、魚波集，及阜陽西之龍王堂、大田集等地附近，與星夜南下尾追之四十六師接觸，作正面之阻止。掩護隊到達淮河北岸，由三河尖附近全部渡過淮河，劉伯承親率警衛營一營分乘十三輛重運二噸中的美式大卡車，指揮大軍進佔固始。固始於八月二十四日無聲無息地淪陷了。四十六師雖

於此時已渡過淮河尾追，卒因共軍實力雄厚，未敢輕舉窮追。商城亦於此時告急，潢川光山均相繼失陷。待五十八師趕到固始後，四十六師移防霍邱西固始東之分水亭，與共軍復發生戰鬥。四十六師雖拚力進攻，但却遇了強大的抵抗，被阻無法前進。雙方對峙兩日。譚何易師長迫於勢單力薄，乃與五十八師協力進攻。固始、分水亭方面防守不堅，劉伯承又指揮所部進佔固始，潢川，向葉集進迫，而葉集方面(葉集位於大別山北麓，為進大別山之孔道，亦大別山外圍之重要軍事必爭之地)，第八旅區司令部雖由水家湖軍區四十六師一八八旅之陳鐵漢一團及皖省保安第四總團一營共同防守，但無論如何也抵不過超過二十多倍兵力之共軍攻擊。故葉集僅戰四小時，此一大大別山之重要門戶即宣告失陷。商城也於八月廿九日為劉部第一縱隊佔領。此時大別山之核心立穩，空虛得無一兵一卒。葉集失陷後，陳團長即奉命移駐立燈死守，葉集損失慘重。越二日，譚師主力抵葉集後，即開始猛攻。五十八師進攻固

，野戰軍運同地方團隊約有五六萬人。在冀東方面有四個獨立旅(九、十、十一、十三)，另外有四個團及警一、二兩團的番號。合計也有三萬人左右。其第十旅已出現於錦西戰場。各方擴充交通線，以向各地方擴充物資，生產車來往搬運物資，俾有百輛大卡車經常行駛。在冀東方面，共軍亦正趕修四條公路線：(一)由赤峯口至平泉，(二)冷口至凌源，(三)界嶺口至鞍中，(四)由遼寧建昌營至蓮化，以聯絡熱察三省及長城線內外。共軍此種兵力配備及交通之整理，顯然是要堅強控制長城各要隘，以便東向破壞北寧路，作為東北六次攻勢之先奏。

##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

天津大公報九月三十日載北平行轅參謀長

徐啓明之談話稱：「北寧線雖已恢復通車，錦西情勢趨穩，惟共軍在遼西走廊仍有相當兵力，繼續進犯在遼料中。共軍之進攻北寧線，可以共軍做東北北寧六次攻勢之開始，因在時間上距五次攻勢已有兩月之久，在季節上也正是東北作戰時期。據報發端，孤立東北，他都要從北寧路下手，切斷北寧路，然後自冀東東北進攻，為共軍處理成章必然的戰略企圖。」徐氏此種看法，可以反映軍事當局對北寧路之注意。北平東北行轅夾縫中之長城線，將為東北共軍六次攻勢全面發動前之主戰爭奪地。聞傳作現已一部增防冀北，而以平大線新編組之新二軍向冀東進發。北寧線內段在修復中，仍兵車絡繹，軍運繁忙。北平行轅均以全力壓付長城內外戰事，以確保北寧路之安全。同時關外遼東東北部隊一時恐不至調北寧線增防，以備共軍北寧線後另一攻勢的開始。目前前線北及長城線內外的情勢，無疑的是：一長城內外幾低個，易水、秦孤雁哀，塞上秋深烽火，遼陽警鼓動地聞。(十月四日)

於此時已渡過淮河尾追，卒因共軍實力雄厚，未敢輕舉窮追。商城亦於此時告急，潢川光山均相繼失陷。待五十八師趕到固始後，四十六師移防霍邱西固始東之分水亭，與共軍復發生戰鬥。四十六師雖拚力進攻，但却遇了強大的抵抗，被阻無法前進。雙方對峙兩日。譚何易師長迫於勢單力薄，乃與五十八師協力進攻。固始、分水亭方面防守不堅，劉伯承又指揮所部進佔固始，潢川，向葉集進迫，而葉集方面(葉集位於大別山北麓，為進大別山之孔道，亦大別山外圍之重要軍事必爭之地)，第八旅區司令部雖由水家湖軍區四十六師一八八旅之陳鐵漢一團及皖省保安第四總團一營共同防守，但無論如何也抵不過超過二十多倍兵力之共軍攻擊。故葉集僅戰四小時，此一大大別山之重要門戶即宣告失陷。商城也於八月廿九日為劉部第一縱隊佔領。此時大別山之核心立穩，空虛得無一兵一卒。葉集失陷後，陳團長即奉命移駐立燈死守，葉集損失慘重。越二日，譚師主力抵葉集後，即開始猛攻。五十八師進攻固

中城)，乃乘虛一鼓而  
進入六安城，六安遂於  
九月二日午失陷。

### 六安戰役

九月二日晨七時，

共軍劉伯承部先頭部隊  
一股約五百餘人，自六  
安河西輪渡過淝河，由  
上龍爪打了幾槍就將六  
安城內之險要孔道鼓樓  
佔領，繼續向縣府攻擊  
六安城防空虛，但尚  
有縣自衛隊五個中隊，  
六安團管區二個中隊，  
團管區的兵，是征集訓  
練壯丁的部隊，平時素  
無戰鬥訓練，且因其本  
身又無才士之責，故一  
聽到槍聲，都雲甲與兵  
槍惶惶的奔逃似的出了六  
安東門，順着羊腸小道  
跑了。縣政府的五個自  
衛中隊在趕糧，了一小  
時，也懶得就緒，奈  
以縣太爺衣服行裝尚未  
收拾好，故又停下來打  
了兩小時。此時縣太爺  
陳漢流之細軟物品已經  
打裝停當，由三個中隊  
掩護從六安小東門外六  
德公園逃出。十時半六  
安自衛隊完全撤出。十  
十一時共軍的大隊人馬  
已到了六安，在六安全  
城搜索了一遍，六安就  
這樣的拱手讓給他們了  
。三日共軍一、三、五

廿一、二十七五個人  
就窺集六安。劉伯承四  
日騎了一匹黑驢子也到  
了六安，當即召開民衆  
大會，並請他們委派  
縣長宋某介紹給大衆。  
宋某是河北人，三十多  
歲，口齒流利漸漸。他  
說他是復旦大學學生。  
他並向民衆說，他們的  
軍隊是不拉伕，不擾民  
的。他們是人民解放軍  
的。他們來是解放被壓迫  
的勞苦大衆的。你們應  
不要怕，更不需要跑。  
我們是來打國民黨軍隊  
的，與你們無干。老百姓  
聽了很懷疑他底說話  
，但後來住了幾天，他  
們的軍隊真的不拉伕，  
不擾民。據說，他底部  
隊非到迫不得已時，絕  
不住民房，學校，及其  
他文化教育機關。到了  
非住不可的時候，他也  
先派人去和協講好。假  
使你胆大的話，不答  
他住，他也不會發氣，  
他會更耐心的向你商量  
。總之他非達到他底目  
的不可，而在手段方面  
，是用說服的，耐心的  
商量，終至使你在面情  
上不好意思，再說不出  
個不字來。等到隊伍住  
下來後，要是有老百姓  
借用東西，也是像上面  
態度一樣。他們懂得了  
用強迫欺壓的手段去進  
行一切事情，在老百姓

前，驚慌的等於叫老  
百個門逃走，拒大衆於  
千里之外。他們的士兵  
曾向老百姓鬧錢，說我  
們打仗不是光是爲了爭  
地盤，我們最大的任務  
還是爭取老百姓(同時)  
。我們軍紀不好，老百  
姓便不敢跟我們接近了  
，光佔了個城市又有  
什麼用呢？那時不能向  
空城宣傳政治和共產主  
義好。叫老百姓信仰，  
就是宣傳的好，老百姓  
也是不會相信的。他  
們的官長待遇和服裝完  
全和士兵一樣，局外的  
人是看不出來的。他們  
的軍紀確是整明的。

### 被俘以後

六安失陷時，被俘  
的公務員共有三十九人  
(後來加了五個)。他  
們都受到優待。六安  
縣警察局長范家棟被俘  
時(穿了便衣)，他說  
他是小學教員，以後也  
就客客氣氣的放了。范  
出來後，便向他所認識  
的人們報告他是怎樣的  
被俘，被俘的受優待，  
又怎樣的被開釋。共軍  
的一個團長與范很親  
熱的向他說，要他好好  
的辦教育，以造就下一  
代人才。六安司法處裏  
的法官被俘的也有三四

個。六安直接稅局的局  
長太太和兩個職員也在  
同時被俘。那位局長太  
太，裝扮非常妖嬈。當  
然因為她底丈夫有錢，  
後來就被「清算」掉了  
。共產黨對於華商錢東  
，及生活特殊待遇，而  
只有消耗沒有生產的太  
太沒有好感，這是「真  
風確的。搞不好，就要  
把性命「清算」掉。對  
於低級公務員則以不  
而了之。司法處的審判  
長沈佩玉是潯山人。他  
已五六十歲了，是設一  
隻腳的人。他在六安工  
作六年，被俘的第二  
天，在民衆大會上，他被  
共軍用抬子(可以走)  
抬到大會上，當衆向民  
衆詢問沈某在任職期間  
，可有不法行為。民衆  
都指責異口同聲的說他  
是個守本份的好司法官  
，共產黨人對他也就更  
加敬愛。也很多有老百  
姓在大會告他所屬的其  
他法官的，共產黨人也  
就當眾說法官執行法  
時，自然難免得一面失  
一面了。那些被俘的法  
官。當初被檢舉時，臉  
都青了，以爲性命難保  
，後來看署又不怎樣對  
付他，並且很能了解似  
的向老百姓們代爲辯護  
解釋，心中又高興，又  
感激。這一感激，真是  
非同小可。也可以說是

### 六安損失

其次我談談六安破  
城後損失的情形。聯合  
社已經有了一個簡單的  
電訊，將六安軍火庫損  
失消息向外發佈了。六  
安的損失究有多大？是  
不是光是火藥庫損失呢  
？損失的詳情當然不是  
親歷其境的人所能知道  
的。全省保安司令部修  
械所就在六安，也是全  
省惟一規模宏大的修械  
所。聽說可以自製輕機  
槍。因爲汽車運軍械  
太忙，車輛太少，限不  
出，所以修械所內全部  
機器槍彈都丟了。槍丟  
了約二萬多枝，並沒  
有美聯社發的電訊上所  
說的十五萬枝那樣多。

其中有的是很好的槍，  
有些是正在修理中，有  
些還沒有修理。有些是  
從前學生在安慶集訓時  
用的破槍，根本就無法  
修理的。火藥的損失，  
聽說供應局有個火藥庫  
在那裏，詳細儲存數字  
，因爲具有秘密性，局  
外人也不便打聽，所以  
也就無法知道。六安機  
食倉庫共有八個，均分  
散在城內和城郊五里以  
內的祠堂廟宇內，數字  
每個倉庫儲存量約在二  
十萬斤左右，八個倉庫  
存糧約在一百九十多萬  
斤。共軍進城後，首先  
就將倉庫，火藥庫，修  
械所，派重兵佔領了。  
三日由六安出兵將霍山  
佔據。立煌是八月三十  
一日失守的。故在六安  
失陷後的第二天即連天  
加夜的收六安的大砲起  
修械機器，糧食火藥起  
運往霍山立煌山中。此  
時劉伯承的總司令部設  
在霍山。剩下一小部份  
運不走的米糧，即在城  
內和城郊，放廢似的任  
意叫民衆搬去吃。所以  
有壯丁的人家吃香了，  
有的家裏弄有三十多石  
的也有，三五石五石的  
也有。老百姓道下可發了  
財了，平時沒有錢買米  
的人，道下可解決了。  
因此都相對發出衷心的  
歡笑。

### 霍山攻陷

三日晚，共軍又將  
霍山攻陷。在二日那天  
，霍山縣長與地方父  
老及議會感情相洽極  
劣，他見八月三十日立  
煌失了。霍山已處朝  
不保夕之勢，故在二日  
將縣自衛隊四個中隊，  
留二中隊守城，他自帶  
了兩個中隊託辭向西到  
立煌邊境去堵擊一匪軍  
一萬保霍山之安全，實  
則他帶了兩個中隊，一  
直朝北，向六安來了。  
他滿以爲六安是個安全  
地帶。不濟巧的很，六  
安已於二日失去了。屬  
六安共軍，亦派出一  
股向霍家鎮一帶搜

案前進。在蕪埠前碰過正着，打了半小時。譚某係一文弱書生，那里見得打仗？一聽槍響，就換上便衣，丟了隊伍。向編隊的荒山中逃走。自衛隊的兵見縣長都跑了，也都散退的撒腿跑，也都在散退的撒腿跑。後來譚某跑到某縣，以電話報告全省保安副司令張湘濤說：他在蕪山和「匪軍」如何發生激戰，如何以少數的兵力去打擊來攻城的共軍，最後彈盡援絕，迫不得已作有計劃之撤出，但公家槍枝全部損失淨盡，僅余一人以身倖免，並說身上攜帶的款子二千多萬也在激戰中丟掉，我現在已脫離危險，到了某縣，明天擬赴合肥副司令先代向李主席（品仙）報告。張湘濤接到電話後，當立即回示囑以從速返回蕪山縣境，收拾縣自衛隊，並在縣境內擇一合適地方恢復政權。譚某接到電報後，不但對他有意實難，也不將他底戰功加以表揚嘉許，反而令其回縣，頗表不滿。在盛怒下就走到蕪湖去了。過了兩天，氣漸漸地平了，想想不對，蕪山縣長老蹲在蕪湖也不算事。在六日隻身來到

合肥，到張湘濤公館報告他不能回縣去的理由。張乃囑其回縣。伊乃苦苦請求，張以關係係西人，且在職責上言，亦未便強令其回縣，遂將到合肥的實情電話報告李主席。李品仙接到電話後，大發雷霆，要張將其扣押。譚某也就不敢再囑囉，就輕輕地走出了張公館，向民政廳廳長黃同仇（黃亦係西人）報告蕪山失陷的實況，實在沒了辦法回去，並當面遞了一紙辭呈。黃廳長也就將他這辭呈轉呈給李品仙，並囑譚即日離蕪回肥，避避風頭。李品仙看到了譚的辭呈後，雖然很生氣，結果還是親為親，鄰為鄰，拿起筆來批了照准了事。現在蕪山的地方人及參議會對譚裕不能負守土之責，深為憤恨。至於擅自將自衛武力帶到六安境，為了保護私人出走，而將兩中隊人槍散失遺盡，及丟掉的款子，一概不予承認，聲言無論如何要他賠償。就在六日這天，六安縣長陳漢流也跑到合肥去了，當面也向李品仙報告他在六安的戰功。李主席以陳是廣西派中在安徽的一個得力的幹部和人才

六安的一切損失，也就不加追究，並令建設廳重新撥了一個無線電台給他，（原有的電台丟了）叫他趕快去六安北鄉上任去了。陳漢流離開縣境五天，國軍由正陽關趕到六安的四十八師在縣頭一帶，因軍事需要，征集民伕，又找不到地方行政人員，老百姓在軍隊暴怒之下，槍殺掉的不知有多少。

### 立煌戰役

立煌是在八月三十日失陷的。二十九日商城之共軍第三縱隊約二萬餘人，由立煌西河跡嶺偷襲立煌。立煌雖有山地，有險可守，有塞可扼，但在數出峻嶺中旅之陳鐵漢團長率兵兩營，保安四連隊一大隊，連同縣地方自衛武力，總計不到五百人。陳團長及保安隊程大隊長分別守金家寨以南高山，立煌縣長李宜率縣自衛隊死守省府及中家寨（即立煌）山。一天就失了，而他們守軍也就連夜的各別被孤立起來，失去了聯絡，受了兩萬多的共軍重包圍。血戰也就開始了，血戰一晝夜後，共軍勸他們投降。但是守軍的士氣很旺盛，不但不投降，反而給共軍以打擊。這時共軍已經因攻堅而傷亡的有千多人，看說說不成，乃開始以密集砲火射擊，破壞守軍的工事。立煌之包圍，石橋塌一帶房屋，悉在砲火中焚燒坍塌盡淨。這時立煌守軍抵抗力量越發堅強，戰況激烈，造成大別山戰役中空前紀錄，往來衝鋒，短兵相接，互相肉搏，陣地失而復得者數次，戰鬥達三晝夜之久，卒因乘軍懸殊，補給來源中斷，彈盡援絕，陳團長李縣長宜均於是役殉難。陳團長是陸大學生，守在峭壁上血戰到最後一人，猶不肯降。在死以前還打死攻圍堡的共軍七人之多。共軍當問他是誰，他說他是一陳團長，「長」字還沒露出就飲彈氣絕；這是陳的一個傳述逃出來時說的。李宜被共軍生俘，後在民衆大會上當場破清算鬥爭掉了。這場戰爭，守軍五營幸免於死難者，官兵三千多人，傷的還不在內。現在省府對負責守土的李縣長沒有什麼特別獎勵優

待的表示，而六安、蕪山兩風就跑的兩個縣長也沒有什麼處罰，一般人對這事都表不滿。共軍現在已在六安、蕪山、舒城交界之毛坦廠山中掛起了六、雲、舒聯合民主政府的招牌。這個聯合民主政府裏的政治人員已在那裏開始做操集民衆及宣傳他們的布爾塞維克主義了。立煌大山中的作械所也設立了，劉伯承也在此裏召集了一次邊區幹部會議，決議了幾個案子：一、從速在大別山中建立華中軍區及游擊根據地。二、不攻堅，不爭點，而不懈的爭取點以外的廣大的面。城鎮的得失，不承認為是件值得或喜或憂的事。三、離開民衆與國民黨獨裁政府間之感情，以爭取軍衆。四、廣收智識份子，施以訓練，以備備下級幹部人才。五、切實優待俘虜，尤其是被俘的公務員，施以短期訓練後，聽其去留，去者發給遣散費，以減少戰爭中之阻力，並可促成國民黨政府之從速崩潰瓦解。這是大別山戰役中一斷柔和的插曲。共軍真的能將這些決議案實施，那安徽就要變成第二個山東了。

### 合肥城防

六安、蕪山相繼失陷後，舒城也於九月八日在一槍不放的形勢下送給了共軍。假使共軍在佔領六安後，只須以二三千人直奔合肥，合肥也會無抵抗地讓他們到了城下。第八縱隊司令部官夏威二日親率警衛營兩連到合肥。到達合肥時是正午十二時，就是這個時候六安失守的。夏威本來預備前遣各路大軍追剿共軍的，但到了合肥，某還沒有了喝進口，六安失守的情報就送到他面前了。他急的兩手抓頭，默然無語良久。他曉得打仗就是打時間，由正陽關增防到六安的那股共軍運了二小時，結果被阻於六安北二十餘。他急的還不在此，而是令肥城防空虛手邊又沒有軍隊供調遣增防合肥。此時大軍多散在商城、濱川、固始、光山、葉集一帶的，也正陽關到六安北面的，也只一兩人。六安當時共軍却有五個團，相形之下，兵力太單薄了。合肥城防只

有保安團一團，另夏威警衛營兩連人。從三日對八日這六天，這六天當中一直沒有一人一馬來合肥。合肥的存亡，只好聽天由命。合肥的官方（政府方面）和軍方都是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熬煎着來度這驚慌的日子。為適應這宜，也奉命組織成立了一個城防司令部。當時，合肥防禦任務，國防部：給他們分配的很妥當：由夏司令官負責。合肥城防由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張湘濤兼司令負責（與城共存亡）。城防司令部設新聞室、參謀室、副官室、及防奸、徵集（征集）藥城防工事各項材料，及軍需副食馬乾、消防、救護、和築城（築築城防工事）五組，另外還組織了一隊及勤壯丁的義務警察隊，協助各組辦理未盡事項。城防司令部：很快的展開了各個部門的工作。劉伯承到了現在，再想合肥，實在是一件難事。今肥城外建有坑道工事，城隍建有城腳堡，城頭建有城頭堡，其他機關掩體，砲兵陣地，城頭指揮所，散兵坑，都用石灰磚及三十噸成的

# 夾在鋸齒間的皖中

史丹

(觀察皖中通信)

由於山東戰局的演變，安徽成爲共軍竄襲的尾閘，一向不被人注意的安徽局面，因爲皖中皖南觸目驚心的戰訊，立刻顯出了她的重慶。

## 魚米之鄉 淪爲匪區

安徽是一個並不貧脊的省份，近兩年又算得上豐收，皖北因爲地質較差，一向又是兵戎角逐之地，固當別論，皖南平可過。皖中則是漢河縱貫，平原沃野，不失爲一個魚米之鄉。

共軍竄入安徽的隊伍雖不多，原來盤踞山中的人數也有限，何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能夠掀起這樣巨大的波瀾，要明瞭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共軍未到以前的安徽究竟是什麼情形，地方政府在這些甚麼，老百姓在怎樣生活？

像其他許多省份一樣，安徽的農村危機因爲動員而更深刻了，對於這，久居市廛的人，還是生疏的，即使偶爾有農村的登報稿目，看到農村的貧窮，平原無際，碧波千頃，也許情不自禁地要贊賞鄉居的恬靜幽美。但是真正的農村，都不如閒情逸志的詩懷所欣賞的那樣令人嚮往，而是遍地塗抹着血腥和災難。有辦法的人，大批地流向都市，不安份的人淪爲匪

盜；剩下的是大多數被生活困在土地上的貧民的人民，在土匪的日擄夜架酷吏的橫征暴斂裏，熬着多難的時日。

四軍鄉人稱之爲四老爺，在談話時，爲着謹慎起見，常伸出四指代表稱謂。比較起來，新四軍聲勢浩大，武備齊全。出動時，常在百人以上；土匪則剛相反，就槍械的對象言，新四軍偏在中農以上，土匪則大小不論，出山一趨，只要有財可圖，不致落空，任何人都可以成爲對象。至於槍械的手段，大抵都是一樣——綁票和丟票。

## 綁票·丟票 草木皆兵

所謂綁票，就是夜間破門而入，將一家最重的人架走，藏之深山，然後勒索巨款。通常還是架走十餘歲的男孩，尤其是獨子。留下能掌家底經濟大權的家主。這是一個極巧妙的安排，因爲在中國的社會裏，似乎只有男子才具有傳承接代的任務，一旦失去，自然令人倍感焦灼，而留家主，

城牆破缺的缺口，也連天加夜的在三、四兩日補好。合肥的城防工事已建築了十分之九，這些工事都是永久的，而非野戰工事。

## 大官與人心

合肥的老百姓都因爲夏成坐鎮此間，人心比較安定。可是省府一般官員們總是感到合肥的威脅並未因之減輕，危機也一天的在加重。大官們總是喘喘不安，令蘇湖楊專員將江面所有大小船隻統統加以控制，並將江面交通封鎖。巢湖水警警察隊也同時接到同樣命令，將巢湖內所有船隻扣留，以備使用。七日那天，城內仍不見增援部隊到達，李品仙夫人羅嘯如再

領了兩月薪水一百多萬，還是走不動，且出了城五里，就有被土匪擄走的可能，大家都覺得如死在大海里好。結果走的人，百無一二。沒有眷屬的人，領了錢，當天晚上，對席將桌上的一坐，牌九桌邊一站，利那的工夫都就輸光了。現在沒有錢剃頭及繳伙食費的人多得很。合肥在九月十日以前，委任官以上的太太們都分別找關係得到了車票船票走光了，當時留在合肥沒有走的，僅只有張湘澤的夫人一人。她本人始終堅絕表示不願走，願意跟他的丈夫和城共存亡。

當府在他們這些夫人走後，一些小公務員每天也都沒有精神辦公了，因爲他們都說大人先生們比我們官大有權勢，但命和我們總是一樣，他們都太太送走了，我們沒有錢，走不動，我們還辦啥。李品仙見了這情形，雖然在朝會上大發了一頓橫機作樣的脾氣，也沒有人聽他的，因爲他太太到底還是走了，他的理短他自己也曉得，所以發給兩月薪水，給每人疏散眷屬。有了眷屬的

那知國軍一八八師故意留難，不予放行。保安副旅：子彈打完了，兵也散了，奉命退下來收容散兵和整訓的。國軍一定要給他們于彈叫他們再上前線，去給他們打頭陣。保安團不肯，就在這時，一八八師就將退下來的五十六個保安團官兵集合起來，射完了。這個局面，真是慘絕人寰。事後，夏威知道了，一八八師也知道不妙，把那位主任的副團長及四個排長一齊扣押，解交第八縱隊司令部。現在該團司令部已從蚌埠調來了兩位軍法官，正在審訊中。到底這案子怎樣，還無從知曉。

現在皖省戰事是告一段落了。宿松、太湖、雲山、廬江、無爲、相城、舒城、六安、潛山、立煌、固始、潢川、光山、英山、羅田、滯水、正陽、臨泉、太和、阜陽、渦陽、蒙城、毫縣等縣城，均次第收復。目前陳毅部又南下，配合土共魏鳳樓、金少三部在鹿邑、柘城一帶。劉伯承五個團又在三河尖修葺橋樑，企圖夾擊阜陽，迎接陳部再進大別山。

正好好之張羅款目，設法解救。窮人的身價，大得驚人，不僅使窮人入不堪負擔，就是都市巨富亦感到數字太龐大。富者的一個族人被綁，因為苦於出錢，被擊斃路旁。一個小地主，的獨子被架，討價兩億，弄得他奔走求援，賈田窶宅，足足忙了一月有餘，只湊上半數，央求再至，才贖出人來。自此兩手空空，只有依人爲生了。前不久，我爲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遇見這一對劫後餘生的父子，談起他們的遭遇，還是嗟嘆不已。據說：山裏的人並不多，可是對於鄉間戶戶的家財事務都調查得巨細無遺。對於要下手的人戶，何日做米，何日出賣，進款若干，都打聽得絲毫無差，使你根本無法隱瞞。在被綁者釋放之前，要一再受到他們的警告，不許洩露內中實情，否則立時施以報復！至今已事隔兩月，父子俱成光桿，提起此事，還是驚魂未定，欲語又止。另外一個木料商人，因為聽說有不相識的人打聽他的住址，倉皇出走，一日夜翻山越嶺，跑了一百多里，在一個遠處那裏躲避，

關心他的朋友特地趕來問訊，他竟認爲是匪人的偵探，急急又往後門溜走，親朋相疑，一至如此，草木皆兵的情景，不難由此想見了。富者的遭遇，固然不是這樣，就普通通人戶，有一頭耕牛或是某日小有進款，雖能倖免於四老爺，也放不過土匪的手！這正是「遠賊必有近跡」左隣右舍，誰敢保證無人逼匪呢？至於丟票，那是因爲綁票已著成效，無須綁架之勞，只要於夜深人靜時丟一張注明錢數的領票，收票的人就得乖乖地設法奉納，以免更壞的遭遇。俗語所謂：「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現在可加上一件更重要的事了，開門第一件，便是互詢昨夜何處被搶，如果一夜不聞槍聲，那真是天大的例外了。

### 夜有土匪 日有地保

時期曾經流行的現象，現在一直變本加厲地繼續了下來。在動員徵兵，愈如星火的情形下，強徵硬拉，固是司空見慣；收買壯丁，尤其是公開的事實。在保長主持下，挨戶索費，買人充額，即使在較大的城市如安慶也一樣地公開進行，因此就有職業壯丁的出現，這些都是老軍游子，機警狡詐，不待上陣，便逃之夭夭，回來後，又復重執舊業，得錢頂替。反正保長是老來往，利息互通，大家得安，有什麼不受歡迎呢！倘若還有人不知道動員的效力的話，從這裏，你就不難懂得

### 縣官爲政 不出公門

老百姓在吏匪交棒中討着生活，我們的父母官呢？君臨一方，爲政不出公門，一切是一人專第一，只要周旋於職員紳士之間，應付得體，就能安居廟堂，而地方神緒也樂於交接官府，互張聲勢。況且在大運風雨欲來的時會，組織社團，忙請客拉票之不暇，遍及爲民請

命？於是對於治安長事，遂變成一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大度和忍痛。所謂維持治安，自微硬拉，固是司空見慣；收買壯丁，尤其是公開的事實。在保長主持下，挨戶索費，買人充額，即使在較大的城市如安慶也一樣地公開進行，因此就有職業壯丁的出現，這些都是老軍游子，機警狡詐，不待上陣，便逃之夭夭，回來後，又復重執舊業，得錢頂替。反正保長是老來往，利息互通，大家得安，有什麼不受歡迎呢！倘若還有人不知道動員的效力的話，從這裏，你就不難懂得

### 新聞報導 諱莫如深

報紙上對於地方搶殺的新聞，是不容易見到的，充斥紙面的都是會議記錄和要人演詞，只有從外地的報紙上可能發現一些零星的報導。因此，真正能得到消息的，還是老百姓。桐

### 老百姓夾在鋸齒裏！

對於這些消息，縣府專署不是毫無所聞，間或亦有清剿的壯舉，但是，自衛隊下鄉，三五十人一行，每到一村，先要殺豬宰雞，接受慰勞，酒醉飯飽，然後放他滾滾，老百姓以爲匪到戰起，相率走避，於是這些「官兵」便乘機搜索，四入民家，一掃而空，真是清一葉而去，比起土匪實在要澈底多了！我親自聽到許多老百姓說：「我們寧願土匪綁票，不願自衛隊清剿」，事實表現如此，誰能說老百姓厚於「匪軍」，薄於「官兵」呢？

平時既然如此，應變倉皇，自是勢所必然。月初，當劉承部由山東結隊入甯，猝不及防，立（煙）靈（山）告陷，桐潛不守，作爲長江交通孔道的安慶，立時緊張起來。其實，首先着慌的倒不是老百姓，而是機關。譬如安慶四牌樓的商業區，起初仍然照常營業，但孝商路與德街一帶，因爲縣府和高院的職員均傢俱紛紛藏入民家，騷亂和不安則由是傳播出去。城之不守，復何傢俱可有，其人心計何出，令人百思不解！

### 代郵

各位託我們轉輸留美八位同學的讀者先生：你們的信，我們已收閱，一一寄出，即請釋念。我們爲了節省時間，所以不再另復，謹請原諒。我們希望留美八位同學收到諸位的信件後，都有回信給你們。但其中一部分回信，可能要晚一點。或須于一個月後始能收到。

### 提高稿費

（第九次調整）  
啓者：本刊稿費，自十月十六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六萬至八萬元。此啓

### 未剿匪窩 先清民巢

平時既然如此，應變倉皇，自是勢所必然。月初，當劉承部由山東結隊入甯，猝不及防，立（煙）靈（山）告陷，桐潛不守，作爲長江交通孔道的安慶，立時緊張起來。其實，首先着慌的倒不是老百姓，而是機關。譬如安慶四牌樓的商業區，起初仍然照常營業，但孝商路與德街一帶，因爲縣府和高院的職員均傢俱紛紛藏入民家，騷亂和不安則由是傳播出去。城之不守，復何傢俱可有，其人心計何出，令人百思不解！

# 北平學生被捕被釋記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九月三十日的早晨，也是中秋節後的一天，沉寂已久的北平主牆上，又發現了一個不響名的大佈告，上書「本校力易周、邢福津、吳誤三同學已失蹤數日，一定是被捕了」等字。失蹤的既有有姓，加以連日入夜以後，街頭巷尾又施行嚴密檢查，於是消息立即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接着確定性的消息傳了出來，說他們三人確已被捕；其中邢福津是在一個朋友家聊天的時候被圍進來的，便衣架走的；力易周是被特務用假借說有朋友請客騙出學校，在途中被捕的；吳誤是在檢查時被帶走的。接着又傳滿有陳彰遠被捕，燕大有陳理康被捕。這五件事發生的時間都在九月二十六七兩天的傍晚，地點都在校外。胡適校長聞說，即函詢市黨部，市黨部加以否認，但不久就在行報得到了證實，也從行報得到了一個消息：「還沒有到入

校逮捕的時候」。但這話並不是惡藉。不是這五個學生會被輕易釋放呢？這是教授學生當時備慮的問題。據他們的分析，未必容易。他們推定這是一件必然的事，這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因為這次逮捕的決不止這五個學生（據聞陳布雷的女公子也被捕），市面又傳說這是一個開始，中外出版社又被封閉。更重要的，還是官方強硬的態度，何思源市長與陳繼承警備總司令對中央社記者發表的談話，也登在這一天（三十日）的報上，其原文如下：

「共黨竊據地方，與兵稱亂，政府應加容忍，無非欲其悔悟，使兵難稍蘇，徐圖國家建設。乃共黨不惟不知改悔，反擴大叛亂，除在各地發動騷擾外，更利用黨徒，潛入後方各處，刺探軍情，煽動放火，刺殺要人，製造混亂，為害之烈，甚於洪水猛獸。我政府不忍坐視各地

前這五個人還不放出來，就另行罷課，在這段決定罷課而尚未執行的期間，胡校長在二月間王靈於事件發生後，曾允諾北平大學生：決不讓特務打進學校來，如果有人抓去了，他決立即保出來。現在是胡校長實行諾言的時候了，學生們又苦苦要求，教授們也覺得只有胡校長能負責任。因此胡校長不遺餘力的奔走，加上教授學生的堅持，這五個學生終於於十月一日午後六時全部釋放。這以後，又傳北平二年級學生孟憲功被捕，也可能同樣保出來

，也未叫他寫「悔過書」之類，只在被捕時，聽得說一句：「奉命逮捕你」。不過，在他們釋放後，行報終於宣佈了他們的罪名，在十月二日中央社有行報的一段話云：

「因該五生等於日前赴最近在北平市被破獲之共匪秘密機關探訪被捕人員，或領取款項，經該處品守人員詰詢後，以涉嫌當予扣留，即時移送北平警備司令部，除情節較重者外，已通知各校當局先行保釋，聽候偵訊法辦」。

關於二日中央社這一個消息，吳誤、力易周、邢福津聲明三點：一、他們是在訪友途中被捕，非赴某「共黨秘密機關」；二、所謂「領取款項」更是無中生有；三、他們出來時是「無罪開釋」，有關當局並客氣地向他們表示這是誤會。胡校長擬將這聲明轉請中央社更正，胡校長並表示這次逮捕「恐係誤會」，「偵訊法辦」不過是一套例行術語。

(十月三日)

民衆陷於水深火熱，決心短期內戰爭平亂，為使受難從速迫迫自相從之輩，獲得重新機會，毅然頒行「後方共黨肅清辦法」，對劣足後亟思自拔誠意歸順者，予以自新之路。北平為文化中心，亦華北政治中心，夙為共匪活動目標，潛伏共黨，當非少數。茲特鄭重公告：本辦法業經公佈施行，本人等負地方治安之責，絕對嚴格執行，切實辦理，希望誤入迷途者，從速猛醒，自當本政府齊從自治之旨，予以自新機會，如再執迷不悟，為虎作倀，自當依法逮捕，從嚴懲處，決不使人一漏網，期能配合前方軍事，使共匪早日肅清，完成抗亂建國工作」。

現在，被捕的總算重獲自由了。被捕者之一告訴記者：他被捕後，由一輛小包車飛快的送至燕山街刑警大隊，再轉送至北城一個偏僻的地方，住的是一間小小的房子，由兩個小孔透進絲絲的光線。房子裏擺一張地鋪，對面便是一個小炕，小使大便都在那裏。吃小使更苦了，每過開飯時，由小孔裏塞進一碗頂頂壞壞的米飯，沒有菜，也不給飯子。他在獄中，未被訊問，出獄時

歡 迎 定 閱

從山東越臨海綫而入蘇皖的共軍陳毅部，於九月三十日陷津浦綫的夾溝，符離集、兩宿縣。蚌埠開交通突斷，蚌埠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連官黃鎮，莫不攜眷粉粉南遷，整個蚌埠陷於極度紊亂的狀態。機關、商店，辦理結束，而銀行錢莊，提款的人紛至沓來。偏偏銀根奇緊，尤其錢莊，放出的款子無法收回，提款的人又顧日不肯離去。金融市場的混亂，達於極點。不得已，始有十月二日的一緊急會議，確定金融臨時辦法的頒佈。

火車站上擠得水洩不通，小小的吉普車，滿載著大小皮箱、行囊，以及花枝招展的太太們，絡繹不絕駛向車站。很少看見他(她)們持票進站，檢票員祇是專檢查老百姓的票。

蚌埠各級機關亦都部份遷走，直接稅局竟公然每人發十五元遣散費，遣散職員了。在剛勝利的時候，蚌埠曾一度被共軍攻到市郊的老虎山麓。當時民意是興奮的，激昂的，鎮靜的，雖然槍炮之聲，近在咫尺，市內的空氣依然安定如恆。可是今非昔比，現在，戰場雖遠在一百八十里外的宿縣，而已是砲城風雨，草木皆兵了。

適生 十月四日 蚌埠

擋不住。團不擋。共不起

編輯先生：政府的政令，多數不能下達民間，倒是黨團的騷擾，却深入到每一個角落了。無論那種選舉的打票，莫不是黨團在背後門法。老百姓對於黨團的戲，實在看得太多了，尤其是一按口強迫入黨入團的招兵買馬，更傷透了腦筋。老百姓對黨團的精神，已不特官方的宣傳，很有一番深刻而清楚認識，可以在他們的口頭流行之一句很普通的話：「(與黨團同音)不住，團不擋，共不起」——真是形容得淋漓盡致了。

何經沛 九月十三日 吳沙



#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何達

「觀察」三卷一期朱自清先生「論朗誦詩」一文，內引拙作兩首：「我們開會」和「不怕死——怕討論」。朱先生文內曾提出兩種詩，一種詩適于「看」，一種詩適于「聽」。還說：朗誦詩是「一種聽的詩，是新詩中的新詩」。又說：「它活在行動裏，在行動裏完整，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是朗誦詩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朱先生這段話簡單扼要，十分清楚。這段話給我一個啓示，叫我想到了從詩的功用上來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那就是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如果我們說，一種詩使人「醉」，一種詩使人「醒」，那麼前者，要的是「夠味兒」，「味兒」要玩，我們說「玩味」；後者要的是「夠勁兒」，「勁兒」要用，我們說「用勁」。顯然，朗誦詩之所以被某些人輕視，正因為它不是「玩味」的詩。玩味要有「閑」。朗誦詩，活在行動裏，它是屬於在「行動」着的人們的，它要「夠勁兒」。前一種詩，是可以「玩」出來的。後一種詩，卻要「活」出來，要在「行動」中產生出來。

我們設想，如果一個人，自始至終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每天都在考慮着大家的事情，那麼他的每一句話，都可以，也都必要向大家說，他的每一陣輕微的情緒的激盪，都會與大家相通。他也溫和和大家相通。他一定盡所有的力氣把他的語言，順利地尖銳地打入大家的心坎。如果他有的藝術的才能，他必然創造出被大家所接受所熱愛的所深受感動的藝術。

直到現在，朗誦詩還被某些人輕視，以為那只是粗淺的通俗易解的作品。事實上，通俗易解，只是朗誦詩起碼的條件，卻不是最高的水準。一個作者能夠用語言的拳頭，敲進聽衆的心坎，比單用只有自己或與自己較接近的

少數人所了解的符號記錄下自己內心的波動的人，需要更豐富的知識與更辛勤的工作。單面向着羣衆精神的大海，就得有強大的魄力，才能去那上面航行。羣衆是一片動盪不安的大海，朗誦詩的作者和朗誦詩者，至少得有一點航海經驗和勇氣。這經驗與勇氣的大小，又看他與羣衆結合到如何親密的程度。歷史上並沒有幾個這樣的人物，沒有幾個這樣的人，能夠隨時隨地直挺挺地站在成千成萬的羣衆的前面，一言一語都能夠抓住聽衆的心弦，經得住羣衆的考驗，得到羣衆的信任與愛戴，能夠在任何艱難危險之下都不離開羣衆，他對羣衆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不軟弱，不模糊。

一個朗誦詩的作者，他必須隨時關懷着羣衆的幸福與災害，否則他就不會在偶然的集會中喊出大家的要求，不會在突發事件中指出大家的道路，否則，他不可能經常地體認羣衆的感情，組織這感情，發揮這感情，並且鍾鍊這感情，使它成爲不可抗拒的力量。

寫「玩味」的詩，作者常常要找一个使自己陶醉的環境，在那種如狂似癡的氣氛裏，把自己的靈魂浸進去。好像把藥酒進酒裏去，然後自己再喝這杯酒，然後再用自己噴出來的酒氣去引別人沉醉。有時雖不免「嘔心瀝血」，或「燃斷幾根髮」，但那都還是把力氣花在「寫」詩上，不是花在「生活」上。

寫後一種詩，卻須在生活裏生根，滋長，以至於成熟，就如聞一多先生所說的：「我們用生命去寫詩」。作者事先並沒有存寫詩的念頭，只是生活、行動、思想、受感動、下決心、然後又思考，又發現什麼，又有衝動，又受挫折，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喊叫，有時和朋友爭吵，有時暴怒，有時痛恨，是的，有時要冒險，受譴罵，然後又反省，又得到安慰和鼓勵，又有小成功，于是又希望，又鼓起勇氣，又提起熱情，又再聽，再寫，再想，……然後詩來了，是「湧」來的。這些詩，看起來往往沒有所謂「技巧」，卻行行是血肉，字字是眞實，在千萬人的耳裏轟鳴，在千萬人的心上開花，在千萬人的骨髓裏充滿生命的炸藥。

這些詩，就是朱先生所謂的「新詩裏的新詩」，「不像我們有過的那些詩」。這種詩並不多，因而好的也更多。今天中國寫詩的人，大都還沒有養成一種生活習慣，還沒有把自己保留地投進「行動」裏燃燒，或者說「出聲沒有隨時隨地都向着成千成萬的人思想，或者說「出聲的思想」，還不太習慣用「我們」這個字，還不太習慣于

「羣衆」的場合。

然而，「新又生新」，新詩裏又產生出新詩來。懸懸人應該從這裏看出一點新機，看出一點「未來」的消息。看出一點眞正的「新詩」和「新詩人」的受孕。聞一多先生生前曾說，過去的詩人，對社會抱着旁觀的態度，今天的詩人，應該身先士卒，是人民的旗手。像聞一多先生這樣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獻身社會，才是眞正詩人所具有的「至情」，他的聲音，才是昭示萬世的「至理」。

今天，大地在翻身，樹根草皮在翻轉，千丈高樓碎成齏粉，潛在的壓抑着生命的海峽騰湧地「醒」轉來，那些「善醉」一能夢」的「詩人」們將一醒而一烟化，迷離倘恍，超凡，脫俗，而不知所終吧。

我們看見，在這激流一般的時代，每一個「醒」來的「行動」的人都容光煥發；每一個逃避責任的人，都帶着一雙不安猶豫，「無可奈何」的眼睛。在這時代的洪流裏，個人的存亡，詩的有無，都無關重要。然而只願人還活着，作爲一個眞正的「人」活着，他必然是一個對現秩序的「抗議者」，一個響亮的聲音，必然是戰鬥的聲音。同樣，只要詩還存在，還被寫作，被朗誦，它必然是「沉重，粗獷，倔強而感人！」。

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

附註：朱先生所引拙作「我們開會」，第三行「像車輪」，誤刊爲「像車輪」，特此更正。

（上接廿四頁）第二小時專門用來討論分析與發問；主講人應該包括本校的他的和政府在社會上對某一問題有特別研究或見解的人；應該由校長指定教授中之三人或五人組織一個委員會負責主持；應該：題目預先編排，只有遇到大事件發生時才可更改；時事範圍應只限於政治和經濟，更應該包括自然科學、醫學、工程、以及文哲史地（史地是研究新聞的根本）；應該以學生上課之動或情緒，筆記之清楚或拉雜，發言之有條理或無倫次，報告之有見地或無頭腦作爲判定分數的根據；應該由學校指定專人剪報並搜集和集中資料。最後，應該說學生在課堂上任意發表意見，絕不可因態度激昂或思想前進便會影響他的學業或安全。這是最重要的一項，因爲必須獲得這項保障，學生才敢放胆發言，這門功課才算自設。

本年秋季開始，浙大就應先開設一門「世界文化」，這是該校向這個方向走的一步。雖秋季始業已在不遠，我更願以上面的一點意見，貢獻於各校當輪先生之前。



# 國家與道德 吳恩裕

States and Morals

A Study in Political Conflicts

By T. D. Weldon

John Murray 出版 (倫敦 1946)

英國當代的政治思想界，如以地域學校來分，顯然有三個重鎮。一個是牛津，另一個是劍橋，第三個是倫敦。劍橋比較勢力單薄，因為它唯一的政治思想教授 E. Barker 已經退休到牛津去做各學院 (Fellow) 主任。他是牛津人，是導師 (tutor) 出身的。他是 H. J. Laski 教授的先生。他由牛津，而倫敦 (在 Kings College) 而劍橋，最後又回到老家牛津養老。這位老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一本 *Reflections on Government* 書的序上曾打趣地說：劍橋和牛津我都呆了很久，但是我最喜歡那一個呢？這件事却只有讓它做我國人心裏的一個秘密了！他離開劍橋之後，劍橋就已有後繼無人之憂了。

倫敦政治思想的學者，曾經極一時之盛。如 G. Wallas, T. H. Hobhouse, 等，都是過去極負盛名的人物。其後有 Laski 在那裏撐台，所以倫敦也是政治思想的中心。比較新進的如 Smellie, G. H. Wilson 也都是相當有希望的人物，但是他們却不和 Laski 同調。Smellie 旁及分析哲學，其著作如 *Reason in Politics* (1938)，雖力求深刻，而情未論。Wilson 則受德國唯心派的影響很深。

牛津從 Green, Bradley 時起，政治思想的傳統，就保持不歇。牛津的人大都相當切實。在導師制下，很有幾項清楚，學識豐富的導師和院士。過去的如 D. G. Ritchie, 現在的如 Carr-Saunders, R. H. S. Crossman, T. D. Weldon, J. W. Gough 等。最近 G. D. H. Cole,

A. D. Lindsay 那些老人，更是早就為大家公認的。Barker 回到老家，當更增加一生效力。在老人中，我覺得 Lindsay 的 *Modern Democratic States* (1942) 代表一新的趨勢。這趨勢和牛津的唯心傳統相距很遠，和 Laski 這派論現實國家的思想接近。新人中，Carr-Saunders 的 *Morals and Politics* (1935)，早為政治學者所推重。他長於分析，讀書仔細，一點都不肯放鬆。又如 Crossman 的 *Plato To-Day* (1937) 一書，也是既能充分利用歷史的材料，又具有歷史想像的佳者。數年前牛津教授 Dods 到重慶時，曾向筆者推重這本書。但當時則並未得讀到，因為 Dods 教授所帶僅有的一本已被他贈給武漢大學了 (孟雲橋先生在某期「哲學評論」上，曾有一書評)。去年筆者來北平，才得賒閱。因知 Dods 所言，並非過譽。最近則又有 Weldon 這本書值得介紹的 *States and Morals*。

這本書有六章。第(一)章，政治哲學的目的，其中也論及政治哲學的方法，理性論與經驗論等。第(二)章，政治學說。主要的認為解釋國家的政治學說有兩大派別。一派是有機說；另一派是機器說。在機器說中，又可分為兩小派別。一個是說這機器造成是以強力 (force theory)；另一個是說用同意 (Consent theory) 造成的。著者對於這些派別的內容及涵義，在本章中，都有一般的介紹，並且指出它們的缺點。其中又有些表解，如以為「有機說大概為右派，為法西斯主義者所根據；同意說大概為左派，自由主義者所根據；強力說大概為左派，共產主義者所根據」。但他却認為：這種表解是危險的，因為它並不能確切地代表事實。第(三)章，政治哲學家。前一章是總括地介紹上面所述三種對於國家的看法，本章舉政治思想的權威為例，詳細分析其學說。代表有機說的，如亞里士多德，盧梭，黑格爾。代表以強力造成國家機器說的，如霍布斯，馬克斯。代表以同意造成國家機器說的，如洛克。對於以上各家學說 (當然不是普遍的) 而是與本國有關的，此點著者曾有聲明)，都有詳細的分析。第(四)章，理論中的國家與實際中的國家。探討的是：沒有一種國家學說是能與現在國家之所有的一切事實相符合的。第(五)章，政治與道德。討論政治學說多少有道德的價值，並論及著者所認為英、美政治學說所根據的價值特別的道德觀點。第(六)章，實際問題。本章回答著者自己所提出的兩個問題：第一，政治理論，特別是民主的理論，是否適於傳播使之普及？第二，假如

不適宜，那麼相信民主的國家，是否不可避免地，或者可能地，又將與非民主的國家，從事於思想形態的戰爭 (ideological war)。

本書的方法，顯然不是一個新的企圖：因為由政治思想的性質與衝突，來推測世界政治的前途，固早已有的。本書用這種辦法，所得到的結論，筆者也不願有所評論，因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儘管讓每個人採取他自己的方法，推得他自己的結論好了。無論如何，大家都是在對着這紛亂，動盪的世外，求認識，求解答，最後所以求解決之道。只要彼此態度都是嚴肅的，總會有的。果，並且都會有助於真理的闡明，與事實的解決的。

筆者所要介紹的，是著者對於政治思想的分析，大體上頗為精確，並且時有新解，足見其頭腦的靈敏。我們試舉幾個例證如下。

比如他談亞里士多德的：「人本性就是政治的動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這句話幾乎誰都知道。但要談了解，不但一般人不得其正解，即歷來亞里士多德的解釋者，也都沒有令人滿意的說法。如 MacIntyre 的解釋，把「政治的」改成「社會的」及「政治的」動物云云 (其實這乃是 Thomas Aquinas 的解釋)，也覺得牽強。G. H. Sabine 把亞里士多德的「本性」解釋成「發展」(nature as development)，因此可以說：人，即使生而非政治的動物，但在其發展的多德所稱「nature」，則必為政治的動物。此說法可謂深知亞里士多德之意義。這也不足怪：因為亞里士多德本來是生物學上的影響很深。本書作者，則直截了當地認為亞里士多德所謂「nature」本來即有兩種意義：一是「nature A」，二是「nature B」。前者是「動物」(筆者按此當然指生物) 的自然狀態；後者是「動物」(筆者按此當然指生物) 的狀態。則人即非政治的動物，但在其發展的狀態中，則可以，或必須，變成政治的動物。亦即按人的 nature A，他是政治的動物；而按其 nature B，則他既非 A，B 二者，那麼，「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一句話，自然就容易解了。此種地方，可見著者頭腦之細密。

此外，他談霍布斯 (頁一〇三至一一〇) 而一般認為 Leibniz 代表有機說之說 (如通納即有此見解)，見 *Leibniz* (頁七六至八六) 而強調其自相矛盾之處，則有新見。而這種精闢的地方，在本書中到處可見。以為編關係，不可不徵引。

研究政治思想最害怕缺乏分析能力。傳聞強記，也許可以做歷史家的餵的；但是做為一個政治思想家，如果能夠說前人成說，如數家珍，而不能加以分析的思想家，那就十分難得。我特別向讀者推薦這本書的原因，也就正在這裏。一九四七年九月四日北平，沙濤。





# 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

原作者：胡適

原刊處：獨立時論社社論

我很深切的感覺中國的高等教育應該有一個自建的十年計畫，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

我說的「學術獨立」，當然不是一班守舊的人們心裏想的「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違法吹獎」。我決不想中國今後的學術可以脫離現代世界的學術而自己尋出一條孤立的途徑。我也決不主張十年之後就可以沒有留學外國的中國學者了。

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一)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負責，不必向國外去尋求。(二)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與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做專門的科學研究。(三)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幫助社會國家尋求得解決。(四)對於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負責人類學術發展的重任。

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所以我提議，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畫，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

這十年計畫也可以分做兩個階段。第一個五年，先培植起五個大學。五年之後，再加上五個大學，這個分兩期的方法有幾種好處：第一，國家的人才與財力恐怕不夠同時發展十個第一流的大學。第二，先用國家力量培植五所大學，可以鼓勵其他大學努力向上，爭取第二期五個大學的地位。

我提議的十年計畫，當然不是只顧到那五個十個大學而不要那其餘的大學和學院了。說的詳細一點，我提議：

(一)政府應該下大決心，在十年之內，不再添設大學或獨立學院。

(二)本年憲法生效之後，政府必須嚴格實行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的規定：「教育文化科學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廿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全國人民與人民團體應該隨時監督各級政府嚴格執行。

(三)政府應該有一個高等教育的十年計畫，分兩期施行。

(四)在第一個五年裏，挑選五個大學，用最大的力量培植他們，特別發展他們的研究所，使他們能在已有的基礎之上，在短期間內，發展成爲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

(五)在第二個五年裏，繼續培植前期五個大學之外，再挑選五個大學，用同樣的大力培植他們，特別發展他們的研究所，使他們在短期內發展成爲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

(六)在這十年裏，對於其餘的四十多個國立大學和獨立學院，政府應該充分增加他們的經費，擴充他們的設備，使他們有繼續發展的機會，使他們成爲各地最好的大學。對於有成績的私立大學和獨立學院，政府也應該繼續民國二十二年以來補助私立學校的政策，給他們適當的補助費，使他們能繼續發展。

(七)在選擇每一期的五個大學之中，私立的學校與國立的學校應該有同樣被挑選的機會。選擇的標準應該注重人才，設備，研究成績。

(八)這十年計畫應該包括整個大學教育制度的革新，也應該包括「大學」的觀念的根本改換，近年來所爭的幾個學院以上才可稱大學，簡直是無謂之爭。今後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發展。凡能訓練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生做獨立科學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學」。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儘管有十院七十院，都不算是將來的最高學術。從這個新的「大學」觀念出發，現行的大學制度應該及早徹底修正，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與責任。例如現行的學位授予法，其中博士學位的規定最足以阻礙大學研究所的發展。這部分的法令公佈了十六年，至今不能實行，政府應該早日接受去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建議，「博士候選人之平時研究工作及博士論文，均應由政府核准設立研究所五年以上並經特許收受博士候選人之大學或獨立學院自行審查考試。審查考試合格者，由該校院授予博士學位。」今日爲了要提倡獨立的科學研究，爲了要提高各大大學研究的聲譽，爲了要減少出洋錢的社會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學位授予法，讓國內有資格的大學自己担負授予博士學位的責任。

這是我建議的大概。這裏面我認爲最重要又最簡單易行而收效最大最速的，

是用國家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大學的計畫。眼前的人才實在不夠分配到一百多個大學與學院去。(照去年夏天的統計，全國有二十八個國立大學，十八個國立學院二十個私立大學，十三個省立學院，二十一個私立學院，共計一百個。此外還有四十八個公立專科學校。)試問中國第一流的物理學者，國內外合計，有多少人？中國專治西洋歷史有成績的，國內外合計有多少人？這都是大學必不可少的人才，而人才稀少如此。學術的發達，人才是第一要件。我們必須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們造成最適當的工作條件，使他們可以自己做完研究，使他們可以替全國訓練將來的師資與工作人員。有了這五個到十個最高學術做學術研究的大本營，十年之後我相信中國必可以在現代學術上得着獨立的地位。

這不是我過分樂觀的話，世界學術史上有許多事實可以使我說這種大膽的預言。

在我出世的那一年(一八九一)，羅氏基金會決定捐出二千萬美金來創辦芝加哥大學。第一任校長哈勃爾(W. R. Hooper)擔任籌備的事，他週遊全國，用當時空前的待遇(年俸七千五百元)選聘第一流人物做各院系的主任教授，美國沒有的，他到英國歐洲去挑。一年之後，人才齊備了，設備備用了，開學之日，芝加哥大學就被公認爲第一流大學。一個私家基金會做得到，一個堂堂的國家當然更容易做得到。

更難上去十多年，一八七六年，吉爾門校長(D. C. Gilman)創立霍普金斯大學，專力提倡研究院的工作。那時候，美國的大學都只有大學本科的教育。耶魯大學的研究院成立于一八七一年，哈佛大學的研究院成立於一八七二年。吉爾門霍普金斯大學才創立了專辦研究院的新式大學，打開了「大學是研究院」的新風氣。當時

更難上去十多年，一八七六年，吉爾門校長(D. C. Gilman)創立霍普金斯大學，專力提倡研究院的工作。那時候，美國的大學都只有大學本科的教育。耶魯大學的研究院成立於一八七一年，哈佛大學的研究院成立於一八七二年。吉爾門霍普金斯大學才創立了專辦研究院的新式大學，打開了「大學是研究院」的新風氣。當時

霍爾斯大學的人才極一時，哲學家如杜威，如羅以斯 (Dewey)，經濟學家如伊蒙 (Ely)，政治學家如威爾遜總統，都是霍爾斯大學研究開辦的博士。在醫學方面，霍爾斯大學開辦時 (一八七六)，美國全國還沒有一個醫學院是有研究實驗的設備的！吉爾門校長選聘了幾個具有研究成績的青年醫學家，如傑斯勒 (Owen)，韋爾基 (Weld) 諸人，創立了第一個注重研究提倡實驗的醫學院，就奠定了美國新醫學的基礎。所以美國史家都承認美國學術獨立的風氣是從吉爾門校長創立大學研究院開始的。一個私人能倡導的風氣，一個堂堂的國家當然更容易做得到。

所以我相信，用國家的大力來造成五個十個第一流大學一定可以在短期內做到學術獨立的地位。我深信，只有這樣集中人才，集中設備，只有這一個方法，才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走上學術獨立的路。(三十六，九，十八，第十六個九一八週年紀念日)

### 建議大學裏添設「時事研究」一科

原作者：嚴仁廣

原刊處：世紀評論二卷十二期

日本人委在珍珠港的幾顆炸彈，驚醒了美國人的一場甜夢。從那日起，孤立主義才算正式告終正寤；從那日起，她方死心塌地的跟着別國，作，提倡國際主義，大張旗鼓外。從美國大學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人思想上這個大轉變。因為從一九四二年起，即有些學校添設國際和時事的課程。一處提倡，到處仿效，逐漸成爲了一種風氣。這些課程，一部分是軍事當局之請爲訓練軍官和譯員而設，所以特別注重外國語文和外國史地的講授，一部分則是純粹拿沒穿制服的學生 (Civilian Students) 作對象，而以時事研究爲主體。前者我們不談，我們只談後者，各校增設時事研究的科目，有幾個目的：

一、爲使學生注意時事，用心讀報，研討國際情勢，眼光可以放得大些這些，性質、背景、和內幕。  
二、爲使學生在校時就已面對社會各項問題，知道怎樣應付，免得畢業之後茫然所知。

今年五六月間，我爲學潮久懸不決而着急。我十分同情學生發刊物和圖畫，我也最愛看學生寫的壁報文字和圖畫，從壁報上，可以看出學生的意見，可以發見他們的智慧，不過有些時候，言論太不負責任，態度太不夠誠懇，對於學校當局致授個人很多誤會，不只批評，尙帶譏罵攻擊，甚且出言不遜，又令我百般的難過。當時我就想：既然社會人士都認爲對付學潮不該高壓而應該疏導，然而疏導光仗着苦口婆心的勸又沒有用，我於是想，若是在大學裏面能夠添設時事研究一類的課程，倒許是防範學潮於未然，消弭學潮於已發的一個有力的工具，因爲我當時看出，引用這個制度，在可以獲得上面所舉的三項功用之外，在當今局勢下，尙可得到附帶的幾種收穫：

一、它可成爲學生的民主訓練場所。訓練學生在會場上勇於發言，鍛鍊學生表達意見的能力，不可再偷偷摸摸專門在感情上用事，應該造成一種坦白的，負責任的，以客觀態度分析時事發揮意見的習慣。  
二、它可以溝通師生間的意見和融閤。這次學潮中，有時是學校當局和學生之間，有時是以教授和學生之間，雙方常常處於對立的状态。當局或教授對學生復課，學生每每以白眼，這是學局有的也太不瞭解。在另一方面，學校當局有的也太不瞭解民主，於是以此間誤會日深。學潮既未能防範未然，發生之後又不能消弭於無形。如果平時能夠多見面多討論，誤會一定大可減少。  
三、它既可供給學生以新聞的內幕和背景，於是學生對於時事的判斷，可以不以完全訴之於感情。平素既已有客觀分析新開的能力和習慣，遇事頭頭也能夠鎮靜付，不至於盲目亂動，純以感情用事。即使到了時事迫在頭上非動不可的時候，他們已知道運用理智，他們對國事世事又有充分的明瞭和認識，這種動，是有意義的動，是容易收到效果的動，是社會需要他們的動。即使動也可以適可而止，不至擴大而僵持不下，更不至像今年似的學校當局嚇得毛手毛腳，提前放假。

除去這三點與現時有關者外，我覺得「時事研究」的課程還有一項大用處，就是它更可以養成學生在課堂上討論或發問的習慣。到國外讀過書回來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都感覺比起外國的大學生來，我們的大學生是太不肯在班上向教員問問題。他們怕問問題，又怕問出太淺陋的問題來弄笑話 (的確，中國學生在班上也真愛笑話別人)。寧可自己鑽牛角尖上幾個鐘頭，把一個一個牛句句話說得清楚的問題弄明白，他也不願在班上輕易的發問。外國學生那股倔勁我們班是沒有的。我在課堂上總是鼓勵學生發問，但是成效並不大。勢必等到考試前夕，才一堆一堆的夾着筆記本到家裏來，你一句我一句的東一句西一句的問。那情形簡直像舌戰軍艦，一兩小時下來，口乾喉啞，筋疲力盡。上下左右一學期的東西，希望我在的一二小時之內全盤問出，試問一個學期以內的功課，許多問題始終不懂，前後怎能聯繫透澈，我又不是神仙，一兩小時之內怎能完全講得明白。不愛問問題的結果，學生在半年裏面能夠懂得的能夠學到的東西，真是少得可憐。

在一九四二年，我曾經非正式的參加過美國加州大學新設的一門「美國文化」這一課的目的，不盡在介紹美國的各方面，它同時也牽聯到國際的有關問題的討論。這門功課，每週上課兩次，每學期兩學分。每次上課，由一位本校教授或有一位從他校聘來的教授或由一位從外面約來的專家主講。主講人是十約的，所以這題也是半定下的。在一、二星期之前，學生便先知道題目，接到教授留給他們的該考的書籍期刊的單子，可以從容預備。開講時，聽者易瞭解，討論時，問題必於發出。每主講人講完，緊接着的是公開討論發問的時間，其情況熱烈異常。這門功課叫座能力之大，真可驚人，它和常常不相上下的專門討論兩性問題的一門功課居然不相上下。這門課，規定是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最近讀紐約時報，又看到一篇文章，介紹美國達特茅斯大學 (Dartmouth College) 將於今年秋季開設新開研究課程的一個大計劃，這校這個學科日，將被定名爲「大事件」(Great Issues)，規定爲四年級各學院的必修課程。題詞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範圍很廣，以報紙雜誌爲主要的參考資料。爲了幫助這門功課的進行，學校特別設立一所圖書館，爲的搜集並保存資料，陳列各種報紙期刊和雜誌。這門功課，規定每星期上課三次，一次是在班，在空曠草地上舉行，因爲人數過多教室容不下，其餘兩次在教室內分爲二十組到二十四組舉行，每組定出一個主要問題。這兩次，一次是由一位主講人講授，另一次是全部時間用來討論發問和分析，這次是由校長和主講人同來主持。研討的題目分爲六大項：一爲「何爲大事件」，二爲今日各國的政治體制，三爲現代科學，以論原子能爲主，四爲世界和平的國際性的估價，五爲美國與世界和平，六爲現代人類的估價。(詳見本年七月六日紐約時報星期專刊教育新聞欄)

我們不必一定仿照美國各校的方法去做。在我個人理想中，這門科目：應該定爲三年級或四年級的必修科，每學期上學分，每星期上課一次，連續兩小時，第一小時由主講人講授，(下接廿一頁)



### 讀者投書

### 本刊自本期起

### 每冊售五千元

讀者先生：本刊剛在上月從每份三元增售至每份四千元，從本期起又須增至每份五千元。我們沒有想到最近半個月來物價奔騰得如此利害。本刊每份三千元的售價，曾經前後維持過三個月，我們原希望每份四千元，至少也能有一個短時期的穩定。但是最近物價的狂漲，使我們自這期起，不得不再度提高售價。當在三卷五期上本刊增售為每冊四千元時，曾經報告過紙價上漲的情形，說在短短一個月時間中，紙價從每令二十七萬元漲到四十四萬。其後仍繼續上漲，從五十四萬到六十萬，六十萬，七十萬，又從七十萬一躍跳到八十萬，今天（十月十三日）又從八十萬一躍跳到近八十八萬。政府對於這種瘋狂的波動，完全沒有一點辦法，而我們這些民營刊物，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得不在極其痛苦的情緒下，被迫再行將售價提高。我們衷心希望這個每份五千元，維持一個相當的時期，俾使讀者們在負擔上也能透一口氣。讀者先生，請原諒我們，並請繼續支持我們。

關於訂閱辦法，我們決定繼續維持上月所改訂的硬性辦法。讀者如欲避免物價波動的影響，或者避免地寄商的高價，即直接訂閱。新訂訂閱價目見第三頁右上方。合訂本自即日起，每冊售六萬五千元，併此附聞。（編者）

### 白天怕國軍·黑夜怕八路·請看今日之山東

讀者先生：這年頭做老百姓的真沒法活下去了！共軍宣傳解放區是自由民主的，但老百姓實際嚐到的是鬥爭，殘殺；國軍則聲言解放解放區，救救老百姓，但是大多數的官兵都是不肖的，對待老百姓的行爲比土匪還壞。我是山東章邱縣的一個小民，今將鄉間實地的見聞陳述於下：自從去年國軍打通膠濟路，把共軍趕跑後，鄉間便到處充滿了國軍。他們的工作是征稅、征料、要人、要錢。無論老百姓田地裏的工作如何忙，必須先去上伏。一個幾十戶的小莊一要是便是二百名。如果說沒有，先罵後打，揍死活該。開徵的莊長們暗暗地把鈔票送到營長手裏，要二百名的，去個十個八個的老幼殘疾，也就敷衍過去了；而莊長也可藉此撈一把不大不小的油水。如果不送錢，那便倒了活罪，日以繼夜的上伏，永遠個完。國軍這樣壓榨着老百姓，並且逼着老百姓以最大工作効率，沿鐵道建築起一個連一個的碉堡，好讓他們藏在裏面。晚間土八路到莊裏捉人，開會，他們明明知道，却不管閒事。今年三月間濰博失守，國軍撤退，鄉間又充滿了共軍。這些解放軍的第一步工作是逼着老百姓把那國軍用老百姓自己的血汗造成的碉堡，再一個一個地扒平。接着來的是征糧、要錢、開會、鬥爭。凡稍有積蓄，還有田產者，皆在被鬥之列。初次鬥爭，鳴鑼擊鼓，招集各莊的男女老幼，把被鬥者，經過個人述說他們擬好的罪狀後，趕出莊外。如係辦公人員或作過政府事情的，便立時槍殺。二次鬥爭時，被鬥者必須過關，又叫過鬼門關。所謂關者，是許多人手執木棍，站列兩行，過關者從中經過，便亂棍齊下，輕者破臉歪斜，頭破血流；重者登時斃命。又有農教會、婦女會、兒童團、民兵隊等等有名，男女老幼皆須參加，如有口出怨言者便拖出活埋。共軍這樣鬥了半年，好人不知死了多少。夏天

國軍又收復了濰博，大批共軍跑了，本地土八路轉爲地下工作者。從此是鄉間又滿了國軍××軍的謀報組，國軍部的組，青年團的小組，這小組那小組，加上這鄉團，那自衛隊，都一起進入了莊村，見着老百姓便說你是通匪，先亂揍一頓，再說要幾百幾千元。真正通匪的煙蛋，只要拿出錢，便可無事。善良的老百姓，如果沒有錢，那便倒了那毒，敲詐，勒索，欺侮，打罵無所不用其極。敲詐來的錢，大家一分，大吃大喝。無論國軍、鄉鎮長、自衛隊，都是發財主義，誰管老百姓的死活。白天他們在各莊盡力搜括，晚上便找一個頂保險的地方藏起來。一到黑夜，便輪到土八路出來活動了，用拉雞的方法屠殺他們的敵人。真正辦公的人們他們很少能拉到，所殺的大半還是老百姓。我們莊上的一個泥水匠晚上躲到五里外的一個小莊裏，恰巧共軍去拉雞，便捉出莊來打死了。還有一個老頭，平常教書，給人家看書病，並沒有一個老頭，政治色彩，因爲給他的被鬥者的本家，經營了一下田地，也被輪里糊塗的打死了。只要不隨他們的人，都在被殺之列。被鬥的人更是殺之不赦。也有的辦公人員、自衛隊等，一個防範不週被他們捉到，那死的方法真是叫你想不到。有的三地善鎮的自衛隊剛化了七百萬元買了一枝衝鋒槍，被八路知道了，便設法扮成國軍騙進門去，搶出衝鋒槍和六枝步槍，並且拉去六個隊員，當下開刀，把那倒霉的六個人先砍去兩臂，再切去了兩腿，留下一顆頭連着身體，棄之山溝。請您閉目想想：這是多麼殘酷，殘忍，簡直比張獻忠的殺人法有過之無不及。善良的老百姓，白天怕國軍，黑夜怕八路。不是要錢，就是要命，東西搶光了，糧食搶光了，不死的人可選擇活下去，但是如何活法了？逃吧，逃往何處？不逃又怎能忍受這多方面的剝削？大多數地方都是這種情形，眼見雙方是愈打愈起勁了。

善良的老百姓們不知何時才能重見天日。先生，以上所說，都是事實，毫無捏造，索仰貴刊立揚中正，擬批露，讓全國有心人的同胞看看他們精神的面目，看看這裏鄉間的老百姓是過着怎樣的非人生活！

趙希一 十月十九日 濟南

### 對於「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一文之意見

讀者先生：閱貴刊三卷五期吳世昌先生「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一文，大體上敝人同意吳先生的說法。但吳先生的論斷只是指出問題的一方面，即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在矛盾，而對蘇聯對華政策的矛盾則未提及。雖然吳文題目是論「美國對華政策」，但事實上，今日之中國，正如吳先生所說「中國內戰之兩造雖然分屬於美蘇兩大勢力範圍，自不容易協調。」（觀察三卷五期第五頁）祇說美國，不但不能使問題更明確，反易引起若干無謂的誤解，而吳先生的文章內引的事實有的地方也無根據：

（一）吳文「蘇軍舉行一經中國人民抗議立即撤退，美軍則將繼續擴充」不知何時始做；蘇聯還沒有敢公然利用整個中國來作反美基地，美國也無想利用中國來作反蘇資本。據敝人所得相當可靠的消息，蘇軍舉行雖然中國人民抗議，並無「立即」悄然而退。據最近（兩星期前）大連來人稱，大連旅順尚有蘇軍十餘萬，飛機日架左右，大連市上蘇軍舉行仍未中止。該大連來人向於來青之前日，蘇軍在馬路上強姦中國婦女，及因電車擁擠不得上車，開槍擊傷賣票員。威海附近鄉村有自大連運上者謂：「政府上級設法蘇聯好，好個運，大連街上公然強姦……」後來這位仁兄便被鬥了，

（下接十五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一、八二

三個月十二元、六個月廿四元

國內郵費：五元、平寄：十元

國內掛號：六元、掛號：十二元

航空掛號：七元、航空掛號：十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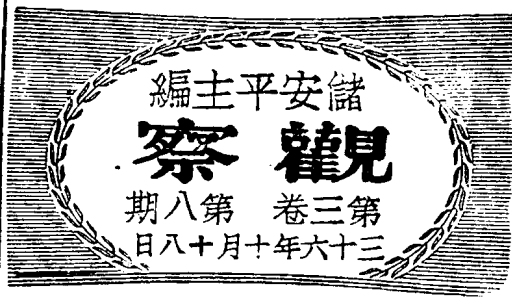
國外：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第八期  
三十八年十月八日

本期作者

- 王遵明等十位：清華大學教授
- 劉遵誠：武漢大學教授
- 王遵明：清華大學教授
-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金克木：武漢大學教授
- 周子亞：浙江大學教授

# 我們對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

## 的意見

王遵明 王鐵崖 孟昭英 邵循正 徐毓柝  
 袁翰青 陳振漢 楊人棟 樓邦彥 戴世光

一個人由勞心或勞力所得到的報酬，應當符合兩個標準：在絕對數量方面，應當可以維持合理的生活；在相對數量方面，應當足以表示該種勞役對於社會的重要性。現在公教人員待遇的低微和不近情理，就因為全未顧到這兩個標準。

公教人員的待遇，在絕對數量方面之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舉一例即可瞭然。今設某人之底薪為四百元，家有五口，供職於京滬或平津區，則其每月之貨幣收入為一百一十六萬（底薪乘一千八百倍，基本數四十四萬元），此外有配售米八市斗或麵粉兩袋以及其他零星小量貨物（平津區僅在九月份配售過兩袋麵粉而已）。設每人每日最低數類消費量為一市斤，則五口之家每月尚缺米麵七十斤。平均以六千元一斤計，則添購米麵已去其貨幣所得十分之四，所餘七十萬，必須支付菜蔬、房租、水電、燃料、衣着、子女教育、醫藥衛生，以及其他必需的雜項費用。以今日物價之昂，七十萬僅抵戰前之十元左右，項目如此之多，顯將顧此失彼。故公教人員之奉公守法者，都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更遑論合理的生活。公教人員的待遇，在相對數量方面之不合理與荒謬，更是有目共觀之事，再舉一例以明之。今設京滬區有一工廠，其薪資依生活費指數發給，則該廠工友之每月月薪三十元者，其每月貨幣收入已超過底薪四百元之公教人員的收入。至於很多國營事業機關的工作人員，每月所得有超過普通公教人員所得之一倍以至數倍者，政府雖一再同意不應有此待遇之差別，並會努力消除此種差別，但事實上因有變相的資助之故，此類差別仍然存在。我們更要求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我們更要求待遇的公平；薪給是勞役的報酬，報酬應有其客觀的標準，違反此一標準之不公的待遇，便是社會上一切糾紛的主因之一。

低微而不合理的公教人員待遇，業已產生三項社會惡果：（一）工作效率之普遍下降，（二）貪污風氣之蔓延滋長，以及（三）世道人心之日趨敗壞。

第一項道理很明顯。食不飽，衣不暖，終日操勞於心者，無非如何使妻子兒女免於凍餓，這種人工作效率決不會高。在不合理的待遇之下，公教人員還舉奉公守法，祇有兩條路可循，其一是不斷壓低生活水準，其二是找尋兼職差，前者影響體質，後者使人不能專心，二者都使工作效率減低。今日任何機關的工作效率，均不如戰前，原因即在此。

有人不能或不甘心走上上述兩條艱苦道路，於是出於貪污一途。目前苦于大貪污的動機純為增強其權勢，這種人於情無可恕，於法無可道，却往往逍遙法外。除此以外，許多公務人員祇是因為待遇之太不合理，為解決其眼前之生存問題，不得不出於小貪小污。這種人於情最可憫，而法對待他們却最嚴。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不僅不能使人心服，事實上誅不勝誅。要杜絕這種小貪小污，當然要從改善待遇入手，否則實逼出此，雖誅無用。貪污之蔓延滋長，又為工作效率之低落

增添一個原因。

竊國者侯，竊鈞者誅，奉公守法者無以為生，狡黠者却能生活裕如；待遇不平，智力才能與努力，均不足為衡量報酬之標準；這種社會可謂是非不明，善惡不辨，黑白不分，賞罰不彰，世道人心自然不堪聞問。道德既已失其規範行為之能力，法律亦復不足以收其懲戒之效果，影響所及，普通人都避重就輕，捨正路而不由，唯利是務，紛紛據據，社會變成投機取巧者的樂園！

由上所述，改善公教人員的待遇，不僅是公教人員本身的生活問題，而且也是提高工作效率，杜絕貪污，挽回世道人心的關鍵所在。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看公教人員的待遇問題。這一問題必須合理解決，同時政府不能推諉到國庫負擔過重，而不顧到國家的根本問題。以財政支出言，應該用的絕不可吝嗇，不該浪費的錙銖必較，才是一個有為政府應該具有的態度。今日政府所浪費的金錢物資，數目驚人，政府不知在此等浪費上圖節省，而祇知剝奪公教人員之合理收入，使他們連生活都不能維持，這自然是他們所最不甘心的。

至於改善之道，在原則方面，我們重申以上所舉兩大原則：一個人由勞心或勞力所得報酬，其絕對數量應足以維持合理的生活，其相對數量應足以表示該種勞役對於社會的重要性。在技術方面，為顧及現在國家整個的經濟狀況，和公教人員維持最低限度生活之需要起見，我們贊同九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學教授會所提出之兩項辦法：（一）此後每月之收入，其購買力不得低於本年一月之所得；（二）另以底薪百分之五按物價指數乘之，以為研究費。（按此兩項辦法係大學教授提出，故僅就其本身需要而列入研究費，其他非學術機關，自然亦可按其他需要而列入相等數目之其他用費。）我們認為這兩項辦法是很合

理的，同時有一固定而客觀的標準，則此後可以按此標準隨時調整。目前政府正在考慮公教人員待遇問題，倘因時間迫促，不及詳細考慮上述兩項辦法，暫時不妨採用十月七日立法院所通過的「公教人員待遇改善辦法」，即「公教人員最低生活之標準應以戰前所得之薪水三十元為基礎，照生活指數分區計算，其超出部份之薪金，照生活指數十分之二支給，薪水在三百元以上者，其超出三百元之薪金，照生活指數十分之一支給。」

抗戰以來，公教人員之實質待遇一再減低，非薄到無以為生的不合理程度，但大部份人仍能堅守崗位，奉公守法。當時正值民族存亡的關頭，公教人員此種吃苦耐勞的精神，可謂無愧於國家；抗戰既已勝利，應該是政府如何設法對得起他們的時候。勝利以後，理應是休養生息恢復元氣的時候，不料生活更苦，苦到無以為活。薪金是努力所得的報酬，公教人員盡了他們所應盡的勞力，自然應獲得他們所應得到的報酬。國家財政困難，人民有捐獻的義務，但其所能捐獻的，應當有一限度。八年抗戰中，公教人員之所得，足以說明他們已捐獻了他們應得的報酬之大部；按立法院最近所通過的辦法，等於公教人員繳納一種特別租稅，免稅額是三十元，三十元以上至三百元者繳納十分之八，三百元以上者繳納十分之九，薪金愈高者，繳納的租稅愈大。公教人員所能捐獻的，自有一個限度；倘使一定不顧這個限度而強為榨取，則其結果不但會繼續增長上面所述的三項社會惡果，而公教人員在生活壓迫及不平與憤懣的心情之下，恐怕無法求得社會的安定。政府在呼籲節約，但請政府注意公教人員的生活已苦到無法節約，而祇要求免於凍餒；最近立法院所通過的辦法，勉強能使他們免於凍餒；倘使連這一點也辦不到，我們不能不懷疑政府全不顧到公教人員的死活。

## 改革地方政制芻議

劉迺誠

● 察 觀 ●

前此吾國民衆智識低下，地方公共事業不發達，統治人深居簡出，不與人民直接接觸。所委各級地方官吏，多主無為而治，其主要職責大抵限於徵收賦稅，判決訴訟，及維持治安諸種消極活動，絕無施政政策，尤乏積極計劃，以提倡民衆福利。

革鼎前後，革新派亦常以改革地方政制，提倡地方自治相號召。願以民國

建立以來，始則有軍閥之混戰，繼則有倭寇之侵擾，多數地方區域慘遭破壞，民生凋敝已極。復員以後，烽火又起，擾害之廣，前所未有。今後建國工作，固屬艱難萬端，而革新計劃，則須注意基本所在。茲行憲在即，改革地方政制之議，顯為當務之急，未可視為微末，而不予精審研究。

以法制言，往昔所定，不再追述。不久以前，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憲草內

縣為自治單位，省則為行政區域，省政府之職責，在執行中央法令，監督地方自治。省政府設省長一人，任期三年，由中央政府任命。又設省參議會，由各縣市議會選舉，每縣市一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此項憲章公佈後，一部分輿論不表贊同，其主要原因在未能規定省為自治單位。

抗戰勝利以後，在國內外形勢劇變之下，國民大會於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通過之中華民國憲法，其第十一章第一節所定省制，有省自治法之規定，承認省為自治單位，一反憲草定為行政區域之議，此為進步之處。論者或以新憲將省長及省議員改由人民直接選舉，亦為進步之點，惟自余觀之，省議員由人民推選，原應如此，至於省長應否由人民推選，則為另一問題。譽之者稱之為民主的方式，反之則為不民主，余則未見其當。

以省機構言，新憲之要點有二：（一）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會，依據省自治通則，制定省自治法。（第一一二條）自治法通過後，即須送呈司法院審閱，如有違憲之處，應將違憲條文宣佈無效。（第一一四條）（二）省自治法應規定設立省議會，議員由省民選舉，又置省長一人，亦由省民選舉。（第一一三條）

## 一 新憲究竟採定何種省制

讀完新憲關於地方政制之條款後，讀者將發生疑問，新憲究竟採定何種省制？對此問題，無人能作肯定答覆。因新憲雖明白規定省議員由人民直接推選，省長亦由民選，而對兩間之關係，則未有隻字提及。既未提及，今後各省所採省制，必至紛歧，固可斷言。

自作者觀之，在省自治法應包含之條款下，各省所組政府，可為集權式的省長制，大權集於省長一身，省議會不啻為其顧問機關，對省政不能作有效的監督。亦可為分權式之省長議會制，二者各有其權力範圍，不相侵越，此為分工之旨，難收合作之效。更或因分權過嚴，以至相互牽制，使任何政策與計劃無從徹底實現。亦可為議會制，一切自治事務均須先經省議會議決，交由省長執行，立法權至尊，省長無異其代行人。惟新憲規定省長由人民直接選舉，而不由議會推選，議會能否使之負責，自為問題。又或使省議會與省長發生其他關係，而形成其他方式之省制。或更依憲設置各項機關，而各機關既無施政計劃，亦不能順應民衆需求，名為採行新制，實則百無一就，改革徒託空言。

以上雖係想象之詞，但均可成為事實。當然，各省採行各種不同的制度，各就其人力才力所能及，而加以實施，以謀其效，原屬無可非議。一種制度完

由一部分省區試行，行有實效，再推行他省，此為最穩妥的步驟，亦為推行新事業之辦法。

新憲未能規定立法與執行兩間之關係，是為條文上之闕略歟？抑為特意捨去，而使各省今後自由採定其省制歟？不論此項闕略為有意，或為無意，未予明白規定，則省制未確定，而留待各省自行制定。各省於採定其省制時，其輪廓固須遵循新憲之條款，惟於法定範圍之內，仍有自由抉擇之處，其確有不安之點，則應當予修正，此為作者選述此文之動機，讀者幸毋誤其為好事也。

## 二 採定省制應遵守之原則

政治運行之方式有二：一為政策之決定，一為政策之執行。前者決於議事機關，後者則由執行機關負責實施。議事與行政為兩種不同的權責，代表兩種不同的原則，議事以發揮民主精神為宜，行政以增高效率為主。民主方式是使議會機關真正代表人民，其決議能得多方面之擁護，而同時不抹殺少數人之權益。行政效率之增進，所牽涉之方面更多，行政機構之健全固極重要，而整個機構之和諧運行，關係亦甚重大。所以行政與立法須能相互配合，始於分工而終於合作，少予牽制而多予協助，然後立法機關始能瞭解行政上之困難與需求。行政機關始能盡量實現其計劃。此外在行政機構本身，權力須能集中，使行動得以敏捷，責任必須明顯，並須分層負責，而無推諉之弊，始足以言效率。每一政府皆有這兩部分，各部分之特性不同，所須遵循之原則不同。立法機關之責任，在制定社會行為標準，其組織以符合民主主義為準。行政機關之職務，在將大眾所企求之法律，置諸實施，其目標在以最限度之人力物力，提倡大多數人民之最大福利。由此可知：一種政制一方面須能發揮民主精神，一方面又須能增進行政效率，始能稱為適當。

## 三 新省制能否符合這兩種原則

民主與效率，為現代政治之兩大基本原則，一種政制如能符合這兩種原則，則為良好的政制。新憲第十一章第一節規定：省設省議會，與省長同由省內人民直接選舉。衡之憲章，一則採間接選舉方式，一則採委任方式者，較能符合民主主義與地方自治，固無疑義。省議會為人民代表機關，由人民直接推選，較能代表人民之意見，較能對人民負責任，亦比較能提倡大眾福利。惟省長係執行首長，如由人民直接推選，則必加強省長之地位，甚能與省議會形成對立形勢，兩間意見如不一致，則將以何者為代表人民。在法治精神不充，政

治領袖的政治道德不高之今日中國，兩個對立機噐之存在，則分權與獨制均將趨於極端，如不互相傾軋，而造成混亂局面，亦必多所牽制，而使良好計劃不能徹底實現。

因此，作者對於省長民選一點，不能無條件贊同。當然，在地方自治場合下，地方行政首長不能決於省外，省長如由中央委任，則有悖於地方自治之原則，亦非吾人所能苟同。但如改由省議會推選，則能避免上述各種流弊。而同時一方面可使省長直接對人民代表機關，間接對人民負其責任，其所設施，亦必能真正順應民衆需求。另一方面可使立法與行政發生密切連繫，其能打成一片，如在責任內閣制下然者。果如是，則整個機噐可以靈活運行，而各部分之行政效率，亦必隨之提高。

由此可知：由新憲所建立之政制輪廓，其民主理想尙有可取，惟於實際運行時，其行政效率能否增進，則難其必。依作者之判斷，立法與執行機關如同由人民推選，其權位相等，極易形成對立形勢，如是則衝突之機會多，而合作之機會少，行政效率自無增進可能。作者有鑒於此，爰就新憲所定地方政制，取其所長，捨其所短，並補充其所不及，提出一種比較適當的地方政制，以爲後此各省縣制定省自治法之參考。按省縣區域雖有大小之不同，其自治原則純屬一致。茲特以省爲研究對象，以免敘述與討論上之重複，因適用於省者，當亦能行之於縣也。

(一) 省民代表大會

省民代表大會之主要目的，在議定省自治法，此爲臨時機噐，自治法完成後，即隨之解散。至於以後自治法之修正，應否再行召集省民代表大會，新憲未曾提及。自作者觀之，此點似無必要，因省自治法一經實施，則須組織省議會，以爲人民代表機關，省議會已足代表省民之意見，不須另行組織省民代表大會。如以修正省自治法，衡之通過一般省法規，其重要性較大，則可採行一種比較繁雜的程序。例如通過一般法規，須有過半數以上議員之出席，並有出席過半數以上之同意，始能成立。對於自治法修正案，則可規定須有三分之二以上議員之出席，始能開議；並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議員之同意，始能通過，以昭慎重。

(二) 省議會

依省憲議員由省內人民推選，省議會爲人民代表機關，其應爲民選，殆無疑義。議員人數不宜過多，以每縣一人爲原則，其人口特多之少數縣份，超過規定數額時，得加選一人。任期以三年或四年爲宜，過短則無實施長期計劃之

機會，過長則有與民衆輿論脫節之危險。爲研究各部門之行政問題，並監督其行政實施起見，省議會可依據省政府所分廳處，分別組織各種委員會。並可推選一部分駐會委員，俾於議會不開會時，繼續監督政府。

省議員互推一人爲議長，另一人爲副議長。議長應爲有給職，爲全省名義首長。中央高級官吏以及省外或外籍負責，來省訪問，由議會接待。省內舉行典禮，由議長主持。省內人民與團體有事與政府接洽，或有請願事，亦由議長接談。總之，省內之社交榮典以及普通對外接洽事件，均由議長擔任，省長不負其實，以免影響行政。又於市內秩序紊亂時期，亦由議長指揮警察，甚至申請調派軍隊，維持治安。此事由議長主辦，最爲適宜，因既爲人民代表機關主席，即於非常時期，亦不致濫用權力，侵害人民之自由權利。副議長之主要職責，在於議長缺席時，擔任省議會主席，注意立法之進行。

以省議會之權力言，可分爲三大部分：(一) 普通立法權：市內一切自治事宜，須經議會議決，始能執行。(二) 財政立法權：省長所編每年預算，須提交議會討論，後者祇能減少，不能增加，以免膨脹預算。(三) 監督行政權：省議會尤須注意省行政之進行，行政如果缺乏效率，則責令省長改進；行政人員如不稱職，則責成省長予以調職或免職。總之，在行政上議會對於省長須能加以有效監督。而省長對於議會，亦能負其責任，然後省政始有改進之望。(四) 委任權：省長及秘書主任應由議會推選，廳處局長則經省長提名，由議會推選，提名人選如不適當，得以遞選名單以外之人員。

(三) 省長

省長爲實際行政首長，負全部省行政之責，爲節省其時間與精力，俾能專心辦理行政起見，作者主張免除其一切非行政上的任職。爲使行政得以順應民衆需求，又使立法與行政可以打成一片起見，作者更主張省長改由議會推選。省長非但不立於議會之外，而形成對抗形勢，並應進退於議會中，使兩個不同的部分得以充分了解。並且，省長既由議會推選，議會較易使之負責，如由人民推選，則一盤散沙的人民，無法使省長真正負責，此余主張省長應用議會推選之又一因也。

省長由議會推選，其人選不以本省人民爲限，省內如有才能之士，固不應予以屏棄，但不能認爲優先。最好先由各方面提名數人，甚至由省政府登報招聘，使才能之士，有自行申請之機會，然後依審查證件及成績之手續，由議會表決一人。推選後試用三月，認爲適當，則予以正式聘任，任期五年，連選可以連任。省長如有違法貪污行爲，或有違抗省議會之行動，則後者可以三分之一



二多數同意，隨時予以罷免。

省長人選以有行政能力和經驗，而過去服務成績優良者為合格。或雖無實際行政經驗，而在其他方面表現優越能力，或富有專科行政智識，如留外研習公共行政或市政成績優良者，亦得入選。因吾國地方行政素無計劃，又乏效率，經歷雖多而成效不著者，不足以改進行政。反之新智識豐富，並具有專科學術之人士，積極的賦有任事之新精神，而能提出施政上之新計劃，計劃一定，必能努力以赴。消極的未會染得政治上之不良習慣，不致為外物所誘，為積習所困，而使省政趨於腐敗。又必能排除惡影響，創造新環境，使行政進入新途徑，此為吾人新希望之所在，亦即吾人主張任用新人才之微意。

省長應賦有下列各項權力：(一)省長為省議會之專家顧問，可以出席議會，參加討論，但無表決權。各廳處主管官吏亦得出席，陳述意見。(二)省長為省議會之代行人，執行其決議案，中央部院之政令，亦由首長負責執行。(三)省長編訂每年預算，提交議會討論，議會祇能減少，而不能增加，以免膨脹預算，議定後由省長執行。一切借款亦須經議會議決。(四)省長有任免屬下行政官吏之權，但亦須注意文官任用條例。

省行政分由廳處負責辦理，廳處以下各機關以法令規定之。廳處分為各科，由科長主持，使行政責任集中。科長對廳處長負責，廳處長對省長負責，省長對省議會負責，後者對人民負責。

# 如何約束日本的金屬工業

王遵明

日本投降，僅僅兩年，就有一兩個國家，對日本十數年的殘暴凶狠，彷彿已經遺忘，甚至正想扶植日本，以為己用。現在正醞釀着對日和約，希望使日本重新參預國際往來，一方面發展貿易，吸收原料，一方面配合美國的需要，重建實業。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免有許多國家，撫摸痠痕，憂慮警覺。例如澳洲，雖然遠在數千英里之外，但因感受日本的威脅，所以指斥日本包藏禍心，孤媚美國，準備在偽裝及勾結的局面裏，再行武裝起來。中國受日本的欺凌宰割整整五十年了，相距不過數百英里。想起死亡了的數千萬同胞，對於日本，我們當然是不能不仔細戒備的。

## 結 論

最近某某等委員將某某等省政之說，甚囂塵上。而某某等政黨亦欲染指地方政權，報載政府有欲於數省中，由各該黨指派省府委員數人之議。此類傳說不論是否真實，而政府與各政黨逐漸注意地方政權，殆為事實。不過，在行憲之前夕，這些皆是不必要的措施，絕非改進地方政治的辦法。因為一般所稱要員，前此已會擔任要職，過去有無表現，已為人所共見。今捨中央而就地方，似為大才小用，實際前此如無特殊政績，今後亦必難有非常貢獻。並且，政治之真正改革，不在少數人之去留，而在適當制度之建立，與法治精神之發揚。作者不揣冒昧，欲於短篇文字中，提出地方政制之輪廓，以供國人之參考。依此計劃，作者遵循新憲所定，認為議會應由人民推選代表組織，其在省內之地位至高無上，執行機構須對之負責，此在組織上欲求其能發揚民主精神之意也。為能實現責任政治之目的，省長改由省議會推選，此與新憲條款略有出入，作者主張修正。為使省長得以專心辦理行政起見，省政府之交際榮典以及與人民團體接洽上等類事件，均由議長處理，省長不參與其事。各廳處長經省長保薦，再由議會推定，如此則行政權集中於省長，責任至為明顯，而以下各級機關各自分層負責，但均對省長負其責任。依據各國地方行政之經驗，地方政制如能使權力集中，責任明顯，則行政效率必能隨之增高，今後吾國不能循此途徑而求改進數，余於是乎有感而發。

本文所論，僅以限制日本的金屬工業為限。日本重工業的三大支柱是金屬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這三大支柱，相互倚傍，也有輕重後先。其中金屬工業最最基本最沉重，也最易統制。沒有金屬工業，無從發展機械工業和較大規模的化學工業，而沒有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却還不能勉強發展金屬工業至相當分量。關於限制日本的金屬工業，筆者主張我國在討論和約時，提出下列四項簡單辦法：

- (一) 限制日本製鐵業的出產生鐵能力，不得超過每年二十萬噸。
- (二) 限制日本製鋼業的出產鋼錠能力，不得超過每年一百萬噸。
- (三) 禁止日本出產鉻金屬。

(四) 禁止日本利用電熱冶金。

我們要限制日本的金屬工業，主要的目的在剪除日本軍事工業的潛勢力，前並無意妨害日本的和平工業。以上四項約束，對日本的和平工業，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損傷的。先說生鐵。煤鐵礦藏兩俱豐富的國家，出產生鐵，費用比較經濟。日本若向他們購買，比自己生產較為合算。日本還可從別國購買廢鋼鐵，充煉鋼的原料。事實上，在過去數十年間，日本製鋼的鐵質原料，百分之八十以上來自國外，從前東九省、台灣、朝鮮和庫頁島，也供給日本本土以原料。僅在大戰期間，日本受到封鎖，纔主要依靠本土的鼓風爐工廠所出的生鐵為煉鋼原料。所以限制日本出產生鐵能力，不得超過每年二十噸，其目的在削弱日本軍事工業的潛勢力，並不影響日本的和平工業。

假定限制日本出產鋼錠能力，不得超過每年一百萬噸，仍够維持日本的繁榮。民國二十年（昭和六年）日本本土鋼料的需要量，依其商工省鐵山局的數字，不過一百七十二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噸。是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開始在我國東北採用全面侵略行動，消耗於軍火的鋼料，為量必巨，所餘和平工業的鋼料需要量，大概約在一百萬噸之數。同時這一年還是日本和平工業極度發達人民生計最稱優裕的一年。可見按照日本的國土大小和人口多寡計，想維持它的繁榮，每年並不需要超過一百萬噸的鋼料。兼以日本的貿易慣例而論，它素願輸入鋼料需要量的一半。所以把日本製鋼能力限於不得超過每年一百萬噸，實無損乎它的和平發展。

再說禁止日本出產輕金屬。大戰之際，美國朝野，都主張禁止戰後的德日兩國，出產輕金屬。其他各國人士的看法，亦頗相同。輕金屬包括鋁、鎂、鋁合金、鎂合金。和平工業構造方面的鋁合金或鎂合金，原用於代替銅料；傳電傳熱方面的鋁，原用於代替銅。輕金屬及合金的上述二項重要用途，以至於零星各項的用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皆可改用鋼、銅等。牠們既勝任愉快，耗費也只稍有上下。祇有戰爭裏飛機的支架用輕金屬，燃燒彈用鎂，這些都不易改用別的。禁止了日本出產輕金屬，便等於禁止了日本在戰爭裏獨力製造飛機。這樣簡單的控制方法，對於日本的和平繁榮，絕不致引起任何阻礙。

禁止日本利用電熱冶金，是爲了阻止它製造高級合金鋼，耐熱耐蝕合金之類。例如在民國二十年的日本，電熱冶金，僅佔冶金中百分之二，但沒有電熱冶金的出品。如沒有迅速鋒利的金工，便沒有射擊準確的鎗炮。沒有耐熱的合金，便沒有迅速駛行的戰艦和飛行遠距離的火箭。倘要發展日本的和平工業，儘可購入別一製造的電熱冶金成品。普通電熱鑄造之類，儘可改用燃料發熱

鑄造。禁止日本電熱冶金，對於日本和平繁榮的影響，如此微小，但足以麻痺日本的軍事工業。

以上四項，也適合着日本自然資源的貧乏情況。今就製鐵用的礦石與焦煤兩端，分別陳述。筆者一再指出日本資源的貧乏，只能供給製鐵每年二十萬噸。不然的話，日本非從國外購買或搶奪原料不可。數十年來，日本爲什麼硬捨軟購鐵礦、生鐵、廢品、鋼料？這四項中的鐵質，竟近於同時日本本土生產的九倍？又爲什麼投降後二年間日本亟亟於從勝利的我國運去若干船宜於煉焦的煙煤？這裏不復詳細分析了。日本製鐵能力若超出本土資源供給力，只有憑藉侵略，來取得必需的原料。有名的鮑萊計劃，將日本產鐵能力，限於每年五十萬噸，實在忽略了日本資源貧乏的情形。至於後來的斯特萊克計劃和最近遠東委員會對日本鋼鐵產量擬定的數字，超出愈遠，更屬空中樓閣。三週前麥克阿瑟的顧問艾克門來華北調查資源，是不是包括了準備彌補日本鐵礦和煉焦用煤的不足？

遠東委員會擬定了日本的鋼鐵產量爲每年三百五十萬噸，超出了日本鐵礦產量所能供給的十六倍。筆者放寬了日本和平工業的需要，假設日本仍可從國外運入四倍的原料，將日本的製鋼能力，限定爲一百萬噸。要知道在稍具規模的製鋼國家中，原料倚賴外國如此之深的，唯有違反自然強行發展軍事工業的日本和意大利，東西比照，皆不免於覆沒。

直到民國二十四年（昭和十年），日本的輕金屬出產，不過五千噸而已。大戰期間，擴充到若干萬噸，全仗由北而來的我國東九省的礦石，由南而來今屬印尼的礦石。而且選煉礦石，尚須使用大量的鹼和酸。製造這些鹼和酸的主要原料，又取諸我國的食鹽。電熱冶金裏的基本成分，鎳、鉻、錳、鋁等項，日本本土，絕少儲藏，無非出自加、俄、中、美等國。這樣看來，上列四項的限制，是適合日本礦藏貧乏的國情的。

毀滅侵略國家的武裝根據，先例極多。最著名的是兩度大戰後佔領了德國的軍工業區。若同盟國不自相猜忌，協助德國重新武裝，何至有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對於日本的金屬工業，提出上述四項約束，實有充分的理由。蘇聯實力龐大，它所關心的，是實力更龐大的美國。現在日本既在美國卵翼之下，自然希望剪削日本的軍工業。至於日本軍工業之於澳洲與紐西蘭，猶猛虎的爪牙之於牛羊。倘不幸蘇蘇戰爭爆發了，二三年後，東西兩線，糾纏不決，世局大變，無力封鎖日本時，澳紐等國，豈不將惴惴於日本的蠶食鯨吞？再過三五年，澳紐處於日本已經長成的壓倒優勢下，更無爭持的力量，一旦日本自由行動，

澳紐兩國，只有束手待斃了。英國的經濟，部份地倚賴美國，在討論對日和約的時候，也許多少要瞻仰美國的鼻息。可是澳紐是英國的肢體，美國不過接濟英國幾桶糞湯罷了。在討論限制日本重工業的時候，澳紐關係着自身的存亡，固要力爭，英國和加拿大，也不能置身事外。即如菲律賓，也不至於忘懷四年淪亡的苦痛，馬尼拉的廢墟，是最鮮明的紀念。朝鮮、安南、緬甸、馬來，那一處不會領略過日本屠殺的滋味？可惜他們大多數在和會中沒有代表。有代表的菲律賓，近於完全受着美國的控制。此外如法國和荷蘭，也都記得日本給她們的凌辱。她們對東南亞，還想捲土重來，自然也不願日本擁有顯大的重工業。

然而，在這些國家裏，唯有我國受日本重工業的影響最大。數千萬戰死的將士和俄死的同胞留給我們以歷史的紀錄和一個否決權。我們要堅持削弱日本的重工業，堅持對日本金屬工業的限制。除了美國，在這一點上，各國都是和我們處於共同利益之上的。只要我們堅持，一定可以得更多國家的支持。

假設和會對日本的金屬工業，商定了這四項限制，執行起來，是簡單方便的。高及百尺，粗數十尺的鼓風爐，幾里以外，便可看見。鍊鋼、鍊鋁、鍊鎂的每所工廠，使用數萬噸，數十萬噸，甚至數百萬噸的原料，鐵路縱橫，原料山積，煙囪林立，一個工廠也掩藏不了。電熱冶金工廠，地處要道，使用顯電流和特殊礦產，它的成品，往往出現於其他的工廠。要隱藏一兩個略具規模的電熱冶金廠，既極困難，也沖淡該廠的作用，到差不多不存在的地步了。

如果日本金屬工業的四項限制，載在和約，影響又將如何？年限當定若干

？對於日本重武裝的影響，可分兩層來說：在和平時期，幾乎取消了日本對武裝力量積蓄的可能。沒有剩餘的鋼料、輕金屬、特殊合金，便無從改鑄改造鎗炮飛機，或鑲配發動機、炸藥廠、原子彈等的零件。在別國戰爭時期，延緩了日本軍隊的重新裝備。日本要加倍鋼錠的產量，只有拆卸民用的機器，改鑄改造，仍需三個月以上的時光。日本要加倍生鐵的產量，更需一年以上的時間，並將遭遇到加倍以上的困難。日本要恢復出產輕金屬成品萬噸，非一年以上不可。等到做成數千架飛機支柱，又需二年。日本要恢復電熱冶金成品，較為迅速，却也需三五個月。合併說來，日本要達到起碼的軍事工業，如加拿大的，非二年不可。二年相當悠久，國際形勢，變幻莫測，豈容日本準備這麼久。日本得不着投機冒險的機會，也就自願和平了。

至於年限，不妨暫定三十年。承受三十年的傳統，日本該有和平的習慣。把握三十年的喘息機會，我國該有充分的重工業，不畏日本的侵略了。

雖然，這四項限制，簡便易行，沉重有力，也不過是維持日本於和平的許多條件之一。假使用教育洗滌日本的心念，用改革摧毀日本的腐敗，當然是最理想的。即使辦不到，便以人員監督日本的政治，條約削弱日本的爪牙，也可約束日本於和平。幾百年的東亞倭寇，彷彿北歐海盜。在歐洲，因為工業力量的改變，北歐盜船，失去了突擊的優勢，漸漸變成生活優裕政治和平的瑞典挪威諸國。在東亞，倘能剷除大部分的日本重工業，而把這剷除的期限定為三十年，相信日本也只得走向和平之路，自然走向繁榮之路，不獨是日本人人民的福，也是全球人民所願望的。

十月四日於清華園。

# 小疵與大謬

The Mote and the Beam

Harold J. Laski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Sep. 6. 1947

英國拉斯基教授

美國國務院對於歐洲各國正表示着迫切的憂慮，憂慮着他們的選舉是否自由，而不為賄賂所汙；他們的一切審判是否公平而公開；他們的輿論是否自由地表示着一切意見；他們是否尊重宗教自由的權利。凡此種種都表示一個切望，切望歐洲的人民能不被剝奪他們所應享的自由。

但是筆者却意味地認為：若是美國的聯邦和各邦政府對於這些強硬的譴責能先自反省，那麼，它們的效力一定會更大。因為，當一九四七年的秋季剛開始，美國正被襲於一個歇斯底里性的「驅巫運動」(Witch-hunt)不僅姿態醜惡，而且規模大得難於置信。這運動，有的是出諸制定法律，有的是出諸立

機關的調查，有的是出諸行政機關的命令，還有一部份是出諸一般職業的或非職業的造謠生事者所製造的空氣，他們用恐嚇或刑罰，把自由人士壓迫得不能發言或行動，再在普通人民中造成一種印象：除非驅逐運動能夠成功，「共產黨」的陰謀將快把這軟弱而無辜的美國送給敵人。我們不得不提示：像美國這樣一個深具保守傳統的國家，竟能一旦為如此大規模的歇斯底里病所侵襲，那麼，任何有理性的美國人應該了解：歐洲各國，方從戰事和革命中掙脫出來，為什麼對於具有巨測意見的人——他們在昨天還是這些國家的統治者——還不免懷着疑忌，而不敢加以欣賞。標榜國際自由的十字軍，在從事征討前，應該先看看自己的手是否潔淨。

美國總統已從國會批准了一千一百萬美金的鉅款，用來清除職業官員中的「不良」分子。千百官員已被開除，內中很多是未經審問，有些是僅僅經過虛偽的審問。可注意的是：被開除者大多是在國務院和國防部裏的官員。他們的開除，有的是為了訂閱「新共和國」雜誌，有的是為了支持西班牙共和國，有的是為了曾加入在一九四一年後所組織的美蘇友誼促進會。華萊士在「新共和國」雜誌上曾公開證明二件案子：在第一件，被開除的官員並無任何其他嫌疑，祇為了他沒有表示過反蘇意見；在第二件，起訴罪狀，因為有關機密，不能送於被告，但被告仍被開除，因為他不能在五天內答辯他所無從知道的罪狀。

上舉事實已够醜惡，但更醜惡的却是美下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 Committee of "Un-American Activities" 的記錄。這委員會是 Parnell Thomas 為主席。它在不同的形式下已有十年多的歷史，任務是幫助國會對付意圖顛覆政府者的立法工作，但迄今尚沒有制成任何法律。因為多數委員都知道，它所建議的法律，在和平時，將因抵觸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而被認為違憲，所以它就致力拉另外一種美國人所習稱的「汗臟戰略」(Sneer tactics)，——想用法用無據的毀謗，私下的譏議，撒野的謾罵等，來汗損人們的名譽。在這種戰略下，差不多任何事物都能被認為「非美」(Un-American)，從一般地對於法律上自由權的擁護熱忱，以至特殊地認為美國憲法上並無禁止信仰共產主義的信念。對於所傳證人，恫嚇侮辱，檢查搜索，無所不至，審問中動輒以侮蔑罪將處徒刑相恫嚇。律師有敢為辯護者，委員會主席會建議對之亦提起公訴。任何人祇須稍讀這個委員會關於證據的荒謬記錄，就會感到這些委員已墮落到什麼地步。

在這個大運動中，美國各邦也不後人。南部八邦已將罷市認為違法。對於黑種人的選舉權，各地正有着遍的行動，設法阻止其行使。亞岡薩斯邦 (Ar-

izona) 的民主黨正從事於阻撓選民登記，除非該選民已立誓反對「公允就業方法法案」(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Act) 和禁止私刑法律 (Anti-Lynchings Laws) 提案，和廢止投票稅 (Poll tax)——所立誓反對的正是些使黑種人獲得政治上與經濟上保障的方案。密西根邦已通過了三種惡法來阻抑政治與企業上的自由。該邦議會更已成立了一個特種委員會，來調查主要學術機關，以發掘其共產黨巢穴。在防止「外奸」的籍口下——所謂「外奸」乃指任何個人或團體，直接或間接地幫助着一個外國的計謀，——該邦政府現已有權調查任何團體的分子及業務，並強迫其表明已遵守「防止外奸法」的一切規定。此項法案的執行乃屬之邦檢察官，他對於犯法者得處以五年以上徒刑或五千金以下罰金。加里方尼邦 (California) 的議會也成立了一個特種委員會，來統制學校教科書，凡教科書裏所含有的「不良」內容，如美國人民所得 (income) 等差表，和性衛生等，均予剔除。

在驅逐運動中，最倒霉的當然是黑種人。對黑種人的私刑案普遍地發生。但據筆者所知，雖私刑者罪據確鑿，而沒有一個被判了有罪的。某地一個身穿軍服的出征回國黑人，曾為警察毒打至於失明，而警察仍被判無罪。第特洛城 (Detroit) 的房屋，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區域，不許租與黑種人，雖在戰時該城黑種人數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該邦最高法院仍認此種禁租條款為不違憲法。一個素著名望的團體，叫做「南美人類幸福促進會」(Southern Conference on Human Welfare)，它的目的是在消弭美國南部「特殊問題」(指黑人問題) 的嚴重性，現在却被迫有力者攻擊為共產黨的外衛。在密西西比，某新聞記者會簽名於向國會請求清查上議員皮爾巴 (Senator Bilbo) 選舉案的請願書——皮爾巴是當時反黑人運動的巨魁(編者按：請參閱本刊三卷五期美國通信「黑白分明」一文)——正受聯邦調查局的查詢，追究他的簽名於該請願書是否出於共產信仰。

上述祇是美國現行歇斯底里症的拉雜例子，例子更能無盡地列舉。我們尚未提及對於猶太人的逼迫，塔虎脫與哈特萊法案 (Tat-Hurley Act)，勞資爭端的軍予禁止，宗教方面仇恨製造者的活動。我們也沒有講到美國軍人組織 (American Legion) 商會和工業家聯合會所加予自由傾向者的重重壓力。甚至於凡對於西班牙的工會或對於計劃經濟表示同情者都難逃他們的壓迫。此外如對於列林他爾 (Lilienthal) 的被任為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所引起的各方反對，我們也不及詳論其源委。另外一個法案，雖為兩個著名大學校長所支持，幸終為杜魯門總統所否決，若是它竟於成立，則將使以後一切對於學術研究的捐助

，都受國防部的統制。

當然，這幅布景也有它的另一方面——全國公民自由權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Civil Liberties)的活動，羅斯福夫人的創議自由權國際宣言，以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尤其是佛蘭克福特(Frankfurter)與賈克遜(Jackson)兩法官，堅定地維護着霍爾姆斯(Holmes)和勃朗提斯(Brandies)兩法官的自由傳統。更有無數的美國人，正如大多數英國人一樣，對這驅逐運動感到厭惡。可是更多數的美國人却對之已經麻木，而一般企業界宗教界的特殊利益階級則對之正表示着不自禁的滿意。邱吉爾正在預測英國的自由將為極權的社會主義者所侵犯，他更不妨也考慮一下美國的自由更將為這輩「物競天演」論熱烈維護者所侵犯。

# 論知識階級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二

知識階級已是一個很流行的名詞。這名詞指示了中國社會在「知識」上發生了分化，其中有一部分人以「有知識」作為異於他人的特性。這裏發生了問題：「知識」怎麼可以成為社會分化的基礎呢？可以分化社會的知識是什麼性質的呢？這類知識怎麼會獨占在某一部分人的手裏？這種獨占有什麼好處？怎樣加以維持？這一部分怎樣在社會裏構成階級？這種結構對於中國現代化有什麼影響？這些是我想在本文裏提出來討論的問題。

## 知者的知識

可以成為社會分化基礎的必須是可別的標幟。男女兩性常是分化基礎，因為他們是可別的。現代社會中主要的分化是根據經濟的，但並不是貧富，貧富是相對的「差」而不是「別」。分化現代社會的是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有無。握有生產工具的和沒有生產工具的形成兩種不同而且對立的階級。這樣說來知識怎麼能成為社會分化的基礎呢？世界上豈能有毫無知識的人呢？如果沒有人能毫無知識而繼續生活，知識也決不能成為一部分人所特有的了。我們憑什麼可以說知識階級呢？

知識是所知，知是人類所共具的能力，所以知識是凡人皆有的。但是在古書裏也有並不把作名詞之用的知字廣泛地包括一切所知，而且用知字作為形容

護者所侵犯。

在歐洲和近東國家，關於人民自由當然是有很多缺陷，我們更不必諱言。尤其在巴力斯坦，英國難辭其咎。但美國人既然出而指摘人家的過失，就應記住美國獨立宣言所含有的真義。當獨立宣言起草者開頭寫：「生命，自由，快樂，是不容出讓的權利，」下面便接寫：「當任何式樣的政府，已成為有損這些目的時，人民就有權利去更換或廢棄這個政府，而另行建立新的政府，使它所根據的原則和所有的權力真能最合乎人民的福利。」這幾句話是具有深遠意義的。我們現在都 needing 美國的幫助。若是美國政府真能秉持一七七六年的原則，不祇對外如此尤其是對內，則他的純潔的幫助將更易得到滿意的反響。

費孝通

詞時，如知者的知字，意義也更狹。現代所流行的知識分子一詞可能是相近於古書所謂知者。

我們不妨以論語裏知字的用法為例：

知字作為動詞時是和我們普通所說「知道了」的知字是相同的。例如：

父之年不可不知也。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但是知字成為名詞時却可以有狹義的用法了。例如：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子曰：「吾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這裏所謂知，顯然不單是「知道了」，而是指「懂了道理」。在第二條文裏孔子說明了行爲的普通過程：先是聞。見；接下去是擇、識；於是知，知才有作。知之異於聞見是在有所擇識。擇的根據是善，識是加以辨別；因之我們可以說知是明白了行爲標準加以擇識的作用。所謂行爲標準就是「舉直錯諸枉」裏的直字。知之之後，對己還要「從之」，對人還要「使直」，那是「作」

。所以孔子可以直接以標準行為的規範來說明知。凡是對民能「務本」，對鬼神能「敬而遠之」的就可以說是知了。知在這裏不祇是人的能力，而是人的德性，可以和仁勇並稱。因之，知者並不是指聰明人，智力高的人，或是見聞極廣的人，而是指明白道理的人，道理就是規範。

在人類所知的範圍裏本來可以根據所知的性質分成兩類，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樣的，一是知道事物應當是怎樣的。前者是自然知識，後者是規範知識。論語裏所申述的知是屬於規範知識。依孔子看來，凡是專長於規範知識的人可以不必有自然知識。孔子所代表的知者是「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人物。分辨五穀是自然知識，對於知者是不必要的。

樊遲問學稼。子曰：「我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段話不但說明自然知識對於和孔子一般的人是沒有價值的，而且從此可以看到這種人的社會地位。他們是在「上」的，在他們之下的是「民」，民是種田種菜的人。在上的人所要的是獲得這些民的敬服，方法是好禮、好義、好信。禮、義、信是規範，明白這些規範而實踐是知。有規範知識的人不必親自勞作的。這種社會結構到了孟子上說得更清楚。有一次有個叫陳相的在孟子面前宣傳許行的「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的主張。孟子聽了大不以為然。他認為社會必須分工：耕、織、機器、陶冶不能由一人經營。這是從經濟原理立論的；但是他一轉，却用分工的原理去維持政治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分化了。在這裏他說明了「在上」者的特權。他說：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我引用了上面的兩段話，目的是在指出，自然知識和規範知識的分別包含著社會的意義，自然知識是農圃百工所賴以為生的知識，用普通的話說，是利用自然來生產的知識。規範知識是勞心者治人的工具，統治別人的可以「食於人」，由生產者供養，所以自己可不必生產；不事生產才能四體不動，才能五穀不分，「焉用稼？」

### 規範帶來了威權

孟子雖則說這種社會分化是「天下之通義」，但並沒有說明那些勞心的，或如我在上面的解釋，那些具有規範知識的為什可以在上，可以治人，可以食於人。我們如果要分析這些知識分子怎樣得到他們這種社會地位，通義兩字是不能滿足我們的。我覺得知識分子的地位有一部分是從規範知識的性質裏發生出來的，因之，在這裏我們還得再分析一下規範知識的性質。

人們生活上的需要，衣食住行，在在得用自然的物資來滿足。可是人並不能任意取給於自然，像神話裏的仙女一般說什麼就有了什麼；人得依順着自然運行的原則，才能以自然物資為己用。要能依順自然原則，必然先須明白知道這些原則，自然知識是這些原則的認識。譬如磨擦可以生火是人類很早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知識。但是要生火的人並不是隨意把東西磨擦一下就可以得到火的。生火的知識的內容必須包含用什麼東西，怎樣磨擦，磨擦多久等等許多條件。在這些條件下才能實現磨擦生火的自然原則。這許多物質條件和手藝是技術。技術規定了在一定程序下得到一定的效果。它可決定火生得起生不起來。

在人類生活中，我們並不是為生火而生火的。生火是為了要達到另外的目的：煮飯、取暖、照明、敬神，——於是發生了另外一套問題：為了某種用途應當在什麼時候、地點、場合、由誰去生怎麼樣的火？生火在這裏已不是一件孤立的活動，而是整個社會制度中的一部分。在和生活的關聯上，生火的活動附帶了價值觀念，有着應當不應當的問題。這是孔子的所謂禮。同一件事，同一種動作，在不同情形中，有時是應當的，有時是不應當的。

「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決定「應當這樣不是那樣」的是我在本文中所述的規範知識，和技術所根據的自然知識性質上是不相同的。

自然知識有正確不正確，不正確就達不到所要的結果。不明白，或明白了不遵守，磨擦生火的技術，結果是生不出火，因之我們不需要另外加一種力量去防止人們不遵守正確的自然知識。規範知識則不然。人們不遵守應當的規範，雖則也會引起有損害於社會的結果，但是這損害並不很容易看到，而且對於個人可能是不受損害的。所以為了保障社會共同生活的人大家的利益，不得不對於不遵守規範的人加以制裁，使「應當這樣」成為「不敢不這樣」。制裁作用需要威權的支持。威權的來源是社會共同的意志，可是社會上所有的人能

大家參加制裁的工作，所以得把威權授於若干人物去代理大家執行這任務。這種人是相當於上節所提到的知者。

在一個變動很少的社會中，從實際經驗裏累積得來的規範時常是社會共同生活有效的指導。規範對於社會生活的功效不但是它存在的理由，也是受到社會威權支持的理由。社會威權的另一面就是人民的悅服。悅服的原因是在從此可以獲得生活上的滿足。社會結構不變動，規範成了傳統，已往的成就是規範取信於人的憑藉。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之者也。」

他認為他所做到的不過是把傳統說說罷了，傳統是古時傳下來的規範，周公是傳說中創立這些規範的人物。

傳統的社會也可以稱作威權的社會。在這種祇要遵守現存的規範就可以解決生活上各種問題的社會裏做人，他們不必去推究「為什麼」的問題，祇要問「應當怎麼辦」或是「以前人曾經怎麼辦的」就夠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時代是傳統規範有效的時代，也是社會結構不變動的時代。那時的問題是誰知何規範？誰知道傳統？他們服從規範和傳統，像一個工匠服從技術一般，技術由師傅傳授，師傅是知道技術的人，他具有威權。同樣的，知道傳統的人具有社會的威權。

在這裏我得加上一個註解，這威權和政權可以是不相同的。我在「論紳士」一文中清軍的說，中國的士大夫並不是握有政權的人。在中國政權和這裏所講的社會威權是很少相合的。政權是以力致的，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關係。這裏所講的威權是社會對個人的控制力。儒家固然希望政權和社會本身所具的控制力相合，前者單獨被稱為霸道，相合後方是王道。但是事實上並沒有成功的。孔子始終是素王，素王和皇權並行於天下，更確切一些說，是上下分治。地方上的事是素王統治，衙門裏是皇權的統治。皇權向來是不干涉人民生活的，除了少數暴君，才在額定的賦役之外擾亂地方社會的傳統秩序。

### 文字造下了階級

在生活比較簡單的社會裏，規範的知識並不是少數人所特有的，凡是在行為上表示出有這種知識就可以享受傳統的威權，並不須特殊的資格。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愛禮之學矣。」

沒有特殊資格的原因是在每個人都有和這種知識接觸的機會。這種知識是在世代間和社會裏口口相傳，人人相習的。論語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裏就用習字來說明學。接着提到曾子的三省，最後一條是「傳不習乎？」論語裏充滿着問，問這一類直接口頭交談的方式。孔子自己是一「不恥下問」，「入太廟，每事問。」到現在學術和「學問」還是相通的。在那時文字顯然並不占重要的地位。「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但是生活逐漸複雜，去古日遠，口口相傳的規範發生了派別的出入時，就有「徵實」的問題，那時文獻才成了定讞的憑證。

子曰：夏禮吾能言，杞不足徵也；魯禮，吾能言，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我能徵之矣。

文獻却不是大家可以得到的，文字也不是大家都識的。規範，傳統，文字結合了之後，社會上才有知道標準規範知識的特殊人物，稱之為君子，為士，為讀書人，為知識階級都可以。

我在兩篇「論文字下鄉」（世紀評論二卷，五及七期）裏會說鄉土社會是有語無文的。中國的文字並不發生在鄉土基層上，不是人民的，而是廟堂性的，官家的。所以文字的形式，和文字所載的對象都和民間的性格不同。象形的字在學習上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如果不常常用，很容易遺忘；文章的句子法和白話不同，會說話的人不一定就會作文，文章是另外一套，必須另外學習；文字所載的又多是官家的史記，或是一篇篇做人的道理，對於普通人民沒有多大用處的。這類文字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習的機會。沒有長期的閒暇不必打算做讀書人。閒暇在中國傳統的匱乏經濟中並不是大家可以享有的。盡量利用體力來生產的技術中，每個從事生產的人為了溫飽，每天的工作時間必然很長，而且技術簡單，收入有限，一年中也不能有較長的假期。因之，如我在「疎村農田」裏所描寫的：生產者沒有閒暇，有閒暇的不事生產，生產和閒暇互相排斥。換一句話說，除非一個人能得到生產者的供養，是不能脫離勞作的。在以農為主的中國經濟中，這種人大多是地主，而且是相當大的地主，大到能靠收租維持生活的地主。有資格讀書的必須有閒暇，祇有地主們有閒暇，於是讀書人也就限制在這一經濟階級中了。

孟子所說勞心者食於人的通義，並不是說勞心是一種應該受到供養的服役，食於人是他們應得的報酬；而是說非有食於人資格的不配勞心。不勞心的人本來並不是非勞心不可的，換一句話說，一個靠着特權而得到

生產者供養的人，不但必有生產所需要的技術知識，也不必有任何其他知識，他可以優哉遊哉的過他的寄生日子。如果他這樣，他的特權可就不安全了。特權是要靠力量來維持的：暴力，政權或社會威權。文字是得到社會威權和受到政權保護的官僚地位的手段。於是不但祇有這種階級有資格讀書，而且這種階級亦有讀書的需要。兩相配合而成了這種階級的特點了。

這種配合的結果却發生了技術和知識規範知識的分化。我的意思是：並不是因為知識本身可以有這兩類的分別，好像男女之別一般，發生為社會的分化；而是因為社會上不同的階段因為他們不同的地位、需要、和能力吸收了不同性質的知識，而使上述兩種知識分離在兩種人裏面。

如我在上面所說的，技術知識和規範知識本是相關相聯的。但是規範知識和文字一旦結合而成了不事生產者的獨佔品時，它和技術知識脫離了。這樣一脫離，技術也就停頓了。我已說過自然知識一定要通過社會才能被應用而成為有用的技術。社會必須決定某種自然知識怎樣去安排社會制度裏來增加那些人的生活享受。安排這事的人必須是明白技術的人，不然就無從安排起。那些「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人如果有着決定應當怎樣去應用耕種技術權力的話，他祇有反對「淫巧」以阻止技術的改變了。現代技術的進步是生產者取得了決定社會規範的權力之後的事。一旦這種權力脫離了生產者，技術的進步也立刻停頓。

傳統社會裏的知識階級是一個沒有技術知識的階級，可是他們獨佔着社會規範決定者的威權，他們在文字上費工夫，在藝術上求表現，但是和技術無關，中國文字是最不適宜於表達技術知識的文字！這也是一個傳統社會中經濟上的既得利益的階級，他們的興趣不是在提高生產，而是在鞏固既得的特權，因此，他們着眼的是軌範的維持，是衛道的。眼睛裏祇有人和人關係的人，他免不了是保守的，人 and 人的關係要安排到調協的程度必須先有一個安定的基礎，這基礎就是人和自然的關係。所謂保守是指不主張變動的意思。眼睛裏祇有人和自然關係的人，單就技術上打算的，他免不了不肯停的，前進的，要變的；在經濟，在效率上講，那是沒底的。技術的改變使人 and 人的關係不能不隨着改變，於是引起不斷的社會的變動，變動中人和人可能得不到調協，發生衝突，增加生活上的痛苦。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是前一種人，他不瞭解後一種人，因為他們是沒有技術知識的人。

## 現代書生

當中國被西洋的經濟政治的擴張力量帶進現代世界時，在社會上披瀝威權，指導着「在下者」應當怎樣應付環境的人物，就是我在上面所分析的知識階級。中國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並不自現代始，印度文化曾經有力的進入過中土，但是這種外來文化並沒有引起社會結構上的紊亂，也許是因為所傳入的正是中國知識階級所熟習的那一套，象徵性的，文字的，思想的那一套。他們明白怎樣去應付，怎樣去接收，怎樣去加以漢化。可是現代從西洋所進來的另一套却不同了。工業革命之後所發生的那一套西洋文化是以自然知識和技術作重心的。那卻巧是我們知識階級的外行，不祇是外行，而且是瞧不起的那一套。

文化的傳播是受到社會結構的限制的。我們用了這個自然知識和規範知識分化的格局去和西洋文化相接觸時，西洋文化的重心也就無法傳播進來。中國具有自然知識，依賴技術為生的人，限於他們的財力和社會地位，不容易和西洋文化相接觸。他們可以從西洋運來的貨品和工具間接地去猜想西洋的技術，但是很少機會可以直接去傳授技術。（中國匠人模倣洋貨的能力是驚人的。）和西洋文化有機會直接往來，懂他們的文字，能出洋的却多是知識階級。在這階級裏發生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公式。這公式不過是中國社會結構本身格式的反映。在這公式下，「在上者」看到西洋技術的效用，但是他們依舊要把這種知識割裂於規範知識，他們要維持社會的形態而強行注入新的技術——一件做不通的事。中國知識階級並不是不能明白西洋也有一套所謂精神文明的。西洋的曆、數、哲、理、都比了我們自己的強。這套東西，在純粹理論方面，是中國傳統知識階級所能接受的。以我個人所熟悉的社會科學說，穆勒、斯賓塞、孟德斯鳩、亞丹斯密等名著很早已有嚴復的譯本。這些理論是工業革命之後西洋現代文明的理論基礎，但是當這些理論傳進中土，却並沒有激起工業革命。這說明了這套理論一定要和現代技術配合了才發生作用，一旦脫離了技術，祇成了一篇文章罷了。——知識階級不論看重西洋文化的理論或是技術，他們同樣的並不能把握住兩者的關聯。他們不能這樣，因為他們生活所倚的社會結構是一個把知識分化了的結構。

中國知識階級受着這種傳統社會結構的拘束，使他們不能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担当領導的責任。我這說並不單指已經過去的一代，我很有意思想包括我們自己這一代在內。在我們這一代裏，學習工程和技術的人數是多了，他們而且已經有機會直接到西洋去傳授。但是當他們學習的時候，他們却時常祇注意自然知識和技術，生火怎麼生法一類的問題，並想不到火應當生在什麼場合裏，對於社會的影響怎樣。等他們「學成」了衣錦榮歸後，他們會一轉而成



為食於人，治人的人物，他們繼承着傳統知識階級的社會地位，是「在上者」。他們的祖宗是沒有技術知識的人物，但是他們有適合於當時社會的規範知識。現代的知識階級有了不加以實用的技術知識，但是沒有適合於現在社會的規範知識。這種人物在社會裏是不健全的。不健全的人物去領導中國的變遷，怎能不成為盲人騎瞎馬？

或者有人會覺得我這種學說是過分的。我但願如此，希望現代的知識階級不致這樣的不健全。但是我的看法却是從我在現代工廠裏觀察出來的。在我們所研究過的工廠裏，凡是學校出身的，決不願意當技工，一定要做職員。職員不但是是一個社會地位，而是動筆，動嘴，不動手的人物。工程師和技工的區別是前者經過別人的手去運用機器，而後者用自己的手去運用機器的。我們且不必去問一個不直接用自己的手接觸機器的人是否真的能熟習技術，我覺得特別關心的是這些學工程出身的工程師並不知道怎麼去有效的利用別人的手；那是

工廠管理，人事重於技術的職務，也正是中國新工業裏最缺乏的人才。最近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曾說：現代技術進入民間是中國現代化最急需做到的事，但是傳統的社會結構卻一直在阻撓這件事的發生。他是從中國前途着眼而說的。如果我們回頭看到知識階級的本身，我們不免會為他們擔心了。以整個中國歷史說，從沒有一個時期，在社會上處於領導地位的知識階級會像現在一般這樣無能，在決定中國運命上這樣無足輕重的。我這篇分析是想答覆這個問題：為什麼他們會弄到這個地步？

中國知識階級是否還有前途，要看他們是否能改變傳統的社會結構，使自然知識，技術知識，規範知識能總合成一體，而把他們所有的知識和技術來服務人民。我並不敢預言中國知識階級能做到這自新條件，在我們眼前的似乎一切都向着相反的路上進行。

(上接二頁)說他是「獨特」。蘇聯沒有敢公然利用整個中國來作反美基地，意思是說在不公然利用一部中國來作反美基地了。的確，東北九省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及廣大二港是不能稱為「整個中國」的。但除了百分之八十五的東北，和關內的「解放區」，美國又如何能夠公然「想」把整個中國來作反蘇資本呢？說老實話，蘇聯是真的不在「想」嗎？

(二)英文又說：美國不但以雅爾達密約構成中蘇的問題，並且妄想利用中國為反蘇基地以爭霸世界，加重了中國內戰的複雜性與深刻性。實際上以雅爾達密約構成中蘇的問題的，不是美國而是蘇聯，因為羅斯福把中國送禮是為了想早日結束對日戰爭，依常識判斷可能是斯大林提出，而以美戰為要脅，羅斯福才承認的。依若英先生的邏輯，「加重了中國內戰的複雜性與深刻性」的蘇聯而不是美國。本人以實刊為中國現存的僅有的可以看的政論刊物，愛之深則實之亦切，故於所見，以就說於先生及吳世昌先生。

再實刊傳就是：「……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運上梁山」罷？教育辦到這種地步，真令人慟然！

李慕白 十月十日 金華

**西安漆黑**

編者先生：中國現在遍地烽火，人民大多陷于飢饉與戰火之中。政治的腐敗，官吏的貪污，使中國的局勢越來越嚴重了。西安更是漆黑一團，失蹤暗殺，比比皆是。特務與恐怖份子更是到處橫行。

豫西戰事失利，一部共軍西移，潼關亦曾一度混亂。陝省人民頓起恐慌，全境業已宣佈戒嚴。但事實上，病商早已在上次李先念來陝時掃地全境。老實說，中央這幾年來，不管是政治和軍事，都已失掉民心。

這些日子物價飛漲，錢穀旬日前上升一倍。評議制度物價的管制都已恢復了，戰時的一套，但除更顯示財政經濟已入危境以外，決不會有何效果。

城外防衛工事天天興造，成萬的壯丁挖掘戰壕，全城及輪船丁亦在自衛訓練。還是十年前來西安市民未曾遇到的驚慌。前天筆者外出，目睹鐵橋（東西南北

**驅逐出境**

**開除學藉以後，繼以**

編者先生：經過今年五月學潮之後，各大學即相繼以解聘教授及開除學生開除除之。人數動輒近百，且開除以後，還要限期離開學校所在地。英大被開除中之某生係金華人，其家雖在金華，亦在「驅逐出境」之列。我總會想到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將「往何處去」？恐怕會弄假成真的。

大街的中心)前正圍繞一羣觀衆，擁擠不堪，原來是貼著一張大佈告，蓋發了十二名販賣毒品，密謀暴動，勾結匪犯的犯人。罪犯的第一名是杜斌丞。他同時犯了所有以上列舉的罪狀。這個人曾任楊虎城，孫蔚及熊斌三任陝省主席的秘書長，杜軍明的叔父，民盟份子，結果被蓋上三項帽子，草草結了性命。這一點證明了實刊三卷六期長誠君投書「政府對付暴已」一函，所言絕對正確。

黎明德 十月九日 西安

**讀者證實「清剿與輪」**

姦「一函正確

編者先生：讀以刊三卷六期讀者投書欄中所載王威先生「清剿與輪」一信，心中至為憤慨。筆者係滬水人，與新華縣鄰縣，故鄉亦被解放過。近日家中來書，亦備言王君所指出之事實。父親來信說：「共軍過處，秋毫無犯，而國軍過處，則十家九空，搶掠之風盛行，遭姦淫者無算，言之實令人痛心」。可見王君所云者，皆屬確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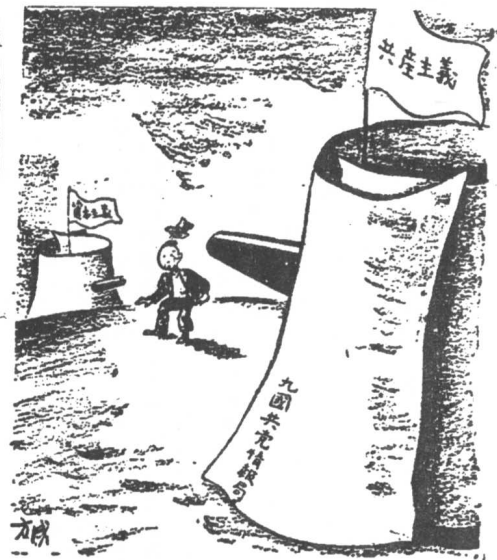
張本 十月四日 上海拉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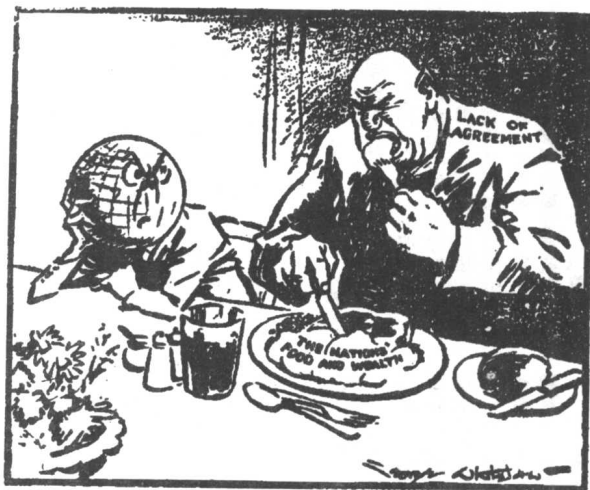
後支撐

# 觀察 漫面

(稿務迎歡)



喂，這邊的，還是那邊的？



者餐共

(轉載 DAILY HERALD, LONDON)



作琦王 (刻木) 流洪



袍道上換



# 從數字看江西

王克浪

## 人口打了六折

(觀察南昌通信) 抗戰以來的近十年間，江西的人口總數，減少了二百四十餘萬，歷年累減的情形，有如下表：

| 年份  | 人口總數       |
|-----|------------|
| 二六年 | 一五·一八五·二四〇 |
| 二七年 | 一四·二三六·二四九 |
| 二八年 | 一三·六六七·九二〇 |
| 二九年 | 一三·四六四·八五六 |
| 三十年 | 一四·三六七·二九九 |
| 三一年 | 一四·二一六·九四三 |
| 三二年 | 一三·七六一·〇五一 |
| 三三年 | 一三·四三一·一五三 |
| 三四年 | 一三·四七五·〇二四 |
| 三五年 | 一二·七三五·四二七 |
| 三六年 | 一二·七〇五·八六〇 |

上表歷年人口數多是遞減，祇有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三年、三四年、三五年、三六年，因自一九三九年抗戰全面爆發，開始大波動，江西當時物價最低，生活較安定，外省人多遷來居住，或者不無關係。

江西人口，從前號稱三千萬，清末也還保有二千三百多萬，自民元以迄民二十六年，這十六年間，由於北伐戰爭，水旱瘟疫等災，共計減少七百多萬，從廿六年到現在，直接間接犧牲於抗戰的，又達二百四十多萬。所以目前江西人口，如以最早的三千萬計，減少了十分之六，如以清末的三千三百萬計，也減少了十分之四以上。

## 一個反比例

死傷犧牲的，大部都是民族的英雄——壯丁。中國的社會，尚停滯在

四畝拋了荒，佔了已耕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從南昌縣的一區看江西，再從江西一省看全國，我們的人口打了六折，我們的生產力也打了六折。

努力減減了，土地拋荒了，但人民所支付給國家的一切數額，却並沒有比例的照減。譬如今年即將開徵的田賦徵實徵借，江西全省的總額是五八五萬石(比去年減少了十一萬石)，以一千二百多萬人口來平均分配，從剛剛出生的嬰兒，到快要進棺材的老公公老婆婆，每人照負擔四斗五升，如果是在清末(按二千三百萬人口計算)，每人就只要負擔二斗五升。我們且不談其他各色各樣的徵課，以及巧立名目的地方苛雜，單拿田賦一項來說，人口的遞減，與人民負擔的加重，就恰好成了一個反比例。

落後的小農經濟崩潰，農民佔了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民亦即是主要的生產者。農民一批一批的從農村征發出去了，最顯著的後果，就是農村勞力呈現極度的缺乏。就江西言，在抗戰八年中，有一百多萬的壯丁，脫離了他的家，與土地，影響了的家庭與土地，影響了的十室九空，也造成農村耕地的普遍拋荒。舉一個例子：南昌縣屬第六區地方，戰前已耕而積共九四·四〇〇畝，現在則有六八·一九

的收入遠遠，不上出文。江西今年的預算，全部收入計二一·三九九·二七五·〇〇〇元，全部支出則需四一·四〇四·九一六·〇〇〇元，收入僅達支出的一半。但據財政廳長在省參議會報告，這個預算還是根據去年十二月以前，從那時到現在公務員待遇調整了三次，物價上漲平均超過了五倍，所以實際上入不敷出之數，將達七百萬元，也就等於預算上全部收入的三倍半。

議，將不要地方的稅收，也不再補助地方；另一個辦法是朝下看，向縣有的收入去打主意。去年度的縣田賦，省就拿了百分之四十。這種割肉補瘡的辦法，省雖不無幫助，縣又如何吃得消呢？再一個辦法，那就祇好裁員了。反正目前中央改革省政的辦法，也是著眼於簡化機構，節省開支，既可以用平衡收支，消滅財政赤字，又符合了國策，在最近的將來，預料這一辦法，是一定會見諸實行的。

收支數字為什麼這樣懸殊呢？目前中央政府最大的支出是軍費，地方政府的情形亦復如此。在本年度的江西預算中，保安團隊經費，佔了百分之三十六，亦即超過了全部預算的三分之一以上。有一次參議會開會時，不少的參議員認為這個數字不合理，財政廳長也承認這個數字不合理，不過他說：「不合理是自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的。一個如此巨大的差額，究竟如何彌補呢？一個辦法是朝上看，靠中央補助，但中央鑒於來自地方的田賦、營業稅、得不償失，最近又有改訂財政收支系統之議

肥的只是少數吸血鬼  
其實，人民不應該窮到今天這個地步，政府也不應該窮到今天這個地步。人民窮，政府窮，祇不過養肥了少數的吸血鬼而已。

人民窮，政府也窮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向人民竭澤而漁的結果，人民窮了，政府也還是一樣的窮，一樣

更值得注意的，還是如次的一個數字。自三十年省縣財政劃分以後，到去年為止，地方收支由縣自理的結果，前後任縣長交代未清的，財務部份達一百三十六任，計七十餘縣；因糧部份達八十六任，計五十餘縣。根據省府所列的一張清單，同一縣份，交代未清的縣長，也有四五任之多；也有同一縣長，由甲縣調至乙縣，連續未清亦有達四五縣之多的。這些縣具有有的物故了，或者找不到去處了，有的却還是安穩地坐著縣太爺

# 樂歲終身苦 凶年不免亡

## 蔣家丁

抗戰八年，陝甘兩省曾經是容納了無數的流亡者。無論是外來的客民或者本地的土著，都帶着沉重的負擔，爲國家盡他們最大的責任，出最大的力量。勝利來臨，外來的客民，都紛紛奔向山河錦繡的江南，這塊靜靜地躺在黃河兩岸渭水之濱的大平原，却被人們所遺忘了。

### 黃貨·黑貨·青貨·綠貨

今日關中，苦難叢集。八年苦戰剛打完，內戰却又在自己的門前開火。人民直接而臨戰爭的苦難，徵兵徵糧，放着莊稼不能耕種。寶雞西安附近爲了內戰，動員了鳳陽縣縣等十幾萬民衆，去挖戰壕，築碉堡，築公路。沿着幾長的龍海鐵路，經寶雞到潼關五百多里，到處都密佈着崗堡與戰壕，一連步一樓，五步一關，這千萬崗堡的修築費用，馬乾，軍餉，工事材料的徵集，都要直接從當地人民身上擠出來。父兄肩着餉頭去築戰壕，妻女每天要去送茶送飯，吞聲飲淚，只怨自己命苦。

提起徵兵，陝西人都會發抖，眼裏着一批一批的壯丁，用繩子一連串的捆着在街上走過。被虐待，凍餓，疾病，折磨得死在道路上，就聯想到自己的命運。一看見保長手裏拿着紙條，走來走去，就知道事情壞了。及輪壯丁集合在鄉公所抽籤，中籤的，愁眉苦臉；落籤的，全家慶祝，親友祝賀。鄉公所假惺惺地用茶點招待中籤壯丁，搭台唱戲，以示慶祝。中籤的人呆呆地坐在前排，與家屬啼啼啜啜。一抽丁，這副慘狀，該有多少黑暗？有錢的人，可以數百萬元代價買人頂替，窮人獨子也得抽丁。頂替的人一入伍就打算逃跑，壯丁時沒槍，槍槍的都是監視兵，壯丁像囚犯一樣，處處被看守着。陝西和河南一樣，也是著名的「出壯丁」的地方，所以配額也特別大；用兵

後機關的術語來說，對壯丁依體質顏色分爲「黃貨」，「黑貨」，「青貨」，及「綠貨」，就中「黃貨」與「黑貨」就是指陝甘兩省的強壯的漢子，各壯丁隊向縣府兵役科領兵時，都指明希望多發給這兩種「貨色」的壯丁，以免訓練期間不堪折磨而死，將來湊不足數。

### 收割一日 猶難一飽

關中連年歉收，去年夏季，麥子揚花時候，陰雨綿綿，麥子灌了水，全荒廢了，以致每畝地只打幾升麥子，連種子都不夠。尤其是渭河兩岸，一個壯年人糧力收割一日，所得麥顆不剩一日所吃。到了秋季，又逢苦旱，天久不雨，所有包穀，穀子，豆類等秋季作物，大半枯稿，而關中又以土壤深，無法灌溉，以致農民的歷年希望又落了空。去年至今，又少雨雲，今年的麥收，也還不

及他省。然而政府徵糧一粒不能斷少，再加上貪官污吏，從中剝削，真是人人有餓死之慮。過去所謂關中膏腴之地，而今已盜匪遍地。一踏入鄉村，滿眼都是面有菜色，搖搖欲倒的人，兵役界譽爲「黑貨」，真是過獎了。抗戰勝利，軍糧加緊，反而日益深重，徵兵，徵糧，老百姓爲生活奔忙。對於政治，一向沒有興趣，爲了規避兵役，也相互競爭爲保甲長，因此地方行政亦得一團糟。土豪劣紳的力量，根深蒂固，是左右政治的樞要力量。有一次，城固縣楊縣長告訴記者：「土豪劣紳，也替政府幫了不少忙，和他們作對，事情就行不通。政府前次令本縣籌募一筆數目很大的航空獻金，縣府焦慮異常，一位紳士拍拍胸脯，自己一人担承了。後來中央撤查回國，主觀一治亂世，用重刑。一動一靜，就是一個「殺」字。故有一陝南王」之稱。土豪劣紳僥倖之感，不致囤積居奇，偶而做一點歌功頌德的文章，稱祝主席如「陝南的頂天柱」，以

首富之區的風潮縣的豪門權貴，弄得哭笑不得

陝南盆地依然江南春色，遍地綠蔭蔥蔥，糧食的出產也非常豐富，食米可供全陝之用。前幾年是糧花遍地，居民懶散。在川陝交界三不管的地方，土匪橫行。這兩年，稍爲平靜了些。抗戰期間，幾個北方的大學，遷到漢中城一帶，許多遷徙的飯團，也遷來了。這個彈丸之地，擠進來了一羣外來的人，市面突現繁榮，物價猛漲，居民怨聲載道，勝利以來，學校機關內遷，市面繁榮，一落千丈。糧食不准外運，「穀傷傷農」，老百姓啼啼哭哭。祝周主席，曾經坐鎮陝南，主張一治亂世，用重刑。一動一靜，就是一個「殺」字。故有一陝南王」之稱。土豪劣紳僥倖之感，不致囤積居奇，偶而做一點歌功頌德的文章，稱祝主席如「陝南的頂天柱」，以

取獨當局。「五刑」往往也「五刑」於抗戰中不幸流亡到陝南的那羣學生。每年舉行畢業考試的前兩天，警備部就派便衣到學校來捕人，故每屆畢業生，都惶惶不安，一明哲保身，四年級同學，紛紛自動加入黨團，名爲「嚴防空洞」。最近兩月，平津、京滬各校，反對逮捕教授學生，要求保釋人權，鬧得轟轟烈烈。其實，這種逮捕政策，在陝南各院校中，已經實行了好幾年，也從沒有人敢提出抗議。「天高皇帝遠」，這是一法外天地。

陝北過去是全省牛身不遂的部份。政府政令所不及。現在共軍退出了陝北根據地的延安，收復了這一大片荒山野地，又要用多少人力物力去建設這已經荒蕪了的土地。這筆錢，又要算在沉默壓忍的陝西人民身上。

### 人道 人道

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優裕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一片沙漠，終年風沙，昏天黑地，內地來的人，

高橋或竟升官了，這些縣長固然不必人人貪污，但因貪污才無法交代清楚，畢竟佔多數。假定這兩百多任縣長有一半貪污，又假定以目前幣制計每一任僅獲利二、三百萬。其實決不會止於這個數目！兩百多任交代不清的縣長，「散盡」了一年，到最近才查清了幾位田租部份的，予以記過等方式的處分。這個百里候的味兒，難怪不少的人要趨之若鶩了。據最近的一個統計，在南昌靜候縣長肥缺的，總數達一百八十多位呢？

旱不雨，田地龜裂，偶遇「豐收」，又繳不上糧，實地繳納，餓死又無葬身之地。西北的民風誠實樸厚，這是他們的優點，也是缺點；因爲是良善的人民，最能忍勞耐苦，却也易爲人欺。抗戰中固然是勸緊肚皮，支應官差，勝利後又全看運到旱災，今年略有較好收成，政府又要徵糧，農民只好老老實實的獻出所有。甘省天賦最厚，關州以西，遠至新疆，竟是一片沙漠，終年風沙，昏天黑地，內地來的人，

高橋或竟升官了，這些縣長固然不必人人貪污，但因貪污才無法交代清楚，畢竟佔多數。假定這兩百多任縣長有一半貪污，又假定以目前幣制計每一任僅獲利二、三百萬。其實決不會止於這個數目！兩百多任交代不清的縣長，「散盡」了一年，到最近才查清了幾位田租部份的，予以記過等方式的處分。這個百里候的味兒，難怪不少的人要趨之若鶩了。據最近的一個統計，在南昌靜候縣長肥缺的，總數達一百八十多位呢？

高橋或竟升官了，這些縣長固然不必人人貪污，但因貪污才無法交代清楚，畢竟佔多數。假定這兩百多任縣長有一半貪污，又假定以目前幣制計每一任僅獲利二、三百萬。其實決不會止於這個數目！兩百多任交代不清的縣長，「散盡」了一年，到最近才查清了幾位田租部份的，予以記過等方式的處分。這個百里候的味兒，難怪不少的人要趨之若鶩了。據最近的一個統計，在南昌靜候縣長肥缺的，總數達一百八十多位呢？

高橋或竟升官了，這些縣長固然不必人人貪污，但因貪污才無法交代清楚，畢竟佔多數。假定這兩百多任縣長有一半貪污，又假定以目前幣制計每一任僅獲利二、三百萬。其實決不會止於這個數目！兩百多任交代不清的縣長，「散盡」了一年，到最近才查清了幾位田租部份的，予以記過等方式的處分。這個百里候的味兒，難怪不少的人要趨之若鶩了。據最近的一個統計，在南昌靜候縣長肥缺的，總數達一百八十多位呢？



# 記羅隆基招待會 辛耶

(觀察南京通信)  
黑漆漆的，雨裏着天。  
梅園新村三十號的  
門前，較前冷清得多了  
；但是，在十月四日這  
天早晨，三十號的會客  
廳却堆滿了人，而且堆  
到門外了。

八點十分鐘，三十  
號的主人——民盟發言  
人羅隆基出場了。  
「書面談話，還沒  
有印好，我門先來隨便  
談談吧！」羅氏打開了  
話匣子，坐在屋子中間  
一張沙發的邊上。

「談什麼呢？敝家  
常，或是政治、經濟、  
社會……？」  
「還是從花柳病談  
起吧。」一位瘦小的牛  
官方的通訊社記者充溢  
着風趣和幽默。

「對了，南京晚報  
說我肺病嚴重，要到杭  
州療養，首都晚報說我  
害花柳病，到碑亭巷一  
家私人醫院打過針，甚  
至說我路都不能走了。  
我今天可以給諸位看看  
是不是還能走路！」  
「哈！哈！……」  
大家都笑了。

「聽說董頭光局長  
一號的談話，可能是政  
府對民盟採取行動的先  
聲，又傳政府將把民盟  
負責人送到解放區去，  
羅先生以為如何？」又  
是那位瘦小的記者問。  
「去！這我到什麼  
地方去，我都去！」羅  
氏說：「談政治，就不  
能怕！問題就要看政府  
值不值得一談。」  
有位胖子官方記者  
，把話題轉到了不久報  
上傳的各黨派聯誼會上  
去。羅氏說：「不曉得  
。不知上海有那些黨派  
。」他說，據他所知，  
中共代表退出上海了，  
國民黨當然不會和民盟  
合作，民社黨青年黨也  
不會和民盟合作，此外  
，還有一個民社黨革新  
派，但是對他們不大清  
楚。

董局長今天(四日)  
上午派了一位姓林的  
代表來看羅氏，羅氏承  
認是事實，但說沒有談  
什麼。

談到當天中央日報  
上題名為「民主同盟的  
自決」的社論，羅氏否  
認會和周恩來談過「氣  
節」，「我不曉得他們  
那裏來的資料。」關於  
去年十一月第三方面撤  
後改組政府，給十三票  
，不給十四票。那時首  
先改組了政府，今天不  
是這個局面了。」帶有  
幾分幽默，羅氏笑着說  
：「當時我告訴馮耿飭  
，中共要交通部，政府  
就給周恩來當交通部  
。那末，政府不是整天  
責備中共破壞交通嗎？  
周恩來當了交通部長，  
他們還能再破壞嗎？」  
「爲什麼有六個月  
沒有招待記者呢？」羅  
氏率直的就說：「現在沒  
有很多報紙給我們發表  
意見。」呼吸一口氣，  
加重了語氣，「也不是  
不肯……」

有人問到羅氏前幾  
天看過張道藩沒有。他  
說「沒有」，只在遠東  
某政會臨時某次宴會上  
和他見過面，那時還有  
幾位印度朋友在場。有  
趣的是，第二天此間某  
對開報紙居然說羅氏在  
印度會見張氏。

那位瘦小的某通訊  
社記者又在風趣而又幽  
默的發問了：「有人說  
你準備參加競選，是不  
是？」  
「這倒是消息了，  
我頭一天聽見。」全體  
轟然大笑。

「書面談話」印好  
，人手一份。羅氏從頭  
到尾讀了一遍。他特別  
提出董局長認定民盟份  
子參加「叛亂」一事，  
加以辯正。他說：「關  
實航確實不是盟員，過  
去的『民主政團同盟』  
是黨派聯合，所謂關氏  
代表的東北救亡總會乃  
是地方性的組織，後者  
沒有參加前者，那末舉  
世皆知的事實。韓麟桐  
、高崇民、于毅夫我都  
承認了，爲什麼不承認  
他一個人呢？民盟對內  
戰的態度是不參加任何  
方面支持和擴大這個戰  
爭，但只要不是代表民  
盟，在政府或共區工作  
的，民盟都不反對。其  
實，盟員參加政府方面  
工作的比之在共區的不  
知要多多少倍。今天我  
可以負責說：國大中有  
民盟的盟員參加，因爲  
他們不代表民盟，是以  
個人名義參加，民盟也  
不加以反對和阻止。北  
大清華中就有數十位盟  
員，上海南京今年暑假  
停職的教授中也有數十  
人之多。像許多多民盟  
員在國立大學教書，你  
能說不是爲中央政府做  
事嗎？如果照董局長的  
邏輯，豈不是民盟又幫  
助了國民黨打共產黨？」

「民盟有呼籲和平  
的準備沒有？」一位記  
者問。

「今天晚上就在呼  
籲和平呀！我們雖然反  
對戰爭，呼籲和平，但  
是我們却不能公開的去  
反對戰爭，呼籲和平。」  
(下十九頁)

「接着，羅氏談到賈  
基被捕事：「從西安的  
杜斌丞到最近廣西很多  
人的被捕，(編者按：  
中央社西安七日電：杜  
斌丞已在進匪陣名下，  
於七日上午五時在西安  
被槍決)，民盟盟員已  
有二百人在牢裏，如果  
以法律起訴，然而到現  
在都不以法律解決。賈  
基確是民盟盟員，大  
家也許讀過他的小說的  
，假若民盟真的到東北  
參政，怎麼派賈基去  
？他連民盟的中委都不  
是。總要派一個比較負  
多一點責任的人去，假  
如說派羅隆基去東北參  
政，也許人們還會相信  
些。上海動工大樓事件  
發生後，有人說我在動  
工三樓召集工人開會，  
這是把民盟的力量估計  
過高，把民盟的人員得  
上號工人嗎？有天我  
問鄒介民，他說沒有道  
回事，民盟沒有那種力  
量。」說到所謂地下工  
作，羅氏指出一點：「  
民盟領袖張表方先生  
七十四歲了，沈鈞儒先  
生也有七十歲了，如  
果中共把地下工作交給  
這些老頭子，一切都會  
破壞掉，地下工作都交  
給老頭子領導，中國老  
(下十九頁)

加以辯正。他說：「關  
實航確實不是盟員，過  
去的『民主政團同盟』  
是黨派聯合，所謂關氏  
代表的東北救亡總會乃  
是地方性的組織，後者  
沒有參加前者，那末舉  
世皆知的事實。韓麟桐  
、高崇民、于毅夫我都  
承認了，爲什麼不承認  
他一個人呢？民盟對內  
戰的態度是不參加任何  
方面支持和擴大這個戰  
爭，但只要不是代表民  
盟，在政府或共區工作  
的，民盟都不反對。其  
實，盟員參加政府方面  
工作的比之在共區的不  
知要多多少倍。今天我  
可以負責說：國大中有  
民盟的盟員參加，因爲  
他們不代表民盟，是以  
個人名義參加，民盟也  
不加以反對和阻止。北  
大清華中就有數十位盟  
員，上海南京今年暑假  
停職的教授中也有數十  
人之多。像許多多民盟  
員在國立大學教書，你  
能說不是爲中央政府做  
事嗎？如果照董局長的  
邏輯，豈不是民盟又幫  
助了國民黨打共產黨？」

「民盟有呼籲和平  
的準備沒有？」一位記  
者問。  
「今天晚上就在呼  
籲和平呀！我們雖然反  
對戰爭，呼籲和平，但  
是我們却不能公開的去  
反對戰爭，呼籲和平。」  
(下十九頁)



# 創造的統一

金克木

## 試論泰戈爾

如果紛紜的統一，是印度的特徵，那麼，泰戈爾便可以說是印度現代的精神上的最高象徵。因為他是含有創造性的統一，是矛盾對立的複雜的諧和。像無數閃爍的繁星組成一片美麗的夜空，像四肢百體合成一個健康的活的美人，像大小長短的斑點與線條創造一幅鮮明的圖畫，他在精神上配合了東方與西方，古代與近代，在錯雜萬端的背景上烘托出一件新的完整的藝術品。他正是由不同的字音聯綴成的一首詩歌，是紛雜的管絃之音所結合而成的一章樂曲。

齊特拉在男子當前才發現了自己是女人，從「你」才見到了「我」。「郵局」裏的小兒從死裏面才顯出了生。東方在西方的侵迫之下才現出了是東方。古代在近代的鮮明的對照中才分解出他自己。一個民族在受外族侵迫之時，才要努力證明他的「存在的理由」和生存的價值。在這當中最銳敏的感到矛盾的激刺然後以創造的力量達到新的諧和的，是詩人和哲人；真的親證實踐的哲人，不離於人情又超然不滯於人情的詩人。他透過了自己的精神的苦難而獲得歡喜的諧和，他歌詠，他直覺的印證，他要說出來，做出來，表現出來，於是他本身成了

一件藝術品，成了有價值的東西，不能指揮，不是領袖，不會使人人都了解；然而他却會使人感動，依然能成爲偶像和商標。這樣一個人或在生前或在死後矗立人間如雪山之頂，却又像道旁的指路石一樣，終於會被風馳電掣的奔忙的人類所管過而忘却。詩人和哲人只是一人。我們眼前這樣巍然矗立着的便是泰戈爾。

在物質的泛濫中高詠精神，在西方的控制下標榜東方，在戰亂的世界中鼓吹和平，在城市的蓬起中想創造鄉村，在民族獨立的對外抗爭時宣言人類一家。這是遠抗時代的叛逆者麼？這正是時代的產兒。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瘡痍之中，泰翁的聲名光芒萬丈。這裏面並沒有玄學的奧秘，只有歷史的背景。因爲患難中並不需要患難的刺激而只在企求靜謐，斷腸人所希望的當是含淚微笑，懷疑動搖的時代也自然嚮往於虛信，無論其對象是神，是人，是空洞的主義和口號，還是強烈意志的具體化的個人。

泰翁的詩表現了一種創造的衝動，一種對虛無與不可言說的努力把握，一種彷彿已經有了出路和對象的感情的宣洩。它不是荷馬式的民族史詩，因爲泰翁沒有紀錄出新的「大戰書」。不是「神曲」，不是一「失樂園」，因爲沒有基督教式的單一而確鑿的虔信。不是一「浮士德」，因爲沒有那麼多人世的情趣以及個人的靈魂冒險。不是一「尼拔龍琪歌」，「羅蘭之歌」，「伊哥爾的遠征曲」，甚至不是波蘭密克維支的「塔羅斯先生」，因爲沒有中世紀的背景和充滿故國之思的對民族英雄的歌頌。又不

是「吠陀」式的新鮮的青年遊牧民族的勝利的頌神歌曲，不是確證不可說的「你是它」「我是梵」「非也非也」的「奧義書」，也不是中國的抒情酬答懷古刺今的短詩。是靈而未靡，信而不泥，以人情諸自然，籍特殊的語言之美以傳達不可譯的風格的，古印度詩壇盟主迦利陀沙麼？也許。再加上一點汎神的思想，一點現代的陰影。「是生錯了時代的迦利陀沙啊！」是生在動盪矛盾艱難疑慮的時代的迦利陀沙。可是也缺了一點：迦利陀沙的「羅怛世紀」恰好可比上羅馬開國史詩，魏琪爾的「伊泥易德」，而泰翁卻沒有。

男女田對立而諧和，由此以孕育出新的創造品。愛的神祕在創造，創造便是愛，這正是詩的宗教，因此也是宗教的詩。泰翁的「歌歌」（吉檀迦利）正是「歌中的雅歌」，矗立於諸詩之頂。人對人的努力親近與把握，如果是有創造性的，這便是神性的模仿與不朽之追求。這並不是故意把俗情美化。然而沒有創造的徒然的感情的沙漠，便沒有哲學，沒有宗教，沒有詩，沒有真的人生，沒有生活。神由自身創了宇宙，自己絲毫無損。生了孩子的母親，更像神一樣的增加了創造的榮光。「奧義書」的名句說：「全中取全後，所餘仍爲全」。這是創造的愛的直陳。沒有這種思想做背景，讀詩作詩便成爲嘔語，有如街頭負販的呼喊，自己絲毫不覺所喚貨品的真味。至於印度的苦行解脫思想，以毀滅之神的大自在天爲恆河水畔的苦行者領袖，而不肯拜創造之神的大梵；還有取中道的佛陀，以慈悲智慧變運爲教，感情理智和而去欲存情修禪立慧以達究竟爲境，理燭有空，諦諸真俗，也是另一番境界。但這兩種境界都是柏拉圖的理想國，由哲人主政而解詩人於境外的。泰翁還是詩人，不但與前二者無涉，甚至還在「奧義書」的汎神論的邊緣，還沒有到達親證我合一的非詩之境，還沒有脫離文字言說的美境而未向超乎美的不可思議；因此他還是人間的，時代的，語言文字線條樂句之詩的，一句話，還是我們的。



# 國際公法成案

## 研究 (成案文件與備註)

周子亞

Law of Nations

Cases, Documents and Notes

By Herbert W. Briggs

Cornell University 1938

九八四頁 (上海龍門書店影印本)

國際公法的教課本 (Text book)，數量相當多，但一部完備的研究成案 (Case) 的書尚不多見。Hudson 與 Moore 有過一二冊，不過材料比較舊，份量比較多，不宜初習者涉獵，只可作為參攷書。在這種需要中，康納大學 Briggs 氏所編著的 Law of Nations，有介紹的價值。

此書有幾個顯著的特色。第一，他編著此書，成案與理論並重，在討論到每一章節時，一方面摘錄權威學者的意見，一方面羅列歷史上著名的成案。這種原則與事實並重的編列，在國際法的著述中算是一種創始，讀者一目了然，便於記憶。第二，書中成案的選擇很經過一番慎重的揀選。大凡成案的本身必須能有理論上的價值始入選，比如「國際法領土」(Territory in the Law of Nations) 一章中的 The Island of Palmas (Miangas) Arbitration 一成案，「對他國船隻之管轄權」(Jurisdiction over Vessels of Other States) 一節中「論海盜」所引的 In re Pruey Jure Gentium 一成案，又如「條約編」中說到「戰爭對條約之效果」(Effect of war on Treaties) 一節中所援引的 Techt V. Hughes 一案，此三者本身而構成獨到的意見，足以說明各該省有關的問題。(第一案發生於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以後，美國取得菲律賓後，與荷蘭爭得介於菲島及荷屬東印度之間 Palmas 島，最後由美荷同意交付永久仲裁法庭 (Tribu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於一九二八年設庭解決。全案判決由法庭公布，根據領土取得之各項理由，該島應歸荷蘭。第二案係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於一九三四年對海盜問題，由 Sanky, Atkin, Tomlin, Macmillan, 及 Wright 諸人提供諮詢意見，一致認為真實劫掠 (Actual Robbery) 並非確定海盜行為之唯一原因或條件，凡有「無效意圖為之」(Frustrated Attempt) 者亦可判為海盜。第三案為一涉及財產繼承而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有關之案件，美人 James J. Hanigan 有二女，長名 Techt，次名 Hughes。長女下嫁居美奧人 Frederick E. Techt，在其父去世前二十日——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美奧宣戰，但伊與伊夫未被拘禁，續居美國，因以發生伊是否可分得伊父財產之問題。紐約法庭援引各種理由與學者意見，判定原告長女 Techt 可以分得財產。) 書中其他各章節所援引的案件，也都是很特出而有名的。對於溝通國際與國內法的關係作用很大。第三、本書所用的成案不但限於英美方面，而且廣及到法、德、瑞、中、南、美、及遠東各方面，大部份以國際法庭，仲裁法庭的判決為主，也有以各種混合仲裁法庭如美墨法庭、英美法庭的判決為依據的，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判決，所以比較新穎。同時若干著名或主要國家國內法院的判決 (如美國最高法院)；學者或法官的意見 (如「國際法淵源」一節應用美法官 John Marshall 在 In Thirty Hogsheads of Sugar V. Boyle 中的意見)，也羅列在書中，對國際法範圍的擴大，很有貢獻。第四、此書除以成案來解釋理論外，還網羅了一些

成爲國際法原理原則的文件 (Documents) 例如「國家之承認」(Recognition) 一章中，國際法學會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對「新國及新政府之承認」(The Recognition of New States and New Governments) 一文件與於節末，以作借鏡。又如「國籍」(Nationality) 一章中，列有一九三〇年海牙國籍衝突公約 (Conven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ity Laws) 全文，便於讀者參考，頗爲恰當。他如非戰公約之列於戰爭編，海牙平時解決國際爭議公約之列於國際爭議編，均屬適當的編排。除了公約性的文件以外，還有些各國國內法性的文件，比如「外交官與領事官地位與豁免權」(Status and Immunities of Diplomats and Consuls) 一章，列有英國保障大使特權法令及美國保障外交人員法令，使讀者除原則及一般通例以外，還可以獲得各國實例的比較研究，這也是使國際法與國內法互相假借互相比較參用的一種辦法。最後此書還有一個特色，即除羅列成案外，並介紹國際法權威學者的理論，如 Sir Fredrick Pollock, Sir Henry Berkeley, Edwin Dickinson, L. F. Oppenheim, J. L. Brierly 等輩之述國際法的性質與基礎，均有獨到見解，該書一一摘要錄列。除各家學說外，編者在每章每節之後，均有一段「編者附註」，此爲本書最大特色，亦屬最精彩之點。在「編者附註」裏，編者綜合各派學者意見與成案中法庭法官見解，再加上自己的論斷，以作爲每節的結論，如讀者無暇遍讀全書，看一編者附註一亦可窺得大略，獲得中心的論評。此書較純理論或純成案的著述進步之處，即在能治理論與成案於一爐，使國際法與國內法融會貫通，相得益彰。從來研究國際法的人不知從一方面下手，大學中教國際法與習國際法者，畧守成規，只知道研究空洞的理論，確是一大缺點。此書之出，指示出研究國際法的新的途徑。可惜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來的材料，尚未列入，希望編者在以後增訂時，能够補入。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新大。





### 歐洲各國的局勢

原作者：林同濟

原刊處：十月八日大公報

不到歐洲，不能親切感到兩點：(一)歐洲情勢之危急，(二)美蘇聲勢之浩大。在美所聞終不免隔岸觀火。半年來，在歐之各國，踞其市，居其居，食其食，見其人，一切乃都具體化。歐洲情形，可說是無日不在 crisis 之中。每一 crisis 發生，美蘇一言一動皆引起極敏捷之作用。

所謂情勢危急者，根本自在經濟。但其最後之意義，乃尤在其政治與文化之影響。與各國有識之士談，均認為今日之 crisis，是真正一個 total crisis。一國之變，牽連到全歐之變。經濟之變，將影響到整個歐洲傳統文化之前途。這個文化命運之滄海，使歐洲人均感到此次經濟危機，與上次歐戰後大異其趣，不但肉體受累，整個靈魂都要發生問題。而因此每人對每一事變之態度，空前緊張。此中包含之爆發能力亦必空前強大。

因為問題重大，大家尚持重不敢輕動。目前歐洲各國政府，都代表和緩折衷之勢力。但下面的民情，火燒日急。所以向在觀望不動者，實由於美國救濟之一望。此望一破，情勢必將急轉直下。美國如此，蘇聯亦如此。第一大關頭

，即在本年冬天。去歲奇寒，今年大旱。法英德都歉收。大家必著本冬之衣食問題，不寒而慄。

馬歇爾計畫是維持歐洲人心之惟一慈燈。但道水不救近火。度本冬，勢恐需美國之臨時救款。馬歇爾對此已表示態度，只不知杜魯門與美國會是否果看到而且做到。整個歐洲(英國在內)，都眼巴巴等待，雖然克里浦斯強作豪語，認英人須自力更生。

歐洲基層經濟事實，自是生產力殘破。食品缺乏，用品缺乏，發而成爲物價高漲，通貨膨脹等病象。情勢雖不及中國之支離，但百年來高度生活水準與物質享受哲學，使他們心理上產生一種空前煩悶，憤怒，實充滿了挺而走險之大可能。

走險之形式，當先出於總罷工。總罷工只增加經濟之困難，絕不能解決經濟之癥結的。但罷工之意義，將在政治大變動上表演出來。整個社會生產力停頓，沒有政府可以維持治安，在全面紛亂中，只有極左派或極右派來應用其暴力手段，硬建一個極權之政府。左勝則全歐赤化，右勝則希特勒局而復興，兩皆可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從此方面看去，最關鍵之國家厥爲法。義。過去美國之政治家以爲救英國即可了事。今日美國執政者漸漸開始看出真正危機，尤在法。義。蓋英國工人究竟是受了工會主義，費邊主義之領導，共產黨之力並無多。在法，義，則不但大多數工人已由共產黨把持，而且共產黨本身已成爲政黨中之最有力者(在法爲第一大黨，在義爲第二)。總罷工之權，多少都操在共產黨之手。

尤嚴於者，到今日止，法，義共產黨之策略，並不以總罷工之非常手段，爲其所得政權之途徑。到今日止，法，義之工潮，與其說是共產黨之鼓勵，不如說是工人工會與情之激昂。(即如數日前成萬工人示

威經過濟之留下，皆各工會之舉，不是共產黨之領導。)法，義共產黨所用之策略，已超出總罷工一步。他們的計畫是充分利用議會政治之機與不開競選之步驟，以「順取」政權。與由其他各國共產黨之「逆取」方法迥異。此中由於他們領導人之高明(法之 Thomy 義之 Tod Hotti 皆上乘人才)，半亦由其已合成合法之大黨，樂得順水推舟也。因此，他們目前只注精會神，設法取得工人以外之民衆歡心，收羅各階級份子。一方面再散佈種種不安的空氣，以中傷現政府之威望。他們的算盤，是要預計於下次普選中，取得絕大多數而上台執政。如此，用純粹合法手段，輕輕化法義爲赤色之邦。彼時美國亦只有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了。此點實是美國所大忌而大懼。預料最近期內，美對法義經濟之援助，將必有更積極之表示也。

所謂美蘇爭雄之局面，目前巴基爾東。東歐東德已入蘇聯圈中，此是定局無可挽回。(濟在德所遇之美英法人員，皆認蘇無意退出東德，四強對德和約無望成功。德之兩分，勢所必至。)未定之局，要有兩處：西爲西歐，東爲中國。兩者相較，西急而東緩。目前短兵相接，正在西歐。美蘇形勢優劣之決定，專看西歐局勢之轉移，而法義兩國之政局，尤握有西歐局勢之樞紐也。據五月間在義時，即眼看共產黨勢力膨脹到素稱保守之西西里。最近之聲勢，似更活躍。法國之情形略緩，但人心日感不安。前晤 Andre Siegfried，告以共產黨勢力已到極點，此後不能再進，私意此語未必爲然。就法國之內在情勢說，經濟政治之日趨，只有眼看共產黨勢力日增。如果不增，此實由於馬歇爾計畫與美國援助之吸引也。究竟如何，吾人可於十月中旬之全國省議員選舉作一測驗。此雖非國會選舉之比，但可示民意傾向之一斑。

高來不覺話長而難，謹暫結而作數語

如下。

(一)西歐各大國之戰後政治，本由中道(Middle Way)之和緩改進派取得優勢。但內在經濟之演變，似逐漸使左派增加勢力(最少增加潛力)。在英則爲工黨左翼之批評日甚。在法則則爲共產黨之增加。

(二)但整個西歐內政之陣勢，都透著美蘇兩國之影響。左傾之趨勢，暫由美國之金錢堵擋，究竟抵當得住與否，近須看冬前美國臨時救濟之如何，這須看馬歇爾計畫實現之程度。

(三)西歐經濟之好轉與惡化，決定西歐政治之右傾與左傾。西歐政治之轉移，亦即決定美蘇陣勢之優劣。

(四)美之強點在有錢，但蘇之強點是在法義兩大國樹立了有力的共產黨。蘇只須把已破爛之東歐經濟再加破壞，便可使共產黨在法義佔上風。美則須從重建健全之西歐經濟上尋求現政權之穩定，美之工作，自較吃力。

(五)美蘇在西歐之鬥法，將於此次聯合國大會失敗後，更加急轉。美勢不容待，將先主動。蘇則於消極破壞之中，靜待美國本身經濟之破綻。美國目前之急問題，似乎不僅在搶救西歐之經濟與政治，而且還要留意到本身經濟之健全方針。一般美國經濟家都在擔憂經濟恐慌(Deterioration)之來臨。如果他們所憂有據，則美國今日對蘇之條件，須包括一段全面自衛，自新的工夫。聽說司徒最近有 Peace Production Board, National Food Conservation Board, National

主張，或即是看到此面之需要？  
九月十八日巴黎。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訂閱

# 無名氏的書

## 「北極風情畫」

定價 壹萬陸千元

本書為無名氏先生第一部長篇小說，亦為戰時戰後流行國內之唯一長篇小說。內容寫北極地帶一個韓國軍人與一個波蘭少女的戀愛故事，情節複雜，文字如行云流水，自首尾，一氣呵成，讀來欲罷不能，實為新小說中極具獨創性之佳作。

## 「一百萬年以前」

定價 壹萬陸千元

本書為無名氏先生第二部長篇小說，亦為其以抗戰為題材之唯一長篇小說。一百萬年以前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誰也不知道。無名氏根據其豐富的想像，藉一段抗戰故事來描畫種種黑暗情緒及黑暗思想，本書均表現無遺。

## 「塔裏的女人」

定價 壹萬肆千元

本書為無名氏先生第三部長篇小說，與「北極風情畫」同一戰時戰後國內最流行之兩部姊妹作。此二書於出版後之三年內，每種實際流通量均達四萬冊以上。本書寫一個小提琴家與一個少女的悲劇故事，內容發人深省，文字美艷動情，結尾予人以極深刻的宗教啓示及人生哲學之觀照。

## 「野獸野獸野獸」

定價 壹萬伍千元

「無名氏」為無名氏先生平生心血力作，舉凡作者對宇宙人生的各種觀照，均表現於本書中。全書共分七大卷，描繪宇宙各種現象及過程，並擬具具體的寫出當前時代的生理、心理、社會、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七、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第九十四、第九十五、第九十六、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百。

## 「海豔」

上册 定價 叁萬元

在一無名氏各卷中，「海豔」是最美的一部。本書描寫主人公遠達人生中最美最神祕的一個部門——愛情。從女主角一出現，故事亦即展開，描寫一個極大的場面，情節之曲折，文字之美，格調之新鮮，對話之精采，場面的描寫，均遠勝於一般通俗小說。本書實為最獨特最有魅力的女人之一。本巨作。

## 「火燒的都門」

定價 壹萬捌千元

本書為無名氏先生唯一之散文集，共收散文二十七篇，自雜感、速寫、悲劇、哲思、札記、思想錄。這二十七篇，各篇形式與內容都不同，足以反映無名氏在文體上之各種試驗。欲瞭解無名氏今日獨特文體之所以形成者，本書足可供參考。

## 「露西亞之戀」

定價 壹萬肆千元

本書為無名氏先生早期一個短篇小說集，共收小說六篇：  
1. 古城篇，2. 海邊的故事，3. 日耳曼的憂鬱，4. 離別，5. 騎士的哀怨，6. 露西亞之戀。此六個短篇小說，每一篇都包含一個動人的故事，發掘了人性深處的一面，足以使人有無窮回味。

## 「龍窟」

定價 壹萬陸千元

本書為無名氏先生早期第二個短篇小說集，共收小說六篇：  
1. 伽椰，2. 狩，3. 4. 抒情，5. 紅霓，6. 龍窟。各篇取材均極奇特，充滿了熱烈的想像與壯大的場面。文字之雄麗，氣魄之盛大，尤為短篇小說中所罕見。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二〇一室·電話一八三七九  
**真善美圖書出版公司**  
電報掛號六八四四·郵政信箱二二二一

經銷：全國圖書·雜誌·叢刊  
辦理：圖書印刷·出版·發行  
北平分公司：王府井大街  
四六號馬德增書店  
批發！  
歡迎函購！  
定閱！  
·索備錄目·

司公版出書圖美善真：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代時：者版出

日十月十至日十月九；月二者讀本基刊叢名無待優美善真  
折五七者上以種三，折八者上以種二刊叢名無購  
成一費款郵加價書照埠外。購定司公本來接直於限

# 觀察

· 號千五第份每 ·

日五十二月十年六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期九第



卷三第

專  
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

康的訪華報告

白報紙！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倫敦通信

鋼鐵國營議案與下黨內

部困難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

(觀察專稿)

伊方人士撤離迪化後的新疆

(迪化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北平教員學生被捕案續誌

(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杜蒲及其漫畫 (附漫畫四幀)

觀察文摘

王琦

對於北大孟憲功等是否犯罪及假定其已  
犯罪究審判權屬於何種機關之意見

蔡樞衡

讀者  
投書

關於「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  
對華政見一答張紹先君  
北平風雨中  
阜陽被炸

憤憤欲以切痛  
臨州惡憤  
關於在華德僑

觀察  
漫畫

撰稿人

王伍呂沈李吳李周宗胡柳高孫柳胡宗周李李吳沈呂伍王  
之出中琳 恩有乾元 純裕 廣華 子適 廣華 宗亞 田裕 宗亞 田裕 宗亞 田裕

王任何李吳何任王王 永鴻翁益 世澤永鴻翁益 先東學浩澤世永鴻翁益 季東學浩澤世永鴻翁益 胡宗周沙李吳何任王王 徐之君寅 先東學浩澤世永鴻翁益 徐之君寅 先東學浩澤世永鴻翁益 徐之君寅 先東學浩澤世永鴻翁益

撰稿人

讀者投書

關於「論當前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答

張紹先君

編者先生：本刊三卷八期張紹先君之投書：「對於「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一文之意見」，謂「大體上敵人同意吳先生的說法。」但實僕「對蘇聯對華政策之矛盾則未提及。」因此反而惹起「無謂的誤解」。

「僕誠不知，竊恐不知者不僕一人，即今中蘇兩國外交當局，恐亦未必知之。張君雖提及「矛盾」二字，但如何矛盾，彼自己亦未說出，此種「誤解」誠屬「無謂」矣。且就題而言，本為「……美國對華政策」，原可不提題外之蘇聯也。

一也。當時事實為美國對太平洋戰爭之曠日持久，死人太多，迫不及待，欲拉蘇聯參戰，主動在美而不在此。蘇抗德已感吃力，屢次呼籲開闢歐陸第二戰場，豈肯再以對日「參戰為要脅」？美欲蘇參戰，蘇索代價，美即以中國送禮，其主動在美，責任亦然。

蘇聯是否「一舉一動」以「整個」中國為反美基地，當待事實證明。所可言者，今日大多數中國人平時舉目所見者，為美貨，美軍，美艦，美機，美卡，而非蘇貨，蘇軍，（大連除外），張君在青島，所見當較僕更為真切也。

至於蘇聯之侵我主權，據我物資，僕前已為多文論之，以不在張君所引拙文題內，茲不贅。吳世昌 十月十八日 南京

北平風雨中

編者先生：自八月一日燕京為抗議當局非法逮捕同學學理康（女）發動罷課以後，接着清華北大等校也因有同學被捕而發動簽名罷課。當局却很寬大，一經同學抗議和校方力行交涉之核，被捕的同學便都釋放了。

罷課也就宣佈停止。不巧北大據三同學釋放之後，又有一人被捕，並且據說情節甚重，遠非前所釋放者可比。經胡校長一再交涉，均未生效。同學看到如此的情勢都急了，不知該被捕人究犯何罪？更不明白當局既不移交法院公開審訊，又不申明其罪狀究竟根據了那條法律和什麼理由。於是抗議的聲浪爬滿了民主牆，要求保障人權的呼聲響遍了北平。

風高之感。這中間還來了一則很滑稽的插曲：北大民主廣場上的壁報不知被什麼人撕走了，但第二天却在北海公園瀾瀾堂找到了一個紙條，上面寫著：「倒掛北大校徽，手持白手絹，當即奉還。」於是民主廣場又重新出現了大幅的壁報，抗議這種侮辱學校尊嚴和扼殺學術思想自由的行為，高喊同學提高警覺，努力爭取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當即經同學大多數通過，宣佈罷課三天，要求當局徹底保障人權和立即釋放被捕同學。今天是罷課的最後一天。

以後的發展如何，尙未敢逆料。清華亦自昨日起罷課三日，貝滿女校亦因有二位老師被捕去了，罷課三天。情形近似暴風雨的前夕，北平的學生又將緊鑼密鼓地站起來。

何XX 十月十三日 北平

阜陽被炸

編者先生：我是觀察的忠實讀者，家住皖北阜陽，現在無錫讀書。頃接家人自阜陽來信，言阜陽城已有數次警報，各機關及有力遷移者均已離城，現城內僅是走不動的貧民。雖然至今（五日）共軍未曾攻城，但當地人民已生活在極端危險之中，原因是政府飛機時去非戰區轟炸。據聞在阜陽附近被炸的城鎮，均無共軍蹤跡。阜陽人民向外逃的，十九為避避中央飛機的轟炸。至於無力出逃的人民，不知何去何從！

馮文生 十月四日 無錫

延及鄂東，鄂東政府派大批機隊前往更番轟炸（據中央日報九月十二日）。其後共軍自西而東連綿皖北，廣適適當其衝，吾軍重以鄉井所關，倍增憂切。事後據悉，共軍留縣三日乃去，「尙稱秋毫無犯」，國軍某部尾之而至，竟以「頗有姦探之狀」聞。今自溧派漢途中，譏與不識，交相轉告，有人雖欲為政府辯護，亦無法措辭。風雨凄其，痛心疾首，嗟我同胞，邂逅免於彼，則弗免於此，昔人云：「憤憤激以切痛，若同刃之在心」，此情此景，借為中樞誦之！

徐源浩 十月九日 南京

廣州近情

編者先生：本人近有廣州之行，茲舉兩點如下：一、盜匪猖獗，現黃埔郊區一帶，晝夜行劫，悍然無忌，魚珠至廣州公路上，車輛震盪。二、走私更熾，且多係武裝走私。聞之則曰：「T.V.宋都伴生敢我們為甚作不得？」。至各物狂漲，幣幣由七千跳到一萬八千，（最高價），其餘奪。

楊明深 十月十九日 上海

免於恐懼之自由

編者先生：邇來道聽途說，或曰某人失蹤，或曰某處受檢，一若指顧間，天下大亂將作。鄙人原為一研習法律之學生，惟久已對法律失去信心，此點或近乎「非法」，然「法治」之心，未嘗稍減。耳聞目睹，心懷隱痛，似有不能已於言者。

失蹤之人，理由或為「匪徒」，或為「不法」，此種官機文章，已鮮能取信於民。輾轉相傳，私相推測者，或曰「錄亡太露」，或曰「主張民主」，「帽子」教能既失，軍情價值益甚，此實當輪船公所未意料者。當今對現實不滿可謂兩人同此心，馬歇爾顯示於前，（下接二十頁）

懷憤激以切痛

編者先生：目前國共兩軍追逐之劇，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八、二二二二  
國內郵寄：每月一元二角，半年七元，全年十二元  
國外郵寄：每月一元五角，半年九元，全年十六元  
訂閱：國內每月一元二角，半年七元，全年十二元  
航空掛號：每月一元五角，半年九元，全年十六元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收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寶書店  
北平王府井大街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九期  
第三十三卷 第九期  
三十二年十月廿五日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丁 蘭：中央大學教授  
田汝匯：倫敦大學研究生  
王 琦：木刻家

# 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

儲安平

美國前駐蘇駐法大使蒲立特 (William C. Bullitt)，本年七月，向「生活」時代「發行人亨利魯斯之命，來華考察，十月十日在「生活」雜誌發表訪華報告 (China—A Report to the American)，長達萬言。中央通訊社不惜工本，全部用電報拍回，各報紛紛披譯；官方及官方的報紙一致頌揚。吾人披讀之餘，謹述其意見如左：

第一、我們統觀全文，蒲氏的中心思想是反蘇防蘇。蒲氏以這一個中心思想為出發，他認為目前最有「統治中國的威脅者」就是蘇聯；他認為中共是「蘇維埃強權政治的工具」，他認為蘇聯意欲利用中共這一工具把中國淪為「蘇聯的附庸」；他痛責故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會議中的錯誤；他認為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演說以前的美國政府一直採取着「可笑的態度」；他敘述馬歇爾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使中國政府與共黨簽訂了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協定，但是「蘇聯的計劃是利用馬歇爾所斡旋的停戰時間，儘量把共軍自華北運往東北，而把接收自東北日軍的大批武器，配備共軍，利用停戰時間，到中共軍隊裝配齊全的時候，蘇軍再行撤退」；他又敘述馬歇爾使華失敗返美後，美國對華抱旁觀政策，停止在軍火上及財政上支持國民政府，但「蘇聯在另一方面却裝備了我們的敵人」——蒲氏此處所謂「我們的敵人」，顯係指中共而言，這表示蒲氏業已認為中共同時亦為美國的敵人——蒲氏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政策」；蒲氏認為假如史太林控制了東北，「對於中國將來的發展，關係異常重大」，最後對於美國本身也有嚴重的後果；因此，蒲氏認為美國必須對於國民政府作立刻的全盤的援助，「僅僅取銷美國對華禁運軍火的命令還嫌不足」，蒲氏認為杜魯門總統應該像羅斯福總統在鄧克爾克撤退後英法嚴重缺乏鎗炮彈藥時所做的一樣，採取迅速的行動」；蒲氏述及現在美國有數十萬噸積存的彈藥，棄置在世界各地，任其霉爛生鏽，他主張將這些物資宣布業已不適美軍使用，作為廢棄，然後以一元作價五分，售給中國。同時為避免中國的一通貨膨脹即會像脫韁之馬」起見，美國政府應即在後此的三十天內貸給國民政府七千五百萬美元。除上述立刻的援助外，更就經濟財政軍事方面作全盤的援助，以三年為單位，在三年以內，由美國貸給國民政府十億五千萬美元，其中六億元作為三年計劃中的信用貸款，用以購買美國的物資，如美棉、煙草、小麥、石油、汽油、以及機車、鐵軌、卡車等，另六億元為三年計劃中軍事方面所需的費用，用以裝配新的軍隊，訓練新的軍隊，再加一億五千萬元作為外匯平衡基金。這是蒲氏授華方案的綱要，而所以要全力援華，其目的乃在「把每一個武裝共產黨徒驅除於中國領土」，「阻止史太林霸佔中國」。

我們無意在此討論蒲氏所攻擊蘇聯的種種事實是否正確的以及蒲氏所建議的各項辦法能否實現，我們在此所欲討論者，乃是蒲氏的議論的動機和態度，是否健康，是否公道？其間牽涉到許多問題：一、蒲氏不願中國淪為蘇聯的附庸，然則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國淪為美國的附庸？二、在過去幾年中，到底是蘇聯控制中國的色彩濃厚，還是美國控制中國的色彩濃

厚？三、今日美國，如蕭立特先生者，因為恐懼蘇聯，主張全盤的援助國民政府，反蘇反共，但過去幾年中，美國在中國勢力的膨脹，以及這次像蕭立特先生這種建議，是否可以使蘇聯感覺愉快，感覺安全？凡上三題，蕭氏一字不著。蕭氏一開頭就說：「防止任一國家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來對抗我們，這是最關美國切身利益的事情」。蕭氏既然可以如此說，蘇聯又何嘗不可以說：「防止任一國家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來對抗我們，這是最關蘇聯切身利益的事情」？蕭氏可以說：「目前統治中國之威脅者是『蘇維埃帝國主義者』，蘇聯又何嘗不可以說：目前統治中國之威脅者是『美國帝國主義者』？蕭氏可以說：「我們（美國）必須採取行動以防止蘇俄統治中國而動員其人力來對抗我們」，蘇聯又何嘗不可以說：蘇聯必須採取行動以防止美國統治中國而動員其人力來對抗蘇聯？假定蘇聯亦發表與上列蕭立特所宣稱的相同的議論，至少在我們看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間並無任何軒輊。然而假如每一個國家，都恐懼別的國家控制中間某一國家，大家都要「採取行動」以防止對方國家統治這某一國家，則世界還有什麼和平？實際上，在最近幾年中，美國之在各方面半的威脅着中國的獨立與自主，業已成為一個世人共同感覺的事實。蕭氏在他的文章中，建議由美國貸款給中國，軍軍火給中國，替中國訓練軍隊，幫中國打垮共產黨，監督貸款的用途，管理軍隊的給養，而且主張「派麥克阿瑟將軍於現有職務及權力以外，加上大使銜的總統私人代表的稱號，飛往中國，和蔣主席擬訂一個共同的計劃，以防止蘇聯的征服中國」……蕭氏之企圖由美國來控制中國，已極明顯。蕭氏一方面不願中國陷入史太林的「掌握」，一方面却企圖使中國陷入自己的掌握；一方面在事實上美國業已獨霸中國，一方面蕭氏還在大聲疾呼，宣稱蘇聯企圖「獨霸」中國，蕭氏這種議論，實在有欠公允。就我們中國人自身來說，我們久已苦痛于我們有這樣一個落伍的腐敗的政府，在二十年的統治中，把國家搞得越搞越窮，越搞越弱，越搞越亂，以致引起強鄰的窺伺。我們自己心裏明白，一個略有野心的國家，不論是過去的日本和英國，或者今日的美國和蘇聯，那一個不對中國轉念頭，打主意？不過彼此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吧了。祇有我們中國人，才有權利指摘對我們有野心的國家。老實說，美國和蘇聯，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大家都想犧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國成為他們的衛星，成為他們的附庸。而在這種情形下，蕭立特先生有什麼面皮猖獗然二面倒的抨擊蘇聯？蕭立特先生為什麼要援助中國，他有何理由要獨愛於中國？拆穿了說，他不過是要利用中國，正如他在他的文章裏開頭所說的，動員中國的人力來對抗蘇聯，以保障美國

的利益吧了。美國有錢，美國企圖用金錢來收買中國，要中國人替美國犧牲，為美國而死；除此以外，他還有什麼理由要獨厚於中國，要借錢給我們，援助我們？統觀蕭氏全文，我們認為蕭立特先生的整個出發點是偏的，而他的動機是自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第二、蕭立特先生主張援助中國，實際上，他要援助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國的國民政府。理論上，政府本來是代表國家的；但在歷史上，政府常常是不代表國家的；目前的中國，就處於後一種情形。就對外關係上講，今日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願意反美，也不願意反蘇，都主張同時與美蘇友善，甚至希望中國成為美蘇之間的橋樑。中國有無能力成為美蘇之間的橋樑，這是另一問題，但至少表現於近兩年來中國的言論者，大多數人都不願中國成為美蘇雙方任何一方的尾巴。但是中國的現存政府，因為要維護他們個人或集團的權勢利益，他們堅決排斥共產黨；因為排斥共產黨，連帶仇視蘇聯；因為仇視蘇聯，所以一味的投入美國懷抱，甚至一部分人幻想挑撥美蘇之間的感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種做法，並不為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所附和。至於在內政上，中國現存政府之業已失去人心，其明顯確切，一如在太陽底下的影子，無須我們再在此處浪費筆墨。魏德邁將軍在致美國援華會柯立芝夫人的函件中聲稱：中國人民祇求能供給糧食與居住之任何政府，對於傾向蘇聯一舉所包含之種種複雜問題，不暇顧及。（美國新聞處華盛頓十月十六日電）魏德邁將軍這種觀察是正確的。對於中國一般窮苦的老百姓，國民政府也好，共產政府也好，或者其他什麼政府也好，他們都「不暇顧及」，他們所急切關心的是能讓他們活得下去，讓他們有果腹之糧，禦寒之衣，以及躲避風雨的房屋。這同時也說明

：這二十年來的中國執政的人物，在這方面完全沒有盡其應盡的職責，甚或根本對於這種基本問題，沒有作任何有分量的努力。二十年來南京的官員所發生興趣的，是政局的演變，權勢的得失，而非一般社會經濟生活的改革與改善。今日中國人民生活的艱苦與慘淡，業已到達為一個大文學家所無法描寫的地步。在內地城鄉以及偏僻的角落裏，民生的艱苦，更不必說，就是在這個遼東第一豪華的大都市裏，一到晚上十一點以後，許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門汀道路上，縮着手腳縮縮的無數貧民，就在這驚恐的秋風之中，獲取他們為維持他們像遊絲一樣的生命所必須的睡眠。這些人本身並無罪孽，然而他們却過着罪孽的生活；即使我在此敘述我每晚所目睹的這種淒涼的景象，我亦仍然不禁熱淚盈眶，悲從中來。然而一切對於改善中國人民生活真正具有興趣具有抱負的人物，他們無法獲得機會為祖國服役，而掌握權力的人，

則僅知如何鞏固並發展他們自身的機勢與利益。在政治生活方面，我們依然不能獲得我們應有的各種基本的公民自由，而且一般反對派人物經常生活在恐怖與不安之中，政府經常用一種「殺人不見血」的手段來限制反對派的活動和存在，而其方則花樣百出，巧妙無窮。然而政府還要扯着許多冠冕堂皇的大旗，表示政府的傾向民主和決心實行憲政。若從歷史的眼光看，這個前後統治了中國二十年的政府，實實在在就護了中國的國運，它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其一切過失之中，本文作者認為現政權最大最不能寬恕的罪惡，就是由於它的缺德的統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國人民道德的墮落。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沒有良人心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潔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治理下，除了極少數堅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們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數人都已趨于取巧、投機、倖進、不守信用、不負責任、不講公道、強兇霸道、為劣作惡。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結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會的風氣愈來愈壞。沒有路軌，可以向外國買鋼軌枕木，無法耕耘，可以向外國買種子肥料，要發展工業，可以向外國買機器原料，要改革幣制，可以向外國貸款，惟有道德的墮落，非一時所能回復，也非向外國借貸所能改善。因此我們很公平地說，這個政府確已與人民脫節！與人民的需要脫節，與人民的福利脫節，與人民的意願脫節。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國內國外所公認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不能滿足中國人民。這個政府不僅已與人民脫節，而且照目前的情形來看，這種脫節的程度，也將愈來愈深。在它的統治下，人民將愈來愈沒有希望，餓死的人必然愈來愈多，自殺的人也必然愈來愈多，而原有一塊錢的，在它的統治下，亦將漸漸變成五角，變成二角五分，變成一角二分五釐，以致終於變成赤貧。這個政府業已成為中國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政府，但這樣一個政府，就是蔣立特先生主張美國支持援助的。蔣立特先生建議援助的，就是這一個「政府」，而非中國這一個「國家」。蔣立特先生所以主張援助這個政府，就因為這個政府是反蘇反共的，蔣立特要便這個政府成為美國的工具，代美國來驅使中國的人民為美國犧牲，為美國而死。

蔣立特先生的動機雖然如此，既然企圖利用國民政府為保護美國利益的工具，因之他便大捧其國民政府及其領袖人物，一面倒的敵視中共。蔣立特先生可沒有想到：共產黨究竟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之下才能膨脹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本文作者個人的看法，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造成共產黨今日這樣膨大勢力的一

個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來政治清明，民生康泰，中國何致弄到今日這樣民窮財盡的地步，替共產黨造機會？假如二十年來政治開明，胸度開闊，何致要把許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產黨增加聲勢？假如二十年來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致使許多人覺得前途茫茫，中心徬徨，轉而寄托其希望於共產黨？我個人很率直的說，我認為國民黨的腐敗的統治是一共產黨之母，它製造共產黨，它培養共產黨。製造共產黨培養共產黨的因索不先消滅，那裏能消滅共產黨？照現在的樣子，消滅了一個共產黨，同時製造了十個共產黨，消滅了十個共產黨，同時製造了一百個共產黨。在蔣立特先生的建議裏，他建議由美國來訓練中國的軍隊，供應中國的軍隊，指揮中國的軍隊，但是中國共產黨的興起與膨大，並非由於國民黨軍事力量上的脆弱，反過來說，並不因為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增強後，共產黨就將消滅。今日中國的問題之不是軍事所能解決者，已為識者所公認，而這個曾經兩度做過一個大國的外交大使的人，仍然這樣近視，這樣糊塗，我們真是替近代人類社會文化水準的低落傷心！蔣氏又建議大宗貸款中國，以解救中國的財政危機。他主張在三年內貸給中國信用借款六億美元，用以購買美國的食物、原料與機器；他實在是間接替美國貨做買賣。我們不相信在這種混亂的行將崩潰的局面下，單靠外國的貸款就可根本上穩定中國的財政，改革中國的幣制。在抗戰中，政府曾經發行大批關金，企圖穩定當時日益貶值的幣制，但今日的關金價值如何？前車不遠，昭昭可鑑。我們認為整個的局勢不趨穩定，一切改革幣制的努力都屬白費。因之我們認為，在蔣立特先生的訪華報告裏，不僅他的動機是偏私的，就是他的看法也是不健康的。

總之，蔣立特這篇文章並無任何可取的建議。他是一個反蘇人物，他之有他這一套，實極邏輯，而他之能洋洋灑灑發表其意見，在美國的立國精神下，亦極自然。然而我們要注意的，是他這篇文章在政治上却是一種投機。照最近各種趨勢觀察，美國將給改變自馬歇爾返美以後以迄於今的那種袖手旁觀的政策。美國政府之將積極援助國民政府，雖其方式、數目、條件如何，尙不可知，但援助之來殆無異議。蔣氏在這個時候，發表這種建議，又於來華以前，先訪東京，其間機微，至堪尋味。

十月十七日

君如滿意  
請從速訂閱

# 白報紙！

儲安平

最近物價騰漲，其中以紙價漲得最兇。當前幾天其他各物逐漸回跌時，紙價仍然繼續上躍，沖出一百萬元大關（每令），最高叫到一百二十萬元。這種上漲的情形，實已超乎情理。在八月十五日前後，紙價約在二十七萬左右一令，到九月十五日前後，紙價就漲到五十三四萬左右，在短短一個月中，上漲百分之百。這時出版界已經透不過氣，許多刊物不得不被迫提高售價。一直到十月五日，紙價尙逗留在六十萬元一令之數，但自十月七日起，紙價即作高速度之上升：

十月七日 六十八萬元  
九日 七十萬元  
十一日 八十萬元  
十三日 八十七萬元  
十四日 九十萬元

自十五日起，報紙的商情表上已無紙價的記載。十六日大公報第二版報導紙價已漲到一百十幾萬元一令，同日我們向紙商打聽紙價，已叫到一百二十萬元。一直到這個時候，我們尙未在報紙上看到主管當局對於紙價的抑制的消息。十八日大公報第四版始有警察局出動搜查紙商的消息。並載紙商同業公會的消息，於十七日召集同業，決定切實減低紙價，並規定門市售價每令為八十五萬元，祇許減低，不准上漲。

中國雜誌界的經濟力量大都非常脆弱，沒有鉅額資本可以購存用紙。期刊又例不作新聞紙論，享受不到官價紙的配給，祇得向市面紙商購用。本刊用紙，存底素薄，最近恰巧用完，而在這種瘋狂上漲中，又無法購買。但本期在二十一日必須付印，我們在十八日動員全社同人，出外購紙，經整天的努力，結果祇買到二十二令，祇够一期印刷需要量的三分之一。因此本期祇出二十頁。我們在河南路、交通路、福建路、山東路、廣東路一帶的紙店都問過，有的說九十五萬一令可以賣十幾令給我們，有的說八十五萬一令，限購一令，有的則乾脆說沒有貨。結果我們在山東路的怡成紙號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時間去買到了三令，在山東路匯豐紙號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時間去買到了四令，在

廣東路湧生泰紙號買到一令，交通路震泰豐紙號買到一令，福建路義昌興紙號總算賣給我們三令，廣東路萬亭和紙號買到二令，廣東路德泰豐紙行買到兩令，以上都是八十五萬元一令。另外一家江西路五馬路口的程梅記紙號，最初去時，說九十五萬元一令，可賣十幾令。但因看見我們出門時抄錄他們的店號，再回去買時，他們便說沒有貨了。吵了好久，最後大概因為他們看見我們抄錄他們的店號，不曉得我們什麼來路，好歹總算以八十五萬之價賣了五令給我們。廣東路河南路口的志成紙號，我們過去一年來，大部份的用紙都是向他們買的，最初討價九十五萬，後來我們說報載同業公會限定不得超過八十五萬元時，他們便說「沒有貨」了，最後頂多祇肯賣半令給我們。而且許多紙號都要我們出具正式函件，他們才肯賣「一令」給我們。

照目前這種紙價，實非中國的雜誌界所能忍受。假如一個刊物的發行數是五千份，則其成本為：

紙八令（以八十五萬計） 六百八十萬  
排印工及裝訂 約五百五十萬（排印工日內又將加價）  
稿費及行政費 約八百萬  
廣告費及雜費 約二百萬  
共計二千二百萬左右，假定每冊售五千元一冊，再扣除一個七折的批銷佣金，即便完全收足，也祇能收入一千七百五十萬元。假如一個刊物的發行數是一萬份，則其成本：

紙十六令 一千三百六十萬  
排印工及裝訂 約七百五十萬  
稿費及行政費 約八百萬  
廣告費及雜費 約二百萬

共計三千一百萬左右，如完全收足，亦祇能收三千五百萬元。事實上，上述估計，在支出方面是最節省的，實際上的支出或者不止此數，而收入方面，絕無每期可以一本都賣得不剩，或每一本的錢都可以收得回來。而且支出都是現款，收入則常常在二個月以後，甚至三四個月以後或永遠收不回來，收入時與



支出時，其間的幣值又不知要打了什麼一個折扣。因此雜誌的經營，在這種驚風駭浪的物價中，苦痛不堪。印刷所是做賣貨，紙商老板也是做賣貨，但雜誌的發行人，他和讀者的關係並不是純粹一種商業關係。這是一種文化事業，我們要顧到讀者的購買力。

我們總希望民營的報紙或民營的刊物越多越好，同時亦希望每一個刊物都能逐漸增加他們的發行數，替我們國家的出版記錄增加光彩。但是希望民營的刊物多，要希望已有的民營刊物能够存在下來，就得使它能夠自給，能够收支平衡。要希望刊物的發行數增加，就得顧到讀者的購買力。刊物的售價越低廉，購買的人越多；購買的人越多，成本便可減低。我們不希望看見一個一個民營的刊物都垮下去，到後來只剩下官營的或黨營的刊物；這不是國家的體面。我們不希望各種物價的重壓，使每個刊物隔一個月或幾個星期就得要漲一次價，弄得讀者都買不起。現在一般刊物的發行數，尚不公開，我們不知其他刊物的發行確數，但現在大多數刊物的發行數，均在一份以內。按照上述成本，可見今日中國一般民營的刊物，都在極其困難之中撐持着。有許多刊物，確是成績昭著，極其努力，假如政府眼看這些優良的刊物一個一個消滅，政府在道義上似亦未能盡其維護文化事業的責任。在純粹民營，純粹依賴發行收入自給的許多刊物中，如「世界知識」，已有十幾年的歷史，在社會上素負聲譽，而且他們十年如一日的精神，確可矜式，但他們在一個月前，即已從每冊四千元增售至六千元，在最近的紙價上漲中，恐怕他們又非漲價不可。刊物爲了要平衡收支，不得不漲價，但讀者的購買力有限，其結果勢必使發行數降低。而且在上海售六千元，在華北便須售七千元或八千元，在後方恐怕售至一萬元甚或一萬數千元。以後方生活程度的低，要讀者以一萬元或一萬數千元來買一冊

刊物，實已超過他們的能力。又如「時與文」週刊，雖祇出版半年，但是極其努力，業爲目前許多領袖刊物之一，我們雖不知他們的經濟情形，但在這種紙價的狂漲下，想亦深感艱難。就是已有三十年歷史的密勒氏評論報，在昨天（十八日）出版的一期上，第一篇社論就是陳述該刊在紙價暴漲下的壓迫（該刊現已售一萬元一份）。許多優良的刊物，都困於經濟，不能維持。我覺得政府對於有成績的文化事業，不能漠視不顧。雖然政治上的看法彼此不同，但大家都是同樣抱着一腔熱忱，爲祖國的前途努力。目前對於一般刊物的生存最大的威脅就是紙價。以本刊而論，現在每期總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紙價的波動，亦已達三千萬元左右，佔到每期總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紙價的波動，簡直影響到一般刊物的能否生存。本刊在五月間曾向中央信託局申請購紙四十噸，公事擱了兩個月，到七月中旬才批下來，准購兩噸。紙是日本報紙（紙質較劣），但須照加拿大報紙的市面行情七折購買。五月間我們申請購紙時，市價僅二十萬元一令，七月間批准時，市價已超過三十萬元，即使打了七折，還比五月間申請時的價格爲高，而兩噸紙不敷本刊一月之需。最近上海市書業公會才准分給我們三百美元的配額，這批紙何時可到，尚不可知，而三百美元的紙，亦僅敷本刊半月之需，因此本刊過去所有用紙，純係照市價向紙商門市零購。本刊發行數略較其他刊物爲大，其間已比其他刊物稍佔便利，然而最近紙價的騰漲下，亦已難於支持。其他發行數較小的同業，其困難更可想見。這次紙價的暴漲，顯然出於人爲。我們希望政府，一方面使紙價回復到一個合理的價格，希望能回復到九月底以前價格，同時對於官價紙的分配，亦應求其公平。外間早有傳說，說政府聽任紙價上漲，間接以陷與政府政見不合的言論刊物于自行消滅之境。我們希望這祇是一個沒有根據的傳說。 十月十九日

#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丁 驥

研究科學的動機，可分兩類：其一是純粹想開闢知識的領域，其二則爲具有一定目的企圖，對生產建設方面獲致實際的效果。「科學之船」上的探險者是以發現新大陸爲目的，他們的工作的精神與那些探險者大不相同。自然這兩類工作的人，在使世界進步的工作上，各有各的地位，但是他們呼吸着兩種空氣。科學工作者必須有選擇他研究路線的自由，而實用方面的研究人員只能在指定的範圍之中，去覓求那些急於求解的問題。科學者的心中只爲了解自然現象，而實用者却要控制自然，使其就範。科學者只爲了解納的構造而研究，原子能的工作者，却看中了「能」的應用技術與範圍。

有一次美國「大眾機械」雜誌舉行了一個測驗。問有那幾種發明堪稱今日世界七絕的。這測驗舉行遠在原子彈發明之前，故所舉的是：無線電、電話、飛機、鏽、麻醉劑、抗毒素分光鏡、及X光。每一種雖然具有偉大的實用價值而沒有一種不是由純粹科學研究獲得的。在研究的人心中，當時並沒有「一致用」這種觀念存在。例如鏽的發現者居禮夫人，完全是爲了科學的興趣，並未想到它的用途。

可是我們曉得馬可尼是無錢電大王，那是因爲他是把無錢電商業化的第一人而發了財的。其餘如愛迪生，司梯芬孫等發明家，他們將已知的道理付諸實

用，只能證爲是延伸了已有的知識，不足以言創造。而發明這些道理的人，却鮮爲一般人所知悉。

由科學史上看來，大的成就總是由於一些研究的人，在他們研究自然過程之中，并不想過可能的或將來的應用，亦并不想藉之獲得報酬一己的私利或商業的意味，不會造就在最上的科學成績。可是一般人却沒有能把握這一點。威廉梯爾登說：

「他們的目的，可能純是短視的。譬如一般中世紀的化學家，他們的鍊金與種種研究，只留下了無數空洞的文獻。我們應該不斷的改革，加入新的光明。若不是人們能集中在質疑及了解自然的法則，而不存有什麼利用自然的心理，科學不會有今日的成就。換句話說：若果沒有純粹科學的基礎，應用科學只是空中樓閣而已。」

但無論人們能否了解，所有物質文明的進步，都是科學者的成就。以歐西而論：希臘時代的藝術、文學、哲學、兩千年來仍爲文科的典範。以中國而論：四書五經諸子百家雖不失仍爲文科的研究對象，可是近百年代的進展却完全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未來的人們也許不會以今日的文學來紀念今日的世界而將以科學代替；可是今日的天下雖是科學家血汗掙來的，一般人却只曉得羅、邱、史、和一些將軍與政客。這些政治上的人物在未來的歷史上會佔滿了他們的豐功偉績。甚而至於如蘇聯科學的進步却歸功到他們偉大的領袖身上去了。

我們應該崇拜的知識界的巨人，他們的出身常很微小。他們的工作，也不會爲人所注意，尤其是一般人心中只以爲科學的目的是找有用的東西。例如波森 (Poison) 是法國的名數學家，他的早年，是在寒窘之中渡過的。其他如弗利爾、安培等人，都是法國有大貢獻的科學家。又如英國的法來得 (Faraday)，德國的高斯 (Gauss)，每一個都是貧家子弟，在研究工作上遭遇不可忍受的困難。他們當時所有的工具那樣簡陋，經濟那樣拮据，遭遇常是不幸甚至於爲人所排斥，可是他們的工作是繼續的，不斷地發明方法。由天空的星以至於地都成了他們研究的中心。因此產生了太陽系中星球規道的了解，熱傳播的數學理論，開了後日爲人發財的電機工業的門。

「這些人都是爲今日工業開路的先鋒，同時也指引了一條新的知識的路線。他們的功績實應在一切工程師與發明家之上，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到達了把科學研究放在腦後，而只顧在工業商業上花錢，這個國家定走向中國文明那條路上去。……若果再沒有新的先鋒出現，所有的進步只好停止了一！」

這段話是尼非爾 (Nipher) 說的。雖然事隔多年，何其有先見之明如此！富國強兵之道，老實說，只有能了解科學研究與國家的關係是如何密切，才是可能的。科學研究，雖然不見得有立刻見效的實際用途，可是一切工業建設都脫胎於此，一切科學的基礎都由此來的。這才是一個國家應該提倡的方面。這種工作需要工作者有創造的能力，有靈敏，熱誠，才能產生似乎牛角尖的成績。一個生來有研究能力及熱誠的人，國家是應首先培養的。威廉左羅斯 (Crooks) 說：「我們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心者常是勞力者的師傅，我們要爲化學而研究化學，而不要有唯利主義的色彩在內。如發明磷的伯朗特，發現電質分解法氣的伯來斯勒，發現鈣鈣的達爾，發現醃精的法來得，發現苛羅方的蘇伯倫，他們發現的時候，有誰知道他們發現的用途呢？」這段話雖只提到化學，用之於整個科學研究亦屬相同。

在法國革命的時代，法國大化學家拉弗斯 (Lavoisier) 被暴民裁判處死，那時候法國革命政府說：「我們共和國用不到科學家」。可是他死了兩年，法國政府爲他開了追悼會，當時處死他的人，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有位歷史家說「一個科學家的損失，實比一個政府的轉變重要。法國革命的罪惡有人以爲是把皇帝殺頭，其實殺了拉弗斯的罪惡實在帶竹難書。」

拉弗斯的死是爲了維護法國中央研究院，他曾說：「研究員中沒有一個人，不能以聰明才智在社會中別謀生路的。但因爲他們有共同的信念，他們從事於一種高貴的事業，但絕不卑鄙……若果你們把他們逐出研究院去，讓他們在社會上去做那些卑鄙的職業，科學的組織將從此破壞無遺，半世紀也不能夠恢復元氣的。爲了國家的榮譽，爲了社會的福利……我求你們……」

一九四七年的中國，還沒有脫離開一七九三年的法國。拉弗斯的話，完全可以應用在今日。今日有多少科學家被國家的漠視，而中途改業升官發財的？有多少入爲生計所迫，除了保持教書一點而外仍舊能繼續研究的？有多少人能夠繼續研究他們已獲得的知識將它發揚光大的？

科學的發現很少能一眼看出它的法寶的，一棵栗子可以種出大樹，所以乍看起來，那麼渺小的結果，常是未來大工業的開端。試以電報爲例。弗打是一個意大利人。他發明了繼續不斷傳電的機構，莫斯特母委人發現電磁方面的原則。安培繼之更進一步，德國的高斯與威魏伯爾首先造出通話的電報線路。今日弗打、安培都成了電業上的名詞。而由弗打到電報機型，中間經過了三十九年的時間，經過了至少七個以上的大思想家的努力，威廉湯姆生說 (Kelvin)：

「假若當日奧斯特一旦發現了電流可以改變磁針方向的時候，就去想如何利用它，恐怕今日我們也不會有電報。沒有一個大的自然法則是為利用而發明的。有無數的試驗，在一般人眼光中看簡直是毫無用途，白廢工夫。然而這些白廢的工夫，却孕育了有極大價值的果實。」

又過了十一年之久，電報才有了價值。同時也揭開電的時代的序幕。可是一切都加速了。今日的工業隨在都需要電，在電之外又需要高速度的機械工具，緊接着就是鎊、鎂、鋼及鐵與鈦的應用。這些原素當初還不是知道有那麼一會事，并未覺得它們有什麼價值。

自然我們不能抹殺了應用已有知識的人，他們也花費了許多精力與時間。然而這些應用的人，當遠比發明的科學家得享盛名。

這些應用家也不是沒有創造的想像力，譬如利用木纖維造紙是從觀察黃蜂窩的構造想出來的。到了今日世界的森林幾乎被這位昆蟲學家所消滅了。可見微小的，精細的，有思索的觀察，是偉大的。

一七五五年伯來斯勒觀察電流通過空氣中時氮與氧會聯合起來產生新的化合物。繼之卡爾第斯(Cavendish)知道如將苛性鉀吸收了這種空氣，就產生芒硝。這發現並非偶然的。而是已經知道鉀、氮、氧三原素如有一定的配合即可產生芒硝。不過得了伯來斯勒的觀察，證明了這種已知的假想，而且知道了製

造的方法。但由一七五五年到一九一二年中間毫無用處可言。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種發現產生了火藥來補充智利確的逐漸減少的產量。

又如本生燈的發明，最初還是由白光燈來的，白光燈用的燈胆是鈦族元素所製的。而鈦的研究在當時不過有趣而已。本生發明本生燈時，是偶然的那時候他的試驗室中用的是白光燈。本生不滿意這種燈，因為要用燈胆，結果製出不用燈胆的本生燈。

像這種例子，舉之不盡。可是千萬注意。在一個人發明了什麼新的化合物的時候，不要問他「有什麼用？」「可以制鬚子嗎？」「可以賞錢嗎？」「讓你要覓求「真知」，發現「真實」。

赫胥黎說：「我說這話是在心中估量過的。一個國家只要能花十萬鎊定下一個永恆的瓦特，或者達衛，或者法來得，那簡直是太便宜了。因為這些人為國家揮下了不知數的財富，「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事情。」

我寫此文也是有感而發。我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够了解今日仍舊站在科學研究立場上的人，不是國家的累贅，而是國家的驕子。多在他们身上投資并不是他們的利益，而是國家的利益，人類的利益。我想每個科學工作者不會忘記科學者的工作與事業就是為了科學而研究，為了愛真理而工作，不是以科學為進身之階，為發財之本。  
寫於花粉試驗室開幕之前

# 鋼鐵國營議案與工黨內部困難

(倫敦通信)

田汝康

據說當去年拉斯基訪蘇的時候，史大林曾在會談中表示過他對於英國工黨政府的關心和同情，史大林認為在英國實現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遭到相當的挫折，而且在程度上比較起來，這種挫折也要比蘇聯當年所碰到的為嚴重。所謂挫折是指什麼？在透露出來的消息中並未提到。不過看目前形勢，這個新社會的試驗是有問題，國際局面的不安定自然是因素，而工黨內部意見的分歧更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看當政以來一般情形，不成問題，這個政府是受一般民衆擁護的。去年冬天的煤荒並未使政府太難堪的事件發生，所有自當政以後的二十個議員出缺選舉，政府也始終沒有受到打擊。而去年的地方選舉更顯示是工黨普通的勝利

。再估計幾個在野黨的實力，似乎除去邱吉爾個人仍是個應當重視的力量以外，在短時期內，工黨似乎也不用有什麼特別焦慮的理由。像這樣的情形，無怪乎有人預料，若工黨能如此繼續下去，保守黨在本世紀內是難有重慶登台的希望。不過在政黨政治中，有時候一個政黨的失敗並不是由於外部的打擊，內部政見的分歧最可能使一個強大的政黨崩潰。在英國政治史中，自由黨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由於一部分緩進派黨員的不願意有什麼激烈的改革，於是向右轉便宜了保守黨；而一部激烈一點的黨員也就此向左轉另尋出路。終之一個會稱雄一時並有相當成績表現的自由黨便逐漸解體。要是工黨今後會有什麼嚴重挫折的話，最可能的恐怕也不外是內部政見的分歧。而照目前事實的演變，鋼

鐵工業國營議案的是否立刻提出，似乎是一個工黨內部最顯著的分歧點。

今年七月間工黨內部分裂的消息曾盛傳一時。據說兩位代表左派勢力的部長，(衛生部部長拜維 Aneurin Bevan 和糧食部部長史倉基 John Strachey) 會堅持以去就來爭執鋼鐵國營議案本年內在下院提出。而另一方面以莫里遜 (Herbert Morrison) 為首率領的其他閣員和部長的看法，却不大有同這樣急驟的作風。於是一個僵局便形成了。不幸真要鬧到這兩位部長掛冠而去，那不成問題，政府將變成一個清一色右派勢力。影響所及的首先自然是工黨議員左右兩派的分離，再進可能是整個工黨的分裂。形勢演變再惡劣些，這個新社會主義的試驗便更可能從此夭折。所以當時不僅一般同情社會主義的人士對此異常的關心，而政府當局也相當費了一番工夫在內部拆衷。在九月中的全國總工會大會上，這個問題多少算敷衍過去。政府公開表示鋼鐵國營議案決在下全國會普選以前提出，(而實際就表示在年內鋼鐵暫不收歸國營)。兩位部長也放棄以去就來力爭的原意，而投票結果是四百八十五萬五千票對二百三十六萬票通過贊成政府的聲明。不過這個內部的裂痕始終存在着。就僅以投票的結果說來，我們便可以看到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黨員主張鋼鐵工業應年內立即收歸國營。這樣多的人數，在一個民生政治體系的國家中，實在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數目。依照普通一般常識的看法，為着一個一年內或是兩年內國營鋼鐵的題目來作這樣的爭執，實未免意氣用事，跡近無聊。但是，若進一步來作分析的話，我們當可以發現在鋼鐵工業後面才真正存在着英國的金融資本勢力。因為這是真正的金融資本勢力，所以激進的工黨人士想立刻去加以克服；同時也因為這股勢力雄厚，問題牽涉的太多，所以使得緩進的有所顧慮，斟酌莫決。無疑的這是社會主義實現過程中的一大障礙，同時也可以說是一大挫折。工黨人士的決心，勇氣和能力也從這樁事件中受到考驗。

檢討工黨登台以來的幾樁新政，說得上真正算是基於社會主義政策的，大致不外大英銀行 (The Bank of England) 的收歸公有和煤礦國營而已。這兩樁新政要是同將來的鋼鐵收歸國營議案比較起來，那難易的程度相差得很大。以大英銀行來說，從一九二五恢復金本位實施的失敗以及麥克唐納政府崩潰事件的一發生，英國一般人士早已認為大英銀行有收歸公有的必要。甚至於保守黨報紙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 曾都有過這樣的論調。同時較之其他各國的情形，直至一九四六年發行銀行國有才付諸實行，時間上已經算是太落後了。至於煤礦國營，那是人所共知唯一解決英國煤荒的辦法，即保守黨仍然在台，也勢必出此。談到鋼鐵事業的收歸國營，事實可不這樣簡單，不祇這是重工業的

基本，稍有差錯，可能影響全部工業受到影響；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年積月累的結果，鋼鐵事業已經和金融勢力漸次合流，形成了很密切的關係；問題的複雜程度也就因而非尋常所可比擬。

在技術效率上，英國鋼鐵工業雖然較之美國或是德國戰前情形為低，但若同煤礦經營來做比較的話，那又就稍好一些。不過工業的經營，不僅技術效率要高，同時經營的方法也要經濟，——所謂經濟的效率。一個工廠可能技術效率很高，有最新式的設備和熟練的技工；但有時候，因為經營政策的影響，生產品並不一定對全社會有利益。換言之，這種經營政策的錯誤可以影響技術效率不能充分的發展，以達到技術、勞力、原料充分利用的程度。這種效率低的問題若是發生在一般輕工業裏面，影響所致的是多在該工業的本身上，對於整個社會工業進步自然有妨礙，但還不算太大。但是若發生在一般重工業裏，例如說是鋼鐵工業，則影響便相當的嚴重。產量的減少，可能使其他許多工業生產因而而停滯；成本的過高，同樣也可以連累其他工業無法達到經濟生產的地步。處在這種情形之下，為了全社會的利益着想，收歸公營是一件無可避免的事體。除開技術效率問題暫且不論，我們且分析英國鋼鐵工業的經濟效率究竟如何，問題的嚴重性是在什麼地方。

依組織來說，目下英國鋼鐵工業可算是達到了獨占的地位。不過這種合併和獨占的開始，較之法德兩國為晚。從工業史上來看，其產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種獨占地位的取得，可以說是經過兩個過程而來的：一個是直接的合併，另外一個是橫的合併，所謂直接的合併是指從原料起到生產品止，所有有關工業的合併。這個過程是第一次大戰後繁榮的結果。由於一九一八—一九二一的戰後繁榮，各鋼鐵工廠紛紛設法收買各種煤礦，焦煤廠，以及機器製造廠和造船廠以培養勢力，企圖得到最高的利潤。在最初是直接的收買，後來遇到不能直接收買的，便設法從經濟上加以控制或是用兼任董事長的辦法來加強關係。在這時期中，自然無法避免的須得向各股份銀行大量的借款來作為擴充的費用，結果差不多所有英國的金融勢力全捲入鋼鐵工業裏。可惜好景不常，跟着短時期繁榮而來的便是一九二二年的不景氣象。影響所及，各鋼鐵工廠紛紛關閉。結局是所有英國各大股份銀行靈變成些債券持有者。為了要收回放款，各銀行不得不暫時將這些有債務關係的工廠接收過來經營，有的工廠還得更繼續加以投資，以便得有機會來清理債務。像這類情形而轉手的鋼鐵工業組織數目，相當可觀。各債權人將這些工廠接收後，自然有一番新的整頓，在這過程中，於是又產生了橫的合併。所謂橫的合併，是指同樣性質的若干鋼鐵工廠

的收買以尋求利潤獨佔的合併。經過這一段過程，一個鋼鐵同業組合的局面便漸次形成。以後在一九二四到一九四〇這一段時光當中，英國是值保守黨當政。據一般工業人士的看法，在這段時期中政府所頒佈鋼鐵入口稅則的增加，可說是由於一般鋼鐵工業界的幕後操縱，事實上由於歐洲鋼鐵加達爾（European steel Cartel）的報復政策，英國鋼鐵並不能在歐洲傾銷。而招致的僅是國內鋼鐵價格的高漲，使鋼鐵工業反國內取得了最高的利潤。

一九三四年英國鋼鐵工業的獨占地位正式形成，其名稱叫做英國鋼鐵聯盟（The British Iron and Steel Federation），其形式是一個加達爾的性質。組成份子是以經營組織為單位，個別工廠並不列入。在任務方面，這個聯盟負有同業互助，效率增進，市場開闢和代表同業和政府協商等事項。這個組織，既在本質上，便代表著英國一般雄厚金融勢力，在國外市場競爭上，又和入口稅率督導委員會聲息相通，無怪乎在事業經營上，能做到為所欲為的地步。鋼鐵工業既有這樣的組織和方便，照常理推測應該是效率增進，成本減低，使英國其他依賴鋼鐵為原料的工業也得到方便。而事實上並不盡然。在技術設備上，鋼鐵工業在這若干年內並不有什麼了不得的進步，這可在著名的「五月報告書」裏看出來，而且這個報告書是由聯盟自身擬計的，但另一方面國內鋼鐵價格方面卻日在上漲。以一九四六年的情形來說，則一般價格已在一九三〇年的一倍以上。更主要的是在價格的穩定上，聯盟更有一個提高國內銷售價格來輔助同業作國外競爭的辦法。由於這些原因的緣故，所以英國鋼鐵工業的利潤，自一九三六年起，始終平均在百分之十左右，即使在上次大戰中也仍然保持這樣的優勢。但是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在此。依照兩件英國人士所共曉的事件看起來（Ebbw Vale Scheme and Tarrow plan）鋼鐵聯盟實有不願意任何人在鋼鐵工業方面有什麼改革和擴大的計劃，因為這樣一來，可能引起競爭，使聯盟的利潤低減。在鋼鐵聯盟看來，最好的辦法是莫過於繼續維持現狀，竭力避免新鋼鐵事業的競爭來博取利潤。抱有這樣的一個態度，鋼鐵工業的進步自然不能希望。而一般輿論對之也早就有所指責了。但是不管輿論有什麼指責，英國鋼鐵王國，也正如世界其他鋼鐵王國一樣，在政治上勢力相當的雄厚，任何政府對之都有幾分懼心。我們知道希特勒是從德國鋼鐵資本勢力裏一手培養出來的，我們更熟悉日本的三菱三井對日本政治的控制力量如何。雖然說現任工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但對鋼鐵國營這件事仍然不敢輕舉妄動，這不能說工黨負責人的決心和勇氣不夠，許多事實上的困難實在是在短時期內解決——特別是在這側面面臨危機的經濟情況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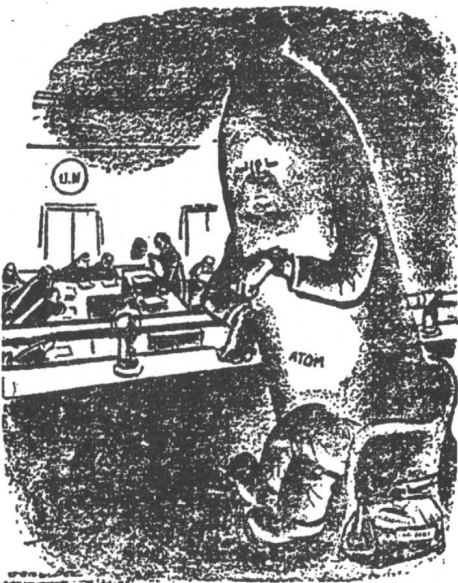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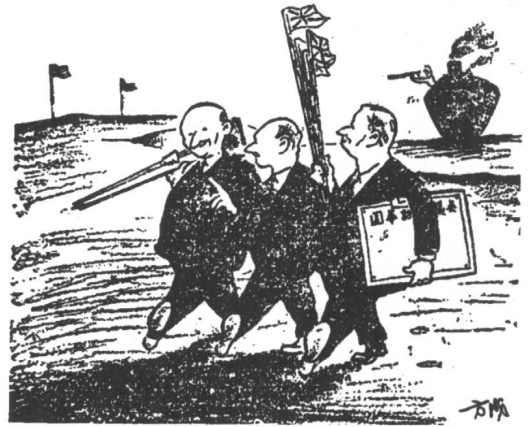
若是有人說，資本主義是有國際關聯的，一般人大致恐怕還不大相信。但從最近美國對於英國政府想國營鋼鐵這件事的反響看起來，似乎英國鋼鐵界確已得到美國方面同業的全面支持。人人知道馬歇爾曾明白聲稱過，所謂馬歇爾計劃是完全為歐洲經濟復興而着想，美國政府並無意想藉以來干涉各國的內政措施。話雖如此說，不過當八月底英美再度作經濟談判的時候，據報紙上透露出來的消息，今後若英國想得到美經濟的援助，條件上似乎是立刻放棄國營工業的政策不可。而奇怪的是共和黨下屆總統候選人史台森（Harold stassen）更公開指出，非得英國政府完全同意不作國營鋼鐵工業的打算，英國休想再向美國借錢。自然這樣的說法，美國官方沒有承認過，但也並沒有公開否認過。有的記者說，並不是美國行政當局的想法，但誰也不敢說這不是美國鋼鐵工業界的看法。要是美國鋼鐵界有這樣的看法，則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如何自不待言。若英國不想今後再向美國借款，那問題自然簡單。設若非想借款不可，則對這問題非加以考慮不可。

另外，使工黨政府對的莫決的還有些國內本身的問題。工黨政府自然清楚鋼鐵工業組織的複雜及其牽連的關係。它的組織不僅橫的合併，同時也是直的合併，所以，所謂鋼鐵國營不僅限於鋼鐵工業本身而已，其外還包括着許多的有關礦產和工業。這種交錯的關係，一時是無法劃分的。如此一來，這個國營事業便不能像大英銀行和煤礦管理局的那樣簡單了，短期內政府能否有這樣一個大的組織機構來接收自然是問題。不過這個問題姑且不論，而要緊的是誰敢擔接收國營後，工作不會有脫節的地方，隨之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率也由此立刻增加起來。萬一不幸接收國營後，效率反而低落，那政府將置身何地。因為普通一般人所看到並不一定會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永久利益。再之，在這一陣風雨飄搖的經濟情況當中，英國所立即需要的祇是一個短期間能見效的辦法。甚而有的人還願慮到這一層。接收國營後，或者可能在接收時期當中，鋼鐵工業將會有對付說服的手段出現。設若政府應付不得當，英國整個工業均將受到嚴重的打擊。這雖是一番揣測之說，但政府也不得不事先考慮到。

受了這種種原因的影響，工黨國營鋼鐵的計劃遂無形中緩延下來了。這是令一般黨內激進人士所最關心的事件，在他們的看法，似乎政府對社會主義的實現並不算熱誠。政府考慮的時間愈長，一般人的猜疑也更大。終於在六月中公開傳出這兩個左派部長要以去就來爭執鋼鐵立刻收歸國營的消息。（自然黨內左派人士所不滿意於政府目前設施的尚不祇這一樁事而已），在當時政府所處的地位實在很困難。要是公開聲明目前無法將鋼鐵收歸國（下接十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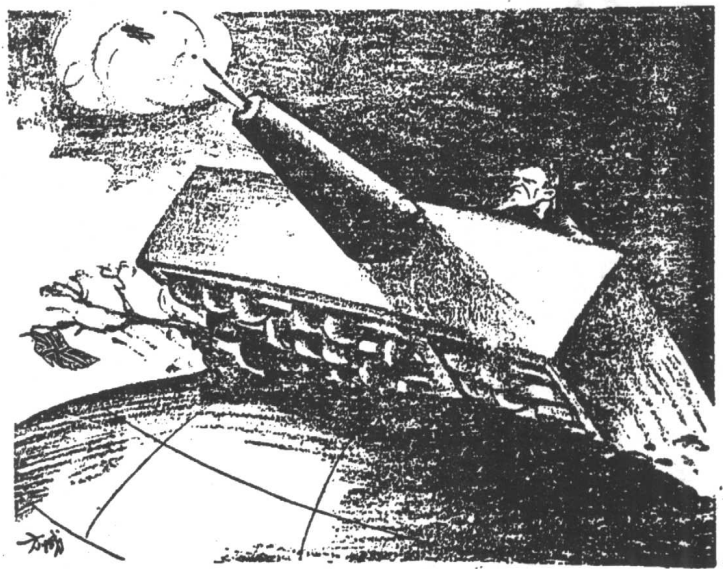


莊稼人(木刻)場可場作



迫不及待

(轉載WASHINGTON POST)





#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

##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本刊三卷七期「長城線內外的爭奪」一文中，記者環顧北方軍情及長城線內外的形勢，認為北平東北兩行線夾縫中的長城線，將為東北共軍攻勢全面發動前之主要爭奪地，並試作結論稱：「長城內外戰低備，易水風寒孤雁哀，塞上秋深烽火緊，遼陽擊鼓動地開。」衡以目前東北軍事之發展，大致不謬。

## 過去五次攻勢回顧

前在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卸職後，談到國軍接收東北時，他說：「國軍接收東北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外交，即與蘇軍之折衝；第二個時期為政治，即由政府協商而產生停戰協定；第三個時期為軍事，即勸助動員令後東北的一切措施。此種分期似有其「言之有故

試之成理」的道理。然開始樸入東北即存在着「一個打的局面，軍事雖為最後時期，約亦存在於一二兩時期之中。國軍東北的金盛時期，東下安東，北抵松花江，西面幾乎控制熱河全境。但當國軍兵力分散消耗以後，共軍開始反攻。熊式輝杜奉明在東北期間，前後共軍五次攻勢中，國軍大的據點並沒丟掉幾個，僅有安東，赤峯，梅河口等地易手，且多牛都是自動棄的。每次共軍攻勢都是被打回去了，但每次國軍的消耗及小據點的喪失是不容諱言的，如果將國軍在東北全盛時期控制的區域畫個詳細地圖，再把每次共軍發動攻勢的情形畫出來，那一定是五個圈子套着圈子，吉長的大據點，和北寧，中長交通幹線，而且是一次一次地向內緊縮。從這樣的一張地圖上一定可以看出來，共軍的五次攻勢雖然都被「粉碎」了，然而國軍控制的地區

却亦日漸縮小，暴露出枯樑孤點的危險程度。去冬共軍第一次攻勢是從正面的，犯其塔木城子街等地，使國軍擊退，共軍自稱為「渡江演習」，暗示還要再來，這次不算正式的攻勢。接着二月上旬共軍再渡松花江，發動二次攻勢，攻陷其塔木哈拉海，九台德惠告急，國軍增援吉長，一月十九日收復其塔木白流屯，廿六日收復哈拉海，結束了二次攻勢。二月下旬共軍再渡松花江，分攻九台德惠，吉長中長兩路亦遭破壞，九台農安旋被攻陷。德惠被圍，長春戒嚴，這次顯然比上兩次更重一些。到三月初，國軍北上收復九台農安，解圍德惠，這是共軍的第三次攻勢。共軍緊接着又於三月十日三路渡江，猛撲德惠，城子街，其塔木等地。十五日國軍反擊，又結束了共軍的第四次攻勢。

共軍有了四次渡江的經驗，又經過近兩個月的整補，在五月上旬發動了第五次攻勢。這次攻勢較以往四次規模都大，而且從兩側向國軍側背打來。分路攻陷梅河口，懷德，東豐，雙陽，公主嶺等地，圍攻長春，吉林，四平街。開原昌圖失守，燕窩指示機宜。同時遼南方面，曹雨店失守，國軍撤出安東，寬甸，樺甸，盤石，本溪等地，撫順附近亦有激戰。整個東北除了北寧線走露沒有的大的破壞與戰爭外，其他的地方都遭受了新的戰禍。後國軍增調龍日解圍四平，共軍分竄遼西西安，五次攻勢又告結束。但共軍並沒有遠離交通線，同時梅河口一帶共軍向集有重兵，遼南及冀熱遼邊區的情形也有了變化。共軍在冬季以前，必有六次攻勢。不待智者而知的事。而且攻勢之一定較前幾次更猛烈大也在國軍方面的意料之中，

## 兩軍實力對比

東北國軍重要人事的調整，似乎可以說是為了應付共軍六次攻勢的。據國防部新聞局長鄧文儀宣稱：東北共軍目前實力，除其已正式編為八個縱隊外，尚有轉共十四萬五千，蒙共三萬五千，日共一萬五千，合計四十四萬人。位置於中長路東者為韓七兩縱隊，再東為一、二、三、四、六縱隊。遼南為新八縱隊，熱河錦西為八、九縱隊。據另外一種估計的說法，東北共軍總兵約五十萬人，計南滿遼東軍區程世才部為二萬八千人，東滿吉遼軍區高部十一萬五千七千人，北滿吉黑野戰軍區高部十一萬五千五百人，冀熱遼野戰軍區呂正德部十萬七千人，東蒙自治軍烏利圖部兩萬人，林彪之直屬部隊及七個機械化團一個特務團計十五萬一千人的約為三十八萬人。國軍在東北一年來

經過共軍五次攻勢的消耗，據說每個部隊能保持三分之一之二的老兵，就算是新的部隊，就是有名義的新一新六兩軍東邊，現在也有很多是東北口音的士兵。至於十三軍、五十二軍、七十一軍、九十三軍、第六軍也都有了不少的新兵，聽說還有缺額。較後出關的四十九軍與五十三軍，還是五十三軍比較充實些。經取銷綏區改為廣耀洲，周福成、陳明仁、孫渡四個兵團以後，連同特種部隊及保安隊的整個師，據估計共有廿五萬人。可能使於六次會戰者約廿萬人。北寧路戰事發生後，所說出國增援者約有六個師，如此則東北國軍實力，最近可能已增至三十萬人。

東北可以作為共軍的優勢戰場，一年來的五次攻勢，雖然沒有使國軍深受折衝斷臂的損失，確已使國軍皮肉抽肉了。他在東北的後方經過兩年的消化，是已經可以支援他的進攻了。論交通與補給他並不比國軍困難。東北全面積一〇二五、九一八方公里，共軍佔百分之九十一，國軍佔百分之九。人口國軍區也僅為全人口三分之一弱。東北鐵路全長一一九七四公里，國軍僅佔一二〇四公里。就算是沒有國際因素，他也是共軍最優勢的戰場。以裝備論，無疑的國軍的火力和軍備裝備還是優於共軍，裝備好的部隊是五於內綫作戰的，補給運輸上雖有不少困難，但以參謀長坐鎮東北，不必說要噴有噴，自然一切呼喚得活。調兵遣將，要糧要彈都是方便的。這兩點在估計雙方實力時應當予以注意。陳總長在國慶日紀念會上說，「討賊戰爭不是完全門力，希望集中力量，作智的鬥爭。」鬥智是什麼？在軍事學上說當是「運用」之於一了。可是要擴大一點說，是要看決定戰略與政略是一個很有趣味而值得研究的問題。

## 戶閉之戰

從一次攻勢到六次攻勢，東北軍事之發展，除了一個圍比一個圍向內緊縮外，還有三個跡象，那就是：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猛

，一次比一次向南發展。那這次擴大的攻勢，中間的間歇期間沒有隔過三個月。國軍全力奪山東，就是為了支援東北。國軍在東北的處境是相當危險的，因為他沒有安全的後方。如果以河北作後方，而河北除了平、津、唐保、和鐵條交通線外，本身也沒有控制多少面積，而北寧線那條渾渾的走廊也隨時有被切斷的可能。戰事逐步向南發展，共軍的意圖，當然是要控制長城線，切斷北寧路，關閉東北的門戶。所以在他發動六次攻勢的開始就有關閉東北門戶之戰。

九月末共軍李運昌首先在北寧路開刀，冀東軍區部隊在津榆間連破破北寧路，然後轉移兩個旅出長城，與熱河共軍會合同向瀋陽進攻，使得西南遠成東北的都吃不了不少的虧。同時遼源法庫的共軍一、二、三、四各師也偷向錦西一帶移動，關外段北寧路先後發現有共軍十個旅的番號。李運昌於是分兵兩股，向北寧路鐵道進攻，南股打擊榆關外各小站少數國軍；北股與一、二、三、四等師呼應，又在錦西附近的楊

家杖子折損了盧濬泉的一部。這時北寧路關外的形勢益加嚴重了，初到錦州的東北九軍王鐵漢，他是老北軍，率領他的「選擄隊」急馳增援，他以為瀋陽不能在北作戰，東北軍到東北來作戰是有把握的，絕不能像在北一樣，那時候他到了錦西的老邊，又上了共軍口袋戰術的當，被共軍獨立師圍上來，也吃了大虧。

北寧路斷了，共軍更威脅着秦皇島與葫蘆島兩大海運補給站，同時營口外圍也發生了戰事。如果海運線不通了，那不是東北的通往關內的大門都被共軍關閉了嗎？國軍當然無法忍受這種消息，聽說北寧路戰事吃緊時，陳總長曾急得又犯了胃病。當北寧路戰事激烈時，遼東梅河口海龍共軍集有重兵，按兵未動。松南正面也沒有見大動作。可是很明顯的，假如國軍要抽調吉長中長路上的兵力來堵北寧路錦榆段，那共軍就一定要在遼東，松南乘隙發動攻勢。如果不救，眼看大門就被關閉了，這其中難作兩全之計。幸而陳總長坐鎮東北，兵符在握，急在關內抽

### 六次攻勢展望

調了六個師出關，侯鏡如部兩個師，傅作義部四個師，把打通北寧路的主要任務交給新晉援來的南路兵團，使吉長中長路的守備力量不至削弱。現在北寧路國軍已經會師了，危急的營口，也開來了海軍艦隊增防，東北海陸門戶重開，自為國軍一大收穫。不管運輸力量如何，最近是否還有援軍續開東北，但起碼這是一個心神不定時的「安定劑」。

大家努力，我們只准匪有第六次攻勢，而不容他有第七次攻勢。這不是自誇，確有此可能，現在險期已過，並不可怕。所謂險期已過，是北寧路的後軍就來了。北寧路因為後軍到達而打通，營口穩定，陸海門戶重開，自然可以長出一口氣。可是中長路國軍為策應出關應援兵團，不得不向兩動一部分主力，在中長北段集中力量保衛幾個據點。在這時，潛伏中長路兩側的共軍，截擊自長春南下部隊，使國軍在公主嶺受阻，一面打，一面飛奔四平，在四平又乘火車四列南去，一列到了開原，三列被阻於昌圖以北。中長路北段的陶家屯、劉房子、公主嶺、馬仲河、昌圖先後發生激戰，共軍一、二、六縱隊圍困西豐，吃掉周福成兵團的一小部，迂迴老開原，猛撲開原鐵嶺地區，成了六次攻勢的主要戰場。

空飄飄蕩蕩，經過了五次暴風雨。因為有那條線，風等還能逆着風勢，風等將被西伯利亞吹來的颶風吹到什麼地方去呢？那是不易知道的事。共軍發動六次攻勢，先對北寧路開刀，不僅是為了關閉東北門戶，還以為若他使東北國軍成了斷線的風箏。現在雖然北寧路國軍會師，營口已趨穩定，東北門戶重開，但共軍是絕不會忘懷於「關門」——「斷線」的戰略，儘管大戰場在遼北，而六次攻勢整個過程中，北寧路是維持安寧的。

陳總長，以其呼喚的靈活，信念的堅強，也大不同於熊杜。六次會戰兩方軍實大較，那真算得上是棋逢對手硬碰硬的大戰。可是直到現在為止，共軍還是沒有拉滿了弓，也就是說並沒有出動整個可能調動的力量。國軍如果繼續有援軍出關，他還可以做適可而止，知難而退的打算。硬架子再撐下去，那就只有全力決戰了。是國軍全部被困於東北呢？還是共軍以後不能再有七次攻勢呢？那就起碼要見個高低的。

東北國軍由接收時期不長的影響，和接收後軍紀吏治的不佳，他並沒有在東北土地上生根，所以很像飄在北方天空中的一隻風箏，那個風箏用一條細線——北寧路繫着，在東北天

假設國軍在東北獲得喘息的機會，雖然一時絕談不上全面收復東北，必定要掃蕩遼東和熱河，開闢寬闊走廊以控制長城線，保證北寧路的安寧。十二日天津大公報載柳克述自東北來的一段談話稱：「東北國軍在一段時期內，已在中境境至下，已有新氣象，但不希望有發生什麼奇蹟發生。如果共軍六次攻勢紛碎，東北河為東北與華北之橋樑，國人不能以長城為重，要保住並收復東北，必須擴通往東北之走廊，北寧路不能不打通。北寧路，控制熱河全境，使東北與華北之聯絡，但近年來始終為陳總長之憂，很明顯的，說出了一段話，常局東走，將來這北寧路東走，將來的任務由誰擔負呢？很可能還是傅作義的部隊，軍實當局似乎已將傅作義看為北方長城。中央大員北來，差不多都要到張家口去看看，而這次傅主席北巡，傅氏則命飛瀋後，所以國軍接過六次攻勢，可謂作義的部隊，兵一箱，與李覺及侯國瑞部，呼應掃蕩長城內外，以安定冀東熱河，開闢東北的走廊，使東北與華北打成一片，使北寧路成為共軍的動脈。

共軍如果關了東北大門，使國軍不能重開，斷了風箏線，使國軍不能承接，那國軍在東北的處境是不能想象的。如果門關不緊，線截不斷，甚或他會趁著弓未拉滿，改弦更張，做第七次攻勢之準備。那末國軍無權選擇決戰時，他也一定要設法改變目前的危險局勢。官方宣傳危險期已經過了，但危險的局勢依然存在，所以國軍接過六次攻勢，可謂作義的部隊，兵一箱，與李覺及侯國瑞部，呼應掃蕩長城內外，以安定冀東熱河，開闢東北的走廊，使東北與華北打成一片，使北寧路成為共軍的動脈。

而實際上國軍兵符的，共軍六次攻勢規模不同以往，已如前述，真——冀東熱河長城線內外大都為共軍控制。



# 伊方人士撤離迪化後的新疆

## 觀察特約記者

### 烏斯曼攻入承化

#### (觀察迪化通信)

最近兩月來在迪化流行着一種有關政局的談話，即政府將於本年冬初進兵伊犁，武裝收復該地。實際上這只是一般人的想像，新疆目前的局勢不可能與內地政局分開而單獨發展，更不能與中國的對外政策離遠而單獨行動，無論怎樣不能忍耐，歷史還逼着人忍耐下去。不過這流行的談話却說明了一件大事，即對伊犁的利談，已被大家公認：沒有恢復的可能了。

張治中於赴京之前曾致函省副主席阿和買提江，懇切地希望伊方認清環境與中央治新政策，翻然改圖，再來迪化，大家把新疆的局面維持下去。但是一直到現在尚未收到伊方的任何答覆。有的人講，阿和買提江等人已經失了蹤，有的人講，他們已

到國外參加某種會議。牛蹤也罷，到國外也罷，伊方一年來政治上的失敗，阿和買提江等人是要負大部分責任的。他們很有可能被打下領導地位的。在今天伊方一定在清算自己，研究今後的出路，而九月間烏斯曼部攻入承化，却是幫助我們了解其出路所在的一個線索。

武裝行動在目前已不可能，不但他們的地方窮困限制了他們，他們的後援也不允許他們在目前發動武裝攻勢。而政治爭衡與點線暴動呢？自從阿和買提江等人撤離迪化後，迪化的政治陣容馬上被麥斯武德與艾沙等人調整了，新疆日報文版已由艾沙系統下的帕拉提等人接收，所有的公開言論機關再沒有一東土耳其斯坦主義的氣味。我在以前的若干通信中都曾說明新疆一般人民對於力的崇拜與依賴高於一切。阿和買提江一走，他的羽翼的立刻改變了態度，有的則深恐自身危險，陸續逃往伊犁，因而伊方在迪化所打下的罪孽基礎已隨着他們的撤離而根本動搖。至於在承化各地，許多縣份在最近一個月來曾有許多青年向當地政府悔過，曾在喀什領導反政府活動的阿布都喀里木，於拒絕來迪就任省副主席後，也公開宣佈不再作政治活動。從

表面上看，「東土耳其斯坦主義」在南疆的鋒芒也日見減色，這一點表現固不足以說明伊方的力量已經全消，但至少他們的企圖與活動將遇到更多的阻礙。

因此，在目前伊方將重新部署他們的陣容，鞏固他們的地下基礎，窺伺政府的薄弱而推展政治攻勢，他們的興味已不在阿山。阿山是孤懸在新疆西北角上的在軍事與經濟上都無甚價值的島嶼。尤其是經過長年變亂之後，人民需要救濟，他們與其因不能伸出救濟的手而還致阿山人民的怨恨，倒不如甘脆把他們讓給烏斯曼，給政府多加上一層累贅。至於當地的金礦地帶，早已入外蒙之手，烏斯曼不會對之有何威脅的。這一次烏斯曼所返回的不是他的故鄉富蘊、青海，而是殘破不堪的承化。他若中蘇邊境上的吉木乃、哈巴河二縣還在伊方的掌握後人手中。因此，我們對烏斯曼之返回承化

並不是勝利，而只是伊方於新部署下自動地放棄了刺痛了他們的手的一枝芒果，並希冀着這枝芒果再來刺政府。何時再需要它，東西一夾攻也不會發什麼大力氣

### 政府這一方面

政府這一方面於新整情勢轉變後也在加緊部署自己。首先是依靠根據和平條款進行各區行政專員的民選工作，以證實政府仍未放棄去歲對伊方的諾言。不過在選舉中並沒有什麼可記述的，因為伊方的政治勢力與活動方式已經自然不會有競爭。烏斯曼與迪化選舉的結果，依然是舊官連任。阿克蘇選出的專員是色謙提(原係省臨時會議議長)，其他各區雖尚未完成，但我們相信不會把舊專員選掉。在內地民選已經無一民一可言，在新疆民選更談不到一民一宇，因為大多數新疆人民對這件事是毫無興味的。

選舉之外是人事的更動，潛伏在行政教育等機關的伊方影響下的份子，多數都被清除出去。在目前，新疆的政、官、言、論、文化等機關團體的內部爭衡，會暫時平息一個時期。此外，去年在喀什民選的縣長與省、縣參議員多數是傾向伊方的人士，最近專員與選民已發動人民重新選，以抵消伊方方面在南疆的影響力。

不過要談及錢政權，撤離戰勝「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僅靠這個是不夠的。集中政府人力財力來爭取人心，依舊是政府的主要任務。政府當局，尤其是執政的維族人士很清楚這一點，在最近一兩月內省政會議上曾通過了幾件救濟性的與建設性的議案。省委會三十二次會議通過了收養貸款三十二次會議通過了呈請中央派建設輔導團來新，協助建設及訓練各種人才，省建設廳長伊敏為了這件事親自飛往南京。此外關於冬令救濟，選送學生入內地就學，加強水利建設等都已決議實行，國內有名的水利工程專家已飛迪化，進行迪化附近的水利工程。不過政府的財力終究有限，五百元的新幣已經發行，物

價一直上升着，去年此際黃金每兩合新幣不過六兩餘元，現在已漲至八十餘萬兩了(在新疆黃金每兩較內地每兩多二錢，因為新疆用的舊秤)，其他物價用的較去年均增十倍，八倍不等。因此中央不以大量財力來援助新疆，較大的建設是很難完成的。而且事變經過層層轉旋，又難免不滲入流過的地帶。省委會三十七次大會上曾討論到查清問題，並認為以往行政監察制度，祇注意手續，形式齊備，內容多被忽略，以致貪污之風，並未肅清。實際在新疆檢察貪污真不容易；盜亦有道，而且人情圈子都妨礙了對貪污者的檢舉與檢察。舉一個簡單的例，前任迪化公務員合作社經理周樂勤，經各機關控告了不知有多少次，纔被免職。免職後不久，又獲冠榮任西北民生實業公司迪化分公司經理，他經常與政場中人往來，一輪都是新幣幾十萬，幾百萬，誰又肯得動他。去歲某次座談會上(張治中召集的)，回族青年穆光瑛曾當衆揭發了周樂勤種種劣跡，結果竟連一個問都問沒有。最近周

某利用他與王羅聯合開的舖子，給公案運賄地氈，沒報一萬元以上，總檢檢察官，但王某已乘機脫逃，周某手眼通天，也許會一釋出來。(去歲政府捕押的前實必公司經理于化龍，案情極重，當時一般人認為他必被法辦，但押未二日，由其婿張某活動，無罪開釋，乘飛機赴蘭)。在迪化這樣的事非常多，雷聲大，雨點小，貪污者有其罪，與掩護方法的。

如果說政府沒有決心懲治貪污，也有點不盡然。新疆省警備司令鄧子九月十一日把私帶商貨的獨八七營少尉排附劉定春，駕駛李志奇二犯呈准行報備決於奇古，同時並以漢維文佈告全疆，凡軍車駕駛或押運兵士搜夾運商貨者處死刑，商貨沒收。政府何嘗不知道貪污是今天新疆的大患，但單打獨鬥是無濟于事的。在迪化你可以遇到許多揮霍如意的公務人員，可是你去考究他的月薪收入，連十幾塊美國煙都買不了。某府的科員一個月給家寄法幣千萬，他們的錢從那來的，你曉得，我也曉得，但是你怎樣拿他，管保你找不出證據

來。過去在新疆財政監察委員會與公安管理處，同是使人頭痛的問題，他同檢舉了貪污人員，甚至連邱毓芳(盛世才妻)的親信如何克蘇地方稅局局長駱祥都未免一死，這個作風，在今天的新疆你連影子都找不到，難道把財政監察委員會放在眼裏。

### 封建勢力 躍躍欲試

行委三十三次會議上，著者專員公署轉和靖縣參議會及全體民衆(一)呈請恢復舊土爾扈特部聯盟，公署一察，曾掀起極大的論爭。

新疆的蒙古民族是滿清時代遺留的，計有烏納恩素珠克圖盟，下分南路、東路、北路，西路各土爾扈特部落，共十旗。巴圖魯特奇勒圖盟，為中路和碩特部落，共三旗。青賽爾特、新和碩特、烏梁海各部，共十旗。就中以傳土爾扈特南部最大，牧子和靖，盟長公選過去設在迪化。蒙旗制度本是有利于封建勢力剝削人民的。二十

六年南部盟長汗王滿楚克扎布被盛世才捕押，盟長雖名義上由其幼子承繼，但不久之後，蒙旗實權已無形取消，盟長公署已于三十年被政府沒收，改為第五監獄。盛氏在新十餘年，對於封建勢力的掃蕩，無論其居心何在，對我們今後的行政工作是有幫助的。譬如他取消了漢人的各省同鄉會，把各省的財產集中在一起交與漢族文化進進會，確辦了不少有意義之事業。今天漢人的同鄉會已次第滅亡，已有爭回各會館不動產的意圖，而南部落的封建勢力(滿楚克扎布尚生存在，但人已病廢，盟長事務由其妻烏靜彬代理，是一名風頭頗健的在北平長大而蒙古女人，去歲曾出席國大)。竟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號召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旗委員爾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效黎委員也就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建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委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盟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心，促進團結，且綏遠、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制度仍繼續存在，本省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盟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扈特一旗，與南路舊土爾扈特四旗還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犁內向心的各盟旗蒙民生內向心，因為這一謀案提出後新疆日報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量而在拉攏封建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

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封建力量也不會歡迎的，遠在三十六年前哈密准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們的王爺了麼？

伊方目前的宣傳已由民族革命轉變為政治革命，並號召信仰回教以外的人民響應他們，這是在新疆目前還很少有的民族壓迫的表現，而政治不真(注意：不是政策不真)甚至已為當道所承認。在今天不從根本上來清洗自己，反而扶植封建勢力，實在是不應該的。劉效黎委員是楊金時代的老人，他只有到楊增新拉攏封建勢力所權的「安定」，而忘掉今天的新盟的不安定都是那時打下的根基。

十月十日

(上接十七頁)

表的談話，使這個最低限度的請求也感到難于實現。

關心本案的人，茲錄其前半部於下：

(一)關於彼等(指孟憲功等)審判問題：凡後方潛伏之匪徒及為共匪刺探軍情煽動叛亂者，依勳員叛亂完成懲處辦法，及妨礙國家總動員處罰暫行條例之規定，均由軍法審判。現在逮捕之共匪，既為共匪刺探軍情，一俟初步調查偵訊完畢，即應軍法處罰。(二)關於本案逮捕經過及被捕之共匪，固為一部份人士所關心，但本案尚未至發表時期，須經最高統帥部核准之後，方能公佈。

不過，純依法律而言，北大法律教授蔡福衡認為孟憲功等即假定其已犯罪，審判權仍屬于普通法院，不能依軍法審判(參閱本期雜誌文摘欄)。將來本案究竟由法院審判，抑由軍法審判，尚有待於事實的證明，因為中國畢竟是中國啊！

(十月十七日北平)

### 本刊批銷辦法

- 一、批銷每本五元起碼，一律七折。
- 二、批銷戶提前一日即每星期五發貨。
- 三、本社經濟基礎脆弱，批銷務須先款後貨，以資週轉。款盡通知續進，欠款即行停發，尚希見諒。
- 四、每月抄寄結單，以憑核對，如有錯誤，即請來函查詢。
- 五、外埠批銷不退貨，請確估實銷數，來函認批，以免浪費。
- 六、郵費隨批戶負擔，寄遞方法請于來函時一併註明。

### 是法院審判

警備部的談話，一方面說明由局處理本案的態度，一方面也警告

###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訂  
本刊銷行二千三百份

|    |        |
|----|--------|
| 封面 | 三百六十萬元 |
| 牛面 | 一百九十萬元 |
| 底面 | 一百萬元   |

# 北平教員學生被捕案續誌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記者曾於本刊三卷七期報告北平學生被捕案續誌。燕京於十一月一日宣告罷課，清華北大有同樣的騷亂，但因被捕學生中力易周等五人旋即被捕，遂作罷論。但是被捕未釋的還有孟憲功(北大二級學生)。學生們以為可以同樣保出來，胡適校長也從行續帶來消息：「俟一二日內審訊後可能放出。」可是，一天，兩天，音信杳無，被捕的消息却反而接二連三的增加：貝滿女中教員出曉，陳建被捕了，北平大學李恭貽被捕了，前北平平部學生劉杰在張垣被捕了。他們犯了什麼罪？將來究作何種處置？當局未作明白表示，只說破獲了一個「共匪秘密機關」。

## 被捕的經過

劉杰被捕與北平方面無關，更不在孟憲功等案內。據北大院聯會報導：他是前北平平部電機系三年級學生，因北平平部反對運津罷課，沒有課上，便參加了電信局的考試，取錄後，分發在張家口電信局當電訊課的機務股長，上司曾派來一個無能的手，被劉杰乾脆的辭退了，據說因此招了被捕之禍。七月一日，劉杰為了參加北平平部的學期考試，向上司請假，因遭拒絕，便不顧一切的趕回北平。七月十日，又帶了他的同學韓大約一同赴張垣。七月十四日，連韓大約同北平，在車站因檢查身份證，兩人同時被帶至警備部。後來，韓大約被捕，劉杰則正式下獄。他的罪狀，乃因機務股，有一共黨份子，而他的同北平，被認為是在解放區跑了一趟。後經郭文儒、陳立夫等的保證，於八月四日一度釋放。八月六日，又被傳去警備部問話，重行入獄。最近北大當局曾去兩次公函與傅作義將軍，仍無保護希望。究犯何罪？亦無確切答覆，只對孟憲功等四人的被捕經過，北平民主牆上也先後報導過。原來孟憲功是北大經濟系二年級學生，平日沉默寡言，與他接近的同學說：「他啥書很用功。」他的被捕在上月廿七晚，可是五六天才得到證實。李恭貽是北大經濟系四年級學生，並在平明日報編國際新聞，十月二日在平明日報社被捕。但捕去後，該報却隱隱不見半個字，該報社長但說此事與報館無關，要胡適校長設法保釋，消息才這這隱隱傳出。貝滿女中教員田曉陳建被捕，一在八月廿五晨，一在八月廿六晚。最初並無確訊，許多人都將信將疑，因為陳建即陳布留的女公子，可是，事實證明這並非謠言，田曉陳建都被捕了，跟據都說「共匪工作人員」。陳建被捕後，她的妹妹曾給她多方聯絡，毫無結果，而且陳建的家亦在查禁狀態之中。

孟憲功等四人的被捕經過，北平民主牆上也先後報導過。原來孟憲功是北大經濟系二年級學生，平日沉默寡言，與他接近的同學說：「他啥書很用功。」

## 學校當局的態度

十一日起，清華北大實行罷課，貝滿女中也決定自十三日起罷課，並揚言要聯合各中學一致行動，各校教授雖多數同情學生，學校當局斷然不贊成這態度。首先北大出佈告，說不能犧牲多數人的學業以營救少數人，如果有的上課者，以噴嚏論。清華有同樣的佈告，梅贻琦校長並召集學生代表加以勸阻。學校當局這態度，自有他們本身的苦衷，胡適校長認為這會增加我的困難，勸告院聯會代表要同學趕快復課，對被捕同學校方自當營救。這些話並未發生多少作用，引起學生們注意的，是胡適校長於十二日飛南京。他們說：「這一位有力的家長丟了以後，一切更不堪設想。」於是十一晚東廠胡同的請願

## 向胡適請願

那是海暮時分，民宅廣場上聚集着四五百學生，有些在商討請願的技術，有些在練習唱「團結起來」的歌兒，大家心中都存着那麼一個希望，以為胡校長會同情他們，他的不贊成罷課是誤解了他們的意見。沙灘離東廠胡同不甚遠，揚兩個灣，也就到了。那時正停電，沒有亮，學生們都默默地守在院子裏。胡校長從黑暗中走來了。學生代表說明來意後，胡校長不快地說：「你們是來救送我的吧。」聽語調，就知道今晚的神氣不同往昔，然而，這位四十多學生的校長並沒有生氣，他苦口婆心的說明他去南京是非去不可，他丟了以後，學校自有入負責，又勸告學生趕快復課，他說：「你們罷課了，我就不能向行轅去交涉。」至校方對被捕學生監禁的辦法，他說有四個步驟，就是：一、聽到有學生失蹤時，校方就去查問

看是否被捕；二、如果被捕了，要求有關當局予以優待，使飲食住宿不致受苦；三、被捕者罪狀較輕時，由校方保釋；四、如果罪狀較重，要求法院從寬發落，由校方代覓法律顧問及辯護律師。當時學生們會堅持要胡校長當校，胡校長說這侵犯了他的自由，生了一會氣，但不久，又平靜下來，勸學生們早些回去。學生們以未能如願以償，一個也不肯走，胡校長只得轉身進去了，後來還是鄭天挺秘書長答允由校方當晚去急電要行轅明日(十二日)公佈被捕罪狀，再放保釋或要求移送法院的問題，八時中，這羣請願學生才自動退出胡公館。

## 被捕罪嫌

被捕罪嫌 十二日的報上果然露佈了，那正是中央的一則消息，那消息是：「此次本市獲獲共匪重要機關，其中北大學生孟憲功，李真貽及貝滿女中教員田曉陳建等，參加共匪工作。被捕後，經訊明均供認係共匪重要份子，擔任竊取軍事機關情報，及破壞等工作

不諱，證據確鑿，且親筆具有自白書，詳述加入共黨經過及任務。：案情不日即可公佈。：對這一消息，北大院聯會當天就加以聲辯，有一既然證據確鑿，為什麼不移送法院？為什麼不公佈案情？」等語。

## 北平人權保障委員會的成立

在罷課的課程中，北大有過一個人權保障座談會，許德珩，雙弘等教授都發表過意見，他們一致認為保障人權是必要的行動，也是長期的工作，他們勸告學生：「把書本與保障人權的工作當作一副担子挑着走。」在這樣的指示下，北平人權保障委員會於十三日下午正式成立，十四日起，已罷課各校都自動復課。

北平人權保障委員會成立後，曾派代表至行轅請願，要求至少將孟李等被捕學生移送法院審訊。李宗仁主任因忙於開會，未予接見，十四日，平市警備部發

劉杰被捕與北平方面無關，更不在孟憲功等案內。據北大院聯會報導：他是前北平平部電機系三年級學生，因北平平部反對運津罷課，沒有課上，便參加了電信局的考試，取錄後，分發在張家口電信局當電訊課的機務股長，上司曾派來一個無能的手，被劉杰乾脆的辭退了，據說因此招了被捕之禍。七月一日，劉杰為了參加北平平部的學期考試，向上司請假，因遭拒絕，便不顧一切的趕回北平。七月十日，又帶了他的同學韓大約一同赴張垣。七月十四日，連韓大約同北平，在車站因檢查身份證，兩人同時被帶至警備部。後來，韓大約被捕，劉杰則正式下獄。他的罪狀，乃因機務股，有一共黨份子，而他的同北平，被認為是在解放區跑了一趟。後經郭文儒、陳立夫等的保證，於八月四日一度釋放。八月六日，又被傳去警備部問話，重行入獄。最近北大當局曾去兩次公函與傅作義將軍，仍無保護希望。究犯何罪？亦無確切答覆，只對孟憲功等四人的被捕經過，北平民主牆上也先後報導過。原來孟憲功是北大經濟系二年級學生，平日沉默寡言，與他接近的同學說：「他啥書很用功。」

孟憲功等四人的被捕經過，北平民主牆上也先後報導過。原來孟憲功是北大經濟系二年級學生，平日沉默寡言，與他接近的同學說：「他啥書很用功。」

十一日起，清華北大實行罷課，貝滿女中也決定自十三日起罷課，並揚言要聯合各中學一致行動，各校教授雖多數同情學生，學校當局斷然不贊成這態度。首先北大出佈告，說不能犧牲多數人的學業以營救少數人，如果有的上課者，以噴嚏論。清華有同樣的佈告，梅贻琦校長並召集學生代表加以勸阻。學校當局這態度，自有他們本身的苦衷，胡適校長認為這會增加我的困難，勸告院聯會代表要同學趕快復課，對被捕同學校方自當營救。這些話並未發生多少作用，引起學生們注意的，是胡適校長於十二日飛南京。他們說：「這一位有力的家長丟了以後，一切更不堪設想。」於是十一晚東廠胡同的請願

那是海暮時分，民宅廣場上聚集着四五百學生，有些在商討請願的技術，有些在練習唱「團結起來」的歌兒，大家心中都存着那麼一個希望，以為胡校長會同情他們，他的不贊成罷課是誤解了他們的意見。沙灘離東廠胡同不甚遠，揚兩個灣，也就到了。那時正停電，沒有亮，學生們都默默地守在院子裏。胡校長從黑暗中走來了。學生代表說明來意後，胡校長不快地說：「你們是來救送我的吧。」聽語調，就知道今晚的神氣不同往昔，然而，這位四十多學生的校長並沒有生氣，他苦口婆心的說明他去南京是非去不可，他丟了以後，學校自有入負責，又勸告學生趕快復課，他說：「你們罷課了，我就不能向行轅去交涉。」至校方對被捕學生監禁的辦法，他說有四個步驟，就是：一、聽到有學生失蹤時，校方就去查問

看是否被捕；二、如果被捕了，要求有關當局予以優待，使飲食住宿不致受苦；三、被捕者罪狀較輕時，由校方保釋；四、如果罪狀較重，要求法院從寬發落，由校方代覓法律顧問及辯護律師。當時學生們會堅持要胡校長當校，胡校長說這侵犯了他的自由，生了一會氣，但不久，又平靜下來，勸學生們早些回去。學生們以未能如願以償，一個也不肯走，胡校長只得轉身進去了，後來還是鄭天挺秘書長答允由校方當晚去急電要行轅明日(十二日)公佈被捕罪狀，再放保釋或要求移送法院的問題，八時中，這羣請願學生才自動退出胡公館。

不諱，證據確鑿，且親筆具有自白書，詳述加入共黨經過及任務。：案情不日即可公佈。：對這一消息，北大院聯會當天就加以聲辯，有一既然證據確鑿，為什麼不移送法院？為什麼不公佈案情？」等語。

(下接十六頁)



# 杜蒲及其漫畫

王 琦

一個年輕的、黝黑的、憂鬱的、沉默寡言的、毫無智識份子氣味的傢伙，便是當代法國大漫畫家杜蒲 Dubout 的塑像。

在今天國際漫畫領域中，杜蒲的成就就是相等于大衛羅，和克羅斯。在法國，他和若望·埃茲、沙德、加萊爾、沙樂，同是法國人易尊崇和熟悉的匠笑，而杜蒲尤其擁有更多的讀者。

但在中國，杜蒲的名字比起大衛羅，和克羅斯來，顯得生疏，原因是他的作品沒有像那兩位漫畫家一樣廣泛地

介紹到中國來。事實只要我們不會疏忽或健忘，應該記起遠在八年前，重慶一家左翼報紙上，曾由巴黎人道報上轉載來一套連環漫畫——歐洲馬戲班——以歐洲的政治舞台為背景，用馬戲班裏的各種角色來象徵歐洲的政治陰謀家——聖伯倫、蕭萊、希特勒……；壓迫弱小民族和出賣人民的把戲，從這位作者的筆下，暴露得體無完膚，諷刺得淋漓盡致。而這位歐洲馬戲班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今天要介紹的杜蒲。

除了政治性的漫畫而外，更多的一般性的社會日常生活現象，更是他廣泛採取的題材，社會上各色各樣的人物，都是他嘲弄的對象。而杜蒲筆下的嘲弄，却大非一般無精神內容的漫畫可比，他能洞察到各階層生活內底的醜惡，而取生活現象的某些部份，作為一種問題的引來描寫，來誇張。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些極尋常的事物和現象，但是骨子裏確隱藏着這位正義嚴肅的藝術家對於人生批評和控訴的力量。如像他的「當火車停下的時候」一幅，描寫車廂裏的乘客在車子停下的一剎那間，爭先恐後的搶着下車，那種擁擠不堪的情形，有的人頭立在地上，四腳朝天，有的則鼻子夾在箱縫裏，有的把陽傘柄鉤在鼻子上，人堆人，腳踏腳，嘻笑，怒罵，叫罵：亂成一片，作者無非是利用他辛辣而近乎滑稽的手法，來烘托出一幅社會的亂象，幽默中含有着深刻的人間味。又如另一幅「你感覺到你的愛情在天上麼？」把一對談情說愛的男女，放在曠野綠茵的草地上，正在陶醉在美麗的夢境的時候，不覺滿天飄着德軍的降落傘部隊，手裏都攜着輕快的武器，把極度幽雅和緊張形成對比的描在畫幅上，這對那種愛情至上主義者是何等辛辣而刻薄的諷刺啊。此外如「當經理走進辦公室的時侯」，「健忘者」，「等什麼，等貨滿嗎？」……



等什麼，等貨滿嗎？」……



等，無不是以極普通的亂象，表達出作者對於現實社會生活的觀點，從各種形態的價值中，去表現個人或社會的價值。他長于細緻的堆砌，而他運用這種堆砌的手法，却極靈敏的能事。他理解滑稽對於漫畫本質的重要性，但他善于運用滑稽的手腕而使它不流于庸俗和低級，這是杜蒲藝術風格獨特之所在。

此外，杜蒲在畫法上與眾不同的，是善取人物的姿勢，在他畫面上，不論是在任何愉快的場合，或在任何不愉快



類的搭配中，他的人物總保持着瘦凜凜不可侵犯的神情，極其認真，持重。而且他操筆一般繪畫的法則，不講究遠近距離如何和透視的正確與否……這在漫畫作品上原是極足怪的，但杜蒲的畫面，對於人物和物體的輪廓都極其注意，無原則的一筆一劃在他的畫面上是沒有的，堅實的素描使他把握著一手極其有力的線條。滿佈在畫面上無數緊密而刻實的綫，把他的大堆人物和物件待得清清楚楚，而讓我們尋不出一絲一毫模糊不清的痕跡。他的畫面，是經得起解剖的。這種優秀的技法，也是使杜蒲作品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杜蒲的另一套環境漫畫「亞納托爾先生」，主人公是一個法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紳士，他的太太具有名的河東獅吼，亞納托爾先生受著這位兇狠太太的打罵欺凌，從他倆夫婦的生活發展片段中，引出了許多使人發噱的



故事，而使我們從這些故事看到法國西社會生活的許多面。作者在他的諷刺中都表示對於亞納托爾先生寄予深切的同情，在法國成為掃蕩皆知的環境漫畫作品。

巴黎淪陷以後杜蒲沒有逃亡，仍然懷著他的祖國，但他沒有放下他的武器，不過在戰略上，他改變了作風，正面的刺激性的政治諷刺暫時是放下了，而把筆尖集中在對社會生活的一面。他描寫法國人在納粹統治下的種種生活情形，那些狼狽的，貧困的，穿著破爛衣服的巴黎人，他們在排隊領取食品，在火車輪船上買票擁擠的情形，他們在貧困和壓迫中的苦悶掙扎，從這些看了使人發笑的畫面上，實在包含了使人流涕的血淚，也含着這位漫畫家的同情和憤怒。

巴黎解放後，杜蒲從被封鎖的黑暗的天地裏回到光天

化日下，更自由地揮筆畫筆。解放後法國西人民的新面貌，存在社會中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小市民，公務員，女人，各色各樣的人物，又以新的姿態出現於他的畫面上，而這些作品的含義，又以暴罵和批評的成分居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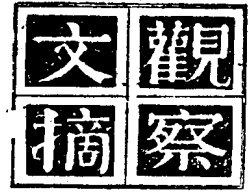
對於那些危害法國人民安全的反動政客和只顧自己利益而不管大眾利益的資本家，杜蒲更是毫不容情的施以痛擊，所以在法國資本家的眼裏，杜蒲的名字是最刺人的眼中釘。無怪乎最近在巴黎出版的一本「杜蒲漫畫集」上，第一頁便使我們看到這樣一幅畫「一瓶墨汁倒出來了」，臥倒在墨汁中的是一些顯着極度狼狽之狀的政客，資本家，富家（連亞納托爾先生也在內）其中一個兇狠的掏了手槍，對準着 Dubout 的簽名「砰」的一槍，把他的簽名打成二段。

這證明了杜蒲筆下產生的作品，是不容于暴勢力的。

（上接十一頁）營，那不僅表示政府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甚而可算是向保守黨屈服。這樣一來，則在黨內將要發生什麼事體是誰也無法預料。可能對一般黨員心理上打擊甚大，甚至於還可以弄到喪失領導地位的地步。政府無法，有一度會想向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身上來探詢意見。而工會執行委員會的回覆最得體，認為鋼鐵工業國營不國營是政府的事體，工會執行委員會儘不過黨內的組織，無法同時也無權來作這樣的決定。碰巧此時，格萊姆社（Grimehorpe）煤礦的工潮突然發生，黨內黨外人士都覺得對國營事業的看法似乎有另加檢討的必要。另加上經濟危險的威脅，政府暫緩國營鋼鐵工業的聲明算得到多數黨員的認可，而這場風浪也同時暫告一段落。

在民主政治體系國家中，一個政黨的當選有時候並不能算為太困難。但是有一個政黨來完成一樁革命性的改革運動却決不是件易事，不管這是經濟的改革，或是社會的改革，前途的挫折與阻礙真不知有多少，何況這是發生在一個歷史性累積最深厚的國家裏面。除去領導者的勇氣，決心和對策以外，另外需要的還得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但我們始終希望這個新社會主義運動在英國能夠短期內順利完成。

（九月二十九日）



### 對於北大孟憲功等是

### 否犯罪及假定其已 犯罪究審判權屬於 何種機關之意見

葉 樞 衡

有二點可以研究。第一點為所犯何罪？應受何種處分？根據何項法律裁判？第二點為審判權屬於何種機關？即究係軍法審判？抑由法院依普通刑事訴訟法或「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審判？或由高等法院管轄或由地方法院管轄？如說由無審判權機關審判，又如何救濟等？

願中國現行刑事制度，尙未罪刑法定主義，犯罪之成立，有一定之構成要件，而法律之適用，復以事實為前提，案情內容，吾人所知甚少，未便揣測。所可言者，「勵行全國勸助員令」及「國家總動員法」並「勸助員勸助完成憲政實施綱要」中均無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不能據為裁判之根據。過去以處罰共黨為目的之一「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已經國府於三五年二月十三日明令廢止，歷已失其規範性，不能引用。孟憲功等並非軍人軍屬，復未經立法院通過，並由國府公布宣告北平實行戒嚴，不問案情如何，殊難想像有通用「陸海空軍刑法」之難地。「妨害國家總動員勸助暫行條例」雖可適用，事實上，機會甚少。故該案所適用之法律，或終不出刑法範圍。

又審判權誰屬問題，因法令隨時有變動，自不能僅以某一法律之某條為依據，而應綜合有關法律判斷之。查「妨害國家總動員勸助暫行條例」第三條：「犯本條例之罪者，由軍事審判權之機關審判，並由中央最高軍事機關核准後執行。」在孟憲功等應適用「妨害國家總動員勸助暫行條例」處罰之前提下，依此規定，似應由軍事審判機關審判。其實不然，「妨害國家總動員勸助暫行條例」為一種特別刑事法，適用同條例之各案件，即為特種刑事案件。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頒行後，所有特種刑事案件，除軍人為被告者外，概由法院依「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所定程序審判。同條例有明文，其第一條第一項曰：

「依法律規定適用特種刑事審判程序之案件，及本條例實行前，依法令規定由軍事或軍法機關審理之案件，除軍人為被告者外，均依本條理之規定審理之。本條例未規定者，仍適用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有關之法令。」由此可見「妨害國家總動員勸助暫行條例」第三條之規定，已因「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之施行而廢止。孟憲功等從前適用「妨害國家總動員勸助暫行條例」之規定處罰，仍應由法院審判。假定該案僅應適用刑法，亦應由法院審判，自不待言。至於究竟應由何種法院審判，則須視案情及所應適用之法律而定。在知悉事實前，無法豫斷。萬一此案由無審判權機關進行審理判決，顯與「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第九條（條文見本文後）均相抵觸，其判決理應無效，法院仍可提審另判。

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  
 第九條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後判。

（上接二頁）魏德邁痛斥於後，因不持「奸黨」之宣傳。年有氣盛者流，憤慨之詞，平言表，其事雖見，而竟因「不法」失聲，即令當局言之鑿鑿，亦足使民間聞之喘喘，數千年前「偶語者棄市」之仁政，重見於今日。人生於世，孰無恩怨，言語小節，豈無先檢之處，若有某種特種人物圖作過功之舉，則難生不測，且夕禍福，而「莫須有」之罪名難逃矣。以至人心惶惶，莫可終日，此豈治安之福？雖云「

嚴厲處置」之下，可收「嚇於寒蟬」之效，孰知「沉默」之後，將有「爆炸」以繼，當局諸公，不乏深究歷史者，咸不以此言為河漢也。

羅斯福總統之「免於恐懼之自由」，實為「人身保障」之最好註解，今日既欲追隨美國左右，何樂此「明論」於不顧，順天（即時代之謂也）者，逆天者亡，即置「法律」人情不論，豈竟對利害得失亦不計耶？

李殿民 十月十八日 上海江灣

### 關於在華德僑

編者先生：前幾天政府又在追加逮捕德僑，被逮捕的人中不乏在華無何銀行而確實為中國建設所需用的優秀技術人才，本刊三卷四期通信版中「納粹西遷」所記載的技術人才只是「一部分而已，據有關方面傳說的消息，此次的追加逮捕人名單並非由司法行政當局所指定，而是由外交部發出的命令，據聞乃是受了某友邦意見的影響，因德人在華經營進出口貿易多年，根深蒂固，勢力雄厚，納粹垮台後所有德系洋行如禮和洋行，興華公司，德臣洋行等原有德人多轉為中國貿易商工作，而形戚友邦商人的動靜，自引起他們的不滿。我國當局為了表示「友好」答應此請求，致使國內外各界現在受影響的人才部分遭了「池魚之殃」，現用德技術界各界正在紛紛活動設法留用。「納粹西遷」中所載之北大教授羅福民，在淪陷期間曾救過敵人的德文，但從未聽見其發表過什麼納粹思想。前面所說受友邦影響是傳言，並無真實根據，但此次追加逮捕時期適在「中韓調查」之後，實令人不無「蛛絲馬跡」之感，由另一方面說來，雖然有人遺棄了，可是有人在這次逮捕的混水中又摸著些魚了。

陳香基 九月廿三日 北平

最近政府對於共黨態度之劇期轉變，始於本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勵行全國總動員之命令。自此以後，三十一年五月五日施行尚未廢止之「國家總動員法」，重新獲得其原有之內容。本年七月十九日國府公佈施行之「勸助員勸助完成憲政實施綱要」中，復作各種具體規定。因之，三十一年八月一日施行之「妨害國家總動員勸助暫行條例」，復獲發揮其原有作用之機會。本年九月五日行政院公佈實行「後方共產黨處理辦法」其第八條第一項並經明定：「共產黨員或為共產黨工作人員潛伏後方不為第六條登記之申請，應由當地治安機關依刑法及妨害國家總動員勸助暫行條例懲處之，其有陰謀煽動者，並從重懲處。」政府關於法制方面之臨時措施，至此似已告一段落，檢閱九月六日以來京平大報，亦未刊載其他新頒法令。

在此情形下，北大同學孟憲功等事件，內政部登記證京警電字第一一一一號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期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 本刊自本期起

#### 每期改出二十頁

讀者先生：上海市節約運動委員會規定自十一月一日起，週刊限出十六頁，但可加封面四頁，合共二十頁。在這個限制下，本刊自本期起，每期出二十頁，較原來少出四頁。

減少四頁，將使我們平均少刊兩篇文章。對於讀者，這是一種損失，對於編者，這是一種困難，因為少發兩篇稿子，將使刊物的份量減輕。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祇好退一步來解釋：本刊自三期起，業已擴大版面，小五號字，每頁原排一千九百二十字者（92X2X50），現排二千一百七十六字（92X2X52）；六號字原排二千三百餘字者，現排三千字。本刊用的六號字，有時多至十二頁（如三卷七期），所以本刊雖然二十四頁，實際上約等于其他刊物的二十八頁。現在即使減為二十頁，但每期仍可容納四萬五千至五萬字，約略等于普通刊物的二十四頁。

這種解釋當然是消極的，聊以自慰的。不過我們希望讀者明白，減少四頁以後，大體上還不至於影響本刊的內容和份量。在「觀察週刊」以前的時期，如讀者找着，專論、國外通信、外論選譯、生活與文化專論，均將不受影響，「觀察週刊」後而的專論，如週末副刊、文藝、賽評、觀察文藝等數欄，則不免遭受影響。這幾個欄，我們不擬完全取消，但祇得輪流刊載。「觀察週刊」過去有時可以一期刊四篇，以後大概每期祇能刊載三篇。「觀察週刊」

畫一則暫時中止，同時擔任漫畫的孫方成先生正巧因事離滬去港。白報紙的價格似無回跌傾向，而排印工則又最近決定加價三成。物價的暴漲，本社同人待遇亦須調整。減少四頁所減輕的成本，恰巧抵上增加的支出。但是我們希望這五千元一冊的售價，能夠穩定一個相當時期。同時，減少了四頁，重量減輕，外埠航空批寄的同業，郵資負擔既減輕，希望亦能將門市零售的價格，稍為減低一點，以減輕讀者的負擔。

### 三題徵答

編輯先生：我是貴刊忠實的讀者；欲藉讀者投書欄徵求下列問題的答案：

- 一、政不失，盜不起，盜不起，國不亂。政失，盜起，盜起，國亂；盜亂國平？政亂國平？
- 二、盜起國亡，盜亡國乎？政亡國乎？
- 三、盜起殺人，盜殺人乎？政殺人乎？

必須聲明，我所指的是：漢與黃巾，唐與黃巢，明與國賊，不是現在的國與共。因為國民黨的政治未嘗有失，不能比漢唐明之末。共產黨也未嘗殺人，不能比黃巾、黃巢、國賊等。我深信國共都是為國為民的，并且都備着至真至善的主義。國民黨必能克服一切的困難，領導中國成為富強康樂的國家，以達到大同的理想。共產黨也必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專舉

馬建科 九月廿四日 西安

### 國民黨在康定

編者先生：茲將國民黨在康定之活動情形摘要開列如下：

一、九月中旬，西康省執委會主任委員（省主席劉文輝兼）曾密函省府會計長周福元，大意謂行憲在即，黨務經費依法不得再列入預算，為使該項地方支撥起見，請在本省各縣三十七年度地方支預算內，劃撥若干公產，以備支拂，惟不標明項目，並希轉知主管方面各同志協力辦理云云。

二、國立康定師範專科學校經籌備完竣，於本（秋）期開始招生，八月內舉行入學考試，十月六日開學。新生訓練一週，訓練結束日（十二日），強迫各生宣誓：「絕不奉行三民主義，擁護蔣主席，遵守校規，否則願受最嚴厲之處罰」等語。唯由省執委會書記長戚彬如訓詞，闡明「亂亂」之必要，勉勵同學明辨是非，對目前政局詳加認識，勿為奸人所利用云云。

鄒山齊 十月十三日 康定

### 人民開始需要合理的生活

#### 生活

編者先生：讀三卷五期先生「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 路刊出後的響應」一文，謂：「本刊的一貫態度，對於一切固有新理想，新計劃，新精神的人或事業，贊助支持，願盡力給他們便利」，這毋寧說是先生的態度，我決定把我的論文寄給你，因為我也有一套新的理想和計劃想獲得你的支助。

這八位留美先生以他們的無限熱忱想為中國農業找一條出路，在我們看來，這會遲早使他們失望的。因為這是一條不通的路，幾十年來的技術建設，我們也有過無數熱忱的農業工作者，就正如這八位一樣，抱有以這中國農業的理想，而且也曾投身於這項事業，但都是失敗了的。這不難在史實中找到充分的資料，中國農業遲遲有因技術改造導致若何進步。

在我們看來，中國農業的出路，自然

無法忽視未來農業科學家的熱忱與勤勞，但其根本問題，在現階段，却在社會經濟的變革上。

半壁江山的炮火和軍情激動的騷亂，都意味着要求變革，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兩黨合作，重走政協路線。因為戰爭的現階段發展兩造之一，都已無法消滅其對手。編者先生，如果真正獲得了合作與和平，那也並不完全解決了問題，或者說是新問題的起點。人民已開始需要合理的生活，為了未來的長期安定。社會經濟需要變革，我們希望能有一個全面的聯合政府，執行其前進的改革政綱（主要能為兩黨接受）。

這次的四中全會，正如吳世昌先生在觀察三卷五期一文中所言「執政黨本身，已自動的感到非變不可了」，「理想派」就正而正確的提出了問題，如同期觀察通訊「國民黨聯合前後」所記：「理想派認為今日中國國民黨最嚴重的問題不在黨內合併不合併，而在重訂黨的革命路線。他 第一個要問的問題：今日的國民黨究竟是代表那幾種人的利益，今日的國民黨的革命是為那些人革的？他們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國民黨是沒有前途的。」雖說這次的全會「理想派」並未得勢，即執政黨沒有緊接的去解決問題，但這一個問題遲早進行被提出，而且應給以解決的。

但這一個問題首先在理論上應該找到解決，國民黨仍不乏明智之士，它在中國未來命運的選擇上，仍有着決定的作用，它應該為那些人的利益而革命？中國的繁榮及國民經濟建設將循着那條道路？我們需要如何的變革？未來兩黨的和平合作應採行如何的改革政綱？編者先生，這是現下應該提出的問題，並且應該找到解答的。國人不僅在現局勢下都覺得沉淪、憂鬱和失望，人們也不能面對現實了，但我們是可以期望於將來的。（下接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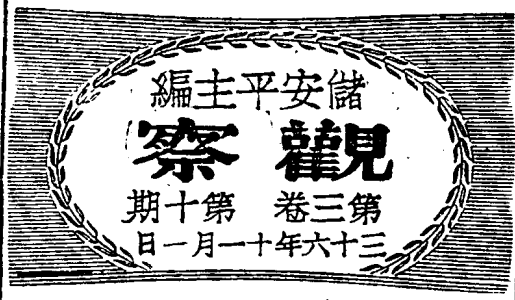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八二一號

三個月十二元  
半年廿四元  
一年四十八元  
郵費在內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國內：平寄：五元  
掛號：六元  
航空：七元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谷春帆：郵政儲金匯業局局長  
朱傑：中央大學教授  
朱本源：國立編譯館副編審  
楊人楩：北京大學教授  
史超塵：在美國一家工廠實習  
樓卓：

# 從民主到帝國

谷春帆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民主運動，可說是風靡全球。第一次大戰是為了民主打的。威爾遜總統說要使這個世界安穩地民  
主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當時的德國首相 Herr Bethmann-Hollweg 也說德國為了正義與自由作  
戰。第二次大戰更是為了民主打的。從大西洋憲章以至四大自由以及聯合國全是民主。但是希特勒也說他要「為大衆建設  
和平」。這樣說來，不獨英美是老牌民主，蘇聯是新牌民主，連獨裁透頂的德國，也未嘗不可曲解自附於民主。  
民主民主，世界多少廢話，打着你的幌子。

拙著「中國工業化通論」(商務版)中，曾有一篇，詳細分析民主政治之發生與工業化的關係。從這裏可得到一個結  
論，歷史上的民主政治僅是推行工業化的一種手段，一種工具，並且是臨時借用的工具。在推行工業化的初期，因為要推  
翻當時教會行會貴族特權的束縛，所以發生了民主政治的哲學與民主政治的運動。這些哲學，這些運動，在十七八世紀時  
就是要幫助當時新興的資本家充分無顧忌無廉恥去生產、去貿易、去掠奪、去發財、所以才發明的。他的唯一功用，就是  
要掃除一切障礙發財的特權組織。當時所說民主運動的「一民」，是專指有資產的人的，普通人民並不算是人民。隨着這些  
障礙的消除，民主運動原來的目標也就消失而轉向。

資本家無廉恥無顧忌的發財運動，引起了社會上普通人民及勞動羣衆的痛苦與不滿。所以即在資本家以民主招牌來打  
倒貴族特權不久以後，甚至即在同時，羣衆就起來要求以種種社會立法，要求以國家的力量來干涉資本家。這種干涉，也  
以民主的招牌，也在民主的政制下發生。這樣前後兩種是性質很不相同的民主。前一種是放任的民主。後一種是干涉的民  
主。

即在放任的民主風靡的時代，在國與國間，國家亦往往出而干涉。到了現在，七八十個國家，睜眼對立。美蘇兩方更  
是窮形極相。國家干涉的程度一天一天加強。非但放任的民主早已碰壁，干涉的設施可以成爲大帝國產生的前奏。人類文  
明五六千年，只有短短一個時期，小小一個區域，曾經以放任爲政治，現在又是從放任到干涉，從民主到帝國的老路了！

在拙著「中國工業化通論」裏，主要係根據英國的歷史來敘述民主運動。因爲英國是民主運動的發祥地。現在一般認  
爲美國是民主國家的中堅，我們不妨把美國的歷史略略一敘。從英國逃難到美洲的美國祖宗，是洛克放任哲學的信徒。獨  
立宣言，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是洛克至哲斐孫以至大多數美國人的信仰。美國有無限的天賦，無窮的機會，只待人去開  
發。拾富拾貴，隨地而是。所以自由放任的哲學，在歐洲早已修正，而在美國依舊支配着大多數人民思想。但從獨立戰爭  
以來，一向也還有一股集權干涉的思想，逐漸發展起來。依哲斐孫這輩放任主義的主張，獨立戰爭以後，各州自由自在，  
根本不要組織聯邦。後來聯邦派到底成功。林肯時代的南北戰爭，更確定了聯邦的最高權。在國際向經濟的發展，產生了  
門羅主義，產生了高度的保護關稅，將整個美洲關閉起來，作爲美國人自由開發的園地。聯邦的疆土從十三州擴張到四十

九州。經濟力量，金融力量，政治軍事力量，全成為世界第一。儘管美國有許多孤立派，儘管國內如何主張放任主義的民治，而在國際政治上，美國向來是干涉的。現在美國的經濟力量，在國際間已經可以不怕別國競爭，所以在關稅貿易方面，反而主張徹底放任。在國內大生產事業的發展，除了政府以外，亦是所向無敵。所以洛克斐孫的放任政治，成為大生產事業的護符、主張減削政府權力，而為共和黨的政綱。向來主張放任的民主黨，從羅斯福新政以來，反而主張干涉。以為放任妨礙全體利益，不獨要以國家的力量來干涉，如羅斯福初期新政，並且要在國家力量來謀全體福利之增進，如 TVA 之類。但國內政法主張，雖有此區別，而兩黨對國際政治的主張，却一致要干涉的。

不獨美國在民主政治的方式下，國家積極干涉。老牌民主的英國更是在民主政治的外套裏，左傾到社會主義。由此說來，從美英的民主到蘇聯的民主，實在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各國的政治趨向，幾可說一致從放任走向積極干涉一條路上去。從民主走向帝國路上去。要使全國人民服從一個統一的意志，如盧梭所說 *General Will*。至於這個統一的意志，如何來表達，是否用一個人來代表，用一個黨來代表，用議會的方式來代表，或用其他的方式來表示，倒是另一問題。民主的內容是非常寬泛而富於伸縮性的。每個國家各自根據其本國的歷史、民族性、經濟狀況等種種條件，而發展成功一種特殊的風格與制度。正因民主是如此籠統的名詞，所以世界上沒有人反對民主，任何獨裁任何英雄也可以不必反對民主。正因如此，所以贊成民主，提倡民主，也成為無意義。必須得說明是如何如何的民主。猶之提倡生活主義為無意義，必須說明是如何如何生活。

實在說來，民主政治中最嚴重的問題，無過於如何有效地表達民意一問題。我們常聽說「民意」「民意」，這個名詞之無意義，也與民主一名詞之無意義同樣可笑。夫婦兩口子尚且可以有兩種意見，至於無可調和而要離婚，一個國家有數千萬以至數萬萬人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誰是民意，誰不是民意。若以多數為民意，事實上不能每次點數。若以抽樣代表全體，無論用選擇來抽樣，或用一黨專政作為抽樣，所抽之樣，均不一定代表全體。若以議會代表民意，議會很可以受到操縱。若以輿論代表民意，不獨輿論可受統制，而且輿論從權左到極右，誰能代表民意？若全國人民真正只有一個意見，自然最好不發生意志統一的問題。假使全國而有兩個三個乃至無數個意見，民意根本不一致，如何求得統一的意志，實在很困難。放任政治的解答是，既然各人有各人的意

志，讓他們自己做去就是了。這個答案是合理的但是不夠。假使各人可以憑自己意志做去，則意見不同的夫婦尚可離婚，意見不同的人民必致打得亂七八糟。人可以堅持自己的意見，作為「民意」，而使其他人羣亦接受這個意見。其他人亦自以為是民意，不願放棄自己的民意，接受別人的非民意。照費希德尼采這輩德國政治哲學家的說法，唯有超人的英雄才能代表統一意志。假使有人不服，打倒他，消滅他，這是一種方式。管制他，強迫他，這又是一種方式。總之統一是要絕對的。照英美派理性哲學的政治主張，便不是如此。你不贊成我，我把雙方意見，訴之人民信任。若人民信任我，你便不許再吵。若人民不信任我，我便讓你去；這是英國的方式。我也接受你一些意見，你也接受我一些意見，大家容忍四年。等到下次選舉，看是你來，還是我來；這是美國的方式。英美的方式是容讓的，政見不必統一，但求折中調和。絕對的統一意志，必須絕對的服從，否則便不免要打起來。譬如兩夫婦中太太絕對好說話的可以不離開離婚。協調而不統一的民主，非但要雙方互讓，並且要彼此同意用民主的方式來轉移政權。否則人民縱使投了不信任票，我偏不下台。或明明選舉失敗了，我偏要硬爭上台，結果又非打不與。我覺得互讓容忍，尚不是件難事。政治家大多是富於妥協性的。但大家尊重用民主方式來轉移政權，而不動武，却是件難事。必須有長期的習慣，方能養成。政治是最現在的東西，極受歷史支配。英國自克林威爾稱兵以後，美國自南北戰爭以後，久已慣於以選舉轉移政權，不是偶然的。一個制度之生根立脚，非有三五十年歷史不與。威瑪憲法是最民主的法典，而結果產生希特勒。日本民主維新了數十年，而天皇仍是明聖。這次大戰以後，西歐諸國本有民主根基者，大多仍恢復了民主政治。雖在蘇聯勢力範圍之內的捷克，一樣也保持着民主制度，但同時的保甸諸國就恢復了獨裁。所以倫敦的 Economist 慨嘆說，不問外力如何，內部政制型態，究竟為本國國情決定。熱心中國民主的人士，不能不特別注意這一點。無論如何缺陷，第一步先要努力建立一個以選舉與情和平轉移政權的機構與習慣。我會想假使自民元以來，大家能遵守民主的大道，使議會選舉的方式，能保留至今，而只在此制度內求改良。則今日扭結不解的政爭，也許可以經由選舉來解決，不至於鬧到如此地步了。

一個民主制度建立之初，尤其特別當心。因為此時新習慣尚未養成，而舊時以武力操奪政權的習慣尚未消除，所以特別危險。民初以來的民主，不獨在附選豬仔等等弊端上，而還在稱帝復辟軍閥出入上，使民主的制度無法生根。

贖上一週破爛，即永久建立不起來。南美洲的許多共和國，西班牙，威瑪德國，均屬此例。所以開頭特別留心。儘管有許多不滿意的缺陷，只應當針對此種缺陷去挽救，不可根本懷疑破壞此制度。例如近來很有人批評選災，實在烏烟瘴氣鬧得太不成話。但試想美國選舉的包辦情形，以及亂七八糟的弊端，甚至去年尚有退役軍人武裝暴動打倒賄選的事情。可知一個制度要完美無缺，絕不是短期內之事。西謬所云進步的代價是求久不斷的努力。若能先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形式，在此形式以內，努力求其改良，而不加以破壞，則三五十年之後，如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

上面說過，民主的內容極為寬泛。在不同的人手裏，可以做出不同的民主。羅斯福手中的民主，與杜魯門的民主，便完全不同。民主制度即使建立，隨時可以破壞。即使根深蒂固不至於有破壞危險，也隨時可以變質。所以永久要努力，永久要在民主的範圍內努力。近來有人以為中國文盲太多，不能實行民主。有人以為中國有特權勢力，任何好的東西來到中國即變質。有人以為中國上下兩極不通，所以民主做不好。這些話指示得多很對。正可以說明在今日中國而企圖創立民主，不能期望過高。也正可以說明中國民主的前途，特別有大困難，特別要努力。也正可以說明假使今日中國而能將就搭成一個民主形式的架子，已經不容易，特別要留心在此架子內去求進步，而不致拆毀此架子。固然我們至今還不敢肯定，這箇充滿「缺陷」，七穿八洞的架子，是否真能搭得起來。搭起來亦是否還有民主意義。但這正是愛好民主的人應當努力的地方。

我說互讓容忍，尚不是件難事。從一般政治家性格上說來，我覺得是如此。但自然不是每個人如此。黑格爾馬克斯所致的人生並不如此。軍隊訓練的人生也並不如此。所以洛克以來放任寬容互讓理性的民主老風變遷得要提倡。尤其關於統一與協調的分別，應當說得明白。真如羅素所說「容讓與常識是心理的習慣，不能寫在憲法中去的」(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1945. P. 638)

我不能在一篇短文內太多說。我覺得政府要統一而政見要協調。政府統一與政見統一是一件事。政見不必統一。而統一的政府也無妨分權。一個國家而有兩個並行的政府必鬧。所以政府必須統一，一國只能有一個政府，處理屬於全國之事。但不應干涉各級地方政府之事。各層政府有各層政府之權。一省有一省之事，一縣有一縣之事，一邦有一邦之事，一鄉有一鄉之事。各有其事，

各有其權。所以分權無妨於統一。並且民主政治必須從地方自治培養起來。所以分權尤為必需。至於各種政見，彼此不同。謀國有謀國利益，紗廠有紗廠利益，若彼此不衝突，儘可各管各做。若彼此衝突，則不能不調和一下，彼此相讓。只要不破壞民主政治的制度，則各種利益既無統一之可能，亦無統一之必要。既不能硬性統一，則惟有出於協調之一法。(也許有人以為政見之不同，並非利益不同，而係主義不同，但我不相信如此看法。)各人有各人的利益，有各人的政見。倘有各種政見的協調，方能代表全體的利益。也許每個人不能全滿意，却也不致每個人全失望。這才是真正民主。否則若定要買激絕對的主張，縱使這種主張確實利國利民，而實行出於強制。民主的風度一失。這個政治就可能從民主逐漸變為帝國。在這種經濟干涉社會主義日漸抬頭的時候，我看連英美也未能免此危險。他們民主政治的型態是不致於變更的，但其內容則是可變的。

從民主到帝國的最大危機在於國際間。照目前對峙的局面看，已無待細說。上面說過，政府必須統一。並行的政府必鬧。國際間有如許政府對立，怎能不鬧。鬧則怎能不從民主走到帝國路上去。唯一解決辦法是世界聯邦。必須全世界人民能明白，世界與國家一樣，祇能有一個統一政府，處理一世界之事。但不應干涉各國之事。各國有各國政府處理一國之事，而不干涉地方之事。如此權責分清，則各國之與世界聯邦如各邦各省之與一國。如此而一個國內可以實行的民主制度，方有推行於世界的可能。但是太夢想了。目前世界是正在向帝國路上走了，而且走得很緊。一個帝國的世界能與民主政治並存嗎？我們只好再等看。

(上接二頁)這方面我們做得太少，正如吳之椿先生在觀察三卷四期一文中所說：「最可注意的，是一些：應該提出來的問題沒有一件被人提出，暴露於輿論了，；例如農業怎樣改變，工業怎樣復興。」

我的論文提出了一個初步的草案，但遠處鄉僻的作者却無法找到支援，才決定寄給你。

(編者按：譚先生的稿子是一部整部頭的著作，未能在本刊發表)

譚啟蘭 十月九日 湖南津市

留美攻農同學覆函

編者先生：承轉各信，都已收到。一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一文刊後，各方來信，出田出錢，供獻意見，建議辦法，真使我們說不出的興奮。說不出的感激。現在我們已將各信分別答覆，同時按照各信所說地區，研究詳細的具體計劃。因為經濟問題，我們只能以平信答覆，這是我們非常抱歉的。以後計劃的進展及結果如何，當隨時奉告。社會上許多人士沒有使我們失望，我們也絕不會讓這些朋友們失望。

美國明大農工工程系中國研究生 十月十五日

# 幣制非改不可

朱倬

由於通貨膨脹的惡果，國內的物價上漲已達最高峯的階段。上海官方公佈的物價指數為七萬五千倍，實際物價上漲的程度遠過於此。因為物價指數將影響生活指數的編算，而生活指數與工人的工資有著聯帶關係，故物價指數的編製，常須取得市政府的同意。因之一般公佈的物價指數，大都是代表最保守的，實際上多少有點低估，而且顯然有意使他不正確的。我在上月底和許多經濟學者交換意見，大家一致認為當時物價上漲的程度，最低也在十萬倍左右。現在時過半月，這半月來，脫了轡的物價野馬又不知狂奔多少遠了。

第一次大戰後，德國的通貨膨脹，造成了馬克的狂跌，終於於崩潰。其間經歷，均有數字可考。一九二三年一月德國物價上漲的程度約有戰前的十萬倍，相當於我國上月的物價情形，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國的馬克便崩潰了。這就是說，德國物價上漲到十萬倍以後，到馬克的價值等於零時為止，其間所經歷的時間，不過十個月的光景。我國當前物價的情形既然與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德國情形不相上下，我們的法幣是不是僅僅祇有十個月的壽命了呢？

有許多人或許不同意於我的看法，他們覺得當時德國是有意讓馬克崩潰。而我們現在的情形恰恰相反，政府正致力於各種方法以維持法幣的信用。用昔日德國的馬克來衡量目前中國的法幣，似乎不倫不類。不過我要告訴大家，貨幣這個東西，你有意維持它的信用也好，故意讓它下跌也好，一種經濟上的自然趨勢，終非人力所能挽救的。為今之計，要想解決當前我國的通貨問題，捨改革幣制而外，別無他法。五六年政府的平抑政策，其效力實在有限，經濟緊急措施，雷厲風行一時，亦無濟於大勢。法幣崩潰，已經是一條必然的末路。最寬的估計，也不過十個月壽命。難道我們一定要等待法幣崩潰了之後，再考慮到幣制的改革嗎？

我們到底在什麼時候改革幣制？行政院院長張羣氏在他答覆記者中說：「目前改革幣制的條件尚未成熟」。不知這是他的政治辭令，抑或當真如此看法。那麼我們要問，過了十個月條件成熟了嗎？沒有成熟又怎樣辦？恐怕條件不待成熟，而法幣早已先行崩潰了。中央銀行總裁張公輔氏說「目前改革幣制尚非其時，因為改革幣制需要三方面的平衡，即：（一）財政收支的平衡；（二）

國際收支的平衡；與（三）生產與消費的平衡；而現在我國都未具備。我完全不同意兩位張先生的看法。

第一、就財政的收支情形來說，本年度的預算為九萬三千億，收入為七萬億。此為去年十一月編製的預算，實際的收支，已大異此數。就我個人估計，本年度支出應為四十五億元，收入包括一切稅收與變賣公有財產，也不過二十億左右。還有二十五億的龐大赤字，完全靠中央銀行墊款應付。過去央行每月約撥付二萬億，九月份增加到二萬五千億，此後每月將不會少於三萬億。中央銀行那有如此鉅額現金？當然祇有印鈔票。支出愈龐大，赤字也愈龐大，通貨愈要增加，支出也跟着加多。因果相承，循環不已，實不知將伊於胡底？國庫的收入以稅款為主，賦稅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不能趕上物價的上昇。就理論上說，譬如鹽稅，假如我們按照物價指數徵稅，則鹽價將遠超於現在的價格。影響民生至鉅。就實際上論，譬如貨物稅，其征收所根據的評價，過去多根據六個月以前的物價計算，現在雖儘可能減少評價的時間，在交通困難的情形中，各地生產成本的調查統計，至少也需要三個月的時間。依三月以前的物價納稅，顯然已有極大的距離。他如所得稅的征收係根據去年的查帳結果，兩者的距離當更遠。反看國庫的支出，却因幣價下跌而增多，最近行政院又通過，文武職人員調整待遇，國庫之支出負擔更重。在這種情形下，無論如何是不能求得財政的收支平衡的。相反的，惟有改革幣制後，始能談得上平衡收支。

第二、就國際收支方面來說。我們知道表示貨幣價值的方式有二，即對內的購買力與對外的匯價。匯價穩定後，始能使國際收支平衡。我國現在每月的支出約為美金七千萬美元。主要的收入靠僑匯與輸出貨物，然兩者都無希望。我們過去的匯價，老是釘住一萬二千元。八月十九日後，改為掛牌市價，當時僑匯與輸出確實略有增加，其後以物價上漲得太快，掛牌市價與黑價相差得太遠，國內的物價既高，出口自無利可圖。且匯價時時波動，生產成本無法計算，再生產尤無法進行，因此出口停頓。同時僑匯也不願由掛牌市價匯入本國，大都先匯至香港，再買貨走私至國內，或經營特准進口貨及利用通行證運貨回國。於是僑匯變為走私的資本，益加紊亂國內的金融。在這種情形下，匯價之波

動有加無已。關於取銷黃金美鈔的黑市買賣，財部雖有討論，規定屬於個人者由警察局負責；公共的則由錢莊、銀行、與財部共同檢察。這都不過是些官樣文章。當前的危機，如紙包着火，終究要燒穿。非釜底抽薪，痛下決心，改革幣制不可。一味在政治上施壓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試看自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成立後，外匯已是一再掛縮。掛牌市價只好跟着黑市走，而且越走越跟不上。目前我們所有的外匯基金不過三億四千萬左右，再加上四行兩局的庫存現金兩千萬，不過在三億六千萬元。而這筆外匯，政府是不會也不能完全拿來平抑匯市的。首件重要事情就得購買大批墨油紙張，以便印製鈔票。而鈔票用飛機運送，也是要用汽油外匯的，其他如購買軍火，及必需品，在在需要外匯黃金。總之，目前情勢下匯價是無法穩定的，國際收支是無法平衡的。

第三、就生產與消費來說，我國自經此次戰亂，勝利後建設未成，而破壞已完。工廠倒閉，生產銳減，一般的消費，尤其是非彈性的消費，不能減少。物資既少，又加上通貨膨脹的作怪，要想平衡生產與消費，實不可能。現在政府拚命提倡節約，其實人民早已節無可節，約無可約。平時大家有錢，大家儲蓄起來。現在最聰明的辦法，是錢未拿到手，就先已花光。次一點的，就是錢拿到手馬上用去。如果要他儲蓄十天半月再用，那真是天大的傻瓜也不會幹。儲蓄不可能，資本何由積累？生產何由增加？生產與消費何能平衡？

現在不乏人如此想法，即打算借外債。假如十億元美元借到了，就可以填補虧空，平衡匯市，同時增加生產也有了資本。那時改革幣制的一切條件才達成。最近蒲立特發表訪華觀感，大家都感覺欣慰，以為美國馬上就要援華貸款了。這真是太天真的樂觀看法。我們可以斷言在明年四月美國國會開幕之前，美國的對華情勢是很難改變的。而且光想靠人家，終不是辦法，惟有自力更生，才是今日中國的出路！

不錯，我們沒有外援、沒有足夠的黃金與外匯。歷史上和我們今日所處情形相同，而能改革幣制成功的，不乏先例。一九二三年的德國改革幣制，就是一個例子。

一九二三年的德國馬克貶值到劇烈的時候，工人上午拿到工資，下午便全家出動，到煤店、麵包店、菜市場去排隊、等候購買生活必需品。那時候，真是早晚市價不同。不，差不多每分鐘都在波動。不僅如此，有許多人排了一整天隊，仍然一無所獲。這種情形，繼續有半月之久。整個社會經濟解體，犯罪自殺等案，層出不窮。政府束手無策。但德國人民是有組織的，這時便有兩種人挺身而出，解決了當前的難關。這兩人是（一）地主及房屋所有人；（二）

廠主及機器設備所有人。他們聯合起來，以土地銀行為基礎，將所有的機器、設備、土地、房屋、作為抵押品，合組一個委員會，發行一種土地證券。每單位為五百金馬克，經委員會與私人簽字後，放在庫裏，作為準備，另發行一種連登馬克 (Rentenmark)。此種馬克一出，因有實物作担保，信用極佳，馬上被人們吸收。緊縮地消滅了通貨的危機。從此經濟復甦，挽救了德國的命運。德國改革幣制的成功的說明了一個事實：即一國的財富並不單靠黃金與外匯；換句話，也就是說，不需要黃金與外匯也可能改革幣制。不過德國的成功也有其條件：

（一）國際貿易出超而不入超，因為戰時各國都遭受了很大的破壞，尤其是法國比利時受禍尤烈，一時無法恢復。而德國則損失較少，故戰後二三年一直是出超。這一點，最為難能可貴。因為國際貿易出超，則國際收支順差，外匯不感受威脅，匯價容易穩定。

（二）德國組織堅強，德國所引為自豪的，即為科學與組織。他們的組織，為自下而上的，故極為堅強。加以當時發行，計算得很精確，發行不濫，故易成功。

（三）連登馬克為非正式貨幣，不為投機的對象，當時馬克若由政府發行，則政府勢必維持到底，易於引起投機者的動機。而當時為民間所發行之貨幣，投機者心存畏懼，不敢施其技！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德國聯邦銀行成立，將連登馬克收回，恢復金本位時代的貨幣購買力。論者有謂連登馬克並未成功，此實大謬不然。一九二七年我路過德國的時候，尚會見到連登馬克，可見那時市面尚未完全絕跡。因為人民以其可靠，並不急於去求兌換。無怪英法人士要驚為奇蹟了。

回頭來看我國，我們是否具備了這些條件？

（一）國際貿易大量入超，而且有加無已。

（二）國民一盤散沙，更遑論組織？

（三）非正式的貨幣，恐怕更無人相信。

因之，我們的改革幣制工作，無疑地非常艱鉅。其困難實無從逆料。然而法幣到今天，已是山窮水盡的時候。我們是眼睜睜看它拖到十月以後，聽其自然滅亡呢？抑或未雨綢繆，先作打算呢？時急事迫，政府應迅速担當起責任，拿出有效辦法來！

現在資源委員會所轄的工礦事業，為數不少。合理單位化之後，便是很好的發行準備。他如交通方面，經濟方面的國營事業，以及四行二局的黃金外匯

與不動產，也都是國家的財富。財富並不僅單指黃金外匯，我國四千年來根本就沒有黃金，但不能說我們就沒有財富。列寧有句話很有意思。他說：「世界將會有一天進步到不用黃金，黃金也會有人把他拿來用作毛房的牆壁的」。我的話歸根一句，就是說，我們不必用黃金與外匯來改革幣制。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原則，技術問題是有待於仔細研討的。借外債，靠外援，生死仰之於人，不是辦法。自力更生，才能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現在當政諸公，大都怕困難，怕危險，不敢負責，不敢拿出魄力。他們一

拖再拖，拖到後來，毫無辦法，則一走了之。這不是政治家應有的風度，更不是經濟學者應有的犧牲精神。法幣祇有一條路可走。改得好，當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不能改好，可以再改，多少讓人民能够喘過一口氣來。否則，因循時日，十月以後的情形將不堪設想。十個月一轉眼就要到來，讓我再強調一句：幣制非改不可！

（編者按：此為朱傑先先生于十月十五日在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的演講，由該校同學王國生君記錄投來。）

# 論尊孔與民主的矛盾

朱本源

今年元旦，國民政府公布了國民大會制定的憲法，昭告天下，頒行全國，以期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也就是在今年八月廿七日，國府主席率領百官，在國府舉行孔子誕辰紀念，各地方的行政長官都到文廟主持祀孔大典，並由民議機關的領袖陪祀；祀典進行時，俎豆雜陳，雅樂齊奏，焚香燃燭，長袍拱手，朗誦祝文，發表演說，集古今祀禮之大成，好一番穆肅的「尊孔」氣象。這兩樁事，驟看起來，似乎風馬牛不相及，沒有相提並論的必要。可是熟悉民國掌故的人，總覺得這兩樁事由同一政府來倡導時，多少有點不相稱。因為在他們的記憶中，三十年前「憲法與孔教」曾經成爲問題。讀過了「新青年」雜誌的人，總還記得陳仲甫（獨秀）所說的：「孔教本失靈之偶像，……應於民主國憲法，不生問題。祇以袁世凱干涉憲法之惡果，天壇草案遂於第十九條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賊，致遺今日無謂之紛爭。既有紛爭矣，則必演爲吾國極重大之問題。」（二卷三號「憲法與孔教」）

當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剛被推翻時，孔教雖隨之成爲失靈的偶像，可是袁世凱做總統後，始而干涉天壇制憲會議，使憲草中列入尊孔的條文；繼而（於民國三年）下令恢復春秋祀孔。袁世凱稱帝失敗後，康有爲於民國五年又致書總統總理，提倡尊孔，並請議院「以孔子爲大教，編於憲法，要求政府」致書總統總理，提倡尊孔，並請議院「以孔子爲大教，編於憲法，要求政府」。孔子的偶像重被拾出。陳仲甫遂糾合「新青年」的同志，羣起而攻之，於是演爲五四運動最精彩的一幕——「打倒孔家店」。當時反對尊孔的人士多以嬉笑怒罵的態度出之，後人常引爲詬病。其實，二千多年的偶像，如果不用那種「抓破臉」的手段，是無法推倒的。就是在那些退快一時的議論中，仍不乏精

銳而正確的批判。其中，以陳仲甫認識出尊孔與民主之不能相容，最有歷史的價值，值得吾人今日重讀的。下面是他的重要的結論：

「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政治所心營目注者，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見孔子之道德與現代生活）「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定要尊孔教。按孔教的教義，乃是教人忠君，孝父，從夫。無論政治倫理，都不外這種重階級尊卑的三綱主義。」（見「舊思想與國體問題」）

「以議員而尊孔子之道，則其所處之地位殊欠斟酌；蓋律以「庶人不議」，則代議政體民選議院，豈孔子之所許？」（見「憲法與孔教」）

「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此義愚庸言之，張（勳）康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搭共和，亦猶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子。」（見「復辟與尊孔」）

這次紛爭的結果，不但尊孔未能成功，反而使孔子在歷史上的尊嚴與神聖完全被剝落。因爲五四時代是中國大多數人民以新鮮而狂熱的感情一擁護德與克拉克西，要求解放個性的時候。所以「康先生電請政府拜孔尊教，南北報紙無一贊同者；國會主張刪除憲法中尊孔條文，內務取消跪拜禮節，南北報紙無一反對者」。「孔家店」不得不暫時歇業了，到了國民革命時代，孔子更是遭過厄運，各地大成殿幾全改爲國民小學的觀堂，全國的學生都奉命向黨國遺像鞠躬以代替向孔子牌位叩頭。孔子的香火完全斷了。

豈知在袁世凱恢復祀孔的二十年後，國民政府以武力統一了中國的時候，又明令恢復紀念孔子誕辰的典禮。這是多麼突然的事。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胡適之先生反出馬應戰了。胡先生做了一篇「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的文章，駁斥當時尊孔的理論。但是大多數人却沉默着，胡先生的大文並沒有掀起新青年時代那樣波瀾壯闊的反響。雖然，這時候去五四時代未遠，而國內國外的情勢已經改變了：德謨克拉西在西方遭到白眼，攻擊，以至於排斥；德意的法西斯主義正在披猖揚厲，復古主義和狹隘的民族精神成爲人們醉心的目標；中國正標出「一黨訓政」的時期，精神上走着德意的路線。墨索利尼抬出了古羅馬的「斧鐵」(Fascio)，我們豈可不抬出「萬世師表」的孔子。當時尊孔者即以「領導國民培養精神上之人格」和「恢復民族的自信」爲理由。民主已被人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所以胡適之先生也就沒有從民主的立場去反對尊孔。他僅用事實證明「最近二十年中不會借重孔子」而能做到「智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社會風氣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凌駕百王的大進步」。於是胡先生大聲疾呼道：

「可憐的沒有信心的老革命黨啊！你們要革命，現在革命做到了這二十年的空前大進步，你們反不認得它了。這二十年的一點進步不是孔夫子的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你們「反倒……夢想從那「荊棘叢生，牛角傾斜」的大成殿裏抬出孔聖人來「衛我宗邦，保我族類」，這豈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嗎？」

胡先生認爲尊孔決不能達到「國民的精神」和「民族的信心」之復興。這是絕對正確的。

民國以來第二度的恢復祀孔，又過了十多年了，在這些年頭，孔子的香火一年比一年旺盛。這十多年是一黨訓政的時期。尊孔者藉口以孔子靈魂「奮起國民之精神」，來抵抗日本的侵略。反對尊孔者唯有沈默，而且不得不沈默。今年情形却不同了：政府在形式上結束了一黨訓政，事實上公布了一本中華民國憲法；在世界上法西斯主義已因德意日之戰敗淪爲罪惡的淵藪，民主成爲全世界人士判斷政治上是非的標準。然而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的政府却以公法人的身份代表國家「獨尊祀孔氏」。我們能不感到驚奇麼？

我們不能再像五四時代反孔教的戰士，以想像中的西方「德謨克拉西」爲標準，把孔子認得不值一文錢；也不能像訓政時期反孔教的戰士，只注意社會表面的進步，而忽視了當時政治的反動性。我們應當從尊孔的政府行爲中揭發出實現政治的本質。

我們知道，當人類的理性發達到相當程度以後，任何一種政治或社會的制度必需有一套理論的基礎，作爲統治權之精和的工具，以應得被統治者良心上的服從。例如，歐洲的封建制度以基督教的信條爲精神的維護者，十六世紀的君主專制政治遵奉君權神授說，十八世紀以來的民主政治有它的人權論和功利主義，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更是強烈地以歷史唯物論爲根據。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與孔教所以有不可離散之因緣者，以此。

不用說，每一種政治制度所利用的理論，必定是與它的利害關係相一致的；這種理論決不是純粹的思想的遊戲，而是現實的一部份。因此，如果有人對此理論表示異議，不啻攻擊制度本身，所以歷史上的統治者不惜利用一切政治上的方便去維護或「表彰」與它的利益相表裏的學說，而迫害或「罷黜」表示異議者。對所表彰的，奉之爲「正統」，對所罷黜的目之爲「異端」。羅馬的君士坦丁大帝是最私下令保護基督教徒的人，他在尼西亞會議(the Council of Nicaea)中認定亞哲拉細(阿斯(Athanasius))的教義爲「基督教正統」(Christian orthodoxy)，而以亞里阿斯(Arius)之說爲「異端」(heresy)。其所以如此者，因爲正統的教徒們承認羅馬社會應建立在奴隸和私有財產制度上面，並宣揚「人們都應當聽從世界上的不平等作爲死後取得平等的條件」之一得救的神話」。在另一方面，歐洲中世紀「異端裁判所」迫害異端的史實，是大家所熟悉的。蘇聯一九三四年以後的「莫斯科審判」(Moscow Trials)是現代著名的迫害異端的例子。蕭伯納說得好：「我們不要愚蠢地以爲只有納粹黨徒，法西斯黨徒，和布爾什維克黨徒做這樣的事，而英國人絕對不會這樣幹的；其實我們的法律是建築在正統之上，而且長須如此，正如蘇聯，意大利，德意志的法律一樣，不得不如此。」「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民主教育是不能寬容的，因爲民主教育不可避免地超向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爲了對抗起見，不得不有系統地宣傳資本主義的學說而毀謗共產主義的教師，俾使我們所有的人都皈依愛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見(Bernard Shaw: Everybody's Political What's What? pp. 171, 160.) 維護正統幾乎成爲每一種制度共同的現象，我們勿需因爲歷代君主之罷黜百家而感到「體教吃人」，便歸罪孔子個人。一種「正統」之所以具有「不能寬容性」(intolerance)，並非它自己要這樣，而是它的政治上的功用要它不得不如此。不過它之所以獲得一種制度對它的表彰，却由於它有意或無意地給該種制度以「理論的根據」。

我們可以粗略地檢討一下，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制度所以尊孔的原因。顯然地，君主所以尊孔，最大理由乃孔子主張尊君。關於孔子思想中正名主義以

及三綱五常說等等怎樣與封建社會的統治形式相吻合，近人已經作過很精確的開發，勿待我們贅述。不過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孔子是主張維持既得的利益的人，任何一種打破現狀的企圖皆遭受孔子的痛斥。季氏以八佾舞於庭，孔子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向哀公說：「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孔子作春秋，並非客觀地寫歷史，而是使「亂臣賊子懼」。因此，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並不是每一個時候都在尊孔。特別是在易代之際，野心家奪取政權時，孔子即被人奚落，猶之國民革命時代一樣。歷史上第一個用太牢祀孔子的是漢代的高皇帝劉邦，然而他在想效法秦始皇而尚未做到的時候，見了儒生，便摘下他們的儒冠來盛他的小便，或者開口閉口稱人「賢儒」。一直到他統一了中國後，從陸賈的奏議中，才懂得「行仁義，法先聖」對於鞏固他的統治權之精神效力。叔孫通向他坦白地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儒生替他定朝儀，別尊卑，他才「知皇帝之貴」，才懂得尊孔的必要。漢武帝之所以創造了表彰六經罷黜百家的玩藝，乃因為董仲舒告訴他，這樣做才使「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當異族入主中國時，他們對這一點看得最清楚。蒙古軍侵入中原時，將儒生抓來，分配於征服者將士做奴隸。到了太宗九年，天下初定，耶律楚材上奏說：「製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皇帝便開始任用儒生。仁宗更明瞭儒學的用處，他「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為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像這一類的事情歷史上多得很多。民國以前，雖有朝代的更易，並沒有社會性質之改變，也就不曾有統治方式之根本的改變，所謂「禪讓」與「征誅」只是統治者的易姓而已。因此，自漢以後尊孔成為原則，而且隨着君主集權的發展，孔子也就由師進而為王，由王進而為神。至清末，孔子升有大祀，大成殿改為九楹，無怪到了康有為，孔子要成為「教主」了。

現在，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論證。  
一種不同的制度有一種不同的理論基礎，後者是前者的「辯護」(Justification)，前者奉後者為正統。

民主與君主是兩種極端不同的或矛盾的制度。  
因此，在君主制度下，統治者不但絕對不會去表彰民主的理論，而且迫害之唯恐不及。反之在民主制度下，如果統治者去表彰君主制度的理論，便是對民主的不忠實。

當袁世凱做總統而下令恢復祀孔時，識者即以爲那是袁氏稱帝的先聲。果然，袁氏在翌年即黃袍加身。拿破崙的專制威權已經得到了國民的代表按照民主

主政體的種種儀式加以承認，他仍然覺得不夠，還要請出教皇來替他加冕，因為加冕是君權獲得人民精神上的服從之歷史的根據。這樣看來，一個一再向人民表示實行憲政的政府，而年復一年地尊孔，決非是一天下可怪笑的愚策，而實在是洩露着在美麗的謊言的背後，有一個雖無專制之名而有專制之實的統治。尤其是以一個在革命時代曾經打倒過孔子的政權，而在革命勝利後已與過去取得妥協與和平，同時因豪強兼併而遭受到新的革命之威脅時，來鋪張揚厲地尊孔，我們不能不懷疑這是在運用中國歷史上少數統治着多數而企圖鞏固他「握持其綱常」時所運用的政治上之方便法門。

最後，也許有人說，尊孔是民主國家「信仰自由」的原則所允許的。反對尊孔便是干涉人家信仰的自由，便是不民主。這可以分兩方面來答覆。第一，我們所說的是政府的尊孔，而不是私人的尊孔。這在五四時代的人士已經看出了，如云：「使孔教僅以私人團體立於社會，國家應予以與各教同等之自由。乃專橫跋扈，竟欲以四萬萬各教徒共有之國家，獨尊祀孔氏。」以國家的地位來表彰一種正統，即是寓禁於尊，是不民主的。在另一方面，民主制度雖以「寬容」為原則，但是它却不能寬容反對它自己的理論和行動。我們已經說過，在民主社會也有它的「正統」。但是民主制度之所以異於其他非民主的制度者，最顯著之點爲：民主的正統不是政府所表彰的，而是傳統和輿論所維護的。這也許是民主制度之所以不穩固的原因。當輿論不維護其正統時，它就束手無策；希特勒的統治所以能從威瑪共和國產生者，以此之故。反之，當輿論制裁反民主的理論或行爲時，正是維護民主的表現。

今年七月十八日倫敦論壇雜誌上有一篇名叫格蘭特 (Jonathan Grant) 者所寫的文章，其中有幾句話很有見地。格氏云：「西方文明已經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引起人們尊敬，甚至於對於它所喜愛的民主的觀念都不能給以異口同聲的定義，而且因爲科學發明了新的屠殺羣衆的武器，已威脅着人類的生存。所以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傾向於儒家學說所理想的過去，這是不是爲奇的。但是這種傾向對於目前中國政治的關係，却具有重大的意義。靜止的家長制度的儒家道德，對於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和階級戰爭的共產主義都是反對的；對於中國最近數十年中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是非常適合的。」可是目前中國所面臨着的危機，迫便我們不得不作社會秩序之重建。開明而偉大的政治家不應當以「光榮的過去」來反對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而應當以「將來」來反對它們，因爲歷史潮流像長江的水，只前進而不後退；人類曾經無數次以落後的觀念阻撓前進的歷史潮流而激起革命的浪花。我們應當以民主為原則在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綜合中，開拓出新的天地。我們切不可一回到孔子，那是後退，而且與民主矛盾。

如果政府真是一本正經尊孔呢，民主便徒有其名；如果真是決意實行民主呢，請從廢止國家祀孔始！



# 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楊人楩

安平兄：原擬為「觀察」寫的「中共往何處去？」一文，經過長期思索以後，覺得無法下筆，只好不寫。第一、一個不容易接受宣傳的人，不易得到他所需要的材料；中共宣傳所繪出的色彩似嫌過於美麗，反中共的宣傳也使我們具有「辯辯並不如是其惡」的感想。第二、假使寫出這樣一篇文章，雖然不一定能起什麼大作用，至少希望中共能聽得進去。現在內戰變成了「內亂」，中共恢復為「共匪」，由「戡亂」而「總動員」以至於「剿匪」，兵連禍結。第三者當住了鋒鏑，只有望風而逃，還有說話的餘地嗎？第三、中共的理論與策略誠然有若干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但在殺紅了眼而頭腦不能冷靜的時候，一經爭論起來，被中共罵作「幫閒」無關緊要，果使真被利用來做了幫閒的理論，便屬罪過。

由於上述第三點，使我想起了自由主義者在目前對於中共應取如何態度的問題。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原是有距離的；自由主義者彼此見解既不同，此一距離之長度亦不因而同。其中有同情中共者，有反對中共者；反共原不是國民黨的專利權。被中共譏為小市民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反共，并不一定基於個人的恩怨與好惡，而是由於一種獨立的認識。任何政治上的主張與理論，無法使每一個人都接受，必然會有與之對立或相反的主張與理論發生。反之，任何反共產主義的政治主張與理論，亦無法使共產主義者接受而放棄其原所信仰的共產主義。我們儘管去批評或攻擊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卻不會因此批評與攻擊而被消滅，除非牠已喪失其存在之理由。我們要消滅共產黨，必須同時能消滅共產主義；反之，如果不能消滅共產主義，便無法消滅共產黨。自由主義者與共產黨是對立的；自由主義需要此一對立始能顯出其本來面目。自由主義決不因此一對立而消失其力量，正如其不會因有其他對立而消失其力量一般。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無法妥協，然而自由主義并不消滅共產主義。不妥協便是鬥爭，在必須鬥爭的情況之下，自由主義者應當鬥爭。在目前却如何呢？自由主義者是無法贊同內戰的，假使他無法阻止內戰，至少不應助長內戰。在這要以砲火與人民血汗來爭是非之時，理論上的爭論，其影響往往會不限於理論而已，在這力量強弱之爭代替了理論是非之爭之時，就是不信賴強力而只看重理論

的言論，也宜暫時保留為好；否則，理論一經曲解，便容易被利用為助長內戰的工具。保留不是怯懦；其目的既在於減少助長內戰的因素，此種態度決不是懦夫敢於堅持的，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保留」爭論并非「終止」爭論，因為自由主義者始終是不能接受共產主義的。這種態度可能引起「幫閒者」、「第三種人」及「中間路線」等批評；此類批評可能來自中共，然而往往往是來自同情中共的前進人士。在政治主張上，我們實在不敢贊同「非甲即乙」的說法；在甲與乙之外，可能還有其他。自由主義并非介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牠是與二者對立的；故此，自由主義并非中間路線，自由主義者也不是居間取巧的第三種人。假使中共認為自由主義者是些「幫閒」的「小市民」，正如若干國民黨員自由主義者是中共的尾巴一般，同樣不合事實。我深深地覺得：進步的力量不應彼此抵消。今日的中國正如老牛拖破車，寸步難移；假使進步的力量彼此抵消，便只有使在困難中的中國，永遠停留在現階級而無法逃出困難。自由主義不怕諷刺，但是自由主義者不希望有此類不合事實的諷刺，因為此類諷刺可能削弱進步的力量，以至於真的幫閒而不自知。客觀原是不容易的事，憑着公式主義來衡量一切，卻是我們所不敢苟同的，人類的思想不是泥團而可配合在任何模型的。

如上所述的態度，原是兩面不討好的；故有人認為如果不能非甲即乙，就真乾脆沉默。沉默亦有其微妙的作用；無聲的抗議，其效力有時勝過據實疾呼。然而我們不能逃出實際；我們要活，同時也想到一切的人要活，我們不能沉默，我們要在兩面不討好的情況之下來爭取和平。多數人認為今日的世界是美蘇對立，今日的中國是國共對立，此外不能有第三個力量；有則必屬於「曖昧」一類。這種看法，和一美國如不拿錢，我就找蘇聯」的敲詐態度是一樣可笑。美蘇之對立是事實，但是我們不能因有美蘇之對立而要延長中國的內戰。國際間變化莫測，美蘇是否始終對立，決不是我們所把握得住的；何況美蘇之對立未必一定是戰爭。國共對立以至於內戰不息也是事實，我們如無消滅內戰的勇氣而認定只有「非甲即乙」，我們就應加入內戰之一方，否則只有坐以待斃。利用美蘇對立來助長中國內戰是一種罪行，認定國共對立而不去終止中國內

聯，同樣是一種罪行。要消滅此等罪行，必須撲滅「非甲即乙」的定命論，而形成一個第三勢力來緩和此類對立的尖銳程度。我們既不願以任何形勢來為內戰之任內一方張目，自當不避「曖昧」之譏，而要在任何可能條件之下，為民衆求一條生路。我們也願以提醒國民黨的話來提醒中共：請重觀中國民衆的羈利。關於內戰的責任問題，不熟悉實際政治內幕的人，誠不宜輕下斷語；但就表面事實來看，中共亦有其相當責任。共產主義之目的也是為民衆謀福利，儘管中共的政綱不悖於此一目的，可是避實就虛的作戰策略卻是違反了此一目的。拖垮國民黨固然不失為作戰策略之一，不幸先國民黨而被拖垮的卻是人民。中共的辯護是「不得已而出此」；此一辯護在軍事上或者站得住，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失敗的；因為此一策略須使人民忍受他們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任何宣傳技術也難洗去人民關於此種痛苦的回憶。內戰終久要有一個結束。中共是否願

意考慮一個可能最快結束內戰的方法呢？中共的口號是「打擊好戰者」，不幸遭受打擊的是些并非好戰的民衆。魏德邁要中共放下武器，這當然是一句不期待回答的修辭發問；我們不敢有此天真的奢望，然而我們不能不希望中共能考慮如何終止內戰的問題。

這封信的目的原只在說明文章不能交卷的原因。可是近來常聽見有自由份子嚷着要消滅中共，也常聽見有前進份子譏刺自由主義者，故附帶申述我們對於這兩種態度的看法，希望能在消極方面減少延長內戰的因素。中共具有終止或縮短內戰的權力，我們不能不希望他考慮如何運用此一權力。我不明白這些意見是否值得發表，請你決定；至於內戰問題的本身，打算過些時寫篇「內戰論」來討論。

楊人棟 九月二十八日

# 美國的機器

(美國通信)

史超禮

## ——記美國機械工具展覽會——

本年九月十七到廿六的十日間，在芝加哥舉行過一次全美機械工具展覽，由這次展覽，我們至少可以部份地了解，為什麼美國在戰時創造了工業生產的奇跡，在平時成爲全世界工業生產量最大的國家。同時故羅斯福總統戰時把美國化爲民主國家兵工廠的豪語，在這兒也可找到充分的證明。

工業生產最主要的工具是「工作母機」(如車床)和「原動力」(如電力)。原動力的發生要依賴動力機械(如發電機)。動力機械的製造又依賴工作母機。歸根結底，工作母機是一切工業生產的基本(除了人力和原料而外)。這等子要鑄飯非鑄鍋灶；要成衣非要針綫；要種田非要犁一樣。假若把燒飯、成衣、種田擴張爲「大量工業生產」的話，鑄飯鍋灶、針綫、犁就相當於它們的「工作母機」。

工作母機最本地包括車床 (Lathe)、銑床 (Milling Machine)、磨床 (Grinding Machine)、鑽床 (Drill Press)、鉋床 (Planer)、和其他各種機械等，每種機械又因性能不同可分成多種。例如車床一項就有炮塔車床 (Turret Lathe)、普通車床 (Speed Lathe)、自動車床 (Automatic Lathe)

等的區別。

這次展覽會的要點和特色就在此——就在它的工作母機。

在工業上，無論製造什麼東西，複雜的如飛機汽車，簡單的如洋釘鐵針，都脫不了那幾種基本機器。你總得車圓、銑平、鑽眼、磨光、做成需要的大小和式樣。像一架 B-29 超級空中堡壘，雖然那麼龐大和複雜，然而折開來不過是幾千件零件 (Parts) 湊成的一個機械。這些零件都是經過工作母機直接或間接一樣樣做成的。沒有這些零件就沒有 B-29，沒有工作母機就沒有這些零件，再推下去，自然就推論到：沒有工作母機就沒有 B-29 了。——這頗像證一條簡單的幾何定理。

這簡單定理不但可以應用到一般直接由金屬零件湊成的工業製品，如手鐲、火車頭、汽車之類，非金屬的工業製品也一樣可以應用。目前充滿上海市場的美國「玻璃」商品就是一個好例。這些「玻璃」(Plastic) 實員們全部得經過工作母機直接或間接的加工後，才能送上市場。譬如「玻璃」膠帶，首先「玻璃」原料就得經過化學煉製的手續，這就得利用到特別的化學機械。原料

製成後，又得用模鑄機。做成帶形，然後再切條鑽眼，配帶帶頭等等。化學機械，模鑄機從那裏來的？答案是：由工作母機製造出來的。至于鑽眼，切條子之類的工作，不用說更是工作母機的本行。

在這次展覽會裏，工作母機充分表現了它們龐大的生產效能。

會場裏展覽的這些工作母機，當然不是一家公司出品。參加展覽的當然也不由一個公司。但主辦這次展覽會的却是一個單位——「美國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National Machine Tool Builders' Association)，該會擁有約三百個會員。差不多全美國較大的工作母機和工具的製造廠家都給網羅在內。參加這次展覽的一共有二百九十五家公司，分佈在全美各地。西部到加里福尼亞(California)，東北到緬因(Maine)，南到塔克塞司(Texas)，沒有一州沒有公司參加。

展覽會設在芝加哥近郊的「道奇工廠」(Dodge Plant)。該廠戰時成立，由美政府出錢建造，而由道奇汽車公司負責生產管理。戰時專造 B-29 用的「桑特賽克隆-18」式發動機，(Wright Cyclone-18 Engine) 每具 2200 匹馬力，現已停工。佔地約二百萬平方呎，外面看來儼然一個小小的城堡。在裏面看去，則見一排排的電燈，一列列的柱子，一眼看不到邊。這次展覽會只用了約五分之一的面積，約四十萬平方呎。雖然如此，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轉動不停的機器中間，也還是令人有茫然若失之感。

全場的排列大致有點像四川趕場的形式。每一家公司佔據一定的地面。地面的大小和公司的大小約略成正比。在這塊地面上，你可儘量把你的法寶獻出來。結果，雖然是些鋼鐵機器之類粗線條的硬性角色，經過匠心的佈置，也還顯得五光十色，相當可觀。

就整個排列的形式講，大的機器公司，出品多，展覽機器數量衆的多半排在展覽會場的中部，佔很大一塊面積，儼然成爲展覽的重心。號稱全美最大工作母機製造廠的「辛辛那第」銑床公司(The Cincinnati Milling Machine Co.) 就給安排在全場的最中心，約佔一萬平方呎的面積。大大小小的機器靠牆邊沿一層層排進去，衆星拱月似的圍着該公司設在展覽會場的臨時辦事處。辦事處周圍圍着欄杆，牆上擺着各種機器的說明書和單頁宣傳品。牆外邊，每架機器旁守着一個工人，一方面操作機器，一方面答覆觀衆的問題。機器並非空轉，都有材料裝在上面工作。操作者都是些精選出來的熟練工人，對機器都很熟悉。觀衆的普通問題都可回答得勝任愉快。遇到太涉及理論或其他較困難的問題，則介紹負責的工程師來回答。

美國的工業發展趨向專門化，工作母機的製造當然也不例外。參加展覽的二百九十五家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專長製造某一種或其幾種，甚至某一種裏面某一類的工作母機。因此每一個廠家的出品都有每一個廠家的特色。最普通的如車床，「摩勒克」公司(Monarch Machine Tool Co.) 的出品以精細勝，利用電子能操縱(Electronic Control)，同時重負荷大量生產的車床也不錯。「華勒斯未塞」(Warner and Swasey Co.) 則以炮塔車床擅勝，生產的效率特高。「勃朗夏甫」(Brown and Sharpe Co.) 的車床構造簡單價錢低廉，在工作效能方面也並不減色。有些公司(如「勞敦」Norton Co.) 專精一項機器的製造(如磨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該項機器的製造和研究上面。有些較小的公司專磨工具或配件，對於工作母機本身的製造並不過問。這樣一方面可以節省有限財力人力，一方面可把這有限的財力人力加以充分的利用。

由這次展覽會裏，美國機械工具製造業至少表現了下面三個特點：

第一，工作母機開始採用電子能操縱設備。工作母機的發展，最初是一架馬達經過皮帶或鍊索來帶動許多部機器，還在老式工廠還可看到。進一步，每架機器帶一個馬達，機器的動力既增強，工作又方便。等機器的體積和負荷都增大，操作變得更複雜時，一架工作母機可能帶幾千馬達，每個馬達擔任一定的任務，整個機器再由繁複的電路來操縱，這較一個馬達自然又進了一步。但跟着電子學的發展，如今又有了利用電子能來操縱管理的工作母機。在這方面最顯得出色的是前已提及的「摩勒克」公司。該公司製造的特種形模車床(Shape Master) 專車特別形狀的機件或鏤彫浮面花紋。這一類車床的操縱上(Control Panel) 除了習見的開關(Switch) 和電路而外，還裝有大小不一的真空管(Electronic Tube) 作爲電力能操縱的標誌。電子能操縱利用在這兒，其優點在準確精細，許多人爲的誤差可以消除，同時效率也可提高，目前採用電子能操縱設備的廠家似乎還不多，這也許由於經濟或專利權的關係。然照進化的歷程看，這種裝備一定會逐漸普遍起來的。

第二，工作母機分工的精細和特種機械的發展，工作母機因需要和作用的的不同，由簡單逐漸發展爲複雜，愈分愈細。最後製造某種機件某種特別的機器，例如製造發動機曲軸(Crank Shaft) 就專有曲軸車床(Crank Shaft Lathe) 在大量生產工業部門中，有時爲應某一操作(Operation) 的需要可能發展一種特殊的機器。再以曲軸爲例。爲了要增加曲軸的生產，(無論在戰時或平時，無疑地還是「國計」重要的工作，)「季夏特」公司(Gisholt Machine Co.) 設計並製造了一種特殊的設備，把曲軸動力平衡機(Dynamic Balance

ing Machine) 和一架特別鐵床聯起來，成爲一個系統，以電操縱。工作只要按卸曲軸，校對指標，其餘平衡和校正爲工作完全由機器自動操作，又快又準確。這樣生產量自然提高。

第三、工具 (Tool) 製作技術和材料的進步。工作母機少不了工具。工具不好，再好的機器也不能充分發揮它的效能，工具中最重要的是割切工具 (Cutting Tool)，如車刀、銑刀、鑽頭之類。美國一般製造工具的廠家，一方面和機器公司聯絡，在工具製作的技術方面求進步，另一方面和鍊鋼的公司合作，在工具材料的準備方面求發展。(展覽會場中會見到重 5200 磅的大銑刀，就是這種合作精神的結果。) 高速鋼 (High Speed Steel) 工具的應用已變成家常便飯，炭精錳鋼 (Tungsten Carbide) 工具的應用也非常普遍；這兩項工具是大量生產的必要條件之一。和工作母機製造廠家一樣，工具製造廠家也分工很細。有的專製車刀銑刀，有的專製鑽頭，螺絲公 (Tape)，有的專製樣板 (Gage)。分工的結果，每項工作的鑽研可以更新，進步，也更快。

除了工具以外，工作母機操作異常有關的還有滑油 (Lubricating Oil)、冷却劑 (Coolant)、軸承 (Bearing) 等。不用說這些也另有公司專門製造。由上面三個特點，可知美國工作母機之所以具有龐大的生產效能並非偶然。同時美國在戰時及平時工業生產力的強大也由此至少可以得到部分的說明。再就展覽會的本身說，這次展覽並非第一屆。第一屆還在十二年前(一九三五年)就已經舉行過了。「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之所以選擇今年，主要地因爲美國的機械工具製造業目前正當最景氣的高潮。據該會負責人經過詳細調查以後的估計，本年(一九四七)全美國有六百四十三家公司要購入 8600 架工作母機及工具配件，3,477 架工作母機以外的普通生產機械；同時要在 24 個大量生產的工廠，99 個辦公廳，和 36 間工程設計室裝置全套的冷氣設備 (Air Conditioning Equipment)。不用說，這是一筆可觀的生意。至于整個一九四八年的貿易總量自然要較本年爲高，約超出本年的爲分之 21.4。

更重要的是美國機械工具對外輸出額的增加。這主要地因爲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缺少有力的競爭者，幾成爲獨佔的勢力。戰前，德國爲機械工具製造業很發達，輸出量很可觀，成爲美國的勁敵，日本在這方面也不算太弱。目前這兩個國家已暫時由世界市場上消失。其餘幾個機械工具業較發達的國家如英倫，捷克，法國，經過戰爭嚴重的破壞，目前生產量自供尚嫌勉強，當然也無法和美國抗衡，反之所有受戰爭影響的國家急待建設，都急需大量的工作母機和工具，因此造成目前美國機械工具製造業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據展覽會負責人

估計，一九四八年美國機械工具對外的輸出量可達全部生產量的百分之廿。美國人的生意眼光很銳，做生意的門徑最精，這次展覽會，主辦的一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單單爲了佈置會場就花了一百萬美金，這錢當然不是白花的。展覽會最主要的任務並非爲了教育，而是爲了宣傳和廣告。宣傳和廣告的目的則在做生意。看展覽會的並非像我們中國多半由學生捧場。到這兒來看的多半是與工業有關的人。全美國的製造工業，由最大的如「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 到西南偏遠州縣幾十個人的小工廠都派有代表參加，有的甚至由各該公司的總經理，總工程師親自出馬。這些人來參觀，一方面看，一方面比較研究，看到合用的機器就買。結果這展覽會差不多等於一個競賽會。每家工作母機和工具製造公司儘量地把自己的優點表現出來，好招徠主顧，而買主也正好一家家看、問、比較、研究、找出最合他理想的機器。譬如說買一架磨床，你可去大大小小幾十家製造磨床公司的展覽地點去看，請他們把最好的機器拿出來表演，並把你的需要告訴他們聽。等到跑過一遍以後，你心目中自然有了一個數目。

這個展覽會，不但美國自己的工業界有代表來看，其他國家也有代表來參加。例如法國，有家公司就派兩個工程師特地由巴黎趕來。在會場中可以看到各國來的人。印度，亞拉伯，墨西哥，比利時，尤其南美國家的代表特別多。實際上也難怪，近年來只有南美洲國家和美國做的生意比較多。我們中國自然也有不少人來參觀。然而多半停頓在「看」和「問」的階段，「買」的似乎很少。參加的總數據估計，十日內至少不下十五萬人。芝加哥幾家較大的旅館都給擠滿了遊客，來的聽他們滿口談機器，不問可知是來參觀展覽會的人。

「美國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花了一百萬美金佈置會場，花了更多的錢把機器從各地運來芝加哥，(有的機器運到幾十噸)舉辦了這次展覽會，有什麼收穫沒有？有的！主辦的人會咧了嘴告訴你：僅僅在這展覽的十天裏，參加展覽的二百九十五家公司，就做了約三萬萬美金的生意！

——九月廿八日于美國威靈氏堡。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重陽風雨！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天氣進入深秋，棲霞山的紅葉，襯着剛毅的秋光。斜風細雨，又是重陽景色。國民黨的內部波瀾，隨着這次指導選舉而擴大。一次風波，顯露着一次深刻的內部矛盾。百孔千瘡，內憂外患的政治當局，真有點風雨飄搖之感了！

國民黨競選指導委員會，本來是逼出來的。此事則動機有內在的與外在的兩種。先說外在的。三黨共同行憲，國民黨搭上民青這兩個沒有黨架的空架子，政黨，來涉一個「行憲」之局。無論如何，國民黨不能遺棄他們。青年黨某要人在中央日報座談會上說的好：如果這次大選，沒有民青兩黨人員大量參加，現政權如何對外人交代下去！惟其如此，才「吃定了你」，硬要國民黨「護航」，保障他們出來。如果依法選舉，自由競選，以提名方式出馬，他們有他們的份兒，是聰明的國民黨當

局，便想出這條控制黨員競選，「替選由地方黨部推出，省級加具意見，報中央圈定」的辦法來了。加之黨內黨團雖然合併，而勢力之分野如故。黨團工作，員和他們所樂於支持的人，如果各奔乾坤，自造分裂，也不好容相。再說黨內的自由開明份子，和各地方負責望的同志，最利於公開競選。這些人到中央一切，未必無條件的擁護，將來有事之時，不易控制，只有以指導團選的方法，申之以黨紀，責之以大義，才能壓制這些傢伙不出門！這老內在的要求。有此兩點，這個指導團選的老調，便重

這些派第舉子，都要大鬧一番。在十月廿一、廿二兩日，國民黨中央，已接見了幾班請願者了。參政員和黨政實施協進會的一羣，鬧到中央黨部。正巧指導會報正在舉行，只好不終席而散。上屆國大代表們埋怨着說：「現在用不若我們了！」本來國大已開，憲法已奉手通過，還用的着嗎？

目前京市國民黨內對此一風波，正方與未艾。聰明的，上訴總裁，請變更團選辦法。強硬的，揚言回家自由競選，拚一制裁，選出來再看。軍人集團，更聲色俱厲，力爭選舉的比

途徑，都認為「一團萬眾足」，真不知四萬萬阿斗們，將來「那搭兒發付他」！

首都的輿論，反統制最凶的要算新中華日報支持者孫慕迪。他在去年國會中，擁護制訂統制案，對中央統制一派，頗表異議，今年又在京市競選，自然是決定的失敗了。這種反統制的論調，漸漸有力，連陳立夫對請願代表們都說「團選的辦法欠妥」，讓過於「上面」。

如果黨當局不答應付，可能鬧一次分裂！

這幾天南京政治圈內的人，的確為獨立特報告所興奮。這位先生來南京，頗受當局的特別優禮，發表了許多高見。京中盛傳借款可望

到手，有四億元的實物，已可撥付之說。據說是王世杰外交手腕的成功，因此對前途的悲觀已漸減少！但過人的烽火，與不可抑止的煙火，如何可以樂觀？皖中葉湖一帶，為南京物資的補給區域，本月以來，舒城兩失兩得，城內一切蕩然。廬江縣第二次失守時，殘害甚烈。湖區域的鄉村，似乎好多建有「解放政權」，這對南京是威脅之極的！東北的戰事，陳辭修到後未能深研全局，只以保衛陽為急務，把惟一的一精兵第一軍調來四平街，長春的外圍幾個據點才紛紛放棄。聽說孫立人將軍，在陳去東北的時候，曾坦白地面陳今後應採取的軍略，反對無謂的選舉而增加

主戰「守據點，用遊擊」之說，也都搖頭太息而莫可如何！據說前兩天蔣XX和江西的傅蔭，在馬祥興吃飯，狂飲至醉。酒後感憤地說：「到中央來一切無辦法，許多法令，網羅住手脚，無從展佈；人事應工作力量；機構重疊，各有背景，無法裁併，還不如到各省去做縣長，能為人民服務之有用！」這道有勇氣與熱忱，而又有條理的悲憤之人物，還這樣牢騷，真令人不解！究竟中國政治的病源在那裏？從競選糾紛看國民黨，從國民黨看中國政運，真是「蒼茫風雨」呵！

(十月二十五日)

向心贛地帶傾刻，所以便宜了陳賢。在他們南渡的初期，就是頭五天，武裝隊伍過來的只有五六千人，其餘都是利用水湖蕩江的徒手隊伍，並擊官「過江來裝備」。在兩星期的戰鬥中，地方團體損失了十分之七八的武器，尤其是高郵的團隊損失最大，民國卅三年中原戰

時，當地老百姓發了一筆武器財，這次竟裝備了陳賢。

豫西戰場國軍的人數，只有陳賢的三分之一，所以處處挨打。陳賢「吃」了幾次，在豫西「表演」了幾次，最成功的是九月十四日的寶豐之役與十七日的陝州之役。寶豐和陝州的戰鬥，不屬於李鐵軍的

# 陳賡南渡與陝豫局勢

(觀察豫陝通信)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四時，大雨初晴的一個拂曉，一百多隻木船，分成三路，像三支箭似地，射向勞河與汝河的渡口——狂口。

陳賢的南渡，河南的軍事當局不是不知道。可是知道也沒有辦法。那時山東局勢正膠着，劉伯承又像一朝判刃

### 鄧一成

發動洛陽砲擊戰的本錢。陝軍之戰，國軍的折損相當可觀。青年軍第二〇六師第二旅的少將團長，第三團的少將團長，還有不少的校尉級軍官被俘，第十五師旅長譚業被俘後，又脫險歸來。重武器的損失，使陳寶章於嘗試洛陽的攻城戰。

另外一次大損失，就是第十五師武廷麟部於九月出擊鐵門的失敗。這次的挫折，使韓均每日十里的速度沿鐵路向洛陽進逼。第十五師潰敗的原因，人言各殊，但一致的結論認為武廷麟本人不願負責戰敗的責任，因為出擊鐵門在戰略上犯了很嚴重的錯誤，而武本人曾反對此次出擊。陳寶章曾言豫西只有一個李楚瀛的第三師可以打的部隊，準備與之一決雌雄。正當第三師取了洛寧之後，陳寶章已完備了「一決雌雄」的準備。洛寧的隊伍先期撤到外圍，就在九月四日至七日，在韓城與洛寧間打了一次硬仗，結果是猛攻洛陽。現在一般人對他們攻洛陽的企圖有種種看法，其中有一說較為新穎，就是說陳寶章在豫西的物資極其豐富，尤以棉花

花，概分二種為限，搬運不及。這次集中了三萬人，對洛陽採取堅壁守勢，一方面固在試探國軍實力，想撈點好處，另一方面，他在東起狂口，西迄官輿的各港口發動民伏，日來的將物資搬運過河，國軍正忙於應付他們的攻城戰，空軍也無暇去作阻擾的行動，所以有人說這是試探性的掩護進攻。另有一說，是說陳寶章的行動在於聲援南下的陳毅。本來在鄭州開封間的機動隊伍，可以用來對付陳毅，可是為了拯救洛陽的危局，不得不又投擲十個團的兵力在豫西戰場。據說祝同曾表示豫西匪軍不足為慮，兩個精銳的整編師就可以對付，可是現在五萬左右的國軍膠在豫西了。

陝北的軍事形勢，是為外人關心，但是可以說沒有一家報館對這邊局勢有過報導。胡宗南封鎖消息之機密，也是全國各個地方所不及。政治延安表面上是胡宗南的傑作，實際上是他的一大累贅。國軍被阻住在陝北的，達八個整編師，十萬人左右。可是現在除了延安與榆林一帶點外，其餘各地，莫不在風雨飄搖中。

就與西安為敵的關中區，也不能確信。延安榆林的小路，除首尾外，全在彭德懷控制中。現在葭縣、米脂、綏德、吳堡、清澗、瓦寨一帶是在彭德懷直接控制之下。王震擁有的隊伍四個旅，從未離開過延安六十里。據說胡將軍抵延時，王震廣播竟詳細地報告胡將軍的行程。在韓城部屬及關中一帶活動的是王世泰部，山西陝西的土匪又落入他們手中。十月十一日清澗之戰，是國軍吃虧最大的一次。第十七十六師，是胡宗南的基本隊伍，王震以三個旅的兵力在清澗延川延長三角地帶中，截擊了這支國軍。師長蔣鼎（四川資中人）及旅長一員團長二員司令部的幾個團長，都沒有能突出重圍，陝北局勢面臨收復延安以來的嚴重結果。

胡宗南縮短防線之結果，使彭德懷，王震對陝西中部的壓力加大，即使西安的軍事當局不宜佈戰訊，可是他們內心的戒備，是很強烈的。本來西安市的麵粉是由市政府強迫評價以維持粉餉。胡宗南就表示：評價倒有了，等到西安萬一有了情況老百姓沒有糧食，這就以市

政府是問了！嚇得市政府馬上取消評價，改為購辦，胡宗南又令市政府轉知市民每人必須準備三月之糧，以防萬一。西安的城防也在加強，老百姓們搬派了一百多億元，這一切都表示陝北的「土匪」並未肅清，即使封鎖消息到天衣無縫老百姓還是清楚得很。因為官方的諱避忌諱，老百姓們對戰局更為疑惑。據延安傳來的消息：「匪黨的中心機關在臨縣與葭縣二處，毛澤東，周恩來，陳伯濤駐臨縣之雙塔村，彭德懷之指揮部在陝境之葭縣」。由此可證明他們並不是一再所傳的到了佳木斯，而仍在陝北，晉北地區。他們不會忘掉這一塊經營十餘年的老家，現在國軍對於陝北補充兵員也有戒心，對於來歸的難民也不敢利用。

陝南的局勢好似和緩了些，可是有兩個三角地帶，他們從來離開。一個是關鄉、關底、雒南之間的地區，另一個就是三要司、朱陽關、山陽之間。據有資格人士判斷，豫西，陝南的這兩股，短期內可能合流向川陝鄂邊境移動，而想在川陝鄂之間，取得一個較長久的就食之地，因為豫西的物資爭奪戰將告一結束，李先念的總隊部在川陝鄂地區盤伏的並不是少數。

陳寶章在豫陝的部份是國軍的，還有不少的野炮和機槍，八（十月二十三日西安）重援，是一本萬利。物

實到了手，運不完的棉月二十三日過來萬餘人，九月初又過來萬餘人，出不了多少。價錢又有市價的十分之一。武器補軍已逾十萬人。這超出奔了兩萬多支步槍（大之數，不用說是「漢雲球」的成數了！）

（上接二十頁）這就是說處在一個鄙視世俗生活的地位，使我們很好奇地觀察他，而對於世人一切所喜愛的總覺得是外行的奇異。我絕對與一般以小說「虎」你而毫無理想的文人們斷絕往來。我從不讓一個訪員記者進我的門。我儘可能的嚴禁禁止人們搞寫我的個人與我的生活。所有發表在巴黎各報這類的記載，都是假的。

我祇讓人們讀我的書。我已兩次拒絕勳章的頒贈了。去年我又拒了入法國學士院。這些是為的免除一切人事牽連與人情恩義而得到自由。是為的得到與世無掛無慮，專心工作。不錯，我曾答覆過巴斯頓塞夫小姐（Marie Bash Kirsfeld）的來信，但我從沒有願見她的面。她給我寫信說可見到我。但我已去了非洲，我答覆說這個通信已經夠了。她已死了。自此，在我並不認識的她，她母親告訴我她還寫了好幾封信寄給我的，我從沒願意去取閱這些封信，雖然有向我不斷的懇求要我取閱她。

我差不多完全生活在這小艇之上，為的是與任何人也沒有交往。我祇很稀罕地丟去巴黎，為的是要看其他人的生活，為的是在巴黎各我的尋找必要的材料。至於我將我的照片寄給了你，這是因為人們有許多信來催迫我請求我，我就讓人們拿去發賣好了。至於我我自願於人，非也！我為對世人而得到解放，又將有六個月的失險。你看我們的性情，是很少相同的呢。

但我要向你致敬，小姐！讀這三封信後不久的日子，他會給他的朋友佳查立博士（Henry Cazalis 即 Jean Labor）去信中有下面這幾句話：「我絕對是完了。我甚至於已到昏迷的境界了。我患了腦筋軟化了。牠來自我用鹽水洗我鼻腔之時。在我腦中起了一種變化的作用。這是死亡快到了，我是瘋了！我的口裏有粘液的塊子。再見吧！朋友，你不能再見我了！」在一八九二年一月二日莫泊桑有自殺的企圖。九日，被送入蒲耶士（Blanche）醫生的瘋人院。十八日便死於獄中。可惜阿佳小姐的單相思，明瞭他許多不易得知的性格與史料。（自巴黎寄）

# 記劉伯承南下中的安徽黨政軍

曼容

(觀察合肥通信)  
安徽的黨政軍在抗戰時是一元化，由現任李主席擔攬大權，當然沒有什麼磨擦。抗戰勝利後，中央實行各省黨政軍分治，於是劉伯承南下任省黨部主任委員，省主席還是李品仙，軍事方面，李品仙雖然還兼任了全省保安司令，那僅是有名無實的三個保安團，真正的軍事大權完全在第八級靖區司令官夏威手裏。劉真知是安徽人，抗戰時期，曾一度主持過安徽黨務，後來因為與李不和去職，這一次捲土重來，表面上黨部與省府是好好的。可是內心裏誰也不滿意誰，黨部說省府胡搞，省府說黨部腐化，大糾紛雖然沒有，小磨擦數見不鮮。今年七月劉真知去後，在李品仙心中，以為卸去了一件心事。那知事實與理想，往往背道而馳，偏偏不湊巧，中央又派來了一個陳訪先。陳也是安徽人，是劉李派中的勁旅。死了一個以三，又來了一個李四，對於李品仙確是一件傷腦筋的事。陳來了以後，黨部與省府，平日就不大往來，「登成相繼」更談不到。省級如此，縣級亦然。

這一次劉伯承南下，是九月二日上午八時攻陷六安，六安離合肥(省會)僅僅祇有一百八十華里，有公路可通。汽車四小時可達，在平靜的皖中，突然來了這一個變幻，這是相當的驚人的了。況且當時的合肥城防，祇有保一團二個大隊，和夏威帶來的一個警衛營，加之戶口不潔，城牆潰缺，城防復成問題。李品仙因為兼任了保安司令，老早就得到情報，已作退一步的打算。可是前任失和，現任不調的省黨部，一直到三日上午，才知道這個噩耗。陳訪先急得抓頭頓足，寄電請召集了幾個委員，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決議一面先派兩個委員分赴蕪湖安慶覓訂地址，準備搬遷，一面趕速整理內部，調查職員眷屬，另一面向公路交通交通工具。可是水路

的小輪同民船，完全被省封鎖。公路方面，公路局的覆面，僅僅是「觀望期間，軍運頻繁，無車可撥，藉藉公鑒」幾個大字。省黨部在這種情況下，祇有聽天由命了。但是省府各機關的文卷，職員眷屬，四日上午統統搬上了車船，整裝待發。省級如此，縣級不用說，往往兵臨城下，縣府總是安然撤退，黨部大都是倉惶出走，這是安徽黨政分治的尖銳寫照。國防部命令指揮全皖城防的，是第八級靖區司令官夏威。夏係廣西人，雖然與李同鄉，但是自北伐一直到現在，心中總是有一層隔閡。夏威於二日下午到合肥，僅僅帶了一個警衛營。三日同四日上午，也沒有來一兵一卒，當時駐在合肥五十華里的雷麻店，花子崗，完全給共軍攻陷，這是給合肥一個很大的威脅。李品仙挺不住氣，手令省府各機關遺散職員眷屬，搬運文卷。這個消息，給夏威知道了，與李大鬧特鬧，以為這是洩

散軍心，影響民衆。李沒有辦法，於是又把「原令追回」。後來六安舒城相繼為國軍克復，白崇禧派屬生給李主席來了兩次電報，表示中樞聞訊欣慰，請多慰勉。這個消息，為省府新開處所辦的政聞新聞社發出來，在李扶持下的公正報更大吹大擂，在該報九月廿五日四版上，用特號字標題，標了「李主席殊榮」的五个大字做第一條。第二天李主席看見了，一方面以為太肉麻，一方面未免給夏威的面子上不好看，以免再生誤會。即刻把新聞處處長找去了，教訓一頓，想挽回辦法。於是李出了一个主意，發動合肥人民職樂團體獻詞向夏威致敬。第二天公正報又在同版同地位的報上，標了一個「萬民崇敬夏將軍」。

也相安無事。四十六、四十八、第七師，都是廣西部隊，當然沒有什麼話說，祇有八十八師是湖南部隊，師長張世光，表面上接受夏威指揮，心裏總是不大悅服，當中就有了間隙。這一次八十八師又旅，在六安的一家店地方。因為孤軍深入，被共軍四個旅包圍，打了一晝夜，結果被打垮了兩個團，於是怨言更多。張師長說夏威沒有給他的部隊休息的機會，就開向前方，又不派援部隊，今其孤軍深入，夏威說「兵貴神速」，不得不知如此。現在八十八師完全駐在六合交界的雙河一帶，按兵不動，表面上是收容，整訓，實際是「相懸不理」。聽候中央解決。

舒城失守後，保安第一團圍困退到了花子崗，被打破後，由小路頂備逃回合肥，恰巧遇到了八十八師的搜索部隊，故意留難，不予放行，並且把他們全部繳械，用馱馬帶一個聯一個綁起來，喊了一聲「

向後轉」，「盤下」，就在這時三面槍聲齊發，除了一個倖免外，其餘的五十五個，就在一聲「媽」的喊叫下，離開了人世，作了搜捕部隊的戰果。這一事慘絕人寰的悲劇，現在已把八十八師軍事的一個副團長同四個排長拘押起來，現在各方選派員偵察，後事如何，未可預測。

十月十三日，城防司令部，帶了夏司令官的手令，嚴禁散兵游勇進城，這在表面上是很堂皇，實際這就是禁止八十八師的潰退部隊進城，以免湖廣部隊發生衝突。

(上接十大頁)  
為恐怕法幣貶值，早已把它拉來購買實物了。第一批是在商務印書館，及其他中學生文庫五十部，及其他方面的教科書，共約法幣五億元。第二次是以八五折，每兩二百零四萬元，向建設廳購得黃金三百兩，刻正以其剩餘款項收購谷米中。

，如一匹脫了韁的野馬，猖狂撲騰。今日頭價米每担已緊扣四十萬大關。是市新聞界，紛紛撰文指責，老百姓怨聲沸騰。田頌處為得想要封閉新聞界的嘴巴，昨又草出了一道「糖菓」於計，說新聞界生活清苦，應予以「平價米」優待，并草訂草則，定下月開始實施。為得加強感情上的聯繫，并定於日內招待新聞界。記者為新聞界一份子，生活確夠清苦。對省田處如此德政，固至誠感謝。但是當前嚴重的糧價猛漲，恐怕已不祇新聞界一環，而是整個湖南三千萬同胞共同感受的一個大威脅。我不希望政府當局單獨的對新聞界有所救濟，而是要救救整個生活在苦難中的湖南同胞。現在寒冬轉瞬即逝，沒有衣服穿，又怎麼能夠再沒有飯吃呢！

十月十四日寄自長沙)

##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訂  
本刊銷行二萬三千份  
封面 每份  
全面 三百六十萬元  
半面 一百九十萬元  
1/4面 一百萬元

## 田糧處

糖菓政策  
糧食因開禁的影響

# 湘糧開禁重禁前後詳記

胡人章

(觀察長沙通信)

把中國縮成如秋海棠葉的畫面上，湖南雖佔一個角落，但因土地肥沃，糧產豐富，就發達了這片綠綠可愛的菓子。在歷史上，稱為「糧庫」。稻子年可二熟，主產於洞庭湖與湘資各流域，尤以湘江流域所產最多，除本籍自給外，尚有大量輸出，所謂：「湖南熟，天下足」。近年來雖然遭了一場大火(長沙大火)，四次會戰(湘北會戰)，連年淪陷(岳陽長沙先後淪陷)，但都從艱苦中掙扎過來了。不料勝利以後，反帶來一個空前的大飢荒：去年衡陽、零陵等縣老百姓吃草根、樹皮、觀音土，老弱死於溝壑，壯者流淚四方。後來，雖然在洋先生們的施捨下，從麥粉、湯粉、罐頭裏救活了性命，拖到今天，滿望豐收可以得到休養生息，但想不到這已經患着嚴重的貧血症脆弱的人，又遭到了貧瘠殘忍的抽血。那就是湘糧的開禁。

## 開禁前後

開禁的廣東是一個偏僻的省份，大戰之後，缺糧問題更為嚴重。即平津滬漢各地，糧價亦漲得驚人，都期待外糧接濟。獨湖南糧食便宜，誰又不希望打開這個倉庫之門？古八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何況，現在更有一般投機份子，米蛙虫在打主意。於是，這糧庫之門終於打開了。

七月十六日，省府開了一次會議，會議中主要的課題是討論糧食開禁。提議人是省參議員王鳳山、陳雲章、王力航等，理由是：本年糧食豐收，據可靠估計，正糧可達一億五千餘萬石(常年收成正糧為數約一億二千餘萬石)，雜糧為二千八百餘萬石，而本省每年實際需糧一億一千五百餘石，照此比例，尚餘三千餘萬石。由此推證，本年糧食自給尚有餘，再

## 一個謎

同想出了這個「開禁」的妙計。

一件事情的決定，當然亦不是這樣簡單，何況這是影響到本省全體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所以有人說，他們這個於計的決定，是首先與常務的幾個軍閥商量一番。這個「開禁」的高見，又不知怎的在政界長王鳳鳴閣下引起了變化，於是又與省田處及幾個有關機關打商量，決定在每石出境糧內抽款五千元，米一萬元，定名曰「復員教育捐」，好像抽利得稅一樣，以便協助湖南教育復員云云。所以這樣重要一個問題，祇在會議中討論到一個鐘頭，就順利而愉快的通過了。

## 外運登記

為了要徵收復員教育捐，七月二十一日，於長沙市成立了一個「谷米外運登記處」，並於塔橋、湘陰、蘆林潭、岳陽城陵磯、華容、注瀘口、漣源湖、點魚灘、南縣三仙湖、安鄉、自德等處設置了稽查站，專司辦理登記，及繳納捐款等事宜。

自登記處成立後，第二天省府又舉行了一次會議，通過移送粵省食米五萬石，這是開禁聲中，首批出關的谷子，從此登記者絡繹不絕，「湘糧解禁」，乃大開方便之門。

據糧食外運委員會規定，如非經政府審核合格之正式機關(包括外省來湘購糧者)不准經營糧食出口生意，或在湘境購糧。可是事實上登記的運量幾千幾百個名單當中，僅有某某某田糧長及某某把關守卡的稽查官半登記半走私，大批外運；某某參議員又利用了一「某某公司」的招牌，某某參議員也打出了一「某某公司」的幌子，在上海廣州各大碼頭，設行莊，專營糧食生意。在這種情形下，自七

## 暫停登記

月二十一日開始登記，截至九月二十日止，登記處共收入教育復員捐款二十九萬六千一百六十一萬零五百元(岳陽及其他各地登記不在此限)。以米每石收捐款一萬元計算，則共登記出口米二十九萬六千一百六十一市石零五分。可是，在那幾天本市十數家報紙的記載，最少數目的，都說是在一萬萬石以上了。即僅以一百萬石計算，那麼還有七十幾萬石米那裏去了呢？它又是如何離開湖南的呢？這就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了。

頭糧米由每石一十二萬元，進而至一十四萬元，一十六萬……到了九月中旬，已經賣到二十五萬。升斗小民，簡直就無法生活。以長沙一地而論，因為租房子是以米計算，極普遍的屋子，要每月石米一圓的租金，并且還得要三月乃至半年以上的預繳。一個小公務員，每月最多拿到六七十萬元的薪津，還是把它住房呢？吃飯吃！因此，房屎的糾紛，也嘩運而生，一天增多一天。最可憐的是當時一般外縣來長沙讀書的中學生，學校裏規定有幾項費用必須繳納食米，米價一天高一兩天，而帶來的錢有限，無法繳費了。甚至有的數學校，眼見米價掉天天在漲，故意延遲收費，坐收米價高漲的利息。因此九月二十日下午，王主席手令省田處即院防長沙外運登記處暫停登記，并一面由各省委議員簡公及有關大員開會商討。可是這風聲不知被誰走漏當省田處還沒有將執行暫停登記的命令送到登記處時，二十一日早了，上午，登記處擠破了門似的一共登記了米五萬八千九百五十五石四斗，各二千六百石，據該內有胡



德總(究竟何許人?真假姓名?外人不知道)米二萬餘石,登記時因乏現款,係由某某銀行具以其私人條據担保。這其中當然有許多危險,自不待言。事後王主席也曉得了,甚為震怒,責令省田處查究,據說:省田處當時打了個電話,以後也就沒有下文了。

### 唇槍舌劍

王主席為挽救這一危險局面,連日邀約省參議員開公商討禁運辦法,并徵詢省參議員意見。於是,主張禁運與不禁運者,爭論異常激烈,會場高潮,無形中分成對立的兩派了。主張不禁運者,發言最踴躍的以「密湖洲土大王」王鳳山、郭方瑞、戴昭明等為最,陳雲章、楊慶霖、林武增等贊成,也是因為利害相同,大放厥詞。主張不要禁運的理由是:一、糧價上漲,主要原因是一般人民看見法幣貶值得太厲害,爭相囤積,有實物的,於是就不肯拋售,有以致之,而決非開禁所能造成。二、現在大叫米價上

漲的,祇是少數近視眼的立場,實在還是想替自己做件收拾人心的工作,停在這不還舉中,取更多票子。因為糧食部要在湖南購幾百萬石米,託長沙XX公司承辦,他們正經接洽了頭,並且議妥每石價錢是三十萬元,所以他們想就此趁機轉運為口實,而盛宣懷將傾壓罪,以便自己從中漁利。但是,公說有理,婆說婆有理。在主席的對禁運的參議員,也是為了自己,因為他們大多數是地主,洲土大王,谷子太多了,多到無法消化。所以他們希望開禁,希望米漲。至於所謂各處傷農,救濟都會糧荒,那原是一個幌子。這樣幾天的吵鬧,鬧得得不到一個終結。最後還是由長沙市參議員劉秉榮,柳春等建議,組織糧食調節運銷委員會,從長計議,王主席同意了,并責成省田處,并請省參議員中推舉代表擬定辦法,一場論爭,遂至此暫時告一段落。

省參議員的總幹事長王鳳山先生。王先生是執據該會的財政,聽說接獲此舉,在大西門花樓行中進貨,非與王先生取得密切關係不可,否則真想分一調羹湯。報紙上面天天罵奸商操縱囤積居奇。現堂堂的省參議會竟且如此,怎麼好怪一般商人呢?這還連串的泣訴與怒吼,在報紙上發表後,報社裏也以顯著地位寫社論,寫短評,冷嘲,熱罵,嚴詞斥責。

### 湘糧再禁運

同條的在新聞日報一驚工商之聲上也說着:「……日來大西門糧花行裏面的花棍,個個都說是參議會在這裏造食專以谷米為對象,選在瀟湖的南縣明收暗運,我聽了很不相信,想參議會一無紡織工廠廠棉花供應,二不要谷米供給軍糧,三不要谷米供給公,對當今的官實,今天參運個,明日參那個,會讓自已又要人來參嗎?尤其難背「囤積居奇」四個字的罪名。但事情並不是空穴來風,多少有點原因。主持運花糧的不是別一個,就是瀟湖的亞土大王

省參議會的總幹事長王鳳山先生。王先生是執據該會的財政,聽說接獲此舉,在大西門花樓行中進貨,非與王先生取得密切關係不可,否則真想分一調羹湯。報紙上面天天罵奸商操縱囤積居奇。現堂堂的省參議會竟且如此,怎麼好怪一般商人呢?這還連串的泣訴與怒吼,在報紙上發表後,報社裏也以顯著地位寫社論,寫短評,冷嘲,熱罵,嚴詞斥責。

本會省民食,省府雖曾下令禁運出禁,似尚未曾徹底執行,為解救危機會計,即請省府下令全湘禁止糧食外運,并追究運來糧食上漲原因,嚴格防止糧食偷運。湘省糧食,自七月二十一日正式開禁後,至十月九日會議又決定正式禁運上,命令的下達,公文往往往返,昨(十四)日,各谷米外運登記處,才正式接到全面禁運的命令了,計算這次開禁的期間共為兩個半月零三天,米價自十二萬元一担起(指頭糧米)昨天已漲至三十六萬元了。

的說出來:「我們對這問題,感覺很難處理,現在正考慮中,沒有什麼可以告白的。」我問他為什麼不好處理?這松逼得他沒有辦法,才說:他那苦衷。原來還是粥少僧多,不好分配,因為在當初提議徵收這一復員教育捐獻」目的在救濟本省各中等學校,幫助他們復員,并且以官立中學為主,因為他們的經費比較困難,教育廳才想出這制辦法的。可是當徵收「復員教育捐獻」的這個消息公佈後,請求分配的,就紛至沓來,如各中等學校,一連串呈遞訴苦書,小學校聯名請求分配,新聞界,文獻委員會……都說是教育界的一環,請求救濟。最奇怪的,是農會超出了「教育」範圍之外,也懇請求分配。他們所持的理由是,這筆款子,來自農民身上,所以他們應該得到分配。處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所以教育廳及幾個負責共同主管的人決定暫時擱著,不詳分配。

記者旋在另外一方面,得到一個這樣的消息:「說實話,教育捐獻」的幾位先生,因(下接十七頁)

### 分配不均

### 囤積實物

話分兩頭,現在且說這次開禁所收得的教育捐款,共為三十六萬七千五百四十七萬二千元(包括岳陽等處徵收在內)如今外運已經停止,捐款已經沒有了,那麼應該有一個迅速處理分配辦法,記者為此特走訪教育廳,由該廳主任秘書余先勳接見。他見記者是和他談這個問題,頗感頭痛,沉默了好一會才吞吞吐吐



# 新近在巴黎發現的莫泊桑寫給一位美女的三封信

## 封信

孝隱女士凌卓

莫泊桑的遺著，片紙隻字，都被人們搜盡印盡；原文譯文，亦滿書肆，流行世間了。不料最近又在巴黎發現了他從未刊行問世的三封信。我現在將這三封信用方塊字譯出來，請牠坐飛機去遊歷中國。這是牠第一次在峴嶺山下與神炎華的見面。

這三封信是莫泊桑寫給一個妙齡美女的。但是並非情書。而且，我斷是三封無情之書。雖然這位女郎是十份多情的。

這位多情的美女名叫阿佳(Olga)，是俄國一位貴族。當一八九一年十月初，這個貴族家庭移住在法國南海之濱以風和日麗冬亦如春著名的尼斯(Nice)。在尼斯城中最高雅的地帶還住了一箇村莊名叫細密爾斯(Cimien)村。

阿佳是當時馳名的妙齡美女。她最熱烈的嗜好是讀文學作品。凡十九世紀法國有名作家的著作，她無不珍藏，無不研覽。而最醉心的是莫泊桑的小說。她在她寫給一個女友的信中曾這樣親切地說過：『所有莫泊桑的作品，都使我喜得發狂。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種我曾經在夏德羅斯(Chodollos de Lacio)的作品中所欣賞過的詩意。』

她對莫泊桑的作品「喜得發狂」，她竟狂到與莫泊桑直接通信了。這在當時的風俗，尤其在一箇貴族小姐，實是一件「胆大妄為」的事。她毅然決然寫給莫泊桑一封信，表示她對他的敬仰與愛慕，問他日常生活的細節，問他

的個人的嗜好，最後坦白地說明她願意嫁他，想和他見面。  
不料她這封信發出之後，就碰上這骨男子的莫泊桑的一個大釘子。莫泊桑給他簡單明瞭地回了下面的一封信：

「小姐：凡你所問關於我私人生活的這些細節，都很容易答覆給你。你的來信是如此的好玩而特別，實使我情不自禁地來給你作此答覆。第一件，我的照片付來了，這是去年我在尼斯照的。我現年四十一歲。但離你的年齡，就相差很遠哩！你既然已經告訴我你的年齡。關於你所好奇想要知道的其他向部份，牠們也都送到你的目前了。」

我八天以後再回佳城(Cannes)去。(筆者按：佳城是另一名城，離尼斯甚近。)我將在那裏過冬。住在格新路(Route de Grasse)異才廳(Chalet de l'Isere)。

我的小姐「真友」現在安抵埠(Antibes)港中等我。

小姐！我給你驚奇而眩惑的敬禮！  
莫泊桑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八日於巴黎。」

這封信毫不客氣而且帶著諷刺語調的信，一見已知是一個閉門羹了，但可愛的或可憐的阿佳小姐以為還不滿足，對他寄那張照片，看得太神了，又發生了誤會。於是又給他去了第二封信。莫泊桑又給她答覆第二信，給她一大篇教訓：

「小姐：我看你大為我的信所激刺了。我首先該說的，我若是傷了你，我向你深表歉意，對不住你。在這人世上，我有什麼理由想你不是是一個像少女一般的少女。我一點也不知道你的。我原先以為你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和我來開玩笑。至於我的照片，我是允許地展覽，售賣的。我寄你的那張，等於我寄給許多如同你不認識我的人們一樣。你該承認，那多半還是為的一種禮貌。你來信所說的實在太好了。」

我祇我是不表揚我的身世的。但在社會上，如遇了需要說明我的身世之時，我就不隱蔽我的個人。為什麼要隱蔽我呢？

我儘可能的約束我自己。我立定在一個環境之中，觀察他人。  
應該看破一切。知道一切。  
那是絲毫也無關於個人之私。我從沒有想過你會來遇見我。我們是永不會有一天面對面的。

我想你是永不會使你認識我的。  
我總是要把各方面弄個明白，免得有含糊的光景。我一生決沒有含糊的事，我甚至想沒有人不知我一樣不要含糊。但我尤其是一個旁觀者。凡是我覺得好玩的，我便研究牠。凡是我覺得沒有意義的，我就很禮貌地避開牠。

這不是很正當很有禮的品行麼？  
那麼，小姐！不要生氣吧。  
我給你致懇動的敬禮。若是我們永無會晤之一日，請我許可在這號觸犯了你的紙片上，署我簡單的姓名，如同人們署給一個不知的傾慕者一樣。我如此的要過許多我的名姓在我的書上，給所有請我署名而我不知是為誰何影的。

莫泊桑  
自然，阿佳小姐得了這信以後，還是不服氣地給她單相思的傾慕者再去寫信。糟了！這一次的去信，生了一個大反響，莫泊桑給她回了一封最後的信。從此，她再也不能與他通信了。這封最後通信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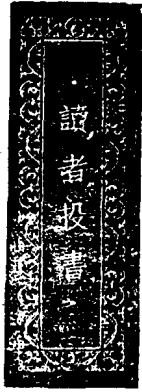
「小姐：這封信，是你最後一次接到我的信了。我懂得了：我們彼此相隔者在另一個世界；而，絕不明白一個用全力於他的工作與現代學術而又絕對鄙視一切社會與生活的無意識的事的人。你寄給我的那本同書簿，在我覺得是一架荒涼的發現！我保存我的生活祕密是任何人也都不知道的。我是一個覺悟者，如此而已。世人的生活如此之飄流，是為的得到完全的離羣而索居，往往有整整幾個月，祇有我母親一個人知道我行蹤之所在。

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實際的。我為一個事蹟，為一個疑惑，住往巴黎，因為我最喜科學，我與幾個學者往來。與我幾個我所欣賞的美術家談論談論。與幾個婦女們做做朋友。這些婦女或者是社會上最聰明的人，但是與我有同一意趣的人。(下接十六頁)

中宣部(35)刊新第一三〇九號兩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類





### 本刊暫時不收讀者捐款

讀者先生：今日讀到大作評語立特報一文，句句都是我們有良心的中國人所要說的話。站在中國人民立場，謹向先生致敬。不過我們一輩青年讀者對先生的恐怖環境，時刻掛念，千萬希冀先生為國珍重。

關於貴刊的經濟困難以及白報紙問題，我有兩個建議：第一、因為貴刊絕無政治背景，純係一個民營刊物，一切困難，應由讀者共同來分担，所以我主張由讀者自由捐輸，以加強貴刊的經濟力量；不過無論捐輸多少，決不可干涉貴刊的言論。第二、可否在香港出航空版，就在香港寄發讀者，或可減少紙老虎的威脅。

我是小職員，謹由銀行匯贈十萬元，以盡微力。

隱樹人 十月廿八日 香港

讀者按：隱樹人先生的意思我們非常感激，但是我們暫時不欲接受讀者的捐款。這有兩個理由。第一、本刊經濟情形尚未達到要向讀者呼籲的階段，我們願意先由我們自己來努力解決。第二、這一年來，我們已深受讀者的愛護，假如沒有讀者的支持，本刊不會發展到現在這種地步，因此我們不欲另外再加讀者的責任。萬一將來我們必須向讀者呼籲捐輸時，到那時再請讀者支助。

對於陸先生的十萬元捐輸，我們決定辭謝。但因港匯匯兌不便，所以他這十萬元，我們即以之轉在他的訂戶名下，作為他的訂費。(編者)

### 一封信

讀者先生：恕我寫信不署名。我的名字當然并不怕先生知道。只因如寫上名字，縱然於我無損，也許對先生有所不利，至少恐使此信失去意義。我們雖然從未相識，也許見過面而未交談，但是我的名字，先生當然是知道的。我的名字本來未嘗不可見于「觀察」封面下那一堆雜種人名字之中。所以未具，顯然只因過去尚未相知，與有所避忌之故。

其實我給先生寫信，現在已非第一次。猶記前年寫「客觀」在重慶出版時，讀後因感到非常喜歡，並因向感中國社會過於冷淡，彼此漠不相關，對於作惡者既熟視無睹，對於作點什麼好事者，也毫不理會，因此即寫一短信對先生表示敬佩。不知怎的，當時信寫好封好之後，竟糊塗抽屜之中，未即發出。後來南北奔走，時候與會一過，此信遂未發寄；至今恐仍存重慶存物之中，將來也許仍有發見之一日。寫信不發，雖仍由于中國社會的冷淡習慣，但今日却自覺曾有此信，倘不失為知人。

以後我也漸漸曉得先生乃是我熱人的熟人了。「觀察」在滬創刊後，我以奔走平京，遂也時時不暇。(以前只買有戴文英先生文章的，後來連有他的文章的也不買了。對於理論政治的文字，一向不甚感悅與避。)最近乃聽人稱道先生之致音，及「觀察」週刊為特色，為人所愛讀。偶然也買了兩期看看。今日買到三卷九期，讀到大作，實在感到無上的忻悅，歡欣與同情。看到有的地方，直感到已在肚內落淚。因此纏繞一切，立寫此信，竟作瑣瑣之談！

也許今日中國最要緊的就是真正非國非共的人如何團結起來，站立起來。也許這種人始終不會有隙縫團結起來，站立起來；那便只有懸臂現在有力的雙方相砍的結果。但也許，無論如何，這種相砍的結果，不會令非國非共的人滿意。因此，我縱不問政治，對於國家前途却不能不感到隱憂，而無可如何。當然，只這一點，也許可為國共雙方所同不容。

國方情形所為，如大作所說。至於共方，在鄉間所作所為，未能親眼看過，也推究未能充分了解，因此也不能即信其必能成功。也許根據馬克思主義，以及因為打仗的緣故，他們不得不如此。但總覺也許不必要花費這極大的犧牲。如果只為成功，也許或有更好的辦法，或更適合中國國情的辦法可用。

我始終空想，在中國要和平發展并非不可能。但照目前相砍的情形，和平發展或已竟不可能！則我之所想或終落子空想而已。雖不甘心，又能如何！

在一九三六以前，世界許多人都感到要有一個一九三六到來，結果一九三六到床是到來過了。現在又多年，又有許多人預世界要有一個第三次大戰。假使世界上人仍像一九三七或一九三九以前樣子，能知者并非不能有所作為，或不能有及時的作為，則此次豫言誠恐仍要必中。

就在世界今日，也未嘗不是好壞兩方面同在發展着。可是每天陳子一般人眼前的(報紙)，總是壞的記載為多，就令不說只有道多，這也似乎未嘗不增加了一般人心的不安，助長了戰禍！

縱然也許可說，很少人有意地製造大戰，多數人所為只由于成見與恐懼。但照馬克思主義的客觀看法，却也未嘗不可說，許多人所作所為是正在製造世界大戰或美蘇之戰。即如所謂獨立特(從不知有這麼一個人!)的報告，其客觀的結果，恐亦只有如此。

半年來我覺着，現在一件要緊的事是集合世界一切有心有膽的人，以愛因斯坦與羅素為領導，會議一次，切實分門別類

地對於許多現實問題，如資源分配，互相了解，在不同主義不同制度下相安共存等等，都得一一個可行的答案。可是在目前情況下，這又如何可能？

遠的不論，只論中國，戰禍總以越早結束越好。這就不能不特別寄望于一向未染顏色而不善於猜疑之人。

久未着筆，送謝官長。但望「觀察」可以長存。切希珍重，并候續報，不盡。

隱不具 十月卅日夜 北平

### 晉南共黨的殘暴

讀者先生：貴刊言論，素為一般讀者愛讀。間或有一兩篇共軍佔領區的通訊，然不若批評國民黨的評論多。現在投給一點關於晉南人民怎樣活的消息。自從四月共軍由晉東南大軍直撲黑河邊沿，前兩個月沒有人不說共軍軍紀好。但軍事過去了，政治來了，屠官成例，老百姓就受不了了。軍治眼，一連進一村，一連一連的演出來。一縣連一縣，一村連一村，天天打死人。人死的慘狀，難以筆述。舉一兩個例子：夏縣參議員衛秀生等四人，在民衆會上，先割去一耳，次挖去兩眼，鼻子嘴巴以至於肚子腸子都順序用刀殺死。臨晉馬村王姓老財主，一天打一頓，打下放不准打上部，把他的家產分光，十數天才把他打死。其他被打死的人很多，以上足虛實三寶的辦法。(有資格，有實證，有實據)。

普通中農以下的無知和貧民，雖然當時很滿意的分了富人的財產，但是今日派派架架，明日逼壯丁，有時一個村中可扣去四五十人，都送到豫西，編入正規軍，參加爭城略地的戰爭。現在晉南的老百姓無論貧富，病的編，死的死，逃的逃，赤色恐怖已經造成。我懂得共產主義的屠殺鬥爭，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革命，爭取政權，想把統治權玩弄到手。

(下接十八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一、四四四二、四四四三、四四四四、四四四五、四四四六、四四四七、四四四八、四四四九、四四五〇、四四五一、四四五二、四四五三、四四五四、四四五五、四四五六、四四五七、四四五八、四四五九、四四六〇

國內：三個月十二元、六個月廿四元、一年四十八元  
國外：半年美金六元(郵費在內)  
訂閱：如郵費在內(郵費在內)  
零售：每份五分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周炳琳等四十八人：北大清華燕京三校教授  
董時道：中國農業協會理事長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錢龍欣：  
朱自清：清華大學教授

# 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

最近政府突然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負責當局甚至謂將適用「處置後方共黨臨時辦法」加以處理。在民主時代的今天，尤其在政府宣稱積極核意的前夕，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此舉業已引起社會注意，我們站在自由國民的立場誠有不能已於言者。

政府此舉旨在消滅民盟，且不論其直接效果如何，實對民主憲政的前途留下極惡劣的影響。蓋容忍反對的意見，尊重異己的政黨，實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今政府壓迫民盟之舉，實難免於「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之詭病。充此而言，勢必至於悻悻附政府之政黨始能活動，惟順從當局之人士始得自由。一不合作，遂謂之「叛」，稍有批評，遂謂之「亂」，又且從而「戴」之。試問人民的權利何在？人民的自由何在？我們即使不為民盟不平，也不能不為國家前途，為人民安全，感到深切的憂慮。政府如簡捷了當明白宣告不復實行民主憲政，我們即無一句話可說。政府既尚宣稱維護民權保障自由，則我們還願意鄭重進其忠言：對於一個持異見的在野政團如民盟者橫施壓迫，強加摧殘，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舉動。

從法理的觀點言，我們更願指出幾點。團體固為各個人所組成，但個人行為却不一定即團體意志的表現。政府所列舉民盟某些份子的若干行為，即使確有其事，也不當影響其所屬團體的合法地位。例如抗戰期內各黨份子或不免有附敵者，我們不應就認該黨為賣國的黨。此其一。團體而被解散，其組成份子之個人絕不應因團體而株連。民盟盟員個人倘無違法行為，絕不應因其身為民盟盟員而有罪。例如目前南京民盟人士之被監視是不當的，所傳強迫民盟份子依限登記是無理的。此其二。人民如有犯法之罪嫌，拘捕必須依法，審訊必須依法。至於政治罪嫌，尤應許其有公開申辯之機會。此乃法治國家之起碼的條件，無待申論。這是說，近來各地層出不窮的「失蹤」事件也都是破壞法治損害國家的現象。此其三。

據上所言，為民主憲政前途計，為人民基本權利保障計，我們願以自由國民的立場，向政府嚴正陳言：(一)對於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一事，應當重作決定；(二)倘民盟竟被解散，其善後各事之處理必須照公平合理之原則，不得稍有蹂躪人權之舉；(三)恢宏氣度，責已容人，纔是賢明執政的作風，政府於此尚須多加留意。義之所在，不容誠然，願與全國人士共勉之。

- |     |     |     |     |     |     |     |     |
|-----|-----|-----|-----|-----|-----|-----|-----|
| 周炳琳 | 金岳霖 | 趙紫宸 | 張頤  | 朱光潛 | 朱自清 | 陳遼  | 趙承信 |
| 張雪岩 | 鄭華燧 | 鄭天挺 | 俞平伯 | 許德珩 | 吳之椿 | 邱榕  | 王鐵崖 |
| 樓邦彥 | 戴世光 | 孫雲鑄 | 鄧以鑿 | 楊人梗 | 賈翊青 | 雷潔瓊 | 錢偉長 |
| 余冠英 | 胡世華 | 樊弘  | 容肇祖 | 嚴景耀 | 翁獨健 | 馮至  | 游國恩 |
| 費青  | 任華  | 賈眉  | 鄭昕  | 李廣田 | 孟慶基 | 張龍翔 | 陳振漢 |
| 孫楷第 | 許維遠 | 沈元  | 曹本潔 | 屠守鐸 | 段學復 | 羅士羣 | 王蓮明 |

# 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

董時進

民主同盟卒被政府宣佈爲非法團體了，這事體原不出人意料，由近月來政府與民盟間的各種事態的發展，許多人已料到早晚將有此一着。政府發言人與民盟發言人的舌戰筆戰已交紙多次，甲方硬說是事實的，乙方硬說不是事實；甲方硬說是證據確鑿，乙方硬說是誣害捏造。大家只聽到他們吵吵鬧鬧了一陣，忽然掉了一個，對於詳情真相却是莫名其妙。對於是非曲直，尤難認識清楚。不過我感覺政府這一舉動，固然是給民盟一個打擊，但同時也給了自己一種很大的幫助，因爲中外報紙的大標題的宣傳以及可能引起的同情，將不是民盟自己以任何其他方法所能贏得的。至於對於政府本身，則此一措施反而可能是損失多於利益。

政府宣佈民盟爲非法，主要的理由是說它「勾結共產黨參加叛亂」。要說民盟裏面絕對沒有親共或共黨份子，我不敢担保（但我亦不敢說一定有）。但是民盟的主腦人物如張瀾，梁漱溟，黃炎培，沈鈞儒等幾位老頭子，都是潔身自愛的老讀書人，他們的人格的正直清廉，都是可以相信，而且值得欽佩的。他們不滿意政府是實情，但如果說他們是共黨，或與共黨勾結，陰謀響應，恐怕不易令人相信。民盟這個團體是反對政府的，不能否認，它因爲反對政府而將同樣反對政府的共產黨引爲同志，（就反對政府一事而言，不必是信仰共產主義），並曾經與之取得聯絡（就總動員以前說），大致也是事實。民盟分子是否有人參加共黨活動，外人自然無從知道，但是我還沒有發現任何真實的證據或理由，能够使我相信民盟這個團體，或民盟的主腦人物確實曾經參加共黨活動。政府因爲有若干民盟分子參加共黨活動（假定屬實），即將民盟視爲非法，這理由殊不能使大家信服。譬如國民黨也未始沒有參加共產黨的，過去甚至有入參加僞政府，但豈能因此即可以認國民黨爲非法團體？固然國民黨可以將此類黨員開除，而民盟則沒有這樣辦，但須知在國民黨係爲直接對付其敵人，故不能不有此措施，而民盟則係處於第三者地位，其情形自然不同。

我稍知道一點民盟的內容情形，覺得政府把民盟的力量和危險性都估計得太大了。許多人並不是盟員，而政府硬說他們是盟員，許多事未必是民盟所策動的，而政府硬說他們所策動。政府的情報並不見得那麼十分精確，但政府

却根據那些情報去判斷民盟，爲民盟宣傳。固然不免冤枉民盟，而同時也太給民盟幫忙了。民盟得到了一些不當的虛名，也受了一些不當的實禍。所有那些防範和取締民盟的舉動，太都是由於太重視民盟而產生的，實際上是毋需的。

爲什麼說政府此一措施對於政府自己的影響可能是害多於利？因爲一般人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污，而認爲尙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害怕的是它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政府假使是聰明的，應該利用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共黨的短處，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覺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對黨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動。世人相信美國比蘇聯民主，最好的證明是美國容許華萊士一類的人在國內國外大事咆哮，而蘇聯則無論如何拿不出這樣一個證據來。這樣的事實勝過一切雄辯。政府對付共產黨的最優良的武器不是飛機大炮，乃是全國的人心；贏得人心的辦法，一是革除貪污腐敗，一是以事實行動證明政府是民主的，容忍的，而與共產黨作風迥然不同的。如果政府令人感覺它對於幾個手無寸鐵的老頭子所領導的一個黨派尙不能容忍，則他們必致認爲這政府更無所取了。這當然是政府的一種損失。

中國的局面弄得這樣僵，前途這樣黯淡，一個大原因是政府及共黨雙方都完全迷信武力，太不重視民心。實則歷來戰事的勝負，概是取決於民心之向背，而不在乎武力之強弱。如其人民對於統治者都存了一個是日暮喪，予及汝偕亡之心，則政府未有不倒的。如果人民對於革命者如大旱之望雲霓，則革命未有不成功的。目前的局勢是兩方都不要人民，都在爲淵驅魚，所以人民也徬徨不知去向，而戰爭的勝負，因此也難於判明。假定有一方能真心誠意的愛人民，爲國家，澈底表示民主大度的精神，並能博得人民的歡心與仰望，則那一方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政府爲什麼不採取這樣的策略？

我不相信高壓可以平亂。政府是革命出身的，應記得以前革命黨是如何受壓迫，如何流血，然而革命黨越殺越多，勢力越壓越強。政府應該引其前身的政府爲殷鑒，不宜蹈其覆轍。解散一個團體，只能解散其形式，不能解散其精神，甚或反而更堅強其精神。強迫民盟分子登記，會使得一些縱有脫離民盟實

思的人都不肯去登記，因為誰願受人指罵為懦夫，為賣黨求活？高壓可以使地上的活動變為地下的活動，可以使政治方式的鬥爭，變成革命流血的鬥爭，這正是大家所不願有的。

人民對於政府今後如何處置民盟分子，當然會密切注意，究竟他們的罪名是實是虛，人民也能辨認幾分。政府萬不可以使人民發生「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感覺，尤其不可使人民認為政府是要一步一步的消滅異己和一切不合作的

# 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

韓德培

談到自由問題，就會令人想起西洋十七十八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思想。因其在政法思想上，擁護個人自由的主張，是從近代個人主義的思想中孕育而出的。這種主張的最輝煌的結晶，便是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及其憲法。自十九世紀末葉以還，由於社會主義思想的逐漸抬頭，個人主義的思想已受到很嚴重的打擊，於是人們對於所謂個人自由，也就不像往日那樣崇拜若狂，以為神聖不可侵犯了。今天我們雖無須完全恪守傳統的擁護個人自由的主張，但是鑒於當前我國政治社會的險惡重重，人民權利的橫受摧殘，我們對於凡與人民的身體安全及正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種種自由，究不容不予以重視。而在這種種自由中，首先值得予以注意的便是所謂人身自由或說身體自由。

人身自由可說是人民所應享受的「基本權利」中最基本的一種權利。人身自由如無保障，則其他種種自由如居住、遷徙、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工作等等自由，便都無由行使，無從享受。所以人身自由也可說是上述種種自由中最可寶貴最應予以保障的一種自由。近年國人「保障人權」的呼籲，往往便是因要求保障人身自由而發，或甚至是專指保障人身自由而言。

人身自由之應予保障，近年在一般國民方面，固早已成爲一個共同迫切的要求，就在政府方面，也曾三令五申地予以明白確定的承認。可是不幸在事實上，人身自由之被非法侵害，仍是層見迭出，屢見不鮮；從種種跡象上看，使人深感這種自由至今仍未獲得充分有效的保障。只要翻開報紙看，就可隨時找到不少的例證。至於未經報紙刊載的非法侵害人身自由的事件，想來還更不知有多少。當今朝野人士，常在討論「法治」「憲政」問題。但是假如連這種人身自由——最基本也可說是最起碼的一種自由，都還無保障可言，則所謂「

法治」「憲政」云云，恐怕都將不免成爲空談或廢話。

人身自由之有無保障，首先須視法律上之規定爲何如。人身自由之被非法侵害，最顯明而常見的，便是非法的逮捕和拘禁。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第一項會規定：「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拘禁……」。本年元旦公佈十二月廿五日即將實行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也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人民之逮捕拘禁，本非絕對予以禁止，也沒有理由應該絕對予以禁止。但如要逮捕拘禁，就非「依法」去做不可；否則便是非法的逮捕拘禁，是非法侵害人身自由。所謂「依法」云者，分析起來，係含有以下三點的意義：第一須有法定的原因做根據；第二須由法定的機關去執行；第三須依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去執行。關於這三點，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上，都有很清楚而細密的規定。其中第二和第三兩點，與人身自由的關係尤爲密切，現在就讓我引用一些法律條文的規定，略予說明，藉使與法律條文不常接觸的人知道一個大概。

關於法定的機關一點，照我國刑訴法的規定，無論逮捕或拘禁，通常都必須由法院（指廣義的法院而言，包括檢察官在內）簽發拘票或押票，然後才可執行。詳細一點說，就逮捕而言：雖然現行犯人得予以逮捕（刑訴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但一般犯罪嫌疑者，如要予以逮捕（即刑訴法上之所謂拘提，在偵查中必須由檢察官簽發拘票，在審判中必須由審判長或受命推事簽發拘票，然後交由司法警察（指警察、憲兵等，見刑訴法第二百十條第一項）或司法警察官（指縣長、市長、警察廳長、憲兵隊長官等，見刑訴法第二百零八條第

一項，第二百零九條第一項）去執行（刑訴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第七十八條第一項）。就拘禁言，情形亦復相似，即對刑事被告經訊問後如認有拘禁（即刑訴法上之所謂羈押）之必要時，也必須在偵查中由檢察官，在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推事簽發押票，然後始交由司法警察去執行（刑訴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可見就逮捕拘禁而言，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僅有奉命執行或協助執行之權，而並無獨自決定執行之權。前面所舉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雖係將司法機關與警察機關相提並列，但二者之權限實非完全相同。我們不妨說只有法院或司法機關始有逮捕拘禁的權限。

其次關於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就逮捕言：（一）對於現行犯，雖人人可予逮捕，但無偵查犯罪權限之人（即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以外之人），逮捕現行犯時，於逮捕後，應即送交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而接受或逮捕現行犯的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接受或逮捕後，也應即解送檢察官（刑訴法第九十二條第一第二兩項）。（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拘提刑事被告，應用拘票；拘票之內，應記載案由、拘提之理由、應解送之處所等事項；執行拘提時，應以拘票示被告，並應注意被告之身體及名譽（刑訴法第七十七條，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九條）。（三）拘提之後，應即將被告解送指定之處所。被告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應即時訊問，至遲不得過廿四小時。除認其有應羈押之情形外，於訊問畢後，應即釋放（刑訴法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三條）。就拘禁言：（一）羈押刑事被告應用押票；押票之內應記載案由、羈押之理由、應羈押之處所等事項；執行羈押時，也應以押票示被告，並應注意被告之身體及名譽（刑訴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第二項）。（二）管束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為限；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物品，並得與外人接見，通信、受投資籍及其他的物件，但押所得監視或檢閱之；如有足致其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憑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禁止或扣押之。被告非有暴行或逃亡自殺之虞者，不得束縛其身體（刑訴法第一百零五條）。（三）羈押於其原因消滅時，應即撤銷，將被告釋放（刑訴法第一百零七條）。

以上所述逮捕拘禁之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大都是為着防止司法機關於逮捕拘禁時侵害人民的人身自由而設，可說是為着司法階段下的人身自由所設的一些保障。在司法階段下的人身自由，在事實上固不有上述的種種規定便已獲得絕對的保障，此點暫且不論。但近年人民的人身自由之被非法侵害，最使人感覺不滿者，往往並非由於司法機關所為之逮捕拘禁，未盡依上述法定的程序

和方式，而是由於司法機關以外的一些無逮捕拘禁的權限的機關，任意非法地逮捕人民，拘禁人民。關於此點，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華民國憲法以及提審法中，也都設有種種保障的規定。這些規定，在用語上雖彼此尚略有出入，但其要點可綜合述之如下：

（一）告知原因——逮捕拘禁之機關，應將拘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最近親屬，至遲不得逾廿四小時；本人或其親屬亦得請求為前述之告知（提審法第二條，憲法第八條第二項）。

（二）移送法院——執行逮捕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廿四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移送法院審問（約法第八條第二項，憲法第八條第二項）。

（三）聲請提審——本人或他人得以書面向逮捕拘禁之地方法院或其所隸屬之高等法院聲請提審。法院對提審之聲請認為有理由者，應於廿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發提審票。逮捕拘禁之機關，接到提審票後，應於廿四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送法院。法院訊問被逮捕拘禁人後，認為不應逮捕拘禁者，應即釋放。認為有犯罪嫌疑者，應移付檢察官偵查（約法第八條第二項，憲法第八條第二項，提審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三條，第六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

（四）懲罰及賠償——逮捕拘禁機關之公務人員，不於二十四小時內，將上述（一）項所述逮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或其親屬，或於接到提審票後，不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送法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勞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提審法第十條），又依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之公務員，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憲法第十四條）。

這些規定，雖然不能謂盡善盡美，但如能順利嚴格地施行起來，其對人身自由所給予之保障，總不能不算強人愈了。誠然在特殊情形之下，例如政府依法施行戒嚴後，在戒嚴時期的戒嚴地域內，軍事機關的權限可以侵入司法機關的權限範圍之內。但是依戒嚴法的規定，也應視情形而分別論之。遇有戰爭時，戒嚴之宣告，如係經戒嚴法所定之立法程序，即經立法院之議決者（戒嚴法第一條），在戒嚴時期的所謂「接戰地域」內，即「作戰時攻守之地域」內，地方司法事務因須移歸該地最高司令官掌管（戒嚴法第八條），但在所謂「警戒地域」內，即「戰爭時受戰事影響應警戒之地域」內，則司法官僅於處理「有關軍事之事務」時，始應受該地最高司令官之指揮（戒嚴法第七條）。至於因國內遇有非常事變，政府不經立法院之議決而對於某一地域施行戒嚴時



該地域內司法機關之職權，却不得因之而受侵害。惟關於刑事案件，如認為與軍事有關應施行偵查者，該地軍事機關始得會同司法機關辦理之；但偵查後仍應交由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戒嚴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以我們決不能說一旦宣告戒嚴，在戒嚴時期的戒嚴地域內，司法機關的職權，即全部當然由軍事機關來行使。即以最近行政院於九月二日通過並經國府於九月十六日公布施行的「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而論，雖規定共產黨員或為共產黨工作人員潛伏後方，如不為登記之申請，即應由「當地治安機關一律予以逮捕」，但仍規定「於法定時間內，移送有審判權機關」，依法懲處。此所謂「法定時間」，當不外上述之「二十四小時內」。可見就是對於共產黨員，法律上也未允許治安機關可作無限期的拘禁。由此可知人身自由在法律上的保障，大體上總可算相當周密了。

不幸的是，這種法律上的保障，就近年發生的許多事件看來，在實施時却困難重重，不一而足。本來照法律上的規定，對於非法之逮捕拘禁，本人或他人原可實行正當防衛，加以拒絕（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刑法第廿三條，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但是那些非法執行逮捕拘禁的人，若非「彪形大漢」，便係「有槍之人」；在這種場合之下，試問如何能希望無拳無勇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實行防衛，加以拒絕？而另一個最大的困難，便是近年那些非法逮捕拘禁人民的事件，常常是以所謂「失蹤」的神祕姿態而出現，當事人一經「失蹤」，便往往杳如黃鶴，不知去向。究竟是那一個機關將那「失蹤」之人逮捕拘禁，根本就無從知道。縱然知道是那一個機關所為，但它也可以矢口否認，諉稱不知。報上載過上海某法院，有一次曾以提審票向某軍事機關提審一被捕之人，該機關竟將提審票原封奉還，「頂」回去了。下文如何，也就不待而知了。做這樣遭逮捕拘禁之機關究竟是那一個機關，都無從而知，如何還談得上以上所說的那些告知原因、移送法院、聲請提審以及懲罰賠償等等呢？直截了當地說，今天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並非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因為就法律的規定言，法律對於保障人身自由，可謂已盡其能事。今天的真正問題，是如何能使法律上那些保障人身自由的規定，被認真遵守，嚴格施行；是如何能使那些白紙上的黑字，在實際上發生充分保障人身自由的效果。簡單說一句，就是如何能使法律上的保障，變成事實上的保障。

這個問題，涉及政治上教育上以及社會風氣上的種種問題，非此地所能詳細討論。不過有一點可以提出的，就是人身自由（以及其他的種種自由）如要獲得充分有效的保障，除並有法律上的規定而外，最低限度總須政府官吏能了

解自己負有一價守法的責任。這個起碼的了解，是非有不可的。本來談到所謂「法治」問題，最須着眼者就是政府官吏守法與否的問題，而並非人民守法與否的問題。在任何一个政治社會裏面，當然需要有大數目的人民願意守法（無論是自願的或是被迫的），然後才談得上法治。但如大多數的人民對於統治者所公佈的法律，雖間有違法行為，但並非不願遵守，而於違法時一經政府「執法以繩」，便俯首聽命，倉然就範，這種情形對於法治之實行，實在並無妨礙。不但無妨，還可說還是實行法治之所企求的一大目的。假如要人民個個都不違法，都不做違法行為，這只能求諸理想的大同世界，而不能求諸法治的政治社會。法治這個名詞，就隱隱含有人民可能違法的一個前提在內；唯其如此，統治者才有利用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制裁以實行其統治的必要。所以法治云云，決非含有希望所有的人民個個都不違法之意，而是至少從統治者的眼光來看，應指統治者於人民違法時便藉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制裁以實行其統治而言。但如僅僅這樣課人民以守法之責任，而不課統治者以守法之責任，這種法治，從人民的眼光來看，仍是不平等的，非民主的法治。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本是掌握武力或權力（指軍隊、警察、監獄等等所代表者而言）的唯一合法者。但正如孟德斯鳩所云：「凡是有權力的人便易於濫用其權力」。(tout homme qui a du pouvoir est porte a en abuser) 因此，要講求法治，就更須講求對統治者的權力如何用法加以限制，使其僅能在法律的範圍內行使其權力。近代西洋人所講的法治，當初無不從限制皇室或行政機關的權力一點著眼立論，也就是這個道理。上面所說的課統治者以守法之責任，也並非希望他們絕對不做違法行為，而是要他們於願意守法之外，如有違法行為，一定也讓自己接受法律的嚴格制裁而不由自己任意把法律擲在一邊。倘若我們的政府官吏能有這樣的了解，了解他們並非超乎法律之上，而是和人民一樣，也都負有一個守法的責任，那麼我們談人身自由的保障或「法治」「憲政」等問題，庶幾可不致完全落空，完全無望。

(十月廿二日)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小康經濟

費孝通

## 敬答吳景超先生對「人性和機器」的批評

前二年的冬天，在昆明青雲街的小茶館裏和費先生閒談，他就要到成都去開手工業討論會，我們接着說了很多關於中國手工業的話。後來張子毅，張華軍兩位先生又參加了我們的談話，說完了派着我把這番話寫下來，由費先生帶到成都去，算是我們共同的意思。在那裏的討論會中宣讀。後來這篇文章印成了時代評論的小冊，我加上了兩個題目：「人性和機器」。抗戰勝利了，這小冊又在生活書店印了一次，所以頗有流傳。

事隔兩年，我回到北平，整理舊書時，吳景超先生在旁邊，因為我們在這小冊裏提到吳先生工業化的主張，所以把它借給了吳先生，不久吳先生在經濟評論一卷二十期上發表了一篇「中國手工業的前途」，同時口頭約我作文答覆。因為疏懶，一直拖着沒有寫。在昆明時，湯德明先生也曾寫過一篇很長的批評在報紙上發表過，後來聽說在「理論與現實」上又重刊了一次，我也沒有答，總好像欠了一筆債似的。不久以前社會學會兩年會，同人們與吳先生和我口頭上討論一次，承蒙大家注意這問題，很熱烈的有一帶辯論。後來我又在「手工藝」刊物上讀到了一篇為我抱不平的文章。愈讀我想說的話也愈多，雖則關於這問題的意見還是沒有出我所寫的那本小冊以前為張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業」(商務)的序，(後來重印在我的「內地農村」裏)。在這裏再度把這些泛泛焉其高見的論調提出來說說，也許並不是多餘的，因為在這裏的確有幾個有關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問題，值得多加討論，雖則我很明白現在談建設似乎還是不切實際的紙上文章，但是遲早我們還得碰着這些問題的。——是為引。

### 兩種看法的相同和相異處

對於中國今後建設工業可以，同時亦應該，採取的方針，尤其有關鄉村工業應該在全國計劃中占什麼地位和應該是什麼性質等問題上，吳景超先生的看法和我們以往已經發表的看法，有相當的出入，因之曾引起了吳先生對於「人性和機器」一書的批評。但是看法雖則有出入，在很多基本出發點上，我覺得我們是相同的。為避免我們的討論流入枝節問題上去，不妨把我們基本相同點先擇要一提：

一、我們都不滿意於當前的經濟現狀，而且都認為改善的方針必須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為目的。

二、「如想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決不可忽略生產方法的改良」。

三、當我們眼望着將來時，都願意「使現在的小村莊都可以轉變而為一種工農混合的新社區」。

吳先生的看法和我們有出入的地方可歸成下列幾點：

一、我們不願意在生產方法改良過程中忽略了鄉村手工業的地位，而吳先生則認為「手工業一定是逐漸衰微，而終於消滅」。所以「當機立斷」「手工業在中國是沒有前途的」。

二、我們認為「生產方法」不但包括「技術」而且包括社會方式。我們亦認為「利用機器時可以有不同的社會方式，並不是一定要走西洋(英美)所走過的舊路一成不變的」，因為在西洋的機器文明中「人和機器之間並沒有完善的調適」。所以「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在現代工業中恢復人和機器以及在利用機器時人和人的正確關係」？吳先生雖則沒有對西洋(英美)資本主義的社會方式說過什麼話，但是對於「近代文明」則認為是有趣而且享受豐富。「近代文明」和「機器工業」都是都市產生的。而都市是自由的開地，「你可以對於自己的生活，照着自己的愛好去安排，而不受固身的物質環境及風俗傳統所束縛」。吳先生所理想的就是現代美國的都市生活。他的希望是怎樣使中國也變成像現在的美國一般。

三、在我們考慮怎樣建立人和機器的健全關係中，我們在傳統手工業中看若若干值得保留和發揮的要素，這些要素在我們看來是可以和利用機器並行不悖。這要素就是「手藝精神」。我們認為在鄉村工業的型式中機器生產和手藝精神是配合得體的。吳先生也主張分散工業。可是他這樣主張是出於不得已的，怕原子彈的破壞，所以工業不得不逃避下鄉。他接下去覺得這不得已的辦法也有好處，因為可以使農村都市化。這樣，「近代文明也連帶下鄉，也帶給在鄉村中的人民，一種更有趣的生活，更豐富的享受」。

同吳之點交代清楚，我可以接下去一說為什麼我們並不能完全同意於吳先生的看法了。

## 問題是怎樣在當前復興工業

我們在「人性和機器」第二節開頭就說：「我們並不願意抽象的來比較手工業和機器工業的長短」。所謂「抽象」就是脫離了具體的社會背景的意思。我在社會學年會討論時會說：「如果原子能征服了月球，吳先生和我一同去設計一個建設方案，我相信我們不會有什麼不同的意見的；每個人所想像的天堂離不了樹上長滿葡萄，河裏流淌牛乳那一套。可是我們現在要應付的是吳先生描寫在「劫後災黎」一書裏的中國」。

當吳先生眼睛看到這具體的中國，心裏想着美國的「近代文明」時，他說了：「我們可以斷言，在最近兩三代，我們即使朝野一心，努力於工業化：決不能達到美國的生活水準」。又說：「在兩三代之內，想趕上英美等國家，大約是不可能的」。〈見「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觀察三卷三期〉。這等於說，要在兩三代裏中國工業做到美國的機器化大約是不可能的了。吳先生一方面說手工業終必消滅，另一方面又說機器化不可能，在兩三代內中國豈不是會成工業真空了麼？吳先生可以不討論這兩三代內的事，輕輕的用「逐漸衰微」四字一筆勾銷，而我們所關心的却不是兩三代之後的事。我們早說：「若是我們再等五十年才發生現在的問題，也許又容易得到解答了。……可是，我們是活在現在，不在五十年前，不在五十年後」。

我們並不否認手工業「逐漸衰微」的事實，我們說過：「手工業的崩潰是中國百年來經濟的致命傷……手工業崩潰而不起大量人民的失業和貧困的現象，可是新工業興起是否能解決因手工業崩潰而引起大量人民的失業和貧困的現象」？因為「手工業」一直到現在是我們大多數人民所倚以為生的職業」。

關於最後的一點，吳先生要我們放心：「機器工業的出現，並不產生失業問題」。他用西洋的歷史作保證，更從經濟理論上說明機器工業是造業的，不是消滅職業的。

吳先生給我們信證是不夠的，因為我們是在中國，是兩三代之內的中國。這個中國一方面大量銷售，或承受救濟，舶來機器製造品，而自己沒有大規模的機器工業的國家；另一方面所有那一點集中在少數都市裏的機器工業所得到的收入並不一定投資在中國。關於第二點吳先生也許可以說過這是特殊情形：資金外流雖則中國幾十年常見之事，而且於今為甚，但是今後可以改變。但是吳先生却自己承認興立大規模的機器工業很難不藉外資。既藉外資，就不能限制由於外資所得利益不外流。這種機器工業在所在國總力量是否可以獲得

上被機器所代替的失業速度？這是問題的第一層。如果再加上第一方面所引起的失業，我相信即使樂觀的看法也不易被把國際除外的理論保證所說服的。何況吳先生所用的理論是根據「競爭的經濟社會」，這個根據在現在實際世界上還有多少存在，更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的討論，現在來講，未免太早，吳先生所給我們的保證是以中國能有大規模的機器工業為前提的，當在兩三代之後才能實現。我們所發愁的是過去幾十年來和現在還在繼續發生的「手工業的崩潰」所引起的失業現象。這現象我們雖則拿不出統計來，但是吳先生大概也不會否認是事實罷。即使我們找不到像西洋一般有一「失業工人」，但是我們確知在農村中有着更多的閒手：停了布機的媳婦人，靠著扁担沒有人雇的街頭挑夫，——都應當算作「失業」的，甚至「失業」一項下還得包括找不到工作去當兵的人。

吳先生退了一步說：「假如機器工業真能造成大規模的失業，那麼無論把他設立在什麼地方，失業是終不可避免的」。這話在理論上說又是顛撲不破的。可是吳先生並沒有考慮到實有的社會圖局。讓我先舉一個例子：停了布機的媳婦們，依吳先生的說法本來可以進城去「轉業」的，城裏更自由，更有趣。但是在非到不得已時，很少鄉下媳婦們會聽吳先生的理論指導。這倒並不是她們不懂道理，不會打算，而是她們並不祇是單純的「經濟人」。她們到城裏去了，留下孩子在家，不放心；在田裏做工的丈夫也得有人燒飯給他吃。這一套「媳婦」的責任並不能使她追求「自由」。如果，她可以不必離家，依舊能我得到事做時，她是可以「轉業」的，那就是把小型工廠開到鄉下去可以減少失業的一個例子。

我們的問題是比較現實而具體的，中國鄉村裏以往有分散而普通的手工業，後來因為競爭不過都市裏，尤其是西洋都市裏，的機器工業，以致這些手工業無法或不易維持——這是事實。這事實引起了現在在鄉村裏住的人生產的機會減少了（或說失業），因之收入也減少了（或說貧困）。我們面臨這現狀怎麼辦？怎樣去增加他們生產機會？怎樣去提高他們的收入？怎樣去增進他們的生活程度？

吳先生可以說這和他所提理論毫不衝突，因為目前我們看到的失業現象是出於生產縮緊，如果我們有了大規模的機器工業，失業現象就沒有了。我們不應因為機器工業發生之後在中國發生失業現象，而恨起機器工業來，其實祇有機器工業才能解決這大家不滿意的情形。造成失業的是「工業衰落」，應付的對策是「擴大工業」。

這正是我們在「人性和機器」，以及「易村手工業序」裏一再申說的要點：「讓我們加重的說，中國幾千年來並不是沒有工業的國家。」「整個的大趨勢是中國經濟的徹底農業化。」「農業中國等於是個饑餓中國。把工業集中到了國外，或外資經濟治下的「孤島」上，是剝奪我們廣大民衆的生活憑藉。」——我們的問題是怎樣重建中國人民賴以爲生的工業。

### 關於鄉村工業的概念

這樣說來，我們和吳先生的看法應當相同了，却又不然。不同的原因是吳先生看得遠，我們看得近。吳先生心腸硬，我們心腸軟；吳先生要根本解決，我們却在想過渡辦法；吳先生一說起「改良生產方式」立刻想「以機械來代替古老的筋肉」，我們却想慢慢以機械代替人工。我們會說：

「一方面我們得顧全傳統工業的分散性質，一方面我們又得顧全它技術的落後。工業不能很快和全部的抽出於農村，同時又要使分散在農村裏的工業，技術上逐漸現代化，脫離純粹的手工人力基礎。這是我們戰後初期的經濟建設中一個極費考慮的問題。」

我們提出這極費考慮的問題是因爲要遷就現實。吳先生因之說我們對於手工業「留戀」，對於機器工業「厭惡」。我記得好像湯德明先生對我們也有類似的批評，甚至稱我們這種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加上略帶輕蔑性的「費孝通的王國」的按語。在我們自己看來倒是我們太缺乏了「空想」的能力，也太缺乏了對任何社會方式及技術本身的留戀和厭惡之感。我們是極平庸的想最可能實行的有效方式中去提高最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程度罷了。

如果吳先生能指示我們比我們這種平庸的過渡辦法更有效的捷徑，我們絕不「留戀」於我們所想到的逐漸把機器吸收到鄉村裏去的辦法。我們毫無成見，但是我們也得說，我們並不能滿足於兩三代之後才兌現的諾言，也不能滿足歷史邏輯自會決定我們前途的定命論。

其實吳先生也同意，至少在過渡時期，我們所建議的逐漸把機器吸收到鄉村裏去的辦法。但是却在名稱上却不願用這討厭的「手工業」三字去形容這部分機器化了了的鄉村工業。他會說我們顯然把農村工業和農村手工業兩個概念，混爲一談。他下着明白的定義說：「如用的是有生能力」就是手工業，如用的是無生能力就是機器工業。」他又說：「農村的工業可以是手工業，也可以是機器工業」。其實吳先生所同意我們的那種鄉村工業，既不是手工業也不是機器工業，而是兩者的混合形式，同時用有生能力和無生能力的。稱它鄉村手工

業如嫌待虧了它，稱它鄉村機器工業也未免過分抬舉了它，所以我們常用兩者通稱「鄉村工業」。鄉村工業並非不是手工業即是機器工業，常常可以既是手工業又是機器工業。如果我們想爲自己辯護時，正可以說，這並非概念上的混淆，而是事實上的複雜。

更有進者，吳先生祇從「動力」一項要素來辨別手工業和機器工業，可是這兩種型式的工業的區別並不祇限於「動力」要素。就字論字，手工業和機器都是指製造時所用的設備或工具。（雙手可說是生物機體上天生的「工具」，推動的是有生能力，推動機器的是爲力能力。動力的性質其實並不包括這兩個字的本身。顯然的，手搖機也可說是「機器」，而動力是有生能力。

我這樣說並非主張「望文生義」，或是有意味毛求疵，而是想說明這兩種型式的工業如果要加以嚴密的定義時，似乎不應祇限於動力一個要素。依普遍的文化論說，這是兩種制度，包括物質基礎，社會組織形態。惟有從這三方面同時去說明方能算有了完整的概念。（下期續完）

### 利用機器的社會方式

這種看法使我們注意到「手工業」所包括的我們所謂「手藝精神」，因而在我們討論「中國手工業前途」時提出了人性和機器的基本問題來了。

吳先生並沒有考慮到我們對於現代資本主義中人和機器及由利用機器而發生人和人的關係的分析。他把我們對於現代文明中的一部分社會制度的批評看成我們對於整個現代文明的批評，因而把「甚至於與他最親密的妻子，都是別人替他安排」的傳統文化來和「可以選擇自己的妻子」的現代文明相比較，結論自然「在都市中住慣的人都不願再回到鄉村中去，連費先生等都包括在內。」——這種批評我們認爲不公允的。

我們的看法在「人性和機器」中曾簡單的說明。吳先生既引用了我們一段結論，我們似乎不能不把發生這段結論的意見，不避冗長之嫌，引用在這裏：

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是人的利用自然資源來滿足生活的活動；一個正常的經濟必然要以人爲主。人有他的尊嚴，人有他的目的。可是機器的利用發生一種反客爲主的一種現象。從一個在機器上做工的人說，他的活動是在服侍機器。現代機器的發達，尤其在大規模的工業中，勞工對於機器活動的目的已經不能明白，不必過問，甚至連機器活動的原理也可以不問，他祇要按着所規定的動作中去和機器配合就夠了，這是機器文明中的一個極重要的發明：發明了生產活動，人和機器都在內，可以合理的配合起來，在最有效的方式中進行，人的活動可以規律化和機器

一般。這種把人的活動歸屬於機器活動之下，是一個現代的觀念，在這觀念中創造了空前的效率。可是人畢竟是人，在一個人發現自身的活動沒有了目的，成了另一個東西的奴隸時，心理必然會有裏心的反感。哈佛大學工業研究所費了十多年的時間發現了現代的工業裏的工人生活上易於疲乏和社會上易於發生不安的基本原因，就在這種有意或無意的反感。

一個人的健全生活必須有一個生活上各部門的配合。選配合辦一個綜合各種活動的目的。在現代機器生產中，因為機器的龐大發展，自身有了一個生產的目的，根據這生產目的的配合，機器和人的活動。為了求合理化，遂加這種活動的人把他們一部分的活動，在被壓的一段時間中，在整個生活中割出來歸屬於這個超出於他所關心及所了解的生產目的之下。當然，每個參加生產活動的勞工都有一個參加的目的，如養家，如得到較高生活等，但是這些個人的目的和生產活動的目的確不相符合的。從生產活動本身講，缺乏了一個綜合的目的，從每個人講，生產活動成了達到另一目的的手段，對於手段本身缺乏了熱忱和興趣。於是為了生產目的去配合機器和人的活動起見，不能不用消極的抑壓，定下各種規則，甚至以工資的升降，和失業的威脅，加諸於勞工身上，使他們不能不出售和交付他們一部分的生活，從事於不感興趣的任務之上。現代工業為了生產過程中活動的配合犧牲了參加這活動中每個人生活上的配合。這些人失去了生活的完整，不但影響到生產活動的效率，而且因而發生個人人格的失調，和由這些人所組成的社會波動和不安。人和機器之間並沒有完善的調適。

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的學者們業已指出這個制度中的基本精神並不是從人本觀念上發生的。造成資本主義的固然出於生產力的膨脹，使人能在消費之餘累積財富為再生產之用。可是若是生產的目的終究是在人的享受，則資本主義終必受限制。資本主義的能無限發展是因為在生產過程中生產本身是目的；生產，再生產，使經濟活動力脫離個人享受而入於財富的累積本身，使利益成為決定生產的樞紐，推其極，使生產工具控制了人。

另外我在「初訪美國」的第六章「機器和倦乏」和為史國術「星廠勞工」所寫的後記中，對這層意見都有發揮。在這裏我願意再說一遍，在歐美工業先進國家所採取利用機器生產的那種資本主義社會方式就是許多可能方式中的一種。資本主義社會方式從歷史上說是和機器工業同時發生，而且會有密切關係。沒有機器發生，生產能力不能膨脹，資本不易累積，不易再生產，生產工具不易脫離所有者；沒有資本主義，機器工業不易因資本不斷用手生產而獲得迅速發展。所以從歷史上說兩者者是相配合的。但是歷史上的相配合，並不是說兩者不可分。社會主義的出現就是利用機器來生產的另一種社會方式。因之我們對於在資本主義中機器所引起人格及社會的失調的批評並不是對機器本身的批評

。我們並不是認為機器脫離了相配的社會方式有任何作用的。因之有若干朋友認為我們「反對機器生產」，那是出於誤解我們的意見。

還有一點和吳先生及若干朋友不相同的是在：我們認為任何一個國家所能採取的社會制度必然受該國文化和社會環境所影響，所以我們認為我們的課題並不是「英美式呢還是蘇聯式呢？」而是以增加人民生活程度為目的。熱衷我們自己的歷史背景及社會情況，設計一個能利用機器生產的中國式的社會方式。

我們在設計時，歐美各種國家的經驗是我們參考材料。我們得取長去短的得到最適合於我們自己的方式。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方式中機器和人的關係的批評是從這個觀點上發生的。至於我們的批評得對不對那是應當提出來討論的，但是如果因為我們對歐美經濟方式不滿意而認為我們「留戀於過去，不願求進步」，那是我們不願意接受的。

### 平庸的理想

吳先生同意我們鄉村工業變質，逐漸應用機器的主張。可是同一主張背後的理由却不同的。他說：「如果我們能將工業的位置，作一有計劃的分配，則在原子時代，設立工業于鄉村，是有國防的理由的。……原子彈對於都市破壞之大，使我們深切的認識，把工業集中於少數都市，從國防的觀點看去，實在是很不安全的。」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機器工業到了農村之後，可以使農村變質，使農村成爲一個更適宜於人類居住的社區。」

我們的理由是從民生的觀點上着眼的。我們認為我國人多地少的小農經濟中農業並不能單獨養活這擠在土地上龐大的人口。我們並沒有有效的辦法可以減少人口到「漢唐時代」，從四萬萬五千萬的數目降到三千萬。吳先生說：「使其退回三千萬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做到的事。」這話我們還覺得太輕了一些，除非利用原子彈，這是件近於不可能的事。即使我們能積極在可能範圍內節制人口，能求其不漲得太快，已不是一件短時期內所能做到的事。所以一個現實的經濟計畫不能不以「人多地少」為不易變的前提。

在傳統經濟中我們是在鄉村工業來補農業的不足的。這個農工互相補助的方式是小農經濟的安全瓣。鄉村工業的衰落，不但是中國工業的縮緊，而且是中國目前土地問題日見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主張恢復傳統的方式，因為我們實在想不出其他能適應於這存短時期內無法改變的小農經濟。

我用「小康經濟」來作本文的題目，在這裏可以提出一個註釋了。吳先生所理想的是個像美國一樣富的中國。理想固然不妨陳義稍高，但是以這理想標準來看中國現實，不免會發生「失敗主義」！我覺得吳先生那篇「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不免給人這種印象。在那篇十分重要的文章裏，吳先生很明白告訴我們，至少依我們看來，這個理想是不可能兩三代之內達到的。所以我們不妨「當機立斷」拋開這個「美夢」，回到我們東方標準來，追求一個「小康」的水準。

小康水準可以用孟子的話來說明：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說來似乎標準低極了，但是人口這樣多，資源這樣小的國家，如果學美國一般的浪費揮霍，必然為發生爭奪民食民衣的「豪門巨閥」。把標準定得低到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的境界，要實現現在「劫後災黎」的中國，已够我們效力的了。

標準和理想放低了些，我們的計畫也可以現實了些。我們所主張就地推廣小型工業到鄉村裏去所以實現現在民生上的決不是美國式的生活，而是東方的小康生活。

即是想做到這小康生活，我們覺得還是不容易，因為我們原有的鄉村工業太落後，不能和現代工業競爭，所以我們不能讓現有鄉村工業自己去掙扎，而必須有計畫的把現代技術，組織、精神輸入鄉村。接着我們會說：

至於如何可以在小型工業輸入現代技術，那是要很多有技術知識的人耐心去研究的。我們農村經濟的安定就得靠這一種人才，這種人得像傳教士一般肯耐苦肯不求名利的把新技術傳入農村，向農村輸血。

### 手藝精神的再生

最後，我們還得提到另一個理由就是在這種小康經濟中我們可能發揮一種健全的人和機器，及因利用機器所發生人和人的關係。這是我們從手工業中所見到的手藝精神。我們會解釋這種精神說：

手工業中人和工具的關係是：人是主，工具是客。而且在主客之間充滿着夥伴精神。再說得深刻一些，一個手藝工匠十分愛護他的工具，因為他明瞭祇有從他的工具裏可以充分發揮他的手藝，表現他的人格。這是人對於物最正確的態度。人和

物是相成的，人在物裏完成他的生活。

在手工業裏不但人和工具有着夥伴精神，而且對於生產過程具有一種表演的態度，在生產過程中，一個工匠在完成他認為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也因此，一個工匠對於他的出品有期待，有滿足。他可以在出品上刻着他自己的名字。出品的發售是自己的榮譽。這和一個現代工業裏的工人的心理很有差別。

在人和人的關係裏，現代西洋的機器工業因為集中在都市裏，所以把人口從他們原有的社會團體中折散了出來，重新依了機器及廠房的區位需要加以聚攏在一起。人自然不能沒有社會生活的，在這些人中產生了組合，可是這些組合却缺乏歷史性的契洽，祇是爲了片面的依着某一種興趣而聚攏來的。因之表現出高度的不穩定。吳先生認為這是「自由」。「自由是都市的特色。你可以在都市中，選擇自己的職業，選擇自己的妻子，選擇自己的鄰居，選擇自己的朋友。你可以對於自己的生活，照着自己的愛好去安排，而不受固有的物質環境及風俗傳統所束縛。」

在現代歐美都市中的人是否都有吳先生所說的「自由」這還是一個值得考究的問題。吳先生把風俗傳統視作束縛也是籠統的說法。我們認為自由和束縛本身並沒有意義。文化本身也可以說是束縛；並不能因為語言束縛了我們表達情意的自由，而要求放棄語言；相反的，我們在語言束縛中才有傳達的自由。自由在完成我們生活目的時才有它的意義。吳先生所讚美的「都市自由」有些正是 Le Play 和 Durkheim 等社會學家認為是社會解組的現象，因為這些所謂「自由」就是「離婚」、「犯罪」、「貧窮」、「失業」、「自殺」的原因。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想爲鄉村裏有任何風俗和傳統的內容辯護；這些是隨着處境而變遷的，但是我們却願意說沒有風俗沒有傳統的社會，如果有這種社會的話，也不是我們的理想社會。

我們知道究竟那一種生活才能令人滿意的問題是無法討論的。在這裏我們祇能說明，在「人性和機器」中我們主張把經濟活動成爲完整社區生活的力量，而不使它成爲相反的破壞力量，是從一種社會價值的認定上發生的。這個認定似乎是我們和吳先生的看法最基本的相異之點；說到這一點，我們想我們所要說明和吳先生的看法爲什麼不完全相同的話也可以結束了。

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清華園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訂閱

# 西歐紀行：(二) 英國

錢能欣

凡是戰後到過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人，幾乎有着一個同樣的印象：即是整個歐洲在饑饉恐慌之下。法義等國，戰時發了橫財的人，大黑市商，以及戰後復活的資本家，居然還能消遣饑饉外，享受着像戰前那樣奢侈的生活，而惟獨海峽一水之隔的英倫，政府對於經濟的管制，愈來愈嚴密，人民不分貧富也就愈來愈吃苦。在戰時可得到的肉類牛奶黃油，現在減少了大部分，衣服的分配，縮到一人一年祇能添製一套，假使要買幾雙襪子幾塊手巾，那麼衣服就不能添製。最嚴重的還是煤的缺乏。去年冬天的煤荒，弄得工黨政府手足無措；也虧得是工黨，否則政府必會垮台。那次煤荒影響很大，非但使每個英國人更深一層了解已湧到了目前的經濟危機，而且還提起了對大英帝國還抱希望的人們。

英國人民對於政府的措置不滿，表示反對者有之，但對於政府的法令和設施，還是服從和合作。一個工人或一個家婦儘管在公共場所指摘政府的臨渴掘井，準備不當，但回到了家裏，不在規定的時間內，決不肯插上電爐或燃起煤氣，這是英國人的修養。戰爭雖然把他們打得精疲力盡，但他們的自尊心沒有損害。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忍耐和未來的創造之中，他們有意識與無意識地覺得應該做歐洲人的模範，這樣才能在金元政策橫行之下保全它的自主和及於大陸的影響。

大英帝國在國際間的地位，英國人民都明白。英俄兩強的利害衝突，在近年史中到處可以見到，而德意志兩度的起伏，把英蘇關係口是心非地造成更尖銳化的局面。戰後的情勢使英國人民覺得這樣的局面不必也不能再維持下去，不但是因為自己國力的虧弱，而且因為有着更強大的新大陸的朋友願意來接受一切任務。工黨政府即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的。

英國人對於新大陸的朋友是君子之交，早在一九四二年秋季第一批美國飛行員在倫敦附近的飛機場降落，接收了一部分皇家空軍遠征大陸的任務後，他們却感受到心理上的威脅，而尤其對於美國雜誌以「從前有一只獅子」那樣的故事來嘲笑他們，感覺到份外的憤恨。

大體說來，英國的政治和社會，正在經過着一種溫和的不流血的革命，這

種革命是發之於素有政治修養的人民心中，為了國家的生存和復興應付目前環境所必須的改革。原來，英國是目前惟一具備實施社會主義條件的國家，人民的政治修養和自覺，工業的基礎，而促使工黨上台的近因是戰後國家經濟的危機和美蘇兩強對立的國際環境。

目前的工黨政府是從資本主義走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在國內為了應付保守黨的攻擊，不能徹底的實行社會政策，在國外雖已撤退了印度，但為了帝國的安全，還是支持法蘭西和荷蘭用兵越南與印度尼西亞；在外交上大致和美國站在一邊，但無時不想在美蘇之間另找一條出路。這樣的政府所遭遇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在國內保守黨攻擊其把大英帝國開倒車；工黨的激烈派則責備其行事妥協不徹底；在國外，和蘇聯合作一再無頭緒，而美國政府未嘗予與充分的信心。

可是英國究竟應該走向何處去呢？是否再讓邱吉爾上台，大刀闊斧地在歐洲幹一翻，在美蘇之間加上一把油？大多數英國人都不作此想。兩次大戰結果，眼看人家富強起來，而英國所遭受的在政治上殖民地日益離心，在經濟上則是接連的不景氣。依靠自治領也不是容易的事，即以目前想成立不列顛國協關係同盟一點來說，自治領都不很熱心。事實上較富有的加拿大和澳洲與新大陸的關係比與倫敦更密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前途尚不可知，惟一可以打入預算的是南非聯邦。但斯末資老頭子一旦去世，那樣忠願於母國的情形是否會仍舊維持下去，也是問題。

我在英倫旅行了兩星期，和約克州的礦工曼斯特的工人談過話，和牛津與劍橋的學者對飲過酒，也聽過許多倫敦家婦的牢騷和憤慨，但無論是不滿意現狀或責難政府，大家都覺得唯有自救才有希望渡過目前的難關。所以工黨政府能一再的施實施緊縮法令。為了要挽救英鎊，停止了一切的匯兌，自十月一日起運放小限度的國外的旅行費用也取消了。離開英國須受嚴密檢查，如為英國人，即使是手指上的結婚金戒也要扣留。在積極方面，拚命的增加生產出口，換取外匯。現在什麼都受政府管制，除了煤什麼都以出口為第一。工黨政府最近成立的經濟部目的便是在執行這個任務。(下接二十頁)



# 邏輯上的「排中律」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民盟之被內政部確定為非法團體，下令解散並接收其房產，雖然華盛頓人士感覺這消息來得奇突，感到驚異，而南京方面人士是毫不奇怪的。自蘇聯發動命令下後，邏輯上的「排中律」在南京的政治上運用得更為周密。「順」一途之辨，早已在官方的印刷品上大做渲染。青年黨是本來比國民黨更右的團體，其最初之加入民盟，乃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不得已而為之。識相的反社黨，至此索性把和平的偽裝，脫得一乾二淨。各方人士，早已為其盟危懼。先是軍報和黨報對民盟公開討伐，繼則在中央文化運動會的主持之下，南京文化界人士通電要求解散民盟。南京的文化界人士，於是各地文化界人士的響應紛紛至沓來。熟悉中國政情的人，看了這種情形，便知道政府不久便將「俯順輿情」，有所表示

了。張君勳在「再生」上的聲明，攻擊民盟去年曾受周恩來之影響而不提出國大名單，南京各報曾用中央社報道此文，大大地增加了擊討民盟的聲勢。住在德國新鄂的羅隆基感覺不妙，曾在被解散前一星期拜訪南京憲兵司令部張鎮司令，據張鎮對羅說，政府並無意限制民盟人士的自由活動。王世杰部長到美國去是出席聯合國大會。但他把一大部份時間化在華盛頓，與杜魯門馬歇爾及其他國務院人士有多次的長談。正在他返抵國門的一天，十月廿七日，中美經濟協定簽了字，七千萬美金的物資可以使極度拮据的中國經濟情形喘一口氣。王外長返京後即飛抵橫濱，向蔣主席述職，旋即公布杜魯門已批准對華十三億美元的貸款。這當然是王世杰在美談判的結果，似乎與聯合國否決權的三種三權，也不無關係。但也就在

十月廿七日這一天，內政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而蔣主席也恰恰在這天飛到廬山去避寒了。京中盛傳，廿七、廿八兩天的晚上，南京與牯嶺間的往返電報激夜不絕。第二天，南京各報以半版以上的篇幅，刊載中央社發表的「民盟參加共匪叛亂經過」，其冗長可與薄立特的「防匪報告」相媲美。大家這纔恍然大悟，政府過去對於民盟之曲予優容，仍是受經濟之累，一旦經濟有了辦法，對於這個不承認憲法而堅持政治路線的政團，是不惜採取斷然手段的。民盟的解散是在王部長認為美國對華政策較兩個月前已有改善之後。所謂兩個月前，是接獲德邁使團來華調查事實，回去報告以後。這個報告對目前尚未公佈。但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以後，據中央社廿八日盛頓電，美國務長高格曾說「表示不滿」。因為到現在為止，「馬歇爾所主張的

「即使其無法參加十一月間之國大選舉」。實則美國人對中國事無論如何是外行。他們竟認為這個選舉是和美國政黨一樣公平，而民盟也會承認而參加這個選舉的！

說到這個選舉，本來是國民黨的一種妙用。去年的國大代表是選選的，今年要由民選選的，其中也包括政黨提名的。所謂政黨，其實只有民、青兩黨，其主張即放在顯微鏡下，也很難看出與國民黨有何不同。在中國，選選雖然不太民主，但其名單也許反而可以像樣一點。如果自由選舉，譬如在四川，跑哥們的團體就准可操勝算，誰也無法否認其合法。此外則幾乎全是CC的天下，敢與抗衡的只有軍人。抗戰時期我們流血送命，現在你們當代表作官，是最令人不服氣的。現在已在加緊組織，而且要請陳立夫到勵志社去講話。「清才雖有兵，有理說不清」，只好推託傷風感冒，不敢領教。「政黨提名」和「保證民、青兩黨國大代表及立委監委名額」，是去年該兩黨參加國大的「君子協定」。如果

果只有提名而不予保證，也只有全部拆選，獲得一場慘敗，根本推翻了目前的空架子，比不提名還要慘。但是今日的情形，已大非昔比了。「共」已成「匪」，「盟」亦變「奸」，民青兩黨的持以門兩大，倚賴者，已完全失去。去年今日，後車數十乘，傳食於國共之間的優游形勢，已不可再得。除了俯首聽命的份兒，還有什麼作為？即欲訂「君子協定」那樣容易了。「保證名額」之說，先就發生了動搖。到近來，索性連「政黨提名」的「選舉法」，也被人提出反對，要取消這一條，按普通三人和五百人選舉的辦法提名。這也許只是一種攻勢，未必真會這樣。但是，今日國民黨中若干分子覺得民、青兩黨可資利用的青春時期已經過去，今後面目之日見其老醜，即令分一杯羹，也可覺得是浪費，却大可由這次競選名單中間中看出來。

現在離開選舉不到一個月了。如果民盟解散以後，繼以民、青兩黨的無法競選或不許提名，那是對於政府民主的遺棄太不潔亮，可能會影響到今後的貸款的。所以相當限度的名額，這兩黨是可以分到的。並且，從大處看，只要民青兩黨唯命是聽，又何樂而不使其作為民主政治的裝飾？但這年頭兒從大處看的並不多，「我們幹了二十年的忠實黨員，為什麼要把代表立委讓與別人？」這是最流行的抱怨。「競選壓倒的勝利，並不妨害其為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退居普通政黨的民主政治。」這是另一種想法。民青兩黨在這大選前的苦悶，正是失去青春的悲哀。

在這場選舉以後，人們可以想見一幅美麗的遠景：選政於民了，民主憲政了，國民黨選舉勝利了，但已是普通政黨，而非訓政黨了。剿匪軍事，將為全民所擁護，而照目前頒布的出版法規，將使全國輿論比在抗戰時更加統一。這幅遠景有點像抗戰以前，其不同之點一為「訓政」，一為「憲政」；也有點像抗戰以後，其不同之點一為「抗戰必勝」，一為「剿匪必勝」。





# 浙大學生被捕慘死案

## 蕭揚

(觀察杭州通信)

十月廿五日，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農藝系四年級學生于子三、農藝系四年級學生鄭伯璣等數位，往旗清泰旅館賀該校校友汪君新婚之喜。該校校友黃世明陳建新二人該日亦從上海乘車于八時許抵杭賀喜，彼此相遇於清泰旅社。于君為人忠誠誠懇，勤於服務，深得師生讚許。鄭君為復員青年軍，平時沉默寡言，絕不羣與任何活動。陳黃二君以前都是浙大農學院學生，陳君今供職上海道中女中，黃君為中農職員。晚十時許，校本部同學均已返校，那時已無校本部開良山門農學院車，而鄭君又久患脚病，未便夜行，于君亦須至其出夜張放牧務長道博會，為方便計，所以都留宿在延齡路黃陳二君所開的大同旅館房間內。深夜二時，軍警光臨，既無拘票出示，又不說明罪名，就將四同學押捕走。

廿七日，學生會提出兩項基本要求：(一)立即解除條件釋放被捕四同學。(二)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項。竺可楨校長及顧毅宜訓導長，會同學生代表，屢次奔波交涉，向省府、保安司令部、警局等機關探查。保安司令部一再推諉，說是被軍徒所捕，扣押地點不明。後經嚴電抗議，要求依法於二十四小時內立即提送法院，不得蔑視法律人權。保安司令部遂派(正司令沈省主席兼)才承認四人被拘於警局獄中，并保證說：證件整理完畢後，准予廿八日將被捕四同學送法院。警察二分局長也是這樣說。

廿八日，司令部失約未送法院，但說「廿九日一定送法院」。竺校長訪問返杭之沈主席，沈答這是治安機關的事。至此事實已極明顯，所謂「送法院」僅是一種搪塞，遲到若其期望的學生無異當頭棒喝，當局視為畏葸的學潮，終於被治安機關一再依法而「煽惑」起來，全體學生憤意決定：若至廿九晚同學尚未開釋，則於三十日起罷課三天，并商討警政對策，以維護四同學安全。

廿九日晚十時，省府警廳打電給校長：欲親自訪問校長。十分鐘後不見覆函，校長即派長決意親訪省府。不一會，訓導長獨自返校，報告驚人噩耗：于子三已在牢中「自殺」。保安司令部解釋道

：「于君和陳君二人從警局提到司令部，六時前曾審問于君二小時，于君只是痛哭，扶還獄中時仍痛哭不止。六時廿分發覺他已倒在牀上，氣絕身死。檢驗後喉嚨有二深洞，滿頭滿面是血，是用搜出的二塊玻璃片刺進喉頭自殺的。」竺校長本有病在身，當揚看了慘景，曾舉手證明他看見于君自殺身死，校長經考慮後拒絕，僅書他在場時已見于君身死。至於其他三人已斷夜送法院。

于君的「自殺」是一個謎，此事有許多疑點。浙大教授對此案件，極表憤慨。提出與學生「自救」主張：(一)調查「自殺」真相，訴究罪責。(二)向最高黨府及司法最高法院等控告保安司令部竺鳴鶴有意謀殺于君。學生救護的意志非常堅定。

六萬元，花園口合龍後，曾漲至每畝四十萬元。買地的新興人物，多是淮南煤礦的經理、職員、工頭們；乃至九龍岡(礦區所在地)一帶發了國難財的商人。(淮南經理張子晏近年已置產數千，是一卓例)當然還有旅外的軍人和官僚。老的地主階層已經沒落，新興的「煤黑子」在內地社會崛起。

提到淮南煤礦，位在國遠縣屬的九龍岡。原有民營大通與國營淮南兩礦。勝利後，據「某院長派人接收私營，經接收清查圖發覺，交政府再接收。據原接收時，整理債務，實方款款甚多。國庫一時無款撥還歸還，現今出租給中國銀行經營。

「正說明了國營事業的荷包原是塞在官僚資本的大荷包裏。

淮南煤礦，開支浩繁。職員待遇不薄，生活優裕。享用有小洋房，每人一具抽屜電風扇，和冰箱等近代設備。當地土著有一上天堂，足下有礦場」之語，是見於該礦職員生活的欣羨。有一官君，是該礦聘請的本地顧問，終日無所事事，每月淨得公可給淨值四百萬元的

煤礦高級人員的收入，可觀見一。

淮南除二礦外，近在一處新礦。日本人在田家廟建築的大電燈廠亦被該礦接收合併，規模更為宏大。兩淮無以為食的農民，除却流亡異鄉求生活者外，很多到淮南，當下坑挖礦的「煤黑子」。這裏勞動力供過於求，低廉的工資，向須經過工頭的剝削。礦山下坑工人，日夜兩班，每班約萬餘人。在地下平坑道挖煤，每工工資八千元，工頭僅祇發給六千元。下窩洞「掏天桶」(即向上挖的)每工工資一萬二千元，工頭僅發一萬元。工人領工資，須經工頭主持的「大櫃」發給。在這裏工資工頭扣成。照人數估計，每天工頭們剝削所得約四千萬元。這該人的數字，一部份奉敬了上司，點綴了職員。這說明了那些工頭購田置產豪闊。例如工頭需賣山，二年來即在洛河鎮一區，置產已有兩百畝之多。新工須奉敬工頭禮物，方得入礦工作，平時更須奉體工頭顏色，稍有不服，隨時可被開革。所以對這種驚人剝削，知者

亦不敢言。深達數十丈的窩洞，更常有出口坍塌，封閉坑道，陷埋礦工的慘劇演出；殉難礦工，一次多至數十人。公司給一薄材殮葬，有家庭的可領二三十萬元撫卹費。

淮南所出煙煤，大部經淮南鐵路，津浦鐵路運南下。淮南路有兩段地區：一在蚌埠四十餘里處，一在蚌埠東「門台子」附近，當地流煤與路工勾結，有所謂「煤狗子」的組織。車過地頭，「煤狗子」的領袖，與火車司機，打一招呼。火車駛行漸緩，數十個空煤袋的「煤狗子」，一躍登車。裝滿麻袋裏的煤炭，跳車而下，呼嘯以去。這種「煤狗子」組織，並備有武器，司機不敢作逆，車上人避免吃眼前虧，寧與勾結，尙可分潤利益，已成公開的默許行為。據一該車廠車人談：「淮南煤列車到下列，每節車皮約結煤炭三噸之譜」。這也是今日求生不得的人們所創造的新的求生方式。

(編者按：此種保稿稿，至今未期能刊出。今日淮上，惡駁作者對文時，又更多一番血淚矣)



#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

陶淵明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詩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樂事，「素心人」當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這兩句詩後來凝結成「賞奇析疑」一個成語，「賞奇析疑」是一種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農家子弟是沒有份兒的。然而又出現了「雅俗共賞」這一個成語，「共賞」顯然是「共欣賞」的簡化，可是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賞，那欣賞的大概不會還是「奇文」罷。這句成語不知道起於什麼時代，從辭氣看來，似乎雅人多少得理會到甚至還就着俗人的樣子，這大概是宋明或者更後罷？

原來唐朝的安史之亂可以說是我們的社會變遷的一條分水嶺。在這之後，門第迅速的垮了台，社會的等級不像先前的嚴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動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來的多，士人流落民間的究竟多，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卻漸漸多起來。王侯將相早就沒有種了，讀書人到了這時候也沒有種了；只要家裏能夠勉強供給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個「讀書種子」；去參加那些公開的考試，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個紳士。這種進士階級跟唐宋五代的長期的變亂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術的發達，學校多起來了，士人也多起來了，士人的地位加強，責任也加重了。這些士人多數是來自民間的新分子，他們多少保留着民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他們一兩學堂和享受那些雅的一個卻還不能擺脫或改變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這樣，也就不覺其寒酸；不但覺其寒酸，還要重新估定價值，至少也得調整那舊來的標準與尺度。「雅俗共賞」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標準，這並非打倒舊標準，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會到或遷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讓大家打成一片。當然，所謂「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覺的看來是自然而然的趨勢。中唐的時期，比安史之亂還早些，為的是求此與文化化，化就是爭取雅來。安史亂後，和尙的口語記錄其流

行，於是乎有了「語錄」這個名稱，「語錄」就成爲一種著述體了。到了宋朝，這學來講學，更廣泛的留下了許多語錄；他們用語錄，也還是爲了求真與化俗，還是爲了爭取雅來。所謂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實和直接的意思。人家認爲第一義是不可說的，語言文字都不能表達那無限的可能，所以是虛妄的。然而實際上語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種「方便」，既然是「方便」，記錄的文字自然越近實際的，直接的說話越好。在另一面這「真」又是自然的的意思，自然才親切，才讓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獲得廣大的羣衆。這學主要的就是中國的正統的思想，這學家用了語錄做工具，大大的增強了這種新的文體的地位，語錄就成爲一種傳統了。此語錄體稍稍晚些，還出現了一種宋朝叫做「筆記」的東西。這種作品記述有趣味的雜事，範圍很寬，一方面發表作者自己的意見，所謂議論，也就是批評，這些批評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寫這種書，只當做對客閒談，並非一本正經，雖然以文言爲主，可是很接近說話。這也是給大家看的，當時流行當做「談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筆記就發達，當時盛行，流傳下來的也很多。目錄家將這種筆記歸在「小說」項下，近代書店印這些筆記，更直題爲「筆記小說」；中國古代所謂「小說」，原是指記述雜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這異我們得特別提到唐朝的「傳奇」。「傳奇」據說可以見出作者的「史才、詩、筆、議論」，是唐朝士子在投考進士以前用來送給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紹自己，求他們給自己宣傳的。其中不外乎驚怪、動情、劍俠三類故事，顯然是以供給「談助」，引起趣味爲主。無論照傳統的意念或現代的意念，這些「傳奇」無疑的是小說，一方面也和筆記的寫作態度有相類之處。照陳寅恪先生的意見，這種「傳奇」大概起於民間，文字是仿作，文字真很多口語化的地方。陳先生並且說唐朝的古文運動就是從這兒開始。他指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韓愈的「毛穎傳」，正是仿「傳奇」而作。我們看韓愈的「氣盛言宜」的理論和他的筆差錯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少多少在口語化。他的門下的好幾位，好易兩派，似乎原來也都是在此試驗如何口語化。可好幾位的一派過分強調了自己，過分想出奇制勝，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終於被人看做「離」和「怪」而失敗，於是宋朝的歐陽修繼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地基。以上說的種種，都是安史亂後幾百年間自覺的趨勢，就是那「雅俗共賞」的趨勢。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賞」的路，詩也走前邊條路。胡適之先生說宋詩的好處就在「做詩如說話」，這就指出這了這條路。自然，這條路上還有許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爲雅」的主張，並且點化了許多俗語成爲詩句。實際上「以俗爲雅」，並不從他開始，梅堯俞蘇東坡都是「手」，而蘇東坡更勝。蘇東坡和蘇軾都說過「以俗爲雅」這句話，可是大大發揮住；黃山谷卻在「再次楊明叔韻」一詩的「引」一節裏的提出「以俗爲雅」以故爲新」，說是一舉一綱而振萬目。他將「以俗爲雅」以故爲新」，因爲這實在可以說是宋詩的一般作風，也正是「雅俗共賞」的路。但是加上「以故爲新」，詩就曲折起來，那是指人自賞，黃山谷所以終於不好懂了。不過黃山谷雖然不好懂，宋詩卻終於到了一做詩如說話」的路，這「如說話」，的確是條大路。

雅化的詩還不得不同向俗化，剛剛來自民間的詞，在當時不用說自然是一雅俗共賞」的。別隨黃山谷的有些詩人。爾後來雖然漸漸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終不能到詩的地位，它怎麼着也只是「詩餘」。詞變爲曲，不是在文人手裏變，是在民間變的；曲又變得比詞俗，雖然也經過雅化或文人化，可是還雅不到詞的地位，它只是「詞餘」。一方面從晚唐和尙的俗講演變出來的宋朝的「說話」就是說書，乃至後來的平話以及章回小說，還有宋朝的雜劇和諸宮調等等轉變成成功的元朝的雜劇和戲文，乃至後來的傳奇，以及皮、戲，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學」。這些除元雜劇和後來的傳奇也算是「詞餘」以外，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簡直沒有地位；也就是說這些小說和戲劇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多半沒有地位，也就是說這些小說和戲劇不是正統地位。可是雖然俗，大體上卻「俗不傷雅」，雖然沒有什麼生位，卻總是一雅俗共賞」的玩兒兒。

「雅俗共賞」是以雅爲主的，從宋人的「以俗爲雅」以及常稱的「俗不傷雅」，更可見出這種雅主之分。起初成軍俗士蜂擁而上，固然逼得原來的雅士不得不理會到甚至遷就着他們的趣味，可是這些俗士需要擺脫的更多。他們在學習，在享受，也在改變，這樣漸漸適應那雅化的傳統，於是乎新舊打成一片，傳統就多少多少變了質。這變化的過程，結果選的漸漸不覺其爲遷就，學習的也漸漸習慣成了自然，傳統的稍稍稀薄了質，但是還是文字或雅言爲主，就算跟原來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於詞曲，算是起於俗間，實在以音樂為重，文辭原是無關輕重的；「雅俗共賞」，正是那音樂的作用。後來雅士們也分別將那些文辭雅化，但是因為音樂性太重，使他們不能完成那「雅化」，所以詞曲終於不能達到詩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樂，雅化更難，地位也就更低，還低於詞一等。可是詞曲到了雅化的時期，那「共賞」的人卻就獲多而俗了。真正「雅俗共賞」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詞，元朝的散曲和雜劇，還有平話和章回小說以及皮黃戲等。皮黃戲也是音樂為主，大家直到現在都還在呼着那些粗俗的戲詞，所以雅化難以下手，雖然一二十年來雅化也已嘗試着在開始。平話和章回小說，傳統裏本來沒有雅化沒有合式的榜樣，進行就不易。三國志演義雖然用了文言，卻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語的文言，後來的水滸西遊記紅樓夢等就都用白話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傳統裏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經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淺，決定這種地位的高低或有沒有，一方面也決定「雅俗共賞」的範圍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賞」的人越少，越淺也就越多。所謂多少主要的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農家子弟。在傳統裏沒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藝兒；然而這些才接近民衆，接近民衆卻還能說「雅俗共賞」，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親會的兩極了。

單就玩藝兒而論，「雅俗共賞」雖然是以雅化的標準為主，「共賞」者卻以俗人為主。固然，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傷雅」才成；雅方看來太俗的，以至於「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賞」的。但是在其條件之下才會讓俗人所「賞」的，雅人也來「共賞」呢？我們想起了「有目共賞」這句話。孟子說過「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有目」是反過來說，「共賞」還是兩詩「共欣賞」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別，自然也就「共賞」了。孟子接着說：「口之於味也，有同嗜也；耳之於聲也，有同聽也；目之於色也，有同美也。」這說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謂人情不相遠，但是這不相遠似乎只限於一些具體的，常識的，現實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罷，故宮和頤和園，包括建築，風景，和陳列的工藝品，似乎是一「雅俗共賞」的，天橋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說到文章，俗人所能「賞」的也只是常識的，現實的。後漢的王充出身是同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說話，反對難道而不切實用的辭賦，卻讚美公文能手。公文這東西關係俗的現實

利益，始終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說後來的小說和戲劇，有的雅人說西廂記誹謗，水滸傳誹謗，這是「高論」。其實這一部戲和這一部小說都是「雅俗共賞」的作品。西廂記無視了傳統的禮教，水滸傳無視了傳統的忠義，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道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壓迫的人民所梦想的。俗人固然同情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離不太遠的，也未嘗不高興這兩部書就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這可以說是一種快感，一種趣味，可並不是低級趣味；這是有關係的，也未嘗不是有節制的。「誹謗」「誹謗」只是代表統治者的利益的說話。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是個新時代，新時代給我們帶來了新文化，產生了我們的知識階級。這知識階級從前的讀書人不大一樣，包括了更多的從民間來的分子，他們漸漸跟統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間。於是乎有了白話正宗的新文學，詞曲和小說戲劇都有了正經的地位。還有種種歐化的新藝術。這種文學和藝術卻不能讓小市民來「共賞」，不用說農工大眾。於是乎有人指出這是新紳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歐化，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他們提倡「大眾語」運動但是時機還沒有成熟，結果不顯著。抗戰以來又有「通俗化」運動，這運動並且已經在開始向大眾化。「通俗化」還分別雅俗，還是「雅俗共賞」的路，大眾化，卻更進一步，要達到那沒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賞」的局面。這大概也是所謂由量變到質變罷。

(上接二頁)然而我最悲痛的我們中國的可憐人民，處于如此情景之下，死都不能逃死。共黨爭到統治地位以後，還要人民不要？農業荒廢，到處無人煙，工廠毀壞，人民沒有用的東西，房屋拆的無地不是瓦礫一片，大家都沒有住處，鬧到富的窮了，貧的也不見富。我也知道他們先利用壞人，導倡鬥爭。晉南人太聰明了，家家人人不得活。今秋的田禾沒有收，什麼法律，我不懂，難道共產主義是不准人活嗎？什麼法律，道德，人情，良知，在晉南都沒有，了。用刑罰要那樣的錢？我不但要為晉南人呼籲，還要向全國人士呼籲。為什麼那花樣翻新，推磨拉車就出不出，叫他死不下去。難道人類文明進步命奉，就是如此？晉南永濟有一部人民不堪這種殘酷，起來反抗，也殺死那些殺人的凶手。但他們那點力量，於十月十三日以後，被共軍派來一支軍隊打散了，這一下，那些共黨鬥爭者滾滾來，把趙村附近各村莊的老百姓，殺的更慘

，見人就殺，並不殺死，或是割去手，殺去腳，活活的把人嚇死。先生，我要哭了，我不會描述那樣生動。這悲憤也登載一下。我知貴刊不是右，也不是左，為晉南人訴苦，我也不是，也不是右，我這樣軟弱昏聩的聽不到，站在人的立場上，我要叫喚！

張強泣述 十月卅日 西安

### 鄉間苦

編者先生：久住繁榮的城市，就會忘記了破敗的鄉村。住在城市中的人們，想到鄉村時，祇想到山水的明秀，很少想起那些面黃肌瘦，噴流黃土，皮膚腫脹的鄉民去。我深深感覺到有一種惡毒的空氣在襲擊着我。這空氣給我以難食不安的焦慮與恐懼。焦慮的是這些人民將怎樣的活下去？恐懼的是一旦當大多數人民不能活下去的時候，國家還會不崩潰嗎！古今中外，不管是君主政體，民主政體，或者獨裁政體，只要到人民不能再活下去的時候，總要來個大動盪。現在政府已聲稱實行憲政，而且層層官吏都是開口民主，閉口民主，可是沒有做出一件真正與人民福利有關的事來。例如政府改組後，黨的經費規定由黨民自給。可是我暑假在鄉間，見保長換家換戶的催繳黨的經費，并按田賦攤派，這使我十分驚異。後來始知是縣黨部募捐式的捐款，隨人樂捐，而保長則令保長挨戶攤派。捐款的多少，由保長自由斟酌。假使保長收了一百元，他自己起碼要插入荷包三十元，經鄉公所而進縣黨部為多不過是五十萬元。保長那手摸錢的錢愈多愈是眼眉多，有好處。痛苦可是在人民呢，差是呼的一聲累得眼都花了，牙也咬得格格作響。不給吧，保丁與鄉丁的利害又是吃，又向誰去伸訴？再說鄉保長們，他們苦着，向何處伸訴。大抵結為異姓兄弟，憑天地以盟誓。這樣在那保長之簡是「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了，小百姓這般致興風作浪嗎？

胡楠 十月廿三日 安慶

### 白報紙的浪費

編者先生：報紙本來是供給讀者讀的，但有時却浪費得不近情理。譬如這次雙十節，各報都出特刊，有一家增出至六張。他們說給報販時，仍照原價批售(報販零售時，常常加價)，因為那天的紙張多，所以大家都要批購。不完完的，張張給收買者報紙的人，拿去作包花生米等用。聽說一張整張不破碎的報紙，價值四五元。所以報紙批以後，即使賣不掉，仍可賣給舊貨店，不吃虧。可是白報紙却在無形中浪費不少。丁此政府節約紙張之際，此事應當提出，以供當局參考。

李翰 十月二十六日 蘇州



# 論存儲反應

原作者：吳世昌

原刊處：文訊月刊七卷四期

以前有人講笑話，說三十年前的小孩子作文，教師還沒有出題目，學生已經在紙上寫好了第一句「人生在世」或「為人之道」。較高的年級，任何文章都可以用「嗚呼」開頭。自從小學的課本改為白話以後，這一類萬金油式的套語不再出現，因為小孩子腦筋中不再堆積這一類材料了。但也有一時期，不論名人講演，雜誌論文，學生作文，經常以「自從五四運動以來……」開頭。抗戰時期，我在後方各地教書，每年暑假要寫幾本入學試卷，開始幾年，所見卷子的第一句話幾乎千篇一律的是「自從蘇漢橋亦變以來，」這是文言白話部適用的起句；或者是「蘇漢橋的砲聲響了！」這是白話文的引子；或者是「時代的巨輪不斷地前進着……」這是受了所謂「社會科學」文字的影響。抗戰末期的文卷，則「蘇漢橋」告退而「珍珠堡」或「太平洋」代興，「自從太平洋事變以來」又流行一時。另外有些「夫XX為XX之本」之類，和「抗戰必勝國必成」交織成文。這種「之本論」，當然要歸功於中央訓練團之念茲在茲。去年暑假我又看一批招生試卷，題目是「釣魚」，我

發現平均有百分之二十的考生，都有「一個未嘗的叔叔，常常帶我去釣魚。」因為這些考生都讀過某一篇英文的翻譯。今年一批試卷的一個題目是「孔子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知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已試申其說」。除了有些考生根本不懂以外，看懂題目的考生，有百分之四十說來說去是「青年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精華」一些話頭。這決不是互相抄襲，以致雷同，因為這些卷子來自不同的試場，有的也說明這兩句話的出處，是某某人的講演之類。我舉這些例子，並無惡意要譏笑這些考生，而因為這套頭有一些重要的問題，最明顯的是教育問題，這一點也可以說到國家問題。

這些現象，其實也並不限於學校中的青年。官場中黨團的半年，也並不例外。所以從前吳稚暉先生有「黨八股」「洋八股」「土八股」之說，後來顧維鈞草，自然會有「抗戰八股」。青年有此現象，不能不說是中等教育的部份失敗。誰說青年的思想「凍結」，文字表達能力構成定型？中國目前能受中等教育的孩子並不多，如果這些人的思想都凍結了，這個民族的前途大可憂慮。如果青年思想凍結，是受教師的陶冶，而教師之所以如此陶冶學生，乃是有所秉承，則中國教育的前途更為可怕了。

但我希望上面的推論不準確，而用別種方法解釋這種現象。英國的一個作家曾經說過：「第一個用花來比美人的是天才，第二個是庸才，第三個是蠢才。」因為他肯運用思想而只知抄襲別人的說法。新文化運動時胡適之先生要打倒舊文學，建設新文學，就是因為舊文學中現成而不用費腦筋的話太多。要說詩，那些「夕陽」「芳草」，「垂楊」「秋風」，推不開搗不掉地擱擱來。這些都是不用費腦筋，只要把預先堆積在腦中的現成材料，搬出來就是，並不

考慮這些現成材料能否代表他所要傳達出來的思想或情感，甚至不問這些材料和他的思想情感有無關係。現代西洋心理學派的文藝批評家對於這種現象下一極名詞叫作 Stack response，這詞名詞我姑且譯作「存儲反應」。

存儲反應和抄襲不同。抄襲有時是低能，有時是欺騙，或二者兼而有之。第三個用花來比美人的人，如果他根本沒有經過前二人的說法，我們不能說他蠢才。惟其因為這是偶然的比喻，他不會想或不肯想別的說法，而又須形容美人，只好照抄，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抄襲是自動的，存儲反應却是主動的，與抄襲有一共同點是關於思考。一個人腦中堆積了若干材料，有一些是他最熟悉的，其所以熟悉，或者因為他特別喜歡；特別得意，或者是因為他時常碰到別人也用。有一「機會」，他立把把最熟悉的材料順手舉筆地搬出來，有時竟與這個「機會」（照心理學上說法應該是「刺激」）無關；有時他搬出來時也經過選擇，自然為是最合適的（因此也是他最得意的）反應；而實際上是最平庸最陳腐最俗套的。一切八股——黨、洋、土、抗戰……之來源，都可以用存儲反應來解釋。

構成存儲反應的條件，除了懶於思考以外，個人的才智與學力也是主要的。而學力又為環境所限，學力的限制，成為思想的貧乏。如果一個中學生除了課本以外，所讀的只是大禮堂中掛的「守則」和報上要人們的三等秘書所擬的講詞，則除非天才，他不能有創造的思考（Creative thinking）。他腦中只存這些貨，你要他搬出別的來是苛求。才智高的人，選擇能力也高，也知道藏拙，知道避免陳腐俗套的反應。甚至至在存儲的過程中，已加選擇，有所揚棄。

學力雖不在平均之下，却因為有某種心理痼疾（Complex），也可以造成另一種存儲反應。舉發戶愛買字畫古董，歐陽修著《六一集》，表示他有文化感，正因為他越文化的自卑感，所以造了一種自憐或優越感，存儲在心中，常常要反應出來。讀了兩句書的，常常愛搬出來，實非他的「國學」，並無內容的文章偏學古書的調子，嵌些古體進去，「以觀深文其淺陋。」到外國跑過一趟的，講演時不忘记表示身份。「When I was in America……」下野的軍閥喜歡念佛，臨陣帖，刊點經書，表示他不但心腸好，而且也有點文化。在營裏受虐待的士兵，一出來遇見老百姓，便凶威十足，開口「老子」，閉口「混蛋」。理髮匠和廚子愛自稱「理髮師」和「廚師」。這些現象的本身只是心理上的補償作用（Compensation），這種補償材料堆積得久了，也會變成存儲反應，一觸即發，不能自制。也有因為要替天行道，傳道，衛道，播道，自己腦筋中有一套思想或觀念，（其來源不論由於受了訓練，或由於自我教育，其為存儲則一。）以為天下之美盡在己，心腸好的，想傳授別人，優越感特別發展的思想制別人，自己已被那種思想範圍住了，束縛住了，而不自知其可憐，却要傳教衛道，流傳經緯，或拖人下水。人類有許多宗教上政治上的階級感，可能是由此發生的。若干宗教和政治人物鑽進了牛角尖，變成神經失常。希特勒之流的好戰分子明知戰爭終於要毀滅自己，而仍瘋狂的進行戰爭者，正因為某種特殊的存儲反應佔據了他，迷住了他，對於許多政治上的問題不能有別的反應，變成瘋狂狀態，無以自拔故也。

存儲反應的存在，其故有時不在作此反應者，而在他的對象的要求。例如有些黨八股官八股，是作者的上司要他這樣做，他所處的環境只許他這樣做，他才這樣

做的。這是比較特殊的情形。但久而久之，特殊也變成通常了。有時則因為不僅作者，讀者也懶得用思考，只要看些用現成材料拼成的東西，正因為作者來得一順手，所以讀者看得「順眼」。看自己看慣了的東西抵抗力小些，比較省力。這有時被認為痛快，所以也有人叫好了。這可以解釋許多現象：舊時文人看熟了典故，因此作者歡喜用典；彷彿家鄉的樹名，說出來你我都知，自有親切之感，（這裏還有一個聯想問題，茲不討論。）「平仄仄仄平平仄」的調子，哼了上千年，還有人要哼，正因為有讀者要看。武俠、偵探、驚天動地的小說，還有人依樣葫蘆的在做，也因為社會上自有一班人專看這些小說而不看新文藝作品。這些讀者們也已保存了許多這類材料，看新東西反應起來要費腦筋，不如看同樣的來得「痛快」。在這裏面，也含一個中國能否接受現代文明的問題。

一個人有存儲反應，許多人合起來的民族國家自然也有集體的存儲反應。一個歷史長久的國家，文化材料堆積得很多，歷史教育變成了這些材料的反覆敘述，人民腦筋中裝滿了這些材料，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傳統，傳統本身變成人民的驕傲與自負，這便是構成民族保守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保守性本身便是存儲材料的堆積，保守的民族常拒絕新的東西，認為他們所保守的最好，所以不願用別的東西代替它，認為他們所保守的捨得愈，所以常常要反應出來，向別人誇耀。中國人稱贊一個人對於某事或某書熟悉，常用一個比喻：「如數家珍。」相反的則用：「數典忘祖」，可見「家珍」和「祖」，被認為每人應該「存儲」的材料，如能「反應」則為人所譽，忘記了則為人所譏。中國這個民族不反對存儲反應，從這兩個比喻中充分表現了出來。

保守者在新的環境中，遇見新的事情，不願接受新的原則，採用新的方法，自有他們可驕傲的老法子來照付。在這一個意義上，存儲反應阻礙了進步。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應該增加這個民族的智慧，遺產愈多，智慧的增加也該愈速。但這些文化遺產已經和新的環境脫了節，而它所能增加這個民族的，不是智慧和對新事理的敏銳；保守，固執，偏見和對新事理的峻拒，則這些文化遺產對於這個民族，反而變成沉重的十字架了。

不幸今日中國正在類似這樣一個情況之中。過去的歷史太悠久，文化太豐富了，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分驕傲；近百年來新出現的環境太突然，新來的事理太可怕，太「不合國情」了。但是因為存儲的材料太多，反應也就不能出此範圍，不肯承認「西夷」也有文化。及至新的現實越來越可怕，越不可抵抗，而存儲反應仍然在作祟，於是想了個調和辦法，叫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骨子裏仍不承認西學也有其體。等到調和辦法仍然失敗，這個民族的被侮辱與被損害成爲無可抵抗時，一種普通的自卑感佔有了這個民族，索性喪失了自信心，變成懼外媚外的心理。後來國民革命和抗戰稍稍恢復了一點自信心，培養了一點自尊心，於是數千年來的存儲反應又立刻作祟了，把「五四」所培養的一點現代國家的新基礎；民主政治，科學精神，自由主義，人權觀念，施以無情的打擊。打擊者戴着一特別國情「的帽子，穿着「正統」的法衣，挂起「衛道」的旗幟，捧着一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神主，要替我們祖先的「固有文化」，做「甄皇剛健」的盛業，如果這個「固有文化」並沒有和這個民族所處的現實環境脫節。爲了這個盛業，我也願意執鞭隨蹄。如其不然，則這種存儲反應對於使中國爲現代國家這一件事情有利或有害，真是無從著手了。

一個小孩子不習滿語而用存儲反應來敷衍一篇作文是可以原諒的，至少教育他的人也分擔一部分責任。少數人不能接受新文藝，喜歡一種用存儲反應寫成的文體，譬如有些家庭婦女愛看彈詞小說，也無怪大害。但當一個民族不能認識清本身的現實環境，不能適應這個環境，而有意無意地用存儲反應來敷衍當前局面，甚至有人還想統制麻痺或迷感別人，使別人也和他一樣只知道用存儲反應，則對於這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其或可以威脅其生存。

對於「固有文化」固然不能作爲存儲反的法寶，對於外來的思想，制度，文化，也同樣的不能使它堆積成爲存儲反應的材料。其理由我想不必再復述。

真正要使中國列於現代國家之林，不是靠盟軍打勝仗而誇列四強或五強，則中國人的自由思想，有鑑別力的思想，有選擇力的思想，能適「的」思想，創造的思想（Creative thinking），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而這些思想，都是與存儲反應不相容的。

廿六年八月廿七日 南京

一個入有存儲反應，許多人合起來的民族國家自然也有集體的存儲反應。一個歷史長久的國家，文化材料堆積得很多，歷史教育變成了這些材料的反覆敘述，人民腦筋中裝滿了這些材料，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傳統，傳統本身變成人民的驕傲與自負，這便是構成民族保守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保守性本身便是存儲材料的堆積，保守的民族常拒絕新的東西，認為他們所保守的最好，所以不願用別的東西代替它，認為他們所保守的捨得愈，所以常常要反應出來，向別人誇耀。中國人稱贊一個人對於某事或某書熟悉，常用一個比喻：「如數家珍。」相反的則用：「數典忘祖」，可見「家珍」和「祖」，被認為每人應該「存儲」的材料，如能「反應」則為人所譽，忘記了則為人所譏。中國這個民族不反對存儲反應，從這兩個比喻中充分表現了出來。

有利或有害，真是無從著手了。

一個小孩子不習滿語而用存儲反應來敷衍一篇作文是可以原諒的，至少教育他的人也分擔一部分責任。少數人不能接受新文藝，喜歡一種用存儲反應寫成的文體，譬如有些家庭婦女愛看彈詞小說，也無怪大害。但當一個民族不能認識清本身的現實環境，不能適應這個環境，而有意無意地用存儲反應來敷衍當前局面，甚至有人還想統制麻痺或迷感別人，使別人也和他一樣只知道用存儲反應，則對於這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其或可以威脅其生存。

對於「固有文化」固然不能作爲存儲反的法寶，對於外來的思想，制度，文化，也同樣的不能使它堆積成爲存儲反應的材料。其理由我想不必再復述。

真正要使中國列於現代國家之林，不是靠盟軍打勝仗而誇列四強或五強，則中國人的自由思想，有鑑別力的思想，有選擇力的思想，能適「的」思想，創造的思想（Creative thinking），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而這些思想，都是與存儲反應不相容的。

廿六年八月廿七日 南京

（上接十三頁）自貿易局長升任爲經濟部部長的克利遜斯是工黨的健將我們已久仰，而接替貿易局長的年青的威爾遜是工黨中的後起之秀。在過去兩年中，他在克利遜斯之下担負着對外貿易的一切重任。他最近支持的兩件大事：一是談判修訂英蘇商約，一是參加日內瓦的國際通商會議，雖然兩者迄今尚無結果，但他確是爲祖國盡了最大的努力。要與蘇聯恢復通商關係，在目前的情勢下，本是難事，但威爾遜和蘇聯對外貿易委員米高揚一再的折衝，一再的忍耐，現在談判雖然暫停，他還希望另覓途徑，打開僵局。在日內瓦國際通商會議中，威爾遜要處處小心對付美國人。除了蘇聯集團，戰後美國經濟的力量幾乎是無處不到，威爾遜的奮鬥便在挽救大英帝國的經濟被捲入金元的狂瀾。

威爾遜的精敏強幹，不但已爲上司所鑒賞，一般人民也已知曉。尤其以而立之年勝任要職，繼而入閣（他今年三十一歲）都傳爲美談。這與其說是工黨政府的開明之處，不如說英國的政治，或更廣泛的說英國的整個社會在劇烈的演變之中。威爾遜以牛津青年學者的身份效忠於爲學府傳統精神所不容的標榜社會主義的政府，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氣象，新的希望，因爲在牛津尚有此等人在，何況其他受紳士訓練和保守精神影響較淺的學校和工廠。

幾陣秋風過去，初冬已光臨英倫三島。倫敦的天氣日漸轉變灰色，還是警告英國人民最艱難的時期已經開始了。因爲管外匯法令的實施，從倫敦到巴黎的箭號特快車上旅客寥寥，比之往日擁擠的情形，誠有不勝蕭條之感。英國報紙喻十月一日爲英國旅客的鄧開克，實含有深長の意味。

# 觀 察

· 元千五售份每 · 日五十一月一十年六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期二十第



卷三第

專論  
論琉球歸屬問題  
自由乎？平等乎？  
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  
問題

科學叢談

論賞罰

歐洲通信

西歐紀行：(二)法國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八方風雨會中州  
(觀察專稿)觀察記者

揭開豫西的內幕  
(豫西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信通察觀  
追悼·示威·探監  
(北平通信)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跋一多遺集  
吳 吟

美國之內  
費孝通

讀者  
投書

今日蘭州  
如此今朝  
支持

花瓶詎可充立委  
無所事事豈能登議壇

· 撰稿人 ·

蕭 蕭 戴 戴 錢 錢 錢 錢 蔡 趙 雷 楊 楊 費 傅 傅 馮 馮 郭 郭 宜 宜 張 張 梁 梁 夏 陳 陳 許 高 孫 柳 胡 宗 周 李 李 吳 吳 沈 呂 伍 王 下  
公 德 世 覺 端 清 邦 維 超 海 西 幸 希 有 移 東 沉 實 交 搜 友 德 覺 克 無 白 子 廣 純 恩 有 啓 迅 之  
權 培 光 民 升 廉 彥 濤 宗 孟 絳 通 雷 孟 至 守 今 彥 長 秋 德 竹 松 珩 數 寬 忌 適 華 亞 用 育 裕 乾 復 元 中 琳

顧 蕭 戴 戴 錢 錢 錢 錢 劉 滯 趙 葉 楊 楊 傅 傅 馮 馮 章 黃 張 張 張 曹 陳 陳 陳 許 馬 徐 胡 季 周 沙 李 吳 吳 何 任 王 王  
願 蕭 戴 戴 錢 錢 錢 錢 劉 滯 趙 葉 楊 楊 傅 傅 馮 馮 章 黃 張 張 張 曹 陳 陳 陳 許 馬 徐 胡 季 周 沙 李 吳 吳 何 任 王 王  
翬 文 鋪 歌 能 大 光 家 公 人 斯 昭 友 新 正 德 忠 印 繼 衡 之 君 寅 先 蒙 東 學 浩 澤 世 永 鴻 雲 雲  
羣 乾 齡 葵 雲 川 欣 杰 且 暨 超 便 剛 年 掄 蘭 以 銘 昌 叔 堂 禹 毅 哲 邁 遠 初 盈 驢 林 郊 浚 培 霖 昌 估 萬 慶 生

· 撰稿人 ·



### 朱復先生與本刊編者 來往函件

敬啟者：頃閱大公報登載廣告，見貴刊三卷十期，載有「幣制非改不可」一篇，下署敝人之名。查敝人從未向貴刊投稿，亦未發表「幣制非改不可」之文字。貴刊未得敝人同意，竟擅用敝人名義，發表此類文字，不知在法律上有何根據，請即明白賜復，以便處理為荷。此致

觀察週刊社  
龔安平先生

朱 復 謹啟

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伯商先生：頃奉十一月一日大函，敬悉一是。茲將此事說明如左：查敝刊向例不刊載演講稿件。上月下旬，接中大王國生君投來一稿，係記先生十月十五日中午大經濟系的演講。當時我們頗致考慮。一方面，我們素不刊演說稿，一方面覺得先生這篇稿稿很有價值，而王國生君的記述也很好。我們最後決定發表這篇稿子。按照本刊最近編例，凡是譯稿，署名時以原文作者為主，譯者的名字放在譯文的末尾，因為譯者的名字所佔的份量不應與原作者所佔的份量相等。同樣，演講稿子，記述者的名字不應與演講者的名字並列，因此在「幣制非改不可」一文之後，附有下列按語：「編者按：此為朱復先生於十月十五日在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的演講，由該校同學王國生君記述投來」。我們最初很想將這篇記述寄給先生過目一下，但不知先生地址，所以未能實行。說

實在話，我們發表這篇演講時，心中也有些勉強。因為我們不願打破敝刊不刊演講稿的慣例。但是至少我們在採用這篇記述時，我們對於先生是很尊敬的。現在我們接到先生的質問信，我們也覺得我們做錯了。現在先生告知：我們應該在什麼方式下向先生道歉。先生如有具體辦法，即乞示知。我們則建議：將先生來信及我這封覆信一併在「觀察」發表，以明經過。如此至少證明先生並未向敝刊投稿。如何之處，即盼覆示為禱。此請 大安

龔安平 謹覆 十一月三日

安平先生道鑒：奉讀十一月三日大札，敬悉一切。貴刊三卷十期所載「幣制非改不可」一文，既係中央大學學生王國生君記述投稿，敝人自可諒解。惟以該篇中所記與當日所講，頗有出入，其中數字，尤多錯誤。事前未蒙 惠寄過目，為遺憾耳。敬頌 道綏

朱 復 謹啟 十一月四日

(請將來往函件在貴刊發表為荷)

### 今日蘭州

編者先生：自上月隴海路截斷與共軍趙壽山部包圍蘭州後，蘭州即趨西安而呈動亂不安景象。投機商人，混水摸魚，幾天內物價直線上升，有由二萬元漲至二十萬元者，甚且有由二十萬元漲至四百萬元者。一般平民，痛受此種打擊，已擇扎於飢饉線上。失業者亦隨之日多，勵志路社會服務處職業介紹組終日招搖不絕。國立農業專科學校小學部前招考兩位教員，三天內，報名者竟逾八十餘人。伊寧事件後，歸化同胞，投函祖國團抱，紛紛奔赴蘭州。但政府視若無睹，不予救濟，任其流落街頭，拿着一些舊的俄國種子廉賣，成了一羣新的吉卜賽人。

在教育文化方面，也是一片荒涼，雖

然大學與獨立學院有兩個，中學有十多個，國民學校有三十多個，但大多設備簡陋，程度低落。報紙共有六家(都是官家辦的)，銷路上一千五百份的只有和平日報一家，其餘都打不破千份大關。文化社團僅有一個「西北文化協會」，是西北社團所支持的，但其注意力都集中在做買賣上，如舉辦「文化沙龍」「文化供應社」之類。

甘肅在黨國未合併以前，應堪甚為利害。關於國大代表，雙方事前均有嚴密計劃，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而蘭州市上表現得尤為尖銳明顯，令人為未來的競選場面就心！雙十節日，省政府主辦了一次大中小學的壁報競賽，題目是「戡亂建國」。結果，擺在省黨部廳裏的三十多個壁報，據調查：有七個的頭一篇是和平日報的社評改裝的，五個是民日報的社評改裝的，五個是西北日報的社評改裝的。而取錄的前三名，據一位朋友說：都是從南京中央日報、救國日報、文化先鋒上抄來的。

蘭州鴉片煙的市場甚繁榮，普通應酬便是「搭飛機」。(註一)煙價已漲至兩百萬。安定門、西關外與下東關外的煙市，生意興隆。近從河州、岷縣等地來貨甚擠，「六個貨」(註二)還差一點，「八個貨」到場便有家。市場多在城牆根的窟窿裏，甚為安全；有時甚至有警察保護，毫無危險。

近來蘭州也恐怖起來了。和平日報社總主筆兼資料室主任宋某於上週被捕。西北日報社兩個記者，河聲報晚刊記者亦於前天晚上被捕。西北經濟日報社長則又於昨晨被捕。現在除那位總主筆宋某已專機押送南京外，餘均下落不明。蘭州附近有兩個集中營，一個在河北白塔山下，一個在五泉山(?)下，至今每一個裏面據說尚有政治犯二三百名。

(註一)「搭飛機」就是用手拿一個

銅元，把大煙放在上邊，用一根燒紅的鐵絲去活動，然後拿一個竹筒去吸。

(註二)在市面賣的大煙都是生的，還需熬一熬；熬過以後，能夠剩下六錢純煙的便叫做「六個貨」，便是次等大煙；如果剩下八錢的，便叫做「八個貨」，就是最好的大煙。

王庚 十月二十二日 蘭州

### 如此今朝

編者先生：我是個逃避兵役而來與鄉漂泊無家可歸的孩子。我的哥哥於三十四年被征去打日本，陣亡於河南，那是多麼光榮的死。如今黃土未乾，父母念兒之心未斷，又要拉我去打內戰。我雖然逃奔外出。如今我滿腹的激憤，又向誰說呢？目前中國，為人民做喉舌，能夠替我們說話的刊物，僅剩「觀察」而已。我現在把心中的苦痛仇恨寫成俗淺的東西，如果能載之刊末，訴諸社會？是我殷切希望的！

如此今朝

(一) 世路崎嶇到處洪水，白天曖昧夜更黑，日月光明都在天上，災難禍害齊降人間。

(二) 東村的軍爭未熄，西莊的戰火又起，流離失所的百姓，死不償命的士兵，外戰把人民齊殘害，內戰今又殘盡人民。

(三) 昨日征走了兄，今又擄去丁弟，逼得那家庭多難散，爸媽們淚漣漣，妻子們的哭聲。

(四) 苛政猛於虎，法律虛假似蛇，民生無保障，民權被剝削，時日何畏，「民與汝偕亡」。

我是初學寫作的貧民，措辭用意一定多不恰當，如完全不能應用，當作罷論，用不着退稿，如能免強，請先生刪改之。

張葉 十月三十日 漢口

(下接十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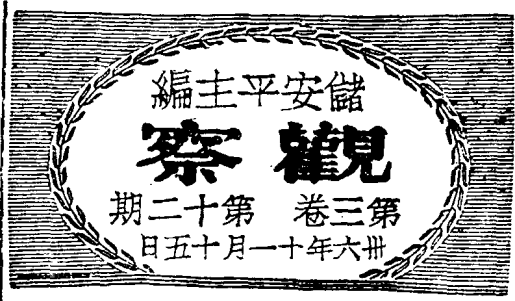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三三八、四二八二

國內掛號：五萬元  
平寄：六個月十二元  
掛號：六個月十二元  
航空：七萬元  
掛號：七個月十二元  
航空：八萬元  
掛號：八個月十二元  
航空：九萬元  
掛號：九個月十二元  
航空：十萬元  
掛號：十個月十二元  
航空：十一萬元  
掛號：十一個月十二元  
航空：十二萬元  
掛號：十二個月十二元  
航空：十三萬元  
掛號：十三個月十二元  
航空：十四萬元  
掛號：十四個月十二元  
航空：十五萬元  
掛號：十五個月十二元  
航空：十六萬元  
掛號：十六個月十二元  
航空：十七萬元  
掛號：十七個月十二元  
航空：十八萬元  
掛號：十八個月十二元  
航空：十九萬元  
掛號：十九個月十二元  
航空：二十萬元  
掛號：二十個月十二元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郵費在內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 李純青：大公報社論委員
-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 金克木：武漢大學教授
- 張述祖：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副
- 教授
- 吳晗：清華大學教授
-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論琉球歸屬問題

## ——及可能糾紛的日本領土

李純青

中國朝野幾乎一致的主張要收回琉球。用的字眼是「歸還」。理由大概是：「琉球不論歷史上，地理上，都應該是中國的。」琉球革命同志會也要求琉球重歸中國。另一方面，在日本也有六十餘名琉球人在要求日本參議院討論爭回琉球。現任日外相齋藤均說：「日本要參加共管琉球。」又說：「琉球在北方有些島嶼本屬日本，應劃入日本版圖。」今年六月廿六日麥克阿瑟在東京對美國記者談話也曾提到：「美國必定保留琉球。由該島的陸軍基地，保護或監督日本。」據說，蘇聯也表示過要託治琉球。總之，至少現已有四國（日本在內）對琉球有佔取之意。將來和會對處分日本領土，最糾紛的怕就是琉球問題了。

### 琉球以外的日本領土

大問題都解決了。

- (一) 根據開羅宣言：「滿洲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國。」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
  - (二) 根據波茨坦宣言：「日本的主權必將限於其本洲、北海道、九州、四國及我們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 (三) 根據雅爾達協定：「南庫頁島及其毗連之各島應歸還蘇聯。」「千島羣島應劃與蘇聯。」
- 以上三個應為和約根據的文條，已解決了日本領土的範圍，（只有「其他小島」一點未解決。）在這範圍以外，「滿洲」台灣澎湖解決了，朝鮮解決了，南庫頁島及千島解決了。未解決的只有：（一）琉球。（二）馬紹爾、馬利亞納，及加羅林三羣島。（三）小笠原及硫黃羣島。但（二）（三）兩地，事實現在美軍佔領下，沒有第二國出面要求，其將歸美國託管，已成定局。故未來領土爭執實際只有兩個問題：（一）如何決定歸屬日本的「其他小島」？（二）如何處置琉球？日本利用未決定的，

### 「其他小島」

一項，爭千島的一部分小島，爭琉球北部小島，並和朝鮮糾紛。伊豆七島與小笠原羣島也有一些糾紛，但麥帥於去年三月二十二日有指令：「伊豆七島及北緯三十度以南的編巖岩列入日本行政以內。」這方面問題可算解決了。

### 關於千島

千島本屬俄領。一八七二年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與帝俄談判，先是要求購買北緯五十度以北的庫頁島，俄國不肯；副島乃建議：「日本放棄庫頁島，領有得撫、國後、擇捉三島。」直到一八七五年五月才談判成功，簽訂條約，日本放棄庫頁島，換得千島十八個島嶼。（北起占守島，南至國後島）這段歷史，可為千島與北海道劃界的根據，很自然，也很合理。

，日本不應該橫生枝節。

朝鮮與日本之間的小島，日本海軍的鬱林島、竹島、及朝鮮半島以南的濟州島，當歸朝鮮；這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麥帥指令裏已予確定——在日本政府行使政權之外，應已沒有問題。將來問題是：

### 對馬

對馬是一個小國，與日本離合無定，和朝鮮關係很深。尤以鎌倉時代，由少貳氏，阿比留氏，至宗重尚氏國內屢經篡奪，有時朝貢日本，有時也服從朝鮮。一四四三年對馬藩主宗貞盛就與朝鮮約，每年遣船五十隻。但現在對馬問題是戰略的，不是領土的。蘇聯有一本普里波依著的著名小說，以「對馬」為名，描寫日俄戰爭時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東被鄉艦隊殲滅。蘇聯念念不忘於對馬海戰。在日本神功皇后及豐臣秀吉前後二次征朝鮮時，在蒙古遠征日本時，每次戰役都通過對馬。對馬地位重要，鎖鑰日本海，連擊日本與大陸，不需遠東的達達尼爾(Dardanelles)海峽。為監視日本復起侵略，扼住其「大陸政策」的咽喉，我們應使對馬離開日本，交由聯合國(似以蘇聯為適宜)託管。

以下說琉球問題，先說：

### 琉球的地理範圍

日本的沖繩(Okinawa)縣，並不等於琉球。一六〇九年足利時代，將軍島津家久發兵三千討琉球，生擒其王，併吞了琉球的大島、喜界島、沖永良部島，與論島。此擱腰一斬，奪去琉球約三分之一土地。所奪諸島在一八七一年廢藩改縣時，置於鹿兒島縣下，直到日本投降降止，還屬鹿兒島縣大島支廳管轄。現在日本要爭的就是說這些島原屬日本，不屬琉球。這要求當然是不合理的。我們應使其合浦還珠，恢復琉球的完整。麥帥指令規定「琉球羣島中北緯三十三度以南各島(包括口之島)」在日本行政以外，即將一六〇九年島津的剽奪歸還琉球，如此措置，極合情理。

這樣，所謂琉球應指自口之島起，向西南蜿蜒到與那國島止，計大小島七十餘個，面積三三八九方公里。人口，琉球人約六十萬。(一九三〇年調查是五七七五〇八人)在大島郡(大島支廳)內有二十萬日本人是九州來的移民，應請其遷還故土。若依大島郡為界，口之島以北的硫黃島、口永良部島也應歸屬琉球，那是吐噶喇火山羣島的一部分。只有屋元島種子島是屬龍毛支廳的，那沒有問題應入日本版圖。

琉球歸屬問題的解決，在戰時聯合國所有文獻與協議，都不能找到根據。

那是「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開羅宣言)，日本必須吐出，吐出之後，就不知應給誰了。聯合國對領土有個消極的原則，即：(一)大西洋憲章「不得自行擴張勢力或領域其他。」(二)開羅宣言「三國決不為自身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這個原則就是：不是你的領土，你不能擴張。若任何國都不該領有，又不該讓「敵國」繼續佔領，則其解決之道不外獨立或託管。前者歸朝鮮，後者像太平洋前日本代管島。因此討論琉球問題可假定有三條路：歸還，獨立或託管。

我們主張「歸還」在法理上站得住嗎？

領土的取得，在國際法上，有先佔、割讓、買賣及贈與等。但自第一次大戰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原則以來，最重要也最合理的是根據這個原則，尊重民族的自由意志。但戰勝國可以禁止戰敗國對某地不得合併。例如凡爾賽和約就規定了德奧兩國不得合併。我們對琉球，無疑的，有權不許琉球公民投票歸日本統治。除了日本，琉球和中國關係最深。

### 有史為證

琉球的名稱有琉求、流球、瓊求、流虬等。始見於隋書東夷傳，宋史元史也有記載，但當時海上情形不明，所謂「琉球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或誤指台灣，或包括台灣在內。到明朝，則已完全明白，明太祖於洪武五年(一三七二)遣楊載使琉球，詔云：「……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邦播造朕意，使者所至羈臣入貢，唯爾瓊求在中國東南，遠處海外未及報知，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遣使數次未達，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三)琉球首里按司始受封為「琉球國中山王」，隨後還有「山北王」「山南王」受封，當時琉球三分為「三山」，「三山」內訌，明主輒為調解。初送閩人十八氏入琉球，任通譯，永樂年間增加到有「閩族三十六姓」，由是琉球風靡了中國文化。三王也各遣子弟入明留學。尙巴志統一「三山」以後，亦為中國藩屬。明亡清興，琉球再受冊封，二年一貢。其間島津家久戰勝琉球，並剽奪了奄美羣島，但日本船到那霸各地通商，極怕中國知道，琉球政府必下令：(一)使船到時，凡日本年號日本人名書集及此外所有惹動人目者，該船主可各自藏避。(二)日本歌日本語言，或與人以日本語對談，皆為不宜。(三)不可現出日本的風儀。「明英宗正統四年(一四三九)在福州南台外設蕃使館，專管琉球事務。後改為琉球館。直到一八七三年琉球王尙泰被迫向明治進「王政維新」的賀表，明治詔封尙泰為藩王，列

入華族，正式併吞琉球，福州琉球館事務，乃移轉到廈門日本領事館。但這件事：(一)沒有獲得琉球官民的同意。他們始終不聽命令。一八七九年日本廢「琉球藩」，改沖繩縣。命尚泰「上京」(東京)，尚泰圖謀反抗，後來日本是用軍警力量解決的。(二)中國始終沒有承認。一八七九年美國卸任總統格蘭頓來遊遠東，曾出面為琉球問題斡旋，中國建議割島分隸，因受日本反對而無結果。一八七四年西鄉從道侵略台灣，就是藉口保護琉球人民的(因有琉球人五十四名被台灣生番殺害)。清廷昏庸，先謂「生番化外之民」，繼與日本定約償付撫卹銀十萬兩。此事雖有精神上默認琉球與日本的關係，但中國無明文放棄琉球。(三)在日本併吞琉球時，琉球已與美法荷三國訂有通商條約。法國軍艦最先於一八四四年到那霸，英國次之(一八四六年)。美國最先於一八五三年與琉球訂約，法國繼之(一八五四年)，荷蘭是一八八八年和琉球訂約的。一八七三年美國因日本佔領琉球會照會日本政府，謂「應任琉球維持條約義務。」日本答覆照辦。實際上，歐美各國也沒有承認日本併吞琉球。總之，琉球平白入日本版圖，任何方面都是一筆糊塗賬。

上級史實說明：(一)琉球為中國藩屬，歷數世紀之久。沒有一國比得上中國和琉球的關係。(二)琉球有自己的政府及國王，長期維持獨立或半獨立的狀態。論「歸還」，無疑歸還中國。但我們要求歸還會碰到一個難題——民族。琉球只是中國的藩屬，不是中國直接統治的本土。中國對朝鮮，對越南，也有這種種藩屬關係，然而民族不同。基於民族的自由意志，民族自決原則，他們可以加入中國，但也可以獨立。

### 琉球民族

是混合的。據加藤三吾著琉球研究一書稱：「琉球人種有：(一)馬來眼，方額、廣鼻無鬚的。此系乃從菲律賓賓台灣北上者。(二)蒙古眼，狹額，隆鼻的。此系乃從九州南下者。(三)久米村一部落，是閩族三十六姓的後裔。(四)原始住民是倭奴系。」琉球革命同志會謂：「現在琉球人六十萬頭，閩族三十六姓佔六分之三，北方系統六分之一，南方系統六分之一，雜系六分之一。」在琉球民族裏面，有中國人的血統，但請注意，三十六姓有許多是屬姓的。其語言也混雜着中國語日本語，有些地方則混雜着倭奴語和馬來語。其風俗，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久米村有孔廟，崇元寺有下馬碑，瑞泉有很多中國人刻石題字，端陽節有龍舟競渡等；但同時馬來與日本習俗也到處存在，琉球有自己歷史，詩歌，戲劇等等。看這一切，我們實不能說琉球民族和那一

國的民族絕對相同。自然，也不能說是中國民族。關於三十六姓是後來去的，居客卿地位，已歸化琉球，既不是征服民族的統治者，也不是一支有獨立意識可以左右及領導琉球的多數民族。

依民族自決原則，琉球人民可以要求加入中國，那是他們的自由權利。反過來說，中國似不能強迫琉球歸還中國。假使琉球人民的自由意志選擇的是獨立、解放，他們希望恢復他們的國度，願意重樹三巴國旗，我們實在沒有理由不加以贊助，好像贊助朝鮮獨立一樣，贊助琉球獨立比要求歸還琉球實在要亮得多。假使琉球歷史是往獨立解放的路上走的，那麼，

### 託治

就不過是權宜處置了。為佔領琉球，美軍對日軍惡戰八十三天，雙方死傷十餘萬人。美第十軍軍長巴克納，第九十六師副師長伊斯利，且以身殉。憑這壯烈的犧牲與戰功，無疑美國最有承受託治琉球的資格。中國也有資格。但和約應規定：琉球託治是暫時的，其性質與朝鮮相若，經過相當時期，應讓琉球自由獨立解放，不可把琉球看成太平洋代管島那樣決定，作永久或半永久的託治，永久託治對琉球違背民族自決原則，也違背聯合國信誓且且「不擴張領土」的宣言。因此，我想我們對琉球的健全主張應為：

- (一) 首先讓琉球人民投票願不願加入中國。
  - (二) 如其不願，則實行有期限的託治，扶助琉球民族自由獨立。託治形式，可交一國或數國共管。
  - (三) 託治國不得有久佔琉球的企圖或設施。並不得利用琉球作戰，除非為對付日本。
  - (四) 聯合國保證琉球永遠脫離對日本的從屬關係，並保證其永不受侵略。
- 以上所論完全站在法理立場，排脫利害及自私的觀念，並不以主張當作一種手段或宣傳。將來琉球問題怎樣解決，未可逆睹。令人遺憾的是過去及現在人們都忽略了琉球民族，許多寫殖民地歷史及寫日本殖民地歷史的書籍，獨缺琉球一章。我強調了民族問題。琉球雖然弱小，我們不能不尊重其有過獨立與鬥爭的民族自由意志。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訂閱

# 自由乎？平等乎？

吳恩裕

英國著名的歷史家愛克頓 (Lord Acton) 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追求平等的熱情，使我們對於自由的希望，成爲泡影」。這句話一向被認爲是主張平等與自由衝突的名言。中國現在正邁向民主政治的路途，而民主的極致，就是達到自由及平等的境界；那麼，自由和平等究竟是不是衝突的呢？如果不衝突，有什麼理論的論據？如果衝突，則不但要有論據，並且還有一個實際的問題跟在後面，即：我們究竟要自由呢？還是要平等呢？

爲了解答這些問題，本文下面首先討論：自由的抽象意義是什麼？它爲什麼值得我們爭取？其次，再從實際的社會經濟背景中來看自由的爭取，便發現歷史上爭取自由的總是限於某一個階級，從來沒有普遍地爭取過；當然更沒有普遍的獲得過。因此，經濟上、教育上、以及其他特權上的不平等，乃是自由的阻礙。再次，我們說明：自由應該是全人類所趨赴的目標，它的普遍實現是必須有平等爲基礎的。所以，只有少數階級的特權與全民的自由是衝突的；而全民的平等，不但不與全民的自由衝突，反而是它實現的主要條件。

讓我們首先說明自由的抽象意義。自由有消極和積極兩種意義。消極方面，所謂自由有：取消約束或限制之意。例如信仰自由，便含有旁的人或政府不干涉個人信仰宗教之意。又如言論自由，也同樣有反對任何人干涉的意思。積極方面，自由有：任意選擇辦法或觀點意思。例如上述兩種自由，在積極方面，便含有任意選擇宗教信仰，任意選擇立論的觀點的意義。

祇就抽象的意義講，自由也是值得爭取的。特別是從自由的積極意義說，它乃是任何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一個社會的進步乃是大量的創造活動及思想所造成的。而創造性的活動及思想，都包括着「選擇」的作用。那就是說，假如有最好、好、不好三個可能，那麼創造性質的活動及思想，就選擇那「最好」的一個可能。旁人，政治權力，都不能限制或阻礙這種選擇。如果「欽定」一種辦法或觀點，迫令人民遵照活動及思考，這個社會是絕不會有進步希望的。所以，我們可以說：阻礙正當自由的政府，不但於法無據；因爲正當的自由是憲法上明文規定了的人民的權利；而且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全社會的罪人。對這一點，我們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應有正確的認識。

其次，我們再由社會經濟背景來看自由的問題。拋開了上述對自由的抽象說明，在事實上，我們便不能不發生下列的問題：是誰在爭取自由？是什麼人有得到自由的希望並且真正得到了自由？

是誰在爭取自由？這問題顯然和壓迫的程度有關。在習以爲常的奴隸制度的社會中，奴隸恐怕連爭自由的企圖都不易發生。因爲壓迫得太太重了，被壓迫者縱然不會改變天性而具有奴「性」，却可以造成因循懶惰的習慣服從。又如中國今日的無知農民，他們會起來爭自由麼？不會的，一則因爲他們被壓迫的深而久了；再則因爲他們沒有知識，特別是沒有政治的意識。而另外，我們今日熱心民主的人士，幾乎全是「都市民治家」，知識分子是不會把民治帶到鄉村，交給農夫的。

是什麼人有得到自由的希望，誰得到了自由？這問題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而它的正確解答，也足以發人深思。可以爲了解中國當前民治問題的幫助。就近代的社會經濟背景而言，爭取自由的：是反對特權貴族的地主；是反對政府干涉的資本家。並且他們在他們各個的歷史階段中，也都得到了自由。何以他們能得到所爭取的自由呢？因爲爭取自由，和自由的實現，都是有其經濟條件的，而他們就正是具備此種條件的人。近代歷史的發展，直到目前爲止，自由的實現始終沒有擴展普及於全民；其原因就是：在全民中之貧困的農工階級在現代國家中，雖然表面上享受自由的法律權利，但是他們自身的經濟情況，却阻礙了他們實際上享受這種權利。所以，法律上的規定是「應該」享受自由；而事實上的問題是「能」「不能」享受自由。這種「能」「不能」的背後，實在隱藏着階級的分野，財富分配的不均。這種情形就正是所謂「不平等」。有錢的，能享受自由的，在現代國家中，都成了特權階級；他們的自由之獲得，是建築在這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上面的。因此，少數人經濟上不平等的存在，恰好是全民不能普遍獲得自由的基本原因。

再次，我們要一反上面所引愛克頓那句話，而認爲全民普遍地獲得自由，必須建築在經濟平等之上。我們必須取消經濟上的不平等，然後才能實現全民的自由。在經濟不平等的社會中，佔優勢的階級是少數人，取消他們的經濟優

勢是取消一種社會的特權。人類歷史所以被認為是進步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一個不斷地取消種種特權的過程！

取消少數人經濟的特權，自然包括着重行分配財產，或至少是限制財產之獲得的問題；這豈不是剝奪現代國家中法律上保障財產及繼承財產的自由權利了麼？是的，是要剝奪少數富人的這種「權利」；但須知道這種權利在現代國家中已經變成「特權」了，並且當我們已知這種特權妨害「全民」的幸福時，剝奪它不是應該的麼？所以，就此觀點說，已經變成了特權的自由權利，應該被剝奪，被取消。但這並不表示：「自由」與「平等」是衝突的。這祇表示「特權」或少數人所能獨享的自由和「平等」是衝突的。

關於這一點，有好多現在的學者，沒有弄清楚。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未能把自由的問題，放在具體的社會經濟背景中來研究，因此他們也不問：「是一種自由？」「是誰能享受此種自由？」等問題。殊不知這種態度是不對的。如以政治自由為例，在希臘社會中，便只有公民階級能享受，而奴隸則絕對不能。又以財產自由為例，在近代社會中，工資勞動者，終日疲勞精神，求一人一家溫飽之不暇，你說他應該享受大量堆積財產的自由，豈不是絕大的諷刺麼？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政治經濟學者：不要再認為平等與自由是衝突的；因為全民的自由，必須以平等為基礎。不要認為如要平等即必須損失一些自由，因為那「些」自由既已成爲少數人的特權，則取消它便是應該，而非不應該，的了。

最後，以我們中國目前的民主運動而論，我們必須了解：要自由是當然的，因為照上面所說，自由乃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但是平等也是重要的，因為西方民主政治的經驗已經昭示給我們：沒有平等的基礎，真正全民的自由是不會實現的。平等和自由是不衝突的，因此我們一方面固然要爭取自由，另一方面也要促成平等，以爲自由的基礎。但這爭自由的運動必須是普及各階層的，否則就不免流爲某一種人的特權之爭奪了。如果市民治的運動是以都市爲出發點，而逐漸普及於鄉村，那自然是可以的。如果是始於都市，又止於都市，那就不免是特殊的民治而非普及的民治了。

中國人口裏農民佔那裏大的百分比，在此次民主運動中，很少人想到他們，提到他們。這不能不說是怪事。有兩個遠見的外國人，曾經做過從醒我們的企圖。一個是華萊士來中國時，曾促我們注意設法提高農民的生活及知識水準。另一個是拉斯基某年爲重慶大公報所撰的一篇社論，題目似爲「中國革命之展望」，其中也有提醒我們提高農民生活及知識水準的意見。然而，我們却沒有人注意這些問題。照我的看法，平等所爲自由的基礎，而自由又爲民主之錨，則在我們的民主運動中，絕不可忘記了農民；因爲在全中國人民中，倘使把農民抽出去，剩下的便顯然是少數的特權階級了。拋開「應該」與否不管，須知歷史的進程是無情的：建築在不平等基礎上面的少數人的特權自由，終於是要被揚棄的，被剝奪的。而全民的普遍自由，却永遠需要平等爲基礎。

一九四七年十月廿六夜

# 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

金克木

自從胡適之先生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以來，有很多人討論到擴充大學與廢止留學的問題。就我所見到的文章看來，大家的爭論在原則上並不見得彼此不同，却似乎是只有着重點不一致。

據我看來，反對胡先生意見的人所認爲胡先生的意見大略是：廢止留學，用留學經費辦大學，可以把大學辦得與外國第一流的相等，但十年內只能辦五個，其餘的候補。從這種看法生出的爭論便是：留學能不能廢止？該不該廢止？十年能否辦出第一流大學？該先充實那幾個大學？前兩個問題是消極方面，後兩個是積極方面。本文側重考察前一方面，然後附帶談一下有關後一方面的

鄰見。至於是否必要挪留學經費辦大學，以及現況下能否希望單獨發展高等教育等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以內。

主張留學的人不見得以爲中國永遠都要在學術上仰給外國，把高等學術人才都請外國去造就；而反對留學的人也不見得要馬上停止留學，不再派一個學生出國，只等國內出現牛津劍橋哈佛。因此，留學該不該廢止，就是中國學術界要不要獨立不依傍他人而與人平等的問題。在這一條原則上，我看不出大家意見有什麼不同。至於學術能獨立的國家有時也還要派人到外國去學某一種特殊新學問，那是等於獨立後的合作。所謂獨立，只是平等，並非孤立，獨立的

國家學術仍然是世界整個學術界的一環。因此，那一類的留學與目前的高等教育普遍到外國去受的留學是根本不同的，不會有人拿來作留學的辯護證據的。

成問題的是留學該不該馬上廢止，其實也就是能不能廢止的問題。這是原則中之實際方面，因此牽涉到十年能否辦成第一流大學的問題。認為留學不能廢止的舉出許多理論與實際的理由來，說明不能停止留學等候自己學術獨立；認為留學必須廢止的人也列出許多留學的惡劣情形來說明留學只是浪費，還不如自己辦好大學請外國第一流學者來教。其實反對的並沒有抹殺許多留學生的成績，主張的也未否認留學界的怪現象。

雙方都有理由，但是論點混淆了。大家都沒有注意留學政策與留學現象是兩回事。反對留學的指出現象而牽涉原則，擁護留學的却辯護原則而庇護了現象。

真正的留學政策應該是雙方都不反對的，可惜的是中國從來沒有過留學政策，却只有留學現象，這便是一「鍍金」混學位的風氣。這風氣是根基於殖民地地的賞辦心理的。在中國沒有真正獨立，不能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脫離殖民地的地位，而為國際間平等的一員的時候，即使我們能够努力在高等學術界打破這種依賴的現狀，也決不能在社會上消滅這種媚外風氣的。

爲什麼說還沒有留學政策？

所謂政策者是針對某一問題，有計劃的達到解決該問題的目標的一種手段。留學政策者，應該是因為中國現代學術對外國而言或缺乏或落後，因而要急起直追，用留學的方法以達到與人並駕齊驅的目的。這種留學必須是有全盤計劃，確定目標，實際步驟，具體效果的。這才可以稱爲政策。政策既是手段，就不能手段目的化，因此必須企圖達到目的後廢止手段。政策是就國家着眼的，因此也不能以個人的成功和失敗爲評價的標準，而應以整個達到目的與否爲考核的原則。民間的或臨時的這樣有目標有成效的派遣留學，不是沒有，但常常人亡政息，不能算國家的政策。

譬如有一個人到少林寺學打拳，他的目的首先是要學得青出於藍，至少是與老師及師兄弟並駕齊驅，不辱少林派的名目才行。若他僅僅住過少林寺學過拳，即使頭上禿九個香疤，也只能算是遊方和尚掛了單，也許還不如寺中挑水的凡夫。那不能算是去學打拳，因為他原先沒有以學到老師地步爲目的，實際又未達到這目的，怎能說是去學拳？進一步說，他精通了拳術，回到故鄉，若丢了拳法，或專以打人爲業，並不教人，或則也授徒，但一代不如一代；這樣，在他個人算是學過拳，但在他故鄉說，以後的人仍得跑到嵩山去學，仍和沒

有這個人一樣。必須有一些人都懷着自立拳派的目的去學，回來後確能把少林的一套在本鄉傳授，使一代勝過一代，甚至別開新派爲少林所佩服，這才算建立了少林的一支，或成功了拳術一派。以後也許還有人要到少林去特別學暗箭之類的秘傳，但大多數却不必跋涉而能成爲技擊名家了。這樣有目的，有計劃，有效果，從學習到獨立，到延緩發揚，在個人是立志，在國家是定政策。我們有這樣的留學政策麼？

就社會說，類似這種學打拳的留學本來也可自然依需要發展，不必政府來包辦的。我們只要看看中國佛學的接受傳播與建立的歷史，就可以明白。從佛經傳入以後，道安慧遠等的竭力提倡，鳩摩羅什，真諦等的在中國終身講述傳授，到玄奘義淨等去天竺那爛陀寺專攻，回來發揚光大，翻譯、傳授、研究、建立了自己的佛學。我們古代原是有過這樣的留學的歷史的。因爲並不是政府決定實施的政策，所以不是有計劃的推行，而需要整個社會上起帝王下至庶人的推引，有志之士的冒險犯難，歷幾百年的時間。這的確是由留學延師到自立學派的一個成功的例證。從清末到現在，實際上我們是重複走了千年以前對佛學的一條路徑，也有了一些特殊的成就，可是在現代的環境說來是太不經濟了。古代的中國不是在殖民地的地位上，政府也不能不會全盤控制文化事業，所要學的又只是經典戒律等等並非日新月異邁一步就趕不上的科學，又沒有鐵腕扼住護照與外匯。從前在兵荒馬亂的幾百年內無整個計劃而成功的介紹並建立佛學的歷史，我們現在不能任其重演了。我們要作現代的經濟的打算。我們還需要一個留學政策。

新學政策是企求學術獨立的一個步驟，兩者在一個時期內是並行不悖的。胡適之先生沒有提到這一點，因此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其實他最好擬一個十年留學計劃與學術獨立計劃相輔而行。一面延聘外籍名家，充實設備，一面有計劃的派人留學回來傳授，自建根據地，這才是理想。「鍍金」的風氣是殖民地的賞辦心理所造成的，不能消滅於一旦；然而留學的浪費却是可以，而且必須，以有效的有計劃的留學政策來制止的。這個政策也許不是政府所能爲力，那就要求學術界自己來策勵辦理，只要政府肯把管理留學的權由官廳移到教育界去，把非學術目的的不合理的控制變爲合理的有計劃的管理。

中國歷來對留學生是只管跨出國門的一步，而不顧其他。這一步的關隘愈來愈嚴，而走私漏稅的浪費愈多，徒然使有志求學之士爲學問以外的限制所阻，而無意求學之人得藉其他辦法「鍍金」得意。留學生出國門後，大家只問他的學位，回來後做什麼金銀自己的關係，回本行也只是數書而已。公式是：「

出關——博士——教授或其他。——這樣是無計劃的浪費，豈可稱為留學政策？幾道學海軍回來還算歸了誓，此外學軍，學醫，學工，而回國後做官或賣文的有多少？在這種混亂的留學現況下，我們不單歎許多非留學的惡劣「銜金」現象，我們更歎息扼腕於許多人才的不能出國深造，尤其是已經出國深造的回國來無處用，無法再深造，甚至無法傳授保留，讓歲月與社會把學問消磨，一年不如一年，到後來只賡下頭銜與年資，除了做官以外毫無用處。這種浪費不是用美金可以算得出來的，這是整個民族所付的歷史的代價。

為補救這種可驚的浪費，因而促進中國學術獨立的，與自建真正高等教育相配合的留學的政策與計劃的內容，不在本文範圍以內，但有幾點原則是說得的。例證不遠，即在同樣落後而能飛躍現代化的日本。

首先，僅以大學畢業為出國深造的條件是不妥當的，現在的大學中，一年級生還要念「基本」國文與英文，四年級生才能有研究成績的「畢業論文」，先賞他低能，後賞他天才，一切都是「部定」「國定」，這樣的教育下，學問都是自己課外學來的。傑出之士自然也不少，但非所望於一般。最好是在國內某一方面有實習與研究到某種程度的人，發現非到外國某處去，或非從某位不來中國的外國學者不可的時候，才帶着研究計劃出國去研究。這一點當然與國內大學的設獨立研究所，以及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與其他獨立研究所的擴充與開放（招研究生），相密切聯繫，還與請外國第一流學者來華講學也有關係。否則便不能規定這一點，定了只是加一道關口而已。要使大學畢業有志研究的才智之士有地有錢有師去研究，有了研究的經驗，才出國繼續，決不要去進普通大學上普通課程，抄書考博士。就這原則來說，愈有研究經驗的人去留學愈能得益。

第二，既有研究經驗與計劃而出國，就不致浪費時間精力與金錢，必須給他充分的支持，不能出去後就不管，只出公費，看成積單，問學位大小，便完事。這樣出去的人並不是去攬取頭銜，乃是負有極大使命的，必須使他充分利用國內所沒有的環境，完成他的計劃。至於名位却要全不顧及，只看經過與成績。儘可以當學徒，如果某種必需技術非常學徒不能學的話。

第三，研究到某一程度，計劃中的目的既達到，回國來必須依照出國前的動機給他施展武藝的機會。最重要那是要他能使再繼續研究這一問題學道一方面的人省下他所花的時間與跋涉。為了這個，出去的人就得是原來已在學術機關工作過的人。為什麼要他去，他為什麼去，都已早在計劃之中，回來後自然一切依預定計劃進行。這一點又與國立學術機關的充實與發展有密切聯繫。自

建學術中心，除物的設備外，聘請外籍教授與有計劃派遣留學生，正是人的設備。

惟有這樣的留學計劃才能算留學政策，才能做學術獨立的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沒有人的設備，有美金也不易建立獨立學術中心的。

這只就學術界來說，所以一般的「銜金」思想，以及達官出洋，貴公子濫學等現象，就屬之社會問題，不能希望同時解決。只要學術界能祛除浪費的「銜金」之弊，建立起積極的虛心切實從人以求自立的風氣，已經是國家大幸了。至於這個政策雖要政府支助，而全權却要歸學術界，不歸官吏兼辦。這也是必要條件。除非政治上軌道，把學術交給官總總是危險的事，不論某位官是否有學有術，因為那是個人的事，政策不能管個人執好執壞。

還有與留學政策並行的是儘量尊崇未留學而卓著成績的人，尤其是國學，但不限於國學。壓抑自力更生的學者，獎勵遠渡重洋的博士，不但公平，也不是求獨立的态度。留學既只是政策，目的仍在獨立，那麼，為什麼對留學已能獨立工作的人不特加鼓勵？

現在再附帶談到辦第一流大學的問題，貢獻幾點卑之無甚高論的鄙見。

首先，我覺得專門學術研究雖然也可以包括在高等教育之內，但不如分開來看。目前中國的大學只是傳授高級知識的地方。在社會上看來，中學畢業好像是受教育尚未完成，於是大學就成了高等國民的養成所。由這一點想法，中學生才拼命要進大學，若為應付需要，勢必把大學辦得同中學一樣多。小學也不是國民教育，只是兒童教育，不過是受教育的初步。這樣，小學，中學，好像都無獨立存在價值，都給大學辦預備班。不幸各級又不聯繫，彼此互不信任，各辦各的，各考入學考試，各重複訓練一通基本課程，把學生教員忙得不得了。推上去，大學畢業雖然可以為社會所用，却仍不能出人頭地，仍得留學，才能做超等國民。這一套社會觀感的根柢仍在中國的士為特殊階級的傳統，與國民教育民主思想都是背道而馳的。我們若先扭轉留學風氣，從上而下來改革整個教育，恐怕是沒有希望，因為教育很難脫離政治和社會而單獨改造。在這種狀況下，大學仍然是傳授高等知識，完成高等國民訓練的地方，若社會風氣不改，留學風氣仍難消滅。如果把研究發明也附在高等知識的傳授上去，無異延長了高等國民的訓練年限，不過從國外移了兩年回國內而已。若大學授予碩士博士名位，社會上又將加以階級區別，於是學生又須讀到博士才算教育完成，而研究院又將辦得和大學一樣多。這樣的根本依據原則若不改，研究院縱辦得多，是否能提高中國學術地位仍成問題。現在單為了學術獨立的目的，不妨

把專門研究與大學教育分開。實際上，專門研究與發明需要終身從事，大學教育都有一定年限，兩者本不是一事。若爲了專門研究高深學術的獨立而訂留學與獨立的計劃，把普通大學教育與留學風氣暫擱下等更大的改革，這才是可以實現的。

其次，我覺得好的大學是生長起來的，不是硬辦起來的，正如人材是「養」出來的，不是「訓」出來的。一個大學的成長需要許多的內外因緣，往往難爲個人能力所操縱。若是高級訓練機關，倒可以一所一所的依樣畫葫蘆，可是需要精神獨立的最高學府能否這樣辦就是問題。好大學與好中學的目標與辦法常不一致，甚至往往相反。可惜這一點似乎還爲許多主持教育的人所不了解。我很懷疑單把一所外國大學的人材與設備「空運」到中國來也仍然成爲好大學，而不迅速變質。然而我不懷疑把一所外國專攻某一問題的研究所的人材與設備搬到中國來仍能繼續研究。（當然有特殊條件如格林威治天文台等不行。）研究所是可以孤立關起門來的，甚至還特別需要有些呆子來閉門專心從事。可是大學必須是生長的活的有機體。一所好大學有好的風氣，如同一個人有高

## 論賞罰

張述祖

賞與罰乃人控制人的行爲時所最通用的手段。父母對子女，先生對學生，尹官對士兵，政府對人民，都離不了這兩種手段。用作賞罰的事物，雖然不一而足；但總而言之，則不外兩類刺激。用於賞者，可以說是使人傾向於接受的刺激，姑命之爲滿意刺激；用於罰者，可以說是使人傾向於避免的刺激，姑命之爲煩惱刺激。至於刺激之所以能予人以滿意或煩惱，則有的爲原始的，有的爲習慣的。我們要某人對某情境常有某行爲，那麼就令滿意刺激在某行爲出現時出現；這樣某行爲就具有了致取滿意刺激的功能，於是因有適應價值而被保留了，這便是賞。反之我們要某人對某情境不再有某行爲，那麼就令煩惱刺激在某行爲出現時出現；這樣某行爲就具有了致取煩惱刺激的功能，於是因無適應價值而被汰除了，這便是罰。

如此看來，賞與罰這兩種用以控制他人行爲的手段，似乎至爲簡便易用；所以歷來爲管教人者所樂用。因爲只要大權在握，則予人以滿意刺激或煩惱刺激，那好像是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於是因爲易用就濫用，因爲濫用，就不見得

尚的人格一樣，需要特別加以培養的。壞的大學只是大量生產方冠學士的工廠，（用訓練班的眼光看這倒是最合理想），好的大學却有獨立的人格與面目。就用最講劃一訓練的軍事學校來說，辦一般訓練軍官的學校和辦養成高級參謀人才的陸軍大學就是兩回事。「將兵」與「將將」的確有很大分別的。

綜合這兩點來說，改造大學可以，甚至必須，與專門學術研究獨立的目的分開來。如果把中央及北平兩研究院的各研究所組，許多已經辦了獨立研究所（不是以教授兼任導師頒發碩士學位的，而是獨立有計劃從事某種研究的。）大學的研究所，以及獨立的機關，特加充實，招納願終身從事某項研究的中外人員，并培養有計劃的留學政策下的，預備留學以求將來獨立的研究，這比由改造大學教育以提高學術界有希望得很。不過要學術獨立於國際間，先得學術界能獨立於國內，若學術界的人與事仍受外間的壓抑與控制，衣食不周，動輒得咎，即全國遍設研究所與大學，外國教授與本國博士多於過江之鯽，也未必真能學術獨立的。

常常有效了。

如果滿意或煩惱的刺激是某人自己以其行爲由其情境中所致取到的，非由外加；此即所謂自然的賞罰。例如小兒冷天看見一籠炭火，舉手向火，致取到溫暖的刺激；嗣後在冷天裏的火籠將更易引起他舉手向火的行爲。這是賞的結果，然而這賞是該小兒自己以其受賞的行爲由該情境中取得，非由外加。這可以說是自然的賞。反之這個小兒若看見炭火，上手去抓，致取到灼痛的刺激；嗣後那透紅的炭火，將不再引起他上手去抓的行爲。這是罰的結果。然而這罰是該小兒自己以其受罰的行爲由該情境中取得，非由外加。這可以說是自然的罰。

通常所謂的賞罰，其用作賞罰的刺激是由人施諸人的。受賞罰者並不能自己以其所受賞罰的行爲，由情境中致取來那些刺激，而是由別人硬把那些刺激加入的。例如一個小孩把掉在地下的茶杯拾在桌上，母親給他糖吃；這就是通常所謂的賞。此處的滿意刺激，並非該小孩以自己受賞的行爲取自地板、茶杯



、桌子，而是來自另外的一個人。又如另一小孩把擺在桌上的茶杯扔在地下，母親打他一下；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罰。此處的煩惱刺激，也非該小孩以自已受罰的行為取自地板、茶杯、桌子，而是來自另外的一個人。這樣的賞罰，可以稱之為人為的賞罰。

自然的賞罰效力最大，因為用作賞罰的刺激與被賞罰的行為，連結最為密切固定；有該行為必得該刺激。而人為的賞罰則否，因為用作賞罰的刺激，不一定必與被賞罰的行為連結；小孩把茶杯扔在地下或拾在桌上，沒人看見還不算了。或者雖然看見因一時興致，並未施行賞罰；或當時未理會，待事過境遷，小孩在院子裏玩時，才施賞罰；使賞罰的刺激與玩的行為連結，弄得牛頭不對馬嘴。不過自然的賞罰，其用作賞罰的刺激，並非由人施行；所以實在說，不能算作人控制人的手段。固然管教人者可以儘可能抓取自然賞罰的機會，或佈置易於發生自然賞罰的情境。但有的行為，其致取的自然懲罰太嚴重，如小兒玩火自焚。有的自然賞罰殊不能與行為緊隨，而須歷久方現，如按時食息身體壯，喝了生水拉肚子。有的行為僅能使人滿意或煩惱，當下與自己無干，如為人效力，竊人財物。為了以後或別人的滿意煩惱而保留或汰除某行為，那就非用人為的賞罰不可；為了防止太嚴重的自然懲罰，也非代之以人為的懲罰可。

因之管教人者最樂用的當然是人為的賞罰。「信賞必罰」，簡直認為是管家人、為師、帶兵、治民的萬應散。其實人為的賞罰果真好用，那麼只要大權在握，統制不成為一件很簡單的工作了麼？然而事實上則儘管是掌握有生殺予奪之權的人，在統制上還往往出滿子。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因為把這種看似簡易的手段沒有用得妙。有人說這是因為有些天生硬骨頭的人，既不受賞，又不怕罰，所以把社會秩序弄壞的；對這些人賞罰無效。這個，我們研究生命科學的人不能承認。你既說他是人，又說他不愛賞不怕罰；這就是說有不尋滿意不避煩惱的人。這是再也不能不通的說法。因為尋滿意避煩惱是生物之所以為生物，且是不斷適應環境而繼續進化的基本動力。人既然是生物，當然不能例外。不過所謂滿意或煩惱是依當事者而發生的；爆竹之聲，人以為好玩而滿意；狗以為可怕而煩惱。送一個肉包子給人，四歲的小孩以為好吃而滿意；六十歲的老頭以為侮辱而煩惱。管教人者往往犯一個通病，就是把自已認為滿意或煩惱的刺激，以為受管教的人，也一定認為滿意或煩惱。其實有時不但不盡然，甚至可以相反。酒徒拿酒來犒賞不會喝酒的人，這種賞，實際上是罰。冬烘先生耐學重掃院子，學童正好藉此享受戶外活動的樂趣；在先生認為執苦役是煩惱的

，因之用以施罰，而在學童則認為是滿意的。這種罰實際上賞。如此賞罰，誠所謂倒行逆施，手段與目的完全相違了。而管教人者這樣倒行逆施的情形實在普遍得很。大人罵小孩子，在大人以為挨罵可以使小孩子煩惱，所以是罰。而小孩子看到大人那種有聲有色的着急情形，覺得煞是有趣而深覺滿意；所以為致取這種滿意，就一再淘氣，逗大人罵他。那麼對付這種小孩子，最好是無理不睬，他淘氣得就掃興，正如演戲的看見台下的觀眾打盹，就難演得起勁了。腐敗的政府拿金錢官爵來賞認金錢官爵為醜惡的人，結果是愈賞得愈遠。那誠所謂「一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恥是煩惱，是欲賞而反罰了。賞罰本來是件很簡單的事，賞就是予人以滿意；罰就是予人以煩惱。不過刺激之為滿意或為煩惱，有的由習慣決定，每因個人之經驗而不同。所以問題就是你得用受賞者所認為滿意的去賞他；用受罰者所認為的煩惱去罰他。滿意與煩惱不能由施賞罰者決定。

還有一件事，也是施賞罰者所疎忽的；那便是生活在一起的，除了他與與受賞罰者外，還有別人。某人的某行為，雖一方面有人賞，但另一方面若有人罰，那麼這種行為究竟被保留或汰除，那就要看賞與罰那一方重要。學童頑皮，開先生的玩笑或給先生過不去，先生用戒尺罰他；而其他許多想開先生玩笑而不敢的學童，對這位頑皮同窗的行為則以種種方式如偷笑、擠眼、撇嘴，先生離開後豎指，叫好等等來表示讚賞。如此罰只是先生一個人的，而賞則是多數同窗的；輕重相較，學童途甘冒先生的懲罰以博取同窗的讚賞。在這種情形之下，罰就失效。其實並不是罰本身無效，而是因為有更有有效的賞把他壓倒了。又如循規蹈矩的大學生，對學校當局的一切規定奉行唯謹；這樣的行為博得學校當局的賞。而其他不滿意學校當局的學生，則對這位同學的拘謹行為加嘲諷。如此賞是一二當局的，而罰則是多數同學的；輕重相較，該生寧可放棄當局的獎賞，以避免同學的嘲諷。在這種情形之下賞就失效。其實並不是賞本身無效，而是因為有更有有效的罰把他壓倒了。

如果有如上述標準相反的兩方施賞罰者，則一方的賞可以作對方罰的根據；而一方的罰可作對方賞的根據。本來一方並沒有觀察到某人可有賞的行為；只是因為對方罰了，於是就賞他。例如一種報紙或雜誌，本來並不大受人重視；往往因為受過政府查封的處罰，遂博得不滿政府的人們的同情讚賞；反而聲名陡起，銷路大暢。他如被捕、入獄、甚至殺頭，均可使受罰者換得更大的名譽獎賞。那麼政府這樣的措置，無異於賞他要罰的人。一方的罰既然可作對方賞的根據，那麼為求彼方的賞，可以故意冒犯此方以干其罰。後漢書李膺

：「膺免時鄉里……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遺而汗穢朝廷。」後「謂昭獄考死。……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景毅子頤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誣。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遠子師之；豈可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朝廷予李膺以「免官」的「罰」；而天下士大夫則予李膺以「崇拜」的「賞」。景毅為了博取天下士大夫的「賞」，甘願自首投案，以邀朝廷免官的罰。同樣的，一方並沒有觀察到某人，有可罰的行為；只是因為對方賞了，於是便罰他。記得讀書時，學校對所謂操行好的同學，賞以銅製盒，結果誰要得到墨盒就成為大家譏諷的對象。一個為人民所不滿意的政府給人的褒狀或榮典，也會發生同樣的欲賞而罰的結果；也許本來某人並沒有十分惹人注意的壞處，只是因為受到政府的賞，所以人民就予他以罰。

還有一點須論及的，就是欲使人的行為向「善」，究竟是賞其行為之「善」者有效呢？還是罰其行為之「惡」者有效呢？據多數實驗的結果，發現賞比罰有效些。原因何在，尚不盡悉。不過至少可以提出一點合理的解釋：那便是因為罰只能消極地指示什麼行為「不應有」；而賞則能積極地指示什麼行為「應有」。當然此處所謂善，惡，應有，不應有，僅指行為是否與施賞罰者所懸標準相合；毫無倫理意味。對某一情境，應有的行為是有限的；而不應有的行為則是無限的。例如教員黑板上寫個鳥字問學生，學生應有的行為只限於讀出鳥字一種；而不應有的行為則數不清，如讀天，讀馬，讀一，讀火，或笑笑，望望，低頭，看手，……等等。如果只是對不應有的行為加以罰，則只能使此一種不應有的行為被汰除；而代之以起的，有很大的可能是另一種不應有的行為。倘能對應有的行為加以賞，則可以使這一種行為被保留；那麼再遇同樣情

境，還應有的行為其發生的可能性當然就很大了。茲試另以符號說明。如對某情境可能發生的行為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十種，而其中只有丙行為是應有的。如對不應有的行為施罰，則比如說甲行為受罰，並且罰得有效；下次甲行為雖不再發生，但代之以起的，不一定是應有的丙行為；也可能是乙、丁、戊、己、庚或辛；丙行為發生的機會只是九分之一；而其他不應有的行為發生的機會則是九分之八。反之如對應有的行為施賞，比如說丙行為受賞，並且賞得有效；那麼下次丙行為發生的機會便是完全的。

不過有人一定會講，這樣說賞固然較罰有效，但賞一定得在應有的行為發生時方能施用；而罰則凡遇不應有的行為均可施用。因之賞的施用機會較罰的施用機會為少。那麼賞再有效，奈其難得施用機會何？這話不錯。所以如何使應有的行為為多得出現的機會為管教之要道；其道安在？端在自由。唯有予受管教者以自由，方能使其無所顧忌，儘其可能地發生多種多樣的行為；這樣應有的行為才易獲出現的機會；待其出現，一賞便獲保留。反之如不予人以自由，則受管教者既然動輒得咎，自然就不敢輕易嘗試新的行為。縱有嚴刑峻法，充其量只能使人不做不應有的事，而不能使人做應有的事。即使採用所謂賞罰並用的辦法，但無論如何做錯的機會比做對的機會多；那麼受罰的機會，當然也就比受賞的機會多。若處罰太重太苛，受管教者殊不願嘗試新行為，以冒險多機會受罰的險，而俾求甚少機會的賞。所以最後說來，罰還是以少用為妙。只有少用罰，才能多給賞以施用的機會。所謂賞罰並重，如上所講，實際上等於重罰而輕賞，因罰可以阻止受管教者對新行為的嘗試，所以就把賞的機會剝奪而等於有罰無賞了。

# 西歐紀行：(三) 法國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從倫敦乘火車到巴黎的旅客，渡過了海峽，都有一種解放了的愉快的感覺。吃飯不受限制，普通菜以外，尚有兩三種以上的一另加；酒有四五種，一頓飯吃上兩個鐘頭也不覺得過長。自然，生活費用是突然地提高了，即使以英鎊的黑市價計算，也比英國高得多。

巴黎雖然不時有公共汽車員工，郵電局職員以及其他如飛機廠汽車廠等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但表面看起來非常繁榮。美其名為保持法蘭西的時等

飯館以及跳舞場夜總會等地經常賓客滿座。政府為節省外匯嚴格管制汽油，但在巴黎市內的汽車，十之六七是領不到官方分配的油票，可是他們依然在那裏駛行。他們的汽油那裏來的？無疑的是黑市，汽油的黑市在法國是大規模的黑市之一。

黑市問題自法國解放以後，無論什麼內閣，無論那一個經濟部長或糧食部長，莫不表示要加以澈底的解決。而結果多一次嘗試，多一次失敗。最不解是

那位從畢格尼參觀原子彈試驗回來以新聞記者身份被遞入閣担任糧食部長的法齊，當他接任部長時即宣布要集中全力消滅黑市，並要求議會通過凡犯黑市罪者應處死刑的法律。但議會尚未及考慮此要求，他已去職，而自身却牽入了一個巨大的酒案之中，這酒案至今尚未解決。

法國的財政狀況，自社會黨總理拉瑪第安執政以來，咬緊牙關，各方緊縮，十個月來，勉強維持過渡局面。不過這樣的緊縮不是徹底辦法，因為基本的政治問題不得出路，什麼都無從安定。目前法國的聯合內閣遠不如英國的工黨內閣有力量。總理拉瑪第安原來是社會黨中的保守份子，正因為這個，他能和右傾的人民共和運動（即進步天主教黨）合作，爲了共產黨對他堅決不加工資，維持龐大軍費及社會黨左派的攻擊，八個月中向國民會議提出了五次信任案，而投他信任票的却每次減少。社會黨左派責備他不忠於黨的指示原則，對私人的企業非但不加管制，反而幫助其發展，尤其對待工人，越離越遠，加上共產黨從中的煽動，社會黨竟成了勞工的對敵。拉瑪第安雖有奧利涅總統及社會黨元老里翁、勃洛的支持，但對於本黨同志的責難不能不有所顧懼。他答應致全力於安定金融。他成立了「挽救法郎委員會」，任命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四年復興計劃委員會主任、法蘭西國家銀行總裁等爲委員，他自己兼主席。目的在設法制止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物價的高漲。經過數月來的商討，最近公佈挽救法郎的具體辦法。辦法的要點爲：（一）停止一切非重要企業的銀行貸款。（二）停止一切國防及軍用建築工程，航空母艦包括在內，直至國民會議批准一九四八年預算時爲止。（三）禁止法蘭西銀行對政府透支借款。國家一切費用須全部取之於賦稅。（四）改革稅制，防止逃稅，尤其對於收入稅須嚴格執行。（五）取消特別預算，停止向國家銀行臨時借款。總而言之，拉瑪第安在表面上是前進了一步，但結果如何，還是要看實行。許多人以為這一種極度的財政緊縮辦法，法國不如英國，恐怕做不到。第一，人民不願合作，法國人一向反對繁複而沉重的稅制，第二，即使人民逃不了，大資本家大黑市商還是會消遣法外。結果進步的社會主義的辦法又變質。

拉瑪第安政府鑒於過去對於糧食管制取黑市以及強迫各物減價等的失敗，另一方面受到日益嚴重的各種罷工，何嘗想不到極度的緊縮政策恐不易成功。因此與其說這是拉瑪第安的政策，不如說是他對內對外的姿態。他的解決財政經濟危機的重心實在不是節流，不是自力更生，而是在依靠他人。拉瑪第安在美國俱樂部宴會上曾明白說，如美國不借款，法國將投向別人那裏去了。

馬歇爾方案自然是極好的機會，不過這不是法國政府的理想，因爲這是一

般的援歐計劃，即使法國可以得到優先利益，亦不能超越於其他十五國以上。而實際上法國和義大利在美國人眼中祇是劇中兩個重要的演員而已，戲劇的演出還須要英國人在前台和後台的指揮。因此十六國會議雖在巴黎舉行，法國政府並不十分熱心，祇是追隨着英方進退。

原來自馬歇爾在哈佛演講以後，貝文即把援歐的圈套套在馬歇爾頸上。貝文這一着真是聰明，無論方案的成就如何，對英國有利無弊。在政治上把美國更深一步的拖入歐洲泥坑，也即是使她和蘇聯的關係更尖銳化一層，而英國則可借着手元的力量重新整頓西歐關係，在經濟上直接可分享美國的援助，間接可促進與西歐各國的通商。英國工黨政府所遵循的是一種估量權勢的實際政治。她對於本身的改革和復興有信心，她爲防止美國或蘇聯的利用進而至於吞食，因此她儘可能的促使美蘇的對立，近則在兩強之間可以舉足輕重，遠則從而復興大英帝國。從這個角度看馬歇爾方案，法義瑞比等國祇能算是英國歐洲政策的護符者。

法國目前的情形，非一紙馬歇爾方案所能滿足是很明顯的。法國現政府有理由要求白宮方面單獨予以緊急救濟：第一爲防止法國共產黨的執政；第二對德國問題的讓步，尤其默認英美提高魯爾鋼鐵生產的決定。皮杜爾這一次到美國去參加聯合國大會，主要任務還是在華盛頓和杜魯門總統談判借款。美國是否將給予所要求每月一千萬元的臨時救濟，要看十一月中國會的决定。

法國社會黨主持下排斥了共產黨的聯合政府，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中拖延。有時它也定出非常嚴格而進步的法令，但其弱點是不能徹底實行。這是和英國工黨政府的不同之處。過去歷次取締黑市的法令不提，就以最近的緊縮方案而論，一邊說停止一切國防及軍用建築，另一邊在越南和馬達加斯加則積極地進行軍事行動。又例如要實行四年復興計劃，要求工人工作四十八小時，增加生產，而對於工人最低限度生活費用的增加，却堅持拒絕，寧可一天到晚的受到各處罷工的威脅。

這樣的政府本是一種極大的政治矛盾。在這矛盾之下，使左右兩極的勢力拼命地澎漲，假使中間的矛盾政治不加改革，兩極的澎漲終會至於爆炸。這一種傾向在最近全國市議員的競選中益見明顯。戴高樂領導着所謂「法蘭西人民大集合」，瘋狂地向共產黨以及一切左傾份子攻擊，公開地呼籲法國應聯合美國反對蘇聯。而共產黨則在另一邊應付進攻，自從今年春天被排出聯合政府以後，不絕地利用工人的力量和政府對抗。不祇如此，法國共產黨不用武力，以民主方式成爲國會中第一大黨，自有其潛伏的力量。除工人外，共產黨還擁有

大量的知識份子，尤其是科學家。去年去世的前輩羅齊文教授，以及現任原子能研究所主任的居禮教授都是共產黨黨員。此外同情共產黨的自由派份子尚不少，例如「游擊隊」報之類的知識份子集團便是一個例。因此法國共產黨不祇是在罷工或示威等上表現其力量，他能十分合乎人情合乎道理地無論在國民大會或省市議會或普通的集會上爭取人民的同情。這一種普遍深入的力量，在法國目前的矛盾之下，萬難消除，除非社會黨真正能肩起左右調和的責任，不要使政治傾到一面，而讓社會黨重心落在黨的身上。

法國共產黨這一次所以加入華沙九國共產黨會議，共同簽訂所謂「伯爾格萊特國際」的宣言，其作用之一，為對付國內社會黨和左傾各黨對它聯合的壓迫。假使共產黨尚在聯合政府之中，它可能不加入「伯爾格萊特國際」。本來在國會中是最大黨而被排出政府，已不甘心，何況執政黨還要借助外力來消滅它的勢力，在此情形下迫使它找尋外力來應付也很自然，義大利共產黨情形亦復如此。

近來巴黎各報都集中注意於馬歇爾方案和「伯爾格萊特國際」兩問題。把一向認為最重要的德國問題放在一邊。政府方面覺得英美對德政策十分堅決，例如魯爾問題，法國累次表示要減低其鋼鐵及煤的生產量，英美置之不聞，儘管計劃他們的，英美兩佔領區的經濟合作也如此。一年以前法國還可以聯絡蘇聯來和英美討價還價，現在國際關係既見明朗，法國既已明白表示投奔英美，兩年前皮杜爾高唱法國是東西間的橋樑的地位既已放棄，對於英美除了相當的「保留」以外，自然無話可說。至於共產黨以為德國問題最近不能解決，他們注意新事態的發現，馬歇爾方案的下文，西歐集團的實力及其爭執。他們說：「伯爾格萊特特情報處的設立旨在「保障和平拯救民主」。保障和拯救是對美國說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從華沙回來說：「拉馬第安聽了美國的話把共產黨排出政府，皮杜爾聽了美國的話完全改變了外交政策，為維持政府，低了頭到白宮去求助。……馬歇爾方案的主旨在於復興德國，而把法國人及其他西歐人民在金元之下武裝起來以保衛像希臘等地所獲得的勝利。」政府的報紙以為「伯爾格萊特國際」的產生不足為奇，因為第三國際解散後，那一國的共產黨不仍是聽從莫斯科的指揮？中立的觀察家則十分悲觀，以為法國將成為「伯爾格萊特特情報」的第一個對象。在國內一如在國外，放棄和平，選擇鬥爭，後果如何不得而知，但目前的苦痛是人民遭受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 巴黎

（上接二頁）

### 花瓶詎可充立委

#### 洋婆豈能登議壇

編者先生：十一月一日天津徐世昌報第一版下右角刊有該報十月三十一日南京專電，其題目為「花瓶詎可充立委，洋婆豈能登議壇」，另有小標題為：「台基人物亦提名候選立委」。此電甚長，係報告十月三十日立法院討論「女立委候選人候選標準案」時各方發言之情形。茲錄該電後一段如下：「立委討論第一件臨時動議後，齊議討論譚惕吾所提之女立委候選人標準問題。譚稱：目前在湖南三位女立委候選人中，第一名為省委候補之女公子，現年廿七。第二名為省議員太太，第三名始及唐國楨。川省尤為可笑，第一名女立委委員於國大時鬧一笑話，即提議憲法中規定一妻一夫制，如此費員均為立委，豈非可笑。而譚本人申請競選：則未列入。另外某要之法國太太，華語都說不清楚，亦列入候選，憑藉親屬或權勢之力，太不公平。陳揚鏞亦加補充稱：閩省女立委提名，僅一人圈定者，則為某縣長之外甥女，年二十歲，高中未畢業。李元白更揭揭一秘密，川省圈定女立委候選人，第一名係開台基（轉子房）為某，某報曾載其為「善與人交」。青年黨周蜀說話更為憤慨，稱大多數女立委候選人均屬太太。甚多之人才埋沒地。呂復亦稱：據女大均獲選立委，立法院將成花瓶陳列所。法國太太參加，更須用翻譯。二小時辯論後，全場表決，以六十七票多數通過，請政府以候選人之學歷（至少大學畢業），實歷，年齡加以限定，成為女立委候選人標準。」

嚴與之 十一月一日 天津

### 支持

編者先生：我是貴刊的一個忠實讀者，因為經濟關係，不能訂閱，但每期均零購，閱讀，從未間斷。這次紙價暴漲，政府只是空喊「平抑」，事實上毫無切實辦法，以致許多刊物不得不再漲價。貴刊現售五千元一份，比之其他刊物，仍極便宜，但是對於許多清寒的讀者，尤其是內地的讀者，恐怕已經感覺負擔很重。不過我們還是願意繼續支持貴刊。就我個人而言，我要是一期不讀「觀察」，在這個是天堂同時又是地獄的上海，將令更感窒息。貴刊現在已經成為消遣週末的最好的一件。至於縮減篇幅，改出二十頁，我們也不十分計較，祇要內容依舊充實，態度依舊堅定，多刊有力的文字，仍可獲得廣大讀者的支持。先生，努力吧，我們絕對支持你們。

### 無所事事

編者先生：我的一位朋友，上期從學校畢業出去，因他有甚麼關係，被派到某機關辦事。最近來信說，他一天閒得太無聊了，原來機關辦事就是如此。當他對職的第一天，上司知道他是上面委來的，對他特別客氣，先介紹機關內部的組織，然後介紹各主要職員，并說他們那裏，各同事間都很和氣，做朋友的時候多，做事的時候少。至於他的工作請他休息兩天再作決定，經兩天的觀察，據說除文書等公文，事務頗繁，伙食外，八十多位職員，所有的職務都是有名無實的。兩天過後去請教上司，上司以訓練所心理室主任的官職委他。當他奉到這個名義後，初覺有些才不稱職之感，過了二十餘天後才知那是一個空有其名的東西，不但現在無此設備，而且無設立的準備。最後他說叫喊他不要為他擔心，因為薪水是官照領的。

寧平 九月廿四日 上海



# 八方風雨會中州

##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一個月來的國內戰事重心無疑的是在東北，從長城線內外的爭奪，而關開東北門戶之戰，而熱河邊境之戰，而中長路兩側之戰，而吉黑地區之戰，以至最近小豐滿之戰，一連串的劇烈戰鬥，將注意戰局的人們的視線吸引到東北去。也或許有人以為東北共軍六次攻勢的成敗，會決定東北未來的局勢，這種想法是未免太天真而乾脆了。全國各個戰場息息相關，所謂主戰場是戰局發展到某一階段而在某一地區的戰爭高潮，他固然對於戰局有重大影響，但是我們的內戰有一個特質，他不是兩國交兵，隨前決戰，他是不分前後方方的戰鬥，主戰場解決不了問題，每個副戰場都可以直接的影響主戰場。除了軍事戰場以外，還有經濟戰場，政治戰場，文化戰場，這一些也與軍事的主戰場都有關係。所以對外的東

北共軍六次攻勢的成敗，其不能決定東北乃至中國整個局勢，就像山東戰局不能決定關內戰局乃至中國整個戰局一樣。這是讓我們回頭看一看國內的局勢吧，東西兩戰場的向南發展，使得豫東豫西一片戰火，李先念的中原軍區似乎已經「借屍還陽」，中原又真正成了多事之秋。劉伯承陳毅先後自魯西豫東越關南下，陳賡、孔從周、韓鈞波黃河至陝西，再加上豫皖邊境上的魏鳳樓張太山，留置在川陝邊境上的李先念部，形成了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盤。當豫西共軍猛攻洛陽，四工罷工的時候，遙想當年迷信武力統一者吳佩孚駐紮洛陽，慶祝五旬大壽時的威風，教人油然的又想起了「八方風雨會中州」的祝嘏絕辭。

### 縱橫互易

勝利接收，國軍由

南而北，共軍自西復東，經一年險惡打打，打打談談的軍事調處，沒有改變這個大的形勢。因之內戰開始雙方的戰略企圖，一方是希望南北合縱，一方是希望東西連橫。但是由於山東主戰場的曠日持久，國軍爭取沿海的目的已達，共軍轉鋒豫南南進，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形以後，到現在一直的在旋轉着，成了角逐中原的走馬燈戲，於是縱橫的形勢在河南是無法劃分了。伏牛山的共軍西滑川陝邊境之外，更已接近了漢水上游，大別山的共軍幾大近長江，並有一部已到江南。有人認為他將要流竄江南，以達其號召東南，影響西南的更大的戰略目的，這話未免言之過早，他主要的還是更重東大別山根據地，變更中原的戰略形勢。經過一重大左右開弓，東西調合的大旋轉，現在河南的形勢變了。雙方的縱橫要求

已經互易，共軍已不需求東西連橫，而求在國軍空曠的南北合縱。劉伯承陳毅部的先後越關海路經豫皖邊境到大別山，他不僅希望將主力南移，更遠大別山根據地，他還企求打一條由北向南貫穿豫魯豫皖到黃河越關海到豫陝川鄂的南北通路。以兩鉗形勢包圍着平漢南段，準備把平漢南段截成斷段的平漢北段。但是這兩鉗呼應着始終不會對頭，忽忽忽忽的擾亂着河南全境，分別發展自己的勢力，尋找自己的機會。這說明了豫西的共軍在他們的各個根據地還沒有鞏固以前，還是暫不攻擊以求東西連橫，而分別的在謀取南北合縱。可是國軍方面，黃河既不能依仗天險，隴海路到處可被切斷，有的地方且已被割平，成了共軍的南北的通路，同時津浦平漢南段以及長江的交通也感覺了威脅，國軍南北合縱

的戰略企圖，在豫境却被迫要求東西連橫了。這是從黃河到長江軍事大轉盤旋轉的結果，姑不說共軍的南下是反攻抑或逃命，總之中原的形勢是變了，而這個變的主要特徵，是雙方戰略企圖上的縱橫互易。

### 三點一線

中原為兵家必爭之地，民國以來河南受戰禍最深。周秦漢唐，國家重心在關中，每有奉春秋時皆爭霸，主要的也是在互奪河南。不過以往平漢未敷戰前，武勝關是個要隘，橫隔南北，兵家多由洛陽趨南陽襄陽，循漢水以下荊州。平漢敷軌以後，武勝關才成了南北的通道，使襄陽南陽的軍事價值稍減。抗戰勝利後，李先念在中原軍區被擠走的時候，國軍差不多可以控河南全境，但是經過一年多的演變，河南的四邊幾乎已經都被共軍扯去，國軍目前僅僅保有汴洛三大據點及平漢南段沿線的形勢，這三點一線的形勢，是非常容易被攻的。徐州隨地武備行

及在西安的胡宗南三方面指揮着河南的軍事，自然在配合的靈活上看來遠不如共軍。共軍是專會鑽隙透區的，而且善於利用山地，從抗日戰爭時就是如此。如果軍事總線在河南演變下去，即使政府不恢復鄭州綏德，也或許有增設指揮機構的可能。從冀南永年(距邯鄲四十五里)守軍的奉令突圍，可以看出國軍是暫時放棄了打通平漢的計劃，因為他需要好好的看守河南。最近陝北的戰訊甚少，並不是那裏平靜無事，零星透露出來的有國軍收復棗城，進駐宜川，那這個消息的後面，是共軍已經繞道延安，將此火燒向關中來了。所以胡宗南部兵力出潼關援助陝西，守潼關的那部還是從陝西空運來的，因此陝西的形勢是一時和緩改善的。至於豫東和豫南一帶也不易澄清。自劉伯承開始南移時，記者即預測國軍將以壯士斷臂的精神，忍受豫鄂皖邊區之苦難，全力爭山東。現在山東海口爭奪戰已經告一段落了，國軍會同師報豫皖邊區全力返擊嗎？恐怕也不會的。大渡夜渡魚，這會是的辦法的。而且東北戰事

緊張，陳誠總長親往蘇贛，那裏也是需要新的增援部隊的，山東都戰勢必須抽調一部海運東北，所以豫東局勢也一時無法轉扭過來。武漢行轅需要加強江防，長江以南國軍更沒有兵可調，國軍在河南三點一線的形勢仍將拖延下去，但是共軍兩鉗的根據地鞏固，力量增強以後，他們是不會忘懷於使平漢南段變成平漢北段的。

### 兩鉗形勢

豫境共軍東西兩鉗的鉗形包圍着三點一線的政府根據地，東劉伯承陳賡的力量可能比西股強大，但是他通往魯西冀南的補給線漫長，而且若斷若續。西股陳賡韓鈞波從周的力量雖不如東股，但是通往晉南的路日漸寬闊鞏固，與老根據地東聯西路部比較方便，東聯實力目前估計常在十萬人左右，西股不過五六萬人。熊耳山伏牛山大別山，經他們佈植附路以後，可能都已插遍了紅旗，成了他們的根據地。桐柏山恐怕也是他們注意的次一目標。

當劉伯承陳毅兩軍

時，國方宜將將以補缺戰術，擊滅這一股「逃命」部隊，並應重賞以求那位編眼將軍的首級。劉伯承是似於左右開弓的。當他第一次到無為時，京漢鐵路，也放出了那末一種接應的姿態。第二次臨武武時，又有人想到他也許會過江，軍入江西，重溫江軍舊夢。西至九里門，山正陽汝南上裝時，政府方面又不得不嚴防他被擄平漢兩段。其實他這樣的左衝右撞，萬變不離其宗的是要重佔大別山根據地，此外一切都是副目的。因為沒根據地的作戰是不可想象的。立維一帶政府在抗戰時本有小規模工廠可資利用，修械製彈不虞困難，聽說共軍在皖中鄂東等地大鼓鑄鑄布匹糧食運往大別山，對整組織布機等更感驚異。也搜集了很多運到

大別山去。從種種跡象看，現在共軍的大別山根據地是已經建立了。國軍在鄂東皖中的收復重要城鎮，是否能控制大別山的共軍頗成疑問，也或許當國軍皖中鄂東得平時，他的兵力會轉移到太別山西，對武勝關駐馬店，發動新的攻勢。國軍轉長江東西

鄂移兵力，是追不上共軍的徒步行軍力的。越龍海路南來的陳毅部隊，到豫皖邊境，又有一部回竄北路，陳部南竄北回，國方可以說他是走頭路，共方倒可誇張為大別山用不到陳毅增援，只需要他打通通往魯西冀南的通路。大別山是具有重要的戰略形勢的，抗戰時徐州會戰以後，國軍曾利用大別山掩蔽武漢的轉移，而且八年中那裏始終是在抗日國軍的控制之下。劉伯承可以利用大別山控制豫鄂皖邊區威脅着長江及平漢路的交通、呼應蘇皖邊境共軍，作其實力增強時軍入江南，西影東南，號召西南的這步。

伏牛山，自從李先念率部出於中原軍區以後，共軍就在那裏打下了一點基礎，而且從那裏向陝南川北伸展其勢力對通往晉南陝南川北的極大體也擴大了。李先念部在中原圍剿之後，曾有一部到達晉南，隴海路黃河是怎樣過去的，成了一個大難題。孔從周去年在豫西投共，一部分軍入晉南，也有一部分潛伏在伏牛山。隨同陳毅渡河的韓鈞，就是豫西人，抗戰時就在豫西打過游擊。由於

以上這種複雜的關係，所以共軍發展能以很輕巧的渡過天險黃河而且很快的在伏牛山建立根據地，使瀕臨洛陽處於岌岌可危的地位。伏牛山雖然不危如大別山外國軍饑，但是他還有從容向西南發展的餘地，除了與陝北呼應威脅關中外，他還可以入漢中或到川陝鄂邊境以至川東北。漢中之門他是會叩過了，覬覦秦西南一帶有過戰事。川北方面國軍已嚴加戒備，川省府令川北各縣加強自衛隊組織，並備最近將有國軍三個旅開往川北佈防。

豫境民團以來，不是飽經蹂躪，而且是他經匪禍，全境災荒之餘，土匪如毛，民不聊生。豫西南在不堪匪禍之中，曾經出現了一個「綏靖英雄」別廷芳，他從自己村莊開始辦理民團，搞鄉莊會，由縣莊而縣，利用封建的特權，聯合中產以上的地主階級，真正組織了豫西南，縣地方，軍隊和土匪都不敢輕於冒犯當地民團。廣西李白黃的辦理民團組織也是取法於別廷芳。別廷芳道一地方上的特殊力量，對抗戰時期依然存在，不過很受湯恩伯壓迫

，後來別廷芳也不明不白了，力量日削月減，可是中原會戰時，寧敵被擄紀律欠佳的國軍，也被他們零星解決了不少，使他們的槍聲顯得有了新的補充。李先念中原軍區圍剿時，他們也搶得了一些小便宜，可是他們並沒有力量阻止李部的「假道」。現在他們的力量究竟如何呢？外方很難估計，總之是不知別廷芳當年了。陳毅伏牛山的部隊已經到達南河和內鄉縣的阿峽口是已接近別廷芳的特區了，豫西南民團槍枝究竟現在存留在農村那一個階層手中呢？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果這是在中產階級以上的地主手中，那對共軍的向南發展是一種威脅，使他不容易由伏牛山中入桐柏山。如果經過八年的抗戰及兩年的內戰，掌握槍枝的階層有了變化，那又可能做為共軍的接應，這是伏牛的共軍能否進一步控制桐柏山的先決條件。

### 佔山佔海

從共軍南下，在黃河長江間的形成軍事大轉盤，以至目前八方風雨會中州的中原形勢來

### （上接第十七頁）

極希望他們的家鄉能夠實現他們的理想。他們最恨國民黨幹部的腐敗，所以，對豫西各縣中中央的工作人員最不容氣。對其家屬的手段也最為辛辣。勝利後，中央軍回來接收，他們力量不敵，只好歸山而去。於是，豫西又變成中央的天下。所有在中央工作的人員，都榮歸故里。家人雖存，田園已非。他們豈不報仇洩氣？於是又把所有在共方工作的人家底也「如法炮製」。現在，共方又打回老家來了，大家想想，他們還會饒恕中央人員的家屬嗎？

報紙上似乎不斷的載着地方團隊圍剿立功之事，然而事實呢？共軍一見地方團隊，就像貓見老鼠一樣的高興。貓見老鼠是想吃老鼠的肉，共軍見地方團隊是於暫借一下地方團隊，所以共軍和地方團隊打起仗來，就好像貓和老鼠遊戲。那老鼠摸貓的身子，拉拉貓的尾巴，忽然「哇」的一聲，貓就把老鼠一口吞在嘴裏。共軍和地方團隊接觸時，常常狂呼着「捉

得的，捉得的。」地方團隊一聽見這種喊聲，回頭就跑，跑掉的是三生有幸，跑不掉的就被「活捉」而去。在豫西戰場上關於什麼那公什麼自衛隊共軍全都翻臉的事情，實在是層見不鮮。因為他們武器不好，訓練不夠，竟有人連槍都沒有放過的。

### （上接十八頁）

混雜着有打手，據說他們原擬把會場衝散，因為大家很嚴肅，便無從下手了。

因此，會中有人提議馬上衝出去遊行示威，又有人提出：在逮捕同學未釋放前，決不考慮復課。但學聯主席團經過一番冷靜的考慮，未予接受。預定的示威節目只在民主廣場呼口號，唱歌兒。火只在小圈子裏燒！

可痛心的，連各校隊伍同校的自由都沒有。傍晚，中法隊伍剛剛跨出大門，其代表就挨了耳光。最後還是用卡車一車一車的弄回去

七日，游擊的同學堅持要遊行，探監，但客觀的環境不容許。火客觀的在小圈子裏燒！但燒燬了。

（十一月七日北平）







# 跋一多遺集

吳晗



今年七月二十日，清華大學學生舉行開一多先生的殉難周年祭，前一天，我寫了一幅輓聯：「為民主而獻身，噩耗驚天下；以詩人成戰士，文章恐鬼神。」「恐」字後來有人把它改成「動」字，其實我原來的意思是，他的文字，使牛鬼蛇神都害怕發抖，只好派刺客下手。又有朋友說，鬼神不可以作牛鬼蛇神講，那末，就算它是孤鬼寡神吧，也還是害怕發抖；不害怕發抖，為什麼笨到這樣，蠢到這樣，殺害手無寸鐵，光會說話寫文章的開一多呢？

一多是很會說話的，平時娓娓而談，使人忘倦。晚年思想擴通了，又擅長於說理，儘管對方有成見，固執得像一塊石頭，他還是沉得住氣，慢慢道來，拿得出大道理，說得人口服心服。在大集會裏，他又會另一套，一登台便作獅子吼，配上他那飄揚的長鬚，炯炯的眼神，不消幾句話，就把氣氛轉變，羣衆情緒提高到極度，每一句話都打進人的心坎裏去。雖然，在事先並無準備，甚至於連講的綱要內容都沒就寫下。

他在晚年的若干次著名的演講，都已收進這集稿子裏了。雖然已經變成了文字，那聲調，那情態，無法記錄下來。但是，就是讀文字吧，也還想像得出當時的情狀。舉實例說，民盟的性質與作風和戰後文藝的道路一類是說理的，使聽的讀的人都心平氣和，點頭道是。另一類像組織民衆與保衛大西南，和最後一次的講演，具有高度的戰鬥性，他說的時候，大聲疾呼，情緒激昂，聽的讀的人也立刻受了感染，發生了共鳴。

他的著作，關於古經與校註訂釋的，需要長期整理，已由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同人負責進行外，其餘全部都已收在這集稿子裏，大部分都是發表過的，許多篇是手稿，有些是初稿，有的未曾完稿，例如伏羲與黃龍和神仙考，經朱佩弦先生的細心編綴，連接成文，雖然有些不連貫處，但是已經無可補救了。其實，豈止是手稿有缺憾，一多的著作生活，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就被扼殺了。他的志願是

寫一部以人民為本位的可讀的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學史，這一個集子裏的文字，只是寫這部書的初步材料。他常說，要有一天和平實現了，立刻回到書房，來寫這部書。為了這個願望，他致全力於和平民主的工作，為了他努力於和平民主的追求，他被刺殺。他死了，死去的的不止是一個勇敢剛強的民主戰士，不止是一個沉潛而又高明的學者，同時也殺死了一部人要讀屬於人民自己的書。這個缺陷是無法彌補的，無法編綴的。

雖然手稿有缺憾，甚至於這集所搜集的文字，也許有遺漏，我應該在這跋文特別提出，負責編輯這集稿子的許多先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第一個應該提出的是朱佩弦先生。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幾年來的老友和同事，為了這部書，他化費了一年的時間，搜集遺文，編綴校正。這稿由昆明運來時，有一部分選了水漬，請人逐頁揭開，請人抄寫。他擬定了目錄，選編了尺牘，發表了許多篇未刊的遺著。並且，在他領導之下，動員了中國文學系全體同人，分抄分校，分別整理這集子以外的許多著作。一句話，沒有佩弦先生的努力和主持，這集子是不可能編成的。

其次是郭沫若先生，沫若先生和多見過兩次面，一次是在武漢，恰好在二十年前，一次是由昆明出國的時候。去年上海文協開會，沫若先生就自告奮勇，願意負責一多遺集編定。佩弦先生編集的第一部分稿子，他在酷熱的天氣裏，用三個禮拜的功夫，校讀兩遍，改正了所有的錯字，並且也改正了一多原來的筆誤。他在八月十九日給我們的信裏說：「稿中文字頗多筆誤，所引用甲骨金文及小篆等多錯或誤。已一一查出原字補入。金書標點符號，已為劃一。」全稿收齊後，又於九月廿八日來信說：「金甲文字已在原稿上一一照原文錄，再經聖陶先生審寫付印，可期美觀。」可見其用力之勤和精。沫若先生是一多先生前所最敬重的人，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是一多最愛讀的書，前年冬和去年春天，在西倉坡的院子裏，陽光下，這兩部書曾經成為我們談話的經常題目。最近我有機會比沫若先生先讀一多早年留美時的信札，有一封信提到二十五年後替他編定這文的人：「郭沫若來函之消息，使我喜如發狂。我們某日談起此人，不遺餘力，於今竟證實了他確是與我們同調者。密勒氏評論報不是徵選中國現代十二大人物嗎？昨見田漢可得一票，使我驚喜，中國人沒有忘記文學。我立即剪下了一張票格，替郭君投了一票，本想付郵，後查出信到中國時，選舉票截止了，所以沒

有寄去。本來我們文學界的人，不必同軍閥，政客，財主去比長較短，因為這是沒有比較的。但那一個動作，足以見我對他的敬佩了。」讀了這段文字，再想到沫若先生對一多的紀念冊「人民英雄」，和這部遺集的辛勤，我實在沒有法子不流淚，我明得，沫若先生也沒有法子不流淚。

其次，應該謝謝開明書店，肯在這時候印出這部大書。尤其應該謝謝開明書店編輯部的葉紹鈞先生周子周先生王伯祥先生徐調宇先生：紹鈞先生奉寫金甲文字，予周伯祥調宇先生分任校讀，所有引用古書文字，都檢核原書核對一過。十月二十五日紹鈞先生給佩弦先生信說：「開先生全集已付排，精抄之稿，實多錯誤，當時以為『死水』一紅爛一必無問題，孰知鈔者所據為排印本，而排印本不惟多誤字，且有錯簡之處，校時始發覺，頗累了排字工友。其考據文字，引用處有可疑處，皆檢而查之。」又在給沫若先生的信裏說：「期其比較精善，庶無負一多先生耳。」這部書的精善，這裏面不止是學術上的共鳴，也包含了崇高的友情。我完全同意紹鈞先生的話：「此集交開明，為其幸事。」而且，不止是開集的幸事，也是學術界的幸事。

最後，還應該提到兩個朋友，一個是顧伯贊先生，在葉紹鈞先生提出開明願意印行此書之前，伯贊先生曾經告訴我，陶行知先生辦的一個印刷所，由他主持的，可以印這部書。雖然後來印刷所發生變故，沒有成為事實，這還是值得感激的。

另一個是沈衡山先生，衡山先生的處事要寫一本翔實的傳記，包括家世經歷著述思想行狀和其他種種的，他願意介紹出版。并特別指出：「一多先生文字，過去拜讀太少，近見匡齋詩，內容之精至，文字之優美，空前絕後，傾倒無已。」這建議非常好，在這集問世以後，希望能如衡山先生的期望，有一本翔實的詩人戰士學者，為民主獻身的開一多的傳記，來教育，指示下一世代的人民。

一多是永遠不會回到書房了，他這個人却具體在歷史

十一月四日晚十二時

附言：開集正在開明書店排印中，大約明年三四月間，可以出版，因為一年來關心這部書的朋友們紛紛來信催詢、借道機會作一總的答覆。

書評

# 美國之內 費孝通

Inside U. S. A. by John Gunther

在不能正動做工作的小病裏讀這本書也許多是最好這了，除了這近一千頁的巨冊太沈重了一點，躺在床上看未免時常會覺一點手酸。可是這也並不太成累贅，因為這是本隨時可以放得下，而且每一章又分着很多節，每節三、四、五頁，看了一節，手酸的話，放下來，過一時，另外翻一節看，也不妨事。

我說「不妨事」並不是說該書像字典，一字是一字，或是像辭典，一段是一段，沒有實質；這樣說是過分了；但是因為這是本介乎百科全書和專論之間的書，是一串珠子，不是一個鋼頭，甚至還不夠是個鍊子。若者從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亞的金門說起，一城一城，一州一州的一直說到西南的阿利桑那，剛剛在美國走了一圈。有景說景，迷人說人，下筆自由，不受拘束；描寫生動，恰好好在這裏却可以找出一段不長的介紹。無疑的，這書會給你很多關於美國的知識，既「內事」不太壞，因為並非「諷刺」；既「指南」却不夠，因為並不呆板。這書的長處就在這裏；而且當於新聞學裏所謂 human interest 親密的描寫。

這感的一本堆滿着美國之內各種各色的報導，各人讀來自不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凡是喜歡在茶會裏在朋友們面前誇揚自己知識豐富的人，正可心頭頭認這書裏絕不缺乏的那種吸引注意的數字，以白銀和離婚出名的安汶州每方英里平均不到一個居民；這次大勝出場的壯丁竟有百分之十三。九是文盲，百分之四是體格不合當兵標準；造船大王決定要造汽車的話一傳出來，在他第一輛汽車出廠前，訂出的貨已值五千三百萬元；紐約大學的學生中有一萬三千八百人是猶太；上議員裏最有力的政團

是十四個產銀州的議員，雖則美國一年產銀總數的價值祇有花生的一牛……

也許是因為我是斷斷續續讀這書的緣故，這書給我的印象多少是零星的。其實若者在這些表面而似乎零星的材料底下，有着他一貫的看法。我說「看法」而不一解釋，因為我很懷疑若者有意想給讀者對美國一個綜合的認識，如果這樣就成了一種解釋了。「看法」是若者在各處無意中露出存在心頭的默認的見地。

耐性讀這書的人不難看到在若者心頭美國是富於鄉土情調的。他有機會時就點出美國的工業區集中在少數區域裏，像一片廣大農場上的小黑子一般。在廣大農場上長着玉米，棉花，麥子，還有牛羊，差不多一樣廣大的荒地，沙漠。這幅素描是的確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眼於人數，在小黑子裏住着的人其實比在廣大平面上散放落點數要多得多。現在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已近七比三了。

本書若者強調美國的鄉土情調在政治結構上却很能給人啓發。我曾指出在代議制中，鄉村居民占着便宜，譬如在上院，每州的議員數是相等的，工業區域雖然集中在少數州裏，雖則工人數目多，但是在上院議席中却占不到多數。在州議會裏情形相同；例如加里福尼亞省，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在舊金山和洛杉磯，但是在州議會裏這兩城祇有兩個代表，其他不到一半的鄉村居民却有這三十八個代表。

鄉村裏的美國人在政治上有着優勢，而這些人是怎樣的呢？一般說來是保守，個人主義，獨善其身，厭惡紛亂的舊世界，更討厭城市的工人。這些人是戰前孤立主義的主力。他們自認是正統美國人，不像大城市一般「外國人」喧賓奪主了。若者從這基礎上說到羅斯福政治手腕很具洞見。據他說，這些鄉下人儘管反對社會主義，但是却很能瞭解大規模水利工程的重要，因為鄉村裏水電問題祇有像這種大工程才能解決。羅斯福的新政若者們急切的需要，所以他能得到他們的支持。

從歷史上看，上兩代的美國可以說就是鐵路勢力支配的社會。這也是從「鄉土情調」的背景裏發生的。那時候，美國的農民如知如何的想法去開闢土地。開闢土地有賴於鐵路。鐵路築到那裏，土地也開闢到那裏。美國的議會肯給鐵路建築者分外的優待，他們可以允許鐵路公司得到大片土地，大份利益，因為有着鄉土勢力支持者連血脈的擴展運動。接下去是「便宜汽車」的大受歡迎，給福特這一類人物揮到了天上。土地開闢了就需要要農具，那是汽車

利利轉機的時候。再下一步是土地的保護，產物的保存，水準的控制，以及生活設備的改善，一成了主要問題，正是羅斯福提倡 TVA 得到成功的時候。

種田是不需要大規模的，更不需要社會主義；但是水電的工程則給美國農民一個極大的心理轉變。他們比較了私營民營的電廠和 TVA 式的水電工程之後，知道這種有關於社會全體利益的事業常常是看成了「公益」。於是美國個人主義的最堅固的堡壘中投下了一集集主權的種子。這種種子會長成什麼果實，現在還不便預言，但是如果太忽視了這種種子所能得到的滋長，有一天對美國的社會也會覺得驚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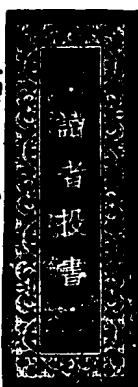
鄉下的老美是素來不喜歐戰兩陣之內的閒事的，但是目前主張擴張主義的却就是那些戰前的孤立主義者。這種轉變而看來似乎是突然的，如果我們從本作者所強調的鄉土情調中去看，却很容易說明。戰後世界是一個飢荒的世界。歐亞兩洲都伸着手向美國求援，所求的十分之七是糧食。美國如果照樣就得輸出糧食，糧食價格上漲，得利的是農民。工人呢？毫無好處。糧食貴，生活高，不得不要求提高工資。工廠老闆製造出來的貨品成本高，輸出困難。為工業利益，最理想的是糧食落價，工資可以減少，在國內市場的開張。至少在目前，工廠並不想心國內市場而縮緊，像汽車一項的工廠，已經充了半年後才能出貨的定單。他們並不急需海外市場，何況這滿是窮困的戰後世界並沒有能力來暢銷美國的時日用品呢？

如果本若者所提出的鄉土情調是沒有誇大的話，美國在最近的將來是會向外推行援助政策的，而且所援助的對象也會偏重在糧食缺乏的工業區域。這個引導引於目前美國外交的趨勢。歐洲的分區，把西歐隔絕於東歐糧庫之後，美國的糧食市場是四分八了。於是糧食漲價，暗示着糧食即將巨量輸出。美國和蘇聯的日見疏離離也，和這種糧食相拍。在目前可以輸出的是糧食和農產品。我們還可以在戰時美國商會會長羅斯福曾訪問蘇聯，回來之後的言論是「商人是占多數。反對最努力的是農民。骨子裏還是生意經，而在美國政治中，農產集團本來是占優勢的。

以上這些申引是我讀了這書之後的意見，這書本身並沒有這些申引看過這書的人，分析本，這就是節錄的。我若得如果也要介紹這書到中國來，全書的分量太重，不容易，兩性的報章裏，節錄加節錄的也可以。這書裏面有許多一兩報章裏，節錄加節錄的也可以。這書裏面有許多面想避免和這本混雜。我不很困難得來得。我若得面所說的，本若者並沒有揭開什麼，另一個理由是我在書上所有的，本若者並沒有揭開什麼，另一個理由是我在書上

利利轉機的時候。再下一步是土地的保護，產物的保存，水準的控制，以及生活設備的改善，一成了主要問題，正是羅斯福提倡 TVA 得到成功的時候。種田是不需要大規模的，更不需要社會主義；但是水電的工程則給美國農民一個極大的心理轉變。他們比較了私營民營的電廠和 TVA 式的水電工程之後，知道這種有關於社會全體利益的事業常常是看成了「公益」。於是美國個人主義的最堅固的堡壘中投下了一集集主權的種子。這種種子會長成什麼果實，現在還不便預言，但是如果太忽視了這種種子所能得到的滋長，有一天對美國的社會也會覺得驚異的。鄉下的老美是素來不喜歐戰兩陣之內的閒事的，但是目前主張擴張主義的却就是那些戰前的孤立主義者。這種轉變而看來似乎是突然的，如果我們從本作者所強調的鄉土情調中去看，却很容易說明。戰後世界是一個飢荒的世界。歐亞兩洲都伸着手向美國求援，所求的十分之七是糧食。美國如果照樣就得輸出糧食，糧食價格上漲，得利的是農民。工人呢？毫無好處。糧食貴，生活高，不得不要求提高工資。工廠老闆製造出來的貨品成本高，輸出困難。為工業利益，最理想的是糧食落價，工資可以減少，在國內市場的開張。至少在目前，工廠並不想心國內市場而縮緊，像汽車一項的工廠，已經充了半年後才能出貨的定單。他們並不急需海外市場，何況這滿是窮困的戰後世界並沒有能力來暢銷美國的時日用品呢？如果本若者所提出的鄉土情調是沒有誇大的話，美國在最近的將來是會向外推行援助政策的，而且所援助的對象也會偏重在糧食缺乏的工業區域。這個引導引於目前美國外交的趨勢。歐洲的分區，把西歐隔絕於東歐糧庫之後，美國的糧食市場是四分八了。於是糧食漲價，暗示着糧食即將巨量輸出。美國和蘇聯的日見疏離離也，和這種糧食相拍。在目前可以輸出的是糧食和農產品。我們還可以在戰時美國商會會長羅斯福曾訪問蘇聯，回來之後的言論是「商人是占多數。反對最努力的是農民。骨子裏還是生意經，而在美國政治中，農產集團本來是占優勢的。以上這些申引是我讀了這書之後的意見，這書本身並沒有這些申引看過這書的人，分析本，這就是節錄的。我若得如果也要介紹這書到中國來，全書的分量太重，不容易，兩性的報章裏，節錄加節錄的也可以。這書裏面有許多一兩報章裏，節錄加節錄的也可以。這書裏面有許多面想避免和這本混雜。我不很困難得來得。我若得面所說的，本若者並沒有揭開什麼，另一個理由是我在書上所有的，本若者並沒有揭開什麼，另一個理由是我在書上





# 我不同意哲學概論 為半年的大一共同必修

### 必修

讀者先生：在一個人不十分重視哲學的時候，大學裏却把「哲學概論」定成了一年級共同必修的科目。可是我站在愛護哲學的立場，實在不贊成這樣作，因為一則為了給各種科學的初學者講哲學，就不免力求通俗化，通俗化就容易走入曲解性；二則凡是定為必修的課程，就有了強迫性；有了強迫性就反而容易降低學習的興趣。總之，這樣決不是愛護哲學，而是害哲學。

「害得人人對哲學就討厭了！我記得從前在教會學校讀書的時候，我們每個人的抽屜裏是給輪塞上一部聖經，學校當局的意思是我們因此本了教，殊不知這樣一來的結果，我們反而很多人成了無神論者了。許多大人先生不許青年看「性史」，可是「性史」不壓而走，原因很簡單，就在禁止。禁止造成了神祕，神祕本身就具備了誘惑性。所以他們的禁止等于拆燬，而拆燬也流入禁止。將來如果哲學無人問津，便一定是上了現在這樣「拆燬」的當了！

再說站在愛護青年的學生（大學裏一年級的學生）的立場，我們也不贊成把「哲學概論」定為共同必修。這是因為：這時的青年正是生命力最活潑，最新鮮，最飛躍的時候，應該引導他們在真實的人生裏去發光，發熱，不該把他們塞入生命已經經過了色的枯寂的觀念遊戲裏。我覺得這種極未幾大違反人性了；至少我自己就于心有點不忍！

至于現在的大學裏何以忽然有了共同必修的哲學概論一課，據說是由「黨義」過來的。「黨義」一度叫「國父遺教」。後來因為為人詬病，便想取消「黨義」，代以「民生哲學」，或「國父哲學」之類。大概在教育部招集的課程會議上吧；中央大學的幾位哲學教授說，如果那樣的課程歸哲學系，只好敬謝不敏。所以折衷的結果，便只露出「哲學」二字。但是仍然要青年們不要走了「邪途」的吧，又變成「牛」一「哲學概論」，「牛」一「倫理學」，各授一學期。至于「哲學概論」能不能在半年裏講完，「倫理學」是否相當于從前的「修身」，以及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後來似乎也不追問了。這就是現在大學裏的學生必須有着哲學的訓練（不是有着這末一門必修課程）的來歷。

這樣把來歷說明，也許就乏味了點。而且聯想下去，「哲學概論」有走上從前「黨義」一課程的命運的可能（從前學過「黨義」課的人，和教過「黨義」課的人，心裏都明白大家那時的興趣是怎樣的）。試想那樣的教，豈不太不起哲學，也太對不起青年了？

我並非痛惡哲學，也並非不贊成一般人有一點哲學訓練，然而我實在不贊成現在這樣排入大一的共同必修，而且，只有半年！為什末這樣不合理？一看法才說過的「來歷」就明白！假若為學生想，或者為哲學想，最好是在有着適合的教師這個條件之下，改為課外系統演講，或者改為選修。不必限定一年級的學生聽，而講授時間尤宜照原定為半年！

方 登 十月三十日 北平

## 關於冤獄

讀者先生：關於冤獄最近發過一次談話，是關於冤獄賠償法之制訂與實施的，他定了一個期約，以明年為始，來部份實施外國的冤獄賠償制度。這自然是個響亮的號召，在司法改良一方面內，無疑的發生好影響。

截至今日為止，在歐美行之有效的良好司法制度，如陪審制，提審法，冤獄賠償制等，在萬國通曉之士，頗思一移植之於中國，而同樣為我國民族造福。可是也有一部份腳踏實地之士，以為制度難推，則之於今日之中國，仍未免懸格太高，理想自理想，我們仍無法一蹴而就。此從歐四各國司法演進「盤根錯節」之歷程可以知之。其在我國，今日司法之改良，不在於歐美有什麼，我們也必須有什麼，而在於就現有的基礎之上，規模之下，加以鞏固，擴大之，然後可以講求進一步之擴充與改造。在以上兩種各有所見的主張之下，平情以論，我們寧可附和第一種主張。如其基礎未備，人才未充，徒然神取西制，勉強則之，則適得其反，近於不倫不類，徒然有個點綴而已，於民衆無與。

嗚呼之故，我們認為居今日而言冤獄賠償，實不如從另一方面着眼，切實謀求如何儘可能以減少冤獄之成立，更屬為計之得。警閱若干政治犯人，初則經過不盡不實之情報，舉而運之於法網以內，繼則提付軍法庭處理。（因此可以不經過一般之普通法律程序，）勢禁形格，備極森嚴，恐怖之至，其後深文墨後，而以「莫須有」三字定讞者，求之已往，誠恐未必無之。而此固非冤獄賠償制度所得而糾正也。

今日之下，問題不在於是否也與歐美各國一致，倘有我也大家都有這一個冤獄賠償的制度，而在於這實際若眼辦法免於冤獄之可能成立。假如不此之圖，唯制度之有無，法典之備否為努力之目標，則被罰或遭冤獄之實者，未嘗不可能繞過這個冤獄賠償法以有所行動，而法律亦終於有等於無，軍法審判之嚴格的限於軍人犯罪之審判而不及軍人以外之任何個人，我們認為乃是今日減少冤獄形成的可能

## 浙大情形

讀者先生：于子三發事後，浙大同人顯得有些手脚無措，雖然一致憤慨，但均敢怒而不敢言。教授官宣言本定十月三十一日發誓，但因補成後，經過多人之手，新頭新尾，面目全非，力量大減。另有一部份同人，擬成一文，願請政府保障人權，禁止傷害學生，但簽名時，有人毛手毛腳氣要改得和緩，又有人主張簽名的人要增加一些才可發出，以致一再遲延，終未發出。他校長為一正直之學者，此為社會所公認者，惟治安當局僅以「浙大是共產黨之大本營」一語可指縱容共產黨，掛在嘴邊，而學生方面又怪他態度軟弱，奔走終日並無結果，聞竺氏此次去京，已向當局呈辭。假如他真的做不下去了，未免可惜，竺先生確是一個好校長，實際上在這種環境下，換來任何個人也是弄不好。吳有訓先生已出國了，看樣子好人都幹不下去了！

XXX 十一月八日 杭埔

## 關於青年軍保送升學

讀者先生：最近教育廳又保證了大批青年軍入各大學就讀，此事已引起若干學校的反對，其是非曲直定很明顯的：

(一)暑假中成千成萬的青年，費盡千辛萬苦，投考大學，但是每校取錄者不過數百人，（下接十三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三三八、四一八二

國內：三個月十二元、六個月廿四元、一年四十八元  
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 賢書社  
北平王府井中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陳之邁：前清華大學教授  
孫克宜：內政部參事

蕭公權：四川大學教授

余才友：北平經世日報編輯

李理寅：河南大學

# 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陳之邁

我國討論行政改革的人，包括政府機關和專家學者，對於改革行政大都有幾個習常引用的公式。我們不談改革行政則已，一談起來，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必定被人反覆引用，做來做去還是那篇陳腐不堪的老文章。這幾個公式好像已經成了真理，只要政府有決心與毅力，依照着這此公式雷厲風行，中國的行政便有起死回生的奇效。

這幾個公式已經用了幾十年了，中國的行政今天仍待改革，甚而更需要改革。這好像是一個病人服了這幾劑藥已經二十年了，他的病反而顯得更沉重起來，而我們所知的只是叫他繼續服下去。在這個開始行憲的前夕，我想我們應探討我們所開了二十年的幾劑藥，究竟是否對症；我們所叫熱了幾個公式究竟能否達成提高行政效率與效能的目的。

在我們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妨與外國的情形之相類似者作個比較，雖則我們研究的對象仍為中國本身實際行政的情形，因為政治根本組織的方式固不能全學人家，東抄西襲，行政制度也得順應本國的環境人情，不可專憑外國的學理與成規。

討論行政改革最常用的一個公式是我併駢枝機關。但是這個公式引用了二十年，中國的行政機構似乎越來越多，其間的關係也似乎越來越複雜。

所謂我併駢枝機關，關係中央，省，縣三級的行政機構，每一級都有駢枝機關，故每一級都有駢枝機關可供我併。我們可以先自中央政府說起。一般認為現在行政院的組織太龐大，其所屬的機關應當予以我併。行政院現在所設的部會比以前多，大家認為這是一個不健全的現象，故主張調整駢併使其合理化。在抗戰初起的時候，中央曾經對於行政機構作過一次很大的調整，那時一般認為這個改革頗為合理。但不久中央的部會又逐漸增加起來。二十七年一月的調整成立了經濟部，主管全部經濟行政，其下設有經辦全部國營工廠事業的資源委員會。不久農林行政事務由經濟部劃分出來，另成立了農林部。抗戰結束後，資源委員會又自經濟部提升為直隸行政院的機關。在抗戰期間，水利也由經濟部劃出而成水利委員會，最近則又成立了水利部。抗戰以前原有衛生部，後來改為衛生署，二十六年改隸內政部，數年後改為直隸行政院，最近又改為衛生部。抗戰以前，行政院裏沒有社會部，糧食部，地政部，這些都是新增的，司法行政部也從司法部改歸行政院。以上所舉的不過幾個例子，說明在這不斷的調整中，這些機構都會經多次的改變。但是部會增少的時候，我國行政效率與效能也未見特高，多的時候也未見得便特低。這個公式用了許多年之後，我們現在也許已有充足的材料來探討這個公式本身究竟有多少價值。

一  
操作者的觀察，中國行政效率與效能之善，凝結似乎不在行政所直隸的部會署局之多少，也不在如部會署局所直隸的

機構之多少，或其所分的署司處科的多少。例如近來報載有人主張裁撤糧食部，認為他是一個戰時的機構，現在已無用處。我們姑且不去辯論在此時期政府還應否向農民徵購糧食，或去研究糧食部過去辦理他的主管業務有無成績。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糧食問題不但是當前的一個大問題，抑且是國際間第一等重要的問題。我們政府曾用最可寶貴的外匯到暹羅緬甸安南甚至於美國買米，到美國加拿大買小麥及麵粉，並到各地去買肥料。這是因為我們的糧食不足，不能不買來接濟。我們糧食不足，一部分原因是若干地帶近去水旱為災，一部分原因是國內交通工具被戰爭破壞而不能互通有無。但中國是現在缺糧國家中唯一沒有實行計口授糧制度的國家，這不但貽笑外邦，聯總運送的糧食也因為我們沒有合理的分配制度而流入黑市，造成糧食的投機，及予不肖官吏以許多貪污的機會。再退一步說，即使我們糧食不但無缺，而且有所剩餘可以出口，在這個世界糧食大恐慌的時期，我們更可由政府大量收購，輸出國外，不但可以換取外匯，並且可以造福人類，增進國際間的友誼。所以無論我們有沒有糧荒，在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中，政府絕對不能沒有一個主管糧食行政的機構，依照科學的統計，估計民食的供應情形，調節盈虛，並盡我們參加國際糧食組織的任務。一個有效能的糧食主管機關，可以統籌全面，不要等到災患臨頭時才圖救濟。這種措施可以挽救多少千萬人民的生命，減少多少國家財富的損失。比較起來，區區幾百個職員的薪俸是微乎其微的代價。

在抗戰期間，中央全會決定將內政部的地政司改為地政署，近來又擴充為地政部。那時便有人認為這個決定也是增添無聊的駢枝機關，浪費國幣。但是土地問題是中國經濟社會上最重要的問題，不但民生主義裏有「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原則，應當澈底實行，中國全部經濟的榮枯以及全國財富的分配，都與土地問題有最密切的關係。但是我們在討論中國土地問題的時候，諸如土地兼併的程度，自耕農，佃農和地主的比例，租佃的關係，我們政府以及專家學者似乎最多只有概括的認識，而無詳實可靠的事實可以作為依據。討論的時候，只有引用金陵大學伯克教授及其他幾位外國學者的部分調查估計，其他似乎一無所知。甚至於我們對於幾個重要都市的土地分配也沒有詳確的材料。現在中共注意土地問題，外國人也注意中國的土地問題，但他們也是所知有限，不過用這些極端概括的觀念，或限於一隅的所見，而大聲吶喊。事實是立法的根據，我們的土地法在制定時便沒有多少事實的根據，因為至今我們還不知事實究竟如何，我們如何可以希望有賢明有效的改革，來完成民生主義的理想？如果我們的地政機關，能夠利用他的組織，對於中國全部的土地問題，

有詳盡確實的調查，然後根據調查所得，製為妥當完善的方案，則事實勝於雄辯，地主土劣也不敢明目張胆反對或阻礙這種有科學根據的設施，至少也不敢利用我們智識的貧乏而信口雌黃，企圖保障他們既得的利益。我們設一個地政專管機關，只要能在三五年之內完成了這部調查研究的工作，全國的土地改革便有了穩固的基礎，充分的證明了設置這個機關並不是國幣的浪費，而是基本國策實現必需的投資。

### 三

我們不能相信中國的行政機關太多，因為現代國家的政府的確是業務繁多，所負的任務委實重大，實不能不有相當專門的機關來完成政府的職責。我們可以說，中國政府的組織，比起其他國家來，即不以人口多寡土地面積大小為比例，也是比較上最小的一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並未會有什麼浪費。裁併駢枝機關因此並不是救治今日行政弊端最適宜的方案，這個公式似乎可以不必再用了。

中央政府行政效率與效能低落的一個重要原因似乎在他本身層級太多。這一點是我們中國所特有的弊端，如果能在比加以改革，倘有良好的效果。

平常論中國政制的人大都認為中國政治組織分中央及地方兩級，地方又分省縣兩級，合起來一共三級。這是一種只看表面，不看內容，而且是與事實根本不符的說法。

在外國人說來中央政府就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本身就是各部合起來所組成的內閣。中國的中央政府却與此完全不同，因為國民政府本身便分了許多級，各級間的關係與中央與省的關係簡直沒有多少區別。所以在中央政府作一種決定的時候，稍重要的事情便須有許多公文旅行，浪費了許多人力物力財力及時間。

且以當年隸屬於內政部的衛生署為例。衛生署要辦一件事情，即便完全屬於他的主管範圍，也必須請示內政部，故須向內政部長呈文。內政部對於衛生署的呈文，也許加具意見，也許照轉行政院，又將上一次呈文。行政院收到之後，予以審查，然後提出行政院會議討論。行政院討論通過，照正常的手續，即須送至國民政府，又是一次呈文。那時國民政府是不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所以要送到中央政治委員會去核定。中政會於交付審查之後，將提出常會討論，通過之後，此案如果是法律條例，更須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又得審查，然後才提出院會討論，三讀通過，這件事才算了最後決定。決定之後，立法院不

能直接通知衛生署，而只能呈送國民政府，由國府令知行政院，行政院令知內政部，最後由內政部令知衛生署。這樣這件公文才在中央政府的內部作完了他的環球旅行，在每一站停下來，少則三五日，多則兩三個月，每辦一次呈文時必須把前後果詳細說明，附件再三抄錄，每辦一次指令時也得如此。這件事情如果是國家大計，所有的精力也許值得，但也許這件事情根本是衛生署主管範圍內極小的事情，也許只是衛生署長想添用一位秘書。而最奇怪的是這次環球旅行，完全在中央政府範圍之內，並不涉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據我們的觀察，全世界各國的政府辦公程序沒有比這種程序更笨更遲鈍運用不靈的。這才是行政效率致命之傷，這才是絕大的浪費。所以改革行政的第一步是在簡化每一級政府中的階層。

蔣主席數年前曾提倡行政三聯制以為改革中國行政的方案。這三聯制的演辭中，蔣主席曾提到所謂分級負責的原則。分級負責的意思是減少公文旅行時所要上下的層級，亦即是說衛生署有許多事情可以不必請示內政部，有的事情內政部可以作主，不必請示行政院等等。我們認為就目前的政府組織而言，分級負責是一個良好的補救方法，可惜過去討論行政的人沒有充分注意到這個方法，而致力於駁技術關的裁併等等。但是根本治理這個弊端的方法仍在廢除中央政府本身的層級。依照法理而言，各本部是行政院的組成分子，行政院是國民政府的組成分子，其間原不必有上下級機關之分。有關國家大計的事情應提出國務會議討論，如屬行政事務即由行政院院長提出。有關行政方針的事情應當提出行政院會議討論，即由主管部長提出。純屬一部主管的事情應即由部長決定辦法，即予執行。部院與國府三者之間不必有上下之分，更不必事上呈文下命令，因為部院與國府都是中央政府機關，中央政府本身應當是整個的，其中不應有寶塔式的層級。多少年來中國的行政制度受這個上下級機關區別的流弊而失却了效率，平空改制恐怕是積重難返。新憲法的實行我們希望是一個良好的機會。這是行政現代化的起碼條件。

#### 四

提議改革地方行政制度的人過去多少年來也有一套固定的公式，其中之一也是設法限制省級的機構及縣級的機構：省級機構限於民、財、教、建四廳，和秘書會計兩處。但是這數年來，受中央各部會不斷的壓迫，省縣兩級的機構也不斷的增加，在省為處，在縣為科或室，現在加的有地政、社會、保安、田賦、衛生、人事，統計等等的機構，農林部想在省縣內部增加的農林機構似乎

尚沒有成功。提議改革省縣機構的人一律主張我撤這些新添的機構，中央的部會則認為沒有這些機構他們的工作沒法推行。

據我們的觀察，省縣兩級政府中的重心也不在斤斤計較這些機構的多寡，或其分設與歸併。省縣兩級政府中也多少有本身分層級的弊端，但不如中央嚴重，故也不是問題的重心，雖則從前省府合署辦公，縣政裁局改科的兩個原則是應當嚴格實行的。

我們認為地方行政機構的問題在中央委辦事項及地方自治事項究應如何劃分的一點。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是目前癥結之所在，必須有相當澈底的改革。我們認為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上述的一點是地方自治所以迄無所成的根本原因，如果目前的制度不改，地方自治是沒有希望的，民主政治也始終無前途。現當行憲開始之時，這一改革應當以最大的勇氣予以貫徹。

在地方自治沒有實行的時候，地方的官吏，包括縣市長，都是由上級政府任命的，內政部長及銓敘部並且希望縣市長由中央考選分發任用。在他們看來，縣市長也是公務員，故應適用所有的公務員任用的法規。在地方官吏未曾民選以前，這個觀念也許尚可說得過去，但他是根本違反地方自治根本精神的，至少他只能是地方官吏民選以前一種過渡性的改革，用意在防杜省主席及民政廳長任用甥舅馬弁等弊端，絕不是所說的百年大計。民選的縣市長不應當是普通簡任的公務員，而應當是今日法規上所稱的「選任官」，其地位之應與國民政府主席及委員相等。他們不能運用文官制度下的任用法規。

二十九年中央開始實行「縣各級組織綱要」。這是蔣主席提倡地方自治最著重的一項措施。那時一般人對於地方自治並沒有一種正確的觀念。中央政府的各部會都認為這是注重基層政治的表現，而所謂注重基層政治便是由中央部會，用他們上級政府的威力，以監督自治為名，強迫地方政府担任許多行政任務。中央政府機關從前沒有能力辦的事情，現在都可實行新縣制為託辭，命令地方政府去辦。中央部會對於地方政府顯然沒有信心，絕對不放心讓地方政府有一絲一毫的自由。他們更不願見地方人民表露他們自由的意志。每一種行政，中央部會都訂有詳細的法規，由中央而省而縣而鄉鎮而保甲，層層地命令下來。所以在地方上一個縣市長以及鄉鎮保甲長天天所奉到的是中央的命令，執行的也是中央的命令。他們可以拿着中央命令的招牌，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敲詐威脅善良的百姓，造成空前的紛亂與貪污。換言之，他們是中央的公務員，他們與地方人民沒有絲毫關係，沒有遵循地方人民意志的義務，地方人民也沒有監督他們的權利。這種情形不是地方自治而是地方官治，是中央

集權而非地方分權。這是與新縣制的精神恰相反對的，而一切則以實行新縣制為託辭。這是無知，這是狂妄。

往者可以不必追究，來者則必要改弦更張。現在我們的新憲法對於地方制度有了劃時代的決定。縣市長將要民選，縣市的自治事項上經憲法劃定。目前正是我們策劃將來大事的關鍵。

任職上級政府的官員，包括中央及省政府，在觀念上此時應有一番新認識。民選的縣市長將來不復是同他們那裏科長一樣的低級部下；他們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公僕。對於他們，院長部長及省主席廳長並不能憑藉着官高而濫發命令指揮調遣。民選的縣市長的「上司」是縣市民衆的人民，他們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大官不應亦不能再號令他們。在官階上縣市長是同部長們的頂頭上司——總統——同等的，雖則他們的範圍限於那個縣市。

憲法上所規定的地方（縣市）自治事項是縣長職權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內的事情，應由地方自治，即由地方自行治理，不容上級政府干涉。在法理上如果地方政府超越了自治的範圍，經解釋憲法機關規定，地方政府應得將其措施撤消。反之，如果中央政府侵越了地方自治範圍，經解釋憲法機關判定，中央政府的措施亦將因違憲而失効，縣市政府當然可抗不執行。這是地方自治的根本精神，中央政府今後自不能如以前一樣作威作福。

憲法上所規定的地方自治事項不多，亦即是說自治的範圍並不太廣。我們對於這種規定完全贊成。地方自治原是練習民主政府的一種方法，我們並不會希望用地方自治來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有全國一致性質的事務當然比有因地制宜性質的事務為多，且前者亦顯較重要，故中央政府保管許多大權是應當的，特別因為中央政府也是民選的，且對民選的立法機關負責。

照我們過去的辦法，屬於中央政府的事務也由中央政府委託縣市政府辦理，稱為「委辦事項」。在地方政府本是由中央任命的時期，這個辦法初無可非議，雖則中央委辦原與中央令辦全無分別，皇皇命令忙得地方政府喘不過氣來，根本無力再辦自治事務（這是新縣制實行不良最大的原因）。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系統我國過去的經驗，及歐美各國的成規。深深感覺到「委辦」制度有極大的缺點。「委辦」和「令辦」本沒有分別的可能，既然「令辦」則執行命令的縣市長便多少失去了他們民選公僕的隆重身分，逐漸的變成低級的公論員，如同今日的縣市長一樣。他們疲於奔命的執行中央委辦事務，對於地方自治事務自不免荒疏，地方自治當蒙不利的影響。

我們經再三的思慮，認為在憲法實行之後，「委辦」的制度應當根本廢除

，而代之以中央自辦的原則。

這個制度的改革似乎是革命性的，好像我們從來沒有過中央自辦的經驗。但這也不盡然。例如征收所得稅一項中央職權，財政部自始便沒有委託地方政府代辦。然而這種事例不多，此處所要提倡的是所有一切中央政府職權範圍內的事情，一律由中央政府設置直屬統一的機構散布在全國各地自行辦理。這些中央在地方上所設的機構既然有其固定的職權，受中央主管機關的指揮監督，他們不應與地方政府的職權衝突，他們不相統屬也不致引起機關間的磨擦。

對於這一項改革可能的引起兩點反對的理由：

第一，有人必定以為過去中央直接辦理的幾件事情並不見成效特著，有的反可弊叢叢生。上說的征收所得稅便是一例。我們絕對不否認中國的所得稅沒有辦好，但是我們也不肯承認如果這件事情委託地方政府去辦便會有更好的成績。試舉一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也是中央自辦的事業，行總在各地設立了分署，直接發放聯總供給的物資。行總在過去受了中外的批評，也有幾件驚人的貪污案件。但是我們也很難想像，如果這五億三千五百萬元美金的物資，如果分別配給各省市去自行發放，有多少可以真正送到應該受惠的人民，有多少會流到地方軍閥富商的手裏，有多少會被地方官吏偷竊變賣。我們並不否認行總的成績不佳；但是我們有充足的經驗及事實使我們懷疑交給地方去辦便較為進步。我想這個論斷不失持平。因此而認為中央自辦不見得便完全不妥。中國的郵政也是中央自辦的事情，中國的電信事業亦然。我們的郵政，較之充滿了政治分贓氣氛的美國郵政顯無遜色。我們的電信事業在各種不利的條件下也掙扎出很好的成績來。如果中央所直接辦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們的效果，中國行政便可無愧。

這些具體的事例使我們相信「中央自辦」的制度是應當立即採行的。我們相信此一改革可以增加我們的行政效率與效能。我們更認為如果提倡民主政治，推行地方自治，這是必循的途徑。因為必須如此才能使民選的地方政府有力。量來辦理地方人民所委他們辦的事情。地方政府的權責分明，隨時受地方人民的監督。他們不能以中央委辦之事多而逃避責任，尤不復能假借中央命令來魚肉人民。

至於中央機關有了自己的事業可辦，便不致於再以為下命令便是辦行政，天天關起門來出新花樣，朝令夕改，治絲益棼。現在監察院和參政會可以質問交通部和行總，這兩個機關沒有一點方法可以逃避責任。但是參政會不能質問內政部，因為內政部並沒有自辦的事業，他的施政報告的內容只是某日訂定某



稗條規程，辦法細則，於某月某日以某字第幾號訓令通飭各省市政府轉飭各縣市切實施行。如果省市縣政府不辦，內政部唯一的辦法只有再下訓令，叫他們辦理具報。參政會不能讓內政部以鮮明的責任，因為內政部本無事業可言。我們不容一個責任政府有這樣為的逃避方法。

第二，必定有人認為中央自辦的制度勢得添設許多機關，增加許多人員，是行政上的浪費。我們一方面不承認中國政府的機關太多，人員太眾；一方面則認為實行了這個制度之後，現在的省市縣級機關人員必可大量裁減，總數未必劇增，而效率則可能有極大的改進。

談行政改革的人最常用的口頭禪，除了前面所討論過的裁併耕枝機關一項外，便是裁汰冗員。據我們的觀察，中國的公務員人數並不多，而是冗員太多。美國國會近來也在裁減政費，國務院的職員問起我們外交部有多少人，聽到了之後就說此一數目萬不可讓國會知悉。美國的聯邦政府有二百多萬公務員，中國的中央政府只有二十九萬。美國國務院有五百多人專辦有關國際經濟外交事務；中國的外交部沒有一位職員專辦此類事務。比起現代國家來，中國政府的人員是世界上最少的一個，然而中國廣土眾民，在土地面積上是世界第三大國，存人口上居世界第一，在聯合國內是五強之一。以如此少數的人員治理這樣的大國家是事實上不可能的。

然而中國政府又的確嫌人員太多。我們政府機關裏儘有全無所事的人員，在那裏抽煙看報。同時，機關裏的所設人員，他們所辦的也多是上文所說的那些承轉的星文與命令，並非與國民生有密切關係的事情，真正同人民發生關係的反而是那些不領國家報酬的保甲長。這才是中國政治上絕大的浪費。

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中央及省政府並沒有多少直接由他們辦理的事情。他們所辦的只是紙片的「公事」，而不是具體的事業。如果我們廢除了中央政府裏的層級，如上文所說，我們可以減少幾千的秘書，科長，科員，錄事。如果我們廢除了中央委辦的制度，省縣政府當然可省去幾萬專辦承轉上峰命令的職員。這些人員中不乏受過高等教育有志的青年，國家也費了許多金錢來養活他們，而他們所辦的是絕對不有實用的紙片公事，天天「磨桌子」，斷傷了他們青年的志氣。

我們應當利用這班有志有用的人才，將他們轉移到事業機關去為國家辦理具體的事務。在事業機關裏，他們有發揮智能的機會，有求上進的刺激。郵政局打郵費的職員是不可少的；他的工作對國家有貢獻。國民政府簽字蓋章的簡任秘書少幾個是無妨的，他的工作是未必需要的，他對國家的貢獻微乎其微，

即使他每天所蓋的圖章與郵局的職員所打的郵戳同樣的多。

現代政府所應辦的是事業而不是公文，不幸我們的制度只許上級機關辦公文而很少許他們去辦事業。一個政府內自然得有些純粹的行政機關，但多數的機關是可以辦具體事業的。

至於那些純粹的行政機關，他們的工作也不應當只辦公文。政府的施政係以事實為根據的；政策方針以及法律命令都不應是空想的結果。我們以為在例行公文減少之後，行政機關的職員可以調派去做調查考察的工作。每一個主管部門應當具有其主管事項最權威的事實，以為施政的參考。內政部的禮俗司應當知道中國現在還有多少女人纏足，然後才能知道禮俗司所擬的禁止纏足法律曾否生效。衛生部應當知道中國有多少人患有肺病，然後才能擬訂防務的計劃。這些材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的，但多一點材料即增加了人類一點智慧。辦理這件事的人對於國家的貢獻當較承轉一百件公文為大。這才是現代行政的精神。

### 五

中國的行政有幾千年的傳統，不幸這個傳統已不能適合現代的要求。我們的行政機關是一架笨重不靈的機器，他的動力多半耗費於沒有實益的工作，費力多而成功少，費時多而效率低。今後我們的政府將為責任制的政府，他的一舉一動將受人民代表機關嚴密的監督。政府每辦一件事，訂一規程，主持者要能向人民，代表機關陳述充足的理由，這些理由要有豐富的事實根據。政府辦一件事後，要充分明瞭施政具體的效果，既不能盲目的發號施令，更不能不問號令的成效如何。睿智的人民是不容許這種行政的。所以對人民說，「本部奉令後業經通令施行在案」一類的「報告」，或「本部前經擬訂五年發展計劃分令逐步實施」一類的「計劃」是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的。如果我們的行政能在此行憲的時候照上述的新途徑發展起來，我想中國的人民一定甘願納稅來擁護這個政府，只要政府能多辦事業，多採現代行政的科學技術為人民服務，多設有用的機關，多用有事可做的人員，人民是不會要求政府將其裁汰的。

卅六年十月廿四日，美京。

### 提高稿費

(第十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十二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八萬至十萬元；此啓。

# 改進中國政治的幾個問題

孫克寬

中國今天的情況，無容諱言，正面臨着非常嚴重的局面。我們姑拋開滿天的烽火和嚇人的物價不談，祇要冷靜地分析平日所接觸的一切，便可以發現出種種的危機，令人思之不寐！這些危機，可以把它歸納為兩類。第一是國民道德的破產，第二是政治威權的消退；前者為主，後者為賓；前者為因，後者為果。總括的病根是一個，便是政治問題。

先從第一方面說。首先發現出來的是陶孟和先生。陶先生本年六月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星期論文「道德的危機」一文，他認為「中國一切的問題，乃是「道德崩潰的結果」，乃是「道德破壞的表現」。他舉出「最大的不道德是貪婪、不擇手段、長意、冷淡」，為政治的、社會的退步的原因。繼之而起的是黎照寰先生，他在六月十六日發表的「如何挽救道德的危機」一文，更分為治人與治於人的兩類，歷舉不道往的條目，為無公德心、無責任心，無比例意識，無配備意識。於陶先生所指斥的之外，又提出一種「嚴重的不道德為無信（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這真可謂切切深至了！我現在從兩位先生議論之外，綜合現在的社會人士和政府官吏的共同易犯的毛病，也有四點：

一、公私不分。中國人所受的儒家教育，本來最嚴於「義利之辨」和「名分之間」的。但在今天，這種教條已成「老生常談」的迂腐之論了。現在講究的是「因利乘便」，假藉權勢！那個人掌握了一部份權力，便可以憑藉權力，解決個人一切的問題。民間的公司商號、經理人的應酬酬銷和家庭食用、照例是公家負擔，假口營業的需要，做自己的交際活動。許多人由商而官、由官而貴，便是這個訣竅。各機關的主管官，很少的人不叫總務人員「辦差」。報紙所傳：某銀行單付各董事的零賬，每月即在幾十億之上，幾乎公館的解大便紙，都要行裏開支。伍啓元先生在論中國經濟的文章內、常常抨擊過這變相的「貪污」的情事，這些都是說明中國人公私不分的例子。

二、是非不明。由於國人的長意成性，辨理不精，同時「世故」的訓練與可怕的「暗箭傷人」，對一件問題，或一件公共事務之評價是很難找到公道的論斷的。韓愈在唐朝的時代，便會慨嘆過「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何況今日！我們的冤獄賄債法，至今未曾制訂，學法的人引為憾事。其實即使制訂

、如果一個絕無勢力的平民被冤枉，何嘗能够獲得社會的援手！即使有仗義執言的人，依然有可能被誤會為「別有懷抱」。我們的處世箴言是「難得糊塗」，大家都糊塗下去，那裏有真是非？

三、榮辱無關。中國人最不易得的是團體觀念。大之對國家，我們讀過德邁的諍言，其間感到羞愧的究有幾人？大家都說「罵的對」！都以為罵的不是自己；而「貪污無能」與「失敗主義」者，是我以外的任何一人。政治頹敗，體面喪失，似乎與我個人不生關係！次之，在一個機關團體裏，祇有個人的表現，沒有相應的合作，甚至表現在運動場上，也還是個人英雄，不容易有團體的榮辱觀念，自然不易做到合羣互助。人與人之間，便只有一種漠然的輕蔑了！

四、不擇手段。由於上面的幾點，今天的中國人，是真懂得「現實主義」的了。為了滿足個人的貪婪，不惜以種種的方法，來奪取金錢權勢。學生投考大學，已懂得如何請客運動看卷子的先生。商人做生意，不惜出高價的回扣，拉攏廉辦的官員。做官，求財，真是用盡心力，無孔不鑽。犯法坐牢也不怕！寡廉鮮恥也不妨！市場物價的動盪，政治風氣的頹廢，社會論理的湮滅，皆「不擇手段」之一點有此致之！由此而發生「反淘汰」的作用，善良清白的人士，不是被擠到不能死不能活的地步，便被拖進渾水，自喪清白！如此，而還想見到健全的社會，豈非夢想？

國民道德的破壞如此，乃影響到整個的國家政治威權之不能建立。從來維持人羣秩序的條件，內在的為道德觀念所支配的良心，有所顧忌而不敢為，有所愛惜而不忍做。如果這個藩籬破了，便是外在的社會紀律——法制來裁抑，懲一儆百，消弭禍患；或者獎進賢能，勸勉不肖。這便是「治世之微權」，中國人所謂「政本」者是也！但到了不長法、相率蔑視國家的威權，即使殺之不可勝殺，維持之術窮，整個的局面，便要動搖了。我所看到的國家威權的減退，有以下的幾點：

第一，命令效力，勝於法律！國家的政體，無論其為何種形式，總有共同遵守的法典。行政力量的源泉，原寄存於法律，一切行政的命令，祇能為補充

推行法律的工具，斷不能代替法律，或者超過法律的效力，這是盡人皆知的常識。我們從討袁護法以來，所爭者即此。此之所謂法律者，必需最高政治機關所承認，合法的議事機關所商決。在訓政時期，立法院所通過的法律，是循着政治會議或黨全會所指示的原則，戰時是國防會代替此權，但經過立法院決議的法律。政府無故不能延不公佈，抑且不能另頒代替的法規。我們如果循着這個原則來考察現在的政治現象，必然會遇到邏輯上的困難。舉例言之，一部關係地方制度的大法：「縣各級組織綱要」，便不為立法院機關所同意，至今猶在施行，反之，縣組織法這一套法律，却為着「低綱綱要」而停止作用。再如省政府組織法，立法院最後一次修正，到今天仍未公佈施行。現在各省政府的組織，是以訂立合署辦公細則的方式，經行政院批准而有效，這兩種法規與人民的權利義務，有多大的關係！其在法理上的效力如此，可概其餘了。中國各級政府的政令推行，隨時隨地，都有「二元化」的形勢，隱存於法令之外，必有一套命令在那裏，法令焉得不紛歧，人民何從來抉擇？

第二、人事運用，超越制度。就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所頒佈的法典來看，制度的樹立，確有規模。可是實際情形，仍是萬人事運用於制度之中。最顯著的如主計制度和人事制度，姑不論超然獨立，是否為行政原理所許可；即以本身規定說，似乎也與各級機關，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但今天止，這兩種制度的人事，還是與行政機關主官，脫離不掉關係，人事是「密者明派」，工作是一「奉行意旨」，以法令來彌縫事實，實例正多，不勝枚舉。再像選舉指導的辦法，更說明人事的運用是如何的重要。制度不能保持客觀的地位，即使樹立起來，亦所謂「具文」而已！

第三、地方官吏，寵過過隆。我們的政治，形式與內容，迥未一律。以法令的形式看，集權的色彩甚濃，地方政府，好像事事受到拘束。張君勳先生，為此曾發表感想，認為地方無權，不能做事。但實際呢？讓吏之權，實非想像所及，簡直超過前清的督撫。在單一國家裏，通常人事權是握於中央，前清的吏部，便掌握天下百官，督撫只有調劑權，參劾權，並無用人權。所謂「一黜陟大權，歸之君上」者是。現在各省省政府改組，那一次不是先發表主席，而後由主席來推荐委員和廳處長？行政院曾訂有各省長人選審定辦法，只不過形式上的手續。勝利後又頒佈了一個吏治改進辦法，也還是一個具文。讓吏可以自用同僚，委員會便成了獨任制，把地方團體的權力，輕輕地移轉到個人手中；這是一。其次用錢。財政預算久已脫節，地方讓吏於向中央討價要錢之外，還可以自籌行款，省營企業，便做一個人外政，而無法稽覈。人民負担，可以一

紙命令而增加，如某省的「戶查保，保養鄉」的辦法，增加人民負担，不可數計。各省此例甚多，名為省府決議，實則首長一人的決定；這是二。關於成績的考核，僅僅有一個「政績考核辦法」，也只能列舉細故；大政策的成敗，私人行為的違法與否，沒有機關能够認真的考核獎懲。我們倘能統計各省人民控告他們本省大吏的結果，與監察方面糾舉彈劾的下文，便可以發現有千餘百餘而缺位依然的「不倒翁」在這裏可以說明讓吏的地位如何重要，和今天國家實刑黜陟的大權，是多少打點折扣了！

第四、社會豪強，力量雄厚。中國古來施政的格言是「無侮寡，不長強桀」。政治本來是保護弱者，求得一個公道。可是在今天便很難說了：固有的封建意識所產生的集團或人物——都市裏的閥人階級，鄉郵裏的紳士羣——聯合了新興的暴利階級，便成了特殊階級，和政府的法令與人民大眾的願望為難。民主政治基本要件之一的普選，在四川便成了「炮選」。上海社會對政府某種法令的推行，如果不得到幾位先生的點頭，便很難通過，港粵的走私問題之嚴重，與久而未絕的煙禁，在在均說明這個陰影的存在。「日出」中的金八爺，到處都存在着他的威脅！這樣下去，法律的執行，便顯然有個差別。號稱民主的國度，公然有一大部份無告之民。在施政者，仍然利用了這些既成力量，獲得一些便利，其在威信上所付的代價，便無法估計了。國民黨革命的目的，本是打破政治與社會的不平等；和這些特殊力量，本是對壘的，現在却面向他低頭，實在是矛盾的現象！

以上四點之外，再有一點便是善良份子，在今天的社會裏，幾乎不能存在。首先是生活的壓迫：社會的酬報，不能與真實的價值符合。辛勤終歲，為國家社會效命的，如學校教師以及守法的公務員階層，無法專心致力於本業。更進一步，以金錢來決定社會身分，使清貧淡泊之士，仰慕神大賈的鼻息，受盡揶揄，予後進青年以相反的示範，因之敗壞政風，從而加重國民道德的破壞。復濟之以上述各點現象，政治威權，無怪其日見消退了！

中國今天並未全數進化到工商社會，經濟的條件尚不足以決定國家的存亡。所怕的是以政治助長經濟的危殆，復因經濟加深政治的危機，才真是無可救藥！現在不幸已兆其端。如果不自政治的環節上，倒轉逆勢，其他皆是徒勞，改進政治的途徑，必須自上述兩大「根本之圖」上下手：

第一、施政的觀念，須有澈底的變更。我們本是奉行儒家哲學的，那末更澈底的奉行好了。國民道德的養成，視於政治的示範。中國人施政，向來注意「移風易俗」「推己及人」，如何能「厚風俗」呢？首先得拋棄個人功利的

要求，爲全體遠大的前途幸福着想。以誠破虛，以拙濟巧，用模拙的實踐之士，離開縱橫捭闔的策士之流，這便可以阻卻住官途的微倖之風，也可以糾正過社會上的投機取巧的傾向。漢武帝退級黜而用公孫宏，才給方術遊說之流開了路，不免輪意之一悔！唐太宗用魏徵房杜，不聽封德彝的當面阿諛，才有了比美堯舜的「貞觀之治」。「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之心」，今天想來，還有道理的！

第二、公民的教育。風氣的轉移是無形的，還需要健全的公民教育。這裏所謂教育者，並不是「說教」，而是要躬行實踐的教育來實施。「謹庠序之教，一必濟之以一衣食足而後禮義興」。如果讓教師在飢餓線上掙紮，賺學生在課堂裏的同情憐憫，還不如不設教的好！生計與道德，非並重不可。於此有特別要說的，職業的訓練專家，對公民的德智教育，並無裨益。這是真正爲人師表的先生，回到教育的崗位上，教育才有辦法，社會才可示範！

第三、是公道的政治。我們認爲國家是超階級的，政治是執行全體人民的意志，均衡各階級的利害的，我們必須走向「公道的政治」一途。所謂「公道」的條件：一是「法律前面一律平等」的原則，須嚴格執行。司法超然的態度，更須絕對保持，一掃政治上社會上的特殊階級，違法敗紀的行爲；二是政治的客觀標準，須共同一致遵守，孟子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人民是政治服務的對象，憲法是政治措施的準據，此外再不容有喧嘩囂鬧的標準存在，應盡政治的規模漸能樹立。三是善良份子須有保障。政治上用人的激濁揚清，工作報酬的切合生存需要，社會地位的提高與保障，使職務的自由（公務人員，在法令範圍內，應忠實執行其職務，不受外在的人事的干涉，）與學術的自由，可以保持，而後理性政治與科學的社會纔有實現的可能。

第四、是地方權力，寄存制度。前面所據的第三點病態，並未意味着不贊成「擴張地方權限」，相反地，我是主張國地事權，更要從嚴劃分，充分發揮自治的效能。不過要權力寄存在自治團體中間，自治團體的活動，依據於國家法律的制度，決不應容許以首長代表地方，以地方自治的權力，掌握在主席或者「省長」的手中。政治的措施，聽命於議會，人事的進退，聽命於人民選舉和考試甄試的制度。割據與封建的意識不容許存在於現代的中國。在過渡的階段，不妨修訂一簡單易行的制度，如「吏治改進辦法」（行政院上年七月間公佈）之類，由法定的部會嚴格執行，以矯現在的「人事運用」的現狀！

當然，改進政治的辦法很多，這些也不過是卑之無高論的常談，可是國危人禍，至於如此！不在本身上想法，何能挽救？在人治的局面未改進，政治還是自上而下的今日，我們還是以這一點的熱忱，作一次微弱的呼聲吧！

卅六，雙十節後四日，南京

# 教育的矛盾與救急的治標

蕭公權

中國今日的教育呈現着種種的矛盾：國家感覺到建設人才的缺乏，但大學畢業生却遭受失業的威脅；投考的學生惟恐不能錄取，甚至舞弊以冀倖倖，但在校肄業的學生却有許多不肯用功求學；尊師重道的口號隨時可以聽到，但當教員的不僅生活困苦甚於苦力，而且有時還會被學生毆辱傷害；政府用種種方法去提高程度，肅整學風，結果不堪教的學生，不像樣的教員依然瀰漫於校中，程度學風反有低落的趨勢；教育當局直接或間接地設法管制思想，而學校中思想之龐雜似乎有增無減。這不過舉其大者。仔細探索一下，恐怕「南轅北轍」的現象還不祇此。在千矛盾圍攻之中，中國的教育縱然一息尚存，却已經

是體無完膚，缺少生氣。

整個社會矛盾的反映。雖然治本的辦法一時談不到，我們儘可先着手於治標，以救眼前的危急。

第一，要立刻寬籌教育經費以大量充實學校設備，充分改善教職員生活。今日財政的困難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再增加政府的預算支出，誠然是火上添油。然而政府並不因爲財政困難而避免動員裁亂。政府認爲不努力裁亂就不能夠安定政治，所以，就是要開支天文數字的費用，也不可不辦。但教育是否也重要到同樣的程度呢？政府的看法我們難於確斷。照國民的眼光看來，教育的絕對重要性是毫無疑問的。教育是造就人才，保育國民的工作。是一切建設，政治安定，社會進步的本源。國家的大政還有比它更重要的嗎？

退一步從安定政治的消極理由來說，教育的危機也必需迅速挽救。因爲教

育經費不足，弄到學校設備不充。教師的研究工作固然停頓，學生的讀書興趣更難於鼓起。物質生活的壓迫不必提，精神的苦悶無形中造成學校當中不安的心理。聚成千成百的「知識份子」於一處，使他們的生活貧乏而苦悶，使他們的心思精力不能集中於學術，其結果就難免會向着學術以外的方面去活動。

物質生活的壓迫也不容忽視。在抗戰期間，教職員的生活雖然痛苦，他們却不曾口出怨言。因為知識份子無不擁護抗戰，認為個人受些挫折是應當而值得的。但是他們對於混亂的看法却大異其趣，如果政府對於教育的危機不甚關心，依然為「軍事第一」的看法所蔽，其結果是相當危險的。

教育本身的安定也值得考慮。照以往的經驗看，一般學生對於他們的教師頗能尊敬。然而近年教育破產的現狀似乎造成了師道破產的現狀。少數黨惑學生的教員不必說，就是誠心指導學生向學的教員也苦於威信之低落。他們勸學生專心讀書，學生也許反問他們有多少圖書供瀏覽，有多少儀器供試驗？何況學生看見教員生活的窘態，縱然同情，下意識却難免輕視。「冬暖而見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重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一部份的學生既然根本瞧不起寫教員，無怪乎在他們認為必要時就會飽以老拳或刺以白刃了。學風由何而純良？學校由何而安定？

年來政府用於教育的經費不過佔總預算百分之五上下。這比較用於撥亂軍費者必然是一個很小的比例。政府為什麼不可以把教育經費增加到憲法所定百分之十五的最低比額呢？為什麼不可以縮減其他次要甚至不必要的經費以裕教育呢？縱然預算無從縮減，為了搶救教育而小有增加也是十分值得的事。否則照現在這種情勢推演下去，筆者很懷疑將來我們能有多少可用的人才以擔當建設的責任。

第二，要改換現行的畢業證書制度，以糾正一部分學生對於教育的錯誤認識。從社會的立場看，辦教育的目的在培植人才。從個人的立場看，受教育的目的在發展知能。畢業證書的用意在證明個人學問的造詣。以便社會分配適當的地位或工作。如果個人真正得着了學問，證書確實表明了造詣，畢業證書誠然是一個有用的制度。然而在中國現今教育出軌的情形之下，這個制度已經成了一個用少弊多的形式主義。學校多數內容空虛，學生程度普遍低落，各級教育已經不能達成培植人才的最高的目的。「畢業」云云，不過表示一個學生住校若干年月，修習若干課目。是否得着了按照標準應得的學識往往大成疑問。政府却依舊注重畢業的形式。升學校考要證書，文官考試要證書，銜銜就業要證書。有了證書未必有出路。加上「特殊關係」纔可以有把握去解決許多就業的

問題。個人的學問能力有時候還是次要的因素。但是沒有證書却很難有辦法。流風所播，使得有些青年人忘記了學校是求學的場所，而把它看成博取資格必須途徑。「畢業」和畢業證書成了他們進學校的主要目的。學問、興趣、服務，幾乎全成了裝飾門面的空話。商學經濟學的出路寬，就羣趨商學院與經濟系。法律司法的出路穩，就羣趨法律系和司法組。教育政治的課程比較容易混，就羣趨教育系和政治系。生物物理的考生少，比較容易取，就投機報名，冀圖徵俸錄取之後設法轉系。在學校裏打聽那些教員的功課易，給分寬，就儘量選修他們所授之課。教員如果給了「不及格」的分數，那就是阻撓個人的出路，非向他理論，哀求或拼命不可。到了四年期滿，用功求學的學生與混取資格的學生一齊畢業，同得證書。這樣的證書那裏能夠作為正確可靠的學識造詣之證呢？何況證書偶然間還有偽造的呢？

這種已「畢業」而未必有學問，得證書而未必該畢業的弊病，教育當局不但知道，而且曾用若干方法去改善防止。中學會考，督學觀察，審核教員，證書部發或廢發，招生報部或報部等部都顯然意在整飾學校，使其符合培育人才的目的。然而因為環境困難，執行未當，所收效果實在不豐。這些防弊的辦法本身也受了形式主義的侵蝕。

要想改正視聽，使學校真能發生教育的作用，必須首先打破形式主義，必須除除徒具形式的畢業證書制度。(一)各級學校，從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祇容納合格的學生分科修業。「畢業」與畢業證書均予廢除。(二)規定一個最多的肄業年限(可參酌現行各校畢業年限略予延長，例如中學八年，大學六年)。逾限以後，無論成績如何，必須離校，以免久佔學額。(三)教員平時可給予習作及考試成績，以供學生自己參考，使其知道學業的進度。一切成績概不對外發表。(四)小學可按普及教育原則，免試入學。中等以上學校入學則須經考試合格以後方准肄業。中學入學考試由教育廳會同公立學校校長組織入學會考委員會辦理。命題閱卷人由(委員會)就各校教員中選。專科以上學校，入學考試由教育部會同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組織入學會考委員會辦理，命題閱卷人由委員會就專科及大學教授中選。學生報名時就願入之學校中填明第一、第二、第三志願。錄取後按各校學額及學生成績分發。(五)招考學生由各校分別彙集報名。學生自問能力充足，可向本人肄業之校申請。但為避免濫請起見，可限定升學報名之肄業最低年限(例如報考專科以上學校應在中學肄業滿足五年)，並規定每生在初次報考失敗之後，可於此後三年以內再行報考兩次。如果還不能錄取，此後不得再考。(這樣的學生應當轉入他

途。(六)大學修業生可申請參加文官考試，研究院考試，或「學士」學位考試。研究院肄業生，滿足適當年限後，可參加文官考試及「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學位考試由教育部聘請合格的專家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這些考試的報名，仍由各校彙辦，不要學生自己的證書。(七)學位考試合格的人可以發給證書，但不作為銓敘，就業或任何其他考試的證件。政府或社會機關選用人員，憑考試成績及服務成績以為取捨標準。「學歷」祇能看做個人求學經過的記錄，以備參考，不作為鑑定「資格」的證件。——以上所說，不過是幾個要點。詳細的的節目，當待研究。

廢除畢業證書制度的最大缺點就是促使學校成為純粹的治學求學機關。想借證書為就業敲門磚的人可以絕迹。教員與學生可以在學術的立場上相見。好教員可以發生影響，得到尊敬。壞教員難於立足，終久會被淘汰。分數的寬嚴不是重要的關鍵。教員有學善導，學生好學勤修，在參加各種考試的時候自然

# 西歐紀行 · 義大利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記者從法國經瑞士穿過著名的桑伯隆隧道而入義大利。瑞士的幾天耽擱，使對義大利的印象，無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愈覺得相形見拙。阿爾卑斯山在這裏劃界，一邊是安定，整潔，富足，一邊是紊亂，飢餓，貧窮；一邊是戰時中立，戰後繁榮，一邊是戰敗國承受着自作的禍孽。從邊境到米蘭的路上，同行者有一位中年的義大利人，據他說他曾在齊亞謀手下做過事。他不願意表示現在的身份，看去似乎在經營什麼買賣。他用法語和我談天。起初他表示戰後的義大利，到處是破壞和貧困，再因政治的不安定，短時期內不易恢復元氣。

接着他便追述戰前的情形，政治如何的上軌道，社會如何的安定，人民如何的滿足，一切一切，都是墨索里尼的功績。沒有墨索里尼，不用說許多現代建築。新式工廠不存在，即是人民在馬路上行走也不知道先後左右。他異常正經地頌讚過去的首相，車過史脫拉隆，他指着湖邊的一座房子說：當年四巨頭會議即在那裏舉行的，言詞中頗有今非昔比的感嘆。這樣的人我以後遇見了好幾個。他們都非常直率地說過去的首相為義大利做了多少事情。祇要我們對現狀稍表示一點不滿，他們便解釋：「以前却不是這樣的啊！」這一種極端反動的心情在法國是少見的。一則因救法國的民主基礎堅實；一般人民的生活也比較寬

裕，再則，維持偏安的貝當既遠不如會赫赫一時的黑衣宰相，而解放英雄戴高樂以國家為本位的獨裁政治尚未生根。

可以見長。反之，縱然偶爾有少數徵俸得售，大多數必難徵俸。其次，空虛難弛，「誤人子弟」的學校，久了定然無人上門。(審計制度無形中壟斷學校拉生意。)不學無術的教員也不會有人請教。私立學校祇能靠教出來的學生考試多能獲薦而存在。反之，多數學生成績不佳，政府縱不勒令解散也自然難於維持。公立學校的主持人也可以按歷年學生考試的成績而分別獎懲。學校當局聘請教員也不敢不儘量認真。督學觀察，教員審察，中學會考一類的麻煩手續儘可免除。因此政府對於學校的監督可以不費多事而收到實效。其三，這個辦法施行之後，中學(尤其是大學)的學生數目可能因混資格者的裹足不前而減少。這並不是壞事。而且還可以略略減輕教育經費不足的困難。

這個建議似近荒唐而確有根據。它是中國往昔考試制度以及近代學校制度的參合。它也是孫先生考試制度原則的擴充應用。我們何妨把它試行一下呢？

在另一方面則是左的極端。共產黨之懷恨墨索里尼，不自今日始。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自始即不兩立的。二十年來共產黨在法西斯政府的壓迫之下，備受痛苦人。一旦獲得解放，報復心的迫切，可想而知。何況在戰敗以後，人民生活艱難，而政權却又落入右傾的基督民主黨之手？

兩年來義大利共產黨在政治上遭遇和法國共產黨頗有相似之處。法國共產黨在內地抗敵運動之中出了很大的力，受了很大的犧牲，義大利共產黨也是如此；法國解放以後，戴高樂和內地抗敵份子合作，邀請共產黨共同組織政府，義大利解放後的情形也復如此；法國共產黨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獲得最大多數的選票，義大利共產黨在去年的大選中也獲得了最大多數之一的地位；法國共產黨因與執政的社會黨右黨及天主教會意見不合因於今春被排出聯合內閣，義大利共產黨也遭遇同樣的命運；再加上這次華沙國際會議，除蘇聯及其勢力範圍之內的六國外，便是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

法國是戰勝國，義大利是戰敗國，在國際地位上似乎應有很大的差別。然

而事實上不然：義大利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增高，而且出乎意料之外。例如和約國簽字，史芳暨外長在巴黎的十六國會議中已，英法美重視義大利不亞於重視法國。外長並肩於西歐頭等國家之列。這自然是英美的提拔，由此而看義法共產黨不謀而合的發展相遭遇也是極其自然的。

目前義大利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黨相當法國的天主教黨，溫和保守，維護既得利益，在外交上親英美，也正因為親英美，所以該黨領袖加斯泊利能再三的組閣。義大利的社會黨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社會黨同樣內部分左右兩派，因為這一分，本身的力量日見薄弱，這本是一般現象。然法國社會黨兩年來還能在左右兩大黨之間折衝，發生相當的作用，雖然不過是過渡的調解，而義大利社會黨連這作用都沒有。華萊士今年五月間在巴黎演講說西歐政黨的傾向和出路是社會主義，而且是偏向於英美式的民主。他接着說蘇聯的共產主義，歐洲的社會主義和美國的資本主義可以共存共榮，祇要各方執政當局能開誠布公之解決一切問題。我同意華萊士的意見，但看目前的情形，大陸上都在開倒車，到社會主義之路，尚很遠長。最有希望的是英國。但在這樣反動的歐洲政局之中，英國的社會主義即使成功，也不過是限於狹義的帝國以內，對各民族共存共榮，恐無大裨益。

政治上雖然不安定。義大利兩年來的復興不能說不快。美國人的幫助也真是無微不至，從政府借款，救濟總署接濟以至於退還德軍擄去的存金等，用種種方式支持着基督教民主黨的政權，並且還有軍隊駐紮，為執行的保證。

誠然，義大利全國的交通幾乎都恢復了，破毀的橋樑有的已修好了，有的正在重建，許多工廠已經開工，破損的房屋許多在修理，例如世界著名的米蘭的史卡拉歌劇院戰時被炸毀壞很大，現在美國人願意單獨拿出一筆錢來修建。但是諸如此類的事情儘管在那裏做，人民的不安却一天甚於一天。少數人發了國難財或經營大黑市跑了，享受奢侈的生活，直接間接受政府的保護，公教人員和工人則受到日益嚴重的經濟壓迫。一個普通工人每人一萬里爾左右的收入在羅馬米蘭等地的大飯店中祇能換取一頓晚餐。可是到過那些大城市的人，對於一餐數千里爾的食客竟如此之擁擠，都覺得非常驚奇。

但無疑的義大利一般人民是窮了，無論在政治中心的羅馬，工業中心的米蘭，或最吸引遊客的佛羅倫斯和威尼斯，大多面帶菜色，精神衰頹。因為政治上的不平，經濟上不能滿足他們最低的要求，他們對於工作漸漸鬆懈，對於生活漸漸失望。因此有的便想念過往，有的憧憬將來。這是共產黨活動的機會，而在另一極端即形成了所謂半法西斯的集合。其實大多數人對於政治和主義並

沒有興趣，他們偶然的極左或極右，同樣的祇為了想獲得較好的生活。

美國的援助動機原是好意，但在義大利和法國的做法太不聰明。兩年來的成績把中間的勢力壓倒了，讓左右兩極膨脹。這也許不是美國的私願，但現實是如此，如要故意把歐洲開倒車，退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前的封建社會，或把它一躍提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後像目前美國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兩者都是夢想，嘗試的結果，不敢預料，然終非歐洲之福，也非美國之福，還是可以斷言的。  
(全文完)

(上接二頁)其他大部均被擄於門外，而青年軍以一紙命令即可入學證書，這實在太不公平了！

(二)大學為國家人才培育之所，在學術上有其獨立與崇高的地位，其發展不容受外力干涉。今政府以其政治的力量威臨學府，保證青年軍入學，對大學教育的尊嚴，實是一種莫大的侵犯！

(三)青年軍未經考試即進入學校，這其中自然難免良莠不齊，因而影響學生一般成績的水準。

(四)不合理的待遇使一般青年對政府的作風心懷憤懣，無形中打擊了政府的威信。

因此政府應該毅然地取消這種保送入學的制度。若說青年軍有功於國，則政府可以其他種種方式酬勞其功，而絕不能以大學為為酬功的贖品。且曾有功於國者除青年軍外尚不知有多少，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何況大部份的青年軍都只受優待，而未曾於抗日戰爭中發揮其戰鬥力量。若政府必欲維持此種制度，則在一般人心目中必以此為政府維護特權階級之又一證明而已！

陳榮輝 十月廿九日 武昌

### 在美國的煩惱

蕭石先生：我們到美國後，感受許多煩惱，現在擇要報告，以供後來者的參考。我到紐約的第一天，以每天七元的房租

(全文完)

住在一家旅店裏，而且要一次付五天。但在同一樓式的房間內住一個美國人，他每天只付三元。請旅店伙計到街上買四塊三文治，一磅牛奶他要我三元，但實價目僅值一元左右。還要付小賬，二毛不夠，一定要三毛，論起價來。有一次到餐館裏吃飯，這了一個皮包在櫃台旁，內有一百四十元，鋼筆及文件等，一會兒同去找，掌櫃說並無所見。到一家鞋店去買鞋，有一雙自己覺得特別滿意，看了又看。老板祇剩下一雙了，不能賣出。滿面失望，步出店門。但他又招我回去。說假如我買的話，需多付三分之一價錢。到櫃店裏買鞋子，有一雙標明了價目是一元二毛，但女店員却索一元六毛。到理髮店理髮，要付一元八毛，而實際價目是六毛至一元左右不等。……後來我註了冊，搬進了學校宿舍，但學校不包膳食，祇好到中國餐館裏去。起初我以為是自已人，總要好一點，但結果因為我點不起大菜，仍然受着侍者們的冷眼，奚落。

### 關於「火車要人推」

編者先生：頃閱十月十八日或刊三卷八期所載蔣家丁先生的陝甘通訊，深感終身苦、凶年不免亡一文，末段「火車要人推」，說一寶天鐵路全長一百四十公里，要走兩晝夜，有時上坡，(下接十四頁)



# 國軍全盤戰略

##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東北共軍發動六次攻勢，現在已經有一個多月了，但是雙方還沒有主力大戰。很快東北要天冷了，軍事行動上不能說沒有妨礙。以東北極煤及交通的困難，國軍的向東北增援似乎已經到了飽和的程度。陳總長決不讓共軍再有七次攻勢的雄心，將來出或許像「三月打通平漢津浦」，「半年底定關內」的雄心一樣的會拖歸幻滅。同時，看情形，共軍在東北的六次攻勢，除破壞一部分工礦以外，不會有大作爲了。這也就是說，國軍似乎有把握「粉碎」共軍六次攻勢，但是七次攻勢是不是還有呢？自稱不願多作預言坐在東北行轅辦公室裏養病的陳總長：目前他也不一定判斷的清楚，這倒用不着去問他。

在關內晉冀魯豫的大別山兩側威脅着中原，膠東中島也還沒有聯

清，陝北共軍曾傳一度突入延安，榆林近郊亦已鏖戰多日。粵桂邊境有大規模清剿，鄂南通山大沙坪也有戰鬥，江南登陸地區不清。在共軍不斷的向南發展中，國軍以全力北來爭取東北一隅之短長的戰略是值得攻慮的。一方北來，一方南下，只有一時的遭遇，沒有主力會戰！沒有主力會戰是解決不了軍事上的問題的。國軍過去及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是希望軍事上能有一個整齊線，劃分前後方，獲得前方動亂，後方建國的機會。但是目前這種形勢，大後方有變做大前方的可能，於是國軍不得不重新考慮他的全盤戰略了。廬山南京的兩次重要軍事會議，無疑的將對全盤新戰略有所決定。這兩次會中獨小陳誠總長參加，國軍全力爭東北的計劃或會變更，傅陳總長日內或將自瀋飛京，看一看由蔣主席親自主持所決定的新方案。

南京電傳政府爲指揮魯豫鄂皖軍事，將在鄭州設立主席行轅。記者在本刊上期「八方風雨會中州」一文中曾談到中原指揮機構的需要調整，以應付共軍的兩鉗對三點一線的力，現在似乎漸臻具體。從鄭州將設行轅這一消息看，可以看出政府對中原戰事要開始注意了。壯士固然可以斷臂，而華中及中原是心臟，腹內的通脈須要趕快治療，不然外強中乾以後，並不能增加營養，黃油麵包吃到嘴裏，並不能長在肉上，結果還是一個面黃肌瘦的孩子。或許當局在考慮要斷臂，還是斷東北或西北，心臟是要保護的，這處是政治治療。就是不談「一心」與「臂」的分別，起碼也要盡力做出一條整齊線來，分開前方後方，形成一個戰亂的有利形勢，不然在對內對外觀瞻上也不好。

政府重新考慮的全盤戰略，事關軍事機密，外方無由得知，但衛以目前軍事形勢也不難尋求其軌跡。以後，北天冷了，軍事行動有些不便，政府人員也一再既接收東北是外交問題不是軍事問題，打下去問題複雜。這意思也就是說，關內從長江到黃河是內政問題，例到在任手的來打。同時在國軍軍事接收東北之初，政府中也有人不甚贊同，認爲應當專心注意關內。嗣後共軍在東北幾次攻勢頓挫時，也有人主張適可而止，抽兵進關，所以曾經傳出國軍將放棄東北的謠傳。

嚴冬東北軍事凍結以後，國軍可能全力掃蕩從黃河到長江的地區，一方面壓制共軍向南發展，一方面重新計劃平漢津浦之打通，美方的「救濟糧食」一年底可以用完。雖不直接用於軍事，民糧增加了，軍糧自易籌劃，打油的錢當出以後，自然可以多打糧。糧食問題解決後，也許以後還有交通器材的援助，交通器材，也可以說，只爲中國人民，不爲中國內戰。但是鐵路公路修好，水上運輸加強以後，誰又能禁止不准作軍用？

河北平原始終不是主戰場，雖然地位重要，但始終作爲北方的一個配角。察綏有事時平漢路被破壞，東北有事時，北寧路被破壞，山東劇戰時，這裏也限於兵力不能供應，年來十一戰區及保定綏署的任務始終是確保平津保石唐等重慶城市及交通幹線及港口工礦地區，在軍事上雖然有過幾次戰鬥，多中是附帶的。森榮臻與李運昌出沒破壞鐵路交通，保定綏署在集中力量來應付這兩股共軍和策應東北察綏及山西。鐵路屢被破壞，屢修屢破，損失相當重大。平漢路北段自去年九月廿九日起到現在前後經過七次的大破壞，至今石門已孤，平保還是不通。上月共軍再攻徐濟，石門守軍第三軍羅歷戎率第七師李用章全部十六軍的一個團和軍直屬部隊，隨後徐濟，在望都南兩軍合附近被共軍包圍，全軍覆沒，這是河北國軍最大的一次損失。據說共軍在徐濟也死傷近萬，被俘千餘。過去的統行戰役及平津保三角地帶的戰鬥，其規模均不爲外傳之大，去年冀東掃蕩也不會有一個人以上的戰鬥。今年六月十三日共軍的襲取涿縣，國軍地方團損失在七八千

人，津浦的地方幹部也有重大損失。年來河北境內的戰鬥不過如此，比起東北山東乃至陝北察綏，都算不了什麼戰爭。

國軍如果再計劃打通平漢津浦，無疑的河北將爲主要戰場，樞入東北的國軍在東北凍結以前，仍然是要以瀋陽爲中心，控制冀熱遼遼區，使東北聯北聯成一氣，以守備所餘的兵力調運關來，策應平漢津

十一月十日

（上接十三頁）機車無力拖拉，乘客得下來推車，第一天通車，火車進站，觀者大恐，說是真龍出現，相率逃走……「確與事實相去甚遠。查寶天鐵路，由寶坻至天水北道津之天水車站，正線全長一百五十四公里，原作者所云一百四十公里，實屬錯誤。通車之初，規定行車時刻，全線爲二十小時，誤點固亦有之，然絕非每次均行兩晝夜。該路因工程艱巨，戰時趕工，坡度較大，復以機車欠佳，列車上坡緩慢，旅客可以自由上下以機車欠佳，列車上坡緩慢，旅客可以自由上下，有人以手扶車邊，故作推車狀，則係事實。其意只在避談性質，豈真人力可以推動整列火車前進耶？又該路舖軌完成，第一天舖軌整列火車進站時，附載數十里民衆，起來參觀，踴躍方面，派卡車十餘輛，往返車站與市區間無條件接送。水民衆赴車站觀光，全體員工，列隊歡迎。當機車二六號拖車箱十節，滿裝旗幟，駛及可避見站房時，汽笛大吼，爆竹與掌聲響動，萬頭顛動，爭相觀瞻，何云「觀者大恐，相率逃走」？未免道過甚，而把甘肅人民說得太愚昧了！

王多幹 十月三十日 甘肅定西

歡迎讀者直接訂閱



# 吳有訓出國記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中大通信)

中大校長吳有訓已於十月二十二日離校，現已奉派赴墨西哥出席聯合國文教組織會議，吳氏為何被派出國？返國後是否仍長中大？這是一個「謎」。

吳氏接長中大，已屆兩年，但自去年「二五」學生運動後，先後表示辭職已不下二十餘次，每次均為校內師生所挽留。分析吳之辭職，不外二因：(一)吳氏為一物理學者，自稱「一介書生」，對於實際行政工作缺乏經驗，而中大為全國最大之學府，地處首都，一舉一動，皆為官方密切注視。且校內組織龐大，人事複雜，實非「一介書生」之吳氏所能應付裕如。(二)在國內戰亂之局勢下，教育面臨災厄，教育經費的短少，影響學校發展；現實政治的腐化，激起學生運動。凡此種種，均足增加長校者之困難與苦悶。觀吳氏每遇困難挫折時，即表示辭職，

不為無因。

至於學生之擁護吳氏，並非表示熱烈愛戴而毫無不滿。吳氏平日對學生接觸甚少，亦不瞭解學生，故學生對他亦常有不滿之表示。如本年暑期中文系之解聘教授事，學生方面即認吳氏難辭其咎。誠如校中一位老教授對吳氏的批評：「替者不能替，強者不能去」。不過，學生方面亦能諒解吳氏，因為在目前這種局勢下，以一學者接長這個握著中央牌子而一再在政治環境下擺來擺去的大學，實屬非易，所以學生是無條件的擁護他。即使對校方有所不滿，亦決不放棄擁護吳氏的原則。吳氏對同學之直率誠懇的態度，亦屬令人珍貴。現在今日，教育雖不開政治，吳氏長校，外有當局之掣肘，內有各系之牽制，吳氏又怎能自由施展其理想！

吳氏此次被派出國，實屬遺憾至一五月學

生運動一時。五月學生運動之先，中大教授曾發表挽救教育危機宣言，對形成教育運動，不無影響。五月學生運動中，中大學生首倡於先，且支持達三星期之久，當時吳氏雖對學生不表同情，但亦無法阻止，且教授中對學生同情者極多。當局對吳氏不滿與責難，已屬必然。本年暑期，當局通令各校解聘同情學生運動的教授，與開除學生運動中的領導份子。但吳氏雖難辭其咎，誠如校中一位老教授對吳氏的批評：「替者不能替，強者不能去」。不過，學生方面亦能諒解吳氏，因為在目前這種局勢下，以一學者接長這個握著中央牌子而一再在政治環境下擺來擺去的大學，實屬非易，所以學生是無條件的擁護他。即使對校方有所不滿，亦決不放棄擁護吳氏的原則。吳氏對同學之直率誠懇的態度，亦屬令人珍貴。現在今日，教育雖不開政治，吳氏長校，外有當局之掣肘，內有各系之牽制，吳氏又怎能自由施展其理想！

職一途。

八月六日，校中突開吳氏辭職獲准，學生極感不安。當時有校中某新聞記者之記者，急趨校長寓所謁晤吳氏，吳氏一邊避走，一邊連說：「你們管這些事做什麼，你們安心讀書好了，這些事你們不必管」。又有記者詰問劉雲龍訓導長，劉氏則謂：「校長辭職極可能，但還不會還未早。校長辭職已經二三十次了，每次到教育部均堅決不允。但辭職照准說，純粹是時候，學生擁護他，教育部也挽留，如果萬一不幸像交大那樣，對兩方都不好」。學生方面因之極感惶恐不安，故在民主牆上有一「願吳校長永長中大」之呼聲。

吳氏表示辭職，校內學生熱烈挽留。使教部不得不慎重考慮，且教部知准予吳氏辭職，繼任人選之擇定與其能否得到學生之擁護，實屬難事，在此情形下，就是教部也不得不挽留吳氏。因之吳氏辭職並未獲准，而奉派赴墨西哥出席聯合國文教會議的消息則隨之由官方發出。

吳氏已出國了，返國後是否仍長中大，頗為各方關心。據權威方面透露，明會歸國之胡煥庸教授，極有繼吳氏接長中大之可能。

(上接二十頁)然是中肯的，如不是而是另一「物」的概念，則吳先生似乎還可把這另一個「物」之概念之所以不能用以解釋自然現象的理由說明白，以求既理嚴密。再不然，吳先生也應將馬克斯主義必須只能用同一的基本觀念去解說社會並解說自然現象，而不能用以「生產方法」及另一種「物」的概念去分別解說社會及自然現象的論據述說明白，才可使自己理論周密。

其次，吳先生解釋馬克斯的階級劃分的標準為「一個人取得生活資料的方法與其當時流行的生產手段的關係」。這是極中肯的見解。不過吳先生誤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時，又說：「馬克斯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三個階級，即資本家或資產階級，工資勞動者或無產階級，及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第一一頁)吳先生更接着去分析此三者間的實際關係，以說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基本的社會關係，並用以再說明它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學說影響。在這方面，我覺得，地主階級原也是不宜於忽視的。就馬克斯的經濟學說看來，中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還沒有地主階級值得注意；資本論中的若干範疇，都與地主階級有關而與中產階級無關。再就歷史來說，地主階級與資本家同的從經濟利益到倫理學說的鬥爭更是人所週知的。而且此兩階級間對立的程度及實力的消長，又在在影響着某一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化的程度。因此，為求理論的完備起見，地主階級與其他階級間關係之分析也是值得一談的。不知吳先生以為然否？

總之，這本書是很有價值的著作，我願將拉新基對它的批評，現在把它引用來作為本文的結束吧：「我相信它將是該類文獻中的一個有價值的貢獻」。

十月廿日

十月廿日

十月廿日

# 廣東的走私

陳微子

(觀察廣州通信)

勝利復員後的廣東，走私情形，日見猖獗。港粵間巨額走私被查獲的，過去有好幾宗。其一是揭陽市沙面勝利大庭經理楊某的走私，全部走私物品為收音機及西藥。據六月中行總公布偵查的結果，認為與海軍機關某委員極有關係；他們的走私工具是「砲艦」。其二是六月十七日，在由港轉開穗的廣九客車中，搜獲私貨計玻璃物品、鋼鐵條、香煙等一大批。其三便是七月十五日在由港到穗的佛山輪上，從機房右側煤炭庫中，搜獲私貨西藥、顏料、玻璃紙等五十四大包，又在機房左側煤炭庫，搜出同等私貨五十四大包，又在機房特製暗倉內，搜獲同類私貨八十三大包，計時值二百萬元。佛山輪特別製置了儲藏私貨的暗倉，倉門用鐵閘封閉，再加以鐵絲，技術巧妙，要不是有人告密，是查獲不來的。

最近查獲的零星私貨時有所聞。同時，走私不祇限於進口，出口私貨也數不在少。數月前各地米糧偷運出口，轉港圖利，便得猖獗一時。而且走私的方法形形色色，種類繁多。舉凡一切有利可圖的貨物，私梟們都不容放過。比如九月三日警察隊曾在白鵝潭海面上的行總貨船中，搜出偽贗一千二百斤，這時貨船正將駛往香港。廣州當時時值每斤銀錢在百餘萬元左右，到香港便獲利一倍以上了。十月十四日海關又在礮石上九路第十號柏榮行內，會同員警搜出大批漏稅貨物。經過了七小時的搜查工作，計搜獲顏料、鋼鐵、玻璃紙、西藥、毛絨、毛冷、錫紙、等共一百八十五大包箱桶。據關員說，這項漏稅貨物，約值港幣三十萬元，經數次卡車運送，纔全部解回海關。

## 技巧與路線

每天廣九線上有幾千人在火車上來來往往。據一般的估計，其中最少有百分之五十是走私為業者穿插其中。每天港幣來往一次，一百萬元的資本可拿二三十萬元的利潤。這些小規模的走私者，實在五六千元港幣的不過少數，多數是千元港幣以下的。所以每天易低限度的有十多萬元的港幣貨物在流轉。他們把小包的米、紗、綢，甚至三四十斤的錫砂，當作行李帶了出去，又在香港帶些化妝品、絲綢、非林、洋參等物回來。這些物品輕便省事，不是運輸大壞，不曾被檢出來。除了這類的來回奔走，便可以養活一家數口。

有些私梟具有極好的跳車技術，如果他們認為到邊站會逃不掉，便會將近車站的地方跳了下來。在由港回穗時，普通的私梟是在石礮及東山附近跳下，再彎曲曲地回市的。私梟跳車致命的事情斷斷沒發生，往往跳軌旁邊的斑斑血跡還沒有乾淨，新的血痕又印在這土地上了。

另一方面，在輪船上也是同樣的情形。曾經有過婦人虛裝受孕，企圖騙過關員的耳目。入口的私貨是以呢絨、布疋、收音機、西藥、化妝品為多。但是零星走私者，走私不過為了生活，和有力份子的走私是兩件事。有人說，想在廣九路局里面當一員難役也不是一件易事，他們薪水雖然不怎麼多，生活却夠豐裕的。在他們的收入部門中，大部分也與走私有關。

由於禁私工作的阻礙，私梟們不但在走私技術上謀求改進，而且路線上也變更了不少。他們可以用膠袋裝貨物，拋落河中，躲避關員的檢查，然後再僱飯用小艇偷運回來。他們可以由順德、順德、番禺的市橋、順德、深訓、和和、在樟木頭、深訓私運赴港。入口方面，可以經澳門至中山石岐，或從寶安至東莞轉運下來。有的是由香港乘火車抵石礮，轉搭電輪來穗。石礮河面的小艇，曾經盛極一時，爭先恐後地乘載私梟們附搭電輪。後來終於被警覺，被獲了不少私貨。但他們可以再變更方法，在抵石礮後，聯合了數十人集中一處，渡

長便由石礮渡河到博羅屬的石礮，曲折地到了增城，便搭公路車來穗。或者由澳門用電輪經順德容奇，到了佛山的時候，便立刻可以到穗的私梟活躍的一斑。

## 沿海地帶特殊背景

其次，在沿海地區，走私情形也不稍減。各地私梟為了將貨物運回內地圖利，多以澳門為集中點，將私貨轉運中山屬的灣仔、前山、橫琴一帶，以及台山屬的都尉、三埠和江門等處，然後再轉運回內地。澳門商人為了招徠顧客，紛紛在新馬路、酒登街及草堆街擇地，開辦洋什、洋烟、呢頭、呢絨、顏料等類商店。

還有的是偽鑄走私，也可以和港粵間媲美。港關間有一次在輪船上搜出了五十噸偽鑄，可以稱為「偽虎」；廣九軍上則僅有十三數斤的「偽客」。但是陽江縣屬的南鶴島和寶安縣屬的大鵬灣，却是偽鑄走私的大本營，是經常有電扒來往港澳的。南鶴島藏匿的偽鑄相當豐富，戰時敵人佔領期間，曾經開採過。

在江門，這個漁鹽集散地，相當發達的商埠里，近來也鬧了私鹽充斥。累得海關派了二十艘砲艦去監視，可見私梟活躍的一斑。

無稅糖，是業所週知的事實，而且從前人手裡收過來的幾隻輪船，更有一種極大的方便。在有一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走私下，不但使全省生產事業崩潰，國家稅收喪失，而且正當的商人已無事可做了。因為私貨和正式進口商的貨物相較，價格相差達二分之一以上，全部都還受虧折之苦。

據一般的估計，去年海關搜獲的私貨當達一百萬元以上。今年以來，每月自港運入的私貨也在九萬噸左右。由於走私數目字的龐大，根據統計處的公布，本年五月份廣東海關出口淨值為七〇〇、三〇〇、三〇〇元，進口淨值為六〇〇、六〇〇、〇〇〇元，比對之下，便「出超」九、六六六、八二四、〇〇〇元了。

對大規模集團走私「老虎」還有制止，却對零星的走私「蒼蠅」查不了。零星走私者決不沒收，同屬始終解的冒險預示了一個生死存亡的博鬥，官僚資本的「熱性」，而嚴實的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十月十九日。

# 梅月涵與清華大學

余才友

簡歷：生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籍隸天津。三十四年（一九〇八）畢業於南開中學。宣統元年（一九〇九）考取進美學務處公費留洋，入美國威士脫工業大學，習電機工程，民國四年（一九一五）畢業返國。五年（一九一六）秋任清華學校物理教員。十四年（一九二五）秋任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十五年（一九二六）任清華校務長。十七年（一九二八）赴美任留學生監督。二十年（一九三一）十二月返國任清華校長迄今。現年五十九歲。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九月二十二日，全國各地清華校友會同時舉行紀念會，慶祝梅月涵先生服務母校二十五週年。美國奧士脫大學亦變更親往例，授予名譽工程博士學位。這，無疑地，是清華大學的一件大事，同時，這也是全國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在這樣大規模的祝年會裏，各方面的教育當局，教育界名流和清華校友，或由書面，或由講演，發表了他們由衷頌詞和感想。他們說梅月涵先生有「民主的風度和涵養」。或者說他「敦球三善，化洽四裔，惠澤滂流，高風遠播，朝野欽其文采，中外仰其聲施」。或者說他「以其學生精力，盡瘁清華一校，數十年如一日；抗戰後，清華遷地聯合設校，丁茲環境困難經費不裕之際，其苦心孤詣，尤堪欽佩」。或者說他是「一位嚴肅而緊張的紳士，腳步迅速而有力，說話總是那麼誠懇，忠厚，他決不是煽動家，從不作驚動人的言詞，可是他卻不是一味嚴肅，一味作其言也剝的仁者的，他有時却也是一個富有風趣的智者，也很會開玩笑，那語調却又多半機敏而高雅」。或者說他是「誠懇，公平，而且備中西美德的君子」。或者說他「和藹可親，遇事鎮定，遇危難更鎮定。困難中之清華，他必能付裕如，困難到來，他以自當之，決不閃避……等等。當然，這些頌詞和感想，都是對他最公允而最恰當的評價。潘光旦先生說：「試問，清華所培植出來的多少人才之中，對母校竭其心力，能如是其踴躍而不會的，已有幾人？試問，目前從事於大學教育的人中，或具行政的責任，或主專門的講席，對所從出身的學校，能如是其全

神貫注契合無間的，能有幾人？試再問，一般從事於高等教育的人中間，不因時勢的遷移，不受名利的誘引，而能雍容揖讓於大學環境之中，十年如一日的，我國之大，又有幾人？」所以周寄梅（貽春）先生說：「自中國大學新式教育以來，數十年間，教育界同仁中不乏堅苦卓絕終身從事教育之士，顯其間，亦有一部份同人，中道改途從政，無論其改途之原因是否由於不甘寂寞之一念，或迫於人事上之不得已，亦無論其改途後對於國家之貢獻是否較不改途為大為多，對於原來所服務之學校及其個人，總不免為一種損失。余為中途捨政從政之一員，但余反對近年來逐漸形成的教育家紛紛從政之趨向，余認為今日教育界同所負之使命，較任何人為重為大，余甚願梅校長之服務精神，足以感召學人愈起糾正上述之趨向」。

本來清華校友通訊的祝年專號（二十九年九月）想請梅月涵先生寫點二十五年來的經過和感想。不過他十分謙虛地謝絕了。他說：「我覺得沒有甚麼可說。」再說：「我不用說甚麼。」但是，全國各方面的榮譽像雪片樣地飛來了。對於這，他只好假見明校友在雲南大學集會之便，發表了一篇十分簡短的答詞：「無論何個人總有一些長處，但也必有他的短處，祇是諸位不肯說這個人的短處罷了。仔細想來，或許諸位因為愛清華的緣故，愛屋及烏，所以對於這個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稱揚的話語，就是奧士脫大學贈給個人的名譽學位，也是因為他們敬重清華，所以對這個學校的校長作一種獎勵的表示。諸位覺得一人在一個學校服務廿五年，應予鼓勵，其實在清華服務十年以上者，已有三四十人，十五年以上者，亦有一二十人，而馬約翰先生且達二十六年之久，可見清華近些年之進展，不是而亦不能是一個人的緣故。承諸位勉勵，再為清華服務二十五年，如天假之年，本人固然很願做，但即使我能活到七八十歲，在還以後的二十餘年，未必還能大有用處，那麼愛清華的人，必不願以老朽累清華。不過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個船，飄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划槳駛地的責任，此人必不願退却，必不願長蘆，只有鼓足勇氣駛前道，雖然此時此人另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船好好地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致告無罪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四月二十七日，清華大學總務處在清華園大禮堂隆重舉行三十六週年校慶（四月廿九日）紀念會。在梅月涵先生向四百八十餘校友和一千五百餘師生報告學校復員的經過，內心感覺到異與興奮和愉快。照他過去的說法，他已經把清華這隻船好好地開回清華園了。到現在，他可以向清華的同仁和校友「致告無罪」了。

選記得，明成祖定都北京，遷移江南大族安定北方局勢的時候，梅月涵先生的一位叔世前的舊會祖，一位顯赫的皇家駙馬，從原籍江蘇武進遷居到了天津衛。那是五百年前的事了。五百年來，梅家的子孫世襲從政，在天津衛梅官屯維持了一種富貴榮華的士大夫門第的局面。

不過庚子年（一九〇〇）的「拳變」給梅官屯，也帶給其他許多大戶一樣，帶來了不幸的厄運。在庚子年前，雖然梅官屯也在漸漸地沒落了。但總還說得上小康。在這之後，五百年的士大夫門第就整個兒地破產了。梅家的子孫不得不離開「學後則仕」的道路，有的去學生意，有的從事勞力工作，支撐著一種艱難困苦的生活。梅月涵先生出生在庚子前十年，從小飽經憂患，遭逢了家庭悲劇的變亂。十歲的年紀，學生意早就過了時候，從事勞力工作也正好開始了。但他還是沒有學生意，沒有從事勞力工作，還是在士大夫的道路上走下來了。

梅月涵先生庶老太爺字臣，號伯忱，是一位個性極強，有膽識有魄力的人物。他中過秀才，但有新的思想。他覺得，那怕生活再苦，總得要把子女送去讀書。再，他覺得，他自己的那一套，如讀四書五經，寫公文程式之類的東西，再也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了，得要把子女送去讀「洋書」。在那時候，他庶族人們說：「孩子們大了，怎麼不叫他們去學生意呢。」或者說：「一雙書奴沒有出息。」但他堅決排除家議，還是把他庶子女送去讀書，送去讀洋書了。他有五個子女，梅月涵先生排行第三。他把梅月涵先生庶兩位姐姐送去天津女子師範學堂讀書，在四十年前後的社會，真可說是轟動一時的新聞。從梅月涵先生回國之後，他對另外兩個子女的教育就再不過問了。他那放心地說：「去找哥哥吧，他會照顧你們的，他不會錯。」所以，這樣一位位尊任重，不避危險，而特力獨行的人，對梅月涵先生的影響多大，而留給的印象又多深刻！

還記得，嚴修先生是當時的學部侍郎，思想相當新。他覺得救國之道，就是在舉辦新式教育，所以在家裏面成立了家館。嚴家也是天津衛的大族。由於世交的關係，梅月涵先生被送進了他家做傭書。當時嚴館的就是張伯苓先生。

之後，由嚴修先生策資，由張伯苓先生負責，南開學校於是開辦了。梅月涵先生也就是南開學校第一班的學生。在學校裏，他還是軍樂隊的隊員，吹小笛子。他那時候讀書，每當他穿着制服，帶着小笛子回家給姊妹們吹一段的時候，他底姊妹們還十分羨慕呢。後來，他以第一名在南開學校畢業了。他們給母校打了一口井，留作紀念。梅月涵先生在美國的時候，還從各方面節省，好剩下幾塊錢買來，那便按月寄回家，貼補家用。從這裏，可以知道他十分愛他底家。可以知道他願對家負責任。到回國之後，他底父親年事已長。整個兒家的重擔，於是就扛在他一個人底肩頭上了。

### 三

回國之後，梅月涵先生開首在天津青年會工作。他是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秋進清華的。他服務清華可以分做兩大時期：一是校長以前；一是校長以後。

校長以前的時期，梅月涵先生最初當算學教員。後來做物理。他在教課之餘，還兼任童子軍的排長。和他一道兼任排長的還有林語堂先生等。童子軍都是中等科的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他以童子軍的三大美德——智，仁，勇，和那些天真活潑的小孩生活在一起，享受了人生的樂趣。那時，他除閱讀書之外，還喜愛打籃球。他打中鋒，打得相當棒。

之後，梅月涵先生被教授會公推作教務長。那時候，教務長和教員的接觸比現在多得多。教授可以分做兩派：一派是外國人；一派是中國人。兩派之間不常來往，關係十分冷淡。他站在教務長的地位，對兩方面都保持了一個公正無私的關係。這對清華的教務，可以說起了一種示範作用。

十七年（一九二八）夏，國民革命軍進駐北平，梅月涵先生還當過代理校長。不過時間十分短促。三個月後，他就到美國當留學生監督去了。

校長以後的時期，又可以分成好幾個段落：一是清華大學；一是長沙臨時大學；一是西南聯合大學；一是復員後的清華大學。

二十年（一九三二）十一月，國府任命梅月涵先生為校長。那是九一八之後，國家遭遇了空前的困難。北平各院校也遭了空前的困難。但他主持校務，反能有長足進步。他本來是學電機工程的。所以他特別注重理工教育的發展。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呈准添設機械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和原有的土木工程學系和電機工程學系，設立金工木工工場。暑假後，接受資委會津貼設立航空講座。並進行航空工程的試驗。增設農業研究所，添置發電機改建電廠。建造航空試驗館和飛機庫房。偏重理工教育，這功績的大小，雖然還不能有定評。但抗戰時期，理工學生對國家的貢獻，卻又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於是，清華的教職員和學生的人數是愈趨地增加了。梅月涵先生對大學校下的目標，是認識得十分清楚的。他覺得要讓教職員有一個好的研究和傳授的環境，要讓學生們有一個理想的讀書的地方。所以開首就呈准添建女生宿舍，男生宿舍第五院，和西院教職員新住宅。二十三年又建築新醫男生宿舍和美如仙境的新南院教職員住宅。暑假後，又加建平醫男生宿舍和齋新後兩列。

清華的民主制度誕生於十八年（一九二九）。但這制度是異常脆弱的。梅月涵先生是同情民主制度的校長。在教授會和評議會裏，也有一「吾從衆」的風度和涵養。而學校的一些大事小事，又都要由各種各樣的委員會決定。他本人不願意變更多數的意見。但他不是沒有主見的。他是一位能幹的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集大成的賢才。

對於誠實而負責的人，梅月涵先生是要設法地幫助他的。比如馬約翰先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馬先生說：「我每次請教員，領經費的公事，梅先生都是照批的。我每次說謝謝他，他照例說，馬先生不要謝謝我，我們都是爲着學校，用不着客氣。」

梅月涵先生的酒量相當大。在公餘，他常顯意和朋友坐乾杯。有時候，他也愛聽京戲。抗戰後，清華遷地長沙。當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九月十三日開辦備用的時候，他是主席。之後，一切臨時大學的校務都由他全權處理。後來因爲時局關係，臨時大學奉命結束。三校又遷地昆明合辦西南聯合大學。他單獨留下來辦結束，遷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三月底才離開長沙。

西南聯合大學在二十七年五月一日正式開學，梅月涵先生是聯大常務委員會的主席。我們知道，張伯苓先生是

長期留在四川的。而蔣夢麟先生又常在外面走動。所以聯大的校務實際操在他一人手裏。因爲二校的傳統不同，學風不一樣，管理起來十分困難，不過他以誠懇待人，以公正處事，任勞任怨，茹苦含辛。幾十年來的操勞經營，使三校的精神而爲一。茅以昇先生有次到聯大講演，說「南清北合，聯大開一」，一時傳爲佳話。

至於清華單獨的事業，在抗戰開始後，農業研究所，航空研究所和無線電研究所跟着遷到了昆明。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秋，因爲地方和時代的需要，在梅月涵先生主持之下，國情普查研究所和金屬學研究所也先後成立了。後來，清華又與資委會合辦雲南水力的探勘，與交通部合辦公路研究的試驗。另外，文理法三研究所所在經費極度拮据下，仍舊繼續進行。而留美公費生考試，在戰前曾經舉行過四屆。戰後，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先後舉行兩屆，以適應國家的需要。到戰爭結束的年代，五研究所已併入有關的系院裏面了，她們都有了內容翔實的報告，水力探勘之結果已爲有關當局採用，而公路研究也有了初步的效果，對國家都可以說有了貢獻。

最後要附帶介紹的，就是梅月涵先生的夫人韓曉華女士對他底事業很有幫助。他還有四位小姐和一位公子。公子祖彥排行第四，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從軍，參加美軍通譯工作，現在美國。大小小姐祖彬已畢業於聯大外文系，現任清華助教，二小姐祖彬，已畢業於聯大生物系，曾任聯大助教。三小姐祖彬，已畢業於聯大社會系。五小姐祖芬現正準備考大學。

### 本刊合訂本

- 第三卷上冊（重印裝）
  - 第一卷下冊（有）
  - 第二卷上冊（重印中，不日裝）
  - 第二卷下冊（有）
  - 第三卷上冊（一俟封面印就，即可裝訂）
- 售價：每冊六萬五千元  
郵票：掛號每冊一千元  
航掛每冊二萬三千元



# 馬克思的政治

## 思想

李理黃

吳恩裕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卅四年一月初版 一三四頁。

馬克思的學說，介紹到中國來已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了。它的影響，相當廣泛而深刻。隨着它的輸入，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也興起了。拋開它們相激相盪對社會實際的影響不說，單就思想看來，它們也顯然在二十年來中國學術文化活動上，佔着重要的地位。不過，有很多信仰者特別是批判者，其贊同與反對，似乎往往帶着幾分情感作用，這種態度是不會有助於學術的進步的。因此，用客觀而公正的態度，去研討馬克思的學說，以說明它的真實面目，還是很必要的。

這本書的基本態度，正是如此，著者在序中說：「本書的性質，猶如我十年前出版的『馬克思的哲學』一樣：既不取感情上的贊成態度，也不取感情上的反對態度。我只是對馬克思的學說，做純粹學術的研究。」我們讀過這本書後，也感到著者對這一點確切做到了，他本着客觀的態度，用歷史的眼光及分析的方法，把馬克思的學說中的一些基本要點，完備地闡明了，並把若干重要的但却一直為人忽視的理論關係說明白。在這些方面，著者是成功的。

這本書的內容，實際上並不限於「政治思想」，著者自己說他在這本書中，「分析馬克思所有關於方法、哲學、歷史、經濟、政治、倫理各方面的理論」。全書共六章：第一章是「方法與方法論」，目的在說明馬克思自己方法的性質，以及他對方法論的意見。第二章「反立學的論證」，說明馬克思學說之為一種激烈的反形上學主義。

這個反形上學的學說系統，普通叫做「辯證唯物論」或「歷史唯物論」。這種學說，一方面是種歷史觀；另一方面也是種革命論。於是第三章就是「唯物史觀考釋」；第四章則是「革命理論闡微」，分別解釋這兩方面。第五章是「評康德及邊沁」，除說明馬克思批評此二人的倫理及政治學說外，並指出馬克思用以批評他們的方法，故而與第一章的理論互相印證，同時又算說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具體應用。最後第六章是「論道德與人性」，目的在把馬克思自己對倫理或道德以及人性問題的見解，考據出來，並加解釋。

這本書是吳先生在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博士論文，曾得拉斯基教授的稱許。內容踏實而客觀。各章中多獨特的見解。現在隨便舉出幾個例子如下。

首先，當吳先生談到辯證法則的性質時，他闡明了一個常常為人誤解且用以攻擊辯證法問題。他說：「也許有人說，辯證法不過是個假定，你假定外物事務辯證地動，轉過來又去辯證地了解它們，豈不是轉圈子嗎？這的確是個很大的理論問題。我們雖然不能解答這個問題，但我們却可以說，這個問題，並不能駁倒馬克思的辯證法。何呢？因為其他科學方法，也發生同樣的問題。任何科學方法，祇要它企圖分析外物，必先假定外物確有某種「條理」(order)可供分析，而非非漆黑一團，無法捉摸。(至於這個「假定的條理」，是完全屬於外物的呢，還只是我們人類理解能力的產品呢，那是知識論上的問題。即使有法證明這種條理是屬於外物的，我們所知這「條理」是否即是外物的「自然的條理」，都是問題。我們現在不可以討論這些問題。)既然如此，則馬克思的方法，何嘗不可以討論這些問題。」(第十六頁)

其次，在談及爭論已久的辯證法與形式邏輯之關係問題時，吳先生提出了一種看法。他先說明形上學思考方法與形式邏輯並非一個東西，再說明與辯證法相衝突的是形上學而非形式邏輯。他說：「形式上邏輯不研究實際物事的性質，它研究表現在命題中之物事的邏輯關係。它又從這種關係中，推引出結論。」(第十八頁)「它是一種分析的手段，它把命題的意義弄開，又可能做一種顯示或表達的方法。」(第十九頁)「我們再看一看形上學思考方法，便可發現：在消極方面它缺乏形式邏輯的形式性質；在積極方面它又妄想「只由靜態與思考，去

發現宇宙，生命之將來，以及人類之命運的真理」。可是形式邏輯則有意地避免這些問題。其實形上學家，明瞭一些範疇和抽象的公式，也沒有能力去解答那些問題。他們不過只是用形上學思考方法，自創「物」，「本體」一類名詞，妄妄想由分析這些東西，便可以求得宇宙的真理而已。他們並不真的去研究外物的事實。」因此，「形式邏輯和形上學思考方法，是顯然不同的。前者只是一個形式的系統，由原始概念和命題 (primitive ideas and propositions) 出發；並不斷定經驗中的任何真理。後者自以為是一個宇宙的真理，却又不是由分析物事得來的結果，不過止於分析抽象的觀念而已。因此，如果勉強把形式邏輯中的同一律，當做一個斷定實際物事之行動的真理，同一律當然沒有這種資格。實際上同一律並不是那種斷定事實真理的東西。但是近來時馬克思派學者，却把此二者混為一談。」(第十九頁)所以，「若把辯證法視為論事實法則的東西，則形式邏輯中的思想律和它並不衝突。」就同一律說，「物事本身運動的情形，即使可以受辯證法則的支配，但其名稱的意義却要受同一律的支配。」(第二十一頁)就矛盾律說，「批評矛盾律的人，可以主張：一個物事能變成其他物事；但這與矛盾律無關。因為矛盾律對於物事的行為，並沒有表示意見。」(第二十二頁)這就是說，把辯證法看成為論事實的法則，則與它相衝突的是形上學而非形式邏輯。相似的見解，在過去張申府先生也似曾提出過。按這種看法，則前數年所爭論的形式邏輯的場問題，也許就無提出的必要了，實者，問題要換成另一種提出的方式了。

再者，在辨別「生產方法」與「生產能力」的分別時，吳先生的分析也很艱苦入裏，他由馬克思的著作中及「生產方法」一詞中「方法」一詞本身，去證明「生產方法」乃是一個集合名詞，聯合地指述在活動中的生產能力。而生產能力乃是分別地直接指述上述三種因素(按指勞動力，原料，和工具)。因此，「可以斷定：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死的，未實際參加生產工作的勞動力，工具，和原料；而生產方法是指參加生產過程的勞動力，工具，和原料所表現出來的樣子或形態。」(第四十九頁)把二者的分別說明後，吳先生指出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是決定人類歷史或社會發展的動因的理由，及死的靜止狀態中的生產力只能限制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却不能做決定生產力發展的動因的理由；並駁斥了羅素反駁唯物史觀的意見。

### 峨嵋出版社發行新書

#### 亡友魯迅印象記

許壽裳著·二萬二千元

#### 民元前的魯迅先生

王冶秋著·二萬六千元

#### 羅斯福總統傳

張尙之譯·四萬元

#### 華萊士的呼聲

增訂本·三萬元

#### 中國歷史簡編

吳澤著·四萬六千元

#### 英語文法簡明教程

周光耀著·一萬八千元

我們崇敬魯迅先生，向他學習，除了要研究他的著作以外，還要認識他的生活。本書著者為魯迅先生生前交遊的友人，其價值為研究魯迅先生與魯迅先生生前交遊的珍貴文壇掌故及重要史料，可供關心中國新文化運動者參考。

魯迅先生由開始就與困難苦難結不解緣。本書寫述魯迅先生由青年生活到來學活動，八年的海外生活，直到歸國後的種種生活到文學活動，在本書中，都有最真實的敘述，使我們對於魯迅先生的認識，更加深刻。

羅斯福雖然死了，他的名字却已成為和平、民主、自由與進步的象徵。這本傳記的特色是以他個人的事蹟為經，以世界局勢的發展為緯。原書寫在他生前，今請柏圖先生加以補充，增訂羅斯福晚年生活為羅斯福傳記中材料最豐富者。

世界而論，華萊士與和平、合作、民主的呼聲，是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本書由萊士夫人編譯，初版出書後，已銷行一空。茲特再版，並將其對華萊士思想與立論作有系統之介紹，並將華萊士對華萊士新政及當前國際形勢的重要參考書。

本書為國內唯一完整之歷史簡編。自史前原始公社制以迄七抗戰止，均有扼要簡明之論析。分章治綱，條理井然，凡每一社會制度之經濟結構，政治構造，及由此反映之意識形態，無不為科學的史料與說明。作者為國內史學權威，本書為歷史教材之絕本。

本書取材豐富，詳解簡明，適用於中等學校之教學。英文文法，已包括大綱，基本條件，本書對於英文文法，則對其於英文學習，已定門徑，循序漸進，定編也。本書編者，均係英美文學名家，在研讀英文者，實為手一冊。

特約經售處：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電話：一三八二五號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發售

歡迎批發  
歡迎零售

再如論馬克斯的道德觀與人性論一問題。前人對這問題加以系統地探討考證的還很少；吳先生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重視的。他指出：馬克斯以為道德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是階級偏見化的了，其涵義在於：第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社會關係的階級性質，對於道德的影響很大。在那種情形下，沒有施行一個普遍適用的道德原則的可能性。第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道德學說，還有另外一種特徵，即它只能局部地估價人們的行為。第三，假如試再分析資本主義倫理學中之所謂「道德的命令」，我們也可發現它們與階級關係有密切的聯繫。關於馬克斯的人性見解，吳先生指出：馬克斯「乃是主張我們有求保持或改進個人之物質的生存形態，是一個關於人性的自然法則；它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域，都是不變的。因為它若變了，人即不成其為人了。但是人的表現此種保存或改進物質的生存形態之趨向的「方式」，在各歷史時期，都不相同。所以馬克斯又認為：人性在每種特殊的歷史期中，都有變化。這里所謂變化，即指表現「一般的人性」之方式的變化。」（第一二七頁）

此外，如解釋馬克斯說明自己所用的「抽象方法」與馬克斯世許形上學家時所說的「抽象方法」二者間的不同，如解說馬克斯的階級區分的標準等等，其都有很寶貴的見解。

不過，在另一方面，我感到有兩點疑問的地方，願商榷一下。

首先，吳先生在談及馬克斯哲學之可應用的適當範圍及其「唯物論」一詞的特殊意義時，他說：「馬克斯的哲學不是，並且在某種意義上，也不能是，一種無機及有機的自然界的哲學。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不把馬克斯用以說明人類歷史的基本觀念（即生產方法）取消，則不能解釋到無機及有機的自然界的演化。目前有一種趨勢，認為馬克斯的學說既為一解釋人類社會發展的學說，同時又是一種解釋無機的及有機的自然現象的學說。」吳先生的論調是：「我們所以認為馬克斯的唯物論是一種人類社會的哲學者，係因它的「物」的概念（即生產方法一概念），根本是社會的成分所組成的。……在自然界的演化過程中，並沒有生產方法的存在。……因此生產方法當然不是決定其內部發展的動因；而唯物史觀或辯證唯物論亦即不是解釋到無機或有機自然界的學說。」（第三十六—三十七頁）因此「假如我們勉強說馬克斯的學說是一種說明自然界現象的哲學，則必須放棄其生產方法一根本觀念；而另用一種既能解釋社會又可說明自然界現象的基本觀念代替之。可是，它假如放棄了生產方法一觀念，它就失去唯物史觀的核心了。」（第三十七頁）

據我們淺見，馬克斯主義中的「辯證唯物論」與「唯物史觀」並非兩個可以互相代替的概念。前者可包容後者，因此也較後者更抽象一些。前者確會企圖將自然現象也加以解釋；但更具體地用後者去解說社會現象。因此可以說，唯物史觀是辯證唯物論在人類社會中的具體應用。在這種具體應用中，「物」一詞的概念，誠如吳先生所指出的，是指「生產方法」，但目前的趨勢却也沒有徹底地企圖將「生產方法」去解說自然現象。因為它解釋自然現象所用的「物」一概念，顯然並非「生產方法」，而是另一種「物」的概念。也許這另一種「物」的概念，在吳先生看來，是有形上學的傾向的，因此也與馬克斯學說的基本精神相衝突，從而不能引用。吳先生如提出這一點，加以檢討與批評，則在理論上或更周密些。因為避諱地說來，馬克斯主義用以解釋自然現象的「物」，可能是「生產方法」或不是；如是，則吳先生的批評自（下接十五頁）





### 大選太平

編者先生：國大投票，業已竣事，各地尚無大的糾紛發生。官方及半官方的報紙對此一再頌揚。民社黨張君勳先生和青年黨曾琦先生，亦均發表談話，引為欣慰。「普選」在民主政治的運用中，是惟一的方式，選舉如能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情形下舉行，自然是很好的現象。不過我們應當研究：為什麼這次大選，如此順利，沒有什麼重大的糾紛或意外發生？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次的大選，是在政府黨（國、民、青）的控制下舉行的，候選人中，很少有反對派的人物在內。在此種情形下，一切自然容易太平無事。假如真正是「自由競選」，政府派和反對派都能公平地自由地參加這次競選，則是否能如此「太平」，還就成為很大的疑問了。

唐安達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海

### 如此行憲，與訓政有何異乎？

編者先生：今日為大選前夕，本報（安慶和縣）競選之激烈，已達白熱化。候選國大代表者，有朱祖貽、羅北辰、高思九、等三人。朱為青年黨人，經該黨提名發表後，最近始返和活動，時間匆促，希望甚微。羅與高均為國民黨人，返和活動均已半載有餘。最近政黨提名，羅因在黨內上層獲得有力支持，經國民黨提名為和縣國大候選人。高則被核定為「候補候選人」，但高在那間獲得大眾之支持，不甘心為國民黨之「候補候選人」，乃由五百選民簽署，向本縣選舉事務所登記為候選

人，作自由競選，聲稱即使被開除黨籍，亦所不惜。如此局勢，將來鹿死誰手，即可測知「民權」是否高於「民權」？不料昨日縣黨部散發電一通（和黨字第六五五號），謂奉中央電令，勸逼「候補候選人」高思九填具「放棄黨選聲明書」，於投票前呈遞，否則即通知縣選所，撤銷其候選人資格，雖經當選，亦屬無效云。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吾輩無黨派之老百姓，運籌選高是半斤與八兩，均無不可，惟覺「黨」對大選之控制，尤其於十年以前。二十五年之大選，人民雖不能選擇「黨」，但在「黨」內儘可選擇「人」；今則一切指定，連「人」亦不許選擇矣！如此實行「憲政」，與「訓政」有何異乎？

XXX 十一月二十日 和縣

編者按：據報載國大候選人名單，和縣候選人為朱祖貽。

### 中國文字的改革

編者先生：在觀察三卷八期，讀到李通先生所作「論智識階級」一文，深有所感。因此我想請費先生倡導中國文字的改革運動。

我是一個學習工程的人，有如費先生文中所述「學成」了一轉而成為食於人治的人的人物，承繼着傳統智識階級的社會地位。我曾飽嘗過傳統智識階級的委落，深感到自己是在中國社會中不健全的一份子。尤其感覺痛苦者，就是費先生所說中國文字是最不適宜於表達技術智識的文字。我因為自知對於國故國粹，並無研究，自慚庸陋，故對於五千年文化的結晶品，先聖先賢所遺留下來的文字，雖然內心甚感不滿，却不敢妄倡改革。

胡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歷年來遭受多少傳統文人之攻擊，幸胡先生對於經典考據頗有根基，能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注音字母以及拉丁化運動，至今僅旗

鼓，「論語」在林語堂先生時代曾一度用簡體字印刷，但此風亦未能持久普遍。傳統社會中既得利益階級，獨佔着社會規範決定者的權威，在文字上費工夫，不願提高生產，更不知服務於人民，更不願研究自然知識；他們更把文字視作獨佔品，簡直就是在葬送中國智識階級的前途。

近年來工程界及自然科學界提倡翻譯專門名詞，化學界且創了好些新字如「鑄鑄」等，但是我們仍舊感覺中國文字不宜於寫作科學的文獻。工程師們儘量的叫「Caston Ring」為活字環，但是司機及修車工匠還是叫它為「配司登令」。我不懂日文，但見日本工程刊物中，很多用字母拼音的專門名詞。最近日本有大批刪減漢字的運動，亦可使中國傳統智識階級的權威們反省一下。土耳其的文字改革，世人部稱為一大成就。但是自認為革命者的國民政府，却對於「等因奉此」之程式，保守得十分努力。有一次，某警官填寫報告時，稱一位飛行員死亡，沒有稱他殉職，奉令記大過一次。

我想請求費先生倡導文字革命，如何改革，我並無成見。為科學界的便利，頂好能一律橫寫，自左而右。外國專門名詞，簡體字，拉丁化，及注音字母等運動，為何不能成功。其故何在，我亦希望費先生調查一下。

王士偉 十一月一日 貴州大定

### 關於湖南省政府的參事

編者先生：湘省參議員，均兼任省政府參事，每人照四百元月薪支給待遇。七十幾個省參議員，此筆支出該不算小。省政府為籠絡計，亦樂得給與。長沙報紙，雖有諷刺，然「好官我自為之」，並無影響，乃多以「民意官」目之。

劉恆期 十月十五日 長沙

### 一衣七億五

編者先生：日前出勸王府井大街，一家皮貨商店正作著一筆交易，一位貴婦人以七億五千萬之代價購安福皮大衣一件，當時開出支票三張，登汽車揚長而去。我在一旁直看得目瞪口呆，若癡若呆。回家的路上，我盤算著，按照最近調整的薪俸計算，我一個月可拿一百五十萬元，如果我買這件大衣，餓著肚皮，得過四十四年零八個月才能湊足這數目，我幾幾幾置身於另一世界之中。這幾天來，北平竟日黃塵蔽日，西風如剪，嚴冬是到了！窮困者久已匱乏的生活上又添一棧威脅，數百事項向無眉目。可憐的窮人們呵！你們的冬衣在何處？七億五的一股大衣，在夢中去尋吧！這世界，這中國，真是太不公平了！

趙寶君 十一月十三日 北平

### 希望出「西南航空版」

編者先生：重慶市面「觀察」零售，有時價高至一萬元一本。書商這種剝削，加重了許多無力購買「觀察」的讀者的負擔，以致使刊物喪失了不少的忠實讀者。據個人調查，「觀察」在重慶知識分子心目中是「目前中國惟一的（下接八頁）」





上發表的一篇參加W市參議員的競選經過報告：「有個最有錢的商人，為競選已經化去了三四十萬元，可是禁不起兩次威嚇，一次四個人上樓拿出手槍教訓了他一頓……終於打了退堂鼓」。這三四十萬元祇是用到選舉途中的一半，如果一直用到投票那天，其數當更鉅。這些錢用在甚麼地方呢？酒為徵逐（請保甲長警察吃飯）和送禮饋贈（送西裝給區長）佔了十分之九。而在開始投票的前一天晚上，有一個候選人派其基本的幾個保甲長「收了一晚上的公民證，收了一千幾百張，同時準備了男子五十，女子五十，組成兩個投票隊，由清晨起即在一家餐館吃早點後輪流頂替去投票」。又有一個候選人以一萬元一張收買公民證。這一些，都是可靠的事實，在這些事實中，所表現的恐嚇詐欺，無容論矣。若從候選人所耗的費用看來，一個市參議員的競選，就花了一筆這樣大的款項，而且可說完全用在賄賂送禮買公民證上面，競選一次不啻就是鈔票的鬥法。與十八世紀時英國的選舉情形，一模一樣的重演一番，禍害之烈，真可稱為「選災」。但追究這些原因，當然一方面是國民政治道德的敗壞，一方面却歸因於候選人的競選費用太沒有限制所致，憑其資財的富足而濫用以達選舉目的，遂使缺少幾張鈔票的人無法與之抗衡。這也是一件大不公平的事。

當然國民政治道德，是需要慢慢培養的，不是一朝一夕所可做到，但於競選費用，却是可以加以限制的，是一朝一夕所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們再來考查英國對於濫用競選費是如何限制的：本來英國對於選舉舞弊，在法律上早有防備，一六九六年的法律規定有賄賂之虞罰，一七二六年的防止舞弊法及一八〇九年的新防止辦法和一八五四年的選舉舞弊法，都是制裁選舉的不道德行為，消極的於事後處罰。至於對付引起這些不道德行為的競選費用問題，英國國會直到一八八三年，才通過一件腐敗和不合法的行為律（The Corrupt & Illegal Practical Act of 1883）來積極的予以防止。在這件法案中，其所稱腐敗行為，係概括賄賂、恐嚇、假冒、及偽造票數等類破壞道德的行為。所謂不法行為，係概括多種行為，其性質非不道德，但足使選舉失去其尊嚴或使候選人用費過大而言。該法案的內容有三大點：

- 一、禁止一切腐敗的行為及其處分。舉凡賄賂、款待選民、威嚇、冒名頂替、偽造選票均係不道德的行為，為法律所絕對禁止。
- 二、禁止一切非法行為及其處分。如僱用選舉活動人員，僱用車輛接送選民到場投票，但僱用人員肩負廣告指示行人，則非所禁。
- 三、嚴格限制候選人或使候選人花費過大之競選費用。即在城選區，凡不到二千選民之城市，其競選費用以三百五十鎊為最多，每增加選民一

千，可多增加三十鎊。在鄉選區內，鄉村選民不到二千者，以六百五十鎊為最多，每多選民一千，可多加六十鎊（因鄉村交通不便，故其競選費用倍於城市）；又在城選區僅能為一選民花五便士之費用，在鄉選區則為六便士。一切競選費用，由候選人聘請經理人支付之，選舉後三十五日內，經理須公布全部費用清單報告於選官（returning officer）以查明其用途是否正當。

自從這項法案公布施行之後，對於英國國會選舉的秩序上，很有影響。舞弊腐敗的行為也大為減少，國民政治道德也跟着提高。此蓋因競選費用的龐大而無底止是引起舞弊腐敗行為的原因，與其消極的於事後加以法律制裁，不如積極的予事前限制競選的費用為有效。此外，在美國對於競選費用，法律上也有限制，規定眾議員候選人於選舉時期，除私人費用外，不得超過五千元；參議員候選人之競選費用，不得超過萬元；亦須由經理人宣佈費用之數量及性質。在州立法上，也同樣的協助聯邦法律，限制候選人的競選費用。所以，從選舉制度的立法上看來，限制競選費用是一種應有的趨勢，也是一種進步的、公平表現。

至此，吾人可考我我國法律的規定。我國法律祇是對於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在刑法上有所謂妨害投票自由罪、投票受賄罪、投票行賄罪、誘惑投票罪、妨害投票正確罪、妨害投票事務罪及妨害投票秘密罪（刑法第一四二至一四八條）等等罪名的事後消極制裁。在選舉法規上並沒有積極的限制候選人的競選費用，不能說不是一大缺憾。競選費用的任意支付，是引起犯這些罪名的原因，如果把競選費予以適當的限制，自然無法可以請酒送禮買選票了。這種限制雖不能絕對的發生效力（這又牽涉到政治道德問題），但總可以減少許多選舉犯罪的腐敗不法行為；「選災」也多少可以消滅一點；國民政治道德也可以藉此培養培養。所以，對於候選人競選費用的限制問題，在我國政治道德敗壞無遺的今天，是應該要深切加以考慮的。

至於限制競選費用的辦法如何，因為目前國內各區域的物價指數不同，所以不能夠定一個全國性的限制額。譬如在甲地印刷傳單需費甚於數倍於乙地，則甲地的限制額應較乙地為高。這種限制額的決定方法，愚意以為可以參酌公務人員薪俸待遇辦法分區決定競選費用的最高額。這裏所提出的，不過是一項原則，提起立法家的注意而已。

歡迎讀者直接訂閱

#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 文化與政治

樊弘

在最近第三卷四、五、七期的「觀察」上，梁張二先生曾經發表了兩篇大文章，均以爲憲政不適宜於中國文化的需要。他們所持的理由有兩點：（一）從中國的憲政史上說，自從民國成立以來，所有的選舉都爲特殊階級所利用。只有民初的一次選舉，不是由金錢買得。但即以這次選舉而論，自從民國十二年曹錕賄選成功，其結果亦是著特權階級作工具。現在的選舉且將比從前更壞。（二）更從中國文化的本質上說，中國不嫌自由太少，而嫌自由太多，實行憲政，適以加重其弊（梁語）。溯自海禁開放以來，凡是西洋文化一進中國來，都幫助了「甲極」即皇帝的政權與官僚的政權，除使其對人民更事高壓和榨取以外，沒有別的，亦不會有別的（張語）。梁與張二人對於中國文化積極的解釋雖不盡同，但消極的否認憲政則一。然則中國的文化所需要的政治是什麼呢？現在且讓我們來看梁張兩先生所給的解答。

依據梁先生的意見，中國需要少數的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治理。他說：「說老實話，此方針之認取，我相信非一般政治家，經濟家或科學家等等所能辦，而必有待於高明深睿的哲學家。許多問題，許多矛盾，到他這裏才得疏解溝通，無所礙滯，而後在各方面照顧到之下，妙取一着。祇可由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梁先生這種主張，很像柏拉圖在希臘的時代，眼見着斯巴達皇帝的暴戾恣睢和雅典皇帝的淫佚無度，本其悲憫救世之懷，主張以哲學家來做皇帝，依照至善的原則，來治理希臘，有些相同。

依據張先生的看法，政治有甲極和乙極之分，甲極是皇帝的政治，乙極是鄉民爲了地方公益，而實行互助。中國是甲極之下，保留了許多乙極。在這一點上，儒家哲學確有大功。中國不但需要乙極，而且要限制甲極。儒家思想在保護乙極，因此「我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似點，就可以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過來。」但要怎樣纔能達到這目的呢？張先生說：「這必須有深知中國國情與中國文化的學者同時又深知西方文化與政治，這樣的

學者多多益善，大家會同研究一個專爲中國而設的制度。」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政治需要一些通儒來領導。

總括來說，就是梁先生與張先生因爲看見西歐的民主政治到中國來都壞了，因此，他們在根本上，都否認民主政治，而主張少數政治，或通儒政治。

梁張兩先生和我這位後輩，都是受過儒家哲學薰陶的人。記得我在四歲的時候便開始讀經，一直讀到十一歲。雖然那時並不真正了解儒家哲學，但在行爲上，却很受我的先祖父母的儒家思想的指導。在大學畢業而後，雖然在我的生命之中，滲入了不少的實證主義的成份，但我在人生行爲上依然篤愛王學。直到抗戰之時方纔發生懷疑。儒家的哲學既同我結了一段這麼深的關係，今再聽着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治國的理論，好像一個在萬里之外浪蕩江湖的孩子，忽然看見他的鄉里兒時的故友一般，特別的感到真誠而親切。可是現在我已經不相信儒家的思想可以救國了，所以，我對這兩位前輩所主張的通儒治國或通儒治國的理論，雖然覺得高尚而優美，但我却很難信任他是救治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病症的良方。我想把我的意見盡情吐露於後，請求兩位前輩教正。

我以為梁張兩位先生的通儒治國的理論，如果要想有效的付諸實施，必先具備兩個條件：（一）通儒們必須已經是中國的統治者了，因此他們可依照他們的高明深睿的哲學以治國。（二）他們雖然尚未變成中國的統治者，但統治者却能夠對於他們所研究的專爲中國而設的制度，不但虛懷樂取，而且躬行實踐。可是在今日的中國並未具備這兩個條件，在昨日亦是沒有，在明日我相信依然亦是不會有。所以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政治的理論，最多只是在中國的政治思想史上一種點綴品，好像閩人先生們在他的富麗堂皇的客廳裏所陳列的希世之珍一樣。但我恐怕連這點小小的希世之珍的地位，在中國也是不會得到的啊！假如世上大多數的人，或世上的統治者階級，果肯依照哲學家的高明深睿的哲學以治事或治國，那末，世界也許早就好了，並也用不着梁先生和張先生

來苦讀深思，亦不用着我們這些後輩來討論了。以戰爭與和平的關係來說，幾乎只有很少的哲學家總是鼓吹戰爭和否認和平的。而且即在戰爭販子的口裏，亦還是說和平好。但他們是否遵照這種理想做呢？現在美蘇兩大國不是正在預備戰爭，印度不是正在從事戰爭，中國的國共兩黨也不是正在從事戰爭，而打的你死我活麼？試問和平主義在那裏？在中國的哲學中，凡孔孟之徒，沒有不主張「見利而思義」的。但今日中國的益私舞弊的官僚，坐吃空額的軍閥，騎武窮兵的戰犯，和面積居奇的奸商，他們亦在見利而思義麼？思是思了，可是他們在照着做麼？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上，不是極力提倡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麼？而且他這主義得到了全中國一致的同意，但誰在真正的奉行它呢？梁張兩先生縱令本其高明深察的哲學（梁語），並集合許多精通中西文化的學者來討論出一個專門為中國而設的制度（張語），我恐怕他在將來受人歡迎的程度未必趕得上中山先生的思潮。但中山先生的思潮都還缺乏足數的人照着做，我們很難有理由說，梁張兩先生所認為的高明深察和學貫中西的政治哲學，世人便要躬親去實踐。假令他們對你陽奉而陰違，梁張兩先生又將何如？張先生豈不是說，中國向為特權階級所統治嗎？又政府本是剝削階級的獨占機關，借維持治安之名，施行強制力，以保其特殊利益嗎？梁先生豈不是也在說，中國近年以來，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確是一種不應存在的病症嗎？假令梁張兩先生的理想的政治主張出來之後，依然與中國的特權階級的利益相違背，倘不受特權階級的明令禁止，便遭他們的夾帶否決，結果又如何呢？這豈不是明白表示高明深察和學貫中西的哲人的思想，也把這個特權階級無可奈何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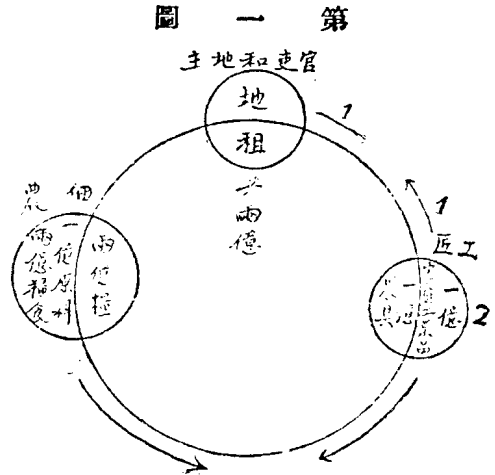
把我上面所說的話，再行重複一遍，即梁張兩先生所主張的通儒政治，如果要想在實際政治上發生效力，必須讓通儒們來作中國的統治者。可是中國的通儒者，不但一向不是通儒，而且不聽通儒所說的話來治理，所以梁張二先生所倡導的通儒的政治，好像鏡花和水月，完全是虛幻的、空想的和無效的。本來實際的政治很複雜，但哲學家們都不免把它看得太簡單了。這便是梁張兩先生的通儒政治的弱點。佛陀的手掌假如能把世上的豺狼馴服下來，使他們都各長上翅膀，把小孩耽到月宮和彩雲裏去遊玩，這是何等的美麗啊！但可惜豺狼還是要吃人。這個美麗的理想辦不到啊！

張梁兩先生不贊成西歐的民主制度，而主張根據中國的文化再造一種通儒的政治，其所根據的理由，單因大選在中國被利用。但大選為什麼在中國被利用呢？單因他不適合中國文化的要求。但中國文化的要求是什麼呢？又中國的

文化與外國的文化有什麼區別呢？梁先生說，中國「從不聞有民間起而作參預政治之要求與夫自由人權之要求者」。「今日所行一切學自外國。別的猶可；唯自己出頭競選，視然不以爲恥，實有大悖於固有優美之謙德。」張先生則謂中國「全國性皇帝所以成功，一半固然是由於有個統一的需要，另一半則是由於費孝通所說的那個無爲哲學的政治思想之被採用。秦雖做成統一，但却未採無爲主義的思想，所以不能維持長久。漢朝繼之，二者兼有，遂能統治數百年，後世儒家無不兼採道家，其主要之點，即在於想用種種方法希望在甲權下仍保留乙權，不使甲權完全吞沒了乙權。在這一點上，我認爲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護乙權，就中尤以儒家道家爲最。因此張先生「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似點。就可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過來。」我對於梁張兩先生對於中國固有文化的認識是贊成的。但我還想更進一步，專去說明中國這種無爲政治產生的經濟背景。

誰都知道，中國原來是一個閉關自守的經濟社會。在這社會之中，最發達的就是農業了。從實物的經濟觀點上看，只有農業的生產纔有剩餘，小工人和小商人均沒有。農人在他的每年總生產量之中，除了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外，尚有餘物來贍養一個地主的階級和政府，其餘的階級則無此能力。在海禁未開之時，田賦實占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大半。由此可見，中國的農人能够生產淨餘，確無問題。因此中國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都是特別的以農爲重。但工業確乎最不發達。試看在今日中國農村的偏僻的角落裏，所浮現的泥水匠、木匠、鐵匠和瓦匠等生產的能力之低劣，和他們的破衣和赤足，我們實在不禁要說，他們所生產的貨物，除了依照分工和交易的原則，與農人換取農產品來維持他們的最低生存費外，實在沒有替過什麼資本家生產淨餘生產物，來維持他們的閒暇與逸樂。小商人的地位亦然。由此可知，在生產手段的性質上，在中國停滯在農業階段的時候，土地實是中國全部社會的生活的依據。中國的整個文化都是建築在這個土地生產地租的關係上。所以中國的儒家和道家的政治的思想都在以維持這個土地生產力於不墜。

我所謂的維持土地生產力於不墜便是重農學派的老祖宗所說的維持財富在農村社會的各個階層裏繼續流轉的意思。正如換內大師所說，在一個農村社會裏，存有三個大階級：（一）生產淨餘的佃農的階級，（二）不能生產淨餘的小工商階級，（三）地主和統治者的階級。在這三個階級之中，只有佃農的階級和小工商的階級能生產，餘如地主和統治的階級完全是坐享現成的。假令在一年之內佃農在土地上投資價值三億石糧食的資本（一億石籽種，一億石糧食



第一圖 地和工的

留出兩億糧食來，作為次年度的再生產之需。以兩億送給地主作地租。地主於是以一億糧食留作自用。一億向小工商階級交換家庭工業品。經此交易之後，地主既有一億糧食，又有一億家庭工業品。其需要業已滿足，他們於是退出流通過程之外去了。小工商業者既得到了一億的糧食，他們可算是也收回了他們所投下的資本之一半了。他們急於以其一億農具換取原料，恰好農人手中有原料一億以之交換農具。二者的供求與需要既各一致，當然兩者要從事交易了。經此交易之後，農人原保留有兩億糧食，今又得一億農具，他可謂恢復了他們的投資的全部。小工商業者此時既換得一億糧食，又得了一億原料，完全恢復了他們從前的地位。二者於是均各可以從事再生產的活動了。第二年再把第一年的生產和流通的狀態重復一遍，第三年再把第二年的狀態重復一遍。在這財富流轉的不斷重復裏，中國便長成了一個適應於這個財富流轉需要的文化。

這種文化的本質，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就是張梁兩位先生所標榜的儒者的無為而治的王道政治了。一來呢，是因為佃農和小工商階級，安於低級貧困的標準，且日夜辛忙不休，把所有時間都佔據了，簡直沒有機會來問政。再來呢，因為他們在生產和分配的過程中，亦無問政之必要。他們的正常的思想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壤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三來呢，地主和官吏們，因為把這簡單的農民生活，知道的非常透澈，逐漸認定它的必

和價值一億石的農具）生產出四億石糧食，和值一億石糧食的原料出來。他們獲得淨餘兩億。此兩億淨餘，地主認為是他的土地的使用而來，要求佃農給他們作地租。在他方面，小工商業者投資價值兩億石糧食的流動資本：一億原料，一億糧食。他們因為不能生產剩餘，所以在同年之內，只生產了價值兩億石糧食的製造品：一億家庭工業品，一億原料。當生產完結之際，財富在這三個階級之間，開始流通。佃農

在其所生產的五億農作物中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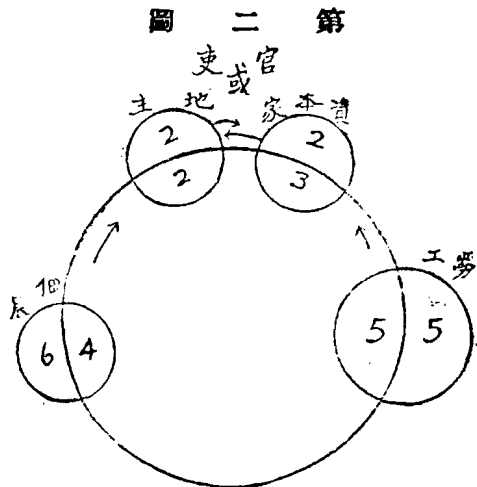
然性，除非外侮侵入，亦不欲多所變遷。因此這種無為而治的王道政治成為士農工商所擁護的一種理想了。在宗教上所表現的是聽天安命主義。一來呢，因為在自然科學未發達的時候，農產物之豐收與歉收完全視自然的氣候為轉移。莫怪中國的宗教要以天為法了。二來呢，是因為自然的變化，大半識不透，遂不免疑心此中有神明在支配，莫怪社會要相信命運了。三來呢，是因為聽天安命之說，最足以維持地主們的身份，因此等級的觀念便出來了。在哲學上所表現的是窮理盡性以至乎命。命即天命的意思。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哲學與宗教合而為一。在文藝方面所表示的是輕鬆、俊閱、含蓄、自然。如詩經和陶淵明的詩篇並唐宋的山水畫，都是可舉的例證。一言以蔽之曰，中國整個的固有的文化只是中國的簡單農村生活的一種意境而已。

由此可見，西歐的民主政治，從維持中國的土地生產力一點上說，是不但無益而且有害的。回憶歐洲在中古時代，社會的最主要的生產的手段亦是土地，它亦不需要民主不是。

近代的歐洲不然。因為在近代歐洲的社會內，生產力比較從前進步了。社會全體的生活不僅依賴土地，而且最主要的要靠資本。因此近代歐洲的文化不僅需要能維持土地的再生產與再分配的流轉的過程，而且要能維持資本的再生產的過程。為滿足這個新興的要求起見，民主的政治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初期，便成為全體社會所擁護的制度了。

伴着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的進步，人類已可利用機器來生產了。近代的機器如同古代的土地一樣，人們如使用它來生產，其所生產的物品，不僅能維持直接參加者的生存，而且尚有淨餘來維持機器所有者的優裕豪華的生活。從人類全體的物質生活的享受上說，機器的發明無論對於任何的階級都是比較的利益。為圖資本的迅速的積累起見，除了使機器為資本家所有外，機器無法改良和進步。由是在近代的社會之中，除了舊有的階級之外，尚增添有兩個新興的階級，其一是生產剩餘的工業勞動者階級，又其一是坐食剩餘的資本家階級。由是在今日目的生產機構內，財富在各階級之間流轉的流轉較為複雜。假令在這一社會內，農業的生產因為人口增加之故，產量亦增加一倍，即農人以價值六億石糧食的投資，內中包含三億石價值的農具，生產八億石的糧食、兩億石的原料。工人以五億石價值的投資，內中包含兩億石價值的農具（均以糧食計算）的機器，一億石價值的糧食，兩億石價值的原料，生產出十億石價值的製造品，內中包含五億石價值的家庭工業品，三億農具，二億工業機器。當生產完畢之際，農人以四億糧食，工人以五億家庭工業品繳納地主和資本家，作為他們

當生產完結之際，財富在這三個階級之間，開始流通。佃農



第二圖

當資本家階級出來之後，他們的富力雖然強大，但政治的權力無有。可是他們如沒有政治的權力在手內，他們的營業便要感受許多的不便。例如他們要把貨物賣到極遠的地方去，並要從極遠的地方買進廉價的原料與糧食回來，地主因為糧食與原料的價格的低落，當然便要出而主張保護農業了。這便是地主和資本家階級衝突的第一點。又資本家又到農村去吸收農工，直接提高了農工的工資，地主當然亦要出而反對了。又加資本家為了賺錢起見，不惜在貨物裏面濫假，不惜無情的僱用婦女和兒童，並在市場不景氣的時候，任便開除工人，這均不合於農村社會的停要，地主利用他們政治的權力，亦不免出而干涉。為打破這些障礙起見，他們均非爭取政權不可。他們爭取的目的乃在維持資本的流通與增殖。在資本主義誕生之初，資本的維持與增殖恰好對於社會全體均比較有利的。於是資本家爭取政權的活動便得到了大多數的擁護。他們的口號是「讓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方法作我自己的買賣！」於是近代的民主政治便出現了。由此可見近代的民主政治在當初發生的時候，確是為了促進資本自由的權利。

為什麼民主政治在中國屢試而屢敗呢？就是因為中國永遠停滯在農業的階段，無論任何的階級都不感在維持土地生產力一點上，有捨君主而取民主的必。中國的工業發展到今天，始終沒有造成一個可與地主階級對抗的資本家階

的地租和利潤。資本家需要兩億石糧食，地主需要兩億石價值的家庭工業品，二者既各相需而相給，各別皆有滿足。工人在其所餘五億石價值的工具財中，留出兩億石價值的工具財出來，作為自己的生產之需。以三億石價值的農具向農人換進一億石價值的糧食，兩億原料。經此交換之後農人和工人的資本均已收回，他們於是又可進行再生產了。但我們應強調的，即在資本主義急劇進步的時代，他不但要維持資本而且還要積資本呢？

因此中國的民主政治不為舊社會所竭誠擁護。

然則中國就不需民主了嗎？我以為這個問題的答覆須要看中國的將來的工業是否去走資本主義的老道。假如是的，中國自然需要民主了。假如不是，中國亦不是就完全不需要民主，但不需要由資本家階級所領導的民主就是了。伴着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進步，和人與人間的關係的進步，今後國民生活最主要的依據，我以為既非土地，亦非資本，而是有計畫的集體的勞動。現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的社會不復需要儒家道家的無為的政治。資本萬能的時代亦已經過去了，所以我們亦不需要保護資本家的營業自由的民主的憲法。但有計畫的集體勞動萬能的時代，我以為尚未過去，而且正在發展。例如蘇聯的計畫經濟的成功和英國今日國營企業的成功，似乎均在對我們暗示，中國今後還有一個勞動萬能的時代。為迎接這個新的時代計，我以為今後中國的建設須要由中國有計畫的集體勞動來領導，同時中國的民主的政治亦需要這個偉大的有計畫的集體勞動來領導。正如蘇聯的計畫經濟是由共產黨來領導和今日英國的建設是由英國的工黨來領導是一樣的。

保護農業自由權利的儒家的政治哲學在土地萬能的時代很好，可是在資本萬能的時代便不好了。保護營業自由權利的民主政治在資本萬能的時代很好，可是在集體勞動萬能的時代便不好了。世上還有什麼偉大的主產的能力比得上計畫的集體勞動麼？中國的民主政治，經過這些年的失敗之後，我們似乎應該有一個澈底的覺悟，即除了有計畫的集體勞動外，民主政治在中國無論由任何哲學家來領導，都好像一座倒立的金字塔，它永遠是站不住的。

民卅六、十一、四、於北京大學

(上接二頁)權威刊物，彼此互相交換閱，我自己訂閱的這份，每期的讀者總在十人左右，只要「觀察」一到，朋友都紛紛來預借，借出去總要一禮拜以後才能收回，然後我又把它寄到家鄉給一些做中學教員的親友們閱。他們簡直沒有力量來訂閱任何刊物！為了使西南大後方讀者能很便利的閱「觀察」，我敢懇向先生建議，儘早在人、力、物及環境許可下發行「西南航空版」。我是貴刊的忠實讀者，從北平到南京再轉回定慶，一年半以來，經常訂閱「觀察」，為了使我們觀

國的人士能夠有一部分人來接受「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教育。我希望「觀察」能夠更普遍的銷行在祖國的每一角落。大公報因為有津滬滬三版，它的言論得以傳達於中國的各地。貴刊已有華北航空版，是否可考慮增出「西南航空版」呢？不然，在西南、西北廣大的區域裏，「觀察」將失去很多忠實的讀者。這不僅是「觀察」的損失，還是中國的損失，(因為它的未來希望都寄託在這自由主義份子的努力)上，我愛護「觀察」，這備意見，先生以為然否？ (下接十五頁)

# 略論中國政治問題

梁漱溟

## ——答張費二先生

要討論一個問題，就要澈底討論才過癮；只說一些零碎感想，實在沒意思。假使非為情勢所逼，我是不願寫零篇文字底。上次「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只為乘時機給國人一個問題之提醒而已，談不到中國政治問題之討論上。現在此文自然更談不到。只因張東蓀先生寫了「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一文（見本刊三卷七期），文末好像還在徵問我的意見。又費孝通先生的「基層行政的僵化」一文（見大公報），既為張先生所引用；費先生更有「再論雙軌政治」一文（見大公報），答覆張先生和幾位其他朋友。文末且明白提出幾問題來問我。凡此，我若全然置之不答，似乎不好。於是極不得已，又逼到寫此。

第一、我聲明：我上次那篇文只說「個人自己出頭競選」，——或擴大了說「選舉競爭」——不宜行於中國。我並沒有說選舉制度之根本不能行。我既然沒有說中國不能行選舉；當然更沒有說到中國不能行代議制。然而張先生文內，却竟然誤會我是認定中國永遠不能有真正選舉底了。費先生文內，却竟然誤會我認爲中國不能行代議制了。這真未免聯想太多，推想太過。據說有一位頗肯用心底先生，看了我那篇文，表示看不懂。又聞張先生文內，提到「鐵路飛機輸入中國所給我們的災害，引起了吳景超先生寫一篇「鐵路飛機不可反對」的文章。真令我懷疑：究竟寫一篇文所給人的影響，是增加了明白，還是增加了不明白？

在我自己方面對中國政治問題，是早有答案底。並非只有消極底批評，而是有正面主張，且是有一具體方案。這方案在戰前時候，已具輪廓；抗戰中更加成熟。在戰前已多少有所發表；戰中戰後，亦不時向人談，亦會著之文字（時在香港及桂東）。其奈時人不留意何！現在正謀爲正式全整之發表，而先從理論入手。那其間，自不可能沒有選舉制，沒有代議制；不過從精神到面目，都將與西歐和蘇聯不同了。

第二、張先生說我只看見中國傳統政治中他所謂「乙概」之優點，而忽略了「甲概」；且論定甲概幾乎完全是壞底。這我不能同意。張先生以其「甲概

「乙概」代替費先生所說「雙軌」，殊覺有所不足，此在費先生「再論雙軌政治」文內已經擊破明白。費先生於傳統政治有明文之一軌（自上而下者）外，復見出其無明文之一軌（自下而上者），而申明其爲雙軌，是很對底。還有其第一道防線第二道防線之說，都是很對底。納甲概乙概於雙軌之中，則可；離開雙軌平行之義，而說兩概則不可。上下既相通相聯，則似難以劃出一概好，一概壞。我們應當知道，中國傳統政治（指秦漢以後）早已落到只能如此地步，無法再好，亦無法再壞。它有時已上達於其所可能有之好，有時亦會下降於其所可能有之壞。無論其好其壞，總皆與今日情勢完全不合。我初無取其一概之意。

張先生費先生以其於現代學術之造詣，又對於固有文化肯用心，一切都通達，在國內實在不多其人。但張先生缺乏費先生那樣在鄉村住過一時期的生活，對於鄉村知道底不親切，遂多想像。又見我多年致力鄉村工作，便謂我喜歡那乙概優點了。

第三、張先生的意見，中國今天選舉所以不能辦，就爲特殊勢力之利用它；若撤除了特殊勢力，而遠說選舉不能辦，則無據。我聲明：至少是我願意並非如此；再則我亦不能贊同此意。因此文只在作答覆，作聲明而止，所以現在不討論下去。

第四、費先生以爲我不贊成代議制，於是發生不用代議制，用什麼之問題。我現在不能正面答覆用或不用代議制，以及用什麼代替它。——此殊非本文所能及。我只作下列兩點聲明：

一、從我上次那篇文內，強調要有方針有計劃來建國，且要把一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融治爲一，來看，則其勢必着重加強自上而下那一軌道，可無疑。於此，舊日政治上之第一道防線——無爲主義——固必撤除；即第二道防線——中央權力懸空起來，僅到縣衙門爲止——亦必須撤除。如某君所強調保甲制度之需要，是有理底。國人亦許還記得二十多年前，山西村政是全國聞名底。那就爲閻錫山在山西當真發狠，衝破兩道防線，連續工作

十年而來。他發誓要作三件建設之事（第一防錢破），而却發見它作不動。何以作不動呢？因為他的政令至縣政府而止，不像他以總司令所下軍令一樣，由軍長而師長，而旅長，而團長，而營長，而排長，而伍長，以直達士兵。於是恍然大悟，非把縣政府到各人家門內那一截補起來不可。要由縣長而團長，而師長，而旅長，而團長，而營長，以直達各個人；（第二防錢破）而後一件事，要辦就辦。中國近三十年來，在縣政府以下之正式行政機構之創設，實以山西為其嚆矢。今後不必定是保甲制，亦不必定是村閭制；但自上而貫徹到下之一條軌道不可少，則是一定底。

二、單是如上所說一條軌道，則必然「把基層社會逼入了政治死角」（費先生的話）；那是萬要不得底。山西村政所以終歸死亡，即在此。我們所以有見於第一軌道之不可少，而卻從第二軌道入手，為由下而上之建築（鄉村建設），亦即在此。像費先生第二篇文中四次三番所致意者：

但我的結論，却不是加強遠離老百姓的中央權力；而是相反地，應該在基層自治事務中去加強啓發和領導作用。

在我看來，只有把人才滲透到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有關的地方自治事務中去。

所以我說，如果真心要改革社會，只有從民間的自治機構入手。我們必須加強變軌中自上而下那一道。

二十年來鄉村建設運動所號召於世者，難道不就是這個嗎？「七七」事發後，「八一三」戰事前，我有「我們怎樣應付當前大戰」一文（見二十六年八月十一十二兩天上海大公報），為動員全國人力物力，而設計一個全國統系的動員機構。內容共列舉十四要點，就明白指出要一面自上而下，一面自下而上，有循環作用。自上而下的一面，愈下愈工具化。——即在下之基層民衆是被動員的抗戰工具。但單是這樣把人當工具來用，是不行底。同時要把全國人當成國家主體，而主體化之。即從下而上，節節有其自覺自願者在內，以基層民衆為民意之來源地。而為了建立這機構，完成這工作，第一步必須動員全國知識份子，有計劃地分布到各級機構，尤着重於基層最小單位。這一設計，即本於平素鄉村工作之經驗而來。十月尾，曾應蔣公面囑寫成草案。第以上海撤退，接濟南京撤退而不能談。廿七年入川而後，且曾一度計劃為改善徵兵而行之於四川。卅年到香港，辦光明報，亦曾有所發表（見「我努力底是什麼」文中）。

那時國民參政會、各省縣臨時參議會，次第成立，祇是敷衍門面，不切實用。故我設計改造它，要它與動員機構相扣合。這意見，卅二年在桂林，卅三

年在桂東之八步，屢向朋友提出，亦曾發表於刊物。惜外間多不知道。今為使費先生及讀者明瞭我的思想，特摘錄當時文章一段，附本文後。不過我還得聲明：這為我對抗戰期中之中國政治而設計之一部分，非全部。從它可以窺見我所抱意見之一斑，或一點影子。至如何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之全部主張，自不在此。

第五、費先生又問我，以往中國沒有學像英美代議制，是「不為」呢，還是「不能」？我且借用舊作來作答：

（上略）雖然百分之八十的蚩蚩之氓，大都厭嫉民國而想望真龍天子，但卻沒力量在社會上形成一較強傾向。反而由少數有力份子——較有頭腦有知識底人和較有勇氣較愛活動底人——對皇帝制度之否認，斷絕了帝制再興的命運。十幾年來撥擻不定，就是指示舊轍之已經脫失，新軌的未立。（下略）

新軌（西洋式憲政）之不得安立，實與舊轍之不能返歸，同其困難，而世人不知也。舊轍之所以不能返歸，其難在少數有力份子意識上明白地積極地否認它。新軌之所以不得安立，其難乃由吾民族——兼括有力無力份子——不明露在意識上之一種消極地不接受。多數無力份子，從其數千年迷信和習慣，對於新制度無了解，不接受，這是容易知道底。而其不接受，實有更在迷信與習慣之外者，則人多不留意。少數有力份子固明明為新制度之要求者，而在其意識後背隱暗處同時復為其拒却者，人尤不留意。故十數年政局之紛擾，政象之污濁，未嘗一指示我們新軌轍之不被接受，而味味焉寄其期望者，至今猶盈天下也。

這是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時所寫，第不知是否回答了費先生之所問。此外，還有「我們政治上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分就物質條件之不足，精神條件之不合，來指明其不成功之故，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書中可參看。

附摘舊文數小段——

第二個原則：從戰時之國民動員，引致國民參預政治，即因動員機構以建民意機關，以為民權政治之始基。

（三）從新整理建立全國各地方團體職業團體，將現在漫無統紀之民衆，悉數納於組織。即因之以構成大小動員單位，為動員之前提。發動全國知識份子，有計劃地分布在各單位中，從事上述調查統計宣傳教育等工作，為動員之入手。各單位知識份子，領導民衆商討策劃，如何完成其上



級所賦予本單位之任務，為動員之實行。

(四) 成立各級動員會議，儘量給基層被動員的老百姓及各級從事動員工作人員，陳述困難，發抒意見之機會；以增進上級政府對事實之了解，並助其發見許多更好辦法，來完成總動員。此即謂國家的動員計劃和法令，將不由政府片面制定，而由人民協贊訂定之。人民於此，將實行他們自己所情願或所承認的事情。

中國的老百姓，在平時總覺得沒有國家沒有政治，他亦能生活。他自巴既不熱心政治，尤盼望政府少作事，少管事。但今天來，誰亦不得不有國家觀念。國家亦迫得非動員民衆不可。如徵兵、徵工、徵糧，一切逼到老百姓頭上來。事情原是很痛苦，然而誰亦不得不承認其必要。此時政治再亦不能消極，而老百姓以痛癢利害切身，亦再不能不聞不問。引致國民參預政治，這真是最難得底好機會。(中略) 鄉村間的動員會議，恰是一種教育。於此解釋法令，灌輸常識，練習民權，為民主政治養成其種種習慣能力。知識份子善為領導，收效必宏。

縣市級動員會議，在某種範圍內，應許其有權決定他們自己如何動員問題，而指示其下級行之。對上級，他們還可以作某種請求和建議。此時出席者，即代表各鄉鎮而來，在會中必然傾心研究討論而不肯放鬆。既經參預決議而後回去負責執行，必能認真而且得當。因在戰時，十之八九都是動員的事情，即全部一總納入動員範圍，亦無不可。所以縣市動員會議而外，不必再有縣市參議會，如今日者。——此即寓民意機關於動員機構之中。

從省級到中央，則實行因動員機構以建民意機關之原則。省參議會職員及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十分之八應從各大動員單位(地方團體職業團體

推選而來。儼參政會，其主要任務應當就是議決政府提出的全國動員計劃和相關法案，而擁護之。

我在國民參政會幾年，深知其最大缺欠尚不在沒有權力作事，而在它本身對於廣大社會是一個飄浮無根的東西。參政員名為這是某省區選出底，那是某團體選出底；而其實那些全是空無其物。參政員只有他個人的意識，或遇着某問題有點黨派意識。至於上而國事，下而民瘼，縱然他關心，却總不過一些排想與傳聞。談到徵兵和徵糧，統制和專賣，一切當前重要問題，於其政策和辦法既不清楚熟悉，於其積弊所在和民間所受痛苦亦同樣隔膜。臨到開會出席，尋題目寫提案，覓材料作文章，既不足以代老百姓說話，更提供不出高明有價值的建議給國家。這固然是他們缺乏外國那樣真正政黨之故。然而沒有真地方團體真職業團體，整個社會形勢散漫，却是根本底。照我們的設計，情勢就大不同了。第一，參政員不再是代表他個人，而是地方的或職業的某些大動員單位的代表。他是受委託而來中央，亦有其團體為後盾。第二，他早帶來好多問題，亟待大會為之解決。其中有鄭重提出之民間要求，有幾經各級會議研討而得的寶貴意見，不再是無聊文章或風聞言事。第三，在大會上彼此討論，或與政府人員辯論某一問題，他自然不外行；政府人員欺他不得。會場上，亦沒有誰發空議論，荒時誤事。第四，他不像現在參政員開罷會，便算完事。他還須回到本團體，報告他此行結果。假如他不能盡職，下次自然另推人。大會通過之案，倘不見實行；他下次出席必然追問。總之，處處扣緊，事事認真；這才是政治，不是兒戲，不是點綴品。

以上摘自「論當前憲政問題」一文，見民意月刊東南版第一期。

卅六年十一月八日脫稿

# 新大陸的餘音 (美國通信)

## 紀錫瀾湖之遊

楊慶莖

### 一 遺留的角落

今夏九月，乘風經年天氣如秋的美國西北部，也有點疾熱起來，於是乘著學校的假期，到山區一遊。挑選的地

方，是華盛頓州東北角迎接加拿大國境的零瀾湖 Lake Chelan。我到美國十年來，對於開發新大陸的開荒者的貧賤和生活，一向感到興趣，因為這是美國工業與民治的根基。然而美國大部分已成了鋼鐵和煙囪的世界，遺留

若新大陸氣象的瓦荒野，只剩有遠處美國國境邊沿的農圃小角落。所以，我一向只能看看美國工業文明現況的都會與農村，而沒有看到美國工業文明前身的開荒世界。但是零瀾湖區域，是一個未曾充分開發起來的地方，正現在，

高而還只住着幾個老軍的陸士和壯年的開荒者。在美國還帶着新大陸氣態的幾個荒蕪角落，這是其中的一個。這就是此次遊覽雲湖的動機。

雲湖是狹長形，由南向北，長約二百六十哩（約八百華里），湖寬不過三五哩，但俯屬於湖區的山地算在內，也有十多二十哩寬。在地面上看，這湖像條藍色的長蛇。從太平洋西北岸的西雅圖城出發，開五個鐘頭的汽車，到湖之南端的雲湖鎮後，就要把汽車停放旅館，因為從此北入湖區，就完全沒有道路，湖區和外界的交通，祇賴來往稀疏的小汽船和貨船。這湖區的情形，使這二百六十哩長和一二十哩寬的山區水域，成了退避塵世絕然自處的小世界。

### 二 湖上的隱士

我們到雲湖鎮的次早，剛好趕上船期，於是乘車登船。汽船快捷地沿湖北駛，一會子，湖南的村鎮人煙，就隱沒到天際去，四面所見的，只是一泓蔚藍的湖水，水的週圍，高山環抱。重疊的峯巒上，密覆着葱鬱的森林。湖濱的山野森林中，每隔十來哩，就見有一處人工闢出的小空地，空地上種着草坪，花卉，菜圃，和一所木房子。船經過這些空地，往往略停幾分鐘，將郵包，報紙，信件等物，遞給岸上就住候岸旁老翁或老太太。他們是湖上的隱士，這些郵包和信件就是他們和塵世的唯一媒介。

這些隱士多半是告退的商人或專門職業界。他們在不斷地緊張和傾軋的工業社會裏，勞苦了一生，獲得小康的積蓄，於是退出鬥爭的行列，到這湖濱買塊山地，蓋所房子，過些清閑的歲月，終日只見湖山林鳥，最近的鄰居，要越過幾個高山或渡十多哩的湖水，才能過得。這些隱居的人家，間中也有兩處在夏季兼營招待遊客事業，和中國深山寺廟招待遊客的性質差不多。但這到底是例外。這些人的隱居，難不如我國許多隱士隱居的過世或厭世，但他們主要的還是為着「消遣世慮」而來，所以就多不喜款款不相識的外人，把麻煩的世事，帶到他們的清幽境界中。

美國的工業社會裏，小商人和專門職業界這一流中產階級人物，在壯年的時候，抱着進取的雄心，奮鬥得很辛苦，其中除了小部分藉着幸運或天才而躍登顯達之外，其餘的，到了老年，已婚的兒女各散東西，既沒有兒孫繞膝的溫暖慰藉，又沒有很多財富去在繁華都會裏盡其豐滿的晚年。獨自或帶着老妻，退隱園林，於是成了多數美國中

產階級的梦想，以簡單，清靜，和孤寂的休息，去做他們歷一世的結論。在美國城市中，試和四五十歲的中年階級談談，就常聽到他們許多關於老年退隱的準備和計劃。雲湖的山巒水壘，正是美國個人主義工業社會放曠暮年分子的理想背景。

### 三 「離去人間」

從此越往北走，沿湖人煙越稀，最後到了湖的北端盡頭處，那裏更是崇山峭壁，拔水而立。船在峭壁下的小碼頭停岸。搭客登陸後，爬登傾斜的曲徑，就到了橫披山坡的新搭希根 Stelekina 鎮。這小鎮是湖上游客的駐足地，也是週圍百多方哩山野居民的生活和交易中心。這市鎮規模小得很，只有一間郵政局，一間雜貨店，三戶人家，和專為夏天遊客開設的飯館旅店各一所。一到冬令，遊人絕跡，這一所鎮就只剩下郵局，雜貨店和三戶人家了。鎮外是幾條車輪走壓而成的泥路，伸入四面的森林山野。鎮美國早期歷史和看美國歷史圖畫時，常常見到這樣子的開荒區域的小鎮。

我此次既為了觀察美國的開荒生活而來，所以登陸不久，就決定不和十多名遊客一起住在鎮上的旅店，而獨自帶了太太和小孩，跟着幾位本地的居民，到離鎮六七哩的山區中。那邊有一所空房子可以租作暫住，因為這房子的主人要去探訪十幾哩外的鄰居，一時不會回來。這所房子是一間新建的粗樸木屋，背山面水，四圍盡是參天古樹，房子就是主人親自伐取這些木材而建造的。房前兩三丈方的空地，有塊小菜園和幾隻雞。此外唯一的空地祇有湖邊乾涸的淺灘。房子附近沒有人煙，最近的鄰居要經一個多鐘頭的森林小徑，才走得。

主人把我們安頓好之後，就獨自沒入森林。他之後，一切寂然，週圍只有默默的青山與林木。入夜，油燈下，窗外除了山風和樹聲，還聽見獸蹄踏地上枝葉，曳曳作響。第二天早上起來，門外和湖邊都有歷歷可數的熊跡和鹿跡。後來我們知道這是夜裏野獸出尋人們拋棄的殘餘食物，和到湖邊飲水。這獸跡鳥跡之道的環境，若久居其中，真難免有「離去人間」之感——至少是離去操縱掙扎的工業社會的人間。這裏，人和人的接觸減少到最低限度，人的最密切的鄰，是草木鳥獸，人的奮鬥和要克服的對象，不是人，而是四圍環抱的自然界。

### 四 一個開農者的創業

我們在湖邊的林子裏，和附近絕無人跡的開荒者的山泉和虹橋 Rainbow Falls 盤桓了兩天，就去探訪相隔八哩的一個鄰家莫爾斯氏。那兒是一個年人，以伐木和打獵為生，砍下的木材，拖到湖邊，從水道轉運出去，打來的野獸，食肉之外，還可以製皮。這樣的林獵經濟，在美國歷史上開荒期的第一個階段，是個慣例。

莫氏原是西雅圖城裏的一個電器匠，既受過中等教育，他的碩健的身軀流露着十分堅強自信品格，和飽滿的魄力。三年前他才辭了城裏電器廠的工作，搬到此地來經營林獵。我問他為什麼要放棄城裏舒服和現成的生活，把太太和幼兒帶到這裏來，受這荒涼野苦役的磨難，他說道：這裏的生活較自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用不着受別人的幾分工錢，而一舉一動都由人支配，此外，他說不出更多的道理來。他之到這裏來開荒，本來是充滿意義的舉動，但他不是個哲學家，他是個少想多做的人。

他們的房子是簇新的木屋，房子週圍和我們租住的房子一樣，是新砍劈出來的幾丈小空地，上面種些菜，養些雞。據莫氏三十多歲的太太說，前年全家從城裏初搬到此地的時候，生活真艱苦。丈夫拿了多年的積蓄，買家中笨重器物，檢起細軟，到此間買了這塊一千二百多英畝，半山半湖的荒地，但地上祇有天然的草木，而沒有一樣不經過人工勞力就能享用的資源。頭幾個月，他們夫婦和才滿一歲的嬰兒，都住在小布幕裏，夜間常常睡在潮濕不潔的地上，日間則把啼哭不休的嬰兒放在一旁，夫婦二人拚命的伐木除草，闢出一塊小空地，再把砍下來的樹幹，製成材，親自架起一座山棚，釘上地板，一家三口從布幕搬了進去。這所臨時性的住宅，像一隻木箱，裏面祇有一個房間，但已比布幕能敵風雨，避潮濕。莫氏一面蓋房子，一面伐木打獵，開始生計，幾個天朗氣清的夏秋月份，就在這沉重的勞役中渡過了。

不久，這雲霧壓壓着四面巖巒和山谷，宣佈荒野嚴冬的到來。山中風雪吹得很快，到了十二月，雪下得更利害。一次，大雪不停的飄了兩個禮拜，地上積雪七十吋，把他們的小房子埋沒了，要在雪中掘個大洞才能開門。他們和外界的交通是完全斷絕了。事前儲下來的糧食，一天的短少，新的接濟運不進來。連生火的柴木，也因為大地的冰凍而難以砍取。大人，尤其小孩，要避寒了高潮，就只有死，因為能推開六尺的厚雪走出去，附近百方哩內，也沒有甚麼房屋或營地。

莫太太真害怕起來了，她到底是個感傷舒憤慣的女人。大雪兩星期後，第一輛貨車推開厚雪，經過她家時，她就檢起物件衣服抱了孩子，隨貨車到斯提希鎮，住了整個冬季。嚴冬的鎮上雖然沒有多少店戶，但總有幾個鄰家，有急事時可以互助。但她的丈夫沒有走開，在陰沉的冬季裏，繼續在雪上打獵，和裝修小房子的內部。到去年三月，冰溶雪解，嚴冬的威脅是過去了，莫太太帶著孩子到鎮上來開闢。從此，每逢週末，附近七八個鄰家遠遠過來幫忙，利用山中木材，在他們的小房子旁邊，加蓋上四個房間。入夏以後，五個房間的一座房子，蓋起來了，內部牆壁門窗雖仍待裝修，但是一座寬敞舒服的住宅，總可說是靠著自身的血汗而規模粗具了。

### 五 新社區的誕生

至去年的秋季，莫氏常常要到十多哩外，幫助新來的哩囉人拔樹根，蓋房子，和春夏間鄰人來幫他忙一樣。前年莫氏初到此地時，週圍百方哩內，連自己祇有三戶人家，但到去年的秋季，已增至十二家，煙戶漸密，隨着就是一個嶄新的小社區，在荒野上出現。

鄰近的人多了，從前許多需要做而又做不到的事，現在可以一試了。山中的木材野獸到手以後，運出去的利便，以及對外界消息的勾通，是大家最感迫切的問題。現在既有十二戶人家，把力並合起來，築路架橋都可以做了。山谷和潮濕的平地上，車輛行駛而成的泥路，暫時可供十多家人行走，祇車輛往來的需要，但路線經過山坡和石岩之處，那就要用人工來築造，經過溪澗深谷的地方，更要架橋搭樑。

於是莫氏在去年夏秋兩季，每星期花上一兩天的工夫，和地力上的壯年人一起，築路架橋。這些工作都是大家義務參加，不拿薪金，築路的石子和架橋的木材，又是漫山遍野，用不着花錢去買。人力的奮鬥加上天然的恩賜，就產生公路與橋樑，其間並用不着官和督，也沒有總過什麼建設運動的口號，更沒有攤派過什麼築路公債。這十多戶人家祇是三四十歲的壯年人，拿着魄力與雄心到這荒野來，不避血汗苦役，創立自己的天地，並且他們都了解公眾急需的架橋築路工作，是眾舉易舉，獨身難成，其間又不怕有貪官污吏更壓迫敲詐，所以各人都拿出私私的熱心，去洽公事。

各人參加這些工作，不獨要流汗，有時而且要用性命的危險。去年秋季，莫氏和地力上的壯丁一起築路一條新

橋，橫跨四百多尺的深澗，就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有一位鄰人的兒子預備橋工的時候，失足跌下四百尺的懸崖而出去。她的心慌，不知他這匆匆一去，會不會回來。若有什麼意外，她帶幼兒，孤獨荒野，怎辦？她一個人在家裏，有時怕到哭起來。所以頭兩年的開荒生活給予她的，是勞苦、孤寂、危險、害怕、危險與害怕中的奮鬥，以及暫時絕望了。她所穿的只是素樸的布衣，三年前她從城裏帶來的幾件首飾和絲綢，一直就沒有穿過。——在這山野的生活裏，穿帶給誰看呢？但這三年來，莫氏的田園房舍，林獵事業，以及地方上的進步，也就在這樣苦幹的生活中，建立起來。

### 六 沒有豪紳和盜賊的社會

今年九月，我來訪的時候，這區域雖然還是一片森林山野，然而山坡谷底，每隔幾哩，就闢出一塊小空地，地上的新房子，空地前的新道路與橋樑，已顯出蓬蓬勃勃的開荒氣象，人與人的接觸，也跟著這蓬蓬勃勃而增加，人對自然環境的奮鬥，常常要透過一層人與人的關係而進行。這羣抱着獨立自由的夢而來的開荒者，似乎日益要受這新社會關係的限制了。

但實際上，獨立自由的空氣，還是這新社區得以自別於美國普通城市都鎮的大特色。這羣壯年的開荒者，到這本來沒有人煙的山野，用血汗去採取資源，闢出自己的田園家宅，建立自己的謀生事業，把這鳥獸草木的世界變成人的世界。這一切，並不是誰給他們的恩賜，而是他們自身努力的產物，這一點，他們看得很清楚。誰要來奪取他們的產物，抽剝他們的入息，或侵佔他們的權利，立刻就看得出來，並且立刻就引起強烈的反抗，因為各人都是能打獵用武的壯漢，把自身利害委諸命運的弱者，不會跑到這山野來開荒。美國早期歷史中，鼓勵革命獨立，以及參加反英的革命戰爭中，開荒區域的居民是主要角色。其中的背景，從雪蘭湖的新社區還可以看出來。

在這新社區中，既然沒有誰是老板，誰是僱傭，誰是地主，誰是佃戶；這裏，人人都是創業者，所以誰也不去乞憐人，或仰息他人。他們到這裏來開荒，都帶著很大的自信力。他們深信自己能獨立地討生活，深信這艱陋的生活環境，不久總會變成舒適豐滿的家園，於是他們不承認誰的地位比自己高，因而有權力支配他們的意志與行動。他們週圍的鄰里中，每人都抱著這樣的感覺。並且，富人多半是貧窮者都有的繁華，享受現成的機會。到這荒野來的，大都是能夠積蓄去買一塊山地和不避苦役的開荒者，他們之間的財富，不見得誰會比誰多得多，各人彼此之間的地位，因而更平等。這羣既是個新開闢的區域，所以沒有世代稱霸，根深蒂固的奮勢力。他們又是各帶小家庭，從不同的地方而來，其間沒有血緣的集團。所以此地並無魚肉鄰里的強族豪家，也沒有祇會勞心役人的紳士階級。開荒社會是早期美國民主政治的搖籃，這似乎是很自然的結果。

這幾乎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開荒社會裏，不獨沒有從事合法的劫掠的豪紳，並且沒有非法偷竊的盜賊。「自食其力」差不多是地方上每人的金科玉律。我們居住山區期內，每次出外都沒有關過門。房東的許多器具和物品，是長期放在毫無遮擋的空地和小棚，而從來絕沒有失竊過。據莫太太說，她到這裏三年來，就沒有聽見過劫掠或失竊的事件，因為鄰近各人都有自己的林獵生計，而且鄰里人數很少，地方上一有壞人，就會發現出來；大家馬上對付他。

堅強獨立，絕不安協地保衛自利益，把羣已疆界分得很清楚，這樣的開荒者，似乎祇知利己，不會合羣。但事實上，他們合羣的能力很高，試看地方鄰里之合力蓋房子，架橋築路等，都是各人熱心自動來參加，用不着別人催勸，更沒有政府來徵工派役。有一天，我們去遊紅澗，在歸途中見有一個伐木的人，從幾十尺的山崖失足跌下來，受了重傷，呻吟地上。不一會兒，汽車和高速公路把消息傳遍了整個山區，附近十多家人都趕到來，一同救護，整個地方社會，男的女的，差不多全聚集在路旁，忙碌起來。在荒僻的山野中，很少看見這許多人在一起。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在這開荒環境中，是切實的需索，而不是徒供悅耳的文章。

在這純粹的社會裏，自然沒有什麼文飾和排場，男子不講華蓋衣冠，女兒們沒有脂粉氣味。地方上交易中心的斯提希根鎮，沒有電影院，更沒有跳舞場，有的祇是和生生活關係最密切的雜貨店和郵政局。在這羣開荒者的眼裏，文飾和繁華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們去努力——開闢沒有人煙的曠野，創立自己的事業。他們的生活雖然沒有文飾，但也沒有伴文飾與繁華而來的虛偽，欺詐，壓迫和剝削。他們工作的辛苦，他們自立的性格，和他們沒有僱傭僕役的社會，使他們留意節儉者（下接十九頁）



# 南京初冬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初冬的南京，正點綴着種種昇平的氣象：先是菊花展覽會，考試院前的廣場上，堆積着數院長二十年心血栽培的萬紫千紅。接着是玄武湖上的翠洲，美軍蓋起了一座最新式的米球形銀色音樂台，爲二十多個單位演奏的樂隊演奏。至於陸軍的展覽會，更不能比上次遜色，在那裏古典型的音樂台是現成的。和菊展同樣引人的是新編歌舞團，其風光殆不下於西京賦中奪目角抵。再次就是大選了，登不完的新聞，載不盡的名單。凡此種種昇平氣象，用最動人的標題來佔據了南京報上最大的篇幅，把戰爭的消息，擠得無聲無臭。有時打開報來，完全是承平風光。至於在這一塊塊的秋海棠葉上，平均每天在炮火下死了多少人，更令人無從想矣。甚至就在京寧路裏，平均隔兩天軍車撞死一個人，隔三天停一次電，（據說是用一電力不足一來向政府要索某器材物資）更不會在報上看到一個字了。

在這昇平氣象之中，東北戰場上的六次攻勢已成尾聲，只有正太滄石平漢三路攻點石家莊的淪陷，似乎給人帶一點兒刺激。在官方的報告中，石門之役是固爲已經達成了消耗敵人的兵力才撤退的。河北這一區域，自抗戰初期萬福麟部隊崩潰以後，呂振操一營不願降敵，轉戰游擊，擴充至十餘萬人，成爲後來八路根據地深蒂固的老巢。國軍也深知這一着，原駐有進攻，爲應付東北的六次攻勢，調去侯鏡如安春生兩個軍的兵力，給蔣榮發部在徐水一帶活躍的機會。守石門的國軍原有羅廣斌的一個軍。羅軍長爲了安插撤離滄區的共軍，親率兩個師，沿平漢路北去，一直衝到石門，共軍退出了徐水，經過保定，散佈在望都附近，和羅軍打了一個硬仗。國軍戰鬥的壯烈，恰可與魯西孟既會戰至最一人。接着共軍又攻佔了石門南面的元氏，其西的井陘已爲所據，這一區域的戰況將會沉寂下去。大家擔憂的是北面的保定。但國軍在平保津區兵力雄厚，將星如雲，共軍決不敢輕於嘗試的，而且石門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也不在保定之下。

他所撤去的物資，消化的也相當時期。這一據點東通滄州，西指太原，平漢路經其南北，其地位有點和濟南相似。在他南面的若干縣份，久爲共軍所盤據，北軍如欲奪回，自有石門爲下。事實上在望都保定失陷以後，石家莊已成孤島，並無據守價值。所以今後的看法，仍舊在北而不在南。

在石門攻守戰正激烈時，榆林也被圍攻，而晉南僅存的兩大據點臨汾與運城，同時告急。旅京的山西人士，紛紛開會，要求中央派兵增援臨汾和運城。晉南在春開本由胡宗南佈防，十分安全。但在莫斯科會議時，胡將軍爲要向國際間表示國軍的感力，揮戈西下延安。晉南以奇兵攻下延安。晉南的防務就空虛了。陝北的老八路，河入晉，圍錫山是知己知彼的，趕緊集大軍以拱衛太原。老八路由陝北而晉西而推入晉南，使山西人士始終覺得以陝北的「瘦骨頭」換去富庶的晉南爲失策，等到風塵渡一度被佔，陳毅部隊又威脅運關時，胡軍再南下馳援，老八路又再感了陝北的鄉村，一再威脅榆林。榆林之圍現已解除，彭德懷害怕彭賢的馬隊襲他的後路，掉轉頭去伏在牛路上，與援軍發生了一場遭遇戰，但畢竟解了榆林之圍。彭軍久攻榆林不下，很吃了一些苦頭。至於臨汾運城，目前局勢也緩和了。

在陝西的戰局中還有一段插話，即孔從周的叛變。近來因爲胡景翼民盟西北區杜斌丞等若干人，杜的狀與孔從周有關，這個名字也常常在報端出現。據熟悉內幕者說，孔之叛變，完全是爲個人利害問題。孔原爲軍長，胡宗南將其軍改約爲三十六師，却另派了師長。他長至希望爲師長而不可得，因此就率部叛變了。孔衝出了胡軍的包圍圈，率領部隊渡河投共，依靠三十師的八香武。至於杜斌丞的降共，却另有原因。杜斌丞是杜寧明的叔叔，自持耿介，相當驕強。在被捕前曾到南京三次，權威方面勸他轉變，他却反過來勸別人轉變，此老之怒不畏死，一至于斯，以致終還不測。

南京離各戰場的炮聲到底還遠，比較顯得有點戰時空氣的比豫、鄂、湘、皖、皖、蘇、六省的聯防會議。這當然是交了劉伯承、陳賢兩股的最遠旅行的刺激。共軍沒有交通工具，即使有，他們也是用來搬運物資而不是運軍隊的。他們的訓練是可能的，機動性似乎比汽車還大。劉陳兩股的到處流竄，這實與處，使固守據點的正規國軍之當此變局，不論從裝備、訓練、聯絡任何方面看來，都不足以應付。這六省的若干地區原來都經紅軍，新四軍盤據或竄擾過，潛伏的土匪共也不可輕視。因此，中央對於組織和加強地方國隊，以前是頗具戒心，不敢放手做去，生怕爲土共所，反遭隱患。惟經上月劉陳兩股竄擾以後，又鑒於東北、陝北、山西、冀、魯各地匪勢猖獗，正規兵力頗感不敷分配，調動爲勞，這才從豫西以前自衛武力，想到長江流域各省的老百姓。原先是怕老百姓爲土共所利用，現在既然事實證明，怕也沒有用，不如求其放心，爭取人民，把地方武力加強組織起來，也許以可以抵禦小股零星的土共，正規部隊在大據點，處於領導地位，萬一點點稍遠，轉運費時，也可以由地方國隊來爭取時間。這一計劃在軍事上原無問題，主要的還是錢。

「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由此一端，也可以見得美援的重要了。但在南京，畢竟與電度不同，上述種種是不足以引人注意，擾亂其昇平氣象的。又一次蘇聯大台剛開過，號稱十萬人的遊行秩序異常良好，而大漢的高潮，立刻掩蓋了一切。逸興瀟灑的詩人們，樓臺山前紅葉採過了，玄武湖的菊花也賞過了，現水的難時收拾起登山臨水的雅興，來學習民主國家公民的第一課：大選投票。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每文請勿超過三千字，千字酬八萬至十萬元

# 內戰中的廣東南路

陳微子

## 戰事激烈

(觀察廣州通信)

內戰在廣東方面，除了海南島之外，其嚴重與激烈，當推南路。在過去幾年，廣東南部化縣、廉江、吳川、遂溪等地，斷斷續續地進行着「好匪」的大時小的戰鬥。「好匪」的力量還沒有達到可以穩固地把握一個大地盤的程度，可是綏靖當局也一直消滅不了他們。最近他們的勢力日見膨脹，以致省警處處長陳沛親自出馬，兼任南路「剿匪」指揮官，派了兩團警隊去「圍剿」了。

## 張炎的一「叛變」

戰爭是有彈性的。南路內戰演變到了今天，我們得追溯一下當年張炎的「叛變」。這一位勞苦出身的前十九路軍將領，戰時在南路當了兩年專員，得到當地人民極端的信賴。後被解職，在那時張登奎的第八戰區當一名參謀。民國三十三年冬，他

回到了家鄉吳川，在南路人民忍無可忍的憤激情緒下，他相當了領導者，「叛變」起來了。

那時，他們的武裝有駐紮吳川的粵軍郭廷選隊，吳川的地下團隊，和各地風起雲湧的響應。甚至專員公署派去進剿的警隊大隊，也一反「叛」過去了。專員林時清固然手足無措，所謂南路團隊高指揮官郭鄂，也慌得一無辦法，頻電向上峯乞援。

這件震動着當時整個南路的「叛變」，延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由於張炎在入桂途中中計被捕而被槍決，和「叛變」隊伍受壓散開，大局暫告平定了下來。

可是「治安」問題一直還是解決不了，而當時地方政府慘無人道的屠殺，却令人觸目驚心。

## 一頁舊賬

## 清剿原則

戰事在廣大地區，「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戰術，地方團隊固然沒法應付，正規軍隊也無從捉摸。「匪患」既然日趨嚴重，警處處長陳沛幾經籌劃，便於十月十日起程赴湛江，在那里設置了粵桂南區剿匪指揮部。陳沛在出發的時候，發表了洋洋數千言的告南路父老書，歷數「好匪」罪惡。說他身經百戰，所向披靡，今「好匪」為害他方，禍國殃民，末路途窮，消滅之期不遠云云。

「剿匪」指揮部既經成立，陳沛便在湛江召開軍事會議。到會的人有南路各縣的縣長、縣黨部書記長、軍事科科長。陳沛提出了：一、以武力對武力，二、以宣傳對宣傳，三、以建設對破壞等三個原則。而且鑒於以往「好匪」到處流竄，地方團隊處於被動挨打地位，今後應採取主動攻勢。口號的內容，不外是以討好鄉中父老，重建軍風紀，暴露「好匪」罪行，收攬人心為主。

戰事在廣大地區，「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戰術，地方團隊固然沒法應付，正規軍隊也無從捉摸。「匪患」既然日趨嚴重，警處處長陳沛幾經籌劃，便於十月十日起程赴湛江，在那里設置了粵桂南區剿匪指揮部。陳沛在出發的時候，發表了洋洋數千言的告南路父老書，歷數「好匪」罪惡。說他身經百戰，所向披靡，今「好匪」為害他方，禍國殃民，末路途窮，消滅之期不遠云云。

## 「匪軍」分佈

官方宣布南路「共匪」總數在八人左右。但據一般的估計，最低限度也在二萬人以上，實際上或不遜此數。因為單就遂溪來說，「匪軍」縣長周文照已有數千人，又金耀烈部四百餘人。

他們分佈的地區遍於南路各縣，以廉江、化縣、吳川、遂溪、海康、湛江、茂名、為最高。因為在這一帶有符春茂部九百人，王海部千多人，張雲彬部千四百餘人，黃海部三百餘人，吳銜部百餘人，葉軍部四百餘人。其次是山、欽、防城、合浦，有蘇顯權部百餘人，梁振成部百餘人，另不明番號的數百人。而本年六月間在防城「反叛」的陳海盛，劉

鎮夏部達千人，配有重機槍，勢力日趨龐大，威脅性很嚴重。寬白和兩關（陽江、陽春）雖比較安定，但「股匪」仍然經常地活躍着。在遂溪、化縣、廉江，他們已委出了縣長，在一部地區行使政權。化縣縣城十多里的鄉村，財主們大多數搬到縣城里住。遂溪在今年初，前任縣長戴朝恩就是被伏擊而死的，官方却硬說他是一「剿匪」殉職。湛江市的戒嚴是家常便飯，陷於風聲鶴唳的狀態中。

(十一月七日)

(上接八頁)

試想：在貴陽、昆明、西安、成都、蘭州等地的公教人員，他們拿全國最低的特遇，怎能看得起比京滬價格還高的書刊呢？他們不是不想訂閱，但一百萬元左右的薪水，使他們無法於柴米油鹽之外，一次抽出幾萬元來訂閱。只有偶爾零購，錢不方便時（我想重慶以外的地區，「觀察」價格總在萬元以上）便只好付之一歎！此事請先生從長考慮！

十一月十一日 重慶

# 英國議會訪華團在重慶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重慶通信)

十月三十日下午五時，英國議會訪華團的專機在重慶九龍坡機場降落。

傍晚驅車入城，在暮色蒼茫中，他們和重慶市見面了。他們在學田勞動志社稍事休息後，開始拜會地方軍政首長：行轅主任朱紹良，市長張篤倫，市參議會議長胡子昂等。其後，訪華團因時間過晚，來不及開始參觀，也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說明他們來訪的意義。僅在拜會朱主任時，亞蒙勳爵說：「訪華團若不訪問重慶，即不能謂訪華之任務完竣，蓋此為中國戰時首都。」而出席張市長的宴會時，亞蒙勳爵說出了訪華團的性質。

張市長的歡迎詞，是說「霧」，這個倫敦和重慶同具的特徵說起的。他說：「諸位先生蒞渝之時，山城正進入雨季。說起霧，不禁令人想起倫敦，許多外國朋友曾以重慶與倫敦相比，說是世界上兩個霧的都市，我們覺得重慶的霧後不敢與工業先進的倫敦比肩，如要提這這兩個都市的關聯，只有在精神上重慶或可追隨倫敦而無愧。諸君點當可得到你們的同意吧？我們今天只要追憶盟國的勝利還未到來的這些艱難的日子；倫敦以不屈的姿態，抵住納粹企圖渡過海峽的進攻。重慶也以不撓的勇敢，抗禦過烈日深入西南腹地的侵略。論戰事，這兩個城市同受敵人嚴酷的摧殘。論戰事的心志，這兩城市自始至終代表著世界的正義。太相像了——重慶與倫敦。」最後說：「在此時，先生曾從中英百年歷史關係想到重慶早年對外通商的情形，進而想到促進中英相互貿易的意義，我們衷心歡迎兩國在貿易上有新記錄，有新起點。大家為平等互惠而道謝兩大民族傳統的真誠，使中英歷史及貴國人民與重慶商務關係都有嶄新的一頁。」

亞蒙勳爵的答詞，一方面說明訪華團的組合與性質，同時，在一個中國人聽來，又像是對中國的暗示。他說：「這次訪華團的英國議員，不僅是代表英國工商界，而且包括其他各界各黨派。」又說：「政治的進步，就靠不同的意見。」

訪華團在重慶，實際上只參觀了一天，十一月一日他們便乘飛機到南京去了。這一天參觀的地方，包括重慶下水道工程，戰時有名的大陸道。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豫豐紗廠，重慶大學，南開中學，保育院，育嬰院，和林園主席官邸，最後並參觀林主席的陵墓。但凡是「走馬看花」，但凡他們能參觀到的地方，他們絕不肯馬虎了事的。亞蒙勳爵在豫豐紗廠說：「對於重慶，他已獲有很好的印象。」「很好」，是否是他的真話，不敢斷言；「印象」，掛在口邊的外交辭令，他和他的團員們，對重慶一定是有所印像的。由於他們訪問重慶，是為了重慶曾為中國戰時的首都。在戰時，重慶是遭受了敵人嚴酷的摧殘的。於是，他們臨時決定要去看大陸道。警察局長五百工人，滿夜工作，排水消毒，燃好煤氣燈，讓他們一償心願。他們全體走完了這約寬二公尺五寸，長六十二公尺的陸道。白髮的亞蒙勳爵領著頭。

在豫豐紗廠，他們不僅參觀各種設備，詢問了工資等問題，也會親到廁所去看。

最有意思的是艾穆里勳爵和羅伯遜的巡商店。多蒙衛生抗戰勝利紀功碑後，衛長李長季之部陪艾穆里勳爵和羅伯遜在都郵街下車，到中華書局，到大公司去逛。艾穆里勳爵和羅伯遜各買了把胡琴，羅伯遜並為他的公子買了件棉衣披風。買完東西後，專車早已開走了；送他們到豫豐紗廠去的是救濟

車。訪華團的團員是由保守黨、工黨、自由黨三黨的議員組成的，是一個政見不同的組合。亞蒙勳爵在市參議會會長胡子昂的宴會上有一句雙關的話：「本國團員有上下兩院的議員，有好幾種黨派，本國決沒有意見集中的事。意見不統一，是很現象，唯其不同，才有新的，好的意見產生。從歷史上看，意見的不同，更有好處。英國近百年來不曾有過武力鬭爭的革命，最大的原因，就是英國有一個健全的，意見不同的巴力門。英國國會容納了不同的意見，就消滅了流血的革命。這一點，是提供貴國一點經驗，以供參攷。」並說：「以我們所聞所見，中國當前的環境相當困難，欲求解決這些困難，自力更生與刻苦耐勞，是唯一的辦法。要達到中國今天的需要目的，還須有見危難時不用懼怕；彼此的努力，應該把國家利益擺在個人利益的前面。」但是在記者招待會上，涉及及到香港問題，內河航行問題時，這位勳爵便施展出他運用外交辭令的能力了，如對香港問題，他說：「這是一個外交問題，我不願發表意見。」如對內河航行問題，他說：「中英商約現在已經磋商得差不多了，正由兩國政府考慮中，如果我這裏多發言，恐怕沒有什麼好處。」其團員的談話，卻比較明顯。他們各以不同的觀點，說出了他們所見到的中國的各方面。

林斐認為中國與英國人民之間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大家都有民主的天性，在復興工作中又碰到相同的問題，在危難中具有同樣的勇氣去克服。並說：要解決中國的問題有兩個良策：(一)組織一個良好的政府。(二)消滅共產黨，或把他們逐出中國的領土以外。

羅伯遜說：當前中國局勢的發展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是不幸的方面，即中國的國內問題轉變成為國際性的問題，則情勢將日益趨於嚴重。第二方面，是中國的内部問題由自己來解決，不需外來的力量參與其間，鞏固本國的實力，使成爲遠東的領導國，成爲國際間的穩定力量。

艾穆里勳爵曾在英衛生部任職十一年，這次訪問中國，最關心的，是衛生事業。在重慶時，他和衛生局長李之都談得最多。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發現中國衛生事業在推廣階段中，工作人員都在困難中力求改進，比較起來，印象最深的是重慶的下水道工程。如果要批評缺點的話，就是中國的肺病病人很多，要想減少，必須加強宣傳，不要隨地吐痰。

哈里遜贊同長問短，博採衆情，但輪到別人問他時，他的發言是極爲慎重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就沒有談什麼。

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十一月一日晨九時中英兩國會訪華團的團員們搭原機飛離重慶。在機場上，張市長與亞蒙勳爵對重慶的觀感，亞蒙勳爵說：「重慶的公共衛生工程很有成績，學校裏面的青年學生都學活潑，這固然是進步和活潑氣氛的薰陶，比中國很多其他地方都好，我們很喜歡。」(十一月三日寄)

是迅速工作。中國人民是極耐勞，只要有和平的環境，不但可以解決中國本身的工業問題，還可以爭取世界市場。艾穆里勳爵曾在英衛生部任職十一年，這次訪問中國，最關心的，是衛生事業。在重慶時，他和衛生局長李之都談得最多。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發現中國衛生事業在推廣階段中，工作人員都在困難中力求改進，比較起來，印象最深的是重慶的下水道工程。如果要批評缺點的話，就是中國的肺病病人很多，要想減少，必須加強宣傳，不要隨地吐痰。

在豫豐紗廠，他們不僅參觀各種設備，詢問了工資等問題，也會親到廁所去看。

最有意思的是艾穆里勳爵和羅伯遜的巡商店。多蒙衛生抗戰勝利紀功碑後，衛長李長季之部陪艾穆里勳爵和羅伯遜在都郵街下車，到中華書局，到大公司去逛。艾穆里勳爵和羅伯遜各買了把胡琴，羅伯遜並為他的公子買了件棉衣披風。買完東西後，專車早已開走了；送他們到豫豐紗廠去的是救濟

車。訪華團的團員是由保守黨、工黨、自由黨三黨的議員組成的，是一個政見不同的組合。亞蒙勳爵在市參議會會長胡子昂的宴會上有一句雙關的話：「本國團員有上下兩院的議員，有好幾種黨派，本國決沒有意見集中的事。意見不統一，是很現象，唯其不同，才有新的，好的意見產生。從歷史上看，意見的不同，更有好處。英國近百年來不曾有過武力鬭爭的革命，最大的原因，就是英國有一個健全的，意見不同的巴力門。英國國會容納了不同的意見，就消滅了流血的革命。這一點，是提供貴國一點經驗，以供參攷。」並說：「以我們所聞所見，中國當前的環境相當困難，欲求解決這些困難，自力更生與刻苦耐勞，是唯一的辦法。要達到中國今天的需要目的，還須有見危難時不用懼怕；彼此的努力，應該把國家利益擺在個人利益的前面。」但是在記者招待會上，涉及及到香港問題，內河航行問題時，這位勳爵便施展出他運用外交辭令的能力了，如對香港問題，他說：「這是一個外交問題，我不願發表意見。」如對內河航行問題，他說：「中英商約現在已經磋商得差不多了，正由兩國政府考慮中，如果我這裏多發言，恐怕沒有什麼好處。」其團員的談話，卻比較明顯。他們各以不同的觀點，說出了他們所見到的中國的各方面。

林斐認為中國與英國人民之間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大家都有民主的天性，在復興工作中又碰到相同的問題，在危難中具有同樣的勇氣去克服。並說：要解決中國的問題有兩個良策：(一)組織一個良好的政府。(二)消滅共產黨，或把他們逐出中國的領土以外。

羅伯遜說：當前中國局勢的發展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是不幸的方面，即中國的國內問題轉變成為國際性的問題，則情勢將日益趨於嚴重。第二方面，是中國的内部問題由自己來解決，不需外來的力量參與其間，鞏固本國的實力，使成爲遠東的領導國，成爲國際間的穩定力量。

艾穆里勳爵曾在英衛生部任職十一年，這次訪問中國，最關心的，是衛生事業。在重慶時，他和衛生局長李之都談得最多。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發現中國衛生事業在推廣階段中，工作人員都在困難中力求改進，比較起來，印象最深的是重慶的下水道工程。如果要批評缺點的話，就是中國的肺病病人很多，要想減少，必須加強宣傳，不要隨地吐痰。



# 爲自由而歌

斐多菲

——斐多菲詩選譯

斐多菲·山大 (Petöfi Sándor) 一八二三至一八四九，匈牙利最偉大的抒情詩人。當匈牙利不得不爲自由和獨立而對專制國家作戰的時候，他正在他的壯年。在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間的自由之戰中，他是很重要的一員，他就在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陣亡。

他是爲自由和解放而歌唱的詩人，這里的五首都是從匈牙利世界語者隔克思博士的「斐多菲詩選」譯出的，第一首和最後一首，還參照了「匈牙利文選」所載的考羅卓博士的譯文。孫用譯并記。

## (一) 這在我是可怕的思想

思想

這在我是可怕的思想，  
假如一定得死在牀上。  
像一朵花，慢慢地凋謝，  
有小蟲在牠心頭咬噬，  
像一枝燭，久久地燃燒，  
在教堂之內，寂寞無聊。

那樣的命運，我不願意。  
不要讓那樣的死，上帝！  
我情願是大樹，任閃電  
和狂風將牠擊穿，吹斷。  
我情願是巖石的蟬噪，  
轟轟倒下於大海之中。

假如奴隸的民族有一天  
起來反抗，要掙脫了鐵鍊，  
終於在戰旗之下響應  
這偉大的時代的呼聲：  
全世界的自由！

他要在全球

咆哮着，作一白次的血戰，  
這決戰是給暴君的審判；

正是我的死亡，  
在這樣的戰場！

我的心血就在這里流盡，  
胸前也響着最後的歡聲；

熱烈的騷動，鋼鐵的釘玲，  
喇叭的吹號，大砲的轟鳴。

有戰馬一羣羣，  
在戰場上飛奔，

報道這光榮的勝利，  
我却在馬蹄下安息，

那里是我的遺體，  
假如再舉行葬儀，

唱着輓歌，又蓋着戰旗，  
一座大墳，送給了大地，

你的殉難者們的尸首，  
神聖的全世界的自由！

我渴望流着血的日子，  
牠會將舊的世界毀壞，  
在那過去的廢墟上，  
建設起嶄新的世界。

就要鏖着，就要鏖着  
戰爭的光榮的軍號，  
我渴望着，不久聽到了  
那作戰的高聲大叫。

那時候，我愉快地跳起，  
跳上了戰馬的馬鞍，  
就一起向戰場馳去，  
歡快地，在勇士們之間。

假如我的胸膛流血了，  
有人會來到我的身旁，  
用了芬芳的吻的香膏，  
她治愈了我的創傷。

假如我失掉了自由，  
我的監獄却輝煌燦爛，  
她用了星星似的眼睛，  
就給我驅逐了黑暗。

假如死了，假如我死了，  
無論在刑場，在戰場，  
她就用了她的眼淚，  
洗掉我屍體上的血跡……

## (二) 流血的日子

## (三) 作戰

憤怒遮遍了大地，

憤怒佈滿了天空，  
太陽的光線照耀着，  
在鮮紅的河海中。  
太陽沉下於大海，  
紫色波浪重重……

前進，戰士們！  
前進，匈牙利人！  
蒼白的太陽望着，  
透過了黑的雲朵，  
驚心動魄的武器  
在煙霧之中閃爍。

都黑暗地瀰漫着  
煙雲陣陣的砲火……

前進，戰士們！  
前進，匈牙利人！

死亡分散於四方，  
劈拍的鎗聲連連，  
大砲雷一樣響着，  
牠震動了這世間。

處處是荒涼破滅，  
在大地和在高天……

前進，戰士們！  
前進，匈牙利人！

奮勇作戰的狂熱  
在我們心頭騰沸，  
我沈醉地吸入了  
煙霧血腥的氣味。

我向死亡前進，  
領導着我們的軍隊……

跟着我，戰士們！  
跟着我，匈牙利人！

### (四) 犯人

「我爲了自由不息地鬥爭，却在監獄的鐵鍊中禁閉！我又渴望着光明，可是，却用鼠似地匍匐於地底！」

「幾時才是自由的時候？全能的上帝才給我恩惠！那時我又呼吸新鮮的空氣，也向我照耀着太陽的光輝！」

深深地活在活人的棺材裏，那犯人這般地呻吟，悲歎，上帝知道：他說了多少次，他在這里已住了許多年。

還是，只過去了不過幾天，他忍受着這樣的痛苦淒涼？監獄正是巧妙的藝術家：能將一小時拉到一世紀長。

不是幾天，不，幾年過去了，他儘在這監獄之底安身，這過去了的痛苦的幾年，給憂愁的額上劃深了皺紋。

這可憐的人也許死了多次，他要用鏢鎊擊碎他的頭，幸而那希望，唯一的伴侶，

拖住了他的鐵鍊之下的手。

那希望，到了自由的一天，雖然已經消磨了半世，只要他出了監獄，他還有半世甜蜜的自由的兒子。

他這樣等候着，也因了這，他才不用鐵鍊將頭顱打擊，他長久地等候着，在上面，年歲像一羣烏鴉似地密集。

可是，在那一羣烏鴉之後，白翅膀的鴿子終於飛來，牠帶來了可愛的消息：他要從這活的墳墓離開。

這時候，打開了監獄的大門，這時候，也鬆下了他的鎗鎊，他大聲喊着……倒下……死去……他爲了這刻兒的歡樂死了。

### (五) 檻獅

不比以前的無邊無際的荒原，他的王國成了小小的囚檻。

哪，就是這狹窄的鐵枷的籠子，住着那沙漠之王，驕傲的雄獅。

讓他靜靜地享受沈默的和平，在疲倦之後，他需要安寧。

雖然他已經失掉他的自由，至少讓他還有幻想存留。

雖然大樹他已經望不見，至少讓他他在樹陰下安眠。

哪，他站着，威武而且剛強，顯示了他的氣象的堂皇！

他的自由雖然已經完了，他的眼光仍是無比地驕傲。

他堅定地站着，和金字塔相似，他的黑暗的石塊會向他凝視。

他的游離的思想在那里盪漾，他記起了他自己的生長之鄉。

他大聲咆哮着，在沙漠之中，也嗚嗚地吹着毀滅的沙漠風。

哦，美麗的大地！哦，美麗的時間！  
哪看守人來到了他的身邊。

驟然地飛去了他的幻想，這人的鞭子打到他的頭上。

他，他竟對這可惡的鞭子屈膝！你看這樣的事，偉大的上帝！

難道他應該這麼深深地低頭，

這樣的恥辱，難道他應該忍受？

你們喪心病狂的驚訝的人們，看着這樣的卑污，却苦笑着歎！

哈，你們能不能仍是這麼大胆！假如他竟毀壞了他的囚檻。

他就狂怒地撕碎你們的肢體，也不讓你們的靈魂到地獄裏！

### 本刊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重印裝竣)

第一卷下冊(有)

第二卷上冊(重印裝竣)

第二卷下冊(有)

第三卷上冊(一俟封面印就，即可裝訂)

售價：每冊六萬五千元

郵資：掛號每冊一千元

航空每冊二萬三千元

###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二月一日訂

每期銷行二萬五千份

全頁：四百五十萬元

半頁：二百五十萬元

封底：一百四十萬元



書評

# 美國政制的改造

樓邦彥

Ca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Do the Job?

By Thomas K. Finletter;  
New York, 1945.

如果把這本書的原文書名直譯出來，應該是：「代議政府能完成它的工作嗎？」但是就其內容言，作者純粹是借代議政府能否完成其工作為題，提出了一種如何改造美國政治制度的建議。正如作者所引的參議員 Robert F. Wagner 所說：「這是一本具有刺激性的書（"Provocative and stimulating book"），儘管作者的建議我們不一定完全同意，這本書還是值得讀的。」

作者寫這本書的時候，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以前。戰爭是一種非常狀態，在正當的戰爭期間，任一國家的行政機關免不了要獲得不少的戰時權力，以為領導作戰努力的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自亦不例外。作者當然看到了這一點，並且也相當承認這個事實，但是他預料在戰爭結束以後，政府的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必將恢復常態，這常態在美國就是國會和行政機關之間的制衡。就在這個假定中，作者提出了一個基本政治制度的問題：在戰爭期間以及在戰爭以後，美國的國體已有即將繼續發生劇烈的變更。這變更有兩方面，外交的與內政的；由於這種變更，美國的原有政制是否尚能完成它的使命呢？作者的回答當然是否定的，這就是說，在分權和制衡的憲法原則之下，國會和總統兩相對立，時時衝突，絕對不能應付新時代新環境所產生的各種需要；假使代議政府在運用的方式上沒有相當改變，它的工作和使命是無法完成的。

作者著者便分析種種不同的情形。一方面在不正常的作戰期間，總統權力的無限制擴大，大體上是不大會成為問題的。在上一世紀中葉的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幾乎做到了為所欲為的地步，他發揮了總統最大的功能；在本世紀的前後兩次大戰期間，情形亦復如此。另一方面在正常的平時，假定正統總統（Orthodox presidents）在朝，他們尊重分權的原則，絕不存駕御國會之念，結果便形成了政府非常柔弱的時期，整個十九世紀就是這樣。而在本世紀中，正統總統在朝也幾乎佔了一半的時間；假定强有力的總統在朝，雖然很多人覺得美國總統可以成為民主國家中權力最大的行政首長，作者却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他舉了兩位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和 Franklin D. Roosevelt）和威爾遜總統為例，證明國會對於強有力的總統也可以百般阻礙其重要的措施。

作者於是提出了改造美國政制的三個主要方向：第一個方向是提出加強國會和行政機關之間的關係，使兩方面彼此都可以儘量知道各種工作的進行。具體的說，一向的由各行政部門向國會提出逐年報告，或由各部長及其高級公務員列席國會的委員會是不夠的，作者支持參議員 Kefauver 的主張，認為各部部长應該列席國會兩院，此種計劃在一八三三年和一八八一年，已早為法官 Story 和參議員 Pendleton 所提出。

第二個方向是組織一種行政和立法的聯合內閣（Joint executive legislative cabinet），由九個國會成員和九個部長共同組成之，總統為主席，他們必須是屬於同一政黨的；於是總統的權力並因此減小，而國會亦經由其參加內閣的議員獲得了各種關於政府工作進行的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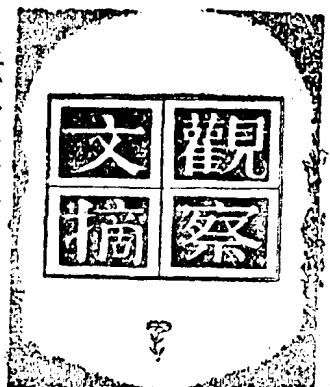
第三個方向是修正憲法典，予總統以解散國會兩院並同時終止其本人任期之權，和規定國會兩院和總統同權長短的任期（可規定為六年）。假若國會和總統之間的關係異常惡劣，總統即可解散兩院並同時終止其本人的任期，然後舉行大選，產生總統、參議院、和眾議院；新總統和新國會當然都是屬於同一政黨的，正常的政府計劃便可以順利地推進了。總統的解散國會權，過去也曾有人主張過，如 W. Y. Elliott, Henry Hazlitt, William Macdonald 等，但是本書作者的建議却是相當新穎的，因為總統不但可以解散國會兩院，並且其本人的任期亦須終止。這樣的建議，確實是很值得一般人尤其是研究政治制度者之注意的。

在本書的字裏行間，常常可以看出那種易見的狹窄的英國人成見。例如作者一再說明美國人的政治能力是絕不成問題的：這與事實當然包含有些國家的人民不具有政治能

力或政治能力薄弱的見解，我們覺得此種看法不免武斷而帶支離。又如作者一再強調他所提出的改造美國政制的建議是純粹「美國」的，絕無抄襲模倣之嫌；固然任何政制的改造必引顯及實際的情形，但顯是證明了一「美國」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最完善的。這雖與作者所提出的建議本身並不發生關係，我們祇是覺得「美國化」其辯護的理由似乎是不必要的。

還有一點，也許是最重要的，改造政制固然重要，最完善的政制應該是一種最能完成其時代使命的政制，因為制度本身是無所謂好壞的。作者似乎隱約地提到（可惜沒有加以發揮），這個時代的人除開政治自由，尚有別種需求——尤其是經濟的需求；我們深深感覺任何政治制度若不能配合此種時代的特質，它是永遠落後的，不進步的（上接十三頁）人工的機械，和渴望環境的進步。在美國歷史上，昔日的開荒社會，是今日文飾繁華的基礎，這一點，在雲湖湖區域就看得出來。試看這荒野開闢起來，那時，不怕斯基根沒有平整街道，百貨商店，時裝中心，我們初來的一候，在船上很羨慕湖中美麗的倒影。我們此次在湖區留宿的時間很短促，但在回程裏，雲湖湖的倒影中，除了兩岸的青山和湖底的浮雲之外，似乎已隱約地添了一抹草根樹幹長青出來的開荒社區，湖波中盪漾出一種新的人間味。這裏，人只向自然討生活，並不去踐踏人，但也絕不讓入踐踏。這裏，鄰里的吵鬧和批評，雖然也常聽到，但大體上，人與人間的主要關係，是善意和互助，不是嫉惡和鬥爭。這和外界交通十分困難的雲湖湖山區，對使人起了美國的世界外緣之感。

我明知道山區並未脫離美國工商業經濟社會的關係，但這種桃源的好景一直伴著我們回到西雅圖城，反映出城裏氣味的差別。這工商重鎮的六十多萬人，不是老板，就是傭工，其中到底沒有幾個人能夠自己當主人翁而又去奴役他人。人們雖還是渴望着獨立自由，但在擁擠的城市街頭，到底找不出很多獨立自由的機會。然而，百多年前，約當我國乾隆嘉慶年間，美國土地的大部分是和雲湖湖相同的開荒區，兩三代之後，這些地方都覆蓋著汽車聲和煤煙味。雲湖湖山區的湖濱和湖底，有大片的平坦沃土，可以開作良田，山中並且蘊藏著業已證實的豐富銅礦。區外週圍的鐵道和公路，都在等著時機，向山區推進，去接駁山中新築的短公路。山裏這羣開荒者能否在一生之內，保持這桃源似的境界，正成問題，他們的後一代的命運，更難說了。（十月十五日）



### 斥一種謬論

上海益世報十月廿七日社論

蒲立德的「訪華觀感」發表後，由於其態度的懇切，立論的正大，文辭的動人，以及對中國現狀了解的深刻與透澈，已得到普遍的歡迎與好評，這是美國真正民意的反映，其得到歡迎與好評是理所當然的，但也偶有聞之不樂，甚至表示深惡痛絕的，那就是蘇聯出席聯大代表的蘇辛斯基，及蘇聯在華第五艦隊的共匪。不過這原是可以想到的事，並不值得奇怪；奇怪的是

一向披著愛國愛時的外衣，而以中國自由份子自命的某大學教授，現在竟也與蘇聯和共匪採取同樣態度，且竟至以「評蒲立德的偏私」，不健康的訪華報告」為題，大發其荒謬絕倫的怪論，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我們不能不予以駁斥。

說起來真令人驚異，這位教授所以認為蒲立德主張的動機為偏私，除認為一美國企圖用金錢來收買中國，要中國人替美國犧牲」外，乃是因為：「蒲立德主張援助中國，實際上他援助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國的國民政府。理論上，政府本來是代表國家的；但在歷史上，政府常常是不代表國家的；目前的中國處於一種特殊情形。顯然在他的眼裏，國民政府在未來的歷史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將是另一個政府。他還怕我們不領，他的暗示，竟

更亦諷刺地說：「這一個政府確已與人民脫節，與人民的需要脫節，與人民的福利脫節，與人民的意願脫節。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國內國外所公認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國人民」。這又顯然在他的眼中，是另有一個政府在政治上已能夠代表中國人民的。經他這樣一來，蒲立德主張的動機就成為偏私的了。我們在此並不願為政府辯護，但政府之值得批評是一回事，而其代表國家乃另一回事，我們何能因其值得批評之故，而否認其代表國家？同時今日政府如不能代表中國人民，難道今日共匪就能代表中國人民？以自已偏私的立場來評度蒲立德的主張，恐怕真正偏私的是彼此謬論的作者自己，而非居於客觀地位的蒲立德。

其次，這位教授所以認為蒲立德主張的動機為不健康，乃是因為「他主張在三年內貸給中國信用借款六億美元，用以購買美國貨物，原料與機器；他實在是間接替美國貨物買單」，這正是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其實，我們對外貸款所應顧慮的是有無損害國家的主權。貸款不能毫無條件，是一個很平常的事。貸款於中國以貸款購買美國的食物和機器如係基於國家迫切的需要，即其替美國貨物買單，也絕不是什麼罪惡之事，何況這種以美國有商業企圖反對美國經濟投機的怪論，乃是一種極無聊的托花呢？

以上兩點，為其主題所在，其他荒謬之論尚多，我們不暇逐一駁斥，不過不管這位教授如何鼓其如簧之舌，顛倒是非，企圖迷惑讀者，而其背後的真面目，我們是看得真清楚。實言之，這只是代表中共發言而已。我們不相信這種謬論除代表中共外還能代表任何一個中國人民。因為當前經濟危機嚴重，大眾生活均受威脅，中國今日需要經濟援助，有經濟援助始可減輕生活痛苦，是一個事實問題。而共匪既以武力行取政權，自不能還在肆其破壞之餘，作其幸災樂禍之想。然而我們所最驚異者，現在尚在政府區辦雜誌

### 政府的度量

天津益世報十一月十七日社評

現階段的世界歷史，差不多每一個國家都要從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選擇一種。一種生活方式是建築在大多數人的意志上，其特點是自由的制度，代表式的政府，自由的選舉，個人自由的保障，言論及信仰的自由，及不受暴力的壓迫。另一種生活方式是以少數人的意志強制多數，利用恐怖威脅，統制報紙廣播，控制選舉進禁個人自由。這段話是甘密門總統今年夏天演說中的警言，也就是世界不同政治制度的寫照。我們即將行將行的政府當然是屬於第一種生活方式的。要採取這種生活方式的政府必須有寬宏的度量。

接受批評是實行民主政治者應有的風度。美國憲法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一創奪人民言論或出版的自由。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書迭次申述各邦政府不得制定法律，一創奪人民言論或出版的自由。這一些法律與是美國民主政治成功的要素，也是美國政治的最大優點。因為除非有言論批評的自由，你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選舉真正的自由政府的。也許有人認為在一個國家遭受困難的時期，容忍反對的意見，便不能集中民衆的意志，而有礙於政策的推行。這未免是坐井觀天的說法。言論自由，是革新社會巨大的力量。平時如此，危難之時，亦復如是。假定政策是正確的，反對意見的存在，祇要不釀成武力的爭奪，便特無害於政策的推行，並且還是一種保障。

其寬宏任諒，容忍異心，不僅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抑亦為我國歷代相傳的立國之道。譬如周武王伐殷以前，很注意殷朝的政治動向。據說他曾一連收到三個政治情報。第一個是「後黑腹耳」，第二個是「賢者出走」，第三個是「百姓不敢誹謗」。頭兩個報告武王都認為「其亂未至」。直到第三個報告，他才敢動員興師。足見自古以來，莫談國事的現象並非國家的好兆。

最近本報電訊，上海觀察週刊有將被查封之傳訊。觀察週刊揭示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點為其言論的基本立場。我們在其第一卷二十四期所載「辛勤，忍耐，向前」一文中，可以看出在滔滔的今日，出版這樣的一個刊物確是一種清潔艱苦的事業。我們固不敢斷言該刊主編人有無政治背景，但就刊物本身表現的來講，觀察週刊有數千的作者，是一個超然的刊物，其銷路由五千跳到二萬五千並非偶然。當前的政治未能盡滿人意，實為當局切膚之痛，一個無黨派背景的人民刊物對於現狀的批評指摘亦屬理所當然。觀察週刊載文字，既非由二人包寫，故其論調見一見智，初無定型。即以儲安平氏所著評蒲立德報告一文而言，立論雖覺激烈，而其言詞，如與美國共和黨對於民主黨，英國保守黨對於工黨的譴責相比較，並不足異。蒲立德的報告原為美國人寫的，處處要就美國人的立場來推斷中國的局勢，所以儲氏認為偏私。至於儲文第二段說到政府與國家的問題，乍聽確是刺耳，但是受過英美式民主訓練的人們會感覺這是民主國家在野政論家的憤怒，一個最能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府也可能聽得到這樣的呼聲。

總動員以來，政府曾重申保障自由的信念。在軍事進行期間，激烈的批評指摘自非當局所樂聞，但祇要其言論，旨在在鼓吹武力推翻政府，當局容忍為難，想不在禁錮之列。實施動員的目的，在於掃除民主障礙，貫徹和平建國方針。像周厲王使衛巫監謗的笨法決非當局所屑為。民主的修改，要君政治的容忍，國家的安危繫於政府的度量；當局想不河漢斯言乎？



### 請政府一讀此信

編者先生：今年陝西收成，很不景氣，尤以鄂縣長安為最，全年所得不敷差額所出。農村破產，人民整天在饑饉線上掙扎。富者僅以包穀糊口，窮家唯有地菜充饑。今雖顯明，朝不保夕。

邇來秋收正忙，人們無暇他顧，而鄂長僅恨之愈，其於水火。凡欠糧未繳清者，都是債戶。因為整個農村破產，所以每家都在被債之列。衙門差役，狗仗人勢，狐假虎威，對於百姓，百般侮辱，兇惡萬狀，毫無同胞之情。每至一村，逢人索糧，差即付者酬以小賄，方免其禍，否則便拳打足踢，亂棒交加，繩索網羅，視為罪犯，押至鄉公所嚴辦。繼又延門追索，男性若他往，則女性代家其禍，亦押鄉公所。甚至老頭幼童，均不成人質，值此嚴冬降臨，秋收未畢之際，人們真是饑寒交迫，無可奈何。

縣役一來，風聲鶴唳。每至一村，鄉人們四散奔逃，各自逃命，十室九空，有若野鴉一般。無知婦女見差役驟至，驚惶失措，有跳井避而遭滅頂者；慘絕人寰，古今則少有。凡鎮門而走，縣差征催者，縣役則損其鎖，破其門，然後入內以水灌坑，濕及被褥無利歸宿之所。

被押者於未完糧之前，絕不釋放。家屬們因急於救人出難，於是勉力籌糧，繳納者數日擁擠，有等候數日以待完糧者。若託人於商賈繳納，則須賄賂。糧賦處在驗過斤時，秤無條件的是四十五度的角度，而且繳納者無權親自驗看或要求重驗。於是原來的百斤，變作七十。

鄉鎮的先生們，利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大做生意。名義上公開買糧，代人繳納。其實買者若屬在押，立可常時釋放。人們為求解救家屬早離苦海，因之不惜以高出市價近倍之代價完糧。鄉鎮的先生們不但漁人，而且營利，一舉兩得。

編者先生：我是廣州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局的一位小職員。大學畢業的那年正是廣州和武漢淪陷，政府西遷的時候。從那時起，我便參加了抗戰的工作。在敘昆及滇緬鐵路滿過汗，也會在中印和史迪威公路流過血。八年的血淚，只望勝利了，得做個強大的，民主自由的國民。誰知二三年來我們的政府不爭氣，自相砍殺，在國際上不獨把國際地位慢慢的從四強中擠了出來，變成了五強中的尾巴，甚至最近恐怕連尾巴亦不大做成了，對內呢，近兩三天又來一套實施民主憲政的全民普選。據中央社本月廿二及廿三日的電訊，說是普選已圓滿成功，民主憲政之中國已奠定了萬年不拔之基礎。青年黨的會場更厚顏的說普選經過良好，無愧於歐美諸先進國。其實，這都是騙老百姓的把戲。我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奉公守法的公務員，照理算得是一個中等國民，應該有資格投一張神聖的票。但是天哪，說來痛心，我們整個公路三區局的員工不獨選舉權選票也還沒有看一眼的就被辦黨的人搶去投選他們黨的候選人，同時還要攤派一投票事務費呢！這樣的政治，如此的作風，怎能不令人憤憤若什時候我們才能有一個理想的政府。現在且讓北方的朋友們知道一些廣州的普選情形，使大家得知天下的是為利到產部是一樣黑吧！

### 大選史料

西安 十一月廿日

且先說明我們公路三區的員工與工會及黨部的關係，以便容易明白好好的選舉，為什麼會跑出一黨黑棍來。南京有個交通部。交通部下面有個公路總局，專管理全國公路方面一切的業務。公路總局將全國面積分為八區，每區各設一個公路局。總局和區局各有一個公路工會。相當這些工會而存在的便是中國國民黨若干區公路特別黨部。我們是廣州公路總局第三區局的員工，所以有一個第三區公路工會，因此亦同時有一個中國國民黨第三區公路特別黨部。第三區局的員工加入第三區公路工會作會員是很合理，很自然，同時亦很願意的，但要每個第三區公路工會的會員都填申請書請求加入第三區公路特別黨部作黨員，却有幾分不合理，不自然了。但不管你是黨員也好，非黨員也好，所有工會的會員一律印上一「信仰三民主義」的口號。由此總可知黨部的利害，你縱不願和黨發生關係，黨的關係却會一定纏到你的身上來。

現在就選舉。本年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時，普選的玩意兒分了。我們職業團體的第三區公路工會共得了選舉權證三千一百五十張。照理這些選舉權證是分發各會員，由各會員自行投票的，當正分發選票權證時，我們三區公路特別黨部的黨員面色蒼白，上氣不接下氣的匆匆跑來了。不由分說，先把所有選舉權證一手搶過來，然後訓話「你們不能自由選舉，我有困難，上面要我負責把中央指定的第七區公路特別黨部的張國華同志由我們第三區公路工會裏以全票選出。這是上面統籌選舉的，沒辦法」。黨至上，黨就是這樣跑出來操縱我們職業團體的工會了。結果黨員是有辦法的，沒辦法的才是我們老百姓，因為我們只能眼巴巴的看官把選舉權證放進他的皮包去。這年頭打紅領帶的部常常被指定是共產黨，又有誰敢不願落與黨爭短長呢？

黨官把我們工會的選舉權證檢核後，還要限我們去排隊打手指印，和填寫「張國華」的選舉票。這樣却使我們有些火了的選舉權被剝削了不算，還要當監犯一般的打指印，這還算是人嗎？但黨官辦法「這是命令，沒辦法」。但他終究有辦法的，他是把眼光轉移進三區局裏面各工作單位主管人的身上去，在那些主管的員上轉念頭。他的辦法是要各單位主管人員實簽出會寫字的工人或雜役五十名，分別任廿二及廿三日間投完三千一百五十張選票。當時即成立了這樣一張攤派投票專家的協訂：

- 中國國民黨第三區公路特別黨部 十五名
-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局 十五名
- 交通部第三公路運輸處 一十名
- 交通部第二機械築路工程總隊 一十名
- 共是五十名。黨部所派的投票專家為何等人不得而知，三區局，第三運輸處及第二築路隊所派者則通是司機、技工、和工人雜役。這樣，打手指印，填選舉票總算沒有問題了。

但是問題還是有的。這五十名投票專家要在廿二及廿三兩天內投完三千一百五十張票，則平均每人每日至少要投完三十張。每日工作八小時，每小時起碼要投三張至四張。黨員是講面子的，親自規定不準連投一氣的寫完這三千一百五十張票，要轉彎抹角的，投完站站，那裏跑跑，這裏來一二張，那裏投三四張的，總之裝出不是作弊的樣子去完成這神聖的任務。這樣，問題就發生了。第一，這般專家要吃飯，要睡覺，要喝茶和抽煙，因此要錢用。第二，消費錢從那裏來呢？張國華同志遠在蘭州，大家既素味生平，又無親戚關係，誰肯替他拔荷包？問題是的確重起來了。但我們的黨官有的辦法，自然又是他站起來說話了。各單位既然可以派專家去投票，自然可以再痛快些，送佛送到西天，再來派一些「投票事務費」。

（下接十八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三三八、四三二一

國內：三個月十二元、六個月廿四元、一年四十八元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郵資在內，如欲訂閱，請向郵局掛號，以便掛號。

觀察社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寶書店  
北平王府井中法大藥房一號

儲安平主編

# 觀察

第三卷 第五十期  
第六年十二月六日

### 本期作者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田汝康：倫敦 學研究生  
徐中玉：山東大學教授

# 法律、道德、與大眾利益

吳恩裕

一個國家在動亂的狀態中，其人民的行動最迫切地需要指導的原則。但是，在實際上，他們却不易得到這種原則。何以呢？因為在這種國家裏，不但「事實」被有力地曲解着，甚至於蒙蔽着；並且更有力地宣傳着似是而非的謬誤的「理論」。可憐的是那些作爲平民的羔羊，被強力的牧人無情地鞭撻着，被謬誤的理論引曳着。鞭子的威脅使他們不敢反抗，理論的迷惑使他們都想不到反抗。

我願意闡述西方三種關於動亂時代的理論，俾供人們參考。不過，我要先聲明：這些都是西方人的看法，我祇是在「闡述」這些看法而已。雖然把這三種看法聯在一起討論，是我的見解；但我個人對於這三種看法本身，並沒有自己的創見。

(一) 第一種看法是人們一切行爲應以法律爲依歸。無論各派法理學對於法律如何解釋，但它們却都認爲法律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必要工具。有了它，不但人類的生活在消極方面可以避免許多擾害及損失，在積極方面也可以增進人們的物質的及精神的福利。所以人們必須服從法律；服從法律就正是實現你自己的利益。這是一種最普通，最正當的看法。在當感下，我們認爲這看法是有理由的。

然而這種看法是要遭遇到一個困難的。這困難便是：所謂法律是會永遠代表「公正」的麼？事實上，法律是不會永遠表示公正的。不但時代環境的演變，可以使一條法律違背時需，即造法人的智力、偏見等等，也可以產生與民衆利益抵觸的法律。這些法律當然都不能算是公正的，它們所代表的是無知，是偏見，是守舊，是退化。當法律真正到了這種性質的時候，要人們仍然服從它，恐怕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

於是我們不能不承認有追求一個另外的行爲準則的必要。這必要不是近代纔有的，古代希臘就認識這種必要性。他們早就有所謂「較高法律」(higher law)的觀念。那就是說，當現行法律不公正不合理的時候，他們訴諸一個比現行法律更高的法律，來做判斷行爲的準則。那準則，據今日所知，希臘人是在「自然」觀念中發現了的。他們認爲：自然是絕對公正的，凡法律必須與自然法則相符合；否則應以自然法則爲最後的準繩。例如有人反對當時的奴隸制度，而說：現行法律承認奴隸制度是不公正的，因爲照自然法則的啓示，人們生來都是一樣的；你是公民，我是奴隸，完全是習俗的法律造成的，因此奴隸制度便應該取消。這種講法，充分地表明一般法律不公正不合理的流弊，以及追求另外一個行爲準則的必要。我想我們是不應該忽略這種必要性的，因爲它的實現可以使整個社會更進步，更合理。

(二) 近代人並不是不承認這種必要，而是放棄了「自然」的觀念。他們每當國家政治腐化，法律不能代表公正的時候，便訴諸「道德」的裁判。如果我們說古代重視「自然法則」，我們便可以說近代重視「道德法則」。按着這種看法，一件事情儘管從「法律上」能做得通，但在「道德上」還發生應不應該做的問題。這也就是在一般法律之上，又有一個較高的行爲準則。

我們可以說，直到現在，西方國家的人民仍然根深蒂固地受着這種觀念的影響。有名的哲學家羅素，在第一次歐戰時

，曾倡反戰之論，並拒絕徵調入伍；他所根據的就是道德的原則。從道德觀點上講，他既可以根本地認為一切戰爭都會給人類帶來重大的損害，因此便都是不道德的；也可以認為某一次特殊的戰爭，在道德上是說不過去的。在上述兩種情形中，他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良知(Conscience)而反戰，而拒徵。這便是以道德為準則而抗拒現行法令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又如政治多元論反對國家權力獨尊的論證，也是站在道德立場上面的。照他們的意見：國家不應該以專制的法令限制其他社團的自由，妨害其他社團的獨立。因為在他們看來，國家也不過是一種之社團，而凡是社團都和人們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也都是由於適應人性的需要而產生的，所以國家和其他社團在道德上的地位是平等的。國家的法令祇能有調停各社團間關係的功用，不能干涉社團內部的發展。這種反抗國家專權的論證，也顯然是立腳於道德的基礎上面的。

道德之足以匡正法律，之足以做為一個在法律之上的行為準則，已如上述。然而，道德果然是一個圓滿無缺的公正原則麼？進一步的探討仍然會發現：道德不一定代表公正。在以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中，是沒有一致應用的道德原則的。對於甲階級有用的德目，對於乙、丙兩階級便不一定應用。反之亦然。如以勤、儉兩德目為例：照某一派的理論講，它們都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資本家更有意義的德目。因為一個資本家愈勤，愈儉，他的資本便愈積的愈多，所以他勤有勤的效果，儉有儉的效果。對於一個中產階級，勤、儉的意義便比較稀薄。何以呢？因為中產階級如果祇希圖用勤、儉來變更他的階級地位(即欲變成資本家)，是不夠的。他顯然地還有待於特殊機會的造成。如果他時運不濟，不但不能上升為資本家，反而可以淪為無產者。至於對於勞苦大眾，勤、儉幾乎可以說毫無意義。即使他們能勤，也不會多賺多少金錢，因為他們筋肉勞力是有限的；即使他們能儉，也不會多積蓄，因為他們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勤和儉的美德，對於他們祇是一個諷刺。

由上述一例，可見道德原則的應用是局部的，不是普遍的。因此它代表的公正，在某些人看來是公正，在另外一些人看來便不是公正。總之，道德也不是普遍的公正原則，它在某些時候，對於某些人，可以說比法律更能表示公正一些；但在另些時候，對於另一些人，它也和法律一樣不能代表公正了。有人說：「道德是階級偏見化了的」，似乎不無道理。

(三) 如果照上面的說法，我們豈不是不能有一個比較公正的行為指導原則了麼？我們既不信任法律，又懷疑道德，這豈不將使社會紛紛離析了麼？不會的，我們不是主張取消法律，取消道德，而是找一個批判法律和道德的更高

的標準，給人們的行為找一個更公正的指導原則。這標準，這原則，就是：大眾的利益。

法律的公正，顯然地不能建築在創造它們的權威上。一條法律，儘管是有權的合法的立法者所創造的，但假如它的內容和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我們仍然沒有理由說它是公正的。和公正脫節了的合法性，是應該被揚棄的。法律治人，原為利人；不能利人，反而害人的法律，取消了它，不但不不是不公正，反而是公正。因為取消了它更適合人民的利益。一切作為實現人民利益的工具，其利弊的考驗，最後仍然須以「人民的利益」為準則，為依歸。法律也是這種工具之一，所以它也不能例外。

道德也是如此。它也是維持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工具。過去的思想家少有懷疑道德的公正性的。偶有一二大膽的詩人、怪人，發為懷疑道德之論，便必然地遭遇到社會強烈的攻擊，認為大逆不道。但經過馬克斯的分析，便使我們真正瞭解：所謂道德的階級性，實在是不能掩飾的事實。對於甲階級公正的有用的，對於其他階級即不能應用，反之亦然。所以，道德的原則也不能普遍地應用於所有一切的人。這種道德可以說也喪失了它做為為社會人羣造福之工具的稟利性。這一類的道德原則，也應該被揚棄。

但是上面的話，並不是說社會人羣不需要法律，不需要道德；而祇是說，法律和道德要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並且是大眾利益。關於此必代表「大眾利益」一節，有兩種可能的解釋或說明。第一種說明是：人與人在道義上，「應該」是平等的，我們「不該」祇顧及甲的利益而忽視了乙的。假如忽視了的話，在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但是這種說明只能算是人道主義者的說教，其結果或者他可以說服三五个虛誠的信徒；若希望他的說教普遍地生效，顯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這種說法不能做為一種有效的社會政治理論。

第二種解釋便比較切合現實了。這種看法認為：人們本來自然是平等的，任何社會設施都不能祇注意甲的利益而忽視乙的；假如忽略的話，則自己利益被忽略了乙、丙、丁等，必不會長久容忍，必將與甲從事抗爭，以求達到普遍地實現每個人的利益。因為照我們的看法，人類過去的歷史就是一部特權逐漸消滅的歷史。任何特權，即使有強大的力量維持，也不能延續多久。因為特權包括少數人特別的享受，也同時包括相應的多數人特別的犧牲。整個社會所趨赴的目的是少數特權階級的目的，而在達到此目的的進程中，多數人變成了活的工具。任何一個人都是不會長久給他人做工具的。他遲早要反抗，反抗到他和旁人的地位一致時為止。這種爭一致企圖就是人類追求平等的本質。

因爲人們爭一致性是由於天性，所以平等乃是社會政治理論中一個基本的原則。而這原則的普遍實現就正是大眾利益的實現。因此，法律、道德假如不能代表普遍的利益，不能代表平等，也就是說不能代表大眾利益，那麼，它們便一定會逐漸地走上被揚棄的路途。這是必然的，因爲大眾利益是人類社會行爲、

政治經濟措施的一個必然趨赴的，最後的目標。我們生值動亂時代，一切道德、法律的價值及準繩，都已發生動搖，我們唯一用以裁判，是度那些制度的最高、最後、最公正的準則，就是大眾的利益。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於南京旅次。

#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一)

韓德培

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正式頒行的出版法，先後有過兩種：一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國民政府公佈的出版法，一是民國廿六年七月八日國民政府修正公佈的出版法。前者姑名之曰舊出版法，後者即現行出版法。已往在國民黨訓政時期之內，爲了要取締一切不利於國民黨以至國民黨所組織的政府的言論與思想，上述兩種出版法對出版品及出版事業的限制，都是異常嚴酷的。這次十月二十四日行政院通過的出版法修正草案，把「黨」的氣息擺脫了，誠然是一大進步；但是此外，除了在細微末節上做了一些修正工作而外，在若干重要關鍵上，却仍沿襲着過去的精神，並未作值得使人贊美的重大改動。甚至在有些地方，還可說這個草案所規定的限制，比現行出版法還來得更嚴厲，更苛刻，更瑣細。從這些地方看去，外面傳說修正草案「已將尺度放寬」云云，祇可能認爲將原有限制的範圍擴大加寬了，而不是把原有的限制放鬆放寬了。

以上是我看過草案全文後的一個籠統的感覺。以下再分三點作一個分析：

(一) 從出版的手續方面說：過去兩種出版法，對於出版的手續，都係採取一種特許制，(舊出版法對新聞紙，雜誌及書籍，皆然；現行出版法則限於新聞紙，與雜誌)就是出版品特許在出版以後如屬違法須受法律上的制裁，並且在出版以前，就須向行政官署「聲請登記」，必須經行政官署「核准」以後，始得發行。(如有關於編輯或業務事項之記載，在舊出版法，且須另得中央宣傳部之核准，在現行出版法，則須另由內政部轉得中央宣傳部之同意)這種特許制，頗易流爲行政官署束縛出版自由的一種危險的武器；因爲在這種制度之下，誰能保證行政官署不濫用其職權，而不予「核准」？雖然在法律上發行人尙可有提起訴訟甚至行政訴訟之權，但在中國的政治現狀之下，這些談何容易；在西洋，當印刷技術開始發明之時，一般人認爲從事出版事業乃是一種特權 (privilege)，所以非得皇帝的特許，不得享受。但是這種制度，在今日就

稱民主自由的國家，都早已不復存在了。即在我國往日君主專制時代，雖間有因出版品中的文字問題而大興所謂「文字之獄」者，但對於出版品仍祇是實行事後的懲罰，而非實行事前的干涉，到了今日——尤其即將實行憲政的我國今日，如果真正尊重出版自由，這種事前干涉的特許制，就必須廢除才是。然而修正草案中對於新聞紙及雜誌的出版，却仍係採取這種特許制，實在令人惶惑不解。(可參閱草案第二章第九條至第十四條)即意倘若政府今後仍不願對出版事業在事前實行完全放任，而須預先知道有些什麼刊物將出現，以便隨時加以注意，似不妨另採一種備案式的報告制；就是由發行人於出版品首次發行以前，負責報告主管行政官署一次，但不須得其特許，便可逕行出版。這樣，發行人雖有報告之義務，而行政官署却無拒絕准許出版之權力，對於人民的出版自由當可不致有多大的妨害。

(二) 就記載事項的限制說：舊出版法與現行出版法，對於這一方面的限制，實在嚴厲得怕人。至於修正草案中的規定，對此雖略有刪削，但其限制之嚴，仍未見減輕多少。而且草案中，還另行增加了一些新的限制，爲已往所未有者。這些規定，可算是草案的精髓所在，值得特別予以注意。現在讓我將這三種法律的規定分別一一列舉出來，以資比較：

## A. 舊出版法規定：

- (一) 出版品不得爲左列之記載：
  - 一、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三民主義者
  - 二、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
  - 三、意圖破壞公共秩序者
  - 四、妨害善良風俗者(第十九條)
- (二) 出版品不得登載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第廿條)

(三) 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國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物關於軍事或外交事項之登載（第廿一條）

(四) 有關黨義黨務之出版物，不得違反中央關於出版物之各項決議（舊出版法施行細則第廿一條）

B. 現行出版法規定：

(一) 出版物不得為左列各款言論或宣傳之記載：

- 一、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違反三民主義者
- 二、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損害中華民國利益者
- 三、意圖破壞公共秩序者（第廿一條）

(二) 出版物不得為妨害善良風俗之記載（第廿二條）

(三) 出版物不得登載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第三十三條）

(四) 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國民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物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登載（第廿四條）

(五) 以廣告，啓事等方式登載於出版物者，應受前四條所規定之限制（第廿五條）

(六) 出版物審核標準，除依出版法第四章各條（即以上五條）規定者外，並適用中央關於出版物之各項決議（現行出版法施行細則第三條）

C. 出版法修正草案規定：

(一) 出版物不得為左列各款言論或宣傳之記載：

- 一、意圖顛覆政府或危害中華民國者
- 二、妨害邦交者
- 三、意圖損害公共利益或破壞社會秩序者（等廿一條）

(二) 出版物不得為妨害本國或友邦元首名譽之記載（第廿二條）

(三) 出版物不得為妨害善良風俗之記載（第廿三條）

(四) 出版物不得為妨害他人名譽及信用之記載（第廿四條）

(五) 出版物不得登載禁止公開訴訟事件之辯論，出版物對正在訴訟秩序中之事件，不得加以批評（第廿五條）

(六) 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所定，禁止或限制出版物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記載（第廿六條）

(七) 以廣告啓事等方式登載於出版物者，應受第廿一條至二十六條所規定之限制（第廿七條）

綜觀這些規定，有三點最值得注意：第一，舊出版法與現行出版法都承認有所謂「意見罪」(Deliberate Opinion)，而修正草案亦復如此。按思想和意見之自由表達，乃促進人類文明提高人類文化的必備條件之一。假如思想和意見無自由表達充分交換之機會，則不但今日世界上的種種科學文明將無從產生，即今日國人所熱烈企求的民主政治，亦必無由實現。所以在一個人民主政權的國家或想要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對於意見和思想的表達自由，都必須切實尊重，乃屬當然之事，無待煩言。我國新憲法中規定「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第十一條)，其着眼點當不外此。而且從法律的觀點講，單單表達了一種思想或意見，通常並不認為就構成一種犯罪行為。照我們現行刑法的規定，假如有人「意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必須還要「着手實行」，或至少要達到「預備」或「陰謀」着手實行的程度，始足以構成所謂「內亂罪」，否則便不成為「內亂罪」。(參閱刑法第一百條) 一種思想或意見的表達，至少至少要總要像美國已故的聯邦最高法院推事賀摩士(O. W. Holmes, Jr.) 所云：「如果足以使國會有權防止的實在禍患，有顯然即將發生之虞。」("such...as to create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hat they (the words) will bring about the substantial evils that Congress has a right to prevent. 見 Shenck v. United States, 249 U. S. 47 (1919) 一案) 然後始應該認為非法而予以取締。修正草案中，雖不復有「意圖破壞中國國民黨或違反三民主義」一類字樣，但是第廿一條第一款與第三款，却仍係承認有所謂「意見罪」，仍是對於出版自由的一大箝制。

第二，舊出版法與現行出版法所用的若干字眼，都是非常廣泛而籠統。例如所謂「顛覆國民政府」「損害中華民國利益」「破壞公共秩序」等等，便都極寬闊而無邊際，極易入人於罪。加以如後所述，這些名詞還可由行政官署的行政人員去自作解釋，於是人民不用文字發表言論則已，一用文字發表言論，便難免不「動輒得咎」了，尚何言論自由之足云？我們將來實行民主憲政，當然是要實行多黨政治的。那有一個在野黨對執政黨不常常以文字作嚴峻的批評，甚至率直表示希望它早些下野，好讓自己上台？這類表示算不是意圖顛覆政府，或損害國民利益？一個國民對於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不批評則已，一批評自難免不對現存的社會政治秩序有多少的不利。這類批評算不算是「破壞公共秩序」？修正草案對於這些廣泛而籠統的名詞，都繼續採用，未予刪除。



(除字面略有變動外，如改「損害」為「危害」，改「公共秩序」為「公共利益」與「社會秩序」。)它不但繼續採用了這些名詞，並且還增添了一些較新的名目，其中最刺眼的，一個是所謂「妨害邦交」，另一個是所謂「妨害本國或友邦元首之名譽」。究竟這些用語應如何解釋才對？假設現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實行了某種於中國不利的外交政策，中國國民站在維護本國利益的立場而加以批評，這算不算「妨害邦交」，算不算「妨害友邦元首之名譽」？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今後國人對於一切有關外交的問題，恐怕最好就只有一言不發了。照新憲法的規定，我們將來的元首，既不像戰前日本的天皇那種神聖不可侵犯，又不像英國國王那樣統而不治，僅和國旗一樣代表一個國家，而是掌握國家政治大權的一個首領，他在政治上的一切措施，在民主憲政的大原則之下，就不能禁止人民指摘批評。這種指摘批評，算不算「妨害本國元首之名譽」？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他就不成其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而巳成為中國昔日專制時代的一個皇帝了。而且在我們的刑法上，對於妨害國交罪，妨害名譽罪，都巳有非常合理而明確的規定，對於維護邦交及本國與友邦元首的名譽，都巳充分顧到，(參閱刑法第三章與第廿七章各條)我不懂何以又要在出版法中疊床架屋地重加規定，反顯得畫蛇添足。

第三，舊出版法與現行出版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這樣一條：「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國民政府命令之規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登載」。本來舊出版法中規定只限於「禁止或限制關於軍事或外交事項之登載」，而現行出版法中則擴大為「禁止或限制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登載」。修正草案對於這一點，是完全採取了現行出版法的規定，只把「得依國民政府命令之規定」，改為「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規定」而已。這一條規定，關係極大。有了這條規定，憲法中所承認的言論、著作，出版諸種自由，都可隨時用命令一筆勾銷；連出版法中其他關於記載事項的限制的規定，都大可說是裝璜的門面，成為不必需了。所謂「特殊必要」，所謂依「命令之規定」，所謂「禁止或限制」，所謂「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登載」等等，這些簡直就是說在任何時候，只要政府認為有特殊必要，就可立時以一紙命令，禁止任何出版品關於任何事項的記載。這也就是說，政府如要使某種刊物停止發行，就可隨時下令予以停止。這種規定，在過去國家對外作戰時期，尚可說是出於事實上不得已，但如在實行憲政以後，還要保存這樣一條規定，用意何在，殊難索解。我們知道依戒嚴法的規定，國家遇有「戰爭」或「非常事變」時，政府本可對

全國或某一地域，依法宣告戒嚴，而在戒嚴地域以內，最高司令長官就有權隨時取締報紙、雜誌、圖書、告白、標語等等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參閱戒嚴法第十二條)可見在這種緊急時機，政府並非無臨時應急的辦法可以採取。上述出版法的規定，不但在理論上是講不通，即在事實上亦屬不必要。這一條規定，一天不取消，出版自由便一天無保障。

修正草案中，還有一點是新增加的，是特別為保護個人的利益打算的。依其規定，出版雖不得為妨害他人名譽及信用之記載。一個人的名譽和信用，法律自當予以保護。但出版法中的這種規定，却是不必要，而且有危險的。第一說不必要。照我國刑法的規定。如有人以文字圖畫妨害他人之名譽或信用，他不但應負刑事責任(參閱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二項，第三百十三條)，還應負民事上的賠償及回復名譽之責任(參閱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而且據出版法修正草案的規定，新聞紙或雜誌所登載關於個人之事項，本人或直接關係人如認為不確，尚有請求更正之權利。(第十九條)這種種規定，對個人的名譽及信用的保護，不能不說巳非常週到了，何必在出版法中再作規定？第二說不合理。照刑法的規定，如有人誹謗他人，而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且非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罰。又以蓄意發表言論，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亦不罰：一、因自衛、自辨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參閱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第三百十一條)這些規定，對於發表言論的人，也有適當的保護，實極合理。而修正草案却把這些完全抹殺不顧，所以不能認為合理。第三說有危險。出版品中關於個人之記載，是否確係妨害他人之名譽或信用，應由法官去作公平適當的解釋。而修正草案却將此種解釋之權，授與行政官署的行政人員，而這些行政人員根據他們自己的解釋，便可有權對出版品禁止其出售、散佈、並得於必要時加以扣押，甚至對於新聞紙及雜誌，且得定期停止其發行，或永久停止其發行。(第三十六條)這樣使行政人員兼有解釋法律與執行法律之權，是多麼一件危險的事！

從以上這些地方看來，誰能不認修正草案對出版自由所加的限制，較諸現行出版法還來得更嚴厲，更苛刻，更瑣細？

(三)從違法出版品的處分說：在舊出版法與現行出版法中，對於違反出版法規定的發行人，編輯人、印刷人、尚有處以罰鍰及罰金的種種規定。這些規定，在修正草案中，大部分都已刪除，不能不說是一種改進。不過，就憲法

出版品的處分問題說，仍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處分的機關問題。修正草案對於此點，仍像沿襲過去的辦法，即任由行政官署來實施停止發行，禁止出售或散佈，扣押出版品或扣押其底版等等處分。這個問題，與前面所講的特許制及關於記載事項之限制兩個問題，本有非常密切的聯帶關係。如該兩個問題有比較妥善的修正辦法，則此一問題，便可隨之而減輕其重要性。不過，無論如何，停止發行與扣押出版品或其底版，對出版事業影響極大，如任由行政官署隨意實施，終屬不妥。這種比較嚴重的處分，應屬諸司法機關的職權範圍，以由司法機關去執行為較當。

我現在作一簡單結論如下：

- 一、出版的手續方面，應取消特許制，改採備案式的報告制。
- 二、記載事項的限制方面：
  - a. 「意見罪」應取消，至少應有更確定而具體的規定。
  - b. 妨害邦交，妨害本國或友邦元首之名譽，妨害他人名譽及信用等規

#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儲安平

十一月八日

十月二十四日，行政院臨時會議通過「出版法修正草案」(以下簡稱「草案」)，送立法院審議。本刊函約韓德培先生撰文評論，以供當局參考。韓先生這篇文章，是從政治的和法律的兩個角度上着筆的，所論極為詳盡，我們極望立法院審議這個「草案」時，對於韓文所論，能予採納。我現在再就條文的本身，就韓文未觸及的地方，補充意見如左：

一、「草案」第二條：「出版品分左列三種：(一)新聞紙，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日或隔六日以下之期間，繼續發行者而言。(二)雜誌，指用一定名稱，並裝訂成本，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間，繼續出版者而言。(三)書籍及其他出版品，凡前二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屬之。新聞紙或雜誌之號外或增刊副刊等，視為新聞紙或雜誌。」

右文發生左列疑義：

- 1. 用一定名稱之出版品，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間，繼續出版，但並不裝訂成本，在此種情形之下，是否即不作為「雜誌」論？
- 2. 用一定名稱，並裝訂成本，其刊期在三個月以上，(如每一百日出版一

定，皆應刪除。

c. 第廿六條應完全刪除。

三、違法出版品之處分方面，停止發行(無論定期或永久)，扣押出版品或扣押其底版，不得任由行政官署隨意實施，而應歸司法機關執行。

四、此外政府如真正想予出版自由以保障，應針對當前拼殺出版事業之種種不法行為，作嚴厲制止之規定。例如規定凡聚眾搗毀出版機關或毆傷從事出版事業之人員者，應比照刑法之規定加重處罰。

五、為獎勵出版事業亦即文化事業計，應規定每年年終由教育部、新聞局、或其他著有榮譽之民間學術團體，聘請學術文化界學識品德俱負重望之人士，組織一評議會，選出一年內最有成績之新聞紙、雜誌、或其他出版品，最有成績之編輯人、社評撰稿人、著作人、新聞報導員(分國內的及國際的)等等，分別予以獎金或獎狀以資獎勵。

期，或每四個月出版一期)繼續出版之出版品，是否即不作為「雜誌」論？

3. 有一種出版品(如市上流行的一種「叢刊」)，其編制與雜誌相仿，其刊期大體上每隔十日、半月、或一月出版一次，但並未明白規定，在此種情形下，該出版品究為「雜誌」，抑為「書籍」？

4. 「草案」第二條最後一句：「新聞紙或雜誌之號外或增刊副刊等，視為新聞紙或雜誌」，所謂「視為新聞紙或雜誌」，其義含糊不清：視為「新聞紙」或「雜誌」乎？抑視為發行該項號外、增刊、副刊之該新聞紙或雜誌之一部分乎？如係前者，則該「號外」「增刊」「副刊」之出版，必須按照「草案」第九條規定，於事前申請登記，非奉核准，不得發行。如係後者，則報社(新聞紙)即可出版各種副刊(即「雜誌」)，雜誌社亦可每日出版增刊(即新聞紙)，或其他副刊(即雜誌)，而不須另行申請登記。

- 右舉四點，足見原文用字，頗多含糊。立法院於審議時，應求其明確清楚
- 二、「草案」第九條前半段：「為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者，應由發行人於

首次發行前，填具登記聲請書，呈由發行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於十日內轉呈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核准後，始得發行。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項登記聲請書後，經審查與規定相符者，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並轉請內政部發給登記證。一

右文發生左列幾個問題：

1. 按照右引條文，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核准與否，其權在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但同時又須獲得內政部發給的登記證。這兒發生的一個問題：即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的「核准」，是否即為最後之決定？抑或須俟獲得內政部發給的登記證以後，才算獲得合法的發行權？如係前者，則內政部登記證之獲得與否，便無意義；即使沒有內政部的登記證，亦無礙於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果係如此，則又與「草案」第十條，第十五條所規定者不符。如係後者，即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須於獲得內政部發給的登記證後，才算完成依法申請登記的最後程序，才算取得合法的發行權，但「草案」祇說「省政府或直隸於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項登記聲請書後，經審查與規定相符者，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並轉請內政部發給登記證。」而對於內政部發給登記證的時間，却無明文規定，實有不安。因為既然認為要俟取得內政部的登記證，才算取得合法的發行權，則該新聞紙或雜誌，雖因省市政府的核准，可以先行發行；而如內政部的登記證遲遲不發，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始終在一種尚未獲得合法根據的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勢必影響該新聞紙或雜誌的業務計劃。按照過去情形及「草案」規定，內政部的登記證應當是依法聲請登記證程序中的最後一步，因此我們認為：修正的出版法對於內政部發給登記證的時間，亦應有明文之規定。我們認為內政部於接到省市政府的公文後，應於三十日內發給該項登記證。

2. 按照右引條文，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人，應於發行前填具登記書，呈由發行所在地地方主管官署，於十日內轉呈省市政府，而後者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是則自申請至核定，前後僅有二十天的時間，不能謂不迅速。新聞局董局長十月三十日在南京發表的談話中，並特別提及此點，謂以前的規定為「十五日」及「二十八日」，現在一律均為「十日」，使核定期間縮短一倍以上。

但是問題不在核定時間的縮短，而在假如不在限定時間以內核定，又怎麼辦？按照過去經驗，新聞紙或雜誌的發行人，最感痛苦的，是依法聲請以後，常常石沉大海，迄無下文；甚至有經過六個月以上而仍不見批復者。因之，為解除這種情形，並減少新聞紙或雜誌的發行人的困難起見，我們認為：修正的出

版法應當規定：假如在向發行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聲請登記，於三十日後仍不為核定者，該申請人即可逕行發行該聲請登記呈文中所指之新聞紙或雜誌。

3. 按照右引條文，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核准與否，其權在省市政府。但細在「草案」，關於此項核准與否的標準，祇有一條，即：「經審查與規定相符者，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這個規定的反面應當就是：祇要不是與規定不符者，即應核准。但是問題不在此；問題在假如聲請登記，與規定並無不合，而省市政府批駁不准登記，則其補救辦法應如何？在原則上，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其核准與否的權力，完全操之于地方政府，是否妥善，很可研究。在京滬平津一帶，地方政府在各種顧慮下，人民要求發行報紙或雜誌，比較上或尚容易，而內地及後方邊遠省區，如將此種權力，完全交於地方政府，則人民發行報紙或雜誌的權利，恐將遭受更大的限制。因為內地的民主空氣比較稀薄，中央也不能處處顧到，在此種情形下，恐將發生親我者予之，不親我者拒之的情形。就理論上說，憲法承認人民有言論出版之自由，行政官吏如侵犯人民這種權利，是為違憲，人民可以向司法機關進行訴訟。實際上，今日中國人民是否能使此種方式，殊為疑問。因此，我們認為，是不是在修正的出版法中，應當更積極地明文規定：祇要與規定相符，即應核准；同時規定：地方官署無故批駁，不准發行新聞紙或雜誌，申請人可以向上級的機關訴願，以為補救；我們願意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以供立法院審議此案時的考慮。

三、「草案」第九條後半段：「登記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如左：（一）新聞紙或雜誌之名稱（二）發行趣旨（三）社務組織（四）資本數目，器材設備及經濟狀況（五）刊期發行新聞紙者並載明其版數（六）發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七）發行人及編輯人之姓名、年齡、籍貫、經歷及住所。」

「草案」第十條：「第九條所定應聲請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者，其發行人應于變更後七日內，按照登記時之程序，聲請變更登記。……」

「草案」第二十八條：「……不為第十條之聲請變更登記，而為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得于其為合法之聲請變更登記前，停止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

按照右引條文，凡第九條所載各項，如有變更，便應聲請變更登記，否則即將遭受停刊之虞。我們參以實際情形，此種規定，困難滋多：

1. 資本數目，器材設備，經濟狀況 先說資本。在幣值這樣不穩定的狀態下，任何事業，它欲繼續支持，勢須時時增資。其事至明，不必舉例。再說器

材，譬如一家報館，本來沒有汽車，今年買了一輛汽車，這算不算增加了「器材」呢？至於經濟狀況，含義更不清楚。上一個月稍有盈餘，這一個月他可維持，下一個月或者虧折甚多，這算不算經濟狀況有了變動呢？假如上述的例子都算，則一家報館或雜誌社，恐怕一年到頭，每個月都要聲請變更登記。其事之不易行，昭昭甚明。

2. 發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 所謂「所在地」，不知如何解釋。「所在地」之變更，可能有左列三種情形：

- a. 自甲省甲市甲縣遷至乙省乙市乙縣。
- b. 在同一城市，自甲街甲巷遷至乙街乙巷。
- c. 在同一街道，自甲號門牌遷至乙號門牌。

條文中所言「所在地」之「變更」，不知究係指上列三種情形中的那一種。若係第一種，則猶可說。但因爲發行所所在地既自甲省甲市甲縣遷至乙省乙市乙縣，則照本「草案」第七條第二十九條等之規定，其「地方主管官署」業已變更，自應變更登記。但若包括第二種第三種，則對於新聞紙或雜誌的發行人，便極困難。（按照我們的經驗，所謂發行所所在地之變更，包括第二種第三種情形在內。）譬如在上海這種大都市裏，搬個家是極尋常的事情，而且照一般租賃契約，都規定期限，期限滿後，房主可以叫你搬家。在此種情形下，關於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即須聲請變更登記，未免使新聞紙或雜誌之經營，太不穩定。至於印刷所之變更，也屬同樣情形。特別對於雜誌，它可以這一個月交甲印刷所承印，下一個月交乙印刷所承印，再下一個月又交丙印刷所承印。假如每換一家印刷所，便須聲請變更登記，亦未免騷擾太甚。

因之，我們認爲：「登記聲請書應載明之事項」中，當應求其簡單。即以第九條第六款而論，需要在登記聲請書中載明印刷所之名稱，但事實上，辦一個雜誌，核准與否，尙無把握，還那兒談得到交那一個印刷所承印呢？至於變更登記，應當僅限於發行人之變更爲限，因爲「新聞紙或雜誌之名稱」若有變更，則一方面對於舊的是「註銷登記」，對於新的是「聲請登記」，不應作爲「變更登記」論。其餘社務組織、資本數目、發行所地址等若有變更，應令發行人呈報備案，不宜作「變更登記」論。關於此點，我們希望立法院審議時，能作合理的修正。

四、「草案」第十五條：「新聞紙或雜誌應記載發行人之姓名、登記證號數、發行年月日、發行所、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我們以爲於關「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並無記載之必要。我們認爲新聞紙或雜誌，其責任已由發行人負之，印刷所不應再分負任何責任。既不分負任何責任，亦即無將「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記載之必要。這次上海市約運動委員會通過雜誌用紙節約的辦法，不正當當的通知各雜誌社，（本社至今未收到任何用紙節約的通知）而却規定叫各印刷所不得承印超過頁數之雜誌，企圖通過印刷所來控制雜誌，我們甚以當局不走正路而走邪路爲可惜。印刷所和雜誌社的關係是業務關係，除此以外，即無其他。我們希望政府在合法合理的程序下管理出版事業，而不要企圖通過商業性質的印刷所來控制言論性質的出版物。

五、「草案」第十七條：「新聞紙或雜誌登載之事項，本人或直接關係人請求更正或登載辯駁書者，在日刊之新聞紙應於接到請求三日內更正或登載辯駁書，在其他新聞紙或雜誌應於接到請求後第二次發行前爲之。……更正或辯駁書之登載，其地位應與原文所載者相同」。

右文最後一句，發生困難。舉例言之，假如一個報紙的頭條新聞，有記載錯誤，被記載錯誤的本人或直接關係人請求更正或登載辯駁書，是否應在頭條新聞的地位，將該更正或辯駁書登出來呢？按照「草案」，是應當這樣辦的，因爲「草案」規定：「其地位應與原文所載者相同」。但考諸古今中外，從未有一個報紙，其頭條地位是登載更正或辯駁書的。因之我們認爲「草案」第七條最後一句，應予刪去。

同時又可能發生一個問題（雖然在事實上不致於發生），即假如有一項記載，被記載的人認爲記載錯誤，提出辯駁書一篇，竟長達十萬字，則這個新聞紙或雜誌應不予以刊載呢？如不刊，則違反法律。如刊，則照目前報紙或雜誌的篇幅，恐非爲之出一特刊或專書不可。（假如是雜誌，則它又違反了「紙張節約」的規定。）關於辯駁書字數的問題，亦應有補充的規定。

六、關於「草案」第四章（二十一條至二十七條）出版品登載事項的限制，韓德培先生文中已有詳論，我們完全同意。其中關於第二十六條：「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規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記載」，此條假如不能完全取消，我們主張在這條條文之後，加上左列文字：

「中央政府此項禁止或限制之命令，應於命令發佈後一個月內，咨請立法院追認；立法院應於接到咨文後十日內決定對於此項命令之追認與否；如立法院不同意此項命令時，該命令應即作爲無效。」

關於「出版法修正草案」的批評，本人僅補充陳述幾點意見，主要的部分均包含在韓先生一文之中。在根本上，我們反對另設「出版法」來約束出版事業；出版品的一切責任問題，儘可照刑法的規定予以處理。假如在實際的情形之下不能達到這個理想的地步，則出版法的製訂，應力求其合理。我們竭誠希望立法院審議此案時，能考慮並採納我們的意見。

# 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 (倫敦通信) 田汝康

有人會對「要人」爲什麼值得加以崇拜？這個問題作過這樣的回答：認爲做「要人」太苦，慎言慎行，一刻都不容鬆弛，很少人願意受這樣的束縛；但因爲一個社會組織又少不了像「要人」這一類的人物，於是不願意做「要人」的人得竭力設法使一般做「要人」的人有所補償，——對他們恭敬，把他們當作偶像來崇拜。不過這樣一來顯然更苦了一般「要人」，因爲自己既已經被人看成偶像來崇拜，所以一言一行——更得隨時小心，竭力做出百年以後真一定成聖成賢的樣子。這雖是人類一齣滑稽戲，但在這齣滑稽戲裏却產生了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

做「要人」最好自然是超人。但因爲超人不常見，所人一個普通人也常常可以做「要人」，並且也很可能做很好的「要人」，問題是看他做「要人」的條件嚴不嚴。因爲不管一個人政治意見如何，做事的能力怎樣，做人得有做人的基本條件，例如，做事得認真，有錯誤得立刻改正，諸如此類。這類條件自然不僅做「要人」的人得具備，就是普通人也得一樣的注意。但是人不做「要人」還可，要是一旦做了「要人」，那便得加上一個得做人模範的條件，所謂「爲政之大，譬如北辰」也可以這樣的解釋。照中國人認道的看法，常說君子之過有如日月之蝕，原因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來，既然除了聖與賢之外，誰沒有錯誤，可見至少聖與賢是不應該有錯誤的了。由於有這樣的看法，於是做「要人」便相當苦惱。「要人」雖不一定是聖與賢，但是從社會責任上看，他非裝做成聖與賢的樣子不可。這樣的看法自然不公平，不過爲了維持社會組織的秩序與紀律起見，做「要人」的便得隨事多加留意，不然便祇好準備隨事犧牲些。最近英國財政大臣道爾頓辭職的事件便算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同時也可以看出「國法」與「人情」的不同在什麼地方？而法治國家的條件究竟在那裏？

道爾頓現在算是工黨政府五巨頭之一，在工黨歷史上看，他是爲社會主義奮鬥半生的老戰士，從學術地位上講，他是過去倫敦大學的名教授。在議會中，他的能說善辯是人所共曉。而年來執長財政部的政績已可算是盡如人意，甚而有一度他的聲望是僅在外交部大臣貝維之下，成爲第二位首相的候補人。不料

三分鐘無心的談話竟弄到辭職而去，雖然不能說從此便一蹶不振，但政治家一旦受到像這樣的打擊，也不能不算嚴重。他的辭職事件的特殊，不僅令有的外國人士莫名其妙，就是在英國政治史上也算稀有。

「財政預算」是英國政治上第一樁大事。其實也應該是一樁大事，除去你把國家財政看成僅是印刷紙幣以外，誰不敢說收支平衡是一個現代國家的起碼條件。所以每年當財政預算提出的時候，英國人士不論貧富都十分注意，因爲任何人都關心國家稅賦會不會不公平的落到自己身上來。既然財政預算關係如此重大，因而擬計這個預算的人隨事也得更加小心；消息一有洩漏，便可能是投機取巧的最好機會。依照英國人的傳統習慣，一個財政預算擬計好之後，得放在一個特製的小箱子裏，一加封鎖，那便是財政大臣的責任了。英國人兩百多年前自然也有過貪污的財政大臣，不過財政大臣自身將消息洩露出去的還少見。這可見一般習慣與輿論對這件事體監督之嚴，而從最近道爾頓的辭職更可見其嚴格到什麼程度。

在預算未正式在下院宣讀以前，一般敏感的商人與民衆自不無揣測。例如這一次秋季預算未公佈以前，一般人猜測香煙可能再加價，有的太太小姐猜測化粧品可能會加稅，於是設法多買香煙口紅的人也並不少。今年夏天正式預算公佈時，有議員也曾提出預算洩露的質問，但一經政府澈查，也並未發現實有其事。這一次秋季預算算却真出了毛病了。預算中的主要項目竟先於預算正式公佈前十四分鐘在一張晚報上出現。雖然這是無心的洩露，甚而消息即使洩露也沒有人發到財，但財政大臣不得不因此辭職。

事實的經過是這樣：在十一月十二日下午當財政大臣進入下院的時候，會同倫敦晚報的一位特派員談了三分鐘話。當這段談話中無意中竟多少洩露一部分此次秋季預算的大體綱目。爲什麼財政大臣會這樣的疏忽，道爾頓本人並未加以解釋。有的人說大致是因爲擬計這個秋季預算時身心太過於緊張的緣故。在今年夏天當正式預算擬計好之後，在未向議會正式公佈前，道爾頓曾提了那個小紅皮箱同三位其他閣員到鄉下一家旅館去休息了一天一晚。這一次可就沒有休息的機會。這是否原因之一，自然無法探曉。而更緊要的關鍵是道爾

頓當時也並未向這位新聞記者聲明過請他暫時不為發表這段談話。於是這位新聞記者一得消息之後立刻向報館打電話，預算消息便因此多少洩露了。財政大臣開始在下院宣佈這些秋季預算綱目的時間是當天下午三點五十九分，而同時荷頭的晚星報早在最後消息一欄上登載有八行小字的預算綱目情形。這一版報出現的時間是早在三點四十五分左右。這一次秋季預算的主要綱目是：(一)利得稅加倍(二)營業稅的普遍增加(三)所有跑狗、跑馬、以及足球獎券得增稅(四)酒稅的增加(五)遞繳納所得稅、附加稅的，得罰加利息。但在晚星報八行小字中早已洩露出：(一)啤酒一品特加稅一辨七(二)香煙不增稅(三)利得稅加倍等項消息。

據每日快報的消息，在十三號早晨道爾頓一聽到預算消息洩露的情形，便立刻去看首相阿特里，不僅坦白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同時準備辭職。首相同時也便召集重要閣員會議，在會議中大家同僚都一致向道爾頓加以勸阻。最後的決議是至少不立刻就宣佈辭職。當天下午道爾頓同首相仍出席下院財政預算的辯論，但早已準備好對這個問題提出的答覆詞語。在這一天下午，祇有很少的議員警覺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據各報的描述，道爾頓當天在下院中的時候，態度表示得很好。不過首相便而露憂容了。當最後一位保守黨議員臨時在議事程序中提出關於這件事情質詢的時候，這位議員首先問：是否財政大臣應該追究查問已何以晚星報能夠在三點四十五分以前得到預算消息的情形。道爾頓立刻回答認為這事件發生在昨天當他進入下院的時候。他承認這是他自身的失慎，並立刻向下院表示他的歉意。然當這位議員繼續追問是否應令報館知道，這樣的事體是有違新聞道德的時候，邱吉爾突然以反對黨領袖的身份插入發言。這時候邱吉爾態度上來得很慷慨大方，絲毫沒有想到利用這件事情來作政治鬥爭的念頭。邱吉爾認為以反對黨領袖的資格，他覺得財政大臣坦白的態度來得很得體，並且對財政大臣這樣誤用信任的事件很同情。另外又有一位保守黨議員想再追究這位新聞記者的責任問題繼續發言時，道爾頓回答說：認為他願負起他自己應負的責任，至於這位新聞記者，下院中人家對他都很熟悉，他不願表示什麼意見；道爾頓並認為他本身已經承認他失慎的地方，所以他不願再講話。道爾頓這番話自然很得體，充分表現他坦白，勇於負責並不想讓過於人的精神。這番事情當時表面上似乎好像可以告一段落的樣子。

道爾頓既然承認自己失慎的地方，在保守黨看來自是一個好題目，藉此可以大作文章了。邱吉爾當時並沒有提到這個機會，但其他保守黨黨員則立刻開會討論，認為不管有意或是無意，財政大臣洩露預算消息總不是一樁小事，

主張正式在下院提出調查。在這樣情緒之下，邱吉爾隨即又變了主意，當即徵求自由黨下院領袖的同意，並同時通知道爾頓，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正式提出下院組織特殊委員會加以調查。這樣一來，整個下院纔開始感覺事態的演變並不單單了。道爾頓得到邱吉爾通知後，便立刻去看首相表示決心辭職。在這一閉議中，其他同僚的勸阻，道爾頓並沒有接受，堅持辭職以徹底解決這樁事體。經兩小時的討論，最後正式向首相辭職信函終於提出。到夜間十時二十分首相接受財政大臣辭職的官方消息正式發表，距離道爾頓在下院提出秋季預算的時間不過三十個鐘頭。

道爾頓的辭職是很少人所預料得到的。尤其是當工黨議員聽到一種消息的時候，大家竟認為道爾頓的行動未免過份。在最近幾任政府中重要閣員能這樣坦白承認自身有什麼錯誤的事體，據說還很少見；而因為這樣一時的失慎而提出辭職更屬少見。不過他這樣的行動不知道博得若干人的同情和贊佩。英國各報紙全異口同聲對這樣勇於負責的風度加以宣揚。幾張保守黨報紙，素來以道爾頓作對頭的也特顯作風，於事大家容還有異議，不過於人亦贊揚不絕於口，認為難得。在全體下院議員眼光中看來，不管是政府黨或是反對黨，大家同情道爾頓的表現更來得顯著。據孟克斯特導報記者的描述，在道爾頓辭職的第二天，全下院充滿了一種像教堂中嚴肅的空氣，議員們見面時也彼此默默無言。這種沉重的空氣在下院中很少見，可比擬的僅有前英皇愛德華八世放棄皇位時候的情形。另外還有兩樁事情也可以表現一般人對於道爾頓人格的欽佩，一件事是他所代表的選區全體工黨黨員對他一致的信任投票，另一件事是今天下院工黨黨內會議對他信件和慰問的議決案。道爾頓的政治事業雖然受到打擊，但他的聲望却更有增加，道爾頓雖不再做財政大臣，但他却做了一個做「要人」應做的事體，換言之也可以說做了一個真正的人。

道爾頓這樣的辭職，在有的人看起來簡直無法了解。有的外國記者說這樣的事體恐怕祇能發生在英國。有的外國廣播說：要是英國國會議員都這樣的認真的來一下，大致國會祇能發有一少部分人能發繼續留職了。但不知我們中國官場中人的看法如何？道爾頓這樣的完成了他做要人應做的事體，不惜犧牲個人政治前途來維持英國議會政治的傳統習慣。這樣勇於負責的精神，任何人對之都應加以欽佩的。這樣一來，對個人前途自然打擊很大，但為了維持團體的生存和繁榮勢必出此。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人類的羣居生活是在一套規章法令建立起來的。要人的任務並不是專是監督別人是否犯法，最重要的是用自身的行為來鼓勵別人尊重法令。(下接二十頁)



# 陝北榆林之戰

##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東北是遼東「國際門」，所以有人說「國軍要收復東北不但是軍事問題而且是外交問題」。而西北的情勢的複雜，更大於東北，那裏有少數民族問題，有地方土著軍閥問題，更有難於解決的貧困問題。從極左到極右，各種勢力雜然並存，所以西北在內政上的隱忧不啻於外。自共軍自江西出發經「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陝甘寧邊區，從各種矛盾的夾縫中成長起來，成了一股大的力量，他們終於在那裏實現了抗日主張，終於在抗日中更加成長了他們的力氣，無疑地，複雜情勢是便於他們立足的。聖經上說：「要想教有錢的人進天堂，比駱駝進針眼還難」。我們同樣可以說，要教有權的人（既得利益的統治者）團結，一樣的比較駱駝進針眼還難。這個至理說出了被壓迫的窮苦為什

麼會翻身，而有統治權的強者為什麼會崩潰。抗戰以前胡宗南將軍追剿共軍，到達西北，他的刻苦奮鬥是遠近聞名的。十餘年來政府全力支援他經略西北，今年春間他也曾以全力攻下延安，僅了他多年的夙願，然而西北的情勢到目前為止並未改善。中共中央並沒有離開陝北，相反的晉南豫西關中區的邊緣以及漢中的川陝邊境上倒燒過了戰火。而孤懸陝北的重鎮榆林，三個月來，更會兩次遭受共軍的圍攻，情勢岌岌可危！幸而兩次都撐過來了，這座僻處西北的塞上名城，目前還可以說是「屹立無恙」。

## 二次圍攻始末

日共軍約有五個旅，由彭德懷率領，自魚河堡北進，廿六日其先頭部隊三千人抵榆林外圍之青雲山、山岔灣等地，廿七日三時許抵榆林城郊凌雲塔、五里墩一帶，在城郊築壘工事，準備攻城，當晚與守軍左世九部之騎兵團在謝家窪牛家梁一帶發生激戰。共軍番號被發現者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攻佔。於是激烈攻城戰展開，空軍晝夜出動配合守軍攻勢，凌雲塔到城垣的一段四路上共軍死傷甚重。本月七日傳作義榆林上空炸彈爆炸，告榆林守軍援軍即至。這時寧夏部隊已從焦泥灣至定邊，鄧寶珊也率一部份援軍隊到了扎薩克旗。九日是守軍最危險的一天，共軍炸城垣外，並以重砲向南城東城及城內壘星樓轟炸，炸開缺口兩處，一小部衝入城內，遭國軍殲滅。這個高潮過去，共軍攻勢就頓挫了一下。同時援軍也接近榆林了，共軍不得不應付外來的壓力。所以九日以後的攻城戰並不甚激烈。至十四日共軍七個旅的兵力與寧夏兵團在瓦九灘展開阻擊戰，在瓦九灘展開阻擊戰的劇戰，那一片沒有人煙的沙地，連一口水井也不易找到，行軍不但需要露宿，而且需要煮糧帶水，雙方白刃肉搏，連做工作的鐵線都用上了，戰事激烈空前未有。至十五日共軍漸呈不支，駐扎薩克旗的鄧寶珊將軍也率軍協力前進，榆林守軍也派隊出擊擊退共軍，在谷地河一帶激戰後，復撤回城內。十六日

仍繼續出擊，至十七日午間，自扎薩克榆林之守軍已一部進入城內。至廿日北路援軍及城路援隊正式整隊入城，被圍二十餘日之榆林，算是再度解圍了。這次解圍得力於鄧寶珊的先見，傳作義的妙用，馬鴻逵的出兵。

## 鄧寶珊的先見

榆林第一次解圍之後，蔣主席到平，召開軍事會議，傳作義與鄧寶珊偕來參加。蔣主席單獨接見鄧時，當然照例有一番獎勵。但是那位陝北的老將軍有一肚子辛酸說不出來。他是陝北人，他不願看着陝北人繼續受苦難。那個孤城裏的老百姓無衣無食，轉瞬就要受着嚴冬的威脅，城裏守軍僅有左世九軍長的三團兵力，胡宗南的部隊在外線清湖吃了虧，延安外圍也不平靜，不得不把兵力抽回去防守關中，警戒潼關及河防。而且馬鴻逵的部隊也一度撤出三邊。傳作義的部隊決定調出一個步兵軍一個騎兵師去應付東北共軍六次攻勢。縱這全境

僅有一個師和一個巡邏的騎兵旅的兵力。鄧本人為張廷賢副主任，綏包的夜時曾協助防守，但是傳在兵力不足的時候，固然有存忘齒寒的切膚之痛，恐怕也是愛莫能助。榆林往北是一片沙漠與蒙古草原，打起來不要說援軍，就是糧械彈藥的接濟也都成問題。所以他當時認定了共軍必將第二次圍攻榆林，而且定比第一次更難應付。據說，他當時曾向蔣主席要辦法，要求增加部隊，解決補給問題。如果這一些基本問題得不到解決，他說他再也不想回去了。但是當時蔣主席是爲了應付東北的共軍六次攻勢而來的，那裏會有力去援助榆林呢？最後還是勉強他回去，並且要他與傳作義主任商辦法。特蔣主席南飛以後，他才遲遲的到了張家口，在張家口小住之際，榆林的又緊張起來，十月二十九日他才由張垣飛包頭，十一月二日在包頭由傳派兵騎送進抵扎薩克旗。

傳作義的妙用

以守蘇州成名的傳作義將軍（抗戰以前內戰中以守城成名的將領還有楊成武、西安、劉玉春守武漢、章雲濛守南京）。去年打下集寧張家口，自崇禎朝最大為稱讚，認為傳氏不僅能守而且能攻。於是自晉軍演變出來的察綏軍，成了北方國軍的勁旅，中央把傅依做「長城」。這位傅將軍帶兵非常用心，會以小本錢作大生意。他的訓練得確不錯，他能利用種種的方法從生活及思想各方面來掌握並控制他的部隊，於必要時可以拿出來一用，使一些黃袍正統出身者爲之側目。「運用之妙由於用外之妙」，在綏西在塞外，他似乎是以孤臣擊子之心來向着他的既定目標前進，小心翼翼，任何事也毫不疏忽。抗戰時期他曾以榆林為綏西的後方，由於「假道」，「一聲援」前種關係，與榆林兩方感情還好，而且孤立盟上的榆林，是綏南伊盟屏障；如果榆林被共軍奪去，勢亡齒寒，他的後方綏包，就將受到最大的壓力，使他無法向東發展。他是必須救榆林的，而且共軍二次開始圍攻榆林時，鄧寶珊就住在他的那裏，於公於私







# 中大競選武劇前後

郝稼

## (第一信)

(觀察南京通信)

在全國大選聲中，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也恰逢改選的令節。雖喜臨門，這龐大的學府頓形熱鬧起來。教授競選國大，學生競選常務，標語貼得到處都是，宣傳花樣競奇翻新，白天旗幟飛揚，入夜燈籠結綵，置身其中，恍如年關已到。其實這熱鬧大半還是自治會的競選帶來的。因為校門外的選舉，大家已經看穿了，倒是校門內的「民主」，比較切實得多。自從中央社發表「民盟叛亂經過」，把現任自治會常務列入名下之後，同學們似乎一直都有點惴惴不安。接着近在咫尺的浙大子三慘死案又帶來了不少的激動。風雨滿城，謠言盈耳，大家不由得都很關切注意這一次自治會的競選。

像往常一樣，這次競選又表現而為兩個陣營的對立。吳校長曾大呼「一切黨派退出中大」，出國前夕又懇懇寄辭，希望「中大不要應為政爭場所」；言猶在耳，要來的終於還是來了。在這幕戲剛要開台的時候，主角原來不祇兩個。俄文專修科的印君和華國同時宣佈參加競選，但因聲望不大，兩點更小，後來大概料敵不過，或者由於志同道合，竟不惜甘拜下風，屈就華國內閣的一員偏將。另外還有一個社會系的陳君早就透露有意競選，但在大家引頸望之際，忽然出了一個奇事，說因為籌備不及，放棄組閣，祇因「辱承關注」，不能不「特申謝忱」，於是大家企予望之的「第三者」就這麼地還沒有開始呼吸就斷了氣。劇情發展至此，台上便祇剩下了男主角華彬清和女主角尹毓秀。前者是政治系的艦將，「天公報」說他「風度翩翩，交遊甚廣」；後者是教育系的奇才，「精明幹練」，自譽為「第二吳貽芳」；這種兩虎相鬥互爭雌雄的角逐，自然會發展成一齣有聲有色亦文武的好戲。

## 安定 進步 安定 進步

吳校長治校兩年的方針是「安定中求進步，進步中求安定」。這已成爲中大師生信守不渝的座右銘。而在這次競選裏，這兩句話却成爲競選雙方的屬性的試金石；因爲這兩句話並不像「蛋炒飯」、「飯炒蛋」似的可以翻來覆去的；這兩個話的熟先熟後，意義截然不同。動員「安定」的口號是「安定至上」，「頭等第一」。根據這個原則而訂的政綱也多屬於「福利」方面，其特色在於「有關機關」字樣之多，因爲她要同學們騎馬駕汽車，而這些都是要「有關機關」的。

在另一方面華國所看重的是一「進步」，他的口號是「進步至上」，「金第一」，而且彷彿爲了意義不夠明顯，還特別標出「在安定中求進步，不在安定中做奴隸」；他把「發揚中大自由民主傳統，團結師生

保障人權」列爲「基本精神」，他高呼「團結就是力量」，而且在競選演說裏還提出了兩個被一方譽爲「熱烈歡迎」而另一方面斥爲「謬論」大肆攻擊的話語：「安定之中要流汗，暴力之下要流血」！

除了「進步安定」安定進步」之爭以外，還有許多事項可以作爲雙方立場的索引。其一，華國是尊重「傳統」的，華在演說裏還指出這傳統是在迫害摧殘污蔑以及流血之下成長的；尹方則譏其爲「不知道你的什麼傳統」，尹在演說時聲色俱厲，頗以拳擊案，痛詆以前歷屆自治會的民主是少數人的，強調祇有自己民主才是不折不扣的十成貨色。其二，許多爲競選吹噓捧場的報紙於報導論時往往現出其真形，其中尤以尹系的「天公報」最爲凸出。該報平時社論開口就「誑閉口好盟，說于子三」，「一二五」大遊行後的自治會常務被牠稱爲「邪逆」，上次競

選時牠就曾被失敗的一文資盡牛力，這一次更而爲「第三者」的身份出許多「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記者會，諸雙方對於五月學潮的態度，華國的答覆是肯定的，爽朗的，而且「欣然色喜」(天公報語)；尹國則則避不作答，次則閃爍其辭，最後亦僅以「嚴肅同情」(天公報)了事。

項程序。詎料尹國突于投票前夕(二十二日晚)提出要求，要改「參觀」爲「監督」，她在選票上加蓋剛競選團章以防監禁之弊；當委會當以安份系科代表大會，拒絕尹方請求，雙方激辯商議，毫無結果。至次晨同學紛紛赴大禮堂投票時，發現當委會辦公室前一片嘈雜，當委會已被包圍，出外小解更要受到監視，彼等既失行動自由，投票自然無法進行，當時羣情激憤，紛紛簽名要求召開臨時系科代表大會商討解決辦法。

系科代表大會於二十三日午後六時半召開，旁聽席上座無虛地。首先發言的一位代表不顧主席提詞表決的誠意程序，力主尹國之要求必須予以滿足。但是經過其他表給加駁斥，到提付表決時見大勢已去，竟拂袖退席，跟着幾個代表也陸續離場。是時會場空氣緊張四分，旁聽席上喊打叫罵之聲四起，並且有人傳言將以武力解決；但以退席者不過數人，會議繼續進行，通過拒絕尹國之要求，選舉依照預定計劃辦理，絕不因任何一方而有所阻礙。當時此種硬性決定以前，有人就預料一場較大的風波已屬無法避免。

果然，次晨投票甫將開始，尹國突然宣告解脫，並且發表告同學書，聲稱在此種不民主的選舉下真正民意根本無由表現。到投票開始，剛發出選票不過二十多張，大禮堂前突然聚集數十打手，闖入會場，當委會君奮門而出，被打手趕到圖書館前而草地上拋擲在地，一時手足交加，雖然訓導處人員及時趕至，使之免於更大的凌辱，然而已經鼻青腫腫，不久就被送往大學醫院。

這一幕武劇發生後，同學們無不憤慨萬狀，民主牆上「抗議暴行」、「開除打手」的呼聲一片一般飛來。第二次緊急系科代表大會復於二十四日午後二時召開，這次大會的主要議題是懲除暴徒，航空系代表并宣佈該系爲整肅校方，已要求系主任轉呈校方將該系系作打手某某君開除學籍，否則全系同學一致罷課以示抗議。大會並決定要求學校嚴懲兇手，特於二十五日上午任人檢舉；至於投票日期則未作硬性決定，祇議決仍由當委會負責辦理，投票時能

停課一天，由各系加選代表維持秩序，免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無疑地，中大民主已獲得一次嚴重的考驗。少數幾個人於一悲憤之餘，建一自治管理團，準備伏食圍幹事一類地「抽籤產生」，但是這種離奇怪誕的「頭腦」被認為是一種瞎打譚，而且建議人分背紅皂白把惡棍自治會選團當委員乃至系科代表大會都罵做「王八蛋」。

乾兒們，實已失去論爭的常態。還有，「天公報」對這一次全武行的看法是值得報導的。牠也以為這是一幕「醜劇」，另一方面却說全是常委會自導自演，打手是常委會自己預伏的，選票是常委會自己擬發的，至於常委的被毆成傷，當然，正像「于子三的自殺」一樣，又是共匪的「苦肉計」！

不知道。看情形，一兩天内局勢不會澄清。倒而傳來的消息說，事實發展至此完全出乎平輩的意料之外。二十三日上午十時，曾包圍時事團往排解，不料她叫嚷的英雄們却對她說：「你來幹什麼？這事情用不着你，還是回去好了！」後來她為自己罵下之過份「民主」而哭。轟轟烈烈的尹團之突行解散，據說和牠的心灰意懶也不無關係。至於擊打呢？失去了對手之後彷彿也趨於沈寂了。自治會的聲望在虛席以待，然而等牠坐上之後這一幕戲就要終場了。當然沒有人敢作預言，也許這裏不過是一個「序曲」。

十一月二十九日

校方嚴厲兇手，同時並接受挨打以及目擊同學的檢舉以求各代表的安全有所保障。當時因為時間短促，關於如何恢復地繼續進行選舉等事項都未及討論，最後決定各代表回去徵詢全體同學的意見，等次日（二十五日）午後六時再行復會。二十六號晚風清月白，大家都有「如此真夜何」的感覺，就相率前往十禮堂旁聽。及至到了門口，看見各個門口都佈滿了人，空氣緊張，如臨大敵。一些見勢頭不妙的同學都放棄旁聽計劃，溜之大吉，還有一些留在近周巡視。果然，會議進行不久，忽然有一個被「檢舉」的同學走到講台前而要求一說幾句話。口稱「承蒙檢舉，不勝榮幸，願於法庭相見」云云。主席因他並非代表，正在婉言勸他離去，而當他忽然熄滅，數十人一湧而前，打打四起，石塊亂飛，幾個代表以及旁聽同學都在驚慌木棍。頭破血流，數分鐘後，燈復明，打聲稍息，主席正要清查人數，宣佈散會，打聲又起，代表四散奔逃，體面跳窗，狼狽萬狀，打手尾隨追蹤，

數代表被迫到毛廟裏久不得脫出。於是滿座高明，又被打得落花流水！

次晨天剛破曉，各處又貼滿了「太中」、「天公」等報的號外，「暴徒」、「打手」等字樣連篇累牘，不過認定這還是「苦肉計」的續演；該記者地「獲悉」於委於第一次自拉自唱後會舉行秘密會議，認為光常委受點輕傷還不夠，一刺激，必須以更大的犧牲精神製造更大的流血事件云云。然而一般同學却以為該「號外」出刊的迅速而驚駭，甚至有人說當第二部「苦肉計」還未上演之前，報導「醜劇」的印油就外已經「呼之欲出」了！

### （第二信）

而同時，上課就吹過之後，很多到教室上課的教授都望然久之，原因是各院各系各級部在分別地或將席地舉行會議，賦題，於是如何阻遏這演說烈的打風以保障同學的安全並爭取再進的成功。就這樣地民主權上接連地出現了各系罷課的通告。大家一致的要求是嚴禁兇手，消弭打風，全體同學共同聯席系科代表大會，同時大家對於校方縱容坐視不問不問的

### 後事如何 小波未平 下同分解 大波又起

通信寫到這裏告一段落。筆者自己很知道在這裏停頓下來是有着章回體小說的「賣關子」之嫌的，但是下回究竟如何寫法連他自己也

### 風暴將臨 校方出馬

局勢演變到系科代表大會需要全體同學團結才能召開，則此種局勢也實在岌岌其危也了。而事實告訴我們，備

### 照抄下來供愛國青年的 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為佈告事：查本校同學近因競選學生自治會之理事會，於則張貼揭示互相攻訐，繼則進行毆鬥，非僅學校不能安定，即學校榮譽亦遭受損失。念及校長臨校訓辭，以求未定進步群體相繼。乃安未決步，糾紛迭起；瞻望前途，曷勝惴惴！各同學受高等教育，同處一校，正宜情如手足，和衷共濟；乃因細故，意氣憤張，竟致行動越軌，們心自問，當知悔仄！茲為安定學校秩序起見，經第五、緊急行政會議議決，查明滋事團體學生，依據校章給予處分。在調查期間，所有學生自治會之設委員會、系科代表大會及競選團等，應自佈告之日起暫行停止活動，免滋糾紛。現任學生自治會之理事會暫許繼續維持至本年十二月止。在此期間，任何學生團體不得張貼互相攻訐及刺激之印刷品等，如不奉行一經發現，定予撤銷，同時絕對禁止任何越軌之行動，如有故違，定予懲處。望各同學維護學校，潔身自愛，靜候處理，並勿輕信

### 態度表示沈痛的抗議， 至此全校絕大多數的科系都已進入罷課狀態。

在道更值得指出的是一場「帽子」和「職業學生」的論爭。一天「天公」指出當委會的某君是「赤色份子」和「職業學生」，其肯定某某君為「職業學生」的依據是某君曾「留級一年」而且「設法」一報系，針對着這一些同學發佈了一篇「為天公報登行人進一言」，裏面鄭重的指出明點：第一、際此動員戡亂之時，紅帽子千萬不要亂加；第二、依據留級學生即「職業學生」的邏輯，該登行人本身必為留級生，因為「進言」諸人以一度同系同級資格可以證明該登行人曾一留再留，一轉再轉。這際一來，「職業學生」這頂帽子飛來飛去的结果正巧落在自己的頭上。

### 照抄下來供愛國青年的 教育先進們作一個參考

「為佈告事：查本校同學近因競選學生自治會之理事會，於則張貼揭示互相攻訐，繼則進行毆鬥，非僅學校不能安定，即學校榮譽亦遭受損失。念及校長臨校訓辭，以求未定進步群體相繼。乃安未決步，糾紛迭起；瞻望前途，曷勝惴惴！各同學受高等教育，同處一校，正宜情如手足，和衷共濟；乃因細故，意氣憤張，竟致行動越軌，們心自問，當知悔仄！茲為安定學校秩序起見，經第五、緊急行政會議議決，查明滋事團體學生，依據校章給予處分。在調查期間，所有學生自治會之設委員會、系科代表大會及競選團等，應自佈告之日起暫行停止活動，免滋糾紛。現任學生自治會之理事會暫許繼續維持至本年十二月止。在此期間，任何學生團體不得張貼互相攻訐及刺激之印刷品等，如不奉行一經發現，定予撤銷，同時絕對禁止任何越軌之行動，如有故違，定予懲處。望各同學維護學校，潔身自愛，靜候處理，並勿輕信

論，安心向學為要！  
合行佈告通知，此佈！

在佈告貼出之後，  
學校又派出大批工友，  
把全校各處形形色色的  
標語、漫畫、旗外、傳  
單、惡行撕毀；其因點  
貼過水撕之不易者復施  
之花滅却春，芳蹤盡時無  
處尋，勞動的同學一時  
時間目瞪口呆，不知道  
究竟已經清醒還是仍在  
做着惡夢！

### 何以了局

### 且待明春

半天過去了，表面  
上似乎已經安定下來。  
會沒有重開，新的招貼  
也沒有出現。在審量了  
目前的局勢之後，校方  
提出的權宜之計也許會  
為大家所接受。大部份  
的系科還沒有復課，然  
而看樣子再弄下去也不  
會有什麼好結果了。校  
方的辦法自然也不過是  
不了了之，但在激底的  
解決無法得到之前，一  
切問題恐怕也還有不  
了之吧？有人說中大的  
局勢大像中國了。「一  
二五」是一個時代的分  
水嶺。有人在這個前  
的好日子，千方百計要  
把中大倒車開回過去，  
欣慰裏去；而在另一方

更多的人認為是從「  
一二五」開始中大才真  
正走向了一條光輝和新  
生的路，而當前的任務  
就是堅持並繼續這條路  
執着地向前進。一個要  
向後轉，一個要向前進  
，眼前的情勢正是兩種  
勢力的第三極力牽制下  
的平衡。可是「十二月  
底」以後又將如何？前  
進還是後退？每一個人  
的腦子裏都充滿了問號  
。然而有一點不必置疑  
：時代不會在眼前靜止  
，不前進的平衡終會  
失去，權宜之計決非長  
久之局，而路，不管多  
麼崎嶇，紆曲，而且遙  
遠，終是要走下去的！  
歲暮天寒，來道的  
「已經脫盡了黃葉；  
萬木都已經開始蟄伏，中  
大的民主也已被「凍結」  
出來了。然而這凍結不  
會長久，雪萊的電機十  
古的名句已為我們作過  
史詩式的預言：「冬天  
已經來了，春天還遠嗎？」  
（十一月廿一日）

### 通信字數

### 請勿太長

這篇中大通信太長  
了，臨時祇得把別的文  
章抽了出來。篇幅有限  
，以後讀者若投通信，  
最好在三千字左右（編  
者）

（上接二頁）「投票事務費」獻金錄：  
中國國民黨第三〇公路特別黨部 免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局 二百萬  
交通部第三公路巡邏處 一百萬  
交通部第二機械築路工程總隊 一百萬  
共是四百萬，即日繳現，如何報銷，是各  
單位自己的事。錢是有了，怎樣用呢？投  
票專家是一大見得光，不能不放鬆一些，  
又有一些小大見得光，不能不放鬆一些，另  
在廣州倉邊路愛國旅店開房間作專家  
休息歇脚之用。其他如牛奶紅芽，香煙水  
菓，一應俱全。這這樣的恩德，自有滿意  
的結果。無怪中央社說普選完滿成功，會  
琦吹牛經過良好，無愧於歐美諸先進國了。

話說回頭，他們普選已成功，但我們  
國民却飽受了普選之苦。因為一、我們給  
黨官割削了選舉權，精神上捱了強姦。二  
、那四百萬的「投票事務費」啊，終究攤  
到我們每一個員工的身上來，物質上捱攤  
派了血汗換來的金錢。從前有所謂「狗仔  
員」，雖出賣靈魂，究竟還有一些代表  
的尊嚴却不回，強強姦，還要捱  
派錢，一切都反了，老百姓難做了。

### 中央大學競選規則

王光相 十一月二十四日 廣州  
編輯先生：若到貴刊三卷十四期「論  
費用無限制」一文，深為感動。在  
「費用無限制」問題已有相當完善的解決  
，故奉上中大自治會理事會競選規則一份  
給先生一閱，如我國大運能如中大一樣  
自由民主，則國家幸甚矣！但不幸！校外的  
惡勢力侵入中大，一連串的暴行破壞了  
中大的自由選舉，國法校規保護了這些暴  
徒，訓導當局縱容這些暴徒，壓迫善良的  
同學，因貴刊來立論公正，故冒昧將事  
實稟報告知先生。

十一月廿九日南京  
（編者按：「一擊忠實的讀者」寄來  
的「報告」，因本期通信欄已有關於中大  
競選糾紛的記載，故不再刊佈。「競選規  
則」附刊，以供大家參考。）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理事會 競選  
規則

一、學生自治會理事會之競選，除章  
程已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辦理之。  
二、競選團應受常設委員會之監督  
三、競選團之經費須向本會會員公開  
募集之，不得接受非本會會員任何方式之  
資助，其募捐方式如左：  
（一）設公開募捐處。  
（二）捐冊先行送交常設委員會蓋章  
編號，並隨時接受常設委員會之查詢及監  
督。  
（三）捐款人須親攜學生證付款，並  
於捐冊存根，加蓋私章。  
四、競選團接受每一會員之捐助，不  
得超過一定數額，其數額由系科代表大會  
或常設委員會決定之（本屆為二元）  
五、由競選團逐日公布捐款人學號及  
競選團之收支賬目，並將單據及收欸存根  
，送交常設委員會審核。  
六、競選團不得於校外辦理競選事務  
七、競選團不得延攬非本會會員助  
競選工作。  
八、競選團除揭發對方違法行為，嚴  
斥對方政綱外，不得互相攻訐。  
九、競選期間：凡未署名發行人學號  
之報刊，不得登載有關競選消息，否則由  
理事會負責取締之。  
一〇、競選期間，常設委員會對競選  
團之違法行為，自動糾舉負有制止，且公  
告同學周知。  
一一、競選團之宣傳自投票開始前二  
日起，至投票開始時止。  
一二、本規則經系科代表大會通過公  
布施行之。

### 加強輿論力量的呼籲

布施行之。  
（卅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四十一屆系  
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  
編者先生：最近在貴刊三卷十三期裏  
面，讀到陳之邁先生所撰「中國行政改革  
的新方向」一文，覺得它不但明確地指出  
了中國行政效率低差的原因，而且它更具  
體地指出了根本改革的方案。我相信凡是  
稍具國家觀察的人，讀過之後，誰也不能  
不承認這是挽救當前中國行政低能危殆的  
灼見真知之作。  
不過處在中國現時代裏，政府當局  
，一部分自以為是的心理，牢不可破，另  
一部分則正忙於裁亂與大選，對於任何具  
有改革性的意見或建議，是絕少肯加採納  
的。不論是關於教育的、經濟的、財政的  
、農業的、工業的以至類似陳先生這次改  
革行政的建議，雖然耗去作者們不少的心  
血，博得社會間不少的同情，但歸根結底  
，也不過成爲歷史的文獻而已。對於民主  
政治的團體，該是大的諷刺！對於作者  
的精力和心血，又該是何等的可惜啊！  
依照國父中山先生的解釋：「政，是  
衆人的事，治，是管理」。那麼，對於管  
理不適當的政事，我們當然有促使改革的  
權利。因此，筆者建議：凡是具有誠懇等  
策痛苦，增進衆衆福利，加強行政效能等  
建議之類的文章發表之後，再取得一百名  
以上的讀者署名蓋章的附議，即由原發表  
之報館或雜誌社負責抄同原文及原作者與  
附議人姓名，轉寄政府主管部院採擇施行  
。如果原報館或雜誌社不負責，可列具事實  
，寄交原報館或雜誌社公開發表，公開討  
論，以期真理大白，歸於至善。  
假如筆者這意見不太狂妄的話，則我  
願在陳先生這篇文章後，我完全附議  
。並呼籲具有國家觀念的朋友們，具有正  
義感與責任感的朋友們，勇敢而振奮地發  
出你們的呼聲！  
范綺石 一月三〇日 上海



# 論勇敢的表现

徐中玉

「陳言」在我國的文學史上老早就懸為厲禁。陸機「文賦」說：「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答李翊書」說：「惟陳言之務去」，「陳言」簡單說就是因襲俗濫的語言，文章里如果充滿了這種語言，那就成了因襲俗濫的文章，毫無價值的東西。然而要去陳言，却「憂憂乎其難哉」！韓愈自述他一再「有年」之後，才「潛乎其沛然」地有了點把握，而且還是「不可以不發」，一輩子都不能疏忽。陳言為什麼會這樣難去呢？

原來，難就難在一個人極不容易衝破語言上因襲俗濫的圍套。隨園詩活卷七引陸機語說：「凡人作詩，一題到手，必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老僧常談，不召自來」。為什麼？就因為我們的習慣最喜歡走抵抗力小的路，人人都走這條路，人人都用這些字眼，管保不會出亂子；因襲俗濫的字眼也就是在用語上抵抗力最小的道路。美人都是「如花似玉」，「鬢若桃李」，瘦若「冰霜」，感情要好都是「如魚得水」，「如膠似漆」；為此所以從前人有他們倚靠的「文詞綱領」，「事類統編」之類，現在坊間也不少各種文章的「描寫字典」。

因襲俗濫的語言引不起新鮮真切的情趣，它不能示人以一種獨到的境界，這就因為中間沒有一點創造性；惟其沒有創造性，所以這類字眼表面上儘可以很具體，其實一點也不能使人產生真實的感覺。「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才子，究竟是怎樣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單從這兩句套語怕誰也難有什麼印象。

語言不是孤獨存在的，一個人的語言是他的思想感情的表現，所以語言的因襲俗濫亦必就是他思想感情的因襲俗濫。凡有創造性的思想感情必要用創造性的語言來表現，否則那創造的性質就無法叫自顯現；反之，既沒有什麼

創造所以也就安於種種的套語里，甚至還可以安樂得「沾沾自喜」。所以最後歸結起來，陳言的難去，是難在一個人極不容易衝破他在思想上感情上因襲俗濫的圍套。

卡萊爾 (T. Carlyle) 於其「英雄與英雄崇拜」中曾說：「專心坐在椅子上寫詩句的詩人，決做不出怎樣有價值的詩句。他決不能諷歌英雄性的戰士，除非他自己最少也是個戰士」；他又說：「究竟我們所謂道德性是什麼，那也不是生命之力的一方面，一個人藉此而存在，而工作的麼？凡一個人的動作，都可以說是他的的形貌。你看他怎樣唱，就能知道他怎樣作戰。在字句中，就能看出他的勇不勇，正跟親眼見他揮劍拔劍時一樣的清晰」。這兩段話都說得很好，詩人不能不是戰士，雖然他也許沒有持鎗去過前線；從一個人的用語就可看出他是不是勇敢的戰士。「繁辭博」說：「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從語言的表現來觀察一個人，因為「言為心聲」，一般都是難於掩飾，所以常常十分可靠。

戰上的語言決不會是陳言，等於滿心而發的真話決不會不感動人。真實的語言永遠就是新鮮的語言。魯迅說：「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無聲的中國」)

## 二

做文章而有真的聲音，真心的話，這才真可以寫出好文章，真可以感動人；同時，也才可以真正從根地解除了造成陳言的因子。

所謂真的聲音，真心的話，在它最深的意義上講固然是指極深博大的思想和情感，但我們也可把凡是真切的體驗和認識都包括在內。一個人沒有什麼努力，因而一切活動都是淺嘗即止，揮霍揮霍，自然不必說，而有着一點體驗和認識的，却也未必要就有很好的表現，因為他知道得並不真切，所以就不會感到推展的需要，所以就很容易跌入因襲俗濫的陳言的陷阱。但有真切的體驗和認識就完全不同了，他再也不會「依樣葫蘆」，「人云亦云」地說話，再也不會毫無抉擇地因襲人家，為什麼？就因他的確看見了那東西的真相，那真相決不是那些俗濫的套語所能表達出來的。在俄國文學史上，傳統的描寫戰爭的方法就是

這樣：膽怯的人抖索着，藏到小溝里去，勇敢的人却帶着如火的眼光，騎在驕悍的馬上，跑到騎兵中尉的前邊，發狂似的奔向前敵人核心去了，可是托爾斯泰出來了，他描寫戰爭却完全是另一種樣子。在他的書里，胆怯的人可以變成勇士，而勇敢的人有時却彷彿鬼子一般，抖索起來，悄悄地在軍服底里禱告。究竟那一種描寫較好？不消說還是後一種更容易使人感動。因為這才是戰場的真實，這才是真正人間的戰爭。托爾斯泰不是在乎字里句間幻想戰爭，也不是在離開戰場很遠的地方冒充參加過戰爭，他是親身經歷了高加索，杜拿兩地的作戰，親身防守過著名的塞凡司托泊爾圍城，並且還以勇將著名過一時的。「真正的藝術家照着他親眼看見的去寫，却不照書籍和談話教他看見的去寫」，萬雷薩夫這樣說，關於語法、模樣、比喻、和形容也都是這樣，托爾斯泰的作品里有一「藍色的馬」一語，又在柏拉東，加拉他夫的作品里有一「藍色的馬」；契訶夫的作品里你可以讀到一句話：「暮星閃耀在綠天上」。綠的天麼？如果你在六月里天氣晴朗的清晨時候，在太陽落後，向明亮的西方看去，你一定可以看見天色是綠的。又譬如：在荷馬的「伊里亞特」里，希臘人為了被特克托爾所殺死的伯特洛克斯的屍身，同脫洛央人打仗，雅與克神走到美男勒前面，責備他胆怯，一面激勸他重行作戰，當時他的心，荷馬說，「充滿了蒼白的勇氣」。蒼白的勇氣？是，是，蒼白的勇氣！你不是一定要說「獅子的勇氣」麼？這個一定美麗些並且大方些。好，但是請問你曾有一次觀察過獅子表現勇氣的時候麼？你若見過獅子麼？是，你在戲劇場中，因為籠里看見過的。但是牠在那裏能表現出什麼樣的勇氣來呢？當守獅人把肉塊放在籠籠上而從欄柵底下塞進去的時候，獅子自然要向他吼叫；但這是胆怯的獸狗處在這個地位也要吼叫的。至於蒼白的勇氣，那麼我們倒時常能夠加以觀察。在盛夏的夏天，蒼蠅落在你的汗手上好緊咬並且很頑皮的樣子，你趕掉牠，——牠又落下來了；蒼蠅要把牠捉住，牠却又從你指頭中間鑽透了，——又坐在原位上。如果發生這樣的情形，就是獅子恐怕也要喪魂而逃。你看，這種比喻把阿海人的勇氣描寫得如何確實呢？脫洛央人驅逐他們離開屍身，可是他們又奔過去了，正彷彿蒼蠅一樣。所以，我們從荷馬作品里，可以看出了一種活潑的形狀，如果你說「獅子的勇氣」，那麼，就不成爲活潑的形狀，却只是字的某合物，和那因爲長久使用而喪失其明晰的鉛版了。

然而，有了精確的、真的、體驗和認識，就一定不會

在文章里造出陳言來了麼？也不見得。還需要勇敢，還需要大膽！

三

托爾斯泰的描寫戰爭，如果他不會有這樣的經驗和感覺，他當然不能這樣描寫，可是如果他害怕了，害怕這樣描寫之後會對他招來不利，那又怎樣呢？他也許不寫了，也許就隨便說幾句，更可能的，他和從前那些人一樣地來描寫。就是說，他也非跌進因襲俗套的陳言陷阱中去不可。

偉大的影刻家羅丹告訴後代的青年藝術家們說：

「要做到深刻，極可怕的就真話的人。在表現自己所感到的東西的時候，決不要躊躇。就在知道了這是和公定的思想成反對的時候也要這樣。也許你們最初不會得到了理解，但不要害怕孤立。同感的人不久就會到你們那邊來。為什麼？因為在一個人靈魂里是深刻真實的事，在一切人的靈魂里也是同樣的深刻真實。」

羅丹的話對極了，他刻苦的一生實踐了這幾句話。可是要做到這樣是多麼不容易呵！

你得衝破因襲的圍套，爲了你的「藍色的馬」，羣星閃耀在綠天，「蒼蠅的勇氣」，你得準備接受父家家的輕視和嘲笑，你得和自己的苦差作戰，和傳統的川語方法作戰。這還是指那些無關宏旨的創造而言。至於那種和上層社會顯然不同的論調，激烈尖銳的揚發，意義深長的指導，那麼，你不但要立刻受到他們的圍擊，被認爲大逆不道的叛徒，隨時隨地都吃得虧受損，甚至你在殘酷的壓迫之下連生命也得犧牲。你可以不怕受到一些挫視和嘲笑，就像在喊喊喳喳的文人之間那樣，可是難道在刀鎗的威脅之下，連生命都可完結於俄頃的危險，也能坦然不顧，毫不畏懼麼？羅丹所說的「同感的人」在那里？於是在俄頃的你又能有什麼幫助？並且生命都已完結了，還談得到什麼瞭解不瞭解，以及一切人的靈魂里也是同樣的深刻真實呢！

沒有勇氣，這也就是爲什麼我們很難讀到一本真實的書的至要理由了。在我們日常接觸到的許多書本中，往往在一大堆書中我們能挑出一本，而由於其它的一些原因，我們甚至在這一本書里也只能找出少數幾頁或者幾行是值得讀上兩圈的。他們不是無能的人，也並非沒有進步的思想和相當的熱情，而且亦有觀察的能力，可是爲什麼在他們的語言中會充滿了這許多含混，支吾，和壓抑

？他們不是沒有看到，他們不過是害怕不敢說出來吧了！對於一己利害的重重顧慮打消了他們的勇氣，於是隨著勇氣的消失，他們語言中的一切爽朗、生彩、和精確的東西也都消失了。那代替它們的則是掩飾、歪曲、胆怯、吞吞吐吐。

不要以爲一個人發表他的思想感情是完全自由而毫不費力的，不要以爲我們隨便那一個人都能有笑就笑，有罵就罵。舊社會滿佈着的那種勢力，就是要來干涉你的喜笑怒罵的，只有使他們受用，他們感到愛護的才例外。因此事實上只有那些最大的勇者纔真能夠敢笑敢罵敢說敢爲，而事實也證明若只有這些最大的勇者纔真能說得最精確，最遠離了因襲俗套的陳言。同時，因爲他們有驚人的大膽，所以也只有他們纔能作精確真切的觀察。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對於有些事物的精深的瞭解，原來就決不能僅僅從書本子的述讀，或普通一般的觀察方法所可獲得的。葉斐「原詩」以「才胆識力」四者爲詩人之本，以爲

「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長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

葉斐的說法不錯，「惟膽能生才」。和熱情一樣，勇敢也是產生才能的一個極重要條件。「識明則胆張」，固然如此，他却不明白那另外的一面，大膽的揭發常常可以掘出比胆小拘謹之徒窮年兀兀更豐富更寶貴的東西。

羅理斯在他的「斷言」(Affirmations)里曾這樣說：

「在無論什麼時期，偉大文學沒有不是伴着英勇的，雖然或一時代，可以使文學上這種英勇的實現，較別時代更爲便利。在現代英國，勇敢已經脫離藝術的道路，轉入商業方面，很嚴肅的，往往是極端去求實行。因爲我們文學不是很英勇的，只是幽暗在客廳的濁空氣里，所以英國詩人與小說家不復是世界的勢力；除了本國的内室與孩房之外再也沒人知道。因爲在法國不斷有人出現，敢於英勇的去直面人生，將人生嚴峻接到藝術里去，所以法國的文學是世界的勢力，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明智的人能夠承認它的造就。如有不俱精美而且又是偉大的文學在英國出現，那時我們將將因了它的英勇而知道它，倘或不是惹了別的靴說。」

偉大文學沒有不是伴着英勇的，因爲它敢於英勇的去直面人生，所以它就有了世界的勢力。這種英勇羅理斯以斯

爲在用語上也可以看出來，雖然用語上的勇敢並不是所有皆好。左拉喜歡用粗俗的話寫理髮的事，成了舉世詬病的理由，但這也正是他的一種好處。羅理斯說：「推廣用語的範圍不是有人感謝的事，但年長月久，磨了那些大膽地採用強烈而單純的語句的人們，文章也才有進步。英國的文學近二百年來，因爲社會的傾向忽視表現，改變或禁用一切有力深刻的文詞，很受了阻礙。倘若我們同過去檢查風寒，或者就是莎士比亞也好，便可知我們失却了怎樣的表現力了」。所以「一個人只帶着客廳裏的話題與言語，懦怯地走進文藝的世界里去，他是不能走遠的」。

發真的聲音，說真心的話，忘掉了個人的利害，推開了一切阻礙進步的因襲俗套的規矩習慣老調，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面現，五十年前羅理斯這些論英國文學的話，也能照在我們的文學身上。如果能做到這樣，文學將成爲「世界的勢力」，豈「乾乾淨淨盡去了陳言而已！」

三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

(上接十二頁) 誠如英國一般報紙評論所指出的，因一時失慎而受這樣的打擊，對個人講起來實在不太公平，這樣小的事體竟受這樣大的處罰。但有什麼辦法呢，他既做「要人」，既負這樣大的責任，相對的自然應該有這樣的處罰，因爲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

這樣說起來，有人至少會這樣問：做「要人」既這樣苦，那還有誰想做「要人」呢？別處的情形暫時還不曉得。在英國說起來可真是沒有多少人想做「要人」的。不久以前有一家報館向一般讀者發問過這樣的問題，問在他們心目中他們希望他們的兒子將來做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是：百分之四十多都希望自己的兒子將來做一個誠實的人。百分之三十的人希望自己的兒子能爲自己應得的權利加以維護，換句話說便是希望自己的兒子不是個弱者。有百分之十的人希望兒子將來做音樂家文學家。不到百分之六的人希望兒子能選入下院，僅有不多的百分之四的人希望兒子做首相或是各部大臣。據這樣的統計，可見英國一般人並不想做「要人」，因爲大家知道做「要人」不容易——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

十一月二十日於倫敦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二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 本刊自本期起 每册售六千元

讀者先生：本刊自本期起，每份售六千元。

我們在第八期收售五千元時，曾表示希望這五千元的售價能維持一個相當的時期。我們當時希望維持兩個月。兩個月是多麼短的一個時間，但在今日物價這樣波動的局勢下，兩個月又是多麼長的一個時間！我們現在自五千元增售為六千元，加了兩成，但是我們看，這兩個月中物價漲了多少！在兩個月前，紙價每令八十多萬，最近一度最高跳到每令一百四十餘萬，我們最近買進的一批紙是每令一百二十八萬。排印工這兩個月中已漲過兩次，每次漲了三成，兩次合起來等於漲了七成了。事實上，在兩個月以前，我們就需要加價了，但終於又熬了兩期。上星期密勒士評論週報已自每份一萬元加到一萬五千，世界知識亦自六十加到一萬元，我們現在勉勉強強加了一千元。這一千元的收入增加，當然抵不過日益加重的支出增加，但這種困難的情形又不得不及。我們感得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下忍耐苦撐下去。

關於直接訂閱的費用，我們略作說明。三個月十二期，我們照例應該收六萬元，但我們現在改收六萬五千元；一方面因為物價波動得太利害，我們收了三個月或六個月後，又不好再加價，所以不得不將加價的可能性略為計算在內。另一方面，我現在每個定戶每期寄刊所用的牛皮紙信紙，已經要化到一千二百元一個，這個負擔實在太重，希望讀者和本刊雙方大家分担一點，所以我們決定每三個月寄收六萬五千元，務請定戶先生函予諒諒。

### 合訂本加價在即

本刊合訂本將自明年元旦加價，在本年十二月以前購買者，仍照原價出售。目下計有第一卷上冊，第一卷下冊，第二卷上冊，第二卷下冊，第三卷上冊五種，每冊售六萬五千元，郵費另加。我們的合訂本已售完好幾批，這次再版了一千五百本。這一批售完後是否再印，不能說定，希望要購者在本刊訂本者，從速函購。

### 答樊弘先生

編者先生：三卷十四期樊弘先生「與梁張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一文已讀過，茲略答數語，乞於讀者投書欄中刊出為幸。

在「預告選票與追論憲政」一文中，一開頭我即聲明，我只不過借此番選舉行憲機會，再度向國人提出我夙來懷疑外國憲政的話。——那亦就是表明這算不得正面主張。隨末，更有如下之聲明：  
在我看憲政既不可久，則如何為中國政治求一正當出路，自應早為之計。那憲政，多年蘊蓄於衷者，就當一傾吐，以貢獻於國人。所以退而著書，實有必要。

廿年來，我對於中國問題之解決，是有一整套主張，並非不政治制度一項。但主張之提出，不能就提出主張而止；必須提出所以作此主張之由來。那即是理論。戰前傳者，於主張及理論皆多未周。今所寫之「中國文化要義」一書，蓋屬理論方面。它主要在闡明老中國是如何一回事；然後才能談到中國之前途出路。凡自己主張之建立，他人主張之否認，莫不以此為本。上文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有言之過於濶濶者，得此書可以明白。讀者設於本文有批評見解之處，不妨持之全部理論主張者過之後也。

### 不知樊先生為什麼這般心念，不但不

等待者全部理論，而且不等待看見正面主張，只摘拾我對美國式憲政所懷疑其不合中國眼前建國之第六點一兩句話，而製造一箇「通」又「治」名詞，強加到我身上而譏諷之批評。須知在其疑難意見中之某點，亦許是透露其正面主張之一點影子。但如此捕風捉影的批評，有何意味呢？樊先生如自己有見解主張須發表，儘可立題自寫文章發表好了。何必抓住我和東張先生兩人，來借題發揮呢？

### 請看樊先生對我們的譏諷罷！

（上略）所以梁張二先生所倡導的通俗政治，好像鏡花水月，完全是虛幻的，空想的和無效的。本來實際的政治好複雜，但哲學家們都不免把它看得太簡單了。這便是梁張二先生通俗政治的弱點。佛陀的手掌假如能把世上約頭攪攪下來，使他們都各長上翅膀，把小孩載到月宮和彩雲裏去游玩；這是何等美觀啊！但可惜射鼠還是要吃人，這箇美觀的理想辦不到啊！

我們既然這樣登果不中用，而樊先生於其文章開頭還說「請求兩位前輩改正」；那未免過謙，實在用不著！我只動樊先生且慢一點把旁人看得那樣不中用，而只好學深思熟慮青年，則於大學教育為幸多矣！

恕我不能就問題內來商榷。因為我的意見要提出必得全部提出，不能零碎提出來說。這次便是吃了零碎提出的虧，只引人誤會，而未能使人明白也。

### 北方哀情

編者先生：茲有友人最近自本溪湖來函，語多酸鼻，茲節錄兩節，乞在貴刊刊出：  
一、最近撫順東營盤一地，發生戰事，據撫順來人談，營盤乃撫順煤礦門戶，

### 上海雜誌界聯合宣言

上海各雜誌社鑒於過去缺乏聯繫，業務諸多困難，最近物價波動劇烈，尤感支持不易，爰於十二月五日集議，為左列二事之陳述：  
一、組織公會：十月二十四行政院修正出版法，規定出版品分新聞紙、雜誌、及圖書三類。新聞界業有報業公會，書業業有書業公會，獨雜誌界尚無公會之組織。同人等身受種種痛苦，認為有即刻組織公會之需要，俾對發行、廣告、印刷、裝訂各項業務，有一統之一之支配，協力合作，以利文化之傳播。現正進行公會之籌備工作，即行具呈政府，請予批准。吾等竭誠希望政府困難，同情處境，允許許等成立公會。

二、要求配紙：年來紙價飛漲，出版界難於負擔。政府為維持文化事業起見，爰有官價紙之配給，但官價紙之分配，尚須求其甚道公平。所有經政府核准登記之出版單位，均應同等享受此種配給之權利。雜誌界之實力素極脆弱，又無報館廣告之收入，平時純賴發行，勉力維持。最近紙價一再漲漲，售價則無法比例增加。同人等過去大都未能獲得官價紙之配給，掙扎至今，筋疲力盡，整個雜誌界業已瀕近崩潰之階段。我們為特要求政府為維持文化雜誌界之存在，（下接二十頁）

守軍於前七日，無警軍可調，乃派空軍轟炸，房屋全燬，平民死亡數日在一萬人以上。  
二、我前幾天因公赴滬，馬路上到處是流亡的人，年輕的年青的都有。有許多都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拿了一些報紙或刊物叫賣，狀極哀慘。本溪湖煤礦有限公司注潘辦事處職員王姓，住在一家院內，該院內有兩家，每天祇買些棒子用開水沖食果腹。又有一家，共有五人，但五人祇有一件小棉襖，因為其餘的衣服都賣掉了。  
尹 放 十一月十三日 河北唐山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  
電話：四三二八、四二一號

國內：三個月十二元、六個月廿四元、一年四十八元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郵費在內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收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十六期  
第三卷第十六期  
日三十月二十年六卅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端木正：清華大學教員  
殷雪通：清華大學教授  
錢通書：作家

# 論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學

## 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不得

### 准其入學之不妥

儲安平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新聞報載該報十一月二十日南京專電：「專科以上學校學生開除後，必須呈報教育部，並由教育部通令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對此項開除學生，不得准其入學。此項規定，因日久不免忽視，現教育部已重申前令，飭令各專科以上學校今後應嚴格執行，絕不准通融，以整學風」。我們認為此事深有不妥，爰為文論述，並為青年學生呼籲。

一、學校開除學生，總不出下列兩種原因：或者認為該生學業太壞，不堪造就；或者認為該生品行不端，不堪訓誨。社會生活中不能沒有懲戒，超過了某種限度，自然應該予以處罰。但是今日中國一般大學，關於課業及訓育的標準，並不一致。先說課業。有的學校學術水準高，有的學校學術水準低；有的學校功課嚴，有的學校功課寬；有的學校以學生有無特殊心得、是否能融會貫通來衡量學生的造詣，有的學校祇以機械的考試、學生是否能背熟筆記或教科書來決定學生的成績……在這種差別裏，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今日中國的一般大學之間，甲校與乙校之間，乙校與丙校之間，丙校與丁校之間，甲校與丁校之間，在學術水準及學生程度上，是有距離的。因之，在甲校或許是一個「低材生」，但這個在甲校不過是一個「低材生」的學生，可能轉到了乙校之後，却變成了丁校的「高材生」；至少，這個學生在甲校是被認為成績低劣者，他到了校後，不一定同樣被認為不堪造就。這一點，我相信無論教育部當局或一般供職教育界的人士，不致認為我們這種說法為無據。因之，在甲校因學業太壞而被開除的學生，他的實際程度，不一定比丁校的在校學生來得壞。但程度還不及這個甲校開除學生的丁校學生既然仍可在大學讀書，而程度比在丁校在校學生程度好的學生，反而因甲校之開除而不得轉入其他學校，永遠剝奪了就學的權利，我們認為這是不公道的。再說操行。今日中國一般大學，由於各校之歷史、環境、以及主持的人物的不同，在訓導方面，其標準和作風，也並不全國一致。有的學校採取嚴格管理制度，有的學校採取自由發展制；有的學校所希望培植的學生就是上課下課、按部就班的學生，有的學校所希望培植的學生就是有創造力有新理想的學生；有的學校對於那些對於國家大事關懷熱心的活動學生，總是不甚放心，處處加以管束，有的學校則對於有領導力有活動力的學生，中心贊賞，處處予以鼓勵和指導……因此，同樣一個學生在甲校可能成為校方最顯忌的學生，但在乙校可能成為校方很賞識的學生；同時同樣一個行為，在甲校校方可能認為這個行為超越了常軌，破壞了本校的秩序，但在乙校校方，可能認為這個行為是無所謂的，可以原諒的。在這種差別之下，一個學生在甲校可能是一個「敗類」，但到了乙校可能變成一個「人才」；在甲校，他的才智這被埋沒，在乙校，他竟獲有機會發揮他的才幹。同時，一個學生，他的品行

，(包括他的思想、胆識、組織能力、服務精神等等)，在甲校可能被認為不堪訓誨，而到了乙校可能就被認為後生可畏、大有作為。因之無論從學業或操行的觀點看，要使一個學生，被一個大學開除後，全國其他大學便不再准其入學，這是不合理的。教育的目的在發揮理性，理性的目的則為求合理，求公道。因之我們認為教育部規定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的學生，全國其他專科以上學校不得准其入學，這一規定，與「教育」本身的意義，背道而馳。我們希望教育部對於這種規定，能再作考慮。

二、在從前君主時代，地方上出了一件命案，就成爲了一件「大事」，有司可以因此丟官甚或被劾職。共和以後，民命反而越來越不值錢了，試看今日，民命與蟻命，究有何異！在學校裏，情形亦正相仿。在我們做學生的時代，可能一年之中沒有一個學生犯大過，兩年三年中沒有一個學生被開除；開除了一個學生，那就全校騷動，極端嚴重。可是現在，學校開除學生已是家常便飯，不僅如此，而且現在又有了新名字，叫做「集體開除」，一開除就是十幾個或幾十個；學生成了韭菜根，一刀切下去就是幾十根。我們不知道這還是教育的權威「漲價」了呢，還是學生的價格「貶值」了呢？從前開除一個學生那樣鄭重，現在開除一個學生甚至幾十個學生這樣輕易，難道現在的學生，無論就學業的原因或品行的原因，真的那樣不堪造就嗎？假如說真的學業不行，爲什麼不在錄取的時候，將錄取的標準提高？假如說品行不端，然而各校訓導，平時對於學生在做人做事方面，究竟有沒有切實的指導。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新教育，名爲德智體三育並重，但體育不過做到開運動會，德育不過做到上紀念週。現在的學生，伙食這樣壞，有的學校十幾個人或幾十個人合住一間宿舍，基本的營養、空氣、日光都不够，還講得上什麼體育。要學生幫政府忙的時候，如發動青年從軍等類，於是把學生大大捧一陣，學生要對國事有所表示，而不不利於政府時，便把學生大大打一陣，這還講得上什麼德育。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新教育，大體上說來，不過是一種「資本教育」而已。按時上課就不扣分數，考滿六十分算及格，讀完多少學分升級，讀完四年拿到文憑。請問今日中國有幾個大學能注意到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些大學，比較有一種優良的傳統，學生沐浴在這種傳統裏，經過四年的薰陶，使他在做事做人上漸漸地得到一種正常的訓練；或者一個學生幸運地親近了一位優良的教師，受了他的影響，在性格上漸漸定型。但就整個中國的高等教育看，這種情形是佔極少數的。(這也就近似牛津導師制的精神。中國有許多人都很嚮往這種導師制，後來教育部也規定各大學設立導師，但是中國大學裏的導師是「帶兵式」的，或者「保甲長式」的，凡是教師都是導師，每個導師帶上幾十個學生。不說在各條條件上根本無「導師制」的可能，因之有導師而不知其所屬的學生有多少者，導生經

年猶不知其導師爲何人者，就是中國導師制的真正目的，亦不過是使導師管管幾個學生，不要他們亂惹是非，鬧出亂子。所以結果中國大學裏的導師制是有其名而無其實。)至於一般大學裏，除了上課、考試、分數、文憑外，還有什麼做人做事的訓練？一年復一年，墨守陳規，一批一批的畢業，糟蹋了青年的生命，糟蹋了國家的光陰。現在許多學校，這樣容易地開除學生，可是學校當局是否已經盡了「教」與「育」的責任？在目前這種教育制度之下，大學的主持人，縱然有這方面的理想，但事實上又是否能夠有所作爲，貫徹他們在這方面的理想？同時政府當局所行所爲，又是否能夠激發青年向上，能使青年身心安定？大環境惡劣如此，却希望學生乖乖如彼，其可得乎？青年容有錯誤，也當網開一面，讓他有條路走。越是開除學生容易，越不能實行一校開除他校不收的辦法。這種一校開除他校不收的辦法，是迫人墮落，迫人自殺，迫人走險，其結果與教育的本義完全相反；所以我們對於教育部這種規定，不能贊同。

三、但是教育部爲什麼要有這種規定，而且認爲此項規定，日久不免忽視，又要重申前令，飭令各校嚴格執行，絕不通融，以肅學風？假如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的學術水準和訓導作風都是一致的，則施行這個統一的方法，猶有可說。但事實並非如此，在事實上也不可能如此。此事教育部非不知之，但仍有此種規定，而且重申前令者，據我們的觀察，其動機不是教育的，恐怕仍然是政治的。政府雖然企圖用這種嚴峻的措置，以壓制對於現實日益不滿的學生情緒，希望學生祇管書本，不管國家。我們認爲政府用這種嚴峻的手段來對付有熱血而無忍痛的學生是不公道的。而且在原則上，我們反對政府用一切以政治控制爲出發點的辦法來控制教育。政府應當讓大學學生在學術上自由發展，在思想上自由發展，在公共生活的訓練上自由發展，祇要這種發展是合理的，合法的。我們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樣保守消沉，我們也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樣穩定謹慎，青年人可貴的就是那一股活力，這種活力就是國家的活力。沒有活力的國家是一個死的國家，沒有活力的社會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社會。政府應當自疚自省，盡量刷新政治，締造一種光明而有朝氣的社會風氣，使一般純潔而有理想的青年在這種有光明有朝氣的大環境下，潛移默化，培養成爲建國的良才。我們對於年來各大學學生的活動，極極注意，對於各大學學生自治會發達這一類事情，亦不惜篇幅詳加報導，這就因爲我們認爲：今日這一批青年在這種校內活動中所受的民主的訓練，與二十年以後中國政治的趨向大有關係；歷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務就在要能預見到每一個社會現象它在日後所可能發生的社會影響。我們衷心希望政府當局能創造一種新的風氣，以這種新的風氣來積極地激發青年的抱負，薰陶青年的和操守，而不要單在消極方面以種種方法來限制青年的活動，削弱他們的活力。

# 敬答樊弘先生

張東蓀

在觀察三卷十四期上拜讀了樊弘先生的大文，雖然把我與梁漱溟先生拿來併論，但我個人願意把這件分開。我本來決定在最近寫一本書，在未寫完以前，不做客篇文章，不過對於樊先生這篇文章却不能不答復。其故因為樊先生對於我似乎是完全誤會了。何以知之呢？因為樊先生引用我的話似乎都是從梁先生所引用的之中轉引下來的。我疑心樊先生沒有拿我的原文之出處從其前後左右來通觀一下，而僅就斷章取義來加以解釋。所以本文分兩段。第一段可以說是一個辯正，即說明樊先生對我的認定是無根的。第二段乃是藉此說明我的意思，以便與樊先生作進一步的商榷。

首先我要聲明的是：我決不是主張採取儒家的無道哲學。我更沒有主張過甚麼通儒主政之說。不但現在沒有，並且從來也沒有這樣說過。一個主張民主的人不會把政治專建立在於那一種人之上。以通儒為統治者，這是樊先生硬替我安置上去的。不但我從來沒有想到，並且我連作夢亦沒有夢到。這里只是我的解答，却不關梁先生的事。至于他究竟是否如此主張，應由他來說明，我無權替他解釋。現在既把梁先生一方面除外了，則樊先生對我的辯駁可以說是變為無的之矢。

其次，我與樊先生恐怕有一個根本差異點，不在於主張的內容而在主張的態度。我以為一種政治理想由於人們或一部分人有此需要而使其得以實現，這是一件事。而這個政治理想本身是否合乎人類幸福，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當然不可分，但為了研究便利計，却不能不分開。于是在思想上便有兩派：一派只注重現實；另一派只談理想。注重現實的以為一切都是由事實推演而成。高談理想的以為必如此如此方算為好，其弊在於絕塵而奔。但只注重現實亦無由以說明何以會有進化。因為進步總是變現狀而為較好於現狀的。這兩個狀態如趨于極端，在我看來，皆有毛病。所以以為只有如何由現實推理想，又由理想提高現實，二者互相作用以向前進而已。根據這一點，我們只能說在延留于農業中的中國人因為對於民主不感到迫切的需要，未即全體努力去推動他，却不能說中國人不認識民主是一個好東西。我相信即鄉下老百姓，雖不識字，然而苟有人澈底告訴以民主的道理，如何是自由，如何是平等，他們必定會

明白民主比專制好。這正等于一個未受教育的人，如果能教以加減，他自然亦會算出二加二等于四來一樣。所以需要民主與認識民主並不完全一樣。樊先生說中國困于農業經濟，尚未突破，故無由使民主實現，這是大家無甚異議的。但這却決不包括說中國人不能認識民主是一個好東西。

所以我們還不能說農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隨資本制度而有的。我個人對於民主的看法是分兩種：一是把民主只認為是一個理想，一個原則。一是把他當作一種制度。制度當然是由理想而模製的，但實際上因為情形不同，不但總和理想相差，並且各地因環境而有不同的實現。至于理想亦不是完全憑空而來，當然有種種因素與影響，現在不可細加討論。這兩種雖不完全分開，然而却不可完全混為一談。根據這一點則我個人始終相信民主主義如要澈底，終可形成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乃是民主主義的必然涵義。關於理論方面似乎不應該有爭論。

問題只在于中國這般現實，如何嵌入于這個理想。樊先生提出集體勞動，在大體上本和我的主張並不相遠。不過我更向細微的方面來看。樊先生所謂集體主義却是我所謂社會主義。但今天中國的真問題是如何在中國這樣國情上使這樣理想得實現幾分。老實說，樊先生的集體主義百分之百的在中國今天實行乃是不可可能的。外的條件有困難不必說了，內的條件亦不够，更不可勉強，明眼人自知之，不必細說。這裏只是 imperfect Collectivism 或 partial socialism。這個前提如果樊先生承認了，則問題便在這個部分或不完全的是在何處劃界。好像給病人吃藥一樣。我們既不完全抄人家現成的藥方，則對於人家的藥方的如何加減便成了問題。即應該加上一些甚麼藥；同時減輕一些那幾味藥等的問題。老實說，今天中國非但不能照抄蘇聯的藥方，並且亦不能照抄英國的藥方。在此乃有兩方面：一即病人本身的體質；二即藥方本身的分量。體質有變化，分量可增減。二者相連即都會生出不同來。如果樊先生亦承認此點，則我說的「集合許多精通中西文化的人討論一個為中國而設的制度」便有了根據。樊先生因此乃誤會為請通儒作統治者，真可謂誤會到一萬八千里遠了。須知一個制度所以能實現，必須在這個制度下的人們各得其所；如果專靠統治階

就少數人來維持則可以說這個制度沒有生根。民國以來所有變法（如憲法與黨治）皆未生根，即由于此。我雖不肯，何致仍主張用通儒來做統治者硬要維持不生根的制度呢？所以以為樊先生這種誤會是「莫須有」或可說有些近情理。至于樊先生說，擬訂出來的制度亦不過和中山先生的一樣，我以為更是擬于不倫。老實說，一個制度的擬定是一件事，而其實現又是一件事。我在上文說過，欲使其實現必須使人們各各都感到滿足，或相當滿足，尤其在經濟方面。但是這些感到滿足的全體人民却不能每個人都來擬定制度，上文說到英國，須知英國所以不學蘇聯；就是因為他另有一個比較上生根的制度；我相信資本主義必變，美國將來亦會走上社會主義，但必又另有美國的樣式。如果我們能够照抄人家的制度，當然可以省事，無如不能。所以中國有其特殊的地方，毫不足怪，我與樊先生意見不同的地方，或許就在此罷？

總之，我與樊先生根本上可以說沒有兩樣，只是我看得複雜些罷了。並且我願意告訴樊先生：如果實際投身下去做這樣的工作，根據其處處實際上的教訓，必定會感覺到複雜；決不會以為就是這樣簡單的工作。姑舉一例，如土地再分配，農民仍是從私有的觀點來歡迎的，而真要增加生產則非集體耕種不可。此事便不像分田那樣容易了解與接受了。所以問題愈到深處，愈難簡單為遠。

（十二月三日寫）

寫完以後，再願補述一點：即關於工業化的。我以為中國終須向着工

業化而走，否則無以提高一班人民生活水準。問題不在要不要工業化，而在如何使其實現。對於這個前提，恐怕我與樊先生並無不同。只是好像樊先生以為農業是第一階段，由資本主義而始變為工業化是第二階段，他所說的集體勞動是第三階段。由第一階段可以一躍就到第三階段。我亦承認中國今天走以前英美資本主義的老路是困難萬狀的，但我却以為即使採用集體勞動的制度而須再向工業化推進。所以工業化不是第二階段，不可中間略過。今天的問題只是到工業化的路徑之選擇。提到工業即須提到機器，今天的蘇聯雖全力對抗美國，而仍想買他的機器。可見問題複雜，但不是無法解決。用集體勞動制來達到工業化，當然是很好。不過倘使「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亦不見得就是不好。樊先生是經濟學專家，當然比我知道更多。如果樊先生承認這一點，則必亦不能不承認研究到詳細具體的計畫時必須要有深通此道的人。恐怕樊先生本人亦就是要負責任的責任之一人。並且在文化思想等方面以與經濟配合，又恐怕不僅是經濟學的人就夠了的了。總之，今天不是採用那一類的藥方之爭，（無論如何總是民主兼包社會主義）乃是對於這個藥方內容如何加減折衷與其輕重界限之問題。以上所說依然不能盡意。但在此「文字無靈」的時代，實在不想多說。樊先生如蒙不棄，最好賜函，作文字交，以免在雜誌上再有答辯。好在現在的問題早已超出說話以外了。

（四日補）

# 中國能永久中立化麼？

端木正

## 附帶討論朝鮮永久中立問題

一月二日上海出版的民主論壇第二卷第九期發表了宋文明君「中國永久中立論」的論述，這是一篇簡潔有力的論辯，想為中國未來國家立一基本的新原則，而將中國「急速從火坑中拔出」。「永久中立政策」，從宋先生看來，是一劑萬靈藥，「也就是救國政策，救民政策，和救世界政策。」在文前，大題目之下，還有兩行頗覺自負的引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真為也。知其不可而為之，是真肯也。」作者立論的心情是很容易了解的，也是無可批評的

這篇論述的主旨，已很明顯。首先，作者肯定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性，雅爾達協定將中國捲入美蘇對壘的火線上。「今天要想擺脫這種命運，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立刻宣佈中國永久中立，把中國從兩大夾縫中，從世界糾紛中，根本解脫出來。」然而作者對自己所用的「永久中立」「永久中立政策」或「世界永久中立地帶」等用語的確切意義，並不能把握，作者只以模糊的概念，解決最複雜而微妙的實際問題。這一問題是多方面的，涉及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還有法權的問題，「世界永久中立地帶」是不是「立刻宣佈」就可

以成立的。假如如此簡單，有如此輕而易舉的萬靈藥，那世界未免太愚蠢，讓宋先生作了先知！

任何國家，在不違反國際法的範圍內，本有決定自己外交政策的絕對自由。假如一國決定永不參加任何國際戰爭，或不參加可能發生的特定戰爭，或不從事某一類的戰爭，那是該國自己的事。但維持這種政策，和「變成世界永久中立地帶」，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問題。前者是可以「立刻宣佈」的，後者並不能如此簡單。宋文明君原文的意義顯然包含後者，將中國變為「永久中立國」。（宋君並未用這個名詞，而他所用「永久中立地帶」和「永久中立國」的意義，本不盡同。一個國家可以不永久中立化，其國內一部份地帶，因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或慈善的原因，也可能有局部永久中立化；但宋君通篇指全中國而言，當然就是指「永久中立國」而言。）宋君概略地敘述永久中立化以後的情況，並未舉例，現在世界上只有一個永久中立國，就是為人熟知的瑞士。而宋君理想中的中國也不外「瑞士型」的永久中立化。我想這點解釋是合理的補充，不致有傷宋君立論的本意。

世界上永久中立國不止瑞士一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還有比利時和盧森堡兩國，以及其他一些並不永久的中立國。比利時自一八三一年獨立起，一八一四年歐戰發生，被德國侵略，有八十四年的永久中立；盧森堡大公國自一八六七年脫離德意志聯邦起，到一九一四年永久中立被破壞，也有四十八年的太平歲月。瑞士的歷史最久，從一八一五年，維也納公會列強同意瑞士永久中立化，經該國接受而成立，至今一百三十三之久，經歐洲多少大戰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其中立始終維持不墜，簡直是國際政治中一大奇蹟。然而瑞士有此類似奇蹟的紀錄，以及此利時和盧森堡的一度享受永久中立之福，是有其個別歷史條件造成的。十九世紀的歐洲，在均勢和歐洲協調的支配下，是比較有和平的時代，盧森堡那四十八年更顯明的是寄托在俾斯麥武裝和平下而存在。歐洲那時並不是兩強對峙的時代，而是法、普、奧、俄、（也可算上前期的西班牙，後時的意大利，）及海上大不列顛並峙的時代。永久中立國便是這均勢下的緩衝國。然而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法德對立之勢已成，夾在兩強之間的比、盧兩國，就難以維持其中立了。瑞士的地理條件可謂得天獨厚，居歐陸之脊，為衆水之源，真有高屋建瓴之勢；而又處德意志，奧匈帝國，法蘭西和意大利四強之間，均勢之維持也易，其造成長期和平狀態，是很偶然，也極不偶然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從客觀條件看，國際政治的形勢是否有產生緩衝國的可能，是考慮建立永久中立的先決條件之一。

從國內政治的要件看，欲建永久中立之國，必先有永久中立之民。瑞士是多民族的國家，然而在十九世紀民族主義風靡一世時，她並沒有分裂為三個以上的國家，各自依附外國，認自己的乾爸爸。因為能團結，所以能民主，她底民主也在世界政治制度史算一奇蹟。她底寬容不止及在本國人民，全歐洲的紛歧錯雜的思想都在那裏滋長，許多犯上作亂的團體借地開會，我們都還記得，一九一七年列寧從那裏回到俄羅斯。因為民主，內政可以自行解決，不必從國際戰爭中求外援，假如瑞士多的是哭秦庭的申包胥，借清兵的吳三桂，那永久中立也早就壽終正寢了。這一項條件，是國內事務性質，雖說現在國際形勢無孔不入，但總還是自己可以相當作主的事。這裏就不能全推之天命，有人謀的因素存在餘地。

除了人的因素，其他立國條件也有關係。永久中立國既是緩衝國性質，必在國際間無足輕重之處，所以此中皆是弱而小之國。至若小而強，或弱而大，雖想潔身世外，其奈人不我許。尤以弱而大者最可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一九一九年前的土耳其大帝國是此類國家。不到百年，把地跨歐亞非三洲的病夫帝國，剩下半島之地，至今猶未完全死心，列強之爭霸戰中，這類國家正是犧牲的對象。比利時本來守志安貧，到了二十世紀，吞下了大殖民地剛果，第一次大戰中，盟邦英法念其當初抵抗有功，併肩作戰，便很恭維他。當戰爭結束之際，國際地位之高，僅次於列強而已，於是結盟強法，放棄永久中立。時移勢異，到一九三六年，比王又想舊調重彈，為時已完，今非昔「比」了。從國勢看來，要想恰如其份，作一永久中立國，可見並不容易，大有一分也不能增減之勢。

具備了政治條件，還有法律條件也得滿足。從本國永久中立政策「變成世界永久中立地帶」，關鍵在此。一國儘可「立刻宣佈永久中立政策」，假如不能得到別國尊重，也是枉然。如何使其他國家都尊重或承認？從歷史先例看，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協議，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歐洲協調的列強行動，就代表國際社會。瑞士，比利時和盧森堡的水久中立都是列強一致同意承認的，承認不足，還要有列強肯出面保證，集體保證或個別保證。一九一四年英國對德國宣戰就為了德國破壞比利時永久中立，英國為履行條約的義務，盡保證之責，不惜一戰。當然，不從純粹法律觀點看，實際上的理由，自然是為了英國自己的利益，利益不一致當初也不肯承認保證。建立一永久中立國，並非僅為該國和平安全設想，也必與國際大勢的要求相符始可。自行宣告永久中立，有一九一八年冰島國之前例在，法律上購無効，別國不承認，更不保證，等於未宣佈

永久中立國既不交別國攻擊，享受權利也要盡義務。外交政策受此根本限制，主動不起來，弄得處處防備列強指責，永久中立，每事不偏袒，談何容易。一旦法律地位確定，要想自己放棄，也是違法，除非得當初承認及保證各國同意。永久中立國除自衛外，不得用兵，（盧森堡甚至除警察外，不得有軍隊）也不能締結攻守同盟條約，連關稅同盟都有問題。一九〇〇年為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對華武裝干涉，比利時躍躍欲試，德國便以其為永久中立國，不得出兵，否則就成了九國聯軍了。

因為有這些複雜情形，所以永久中立國日見其少，至今只剩下瑞士一國，碩果僅存。就整個大勢講，本世紀來有減無增。嘗試的努力很多，有的根本未成功，有的知難而退。首次世界大戰後，波羅的海三小國想永久中立化，只得到蘇俄同意，不足成立。一九三四年美國國會通過非律賓獨立案中，附帶請總統在非獨立後，與各國進行談判使之永久中立化，經過一次大戰，此話也無人重提了。

永久中立國所以不合潮流者，更有基本原因在。今日的世界，在經過兩次慘不堪言的大戰後，國際社會休戚相關之認識已經普遍，用聯合國憲章序言中的話：「力行容忍，彼此以善隣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這種精神和永久中立國是不相容的，一是消極，一是積極，一則兼善天下，一則獨善其身。在國際時代，盧森堡和瑞士之參加，還可有保留。現在聯合國已斷不容永久中立國入會，瑞士所以至今未整請入會者，原因在此。她只能和安道耳、聖馬力諾、摩納哥、梵蒂岡等微小國家同立在大國際社會之外。因為永久中立國不能履行憲章所賦義務（第四條一），也不能協助「對於聯合國依本章規定而採取之行動」（第二條五）。今後任何聯合國會員國要想永久中立化，只有退會之一途。

有如上所述，永久中立國是不易為，不宜為，也不能為的。中國的情形尤然。今天的世界大勢誠然是美蘇對立的形勢，兩大之間也有一大串緩衝地帶，這些地帶，却都還沒有具備永久中立化的條件。緩衝國是世界政治大舞台的小配角，列強是少數主角，圍繞著列強，展開戰爭與和平的演出。中國今日的處境，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不折不扣的五強之一。中國如果不能積極地成為美蘇間的橋樑，也決不可能消極地成為美蘇間的隔離物；政治現象，正和自然現象一樣，是不容有真空地帶的。

關於國內政治所該具備的條件，不加檢討自明；何況中國外交政策的傳統

法寶，就是「以夷制夷」。到最近還可以聽到「你不理我，我就投到他底懷抱」的高論。一時之中立且不易，永久之中立更不待言。由於這種傳統政策的結果，中國的外交一向是孤立的，不在任何世界政治集團之內。雖然今天想「探主而事」的頗不乏其人，無奈至今仍停留在單相思階段，倒退不如前敵國日本已經進了圈內。宋文明先生大作最後也提到美蘇的態度，已經說明美蘇都未必願中國參戰，但也不要中國參戰，和願中國永久中立化，其間距離甚遠。所以法律的條件，也無從滿足。

最後，關於聯合國的關係，中國是常任理事國之一，有特權，其有特殊責任。中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士想都不願放棄此項特權，假如宋文明先生考慮到這一點，也未必願中國永久中立化；設想當代巨強之一，忽而擺脫一切權利責任，獨善其身起來，那又是神祕的奇蹟了。

永久中立化既不可能，是否中國就命定要捲入未來的世界大戰中？當然不然。一國儘可維持長遠的中立政策，而不必考慮永久中立。美國從開國以來，自華盛頓去職演說以來，就保持不參與歐洲糾紛的國策，形成傳統的中立政策，而並不考慮永久中立。對內立法機關有常設的中立法規，限制行政部門的動向，指示國民應守的本分；對外維護國際法所賦予的中立權利，必要時不惜以戰爭來維護。國際法上中立法的發展頗多美歐的實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北歐奧斯陸集團各國中立法，尤其是美國國內討論修改中立法的爭執，想猶在世人記憶之中。美國並未能以國內中立法避免戰爭，那是法律以外的原因，還套辦法仍自有其價值。

國內中立法以外，對外中立條約也是一個辦法。此類條約或為個別的雙邊的，或為集體的多邊的。兩次大戰之間的蘇聯，恐帝國主義包圍，願集體安全成立，以求建一個國內社會主義，其外交政策目的只在自保，不求侵略，所以個別地和其他各國訂立了許多互不侵犯條約或中立條約。（一九三七年與中國，一九四一年與日本，皆可為例）。這類條約個別訂訂，而自成體系，明顯地表示一國外交的方針。以集體條約，多邊的條約，涉及等重或保證中立的，可以一九二二年九國公約第六條為例，原文如下？

「第六條 締約各國除中歐外協定於發生戰事時，中國如不参加戰團，應完全尊重中國中立之權利。中國聲明中國於中立時，遵守各項中立之義務」。

在九國公約中，此條訂立後並無多大影響，其內容本為國際法所定原則之重述。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對此條所採的立場，此條是中國自己提出的，提出的

動機有其歷史背景。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一九一四年歐戰日本攻取德租借地青島，都是在中國領土作戰，中國將自己的領土劃出一部分讓交戰國作戰，以求作戰區域以外的中立，還不可得，未免太慘。所以中國要求列強尊重中國中立權利；九國公約以後，太平洋均勢一時得保，直到九一八事變，而列強之間也無戰爭，此條也未經試驗。就條文而言，中國並未得到較國際法已有者更多的保障；就經驗言，則一國若立國弱點太多，參戰固不易言，中立又何足恃，委曲未必能求全。華府會議是在對華有利的國際均勢下舉行的，今而後，中國即再想有如此條約，恐不可復得。

年來國人恐浩劫之將臨，作未雨之綢繆，以中立自保之念也是很自然的。宋君永久中立的希望代表不少善良心腸的國人。目下中國既絕不可能永久中立化，國內立法的控制也極少希望，試想我們「萬能的政府」，如何能受讓事機附事先設立的限制。今天的國際大勢，中國在在聯合國的地位和責任，也不容中國再提出國際條約的保障。比較可行的，只有和隣國各別訂立中立條約或互不侵犯條約，但說明不得與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和精神衝突。還是惟一比較可行的辦法。總之，中國如果將來必以中立自保，還得在中立以外設法，要先在國內政治上建立可以中立的形勢，然後才有「立刻宣佈」中立政策的可能。

以永久中立為救國救民的萬應靈膏，絕不止宋文明先生一人。朝鮮革命家李宗（忠）樸先生，在十月十五日英議會訪華團抵北平時，曾訪晤與蒙助爵，呈遞備忘錄一件，提出對朝鮮問題的主張，其中第五項就是：請英國提出聯合國大會，承認韓國為遠東之永久中立國。（以上記載見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這種議論也極值得同情。關於韓國永久中立化的擬議，倒並不新奇，自從韓國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國以來，始終有此種醞釀。較之中國，當然韓國所具備永久中立化的條件要多些。從國際政治的演變看來，韓國有兩次機會有

此可能，但都稍縱即逝，一去不復返了。一是甲午戰爭之前，尤其是甲申事變前後，日本沒有戰勝中國，其國內輿論界也有過此項論調，以防帝俄南下，國際間也不乏作如此看法者，當時在遠東，俄之南下尚未及此，中國仍不失大國，日本之實力不顯，美、德、法、英、意、澳、匈各強國的利益那不密切，局勢大有可為。第二次機會就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開羅會議，假定以後在德黑蘭會議能得蘇聯同意。其何以未成功，還裹不遑細說。

可注意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氏最近討論朝鮮問題時，說者不能使之成遠東斯堪的那維亞，將成遠東巴爾幹，而謂不及瑞士。此話頗有道理。就地理形勢論，很明顯地，朝鮮是個半島。半島和島國近似，是和全世界有海岸綫國家為鄰的。（空運時代，更甚於此，此說也不免陳腐了）。故今日朝鮮問題已不止是中日蘇三國間的問題。提起斯堪的那維亞各國，也曾有過永久中立化的企圖，為時在四十年前，都未成功。其中瑞典兩次大戰都守中立，已事實上近此，但還不能造成法律地位。巴爾幹是歐洲火藥庫，其中有一小國阿爾巴尼亞，在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結束時獨立，取得永久中立地位，不過一年，歐戰爆發，就無疾而終了。何以巴爾幹各國自己，或歐洲列強，不將火藥庫變成永久中立的世外桃源？此中關係大堪思索，前文也已論及。世間多少小邦，自古以來，敵騎縱橫，斫殺不絕，「百年苦樂由他人」，安得個個皆似瑞士，得享一世紀以上太平歲月，此中實「各有因緣莫羨人」，非可強致。

韓國之不能永久中立化，衡以前文所述，皆極明顯，請英國提出聯合國大會未始不是一個辦法，聯合國固不容永久中立國為會員，但並非不可為國際和平設立此項地位。寄語我唇齒之邦有心之士，國家命運終須本國人民自行解決，國際的保障制度也須本國先具備某些必要條件，否則皆是空談，無補大局。願共勉之。

十一月廿八日清華園

# 共和黨援華運動

(紐約通信)

楊剛

自從亨利魯斯發表了滿立特對華放款三年計劃以來，久經瀾頭的共和黨就中國保衛戰的傳聞越來越表面化了。在這一個半月之間，關於中國問題，熱鬧

處全在共和黨要人方面。參院領袖范登堡已經發吼了兩次。眾院中國牧師美德跟馬歇爾先生吵紅了臉。參院威權塔夫特與眾院領袖馬丁都變成了中國的保衛者。明年總統候選人之一杜威省長，尤不能不聽魯斯先生的話，出來為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擔憂，而大實行政當局不長眼睛，不講良心，把中國送給蘇聯。

除這些外，天天在無線電上嚷着應儘儘蘇聯和共產黨的共和黨要角們也頗對中國問題發力氣。今天上午衆院外交會爲中國提出了六千萬元之數，暗示明年一月正式會議時，中國還有希望再得一點。魯斯先生既然能够組織和支持意大利的底加斯下里政府，他對於中國問題的權力，在美國當然不是一件小事。爲蒲立特一篇文章，他登了六百家報紙的整版廣告。在時報和論壇報上的整版廣告，據說是每家三千元一天。一篇文章廣告費總起來不下幾十萬美元。除此之外，他在共和黨領袖中間的活動費宣傳費也不知要花多少。幸而有魯斯先生，降生於自己國土上的中國人，假如從此能見到獨立、自由和民主，真不知怎樣才能報償這位財主所投的這一筆大資本呢。

魯斯先生這一次的作風與過去稍有不同。過去他對於中國問題是處在輿論界的地位上。他相信在美國有錢就有輿論，有輿論就有政策。所以重點似乎是放在寫文章方面，其次才是政策製造者方面的活動。大體的說，有錢就有輿論，這個信仰在美國是有根據的。所以魯斯先生是有堅實信仰的人。毛病出在錢和輿論并不是以同樣速度向同一方向進展的東西。輿論雖有極可能跟錢走，有時它太慢了，常常緩不濟急。所以這一次魯斯先生翻然改圖。一面先後請蒲立特和泰德爾兩先生到中國去，以作制定政策的地方根據，一面在共和黨首要中間，提出以中國問題作爲明年黨爭的中心問題之一。這樣，他這次是以共和黨政策製造者及推動者的模樣在活動。在輿論方面好像他至少是不十分在意了。爲了生活畫報的發動性，他不情違反自己的政策，在最近一期生活上，把中國政府在天津附近決運河堤，水淹三百方英里農莊以阻止共軍的圖片發表出來。還要發出政府用軍隊阻止鄉民搶修。不管他的按語怎樣，他難道不知道美國一般人現在的對華看法麼？即便承認他的心全然不在中國政府身上，但從他們共和黨政策着眼，也覺得邏輯上莫明其妙。

二

杜威省長以默契的總統候選人資格就中國問題發表了兩次話。十一月廿四日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問題演辭應看成是共和黨對民主黨所投的一通戰書。在那篇演詞中，他巧妙的把中國說成好像是美國的親骨肉一樣，「亞洲和西歐」是美國的「兩條長了爛疔的腿，不能只醫治一條，而把另一條丟着不管」。他說「美國已經把中國從一個壓迫者（日本）救出來，不能把她再交給另一個」。他說美國是爲了「保衛中國的自由」「保衛中國的獨立」才和日本打仗。他說雖然中國的形勢甚爲緊張，但只要美國幫忙，「中國人民偉大的忠忱」他

沒有說是對誰的，大約是對美國）還可以動員起來」。可是民主黨的糊塗中國政策，竟把這個要義人保衛的中國慢慢的弄到「蘇聯和他的友軍一手上去」。

這位美國政客應付國內一些問題也許相當拿手，但是對於中國問題却辦得一塌的姿態，好像這篇東西只有美國人才會讀到，中國人是不會看見的一樣。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受過外來者征服，近百年來也會在東西洋人面前低過頭。這便得一些肥頭大腦，不懂自己國外人情的洋人把中國看成地理名詞，看成是受賞了別人「保衛」，永遠是在異民族之間被救來救去，交來交去的一塊區域。中國人民對於祖國深厚的如赤子對母親一樣的愛與尊崇，非但這類人不能想像，即有些中國通也不十分明白。中國人民俄死凍死，心在祖國。華僑們在國外保持沉默的自尊心，胼手胝足受盡痛苦要寄錢回祖國去，只希望祖國堅強壯大，不肯只圖自己在外國的發展。這種民族感情，一方面是傳統的家族主義所產生，另一方面它却是中國人民不滅的德性。專講個人主義的西方人很難理解。在杜威先生心目中，希臘既然受得了美國的「保衛」，受過了「美國保衛」的中國人當然更不用說。有這樣心理的人若掌握美國政策，將來無論中國有怎樣的政府上台，都會覺得這方面事情難辦的。

從美國情形看這問題又比較複雜一些。在這裏外交和內政聯在一起，黨爭和國是聯在一起，而兩黨立場混淆不明。假如我們大膽的說，從現在起，到明年秋選爲止，把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發動的出發點多多少少歸之於黨爭，大致不會十分錯。到現在爲止，美國黨爭雖甚利害，然在所爭執的焦點何在，却是一般的糊塗。兩年以前，人們能够大致感到一九四六年國會選舉共和黨會勝利。現在却沒有這樣感覺。其中原因甚多，但最大的原因是兩黨都揀同一政綱政策，并且在極小的差別之下，（如在華萊士及美國進步公民會壓力之下，民主黨不得不有時對工人問題上作姿態，而共和黨不理。）兩黨差不多都揀同樣階層的選民。非但世界政策如此，即內政問題如工人政策、房屋政策、反壟斷政策、物價政策等等，莫不可以作一例看。大政上不能分別界限，兩黨深知。同時社會分野中又沒有一個確定的力量起來，逼使黨派在政策上不能不採相異的道路。因此美國的政爭就自然流於繁瑣的鈎心鬥角，找小麻煩，爭成功，擠失敗。回復到新政以前的狀態。

在現在情況下，共和黨的形勢不算有把握。去年秋選他們用反物價控制把民主黨打下去，同時他們儘量利用了他們領導的所謂兩黨世界政策。開年以來，民主黨在這兩方面都比他們跑得更起勁。現在，兩黨世界政策的名稱久已爲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方案代替了。共和黨雖可以爭說這些東西都是他們領頭，



特別是范登堡和達勒士的主張，無奈執行這些東西的總是杜魯門和馬歇爾，成續大有被別人揀去的危險。這還不算。另一宗麻煩是通貨膨脹問題。這東西本是誰都可以利用的。共和黨可以把通貨膨脹的失敗責任推到民主黨身上，說是因為行政機關在國外亂花錢的原故。而民主黨也可以往對方身上推，說是因為他們取消物價控制。無情的民主黨先發制人，在特別會議上，用撥歐的大帽子一壓，說為了制止通貨膨脹要行物價工資管制與配給制度。事實上要使馬歇爾方案的成功能有幾分之幾的把握，最低限度，在它的成功失敗判明之前，要使國內危機不致爆發，就非實行信用、物價、工資等管制與配給制度不可。但民主黨現在提出，却是明知共和黨不會通過物價管制。即使他們通過，那東西不來也臭。不通過，通貨必繼續膨脹，也許僅能因信用稍受管制而慢一點。通過，有可能黑市與通貨膨脹並行。兩者都是明年算賬時的麻煩。假如他們索性將其通過，而明年把罪歸到提出來的民主黨，則他們背後的大老板們又不許可。煤油業、鋼鐵業、總商會、全美製造家協會……這些華爾街的王公都已經表示反對。

正當共和黨焦頭爛額之際，中國問題的形成真是如獲至寶。共和黨之運用中國問題，一如民主黨之運用物價管制問題。他們提出來的中國計劃，每年二億五千萬，給三四年，實際上和馬歇爾所提的頭十五個月三億元相差無幾。他們的看法是：反正你是要給錢的。我正當名分的提出來，若中國問題改善，是我之功；不善，只怪你拖得太久了，太不可救藥了。他們知道錢量太少，不能改善，明年好狠狠打一拳。這一下可算民主黨難以扭脫。

中國的命運被掩在別人的黨爭裏，是非常可悲而且可怕的事。假如我們不能夠擺脫對於這些英雄好漢的倚賴，那麼我們將來還要變成美國黨爭的足球，在美國向來陰陽不定的政治季候下浮沉。

當然，這不是說中國問題在這裏單純的是國內黨派問題。在國際關係上，在范登堡或者達勒士或者魯斯的眼光中，從現在起，倫敦會議失敗，與西德訂和約是歐洲政策應走的第一步。給中國少量的錢，但必須先說年年給，使那邊局面能拖幾年，是亞洲政策應走的第一步。因為中國局面必須能拖到一個時期。第二步是不是全球大打呢？我們不知道。但即使是范登堡眼前也不敢說要這樣來準備戰爭，同時他的西德和約計劃又在搖擺不定，得經過較長時期籌備，包括輿論方面，才能實現。

三

民主黨對於中國問題的善衷，一言難盡。他們對於中國政府之關切，起碼不會比共和黨少。在世界關係中把歐洲和日本放在中國前面，也不是民主黨獨佔的觀念。兩黨在這些方面沒有根本不同。所不同者，民主黨以十幾年在朝黨的經驗，中間經過一場全球反法西斯戰爭，對於中國政治社會民情的複雜性，比共和黨多理解一點，作風上因此要避免打前鋒的姿態。試看近來關於馬歇爾方案非正式的討論中，共和黨主張寫下不許受惠國家繼續社會主義的條文，民主黨行政機關則期以為不可，因為會更加刺激歐洲反美情緒，且招本國一部人反對。事實自身的邏輯，原不用條文來保障。在兩個性質與政綱大致與相同的政黨之間，不同處只是經驗和有實與無實的問題。

從今年一月馬歇爾發表了關於中國問題的宣言以後，民主黨對於中國就採取了「游擊戰」的政策，換句話說，是沒有正面的政策。從那時候起，麥克阿瑟以日本作基地，中國做戰場的理論也就在醞釀半年之後，真的佔了優勢。中國既有戰場價值，就不能完全撤退，完全不理中國。另一方面，中國既無遠東主要根據地的資格，也就無須爭全力支持中國政府。只要常常有一點半點東西去維持其還能是一個戰場就够了。

這情形持續到今年七月，看是越來越不行。中國局面在中國固嚴重，在華府的嚴重性至少也不下於在中國。在此地段，假如南京不守，中國這個戰場就要垮台。即使彼時不是中國共產黨專政，任何另一上台的政府其向美之心不可必。即使這個政府不站在蘇聯一邊，即使它講保境安民，站在中間，如六月以前自命為東西橋樑的法國政府，美國也就失去了滿洲，失去了西伯利亞的後門；失去了成都、西安、蘭州、迪化，失去了魁貝加爾湖的孔道（這是根據八月卅一日紐約世界電訊報）。因為中國政府若堅持中立，美國除了硬派軍隊佔領中國之外，無法弄蘇聯的後方（日本當然不夠用）。這一着太麻煩了。得打完中國，才能打到蘇聯去。

是這樣一種考慮使魏德邁過去中國。他的主要任務是考察中國戰場一般的以及各別區域的軍事形勢和對比力量。那時候的問題是：繼續過去的「游擊戰」呢？還是大幫特幫，起碼使政府能守住現有的區域？

從現在回看魏德邁回來後的種種跡象，我們可以說民主黨的對華政策只有一點地方還在遊疑，以援歐餘力來大幫中國政府的決策，倒是不下於共和黨。這點遊疑是究竟是否堅持一切美國援助都要美國監督，甚至於財政、經濟、工商業、軍事政策全由美國參預支配，像美國待希臘一樣。華盛頓有這樣一個流行的說法。說魏德邁此行對中國意見太壞，認為他所看見的比他所想像的壞

六十倍。他認為今後一切的做法，政、經、軍、財等方面，都非由美國直接參與，直接監督不可。要在中國設一美國總代表管這些事，而此人只對華盛頓負責。並且說他認為美國在中國的交涉對象，不必一定是某某個人，只要是能够產生效率，能與美國合作的人就可以支持上台。但國務院對於這種軍人見解頗不同意。認為大幫是必要，但美國露而監督則不可。因為中國與希臘不同。關於交涉對象之說美國認為不現實。共和黨方面如魯斯、如泰德、如在生活雜誌發表文章的蒲立特，則認為美國事實上需要去監督。中國人只講面子，只要面子上過得去，則監督也無妨。而關於交涉對象則以為萬無考慮改變之餘地。

民主黨行政機關對於中國的考慮和關切不能拿到表面上來。一方面是因為緊急援歐與馬歇爾方案牽制住了，另一方面是馬歇爾依然考慮美國與論這個東西，最要緊的是以馬歇爾先生這樣軍事外交上幾乎是全能的統帥，對中國想不出有效的方法。中國不是西歐。經濟、政治都無西歐那種比較可靠的根基。中國又不是希臘。在希臘花了三億元，改組了她一個政府，情形反愈來愈壞。三月間還是不到一萬人的游擊隊，現在變成了近三萬人。因此，無論是馬歇爾方案的規模，抑或是杜魯門主義的規模，拿到中國去都會差勁。共和黨與魏德邁的主張都是杜魯門主義的規模。甚至於杜魯門總統送在一個月以前，也曾謂馬歇爾重新發一個對華政策的聲明。馬歇爾則以為這是不整不整，暗暗送東西的好，當然是要比以前送得多。

在黨爭方面，共和黨雖以為抓住了民主黨的大礙，衡量各種論點時，民主黨却也站得相當穩。左說它有理：它一貫地贊成有民主的、強大而獨立的中國。右也說它也有理：它從頭就支持中國政府在那裏花了幾十億元。而且，在杜威沒提出他的辦法來以前，馬歇爾已經說了要給中國每月兩千萬元。到明年這問題之鬧大鬧小，一看馬歇爾方案當時在歐洲進展的情形與歐洲政治分野上的變化。假如法國和義大利情況變化，馬歇爾方案的目標注定失敗，則中國問題跟齊也會鬧大。再要看明年中國的情況。無論大鬧小鬧，這問題總不過是波瀾而已，因為美國關心中國問題的人實在太少太少了。比起中國人對美國的興趣來，可說千分之一都不到。關心中國的人大都是到過中國的傳教士，這些人政治上與論上能發生作用者很少。其次則是中國通，其中包括教授、新聞記者和退職的外交官吏。也就是這些人形成現在美國對華輿論的中心。這些人和共和黨的看法很合不來。

四

就中國本身問題說 記者一向以為自己不要打，就不要靠別人。因為別人

總是一個不可知數。聽別人打內仗，情形就有些像把中蠶國萬萬人的生命押在一個自己管不着的、動搖的泰山上冒險。至於中國因此所受的侮辱和輕視倒是用不着提了。

美國之不可靠不在於她想在蔣主席或者李濟深之間有所選擇，當然更不在於國共之間有所選擇。這些都有很明白的答案。真實的原因是美國目前在中國的行動出發於一個政治的、消極的觀點，這個觀點沒有積極的經濟的利益作後盾。拆穿了說，這行動的出發點是除害——蘇聯和中共，而不是與利——投資利潤與商品市場。試看馬歇爾方案的種種做法，決定的要點還是與利為主，除害次之。眼前東西兩德佔領區的商約，西德與東歐的商約，乃至於西歐十六國將來在馬歇爾方案下與東歐通商趨勢，都在政治上強烈的東西分裂主張下矛盾地進行就是證據。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利害之間還有餘隙，可供雙方週旋；另一方面也因為政治的害和經濟的利不是絕對針鋒相對的東西。這也就是封建國家可與資本主義國家並存，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能够並存的基本原因。即使歐洲洪義情況變化，這情形也很難突然改變。明白的說，即使義大利明年選舉共產黨上台，即使法國今冬發生內戰，第三次大戰也不是必然爆發。假如這個分析合乎事實，就知道一個政治的消極的觀點如何不足以使美國為中國拚命。中國現在是美國的負擔，無利可圖。美國在中國的行動，經濟上自然是負數，政治上的贏數又不可必。在這樣情形之下，再加以她在全世界各方面的開銷，美國在中國方面之搖擺動盪，迂迴遲慢，恐怕非在第三次大戰發生時不能改變。不過，這一實不可以隨便亂說，因為又是個不可知數。即使在短期間爆發，假如蘇聯不先派兵長驅南京，則美國還是先顧歐洲與中東，而不能即搞西伯利亞。但蘇聯為什麼放了歐洲，先弄南京呢？從這樣看，即使大戰爆發，中國所得之於美國者也不會比抗戰期間所得，或者現在所得，超過太多。主要重點依然不會超過於加強空軍，與訓練中國軍隊以外。因為到那個時候，美國的陸軍是不會十分够用的。而海軍在中國無太大用處。經濟上除軍費以外，美國能支持者會更少。

從種種方面看，共和黨援華運動對於中國的意義是很小的。除了中國案子在議會辯論中，更便利於民主黨議員抨擊，而有傷中國政府以外，它既不表示美國政策上今後將對於中國大熱心，也不足以根本改變美國民間對華的冷淡，與論方面能為這些人所動的尤少。雖然美國駐華新聞記者在此地一般的反共的空氣之下，在中國接了中國政府幾次罵之後，絕不再說中共好，也不再亂罵中國政府；雖然此地輿論家決不表示有所愛於中共，但是有一個觀點經過了多少年的迴蕩，現在是確定了，即亞洲是在空前絕後的民族社會革命浪潮中，這浪潮能也不能阻止。這些輿論家希望中國政府能够是這種浪潮的領導者，但共產黨是否願意呢？

十一月二十六日 荀董吞島

# 我們訪問了斯大林

英工黨國會議員 K. Zilliacus

Stalin and All That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v. 1, 1947.

八個工黨議員 (Arthur Allen, Geoffrey Bing, A. J. Champion, Fred Lee, Ben Parkin, George Thomas, Henry White 及本文筆者) 的訪問斯大林於其 Sochi 消夏別墅，乃是他們從九月二十五日起至十月二十一日連續訪問了捷克、波蘭、南斯拉夫、和蘇聯各地後的最高峰。他們在這些地方訪問所得，都在這最後一次訪問中獲得了證實和解釋。

這次訪問的最重要意義是在它的時地：斯大林不常接見外國訪問者，據筆者所知，他在這所高加索山麓俯瞰黑海的別墅裏這會是第一次接見訪問者。並且，我們和斯大林二小時的晤談，乃遲遲着和莫洛托夫三小時的談話；兩次談話都坦白而友善。Alexander Werth 曾一針見血地對我們說過：「你們知道莫洛托夫為什麼願意爲了你們這幫後排的工黨議員而從掉三小時？這是因爲蘇聯政府還沒有把工黨的英國認爲無足與語而予以棄絕。」

筆者認爲這正是關鍵所在。我們對任何人都先說明：我們並非官方代表，亦不是國會內或國會外任何團體或組織的代表，尤其不負有任何使命或權力。我們唯一足以引人注意之點是：我們很平均地足以代表國會裏工黨的橫斷面，包含廣闊的不同意見和有利的工會方面的多數。爲了這點緣由，我們絕不僅受到蘇聯的，尤其是其他三個東歐主要國家的接待。我們到處受到友善的歡迎，從總統、內閣總理等起，一直到工廠裏的工人和街頭的平民。他們對我們問無不答，知無不言。

斯大林對我們所爲陳言：他需要兩國間的友善和合作，得以通商條約的締結，和英蘇同盟的修正與加強爲基礎，筆者認爲我們中任何人都不能懷疑其非出於誠意。斯氏尤其強調地認爲：從蘇聯政府的觀點來看，現在的問題並非是在英國對於東方或西方兩者間的選擇；因爲他完全了解：英國必須與全世界貿易，特別與美國必須有密切的經濟與政治聯繫。但是俄國人却不懂：英國爲了自己的和俄國的利益，爲什麼不能糾正他向美國一面倒的關係，而同時也與東歐——蘇聯在內——建立良好的貿易政治關係。

這個態度是有意義的。因爲，在我們訪問的旅程中，各國的國策計劃者如商業部長等會向我們指出：(甲) 東歐的農業經濟正是工業英國的天然補充者

，因爲前者正需要輸出食糧和原料，而和後者所要輸出的機器和製成品相交換。(乙) 東歐各國的計劃經濟乃旨在提高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和人民的生產率。這是說，他們可以逐漸增加輸出英國所需要的東西，同時也增加從英輸的輸入。(丙) 他們的計劃經濟是輕然獨立於美國資本主義——美國的債法所歡迎，因可加速他們計劃的完成，但是他們也並非必需此項借款，沒有了它，他們依然可以完成其計劃。所以，英國苟能和他們互通有無，不備將易於避免危機，並且將多少不受累於美國行將到來的經濟恐慌。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重述了我們在東歐各國所聽到的：美國希望這些國家在貿易協定中具體指出他們所能交付的貨品，它們的數量和交付日期。他們會接受了這個條件，因爲他們正行着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但是他們需要交付條件。他們埋怨着：當他們向我們的政府提出這點時，我們貿易部的答覆常是：「抱歉得很，我們的辦法並非如此。這裏是我們企業者的名單，你們可以直接向他們接洽，看他們願意如何辦。」

這些國家的貿易和計劃當局所指出的另一點是：我們政府好像祇想締結「狹隘和舊式」的通商條約，而他們所希望的是更廣闊和長期的協定，足以配合雙方的整個計劃，而爲此後數年訂定雙方的生產目標和輸出計畫。

最後，一個波蘭高級當局對我說：「現在的問題是誰吃得少，誰吃得少——波蘭人還是英國人。我們可以叫我們的人民在食糧方面忍受些不利，若是我們可以確切告訴他們所將從英國得到的交換品，以及雙方如何爲了互利而合作。」他又指出：這樣的合作不必限於兩國間，它更可擴及於區域性的多邊協定。俄國人講得沒有如此具體，但大體上是和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相同。

體更其地說：波蘭將於本年內供給我們三千萬個雞蛋，明年可以增加到五千萬個。在正常收穫下，他們還可輸出糖、小麥、和肉類。南斯拉夫在本季可以輸出四萬至五萬噸玉蜀黍，明年還希望增加，此外也能輸出小麥和肉類。捷克今年歉收，但仍能輸出糖。俄國今年提供一百萬噸穀類，明年一百五十萬噸，此後兩年每年三百萬噸，此外，又有二十五萬噸的魚蟹等，逐年遞加。這些國家都能生產木材。南斯拉夫今年能賣給我們煙草（筆者相信保加利亞也能），來代替美國的煙草。 (下接十九頁)



# 請看今日之河北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這真想報一點大河以北的新聞。

石門陷落以後，河北省政機構又從保定遷到北平，而臨時參議會也在北平開會。勝利以後喜得流下眼淚來的人，如今在流下傷心之淚了。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而政治的基礎竟是在沙灘上。

### 中國通病

河北省臨時參議會開會時候，一位李鴻參議員問道：「要保衛着這最後的平津保唐等大據點，你們說，要多少兵才夠？要多少錢才夠？按着你們的報告書上所說，不算常備自衛隊，只算保衛隊，保警隊，已有五萬多人，還有三個軍，也有五六萬人，他們的任務是什麼？能說地面太大嗎？三月開會時候，你們說有四十一縣，這時候呢？我想最多也不過二十幾縣吧。你們究竟要多少兵才能維持？再說出錢出

糧，上次我們問究竟出多少錢才夠？孫主席對我們說，每天我們加倍出到六斗成不成，新威縣已出到九斗了，照這樣下去，人民罄其所有，而官家不能統籌的結果，也總是不夠，那麼，你們說：究竟要多少才夠？」

河北省原按疆江西的行政區劃而劃分了十五個專員區，最近專員能夠到任的只剩了第一區秦皇島、第二區塘沽、第四區豐潤(改駐唐山)第五區通縣、第六區涿縣、第八區清苑、第十區新改變平津保三角地帶的六縣為綏靖模範區。雖說有專員駐在地，並不能說明所屬的十縣或八縣仍然存在。有縣府存在的也並不在。能代表那整個的地區。至少在目前的形勢，是山海在對立，城鄉在對立，而且一天比一天尖銳了。河北人口習慣稱為三萬，這一些城市所代表的是多少人呢？平津都是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唐保則是五

十萬左右的小城了。河北省府這兩年來施政花了多少錢。據上層報告：三十五年度花了二百五十萬，外有復員費七億。本年預算為三百五十五萬，下半年又追加了六百一十一萬元。最近又奉到補助三百萬元，一共一千三百萬元。這數字幾乎全為中央撥給，至於地方貢獻了多少，則有位參議員說也不知道比正額增加多少倍。從數月一次的攤派到一月數次的攤派，小兵官娶媳婦也由地方攤派，確口大的樹都砍斫光，老百姓有什麼，他們就要什麼，這不就是民謠所謂「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官兒來了一頭刺」的寫照。儘管兩年來有救濟款九十四萬，振得八千噸，行總的各種賑濟剩餘物資又有六百三十二噸，被救濟的民衆計有九十五萬，自救的有二百萬人。也都是約數。即使被救，而每人所得只是一振款九千元，糧食十四斤，衣服半件。三台，一個是財政廳長旋

流離，他們貢獻了所有，他們會不會得救？這像個變形蟲似的河北省，越變越小，越變越壞。他犯的病症與全中國的病症是一樣的，就是貪污無能和一家天下。一惟一的女參議員李淑敏嘆息道：「這次開會還能有北平，希望下次我們能回保定而不是到了南京或香港！」

### 家河不得

「河北會計處有個很電擊的職員，一個是孫世洪，一個是何國宜，一個是何世貞，一個是孫含章。孫世洪作科長，是處長的大姑爺，何國宜當機要秘書是二姑爺，何世貞當秘書是三姑爺，孫含章當庶務是處長的太太，這種機關家庭化的作風，到底是什麼政治制度？」

「河北政治上有所謂「三張四維」，一維者是孫世洪，二維者是孫世貞，三維者是孫世貞，四維者是孫世貞。第一、二次參議會開會，拖了兩個星期下台，一個是財政廳長旋

不是我罵的人，他連我家的衙門口向那方開都不知道。我希望流言止於智者，勿再以小人的心度君子之腹。」

人事制度不能建立，下層負責，上層空能無實。更上一層，對河北這樣一個被破局，一年多來，專員權性了一位，縣長擱住了二十多位，石門陷落後又有十一位流亡縣長在行蹤不明的狀況下，可是從本年六月以後，行政院派來了為綏靖模範縣的縣長四十六名，內政部分又分發到了二百三十六名，新來的對地方自然不熟悉，而去年派去的縣長六名，到如今一個也不肯出去。主事之說，這樣的矛盾之下，文武雙全都要一人担，那麼，能夠一團圓一的就特別被重視而不計較「小節」了。

### 吏治進行曲

食污的質則如波浪進行，這是吏治進行曲。

汪平說起這東區專員，他的駐地本應在玉田，却到豐潤，他本人却長駐在唐山。他在小窩路七號設了一所軍械廠，每天私自修檢造彈，房東是一位黨部委員，非要收房租，而他却強佔不交。最近國大正選舉，他是四區選舉事務所主任，却不願職守，回到河南原籍去競選了。至於選化、平谷、玉田在「戰略撤退」前小時才通知，以致縣長丟了行李，難民到現在平唐一帶還在露宿。尤其奇怪的，是原有的地方武力按規定是應保存的，而為何硬要擱到豐潤的圍剿之內，餓了一天才答應，收編時一律降一級。投降的八縣降一級，升一級，為什麼對自己地方人還要降一級？」

黃濼說起二區某專員也是私自設有修械所，一天有二三千萬的收入。我們武清縣一定要留十五個空名額，當初說是為了自衛團，後來索與就直接不餉。一位好官也不能不吃空額來了。還有前縣長朱和川貪污十億怎麼辦了？」

子華說說其中治縣區專員王伯聰不曾請准假就從治縣逃走，而且把幾億元的接收收據物運到天津出售了，當地地產公司的經理也無下落，這些案子辦了沒有？新任編導找不到專員區內安撫民衆，竟

在天津內道邊，這是不  
是有斷續？

劉傑揚問張：「這  
世昌專員因案撤了職，  
但是辦不辦呢？結是一  
查」找不到「那」，這個  
專員找不出「那」，這個  
馬馬虎虎算了；我們河  
北省十分之六的專員都  
是不稱職的。你們辦不  
辦？」

范乘之問既然是一  
專員劉培初貪污有據  
撤職查辦了，又為什麼  
讓他逃去，而且到國防  
部去作了官，到今天一  
查對打話，沒有辦法  
，有罪就該立刻撤辦，  
也不必等他回來時想偷  
偷摸摸把他扣起來。這  
是不是還有法律？

至於縣長的問題却  
更多了，據民政廳長在  
口頭作答的，有良鄉  
蕭縣長，貪污公款是  
層所為。三河周縣長因  
殺人如麻，送了法院，  
他是剛匪的前三名能手  
，多殺幾個人算什麼？  
「昌平張縣長因殺匪  
被控。滄縣李振宇縣長  
貪污是辦公費不物用。  
武清縣朱再川只是偷  
了縣府所存的樟木作箱  
子。對滄縣及順義前縣  
長的案子沒有答覆。劉  
古復縣長逃到那裏，還  
沒有找到。張運符案仍  
然在查。

「清花縣二年以來

換了四位，還有一位縣  
長能夠開幾遠外的村落  
的」。周滿川這麼說：  
「最近這一位在每天修  
城防工事的時候，結是  
要替自己留下一百多名  
到城隍廟修衙門，那  
裏的三十多家商店被關  
了，縣政府的門樓修  
得除了不及綫緊的之外  
，比較誰的都要大。一  
個管四十幾個村的縣政  
府，已十萬火急的時候  
自己修衙門，而按警省  
府和專員三個大機關在  
城內誰也不管；城外的  
二十里內為了清掃射線  
，是既折民房，又還民  
墓；民衆出錢出力不要  
緊，難道就不管民心？

保警隊每中隊一百零  
四人，一月只有三百萬  
元，三萬多人，每月的  
差額更大，中央答應從  
十月份起補助，但到如  
今仍是沒有補到。  
石門來人說，這次  
戰役中，保安團打了五  
天，羅軍打了五小時，  
而保安團還是單衣無補  
給，元氏魏團長子和報  
告，他們是以必死心情  
作戰。於是孫民廳長也  
這麼說道：  
「地方武力是有力  
量的，上次匪入房山，  
我們自衛隊沒有損失，  
却打死了七八百，十一  
月十六日匪入武清，新  
任縣長帶著弟兄們就打  
了十二小時，在多少次  
戰爭中，我們人民的英  
勇超過了軍隊」常勞月  
參議員問道：「我們的  
十二保安團，由東明長  
垣負和薪餉，却調到河  
南籍縣去了，是不是我  
們的團隊要給別人作機  
範？」

李濬參議員壓聲道  
：「民衆力量好的很多  
，但壞的也不是沒有，  
今年五月長倫的賣店車  
站，二十幾個匪軍沒放  
一槍就入了車站。地方  
人說，他們早就知道。  
因為保安隊帶着，鋪蓋  
早已撤退了。縣馬頭  
鎮報上說是打死了幾千  
人，結果也是一槍沒放

衣服費不 六十五億

### 武力與成敗

房山縣的長頭鎮一千  
多團隊又是一槍沒有放  
，而報紙上的宣傳隊保  
衛時在報上呼喚旗人  
的意見。真鄉的要地方  
，不准少給一條  
；隊長的到處要烙餅吃  
，人們稱之為烙餅隊，  
房山縣的，到現在恐怕  
還在搶糧中；真鄉的地  
方糧秣本來要改組的，  
花了幾個錢便又成為過  
了。在房山，玉米沒  
收，就開始搶，到現在  
也許還沒有搶完。這是  
不是土匪？第四總隊研  
完了碗口大的樹，有人  
登了報，兩怒了他們，  
硬向地方擄去二千民夫  
，你們知道不知道？」

于介中參議員問道  
：「政府對於地方武力  
是不是有顧忌，聽說石  
門應存的槍支就丟了許  
多槍枝，為什麼不早建  
立民衆武力？聽說保定  
存的槍也不少，有沒有  
武裝人民的決心？肯不  
肯發出去？」

省府代表說，政策  
技術，是要隨時改，並  
不是一成不變。新城縣  
長王鳳崗辦民團有功，  
特別升為第十地專員  
，把平津保三角地帶的  
六縣重給他作為緩靖機  
範。其中的作用有下  
列幾點：（一）專員比  
平常的單任強大，辦公  
費實實實，縣長有八

十斤的糧食；（二）增  
加團隊，從新統的四個  
團想擴充到十個團，團  
軍即使不在，也可以地  
方武力自衛；（三）縣  
長自下而上，有能力的  
不要責成；（四）各  
級幹部增加待遇；（五）在  
收復地內解決土地問  
題，舉行種種試驗。省  
府秘書長並且公開報告  
道：

「我們想把保定自  
衛團的團長張恩明，他  
是地方上的民衆英雄，  
派他去作博野縣長。」  
孫廳長最後說：「  
我在檢討會議上說過，  
縣長要兼文武，我們要  
看軍他，人民是基本的  
武力，要愛他。但更  
治不能刷新，是政治的  
失敗，民衆不能安撫，  
是政治的失敗。如果不  
能革新，我一定辭職  
。」

「這一千三百億的  
重點，是剛匪第一，也  
就是先發保安軍警的經  
費。中央答應按國軍特  
遇而款額卻沒有達到。  
其次是政職員及公費的  
學生，今年一月至三月  
我們的膳費是每月每人  
三元，上月已增到二  
十元，最近又增加了四  
十元，若是這着物價騰  
，那真是差的遠，只是  
我們的一點意思。再次  
是民衆救濟，可是軍  
團，難民增多，這也  
救不勝救。」（有人已

表示這一種意思最好由  
難民從軍去復仇。每名  
難民壯丁的安家費規定  
是四百萬元。今冬還要  
徵兵一萬五千人，以萬  
名計，那麼就是一萬名  
青年難民有了出路，而  
四百億安家費來自民間  
，豈不舉兩得。）

從建設方面着眼，  
可能的公產整理也限  
於平津保唐四大城的附  
近。北平附近門頭溝  
小煤礦裏也就不管地方  
上的反動，設立了礦務  
局，與當地的警備司令  
部聯合辦事處相對應；  
天津附近敵人遺下的  
聖藥農機中，露出上上  
地就設立了小站農具局  
；從事於米、產；在  
唐山附近有的偽偽產業  
處理局承辦的，在中紡  
勢力範圍內搶出來的華  
新紗廠，可以從棉花上  
賺一點錢；英人的開墾  
也要拿款個五六億元  
。要養蠶生蠶，先要有  
錢有閒，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 駱駝與針尖

河北省地方稅收債  
權整頓才從每月十億元  
到五十億元，這其中有  
一部是靠着通貨膨脹  
的影響。英國留學生，  
研究過理財的高文伯

長是七月上任的，他向  
大眾報告道：  
「我的任務很簡單，  
那就是向中央要錢。  
我們說不上理財，僅  
作為一個出納。可是前  
位要知道，只有窮人是  
天下最低微的，向人索  
錢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河北省的財政在天  
文學數字中徘徊，支出  
的龐大如駱駝，而收入  
相形之下如針尖。北平  
的物價總指數到十一月  
中就已漲到戰前的十一  
萬五千倍，北平市公教  
人員是按一級待遇的額  
在叫苦連天；而出了城  
圈到省境內，就是二級  
待遇了，真是難為當家  
人，他不獨將作無米之  
炊，而且連鍋都將被破成  
片片了。

「這一千三百億的  
重點，是剛匪第一，也  
就是先發保安軍警的經  
費。中央答應按國軍特  
遇而款額卻沒有達到。  
其次是政職員及公費的  
學生，今年一月至三月  
我們的膳費是每月每人  
三元，上月已增到二  
十元，最近又增加了四  
十元，若是這着物價騰  
，那真是差的遠，只是  
我們的一點意思。再次  
是民衆救濟，可是軍  
團，難民增多，這也  
救不勝救。」（有人已

一方面，只有百分之  
一的棉花稅很順利；中紡  
一家就出到百分之九十  
，共有二百二十億。牛  
羊稅却很不順利，在食  
肉者的反對聲中只收到  
了十億，去預料其遠。  
計畫中還想收鹽稅，

計畫中還想收鹽稅，

計畫中還想收鹽稅，

計畫中還想收鹽稅，

# 北大自治會競選記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大通信)

北大以前並沒有學生自治會，復員以來，院系擴大了，學生的福利校方已無法全部顧及，故去年下期，胡適校長即與學校首負責任人協同，協助學生成立自治會。學生本身，由於一年來許多事實的教訓，深感北大一向的散漫作風，實不足以適應當前的環境。所以亦一致要求從速組織一個強有力的自治會。現在自治會已經成立。全校師生已經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使命，而這次理事選舉的民主精神，在實施憲政的今日，更有其示範的意義。

### 一個特色

自治會成立的先聲，是十月十九日的代表大會成立大會，賀麟訓導長曾出席指導，他提出自治會的使命有四：

- 一、是達成良好的校風，
  - 二、是促進同學的福利，
  - 三、是促進學術的研究，
  - 四、是促進民主的實現。
- 而這四大主要的任務。

是訂定會章。事實上，會章的訂定並非是幾十個代表之力，在開會之前，各社團，各系級都有過熱烈的討論，各代表則將這些討論的結果，作一個最後的表決。這一個會章的最大特色，就是自治會推選理事會由各區分會推選理事組成，因之理事的選舉不是沒有全校性的普遍，而由各分會各別推選，而由各分會選出的理事，一部分即為總會的理事。總管理理事會與分管理理事會不同處，即一為決策者，一為實際的執行者。這種特色乃因客觀環境所形成，因為北大的校舍非一體的，而是星羅棋佈的，欲反映全校的民意，總會理事不得不按各區人數比例選出，而各分會都得執行總會與代表大會的決議，是雖分而仍為一體。

### 理事選舉

代表大會的第二使命是辦理選舉。為辦理此項特別選舉委員會，限期完成任務，故十月十九日到十一月十六日這一段日子，在北大是不平凡的。首先是各系級推選候選人，幾天之內就推選出候選人，幾天之內就推選出候選人，幾天之內就推選出候選人。最少數。接着而來的便是競選了。參加競選的為各系會、級會，用模稜的文字把他們的候選人介紹給大家。候選人自己出來競選的不太多，但競選晚會中卻當仁不讓地發表政見。競選最熱烈，最有力量，最成功的，是沙灘區二十幾社團的競選。沙灘區分會的理事共十九個，他們就慎重地推選十九個候選人，辦壁報、印傳單、廣播講演、火炬遊行，盡其最大的宣傳力量。這樣，他們雖然形成爲「多數黨」了。

### 校長鼓勵

學校當局看着這熱烈的場面，深覺北大有前途，在講演晚會中，胡適校長和吳之椿教授等都帶着愉快的心情趕來講演。胡校長說：北大過去所以沒有自治會

### 投票與開票

乃因北大大學生太愛好自由，注重個人的發展，把公共事情忘掉了。個人主義不可勝辨，真正的民主即建築在自由與個人主義之上。不過，公共事情仍須大家出來管理，但個人人都參加公務，這便產生了所謂代議制度。代議制度執行得好，有賴於選民的民主；而選舉的民主，決定於提名的重要。他強調提名的最重要。他覺得這一次理事候選人太多了（全校共二百餘人，總管理理事會二十五人），選舉難於集中。他希望大家在投票前對候選人加以研究；誰好就一定要選他出來；誰不好，就要設法打敗他。他說他今晚來參加這個晚會，就是特地來爲同學掃場打氣的。最後他說：「民主不應該以多數人壓迫少數人，你們要容許少數黨也有說話的機會。」吳之椿校內選舉的選舉來者，他說：「你們的選舉是在和平的氣氛裏舉行的！你們的候選人是已提出來的！你們就選的動機是純正的！外面的選舉……」

### 農院風波

現在，除燕京農學院外，各區的理事都已選出，每區所收選票都在各該區百分之八十以上，四院新生選票尤少。各理事當選數約佔選票數百分之四十至六十。連日來，看看北平市國大代表選舉的情形，我們怎能不說可惜美中不足，在北大更進一步團結的時候，農學院自治會曾經有四個委員曾提出要脫離農院而獨立，爲另三區籌備委員會所反對，於是提出公決，結果以九十一票對九十一票保持不變。如果九十一票保持不變，農學院又將繼續其一年來與北大其他各區脫離的特殊環境，將來北大的學生運動又會被人認爲是一部分人的行動。最近留在沙灘的農院二三年級同學，對此已提出嚴重的抗議。北大是一黨，此種分裂的跡象，將是暫時的！

十一月十四十五兩日是投票日期，票要裝在票箱，牆壁上貼滿了標語：「不要放棄你北大的權利！」這「北大的權利」是什麼呢？就是每個人都得投票。憑你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理事，宣佈只是一個參考而已。每個人在投票時，都經過一番慎重的考慮，都怕選出無能的甚至別有企圖的理事；對於不熟悉的人，往往問而又問，或者望自己圈選的人，即是中選的理事。

十六日，各區公開開票，沙灘區的民主廣場擠滿了觀看的人。大家親眼看見選票箱打開，親眼看見選票一張一張的被宣讀，親眼看見選舉委員在牆壁上給候選人記票數。一切的一切都在眼裏，這這不是民主嗎？公開嗎？但事後也有人提出質詢：因爲沙灘區中選的十九個理事，都是二十幾個社團推薦的，不差一個。質詢的人以爲這中間說不定有一鬼」。其實，稍加分析，便知道不足爲怪。二十幾個社團的基本票已經不少，加之他們推薦的這十九個人都爲黨業所熟知，

支持的人自然較多，因之這十九人所得的票都在五以上（沙灘區共收選票一二三六張），比起其他沒有集團支持的便佔了絕對優勢。如果說有一鬼，這「鬼」就在不該「集體競選」，但民主政治却明明允許這一套。故此種質詢並未激起什麼波瀾。

「請位批評實行」高院長說：「混水摸魚，才給他們以機會，立法而不能行，就開了漏洞。過日子與打仗是兩回事，多少資源與人力作孤注的一擲，一切沒有常態可言。我們只有說實話，作實事，從嚴財政下手，切切實實地整理到那裏算那裏。」

**鼓勵仇恨**

政府遲到保定不到半年，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就是在石門陷落的第四天，——十三日當府秘書長，還向外界說不會遷移，十四日就坐了十輛汽車，外有就他車輛六十輛，一天就趕到了北平。

「我承認錯誤，」代表人答覆了：「一是我們當時並沒有與石門發生聯繫。爲聯繫便利，遷到臺台是孫主席二十天以前的命令，因爲新二軍來接防，所以延到那時才動身，我們



# 從冷仗說起

費孝通

寒流日漸南渡，缺煤的歐亞居民，縮緊了脖子，爲着將臨的嚴冬發愁，美蘇的「冷仗」却愈打愈熱了。「冷仗」Cold war 是美國專制作家李華門用來描寫兩強爭霸的局面的新名詞。這是一場不用槍砲的戰爭。冷仗的軍火是金元、麵粉、動聽的許諾、無情的說服。遠地過來，冷仗打得比熱戰還響亮，成功湖竟以「毫無成功」之名喧傳世界每一角落。可是這究竟是陣虛熱，在有煤斤有麵包的交戰主角實在還沒有所傳那樣熱心。

克爾姆宮影戲院十月革命的心情是悠閒的。「絕不信第三次大機會上演」。「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大可並存，而且如果願意的話，還可並榮」。——所說的還是舊調。被輿論譏笑所封鎖的禁地裏的人民們究竟在作什麼活，我們固然無法知道。但是就那些不犯禁的蘇聯報紙看去，國際新聞的地位被壓在角落裏，使我們這些習慣中國報紙的人覺得古怪。連蘇聯的生產數字，說這是政府的「愚民」政策也好，說這是不關心國際時局也好，這些戰後有建設機會的人民，過分熱心於生產的心情，我想是不難瞭解的。如果我還能回到中國戰前的散書生活，我很不能相信在這時還寫着目前這些文章。

美國的情形呢？報上的專電看去似乎壓着「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了，至少也得時常想想明年選舉個做總統之類的問題了。可是事實上却不如如此。當華盛頓的官場鬧着要召集臨時國會給馬歇爾計畫去撥款的時候，下足腳的軍火，美國人民的注意力却在紐約 Ebbets Field 球場上「洋克對藍澤」(Yankee V. Dodger) 的棒球比賽。英國旁觀者周刊的記者有一天在離紐約五十哩之外的小鎮上，剛逢着那球賽到了重要一場的日子，這小鎮的中心廣場上高懸着一個廣播器，放在在場觀戰的廣播員的口頭播寫。廣場上擁擠着男女老小，每聽得某一方得了分，就起一陣歡呼。「洋克」領前，但是「藍澤」却緊跟了上來，當「藍澤」轉攻爲勝時，小孩子跳了一陣響亮，在地上彈起筋斗來，年紀大一些的，把帽子戴着身子，滿天各色各樣的帽子在飄動，真是一場有聲有色的奇觀。那記者看得口呆目眩。——美國人的與我

夠高了。這球賽連續了幾星期，杜魯門、馬歇爾等名字在收音機上被 Jackie 搶走了。

Jackie 是 Jack Robinson 的小名。這是一位黑人球員，屬「藍澤」隊。黑美能進入球隊，和白美一起玩，在美國傳統上說來是空前的。其實如果 Jackie 的幸運視作美國種族偏見逐漸在消失的證據，未免過份了些。黑美在難望的技術上佔重要地位。賽球本來不算是要緊的，但究竟還是供人玩賞的技藝，尤其自從賽球的重要性能一玩一變成了「賞」之後是如此。我不知道 Jackie 的頭頭是道是說明了黑美從未技(像舞和樂)升入上技，還是棒球從上技降爲下技。可是無論如何他吸引了老美的注意力却是事實。

Jackie 被選入「藍澤」隊是有作用的。洋克隊的狼名選手。躲避隊處於下風，好意是在球場上「被人欺侮」的地位。老美的性格却總是同情於 underdog。誰被八欺侮就值得同情，誰處於下風也就有理。因之，他們都愛這「藍澤」隊——名字也提得可憐——盼望他們能打倒這盛氣凌人的洋克隊。Jackie 是黑美，更屬可憐隊中的可憐虫。我說「可憐」並不確切。老美對討賊沒出息的之憐者。他們的理想人物是受欺侮而骨頭硬，肯努力，有本領，把欺侮他的人打倒，翻得了身的勝者。老美心目中的公道就是如此。這是在躲避隊轉攻爲勝時，小孩子們筋斗，大人飛帽子的原因。

如果我說美國人民對國外的情形也看成了一場球賽，似乎太冷酷了一些。(拉斯基教授說這話就說)。但是，他們那種同情於有骨頭的苦難者的心理却是很重要的。他們對於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的內容明白到什麼程度很可懷疑。據說有一位負有政治使命來華的名記者，聽人家說起「雅爾達」，他總想若何的用臂膀敲擊坐在旁邊的朋友，輕輕的問：「雅爾達是甚麼？」我更不用提有一位連我們的王席姓雅還是姓石都弄不清楚的大使。這些對於有百億金元可以外借的富國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却是誰值得幫助，於是這深入人心的傳統觀念，能不起作用呢？美國政府想和蘇聯開冷仗，目的且不必管，這仗的軍

火是金元和麵粉，得向美國人民去要，甚至得要求老百姓少吃一些才夠應付這冷仗的消耗。人民的心裡是要捉摸住的。於是第一步要把美國政府選定的貸款對象描寫得在「被欺侮」，一付窮相。這倒不難，本來就帶着一層神祕氣氛的斯拉夫民族可以抬出來做「欺侮人的壓倒伙」。在他鄰近的人自然該是被欺侮的了。困難的倒是第二步。一個沒出息的乞憐者又引不起老美的同情。所以一定要叫貸款對象表示出很有出息。那是馬歇爾計畫比杜魯門主義進步的地方。杜魯門把款送給希臘和土耳其，可是希臘不生氣，受了美國人民的批評，杜魯門無法交代，馬歇爾出場救方針，轉向有出息的「德國」「法國」「英國」。

馬歇爾最不喜歡聽的是說他的計畫是個美國經濟的自救政策。這樣說不是太不領情了麼？而且，這樣說也等於說美國非貸款出來不可，不排洩一下，自己會漲出病來。果真如此，接收他貸款的反而不是給美國幫忙了。面子還不緊，講起條件來，美國的處境就不硬了。因之，在他飛去倫敦之前，選得在芝加哥痛罵一頓「觀察美意」的人。其實公平一些說，那是兩全其美的事，大家實則面子也不關緊要。如果說美國「借不借由我」也不是實情。據聯合國經濟專家的報告，美國如果不能有繁榮的國外市場，國內的繁榮是不能維持多久的。美國承認這點也不損體面，繁榮的國外市場不是大家願意的麼？問題却在美國政府要人們袖手裏的政治計畫。他們要同時和蘇聯打冷仗，把白費開入「冰地獄裏，不見陽光。這個打算之下，貸款不能不帶政治條件。於是問題複雜了。連馬歇爾自己也不能不在答覆議員的質問中說出一情形複雜一四字來了。

情形太複雜，怎能叫沒有機會到國外來調查過冬的美國老百姓弄明白這局面呢？同時，有煤有麵粉過冬的人也何必去弄清楚這個複雜的情形呢？外國的人名和地名真麻煩，甚至有把姓都倒放在名字之前的人，那麼重要的會議又找到普通地圖上，小學教科書上沒有的小角落裏去，不是有意爲難除了要應付考試不再說地理和歷史的人麼？於是，那是人情之常，你我均非例外。這是把教育機上的轉軸轉到更動人的電波上罷。L. B. Nichols 是多順口的名字！冷仗的特點是交戰對手可以冷靜靜靜做助口的君子，而在旁觀戰，也許聽戰更切當些；的人却亂得像熱石頭上的螞蟻。

寒流逼得人發抖，爐子裏沒有煤，爐上沒有麵包，還是難熬的。聽說有人曾在空中送炭能不拔長了耳朵，聽我王王的心。如果天下祇有一個債主，就是美國，也



得上他的門，不然怎麼會演得出一股厄運商人呢？情形複雜的原因是在這約在打冷仗的債主，各有各的條件。借了甲就覺得甲乙，借了乙又覺得甲甲，甲乙是怨家。

處在甲乙兩個怨家之間的人們，假如齊心，正可以從甲乙的矛盾裏取得較好的條件。無奈齊心一字太不易做到。這些需要借款的國家已受到上次大戰破壞最深的國家。這破壞並不單指物質上的，在社會組織上一樣把原有秩序破壞了。凡是不滿意於原有秩序可以說受了這次戰爭的解放，原有秩序過日子的人却感到式微和毀滅了。任何社會固然不能長久處於混亂的過度狀態中，但是安定在怎樣的秩序之上呢？回到原有秩序去，還是創立一個新秩序呢？這裏接下了「不齊心」的根苗。

甲乙兩個可能的債主，各有主見，甲想借錢給這些在混亂中的回到原有秩序去。他不但明白有任何比原有秩序更好的秩序，而且他為了要維持自己原有的秩序也不願在別地方有新秩序出現。乙却反是，它本是個第一次大之後形成的新秩序，他也不明白為什麼還要這些在混亂裏的人退回原有秩序去。同時，同樣的，他自覺孤單，很盼望有類似他自有秩序的國家出現。於是甲乙不同的主意，把想借款的國家裏的人民也分裂成兩種不同的看法，一向甲，一向乙。款還沒有借到手，內部的分裂已引起了各種程度的衝突和磨擦。

這種情形至少也是不幸的。戰爭的傷害未復，繼續着還無法正當從事生產的局面，人民的痛苦更甚；痛苦更甚，心緒也更不安，社會浮動，人心騷擾，任何秩序都建立不起來。自力更生罷，先得國內齊心，不再作無謂的消耗，束緊口舌，咬緊牙關的苦幹。像英國那樣社會秩序沒有混亂的國家，加上他們政治的素質，教育的程度，免強在向這路上走。可是問題固然簡單了些，困難卻是重重。

克利浦斯斯的演說，承認即使使他的計畫做去，如果借不到款，英國的經濟還是沒法做好的。他說，這是個歷史上難於避免的難關，不是誰能做得好，誰做不好的問題，而是全英國人民不能不受過甚的痛苦渡過此關。英國政府是打算過制生理上的需要來爭取時間，等待條件較有利的償款。道又是 極冷淡，英國得準備萬一美債不下的可能，所以非克苦忍耐不可。由素食而且虛信宗教的克利浦斯來掌握經濟船舵，不但由於他卓越的能力，而且也是由於他富於象徵作用的資格。願上帝祝福這從不妄自菲薄的國家。

就是在這深知債錢渡日是件恥辱的英國，寒冷和飢餓

的影子（也許缺乏汽油和香煙是比冷饑更難）也。這夜在六次大選中沒有投票的中產階級在這次大選中，議會中的黨中支持保守黨了。選舉結果工黨在一千五百個本屆工黨的議席被保守黨奪去了六百席。數目是驚人的，但是仔細一分析，情形還不算過分嚴重。在這次地方選舉裏有幾會投票的總數是一千五百萬人，而其中有六百萬人却沒有去投票，這給保守黨先的機曾。舉一個實例：在

。地方在六星期前曾舉行過一次國會議員的補選。工黨得一萬八百二十七票，保守黨得八千八百七十四票。地方議會選舉工黨得八千七百五十九票，保守黨得九千七百六十三票。保守黨所多的票並不是由於本來投票黨的人變了心，而是從其他政黨那裏搶來的。在補選中其他政黨得一千一百二十二票，地方選舉中一票都沒有。所以工黨的失敗是出於有十二多支持工黨的人棄權的緣故。

工黨的刊物 這次失敗的分析都認為並不嚴重，但是六百席地方議員的損失是個事實。保守黨勢力在增加也是不容否認的。

歐洲的嚴重局面並不在英國而是在大陸上。多事的歐陸讓我在下次「爐邊天下」中再談罷。

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清華勝因院

（上接十三頁）可是，要和這些國家合作，我們就得付出代價，這代價便是貫徹我們對內的社會主義政策，使我們能够生產和担保對於這些國家所應交換的工業品輸出。並且，若是我們要能做到能相合作的計劃經濟，更需要政治上的信任和親善。這就牽涉到工黨對於歐洲各共產黨的態度問題。

筆者相信斯大林關於共產黨情報局所說的話是真實的。他說：這個組織並不是第三國際的復活，而是某些國家負有重大責任的共產黨間的自衛和互助。事實上，東歐和法義的共產黨，是和蘇聯與一九二〇初期的各國共產黨，具有很大的不同。現在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是政府內的政黨而不是革命的政黨。雖是在法義，若是政府為了維持右派的永久統治和排斥工會和勞動階級代表的參預政權，而認為應該接受美國的命元，那末，共產黨也會被迫而採取革命的自衛。果真是如此，則此自衛將在義大利為絕大多數的社會黨所共同參加，在法國凡社會主義者不願跟隨黨政策走的也將站在工人的一方，強高樂的政策乃在強有力政府的建立，私人企業的發展，和聽任美國在對蘇作戰中支配法國。

對於今天歐洲強大而成熟的共產黨，仍用一九一七年列寧的戰略來解釋，未免過於陳腐。例如，捷克和波蘭的共產黨都含有很多天主教徒，在前者又含有天主教神父。波蘭共產黨的一個領袖曾對筆者解釋：從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得不經過無產階級獨裁的階段。這種說法，捷克共產黨的一個領導者也會講過。從馬克斯的社會分析來看，這說法的論據如下：當勝利時，整個國家的法西斯機構頓形崩潰，在這機構下所形成的公務員、法官、教員、警察、軍隊、以至地主和大企業家也跟着沒落，於是經濟權力的樞紐自然地落到勝利的抵抗者和他們政友的手上，這時社會主義的建立就沒有不能

用和平和民主方法的理由。

但是我們正從各方面聽到關於美國議論着戰爭，美國準備着戰爭，和美國在西部德國和希臘所採挑戰政策等，所引起的誇惶。波蘭國會中一個天主獨立黨議員 Dr. Frankowski 曾告訴我們——他並且叫我們引述他的話——說：「你們西方人士若是真想幫助我們發揚一個自由和基督教的文明，那末，你們須得了解，你們對此所能給予的最有效的幫助乃是終止你和蘇聯的爭吵。」他說：和平和貿易乃是民主和自由可得發揚光大的唯一條件。他又指出：在理論上，共產主義和天主教義有如水火不能相容。但是在實際上，天主教徒和共產主義者却都覺得可能互相適應和妥協。在波蘭，他說，現在沒有宗教的迫害，他和國會中的同僚，從極右黨派到共產黨員，都能友善相處，不僅在私生活上，也是在政治上。

（本刊特約譯者譯）



# 游歷者的眼睛

錢鍾書

The Traveller's Eye 作者：Dorothy Carrington 一九四七年

倫敦 The Pilot Press 出版 十八先令

游歷當然非其眼暗不可，然而只有眼睛是不夠的，何況往往戴上顏色眼鏡呢？託利亞諾（Torriano）收集的大利語裏，有一句說：旅行者該有豬的嘴，鹿的腿，老鷹的眼睛，驢子的耳朵，駱駝的肩背，猴子的臉，外加飽滿的錢袋。豬嘴跟驢耳似乎比其他更重要；該聽得懂當地的語言，吃得慣當地的菜餚——菜餚是文化在日常生活裏最親切的表現，自從十七世紀西班牙批評家以來，西洋各國語文裏，「文藝鑑賞力」和「口味」是同一個字（taste），並非偶然。例如許多在中國觀光的洋人，飲食起居，還牢守著自己本國的方式，來往的只是些了解自己本國話的人，這種游歷者只像玻璃缸裏游水的金魚，跟當地人情風土，有一種透明的隔離，隨他眼睛生得大，睜得大，也無濟於事。至於寫游記呢，那倒事情簡單，無須具有這許多條件。因為游歷是為了自己，而游記是為後人寫的；為自己總得面面周到，為人不妨敷衍將就。所以許多游記的作者，除掉飽滿的錢袋以外，並無靈敏的耳朵等等，只有愛爾蘭一位散文家所謂馬路似的手指，能夠筆不停揮，在又光又白的稿紙上日行千里。

這種游記常常膚淺荒謬，可是有它的趣味。並且議論愈荒唐，記載愈錯誤，愈引起我們的好奇心，帶動我們的幽默感，因此它也可以流傳久遠。這跟文藝批評一樣：對於一件作品正確的估價，往往使人習而相忘，但是像魯琴（Rymer）批評莎士比亞的「奧塞羅」（Othello）說是

「馬鳴大吠」，傑勿雷（Jeffery）批評華美華斯的「漫遊」詩說：「這不行」，到現在還被人傳作話柄。譬如這本游歷的游記裏，就有這類東西。

這本書是自古到今英國旅行家的合傳，兼英國人的游記選。簡短的「引言」以後，分兩大部：「向東旅行」和「向西旅行」。「向東旅行」部裏分：法國、意大利、土耳其、亞洲、中國。「向西旅行」部裏分：西非洲與西印度羣島、美洲、太平洋。對於每種書和它的作者都有敘述和批評，在「夾敘夾議」之中，引了長篇大段的原文，彷彿把珠子貫串在線索上。有時也許一顆顆珠子擠得太密，我們勉強難免見些線索，但這足以表示作者材料的豐富。她所蒐集的不但是游記；自傳、日記、書信，以及小說（像七一—七三頁所引 Baron Corvo 的作品），捨在籃裏都算得來。奇聞妙事，應接不暇，舉一例為證。我們知道英國使臣來中國「進貢」，因為不肯叩頭，引出許多糾紛；而據這本書的選載（第一六七頁），有個湯麥斯曼寧（Thomas Manning）最喜歡向中國人叩頭，從來不肯放過禮拜的機會。可以補充兩點：這個曼寧就是恩羅（Land）書信集裏常見姓名的那一位，也就是論「佛塔」那篇散文的「M先生」；他對叩頭的態度，使我們聯想到印度的普達王——這位國王向和尚們叩頭，因為豬頭牛頭羊頭全有雙主，只有人頭送給人都不愛，這證明人頭最賤，叩個把頭，不足介意（見大正本大藏經第五二二種普達王經）。

從全書體裁上看來，頗多費解之處。何以沒譯到德國人沒游過這些地方？還是沒有記載？既然收錄的範圍那樣廣泛，包括傳記小說等等，不應該欠缺關於那些地方的材料。即就所載的地域而論，也有許多非關於不可的游記，作者都略而不道。例如 Richard Burton 的名字只在第二六三頁上帶過，他的奇情壯采的「同教聖地旅行記」一字沒引，又如拜倫和雪萊的好朋友 E. J. Trelawny 連名字都沒有；他在旅行家裏算得一尊人物，他的游記不是僻書，游蹤也很廣泛，到過南洋羣島，打過中國人和滿洲人的船，中國的鹹鴨蛋首先見於陶宗儀「輟耕錄」，在英文書裏，以我所見，則以此書的描寫為最早。Baron Corvo 的小說佔了兩頁，而 James Morier 跟他的 Haji Baba of Ispahan 隻字不提。緣故是 Baron Corvo 這幾年來忽然走紅，而 Morier 的小說——據我所藏一八九五年電印本前面 Curzon 侯爵的序說，只要這部書跟另一部游

記存在，其餘關於波斯的書籍全可燒掉——知讀者還驚駭的古代，不時髦的古代，他們也不屑理會的。A. W. Kinglake 跟他的「東游記」也沒有提到，真使人不能相信。這種例子，不必多舉。我反復研求，始終不了解作者去取的用意和標準。

全書給我們一個印象：英國「游歷者的眼睛」大半生在頭頂上的。他們對外國的讚美，也彷彿是傳言褒獎。作者選及 Smollett 的游記，未說起 Steene 的游記。Steene 在他的游記裏給 Smollett 一個別名「Smelungus」，說他懶懶偏見，厭惡一切外國事物。這個別名可以移附許多英國旅行家。也許惟有這種固執驕橫的人纔能建設大英帝國，還是仗仗了大英帝國，這種人才變成那極固執驕橫呢？我上面談到游歷者的嘴，本書作者曾引 Philip Thickens 的法國游記，但未引及此人自記在法國吃館子的故事。此人據旅館中煎菜不乾淨，不要吃，女侍者糊裏糊塗塗上了一個硬殼菜，此人一時怒發，把碟子連菜合在女侍者頭上，替她「加冕」。這是十八世紀末葉的事。在十九世紀末葉，法國大小說家實固兄弟的日記裏有這樣一節：「做了法國人在法國旅行真是回響。一起吃飯的時候，鷄身上，好吃的部分全是給英國人吃去的。何以故？因為英國人不把侍者當人看待。」（Journal des Goncourts, t. III, 一八六六年一月一日）。近來的英國旅行家似乎沒有這樣氣憤了。

這本書有「引得」，可是所註頁數，沒有一個對的，相差兩三頁以至五六頁不等。錯得如此徹底，也值得佩服。

(上接二頁)有迅于官假紙配給之必要。同人等除即推派代表向政府申請外，並請各機關團體，協助辦理。惟目前經費困難，難以維持。現擬由各界捐助，以資周轉。如有志於此者，請即向本會接洽。此致各界同人。中國青年會。



# 編者報告

我們從上期起，售價增加了一千元，每冊售六千元，但是這一點增加的收入，遠抵不上日益膨大的支出負擔。自報紙本星期一又跳到一百五十萬一令：物價這樣暴跳，我們體念前途，真是不勝惶恐。收入無法增加，而支出不斷加重，因之我們不得不從各種開支方面，盡量節省。

## 廣告

我們本來每期出版時，在大公報封面刊載廣告一天。最初是十五行，後來減至十二行，十行，甚至八行；這也可以反映雜誌業處境的困難。最近我們連封面地位都感覺負擔太重，已將每期廣告移到大公報教育版的下面。這樣一個月可節省二百多萬元。

## 退稿請附信封及郵票

我們過去來稿不用，一律退還。雖然曾經請求投稿人附足退件郵資，但事實上，我們為顧到投稿人的心血，即使沒有附郵的。來稿如其不用，我們也仍然是退還的。但是最近郵資加價，一封平信已要二千元，航空要三千元，掛號要五千元；稿子都比這重，所貼郵資常須加重，再加上退稿用的信封，大約每退一稿，須費六千元至八千元，照我們過去的經驗，每一個月平均退回的稿子，大概在三百件以上，一個月退稿所用的郵資及信封，至少總在二百萬元至三百萬元。我們希望能夠節省這一部分的支出，所以自明年一月起，所有投稿，如於不用時須退還者，務請附寄貼足退件郵資的信封，以便照退。

## 希望定戶寄還信袋

關於直接定戶寄刊所用的大信袋，照

上月份的市價，已經合到一千二百元一個，照最近的紙價，恐又不止此數。這是一筆極大的負擔。有些刊物寄刊時，都用舊報紙包捲，但我們覺得這樣的包寄，定戶於拆閱時，易將刊物拆破，而且捲過之後，刊物皺紋很多，不易保存。我們為顧全定戶的利益起見，所以不惜工本，採用信袋，並用牛皮紙印製，避免裂爛。但牛皮紙實在太貴了，我們現在決定，遠地郵政周折很多的地方，仍用牛皮紙信袋，近處郵政簡捷的地方，將改用白報紙信袋，以資節省。同時定戶若能於拆閱時，小心拆開，不使破裂，積有數份，仍能寄還本社，以便再用者，最為感激。這也可以幫助國家減少紙張的浪費。

## 停止贈閱(自三卷十九期起)

我們出版以來，承蒙許多前輩朋友鼓勵支持，並給種種幫忙，非常感激。我們曾按期寄贈，藉謝教益。一年來，這方面的負擔，亦屬可觀。現在我們每期贈閱的數目，約為二百五十份(包括股東、撰稿人等)，即照目前售價計算，再連郵票及信袋，每份約須八千元。這就是說，每期贈刊的負擔為二百萬元，一個月為八百萬元，一年需負擔九千萬元左右。這個負擔實在太重了，所以自明年一月份起，(即三卷十九期起)，我們不得不盡量減少贈刊，以資節省，俾這一部分負擔，不致轉嫁到一般讀者的頭上。務請原有受贈的先生們體諒。

## 稿費(文到即奉)的辦法

### 法·暫停兩個月

我們除了盡量顧到讀者的利益外，對子作者的利益，我們素來也是十分關切的。一方面我們隨時調整稿費率，二方面實

行「文到即奉」的辦法。關於稿費的調整，過去十六個月中，已調整了十次，自千字四千元增到千字十萬元。自明年一月起，將再提高到千字十萬元至十二萬元。這也足以表示：我們一方面在開支方面盡力節省，一方面在必要的支出上，應當增加的還是增加。但關於「文到即奉」的辦法，在三十七年二月以前，暫行停止兩個月。在三十七年二月以前，我們將改用「發表後再奉」的辦法。主要的原由是因為我們最近有一筆很大的支出，「頭寸」驟然之間緊得利害，所以支費支付的辦法，須稍改變，但希望自三十七年三月份起，仍可回復採用「文到即奉」的辦法，這一點務請惠稿的先生們體諒。

## 售價或將再加·訂閱務請從速

照目前的物價情形，本刊自一月份起恐怕還要加價。讀者如欲避免漲價，希望早日訂閱，訂閱以後，即可不受加價的影響。關於訂閱，我們願向讀者說明，務請直接向本社定閱。因為我們直接定戶的刊物，都是在星期五上午付郵的。讀者如向他處問接定閱，則至少要在星期六上午付郵。同時向他處問接定閱，收費總要比我們多收一點，所以向本社直接定閱，最迅速，亦最經濟。

## 投書惠函務請註明真實姓名

我們願便在此報告一點，即希望讀者投書或賜函，務請註明真實姓名及通信地址。有許多讀者都不署真實姓名，或者我們以為是假姓名，可是一經去信，便原函退

同，說是「查無此人」，或「無此門牌」。我們一向的態度是要求大家說姓名責任何論文。投書雖與論文不同，但至少應對編者負責，讓編者知道投書人的姓名地址。假如連這一點責任都不負，則投書人還有什麼權利要求我們發表他的意見。中國人一般的缺點是鬼鬼崇崇，自己躲在後面，不堂堂皇皇的挺出來，一切災禍都希望由別人來担當。例如有許多讀者投書時，常常這樣說：假如我們不登他這封信，就表示我們不公正，不勇敢。但是這位讀者自己連一個姓名地址都不附，道遠自在，一切乾淨。我們認為這種態度是不公道的。而且有時我們收到讀者的投書或信件，我們需要有所商洽，竟因來函未附地址，無法作覆。我們希望以後讀者無論是投書，投書，或者給編者個人通信，務請註明地址，以便必要時可以函覆請教。(編者)

## 定戶公鑒

最近郵資加價，本刊每本寄費，航空需五千一百二十元，航空需二千一百二十元，掛號需三千一百二十元，平寄需一百二十元。其中以航空掛號郵資增加尤多。

凡用航掛及掛號寄刊的訂戶(照本期所刊訂閱辦法訂閱者在外)請速補郵費。(自三卷十六期起每期補二千二百元)以便照常寄奉。否則本社附刊寄刊，不再另函通知。(訂戶諒察)

## 廣州中流出版社鑒

廣州昌興街四十一號中流出版社鑒：尊處每次來函，請款即應，囑本社繼續寄刊。但尊款始終未到。其後一再函催，前後數月，隻字不覆，如此行為，跡近欺騙，至為遺憾。即請將所有欠結，迅即歸還，以清賬目，以維同業信譽為荷。(批發課)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八八二一號

訂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半年寄六萬五千元 全年寄十三萬元  
掛號：九萬元 掛號：二十萬元  
掛號：十二萬五千元 掛號：廿五萬元  
法航掛號：九萬元 掛號：十八萬元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給

國外寄平美金三元（半年）美金六元（全年）  
零售各期一律照舊近期訂價（每册六千元）

觀察社 北航空版  
代售處：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〇號



本期作者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陳序經：南開大學教授  
胡應鈞：清華大學教員  
余才友：北平世界日報編輯  
戴耀聲：武漢大學教授

# 一個歷史的教訓

吳恩裕

本文所講到的「歷史的教訓」，簡單地說，就是：經濟如不平等政治必難安定。哲學家儘可以雄辯地否認歷史能給我們「教訓」，但歷史時時在教訓着我們，却是人人可以經驗得到的事實。我們試先舉例證明上述這個原則，然後再進一步探求：既有此種歷史的教訓，我們應該怎樣接受這種教訓，而對實際政治有所改革。

我們先就古代希臘城市國家的社會說。城市國家的社會，便是一個經濟不平等的社會。希臘的公民階級，不事生產，而享受一切特權，並有充裕的時間從事文化、美術、哲學、音樂種種高尚的活動。另外有一種奴隸階級，則專以血汗勞力來從事生產工作，供應公民階級，因而公民階級纔能有餘暇從事政治文化活動。我們甚至於可以說，奴隸階級支持了整個希臘社會的存在。然而在希臘社會中，他們却被剝奪了一切權利，甚至連做「人」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這該是多麼大的一個不平！這不能維持多久嗎？不能！希臘城市國家當時黨爭之烈，可為明證。希臘社會中的黨派之爭，骨子裏是貧富兩階級的鬥爭。這種貧富之間極度不平的情況，是不會長久維持的。柏拉圖對於這種貧富不等的現象，曾有極敏銳的認識，認為每個城市國家都分裂為「一貧人之國」與「一富人之國」了！然而，他並沒有切合實際的補救方案。亞里士多德曾經替這貧富之爭，開了一個混合憲法的藥方；並且希望用中產階級來平衡貧富兩階級的勢力。但是，即使真的實現了亞里士多德的混合憲法，也不會獲得他理想中的平衡；因為中產階級根本就是動盪不定的，可進可退的。而在事實上，希臘的社會終於崩潰了。可見這乃是歷史的教訓：若不根除人們間經濟上的不平等，政治是不會安定的。

再以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為例。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也存在着一個絕大的經濟上的不平等。按着近代經濟理論，工資勞動者，是資本主義造成的，它們產生了以後，便逐步加緊地在這種制度之下，被剝削着，被壓迫着。他們那種：工資菲薄不能自治；工時加長，不能勝任；失業無告，痛苦呻吟，的生活情況，可以說是由資本主義中的主角資本家負歷史責任的。勞動者對於社會的服役大，而報酬少；至於資本家，我們即使不能說他們沒有服役，至少也是服役小，而報酬多。這種對比，實在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內在的矛盾，而這矛盾正是一個絕大的不平。

固然近代社會中的勞動者，並沒有像希臘社會的奴隸一樣，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法律的權利；但是由於社會經濟情況的壓迫，使他們不能實際享受這種權利，却是明顯的事實。列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法律上規定着人人都有財產權利。但在沒有充分能力來享受這種權利的勞動者看來，這種權利祇是一個諷刺。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近代工資勞動者，却用勞力、血汗來支持現代社會的人。任何社會都得用生產品來維持它的物質存在；製造那些生產品的人們，就正是那些工資勞動者。沒有他們，這社會就不能維持其物質的存在；失掉了物質的存在，也就是不能生存。由此可見：工資勞動者，實在是支撐資本主義社會的要角。「勞動」乃是社會的支撐者。然而，這種服役最大的人大多數人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正是收入最少、生活無着、像達爾文形容動物界的情形一樣，從事「生存競爭」的人們。可是這種不平等能長久延續下去嗎？不會的！雖然表現的方式不同，但各國都有這個問題，而且這個問題在每個國家都急切地逼迫着現實解答。否認它，固然是愚蠢；忽視它，也帶有自誤。我們希望各國的遠見政治家，都

正視這個問題，並求良法，以謀解決。方法倒並不一定。蘇聯的方法，固然是  
一種辦法，英國工黨的方法，也是一種辦法。我的意思是：必須有一種辦法。

以上兩個例證，一個是過去希臘的史事，一個是近代當代的經驗。事實雖  
然是不同的，但是它們給我們的教訓却是一樣的。這教訓便是：經濟如不平等  
政治必難安定！我們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也必須接受這種教訓。

我們決不能再走上歐美資本主義的老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基  
上，真正的民主政治是不會長出來的。資本主義的目的，是少數人獲得利潤  
；而民主政治的目的，是大眾享受物質的福利。因此兩者根本是衝突的。惟其  
如此，所以，在資本主義背景中的民主政治下的目標如「自由」和「平等」等  
，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在這種社會中，平等是根本找不到的事實，我們  
祇有在法律條文上，能看到「平等」的名詞而已。同時，在這種社會中的自由  
，也祇是少數階級的特權，大多數人並不能享受。在中國社會中，已經有了地  
主與農民，官僚資本家與平民等等的平等，若再走上資本主義的老路，則必

將又增加工業勞動者與資本家間的不平等。前鑑不遠，我們當然不能再走這條  
路。

可是，反對走上資本主義，並不是反對工業化、現代化。因為資本主義是  
一種生產方法：凡是生產方法都是有兩種特質。一是生產的技術問題；二是生  
產的分配問題。反對資本主義只是反對其私有財產制度，而非反對其生產的  
技術。因此，祇有更公道的分配方法，我們當然可以用最進步的技術從事於  
生產工作。這樣，我們也會走上工業化、現代化的路途。這是唯一既能達到工  
業化或現代化而又沒有經濟上不平等的辦法。

就中國人的理論言，國民黨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  
趨向於這條路的。中國現在國民黨是唯一掌握實際政權的政黨。如果他們忠於  
謀國，他們應該考慮到這個歷史的教訓；經濟如不平等政治必難安定！如果他  
們忠於黨的信條，他們應該趕快實施中山先生上述兩種政策。

## 論這次的大選

樓邦彥

幾個月前，我曾在「動員，戡亂，行憲」一文內（「觀察」三卷一期），  
強調政府要有行憲的決心，在今天的局勢下，應該明白表示誓不作行憲的打  
算；我曾說過這麼一段話：「就目前的事實來講，漫天的內戰烽火愈燒愈旺，  
其影響所及的地區也一天比一天廣闊，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下，談選舉，談行憲  
，除非是別有用心，或是想趁火打劫，我們實在看不出有多少理由，得能辯護  
何以非要挑選這個在各方面都絕對不合適的時期來實施憲政不可……憲政的  
大廈絕不能憑空建築起來的，目前政府當局竟不顧一切客觀情形而要行起憲來  
，我們實在百思而不能瞭解它究竟要行的是甚麼「憲」。至今我的看法依舊  
如此，並且更為加強，因為近來又有更多的事實，證實我這種看法並無錯誤。

很多人一致認為行憲總比不行憲強，有選舉總比沒有選舉好，因為他們覺  
得民主雖是我們的理想，我們得一步一步地學習，那麼今年的大選年正是我們  
學習民主的開始。他們的出發點顯示他們是怯懦的，他們的立論顯示他們是錯  
誤的。何以他們是怯懦的呢？因為他們逃避對於現實作一番認識，他們不敢想  
我們當前尚有一個根本問題有待解決，或者從不認為這是一個先決的根本問題

。我們在對日作戰的時候，曾經在八年不斷高喊過「一面抗戰，一面建國」  
的傳奇式的口號，這在一個原來在各方面都已經很上軌道的國家將會成爲一種  
奇蹟，而在我們這一個破爛的國家，不敢作何妄想的老實人必會默然相對，作  
過會心的微笑，因為事實擺在我們面前。勝利之神冷不防地降臨得那樣突然，  
我們在慘勝之餘，恍然發覺我們不但沒有開始建國的工作，連一個像樣的計劃  
都拿不出來，却又緊跟着去接管敵人在作戰期間所做了的偉大建設，而尤其  
慘的，這樣偉大建設的大部份，兩年來一直在聽其荒廢腐蝕，或燬於內戰的炮  
火。「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現在已毋須再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口  
號：「一面戡亂，一面行憲」。由於過去的抗戰慘勝和建國無成的教訓，我  
們對於戡亂和行憲的前途，也不能不有幻滅之感。我們不禁要問：鑒於目前的  
局勢，亂能戡得了麼？亂戡不了的話，豈能行得成麼？即使亂能戡得了的話，  
憲又能行得成麼？行成的憲將是甚麼樣的一種憲呢？這是今天所有的問題中之  
必須先決者，但是那些人却避而不顧；如此逃避現實而說要學習民主，我祇能  
稱他們是懦夫。

何以又說他們的立論是錯誤的呢？那些人似乎有一個基本的假定，這個假定就是在目前的中國，民主的條件多已具備，所缺少的祇是「東風」，「東風」就是能使政治權利的人民；因此他們主張行憲，贊成選舉，因為在舉辦選舉和行憲的過程中，人民可以逐漸懂得他們是主人翁和怎樣當主人翁，一俟主人翁能站得起來的時候，民主的理想國地也就到達了。這與國民黨訓政的主張是基於同一的理論基礎，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中有一段話最能表達訓政的精神：「由國民革命所產生之中華民國人民，在政治的知識與經驗之幼稚上，實等於初生之嬰兒，中國國民黨者，即產生此嬰兒之母；既產生之矣，則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而訓政之目的，即以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還之政，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就重心放在人民身上這一點來說，訓政也好，學習民主也好，實在是異曲而同工。其實政治權利的行使是最簡單不過的一件事情，與其說重要的在如何行使政治權利，毋寧說關鍵是在行使政治權利的環境和情緒，環境是民主的客觀條件，情緒是民主的主觀條件。當今天大規模的戰亂正在擴展的時候，我們絕對談不到太平時期的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內戰的事實一天存在，民主的客觀條件便一天不能具備，這也太顯然的事了。至於講到人民行使政治權利的情緒，這又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今天除掉官僚和資本家以外，社會的各階層都在趨向沒落中，吃飽穿暖已感不易，那裏再有情緒去對投票發生興趣。更何況在這二十年中，一般人民所感受到的儘是些貪污、迫害、暴力……一類的惡行，他們早已一個個進入了麻木狀態，除非他們能夠自發地去爭取他們應得的社會地位，他們對於自上而下的「民主」運動絕不會感到是一種刺激。這種自上而下的「民主」運動業已普遍地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感覺：對於大部份麻木了的老百姓，民主也好，選舉也好，一概視為如同抽了微癢等一樣的不可抗拒的遭遇；對於另一部份頭腦尚清醒的人民，則民主和選舉便變成了一種極其可笑的騙局。如果我們承認民主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目前都不存在，而那些好心腸的人還在以學習民主來替正在進行的民主騙局辯護，我祇能說他們是過於天真了。

說到此次大選本身，我們從報紙上已經可以知道層出不窮的畸形現象，我覺得在普遍腐敗貪污的氣氛裏，選舉的利誘、操縱、威脅等情事的發生原為意料中事，無可足道。我祇想在這裏提出那些活躍的政客們在光天白日下公開地所幹的幾件事情，願意我們大家在那些把戲中發覺這不是選舉，乃是分贓，這不是學習民主，乃是被騙使利用。

選舉的先決條件有二：一是不同集團的競爭，一是不同主張的辯護。先說第一個先決條件。國民黨為要履行還政於民的諾言，一方面加緊撤平共產黨的叛亂，並解散否認「憲法」的民主同盟，另一方面又捧出了誠意合作準備粉墨登場的青年黨和民社黨，於是表面上我們便至少有了三個政黨了。然而這三個政黨實際上並不是三個獨立的個體。假如此次大選稱得上有競選，那是三黨的聯合競選，換言之，除掉個別的無黨無派份子以及個別活動的國民黨黨員外，再也沒有與政府相對立的政治集團了。在選舉以前，我們便已聽說青年民社兩黨由要求保證候選而進一步要求保證當選，在選區的分配以及名額的確定方面會爭得耳紅面赤，一則說大選提名如不獲協議，即將退出政府，再則說國民黨專政已二十年，我們何必一定參加政府。這怎不令人啼笑皆非？能保證當選是說明了國民黨在選舉時的神通廣大，要求保證候選是證實了青年民社兩黨甘作國民黨的尾巴，猶似一九三一年以後英國的國民工黨(National Labour)和國民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是保守黨的尾巴一般。青年黨總部於大選前夕發出下列一個通告，它是此次大選的重要文獻之一：

「本黨參加此次大選，應與國民黨民社黨切實合作。國民黨中央黨部已通知各地協助本黨同志競選，本黨各級黨部負責人，應即與該地國民黨負責人切取聯絡共策競選互助事宜。其在國民黨提有候選人之地方，本黨同志應竭力支持國民黨候選人，其在本黨與國民黨並提候選人之地方，本黨同志應充分發揮民主作風，作和平合法之競選，凡此原則，並完全適用於對民社黨。」

從這裏我們可以確定三黨的競選聯合陣綫。但是由於非政黨提名的候選人的活躍情形，投票結果並不如預期那樣滿意，民社黨候選人金侯城在上海的落選，尤使張君勱大發牢騷，說是青年黨陳啓天當選，而金侯城落選，顯為厚於此黨薄於彼黨，那是竊盜民主，違反民意。其實這那裏又是民主或民意的問題，乃是分贓不均的氣話；國民黨既能如意地厚此而薄彼，選舉不就是多此一舉麼？所以我說張君勱這一氣，把三黨協議的馬脚全都露出來了。此其一。

再說第二個先決條件。國民黨的還政於民的諾言原為一個了不起的理想，現在證明這個理想原來是幻想，我們因此更相信了凡是獲得權力者是絕不會輕易放棄其權力的。國民黨二十年的執政，自然有功也有過，現在要還政於民了，在大選時却聽不到任何有關失敗的國民黨統治的言論。大選而無反對意見，大選而無充分言論自由，這不能不說是對於民主憲政的極大諷刺，我們有選舉，但是沒有對於不同主張的辯護；老百姓投票了，但是不知道選出的人去幹甚

麼。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國民大會的備有職權既然是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並修改「憲法」，而首屆國民大會最重要的任務當然是選舉總統副總統，則候選人似乎應該在競選時提出他們對總統副總統人選的主張，要不然光是拉攏、宴客、汽車接送……選舉還有甚麼意義呢？投票豈非連趕廟會都不如呢？近代的選舉，尤其在政黨政治相當確立以後，其對象應該是政黨和政策，而非候選人個人；是則即便要有學習民主那麼一回事，也應該是讓人民學習怎樣選擇政黨和怎樣解除政策，絕非讓人民學習怎樣有勢階級所驅使利用。此其二。

多少年來，不斷的戰亂災殃，已使一般人厭棄政治，惡恨政治，他們所求的祇是吃飽穿暖，安居樂業。我們的這個時代這個國家，十足顯示了政治自由的限度和經濟安全的可貴。北平市此次大選便有一個值得深思的插曲，某郊

區在投票那一天有很多鄉民成羣結隊到投票所來，拿着國民身份證，說是保甲長叫他們來領取麵粉，這是多麼逼真的一幅社會的縮影！老百姓要的是生命生活，他們終日在饑餓疾病線上掙扎，那裏再能顧得到以國民身份證去換取選舉票？我們希望我們的政治家應該多去體驗這現實的人生，他們如果尚有天良的話，應該立刻有所覺悟，重新選擇他們的路線，不然，社會上終有一天會產生一種力量把他們拉下來的。

今天談學習民主，除非是那些好心腸的人的梦想，否則，若引用張君勱的話來說，那簡直是竊盜民主！竊盜民主者或能欺騙得了人民，也或能蒙蔽得了某些外國，但是他們怎能欺騙蒙蔽得了他們的良心？

卅六年十二月五日北平。

# 論發展學術的計畫

陳序經

自胡適之先生發表他的學術獨立的談話（九月八日各報均有登載）之後，我於九月九日曾寫了一篇「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發表於九月十一日的天津大公報。此外，都魯先生也致函與胡適之先生，詢問所謂五大學中的中大，是指着中山大學，還是中央大學。胡適之先生爲了答覆我的文與都魯先生的信，於九月十四日又發展了一篇談話。據這一天的大公報所載，其中有了下面一段的話：

先建設五個大學之擬議，不過爲新聞記者問及時的一個私人意見，政府未必照此實行。所指中大，確爲中央大學。本人並未以地域分配。東北、西北、西南，都沒有提到，並不祇華南。平時我也認爲政府所耗外國太多。如馮玉祥政府撥給六十六萬美金，李漢魂考察歐美一行，達二十人之多。衛立煌大約也在國外耗費不少。資源委員會高級職員在國外的，有四百人之多。我在美國作大使數年，作旅行講演，達四百次，都是未帶一個隨員。提了皮包，自己走路，未嘗國家禮化一個美金。我並不是反對留學，不過是要求與我國國內大學相比而已。

我的那篇「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主要的也是指出胡先生之提倡用政府的全力，去發展五個大學，這就是北大、清華、中大、武漢、浙江，是不見得公平。同時我又指出我雖贊成國內大學，要充實起來，然我却反對用目前的留學的外匯，去作這件事。因爲國家的外匯與錢財之浪費於其他方面，實在太多。若以此區區之數，去發展國內大學，也未見得是好辦法。胡適之先生這個談

話，既聲明「先建設五個大學之擬議，不過爲新聞記者問及時的一個私人意見，政府未必照此實行」，同時又並不是反對留學，而且承認政府所耗外國於其方面的太多。這個聲明之於我的意見，可以說是比較接近得多了。

但是，胡適之先生這個聲明，不只能使都魯先生滿意，而且引起馮玉祥先生的反感，與翁文灝先生的答辯。馮玉祥先生的信，曾在十月四日的北平世界日報上登載。翁文灝先生的信，由胡適之先生發表（十月五日天津大公報）。翁先生的信裏，承認戰後資源委員會，先後派出赴美實習人員，總數確有四百人左右，雖則他也指出，今年五月以後，已令其逐漸回國。至於馮玉祥先生之指出胡先生「任意胡說」，胡先生雖也正式請中央社更正他所說的數目字的錯誤，而且表示歉意，然而據薛篤弼先生的信中所說，馮玉祥先生出國，除了政府給國幣之外，政府先後給了十三萬餘美金。

平情而論，胡適之先生所舉的數目字，雖有錯誤，可是馮玉祥先生用了十三萬美金，數目並不算小。戰後多少大學，請求政府准購外匯，以便在美國購置圖書儀器，其請求十萬或八萬美金者，據我所知道的，固未見其照准，就是請三千五千的，也未見得容易答應。馮玉祥先生並非水利專家，赴美考察水利，已使人們驚訝，而所用美金若此之易，較之一般的大學請求美金若是之難，兩相對比，我們惟有慨嘆「師道衰」而已矣。



胡適之先生雖有了上面的聲明，但是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愈來愈熱烈。除了我的文章，與上面所舉出的函件，以至胡先生的一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九月廿八日天津大公報）之外，天津的益世報的記者，曾訪問了平津的十多位學者，對於這個計劃的意見，發表於十月四日與五日的該報。此外，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之發表於各處刊物的，也有十多篇。最近在北平出版的「現代知識」，還出了一本學術獨立專刊，這都是表示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注意。

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大致上雖已在「與胡適之先生論教育」以及「公論耶？私論耶？」兩篇文中說明，可是還有不少意見在那兩篇文中沒有說及，或是說及了，而却言之未盡的。我願意在這裏，再略加解釋，以供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們作參考。

在這一一次的討論中，好多人都覺得胡適之先生所用「學術獨立」這個名詞，未甚妥當。因為學術是沒有國界的，所謂學術獨立，會變為孤立，而成為閉門造車的流弊。我以為胡先生之用了這個名詞，雖未免有了語病，但是在意義上，胡先生也並沒有這樣的想法。胡先生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一文裏也說：

我說的學術獨立，當然不是一班守舊的人們心裏想的「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我決不想中國今後的學術，可以脫離現代世界的學術，而自已尋出一條孤立的途徑。……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一）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二）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作專門的科學研究。（三）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類，在國內都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得解決。（四）對於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

我們希望中國的學術，能够作到這個地步。所以大致上，我們也可以贊同胡適之先生這種想法。不過要想這樣的作，與其說是爭取學術獨立，不如像袁賢能先生所說，是爭取學術並立。換句話來說，我們所要爭取的是想與歐美的學術並駕齊驅，或是進一步的去駕而上之，並非獨立。而况照胡先生所舉的四個條件來看，無一不與現代世界的學術先進的國家，有了關係，而所謂「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更不允許我們去談學術「獨立」了。假使我們不以辭害意，而同胡先生一樣的希望中國學術能與歐美並駕齊驅，或是駕而上之，那麼問題是如何始能達到這個地步了。胡適之先生說：

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所以我提議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畫。在十年之內，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

我們同意於胡先生所說在學術方面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但是我們未必贊同胡先生所說，在五年或十年內，政府用全力去幫忙五個到十個大學，就能達到胡先生所希望的學術獨立。

我們知道中國之接受西學或胡先生所說的現代學術，雖然有了七八十年的歷史，但是因為我國固有的文化的惰性作祟，所謂「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以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致使中國的自然科學，落後得很，而且使中國的社會學科或人文學科，也遠不及人家。在尋求高深的智識上，大學的歷史，既不過是五十年左右，研究院的成立，更為較晚。至於圖書儀器的設備，也是簡陋不堪。再加以數十年來的政治上的波浪，與經濟上的凋零，學術的研究，當然難於進展。抗戰八年，又加以二年來的紛亂，一般的大學，固多是基礎未堅實，而在風雨飄搖之中，就是一些歷史較久的學府，像北京大學，亦何嘗不尚築在「沙灘」之上。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欲以政府的全力，去培植五個或十個大學，而想在五年或十年內，能够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大學，是否能夠作得到，實在是一個問題。

而況學術水準的提高，不只是靠著五個或十個大學的努力。因為一般的智識水準，以及好多的條件，都有了密切的關係。比方美國的學術，在現代的世界裏，不能不稱為發達，在殖民的時期，固是深受了英國的學術的影響，在十九世紀以至上次歐戰，大致上又很得力於其留學生，而尤其是從德國回來的留學生的提倡。三十年來，若用胡適之先生的名詞來說，美國的學術，總可以說「是獨立了」，然而不少的美國權威學者，也曾指出，在應用的科學上，美國雖很發達，可是在理論的科學上，還趕不上歐洲，有一位還說美國在這一一方面，至少落後五十年。所以直到現在，他們還要跟着像愛因斯坦這些人去學。美國有了三百年以上的哈佛，有了將近三百年的耶路，以至二百年的普林斯頓，與好多百餘年歷史的大學，再加上美國的安定的政治與富裕的經濟，以至近數百年來的歐洲的學術的堅實的基礎，而在學術的某一方面——也許是主要的方面，尚趕不上歐洲，那麼中國而欲在五年或十年內，發展五個或十個，成為世界上的一流大學，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並不忘記，芝加哥大學以至加里福尼亞大學，在很短的時期，也能顯於

第一流大學的地位。然而這不只是有了像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以及好多大學所發展的學術風氣，而且有了美國以至歐洲的一般的智識水準。有了充分的經費，固是發展學術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是只有了這個條件，是不夠的。陸志韋先生說：「有人才有儀器設備，儀器設備不能造人才」。這也許太看輕了儀器設備，然而若說只有錢財去充實儀器設備，就可以成爲第一流大學，那又未免把辦大學看得太容易了。

我以為在我們這種大學教育還在萌芽，與學術水準很爲落後的時境之下，假使要政府而對於高等教育有計畫的話，在目前的中國裏，至少對於下列兩點，應該加以特別的注意：（一）是各大學有成績的院系，（二）是各大學的所在的區域。

我們知道，在世界上，無論那一個著名或所謂第一流的大學，未見得樣樣都辦得很好。所以一個著名大學，其學院或學系，儘管很多，或是幾乎無所不有，然而辦得好的，往往也只是少數或一部分的院系。有的某一院或兩院，特別著名，可是不只在一院之內，往往其所著名的，也不過是一系或兩系，甚至在一系之內，往往其所著名的，也不過是一兩種科目，所以，成績卓越的大學，固往往未見得各院各系都好，而一些人們所自爲辦得不很好的大學，也未見得一定是樣樣都要不得。比方年來國人對於中山大學的批評，相當嚴厲，可是，比方我已說過，我們未必（按世紀評論二卷廿一期中所載拙作「公論耶？私論耶？」漏了未必兩字）同意於宋光潛先生所說：「廣東的中山大學，雖然歷史很悠久，而積很廣大，建築物很好，但除此以外，却沒有什麼」。我曾指出過去主持中山大學的人們，因爲只顧了政治上的地位，而忽略了辦教育的職責，使中山大學吃了很大的虧。然而若說中山大學，除了歷史久、面積大、房子好之外，却沒有什麼，却是不公平之至了。中山大學的農學院，醫學院，都有其貢獻，其他的院系，也有其好學的人士。農學院的昆蟲學，有了很好的歷史，新辦的北京大學的農學院的昆蟲系，還要請了中山大學的昆蟲學的教授去幫忙。假使我們而說凡是中山大學所辦的，通通都不好，那是未免太過了。而事實上，國內之多多少少的大學之比中山大學之辦得不好，又不知多少。所以，平心靜氣而論，假使我們對於中山大學的責備，較之別的好多大學爲甚的話，與其說中山大學辦得比別的好多大學爲不好，不如說是我們對於中山大學希望太大。中山大學，是紀念孫中山先生的大學，又是革命策源地中的唯一的國立大學。在抗戰之前，所用的經費，又特別的多，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個大學，應該是國內的模範大學，應該是一個第一流的大學」。然而正

是因爲大家對於中山大學的希望太大，結果是失望亦容易很大。在失望很大之餘，中山大學却爲世人所詬病，但是事實上，願意去作了詳細考察的人，大概不致於若是之失望罷。

所謂著名的大學，既未必樣樣好，受人譏罵的大學，也未必樣樣壞。公平的法，是應當去鼓勵那些成績卓越的院系，使其基礎更加堅實，使能充分去自由發展。這纔是政府秉公辦理的善法。若只含混的去培植幾個大學，而一筆勾銷了其他的大學，結果是不只其他的成績卓越的院系的工作因而停頓或退步，就是那幾個受了特殊待遇的大學，在五年或十年內，其有成績卓越的院系，既未必成爲第一流的院系，而其新辦或一向沒有什麼成績的院系，基礎也未必能穩固。這不只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而且是國家的很大的損失。

不但這樣，全國各大學，大致上，既皆在萌芽的時期，政府對於各大學在地域上的重要性與特殊性，應該加以特別的注意。我國大學教育，一向集中於平津京滬數個地方。這本來就不很合理。抗戰時期，雖有數個新立大學或不少內遷大學在西北與西南各處，可是戰後內遷的，既已遷回原來的地方，而新立的，基礎又太不穩固，結果是大學教育還是集中於這些地方。從地域方面看起來，這是一種畸形的發展。又我國交通事業一向不發達，再加以抗戰時期以至戰後的慘重的破壞，不只內地青年之考上平津京滬的大學的，不易負笈來求學，就是中部南部各處的已被取錄的青年，也難於到校。這是辜負了不少的青年，而未免失乎國家造就人才的本意。

而況學術的研究，往往有與特殊的地域，有了密切的關係。比方，西北考古的工作，最好是在西北的大學中發展。西南民族的研究，最好是在西南的大學推動。又如研究廣東各種方言，以至研究中國之於南洋或中國之於西洋的關係與海道的交通，最好是由在廣東或福建的大學去負擔這種工作。此外，又如農學院或工學院的發展，最好是能顧及地域上的特殊性。這不過只是隨便的舉出一些例子而已。

總而言之，在目前的中國，大學教育既在萌芽，而學術水準又很爲落後，我們對於大學教育，假使要有計畫的話，合理的計畫的話，那麼我們對於已經辦理得有成績的院系，既應該加以特別的鼓勵，而對於大學教育的區域的特殊性，也應該加以特別的注意。若只是隨便的舉出或指定五個或十個大學，希望政府能用全力去培植，而期望在五年或十年的時間，成爲世界第一流的大學，這不只是一不見得公平，而且未必能做得穩。

# 歐洲完了麼？

英國拉斯基教授

Is Europe Done for? The Nation, Nov. 22, 1947

這是拉斯基最近發表關於目前國際問題的重要論文之一，和另外二篇即將在 Nation 雜誌內發表的論文成一整套。該兩篇的題目是：「美洲橫跨世界」 America Astride the World，和「蘇聯的實際」 Russian Realities，我們希望也能把它們繼續譯出。（譯者）

歐洲不僅是一個地理名辭，它更是一個鉅大傳統和一個心靈的性格。在過去，它曾見過狂風暴雨，正像現正掃蕩着它全境的一股。它在「宗教改革」(Reformation)時見過，又在法國革命時代見過。因此，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俄國的大革命，它生命中最顯著的徵象是危機的感覺和危機的事實，這對於歐洲以外的人也不應引為驚異。現在歐洲正經受了六年的大範圍破壞，戰爭的蹂躪更遺留下深潛的疲乏之感。從前由於慣習的訓練，使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成規，被認為有似一種自然義務，但也因了納粹的侵略而大部喪失。最重要的是：現在歐洲的歷史上的統治階級不僅喪失了自信，更喪失了把他們傳統價值束縛一般民衆的力量，除非像弗朗哥西班牙地訴諸醜惡的強制方法。

今天歐洲正代表着一個文化特徵：這文化的最後基礎已發生了問題。在此廣闊的地域上所建立的許多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政府，足以證明一般人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不滿，無論資本主義已成功了裝置上政治的民主機構的裝飾。這是歷史過程中一個真實的轉捩點，它和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緩性變易，同樣地真實。可是現在歐洲的危機却更爲生動和響亮，這是原因於：一、近代工業技能已使事物的變易比前更快；二、歐洲帝國主義的崩潰已剝奪了資本主義在遠東、東歐、和東南歐，繼續維持其地位的機會——它已不能再使大衆人民付出代價以維護原來統治者的傳統特權。

祇當美國能給予歐洲統治階級以廣大的支助，歐洲的危機纔會成爲一個長期的危機。這階級雖已不爲人民所接受，但他們竟了美國的支助，還能發動一個對革命的反攻，或能阻延安定的建立，一直等到人民，像在納粹德國一般，投向像希特勒般的政廳，而希望能從他獲致一個新秩序的基礎。不然的

話，歐洲危機將不至拖長，因爲在這裏，恢復秩序所需要的主要元素，差不多已具備。這裏有必需的人力，有大量的技術人才，更有生產資能，祇須配合上必要的安定，足以很快地恢復戰時所受的損失。但是目前所欠缺的是一個喘息時機，使歐洲能在一個由新與力並爲領導的基礎上重新前進。在世界的現狀下，這個喘息時機的獲致，得從兩種可能：一是美國給予三年或四年的援助，二是自動接受生活程度的減低。這第二個可能，若是沒有美國援助，將先經由艱困的犧牲，作爲社會主義的改革的前奏，然後達到富裕的新水準。但是，若是新興的領導者缺乏勇氣，效能，和理想，也可能使歐洲進入一個新的黑暗時代。

## 二

美國現在顯然願意予歐洲以援助，但是援助却附有條件。這些條件中的一部份已表明於美國所予英國的借款；大體上說，也是公正地說，這一部份條件是：以前由英國輸出商所獨占的市場，現在須給予美國輸出商以同等機會。另一部份條件已表明於美國所予希臘及土耳其的借款。這二個借款，若是剝除了外交辭令，是美國資本主義對於華盛頓所謂「蘇俄擴張主義」危險的一種防禦方法，也可以說是美國的一種恐懼，怕希臘和土耳其人民會步捷克和南斯拉夫の後塵而放棄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這些條件最後復明示於馬歇爾的哈佛演說和此後一連串的官方聲明，包含十二月三日國務院所舉行的記者會議。美國政府準備給予歐洲以大量和較長期的援助，若是歐洲能向美國確實保證：美國援助將不被用像臨時的治傷藥，而將真實地用於確保歐洲的永久復興。

若是美國的援助，如馬歇爾氏所描述，真能依據戰時租借辦法 Lend-Lease 的原則，——邱吉爾會確當地稱譽它爲歷史上最純潔的一件事，——筆者相信歐洲的復興將絕無問題。這樣一個計劃將保證歐洲政治安定的迅速達到，因爲它將給予該地的新政權以時間和經濟機會，足以用來鞏固他們的權力和馴伏他們所想表現的新社會價值。筆者更相信：此種新政權，尤其在東歐，既從而獲得自身安全的真實信念，則歐洲民主自由的範圍也會跟着擴大。這計劃更將能

解放人力和減少軍備費用。它復將使德國問題可能迅速解決，因為德國將因此而重新加入歐洲經濟體系。

但是事實上，在馬歇爾心目中，似乎並非以戰時租借辦法為模型。這個事實會預示於美國撤回對匈牙利和捷克的貸款，——這是一個政治性的，而非經濟性的，決策，——再預示於美國拒絕英國對於魯爾重工業的國營化計劃。從實際上看來，美國援助似乎將以如下的默示約定為條件：接受援助各國應停止進行其從資本主義社會轉到社會主義的變易。簡言之，美國援助將囿合到市場經濟中，而後者正是資本主義的中心原則。

### 三

反對者或會指出：具有工黨政府的英國，一部份為社會主義的法國，以及社會主義政黨占有重要地位的其它各國，都已參加了馬歇爾計劃。筆者認為對此質詢的答復很簡單。沒有了美國援助，英國在此後十二個月內的經濟處境將極端嚴重。工黨政府正尋求保障，以避免像一九三一年一般的新危機。因此，貝文的政策是寧冒歐洲分裂之險，以冀美國援助能使英國獲致全部復興所需的時間。法國政府正恐懼經濟狀況的惡化會使正在較高黨領導下新組成的反動勢力獲得全部權力。這樣的結局，實際上將是由一個新的維希法國來代替初興的第四共和國，所不同的祇是貝當換了戴高樂。

同樣的結局將形成於意大利：這裏會是一個新的法西斯，而以恢復皇位為先導。筆者認為：在法意兩國，這樣的變化將形成內戰。至於在英國將如何變化，雖較難預測，但至少它將分化該國的勞工運動，使現在全用於增進生產的力量，多消耗於設法抵制在危機中復活的資本主義傳統計劃。若是果然形成現在保守黨所熱烈討論的聯合政府，則將是工黨的滅亡；以工黨政府現所占有的多數地位，想把這樣的計劃施諸該政府，殊非可能。

若是有人提出質問：筆者何以相信美國援助的條件將無法為歐洲新興社會主義領袖們所接受？則筆者的答復將是：據筆者所能見及，這些條件將為歐洲資本主義復活的基礎，而資本主義的復活將是對革命運動的反攻，這種反革命更將形成半個以上歐洲的內戰，而這個內戰很容易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若是有人指出：美國政府並無如此的希望或意願，則筆者完全同意。筆者所關心的，並非美國政府的意圖，而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若是美國政府已決定——事實上共和黨和民主黨都顯已如此決定——維護「美國的生活方式」（這不啻是美國資本主義的別號），那麼，美國政府究將如何做。美國資本主義現所面

臨的嚴重問題，祇有一個方法可予以拖延：用外向的橫面擴展，來代替迄今的內向的縱面擴展——後者是殖邊時代所奠定的。這就是說：美國在對於亞洲、歐洲、和中東的關係上，必需是一個投資的和拓殖的國家。這個半意識的必需，足以迫使美國建立種種關係，而這些關係可能和它建立的人的意願無涉。也是這個必需，迫使美國敵視蘇俄，更迫使美國對於德國的重建，堅持以私人企業為基礎。因為這樣一個德國，不僅足為美國投資的廣大市場，並且，當德國已經重建，美國資本家更能控制法國，進而和德國結伴以制止蘇俄。

### 四

歐洲現在正需要一個統一的經濟，像美國在十九世紀中配合其廣闊拓展的大陸經濟一般。有了統一的經濟，歐洲纔具備了經濟復興的一切條件，甚至能引出一個和「文藝復興」相似的偉大文化復興。可是，歐洲的統一，現在祇有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始能完成。資本主義則不能供給該統一所需的任何條件。資本主義不允許大規模的解除軍備。它更不允許充份就業，或是對於原料的有計劃的利用，或是工業和農業間軍行裝置的相互配合。資本主義將形成歐洲內部的競爭輸出政策，而不是整個大陸的計劃的輸出政策。最重要是：它將阻礙歐洲工資結構的重行調整，而這個調整正是整個增加輸出問題的最後決定因素。凡是種種目的，祇有和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纔能配合得上。但它們却都同時牽涉到生產關係和財產權法律制度的澈底變易；這變易足使歐洲的小資產文化的歷史，從而結束。無論如何，它們將使歐洲的資本主義經濟，從而結束。

因此，這種變易正受到迄今為歐洲統治階級者的猛烈反對。因為市場經濟一旦被超越，則社會的生產將非為了贏利，而是為了需要，於是價格將不再被決定於市場的自行機構，這個機構正是其它任何組織技術的總樞紐。這些變易將更是特權的被迅速取消。至少，凡利用愛國情緒做煙幕，驅使彼此本無仇恨的人民從事戰爭，以保護少數人剝削人民的特權，此種特權將迅速地被取消。進一步說，這些變易將造成遠超過去任何時代的高度安全，因為，現在所費於國防者，那時將都能用於建設性的生產。但是，歐洲這輩統治階級顯然不會輕易退位，除非他們已經清楚地了解：他們已不能倚賴美國援助，來阻擋住這個正在增強中的社會主義潮流，來不惜任何衝突而增強他們對人民的傳統桎梏，以維護其特權。

所以，一針見血地說，歐洲的是否還有將來，行將決定於華盛頓，并且將

決定於此後的幾星期內。當然，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歐洲將對美國發生重大的影響，心理的和經濟的影響。在經濟方面，它將迫使美國資本家對歐洲生產品開放其內國廣大市場；這便使美國經濟上已設法延擱了一世代以上的種種問題，遲早就得暴露。它更將大大影響美國的政黨制和其它政治制度。在心理方面，它將迅速地和更生動地使「新政」創建時代所潛而欲發的許多問題重復發生。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將第一次取得美國的信任；也可以說：美國此後所致力將是「人民的世紀」，而不再是「美國的世紀」；另外一種更妥當的說法是：美國世紀將從而變為全世界的人民世紀。

正像歷史上任何一個革命前夕，現在是一個幻想毀滅而悲觀的時代。筆者不知道：美國，尤其是少壯的美國，是否具有足夠的冒險精神，來採取一個準備自願接受革命的政策。短見地看，這個政策將是對於美國一輩經濟巨擘，要求他們勇於自制，正當他們顯然感到雄視世界的時會。但遠見地看，這個政策對於美國普通人民顯然有利。因為，若是美國政府，用了人民的名義，幫助歐洲資本主義復興，則我們將因而更接近戰爭，推其極，美國既沒有了推銷的市場，最後將不得不在如下兩個可能中選擇：一是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是資本主義和獨裁。當資本主義不復能向橫面擴展時，它會很快地轉過來推翻民主。我們祇須稍究「經濟保皇黨」(economic royalists)對羅斯福總統社會改革所予的反對，就不難了解這個真理。

五 所以，據筆者的看法，歐洲的將來乃繫於他經濟的統一，而這個統一的獲

得，得由於一條艱困的道路，或由於一條文明的道路。前者將是對於美國援助的堅決拒絕，若是援助的附加條件足以阻止歐洲領袖們完成他們所欲達到社會主義經濟的變易。這更將形成一個世代的苦難，內戰的可能，和由黑暗到光明的緩慢進程。對此種種的畏懼，總促成了對馬歇爾計劃的熱烈接受。另一條文明的道路則是租借辦法的重現，期間得為五年，受益國包含東歐及蘇俄。這此道路，據筆者判斷，「鐵幕」不難戳破，蘇俄潛在的民主力量不難被動員，我們更不難從而解決以解放原子能力為中心的種種迫切問題。

若是美國政治領袖們對於筆者所稱的文明辦法認為不能採用，則筆者的私見却希望歐洲的領袖們能採取那個艱苦的法。筆者並不認為這是歐洲的末日，正像羅馬之陷落並非歐洲的末日一樣。它將是長時期的艱困，生活程度的降低，更將是民主與自由的漫長冬季。向領袖們要求如此決策，確是有點駭人聽聞。但是，當文明的辦法已向他們關閉，他們又不願肩負艱苦辦法的犧牲，則他們祇是拖延，而把責任推給後來的人，最後或須在更艱難的環境下來作同樣決策。

筆者尤其認為英國政府應該做領導者。工黨政府在國會裏既有廣大的多數，得為英國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基礎，他若是因為須在暴風雨中完成其職責而進行退縮，則將是一個懦夫。英國須再度靠其自身的努力而獲救，進而以其榜樣拯救人類的文明，現在正是這樣一個無上時機。祇有不怕暴風雨的人，纔能駕駛他的船，安然返港。

(本刊特約譯者譯)

# 論保長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二三

胡慶鈞

保長，這些活躍於法定行政機構裏面的基層人物，它的出現是依託一套被稱為「保甲制」的制度，這一種制度又產生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保長的存在究竟是表示中國民主政治的新生？還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權力系統，在地方自治的美名下，用它作為控制人民的工具？讓我們從現行制度的源流與保長實際的扮演者，去瞭解它的特性。

## 苦難的產兒

保長這一個名日本孕育在苦難中國的歷史因緣裏，它的最初出現是見之於宋熙寧間王安石「變法」的。安石變法的動機是由於當時國勢的羸弱，強隣壓境，內政不修，他認為主要是因為募兵制的廢取，既不足以禦外侮，又無能保衛國圉；這樣，安石就適應了當時環境的需要，制定了「保甲新法」。新法的要點一是編人民戶籍，以防容隱奸徒；二是藉編募勇民兵，改革原有兵制；保長就是在這種保甲制下產生其選的人物。

我們追述保長的這段根源就指明它背負着中國的歷史傳統，現代保甲制的復活，更證明它是一個苦難的產兒。繼而在外患、朝代更迭和軍閥混戰的長期內亂之後，民國十六年的國共分裂又使南中國重新陷入戰爭的災難裏面。為了應付當時割據區域的實際需要，保甲制便產生在二十一年孫鄂皖三省割據總司令部的一紙公文裏。這一次的出現顯然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因為當時的局勢，正有類乎八百多年的以前的熙寧時代，保甲制度的功能就可以從保

甲新法裏面得到應有的解釋。

通過副總統司令部對各省政府的訓令，在兵荒馬亂之際，保甲制度得到很迅速的推廣，這個由上級政府向下推行的政制，以編戶籍與練民兵為主要工作的基層行政機構，它就把先期呼喚了多年而略具幼苗的地方自治一筆勾消，代替了它的地位。後來，這種主觀似乎不足以成爲民主國家的政法設備，於是，這個一手由軍事機構呵護的龍兒，又被上了民主的外衣，進入地方自治的範圍之內。民國二十三年二月，經過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由行政院公佈的「改進地方自治原則」，規定了「將保甲容納自治組織之中，鄉鎮內之編制爲保甲。」一條根本原則。立法院根據了這個原則也將縣自治法予以修正。經過這次的確定之後，保甲便成了縣地方自治組織的基層單位，代替了舊制的團鄰。這個原則在二十八年九月公布的縣各級組織綱要中選沿用着，成功爲今天的新縣制。

從二十一年到現在，保甲制從豫鄂贛廣西開始，逐漸向各省推廣。雖然各省推行保甲制的時期不一，好比雲南直到二十六年才改用保甲的編制。可是現在除了遼瀋的鳳旗、政教、部落、土司制度之外，保甲制已經風行在內地中國的每一個角落。不用說：這個孩子已經由襁褓孩提而進入少年時代；可是在這前後十五年當中，經歷了刺共、抗戰和正在進行的內戰三個階段，保長還是一個在苦難中成長的兒子。

### 沒有民主的傳統

保甲制沒有民主的傳統，保長也不是民主的兒女，我這樣說並不是存心跟保甲制度或者保長開玩笑，我知道保長是當前地方自治行政機構裏面的基層人物。但是我們要瞭解保長的特性和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以及當前的危險局面，必須瞭解他所依附的制度所具有的特質，而這種特質不是從當前保甲制的民主形式所能瞭解的。

要瞭解保甲制的特質還可以从歷史的傳統裏去追尋，可以稱爲類似保甲的制度在周朝便已開始，這就是當時的鄉遂制，和稍後管仲的軌伍制，商鞅的什伍制等。自周秦以至現在，這一連串的政治制度一進入了統治者的權力系統裏面，便被作爲統治的工具。聞鈞天先生說：

此法制之精旨：在周之政主於教，齊之政主於兵，秦之政主於刑，漢之政主於捕盜，魏晉主於戶籍，隋主於檢査，唐主於組織，宋始正其名，初主以衛，終乃併以輔教，元則主於鄉政，明則主於役民，清則

主於制民，且於歷朝所用之術，莫不備使。(見聞著中國保甲制度第二頁)

這一段分析也證明歷朝的類似保甲制，制法者的本意原在把它作爲行使政權的一個手段，用以達到管教人民的政治目的。自然，在當時的農業社會裏面，特別是達到承平的時代，統治者既不容易也不太需要對農民作如何嚴密的控制；也由於時代的着重點不同，此起彼落，在不同的地區也難普遍設立縣級以下的基層行政機構，地方自治的權力機構就在這種條件下得到伸張。好比清代因襲宋明舊制，在縣級以下原有保正鄉約的設置，可是實際上並沒有普遍認真地推行。有些省份就由氏族組織代行其事。有些省份好比雲南，鄉約變成傳統地方權力結構裏面的人物，由人民自己選舉，政府非但不加以干涉，反而利用這套機構作爲推行行政令的工具。

民國二十一年公佈的保甲制却顯然不重視清末以來注重自治的情勢，而在繼承以此爲控制人民工具之傳統。由副總統司令部編查保甲戶口條例頒發到各省政府的文告裏面，一再強調保甲制的設立是自衛而不在自治，並且認爲全民政治「非目前漢制政治未經訓練之人民所能行使，尤非各區區蕩析流離之農村民衆所樂與聞。」這種自衛組織「多由委任，因有命令服從與統制便利之關係。」現代的保甲制依照政府的規定，以戶數爲單位，在一個地理區域或者社區上加一層法定的規則，「十戶爲甲，十甲爲保」是一個共同的原則。戶數和地域兩個因素填寫了保甲組織的性質，保甲組織是在同一地區內有一定戶數的公共團體。

根據二十三年行政院公佈的改進地方自治原則，保甲制雖然進入地方自治的範圍裏面，可是保甲如何組織？組織的動力如何？政府的規定與編制都指明它不是一個人民自動組成的團體。在實際的行政裏，一個保長究竟具備了多少民主的素質？他是一個怎樣的出身？他做了多少可以符合地方自治的事業？我想在這裏用不着解釋，聰明的讀者一定可以爲我找到解答。我在這裏只要指出：從抗戰開始一直到今天，在一軍事第一的口號下，當前的情勢與需要和民國二十一年相較，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客觀的情勢下保甲制決不會中途變質，十五歲的保長是從呱呱墮地時長大的。

### 平庸的出身

我們從歷史傳統和現實情境分析了保長所依附的制

度，現在要進而描繪所謂保長的這一流人物，這裏首先要提到保長的出身，看這一個中國政治的基層人物，究竟有多少政治資本？

中國傳統社會裏很早就分化出兩種人，這就是現在所習知的紳士與農民。組成農業社區的份子大多數是在田地裏直接生產的農民，而紳士却是主要依賴地租爲生的少數知識地主或退隱官吏。紳士與農民代表兩種不同的經濟基礎，生活程度與知識水準，他們是上與下，富與貧，高貴與卑微的分野，在傳統的社會結構裏，具有堅強的人物不是農民而是少數的紳士。

如果具有聲望的紳士對於保長這份差事還感覺興趣，很自然的上級政府會要把這份頭銜加在他們的身上，可是在我的記憶所觀察到的事實裏，只知道前幾年爲了示範的作用，成都市曾經選舉過大學教授和政府官吏擔任過保長外，在遼闊而廣大的農村裏面，担任保長的並不是屬於紳士這一流人物。

紳士不願意當保長，這份頭銜便推到農民以及紳士和農民之間的人物身上，這些介乎農民和紳士之間的人物，可以是比較清正的小學教師，也可以是專愛打聽是非脫離農作的閒人，也可以是做小本買賣的行脚商人，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不過是「平庸的出身。」

紳士爲什麼不願意當保長？我在雲南農村調查時曾經問過許多人，一個普遍的回答是：「這職務與紳士的身份不合！」這句話是對的，可是要瞭解這句話，却須知道保長的地位與他所担任的工作。

一個保長在政府的行政系統裏面，他是一個最起碼的芝麻小官，從中央而省、縣、鄉、保，一字排下這座許多的頭頂上司，「等因奉此」與「仰即知照」，保辦公所變成了一仰止堂」。紳士大體上是一個有錢有勢的人，他這份錢勢就靠自己傳統社會結構裏面的權力維持，而這種權力在上級政府的統治之下，只希望得到政府官吏的支持却不願意受政府權力的干涉。這一個芝麻小官的地位，既不能夠裝璜自己，却徒然把自己推到政府權力的直接壓迫下面，這是紳士所不願的。紳士在這裏表現了他的巧妙才智，把農民一類的人物推了出來，讓他出面，自己在幕後作一個牽線人。擔任了行使公務的權力。於是，保長的地位就在這裏面更貶了質，一個保長不是真正的一保二長，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些瑣碎的技术事項。好比徵糧、派款、捉兵拉伕……等等，事情煩瑣得可怕，他沒有權力，除了奉行政府的命令外，還得受紳士之命而工作。

雖然，現在有些地區保長的產生已經具有民主政治的形式，這就是經由保國民大會選舉，可是這種「選舉」的保長也決不會換到紳士的頭上。據我個人在雲南農村裏的觀察，選舉保長不過是個虛名，在寥寥數人的所謂「保民大會」裏，紳士就可以當場指定誰出來當保長。

平庸出身的保長沒有雄厚的政治資本，在縣長甚至鄉長的眼裏，保長是一些卑微不足道的人物，以這種「不受尊重」的人來担任推動地方自治的基層行政責任，我怎能不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叫屈！

### 政治地位

不雄厚的政治資本也無法提高保長的政治地位，他得同時侍奉兩個上司：一是上級政府，一是地方紳士。面對着政府權力所代表的統治者的利益，紳士權力是代表地方利益的，兩者常易形成對立的局面，保長就得在這兩種權力的夾縫裏面工作。一個成功的保長是如何在政府權力與紳士權力之間求取平衡，這就是一個方面推行政府的功令，一方面顧及地方的利益。可是，保長又如何能夠在兩者之間討好！

我們在前面說過：保長是個苦難的兒子，保甲制成長在千戈紛擾的局面之內。上級政府為了加強動員和管制一切的人力物力，以達到某種的目的，政府權力就一天一天的往下面伸張，這種伸張的結果使保長忙得幾乎是一天一天的委縮。若使政府公事太使紳士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紳士要提出反對，也決不敢公開指摘，只能用拖延的方式或暗中向政府官吏疏通說情。

不管是「民選」或者經過紳士指定的保長，他都得經過上級政府的委任，進入政府行政機構的系統裏面，在政府權力伸張權縮的情形下，他還可以倒在政府的懷抱裏，或者站在行政人員的立場上，來地方辦「公事」。保長可以不顧地方利益，或者藉着奉令徵兵派款的名義，濫收糧餉，以求中飽，現實政治豈不之這的例子。一個想從這裏面獲取利益的人，他就可以活動當保長，活動的方法甚至不惜出錢向官紳賄賂，這樣的保長也就成爲衆人詛咒的對象。

若使保長是一個外鄉人，我想這種孤假虎威濫私舞弊的現象也許要變本加厲，可是保甲制却規定保長要由本地人担任。保長既是本鄉人，有着一份鄉梓情誼，同時也得顧及地方團體的社會約束力量，使他們行事都不能不考慮

幾分，這就加深了保長的矛盾與痛苦。以一個忠實於地方的農民出任保長，他若是對上級政府的公事推行不力，或者無能爲力時，他就得隨時請進縣府的班房，甚至丟掉了自己的性命。一個縣長不敢隨便得罪有力的紳士，他却可以捕殺逆命的保長，因為兵派款不力被押致死或者過死的保長何止多少，保長真是一個苦差！

保長所担任的工作和他今日的政治地位，已經是一個正流之士望而却步的陷阱，這就解釋爲什麼人們一提起保長，除了漠不關心之外，往往還夾雜着可恨和可憐。出任保長的人物，不是從中撈一筆油水的巧論，就是盲目不識丁的忠厚農民，這種局勢如單線懸下去，保長品質還在一天比一天的低下，他們的出身平庸且更平庸。

### 保長與鄉約

現實基層行政機構裏的保長有他的特色，這特色我們若是和舊制的鄉約加以比較，就更容易使我們瞭解。

我們在前面說過：保正鄉約原是極清政府參據宋明舊制，在縣級之下所設置的基層行政人員。可是，在當時農業社會的承平時代，並不需要對農民作如何嚴密的控制，「政商民輕」的哲學也容許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滿清政府並沒有嚴格推行他所制定的「保甲法」，當時的鄉約原是十家爲牌，牌設牌頭；十牌爲甲，甲設甲長；十甲爲保，保設保正。可是這種制度一進入氏族組織嚴密的社會，日久就湮沒不彰。在氏族組織不嚴密的社會，好比雲南東部的農村，這種鄉約雖然存在，但因滿清政府的放任政策，鄉約就逐漸溶入人民自動的組織裏，變成了傳統地方權力結構的骨架，這就是現在的公家與會牌。一個村落是一個公家，按村落的大小，公家編成一甲或數甲，會牌就是甲下的牌，鄉約是在村落的公家機構內執行公事的人物，他的地位出身就等於現制的保長。

承平時代的鄉約所担任的公務並不如今天的艱難，當時上級政府委託的公務普通只有催租催糧，承辦差徭。在合理的制度下，每個鄉約對於他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應當能夠勝任愉快。可是，皇權統治所培植的官僚作風，規定一個縣官出來也得坐八人大轎，喝鑼開道。過境的官吏所需要的差徭更多，這些差徭都通過鄉約在各村居民中派給。鄉約的辦事稍有失誤，往往得受縣府差人的逮捕與吊打。另一方面，地方紳士的權力多少連帶着封建的色彩，對於政府規定的錢糧向不繳納，這份錢糧得由鄉約從中賄補。鄉約也得隨時侍奉在管紳士的左右，紳士進茶館喝茶，

或者上館，卻常常接受鄉約的招待。因此只要輪着鄉約，便注這是一個貼錢挨打的苦差。雲南呈貢安村觀音寺裏七年的石刻碑記上，有下面的幾句話：

古者保長之設，所以衛民而非以病民，後世公務日繁，差徭漸冗，躬肩厥任者，每有遺大投難之患；每遇管任之年，莫可勝言！因而互相防備，約爲營處，本寺中無論士庶，每月公捐錢文，送豚二根，將所獲錢銀，制買田畝，收租租息，緊貼保正，以供差徭之需。

鄉約進入了傳統地方權力結構裏面，他的職務是由地方紳士所指定，沒有受到政府的委任。現在的保長可不這樣，他已經進入政府行政機構裏面，是經過政府委任的人物，這就是鄉約和保長顯著不同的一點。因此，一個鄉約的痛苦始終是痛苦，貼錢、挨打，只能自認晦氣，除公家規定的貼補數外，可不改隨便開罪紳士，更不敢向人民有所攤派。一個保長的新苦也許還夾雜着快樂，他可以「公事公辦」，誰不完稅納稅，他可以據實呈報，縣府征收員與槍兵就可進到抗糧人的家裏。政府有什麼需要，他可隨時向人民派款，一個保長每月的辦公費並無具體的規定，也沒有薪餉，可是他不能自己會要貼錢。一個不能派款，一個隨便派款，這就描寫了權力來源的不同，也描寫了鄉約與保長的不同！

從鄉約到保長，從差徭租糧到苛捐雜稅，徵兵派款，客觀的情勢與保長的工作注定了他不是一件民主的差事。保長如何能民主？保長如何能是民主的兒子？保長的存在如何能象徵中國民主政治的再生？

（編者按：「從社會結構看中國」本來是費孝通先生所寫的一連貫的有系統的文章的一個總名。胡先生這篇是費先生寄來的，說可以作爲「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三。「之一」「之二」「之三」已刊本刊三卷二期八期。「之四」仍爲費先生所寫，「論節儉」，刊下期。）

### 請介紹你的朋友

### 訂閱本刊



#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萬鍾民

(觀察北平通信)

北方一片烽火。大塊大塊的地方都變成了解放區。政府從面而線而點，現在連幾個重要的據點和幾根相接的斷線都岌岌可危。十一月月中旬林危急，運城吃緊；平保段早就通。石莊雖運去數十萬的鈔票，并連日出動各種性能的飛機，仍告不守。并且連保定也發生動搖。華北的局面是已到萬分緊張的階段了！

## 主席抵平 將星雲集

蔣主席是廿六日下午五時到北平的。同日下午，張垣綏靖主任傅作義已先來北平。傅氏在這一年多以來的華北戰場上，早成了一個頭等的角色。榆林一直是他的部隊在堅守，且已幾次打破了共軍的包圍。這次榆林解圍，一方面仍靠他部隊的堅守，而另一方面決定解圍之局的馬鴻逵部隊的來到，又是成於他的邀請。甚至由石莊失守後所造成的平津保三角地帶的危迫局面，也仍賴他的察綏部隊來支援。

最近石莊失守，冀屬吃緊，再來三角地帶，是為第三次了。因之名義上華北的統帥雖為坐鎮北平的行轅主任李宗仁，實際上他手下無兵，而保定綏靖主任孫連仲又一事無成；華北軍事早已成了以傅作義及他的部隊為中心的局面了。蔣主席一到北平，就和李宗仁傅作義長談。第二天(廿七號)上午，又單獨接見傅作義及熱省主席劉多荃。同日，孫連仲也從保定趕到北平。這時在天津及其他各線的將領如馬法五、侯鏡如、上官雲相、李文、九十四軍軍長鄭挺鋒及參謀長等也紛紛來平。當日晚，李宗仁、傅作義、孫連仲、陳繼承等有會議。第三天(廿八日)一個正式的軍事會議就舉行了。

蔣主席抵平以後，冀屬的居仁堂舉行的。出席的人員有六十餘人，包括所有行轅、綏靖的主要官員，各野戰指揮官及平津線上新到察綏師長以上的軍官。計有李宗仁、鄭式輝、傅作義、孫連仲、龐澤閣(從南京來的國防部第三副廳長)、吳奇偉、徐啓明(行轅參謀長)、上官雲相、陳繼承、馬法五、張知行、徐廉其(空軍第三路司令)、李文、侯鏡如、鄭挺鋒、安春生(暫編第三軍軍長)、林偉傑、袁樸、軌幼麟、劉廣濟、張伯煙(平副市長、何市長因病缺席)杜建時(津市長)、……等。

會上一共舉行了六小時，至下午三點多鐘才散。在會上最重大的決定，就是設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并宣佈以傅作義為總司令。

北方大計，就在這一天作了重大的決定。廿九日(還是第四天)早上，蔣主席四度召見傅作義，并接受傅氏所擬方案的報告(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的)當日下午，即啟程返京。原來隨行的隨員均同回京——只有鄭式輝仍留北平。他是留在北平負責與各方聯絡周旋的，他的任務就是為傅氏「造橋鋪路」，進行籌組「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的工作。十二月二日，大局已定，就在南京正式發表國府主席的手令：(一)保定、張垣兩縣署即行撤銷，成立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二)調孫連仲、傅作義兼北平行轅副主任，并任傅作義為華北剿匪總司令。(三)晉、冀、察、熱、綏五軍隊均歸華北總司令部傅總司令節制指揮。

上可。在蔣主席抵平磋商期間，傅作義最初本來連組織五省聯防部不敢答應，但結果不做不成。然對統率山西一點，却一直「謙讓」。最後，乃產生一種權宜辦法：名義上包括山西，但太原綏豐依舊存在，并仍由閻錫山指揮，主持晉南軍務。雁北則歸「華北剿匪總司令部」。

傅作義不僅是一個「軍人」而已。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他自己的的一套辦法的。他的許多原則，并且在蔣主席抵平那一天，包括在「收復區施政方針」中以國府命令方式由行轅公佈了。他在總司令部職務發表以後首次記者招待會上(那是他回張垣去的前一天，即四號)也曾發表談話，說軍政配合，必須各有關方面力求聯絡，詳加檢討。而軍事不能單打獨鬥，必須政治和經濟同時想辦法，更為他歷來所強調；並且是在察綏行之有素。因之北方政經的若干改變，也將是意料中的事。但這種種意料之內有一個意外，即是五日的冀省委全體向孫連仲請辭！辭職書已見各報。

華北若有問題，則關外將形孤立；而華中也更要緊迫。因之不待京中的北方大員如鹿鍾麟、張繼等第一力陳「河北之重要」，當局早就想對北方作一個好的安排。還在七月裏，就有「華北防務」之議。但事實上却一直未曾開展。這次華中六省聯防告成，國防部的華中指揮所成立，蔣主席乃於廿六日，從廿六日到廿九日，一共住了四天。這四天是重要的四天。不論在軍事上，政治上，都決定了華北的情

形要起變化。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 大計決定

這一個軍事會議是上午九時中在北平中南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 山西問題

五省包括山西。山西有太原的綏靖公署。華北共三個綏靖。現在張垣和保定的撤銷了，何以太原的仍舊存在呢？原來太原綏靖主任的閻錫山，是傅作義的老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 冀省府總辭

「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傅作義做了總司令，北方局而就大不同了。

行轅參謀長徐啓明在三號(十二月)的記者招待會上曾答覆有關總部問題時說：「總部一週內可成立，總司令部十天左右可以就職。總部地點可能設在長辛店或北平新市區。行轅與總部的關係為總部負責指揮軍事，行轅負責軍政，對總部也有監督之權。至總部與地方政府之配合，將由總司令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蔣主席抵平以後的北方政軍



# 共軍入川之勢

鄧威

(觀察西安通信)

在全國軍民視聽集中大別山會戰的今天，陝西的戰局却在隨着新的變化。由於消息封鎖得極嚴，陝境戰局很難窺其全貌，雖在指揮部所在地的西安，也無法窺其底蘊。可是從陝北，陝南等地來西安的各色人物口中，可以知道不少的消息。

就以榆林之戰來說，就攻堅言，彭德懷是失敗了。可是他吸引國軍實力來看，他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成功。這次國軍投擲在榆林戰鬥的人數，前後有守城的第二十二軍，鄧寶珊所率南下應援的第十七師，和由西路東進的寧夏兵團計一個師及一獨立旅，可以說使用了飽和兵力。共方所發動的榆林攻城戰，最大的目的是想吸引各路援軍到榆林外圍，而他們想伺機迂迴到後面去找便宜。所以當馬敦靜部輕騎鐵進時，彭部的兩四旅避開了馬部的鋒芒，繞到他的後方三邊一帶去。現在安邊雖然收復了

，可是這兩個旅並未擊潰或驅退。另外約有四團旅左右遠援榆林東北。二十二軍軍長左協中發出呼籲說：「連日所獲匪情，共匪確有三次再犯榆林企圖」。現在很明顯的，彭德懷吸引了三師左右的國軍（尤其是將寧夏隊伍引出來了）在榆林附近，而他的那五六個旅却採取了機動態勢，膠住了國軍近三個師；易言之，在行動上減少了他三個師的對抗力量。今日陝北的整個情形，在守方是不宜佈的。可是在零星片斷的談話中可以知道些。譬如祝紹周在本屆陝西省議會施政報告時，就說本年秋因共方在晉南、豫西、陝北同時發動騷擾，陝北國軍不敷分配，所以放棄了若干不必要地點。這些放棄地點的難民隨國軍轉進，多集中在延安、甘泉等地。這裏揭發了一個存在已三個月之事實，即國軍在陝北所能確保者為延安、甘泉等三縣，其餘如延長、清澗、延川、綏德

，米脂等地，僅僅是地方團隊在維持。國軍劃主力部集中在保衛延安了。而現在董劍兵團又另有任務。

平穩日報先登了這個消息，第二天又登報聲明「消息之無稽」而表道歉。但無疑他是受總司令部成立，他空掛行轅副主任之名，雖仍兼主席，但將受傅氏的若干支配，這當然為他所不能忍。可是他自已又怎好折台？自己既無法請辭，便只好由他飽澤發難了。

## 一片慘痛

河北的情形究竟怎樣呢？

冀省大部分土地已成解放區，政府區所管有限。而這個區域裏人民的痛苦是與日俱深。(編者按：本刊上期通訊「請看今日之河北」一文，已有報導。此處從略)，天津大公報以「冀陸委會激勇的質問」為題，評述：「這充分反映着全體參議員焦急煩燥的心理，同時這也正反映着河北省人民惶惶苦悶憤懣失望的種種情緒」。一再看省府負責人員對於這些質問的答覆，似乎都太嚴空濶，太籠統，除訴苦求諒以外，一切無具體計劃，一切無切實辦法。情勢嚴重，問題棘手，而只彈奮調，說空話，轉來轉去依然在一套陳腐的觀念裏兜圈子。當局這種態度和做法，實在不足照付日趨艱危的新局勢。同時既述自省的苦況說：「以現在河北各地的糧派說，確實太繁重也太不合理了。平均每半年月就須出一次糧派：省府原說每田一畝要納三斗糧，現在每畝竟要納六斗乃至九斗了。房山瓦鄉各縣，農民米糧還不曾入囤，糧派就已經送到頭上來了。鄉間僅僅係碗口粗的樹木都被砍光，老百姓一聲抗議，倒要被強派二千民伏示威。保定修築城防工事，地方派款一次就要五百萬元，為掃清視界，人民還須拆房築基。由蓮化平谷一帶過到唐山離民大眾，至今還無一人得着棉衣。……清苑縣長現所轄不過四十個村莊，而今天正在保定城內大修衙門。這就是太不為老百姓設想一個例子的苦況——不僅河北，

連整個華北都是！在冰天雪地烽火四起的北方，是一片慘痛景象。要處理這樣一種地方政務，事實上也是大不易的。據說熱省主席席多易荃，也表示「倦勤」了。

## 辦法與環境

傅作義究竟將如何處理華北呢？

傅氏治下的察綏，有着小廉的局面。這種局面，是他的「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結果。據大公報記者戈戈律報導，他的「政治民主」是激進實施民衆組織，提倡黨能政治。在「經濟平等」上的辦法，是發展中層，限制上層，扶植下層。他最重視經濟，認為一切都與經濟問題有關。在北平有一次對記者們說：「就是父子之間也存在著經濟關係」。因之他在察綏盡力在經濟上下功夫。他使土地及工廠的利用，使勞工能公平的利潤，使勞工能以分工一類的辦法獲得應有的股份，也預備使士兵得到土地股權。現在還在詳密研究平均地權的土地方案，準備下半年開始實施。有冀屬和察

北四縣，中央已批准了作為實驗縣的。但他以為施政應當是全面的，只要適合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是一定擁護的。所以他準備把他的土地方案不經過實驗階段的實施。這是在察綏。他被任為「華北勸導總司令」以後，記者招待會上有入問他是否準備把察綏的一套辦法用到整個華北來，他答覆是察綏的辦法是照付地方官和地方政府方面商定的辦法。其實他的大原則不會變，並且早在他一被主席內定為總司令之時，已被主席接納而以法令公布了。這就是十一月廿九日(蔣主席臨走那一天)北平行政公布的「收復區施政方針」——這是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簽署的「布告」。

這個「施政方針」的布告包括八條。即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收復區地的整理；收復區的佃租；收復區的田賦和稅；救濟貧民；食污土身的糾舉與檢舉；人民本身的組織；處理後方共產黨。這一文件聲明是三十六年十一月，但以前并不見在其他地方公布。其中若干條尤為以前任何法令中所不見。因之顯然是蔣主席來北平後接受傅氏所擬方案以後所產生的東西。像收復區的佃租一處理辦法：(一)收復區的佃農對地主交納由田租不准超過正產物的三分之一，如果雙方講好要拿額來納租時，付出的租錢不准超過農產正產品三分之一的價錢。(二)收復以前佃農欠地主的佃租，不准地主追回佃農交納。以及「救濟貧民」辦法：「食污土劣的糾舉與檢舉」辦法：等等都是斬新的大刀闊斧的手法，也正是在察綏所用的「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原則。但誰來實際執行這些方針，把它徹底做出來呢？這就是一個難題。而今在他尚未上任之時，有發生熱省主席劉多荃倦勤，河北省全體有委辭職等現象，已表示前途之難於樂觀！

# 武漢大學自治會普選記

##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武昌通信) 颶風吹過了珞珈山。十五日，武漢完成了它第一次的自治會普選。這是「六一」的寬血所凝鍊而成的里程碑，刻劃着民主的前進方向。

武大在樂山時，校舍東零西散，距離有達五六里路者，同學間極難連繫。遇有重要事件發生，向由各宿舍推舉代表，集合商議，推個臨時主席，事情完畢，主席的身份亦隨之結束，從來沒有組成一個正式健全與整體性的自治會。復員以後，雖然開始有了自治會的組織，但是因籌備，最初選是以宿舍為組織單位，產生代表的。過去自治會的選舉並不公開競選，只在暗中活動，並且多少受着地域觀念的支配，甲省人選甲省人，乙省人選乙省人，政治色彩極其濃厚。年來種種創痛，使同學們深感原來的組織原則和選舉方式，應加修正。經過六百多位同學的簽名要求改組(達到法定人數

)，他提出了一個方案，公佈五天(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無人反對，遂成定案：立法機關由系級產生代表組成，執行機關由同學提名競選。普選在武大是創舉，尤其在這個國度正在受着選災底熬煎的時候，同學們都以激切而嚴肅的心情，來開歡迎民主的第一課。

### 組閣與競選

什麼人「組閣」是同學們最關切的問題。最先傳出的是X軍集

體代表會會規定競選不得攻擊私人，競選演說只能限於政綱改變的範圍。這是一個良好的風氣，這次武大普選，大體上也確能做到這點。當選前發動競選活動，他們擁有女高音、運動健將、事務專家、伙食能手、包括了文法理工四院，一二三四各級，真可謂人才濟濟，聲勢煥發。一頓午餐時間，各式各樣的標語貼滿了整個校舍。他們的一政綱「是注重同學福利，他們宣稱他們的態度是坦白公開，不推、不拖、不拉；貫徹大民主、自由、進步的傳統精神，他們並出一團團「介紹專刊」展開競選募捐。接着刊來的是唐團的活動。唐團和一反唐團的作風。唐團是鋪張，唐團是樸

實，唐團的活動，祇稱爲「筆記簿式」的活動，因爲唐團宣稱：他們是些自由份子，他們不募捐，所以祇用空白的筆記簿，由借着學校的油印機，印些政綱和團員的名單，分發給同學。他們標出：「作事認真，態度中正，不偏不倚，都是自由份子」。雙方的外圍圍攻，都出於競選專刊「強調競選的態度，締造正常的風氣」。在四日晚上，唐團還主辦了一個冬季晚會，有歌詠、獨唱、開玩笑會唱、邊舞、踢踏舞、話劇等等。節目精彩，會場空氣活潑。晚會開始時，他們爲唐團三呼「Three Cheers」。

唐汝厚競選團，他們在學習着政治家應有的風度。

### 競選演說

在投票的前一天(四日)的下午，系級代表大會常委會召開「競選演說會」，唐汝厚的演辭是：

「我叫唐汝厚，政治系四年級，今年三十二歲。首先，我要講話：第一、有人說唐汝厚競選團缺乏人材，毫無工作表現。其實並不是我們沒有人材；而是我們不願意作過於鋪張的宣傳。第二、漢口某報說我們到處拉票，份子複雜，這與事實不符。第三、有人說我們有什麼背景，其實我們都是自由份子，並無任何背景……「福利」原是

陝南的局勢，更潛伏着極大危機，因爲共方陝豫的交通綫，國軍始終未能截斷或控制。已經深入到鎮平、內鄉一帶的陳賢部，始終還留下了一股兵力在洛寧、盧氏地區，一方面牽制國軍以減少對陝南先從周之二十八軍及李先念之獨立旅的壓力，一方面等於給孔李等安置下一個預備隊。趙壽山股早已進入湖北境，鄂西、白河都有他們的。人。陝南重鎮——鎮安復，可在距大巴山五十公里的安陞附近又發生了新的情況。這一新形勢的出現，意味着奉態相當煩瑣。國軍是最不願任何一股的共軍進入四川的。在大巴山南

「我對唐汝厚，政治系四年級，今年三十二歲。首先，我要講話：第一、有人說唐汝厚競選團缺乏人材，毫無工作表現。其實並不是我們沒有人材；而是我們不願意作過於鋪張的宣傳。第二、漢口某報說我們到處拉票，份子複雜，這與事實不符。第三、有人說我們有什麼背景，其實我們都是自由份子，並無任何背景……「福利」原是

地地區原來有些「土八路」(一說是李先念的殘部)，巫溪一帶的治安情形就不太好。假如孔從周軍入了川境，那將使國軍從事另一新形式的迷惑戰了。據白崇禧部長表示，劉伯承一股也有西竄入川的企圖。這種見解相當正確，因爲他不能長期過着流浪生活，必須找一個立足點。以現在局勢來看，還留在豫南的陳賢部似在等待劉伯承的大別山突圍，然後合股集中主力向川陝邊境竄犯，劉、陳、孔、李四股合流。民國十五年，劉伯承尚未投共時，在四川順慶與四部隊田頌堯等激戰突圍，經川陝邊而逃武陟，就任第十五軍軍長。那時他走的那一條路，今日他未嘗不想再由此逃回去。可是就雙方戰略地位及軍力對比上而言，應該是可能成功的。應該是不可能在去年底解決劉伯承。現在劉也面臨背城借一的形勢。孔從周股向大巴山的企圖，若將劉、陳、孔三股連接起來看，孔從周算是一根觸鬚，這根觸鬚已向四川試探了。國軍當然知道這種形勢的緊張，所以川陝防務早已開始準備。抗戰期中駐防

陝西的川軍，招買了保衛家鄉的重任，傳說胡宗南將軍又將以川陝防務的指揮。川籍師長潘華國(潘文華之侄)於本月初曾來西安，晉謁此間軍事委員會，現階段的職局，如從純軍事觀點觀察，黃河以南的共軍面臨生死的鬥爭，這一地區的國軍也面臨極重大的關頭。因爲到目前爲止，共軍還未能在任何地點立腳，是一個很好的殲滅機會。同時共軍也是形將以一拼死活的態勢，這將以川、孔等能否合流竄入川北山區爲一評斷標準。很顯然，大別山區不可能長留，伏牛山區太貧瘠，無法支持龐大部隊的給養，桐柏山區也與大別山區同爲國軍之心臟地帶，欲留而不可得。所以白部長說他們欲竄川，是有戰略眼光的判斷。有大別山麓戰鼓正緊，大巴山區警號正鳴，這一個冬天，是黃河以南地區雙方戰鬥的決定期。寫至此，獲悉劉伯承突圍已部份成功，陳賢在宛西接應劉伯承的舉動很明顯，局勢於此嚴重，難怪國軍忙於由陝南調大軍往川北去填補那一片真空地帶了！



# 潘光旦底人文思想

余才友

簡歷：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生於江蘇寶山縣店鎮。民十（一九二二）卒業清華學校。民十二（一九二四）卒業美國達茂大學，文學士。民十四（一九二五）美國衛生學館研究員。民十五（一九二六）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碩士（動物學）。民十五——二十五（一九二六——三四）上海，教授，編寫刊物（新月，中國評論週報，優生月刊，華年）。民二十五——至今，清華大學教授。

在一間整潔的書房裏，隔着一張寬大的寫字台，我訪問了當代的人文思想者潘光旦先生。

是一個晴和的天氣。美如仙境的新林園景把書房裏陪襯得異樣平和，異樣雅緻。寫字台上的陳設考究而富於風趣。點綴在那室古色古香的文房四寶的兩旁，那幽紫色的，給彫刻得像小樹樣的台燈，那淡藍色的，那小獅子，那乳白色的小烏蛋兒……都可以間接地說明它們底主人有獨立特行的個性。

「你找我，那裏面有我過去寫的一篇文章，人文思想的骨幹。」因為潘先生知道我底來意，所以指着窗台上的那幾本人文月刊的合訂本說。

一會兒，我找到那篇文章了。那是在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二月十五日發表的。潘先生本來在寫信，於是仍舊繼續他那尚未完成的工作。跟着，在他慈祥的笑容裏浮現了一層靜穆的莊嚴。使來訪的客人覺得他是和藹可親的長者。同時，也是肅然可敬的大師。

潘先生底人文思想分做四方面。一方面是對人以外的各種本體。一方面是對同時存在的別人。一方面是對自己。一方面是對以往與未來的人與物。後面三點我已經有了粗淺的認識。所謂對同時存在的別人，可以分做兩點。一點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點是人的類別和流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包括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等等。而人的類別和流品就是性別，血緣，形態，操行和智慧。合起來，成為儒家所稱的人倫。前面一點是動的人倫之用。後面一點是靜的人倫之體。而所謂對自己，就是要對自己底感情有節制，有分寸。發情止禮的儒家思想就是這方面的理論根據。而所謂對以往與未來的人，就是要使人承認「來際」

，安壽「去路」。承認「來際」就包括「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一類的意思。安壽「去路」就包括「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類的意思。這三方面，我因為聽過潘先生底社會思想史，所以還記得相當清楚。

但對第一方面，潘先生雖然在社會思想史的班上講得異常詳盡，不過我現在的印象好像有點兒模糊了。所以我輕輕地把他那本才半厚的人文月刊的合訂本打開了。我想摘要地把它「人文思想的骨幹」讀一遍。

第一方面當然是最基本的。所謂各種本體，可以包含許多東西。最粗大的是西洋的神道與物道，或中國三才中的天地兩才。但是許多人道範圍以內的事物，大之如文化的全部，小之如一派信仰，一種制度，一個階級，也往往在當時發展到一個尾大不掉的程度，使人不但不能駕馭，反而被駕馭……

「人開闢了各式各樣的物質環境，他自己應該是一個主體，物的環境是一個客體。但結果往往在喧嚷裏奪主，甚而至於反客為主。人也創造了各式各樣的意識環境，如宗教，道德觀念，社會理想之類，他自己應該是一個主體，而意識環境是一個客體。他自己的福利是一個常，意識環境的形式與組織是一個變。應執變以就常，不降反常以就變，但結果也往往弄得常變倒置，主客易位……」

讀到這兒，我個個起一個問題來了。這問題是我讀完奧格本(Ogburn)底「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之後就老在想着的。奧格本把文化分做兩種。一種是物質條件。一種是適應物質條件的方法。當物質條件發生變化的時候，那種適應性的方法也要跟着發生變化。但因為物質條件的變化可以緩慢而且十分迅速。所以適應性的方法的變化往往落在背後，形成一種 Cultural lag 的現象。

這奧格本說就是社會的失調。而因之，許許多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就都從這兒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這和馬克思底理論在本質上沒有甚麼分別。馬克思說生產工具生產技術在先，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在後。前者發生變化，後者也要跟着發生變化。最初配合着某種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是社會演化的推進力，到現在反而成了一種障礙。所以必然要引起革命，使社會結構被破壞，被調整。

但是，問題跟着來了。那就是，所謂物質條件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呢？所謂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變化又是怎麼發生的呢？這問題一直留在我底心裏沒有得到合理的解答。好了，當我讀完了潘先生底這一篇文章，這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了。功能派說人是本體，文化是手段，而人文思想大抵相同。從這裏，可以知道奧格本和馬克思有同樣的錯誤。就是他們把文化看成了那麼一個可以離開人而存在的發展，而演化的東西。所謂文化，無非是人在控制外在環境所想出來的辦法。那麼，所謂社會失調，是不是因為人所想的辦法不周密，不合理呢？要是人所想的辦法周密了，合理了，那也就沒有甚麼社會失調的現象了。

這時候，潘先生寫好信了。我於是把人文月刊擱在一邊，開始問着：「潘先生覺得功能派的文化論怎樣？」潘先生說：「人文思想和功能派的看法相同。不過功能派着重在文化的解釋。直接談到人的地方比較少。當然，人文思想是大部分建築在生物學基礎上的哲學觀，從人出發，又隨宿到人，着重點在人。而功能派的看法與方法可以說是從社會心理學出發，着重點在文化。兩者是有分別的。」

潘先生接着說：「任何東西不宜太多，No thing too much，希臘人底看法是對的。涂爾幹(Durkheim)一派的社會思想，專門注意集體意識和社會事實。所以有些問題他們不能解答。因為他們忽略了人對社會的影響。」

「任何東西不宜太多，這原則和儒家底中庸之道有甚麼分別？」

「人文思想是包括着中庸之道的，並且是以中庸之道做核心的。人介乎天地之間，執中有權。所謂天，自然之天而外，其餘是人類像與創制出來的。比如宗教，西洋人把它當作目的，但中國人把它當作手段。而所謂地，自然之地而外，其餘也是人創制出來的。所以中國人不重視神，也不重視物。這就是中庸之道的一個適用，和希臘人底看法沒有甚麼分別。」

對了，在社會思想史的班上，潘先生曾經說過，任何抽象的東西都可以謂之天。任何具體的東西都可以謂之地。天地二元，但一元於天。文為天，實為地，文實彬彬，然後君子。未為天，本為地，未本兼談。博為天，約為地，博約具備。西洋的唯心論也就等於天，唯物論也就等於地，但中國人認為兩者應該兼容並包，不應該分甚麼高下。不過，問題又跟着來了。這一來，人是不是可以目空一

切？

切，是不是可以唯我獨尊呢？

「潘先生，人是不是可以目空一切，唯我獨尊呢？」  
「當然不可以目空一切，唯我獨尊。人文思想不過要我們防人以外的本體，或雖然有本體資格的事物出來喧賓奪主，以至於操縱我們底生活。換句話說，人和它們的關係，卻得有一個分寸。孔子對於天道，鬼神，始終保持一個存疑的態度，不肯定。在董仲舒的張光裏，通天地人三才的機軸叫做儒。總之，我們對人接物的態度，居敬，要自謙，要虛己。」

「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和人文思想有沒有分別？」

「在人文思想的四方面，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始終沒有超越出第一方面的範圍。那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人，在人文思想裏並不是最高的典型人物。」

「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重心是甚麼？」

「全部中國的文化史始終是一部重人道的文化史。各派思想中，比較最有線索，最有影響的始終是儒家。西洋文化和中國文化不同。希伯來文化是重神的。希臘文化是比較重人的。中古時代和希伯來相像。文藝復興時代想恢復希臘時代的精神，但沒有成功。到近代，西洋文化又是重物的。結果，人可以有通天文，下通地理，反而不通人事。最近，我曾經寫過一篇人文學科東山再起的文章，就是對這種遺人的趨勢的一個反應。」

「關於倫的涵義，在靜的一方面似乎很少聽到。」

「是的。中西的思想，在先秦與希臘以後，靜到倫，完全偏重在動的方面。最近生物學發達了，於是靜的人倫才受到一般學生和教育工作者的注意。但在日常生活裏還是沒有多大勢力。在中國，以前是動靜兩方面並舉的。但現在，一些研究倫理學和人生哲學的人大多注重動的一方面，而忽略了這倫的體，倫的基礎。」

「所謂人的類別流品和與人的關係究竟有甚麼聯繫？」

「先要明白了人的類別和流品，才可以談人與人的關係。動的人倫是建築在靜的基礎之上的。靜的人倫重在理智的辨別，是在自然變異的基礎上而用價值的觀念來評量的。而動的人倫重在感情的運用。但是，在感情的運用上，中國人並不一視同仁。一視同仁和基督教的人道主義沒有分別。」

「基督教的禁慾主義在人文思想裏有甚麼地位？」

「對自己感情的控制，人文思想者主張節制，有分寸，而不主張禁慾。實際說來，禁慾強人所難，是不可能的。」

。文藝復興以後的自然放縱主義可以說是對禁慾的一個反動。比如美國禁酒，可以說是強人所難。在開禁之後，美國人底放縱可以說是對禁酒的一個反動。但中國人懂得節制，所以不欲過量，不及亂。」

在社會思想史上，潘先生曾經說過，衡量一個社會，可以有幾種尺度。一種是社會的穩定或者社會的秩序。一種是社會的進步。一種是民族或者種族的綿延。這裏面，社會的穩定或者社會的秩序是種族的綿延。這裏面，個人的個性。民族或者種族的綿延是男女之別。對於這通性，要在人倫的原則下才可以得到調和。而個性，要在節制的範圍裏面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發展。所以我問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思想對社會的真獻是甚麼？」

「民族種族的綿延當然操男女之別，而慎終追遠與無後為大的思想對民族種族的綿延可以說是一種助力。到現在，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民族，除開中國人，差不多都已經滅種了。這不能說不是這種思想的貢獻。」

「那麼，在西洋文化裏沒有這種思想嗎？」

「這在西洋文化裏是不發達的。一直到最近，一部分的民族思想和淑種的優生學才比較地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問題。」

「潘先生底家庭背景——」

「從洪楊之亂以後，我家一連四代沒有過一間房子，一塊田地。我祖父和我父親都是坐冷板凳的。到父親手裏，坐冷板凳算是坐出頭了。父親中過舉點過翰林。不過他不喜歡作官，專門從事教育事業，在江蘇寶山縣原籍辦過許多學校。前清末年，當過資政院議員。民國初年，參加過當初的國務院，不久就在北平去世了。」

「潘先生進清華學書是在民國幾年？」

「民國二年。那時候我才十五歲。進清華也是我父親底意思。在清華，連病一起，我一共就了九年。我底眼是跳高跳壞的。因為不小心，結核菌進去便發炎了的骨節潰爛起來，我沒有辦法只好在民國五年把它鏟掉了。」

「潘先生到美國去是在民國幾年？」

「民國十一年。我那時候因為對優生學有興趣，所以到美國之後，決定學動物學。」

「潘先生從美國回來之後就進清華教書了嗎？」

「沒有，我從民國十五年回國後，還在上海一共就過八年。那幾年裏，我除了在上海幾個大學裏教書之外，還擔任過青年會的工作，編過英文中國評論周報，華年，優生等雜誌。時時新報的學燈，我也編過幾年。到民國二十年，我就被約回到清華來了。」

「潘先生有些甚麼愛好？」

「除了收藏書籍，我就只好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會約我到各地去講演的。在雲南我每一次暑假總要到外面去跑跑。」

「潘先生底個性恐怕對黨派生活不大適合罷？」

「是的，我對於形式上的種種約束，是不習慣的。」

(上接二十頁)

乙：正是差不多，因為這實在是在講不完的題目。我說過限於時間，所以只能勉強再補充一點。下面說到文學傳統，只有向過去看的詩人才對傳統敬禮。但同時一個詩人會向未來看，他的思想情緒比他的時代更進步，一般人缺乏他的先知遠見，一定看不懂他，說他晦澀。要看懂他，也許得再隔一兩百年，等到他所早先看到想到的，別人才慢慢開始看到想到。這樣的詩人，身前不但不受注意，甚至被人誤會攻擊，但身後往往聲名一天高似一天，近代英國詩人 Blake 何是個好例子。

甲：照你說來，好像凡是晦澀的詩都有為它辯護的餘地。乙：不盡然。詩人必須忠實於自己，他心裏有值得說的話，所寫的正是他心裏所愛說的。假如一個人本沒有東西可說，或是沒有值得說的東西可說，却偏要說幾句，還要假裝似乎值得說的，於是故意影射某句，支之又支，不但別人看不懂，他自己也未必懂，這也是晦澀之一，可是起因是以顯深文淺陋，大可不必為之辯護。

###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訂  
本刊每期實銷二萬五千份  
全函：五百萬元  
半函：二百八十萬元  
14函：一百五十萬元

底封



# 談詩歌的晦澀

戴錫齡

甲：大致地說，我很喜歡詩，讀詩比讀小說戲劇更感到興趣。但有時我灰心極了，一首詩讀來讀去讀不懂；不明白詩人既寫詩，為什麼寫得那麼深奧，教人君不下去，曾經有一兩次我決定以後不讀詩了，但我知道我還是得喜歡詩。你看我是多麼充滿矛盾的一个人！

乙：你的讀詩經驗多數人都有過，我即是其中一個。你不能因時廢食，讀不懂以後不讀，我勸你還是繼續讀下去。有些批評家，例如 Herbert Read 等人，以為感是詩越難讀。如果遇到不懂的就不讀，這能算得喜歡詩麼？也許有很多好詩，你根本失去欣賞的機會，豈不可惜！

甲：那麼，君不備有什麼辦法？

乙：哪有一看就懂的詩？我不是說越是好詩越難懂麼？語文的程度，修養的高低，口歷的多少，都能影響你的懂，這些上面值得下點工夫。

甲：假使語文、修養、閱歷等都已不壞，是否每首詩都能看懂？

乙：不一定都馬上能看懂，但君不懂的或許可以慢慢看懂幾分。能懂全部，就算你的運氣了。

甲：可見「懂」這回事並不容易。記得有些詩人十個讀者就有九個覺得不大好懂，注釋家費盡畢生的力量去考證講解，所給予後人只是滿紙空言。即是一個斷斷的詩人，偶爾也會來一兩首晦澀的詩，教人莫名其妙。你說奇怪不奇怪？

乙：豈不奇怪。主要因為一個詩人對於事物物有他的看法想法。

甲：我承認詩人有他的看法想法，而且比通常人看得更真，想得更深。但這和仙的詩的晦澀有什麼關係？

乙：我先問你：他既有他的看法想法，可見他跳出通常人的

的陳腐看法想法，那麼通常人的陳腐語言能否表達他所看到想到的呢？

甲：我想不能。

乙：問題的癥結就在此。詩人對於事物物既有獨到的看法想法，當他表達他的看法想法時，一用陳腐語言，所要表達的就變了質，打了折扣。為要忠實於自己的思想感情，不折不扣把實話說出，他不得不悽涼經營，幾經推敲，鑄成一種新鮮的語言，這種工夫本身便是創造，幾乎是極其困難的創造。但凡是詩人，必定能創造自己的語言，由於他的語言的特殊，他就成爲不好懂了。

甲：你提出語言創造問題，甚是有理。韓愈說：「惟陳言之務去，憂受乎其難哉。」他指的散文，詩自然更是如此。不過很多詩，文字相當簡單，並不特殊，本來大家懂的，但一經詩人使用，便顯得奧妙，又祇好說近於晦澀。詩人似乎隱隱約約其辭，教讀者捉摸不定。

乙：原來詩人有個習氣，不受明說，愛暗說，不愛直說，愛用隱喻打詩暗說，儘管用字淺，却有深遠的寄托，所謂言近旨遠。

甲：古人解詩一比與一的說法，就指這麼？

乙：真是。你舉出詩經比興的說法，其妙。即是後來楚辭裏的美人香草，你以為真指美人香草麼？屈原不那麼呆板，他不過借題發揮，別有所指。很少的詩人不用明喻暗喻的，這是不愛直說的明證。西洋有幾千言言長詩，只是一個 Fable，一個 Allegory，走到極端，有時流於所謂 Metaphysical Concepts，或是近代的象徵派作風。這些詩假如照字面去解釋，難免以文字辭，以辭害意。

甲：原來文字上寫一件東西，意義上指另一件，我以往太拘泥於文字的本義了，難怪晦澀不通。

乙：但一經道破，雖不能全通，晦澀的程度總該減少些。可惜詩人如自己不下注腳，往往在命意何在，很不容易道破，所以說詩的大家瞎猜，猜來猜去，添了許多冤枉的筆墨官司。

甲：詩人為什麼不明白些，免得大家瞎猜呢？

乙：他寫詩原不是爲別人看的，至少不是爲一般人看的，你們不問和他同時或是在他一千年後五百年後，瞎猜他的詩，干他底事？即是他的詩是預備給某些人看的，也不希望他們一看就明白。我得再重復上面已經說過的一句話，越是好詩越難懂。所以用假借，打

譬喻，在你以爲不清楚，其實更富於暗示，更耐人尋味，是更有力量的一種表達方式。這樣的詩，讀一遍有一遍的滋味，讀十遍有十遍的滋味，決非一覽無餘的。要知道這種的多寡往往是在好詩壞詩的分別。

甲：不明白地說則是一種修辭的技巧，請問除去修辭的理由還有別的理由麼？

乙：最要緊的還有社會理由。在諷刺詩人尤其如此。西洋中世紀詩人挖苦女人，詛咒黑暗的現實世界，常用 Allegory。中國以往詩人論列時事的，講究主文隱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固然出語婉轉，易於發人深省，一半也由於不願明言以觸犯時禁罷。

甲：你上面說的卻令我心服，令我承認，你不必再往道方面說。我臨時又想起一種難懂的晦澀例子，煩你指教。杜甫的「紅豆啄餘鴉兒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不是也成爲問題麼？

乙：我倒是聽見有人討論過這兩句。主要是文字構造的特殊的，才引起誤解。詩和散文不同，爲了韻腳，爲了音節，爲了表達簡潔，詩人有時不得不省去散文上不應該省去的字辭，倒裝邏輯上不應該倒裝的句法，割裂習慣上不應該割裂的成語。這兩句犯了上面的不應該，用散文的眼光去講，自然問題隨之而來了。

甲：經你這一解釋，這問題算不成立。你上面似乎中西詩都提到一點，這就猛然教我想起來學西文詩的現狀，也許我的西文差，我總覺得西文詩比中文詩更晦澀，更不容易領悟。

乙：限於時間，今天不能和你詳細討論這點。但不妨簡略地從廣義的詞典一層說幾句。詩人有時引用古人的成事，自覺或不覺地舉做借前人的名句，挑選能引起特殊情調或豐富聯想的字眼。這些都是有來歷的，而且因文字而異，因爲每一種文字的文學傳統不同。讀西文詩，能先熟讀西文學傳統，自然便利不少。因爲如果詩里所引用的東西，不問是一件事，一個成句，或某種字眼，它的來歷早就爲你熟悉，當你去讀它時，你定覺得似曾相識，乍驚乍喜，使自己的想像生活有了新的證驗，則你的收穫。若是臨時讀詩，臨時請人解釋或查注疏，新的收穫，則你的心靈不能和在那首詩所新獲得經驗立即通融融合起共鳴的作用。

甲：在這樣情形下，覺得它晦澀正是難以免避的。

乙：你又說得似乎頗有道理，真的種種晦澀的原由都給你說得差不多了。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兩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一一一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六千元  
(下接十九頁)



讀者投書

左鞭右打

讀者先生：自從先生在觀察三卷九期發表了一篇評潘立特的訪華報告之後，先生的立論正確和放胆敢言，雖獲得無數讀者的共鳴，但由於觸犯當局忌諱，貴刊竟遭受到莫大威脅，被迫停刊之說，從十一月初旬以至末旬，傳之不絕，香港華僑星島兩報，幾次刊載這樣的專電，令人讀後深感不安。隨後更傳說先生離港他往，貴刊已無人負責，彷彿貴刊已有不得不停刊的趨勢。但結果貴刊仍是照常出版，甚至並未脫期，我們的心裏才安慰一些。但瞻望前途，貴刊今後處境顯然將更困難；先生的處境也是一樣！

有什麼好說呢？在國共雙方武力決鬥之下，愛好自由民主，尊重理性的老百姓，真是左右不討好，備受雙方夾擊。即以貴刊而論，國民黨固然不喜，中共也覺得有點礙眼，因為他們已堅決不願回復政協路線，不惜一切代價，企圖推翻現政權。因之，他們對政府固然大肆攻擊，就是一切不同情政府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都認為是革命途上的絆腳石，謂因為自由主義者并未參加他們的鬥爭，甚且顯然妨礙到他們用武力去推現政權的企圖。他們在過去及現在，都不停地揮擊復亮先生所倡導的「中間的政治路線」，近來又高聲反對周文主編的「現代批評」。貴刊自登對的消息傳來之後，中共主辦的華商報也會登載過罵文字（其中一篇是通訊）說及這件事情。當然他們藉此攻擊國民黨之不尊重自由民主，與中共更行同，他們顯然并未有尊重貴刊之處。今日華商報更刊載上

海國新社的通訊，說貴刊已為陳立夫所利用，甚且說，先生曾到陳立夫李惟果公館裏請罪悔過，這對先生未免是一種侮辱。現在我將該段新聞抄錄如下，這新聞是登在今日該報第一版上的。

（國新社上海航訊）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週刊，曾於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第九期上刊載了儲氏所作的一篇「評潘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痛罵美帝國的援華是要變中國為美國的附庸，順便罵了南京政府。儲恐得罪得太厲害，又順便罵一下蘇聯，藉以為這樣可以混過去了。殊不知，這種罵法不是曾經當過中央日報主筆的儲度，南京當局在十月十日左右就下令封閉觀察。此時儲安平就以「失蹤」聞，但是觀察並未停刊，反出了一個「言論出版自由」的奇蹟。奇蹟的出現，是因為儲安平「失蹤」到陳立夫李惟果公館里請罪悔過，表示改變言論態度的結果。CC們所以能允儲安平悔過自新，是因為觀察已擁有三萬個讀者，是全國「第一流」的雜誌。CC們如不加以利用，不是飯桶了嗎？而儲安平亦可利用已在讀者中獲得的「公正」態度，在觀察上發表一個「私的，不健康的」言論，以圖自衛，是否如此，那就需要「觀察」的讀者留心觀察了。

依照我過去的經驗，國新社的通訊有很多是道聽途說，完全靠不住的。對於這篇通訊，我認為更是荒謬，因為祇要對先生近來所發表的言論看來，先生決不是像這段新聞中述的那種人。但中共的報紙居然將它刊出，是則他們對貴刊的態度如何，可以想見！

先生光明磊落，對於這些謠言，當不置意。但是我現在感到嚴重的，則是在目前這樣的情勢之下，那些在國共雙方夾擊之下的愛好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今後究竟向那裏走？

跟着國民黨去「亂」，大家不肯，跟着中共去「鬥爭」，大家也未願意這樣做法；眼看國家已面臨毀滅的危機，不能閉目不管，但又不能有所作為；就在這樣徘徊苦惱的當兒，却自然而然地成了國共雙方的敵人，還受到兩面的壓迫。

坦白約說，對於復亮先生所倡導的「中間政治路線」，我很欽佩；但時至今日，我的信念總不免有點動搖，中國的老百姓雖然個個都渴望和平息爭，民主統一，中間路線不難找不到黨案基礎，可是如何使散沙般的羣衆團結一起，成為可以左右大局的力量，就很困難了。在這個刀槍擄殺的年紀，手無寸鐵的人們如何團結抵抗有刀槍者的壓迫真非易事。現在中國的情形，正如董時達先生在貴刊三卷十一期上所謂：國共雙方都是崇尚武力，不要人民的，在此情形之下，你欲抗拒轉局勢，祇有不辭犧牲，以武力對抗武力，庶幾可以使得戰英雄回心轉意，否則，你如何可以令內戰停息？（除非一方打倒對手）在刀槍劍戟之下，手無寸鐵的國共以外第三方面人士顯然是力量軟弱，這種說法：雖或不很正確，但有組織然後有力量，散沙般的羣衆如何能發揮力量？人數雖多而無組織終是無用的。但問題來了，在國民黨區內，言論上反對「亂」都難存在，你如何進一步團結羣衆去反對他？至於中共區內更不必說了，簡直不許反對他，毫無言論集會自由之餘地！

跟着國共後面走既不甘願，中間路線又不易建立起來，埋頭不管國事又做不到，苦悶彷徨更是傷心而一無是處，今後的自由由者究竟往何處去呢？目前很多青年朋友都談起這些問題，大家苦悶不堪。

梁子奇 十二月十五日 香港

但據我的直覺，恐怕現在已有人對先生作集中的攻擊了。最近出版的中央週刊上有一篇「觀察「觀察」記者」，謂先生「必將為社會所揚棄」。另外有一本最近創刊的週刊，創刊號上祇有兩篇論文，第一篇是「評周炳琳等四十八人的「我們對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兼論董時達的「感想」」。第二篇是「一個觀察的讀者觀察「觀察」儲安平」，長達八千字，說先生「好脾、陰狠、投機」，「沒有一點心肝」，「沒有一點人性」。把先生罵得狗血噴頭，茲將該文剪下，奉上一閱。

王慎甫 十二月十七日 南京

我在犯法中求生

讀者先生：即使抹殺事實，也無法掩飾我在生活中所感到底痛苦和恐懼；尤其精神上所受底刺激和苦楚。這種特殊情形和不合理底現象，毀滅了我服務邊疆底理想和熱忱，現實底生活環境把我打入苦惱和悲憤底深淵，迫使我在犯法中求生。

我是騎兵團底駕駛兵，在盛世才統治權結束，新蘇聯軍隊開後，我抱着一個美麗底理想和好奇底心情，踏進這西陲底塞底國土；在古西域底天山南北間工作。自從伊犁事變，伊、阿、塔三區特殊化後，新蘇聯社會經濟顯然激起了急劇底變動，限內底一切物價像脫了韁底野馬，新政政局底動盪，更加劇它狂奔底速度。如今，即以最近內地底米糧而論，米價已升到每斗（四十斤）新幣十二萬元（合國幣六十萬元），麵粉也升到每百斤新幣十萬元（國幣五十萬元）猪肉更每斤四千、六千而漲到現在底八千（國幣四萬）了，由內地來底日用品，更昂貴得驚人，當地政府原平抑物價也因失去信心而放任了，新蘇聯是冒險家和投機份子底樂園啊！我們底待遇，過去還有津貼加給，現在却和內地一樣了，雖一再改善調整，但和物價對比，（下接十六頁）

讀者先生：貴刊查封之謠，雖已過去



發行所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八、四四八二、四四八二

訂期：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平寄：六元 掛號：九元  
航空：十元 掛號：十三元  
如郵資在內，請掛號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廣書店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十八期  
第三十六年 十二月廿七日

本期作者

-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 樊弘：北京大學教授
- 朱自清：清華大學教授
- 史超塵：
- 黃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劉建緒：福建省政府主席

#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吳世昌

今日中國政治之不能立刻納入民主軌道，並且在望得見的將來也望不見中國政治會民主起來，我想除了當前的許多現實原因，已為時賢所經常討論者外，尚包括着幾個積重難返的因素。第一，最明顯的，從中國政治的歷史看來，不論在思想上或事實上，我們毫無民主政治的憑藉。其次，如果要探索這個現象的原因，又包括許多問題。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在交通不便的時代要統治一個幅員廣大的中國，而且必須維持統一的局面，非用極專制的中央集權方式不可。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大多數的納稅人，政治費用的真正負擔者，幾乎永遠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這幾點，雖然不是今日中國不能實行民主政治全部的原因，却是主要的原因。

近來有的學者愛說中國古代也有民主思想，甚至於民主政治。如果是為了談民主是時髦，變為「當世之顯學」，所以也來談談，或者因為愛國心切，不甘示弱於洋人，那就不必深論。如果因為對於民主的涵義根本不會了解，不懂得西洋所謂民主是什麼一回事，人云亦云，強為比附，則雖有辭而辟之的必要，也還不足深責。但如果心知其非而想用「狸貓換太子」的手法，以阻礙中國的進步，隱然為不民主的政治辯護，那就其心可誅了。我曾經在別的論及中國文化問題的篇什中說過，尙書中的「厥作民主」是為民主而非尊民為主。「民」為邦「本」，「天聽視我民聽」，孟子的政治思想，以及其他類此的思想，直至最近傅作義將軍那一套辦法，都只能說是「民本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這一字之差，是可以道里計的。馮驩為孟嘗君攬自燒了老百姓的債券，他的動機和目的都不在為老百姓謀幸福，而是為孟嘗君「市義」，這個「市」字是「政治資本」的確證。我所以說：「民本」之「本」，亦即近人所謂「政治資本」之「本」，「主」動者仍為統治者，而不是被當作資本的「民」，這是明白得無須多說的。在思想和文字上既然如此，在歷史事實上中國人民更從未夢見可以作主。傑出的政治家如子產之流，因知尊重「輿論」，但不是他不能禁止，而是不願禁止。人民不因罵政府而遭殃，是運氣，不是權利。何況一個鄭喬敵不過十分之一個亂政，何況鄭喬不世出而亂政以百計？人民有時以所謂民聽來暗示一種願望，正在興起的野心家利用之以為順天應人的讖語，統治者則自古到今，一律認為謠言惑眾者應殺無赦。過去所謂野治之世，不過如周豫才先生所謂，大亂大屠殺之後，給人民以僅够活下去的生活條件而已。（手頭無書，大意如此。）在這裏我還想加一句：讓人民可以活下去的目的是培養稅源，而未必真有所愛於人民。這也可以說是民本思想的一部分。

我曾經想過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為什麼如此其困難。它的歷史的原因，似乎不在中國之不易統一，而在統一的代價太大。司馬遷在記述了歷秦帝國崩潰以後的長期內戰以後，不禁太息道：「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其實說劉邦「以德」也是天曉得，惟有這一個「難」字是司馬遷真正的諷刺，這其中不知包蘊着老百姓多少的血淚，國家多少的損失。自戰國以後，每一次的一統都要經過長期的內戰，付出無算的代價。一統以後的政府，為要防止分裂，都必須有一套中央集權的專制辦法；這一套辦法的本質又必然要逐漸腐化中央政府及其人物，弄得民不聊生，於是又有野心家起

來取而代之，或者形成分裂割據的局面。但不論是中央集權或地方割據，其殘民自肥是一樣的，——如果是被外族征服，情形當然更慘。無論怎樣，在中國政治史上絲毫找不出民主的跡象是確定的。

西洋的民主政治起源於古希臘的城市文明。造成這種民主政治的最大可能性是城市小，人民容易參政。近代史上的民主政治都是容許各個地方單位有自治的權利，有自己的法律和自選的官吏，中央政府不過主持若干有全國性的大事，不可能也不敢有專制性的統一。所以演變到現代的許多民主國家，實行民主政治最民主的國家，也都是聯邦或邦聯（Federation or Confederation）的形式。瑞士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也可說是最幸福的國家，因為她躲開了最可怕的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各州有自己的法律和州長，英國現在稱為聯合王國，即在三島範圍之內，愛爾蘭和蘇格蘭也是在半獨立狀態中，然亦無妨英國之統一。蘇俄合十六個國家而成蘇聯，十六個國家各有憲法，互派使節，但統一得比誰都堅固。即使不談民主而單就統一而論，則在中國歷史上，裂土分戶的封建制度，也比嚴封建改郡縣以嚴行中央集權的亂秦帝國祚來得長久。

每一個統一時期的中國政府都採取中央集權，固然因為權力本身是一種誘惑，但也由於在交通不便時代地方太大，不好控制的事實需要。但如果再追問為什麼中央政府老想控制全國各地，則唯一的解釋是它既用暴力取得政權，別人自然會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也用暴力來打倒它。管理衆人的事，老既然如此的威風而舒服，別人自然會有「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慨嘆。據說是樞風沐雨，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的周公，自然不容易使人想代替他。統治者如果是有才能的，他還可以用權威來奴役人民，但是兩傳三傳之後，又往往有些「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絕物」，野心家就想起來代替他，歷來的儒家最怕戰亂，沒有想到從根本上提高人民的政權，則在一方面用天道觀念來壓天子，在另一方面提倡忠君愛國思想來維持現政權，以免戰禍。這裏而當然也還牽涉到許多複雜的文化問題。中國民主思想之素無憑籍，上面的話可以說明一些原因。

世人往往把古希臘的黃金時代比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以說明彼時中國學術思想的發達，也有人歌頌秦始皇的統一中國是中國史上的光榮，到現在中小學的教科書中還在灌輸這類英雄崇拜的欽羨心理。是否想教我們的子弟也有當年項籍劉邦的抱負，我不知道。但是秦始皇的統一不是用齊桓公會盟的方式，而是用暴力來消滅六國，却替後世立下一個最壞的榜樣。楚人固然可以說：「秦滅六國，楚最無罪。」其實其餘的五國又何嘗是真有罪而被滅的？秦用法家

本來很好，但是用血寫的法律，人民也會用血來洗去。在戰國的長期戰亂之後，統一的趨勢原已無可避免，然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大統一局面是用無情的暴力造成，造成以後又用極度專制的中央集權，把以後中國統治者的胃口弄壞了。結果是消滅了戰國時代的一切優點：諸子爭鳴的思想自由，成一家的學術自由，處士橫講的言論自由，立談拜相的參政自由！僅僅保留下來戰國時代唯一的罪惡——內戰。自東漢至唐最講門第階級，「貴冑端高位，英俊沉下僚」平民只有納稅的義務，更無干政的機會。唐以後用科舉，雖有人稱道這個制度，以為平民可以經考試而為公卿，頗為民主，殊不知第一，無論出將入相，依然是天子之臣。「臣，率也」，許慎說得好，其原意是率來的俘虜。這個「率」字和「有率牛而過堂下者」的「率」字並無區別。第二、這些將相公卿們，從田舍郎登了天子堂以後，立刻從一個階級轉入另一階級，不但可以無須納稅，而且可以向平民抽稅，如果有時候他們也納稅，依然有方法轉嫁到平民身上。英國是老牌的民主國家，他們的政治民主是由納稅人爭得來的，中國的納稅人則自古至今，尚沒有發言權。越是在鄉村中受徵實、徵借、攤派、徵工，徵役等剝削最重的老百姓，越沒有發言權。在戰亂中，則運活下去的生存權也沒有。假使生物學上「用進廢退」的原則可以用在政治上，則要使中國最大多數的納稅人有干政的興趣，在短期內是不可能的。由此以觀今日所謂選舉的溫息，明眼人當可以思過半矣。

要培養人民關心「管理衆人的事」，從關心而進於參與，自然只有從地方做起，逐漸擴大區域，以至參與中央的政權。現在嚷嚷的所謂地方自治，其本意殆亦如此。但若由中央規定一切步驟辦法，是被動而不是主動，則依然是替中央辦公事，「上面交下來的，沒有法兒」，而不是替地方辦事情。中國的地方，譬如說「省」，本來就不是地域單位的名稱，而是中央的分支機構名稱。唐之「中書省」相當於行政院，而「行省」是「行中書省」的簡稱，相當於「行政院（駐某地）辦事處」。假使省是人民自動集合的單位，如美國各州，由人民先已自動設立機構，則中國的民主政治一定較易推進。因此我會設想，假使秦之統一，不滅諸侯而但為盟主，則中國史上專制集權之障礙淫毒，必不至如其甚，禍延到今日的中國，還無法推進西洋在百餘年前早已有了的民主政治。秦政大一統這一事實，以今日的標準看來，為功為罪，大有問題。

中國今日還有一個隱憂，即政府愛用中央統一的虛名，而不顧國土在實際上的削小。例如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政府總是有力則想控制，或騷擾，無力則任其自然，也聽憑鄰邦之覬覦而不問。我以為這樣下去，內蒙、新疆、西

藏都可能為外蒙之續。要避免這種危險，只有實行中華聯邦的制度，而這種制度則與中央集權的體制背道而馳，最為朝野人士所厭聞。如果在中華幅員之內，各種民族能採取平等的民主方式，結成一個聯邦，則外蒙可不至這樣不明不白的獨立，甚至將來可能加入到別的聯邦中去。局勢演變到今天，如再沒有勇

氣正視現實，而欲以虛構文共商榷，以拖延代替決策，則這個隱憂是永遠存在的。而研究問題的歸結，還是二千年來集權制度的觀念太深，不能推進民主政治有以致之。

#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樊弘

## 最後答覆梁漱溟先生和張東蓀先生的指教

在觀察三卷十四期上，我曾對於梁漱溟先生的政治主張發表了一點批評，附帶也論及了張東蓀先生的政治意見。在十六期上，張梁兩先生對我，均有一點解釋和指教。既然梁先生一再聲明，他的政治主張的全貌不久便要發表了；他在觀察上的零碎思想，還不能代表他的全部意見，請我們先莫要加以批評，那麼，我便只好等待他的全部理論主張發表後再說。張先生說，他的根本主張與我相差不遠，既然相差不遠了，我實在也不用着多講。然則，我還有什麼話要說呢？我所要說的，只是張梁兩先生和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認識，在根本上，似乎尚有不同的地方。因此，我覺得，我如把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澈底表明一下，也許還可以減少我們彼此之間的不少的誤會。

我覺得任何有益於大眾的物質幸福的政治主張，其所以不能實行，多半不是由於這種理想缺乏哲學的根據，而是由於他與特權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相違背。耶穌基督的博愛主義之所以不能實行，確是由於他與羅馬的貴族取得收益的方式——土地和奴隸相衝突，並不是由於他的主義不偉大。我們知道，耶穌一生的使命都在以救主的資格來解放被壓迫的貧民及奴隸，攻擊那個壓迫同胞只圖私利的階級；並且常常向富人發出警告，上帝一旦震怒，必定要把你們那些壓迫別人的人來處罰和治罪的。你能說他不偉大麼？偉大是够偉大了，無如他的主義與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違背，結果他便犧牲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之未能忠實實行，亦不是由於三民主義缺乏哲學根據，而是由於他的三民主義與大多數國民黨員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衝突。例如三民主義是要發展民族工業的，但政府的大員就在做洋買賣，因此他便要不顧三民主義的指示，而極力為美貨傾銷謀便利。三民主義是要實行廉潔政府的，但有許多人在作囤積居奇的勾當。三民主義要平均地權，國民黨員就有不少的大地主。三民

主義要實行民主政治，國民黨中便有不少人喜歡獨攬大權。國民黨員與普通任何一個人一樣，他在行動的時候，絕不受他所相信的三民主義支配，而受他們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支配，因此三民主義便為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所毀壞。社會主義之不能執行，當然更是因為他與資本家階級取得收益的方式相衝突的原故了。總括來說，就是任何有益於大眾的物質幸福的政治主張之所以不能實行，都是由於與特權階級的取得收益的方式相衝突，而為特權階級所反對的原故。

假令我的這種分析可以成立，那麼，我便覺得近代的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在他的開宗明義的第一頁紙上，都須對於特權階級表示態度。假如說一個人的關於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的言論，是極力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各階級聯合起來，以流血或不流血的手段，推翻壓迫的階級的，那麼，我便覺得這種主義大有實現的餘地。我所謂的被壓迫的階級是指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特權的或壓迫的階級立於對立地位的一切的階級。假如說，一個人的主張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人不去主張或擁護被壓迫的階級，或不是主張這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各階層，必須一齊聯合起來，推翻壓迫的階級的，那麼，我便敢說，他的政治主張，無論說的如何好聽，但因他不能推翻特權階級的統治地位，其結果一定是不能實現的。這一種的政治主張，因為他沒有實現的可能，我不能不說，他是空想的、虛偽的、和無效的。前一種政治主張，因為它採相反的態度，並有實現的餘地，我却不能不說它是科學的、實際的、和有效的了。舉例來說，比如孫中山先生的排滿興漢的政治理論，他是主張被壓迫的漢族聯合起來，推翻奴役漢族的滿清政府，而不讓一個滿人混入革命的大本營中，所以中山先生的排滿興漢的政治理想便成

了功。反之，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雖然比較的精深博大，但他却没有主張把那些在取得收益的方式上與三民主義立於對立地位的人，如拉用軍餉的軍閥，媚事帝國主義的新貴，便利外貨在中國市場上傾銷的實業，捧上欺下貪污中飽的政客、流氓、豪紳，一致趕出革命的大本營之外，而把他當做革命的對象。相反地，三民主義的敵人均混入了三民主義的革命大本營中，所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便未成功。

梁漱溟先生的系統的或正面的政治理論，雖然我們尚未看見，但他的系統的政治理論的面影，我們已看見了。他的面影是什麼呢？是要由少數的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製出一個救國大計，並且這個救國大計，祇可由極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可是對於這些高明深睿的哲學家的取得收益的方式則未一字提及。假如世上竟有一些哲學家，他們雖然在一方面，把哲學也學得極其精通，可是在他方面他們却也係特權階級的代言人，或極易與特權階級妥協，如像德國的黑格爾，極力擁護普魯士政府，尼采極力擁護超人，漢地利的全權主義社會哲學家史盤極力擁護納粹，和中國的康有為極力擁護滿清政府。他們在哲學上均有極大的造詣。假令現在他們均一一現身於中國，而為梁先生所賞識，叫他們來給中國製定一套救國大計，在製定之時，並只許他們極少數人討論，而不能付之多數表決，是不是就可救中國呢？假令不幸中國的救國大計，果由這一類高明深睿的哲學家來製造並強制的付之實行，其結果不過使中國迅速滅亡而已，尙何救國之有？我不是說，梁先生所指的哲學家就是這一類的哲學家。我的意思只是說，哲學家也可分為兩個絕然不同的門類，其一是專以擁護特權階級的利益為使命的哲學家，又其一是專以擁護被壓迫階級的利益

# 論不滿現狀

那一個時代事實上總有許多不滿現狀的人。現代以前，這些人怎樣對付他們的「不滿」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頭。年頭就是時代，世道由於氣數，都是機械的必然；主要的還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這個世道裏，這個年頭上，怪誰呢！命也是機械的必然。還可以說是「怨天」，是一種定命論。命定了吃苦頭，只好吃苦頭，不吃也得吃。讀書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強調那「時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嘆，好像「人心不古」才「時世日非」的。這可以說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為什麼會

為使命的哲學家。假令不把這一點分辯清楚，徒然提出一個空洞的高明深睿的哲學家的口號，我所最就心的，就是恐怕不幸中國落入在這些代表納粹思想的哲學家的魔掌下，而把中國淪為德國第二，或把中國永遠沉滯於半殖民地的階段而永不得翻身。梁漱溟先生！我真是害怕得很啊！不知先生亦曾看出這點危險否？我看太危險了！太危險了！太危險了！

梁先生在他答覆我的短文內，曾以師長的口氣，婉勸我說，「我只勸獎先生且慢一點把旁人看得那樣不中用，而以好學深思領導青年，則於大學教育為幸多矣！」我頗答謝梁先生的，即我深願努力做到以好學深思領導青年這一點。但我同時却也要向青年指出什麼思想不中用。我在世紀評論一卷二十二期上曾指出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的不中用，和在去年三月一日的天津大公報上曾指出儒家哲學的不中用，在知識與生活的第十六期上曾指出張君勱的影政主張的不中用。我覺着，我既然在中國這個角落上，負有小小的文化的使命，而且又是一個學經濟學的人，除了教課之外，假如我對一切時下的思想都一概靜默無言，而不從經濟的觀點，去發表我的無畏的批評，我覺着我便有對不起自己的地方。我相信真理愈辯而愈明，所以，我要繼續指出什麼思想不中用的批評。

張東蓀先生在他政治理論裏面，不知是否肯承認政治含有階級性，假如說他不承認這一點，我看我的批評，至少，還有一半的價值存在。假如說，他承認這一點，那麼，我的批評便將全部失掉了它的存在的意義。我以為世上也沒有什麼從天而降的真美善均具備了的政治主張，除非他所喊出的是代表被壓迫的人民的聲音。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北京大學

朱自清

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賢者不在位，統治者不好。這是一種唯心的人治論。可是賢者為什麼不在位呢？人們也只會說「天實為之！」這就又歸到定命論了。可是讀書人比老百姓強，他們可以做隱士，嘯傲山林，讓老百姓養着；固然沒有富貴榮華，卻不至於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頭。做隱士可以說是和統治者合作，也可以說是扔下不管。所謂「窮則獨善其身」，一般就是這個意思。既然「獨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別人死活和天下興亡了。於是老百姓不滿現狀而忍下去，讀書人不滿現狀而避開去，結局是維持現狀

，讓統治者穩坐江山。

但是讀書人也「達則兼善天下」。從前時代這種「達」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當然要多少多少改變那自己不滿別人也不滿的現狀。可是所謂別人，還是些讀書人；改變現狀要以增加他們的利益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於只擠個名兒。若是太多照顧到老百姓，分了讀書人的利益，讀書人會得更加不滿，起來阻撓改變現狀；他們這時候是寧可維持現狀的。宋朝王安石變法，引起了大反動，就是個顯明的例子。有些讀書人雖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輩子憧憬着有這麼一天。到了既窮且老，眼看着不會有這麼一天了，他們也要著書立說，希望後世還可以有那麼一天，行他們的道，改變改變那不滿人意的現狀。但是後世太渺茫了，自然還是自己來辦的好，那怕只改變一點兒，甚至於只改變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況且能够著書立說的究竟不太多；著書立說誠然渺茫，還是一條出路，連這個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滿向那兒發洩呢！於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這種讀書人往往不擇手段，只求達到目的。政府不用他們，他們就去依附權門，依附地方政權，依附割據政權，甚至於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極端的甚至於甘心去做漢奸，像劉豫、張邦昌那些人。這種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羣的富貴榮華，沒有原則，只求改變，甚至於只求破壞——他們好在混水裏撈魚。這種人往往少有才，挑撥離間，詭計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種權力，纔能發生作用；他們只能做俗話說的一「軍師」。統治者卻又討厭又怕這種人，他們是搗亂鬼！但是可能成爲這種人的似乎越來越多，又殺不盡，於是只好給些閒差，給些乾薪，來綏靖他們，平滯他們的口味。這叫做「養士」，爲的正是維持現狀，穩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這裏面包括韌性和惰性，雖然很大，卻也有個限度。「狗急跳牆」，何況是人！到了現狀壞到怎麼吃還是不下去的時候，人心浮動，也就是情緒高漲，老百姓本能的不服一切的起來了，他們要打破現狀。他們不知道怎樣改變現狀，可是一股子勁先打破了它再說，想着打破了總有希望些。這種局勢，規模小的叫「民變」，大的就是「造反」。農民是主力，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領導人。在我們的歷史上，這種民變或造反並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給暫時的壓下去了，統治階級的史官往往只輕描淡寫的帶幾句，甚至於削去不書，所以看來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漢明兩代都是農民打出來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實是不可輕視的。不過漢明兩代雖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的來的，結局卻依然是一家一姓穩坐江山；而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農民的面目，倒去跟讀書人一鼻孔出氣。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現狀，可又復原了現狀，改變是很少的。至於權臣用篡弒，軍閥奪武力，奪了政權，換了朝代，那改變大概是更少了罷。

過去的時代以私人爲中心，自己爲中心，讀書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來的天下還是歸於一家一姓，落到讀書人的老套裏。從前雖然也

常說「衆暴易舉」，「衆怒難犯」，也常說「愛衆」，「得衆」，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慶，萬衆頌之」的，「天與人歸」的政治局勢，那「衆」其實是「一盤散沙」而已。現在這時代可改變了。不論叫「羣衆」，「公衆」，「民衆」，「大眾」，這個「衆」的確已經表現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從前固然也潛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現在卻強大起來，漸漸足以和統治階級對抗了，而且還要一天比一天強大。大家在內憂外患裏增加了知識和經驗，知道了一團結就是力量，他們漸漸在拋棄那機械的定命論，也漸漸在拋棄那唯心的人治論。一方面讀書人也漸漸和統治階級拆夥，變質爲知識階級。他們已經不能夠找到一個角落去不理亂的隱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已沒有地方去做「軍師」。他們又不甘心做那被人「養着」的「士」，而知識分子又已經太多，事實上也无法「養」着這麼大量的「士」。他們只有憑自己的技能和工作來「養」着自己。早些年他們還可以暫時躲在所謂象牙塔裏。到了現在這年頭，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而且這塔已經開始在拆卸了。於是乎他們恐怕只有走出來，走到人羣裏，大家一同苦悶在這活不下去的現狀之中。如果這不滿人意的現狀老不改變，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聯合起來動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後改變成什麼樣子？這真是個空前的危疑驚撼的局勢，我們得提高驚覺來應付的。

(上接十二頁) 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息外，皆內深。請常與弘有隙。無近道雖與善，後竟較其過。殺主父，從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士」是一個，不講原則，揣摩上意，不守信用，出賣朋友，沽名釣譽，陰結私黨，維持高位的型式，一直到现在還是我們常見的官位面目。

從公孫弘所開創的官僚階級上，孔子所維持的傳統，已不復成爲王天下的規範而成了欺功頌德支持皇統的飾詞了。韓愈雖則自以爲是開八代之衰，直承道統的人物，而他的道統却完全變質了。在他的「諱臣論」中簡直把諱諫的意義訓作了爲皇帝獲取美譽的手段了。他說：

夫陽子本以布衣際于隆周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諱爲名，誠正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世知朝廷有直官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帶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幾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至吾君子變弊，點鴻臚於無罪也。

韓愈已不再問皇權是否合於道，這已不是他的問題。皇統既然即是道統，帝皇就有責任起用這些士人，士人也有責任自負於朝廷。兩者也應合而爲一。他的理由是這樣：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吊，故出疆必載贖，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不可則去之，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孰狀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愛天下者之所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

他甚至責備四十餘日不覆他自寫信的宰相說：

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務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然而已也。從韓愈承的道統起，中國之士，已經不再論是非，祇供皇統來說話了。所謂師範也成了鄉間誦讀聖賢的人物了。

三六年十二月十日於滄華勝出院

# 「柴那門」的機會

## ——美國人眼中的華僑

史超禮

美國有一種約略相當于我國「七俠五義」之類的小說，專門描寫早期美國開闢西部荒野時代，牧牛漢子(Cowboy)勤強扶弱的事。(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二人都是讀過這類小說，據說他們一晚上可讀兩三本。)書中常描寫到英雄，匪棍無法逃出英雄們的掌握時，只簡單的說一句：

「啊，那些匪棍們只有「柴那門」(註一)的機會。」

(Chinaman's Chance) 那等於說：

「啊，那些匪棍們絕沒有機會。」

一九四六年紐約的中國人開會流傳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中國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代表，住在華道夫大飯店(註二)。一天在房間附近遇到另一位貴夫人的「客」，拿了一件衣服要他去洗。這位代表解釋說，他不是洗衣的。這位貴夫人大大為驚訝道：

「你這箇中國人竟不是個洗衣的？」(You, the Chinese, are not a Laundryman!)

一位在工廠實習的朋友，曾告訴過我另外一個故事：一次他去一位相識年餘的美國朋友家吃飯。飽餐之餘，那位先生(一位很有經驗的工程師)，很誠懇地問道：

「若是不見外的話，我想有事請你幫忙？」

「當然沒有問題。」那位朋友慨然應允。

「我想請你把燒「雜碎」(Chop Suey, 中國菜的通稱)的方法，教給內人，使得我們有機會在家裏也可嘗到你們中國菜的美味。」

這是一般美國人眼中華僑簡單的寫照。不管你喜欢不喜歡，你却得承認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一般美國人的心目中，華僑(中國人)似乎只有兩種：一種是開闢開門面洗衣店，掛着「手工洗衣」(Hand Laundry)招牌的洗衣工人。另一種是開飯館，用年紅纒拼成一條碎一廣告來招徠顧客的廚師。

華僑在美國社會中所能得到的，除了洗衣和開飯館外，只有「柴那門」的機會。

當然事實上也有例外。有的幸運的，或能力超乎常人

以上的，可能打入醫生、科學家、藝術家、工程師、或其他的專門性職業的領域。像美國電影界幾位華僑演員，一位著名的電影攝影師 Howe Wong，一位出色的卡通畫家 Paul Peng，和一位名震兩岸的女外科醫生 Dr. Margaret J. Chung。然而絕大多數的華僑洗衣和開飯店過活。除了這兩項「標準化」的職業外，還有一小部份在郊開小農場，種特殊的中國菜蔬供應雜碎餐館。另外一小部份開乾貨店或玩具店，出售中國特有的小玩意，靠美國人的好奇心賺錢。

因為華僑在一般美國人的眼中已經典型化了，使得他們相信華僑對別的職業沒有野心，沒有興趣，只死守在洗衣和開雜碎館兩個範圍內。有的美國人甚至歸咎于華僑的宗教(？)。一位名叫勃魯爾的神父(The Reverend Dr. David James Barrell)曾說過：

「這「柴那門」的宗教(孔夫子教，Confucianism 多半美國人認為孔子的學說是一種宗教。)使得他們變成今天這樣一種洗衣匠和苦力的種族；愚昧，鈍拙，忽視上帝，像生活在洞穴裏，終年不見陽光的光棍風。」好像太平洋彼岸四萬萬中國人全部是洗衣匠和苦力似的。

難道華僑真的對別的職業沒有興趣和野心麼？當然不是。華僑之所以有今天，因為除了飯館和洗衣店兩條路外，只有「柴那門」的機會。別的職業很難插入。有的行業根本不歡迎華僑，有的職工曾不准華僑參加。走來走去最後還是走上這條老路。例如一位在紐約黑人區(Harlem)開洗衣店的華僑陳明，在美國生長，中國本土的情形很少知道。受的是微爾遜尼的美國教育，除得了一家有名大學——當然是美國大學。——的學士學位外，還在匹茲堡(Pittsburgh, 美國鋼鐵業中心)念了兩年研究院。然而因為要找一個如他所學的本行的事，到處碰壁，最後還是開了一家洗衣舖了事。另外一位土生華僑幼年曾給家裏送回國內受教育，長大回到美國進大學，連得到兩個學位。所遭遇到命運，同樣是是非非所用的故事。所不同的，

這次這位華僑學士沒開洗衣舖，而是做了他父親雜貨店裏的伙計。

在戰時，因美國一方面人力缺乏，同時中國畢竟是盟國，這種種族成見和經濟上的歧視要好一點。學工程的華僑多半能找到工程師的職位。工役寫的熟練和半熟練技工的位置也容許華僑參加。停戰之後，一切又恢復到「常態」。紐約附近一家工廠，一停戰就把實驗室裏面一位惟一的中國工程師(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裁掉。華僑技工也由幾十人裁到只剩一兩人。一廠如此。餘可概見。

華僑在目前雖然在美國人的眼中只剩下兩大類。然而百年前，華僑初移民到美國時却不如如此。那時的華僑，要地是礦夫，鐵路苦力。和莊稼秋收時的短工。開飯館和洗衣舖的很少。一八四八年美國西部的探金熱潮(Golden Rush)卓別靈電影「淘金記」可給你一個大概的印象。)是華僑移民美國的開端。一八四八年之前，全美國的華僑不過五十人。一八五〇年之後却增加到 25,000 人。僅一八五一年內就約有 10,000 名華僑到達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其後全城的熱浪逐漸消沉，鐵路業一天天發達。鐵路業極需廉價勞工。於是華僑又轉而為鐵路苦力。這需要一直延續。大批華僑便由香港、廣州、汕頭、廈門、上海一帶當「豬仔」給運來美國。當時時時每頭「豬仔」約值 400 到 1,000 元美金。換句話說，花上 400 到 1,000 元就可買一個終生工作的奴隸。這和由非洲向美國運售黑奴的情形正相彷彿。跟着鐵路的发展，華僑人口逐年增加。到一八六八年時總數竟達 20,000 人之多。

(華僑現在的人數，據美國戶口統計是 77,000 人。實際不止此數)。這 20,000 人口差不多全部集中在沿太平洋海岸幾州。其中尤以加州為多，約 75,000 左右，佔全州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九。當時這些華僑苦力們的苦力幾全部用在修建鐵路上一八六九年「離現在整整七十八年」第一條橫貫全美，溝通兩洋的鐵路在猶塔州(Utah)境內最後一合龍時，西半段「由中央太平洋」(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鐵路幾百分之九十是華工穿山越嶺，經過不

毛的沙漠築成的。太平洋「聯合太平洋」鐵路綫 (Union Pacific Railroad) 則係以愛爾蘭人爲主的勞工築成的)。有一個傳說說：「中央太平洋」鐵路綫的每塊枕木下有一付華僑苦力的骨骸。至今，在加利福尼亞州鐵路沿綫一些曠野則上還可找到當年華僑苦力一鋤開闢出來的痕跡。

除了在鐵路上做工以外，那時華僑還在白人放蕩了的礦上做工，或在莊稼上做臨時性的短工。所有這些都是極下級，最沒有油水可沾，最費力低價的工作。簡言之，美國初期開發西部荒野時代所最依賴的廉價勞力 (Cheap Labor) 差不多全部是華僑供給的。

雖然這樣，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等鐵路幹綫築成，礦也開的差不多，勞力的需要漸減他時，局面便改變了。在起先，白人雖然討厭和輕視華僑，但因修鐵路，開礦山等事業都還很發達，工作的機會還很多，彼此間大致還能相安無事。之後，工作的機會減少，白人認爲華僑搶了他們的飯碗，便開始發動了排擠華僑運動。他們大嚷華僑都是些「豬仔」，生活標準太低，和他們在勞力市場上競爭不公平。實際上據一位著名作家說(白人)，這些華僑苦力們從來就沒有和白人「競爭」過。華僑所做的差不多全是白人願做的最下等工作，所開的礦全是白人認爲無利可圖放棄了的礦。然而排擠仍於是排擠。加尼福利亞洲的立法上一條又一條地通過排擠和歧視華僑的法律。(華僑當時無選舉權，在政治上毫無地位)。職業公會，和公司廠家紛紛訂下各種苛待華僑的條例。後來認爲這個還不满意，接着便採取直接行動。直接行動最要地包括「燒」和「殺」。舊金山街上白人聚毆華僑，強剪辮子(當時華僑還穿著清朝的服飾，男子留辮)。是常事。稍嚴重的便遭到燒房子搶財產的災難，甚至丟掉性命。後來演變愈烈。一八八五年懷俄明州(Wyoming)的一個名叫岩泉(Rock Springs)的礦工小村上，一次暴動就屠殺了廿八個華僑，傷了十五，造成美國空前一次大規模的慘案。就數目上說，廿八人不算多，和白人殺傷紅印第安土人(Indian)的數目相比差的太遠，然而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間是「戰爭」彼此有武器(雖然是否對槍炮)彼此有死傷。白人殺華僑是屠殺，華僑根本無武器，無抵抗。

地方性的立法(州立法)或直接行動只能限制或對付已經來到美國的華僑，還不能阻止源源不絕將要由中國移殖過來的華僑。所以沿太平洋岸幾州的政客和國會議員持

命鼓勵全國反華潮，終於在一八八二年使美國國會通過了「禁止華人移民律」(Chinese Exclusion Act.) 從根本上斷絕了華僑的來源。自從一八八二年以後，除了學生，外交官員，官吏，等消費者可暫准入美外，美國政府不准一個中國移民進口。中國的移民也無法取得美國籍。(除了在美國生的自然成爲美國人)和歐洲來的移民相比，其待遇簡直是天淵之別。這情形一直延長了六十年，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有好轉的現象。因爲戰時盟國。以及羅斯福總統的努力，美國國會於一九四三年修改了移民法，取消了「一八八二年」的禁止華人移民律。准許中國每年可有105名移民，和歐洲(白人)移民同等待遇，在規定的時間內，可成爲美國公民。就數量說，105名的數額，實嫌太少，而且已經在美的華僑，多半是第二代第三代，照美國法律已經是美國公民，新律對他們就這點說並沒有多大用。然比六十年前的那條老法律提高進步的多。

當白人發動排擠華僑運動時，華僑爲了避免犧牲，避免和白人「競爭」，便逐漸地由鐵路、礦山、農莊退了出來，退到自己那個小角落裏去，幹些白人不會做，(如中國的「雜碎」或不願做(如手工洗衣)的事情。這便是今日「中國城」(China Town 華僑自稱「唐人街」或「華埠」)國內來的人多稱之爲「中國城」)。「雜碎餐館」「和洗衣館」三位一體的來源。

難道華僑真如美國人所想的，天生便是洗衣做菜的能手，不會做別的事麼？看看那些鐵路、礦山、農莊，便知答案是否定的。華僑不是不願做別的事，也不是不會做別的事，只是沒有辦法，爲勢所迫，才走上今天這條路。因爲他們所有的只是「柴那門」的機會。

其實開館和洗衣舖在美國也不是什麼太卑賤的職業。白人幹這行當有的。問題在：中國人幹就覺得似乎到處有點受屈似的。

在美國，華僑最感到困難的是一「住」。因爲種族成見，和生活習慣的關係，華僑多半不願，也很難和白人混住在一起。(除非在小城市華僑太少)，較大的城市，華僑較多自然就形成一個特區——「中國城」。而到「中國城」的房屋都是擁擠狹小不堪。照我們國內住宅標準看，已經比上海南市的貧民窟好得多，然就美國一般的標準都差得遠。華僑是在美國生活，當然得依美國的標準。例如最大也是最著的舊金山「中國城」，據美國市政當局說便是一全美最擠的區域之一。此次世界大戰前，舊金山「中國城」二十個街巷見方之內住了15,000名人口。其中

五分之三的華僑家庭只有「單間」或「雙間」的屋子可住，而四分之一的屋子又不合標準。後經改善，才變得好好得多。舊金山如此，其他各地的「中國城」也不見高明，尤以紐約的「中國城」爲劣，街道之狹，人口之密，恐怕要算首屈一指。

「中國城」的房子不但擁擠，而且設備簡陋，因此衛生的環境差，疾病率高。舊金山「中國城」的肺病率，據該城市政府衛生局統計，爲金城的三倍。多數的屋子沒有浴室和暖氣設備，這在美國城市裏是相當稀有的現象。紐約的「中國城」有專設的澡堂，名曰「神涼房」附設在理髮店裏，這種特別的「澡堂」設備在美國城市，其他區域裏很難找到。

這種現象，當然使華僑想起來向外發展。可是兜頭就碰上兩大問題。第一是經濟的。向外搬，脫離了「中國城」的經濟體系，不易找到生活的立腳點，若在「中國城」自身謀取長經費又特別困難，同時地產房屋又多半不是華僑自己的。第二是社會的。離開「中國城」找個房子住雖然不見得不可，然而費點手脚是必然的事。因爲有些地方根本不願或不許中國人去住。

此類情形，美國西部沿太平洋岸幾州尤其來得顯著，這也許是由於歷史的傳統關係。例如戰時一位華僑航空工程師帶了家眷在加州南部聖地牙哥城(San Diego)住宅區買了座房子，正要搬入，却遭鄰居白人們的羣起反對，說他們那兒那裏瀟灑幽靜的地方不願讓一個中國人(其實那位華僑也是美國公民)插入。因爭執而鬧到法庭，結果還是那位中國人敗訴。因加州有法律禁止賣房產給華人。(有的州不如此)

在美國，一個中國人無論是剛自中國來的或是土生的華僑，找房子時多會遇到額外的困難，這情形在學校區域比較好一點。在報上看到廣告打電話約看房子最好先說明你是中國人，假若對方願意你看，才去。免得臨時發生變化討沒趣。有的人不願租屋給中國人，會客氣地婉言拒絕，有的不客氣的則老實告訴你他願租給中國人。美國人一向就稱「愛」「自由」，他有不願租房子給你的「自由」，你也沒法。

因爲種族的和經濟的原因，華僑在美國的社會地位一般都最低。就地區講，西部沿太平洋岸幾州對華僑最苛，東部沿大西洋州和英倫區(New England)稍好，最好的要算中西部(Mid West)一帶。屋子難找，只是一種現象。更困難的是社交和婚姻問題。華僑中女性特少

，男與女平常約為四對一之比。鬪爭子荒當然不在話下。華僑討妻子不外：一、討華僑女子，這點因數目太少，相當困難，二、向國內設法討中國妻子，可是一九二四年美國國會通過實施的移民律禁止華僑妻子進口（註三）三、討國內來美留學的中國女子。這點因國內來美的女子多半社會地位較高，不易高攀得上，也很困難。這幾條路走不通，只有討白種女子，這點更困難。首先白種女子很少，心願嫁華僑，除非你特殊有地位或有錢。有的嫁給中國人的也多半來自較貧寒的家庭，不是純粹為了思想和學術的共鳴或是真正的愛情，而是另有別的原因。因此這種婚姻的持久性頗有問題。一九三六年左右，故林森主席與韓子一和一位五分商店店員結婚後又離婚的故事便是一例。這種情形由「幸福」雜誌（Fortune Magazine）所舉辦的一次測驗看得更清楚。那次測驗的結果，指出美國人在選擇室友或配偶時，最不受歡迎的除黑人和猶太人而外就是

# 論師儒

##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四

我在「論紳士」一文（觀察三卷二期）中曾說：「這種仍被稱為士大夫的人物，自從封建解體之後，一直沒有經過政權。」我所謂政權並不指做官，而是國家的主權。在封建時代，主權屬於貴族；在陸即國家的皇權時代，主權屬於皇帝。中國歷史上不但沒有過士大夫階層共同擁有主權的時期，甚至到說，以士大夫個人身份占有皇權的事例也是罕見的。這被視為逆行的行為，不但受士大夫階層的支持，而且是認為不應有的。士大夫階層從沒有過以奪取政權為目的運動。在政治史上，他們是消極的，不是一個爭鬥的力點。這個階層在經濟結構中是中國農業社會真的特權階層（關於這一點留在以後續論），在地方社區生活中是社會威權（見論知識階級），可是在政治上他們却並不和皇帝爭取政權，在中國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有如英國大憲章一類的事情，怎麼會這樣的呢？儒家思想裏的這道統觀念，在我看來是形成這事實的一個因素。維持這道統的是師儒。本文就想分析師儒這種人物和皇權的關係。師儒這種人物的創始者，也是模型，是孔子。所以我們不妨從孔子說起。

中國人。再，有的如太平洋沿岸廣州根本就有法律禁止黃種人和白種人通婚。雖白種女子真心願嫁也不行。如上所述，娶白種女子既多困難，自己黃種女子又太少，於是有的華僑（多半是中年或近老年的洗衣作老頭）便娶黑人女子為妻。這一方面解決了家室問題，同時在經濟上又有不少幫助，因黑人多半可以在洗衣工作上幫忙。這種情形並不多。然而已引起其他華僑普遍的責備。他們的爭點是：這樣一來把中國人的地位降得更低，降到和黑人一樣。一些由國內來的「高級」華人更引以為恥，提到便搖頭太息。在他們的看法是：這樣多開洗衣舖和飯館的華僑已經夠「丟」中國人的臉了，再加上娶黑人為妻，變得和黑人一樣，真要陷到萬劫不復的地位了。

然而在一股美國人看來，所有的華人都是一樣。無論來自中國的貧賤或土生土長的老華僑，他們都一律同等看待。在他們眼中。華人是華人。而華人不是白人。

### 一個過渡人物的象徵

孔子在血統上是一個謎。這個謎並不是偶然的，正象徵了士大夫社會地位的謎。從社會史演變中的重心說，從部落的文化英雄轉到神農，燧祖，傳到部落的政治領袖五帝，再傳到封建的帝國——這個系統：堯，舜，禹，湯，文武，那是在朝的，而且是皇帝。到周公，發生了這一點變化，就是在封建宗法上並沒有做皇帝資格的王叔却執了政權。這固然並不是說從周公確立了貴族主權的政治，但是在系統的轉捩上却發生了新的意義，重心開始離開了皇帝，轉入其他人物手上。孔子的潛意識裏念念不忘的是這象徵著歷史中心轉移的周公。可是周公既表示了皇統和道統的分離，所分離的也極微妙，祇是個開始，到孔子才把這趨勢實現。在這轉移中，富於象徵作用的「萬世師表」應當是怎樣一種人物呢？孔子出生之謎：在這裏有了意義。

（註一）「柴那門」是Chinaman的音譯。Chinaman和Chinese不同。後者可譯為中國人。雖然有時候有些美國人用意味深長的調子說這個字。然而Chinaman則簡單地告訴你：中國人不是單純的中國人，而是些比白種人天生差一等的神秘的怪物。

（註二）華道夫大飯店（Hotel Waldorf-Astoria）是紐約最華貴的旅館。各國達官要人，王公貴戚來紐約多半下榻於此。最便宜的房間二十美金一天。孔祥熙氏全家是華道夫的老顧客。

（註三）華籍兵本來也受此律限制，不許他們把在中國戰區作戰時討的華籍妻子帶到美國。（雖然白人美兵可以。甚至可討德國和日本女子為妻，帶來美國）。後經華籍兵退伍軍人奮力爭，始獲特許。

孔子是無法從血統的身份上得到這「統治」的，於是傳說發生了，這傳說得為孔王找一個離開封建系統的來源。史記上對於孔子的身世就露出可疑之處。先就是「野合」，再說他母親不把父親的墓地告訴他。後來他母親死了，別人向他說了，才合葬。孔子的出身據說當時也很有人懷疑：「季氏娶士，孔子與往。」——這是說孔子自認是貴族之後，可是，「陽虎細曰，季氏娶士，非敢棄子也。」——這是說不承認他。

如果要孔子接周公傳道統，一方面要表示他血統裏有貴族的素質，可是又要他把道統和皇統分離，另一方面得表示他另有來源：史記上就是一「歸於尼丘得孔子」——這是神授；外皮稱顯大人跡，更把這神授的意義提得清楚一些。

孔子自知是一個轉變中的人物，一個對屬和非對屬之間的接頭。下面一段話形容得頗肖：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衆彘若毀家之

費孝通



狗。」「子貢以質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這是一幅人首狗身的圖畫。帝皇，貴族，大臣，平民的雜揉物——一個過渡人物的象徵。

###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衛道者

皇統和道統的分別是儒家政治理論的基礎，也是中國傳統政治結構中的一個重要事實。和西洋中古時代的政治和宗教的分權有相似之處，但也不完全相同。在理論上，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他是指權力的雙重系統。有一次祭司長和文士並長老責問耶穌，「你仗着甚麼權柄作這些事？」耶穌問他們：「約翰的洗禮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人間來的？」這些人不肯回答。耶穌說：「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着甚麼權柄作這些事。」——這裏說明了在耶穌的眼睛裏作事的權柄有兩：一種是從天上來的，一種從人間來的。兩者可以並行。但是歐洲中古的歷史裏人間的權力却降服在天上的權力之下。降服在宗教之下的皇權。政教分離的結果是民權的抬頭。在西洋政治意識中，權力不從天上來就得從人間來，人間即是民間；在他們似乎不易有「天縱神明」的自足的皇權。

在中國，孔子也承認權力的雙重系統，但是在看他來，這兩個系統並不在一個層次裏，並不是對立的，也不必從屬的，而是並行的，相輔的，但不相代替的。該撒的一個系統，就是皇統，是相同的，而另一系統在西洋是宗教，或是教統；在中國却不是宗教，是道統。有人把儒家看成宗教，或是神教，因為他自成一個系統，不過這系統和教統有性質上的區別，區別也不祇是理論裏有沒有個神，而且在和人類行為的關係上。耶穌的確用一種「權柄」，作一些「事」，因之在大家要做事的領域裏，上帝和該撒最後還是會衝突的。衝突的結果是有一個克服另一個。在我們，道統是一個「理」，一個應當這樣做的規範，一個依着這樣做就能王天下的路子，並不是一「事」，因為按不按理做和有沒有理是分不開的。事歸皇統，而理則歸道統。這一點孔子說得很清楚：

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這裏說明事實上在「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的亂世，道還是可以「既已大脩」的，那是說事與道是兩回事，道是可以離事而行的。道術之後，用道於事，並不是「不在其位」的人的責任，而是「有國者」的責任。「有國者」可以用道，也可以不用道；「不在其位」的維持道統者可以直接行於事。所以「推而行之」祇在取得有國者的「用」的一層裏，而並不進入「仗着權柄，作這些事」的一層裏。皇統和道統，一是主動，一是被動；所以站在被動的地位才會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是有權的，行藏是無權的。

在持執規矩的人看去，實際的政治有些和有時是合於規矩的，有些和有時是不合於規矩的，於是分出一「邦有道一和「邦無道」。幾時是有道的例子，桀紂是無道的例子。皇權可以失道，當失道之時，衛道的人並沒有意思去改正它，祇要勤於自脩，使這規矩不湮滅。依孔子的看法，則白規矩的人可以在被用的時候把道拿出來，不被用的時候好好的把道藏好。師儒就是和道道統不相離的人物。皇權和道接近時，師儒出而仕，皇權和道分離時，師儒退而守。所以他一再說：

「萬倍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恥也。」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 道統消極的等待機會

關鍵是在皇統和道統怎樣接得。師儒的理想是王道，王道可以說就是皇統加強。怎麼去實現這理想呢？這裏理着孔子的矛盾。他是封建的後裔，他注意社會秩序，一個定於一尊，按着禮治的秩序，靜態的理想使他厭惡傳統使他想不到皇統可以脫離血統；靜態的理想使他厭惡改變社會結構的革命，這是道過渡人物的上半身。因之他對於皇統是看成既成和不變的因素。可是同時他又以道統自負，死守那個王天下的理，也是不能變的。關於這一層子貢會勸過孔子，而孔子很固執。

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

。夫子盡少改焉？」孔子曰：「賜，真能乾而不可糖；真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脩其道，而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

這樣說來，這兩個不變的因素怎能碰頭呢？於是聖德機會了。一方面要有耐性的等待，一方面要不辭勞苦的遊說。他等待的心情在和子貢的談話中說得很露骨：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

孔子的周游列國，據史記，他曾「七十餘君」。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他那種不肯錯失機會的心情在下列一段史記的記載中更可見到的。

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費周文武起豐碑而王，今費雖小猶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當孔子得到了有人用他的時候，他是想做事的：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樂其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至不懼，福至不喜。」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正少尹，與國政三四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客至乎魯者不有司。但是依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在別人眼中如是：「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煥遠矣，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食，不可以爲國。」所以儘管有耐性，儘管到處碰壁，與國政事的機會還是不多。即使碰着了，如果不把皇統服服，還是沒有把握使王道能繼續下去的。孔子自己還是「優哉游哉，難以卒歲」的離開了魯國。他感慨得想「乘桴浮於海」。但是如果他真的「三年有成」，怎樣的；他在費鳴犢，齊寧之死者到了所謂學而仕的師儒人物的結局了：

「孔子」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從而道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鯀鳴犢，舜葬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盾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割胎殺天，則麟觸不至郊。鳩濁瀆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讒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丘乎？」

可是這教訓地不能以聖孔子對政權的消極態度，因為他和以後的士大夫一般認為「道理」可以存在於「實際」，不必一定要出於「實際」。讓我再引一段史記來點出這種儒家的「本末」看法：

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

我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

春秋是一部政治典範，但存在於實際，不必存在於實際的。所謂道統和皇統也就平行着。孔子的教訓是「素王」。這個沒有他的「王」是中國政治概念中的特色。這也是我所謂士大夫沒有握過政權的意思。素王的後裔是師儒。

### 奉天以約制皇權企圖的流產

道統如果永遠不能控制皇統，儘管在道統的立場罵道統失道的有國者不知恥，皇統自己並不覺得如此。那無道時，師儒們固然不妨把道卷而懷之，可是其知若生乎？師儒們儘可以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但是同樣可能的：「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這是說師儒們並不是月亮上的人物；世界上好，下一切凡；世界不好，拂然上天。皇權的統治是「華土之覆，莫非國土。」道統可以自來不辱的合則留，不合則去。皇統却「有若權柄做這些事」，他可以燒書坑儒，可以與文字獄，可以干涉道統。孔子的矛盾並沒有解決。祇要是在一個世界上，道統和皇統在實際上無法各行其是的是道統，師儒們怎麼辦呢？積極的出路是走上西洋的方向，制約皇權，把皇統壓在道統之下。但道和封建聖所套成的傳統不合。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並沒有採取過。所採取的却是另一套。

孔子呼天，這個天是空洞的，即使有知也是不干涉人事的。可是在到了道統被壓迫得沒有翻身的時候，這個天却被請出來干涉人事了。孔子的道統是沒有權柄的，不作什麼事的，作事的祇有皇統。但到了董仲舒手裏，道統却直接通了一個干涉人事的天了。孔子的春秋和董仲舒的春

秋因之也有了這基本的差別。董仲舒說虎是權說：

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傷敗，而天適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迫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之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在董仲舒的公式裏上天是皇，中是皇，次是儒，末是民。他抬出天來壓到皇權，使皇權得有所畏。誰知道天意呢？那是師儒。他特別主從師道，師道必須歸於一統，然後才能代表天意。這一點和從民意去看天意的民主萌芽是不同的，雖則大家都保留着聽不聽天意的權柄給皇權。依着董仲舒所代表的天人之際的符兆主義，師儒不過是幫着皇權去壓天。天要降刑罰時，並不用民，而用自然的災異，先是警告，然後是打擊。在這套理論中，雖則對皇權增加了一項壓力，但是利用這壓力的並非師儒，更非人民。如果董仲舒再走一步，也許可以到宗教的路子上去，就是由師儒來當天的代表，成為牧師，或主教。師儒再加組織，形成一個教會，獲得照歸於上帝節制之於教會的權柄，發展下去，可以成為西方的政教關係。但是這並沒有發生在中國歷史上。董仲舒的災異說發展到不利於皇權時，先就受到壓迫。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先是遼東高句麗高句麗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高未上。主父僕侯仲舒私見，竊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惡。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欲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重大的刺激，因為這套理論把皇權的絕對性給打擊了。如果天厭之，時，皇權就得改統。於是漢之後，每一次皇權的動搖，農民的暴動都借得借得端來取信於民。這也表示了這種理論被民間所接受的情形。災異論成了改統的根據，但沒有改變皇權的性質。

### 道統被出賣

和董仲舒同時的，徒董仲舒到西去的陸謀家，公孫弘，也是學春秋的儒者。但是他却另開出一條納師儒入官僚的道路。在當時正統的儒林看來是出賣了孔子衛道的傳統，不肯選就皇權的九十九老人鞏固生，罷歸的時候，公孫弘「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師儒有着維持道統的責任，不能投機。但是以曾做過獄吏，又收過家的辛伍身分致顯朝廷，封為列侯，做到宰相的公孫弘却並不這樣看。他看到的是出賣道統，依附皇統的投機利益。其實這早就註定的命運：孔子的矛盾，祇有兩個可能的解決，一是道統制服皇統，一是皇統制服道統。鞏固生，董仲舒不肯甘服，被放逐了；公孫弘甘服了，做到宰相。

公孫弘所主張的是由皇權來利用師儒去統治人民。他說：夫虎豹狗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毀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齊年而變。公孫弘的「做官」「事上」也開了官僚的風氣。漢書裏描寫得很逼真：

每朝會議，閉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終師以儒術。上說之。弘奉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辭，常與主爵都尉游請問。請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以順旨歸。汲黯與公卿約。至上前皆背其約，所言皆謬。汲黯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信，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弘自見為舉首也，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下接七頁）



# 乾坤一擲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政府當局在今天，實在遭遇到空前無比的嚴重形勢。在黨政各方面負責的人，都否認當前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各種危機。儘管行政院院長依然維持他一貫的戰術性底政治姿態，緊着官話當真話說；可是在南京政治圈子裏混的人，接觸到當局最近一些緊急措施，和日擊各機關的風氣形態，誰都會意味道是抗戰以來最難過的一年。

當局辦公的表現，可以煩燥與苦悶四字盡之。上面的手令皇皇急急如星火，奉行的大官們爭辯、推諉、互相歸過，以命令變更更法律，連面于都顧不住。關於亂的政治經濟的辦法，天天研討，各是其是，你來一套，我來一套，都經過批准而試行。舉例言之，傳作義以在級幹的特殊地位，與他的一點幹的精神，僅僅收效一時，便立刻變為政治上的紅人；連陳辭修都為之遜色。

傅在總利用軍權，統一黨政民的一套辦法，被一位黨工人員給鬧揚出來，於是訂立辦法，通令做行。其實傅的成功，根本不是由於辦法的本身，而是由於人事的條件。又如棉紗代紡的辦法，原是戰時花紗布局已失敗的辦法，並且為若那些辦法不合理，望息了中小工廠喂肥了官僚資本的國家，和經手機關，才鬧到主管人撤職，花紗布局撤銷。這在棉紗缺少的地區，已經行不通，現在擊到上海來，如何搞得更好？并且根本違反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憲法上面企業自由的精神。但是終於拿出來了，誰又肯來翻舊案呢？再

次如這次選舉法規，關於候選人，本是規定以公民簽署提名為主，政黨提名為輔。由於國民黨內的一番「競選」運動，使得民青兩黨眼紅，硬要「保障當選」；主持黨務的人們，即藉之為打擊異己的工具，所謂「地雷」者，本是臨時裁的，如果那一處國民黨候選人非有關係者，可能的便拿出一地雷來，黨員如何心服？這些不服氣的黨員，好抱着選舉法規，進行簽署，黨中央這時繞着急了！黨次和選舉總所商量，辦事的人，當然不敢違法，這才逼出國務會議變更提名方式的決議案來。緊接着又是令實施的郵電加價，這些：都可以看出政治上是如何的焦燥來了！反之，不在權位，或事權並未全歸的人們，目擊着兩黨對峙，「武治」傾軋矛盾的現象，便只有苦悶的一途！以自身黨局的某某，還憤嘆着說：「我們的政治，真變成少數人的政治了！只有兵和X，才是政權的支持者！」另一位少壯中委，大喊着「政治不能改革，只有坐待X X黨來，一切都通了！X X這座牢籠，一半是推應其責，一面亦何非真正的苦悶！

在這種煩燥與苦悶的當中，當局居然想出幾條「求生」的路子：  
第一、要建立地方政治據點，決心以政治和敵人競賽。辦法是：調集黨的編餘人員，和招收一部份人員，設置訓練機關，大規模地以如大別山、晉中、鄂東、等地，劃出一個特別行政區，編練武力，組織民衆，相當的辦經濟事業，解決土地問題。一面等訓練結束，派遣他們到那些地方去工作，主持的人，可能是少壯、忠誠、而為當局所最親信的人。報端傳出虛傳任老河口綏靖司令之說，便是這個來源。

第二、劃地分防，以民衆力量，代替國軍。這是白崇禧氏所最主張的。當然他最憤慨於手創的廣西民團制度的「三自精神」，遣次民衆自衛隊組織的一套辦法，多是此公手訂。六省主席會商之後，紛紛回去招兵買馬，籌款加捐，大有不惜政令，紀綱、民力的代價，來加強地方大吏權力，使他們能效忠中央，打擊敵人。此一政策的影響，引起「建警」與「建團」的聲浪，本來已經成

立的省警隊，紛紛撤銷，保安團依舊是省主席的親兵，今後警察方面的動向，只有走向管制查察的一途。  
第三是金融管理機關。外傳這是上海方面所擬的一經濟計劃一方案的結果，其實並不盡然。原來金融管制是件很複雜而繁重的事情，在孔庸之當國時，工作部與中央銀行，本不分家。那時中央銀行，對行政管理，並不熱心。此類工作，外有銀行監理官，內有錢幣司，大半是財部辦理，此外便是四聯總處，也常過問。到T V宋登台，財部與之「別子」中央，却是極端，這類金融管制的的工作，多在央行。同時經濟的決策，又多出於其智囊團之手。T V宋倒了，央行與財部分在兩個派系的主持之下，央行方面加上行政院的支持，仍是不斷負責，而財部的錢幣司，也不肯後人。幾個商業銀行的撤銷，頗露鋒芒。但對金融市場的實際，如證券、金鈔之類，甚少觸及。反之，經濟檢察的組織，已經前進來了。軍方的檢查，披著無上的威權，與對金融資本家們的反感，橫

不消的，在這些央行與財部立場，毋寧是一致，願意以正常的職掌，與成文的法令，負責管理；又可擔任軍方檢查的鐵腕，一面也可對本集團以上的遊資與既得階級，加一道管束。有人計算，在抗戰期間，川滇兩地的豪富資產，幾乎發達到鄂波，廣東本的水準。自抗戰結束到現在，由於形勢的推移，和上下商幫的手法靈活，再加上官僚資本的參加，內地幣已削弱到不堪之境。連帶着，漢口、西安兩市場，也大大的衰微下去了。以上幾點，加上其他零星措施，總結起來，是更深刻地管制人民，榨取軍事費用，在「自

力更生」中求出路。當然，當局的估計，是三月後的外援——這是王雲程自美歸來的樂觀條件，必然來到，藉着對方在嚴冬的軍事休眠，來加強本身的力量。事實會不會這樣有利的發展呢？那便要看執政黨內部是否肯團結應變？——明年三月如期開國大。政府公教人員與軍隊，能不能束緊肚皮工作？最有力的運要仗着有真心的商人，手裏拿十萬大鈔，而不肯增加貨價！歲暮冬寒，本年度的政府的財政，是不是能夠再增加支出了。因為又有緊縮機構和裁減人員之傳說，這也許是「自力更生」之法吧！

### 提高稿費

自三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本刊稿費每千字致奉國幣十萬至十二萬元；此啓。

本刊下期仍須加價

讀者訂閱務請從速

# 戰火西延·全川設防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

當此大別山共軍突圍，向平漢路四側竄擾，以之陳賡部的猛攻西峽口之際，四川省參議會大職趕快「防匪竄川」，政府也在大職人民快納輸出了，以便建設大巴山防務，看來情勢非常緊急，可是人們的注意力全為每月上漲百分之四十的物價吸引去，對此相當的漠然。雖然無人願意出錢出糧出人，但政府還是在手忙足亂的準備在大巴山設防。

實際上說來，四川的「防匪」工作，在去年內戰初起時就在進行。那時蔣軍共軍同盟互有利用土匪的傾向，兼之以西康民變，於是乎重慶行轅成都總署，出動十萬國軍保安團及地方武力，剿滅了一些土匪，結果並沒有發現什麼，就了事。後來李先念在河南被擊潰，他的軍隊散在東南西北，於是鄂渝報紙上一再的謠傳着川東北的城口萬源(都是二十二年

共軍入寇的叢地)有着共軍，又說劉伯承已帶了他的幾千子弟兵回來了。一次一次的謠言都被事實攻破。可是一般人心裏始終放心不下，認為共軍的軍事將領大半是四川人(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等)那會忘黨他們的有價值的故鄉?

近來大喊大巴山設防是在陳賡渡河，潼關吃緊時開始，以湯恩伯同魯克斯到四川巡視並決定恢復新津機場的使用趨於表面化，並於九日之省參議會之質詢而使此嚴重化。

大巴山這一名字，在抗戰前很少為人提及，因為他是崇山峻嶺荒瘠不毛之區。抗戰中因為敵人的幾次進攻老河口及豫西，這大巴山就為人所注意。因為他是四川與河南陝西交界屏障，要想從中原進攻四川，越此山的中段，直趨四川的東北部不失為一捷徑。現在共軍欲入四川也以走此道為有利，因為山脈線遠寬廣，

重慶了，綿陽到成都與宜漢到重慶都只有一天的路程。

設防大巴山的第一階段是修兩條公路。據云第一條公路是橫貫第一條防線的，已築竣，還有第二道公路也將在本月內完成。據說所有公路都是由人民自備工具並出力完成的。全線長七百七十公里，耗款五百億，經中央批准發下的足五十八億，另外還築有三千座碉堡。

第二階段是軍事的配置。全部防務以川軍三十九師(郭錫侯的軍隊)為主該師師部在成都，軍隊原駐成都以北各縣，現改在川北長黃前進指揮所，由師長黃任主任，大約成將在原元。指揮所除指揮該師外，在川東北另配原駐防川東及川南的中央軍兩師。閬中附近有彭德章師一團(原屬宜昌總署)，另外四個保安旅。駐在成都雙流的青年軍二〇三師也調到廣元以北去了。據說全部兵力為十萬人，現在川南及西昌等地的防務已由憲兵接替。軍隊調動緊張時，傳聞曾使用若干飛機運至梁山廣元等地，連民航機也打過軍差。在這一時期，成都方面發生了

一段插曲，就是鈔荒。此項鈔荒自十一月中旬到今已有四個星期，市面上還見不到現鈔，弄得中央銀行二日關門一天，商業銀行還有被搗毀的。要想在任任何銀行中取一萬元的存款或放款都是不可能的事，市面連國家銀行的支票就現也要十分之一二，就是一億元的支票，只能換到九千萬或八千萬現鈔所有的現鈔都到軍隊裏去了。十一月卅日運來一飛機鈔票，共四百多億，一號那天，二〇三師就提去了三百多億，軍校提去了一五〇億弄得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都沒有錢發十一月份的教職員薪津。

抗戰時加強。

三者雖說是分階段作的，但是只開始時先後，目前却正在同時並進。目下這三者的齊頭並進，可算是緊迫至極。其實劉伯承的部隊正在平漢線信陽附近吃了敗仗，至少在一個月以內都不會退近四川邊境，然則何以政府當局弄得手忙足亂呢?此中另有道理。原來在陝西叛變了一部份政府軍，據說在三萬人以上，由孔從周率領，杜斌丞之死，就與此次軍變有關。這一支人馬就在大巴山附近。這一個消息，外間罕知，月前曾傳是項軍曾軍官過查維，並接及川北的青川，平武，安縣等地，後來證明不確。但是陝南的離民確有三四萬人逃到廣元來。省議會一直到昨天(十二月十一日)還在喊「防劉匪」，那知最迫切的還是在防孔。

成都中央日報的社論會坦白承認「四川局勢岌岌可危，整個大局險象環生」，他們——實際也是黨政雙方的意見——「認為嚴防共匪竄川，勝於與日在川子以繼滅」。所以政府積極的在大巴山設防，並

且一而的喊人民出錢出糧出了來保衛大巴山。但是設防大巴山能否堵住共軍呢?還很難說。黃河天聖和大別山兵船都可以輕易衝過，那嗎十萬人守的萬里長的大巴山又豈是銅壁?所以全川各縣——尤其是成渝各項必要的措置，正進行着必要的措置，總計約有下列數項：(一)各縣市局普遍聯防，已實行者已有一百二十處，並已成立三十一個指揮部。川北各縣擴大自衛隊至九中隊，在十八歲至四十歲的男子都有常隊的義務，每三月更番一次，定本月十五日全部編成，由川北前進指揮所節制同時全川實行四級自衛，由保安機關負責，行政區由保安大隊負責，縣同鄉鎮由警察負責，庶使各單位都有兵可用，而不至互相牽制。整修縣及鄉村各路，普遍應築自衛工事。(二)開放民間武力之禁令，據說將允許私人製造槍枝，收藏自衛槍械。這一點很重要。原來三十二年攻入四川之共軍之敗退完全是地方自衛武力強盛之結果。(三)加緊搜剿土匪，免為共軍利用，此事正由重慶行轅及各行政區各縣擴

# 大鈔的波浪在北平

米蘭民

(觀察北平通信)

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報都登載了一個至少是兩欄標題的新聞。那條新聞上面主要的說：據南京經濟權威分析的結果，認為是政府發行大鈔已經到了不應該猶豫的時候了。他的理由是：「目前市面稍大額之交易，即已深感籌碼不夠之苦，如政府不及時解決，則年關日近，各業需要現鈔亦多，某時或將發生高貼水之不良現象，則政府再謀補救，將有為時過晚之感。」另外他就最近全國商業聯合會與全國銀行聯合會因鑒於市面籌碼不夠，曾三番兩次向財政當局建議立刻發行大鈔。而且他強調着發行大鈔不是物價高漲的原因，相反地，因為物價高漲後由於實際需要不得不發行大鈔，故也可說是物價高漲的結果，最後他的結論是：「發行大鈔，政府不該再猶豫。」

政府每次有所改革，總是一接受民意」的，那麼，這位南京經濟權威的話以及他提出的甚全國商業聯合會，全國銀行聯合會的要求，當然無疑地會成為政府舉行大鈔的極大理由和根據的。

事實上，這些「民意」，已為政府發行大鈔鋪好了理論的道路。一號的各報上就證實了。政府正式宣佈：「自一日起舉行大鈔，計關金一千、二千、五千、即二萬元、四萬元、十萬元三種。」同時一些政府的首長們在招待記者席上都希望人心安定，物價不受影響。同時對乘機抬高物價，操縱市場者，他們說：「一次以擾亂金融罪依法嚴辦，絕不寬貸。」

大鈔的波浪捲着百孔千瘡的故都，請看君大鈔發行後的北平吧：

隨着「一日大鈔出爐」的消息後，物價普遍的再度上漲。麵粉零售每袋五十六萬，棉紗又漲三四百萬，布每疋漲七萬。但是漲最快的還是金鈔票市，因為金鈔

是投機品，敏感性大，在大鈔發行後，物價高漲的浪潮中，他一馬當先。

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多數的人在嘆息，在嘆息如今後生活的無着落。街頭巷尾，人們莫不是隨時在競相走告什麼又漲了多少倍，「什麼漲了多少倍的消息。這是「物價不受影響」嗎？

一個公務員回到家裏，會因為一點小事打罵他的孩子們。一個教授的房子裏因為要煮一大家三口的伙食我而不得不停止了燃煤的使用（請注意，北方的冬天，不生火是不行的呵！）工人在搖頭，學生在愁眉苦臉……這就是在大鈔的浪潮下人們生活的實況。這能叫做「人心安定」嗎？

北平當局，市府，警備部，參議會都忙起來了，都在想商議平抑物價的辦法，「以解民困」北平市府連日召集主管局長緊急會議，他們的「有效措施」是由警察局、社會局出動高級職員，勸導各商店停止漲價。警備部的任務

是到度監視不准商人提高物價，據說這是為了配合「經濟趨亂」。參議會連日開會均討論如何抑止物價，但除了請政府設法「如何使生產煤鹽棉花之北方組成經濟體系，不再遭交割割，以蘇民命」外，也沒有什麼好法子。

各有關當局雖然都在想辦法平抑物價，但是也都想不出什麼徹底的好辦法。這一點可以由行轅某負責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到，他說：「大鈔發行，當亦刺激物價，但關於物價漲跌，并非非局問題，故行轅對此難談有何對策。」

據最近正確的消息，北平的糧食儲備僅僅只能供一個月的使用了。為了明瞭這次政府發行大鈔的意義，記者曾先後訪問幾個大學的專研究經濟學的教授，徵詢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下面就是他們的看法的大概。

北大經濟系教授樊弘說：「這次政府發大鈔，好像給病人喫鴉片一樣，這個方法的合適與否是大成問題的，他認為：增發通貨，政府

實際上收入就更會減少，據他的估計，去年政府的全部收入不過只相當於戰前的六億元（戰前是十五億元），而去年一年政府軍費的支出就相當於戰前的十億元。本來增加租稅，發行公債，究竟比無限限制發行通貨好，但是樊先生認為：在目前，政府是不會採取這兩個辦法的，因為這兩個辦法都能使特權階級利益受到損失。只有發行通貨，不但對特權階級者毫無損失，反而能使他們這共善於投機者大獲其利。於是受苦的只有一般公務員、學生、普通職業者 and 一般老百姓。

對於外傳改革幣制的說法，樊先生認為：「整理幣制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國家的預算能平衡，但是在今天中國是不存在着這個前提的。」

從整個經濟情形看來，樊先生說中國經濟已漸漸在奔潰的路上走了，他以為到那一天，人都只要錢，不要錢，那就是經濟崩潰的日子。樊說，在樊先生看來，僅僅等於強心針，是挽救不以中國經濟危機的。

北大經濟系陳振漢

大勳辦中。其中經省保安處劃辦者，本年秋季以來，已格殺匪徒數百名，俘獲二千名，機關迫擊砲甚多，同時內行轅也擊潰了每股五百名以上的股匪十餘股。

看來四川對共軍之入侵像是即將完成各種準備了，可是能否截共軍於川境以外。尙待事實證明；而共軍之必然侵川，是無可置疑的，因為陳賡已打出川陝鄂民主聯軍」的招牌。雖然我們在此刻無法斷定共軍之能否入川同將來的勝負如何，但是雙方的優劣形勢我們可能加以推知的。共軍的有利點在：一，四川，的國軍兵力單薄。二，四川的民團份子多而有潛勢力，這些人大都是同情共軍的。三，四川的土匪多，共軍可與之取捨握在的地方武力。四，在政府的經濟政策之下，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共產主義者的有力對頭中產階級大都淪為貧窮

，相當不滿意於政府，不過這一項可能會是相反的。五，四川交通不便，尤其川東北，具有重武器的政府軍不易行動。六，以前拚死命打擊匪徒向前的防區軍閥已不存在。國軍方面的優勢則建築在人民心理對共軍的憤恨一點上，因為二十一二三四年，共軍在四川的燒殺，使川民記憶猶新，川東北各縣匪蹤還可看到，有些村鎮「至今未重建起來。一方面四川人認為在八年抗戰中，日本鬼子都未進入四川騷擾，忽視見自己人來破壞一番。一向過慣舒服生活的四川人，（原來四川內戰期中，一段人民的經濟生活，很少受到影響，戰時物價從未漲到百分之二百的。）在抗戰勝利時，已感到經濟生活的困苦，兩年的內戰，物價更比抗戰時加快速又加倍的飛漲，已是不耐，自然不歡以激進破壞經濟為目的的共軍。據記者觀察：要政府軍擔任共軍於大巴山以外，至少得照現在的防軍加上五倍的數目；要共軍在四川立足，不受地方武力的打擊，必須他們放棄舊日的「一套作為。」

教授首先肯定了「內戰繼續打下去，開支不能減少，財政不能平衡，永遠沒有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的論點。其次，他覺得政府這次發行

（十二月二十二日寄）

，相當不滿意於政府，不過這一項可能會是相反的。五，四川交通不便，尤其川東北，具有重武器的政府軍不易行動。六，以前拚死命打擊匪徒向前的防區軍閥已不存在。國軍方面的優勢則建築在人民心理對共軍的憤恨一點上，因為二十一二三四年，共軍在四川的燒殺，使川民記憶猶新，川東北各縣匪蹤還可看到，有些村鎮「至今未重建起來。一方面四川人認為在八年抗戰中，日本鬼子都未進入四川騷擾，忽視見自己人來破壞一番。一向過慣舒服生活的四川人，（原來四川內戰期中，一段人民的經濟生活，很少受到影響，戰時物價從未漲到百分之二百的。）在抗戰勝利時，已感到經濟生活的困苦，兩年的內戰，物價更比抗戰時加快速又加倍的飛漲，已是不耐，自然不歡以激進破壞經濟為目的的共軍。據記者觀察：要政府軍擔任共軍於大巴山以外，至少得照現在的防軍加上五倍的數目；要共軍在四川立足，不受地方武力的打擊，必須他們放棄舊日的「一套作為。」

（十二月二十二日寄）

，相當不滿意於政府，不過這一項可能會是相反的。五，四川交通不便，尤其川東北，具有重武器的政府軍不易行動。六，以前拚死命打擊匪徒向前的防區軍閥已不存在。國軍方面的優勢則建築在人民心理對共軍的憤恨一點上，因為二十一二三四年，共軍在四川的燒殺，使川民記憶猶新，川東北各縣匪蹤還可看到，有些村鎮「至今未重建起來。一方面四川人認為在八年抗戰中，日本鬼子都未進入四川騷擾，忽視見自己人來破壞一番。一向過慣舒服生活的四川人，（原來四川內戰期中，一段人民的經濟生活，很少受到影響，戰時物價從未漲到百分之二百的。）在抗戰勝利時，已感到經濟生活的困苦，兩年的內戰，物價更比抗戰時加快速又加倍的飛漲，已是不耐，自然不歡以激進破壞經濟為目的的共軍。據記者觀察：要政府軍擔任共軍於大巴山以外，至少得照現在的防軍加上五倍的數目；要共軍在四川立足，不受地方武力的打擊，必須他們放棄舊日的「一套作為。」

，相當不滿意於政府，不過這一項可能會是相反的。五，四川交通不便，尤其川東北，具有重武器的政府軍不易行動。六，以前拚死命打擊匪徒向前的防區軍閥已不存在。國軍方面的優勢則建築在人民心理對共軍的憤恨一點上，因為二十一二三四年，共軍在四川的燒殺，使川民記憶猶新，川東北各縣匪蹤還可看到，有些村鎮「至今未重建起來。一方面四川人認為在八年抗戰中，日本鬼子都未進入四川騷擾，忽視見自己人來破壞一番。一向過慣舒服生活的四川人，（原來四川內戰期中，一段人民的經濟生活，很少受到影響，戰時物價從未漲到百分之二百的。）在抗戰勝利時，已感到經濟生活的困苦，兩年的內戰，物價更比抗戰時加快速又加倍的飛漲，已是不耐，自然不歡以激進破壞經濟為目的的共軍。據記者觀察：要政府軍擔任共軍於大巴山以外，至少得照現在的防軍加上五倍的數目；要共軍在四川立足，不受地方武力的打擊，必須他們放棄舊日的「一套作為。」

，相當不滿意於政府，不過這一項可能會是相反的。五，四川交通不便，尤其川東北，具有重武器的政府軍不易行動。六，以前拚死命打擊匪徒向前的防區軍閥已不存在。國軍方面的優勢則建築在人民心理對共軍的憤恨一點上，因為二十一二三四年，共軍在四川的燒殺，使川民記憶猶新，川東北各縣匪蹤還可看到，有些村鎮「至今未重建起來。一方面四川人認為在八年抗戰中，日本鬼子都未進入四川騷擾，忽視見自己人來破壞一番。一向過慣舒服生活的四川人，（原來四川內戰期中，一段人民的經濟生活，很少受到影響，戰時物價從未漲到百分之二百的。）在抗戰勝利時，已感到經濟生活的困苦，兩年的內戰，物價更比抗戰時加快速又加倍的飛漲，已是不耐，自然不歡以激進破壞經濟為目的的共軍。據記者觀察：要政府軍擔任共軍於大巴山以外，至少得照現在的防軍加上五倍的數目；要共軍在四川立足，不受地方武力的打擊，必須他們放棄舊日的「一套作為。」

，相當不滿意於政府，不過這一項可能會是相反的。五，四川交通不便，尤其川東北，具有重武器的政府軍不易行動。六，以前拚死命打擊匪徒向前的防區軍閥已不存在。國軍方面的優勢則建築在人民心理對共軍的憤恨一點上，因為二十一二三四年，共軍在四川的燒殺，使川民記憶猶新，川東北各縣匪蹤還可看到，有些村鎮「至今未重建起來。一方面四川人認為在八年抗戰中，日本鬼子都未進入四川騷擾，忽視見自己人來破壞一番。一向過慣舒服生活的四川人，（原來四川內戰期中，一段人民的經濟生活，很少受到影響，戰時物價從未漲到百分之二百的。）在抗戰勝利時，已感到經濟生活的困苦，兩年的內戰，物價更比抗戰時加快速又加倍的飛漲，已是不耐，自然不歡以激進破壞經濟為目的的共軍。據記者觀察：要政府軍擔任共軍於大巴山以外，至少得照現在的防軍加上五倍的數目；要共軍在四川立足，不受地方武力的打擊，必須他們放棄舊日的「一套作為。」

，相當不滿意於政府，不過這一項可能會是相反的。五，四川交通不便，尤其川東北，具有重武器的政府軍不易行動。六，以前拚死命打擊匪徒向前的防區軍閥已不存在。國軍方面的優勢則建築在人民心理對共軍的憤恨一點上，因為二十一二三四年，共軍在四川的燒殺，使川民記憶猶新，川東北各縣匪蹤還可看到，有些村鎮「至今未重建起來。一方面四川人認為在八年抗戰中，日本鬼子都未進入四川騷擾，忽視見自己人來破壞一番。一向過慣舒服生活的四川人，（原來四川內戰期中，一段人民的經濟生活，很少受到影響，戰時物價從未漲到百分之二百的。）在抗戰勝利時，已感到經濟生活的困苦，兩年的內戰，物價更比抗戰時加快速又加倍的飛漲，已是不耐，自然不歡以激進破壞經濟為目的的共軍。據記者觀察：要政府軍擔任共軍於大巴山以外，至少得照現在的防軍加上五倍的數目；要共軍在四川立足，不受地方武力的打擊，必須他們放棄舊日的「一套作為。」

，相當不滿意於政府，不過這一項可能會是相反的。五，四川交通不便，尤其川東北，具有重武器的政府軍不易行動。六，以前拚死命打擊匪徒向前的防區軍閥已不存在。國軍方面的優勢則建築在人民心理對共軍的憤恨一點上，因為二十一二三四年，共軍在四川的燒殺，使川民記憶猶新，川東北各縣匪蹤還可看到，有些村鎮「至今未重建起來。一方面四川人認為在八年抗戰中，日本鬼子都未進入四川騷擾，忽視見自己人來破壞一番。一向過慣舒服生活的四川人，（原來四川內戰期中，一段人民的經濟生活，很少受到影響，戰時物價從未漲到百分之二百的。）在抗戰勝利時，已感到經濟生活的困苦，兩年的內戰，物價更比抗戰時加快速又加倍的飛漲，已是不耐，自然不歡以激進破壞經濟為目的的共軍。據記者觀察：要政府軍擔任共軍於大巴山以外，至少得照現在的防軍加上五倍的數目；要共軍在四川立足，不受地方武力的打擊，必須他們放棄舊日的「一套作為。」

，相當不滿意於政府，不過這一項可能會是相反的。五，四川交通不便，尤其川東北，具有重武器的政府軍不易行動。六，以前拚死命打擊匪徒向前的防區軍閥已不存在。國軍方面的優勢則建築在人民心理對共軍的憤恨一點上，因為二十一二三四年，共軍在四川的燒殺，使川民記憶猶新，川東北各縣匪蹤還可看到，有些村鎮「至今未重建起來。一方面四川人認為在八年抗戰中，日本鬼子都未進入四川騷擾，忽視見自己人來破壞一番。一向過慣舒服生活的四川人，（原來四川內戰期中，一段人民的經濟生活，很少受到影響，戰時物價從未漲到百分之二百的。）在抗戰勝利時，已感到經濟生活的困苦，兩年的內戰，物價更比抗戰時加快速又加倍的飛漲，已是不耐，自然不歡以激進破壞經濟為目的的共軍。據記者觀察：要政府軍擔任共軍於大巴山以外，至少得照現在的防軍加上五倍的數目；要共軍在四川立足，不受地方武力的打擊，必須他們放棄舊日的「一套作為。」

大鈔，在減少發行成本上達到了他的目的，（因為在現在一萬元與十萬元大鈔，其印刷成本並沒有多大差別。）但是，在整個財政收支平衡上說却不能成功。因為只要內戰繼續打下去，社會愈不安定，物價愈趨漲，政府只有支出，沒有收入，鈔票更不值錢，即令再出百萬大鈔，也仍舊無濟於事。

燕大經濟系魏毓麟說：「此次政府發行大鈔，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因為目前物價高漲，不管作什麼總是以千以萬計，用小票太不方便了，不過問題在大鈔發行以後的效用究竟怎樣？」饒先生以為目前政府若干負責人員的辦法都不大實際，即會要控制那些投機取利，操縱市場的人，那是那誰能動他們的毫毛？

饒先生說：「大鈔發行後人心受刺激是必然的事，因為這等於給人民打一針，人民怎麼能毫不反應呢？」這樣無止境的發行大鈔能否解決問題呢？饒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以為在目前這種內戰局勢下，政府收支是永不會有平衡的一天的。

饒到今後公教人員的生活，饒先生說：「如此下去，公教人員生活只有走上崩潰的一條路！」由於大鈔的發行，由於物價再度作直線的上升，此刻北平一般公教人員的生活都將趨於危險的境地。不久前，北平各中學教員因待遇微薄，「集體請假」而罷教的浪潮剛剛消失，最近，請學師助教又因待遇不公而沉痛的罷教一次，這兩件事雖都已成過去，然而面對着今天這樣困苦的生活局面，他們又將怎樣呢？人們都驚慌着燕大教職員的待遇又調整了，（教授中最高薪俸可得一千五百萬元。）但是燕大的教職員們的生活在物價咄咄逼人的逼迫下，並沒有特別改善。在北平公教人員中，他們不過是比較幸運一點罷了。

有一個老教授曾以最近日法公務員罷工為例，他象徵着這種情形到不得已時，恐怕也要發生在中國。再看若大鈔浪潮下佔着不少數的北平學生，豈不悲吧！

國立學校如北大、清華，雖然大部同學都領有公費。但是由於大鈔發行後，物價再作急劇的高漲，此刻他們領得的公費已不夠一個月的伙食費用了。（公費是五十萬元左右，而他們的伙食費用最低也得六十萬元以上。）這些日子，學生們是更不安定了。清華學生已有數百人簽名，喊出了一反飢餓的呼聲，他們將集體要求政府以後按月為他配給食物，因為他不知道求增加公費，無異杯水車薪。政府即令增加了公費，還是無濟於事。這個呼聲漸漸響亮，今天正在其他各大學繼續響亮着。

這是北平學生在天寒地凍，北風凜厲的日子裏唯一的呼聲。

風在吹，雪花在飄，由於長時期的不穩定，北平，這座名城已經呈現出了百孔千瘡的破爛局面。加之這次大鈔的發行，物價的再度高漲，人們對生活都有了絕望的感覺。大館子裏也許還不少人在揮霍，許還不少人在揮霍，告客廂。但是這是不少數，當你看到那些拉黃包車的，那些三輪的，那些困難於維持一家老少的公教人員，那些少生活的貧學生，臉上的表情，你就可以知道他們對現實生活是有着多麼悲憤的感嘆，而且多麼懇切地希望着，對現實生活憤懣的在揮霍着。

大鈔的浪潮奔捲着北平，但人們深信這有一天這浪潮是會過去的。

（上接第二頁）真有忍辱莫及之感。坦白說，為了解決生活底高壓，我祇好利用運輸工具底方便獲取維持最低生活所需費用，我用事實和賄賂，掩得了直屬長官，指揮和檢查機關底默許，因為他們和我一樣想活下去。雖然明知這是犯法底行為，會遭受法律底制裁和輿論底指責，但，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撫慰我求生底慾念呢？離開現職是最妥當的，可又不可能，軍籍册就等於實身契，誰叫你穿上三尺牛呢？

西北行轅運輸檢查組，九月十一日在奇台槍決了因犯利用軍車攜帶麵粉底貪污罪底獨夫某營一個少尉和一個駕駛兵。他們犯罪底動機是為賄賂承運失稅底馬掌（在新疆承運軍品，如有失耗，要由駕駛兵賠償）及開支食宿和修車費用。當那駕駛兵半志成被執行槍決時，身上僅餘新幣四萬元，且尚未全部償清因工作上所負底債務。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却有較重更鉅底私貨混過去了，事實昭示一財能通神。

在迪化也曾發生過數目相當可觀底公用事業鉅額舞弊案，主犯即因當局底公底帶關係而逍遙法外。這種操縱機底底貪污把戲，使人們泛起了不平和憤怒。這種不敢正視現實而捨本求末底手段，是否就能使運輸紀律好轉，沒有人敢斷定。

每天一萬二千元（合新幣二十四百）祇出差費，既要吃飯住店，又要負擔修車和應酬底費用，即使把新餉也貼進去，事實上也是不夠。本來出差可自帶主食和副食，可是，多數聰明底長官都用出差不差是辛苦且困難底，但不出差却更難過；薪餉既少，長官交際要扣錢，整理營房也要扣錢，辦公費不敷要扣錢，長官有時連購買日用品和理髮洗澡都不夠。況每月十餘萬元（合新幣僅二、三萬）底副食費，買了油就不夠買菜，自然是吃不飽，如果是有眷屬底話，那真是無法混了，出差要犯法，不出差又怎樣？

在犯法中求生呢？還是坐以待斃？我祇有選擇前一條路，因為我雖利用公家底運輸工具，却也為公家維持着運輸底任務，如果和我一樣底人，都採取後一條路，我敢說會同我一樣底人，都採取後一條路，因在逃難器材補給極少，何況又一番層層轉折，配用到底車上底能有多麼多？我覺得我底行為比較那套掛着清高虛偽幌子底貪官污吏，來得光明和坦白，雖然不能獲得法律底庇護，但，如果政府沒有辦法解決我底生活問題，我祇有繼續把生命和名譽作為求生底賭注。

為了控訴這不合理底現實和表明邊疆生活底苦悶與精神底痛苦，我盼望先生這能把我發表，使人們了解在犯法中求生底小兵底心情，以及一個人明知犯法而不犯法的原因，伯識 十二，六，哈魯

有良心的，有正義感的人，就不應當活着？

編者先生：在我們學校（國立X中）裏，凡是熱心公務的，有正義感的，對貧民或窮困的同學有同情心的，富於進取心的，精明幹練的，甚而愛好文藝的同學……即被很少的一部分人物加給他們「左傾」或「共產黨」的頭銜。我還沒有得到這兩個光榮的「頭銜」的條件和資格。可是在這兩個禮拜以內，我收到了兩封不具姓名的黑信。第一封，說我是民盟員，必須把我驅逐學校去……第二封，就來了一個，並且向我聲明，他們在這裏有十三人，要我晚上小心我的腦袋。他們有這把刀子……

編者先生，我不是怕死的懦夫來向你問卜，而是：他們也知道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憑良心說，我也不是民盟員，而僅是有點良心，有點正義的青年學生！是否有這點良心，有這點正義的人，就不應當活着？先生，由此觀之，國民黨將來能吸收到什麼樣的份子？什麼人再自願加入青年團也可想見一斑了！

羅特 十一月十四日 陝南

# 福建農業建設的輪廓(通信)

劉建緒

安平先生：我自從主持閩政以來，就注重於農業復興的工作，認為惟有從農業復興的過程中，逐漸把各項生產事業推動起來，纔是當前我們這個農業社會促進經濟建設和走上工業化途徑一個比較切實而有效的方法。但因人才、經費、時間等關係，我的理想至今未獲充分實現。最近看到貴刊三卷三、五、六各期刊載留美青年農業專家李克佐等八位先生「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及有關的另種文字，覺得和我意見相。我很希望獲得這八位有智慧有熱情的青年合作，在福建以新的方法試行農業的改進。因此，願將福建省政府過去關於農業方面的措施和我的意見作一簡括的敘述，敬請先生改正，並望轉告這八位專家，作進一步的商洽。

福建農業建設，始於民國廿二年，而全盛於抗戰初期。當時在省有農業改進處及其事業與試驗機關不下十餘單位。在縣有普遍設立的示範農林場或農業推廣所。另外還有隸屬省研究院的農林研究所。組織重疊，人力財力分散，反而鮮有實效。我在三十年九月接長閩政後，對於這個大而無當費錢多效用的機構，便決定加以合理的壓縮：在(一)併農林行政與技術機構確切配合，(二)節省不必要的的人事費、辦公費、儘量充實事業費這原則下，逐步調整。現在僅有省級的農業改進處、農事試驗總場，和為着適應實驗上不同的需要，在重要區域所設的三個分場。縣級也只在較大縣份(能籌得相當財力的地方)設置農業推廣所，從事試驗和推廣的工作。這些機構調整後，原有業務歸併，力量集中；在試驗和研究方面，確已增加不少成績。但是推廣方面效果還不好，不好的原因固然很多，最主要的，正如八位先生所說，就是這些機關依然未能與農民打成一片。

在農業的改進上，戰後我們已根據戰時增產積聚的經驗，發為全面的策劃。我們感到一切可操，力圖發展，除了農業技術的改良以外，曾撥出十萬鎊特種積穀，貸與農民興修小型農田水利，五萬鎊特種積穀舉辦換種，推廣優良稻產品種，還運用行政的救濟物資和社會力量圍墾湖塘，藉以擴充耕地面積。由於這些努力，福建的糧食產量得有顯著的增加。現在寧德縣西波塘，面積約一萬餘畝，和福清縣天寶波一帶海灘荒地，面積約一萬餘畝，即可

完成。還有類似的工程好幾處，或在計劃或在進行中。此外，閩江流域的水電工程正在開始，預算明年年底可發電八千瓩。那時閩江兩岸一部分良田，就可得到電力和灌溉的便利。這些工作，都還是為着擴大我們農業改進的基礎，至於如何為農業的新生命畫下一條正確的路線，我們正在繼續研究試驗中。

自然，發展落後的中國農業，土地改革是一個極重要關鍵。因此，我們建設新農業的試驗便以實行土地法為重心。我們依循「國父(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不願任何困難，在福建發動了兩種措施：第一是在閩西的龍巖縣實行扶植自耕農政策，將全縣土地分期分攤收購，配給農民，使現有的耕作人能以溫和的手段取得耕地所有權。這項工作，推行甚屬順利，今年年底即可全部完成。第二是組織保農生產合作社，以佃農、自耕農、半自耕農為主體，集體向地主租地種有種優先租地。政府儘量給他們以經濟上和技術上的援助，誘導其合作經營，從而提高生產力。這是今年才創辦的，現在已在全省各縣指定地區積極實驗，計已成立一百二十個，社員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人。內包括佃農十分之七，自耕農十分之二，半自耕農十分之一，強，共有耕地一十一萬八千七百餘畝。成績如何，一時尚難預料。

以上是目前福建農業建設的一個輪廓。根據我個人的體驗：農業的改進，單單從事技術改良而忽視土地問題，固然是「舍其本而求其末」，鼓不起農民改良生產的熱情，使他們不願接受也無力接受一切新的技術。單是分配土地而不徹底改革經營方法，耕作者取得地權以後，小農經濟的缺點依然存在，或且加甚，則農民仍被束縛於小農場內，不獨生產不能增加，生活也還是無法改善。拿龍巖縣推行土地政策的實際情形說，該縣可說已全面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因農村人口過多，耕地分割細碎，每家農場平均不過五畝地，推廣的技術，就難得到良好效果。所以，一耕者有其田」的實行，不能只做到所有權和使用权的統一就完了，接續而來的新的任務，必需是如何使生產由細碎、集體的。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土地改革，其作用應不僅做到分配合理為止，還要達到發展生產力的積極的目的。八位青年專家所建議的以生產農場的辦法，推行農業新技術，實施機械耕作，確是一個完善的計劃。在已實現一耕者有其田」的福建龍巖，更恰合需要。因為他既可實際領導着已經分到田地的農民學習新的知

識技術，從小農制向中農制或大農制前進，又可修正了過去農事機關與農民脫節的嚴重錯誤。

還有一層，我以為農事機關所以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原因可作兩方面分析：(一)是農事機關自身不健全，推廣工作做得不夠，引不起農民的興趣和信賴；(二)是農人根本不願進農事機關，這固然由於辦得好，試驗有成果，農民總以為花的是公家錢，不惜工本，不信這是普通情形所可做到的。在農事機關如何動員的勸導，尚不首肯。從這兩種病態探求對症的要藥，我們需要今後農本機關以更適宜的方式，接近農民，爭取農民的信任；更需大批知識和技術，展開改進農業的工作，成為打開新農場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展開改進農業的一個樞樑。這是我對生產農場的建議與示贊同的另一理由。

在原建議中，對於政府僅要求消極的保障，據我個人的經驗，覺得是不夠的，技術改良必須取得政治的配合，才易收效。否則，縱使成功，影響也是非常有限的。在福建，我可以提出保證，一切需要的保障和政治、經濟的配合部可取得。假如八位青年專家願來這個氣候溫和土壤適宜環境安定而物產豐饒的東海之濱試驗他們這大計劃，省政府願意訂出下列幾個地方供給選擇應用：

(一)福清天寶波一帶海灘荒地，面積約一萬餘畝，即可種植農作物，環境靜美，交通方便。

(二)龍巖的縣農場，面積雖不很大，一切都是現成的，可全部撥供使用。政府還正計劃在該縣青草湖興辦水利工程，預計完成後可得到良田六千畝，將來也可撥給試驗。龍巖是閩西南的交通孔道，水陸均甚便利。

(三)莆田縣石碼的沿海墾區，面積約兩萬畝。

(四)漳浦縣大盤坂農場，面積約五千餘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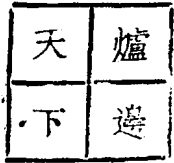
以上兩處利用來辦理集體或合作農場，都極適宜，交通條件也很具備。

(五)寧德縣的西波塘，面積約一萬畝，全屬地方公有，只待復墾工程完成，即可招收墾民，逐漸開墾。如果有人願來墾殖，並辦自給與其他墾民以政府指導的責任，或指導墾民試驗合作農場，均可獲得省府一切助的幫助。此外，我們對於新農場，一定撥給充份的資金。如果願到試驗會選過人專上的影響，更可用契約作保證。倘使八位青年專家認為福建農業還可打開一條新路，並且同意我的意見，那末就請他們直接打個信給我，提出更具體的計劃，開列所請的幫助(如購買農具種子費用等)，以便在他們回國以前，雙方都有充分的準備。

請將此信和附件轉交他們。順祝

劉建緒 十二月五日

編者按：劉先生原函及附件七件，業已掛號寄美。我們願領報告，兩月以來，凡是讀者有信叫我們轉寄的，我們均隨收隨轉，應希各位託件人釋念。



# 蘭茵河底的魏瑪陰影

費孝通

黎翁，勃魯姆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國會裏陳訴的聲調是陰沈，抖動，和悽厲的，使人記起他五年前，在呂奧姆，用這類的審判官面前，陳訴的聲調。當他已成階下囚時，他用這類的審判官，也不是想阿查出賣祖國的維理政權，而是在陳訴他對法國傳統民主的信念。他不滿於法國布爾喬亞，這典型的資產階級的懦弱，在還有爭鬥機會，還沒有絕望時，已放下了武器。他的心寄託在不會風暴的法國西的人民，雖則當時，一片黑暗，納粹的冤孽壓制了一切，勃魯姆在監獄裏盼望天明。他絕不會想到，在他劫後餘生，在所盼望到的天明裏，還會再度用若呂奧姆陳訴的聲調來警告法國人民。

他在國會前受考驗，粗闊的大命已降到他身上，要他再做一次像去年冬天一般的穩定內閣。但是今年冬天已不是去年的冬天了。去年冬天法國的背後是英國，那時美國似乎還以為英國有力量在歐洲弄出個秩序來，勃魯姆訪問英倫回去，宣布低價物價和穩定工資的政策，居然有一時的成效。我那時在倫敦，勃魯姆的聲價赫赫。中間路線似乎很足以左右蓬源地自處於兩大之間。我記得我回國後不久，曾說起過我們中國應當向法國學習的話。曾何時，法國竟步上我們的覆轍了，那是因為今年冬天法國背後已不是英國，而是美國了。

勃魯姆不知道該隨時還。俯仰之間，已非舊昔；他死心眼地還是走中間路線，要求農民和中產階級犧牲一點利益去滿足工人的需要。在法國戰後，負起復興責任的主要是工人；農民們寄食食料，走黑市高價出售；資產階級投機獲利，操縱黑市，這是公開的祕密。從英國到法國去的人回來總是說，要什麼有什麼，祇要拿得出法郎，（美金當然更好）。——這種情形，在我們本來沒有什麼稀奇，祇有英國人才大驚小怪，當件事說。但在勃魯姆看來這是不合理的，而且不能持久的。工人們會反抗這種不合理的情形，反抗的手段是罷工，罷工會使生產停頓，復興計畫受到打擊。

法國的布爾喬亞沒有因戰爭而變質，還是短見，懦弱

和自私。這性格，勃魯姆是最熟悉不過的，他吃透他們的虧。但是何以去年冬天，他居然能暫時把局面穩定下來了呢？那倒不是勃魯姆手腕高明，而是這些資產階級被逼低了頭。那時共產黨的力量正在蒸蒸日上，成了最大的政黨。如果資產階級不放一點手，把物價壓一壓，罷工一起，說不定共產黨就可以獨占政府。於是他們把命於勃魯姆了。英國更支持着他。英國還在夢想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央地帶」，勃魯姆是個合格的盟友。

現在情形不同了。英國已經洩了氣。歐洲的乾坤讓給了美國去擺佈。退出希臘是第一步，讓出德國是第二步，英美換了防，法國背後不再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了。馬歇爾計畫接替了杜魯門主義，把法國正式裝點成了美國協同體裏的一員角色。法國的布爾喬亞很快的明白他們已沒有向工人讓步的必要了。他們本來怕共產黨會利用工人生活的艱難擴大勢力，獨占政權；現在美國公開向全世界一切共產黨挑戰了，決不會坐視法國赤化。而且以往如果要改善工人生活，非得向富農及資產階級身上想法，現在馬歇爾計畫裏有着一大筆款子，正可把這改善工人生活的費用開到外債帳上去，自己不必管了。這種想法自然使勃魯姆的王牌失去了作用。

勃魯姆知道這些資產階級見錢眼開，民主，愛國等名詞對他們是沒有內容的。但是他却看得到法國的危機，這危機並不比七年前輕；那時將要滅亡民主法國的法西斯力量是在外邊來的，現在同樣的力量却在內邊長。他明白法國不願服的人必然會拒絕以美國利益作中心的借款，但是資產階級自身的復興却依賴於這借款，於是這借款也不易避免成爲分化法國的觸媒，分化引起爭鬥，不論爭鬥的結果怎樣，左勝也好，右勝也好，民主傳統却完了。這至少是標榜中間路線的勃魯姆的看法，於是他的回復到五年前受審時的聲調了。他明知這個國會不會支持他，即使支持他，國際的局面也不容許他依着中間路線進行。以前是左右逢源，現在是左右爲難了。準備協助勃魯姆的雷諾說：「沒有政府可以在兩線照職的」。

有人，假如勃魯姆二十一日信任投票前，不押擊戰

高樂，他的內閣是組得成的。但是沒有讓步，結果是以缺少九票之數而失敗了。他不願做許曼。這祇是法國內部糾紛，甚至內戰的信號。繼而雷諾所發生的一串故事，過去近一個月來，歐洲的熱鬧場面，雖則已經幾次占據了國際版的頭條新聞，但是其間的演化却好像是遲遲的演譯罷了。普通觀察家都預料得到的，左右開始火併了。

不詳的預言已經在各處放送：新政治家周刊向許曼內閣說：「巴本並沒有維持多久」，論壇周刊說：「他（許曼）是個保守的天主教徒，極像魏瑪時代德國的白魯寧，一片好意地爲希特勒築路」。——在這些評論家的心目中法國的希特勒是誰呢？那就是被維辛斯基公開指責爲戰爭販子的美國杜勒斯，馬歇爾的顧問，特地到巴黎去晤談的對手，戴高樂。許曼是否再度扮演巴本或白魯寧，大概在明年春櫻花開時節就會揭曉。我並不太相信歷史會重演。戴高樂或者很有意重演個世界舞台的反角，但是這反角能否上台還是個難於預測的謎。

兩週的大罷工，創造了二百萬工人放下工具的高記錄，而又能在短期內復工——那是表示許曼內閣鎮壓了工人勢力，還是工人給許曼一個下馬威，看看顏色？（給許曼看是沒有多大意思的，或是示給魏瑪欲試的戴高樂看的，不，其實還得選一點，是示給在倫敦開外長會議的馬歇爾，和在華盛頓開官對討論撥款計畫的議員先生們看的。）我想我不必回答這問題，馬歇爾，杜勒斯心裏明白就夠了。

在我們旁觀者看來，這種左右火併的方式究竟是件不幸的事。有人可以在第三勢力走到窮途末路之時，拿出列寧的話來說，革命和反革命之問本來沒有立場的。到革命形勢已經造成了，中間人物自不能夾在火線裏倖免於兩面的受攻，但是一個國家的社會變革還是可以採取和平的方式的。放棄和平方式是不幸的，雖則可以無可避免的。

正在處於兩大之間的國家，一個繼繼一個的，走上內戰的路上時，英蘇的商約締結的新聞却隨着法意罷工結束的消息傳來了。像我這種曾被聯作「善於幻想和平」的人，還是不能不對這類事特別看得重一點。這不但是個關於警告性的協定，而且這協定締結經過很可以告訴我們一些國際變動的風向。

英國內閣裏包含着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貝文——歷力山大等外交軍事家的看法，那是偏美路線，也可以說是向西拉攏主義。這路線有着傳統的根據：大英帝國過去一頁的外交政策有三個腳：一是以優勢武力控制殖民地，二



是維持大西洋的和平，三是分裂歐洲。主要是第一脚，英國的經濟基礎在商業。控制貿易區需要力量，從地中海到印度洋，伸到遠東。這方面需要力量，另一方面就得節省，大西洋兩岸得聯絡好；加拿大是自己人，美國是遠房兄弟，大西洋上風平浪靜才能使帝國力量向東發展。歐洲是英國潛在的競爭勢力，所以得加以分裂，使歐洲國家互相消耗力量，不來和帝國找麻煩。

可是英國經過了這一次戰爭，情形改變了，他已沒有力量去維持原有帝國的格局。在過去一年中，印度、緬甸、埃及、中東、希臘、意大利，甚至德國占領區，一個一個地吐了出來，因為如果他維持，人力財力都不夠應付，結果會掙扎了半天，連國內的經濟都給拖垮了。這一退，使他們沒有理由再繼續傳統的外交政策了。但是傳統一個傳統的政策是不容易的，所以新的看法過去在內閣裏所占的分量不太重。站在新看法那一方面的，也是被稱為進步的，人物是不久之前因為失權而辭職的唐爾頓和現在執着經濟大權的克利浦斯。這兩位本來担負着財政和商業的責任；從經濟着眼，英國的出路必須減輕維持帝國排場費，加緊復員，增加生產力，和展開和歐洲的貿易。換一句話英國立國基礎，在他們看來，將換三個脚，一是增加生產，二是清算帝國，三是聯合歐洲。

自從金元荒之後，進步的看法逐漸獲得了人民的支持，當時商業部長克利浦斯就派了次長威爾遜，這三十一歲的青年政治家，到蘇聯去談判商約。克利浦斯在戰時曾到過中國來，他的真正目的地却不在此，而是在蘇聯；他以繞道回國的口，訪問了史大林，而擬定了蘇聯和聯合國的條件。所以他在一般人眼中多少是蘇聯的象徵。但是威爾遜初訪蘇聯却毫無成功而返，功虧一簣的原因是馬歇爾的哈伯爾說。英蘇商約的停頓表面原因是說多債太高，（因為蘇聯附帶要求豁免一部分戰時的債務），和蘇聯所要的英貨英國無力按期製造。實際的理由是英國怕得罪美國，損害了再舉美債的可能。貝文還想做最後一次努力，從美國得到困難的解脫。

談判停頓了幾個月之後，英國內閣改組了，經濟權全入了克利浦斯的掌握，威爾遜也繼克氏作商業部長。這任命其實已透露克氏能未忘情於蘇聯的糧食。馬歇爾計畫雖然鬧一陣，這一種夏夜之夢一覺醒來，已是秋深，嚴冬日近，而這位威爾遜商人對英國顯然除肉外並不準備其他條件，而且即使英國能在馬歇爾計畫中分潤得着一些，也得在明年春季。這嚴冬的糧食那裏來呢？貝文的一小夥

計「政策也沒有帶來足夠的麵包。麵包不夠，工廠地位動搖，這形勢逼着艾德禮走克利浦斯的大陸路線了。耐人尋味的是威爾遜的再訪蘇聯是正在馬歇爾在倫敦開四外長會議的時候。外長會議還沒有結束，馬歇爾爲了法國罷工在頭痛，杜勒斯自告奮勇，去找戴高樂會晤之際，莫斯利却傳來了英國人民盼望已久的好消息：「蘇聯即將運英！」一百萬噸糧食可以使英國結束麵包配給制度。這少壯政治家真有閃電手腕，在一星期之內商定了這大筆買賣的原則，——不但糧食市場將有廣泛的影響，芝加哥投機商爲之變色，而且整個政治市場恐怕也不會沒有深刻的影響；爲之變色的人，到處都有。

威爾遜在「衆院聲響雷動中宣佈：蘇聯價格和利率目前世界市場的價格相比，實在非常公道，非常客氣。」主宰世界市場的就是芝加哥的投機商人，也就是美國外交的後台之一。

好像是打開了一道水閘，這類消息如湧而至：英商貿易談判繼續了，荷蘭派代表去蘇聯貿易了，蘇捷簽定貿易協定了。這一聯串的消息中却夾着一個相反的插曲：「蘇聯中止與法貿易談判。」在談判中的輸法食糧有一百五十萬噸之巨。個談判一旦破裂，許受內閣是吃不消的。當我寫這編「飢餓天下」時，許受已經在着急，指令在莫斯科的代表不能接受這停止談判的建議。顯然的，這是政治，不是生意經。許受怎樣難付是值得注意的。許受如果不能支持下去，戴高樂能麼？馬歇爾有多少力量來穩定法國？法國人民爲什麼要出高價來向美國低頭，而不派個「威爾遜」去簽個又公道又客氣的商約呢？

勃魯姆內閣果然沒有組織，但是他這陰險沈、抖動、和權威的陳說却打入了每個不屈服的法國人的心頭，戴高樂能否成爲高持勒還是一個謎，也許祇是蘭河底一個不可捉摸的陰影罷了。

十二月十七日清華勝醫院

（上接第二十頁）翻遍衣櫃，到處找尋。誰要和他做交易，必須自己先認吃虧。他從來不讓誰管他園裏的無花果；甚至不准別人走進他的園地；不僅如此，就是樹子撒撒之類落在地上，亦不許別人去檢。他每天去察看他的田地，看到四圍的籬笆仍在原處，他才覺得放心。要是有人欠他的債，過期一天不還，他就利上加利，決不寬融。如果他妻請來賓客，就將食物切得又小又薄，親自分配給他們。

他上街去，往往空手回家，一樣東西都沒有買。他嚴禁他的妻子將燈心草香藥或大麥餅，或祭神時奉牲用的包頭布以及放在神壇上面的聖餅，借給別人，因爲他說：「這些零碎東西，一年到頭，總算起來可就不少！」

總而言之，這類傢伙的貯藏室裏積滿塵土，而他本人腰裏掛着一串生鏽的鑰匙，穿着很薄的皮衣，油膏塗得很少，剃頭一直刮到頭皮，中午拖着鞋皮。假如你在漆布店裏碰見他，你一定正在叮囑漆布店的老闆，讓他的衣服不要節省漆布呢，免得過不久又又要來漆。

迷信者

迷信就是畏懼鬼神而平失魂落魄。一個迷信的人，在聖泉洗了手，剛裏酒了聖水，嘴裏叨着桂葉，整天走來走去，總是唧着不放。要是路上有隻狗跳過，他就驚足不前，一直等到別人先走過，或者他檢了三塊石子從路的這邊扔到那邊，他才往前走。要是他在家裏看見了蛇，他就在那塊地方修起廟來。假如他在三叉路口看見祭神用的石頭，他就連忙從絲絨袋裏掏出油來倒在上面，然後雙膝跪下，拜拜而退。偶而有耗子咬破了他的麵粉口袋，他會跑去問先知「該怎樣辦法，假如先知隨便回答一句：「你拿到修補店裏去打個補釘就是了」，他就覺得事情相當嚴重，連忙趕回家去，將那口袋當作寶貝一般供奉，不再輕易應用。他經常忙於淨他的房屋，因爲他說時有妖魔鬼顯他的家中。假如有貓頭鷹飛過他的走道，他就嚇得面如土色，大聲嚷着「你誰，智慧女神來了！」他很小心，決不踏上坟墓，走近死屍，跨進產房，他說這鬼道類不潔之物，對他大有好處。每逢每一個月四號七號，他給全家入預備下麥酒，乾熱加上香料，親自上街去買桃金釧和乳香，回來之後，整天忙忙給神像加冠。只要他做了夢，他就跑去問預言家或許夢者，他應該去求拜那一位神或女神。他在參加秘密祭之前，每一個月都用訓練，有時帶着他的妻子，有時帶着兒女以及奶媽一同前去。

每次走過又路口，他必洗印。他家裏舉行特種淨潔時，他常邀請幾位女祭司來參加，當他必恭必敬站在女祭司中間，她們就給他一根葱或一隻小狗。假如他碰到一個瘋子或是突然發病的人，他就嚇得渾身發抖，胸中作嘔大吐。（陳瘦竹譯）

（上接第二十頁）翻遍衣櫃，到處找尋。誰要和他做交易，必須自己先認吃虧。他從來不讓誰管他園裏的無花果；甚至不准別人走進他的園地；不僅如此，就是樹子撒撒之類落在地上，亦不許別人去檢。他每天去察看他的田地，看到四圍的籬笆仍在原處，他才覺得放心。要是有人欠他的債，過期一天不還，他就利上加利，決不寬融。如果他妻請來賓客，就將食物切得又小又薄，親自分配給他們。



# 人物素描

Theophrastus 作

蕭夫拉司徒斯 (Theophrastus, d. 278 B. C.) 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之弟子，後繼其師講學於雅典城外萊樓翁書院 (Lyceum)。平生著作甚富，有植物學九卷蔬菜學六卷傳於世。然其最大之貢獻，則為短小精悍犀利深刻之「人物素描」三十篇。蕭夫拉司徒斯曾函友人玻利克勒斯 (Polyalos)，述其著作經過：

「在一個民族之中，如希臘人，雖然住在同一地方，受着同一教育，而人的言行舉止，却無一相同，每當我追究其中理由的時候，總是不勝惶恐。」

「你知道，好朋友，我對於人性，向來喜歡精密觀察；我現在九十九歲；在此數十年中，我曾與各色人等親密交談；而於每一個人——無論智愚賢不肖——的言行舉止，未嘗稍加忽視。本此經驗，我來描寫人各不同的性格特徵，諒無不宜。因此，我就陸續描寫各種人物的日常行為以及所謂習慣動作，呈獻給你。」

「好朋友，我深信，這類作品，對於後世之人不無裨益；我們看過這些好榜樣與壞榜樣之後，立刻知道該惡如仇，從善如流，而無愧於賢德的祖先。」

「現在再說我的作品；請你依照我的步驟，判斷我的觀察是否正確。閉口少說，我就開始描寫君子；根據我的原定計劃，第一步先解釋名詞；然後描寫那類人物的言行舉止。我想應用這種方法，依據每個人的特異之處，表現與人性有連帶關係的各種特性。」

這部作品，不僅對於當時喜劇大師梅南德 (Menander) 貢獻甚大，而於英法等國小品文中的人物描寫，影響亦至深且巨，如 Joseph Hall, Sir Thomas Overbury, John Earle 與 Jean de la Bruyere 所作「人物素描」(Characters)，無不師承其法。此書有 Jebb 英文全譯本，遍訪不得。茲據 Grant Shou-erman 所譯 Century Readings in Ancient Classical Literature 中無名氏英譯五篇，重翻印大。

## 偽君子

偽君子的一言一行，都是一種圓滑手段，藉此隱藏他的惡意。這一類人，走到他的仇敵面前，故意大講交情；他分明正在暗算別人，可是當面却又動殷奉承，看到他們遭遇困難，便去慰問他們；對於曾經毀謗他的，他當眾說他曾經罵過他的人；他逆來順受，唾面自乾，凡是有人因為被他暗算吃了大虧而十分怨憤的時候，他就用甜言蜜語敷衍他們。

如果別人有所要求，偽君子一向慣於閃爍其辭，避免直接答覆；譬如有人特地找他商量一件緊要事情，他就說「你明天來找我吧」。避免人家追問，他總設法推托，說是剛從遠處回來或是昨晚方才到家，或是近來多病，不談那件事情，還在慎重考慮之中。假如有人向他借錢，或是來收他的捐款，他便說近來一個錢都沒有賺到，可是等到生意蕭條的時候，他便說大吹他做買賣如何精明能幹。他假裝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故意食言。他善於規避隱因，巧妙推卸出不盡；有的時候，故意裝腔作勢，彷彿正在考慮某件事情；有的時候，却又茫然一無所知；有時聽到別人的話故作驚異，有時又說正合他的意思。他慣用一套口頭禪，現得與眾不同，他常說這類話：「我真不免要慳吝」；「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大為驚奇」；或者，如果另有作用的話，他就說：「我不是你所想的那一種人；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一類話；你說的話，全不可信；你要說這一類話，最好找另外一個人說去；說老實話，我真不知道，騙人的是你，還是他。」

但是，你得謹防這一類人，他慣用這類迷離恍惚的話，掩飾他的陰謀毒計。假如一個人的舉止行動並不單純，而他的每一個字都是經過深思熟慮，那末，這一類人，比狐狸更壞，我們更應該躲避。

## 碎嘴子

碎嘴就是多話，想到就說，說個不完。有次，一個碎嘴子碰巧坐在一個陌生人旁邊，開口便囉囉嘖嘖，細說他妻子的各種長處；然又說昨夜做了個夢，接着他就大談其夢；最後又說晚餐時放在他面前的菜，一樣一樣說給人聽。說到這裏，舌頭上像是塗了油一般，說得越來越快，滔滔不絕；後來，他神氣活現，熱有介事的說：「唉，我們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不知壞到那兒去了！市面上市上殺子

的價錢，跌得簡直不成樣子！這城裏擠滿了外路人！這時候，酒神節 (Bacchanalia) 早就過了，海上到 都是船隻；這時候，要是老天爺高興，下一陣大雨，夢子那兒就得更快了」。說着，他就宣佈，從明年起，他決定親自去種地。他說：「可是，這幾年頭，要想混碗飯吃，好容易！我，你是個外路人，所以，我得告訴你，上同過節的時候，那個玩最大一根大根的是戴爾福 (Damiphus)。說起來，請你告訴我，奧德翁 (Odann) 音樂廳一共有多少柱子。昨天，我不舒服——嘿！請問，今天是幾月幾日呀？」

## 冒失鬼

凡一個人，他的言語舉止，用意雖好，但總不合時宜，因此人家見他，都不歡迎。這冒失鬼，一旦有事，要請教他的朋友，總在人家正是忙得頭昏眼花的時候跑去攔路。他的情緒正在生病發燒，他就去陪她吃飯，請人因為作保而受連累，剛將款項付清，這冒失鬼却去請他出來做他的保人；一場官司剛好判決，他却不早不晚跑去提出他的證據。吃喜酒時，他嘲笑女性，他遇見剛從遠處歸來的人，便邀他們和他一路去迎神賽會。他分明對他說過你的貨物已經脫手，他却大獻殷勤，情願給你兜一個背出高價的主顧。他站在大庭廣眾之中，從頭到尾敘述一件大家早已非常熟悉的事情。凡是遇到某種事情，當事人真心不願意他來干涉，但又不好意思當面阻止不來插嘴，他却愛管閒事，夾在真與假之間。每逢大家正忙着宰牲祭神飲酒作樂，他卻跑去討債。假如他碰巧走到鄰人家去，看見鄰人正在打奴隸，他就站在一旁，大談從前他家所發生的那一件事情，說是一個僕人，亦像這樣換了一頓打罵之後，就跑去想懲自盡了。假如有人請他出來調停事端，雙方本來都想和解，可是因為他在中間纏夾不清，反而又使雙方爭執起來。人家還沒有吃晚飯，他就去約人家跳舞。

## 吝嗇鬼

吝嗇就是過分節省，而且看得不近情理。吝嗇鬼特地到借戶家裏，追索上月沒有付清的牛文錢。請客的時候，他細心注意每位客人喝了多少杯酒；每逢祭神的時候，他的供品總是最少。他買日用的零碎東西，無論價錢怎樣便宜，他總嫌貴。傭人打壞了他的罐子罐子，他就扣除傭人的工資；要是他的妻子偶然掉了一個銅紐扣或是一個小銅幣，他就將桌椅箱櫃一齊搬動，(下接第十九頁)





# 重要啟事

本社業務日繁，原址不敷應用，自即日起，分在吳淞路及北四川路兩地辦公。以後各界來函，請改投「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為荷。

## 直接定閱·優待十天

從本期起，我們仍須增售一千元，以維持收支平衡；每份收售七千元。但為優待直接定戶起見，在一月十五日以前定閱的，仍照原價（見第三頁上右角價目）；外埠以郵費為憑。

合訂本在一月十五日以前，亦仍照原價發售，每冊六萬五千元；自一月十六日起，每冊收售八萬元。

## 政府改進為一切之前題

編者先生：今天打開大公報一看，有兩件新聞頗值得注意，同時也令人發生感慨！第一件，司徒雷登大使在北平發表談話，最後強調中國目前局勢之解決，必須靠三方面的力量：（一）政府的改進，（二）人民的覺醒，（三）外來的協助。第二件，成都電報：蓉市最近致談話的參議員官感予突然失蹤。這兩件事連起來，甚有意味，也可以表明現階段中國的政情。我個人以為司徒大使所提出的三點，不能並列，必須把第一點——政府的改進——做為其餘兩點的前題，才是關鍵所在。大家知道，中國的局勢精如此，人民中的確已有覺醒的自由份子，可是高高在上者對他們

總固著一種敵意，使他們不能形成力量，這是事實。美國例警不想借款？但我們老實面，那就多所考慮了。官感予的大名，不但震動了成都，就是四川全省以及全國都已知這道是一個真正能代表民眾的好漢，為什麼會失蹤呢？這其中就有文章了。前些日子，有一位前輩先生曾有這樣的感慨：現在的中國，有心人既不能做甘地，又不能做薩萊士。這兩句話，真可說「言我言平」，確能搔著癢處。現在據說已經行憲了，我們拭目以看政府的改進的程度如何？官感予一案的結果如何？

周一志 十二月廿九日 上海

## 又一個被鬥爭者的陳訴

編輯先生：拜讀貴刊三卷八期讀者投書欄，鄙人對貴刊之公正，無任欽仰。現在政府確有甚多不滿人政者，常見京滬一帶許多報紙刊物大加攻擊，實屬無當。但對中共的「解放區」則避而不談，殊失公正。不潔是不敢言，不欲言，抑立揚關係不傾言？人心之壞，難於新極！鄙人係山東平原縣馬腰務鎮人，於三十年離家就學於安徽阜陽國立廿二中，旋以經濟及環境關係加入軍隊，隨軍抗日，勝利後編餘。深表同情，對國事雖無大功，亦已流過血汗，方冀回家來信，驚悉去年七月九日，接舍弟自濟南來信，驚悉舍弟遭共軍鬥爭，家徒四壁。除鄙人老妻被共軍抓去，強迫加入婦女會外，全家老小於廿四年陰歷十月間星夜捨命逃奔濟南，一家在濟流衣乏食，終日以淚洗面，苦不堪言。共軍鬥爭的理由：一因舍下是「資產階級」（家中有田田卅五畝）。二因家曾於戰前在政府當過小職員，共軍稱為「國特」。三因鄙人在外作事，共軍曾見往書寄家之信，因之更加憤恨。四因本縣共軍區長邱某係一無賴刁棍，舍下早有嫌怨，藉以報復。舍弟來信言，若非夜間逃出，全家必遭

活埋，並稱：敵隊被鬥爭者佔半數，因言語不慎或被指為「國特」而被刀砍活埋者日有所聞！人人危懼，朝不保夕！家鄉已成人間地獄等語。鄙人聞訊痛苦萬狀！曾蒙西安華北新聞報登出舍弟來信，以向社會人士控訴，並曾投寄西安書報精華社，詎料該社未予刊出，不悉中共及其同情者所稱的「自由」、「民主」，一解放，作何解釋？現在舍下的地獄瓜分，房屋被扒，老少逃亡，言之悲痛欲死，素仰貴刊立論公正，主持正義，為特哀懇編輯先生賜登貴刊一角，永世感戴不忘。

郭少川 十一月七日 陝西涇城

## 上海監獄

編者先生：上海監獄係前英租界工部局監獄，其時外人為主，國人為奴，一切設施，悉與其殖民地政策配合，同一監獄，有中西畛域，設備亦殊。監禁外人，儘可優待，國人則另以獄棚式小室囚禁，制規嚴密，動輒得咎，稍有不通，輒棍毆之。同屬人類，同為守法，而待遇懸殊如此。

勝利以還，接收監獄，兩年於茲。整頓限於經費，原有設備，漸難維持，大有每况愈下之勢。際此國步維艱，自難苛求。惟人犯待遇，仍有差等，不特中外人犯待遇之各別，抑且本監職員亦不若外籍犯之享受。爰就該監中外人犯待遇懸殊情形，陳述於后：

一、外籍犯禁於感化院，三人二人一室，內有果殼床燈等設備。其他人犯，皆無床鋪，更無桌椅，三人一室，室大不知外籍犯室六分之一，更、電燈裝置可隨意開關。尤有甚者，值此非常時期，本監職員嚴禁使用電燈，而外籍囚犯，居然任意裝置，燭架取燈。

二、例假日及非辦公時間，人犯一律收封（鎖於室內），其他時間，除操作者外，整日禁於一室。外籍犯既飽食終日（

有配給麵包），無所事事，如與普通犯人同等待遇，自應不予閉封。然而非特例外閉封，且在例假日及普通犯收封時，外籍犯仍逍遙室外，怪叫聲聲。甚者隨意離去監房（感化院），乘與所之，看守尾隨其後，來去匆匆，儼若當差。無殊「洋大人」之保護。

三、家屬之接見，普通犯均依法定時間在法定場所為之。外籍犯不然，另於輪匙間（全監輪匙之總集之處，武器庫亦在其旁，為警衛禁地），接見，每月次數倍於普通犯，每次在一小時以上，較之普通犯每次五、六分鐘，大相徑庭。外籍犯且可攜倚言歡，談笑自若（與普通犯之隔窗對立，自有不同。）吸煙不禁，人犯家屬傳遞香煙，授受鈔幣，毫無忌憚。

張明琴 十二月十日

## 關於「美國的機器」

編者先生：讀貴刊三卷十期刊載史超禮先生的「美國的機器」一文，發現觀點毛病。

（一）關於工作母機之意義：史先生說「工作母機是一切工業生產的基本」這是对的，但他接下去說「這等於要燒飯非要有鍋灶；要成衣非要有針線；要種田非要有犁。假若把燒飯、成衣、種田擴張為大業工業生產的話，那麼鍋灶、針線、犁就相當於他們的「工作母機」。這道個例，實有檢討的必要。因為如照這樣解釋，反而把「工作母機」的原意失去了。工作母機實際是製造各種機器的機器，是最基本的機器。譬如造紡織機，許多另件都離不了車、刨、鑽、銑、磨等等基本工作，所以有了工作母機就可製造紡織機，因此我們可以說車床、刨床、鑽床等是紡織機的「工作母機」。「工作母機」的「母」字，含義很好，譬如母親，生下子女來，母親是人，子女亦是人。工作母機是機器，製造出來的亦是機器。（下接十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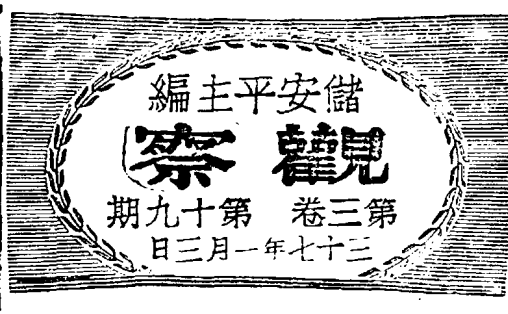
（二）關於工作母機之意義：史先生說「工作母機是一切工業生產的基本」這是对的，但他接下去說「這等於要燒飯非要有鍋灶；要成衣非要有針線；要種田非要有犁。假若把燒飯、成衣、種田擴張為大業工業生產的話，那麼鍋灶、針線、犁就相當於他們的「工作母機」。這道個例，實有檢討的必要。因為如照這樣解釋，反而把「工作母機」的原意失去了。工作母機實際是製造各種機器的機器，是最基本的機器。譬如造紡織機，許多另件都離不了車、刨、鑽、銑、磨等等基本工作，所以有了工作母機就可製造紡織機，因此我們可以說車床、刨床、鑽床等是紡織機的「工作母機」。「工作母機」的「母」字，含義很好，譬如母親，生下子女來，母親是人，子女亦是人。工作母機是機器，製造出來的亦是機器。（下接十九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北四川路  
電話：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四三三八二

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零售：六萬五千 郵寄：十二萬  
訂費：十萬元 郵寄：二十萬元  
航掛：九萬元 航掛：十八萬元  
法辦：如郵資漲價，請補郵費

總發行所：北平新廣書店  
北平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本期作者

-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 劉維階：武漢大學副教授
- 李季友：中央大學學生
- 嚴紹端：印度金印廣播公司
- 章方：清華大學教員
- 余才友：北平新世日報編輯

# 我們建議政府調查並公佈

## 白報紙配給情形

儲安平

最近英商宇林西報、美商大美晚報和上海報業公會，因為白報紙配額問題，引起嚴重糾紛；上海報業公會於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召開的第四十二次會員大會決定第四季白報紙配額時，認為宇林西報和大美晚報在紙張篇幅上，未能遵守公會公約，故將宇林西報的白報紙配額，按照第三季配額減去百分之九十，即自九千四百十元美金減為九百四十一元美金；大美晚報的配額按照第三季配額減去百分之五十，即自八千四百五十八元美金減為四千二百二十九元美金。被處罰的兩報連日以極大的首頁新聞地位及社評地位，向報業公會提出抗議。在性質上，這本來是一個同業公會之間的內部問題，但在趨勢上，幾乎變成一個涉及國際性質的外交問題。輪管處主任委員張公權于十二月二十日致函大美晚報，謂白報紙配額之最後決定權，在輪管處而不在報業公會，並謂該處對於宇林西報及大美晚報之配額問題，將有公平之解決；遂使情形略趨緩和。我們現在願就一年來白報紙配給情形，陳述意見，希望政府能使白報紙的配給制度合理公平。

白報紙的價格在三十五年一年中，極其平穩。從三十五年底起，開始波動；經常在二萬五千元一令的白報紙，五萬、十萬、十五萬、躍漲不已。在白報紙曾經最高漲到一百五十萬元一令的今天來看，十五萬一令的價格，不啻是黃金好夢，令人懸憶不止。但在三十六年二月間，一般文化事業的經營者，對於這種漲無止境的白報紙價格，已都惶惶不安。在這時候，政府決定以國家的力量來扶助文化事業，遂有白報紙配給制度的施行；在政府每三個月一次的進口限額中，以一定的數目，配給文化界出版界，使得到配額的出版機構，可以向政府購買外匯，訂購報紙。其後白報紙的價格，一日千里，二十萬、三十萬、五十萬、八十萬、一百萬、一百二十萬，一直到最近最高的一百五十萬（一令），白報紙的價格越漲，白報紙配額的重要性便越增加。正如宇林西報在這次的配額爭端中所說的，假如他們不能獲得他們原有的配額，他們勢必被迫停刊；這話既非誇大，也非威脅，在實際上確有可能。事實上，今日中國的出版界，無論是報業、書業、或雜誌業，無不為這高漲的紙價壓得透不過氣來。以本刊論，我們在三十五年九月創刊時，紙價祇有二萬五千元一令，現在漲到一百五十萬元左右，約漲六十倍之多，但是我們創刊時的售價，祇有五百元一份，即以本期增售七千元一份的售價言，本刊的售價亦僅上漲十四倍。這在同一時期內，紙價已漲六十倍，售價祇漲十四倍，都是確確實實的事實，而其對比的強烈，則令人看後不禁心弦震盪。除非報紙、書籍、或者雜誌，它的銷路或者它的售價能與白報紙的價格作比例的增加，否則終將血乾汗盡，垮了完事。但是報紙、書籍、雜誌，無論是銷路或者售價，要和白報紙的價格作比例的增加，均不可能。普遍的貧窮使報紙、書籍、雜誌的銷路越來越呆滯，一切出版物的銷路，不僅無增加之望，反有下跌的趨勢。經營門市的人都在叫苦；看書的人多，買書的人少！肚子都吃不飽，還有什麼錢買書呢？支出的增加，使出版品的售價必須增加，售價的增加使買得起的人越來越少，而銷路越少則售價更趨增加；如此循環，出版業的前途便越來越黯淡消沉。所以現在大家

都希望獲得白報紙的配額，藉以減少出版品的成本，勉力撐持，以維護文化事業的生存。

過去一年中政府所實行的白報紙配額制度，我們認為其中最可批評的地方，即上海一地在全部配額中所佔的比率，實在太大。據我們所獲得的材料，即以最近這一季，即第四季（包括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及三十七年一月）的白報紙配額分配情形說：第四季的配額總額是二百五十餘萬張，但上海一地的書業分到八十餘萬張，約佔總額的三分之一；上海一地的報業分到六十餘萬張，約佔總額的四分之一；國民黨黨報紙刊物分到三十五萬餘張，約佔總額的八分之一，上海的紙商業分到二十餘萬張，而除上海以外的全國各地的非國民黨黨報業，包括北平、天津、漢口、廣州等地，一共亦不過分到三十餘萬張。易言之，在全國的白報紙配額中，上海一地所分配到的，幾乎佔到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三十六年夏天我在天津旅行時，平津同業大都表示上海書報業享受的配額數額太多。在同一時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李俊龍副部長視察河南一帶時，當地的同業也一致呼籲，要求享受白報紙的配額。這一年來，內地報業因受紙價的重壓，被迫縮小開數甚或停刊者，時有所聞；西安紙荒的嚴重，幾乎使西安全體報業解體。再以上海報業的分配情形而論，即以本季（第四季）而言，據我們獲得的材料，其分配情形如左：

|          |              |
|----------|--------------|
| 新聞報      | 一四七、五四四元（美金） |
| 申報       | 九一、五七七元      |
| 大公報      | 八三、五三三元      |
| 正言報      | 二九、一〇〇元      |
| 東南日報     | 二八、七〇〇元      |
| 和平日報     | 二六、二六二元      |
| 前鋒日報     | 二二、一五七元      |
| 益世報      | 二二、一五七元      |
| 商報       | 二二、一五七元      |
| 大陸報（英文）  | 二〇、九一九元      |
| 華美晚報     | 一〇、二二三元      |
| 新夜報      | 一〇、二二三元      |
| 時事新報（晚刊） | 一〇、二二三元      |
| 大晚報      | 一〇、二二三元      |
| 新民晚報     | 一〇、二二三元      |

|        |        |          |      |
|--------|--------|----------|------|
| 誠報（小報） | 一、六〇〇元 | 東方日報（小報） | 九五〇元 |
| 活報（小報） | 一、五〇〇元 | 辛報（小報）   | 九二〇元 |
| 風報（小報） | 一、五〇〇元 |          |      |

右列數字可以幫助我們瞭目前上海報業白報紙配額分配的一般情形。但以整個國家為單位來看，我們不能同意這種分配是公平的。北平、天津、濟南、青島、漢口、開封、西安、蘭州、迪化、成都、重慶、貴陽、昆明、桂林、長沙、南昌、廣州、福州、瀋陽等地，各有其優秀的報紙，在各區域的地理地位上，負其傳播文化的使命，我們絕不能如此厚于上海一地而薄于全國各地。我們認為這種分配比率，未免太偏。政府應以全國為單位，就各地報業與出版業的需要與貢獻，衡量實際情形，作合理而公平的分配，不宜將感情完全側重於京畿附近的一二個都市。

再就上海一地而言，在過去一年中，白報紙的配額情形，物議甚多。最通常的兩個毛病：第一個是分配不平，有的人家配得多，有的人家配得少，多的多到超過其實際的需要，少的少到遠不敷其實際的需要；第二個是分到白報紙配額的人，當他利用所分到的白報紙配額時，不一定能符合國家所以分給他白報紙配額的本意。國家所以要給各報館各書店各出版機構白報紙的配額，其目的乃在減輕報業、書業、出版業在用紙方面的負擔，亦即間接減輕讀者的負擔，用以傳播有益於社會的文化及思想。白報紙配額的目的，並非借此以補貼各受配對象的龐大而近於浪費的行政開支，或借此以肥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私囊。白報紙的配額不是一種分贖、救濟、或補貼，受配對象應當將所配到的白報紙，用之於印刷報紙或出版書籍，不得將配到的白報紙作為受配對象在業務上的一種資金，發生買賣行為，以此週轉或以此贏利。但一年以來，實際情形與原定目的，未必能完全符合。無論報業或書業，有些人家所分到的配額，是否不超出其實際需要，不免令人懷疑。在報業方面，據我們所知，曾有人提議在報業公會內組織一個小組委員會，調查各報的實際發行額，用以決定該報所得到的白報紙配額是否超過其實際需要，但這個提議始終行不通，因為大多數的報紙都不願公開其實際發行額。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密勒氏評論週報第一篇社論中就有這樣的敘述：上海每一家報紙都虛報他們的發行額，用誇大的發行額以便招攬廣告。密勒氏評論週報甚至懷疑，上海有些報紙，為了要求配紙，誇大他們的發行額。密勒氏評論週報的記者說：他們曾經聽說，有一家報紙自稱日銷六萬份，但報業公會於分配配額時，知道其數不確，所以打了一個對折，祇給了那家報紙相當於日銷三萬份的配額。那一家報紙發行人，一方面向

報業公會抗議其議決的不合理，一方面心裏却十分高興，因為實際上這家報紙僅值日銀二萬份，（密勒氏評論週報一〇八卷四期一〇八頁）。張君勳先生有一次告訴我：他們所需要的白報紙是一家半官方報館分給他們的。一般人都有種共同的印象，即單就上海一地言，白報紙的配額並不是完全公平的。這種不公平的情形同樣見之書業方面。我們甚至又可以說，書業分配白報紙的情形，比報業更壞。報業每一次決定配額後，其配額清單雖不向社會公開，但在報業公會的會員之間，是公開的，各會員還有機會知道每一家所得到的配額。書業公會則除了理事們之外，其他會員很少知道每一次白報紙配額的實際情形；一切都操之於少數理事們的掌握之中。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先生，曾有一次口頭要求書業公會公開白報紙配額的清單，但被詢問的人則要求巴金先生用書面提出來。其後文化生活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萬有書店三家聯名正式致函書業公會，請求公開白報紙配額賬目，但書業公會迄無隻字答復。有許多人都懷疑書業公會的理事會，利用其自身為「理事」，都能分得相當多的白報紙配額。這種懷疑有無根據，祇須書業公會一方面公佈其理事名單，一方面公佈其過去各次配額的清單，便可證明。在書業中，有許多的確確在認真出版有價值的書的出版業，他們所分到的白報紙配額，非常微小，遠不敷其實際需要，以致有許多稿子，業已排好，打好紙型，而沒有白報紙付印。但有些出版色情書籍的書店，却可以獲得為數甚大的白報紙配額。又有些書店，白報紙配額雖然分到不少，但極少出書，就其分到的白報紙「坐吃」。所以現在上海有一個新名字，叫「吃白報紙」。前幾天，上海新民晚報上有一段新聞，說有一家書店，要拋出白報紙，價達二百億之鉅。這個消息假如是事實，則大可證明書業中的確有人配到了白報紙而不用以出版書籍。政府以國家外匯購進的白報紙，配給出版業，原是鼓勵並幫助出版書籍者，而受配者却用以作為他們的業務資金，移作非與直接付印有關於用；這實大違政府施行白報紙配給制之原意。更進一步說，我們認為白報紙的利用，應以有益於社會的文化事業為限。我們絕不同意以國家艱難的外匯購進的白報紙，浪費在印刷大篇幅的商業廣告或娛樂廣告，或者印刷色情誹淫的文字。前述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三家致函書業公會，一方面要求書業公會公開配額清單，一方面會質問書業公會為什麼出版黃色色情書籍的書店却可獲得極大的白報紙配額。我們認為這種質問極其重要。白報紙的配給，既要公平，亦須合理。一切分配超過了其實際需要、或用分配到的白報紙去印刷無益於社會文化的圖書，或者乾乾乾分到報紙而不出版書籍，「坐吃白報紙」，這一切情形我們都認為是不合理的。這種不合理的情形，不

僅浪費着國家的外匯，並且間接剝削了全國學術界文化界的作者讀者的利益，有害於整個國家的文化事業。我們更須進一步地明瞭，目前白報紙價格的如此飛漲，亦與這種配額制度有關，因為絕大部分的白報紙配額都給「既有對象」分去了，所能剩給紙商的數目也就有限，所以紙商在供不應求的情形下，囤積居奇，高抬售價，其結果，使一切不能獲得政府配額的出版業，統受其累。

關於本刊自身，我們亦願在此略述數語。我們過去的用紙，都是向市上紙商零購的。我們在三十六年五月曾一度向中央信託局購紙，請求購買四十噸，公事至七月才批復下來，准購兩噸。中央信託局的紙是日本紙，但須照加拿大紙的市價七折計算。事實上，我們申請時，市價僅二十萬元一令，但批准購紙時，市價已超過了三十萬元，即使打了七折，其實際支付的價格，還比五月間申請時的價格為高，而紙質則遠不如市上所購的西報紙。據說最近上海有二十幾家科學期刊聯向中央信託局購紙，祇批准了一噸，每家祇分到二令左右，我們覺得這簡直是滑稽。我們於加入書業公會後，書業公會在第三季配額時，曾給我們三百美元的配額，僅敷本刊半月之需。我們因為書業公會的配額不敷本社實際需要遂甚，故于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雙掛號公函一件致書業公會，正式請求該會派員惠臨本社，調查本刊的實際需要。我們的掛號信收據是上海第五郵局第 0747 號，並於翌日（十一月二十八日）收到書業公會的「收件回執」。但迄今一月，書業公會既未接受我們的請求，派員調查，亦未有隻字之答復。我們致函書業公會的態度是誠懇的，而且我們認為我們這種請求乃是基於一種合作的精神，願意協助書業公會明瞭其會員的實際需要，以作為該會下次決定配額時的參考。本社現除出版週刊外，並將出版叢書，叢書的原稿且已陸續寄到，本社對於配紙的需要，比以前更為迫切。我們絕對不能承認，那些色情的書籍，在整個國家的文化生活中，比本刊所作的貢獻更為重要。那些色情書籍都可獲得為數可觀的配額，為什麼我們所分得到的獨如此之少！我們對於這種不公允的情形，難於緘默！

白報紙的配給制度已行一年，現在又是一個年度的開始。我們認為政府對於過去一年白報紙配額的情形，亟應加以調查；究竟過去一年中的白報紙是如何分配的？其實際用途的情形又如何？在書業方面，到底過去一年中出版了多少書籍？那些書籍？其用去的紙量與配給的紙量是否相符？我們希望政府加以調查，並公布其調查結果，使一般社會都能明瞭這一方面的實際情形。對於過去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形，政府應根據調查所得，作進一步的改善。

（十二月三十日）

# 知識生活的偏向

劉緒貽

## 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的脫節

任何一個社會裏面，尤其是離開原始生活較遠的社會裏面，都有一羣人，靠獲取、傳授、或運用知識過活；從經濟的觀點看，這便是販賣知識。這種人，我們通常稱為知識階級。事實上，人類的生活行為，除開很少的幾種本能反應以外，大部是學習得來的，裏面都多少包含着知識的運用。比如一個農人，並不是生來便會種田的，因為種田也需要關於播種、加肥、除草、收穫、天候、土壤等知識；愈是要做一個好的農人，需要這一類的知識也愈多。石工木匠，至少也得要懂得如何應用規矩繩墨，做生意要充當學徒，這表明工商行為也是不能與知識絕緣的。不過，這些人的生活行為雖然與知識有關，但有兩個特點：第一，他們知識的獲取與運用是混雜在一起的；即使有距離，也不會太遠。做生意和做手藝的人，雖有一個當學徒的時間，但他們在此時間所學的知識也同時在應用。第二，這些人的知識都是和生產勞動直接聯繫在一起的；離開了生產勞動，他們的知識便沒有什麼用處。至於知識階級的生活行為與知識的關係，則與此不同。第一，他們獲取知識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亦即獲取與運用知識之間，有一個很長的距離，所以凡是閒暇少的人都做不到。第二，他們獲取與運用知識的活動，是和生產勞動無涉的，至少沒有直接的關係。因此，一個人變成一個知識份子的過程，便是他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過程。

由於運用知識方式的不同，知識份子可以分成許多類。在傳時代的中國，大約只有做官的和教育的兩種。現在，除了公（包括文武兩類）教人員以外，還有自由職業人員如醫生、律師、藝術家、工程師、新聞記者等。由於職業的分化，各種知識份子對於社會的作用不同，影響不同，此地篇幅有限，暫不詳說。不過無論職業如何分化，他們有一點總是相同的，即如前面所說，培養他們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而他們的工作，又和生產無涉，不能，至少不能直接增加財富。換句話說：他們都是需要社會來養活的人。

尤有進者，根據美國經濟學者凡布倫（Thorstein Veblen）的分析，一個知識份子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途徑愈速，身份也愈高。所以從前中國讀書人

的面孔白、吃飯少、指甲長、多愁多病等，俗語稱為「秀氣」，都代表一個人的身份。愈是「秀氣」的人，也便愈為社會上一般人看得起。然而，從另外一方面看，這包括兩層意義。第一，愈是「秀氣」的人，愈是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沒有照顧的力量，因此便得一批人服侍。設過紅樓夢的人可以算算，服侍賈政和賈寶玉這兩個寶貝的，直接間接一共有多少人？目前也許不容易找出這種極端的例子，但仍然辦公室裏有工友，家裏有廚子、老媽、和車夫等。這又是一大批不生產業的人。所以，一個社會裏靠販賣知識的人愈多，不生產業的人便加速度的增加；相對的，生產的人與生產物便愈減少。第二，脫離生產勞動而身份又高的人，一定要有些東西來表明他們的身份。於是，他們吃要吃得好些，穿要穿得漂亮些，玩耍玩得巧些。生產這些好食物、漂亮衣着、和巧玩具的勞力單位，自然比生產普通食物、衣着、和玩具的勞力單位要多些。所以社會上這種身份高的人愈多，社會的生產負擔也便愈重。

既然從生產的立場，知識階級在社會上是一個純粹的負擔，所以每一個社會，如果生產的技術不變，其能養活知識階級的數量，亦必有其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這個社會便要出亂子。一方面是生產者，尤其是農民的暴動；一方面則是知識階級的分化。在這種分化中，一部份知識份子或者為了鑽不進「既得利益」的那一羣；或者抱著一種悲天憫人的精神，為生產者抱屈；或者兩種緣因都有，於是組成團體，往往與暴動的生產者結合，反抗知識階級中的「既得利益」羣。這種演變，有時再加上別的色彩，往往是內戰的基本緣因。尤其是中國內戰，更大半淵源於此。如果我們認為內戰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種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完全脫節的社會結構，實在有改弦更張的必要。

## 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的間接聯繫

要補救這種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完全脫節所引起的缺陷，不是沒有辦法的。但是這種補救的辦法，並不是要把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直接聯繫起來，因為社會分工是一個普遍的現象；愈是文明的社會，分工愈複雜，愈有必要。只要我們不想恢復原始生活，只要我們不想「率天下而路」，我們便不必企圖勸從



專知識活動的人，同時也去種田、做工、或經商。不過，從事知識活動的人，雖不必同時去種田、做工、或經商，也不必盡去談玄說理，吟風弄月，卻可以做些更有用的事，這便是幫助種田和做工的人去改良種田和做工的方法，以增加生產。這便是自然科學發達以後，西洋和日本一部份知識份子所走的路。

這一部份知識份子，也需要長期訓練，也并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但是他們的活動，通過生產技術的改良，和生產勞動間接的聯繫了起來。我們這裏篇幅有限，不能一一舉出例來，說明科學家與工業家等，怎樣用育種、防蟲、防旱、澆灌、運輸、肥料改良、機械的應用，以及科學管理等等，來幫助農人和工人增加生產。我們只要選出一個事實，便可以有個整個的概念。北美在白種人沒有去以前，只住着少數印第安人。這些印第安人中，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部份是不直接參加生產的。但當時北美沒有一個像樣的文化；全部人民，都度着原始或者近似原始時代的生活。三四世紀以來，白種人把歐洲的科學與技術帶到了這塊地方，而今，這同樣一塊地方，不獨養活了更多更多的人；而且，北美的生活程度，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一九四六年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美國約一萬萬四千萬人，而從事農業生產的，只有二千五百二十萬人。相反的，他們的知識活動加多了，全國進修教育到了高中的程度，好幾邦更到了兩年畢業的大學。靠獲取與傳授或應用知識為生的人，在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更是有增無已。這都是由於他們的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間接聯繫起來的結果。

我們知道，縱然不像凡布倫所說，脫離體力勞動或生產勞動是一種基於人性的傾向，至少也是林頓（Ralph Linton）所謂普遍文化型。因為無論在那一個社會裏面，人們只要能以知識生活來脫離直接生產勞動，都是會如此作的。所以，每一個社會裏面，純消費的知識份子，只要是沒有特別阻礙，總有增加的傾向。不過，如上所說，除非我們把知識生活和生產勞動，通過生產技術

的改良，間接聯繫起來，一個社會担負知識份子的力量，是極其有限的。也就是說，這個社會提高生活程度的力量，是極其有限的。

### 中國社會知識生活的偏向

從上述觀點來看我們的知識生活，無疑的，兩千年來，我們的知識生活是走了一條偏路。從西漢以來，我們的讀書人便着不起「奇技淫巧」，禁止言「利」。我們只要讀一兩種寬的經義論，便可以看出這種偏向的程度。其結果，我們的知識生活完全與生產勞動脫了節，讀書人變成社會上的純粹負擔。歷史上，往往到了社會上知識份子達到飽和程度，遇着此路不通時，也有出來補偏救弊的人，如劉晏、王安石、張居正、徐光啓等，但終因勢孤力弱，難挽狂瀾於既倒。鴉片戰爭以來，我們有意無意的覺悟了這種偏向，於是辦新學堂，派留學生，但除了極少數例外，我們想把知識生活與生產勞動間接聯繫起來的企圖，都僅止於獲取知識這一段，（也許有人以為到了傳授知識這一段，但在大多數情形中，我們傳授的也只是我們受訓練時獲取的知識，並不是後來自己研究的結果。）沒有再向前走。因此，我們農人以及大多數工人、尤其是農村中手藝工人、的生產方法，仍然留在舊時代，養不活更多的人；也無法提高我們的生活程度。這種偏向的知識生活是絕對沒有前途的。民國以來，我們的新教育制度造出了更多的知識份子，更多更多純消費的人，這些人都要有個安插的所在，官場中，學校裏，投機場所，容納的數量是有限的。而且，做官和投機雖好，當教授雖然還沒有餓死，但是，如果我們沒有一大批人去把知識生活和生產勞動間接的聯繫起來，官與投機家終是要被清算的，教授也有一天是當不成的。

##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

### 主義者的道路

李孝友

讀了「觀察」三卷十期楊先生「關於中共往何處去」一文，一方面，一方面，須要加以開發與引申。本來楊先生那封信的目的只是在說明文章不能交卷的原因，但附帶的談到了自由主義者在目前對於中共應取的態度問題。楊先生說，感到楊先生的若干論點我們不能完全同意，一方面又覺得楊先生所提出的問題

「自由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原是有距離的，自由主義者彼此見解既不相同，此距離之長亦因之而不同，其中有同情中共者，有反對中共者……」。綜觀全文，楊先生似乎以傾向後者自居；目前他之所以保留批評者，乃恐被人曲解作為「幫閒」的工具。本文的目的即在度量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中間的一般距離，並討論在中國此距離是否可以縮短至最小可能。

自由主義是一種人生觀，是對於社會的一種態度，因其所處之社會背景與時代背景之不同，其態度與特性因之而異。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無論任何時代的自由主義者都是基於個性的自覺和價值和企求個性能得到完美的自由發展為出發的。所以對於任何抑壓個性的社會制度，自由主義者必挺身反對。自由主義者的這種敢於反抗權威的叛逆精神，在整個人類進化史上有著極其輝煌的偉績。古希臘雅典的自由主義者曾兩度反抗貴族與財閥的專制，促成梭倫 (Solon) 與克利西尼 (Clisthenes) 先後的改革。中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更揭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兩面光輝的大旗。研究過近世史的人，更可以從洛克、盧梭、伏爾太、潘恩……這一串響亮的名宇裏，看出其對人類文明的卓越貢獻。

自由主義之淵源甚長，我們不必從希臘辯論學派 (Sophists) 主張「人是萬物尺度」的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一算起，因為對於後世，尤其是對於中國的智識份子有深厚廣博的影響的是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潮，大體分為兩派：一是以法國盧梭為創始者的天賦人權論者，一是以英國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個人主義或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前者激起了波瀾壯闊的近世民主洪流，後者促進了資本主義的進展和成熟。亞當斯密的學說，因資本主義的春蠶絲盡與弊端百出而受到了揚棄。但盧梭的天賦人權論至今仍光芒四射，深入人心。

本來整個自由主義的精神是為個人人格完美的發展進而追求每個人人格都能完美的發展的打抱不平精神，所以每當一個社會制度僵化，妨礙了多數人生存的時候，自由主義者輒吹起了改革的號角。十九世紀以前的歷史可以說是人類追求自由的歷史。每一個時代的自由主義者恆身為先驅，與新興的改革勢力站在一起。但到十九世紀的末期及二十世紀以來，共產主義的思潮奔騰澎湃。人們除了要求選票以外，又有要求足夠的麵包的呼聲，使自由主義者開始處於最尷尬的局面。

甚麼是共產主義呢？我們不妨用恩格斯在一八八三年馬克斯葬時所發表的演說作為最簡短的註譯：「馬克斯發現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人類有了

衣食住行以後，纔能對政治發生興趣；這就是說：那種直接維持人類生活的物質生產，是政治制度及法律關係的基礎。」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論」中描寫出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擷取生產工具之後，商品的生產就宣告結束。生產品就不受生產者的操縱，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就被有意識的計劃組織所代替。個人競爭生存時代的階段從此即告結束。在某種意義上講人類獲得最後脫離了禽獸生存的世界，而進入真正的人類世界……」但是如何達到這種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呢？共產主義官說得明白：殘酷的階級鬥爭與流血革命的後，再繼以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的最終理想雖說毫無悖於自由主義者的公道正義精神，但對於其手段的粗暴，自由主義者似乎是不能容忍的。出身中產階級有著溫飽生活的自由主義者，不能瞭解無產階級，正如一個溫文爾雅的紳士不能瞭解一羣飢寒交迫的囚徒為甚麼要用暴力衝出牢獄的鐵門一樣。

自由主義者對於一切事物態度，固然是出於個性的自覺，但這種個性的自覺却具有雙重的特性。一方面具有個人功利性，一方面又具有社會性與正義性。基於前者，所以自由主義者對於極權主義富於干涉性的共產主義所造成的整個社會的改觀與個人自由的限制不能同意；基於後者，每一個有良知的自由主義者，目睹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罪惡又不能不對這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一羣，寄以深湛的同情。這時造成一部份自由主義者在「自由」與「平等」的歧途上選擇的徬徨，而另一部份的自由主義者在開始精神塌塌的探討二者是否有協調的可能。這些自由主義者以「不虞匱乏的自由」，更具體的豐富了自由主義的內容，同時努力進行一種抑強扶弱的漸進的階級水平運動。這是世界上整個自由主義者的趨勢；英國工黨的執政便是這種趨勢的最顯明的象徵。同時西歐國家中如法比等的共產黨接受了議會政體，取決於選票的多寡。法共領袖多列士更坦白的說：「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不只莫斯科一條」。這似乎是證明了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矛盾，有協調之可能。

甚麼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與使命呢？正如以上所述，自由主義是對社會的一種態度，自然隨社會的變遷而易其形態。如果脫離中國空間與時間的背景，未能深刻瞭解中國的社會，而欲論列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與使命，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中國的社會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型態（去年賀昌霖教授於大公報上中國政治社會的大矛盾一文中闡述甚詳。）此已為不爭之論，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使命就是摧毀這個封建的社會，完成一世紀以前法蘭西自由主義者所完成的相同的工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確也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多屬於小市民階層與智識份子，但其中堅力量組織比較嚴密的，表

現比較凸出的仍然是青年學生。所以我們不妨將從提出科學與民主的「五四」運動起，到「五二〇」的反內戰反飢餓的學生運動止這一段的舉運，視為自由主義的要求改革現狀反帝反封建的呼聲。三十多年過去了，固然這種運動對社會對文化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對於整個社會的本質，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却未能動其毫末。這不能說不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悲劇。自由主義者溫和的甘享二花失效之餘，中國共產黨遂乘機投之以猛烈的虎狼之劑。而這劑「革命」之藥，却已使整個的封建勢力戰慄不已。

在這裏我們不免要檢討以往自由主義者所以失敗的原因，就是自由主義者未能伸根於廣大的人民、尤其是廣大的農民中去；僅僅是斤斤於注意個人的自由，而忽略了多數人的福利。更未能根本瞭解中國問題的癥結，在於農民的覺醒與土地的改革。唯有農民覺醒與土地改革後，封建勢力始能無所附麗。土地改革雖然不是摧毀封建社會的充分條件，但是它是必要條件。

目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遭遇變重的苦惱。一方面受全世界的兩大潮流「自由」「平等」的激盪，一方面中國又有着特殊的國情。歷史所交與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課題有二，一是摧毀封建社會，二是使每個人的個性得到完美的發展。就自由主義者與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來看，這兩個課題中的前一個工作自由主義者與共產黨並非格格不入，但後一個工作則二者見解懸殊，互異其趣。這便是自由主義者苦惱的淵源。楊先生所謂自由主義始終不能接受共產主義是事實，但謂二者無法妥協則似乎未免言之過早。

# 印度的道路

(新德里通信)

嚴紹端

從八月十五日到現在，印度的獨立不過才四個月。但因爲真納的巴基斯坦美夢也於八月十五日實現，異族統治者的撤退在古老佛國劃上了一條新的疆界，一般沒有教條偏見的印度人心里，獨立的狂歡本來就已經籠罩了一層陰影。不幸接着到來的是東西兩旁遮普省的大屠殺，繪出一幅歷史上少見的悲壯的流民圖。「人口交換」所牽連到的數字據估計在八百萬人左右！而克什米爾土邦的連天烽火，又將決定着印度和巴基斯坦這一對孿生兄弟的未來關係。這重軍的憂患，不惟使得尼赫魯內閣苦心焦慮，無暇喘息，不惟使得有識的印度人對獨立的獲得嘔噓慨嘆，就是一個純粹同情印度的外國人士也深深覺得時日悠

我所謂之「妥協」是指促使中共造成承認異己尊重異己的民主風度，與發揚個性沖淡黨性的溫和氣氛。但這種「促使」工作的進行是須要真正的和平到來以後。大半出身於中產階級的中共，我相信他們會接受自由主義者善意的批評。每一個自由主義者應當有這種希望，同時也應當有這種信心。如果說僅僅是爲了中共對個人自由有「威脅」的可能，而像楊先生所說。「某些自由分子嚷着要消滅中共」，準備與腐朽的封建勢力同流合污，最多也不過使歷史倒退幾十年罷了，但是歷史決不可能倒退的。在目前與其說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始能顯自由主義者的面目，不如說自由主義與封建社會對立更能顯露其特性與使命。雖然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須要對立，但須要在二者共同的「敵人」封建社會摧毀或却步以後，這種對立始有可能。

但是事實上，正像楊先生所說，每一個自由主義者無法贊同內戰。因爲內戰的本身所造成全民破產的後果，及炮火所刻劃出來的那幅慘絕倫的圖畫，使每一個有良知的自由主義者不能忍受。雖然一方面爲了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由「動員」而「戡亂」，但整個的政治却已病入膏肓，已到非變不可的階段。然而國脈人命，懸於一絲。如果「中共具有終止或縮短內戰的權力」，我們不能不誠懇的期望中共的領袖念人民痛苦之日增，及本身幹部因革命而犧牲的慘重，善於運用此一權力，在適當時期，重新回到政協的軌道裏來！當前中國自由主義者所期望於中共的，就是在摧毀中國封建社會的共同工作上，不到最後絕望關頭，不必訴諸武力。

長，好像從八月十五日到現在並不只四個月。

一個執政多年的政府，我們往往容易加以批判，因爲這樣的政府不惟有着未來的計劃和決策，而且還有着過去的一切計劃和決策所表現出來的成績。憑着已有的成績，我們便可以決定：這政府不是一個有作爲的，值得歌頌的政府，或者不是一個腐敗麻痺，人人得而攻之的政府，但印度政府是這樣年輕，假若我們想要了解得比較深切一點，那我們只有從這政府目前一切決策和計劃的動機上去探尋它未來的途徑。

印度政府是一個國大黨政府。國大黨經過了六十幾年的鬥爭，終於達到了

自由獨立的目的，從在野黨變成了執政黨。當年他們爲了印度人民大眾的福利向異族統治者所要求的，現在已輪到人民大眾直接向他們要求了；當年他們可以向異族統治者要天上的月亮，現在人民大眾却很實際的向他們要求不再束緊褲帶，不再裸着身體。當年異族統治者拘捕他們下獄，危害他們活動的一切文件，現在却在他們掌握下的案卷里作爲他們鬥爭歷史的驕傲紀錄，提供他們以同一代人而作爲創業者 and 守成者的警惕。在這種通過痛苦而獲得的喜悅里，他們衷心的感觸和奮發應該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 自治領議會

印度自治領議會的第一屆會議已於十二月十三日閉幕，從這次議會的主要活動，我們可以看出印度政府的一般趨向。這次議會共開會二十一次，結果却順利的通過了比開會次數更多的議案。原因是：隨着自由獨立的獲得，印度領袖們產生了一種新的責任觀念。議會里沒有一個有組織的反對黨，也使得辯論的進行減少許多阻礙；而且很多議案和修正案都是先在國大黨里經過辯論，通過之後才在議會里提出的。因此，議會里除了極少數的場合外，一般議員都盡力支持政府，盡力避免意見的紛歧。本來國防預算的增加，在以往的議會中一向是辯論的焦點，這次却毫無異議的一致通過，甚至有人要求再增加，直到財政部長說：「政府有維持強大軍隊的充分財力」時才皆大歡喜。鐵路運輸的加價，在以往也是不容易得到議會通過的，這次的議會却也一致同意提高票價和運費。

反對國防預算增加的人不是議會里的議員，而是甘地。他曾在「唔里真」週刊上闡述消極抵抗 (Passive Resistance) 和非暴力抵抗 (Non-Violent Resistance) 不可混爲一談的一封信里說：「幾十年來，我們的政治家們曾在英國的政權下反對軍備的龐大費用，但現在，政治的自由來到了，我們的軍費却增加了，還有着再增加的趨勢，而我們竟以爲驕傲！在我們的議會里竟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關於鐵路預算問題，他並沒有表示意見。

### 糧食政策

在這次議會的各项辯論里，真有點辯論氣氛的只有取消糧食管制的問題，因爲這問題關係着每一個人的切身福利，報紙和羣衆都特別加以注意。糧食部長普拉沙在宣佈這項政策時曾說，這政策的目的是在逐步的取消管制，以至整個的停止一切配給制度。他希望這項政策實施後，糧食缺乏的區域價格會降低，

糧食過剩的區域價格會上漲，但他希望價格的上漲不會漲到目前黑市價格的極度。又說，假若這計劃萬一失敗，政府還可以實行更嚴格的管制。至於政府取消管制的原由，第一是管制制度有整個崩潰的危險；第二，政府爲了維持這制度所須付出的費用相當龐大，由國外進口的糧食在國內售賣時，政府須從中補助；第三，取消管制後，希望能以比較現時稍微高一點的價格引出更多的存糧，同時刺激糧食增產。補救的辦法是：政府繼續由國外運進糧食，準備積備五十萬噸左右的數量，作爲應付緊急之用。政府並將經常舉行會議，調查各省各地糧食情況。目前的管制機構保持不動，以便必要時採用最後的法寶——重新實行更嚴格的管制。報紙上對這問題，有的贊成，有的反對。反對最激烈的是新德里的政治家日報。該報會接連著論批評，並且嚴重的提出一九四三年加爾各答的災荒作爲警告，說取消管制將造成囤積居奇，刺激一般消費品的價格上漲，消費者的負擔和生產者的成本也將跟着增加，而購買力和生產品則將隨着低減，政府也勢必要使得公務人員和工人的薪津跟着上物價，招致通貨膨脹的惡果。即使最後政府決定恢復管制，那時候的局面已是難於收拾。結果是「目前比較花費的安全可能會被花費更大的不安全來代替。」在自治領議會中，議員及馬會批評這新政策是開倒車，因爲目前整個世界都正走向計劃經濟和管制。另一位議員孔日魯則以爲政府的辯護薄弱而幼稚，糧食部長的聲明是自欺和虛偽，他焦慮着這新政策會引起嚴重的危險，給予消費者以極其厲害的打擊。他更直截了當的說，政府取消管制的真正原因完全是爲了甘地對於這問題的意見。

### 超然的力量

印度政治生活中有着一個最大特點，那就是，除了政府，政黨和民意以外，還另外有着一種超然的力量——甘地。甘地現在已是印度的國父，但他却不像中國的孫總理，老百姓有甚麼冤屈時，只有跑去「哭靈」。他不管住在甚麼地方，每天傍晚照例舉行一個祈禱大會，祈禱以後照例對聽衆發表一篇談話。國事家常，無所不談。取消糧食管制的問題，就是他先在新禧大會上提到過，以後國大黨全印委員會通過了取消糧食管制的議決案，接着才是政府的決策在議會中正式宣佈。甘地曾在一次祈禱大會上說：「增加生產和民衆方面的自己控制就可以解決糧食問題。」他又表示希望農民仍拿出他們存積的糧食來，希望商人們不要放鬆的牟利。他一向是相信人性的美，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着適度的道德標準的。因此，糧食部長普拉沙在議會的糧食辯論中說：「最近幾個月

來，聖雄甘地發出有力的呼聲，反對糧食管制，這就使得管制的繼續比以往更加困難。」他又說明，在過去三十年與甘地的接觸中，他發現了甘地的直覺往往正確可靠，而他自己的智能與邏輯則恰好相反，他希望在取消糧食管制這問題上，甘地的直覺也將正確可靠。實際上，最近兩年來印度的糧食產量就已經低減，分治以後，重要的農業區域又多在巴基斯坦。將來消費者的受苦程度如何，顯然只有農商人們的「道德標準」來測量了。

這里有一段插曲。據孟買出版的「閃擊」週刊的政治記者說，普拉沙的繼任國大黨主席和他的準備辭去糧食部長職務是由於他跟內閣中的同僚們對取消糧食管制的問題意見並不一致，他本人覺得取消糧食管制將對印度有極大的害處。至於原任國大黨主席克里巴拉尼的自動辭職，則透露出了國大黨與政府間的關係，該記者說，克氏辭職的原因是由於內閣總理尼赫魯跟副總理巴特爾在許多問題上不跟他商量。這消息是否可靠，難於知道清楚。照常理說，假如印度不是以黨治國，那麼克氏的地位不過是一個政黨首領，內閣總理自無事跟他商量的必要。不過，克氏還在主席任上時，有一次重要演說中曾經批評現政府的行政效率，並且說：「老百姓現在依然受着不公平的待遇和剝削，就像國旗沒有在新德里升起之前所受的一樣。」這篇演說的確引起一些不愉快的印象，有人甚至說：「即使這是真的，現在也不是家醜外揚的時候。」因為倫敦星期時報曾經把這一段話加以引用。於此，我們要知道，國大黨與政府之間到底保持着甚麼樣的關係呢？新任國大黨主席普拉沙在就任後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中，也不會明白的宣佈，局外人自然無從知道。有人曾經試作比較，說前任主席克里巴拉尼爽直的批評政府是一個極端，現在普拉沙可能是另一個極端。倒是國大黨秘書長最近曾對一位記者說：「國大組織與政府兩者都是合作的，預料國大黨政府將總命於國大黨全印委員會。」

### 克什米爾

在這次議會中，副總理巴特爾曾經宣佈印度與巴基斯坦對於劃分所引起的若干重大問題，尤其是財政問題，已經達成了完全協議，大家都高興這種圓滿的解決象徵着印巴關係的融洽。但大家也都知道，印巴之間另外還有若若干重大問題須要解決，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克什米爾土邦的問題，而這一個問題將是決定印巴未來關係的真正因素。在原則上說，克什米爾土邦已經加入了印度自治領，而且是經過該邦土王和人民領袖阿布拉的一致同意。印度政府接受了該邦的加入後，才派遣印度的陸軍和空軍去征討僱入克什米爾的「匪徒」。尼赫

魯曾經保證過，印度將繼續派兵援助，直到把「匪徒」完全趕出克什米爾為止。克什米爾現在有着兩個對立的政府，一個是克什米爾臨時政府，以阿布拉都為首，代表着進步勢力，效忠於印度自治領。另一個是自由克什米爾政府，以巴基斯坦作後台。因此，一部份人會把克什米爾局勢的性質和將來可能產生的影響比作內戰時代的西班牙。巴基斯坦當局對於「匪徒」的行動一開始就抱着「我不知道」的玄妙態度，但印度政府却有充分證據，認為「匪徒」們有着巴基斯坦的全力支持。巴基斯坦對於克什米爾的不肯甘心，單從巴基斯坦這名詞的起源上就可以看出來。因為 Pakistan 的 P 字就是代表着 Kashmir 的。假若巴基斯坦而不包含克什米爾在內，那就將變成巴依斯坦了。現在，克什米爾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因了氣候關係，似乎將趨於停滯狀態，假若印巴兩政府能夠趁這機會作友好的努力而獲得圓滿解決，那麼局勢的惡化可以希望避免，印巴的未來關係也會有一個更加穩固的基礎。

### 外交路線

至於印度的外交路線，尼赫魯曾在議會的外交辯論中重新宣佈：印度將不捲入強權政治的漩渦，印度將與美國跟蘇聯同樣保持友好。假若一旦戰爭發生，印度將盡量避免參戰。但現代的戰爭，要避免參加是很困難的；假若環境逼迫着不能不參戰時，那就只有選擇對於印度有利的一方。在印度領袖中，尼赫魯比別人更負國際聲望者就由於他獨具遠大的國際眼光。也就由於他這種遠大的眼光，印度在分治以後雖然有偏狹的教派主義者一度狂熱活動，想把印度建立成一個印度的國家，但他把這些教派主義者痛加指陳，終於領導着印度平安的渡過了誕生初期的險境。他現在舉着的旗幟是：一個富強康樂，自由民主的印度。他對於印度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中所表現的獨立作風深為嘉許，他說他們的作風雖然得不到某些集團的歡心，但却已贏得了許多國家對印度的尊敬與同情。難怪新德里的政治家日報在評論印度外交政策的一篇社論里說：「不管內部的紛亂如何，印度在外交上已向中國作為國際機構中東方領導勢力的地位挑戰了。」同時，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一位印度代表潘尼卡前幾天在新德里公開演講國際局勢，談到中國在聯合國機構中也是擁有否決權的國家時，他曾經描寫說：「根據定義，中國也是一個大國。」當時曾引起聽眾們的一陣哄笑。

——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

# 論商賈

袁方

##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五

### 「貴」與「賤」

孟子說：「鑄錢必較，此之謂賤丈夫。」在傳統社會中鑄錢謀生的商賈，總是佔着很低的地位。可是周禮所描寫出來的社會分層裏，商賈還沒有賤到末流。

然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而執，以飾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節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婦功。

這裏所謂旅，就是商賈。就其地位而論，僅在婦功與農夫之上，遠在王公士大夫之下。到春秋戰國，商賈的地位，在為政者的眼光裏，却降到農工之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以興國之利把齊國經濟繁榮起來爭霸的管仲，却是最先說「士農工商」的價值尺度的。他建議桓公「成民之事」，把當時四民分為「士農工商」四等，「勿使離處。」於是「士」在其首，「商」在其末。「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層，好像形成我國傳統社會的格局。

周禮所記述的社會分層如果是事實，商賈的地位，在農夫之上。何以管仲把它顛倒過來，落在四民之後？依我看來，與其說是管仲描寫一個新的局面；不如說是他為了政治的目的，有意要把商賈的地位抑壓下去。這是當時商業發達和政權衝突的原故。

春秋戰國時代，國君都知道商賈於國有利，爭相招徠，使一商賈皆欲出於王之市。「衛文公有通商惠工以興國的舉措。「陶朱公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資巨萬。」（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子貢「結綰連騎，束帛三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居，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倚傾川壘監起，而邯鄲耶縱以統治成業，與王者埒富。」（史記貨殖列傳）正是「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利祿不降；市門。」商業勃興，商賈的地位，事實上非但沒有下降；反而在蒸蒸日上，甚至可說這是商賈在中國社會史上的黃金時代。

商賈運用他們鑄錢必較的手段，累積財富，有時甚至

富埒王侯。這是說，他們的經濟實力威脅了原有的社會分層的等次。富埒王侯，進一步將是權傾王侯了。商賈的抬頭也成為社會結構是否將予改變更張的問題。若是不把這在分層裏原處於低級的商賈抑下去，就得承認他們的地位，也就是說要把原來的階層，讓出個位置來，給商賈去占據。在這社會結構面臨改造的威脅中，原居上層的，也是握有權力階層的不能不出來答覆這問題：退讓呢，還是保守？中國這段歷史的答覆是保守；不是退讓。在握有權力的王侯，守住了他們的地位，利用了原有的社會價值的尺度，賤商。把在社會階層上躍躍欲上的新興財富階級，打擊下去，一直把他們貶到四民之下，逆農都不如了。

貴和賤，原是指社會上看得起看不起的分別。「士農工商」的層次是社會價值的尺度。居於末流的商，也是說社會上最看不起的人物。要使社會上看不起商賈，一定得做到沒有人羨慕商賈。商賈是從事交換經濟的人物，在這計較錢銀的過程中他可以逐什一之利而累積財富。如果要做到沒有人羨慕商賈，必須使商賈的財富有所不能買，使他們不能單憑財富就可得到對人們具有引誘的享受和安全。而且還要在社會上另外開出能具有引誘力的路子來。這些另外的路子又要不上威脅原有的權力結構。做不到這些，儘管想賤商。而商還不敢的。換一句說，要商賤，就得把貴賤之別，脫離財富多寡的標準，而把它繫於權力的高下的標準上。如果財富不能買到權力，一個人不能單憑過財富去取得享受和安全，財富才不會成為最有力的引誘，商賈也不易被人看得上眼了。若是在另外的路上，却能得到更可取得享受和安全的財富時，商賈的地位，就更要相對的降落了。我們傳統社會中的特權階級，就從這些方面入手去抑壓商賈。管仲所安排出來的四民層次，後來竟成為事實的圖案。

### 千金之子竟死於市

大家也許會記得陶朱公想利用財富去保障他兒子生命

的故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裏說：

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諸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遺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遺長子，大人不遺少弟，是吾不肖！」朱公不得已而遺長子，為一封書遺弟所書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百金。至楚，莊生家貧，披裘帶，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計。莊生曰：「可矣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莊生雖居窮困，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成事後，復師之以為信耳。莊生簡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教！」曰：「何以也？」曰：「每王且教，常封三錢之府，昨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教，弟固當出也；重千金，慮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弟事，弟今請自教，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知某星事，王言欲德報之，今臣出，道封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賂王左右，故王非能德而面教，乃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教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歸。陶朱公在當時不可謂不富，而且曾貴為卿相。但是他的「貴」的來源是握有政權的王，離開了給他「貴」的王，也就沒有了勢。他固然可以用他的「富」去求得王者的恩教，可是教不教還在王者，不在「千金」本身。「千金

之子不死於市」，誠可以寫出錢能通貴的力量。可是有時錢也無法通貴，而使朱公長男持其弟喪回家。富而不貴，便將受皇權的威脅，使人權保障，與虎謀皮！

在我們的傳統社會裏，何以「富貴」兩字，老是聯在一起，難分難解。委實有它的深厚的意義。孔子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莊子罵孔子道：「搖尾鼓舌，以迷惑天下之主，所以謀封侯富貴者也。」俗話有「功名富貴」等，若是一加仔細的分析，「富貴」在一塊，不是偶然，這裏實在指出我國向來的社會一條真正的致富之路——由貴而富；不是由富而貴。

正因為由貴而富，所以齊楚山海之利，素有鹽鐵之權，漢置鹽鐵官以究其事，又禁一賈人不得衣絲乘馬，重租稅以困辱之。」並且禁他們爲官吏，也不給他們田產，農民只出賦一算，可是商賈與奴隸則出賦算，對於商賈賦財致富，有種種限制的方策，凡種種巨的幾種商業如鹽鐵酒，一律收歸國營，於是中產以上的商賈，破產者不知有多少！隨高祖開皇十六年，禁工商不得仕進，唐高祖定工商不得與於仕伍，「明太祖加意重本折末，令農民之家，許穿細紗縐布，商賈之家，只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細紗。」此種情形，商人的無法抬頭，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政策的壓制，其實是貴族的的安全，不容許富貴王侯的商賈暗中來威脅。不能「退讓」的絕對尊權，怎能再容許子賈之流，一分反抗呢？「小不得增大，賤不得賤賣，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因之不是採商賈的一舉末利及意而賤者，舉以爲收斂，就是像秦始皇的從天下十二萬富戶到咸陽京城免生異端；或稍極的加以約束——不得購置田產，錦衣玉食；或稍極的加以侮辱——把商賈與逃亡的罪人一體看待。「大無二月，地無二主」，神的天子既操生殺予奪的大權，殆全然只有把「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的商賈壓下去，使財富不能通貴！

### 由賤而貴的道路

說到這裏，有人自然會問：爲什麼商賈不去取得「貴」身份的來源——政治權力？商人們可以由富而貴，做到名符其實的「富貴」次序；商賈的受制於王者，財賦成爲權力的報酬，而不成爲權力的根據，究竟是怎麼緣故呢？是不爲？還是不能？這就牽涉到我國社會一條主要獨立貴賤的路線。

天子是我國傳統社會裏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可是天子

重英豪，特別知道「儒生有益人主」。於是「學而優則仕」，由士而大夫接近真龍天子，成爲當典。十年寒窗功名富貴，只要一舉成名，似乎就可以享受不盡，荷子說得好：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設學者行之曰士也，執事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熟哉我哉？鄉也混然深人也，俄而地乎堯舜，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較效門室之辨，混然不能決也，賤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黑白，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齊願之人，俄而治天下大器舉於此，豈不貧而富矣哉。（儒教稿）

要是商賈登貴層，「唯學」是一個不可少的條件。學而優則仕，一登龍門，身價百倍，才可以脫去原有「錙銖必較」的本色。身份的改變，地位的轉移，豈是輕而易舉的事？士大夫自有其一套生活方式、思想、行爲；商賈的又是另一套。儘管士大夫路上，並不排擠商賈同登王朝；但是商賈要想從這條道路，直上青天，怕是不容易的；何況還有人爲的障礙加以阻擋；好比隋高祖禁工商不得仕進，唐高祖定工商不得與於仕伍一類的設施，商賈欲想改行入仕，真是難上加難。據說以前有兩位朋友，一貧一富，貧者科舉出身，有功名；富者經商發財。同鄉中有一武舉時常欺侮這位富翁，富翁奈何不得。於是去請教那位科舉出身的老朋友有什麼辦法可以對付。老朋友建議他捐一筆錢買個官爵，提高地位。果然後來那位武舉不敢再小看他了。可是爵位是買來的，不是正牌，表面上別人不敢再加白眼，實際上還是暗中受人譏笑。他再去請教老朋友有沒有更好的辦法，真正使人心悅誠服的尊敬？老朋友告訴他除了下一代讀書中舉外，別無他法，你這輩子可不行了。這雖是俗說，不足爲憑，但是從這裏不難看出，低層的社会份子，抑壓的苦哀。社會分層的迫力，看不見也摸不着。富而不貴，買來的官爵，顯不出真正的威風，說不出眩耀的門面。

### 「殿民而歸之農」

商賈的對面是重農。可是商賈和重農却是同一的作用，就是政治壓倒經濟，使皇帝把握住控制人民的權。中國的皇權一直是建築在農業基礎之上的；而且也祇有在這種農業的基礎上，這類皇權才能維持。商賈的抬頭地主的式微。所以爲了維護這基礎的基礎，商賈不能不加壓制

了。

自「包攬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斲天下」以來，農始終是我國的國本。「一盤土植谷曰農」。農業和土是何等直接，何等密切！即到現在，我國人民還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猶依舊在農業裏謀生。可見我們的生活和土地是不可分割的。從土地上長大的，靠農業生活的，怎能不對土地不對農業發生親密的情誼？詩經上說：「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桑梓值得恭敬，對於培桑梓的鄉土，又如何不油然而生愛戀之感？加以農業和土地難於離分，因之農業人口，似乎也有固着鄉土的特性。不要說一父母在，不道遠，一父母已逝，世道不替，也不能輕易地背井離鄉，忘却祖宗墳墓所在的地方。所謂「安土重遷」，就是源於此。

農業的生活是安土重遷的。大家生於斯，長於斯，朝夕相處，有個共同的本無形的羈在一起。傳統的思想家，特別強調「本」的觀念，所謂聚落輪機。孔子也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對於維持世俗人心，都從「本」字出發，這並不是思想家不着邊際的幻想。

這個本字實在就是農業的別名。農業既是國本，本之所在，何能忘恩負義。可是商賈的社會是流動的，和農業的特性，針鋒相對。「本末」原是對立的兩端，傳統的社會裏，「本是農，末是商」。農業固着於地，商業脫離地——這是對峙的情勢，容易產生衝突的憾事！

用實際的情形來說本末的衝突，也許較理論的引中，清楚明瞭。春秋戰國時代，在日常生活裏，工商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於是商人階級乘機崛起。這於我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的變遷，表現在「舍本逐末」的上面。舍本逐末，就是改農爲商。人民從土地裏跑出來，斷了根，變爲商賈；可是商賈的天下，不是祖宗的墳墓所在地，家神土主也管制不住他們的行爲，懸遷有無，鶴鳴而起，逼走江湖，其目的在擊擊爲利。「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一財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良。「一龜爵看見這些情形，怎不痛心的說：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無，所費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衣必文采，食必染肉，忘農工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貴，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肥脆，履絲曳縵，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若不得避風

壓，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動者如此，而復被水旱之災。(前漢書卷二)上食貨

道書法是否正確，不加討論。若是從資本上看，商業實係破壞農業安定的因素。要是「資本家者什於農天，虛偽游手什，未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叛亂？」(王符潜夫論卷三浮修篇)諸如此類石法，歷史典籍甚多，可謂車載斗量，更僕難數。所以賈誼有「殿民而歸之殿」的論調：「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變也，今殿民而歸之殿，共著於本。一感勸帝王，躬耕以勸百姓。這不是養生之見，空發議論！

舍本逐末，顯然破壞農業生活的完整和安定。君不起商賈，殿商，不是偶然的事。自秦漢以降，傳流的社會，一貫的抑農抑商政策，始終不變，也不是偶然的事。而且並非由於帝王的偏愛，思想家的空想，推本求源，都與農業有關。因為農民性情樸直，敬畏法令，商君若曰：「屬於農則樸，樸則令」。商賈多好狡，且其經濟勢力能及人主。不抑商，不足以重農，重農必須抑商。然後才可以做到「殿民而歸之殿，以著於地。」

### 帝王——大地主

殿商的一個主要原因，固由於不忘本：重農。可是歷代帝王都主張重農抑商，實際情形並非沒有重商亦沒抑商，結果有如畫錯所說：「尊農人，農人已貧賤矣，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賤商，我想還要進一步去加以分析，又要涉牽到前面所談過的兩個字：「貴」與「賤」。因為農天雖受皇權的保護，可是不貴，依然在賤的領域與商賈同病相憐；比起商賈，實際上還受皇權的壓迫。商賈是流動的，儘管是末業，易於鞏固皇權的威脅；農民的老根深埋在泥土裏，易遭直接的摧殘。「四時之間，亡日休息，急政暴虐，賦歛不時。」除了班而班除，揭桿為旗，那敢和皇權為敵！「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在至高無上的天子面前：「十農工商」，本都是一視同仁，一樣沒有保障。富貴的天子可以使他貧賤；貧賤的天子可以使他富貴，老百姓的生命財產是皇帝的私藏。「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民者也。」(韓愈原道)皇上的基業，「能以馬上得之，卻不能馬上治之。」一定得有人幫同管理；幫

君發號司令的人，不能不給他們以「功名富貴。」「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皇權獨占若天下之富，依他的主意，分賞於他親政權和維持政權的臣僕家奴。

前子在富國篇說：「人君者管分之禍也。」王霸請解釋的意義是「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動，士大夫分職而職，建國諸侯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前面，帝王實際到是一個全能的土地主。不是嗎？歷來做官的，作家奴的，都稱自己是皇家的俸祿。因之政權何嘗不可看作是地權。「帝」和「地」在事實上相等的。帝王一般的通稱是天子，可是在我們的社會上天與地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這也許由於與農業有密切關係。因為農業的生產，一方面不能離地，同時也不能離天時。農粟的生產，是靠天地的生產——皇天后土。鄉裏人在亂世都寄望有「真龍天子」出現——龍是水，同時也是皇權的象徵。

帝王是大地主，家奴臣僕，不過是皇上的大小聽差。聽差們可以在大地主的私產裏分一杯羹，吃皇家的俸祿。自秦漢以後，仕宦的途徑，或由選舉，或由學校，隋唐至清，則出於科舉。所以行政全由官僚包辦；官僚幾乎全是地主的產物。士大夫可以說是大地主下的小地主，歷史上的士大夫，不一定全身出地主；可是等到作了士大夫以後，搖身一變，也成為地主。皇上利用儒生維持自己的天下，書生也依靠皇上維持他們的利益。互相依靠，他們共同的利益是在維持這安定的生產基礎，農業和土地。他們不能容許末業者流；「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網齊民之業。」這真是「傷風敗俗，大亂之道。」(前漢書卷九一貨殖列傳)怎能容許資本逐末的商賈破壞其間的痛楚關係？賤商，歷史的事實，利害的

產權！

這種利害關係的結合，商以難道不明白其中的道理麼？「學而優則仕」，商賈則知此路十分困難；在另一方面，他們也明白土地是極寶貴的基業；於是只有把資本投入土地，作為上流階層的積聚。歷史上海商賈併農民的現象，異常普遍，這莫不是傳統商賈收入貴的一幕慘劇！在對絕的皇權下，只容許富而富，不容許富而貴。「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所希望的是「四海之內，一貴世基業」。誰要冒天下大不韙來破壞這個大一統的局面，誰要在太上頭上動土，斷子絕孫，誅滅九族！

桑巴特(W. Sombart)有一句名言說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裏，人們由社會權力獲取財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人們才能由財富取得權力。何以我們傳統的商賈，不能搖身一變，由財富取得權力？打敗由其而富的僱傭？絕對的皇權，貴賤的分層，殿商與商賈，也許是其中最為基本最為主要的。個原因。財富在權力之下，談什麼保障，發展更是不容易了！

### 世界經濟地理講座

胡明編著。上卷廿六元。下卷廿四元。本書八十萬言。係二次大戰後中國出版界唯一完備及最新世界地理學專著。為研究治經濟史地時事者所必需。出版以來，暢銷全國，近因故缺貨三月，各方期切，特印千部，發行特價，以享讀者，捷足先得。

### 社會科學簡明教程

百科全書版。胡華譯。十六元。本書提供了人類一切社會知識寶藏，其卓越價值，早有定評，現四版出版。增加哲學部門，尤為可貴。

### 蘇聯歷史教程

高爾基著。胡明譯。八元。傅爾曼譯著。胡明譯。四元。莫斯科前衛戰。亮之輯譯。四元。

上海按六千倍計算。特價七折。郵寄掛號二成。航掛三成。多退少補。

南京西門外九一八路  
電話二二四一  
電報掛號三九四

## 光華出版社

郵購總信處：上海郵政信箱八〇九號

### 創立二週年紀念特刊

自即日起至十月十日外止，延五長郵郵為憑

特價批發或訂定特價再打八折





# 蘇北實地視察錄

鄉少

(觀察蘇北通信)

秋天過去了，嚴冬正降臨人間。一千幾百萬的蘇北同胞，在國共雙方的軍事行動之下，田園荒蕪，廬舍爲墟，就和這時期一樣，正步上大地玄冰凌土凍裂的隆冬季節了。

假如處於承平的歲月，蘇北自然還算做很好的地方，她雖沒有江南的繁華燦爛，但也可稱爲「魚米之鄉」。元末的朱（元璋）張（士誠）之戰，清季的洪楊之役，和這次的中日大戰，江南人民，爲避兵禍，咸千成萬的渡江而北。五百年來，蘇北沒有經過過大的屠殺浩劫。士官之家，歡喜用一江左人文之，春聯，升斗小民則在牆上貼了「四季平安，丁財兩旺」一論就經濟的報條。總而言之，無生活，社會思想，和人民心理那一方面而言，蘇北是和平的，靜止的，樸實的。

前秋勝利時，全境兩州省轄，三十三個縣份，除了通、揚、泰

、徐州外，共軍可算完成了統一統之局。大規模的國共內戰自去年七月開始，國軍使用有十五萬兵力，到冬天把全部蘇北拿到手了。淮陰是共軍軍中的首府，他沒有經過過大的戰鬥，他給國軍收復了。今年春夏之交，是國軍向鼎盛時期，縣府入境，難民還鄉，耕耨，揚秦，鎮揚，通知，泰泰各縣獨立團，爲李天濤的一首領擊垮，泰泰縣長張鵬舉，生俘不降而死。國軍在站穩以及附近地帶，總算能夠維持着一個小縣之局。

但是這個可喜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得多久，人們平安地度過過冬節，略帶憂懼的度過立夏節，憂心忡忡地度過中秋節，今天運送給司令官部所在的那運城，清剿指揮部所在的那化城，富戶巨商們都忙着搬來了，各地小縣不是自動撤走，就是爲一軍一擄而尤。過去反共激烈

的鄉保長，選鄉副員，現在又秘密的找尋關係，向共軍悔罪自首，要做個「兩面通」了。政府指示剿共工作

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今天無論軍事政治，都是建築在流沙上的，流沙是經不起地層的振動，軍事政治也面臨解體的危機了。

下面是我的綜合性的報導：

## 「自首自新」

本來，不能拿槍的共方份子，或共方的外圍份子，於去冬大戰的前夕，已經分就集中，北入山東了。這留下來的只有兩極人，一種是「燒光了房子我手裏有短槍」（共軍反清鄉歌詞）的殘漢，這就是武裝的「土共」，一種是從來沒有碰過短槍的地下人員。這兩種人是共軍堅持原地鬥爭的骨幹，和「一有機織就成燎原

之勢的火種。有紳們進恨入骨髓，但又不容易抓得來「自首自新」的。何種的是那批不相干的「軍」，譬如曾經跟在共軍後面而搖旗吶喊過的，曾經是工會、農會、商會、婦女會的小頭目的，自由職業性質如教師醫生的，甚至計也說不上的善良人民

共軍在蘇北有七年歷史，政府、議會、學校、醫院、銀行、商店……無不兼具。她又是相信組織運用聚眾的政治，工農商學，男女老幼，人人都有個必須隸屬的組織，這些組織裏面的粗長，幹事，理事，委員……便成爲骨幹

「錢」，真正用在自衛武裝上面的還不足十分之二三，其餘大部份，或者酌量分配，皆大歡喜。或者「先小人，後君子」，談妥條件。如，泰、兩縣的幾個區就是取用的「二、四、六一制，縣長六成，區長四成，鄉長二成，至於撥出多少來孝敬上司，照賜降屬，那是各人自己的事了。

自首份子真是世界上的至可憐至可悲之人，「獻槍」不足以死，「策反」無功可以死，「局勢變化可以死，國軍吃敗仗可以死，共軍反攻進來以「反動派」論罪可以死，無端被放被作爲內戰英雄們的一「祭旗品」可以死；死的

「錢」，真正用在自衛武裝上面的還不足十分之二三，其餘大部份，或者酌量分配，皆大歡喜。或者「先小人，後君子」，談妥條件。如，泰、兩縣的幾個區就是取用的「二、四、六一制，縣長六成，區長四成，鄉長二成，至於撥出多少來孝敬上司，照賜降屬，那是各人自己的事了。

目前共軍也聰明起來，不以自首份子爲敵了，並且到處展開政治攻勢：「自首不自新，再當第四軍」，「沒有破壞行爲，我們決不加以罪」，把自首份子逼了去，客客氣氣，殷勤招待一下又放回來。如皋縣屬的周家莊自首份子一百多人，在共軍秘密煽動下，把區公所槍枝燬光，還屠殺地主家，和政府幹部七十餘人，一方面宣洩自己久被壓抑的憤懣，一方面使共軍信賴，以圖自存。

地方政府駭怕起來，但從沒有想到從「寬大」與「教育」着手，善後的辦法是加倍的壓迫，加倍的殘殺。泰與四區的一個鄉公所，一夜間槍殺了十二個自首份子，天明了，鄉長召集死家家屬談話：「你們過去都是幫好匪忙的人，現在好匪把你們的人殺了，誰又誰敢，現在

「錢」，真正用在自衛武裝上面的還不足十分之二三，其餘大部份，或者酌量分配，皆大歡喜。或者「先小人，後君子」，談妥條件。如，泰、兩縣的幾個區就是取用的「二、四、六一制，縣長六成，區長四成，鄉長二成，至於撥出多少來孝敬上司，照賜降屬，那是各人自己的事了。

「地方協進會」，「收租委員會」，這是

「倒一倒租」，

「算一算賬」，

「程收田賦」

地主集團的兩大組織，前者是豪紳的衙門，後者是大地主的「花廳」，他們帶著自衛隊，延門換戶的去算「算賬」的「倒閉」，共產黨的「算賬運動」是追溯到百十年前的往事，他們的算「算賬」也是點滴必較，分毫不讓。這些地主們有一個「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為人」的頭腦，以往本來也吃了些共產黨和泥鬚子的苦頭，此時不報，更待何時？起初農民還聽一點中央的寬大政策，信以為真，但經過現實的教訓後，觀感便變了。見到地主下地，年青的揮揮的就成羣結隊的狂奔遠走，二層的憤憤的不及逃走的也感軍結隊的俯伏求饒。

「土頑」(共軍稱地主和自衛隊)比「洋頑」(共軍稱國軍和省保安隊)更加不留情的，舉凡食糧、木料、猪隻、雞鴨……值錢的好吃的東西，一搶掠光，對於伏求饒的，連客氣一點，對於狂奔遠走的，往往什麼也不留下，連鍋、瓢、碗、盂也用大車裝回據點去了。如皋十三區龐家莊的某大地主憤憤的說：「一班班狗入的！又可憐，又可厭，我要不是這的一遭院」(蘇北逃組編)

偷地去割錢完帳，唯恐共軍打進來了要「清算」。「鬥爭」。「化錢米安」，這是中國民間的傳統思想。

老百姓還有一項難以統計的財富損失。六一年來，共軍的「江淮銀行」、「華中銀行」、「豐源支行」和「蘇中支行」，發出了無數的「抗幣」，偽幣法幣，一度絕跡。現在「抗幣」等於廢紙了。廢紙尚可糊窗子，摺屁股，派一點用處，「抗幣」即使放在家裏也可能惹起不可測度的禍事，市場的使用當然不必說了。

八年的抗戰，耗盡了所有的國民積蓄，透支了未來的國民所得，但是二年的內戰，將這禍害於我們下一代的子孫了。

百師，王鐵漢的四十九師。李部備配精良，軍紀嚴整，戰鬥力也很強。常以掃蕩範圍，編成機動部隊，夜行晝伏，四出游擊，共軍每聞風遠避。春夏之交的小康局面，得力於李部者最大。後來李調山東，全師覆沒，李本人羈押於國防部待審，最近報載已無罪開釋。王亦調東北，蘇北南部的能征慣戰部隊全走掉了。日軍投降時，部部「還軍於民」(投降共軍改稱「民主軍」)，今春才一調軍於國」，都死不還家，調來蘇北。華北有幾個特點，敵人最笑皆非的。第一，調至如皋泰靖後，立即下令將據點四周的民房限期拆光，時屆隆冬，民無歸所，老幼啼哭，慘不忍睹。第二，據點守處長，中央對他們說：「願深，經費從來不及其求的節，因此軍需極缺，他的地方，稍不如意，白縣區鄉長以下，舉手就打，開口就罵，對於老百姓的態度，更不用提了。第三，平日深居簡出，難得出動，偶而到附近地方走走，他們自己說：「游蕩」。

化豬城遭圍攻。如皋縣長說：「我我的要變成以前的兩位嗎？」(如皋第一任縣長就職三日，城陷被俘。第二任縣長尚未進入縣城，即與職員一百餘一齊被俘)泰州縣黨部委員的母親，在家裏唸南無觀世音菩薩，「我家世代忠貞，你總要保佑，不要有什麼惡報」，泰興縣政府的機要文件，也搬到兵艦上去了。

中央和省市的命，蘇北的田賦，從今年度開徵，以往積欠，一律豁免。命令是堂皇的，一到地方政府的手裏，面目全非，性質全變。有些縣份，擅自訂定了新章程，所謂「田賦三三制」，根據田賦的正產收穫總量，佃農得三分之一，地主得三分之一，政府得三分之一，自耕農得三分之二。有些縣份是派兵跟着地主去收租的，所得米麥，地主得三分之一，鄉公所和自衛隊得三分之一，縣政府得三分之一，這是另一種意義的「三三制」，比前者對佃農客氣點了。今秋蘇北歉收，中等田畝只收到八九斗黃豆，政府和地主閉着眼睛昧着良心估計得多少的，佃農所得，實在不敷種子、肥料、人工和農具的耗費。

共軍的糧餉一畝十二市斤，夏季徵麥，秋季徵米，現在不但要徵收秋季的，而且補徵夏季的，連「武裝工作隊」一直活躍南通城外，誰還敢不給呢？有些小城鎮裏的居民，也偷

整頓蘇北的清剿工作，劃歸徐州統轄負責的，北部屬影響中的清剿指揮部，駐節興化；南部屬李默庵的第一區綏靖司令部，駐節南通，南部同時又受國防部直接指揮。過去南部的清剿軍，是李天霞的一

老百姓私下就是「清箱」，連小孩子的尿布也給他們「清」掉了。第四，對於洋安隊，自衛隊，甚至自家的部隊，坐著共軍襲擊，雖近在咫尺，從不救援。地方機關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們請出來了，打勝仗要慰勞，打敗仗要賠償，共軍先跑掉沒有接火，說你戰軍情，要「嚴懲不貸」，而且真的「嚴懲不貸」了，好多鄉長就被吊起來拷打過。大家都知道二十

三師是俗語所說的：「雙子的耳朵——牌子跟人家稱過去的旅部，不准一為「偽軍」，也不准人家稱今天的共軍為「匪軍」，他們自己是不拆不和的「三朝元老」，條件有分的。北部的情形尤為糟糕，戰略據點的鹽城，一度失守。現在連淮陰五里內的據點，也給打掉了。李堡、射陽、排棗……這些南北戰線的要點，前幾天宣告失守。現在整個蘇北是支離破碎，寸寸屬斷。目前共軍管文蔚(軍區司令)梁雲光(行政專員)施亞夫(十二縱隊司令)諸部，正由東邊向內地及沿江地帶遷徙，如皋泰州與

四五個團的省保安隊，簡直沒有什麼作用，備配最差，待遇最低，到今天連士兵的冬衣還沒有發得完全。前一些時候，共軍獨立團進攻黃家市自衛隊，省保安隊與自衛隊的防地僅被共軍解決，坐著自衛隊獨立團的政治指導員和團長的保安隊的對話，值得記載：

「老鄉！對不起得很，打擾你們的睡眠了。我們這次是來向黃家市區區長和自衛隊的，和你們無涉，請老鄉不必過問。」

「同志！你我都是混血的，往日恩怨，今日無仇，我們為啥要弄別人家瓦上的霜？但你們得給我們留下點面子，才好對上司交待啊！」

「可以，可以，假如如我們在兩個鐘頭裏不能解決，一定自動撤走。」

「當然當然，有空請到敝團部玩玩，不訪事。再見。」

共軍開始攻襲了，解決了三個團，縣長和自衛隊的大部份被俘。只剩下最後的一個鄉鎮，區長在頑強的抵抗著。但是兩個鐘頭的時候到了，共軍也居然踐約到了，下令撤走。保安隊看見他們去得遠遠的，從牆壁上跳下來，涉河而逃，且目標的亂打了一頓槍。後來保一隊長召集部屬訓話：「家有父母妻子，誰值得去送性命？變個人也是千難萬難的，誰要這這消息傳開去，我立即就砍誰的腦袋。」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家裏依舊造買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的，群賊還鄉和共產黨一併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俯不割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幹部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代表團員，得著一點「口惠」也回來了，不人把希望寄托在白官身上。

清剿工作和軍隊紀律

整頓蘇北的清剿工作，劃歸徐州統轄負責的，北部屬影響中的清剿指揮部，駐節興化；南部屬李默庵的第一區綏靖司令部，駐節南通，南部同時又受國防部直接指揮。過去南部的清剿軍，是李天霞的一

四五個團的省保安隊，簡直沒有什麼作用，備配最差，待遇最低，到今天連士兵的冬衣還沒有發得完全。前一些時候，共軍獨立團進攻黃家市自衛隊，省保安隊與自衛隊的防地僅被共軍解決，坐著自衛隊獨立團的政治指導員和團長的保安隊的對話，值得記載：

「老鄉！對不起得很，打擾你們的睡眠了。我們這次是來向黃家市區區長和自衛隊的，和你們無涉，請老鄉不必過問。」

「同志！你我都是混血的，往日恩怨，今日無仇，我們為啥要弄別人家瓦上的霜？但你們得給我們留下點面子，才好對上司交待啊！」

「可以，可以，假如如我們在兩個鐘頭裏不能解決，一定自動撤走。」

「當然當然，有空請到敝團部玩玩，不訪事。再見。」

共軍開始攻襲了，解決了三個團，縣長和自衛隊的大部份被俘。只剩下最後的一個鄉鎮，區長在頑強的抵抗著。但是兩個鐘頭的時候到了，共軍也居然踐約到了，下令撤走。保安隊看見他們去得遠遠的，從牆壁上跳下來，涉河而逃，且目標的亂打了一頓槍。後來保一隊長召集部屬訓話：「家有父母妻子，誰值得去送性命？變個人也是千難萬難的，誰要這這消息傳開去，我立即就砍誰的腦袋。」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家裏依舊造買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的，群賊還鄉和共產黨一併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俯不割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幹部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代表團員，得著一點「口惠」也回來了，不人把希望寄托在白官身上。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家裏依舊造買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的，群賊還鄉和共產黨一併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俯不割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幹部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代表團員，得著一點「口惠」也回來了，不人把希望寄托在白官身上。

整頓蘇北的清剿工作，劃歸徐州統轄負責的，北部屬影響中的清剿指揮部，駐節興化；南部屬李默庵的第一區綏靖司令部，駐節南通，南部同時又受國防部直接指揮。過去南部的清剿軍，是李天霞的一

四五個團的省保安隊，簡直沒有什麼作用，備配最差，待遇最低，到今天連士兵的冬衣還沒有發得完全。前一些時候，共軍獨立團進攻黃家市自衛隊，省保安隊與自衛隊的防地僅被共軍解決，坐著自衛隊獨立團的政治指導員和團長的保安隊的對話，值得記載：

「老鄉！對不起得很，打擾你們的睡眠了。我們這次是來向黃家市區區長和自衛隊的，和你們無涉，請老鄉不必過問。」

「同志！你我都是混血的，往日恩怨，今日無仇，我們為啥要弄別人家瓦上的霜？但你們得給我們留下點面子，才好對上司交待啊！」

「可以，可以，假如如我們在兩個鐘頭裏不能解決，一定自動撤走。」

「當然當然，有空請到敝團部玩玩，不訪事。再見。」

共軍開始攻襲了，解決了三個團，縣長和自衛隊的大部份被俘。只剩下最後的一個鄉鎮，區長在頑強的抵抗著。但是兩個鐘頭的時候到了，共軍也居然踐約到了，下令撤走。保安隊看見他們去得遠遠的，從牆壁上跳下來，涉河而逃，且目標的亂打了一頓槍。後來保一隊長召集部屬訓話：「家有父母妻子，誰值得去送性命？變個人也是千難萬難的，誰要這這消息傳開去，我立即就砍誰的腦袋。」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家裏依舊造買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的，群賊還鄉和共產黨一併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俯不割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幹部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代表團員，得著一點「口惠」也回來了，不人把希望寄托在白官身上。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家裏依舊造買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的，群賊還鄉和共產黨一併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俯不割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幹部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代表團員，得著一點「口惠」也回來了，不人把希望寄托在白官身上。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家裏依舊造買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的，群賊還鄉和共產黨一併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俯不割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幹部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代表團員，得著一點「口惠」也回來了，不人把希望寄托在白官身上。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家裏依舊造買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的，群賊還鄉和共產黨一併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俯不割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幹部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代表團員，得著一點「口惠」也回來了，不人把希望寄托在白官身上。

整頓蘇北的清剿工作，劃歸徐州統轄負責的，北部屬影響中的清剿指揮部，駐節興化；南部屬李默庵的第一區綏靖司令部，駐節南通，南部同時又受國防部直接指揮。過去南部的清剿軍，是李天霞的一

四五個團的省保安隊，簡直沒有什麼作用，備配最差，待遇最低，到今天連士兵的冬衣還沒有發得完全。前一些時候，共軍獨立團進攻黃家市自衛隊，省保安隊與自衛隊的防地僅被共軍解決，坐著自衛隊獨立團的政治指導員和團長的保安隊的對話，值得記載：

「老鄉！對不起得很，打擾你們的睡眠了。我們這次是來向黃家市區區長和自衛隊的，和你們無涉，請老鄉不必過問。」

「同志！你我都是混血的，往日恩怨，今日無仇，我們為啥要弄別人家瓦上的霜？但你們得給我們留下點面子，才好對上司交待啊！」

「可以，可以，假如如我們在兩個鐘頭裏不能解決，一定自動撤走。」

「當然當然，有空請到敝團部玩玩，不訪事。再見。」

共軍開始攻襲了，解決了三個團，縣長和自衛隊的大部份被俘。只剩下最後的一個鄉鎮，區長在頑強的抵抗著。但是兩個鐘頭的時候到了，共軍也居然踐約到了，下令撤走。保安隊看見他們去得遠遠的，從牆壁上跳下來，涉河而逃，且目標的亂打了一頓槍。後來保一隊長召集部屬訓話：「家有父母妻子，誰值得去送性命？變個人也是千難萬難的，誰要這這消息傳開去，我立即就砍誰的腦袋。」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家裏依舊造買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的，群賊還鄉和共產黨一併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俯不割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幹部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代表團員，得著一點「口惠」也回來了，不人把希望寄托在白官身上。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家裏依舊造買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的，群賊還鄉和共產黨一併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俯不割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幹部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代表團員，得著一點「口惠」也回來了，不人把希望寄托在白官身上。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家裏依舊造買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的，群賊還鄉和共產黨一併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俯不割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幹部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代表團員，得著一點「口惠」也回來了，不人把希望寄托在白官身上。

三四月間，還有地主富商，家裏依舊造買田，預備重整家園的，還有原在外地服務的，群賊還鄉和共產黨一併的，現在看到這種腐敗的軍事情形，一個個愁眉苦臉，俯不割點現金，再度逃難。王主席開完六省幹部會議回來了，李司令彭指揮也代表團員，得著一點「口惠」也回來了，不人把希望寄托在白官身上。

# 台灣「總有一天」

鄭俠

（觀察台灣通信）  
台灣這重歸祖國的鴻島，如今她已不像人們所憧憬的那樣幸福安適了，她同樣受着內戰的感染與影響。她既不再是魯濱遜遇過的孤島，也不再是阿公夢幻的世外桃源。

## 物價驅匯率

## 災害祈鬼神

從光復到現在兩年，物價飛騰上騰，迫得每個人都喘不過氣來。據官方統計，上月的物價指數是百分之七〇八五四。七。顯要們為應付物價，穩定金融，想用台幣匯率政策得到些效果，從五月初的一比二十二（台幣比法幣）而提高到三十五、四十八、五十七、七十二、七十九，最近已再提高到一比八十四了。這種並非由於本幣經濟安定所表現於貨幣價值之相對增加，不但沒有控制了物價，反而使物價驅匯率匯率。而且每當匯率變更必刺激物價上漲，這從現在限制高匯到停

止商運和用高於法定比率套取法幣頭寸上，可以看得出來。這個日人心目中的「寶島」，如今正進行着飢餓癱瘓的不治之症。日本人在這裏是百廢俱興，到了中國政府却是百業俱廢，一切只靠通貨膨脹過日子。日本人留給我們的工廠礦床共有一萬多所，現在勉強可以冒煙的不過半數，其餘大部都停在那裏，讓機器鏽得發臭。成千萬的工人，盡被無情的趕出廠門，變為失業後備軍。根據台灣地政統計記載，日治時期（民三十三年）工業人口共三十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二，六，礦業人口五萬餘，佔百分之二，我們來了之後，卅五年年底的統計，工業人口只佔百分之三。〇八，礦業人口只佔百分之〇。五五，實計二萬一千人。工業人口之銳減，將近百分之十一，礦業人口的減少便是失業人口的增加。在農業方面同樣遭到極大的浩劫，由於今年八月一次可怕的颱風和最近連東

暴雨，數萬畝的良田都漲水東流，損失慘重，難以數計。像這樣的災害在日治時代並非絕無，但他們並未非絕無，每年都防治修治，不遺餘力。現在不但沒有修治，而且讓原來僅有的也不能保存。不但沒有克服自然，而且將被自然征服，人們在不斷走近飢餓死亡的邊沿。我在台東親眼看到很多農田水利的建設與道路橋樑河防工程，盡都遭到颱風暴雨的軍大破壞。我曾問當地居民從前的情形，他們說每年都有颱風給的災害，但日治時期不到一月便可修復。我們政府則一個月兩個月，到現在快半年了，簡直沒有修復的可能。老百姓在絕望中只有祈求於神鬼，每當驟雨暴風之際，便焚香燒紙，向其冥中的上帝求錢，而廟宇田園在暗號的空氣中都被淡淡的暴洪捲去了。

## 戡亂與建國

## 選災與食糖

政府戡亂望的浪，在這裏也是高唱入雲。不論城市鄉村，到處可以瞻仰新鮮的標語口號，由抗戰而戡亂，這一百八十度的大轉盤，的確是件大事。「節約勤亂」、「勤亂救國」，「勤亂必勝，建國必成」，這對於我們內地人並不新鮮，因為與抗戰時期不同的只是數字之別，但對於台灣同胞確是一個最新奇的傑作。他們所祈求的是，抗戰已經勝利了什麼還要一勤亂，建國也並沒有看到一點影子，相反的台灣原有的建設現在却慢慢給破壞完了。

進行大選，實施憲政，也是當今政府竭力標榜的重點工作之一。在台灣表面上看好像也很開熱，所有的報紙都在給候選人鼓吹，街頭巷尾，飯店茶室，幾乎每一個角落裏，沒有一個地方不貼着大編的宣傳廣告，藉以吸引選民。但細意注意他們的履歷時，全篇一律的都是日治時代曾任某某要職，現任某某要職。好像唱戲一樣，上次扮演秦檜，下次也可扮墨曹操，只是改頭換面而已。編鼓盡管打得響亮，但總引不起人們的興趣。無人捧場已經夠丟臉了，最使人噁心的他還要硬請你捧場。前天竟有人跑到辦公室來，奉我們上官之命，讓我們推薦候選人X X，每張身份證都繫集在一起。在未投票前，「為防止選民舞弊計，凡不投票者，不予配給食糖」。（新生報原訊）如果不投票，甚至可能飯都不讓你吃，這便是大選前夕的佳音。而今選舉完畢，僅以台北市而言，市民共有三十多萬人，而投票的只有九萬人，據說其餘的二十多萬人都沒有投票權，這真是所謂「普選」。

敬謝讀者感情  
讀者先生：物價狂漲至此，殆非一般民營刊物所能担負，實刊是我們所歡迎的僅有的刊物之一，我們實不忍其因受物價的壓迫致遭摧殘。在此時期只要貴刊表示願意接受讀者的贊助，我想大家雖然一樣的貧苦，必皆樂於竭盡微薄之希望貴刊務即作此致謝。  
葛振龍 謹上 十二、十七、福州  
編者按：葛先生的盛意，我們非常感謝，我們仍在維持中，至少目前尚未到要向讀者呼籲捐款的程度。餘見三卷十一期編者復陸樹人先生一函。謝謝葛先生。  
退稿附郵  
讀者惠稿，不用如須退還者，務請于寄稿時附貼足信件郵資之信封一個，以便照退。



# 陸志韋及其研究

## 工作 余友才

簡歷：浙江吳興人。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生。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東吳大學文學士。九年（一九二〇）芝罘大學哲學博士。九年至十五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六）前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心理學教授兼系主任。十五年以後，歷任燕京大學心理系主任文學院代理校長職。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秋以後，任燕京大學校長職務。現年五十四歲。

### 上

十九世紀德國心理學大師艾賓浩斯（Ebbinghaus）第一個應用統計分析和數學的方法，從事關於記憶的研究。一八八五年，他發表了一篇實驗報告。說在剛剛背熟一些，無意義的字（Nonsense Syllable）之後的二十分鐘，會忘記得特別快。再過四十分鐘，所忘記的會超過所背熟的一半。到二十四小時，則所忘記的就沒有多少了。這事實，在他那轟動一時的「遺忘的曲線」（The Curve of forgetting）上表現得十分清楚。本來，人底記憶是一種神秘的經驗。在他以前，沒有人加以實驗。所以，他底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在實驗心理學界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早年的陸志韋先生就是承繼着艾賓浩斯研究的，一九二二年，他發表的那篇「記憶保存的條件」（The Conditions of Retention）曾經獲得了美國心理學家底注意和讚賞。同樣地，他底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在實驗心理學界也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

陸志韋先生實驗的對象有兩組。一組包括一個芝加哥大學心理系的教師，三個華裔學生和六個中國留學生。實驗這一組的時間是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到八月。另外一組包

括一個教授，六個畢業學生和三個中國留學生。時間是從一九一九年十月到一九二〇年二月。材料也是些無意義的字。分成若干組（每組十二個字）。他所要解答的問題，就是要看在不同的條件之下，那條「保存的曲線」（The Curve of Retention），也就是那條「遺忘的曲線」的性質怎樣？不同的條件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關於實驗的方法的。他所用的方法一共可以分做兩組。一組是預期的方法（Anticipation）和重習的方法（Relearning）。預期的方法就是當被實驗者背熟了若干組字之後，實驗者把每一組字，按原來的秩序，那麼一個個地顯現出來。叫他在每一個字出現之前兩秒鐘，先說是甚麼字，說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而重習的方法，就是在第一次記錄作好之後，實驗者把每一組字顯現若干次，讓他溫習幾遍，然後重新實驗。另外一組是默寫的方法（Written Reproduction），重習的方法（Recognition）和重整的方法（Reconstruction）。默寫的方法就是叫被實驗者在一分鐘之內，把一組字默寫出來，默寫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重習的方法，就是叫他在九十秒鐘之內，從二十四個字裏挑選出原來的一組字來，挑選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而重整的方法，就是把一組字分開寫在十二張條紙上，同時把它們之間的秩序搞亂，叫他把原來的秩序整理一番，整理對了的，由實驗者作下記錄。另外一方面是關於學習的程度的。他分了四種不同的程度。一是一百分之一百五十分。二是一百分之一百。三是一百分之七十。四是一百分之三十三。比如說，如果被實驗者讀十遍是百分之百的學習的話，則百分之百五十分是讀了十五遍。百分之六十七是讀了六七遍。百分之三十三是讀了三四遍。

陸志韋先生底結論，關於改變實驗方法的部份，重習法和其他四種方法不同，在最初一小時忘記得非常快，從一小時到四小時忘記也相當快。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七十四，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六十五，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一。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重習法從最初一小時到四小時忘記得倒慢：從四小時到二十四小時忘記反而十分快。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九十八，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九十五，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四，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二。重整法從最初二十分鐘到一小時忘記得倒慢，從一小時到四小時忘記反而十分快。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九十，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八十

九，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五，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默寫法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八十八，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六十，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預期法在最初二十分鐘能夠保存百分之六十七，到一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九，到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九，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十八，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十四。關於改變學習程度的部份，用默寫法實驗一百分之百五十分，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八十一。九，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八。五，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〇。八，實驗一百分之百，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六十四。八，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五。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〇。二，實驗一百分之六十七，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六十五。八，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一。五，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四。八，實驗一百分之三十三，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四十二。七，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六。二，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十三。七。用重整法實驗一百分之百五十分，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九〇。八，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三。四，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三。九，實驗一百分之一百，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七十四。九，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八。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四十四。四，實驗一百分之六十七，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六十五。三，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五十六。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三十一。八，實驗一百分之三十三，在最初四小時能夠保存百分之四十八。一，到二十四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六。六，到四十八小時只能保存百分之二十。從這裏，可以知道學習的程度愈深，所保留的也愈多。不過有一個限度，就是過份的學習，恰恰到好處的學習，在經過長時期之後，所保留的反而要少。比如「百分之百五十分」的學習程度和「百分之一百」的學習程度就是一個例子。

一九〇五年，法國心理學家比納（Binet）對六歲到十五歲的兒童，每一歲就選了若干問題，開始了一項關於智力測驗的調查。一九〇八年，他製成了法國的兒童個人智力測驗表，測驗的問題一共有三十二類。

一九一六年，美國士丹佛大學（Stanford）心理學教

據特爾曼 (Terman) 根據比納度測驗表，重新編製了美國比納度智力測驗表 (Stanford Revision of the Binet-Simon Scale)，總計共有九十題。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陸志韋先生根據比納度測驗表，也重新編製了中國比納度智力測驗表，測驗的問題一共有六十五題。在中國心理學界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那時候，他在南京，所以與北方的心理學家張耀翔先生遙遙相對。「中國比納度智力測驗」雖然小有名氣，但已經被陸志韋與吳天敏女士先後兩次訂正過了。到現在，他底測驗，在中國兒童智力方面，還是獨一無二的量表。測驗的內容和方法已經變成了常識。這兒無庸多加介紹。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夏，陸志韋先生再度赴美，學習關於動物腦部開刀的手術。因為他從事思想的研究，但回國後，腦溝溝裏變得很發生了，所以他底研究無從着手。他只好研究漢字改革和聲韻學的問題。到現在，他底研究已經有了結論。關於簡化漢字的路，在他說來，是行不通的。為了解脫漢字對思想的束縛，為了減輕經濟文化上負擔，他主張廢除漢字，實行文字上的徹底革命。再有一年功夫，他底研究報告大概就可以問世了。

下

在燕園，陸志韋先生常騎自行車代步。他身材細高，臉色有點兒黑黑，戴着眼鏡，可是眼鏡又常在衣兜裏，他是一位樸實的學人，生活刻苦，幾年來沒穿西服。同時他是一位忠厚的長者，對人沒有虛偽。每天，他除去在貝公樓辦公之外，還兼辦國文系和心學的課務。他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燕園的。到現在，他照舊燕京整整二十一年了。他下年度休學，決定在燕園專心著述。

陸志韋先生從小經過了生活的磨練，養成了獨立開創的意志。他底父親，他現在回憶起來，是一個厚道而寬大的人。他底家庭，本來也是那麼一個世代書香的庭，後來漸漸地沒落，漸漸地衰頹了。

陸志韋先生最初對莊子的「神記經驗」有興趣。所以到美國之後，他決定學習宗教心理學。不過那時候，他是沒有一點兒關於心理學方面的知識的。所以他只好先從生理心理學入門，希望給宗教心理學打下一點堅固的基礎。後來，那大概是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他從從事

思想的研究。這研究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方面要著人底思想和語言的關係。要著人底思想怎樣影響他底語言。他底話又怎樣影響他底思想。另外一方面要著動物底怎樣可以簡單地表達一點兒思想。因為這，他再度赴美，學習關於動物腦部開刀的手術。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他底研究無從開始。這不但他個人底一個大損失。同時，這也是中外心理學界的一個大損失。

陸志韋先生天資極高，興趣極廣。過去，他對文學、哲學、和神學都有研究。不過後來，他專以實驗心理學為體，以教育心理學為用。現在，他以漢字為研究的範圍，以社會心理學為教學的範圍。以教育心理學為應用的範圍。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建國教育」發表了一篇「中國心理學最近的將來」的文章，曾經以桑戴克 (Thorndike) 自勉。實在，要是在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裏，他底成就的確不可限量。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七月，陸志韋先生發起北平心理學家聚會，每月一次，歷年不斷。之後，他又與周先庚先生和孫國華先生合辦心理學報。另外，他們又同心協力籌劃心理學會的組織。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正月，中國心理學會正式在北平成立。

陸志韋先生也是一個富於風趣的人，他愛收藏古畫。特別明朝的古畫收藏得最多。同時，他也喜歡集郵。抗戰後，陸志韋先生苦長燕京，對淪陷區域有志氣的青年，他給保存了一塊乾淨的土地。但跟著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解散，他和司徒雷登先生一些人被日本人送進了集中營。後來，他又給轉押進了陸軍監獄。這其中，他受盡了日本憲兵底虐待與苦刑。一年後，在狼狽的「日文」編寫的假而具下，他又給放出來了。由於日本人底嚴密的監視組織和經常的監視，他只能一直留在北平。這以後的幾年，他完全是靠他那些名貴珍奇的郵票維持生活的。這堅忍的高風亮節，在當時那種烏煙瘴氣的政偽時代，實在是難能。

燕大生活在苦難裏。陸志韋先生也生活在苦難裏。不久，他把他底在南京的最後一幢房屋賣了。現在，他就靠賣房產的錢維持一家的生活費用。

(上接二頁)鍋灶，針線，犁耙實際只是燒飯，成衣，種田所用的一種工具而已，這種工具絕對不能稱為他們的「工作母親」，更沒有「母」的意義在裏面。

(二)關於幾個名詞的中文譯名。(a) Funnel Latha 在國內已通用「六角車」，史先生譯作「炮塔車」，那是日本譯名，實屬很少用。(b) Speed Latha 史先生譯為「高速車」，應該是「多動車」。(c) Pistole 一詞，在英界的大公報工藝週刊上討論過，應譯為「塑膠」，史先生用的「玻璃」兩字是一般人的口頭語，毫無工程上的意義。

陸志韋 十二月廿四日 台灣台中

沒有錢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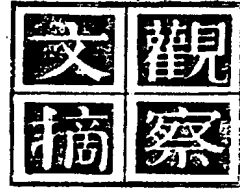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汽車駕駛兵，小學都未畢業(差一學期)，可是關於國際和國內局勢的演變，無時不在關心，最低限度我認得閱讀一種刊物或報紙，所以我慣由多種刊物中選擇了「觀察」，尤其是「觀察週刊」我最愛讀，關於軍事的部分我更是百讀不厭。先生歷次的說：「觀察」是一種高級刊物，可是我這個低級的人每期總是非買不可(從前上城時才買一本，自三卷四期起每期都買了)，固然有許多論文我是看不懂的。軍隊免不了要移動，所以從未訂閱，零購則多付百分之五十的代價。

下邊說一些關於婚姻的事情。內戰在無限期的進行着，那麼婚姻問題便成了大多數青年男子的嚴重問題(與刊還未討論過)。為什麼呢？勞苦地方不得而知，在陝西有些地方定婚，女家要六十個棉花(每捆十斤)，合市價要兩仟多萬元。如沒有這些棉花拿出來，那麼祇有罷天命了。

國家優待技術人才，上士駕駛兵每月八十萬元，如果一文錢不花(即鞋、襪、手巾、肥皂、牙刷、烟捲都不買，新聞紙也不訂)，準備結婚還得準備上兩年多。如果感到父母的生活(父母的生活豈能不顧慮呢)，那麼，是到四五十歲還是結不結婚。(一輩子沒有結婚的實在不少數，俗語有「剩男」而無「剩女」。)家已成爲青年男子張羅的一個嚴重的問題了。在魯南(讀者是魯南人)，訂婚也要二十石麥子(每石一百四十斤)。這大概是普遍的現象，不是三省兩省的問題。

這不是開玩笑，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請政府能注意這個問題，設法幫助使結不結婚的人能夠結得起婚。

侯玉文 十二月三日 西幣



# 自由份子與民主政治

原作者：朱光潛

原刊處：獨立評論社論

顧名思義，自由份子不屬於一個政黨。惟其如此，他無須與任何政黨立於反對的地位。黨與黨反對，而自由份子在中間保持一個中立底超然態度。他不參加一個政黨，有時因為他要專心致志於他的特殊職業，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趣去作黨的活動；有時也因為他覺得有黨就有約束，妨礙他的思想與行動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黨與黨的紛爭之中，一部份人如果能保持一個中立底超然態度，那對於國家社會有健康底影響。自由份子可能缺乏政治興趣，但是生在近代國家社會中，大部份生活都要牽連到政治，不由他不得他對政治作思考而形成意見。他在思考時只須就事論事，無須為底護某一條黨綱或某一種政策而去對某一件事情作偏袒底贊成或抨擊，所以他的意見往往較能從四面八方著眼，大公無私，穩健純正。如果像這種人能在一個社會裏形成一個輿論，那輿論也必是公平正底，健全底，有助於社會安定底。

在定義上自由份子既不是某一黨派一派的份子，他就不能有所謂「組織」。一切組織都要有一個共同底信仰與共同底規律，每個份子都要犧牲個人的自由來保持個

體的完整；這信仰與規律可能與另一組織的信仰與規律相衝突，個別份子勢必放棄他的個人的立場而為團體鬥爭。這就是「阿其所好」，「黨同伐異」；這也就與自由份子的所以為自由份子底精神相反。但是自由份子雖無組織，他們的思慮卻有一個重心與共同傾向。因為實際上自由份子在社會上往往佔多數，尤其是在目前底中國，而這多數人的立場既同是中立底超然底，他們對於國家重要問題自然是很客觀地就國家全局着想，他們所見到底自然是公是非而不是黨是非。所以在像中國這樣國家裏，真正能代表民意底是自由份子。自由份子的思想既然比較穩健純正而又富於代表性，它在一個民主國家裏就應該是一個不可忽視底保持平衡底力量。

因為這個道理，站在任何一個政黨的立場，我們不應仇視自由份子。自由份子本不與任何政黨對敵，而且任何政黨如果在某個主張或某個措施上是对底，而得同情底，就在那個主張或措施上，自由份子必定成為他們的熱心贊助底朋友。自由份子總是站在全體人民的福利一邊，所以是以公正底態度贊助為全體人民謀福利的那個政黨。自由份子是否贊助，就成為測量一個政黨力量底最準確底標準。一個政黨若到自由份子贊助它，它可以增加自信，提高勇氣；若到自由份子不同情它，它也就該深自警惕，力圖革新。所以自由份子是政黨的消化劑。選不僅此，政黨向來有在朝在野之分，在野黨與在朝黨總是反對底，所以不免常常起衝突，道衝突有時惡化到引起內亂底地步。在民主國家，解決衝突的辦法是解散國會，重新選舉，或在朝黨退讓下野，由在野黨重新組織政府。

在一個不大穩定底國家，無論取哪一種辦法，都足以引起社會的騷動。如果自由份子有力量，他們的意見就可以在道衝突兩方中保持一種平衡，居中調處，找出一個折衷底方案，不致弄成僵局。所以自由份子

份子是政黨衝突中一種緩衝。與這一點相關底是黨以內可否有自由份子的問題。本名詞。尤其是過去納粹與法西斯提那種黨式底政黨。紀律高於一切，入了黨就斷了個人的自由。不過一個民主式底政黨却不同，它的力量不在鐵似底紀律而在它對於大多數人民底代表性。它應該能代表各種不同底人民的不同利益與意見，所以它的份子不應是清一色，或是像古羅馬的「密隊軍」，應該是各種色彩俱備，尤其應該有一部分比較自由或開明底人物。這種人可以成為黨以內底緩衝。

站在整個國家的立場，我們可不應仇視自由份子。這一層無用多說，上文所說底話都可以看成這句結論的理由。自由份子在必要時可以反對政府的某種政策或某種行為，在何時都決不會反對國家。他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當然會贊助真正為國家謀利益底政府；到了政府不能盡政府的應盡底職責時，他像任何一個有理性底公民一樣，要加以指摘甚至於表示怨望，但是他的動機總是純正底，善意底。他既代表社會上一種健全底穩定底力量，一個賢明底政府不但不應該設法消除他，而且還應該竭力維護他的存在。

在今日中國，自由份子處在怎樣一個地位呢？他被擠在夾縫裏，左右做人難。在朝黨嫌他太左，在野黨嫌他太右。政治上的一個難能可貴底德行是容忍，而在今日中國的政黨，容忍是談不到底。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仇敵，既是我的仇敵，我就非把你打倒不可。這是在朝黨與在野黨的一致底看法。他們對於自由份子都覺得是眼中釘，時時刻刻想把它拔去，拔的辦法不是軟底就是硬底。軟底是利誘，假以名位，施以捧場，使他「入吾彀中」；硬底是威迫，箝制他的言論和行動，假故施以陷害，唆使兵兵營將去咬去罵，逼得他動彈不得。「此輩清流，投諸瀾流！」

自由份子的勢力在今日中國幾乎被剝削完了。他們大部分放在文化教育界與實業界，本應該是社會上底中堅人物，而他「實道處此」，不能在地方事業上發生影響，不能在國家政治上發生影響，也不能在教育文化上發生影響。比如說最近這次選舉，一個臨時雜談意在獲取一官半職底「政」黨，黨員不過數百十人，可以從名選舉到幾百名代表，其中幾乎沒有一個社會知名底，而社會上許多真正有學識有才幹有聲望底人物就無人過問，他們的唯一罪過是不屬於任何黨派，不能討價還價。固然也有所謂「社會賢達」一類，他們是否真是賢達姑不必問，即使名副其實，那也就真是風毛麟角，數目少得可憐。

這種剝削自由份子的辦法，就在野黨而言，是所見不鮮；就在朝黨而言，實無異於自失人心。彼此都是把可能底朋友驅到仇敵的旗幟之下。這樣一來，社會上就只有兩種對峙底力量，沒有一個總底保持。衝突因素，結果就只能有衝突，而衝突還是無結果，因為我們無法希望有一個較高一層底綜合或調和。在一般民主國家，最後底裁判者是民意；在中國難知道民意到什麼時候纔有能力與興趣去行使這種最後底裁判；我敢說在三十年乃至於五十年底未來，中國真正底民意還要在社會上少數優秀底自由份子去形成，去表現。假使這一部分人過得終歸於沒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這是一個嚴重底問題，值得各方人士認真考慮一番。

份子是政黨衝突中一種緩衝。與這一點相關底是黨以內可否有自由份子的問題。本名詞。尤其是過去納粹與法西斯提那種黨式底政黨。紀律高於一切，入了黨就斷了個人的自由。不過一個民主式底政黨却不同，它的力量不在鐵似底紀律而在它對於大多數人民底代表性。它應該能代表各種不同底人民的不同利益與意見，所以它的份子不應是清一色，或是像古羅馬的「密隊軍」，應該是各種色彩俱備，尤其應該有一部分比較自由或開明底人物。這種人可以成為黨以內底緩衝。

站在整個國家的立場，我們可不應仇視自由份子。這一層無用多說，上文所說底話都可以看成這句結論的理由。自由份子在必要時可以反對政府的某種政策或某種行為，在何時都決不會反對國家。他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當然會贊助真正為國家謀利益底政府；到了政府不能盡政府的應盡底職責時，他像任何一個有理性底公民一樣，要加以指摘甚至於表示怨望，但是他的動機總是純正底，善意底。他既代表社會上一種健全底穩定底力量，一個賢明底政府不但不應該設法消除他，而且還應該竭力維護他的存在。

在今日中國，自由份子處在怎樣一個地位呢？他被擠在夾縫裏，左右做人難。在朝黨嫌他太左，在野黨嫌他太右。政治上的一個難能可貴底德行是容忍，而在今日中國的政黨，容忍是談不到底。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仇敵，既是我的仇敵，我就非把你打倒不可。這是在朝黨與在野黨的一致底看法。他們對於自由份子都覺得是眼中釘，時時刻刻想把它拔去，拔的辦法不是軟底就是硬底。軟底是利誘，假以名位，施以捧場，使他「入吾彀中」；硬底是威迫，箝制他的言論和行動，假故施以陷害，唆使兵兵營將去咬去罵，逼得他動彈不得。「此輩清流，投諸瀾流！」

份子是政黨衝突中一種緩衝。與這一點相關底是黨以內可否有自由份子的問題。本名詞。尤其是過去納粹與法西斯提那種黨式底政黨。紀律高於一切，入了黨就斷了個人的自由。不過一個民主式底政黨却不同，它的力量不在鐵似底紀律而在它對於大多數人民底代表性。它應該能代表各種不同底人民的不同利益與意見，所以它的份子不應是清一色，或是像古羅馬的「密隊軍」，應該是各種色彩俱備，尤其應該有一部分比較自由或開明底人物。這種人可以成為黨以內底緩衝。

站在整個國家的立場，我們可不應仇視自由份子。這一層無用多說，上文所說底話都可以看成這句結論的理由。自由份子在必要時可以反對政府的某種政策或某種行為，在何時都決不會反對國家。他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當然會贊助真正為國家謀利益底政府；到了政府不能盡政府的應盡底職責時，他像任何一個有理性底公民一樣，要加以指摘甚至於表示怨望，但是他的動機總是純正底，善意底。他既代表社會上一種健全底穩定底力量，一個賢明底政府不但不應該設法消除他，而且還應該竭力維護他的存在。

在今日中國，自由份子處在怎樣一個地位呢？他被擠在夾縫裏，左右做人難。在朝黨嫌他太左，在野黨嫌他太右。政治上的一個難能可貴底德行是容忍，而在今日中國的政黨，容忍是談不到底。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仇敵，既是我的仇敵，我就非把你打倒不可。這是在朝黨與在野黨的一致底看法。他們對於自由份子都覺得是眼中釘，時時刻刻想把它拔去，拔的辦法不是軟底就是硬底。軟底是利誘，假以名位，施以捧場，使他「入吾彀中」；硬底是威迫，箝制他的言論和行動，假故施以陷害，唆使兵兵營將去咬去罵，逼得他動彈不得。「此輩清流，投諸瀾流！」

份子是政黨衝突中一種緩衝。與這一點相關底是黨以內可否有自由份子的問題。本名詞。尤其是過去納粹與法西斯提那種黨式底政黨。紀律高於一切，入了黨就斷了個人的自由。不過一個民主式底政黨却不同，它的力量不在鐵似底紀律而在它對於大多數人民底代表性。它應該能代表各種不同底人民的不同利益與意見，所以它的份子不應是清一色，或是像古羅馬的「密隊軍」，應該是各種色彩俱備，尤其應該有一部分比較自由或開明底人物。這種人可以成為黨以內底緩衝。

站在整個國家的立場，我們可不應仇視自由份子。這一層無用多說，上文所說底話都可以看成這句結論的理由。自由份子在必要時可以反對政府的某種政策或某種行為，在何時都決不會反對國家。他站在國家利益的立場，當然會贊助真正為國家謀利益底政府；到了政府不能盡政府的應盡底職責時，他像任何一個有理性底公民一樣，要加以指摘甚至於表示怨望，但是他的動機總是純正底，善意底。他既代表社會上一種健全底穩定底力量，一個賢明底政府不但不應該設法消除他，而且還應該竭力維護他的存在。

在今日中國，自由份子處在怎樣一個地位呢？他被擠在夾縫裏，左右做人難。在朝黨嫌他太左，在野黨嫌他太右。政治上的一個難能可貴底德行是容忍，而在今日中國的政黨，容忍是談不到底。你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仇敵，既是我的仇敵，我就非把你打倒不可。這是在朝黨與在野黨的一致底看法。他們對於自由份子都覺得是眼中釘，時時刻刻想把它拔去，拔的辦法不是軟底就是硬底。軟底是利誘，假以名位，施以捧場，使他「入吾彀中」；硬底是威迫，箝制他的言論和行動，假故施以陷害，唆使兵兵營將去咬去罵，逼得他動彈不得。「此輩清流，投諸瀾流！」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訂閱 每份售七千元

中宣部(3)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圖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二一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三號

# 觀察

• 元千九 份每 •

日 十 月 一 年 七 十 三

• 版 出 六 期 星 逢 •

期 十 二 第



卷 三 第

專 論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團體改革的內在因素  
論反對政府

方顯廷

劉迺誠

嚴仁廣

美國闊步世界

外論選譯

拉斯基

與愛因斯坦的談話

美國通信

羅忠恕

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

瀋陽

(瀋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湖南監委選舉原原本本

(長沙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蛻變後的中大選潮

(南京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

費孝通

我們對於爭取學術獨立的意見

國立七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讀者投書

時代的悲哀 廣東一角 長春徵兵，有錢即免  
關於留美攻農同學計劃的生產農場近况  
何厚此而薄彼 寄還信袋，讀者響應

撰稿人

蕭 韋 戴 鮑 錢 鍾 楊 蔡 趙 雷 楊 楊 費 傅 程 馮 郭 郭 張 張 梁 夏 陳 陳 許 高 孫 柳 胡 宗 周 李 李 吳 沈 呂 伍 王 下  
公 德 世 覺 端 清 邦 維 超 海 西 幸 希 有 移 東 沉 實 安 瘦 友 德 覺 克 無 白 子 樹 純 恩 有 啓 迅 之  
權 培 光 民 升 康 彥 濤 禱 宗 孟 絳 通 雷 孟 至 守 今 蔣 長 秋 德 竹 於 蔚 寬 忘 適 華 亞 田 齊 裕 乾 復 元 中 琳  
顧 蕭 戴 鮑 錢 鍾 錢 劉 潘 趙 葉 楊 楊 傅 會 馮 章 黃 張 張 張 實 陳 陳 許 高 孫 柳 胡 宗 周 李 李 吳 沈 呂 伍 王 下  
錫 鐘 文 錫 歌 能 大 光 家 公 人 斯 昭 友 新 正 德 忠 印 維 衡 之 君 寅 先 美 東 學 浩 澤 世 永 鴻 雲 雲  
翠 乾 壽 樂 岩 川 欣 杰 且 盤 超 樓 剛 年 揚 蘭 以 銘 昌 絳 棠 因 叔 暫 邁 遠 初 盈 臨 林 郊 波 培 霖 萬 信 萬 為 生

撰稿人



### 時代的悲哀

讀者先生：我是現役軍人之一，於四年前抗日戰爭中入伍，艱苦地忍受敵人的打擊。我的熱血從未冷卻，信念從未動搖。我不曾為了捨棄學業，離別父母而傷感，我堅強的相信，將來會有光明的前途。

然而敵人風雨兩年後的今日，我却仍在戰鬥。整年整月地行軍，殺戮。過去我是被保衛鄉土，「抵抗侵略」的國家意識所鼓舞激勵，現在我開始彷徨了。眼者者分明是良善的農民，被驅策着衝上來，而我不得不向他們揮動殺戮的利刃，我懷疑究竟是對誰作戰？更為誰而戰呢？我還記得投筆從戎的當時，年老的母親淚眼滂沱的捨不得分離，但他們為了國家民族，說不出一句自私的言語，他們為了國家獻出惟一的愛子！

我曾參加平津保三角地帶戰役，殺死頗多與我毫無怨仇的同胞，同時也為他們所射擊刺傷，炎日下，酷暑中，無論你疲乏、飢餓、都須要行軍、戰鬥、搜索和警戒；而這非人所能忍受的艱苦，原是可以解除的，而原是可以獲救的，在上者倘能身經我們所經受的苦況十分之一，他們也許能在軍地盤、爭名額之頃，一為懷念吧！

如今我自覺一切希望都幻滅了，我原因抗日而從軍，但現在成了被利用作維護幾個私人利益的武器，我的命運是如他人所註定的。青春、學業、父母、生命、都將遭到意義的喪失，我現在獲得「雷馬克」的悲哀了！

讀者先生：我這樣寫出我心中久已壓

抑的話，原是何何意義的，倘使這能有什麼影響，也許今日中國早已和平康樂，逐步建設了。我明天就要開拔，參加另一戰鬥，在軍中的人，不能做伴太久，或者這封信將成一個小兵的最後遺言。

阮惠剛 十一月廿一日 天津

### 長春徵兵·有錢即免

讀者先生：本地徵兵，不問體格如何，凡在三十以下二〇以上皆須服徵。但也有幾項條例

- 一，交流通券百萬元者免終身
  - 二，交流通券二〇萬元者免本年
- 所以窮人皆可當兵，不知實地如何？
- 羣英 十二月一日 長春
- (註) 流通券一元合法幣十一元五角

### 廣東一角

病者先生：我離家已十五年，想不到家鄉大不如前。日昨接舍親來信報告原鄉情形，真有使人不敢想像者，茲照錄如下：

「家鄉近數月來共產軍(稱人民解放軍)發匪甚速，盜匪亦隨之猖獗。梅岡各鄉，幾乎無處安靖。最初發生係縣城陳富源店主被綁，接着龍文鄉倉庫被破，管倉員吳真榮被殺害；大雁鄉所遭綁，梅岡公路在門口之橋樑被燒毀，荷田大和壩、酒部太平寺、大立水車壩、羅長沙壩等鄉倉被破；丙村丘名賢女被殺戮；官寮、杉寮船塢、尖山、橫崗嶺、上水車壩壩；五板橋壩劫掠路客等。烽火處處，政府無力鎮壓，在其肆意行動，人心惶惶；有朝不保夕之概！」

黃玉發 十二月廿八日 台灣新竹

### 關於留美攻農同學計劃的生產業場近况

讀者按：自本刊三卷三期刊載美國明

尼羅達大學農工系中國研究生李克在等八位先生一為中國的農業探一條出路。以後，曾有許多讀者經我們轉寄信件，這些信件我們都曾陸續收轉，一寄美。至於李克在等先生給寄信人的復信，則由李先生直接按址寄去，不再由我們轉寄。李先生曾於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有一封信來，已刊本刊三卷十期讀者投書欄。現在我們又收到他們寄來的信，並附來一封他們對來信人的復信，茲轉刊如左，以便一般關心此事的讀者知道他們最近的情形。他們的通信處是Mr. K. T. Li, c/o Division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t. Paul, J. Minnesota, U. S. A. 以後讀者有函，請逕寄該處。本刊轉信階段，即告停止。原因如左：

先生：讀了先生的來信，我們真是興奮無已。我們所提出創辦生產業場的辦法和計劃，能得到先生以及其他若干人士的響應和贊助，實在更增加了我們的實行這個計劃的勇氣和決心。

現在先將我們工作計劃進行的情形，奉告先生：並就先生所提出的問題略行答覆，請先生指教。

我們計劃最初先辦三個生產業場：一個設在小沙區，一個設在棉作區；一個設在城市附近，以蔬菜為主。產作農場二百四十畝，附設工廠，主要在製造小紗加工的小型機械。棉作農場大概一千畝，附設軋花、打包和棉籽榨油工廠。蔬菜農場在二百四十畝左右，附設工廠，從事蔬菜果類加工以及大規模的養豬和養雞等。

各個生產業場的地址，尚未確定。至於這三個農場的地址，是由小農組合而成，私人獨立，還是利用政府土地，(因來信人士中，有的代表政府機關)，現在也未決定，必須回國後看當地的實際情形再定。但是我們計劃的方針是一定不移

的。要能符合我們的方針，達到我們實驗的目的，合作的對象，我們並無偏見。創辦生產業場的目的，我們願意再行申述一下：

生產業場是用機械耕作，工廠與農場配合的一個農村經濟單位。實驗生產業場的目的是在找出：(一)適合該農場的農業機械和耕作方針；(二)適合該農場的工廠性質及大小；(三)農場與工廠最好的配合方式；(四)生產業場的經濟價值。

換言之，生產業場是在找出一種最適合於農業區的農村經濟單位，以作推行合作農場的根本。這種實驗的結果，不論在任何政體下，都可推行。

關於前述三個生產業場的初步詳細計劃，我們已經草成。至於農場所用的農具和附設工廠的機具等，正向美國有關公司洽洽中，大概不成問題。

自「創辦生產業場」一文發表後，國內熱心人士來信接洽和我們合作的，迄今已有五六十人。這種熱誠，實在使我們感動。可惜我們人手有限，不能一一照命。而且在開始，我們尤其希望能集中力量，做點成績出來。所以我們決定明年回國後先從來信人士所提供的土地中，選擇三處，辦三個農場。但其餘的人士，我們仍願竭誠幫忙。假若有人願自辦農場，我們可以將我們這三個農場的詳細計劃，供作參考。其他如關於新式農具的性能和使用，土壤、灌溉、肥料等問題，希望先生提出共同研討；同時我們對國內農業上的實際問題，也可以增加認識。尤其在生產業場開辦後，實驗的過程和結果，我們特別願意和熱心此事的人士互遞消息，切實觀察。(讀者按：以上為原函之第一部分「工作計劃」，以下即為分復各人所提出的問題。函從略。)

(下頁十九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6）北四川路  
電話：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訂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零售每份五分 郵費在內  
郵寄每月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郵寄半年八元五角 郵費在內  
郵寄一年十六元五角 郵費在內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寶書店  
北平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十二期

三十七年一月十日

本期作者

方顯廷：經濟評論主編  
 劉道誠：武漢大學教授  
 殷仁賢：浙江大學教授  
 羅恩超：華西大學文學院院長  
 曹學道：清華大學教授

#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方顯廷

## 一 遠東經濟委員會的性質任務及其重要性

遠東經濟委員會成立於去年三月，先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聯合國社會經濟理事會決議，成立了一個「破壞區域經濟建設臨時分委員會」。這個分委員會的使命，在從事研究歐洲及亞洲受戰爭破壞國家經濟重建問題的性質及範圍，和利用國際合作方式以加速重建此等國家的途徑。該分委員會為工作上的便利，分為兩組工作，一為歐洲及非洲組，一為亞洲及遠東組。亞洲及遠東組於一九四六年八月，舉行了一次臨時會議，關於去年二月在成功湖開第二次會，會後提出一個總報告（由兩個分報告合成），對於亞洲及遠東各國所受戰爭的影響，復興的範圍，和有關重建問題及國際援助方式等，均有詳細陳述，並向社會經濟理事會建議，設立一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負責擔任上述工作的調查與設計。同時在另一方面，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第五十五次全體會議時，鑒於受破壞區域急需國際援助與合作，亦曾建議社會經濟理事會應於次屆會議時，對於設置歐洲經濟委員會與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一事，予以迅速而贊同的考慮。因之遂於去年三月二十八日產生了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

我們知道，這次大戰中及戰後所成立的聯合國，與第一次歐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在中心目標上是一致的，即都是想利用國際聯合的力量，來解決有關世界和平的問題，並藉此以求得國際間普遍的合作。但聯合國與國際聯盟有一主要的不同點，就是國際聯盟是以國際大會來討論並處理有關世界和平的一切問題，而聯合國則對於個別特殊性質的問題，另設經常專門機構來研究處理；如關於戰後各國善後救濟問題，設立了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關於國際投資問題，設立了國際開發銀行；關於國際糧食問題，設立了國際糧食農業局；關於國際文化教育問題，設立了國際教育文化科學局等。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也是屬於這一類的；不過前述各國專門機構，是依問題的性質而分的；而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相對的有歐洲經濟委員會），是依地方的區域而分的。它們雖同屬專門性的機構，但後者對於它所屬區域內有關全局的經濟問題，都得以研究設計，故它的工作範圍比前述各專門機構要廣大得多。

遠東經濟委員會的任務，根據聯合國大會常會所決議的，共有三大項：第一、發動並參與各種措施，俾能容易集中力量，以便利亞洲及遠東經濟的重建，以提高此區域的經濟活動水準，以維持並加強本區域內各國間的經濟關係，及本區域與世界其他各國間的經濟關係。第二、發動並從事亞洲及遠東區域內經濟與技術問題及發展的調查與研究。第三、發動並執行有關經濟、技術與統計資料的收集、計算與傳佈。根據此三項任務的性質，我們可以知道遠東經濟委員會本身不是一個政策的決定及執行的機構，它只是一個有關經濟措施的研究及建議的機構。但是我們却不能因此而忽視它的重要性；我們知道，一個正確計劃或政策的決定，必須先對於問題與事實本身有具體的認識和研究，而尤其關於亞洲及遠東整個區域的經濟開發與重建，在此區域內，包括大小十幾個國家，她們彼此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在開發與重建上的困難和需要各異，她們相互間的經濟關係極密切，而彼此的經濟措施却未必一致，這樣要決定一個亞洲及遠東區域整個開發計劃，勢必非

先對她們共同的問題和需要，各國在此次戰爭中遭受破壞的情形，以及可能復興的程度，加以全盤調查研究不可，遠東經濟委員會現在來担任這種調查研究工作，一而可喚起國際人士對於亞洲及遠東經濟問題的注意與認識，一面可促成此區域內各國間經濟政策的配合，如此它就已經完成了亞洲及遠東經濟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初步工作；如果它能進一步根據調查研究的結果，在由國際合作開發上提出具體的建議，那更具有莫大的價值與幫助了。亞洲及遠東這個區域，佔有全球四分之一的面積，擁有全世界一半的人口，這個區域的經濟興衰榮枯，對於世界繁榮及和平前途，自有絕大的影響，現在各國的大政治家和領袖們，注意到了這個區域經濟重建與開發的重要，並成立遠東經濟委員會負起實際推動開發工作的責任，這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第一次亞洲及遠東有這樣一個大的經濟機構，我們生活在這個區域內的人民，是不能忽視這個機構的作用的。

## 二 菲島二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

遠東經濟委員會在去年六月於上海舉行了第一次會議，那次會議只通過了一個工作大綱，和組織了一個小組委員會，去進一步研究該會會員資格，工作進行的方式和步驟；一切重要問題要等到第二次會議中作詳細的討論和決定。第二次會議於去年十一月底在菲律賓的碧瑤舉行，其所討論的事項主要可分為兩方面，一為會員資格方面，一為工作內容方面。在會員資格方面，會員國家初包括十一國，即遠東五獨立國家中、印、巴（巴基斯坦或回印）、菲、暹，三帝國英、法、荷，與遠東密切相關三國家美、蘇、澳洲等。此次會議對於會員國無甚變動，僅另承認新西蘭加入為會員國。但對會員資格有一新的重要決議，即添設副會員國一項。凡本區域內尚未取得獨立地位的國邦，均可由帝國的提案以副會員國資格參加會議；副會員國在大會中沒有表決權，但在附屬團體或分委員會中享有表決權。此次會議共承認六個副會員國加入，即英屬四殖民地緬甸、錫蘭、香港、馬來亞，與法屬二殖民地坎波加（Cambodia）與勞斯（Laos）。緬甸本月四日獨立，即可變為正式會員國，錫蘭將來獨立實現，亦可成為正式會員國。所謂法屬越南聯邦，除坎波加，勞斯而外，尚有東京（Tonkin）安南（Annam）及柯津支那（Cochin-China）三邦，此三邦現正聯合組織菲南（Viet Nam）政府，與法對立，成戰爭狀態，故未加入。至於荷印聯邦，包括東印尼、西印尼與婆羅洲，此三聯邦中，東印尼亦正以武力求獨立，暫時無法加入。此外亞洲遠東區域國家，尚有日本與朝鮮，兩國尚在盟

軍奉帥統帥之下，將來和約簽訂，當可加入為會員國。

其次，在工作內容方面，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組前曾提出三報告，一為遠東的工作與方法，二為建設需要與問題概論，三為技術人員訓練與聘用。此次會議根據此三報告，通過六種重要決議：

第一、關於農業糧食生產計劃。在決議中列出七點：（一）目前本區域內糧食及其他必需品的實際需要情形，與本區域內的生產數量。（二）擴充生產與改善本區域內的分配所能彌補糧食不足的程度。（三）關於肥料、殺虫劑、殺菌劑、獸醫設備的供給情形，與農用工具機械的現行狀況，及目前可以改良的程度。（四）有效防止囤積走私的方式，藉以使本區域的消費維持在合理的價格水準。（五）如何擴張糧食與農產品輸出，藉以換取外匯購買必需設備；此種輸出自以不妨礙本區域基本需要為度。（六）利用家禽及無耕作能力的動物作食物，藉以保存耕牛的程度，及由其他區域運進以補充耕牛缺乏的可能性。（七）金融與財政情形影響上述各點的程度。

我們知道，亞洲及遠東區域內各國，主要都是農業國家，不懂農業人口占全人口的比例，平均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而且這個區域的出產，也都是以農產為主。可是在此次戰後，這些農業國家，都普遍感到糧食缺乏的嚴重，這是由下面幾種原因造成的，（一）受戰時破壞的影響，如中國、菲律賓、馬來亞、緬甸諸國，日本佔領很久，破壞極大，戰後農業生產一時不能恢復。（二）戰後糧之戰爭，如中國、印度、荷印、越南諸國，戰後都又發生戰爭，或為國內本身之爭，或為本國與帝國之爭，這些都使廣大農村變作戰區，無法耕作。（三）戰後世界經濟發生變化，如遠東有些國家，專依賴一兩種特產的輸出過日子，如馬來亞依賴橡膠和錫，荷印依賴橡膠皮錫和石油，以這些特產輸出換進糧食，以供給本國的需要；但在戰爭期間內，橡膠主要需要國家如美國已發明人造橡膠，可以不必依靠輸入；又糖石油和錫等的生產，因日人戰時的破壞，使產量大減，故一方面因國外的需要減，另一方面因本身的供給減，使糧食輸入發生問題，而加重了糧荒。此次會議，各國代表一致提出對糧食問題加以調查研究，決議與聯合國糧食農業局合作，組織調查團，從事實際考察，去擬定今明兩年糧食增產計劃，將來並擬組織糧食農業委員會，作長期的研究與設計。另一可喜的現象，就是在此次會議中，印度代表提出本區域若干國家，有剩餘糧食出口的，應自動減價輸往本區域內缺糧的各國，此提議已獲得產米國家的贊同。

第二、關於遠東各國政治經濟獨立與經濟政策配合問題。中國與蘇聯代表

提出，要亞洲遠東區域能重建與開發，其先決條件必須本區域各國政治不受他國干涉，經濟不受他國控制，即各國政治與經濟均須獲得完全獨立，使不致長期淪為他國附庸，而永遠處於農業國家的地位。同時在各國政治經濟獨立以後，從事經濟的發展，各國在經濟政策上又必須配合一致，相輔相成。此項提議，得全體代表一致贊同而作成決議。

我們知道，在戰前遠東這個地帶，是歐美工業先進國家原料的取給地，產品的銷售場，和殖民的角逐區。大多數國家不僅經濟發展的形態受限制，即政治也不能完全自主；就在這種先進國家爭奪或獨佔的壓制下，使這個區域的工業落後了差不多整個世紀！現在各國既認識亞洲及遠東經濟徹底開發的重要性，同時承認經濟能開發，應先讓各國政治獨立，這種觀點，自是一個極大的進步。其次，在戰前亞洲及遠東區域內各國，在經濟上是各自為政而不相謀的。每一個國家只注視本國內的問題，對於他國經濟情形漠不關心；此次戰爭，對這種傳統情勢略有改變，大家在經濟上都變了相當程度的破壞，漸漸明瞭了彼此的利益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同時也認清了只有共同協合並依賴西方國家的援助，才能完成本身的重建或提高生活水準。現在有遠東經濟委員會這個組織，使大家第一次能在一個圓桌會議席上，共同商討經濟問題，還有西方國家的代表參加，討論如何扶助各國經濟的開發，與彼此經濟政策如何配合。此次會議通過組織實業（包括工礦交通）建設計劃調查團，由各國提出工業專家參加，再由其中選四人赴各國考察，籍以求得一統一配合計劃（有關資本、技術、勞力各方面），避免工作上的衝突與浪費，減輕各國在建設過程中的負擔。

第三關於各國貿易擴張問題。此次會議決議：（一）亞洲及遠東區域內各國應設立貿易促進委員會或貿易局，執行貿易促進工作，（二）遠東經濟委員會設一工作組，從事考慮與計劃本區域內各國間與本區域與其他各國間擴展貿易之途徑與方法，（三）秘書處應根據研究、調查、實驗所得的經驗，準備一報告，向第三次大會提出，以便考慮設立一永久特種貿易擴張組織。

我們知道，遠東經濟委員會所欲達成的目標有三：（一）增加本區域內各國的生產力，（二）提高本區域內各國的生活程度，（三）謀取本區域內各國間的經濟合作，及本區域與世界其他區域間的經濟合作。為達成這三目標，各國間貿易的擴張為必要的手段。此次戰後，遠東各國外匯資源一致感到缺乏，生產減少，故對外貿易趨於下降，如中國日前輸出輸入數量均較戰前大為減少。而日本則戰後海外佔領地喪失，貿易對它的損失很大，日本戰前以紡織品出

口為大宗，其市場為亞洲及美國，亞洲市場不復能保存原有的關係，美國向為日本出口生絲之最大市場，戰後日絲生產尚未恢復而新興的尼耶又起而代替之。戰前遠東各國的對外貿易為被動的，即僅為工業先進國產品的銷納和原料供給的貿易關係，今後為擴張貿易，增加輸出入數量，這種被動關係的改變是重要的。

第四關於技術人員訓練問題。此次會議決議：秘書處應與有關各國專門機構（如國際勞工局）商洽設立一適當組織，負責（甲）供給會員國家關於亞洲遠東及本區域以外國家訓練技術與管理人員及交換該項人員現有便利的情報。（乙）研究可用以促進與擴大本區域內此種便利的方法。及在此項促進與擴大工作中遠東經濟委員會可能幫助與合作的情形。（丙）加強需要訓練設備的國家與可以供給此項設備的國家或機構間之接觸。（丁）由秘書處或各政府或各專門機構介紹專家的供應。（戊）研究技術訓練與專家供應有關金融及其他方面的問題。

我們知道，在亞洲及遠東開發工作上，最感實際需要的是資本與技術兩項，有了現式複雜機器及機械設備，如果沒有高等技術配合，也不能使用；故技術人員的缺乏，是遠東重建與開發工作中最大障礙之一。此項技術人員的需要數量極大，短期內恐不能完全由各國本身訓練來供給，雖自國外徵聘技術人員，作短期或長期服務；或請國外已有訓練機構，藉它們的設備完全，經驗豐富，代為訓練人員，如戰時中國曾委託美國代為訓練中國航空及其他技術人員，成績甚好。同時廣義的技術，與一國文化水準、人民知識程度，均有莫大的關係，故重建受戰爭毀壞的教育系統，改進基本教育與商等教育，力求全體人民的知識進步，乃經濟改進的重要因素。

此外，這次會議還有關於遠東各國統計編製與出版遠東經濟年鑑事項決議。在統計編製方面，規定所有政府包括日韓兩國統計當局，應將政府或適當機關所定期發表的統計資料，及所被要求提供的資料，供給遠東經濟委員會秘書處。同時秘書處為便於所收集資料的分析，比較，應對各該政府統計工作上予以指導與協助，如使計算單位的標準化，與所用統計方法的劃一。秘書處復應將所收集與分析的統計資料，擴為傳佈於各會員國及有關各機構之間，同時在第二次大會中向大會提出統計工作報告。在出版遠東經濟年鑑方面，秘書處應收集各會員國與副會員國有關亞洲遠東經濟問題的報告或文集。與各大學及研究機關所發表關於亞洲及遠東經濟性質定期刊物自由交換，彙編一包括各國經濟狀況與問題的廣博經濟年鑑，並在第二次大會中提出這方面的工作報告。

我們說，遠東經濟委員會主要的任務，為對本區域內經濟技術等狀況加以調查研究，並編製佈置這方面的統計資料，故編製統計與出版經濟年鑑工作，實可以說遠東經濟委員會的中心工作了。過去遠東各國統計工作很幼稚，有些國家根本無完整的統計，有些國家即令有統計，也是精確程度不一，圖樣形式不合，這次遠東經濟委員會擬對各國統計加以統籌整理，對統計工作未成熟國家將給予積極的協助，使將來各國資料能互相比較，這自然是頗有遠意的一件大事。遠東經濟委員會對於編製遠東經濟年鑑，更為重視，將先由各國政府供給資料，每一門類由一專家執筆，年鑑中擬包括所得，人口、資源、農工礦生產、消費統制、財政、金融、物價、勞工、貿易、運輸、交通等類。這等工作如能順利完成，更將是一件不朽的工作。

### 三 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遠東經濟委員會應

#### 有的認識

中國是亞洲及遠東各國中唯一的大國，以人口而論，在亞洲十一億人口中，中國佔五分之一；以土地而論，中國土地面積，亦較亞洲任何一個國家為大；至於文化歷史，資源埋藏，貿易總額等，無一不在亞洲各國中居於領袖地位。在戰前亞洲各國工業發展的程度，除日本以外，亦以中印兩國為首。中國人民又極富於創造進取精神，在此區域內其他各國中，有八百萬左右的華僑，均在該國經濟上佔有相當的地位；以菲律賓而論，華僑人口不到非島人口的百分之一，而非島的經濟財力，大部份握在華僑的手中。中國數千年來始終保持為一獨立國家，在此次反侵略戰爭中，中國貢獻極大，成為亞洲諸國掀起民族運動的發祥地。中國在亞洲中此種領袖地位，必須永久保持。這次遠東經濟委員會的主席，大家公推中國代表蔣廷黻先生擔任，第一次大會也選在上海舉行；同時遠東經濟委員會的臨時辦公處，又設在上海，這一切都表示國際人士對於中國現有地位的尊重；因之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於這樣一個以亞洲及遠東為範圍的國際經濟機構，就必須有深切的認識，並發生高度的興趣。我們應該以領袖的地位，同時以地主之誼，來支持和贊助這一個機構。以我國與遠東經濟委員會的關係而論，我國是這個委員會的會員國之一，這個委員會既是來調查亞洲及遠東各國受戰爭破壞的程度，和從事這個區域重建計劃的設計的，我國作戰最久，破壞最烈，需要重建和開發也最殷切，更應與這個機構發生密切關係。我們在上節第二段裏，已舉出遠東經濟委員會在進行工作上的各項決議，

其中有很多項目是需要各國政府合作的，如統計的編製，資料的供應，有關調查工作上的便利，和技術人員與專家的供給等，這些政府應該協助；目前遠東經濟委員會的臨時辦公處設在上海，政府已代供了辦公室及有關各項重要設備，上海房屋最感困難，希望政府對於該會重要人員的宿舍問題，將來也能代為設法解決。同時政府應向該會商請將其辦公處永久設在上海。

其次，我國既是以本區域內領袖國的資格列居於該會中，我們應該認識目前各國經濟問題的共同性，如目前各國一致感到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外匯枯竭、貿易入超、運輸困難、糧食缺乏、工業落後等，這些問題是大家所共同遇到的，在困難上只有程度的不同，而無本質的差別。為解決這些困難，大家應該共同協力，步驟一致，不可各自為政，反增加問題的嚴重性。我們要知道，整個亞洲本來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區域，工業不發達，生產力薄弱，國民所得水準低下，加以此次戰爭中劇烈的破壞，戰後各國經濟情形的惡劣，乃是必然的現象。現在要靠我們本身自力更生恢復，彌補破壞，重建工業，簡直等於不可能，我們非依賴外力援助不可；但我們要獲得外力的援助，並使援助能發揮極大的效果，則先應加強本區域內各國間的經濟聯繫，調整彼此間的經濟關係；過去本區域內經濟關係的不正常，可以分成三種的對立：一為本區域內各國間的對立；二為土著民族和統治國家間的對立，三為統治國家間的對立。後兩種的對立，我們只能希望強國能放大眼光，認清落後區域開發與共享共榮的重要，而前一種的對立，是本區域各國本身應設法調整的。現在我國應在遠東經濟委員會中，領導採取此種調整的途徑，再共同努力爭取以西歐國家過剩的資本，進步的技術，用以開發這個區域。有人說十九世紀是美洲的世界，它利用了歐洲的資本技術，獲得了開發；那麼廿世紀應該將是亞洲的世界，利用美洲的資本技術來從事開發了。

#### 各界惠函，請寄新址

以後各界惠函，請寄「上海（5）四川北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觀察社」為荷。

#### 優待定閱，尚餘五天

自一月十六日起，讀者定閱，將照下期所公佈的價目計算，一月十五日以前，仍照本期（三頁右上方）的價目計算。外埠以郵費為憑。合訂本一月十五日以前每冊仍售六萬五千元，十六日起每冊售八萬元。郵費掛號每冊另加五千元，航掛每冊另加五萬元。

# 團體改革的內在因素

劉迺誠

處現今貪污流行，行政普遍缺乏效率之時，各界人士同聲要求改革，文化份子盡量提供改革意見。政府雖屬一籌莫展，固非無動於中。部院首長相率主張懲治貪污，處罰失職。監察人員對於縣市低級人員，亦常舉發其不法行為，而由政府與法院分別判定其應得處分。

惟政府雖嚴其處罰，而身受處罰者，則為少數中之極少數，且為比較輕微的案件。要犯頗多漏網，多數違法份子亦能逍遙法外。因此，政府雖有改革政治之決心，實則收效至微，而不能挽轉頹風。蓋政府採取片斷行動，處理技術問題，而又不能雷厲風行，除惡務盡，失敗固其所宜。並且貪污與失職均為腐化之象徵，消除象徵，未必即能收效，縱能收效於一時，未必能作澈底的改革，固可斷言。

自余觀之，有效的改革，不在消除其象徵，而在探求腐化之主因所在。以團體改革言，一方面要注意其內在因素，一方面又要注意其外界影響，前者為本文之研究範圍，後者當另文討論之。

本文所述團體，是廣泛的性質，或為自動的志願團體，如各種自由結合的會社；或為依法組織的團體，如各級政府機關與各級學校之類。小而如地方團體，大而至於政府國家，其範圍的大小與組織的方式雖大相歧異，其趨於腐化的傾向與實施改革的原則，則大致相同，舉其一以概其餘，當無重大誤謬可言。

在一切人類團體中，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份子是被動的，安於現狀，是靜性的，大有古井不波之勢，設無狂風疾雨，通常呈觀太平景象。因富於靜性，平時不能發生重大作用，但一受波動，並表現其傾向，則能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所以，一個社會能否改革，視乎廣大羣衆能否接受，雖則羣衆祇有潛在力，而無策動力。

其中另有少數份子，因有特殊機會，或因得有特殊地位，而能享受特權。因能享受特權，故能運用特殊機會，發生鉅大力量，而對於特權之維護，感覺亦至為敏銳。此輩平日特別注意社會秩序之保持，社會秩序必為維持於不墜，其特權始能保全而無虞。反之，社會秩序一經破壞，特權即隨之動搖。因此，

在社會動盪之中，此輩必奮其全力，以維護秩序，以恢復原狀。

更有少數份子，因為不能共享特權，而感覺被壓迫，被剝削，或更真實遭受壓迫與剝削，而加強其感覺，使意志堅強的份子，益覺不能忍受，而思有以打破現狀，廢除特權。或更有少數聰明才智特高，而環境亦復惡劣。因有非常才智，故能見人之所未見，覺人之所未覺，更因在惡劣環境中，目觀團體之陰影，或竟親身經歷其惡劣情形，而思有以改革之。此輩往往保有理想，更能推己及人，其所提計劃，通常能針對現實，如能澈底實施，當能裨益團體生活。

團體中亦有其統治部分，他們的職責，原在服務社會，但往往是剝削大眾；原在提倡公共福利，但往往是維護少數人之特殊利益，或竟圖謀私人利益；原在保障團體內份子之自由權利，但往往是壓迫大眾，侵害大眾權益。在不民主的團體中，這是必然的結果，縱有例外，亦是絕無僅有，不足以反證此種陳述之正確性。

但是這種情形何以是必然的？何以能成為必然的？此即為吾人所欲說明。在公共教育不發達之社會內，一般份子對於團體的設施之興趣較小，對於個別的工作與事業之興趣較大，祇要能安居樂業，祇要統治部分不過分壓迫與剝削，不願起而反抗。又因缺乏組織與領導，再經統治部分之分化，雖欲反抗而不可能，其反抗力量亦必不大。對於現實，既採漠視態度，對於各種理想，必更形冷淡。因為他們祇顧目前，不顧未來，祇注重事實，不了解理想。故對打破現狀，擾害目前秩序之實行，必不願接受，且必同聲反抗，蓋恐秩序一旦破壞，私人利益即將感受損失。

特權階級因能享有特權，必欲維持現狀，秩序一經破壞，特權即將動搖。又因特權享有既久，且與秩序發生連帶關係，亦已形成其生活之一部，甚至以特權之維護，有利於大眾。故特權一遭攻擊，必奮力以維護，且必標榜有利於特權之言論，以資號召。

統治基層往往即是特權階級，或為特權階級所馴服之份子，故必能尊重特權，至少亦必同情特權。又統治份子之基本職責，既在保持社會秩序，特權既經存在相當時期，致與秩序相互為用，統治份子不能破壞秩序，乃不得不維護

特權。並且，特權階級之財產較厚，其社會地位亦較高，其勢既不可侮，統治份子亦不得不遷就事實，採取妥協態度。

其於以上數段之陳述，大體說來，一般團體於形成相當時期後，通常趨於守舊，力主保持現狀，以免動搖傳統社會關係，影響常態生活。而在不正常的狀態下，且可趨於腐化，而違反團體之真正目的。至於趨於腐化之原因，自作者視之，計有以下數種：(1)一般團體之形成，皆有其因，且於最初組織時期，抱有不可動搖之理想，努力以求實現。惟歷時既久，又於實現一部分後，其熱心銳減，甚或借諸腦後。(2)在組織初期，多數份子，至少多數相關份子，均能積極參加，以求貫徹其主張，實現計劃。經過相當時期，多數份子有生活之勞，不甚注意公共事務，致使此項機關逐漸落入少數份子之手。先之以毀斷，繼之以把持，以提倡私人利益，團體變為私人利益之工具。至是，甚或以少數人之利益，即為團體利益之所在，使特權合法化，則對團體之挾持，愈益鞏固矣。(3)團體存在既久，時代演變，情過境遷，前之為團體真正需要所在，此時或已無必要，而前此所宣揚之理想，亦即束之高閣。理想既失，精神不存，其不趨於腐化也，更復何待？(4)團體既為少數腐化份子所把持，必不歡迎新份子，尤不接受新意念，新理想，甚或視如仇讎，而予以抗拒。因新份子增多，則舊份子不能維持其領導地位，擊斷其特權。新意念一旦侵入，則舊理想不得不演變，舊秩序亦即無法保存。舊勢力既不甘退讓，又不肯轉變其意見，則必採排外行動，拒之於團體之外。更必嚴守其門戶，以防新變化之侵入，守舊腐化，殆為必然之勢。(5)在公共精神不發達，團體意識不堅強之社會中，更因組織不嚴密，份子間每難密切合作。因此，吾國一般團體，往往在兩種情形下運行，或則在少數人把持之下，多數人被迫而不能參與；或則呈換發現象，多數人不感興趣，而自然離散。一種團體中如有相當數量活潑份子，參與其間，則往往因意見不同，或更因權利衝突，而不能合作，且不能免於破裂，而終於分化，或甚使團體不能存在。

前段所陳各項原則，均有其實事根據。作者固非純為悲觀論者，雖則目前不能樂觀之事，所在皆是。亦非好作批評，妄自臆論，雖則流弊之革除，有賴於無情的批評與更多的議論。並且，上述各種流弊，中外證例甚多，雖則吾國遠較惡劣。茲援用少數證例，以明吾言之不謬。

以職業團體言，其數甚衆，今以各省縣所組教育會為例。此會應由全省或全縣教育人士所組織，全部或大部分教育份子應能積極參加，協同改進此種組合。但考其實際，則此種組合往往由少數人所把持，一般人祇能被動的參加，

多數人通常不願積極參加。此種組織之目的，原在集合熱心教育之人士，研究當前教育上之重要問題，提出應興應革之計劃；改進黨師之品質，使能在教育上有適當的貢獻；維護教師之權益，直接使能安心教學，間接更能使教學效率。惟各省市往往空有其名，無所事事，而壟斷此機關之少數份子，往往假此會之名，以增高其社會地位，以鞏固其私人權益。例如，此次全國大體，此會負責人員即可依此而被提名，且有當選之可能，現今多種職業團體之存在，不過實現此類功能而已矣。

以公共機關言，不論為行政機構，抑為各級學校，其情形大致相同。首長於受委，或當選主持一種機構之初，亦或有健全人事改良設施之計劃，帶同上下懸隔，意見不能溝通，甚或排除異己，推用無能，減低行政效率，趨云改進。一般行政人員大抵訓練不精，非必能人勝其職，又多墨守舊章，不求改進，對新方法與新設施，每抱懷疑態度，而拒絕採用。首長既不能領導於上，人員又習於敷衍與推諉，機關如何有改進可能。

以政府言，表面似為代表全國之機構，實際亦祇是一部分人，或一個政黨，或少數政黨之聯合。除責任政府對選舉機構負其責任，頒佈政治形勢與民衆輿論而變更外，不負責任的，非民選的，以及不民主的政府，於組成之後，其主要目的，似在嚴密其組織，鞏固其政權。對於外界攻擊，則指責為敵視而予以排斥，對於內部批評，則稱為違犯紀律，而予以清除。既不尊重民衆輿論，又不注意國際意見，而惟墨守舊章，一意孤行，其不流於守舊，更復何待？雖或在某一方面，或在某數方面，略有建樹，而整個政局終必趨於退化。

總觀以上數段，可知在一般情形下，一切團體因缺乏新理想之輸入，新份子之參加，與新刺激的動蕩，難免趨於守舊，而終於落伍。欲求其能全面改革，能促進團體進化，則須注意以下數點。

(一) 提倡意見自由。使多數份子慣於公共問題之商討；意見必能自由，則各方面可以提供意見。(1) 意見既多，對於公共問題之解決，較易覓得妥善辦法。(2) 一般份子既能自由表示其意見，必較能注意公共事務，甚或能發生濃厚興趣。(3) 對於公共事務，既能參加意見，則團體設施必能大致符合大衆輿論，較能博得大衆擁護。(4) 在意見自由之下，大衆亦必較能反映其需求，負責人員較能瞭解公共福利之所在。(5) 一般份子既能注意公共事務，從而發生興趣，更能表現公共精神，是則可以訓練創造性的公民資格。

(二) 保障反對意見，使能盡量批評多數意見之運行，並監督其實施；在自由民主的團體內，一般份子之意見，絕對不能一致，且不必求其一致。欲求

意志之統一，非特為不可能之事實，且可以貽害社會。自不同而強其相同，是使不同的意志遭受抑制，使相同的意見，失去革新與補益的動機，自難免於退化。實際言之，在志願團體中，反對份子固可予以屏退，而不同的意見，則無法禁止其存在。在真正民主國家，政府不但容許反對黨的存在，人民且希望反對黨能保持相當強大，使政府不得不注意其意見，並可對政府作有效的監督。當然，一般所稱反對黨，其對政府之反對，全在政策與原則方面，亦僅出以批評方式。不但批評政府黨之缺點，更必能提出比較妥善的計劃，而能博得民衆擁護，庶有主政之機會。反對意見之可貴，在以其在野地位與旁觀態度，提出不同的計劃，以供人民之參考。速民衆輿論一變，主政與反對可以交相輪轉，政府政策即可隨之轉變，而無引起政變之虞，並必較能順應民衆需求，而促成團體之進化。

(三) 吸收新份子，以加強新血素：團體於形成之後，往往為少數特權份子所操縱，不惜關閉其門戶，使進步份子不能踴躍其間，以免動搖其秩序。團體既為舊份子所壟斷，必墨守舊章，而不思改進。又往往為老弱所壟斷，以致故步自封。為加強其活力起見，團體必時時容納新份子，接受新意念，庶可與時俱進，而不落伍。又團體之存在，顯亦受新陳代謝原則之支配，為避免衰弊計，更須增加青年份子。使團體趨於活潑，而表現朝氣，俾能積極活動，而無觀望與退化之態。更必富有勇氣，而能邁步前進，不為障礙所阻，不為困難所礙。蓋新份子如新血素，青年份子如新活力，新血素可以補充有機物之消耗，新活力更可以鼓勵其進化。

(四) 採行新理想，與時代同進化：團體之組成，原必有其理想，理想是未實現之事實。有理想則政策有鵠的，設施亦必有計劃，因理想即為目標，而為計劃與行動之所趨附。有理想則有熱誠，有勇氣，有障礙則予以排除，有困難則設法克服，計劃不受顛覆，行動不遭阻礙，持之以恆，則理想終有實現之日，即或不能全部實現，亦必能局部完成，團體之不能無理想也明矣。

團體之無理想者，必須採行其理想，原有理想之已曾實現者，亦須採行新理想。理想應代表團體中急待實現之需求，惟多數份子之需求，絕非一成不變，應隨時代而變易，庶不致成為時代落伍，此為一切團體所須瞭解之點。又理想必有其久遠目的，而有利於大眾。團體生活之目的，厥在提倡大眾福利，理想之不能提倡大眾福利者，不復能稱為理想，而有變更之必要。故一切團體自友誼組合以至政黨，必須時時批閱其政策，商討其主張，以斷其是否符合時代需求，能否提倡多數份子之利益，是則努力以赴，以底於成，否則也予改絃

易轍，以免貽害社會。

(五) 注意外界輿論，以為內部改革之依據：自社會生活高度發展後，社會中團體隨之增多。團體之外有團體，團體增多，所以表現社會生活之豐富，社會關係之密切。既有眾多團體，必然發生相互關係，不論各該團體樂意參加與否。亦必發生相互影響，不論各該團體樂意接受與否。團體間雖無固定協議，亦無固定計劃，而分工合作之逐漸形成，亦為必然結果，且為社會之急迫需求。

團體之組成，其運行一方面要維持其存在，一方面又要實現其目的。團體如能自由存在，前須容忍其他團體之存在；團體如能自由實現其目的，則須容許其他團體實現其目的。團體間非特應有忍讓精神，且須注意其他團體對於本身之批評，因旁觀之評論，最足以資發現本身之弱點。更須採其他團體之長，以補本身之短。實際言之，團體之能提倡內部批評，尊重外界輿論者，始足以言改革，其所改革，乃能促進其本身之進化，更必能以其個別貢獻，協同促進大團體之改革，而有助於人羣之福利，此則為團體存在之真正目的。

團體之組成，原有其目的與理想，惟往往目的一達，則理想無形放棄，團體亦即趨於退化。團體既經落伍，而不求改革，則必不能博得多數份子之擁護。改革之內在因素，在提倡意見自由，保障反對意見，吸收新份子，採行新理想，更須注意外界輿論，以為內部改革之依據。依此而言，團體之能遵循此原則者，必可繼續進步，日趨繁榮。反其道而行者，則難免於落伍，而終致敗。願國人三復斯言，各自放棄私人權利之爭，共維團體之進化。

### 航空郵資增加

自一月份起，航空信的郵資又已調整。最近郵資的變動，使我們這辦刊物的人，大傷腦筋。因為定戶中，有的是平寄，掛號的，有的是航空，航掛的，郵資每次調整一次，我們都要全部重算一次；而普通郵資與航空郵資，又不能同時調整，一番手脚兩番做，恐怕讀者也不免要弄得糊塗。關於非航空信件的不刊郵資，我們已於三卷十七期上向讀者報告過：

平寄 每份 一百二十元  
掛號 每份 三百二十元  
最近航空郵資調整後，本刊航空的郵資為：

航空 每份 四百二十元  
航掛 每份 七千一百二十元  
現在本刊的售價每份不過七千元，定戶維持，每份郵資倒要五千數百元，而一份航掛的郵資倒要七千餘元，一份航空的郵資要四千餘元，真是不合理。路遠的，沒有辦法，只好航空；路近的，能不航空，最好不變航空，以資節省。致於航掛，我們對讀者最好不要航掛吧，因為郵資實在太費了！

自三卷二十期起，航空定戶（不論航空或航空），均請每份補付郵資二千元，可照各人訂單核算補下。否則由本社在寄刊的期數中酌量扣除，不再另函通知。

# 論反對政府

嚴仁廣

任何政府的任何政策或設施，從沒有說能够護治下的臣民人人滿意的。不問個人間或集團間，由於宗教、信仰、背景、學識年齡、財富、階層、職業之互異，對於是非評價的標準和利害關係，絕難期其一律。政策適於此者未必即適於彼，設施為一羣人所擁護者未必亦為另一羣人所贊成，衝突、反對為勢所必然。政府原不必以遭受反對為忤，因為勉求意見一致，既無可能，尤非所需，即使施用壓力，收效至多也只是一時的。對付反對，莫善於尊重民意，並順從民意。

今日，反對政府來自三個方向：一為執政政黨本身，如最近因郵資增價事立法院之責難行政院，便是一例。近年臺門資本與政府的貪污無能備受各方攻擊，亦均未能逃執政黨內的嚴苛指摘，都是值得大家喝采的。雖然容有其他作用，究仍不失為進步的風尚。第二，反對政府來自在野各黨。在野黨和在朝黨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政策利於一方者往往不利於另一方。而且，在野黨希圖登台執政，可以不厭其煩的找尋執政黨的短處，有時不免做得過火，甚且可以抹殺事實、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然而近年執政黨肯在整飭吏治上稍稍用心，也未始不是開放黨禁以後的小小收穫，我們不能一筆抹殺這種反對的價值。可惜僅聞數載，反對政府的在野黨，被指為「匪黨」，或被命為「奸匪」，反對活動懸為禁例；或者目的既遠，繼續反對亦無必需。一年來，反對呼聲消沉，促使政府進步的一股力量亦隨之泯滅。第三，反對政府來自一般老百姓。但老百姓至今尚未獲得直接發言反對政府的機會，尙只能假手知識份子代為表達。知識份子的利害關係本和老百姓的不一致，不過知識份子思想前進，頭腦清楚，富有正義感，喜歡抱不平，雖無代表老百姓的正式資格，又未受老百姓的囑託，但他們却永遠站在老百姓的前面，代他們反對政府一切違反人民福利的政策或措施。

這三種反對政府的形態，動機各異，效果亦殊。第一，執政黨內部反對政府的政策或措施，有時不免出於派系間的私怨，或爭寵，即使從最好的方面來看，充其量也不過是為的保全本黨的政治生命，真正謀忠國家人民者殊不多觀。例如二月間的金潮和五月間的學潮，對人民生活社會秩序損害不輕；即會

傳聞前者是因黨中某兩派的鬥法，後者又為黨中某系對某系的示威，人言嘖嘖，真假難辨。第二，在野黨反對政府，無非希圖分享執政黨的榮譽；不然就是想藉反對壓倒政府，以便取而代之。故一日在野，即咆哮不休，一旦入閣，就一聲不響，比個洋囡還乖。往遠處說，在野黨的反對，徒以「為國為民」為招牌口號而已，大半數却是因私而害公的。但是知識份子的反對政府則不同。固然，因看中某部某行秘書顧問之類或看中一個出洋享福的機會方始反對政府攻擊個人的，並非絕無其人，這種人究竟只佔極少數中的最少數。知識份子絕非以反對政府為個人進身之階。這些人，既無官階，又非財迷；既不擬分享執政黨手中的一杯羹，更沒有夢想推翻現存政府，自己粉墨登場。僅僅是一羣服膺民主的人，看不慣不顧民意民瘼的政府，挺身而出替老百姓說句公道話，如是而已。政治未上軌道，需要這批人站在政府和人民之間，衛護人民的利益，不使橫遭無端的侵害。反對內戰，反對徵兵徵糧，這批人鬧得最兇，究其實，內戰砲火何曾打到他們頭上，徵兵徵糧何曾徵到他們身上？只要是政府侵害人民的利益，不顧人民的死活，他們就不容緘默。試想，老百姓哪一個願意內戰？哪一個不反對徵兵徵糧？知識份子不出來反對，又有誰能夠出來反對？政治若上軌道，下情苟能上達，何用這般書生們終日叫罵不休？外面人總是批評大學裏的教授學生們整天專門罵人，不吐建設。其實這是冤枉的。政府措施違背國家人民權益的，他們固然反對；但政府措施有裨國家人民權益的，他們稱頌之不暇，何用反對。可是抬頭看看，目今政府的措施，又有多少值得人們稱頌？

然而政府見不及此，它對待這一批諍友，這一批最珍惜它的過去和最擔心它的前途的人，反而最為不公。比方說，政府恐怕黨內的反對有失體面，雖可以假鑿肅黨綱一類的名堂鎮壓鎮壓，並非絕對靈驗，有時甚且格外姑息鼓勵之，以便維持派系之間的均勢，便於玩弄。其次政府對於有槍桿的反對黨，恨則恨之，尙有幾分膽寒不能無懼；對於無槍桿的反對黨，禁則禁之，還是要隱隱「友邦」的眼色，不敢放膽胡為。對待「友黨」，自然更加不敢怠慢，因為假使名額上位置上下有不滿，動不動就有翻臉退出政府之虞。惟獨政府對待知識



份子，一向是毫無忌憚可以信手胡來的，令人費解！譬如知識份子反對內戰和徵兵徵糧，明明是幫老百姓說話的，政府却硬說他們妨礙「戡亂」，幫助共產黨說話，其實共產黨何嘗反對內戰，其理難通。知識份子呼籲政府保障人權，明明是替人民爭取自由的，其結果反使自己的安全和自由受到最大的威脅，其故不明。今日軍人主宰地方行政，照著一般的直線邏輯，是共產黨既然反對政府，普天之下只要是反對政府的全都是共產黨，於是乎在「戡亂」的「非常時期」內防制共產黨的一切條例法規，幾乎可以用在任何一个人的頭上。近數月來，在各地大學任教從讀的教授學生，時因不滿現狀，不小心的批評政府幾句，被人報告，當局即可斷定某某大學裏有大批共產黨潛伏活動，即可動員全市軍警，如臨大敵；或則惶惶終日，草木皆兵。其實，天下本無事，純是自相驚擾，小題大做。涉嫌學生不幸遭其逮捕，縱無共產黨或談亂的確證，終仍不免被

# 美國闊步世界

America Strides the World. — The Nation, Nov. 30

英國拉斯基教授

這是拉斯基教授 (Prof. H. J. Laski) 對於目前國際政治所發表的三篇重要論文中的第二篇。第一篇「歐洲完了麼？」曾譯載本刊第二卷第十七期。(譯者)

美國正像巨人般闊步著世界；雖鼎盛時的羅馬，和經濟地位最高時的大英帝國，也從未享有過這樣深遠直接和無所不屆的勢力。它正握有今天全世界一半的財富，一半以上的全世界生產能力，它的輸出更超過於輸入一倍。幾萬萬的歐洲人和亞洲人現在確切知道：他們生活的質素和節拍正繫於華盛頓的決策。下一世代的運命即將決定於此種決策的智慧上。

可是從悲慘的歐陸遙望，這個具有無上權力的美國看來不像是一個足以引人欣喜的美國。在那裏，決策的大權好像正操諸一輩旨在回復「黃金時代」政策的人們手裏，他們所謂「黃金時代」乃指當柯立奇總統任內，胡佛氏正向人民宣佈已經解決了匱乏問題的時期。企業家任所欲為的神聖權利，曾在羅斯福總統任內遭遇過陰翳，現在共和黨正為這種權利在奮鬥。企業者不僅正從空前厚利，更在洶洶然力爭減稅，為使政府費用不必由遺產所得額最高者所負擔。共和

身圍圍，或竟「畏罪自殺」；似乎是苟不如此做法，就無以以一儆百，擒而故縱，更無以自圓其說。不知如此冤枉了多少人，引起多少次的學潮。政府本最需安定的，社會更是需要安定的，然而這又豈是尋求安定之道？

這種發展是可憂的。保障人權成為徒託空言，政府的威信終有一日全部崩解，後患不堪設想。政府此時若尚有振作之心，既能容忍黨內與友黨的反對，何獨不能對於純出善意純受愛國心憤驅使而反對政府的一批文人，也拿出絕大容忍的肚量？而且儘管忍尚不夠，根本上，還應以真誠善意接納智識份子的一切批評建議，求自身的改善，知識份子，是今日或來日社會上的中堅和上層，國家社會的一般進步力量。這些人若尚不為政府所容，則甚麼人又可以為政府所容？

黨用「塔虎脫——哈特萊法案」(Taft-Hartley Act) 設法限制工會的發展。大戰前的一諾里斯——拉加蒂亞法案」(Norris-LaGuardia Act) 曾使美國人相信：司法機關對於罷工的禁令權，已因此絕跡。這次法案却又使這個制度復活，用以打擊罷工。共和黨更急切想法消除一般工人對於 T. V. A 的嚮往；曾有夢想建立密蘇里流域計劃 (Missouri Valley Authority)，以媲美坦納西流域計劃之卓越成就者，現在除夢想外已絕無實現可能。聯邦政府對於教育的支助，雖為現時所急需，也絕難實現。甚至私刑 (lynching) 惡習的重行猖獗，亦不够促使這個國會對於南部各州腐敗的選舉機構和流氓政治，從事改革。此外，共和黨對於平抑物價所採取的態度，和對於貧民住宅問題的重大錯誤措施，凡此種種，舉不勝舉，都足令人難於置信：二十世紀已快近五十年，而一九二〇多年的事物早已過去了一個世代。

對於美國政府的國際政策，兩個政黨都應負責，雖在執行方面杜魯門和其政黨負較重要責任。在這裏，他們的功罪互見。美國在「聯總」(U.N.) 內所表現的，正是一種應付事變的偉大氣概，而為美國歷史中的特獨本色。立林賴氏的管制原子能計劃 (Lilienthal plan) 也將在最近將來不僅被認為有動

於世界和平，且為睿智的國際計謀的一個無上範模。筆者尚未聽到蘇聯或其它列強能對之提出有效反對。筆者更相信：美國關於歐洲猶太人所堅持的公道原則——雖受到貝文的諷刺，國務院更不免有時躊躇——正迫使英國政府不敢拒絕「猶回分治試驗」(Zionist experiment)，而以此權毀來博取其仇人亞拉伯封建貴族們的好感。貝文在聖地 Palestine 的政績不至於比現有的更壞——筆者這樣說，並非偏袒了該地恐怖政策的罪愆——是不因於貝文同僚們的勇氣，而是因於杜魯門總統的堅持，使貝文始終不得不顧到對此不幸事件的美國輿論力量。

## 二

美國雖有如上的功績，但是他的罪愆却較之更多。自從大戰結束以來，美國從未表示過對於目前的大問題有所了解——對於俄國必需獲致一個相處的過渡辦法 *Modus Vivendi*。俄國素來是多猜疑，雖應付，傲慢和陰險，但是他的領袖們却顯然明瞭：這次勝利會大有損於其國內經濟，不僅使他需要一個長時期來恢復舊觀，並且使他在下一次大戰中，果真孤立，將註定失敗。因此緣由，俄國極力建立衛星國，他的領袖們總對麥克亞瑟將軍在日本的獨裁表示羨恨，他們總對中國反動勢力的重裝武裝感到驚駭，最重要的，他們總對美國政府決心重建德國工業，而阻止其社會主義化，表示着疑懼，因此結果將為美國和德國的鉅大企業的結合。

凡此種種，顯然需要一個富有理想而又不足勇氣的對俄政策來應付。但是筆者却看不出美國政府正有這樣一個對俄政策。美國政府已助長了民間的反戰情緒至於發瘋的程度，這情緒使他們不再能了解：和莫斯科獲得友善並不同於和希特勒講妥協。美國政府更已支助了歐洲的反動勢力。它懲罰了波蘭、匈牙利和捷克，為了他們不能割絕他們的聯盟國，而這個聯盟正是他們不為反革命勢力所顛覆的保證。它一方面把俄國的一舉一動譴責為帝國主義的擴張，而另一方面却把自己的戰略性的帝國主義辯護為保衛民主和自由，雖在外國的觀察者看來，美國對於希臘和土耳其的軍事援助，絕難以此種辯護自圓其說。馬歇爾計劃的全部意義，雖現尚無人能够窺曉，但即使稍聽美國國會對此的辯論，我們已不難看出：這個出於美國貸款方式的援助，很容易會附有屈從美國的政治性條件，而和受惠國的獨立自主難於相容。若是在社會主義政黨已占多數的國家政府——像英國——竟因美金的束縛，必須遷依美國財政資本家的意旨，而不再能憑依自己人民的意旨，行事施政，則整個歐洲將很容易為內戰所籠

## 軍。

這是一個深遠鉅大的問題，而華盛頓好像尚未開始顧及：美國鉅大的生產能力所形成的東西兩半球世界經濟的失却平衡，必將產生不斷的危機，一直等到現存不平衡獲得了大規模的適調為止。歐洲和亞洲將不能向美國材料，除非他們也能從美國買入；這個可能，必需在美國實際除了保護關稅，和歐洲亞洲急速提高生產能力之後，纔能實現。關於第一點，問題極複雜，雖已有了日內瓦協定，但更需要對於美國的企業家心理施行一種外科手術。關於第二點，筆者看來，祇當美國政府具有足夠的偉大氣度和理想能力，而設計一個和平期的租借辦法 (*Lend-Lease*)，並且包括蘇俄在內，纔有可能。歐亞兩洲，除非能够參加這樣一個租借辦法，將不能從美國買入貨物；這結果之一，將形成一個美國經濟恐慌，比了一九二九的恐慌更為嚴重，不然，將需要對一個美國新政 (*New Deal*)，其規模將遠超羅斯福總統時代的新政。事實所示，美國極大政黨內的任何一個，既都不相信美國企業家會支持這樣一個社會試驗的領大計劃，於是問題乃不在美國是否將發生經濟恐慌，而是將在什麼時候發生——假定和平還能保持的話。

## 三

美國自由主義的原子能化，更以如下的原因而愈形恐怖：這對於美國經濟無忌憚的與無人性的猛烈衝激，最需學予以駕馭的時會，而美國國內至少一個有組織的左翼運動，可以出來領導。筆者知道美國不乏具有自由信念的男女人物——在國會裏，像亞來高州的參議員摩斯 (*Senator Morse*)，在國會外，像韓德森 (*Leon Henderson*) 和羅斯福夫人。筆者更知很多在工會裏的人物，不問是屬於 C. I. O. 或 A. F. of L.，但更可憐的是，他們都缺乏一種有機性的結合。凡稍留心一九四六年國會選舉中 P. A. C. 的工作者，不得不承認它祇是另一個從旁誘說的團體，和 N. A. A. 或天主教會一般，設法對於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發投投票的誓言，不問在全國性或地方性選舉中，不僅是自由主義者的團體缺乏堅強團結，這缺點更減弱了他們對於政黨機體的影響。

說來似乎有些冒昧，筆者不得不疑慮美國政治的現狀最足以表明美國工人階級對於政治的幼稚程度。此不懂得見於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脆弱無力，尤以得見於兩大政黨間並沒有思想上重要的分歧。兩黨中的任何一黨都祇是一個爭取權力的機構，取得了權力，再替黨人爭取職業。任何一黨向選民所提出的候選人和政綱，都是以此為目的。在一個外國觀察者看來，這是一件十足駭異的事

；例如杜威州長 (Governor Dewey)，他的欲入白宮的熱衷，乃人所共見，却一方面拒絕承認被提名為候選人，同時正用盡氣力在組織其選會前的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對於任何重要問題竭力免避透露自己的意見，深恐任何意見有損其被選的機會。同樣的奇觀是加立方尼州長華倫 (Warren)，他滿嘴說好話，但遇着當前大問題便閉口不談，希望這樣可以在明年共和黨選會裏被推為候選人。筆者殊懷疑「大智若愚」真是政治活動中一個有效原則。英國人至少會對於艾登 (Eden) 在下議院裏對於重大問題保守緘默而感到訝異，若是他認為任何意見的表示足以損害他代替邱吉爾而為保守黨領袖的機會。

#### 四

沒有一個對於美國政治舞台的外國觀察者不感覺到：在那裏，一個大規模的政黨改革已嫌過晚。美國現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真正的保守黨，或是一個真正的自由黨。專靠新任總統一人的偶然置重點，而視之為全國唯一強有力領袖，實在是一個絕大錯誤。筆者更進而認為美國憲法亦有整個修正的必要，它所設立的許多制度和它們的運用，以至華盛頓與各邦間權力的劃分，很多是歷史的贅疣，正嚴重地阻礙着美國的發展。這些制度的運用應該是一種平民政治教育的源泉，但是現狀下美國制度的運用却正產生相反的效果。

筆者雖同意於佛郎克佛特法官 (Justice Frankfurter) 的見解，認為國會的調查權是一個可寶貴的工具，它的範圍和權力應予維持，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這個調查權正被濫用着。它曾被濫用於珍珠港事件，更被「第斯委員會」(Dies committee) 和其繼承者，「蘭金——託墨斯委員會」(Rankin-Thomas Committee) 所濫用。一九一九年的歇斯里的亞乃是美國歷史中一段難於令人置信的插曲。現在，從任何曾經捐助過一九三八年西班牙共和黨人救助基金會者，到任何參加過一九四七年美國退伍軍人委員會者，都會被認為危險份子，甚至被認為接受莫斯科的命令——這個現狀，不僅令人驚異，尤足為之惋惜。英國的下議院和法國的代表大會中，都不乏嚴肅和不德的份子，但這兩者的程序和組織都不至於授權於這輩人使盡量發揮其惡性，而傳佈其毒素。我們尤應注意於在這個時代另一個助長此惡的因素，就是和民衆交接的媒介正是現社會的生命所在。

#### 五

筆者不得不再猶豫地和惋惜地指出如下的覺感：今天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

中最反動的成份，都能直接溯源於一個曠武的羅馬天主教會的影響。若是說共產黨是一個外國意志的表示，那末，這個天主教會尤其是如此。對於西班牙人民所遭受的悲慘命運，沒有其它團體應該比天主教會更負責任。更沒有其它團體像它一般地努力於仇化美蘇的關係。它維護兒童勞工制，它建有幼稚院起到大學為止的教育獨立系統。它對於電影業，至少對於政治性的影片，有巨大勢力。它在照道言論自由方面是個主角。它放任神父哥林 (Father Coughlin) 的反猶天主教和麻塞邱色州和紐約的流氓主義。我們偶一回憶當年愛爾蘭主教 (Archbishop Ireland) 和里登公爵 (Monsignor Ryan) 的寬洪大度，對此况狀，尤覺悲痛。在天主教徒衆多的城市，這教會更用各種險惡手腕來控制當地工會。筆者懷疑現在美國國內有任何三個人會具有和紐約天主教會主教長 (Cardinal Archbishop) 一樣大的權力。尤足驚異和注意的却是：天主教士更有滲入外交界重要職務的特殊本領，這和在英國的情形如出一轍，他們的此種本領足令共產黨人對之遜色。凡注意現在天主教勢力的人，若是把它和一個世代以前的情形相比較，會對於它的生長速率和方向，感到絕大驚異。除西班牙外，筆者懷疑：在今天世界中天主教會在美國的勢力，還有何國能與倫比。

#### 六

霍爾姆斯 (Dr. O. W. Holmes) 曾在醫學史上一個緊要關頭中說過：「我的至誠使我顧不到謙虛或虛偽，我祇懇求手握衛生死大權的人們能够聽我的话。」唯有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們任何人纔能面對此刻的嚴重問題。此類是人類歷史中一個無上的轉捩點，其重要性不下於馬丁路德 (Luther) 出席於伏克斯會議 (Diet of Worms)，或是一九八九年各國將帥會議於凡賽爾宮的時會——這個具有歷史決定性的時會，更像列寧正在聖彼得堡的芬蘭車站步下他的「密封火車」的一霎那。對於現在人類整個文明的命運，沒有任何其它權力比了美國更握有決定性的影響。美國所享有的地位同時就是他的特殊責任。他沒有受到戰爭中暴風雨的摧殘，他的經濟不僅未受損害，並且繁榮無比。美國人民於民主政治已有久遠的經驗，但也不過於久遠，足使他們遺忘了獲致此種權利所經受的革命戰爭。他們是一個特別幸運的民族。自然賦予他們以一個無主的大陸，和無盡的富源，歷史更賦予他們在建国最初四十年中以一個睿智勇毅的領袖。他們國家的完整獨立曾兩次經受危險，而在這兩次危險中——一八六一年和一九四一年——命運却都賦予他們以一個領袖，且曾引起了舉世的景仰。他們是一個充滿活力、敏於試驗、富於熱忱的民族，當他們聽到痛苦的呼聲，尤其勇於慷慨赴義。睿智的美國人，現在應該正在聽到這種呼聲，因這呼聲現正響徹五大洲。美國人必須速於了解，他們手裏正握着生死之輪。自古迄今，從未有像這次的急切需要着他們的歸德，他們對於所聆聽的了解能力，也從未有像這次的會發生深遠鉅大的效果。(本刊特約譯者譯)

# 與愛因斯坦先生的談話

羅忠恕

十二月三日我由墨西哥，乘飛機回到美國，參觀了田納西谷組織(T.V.A.)之後，在華盛頓住了八天，十二月十五日由華盛頓到了普靈士敦(Princeton)這是英國一個著名的大學城；普靈士敦大學今年才辦過了二百週年紀念大會，各國的學者都有來參加這慶祝典禮的。這是威爾遜總統曾任過八年校長的大學，但我主要來到普靈士敦，是因在此地的「高級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在此任研究教授，故特來此訪談。這研究所是猶太人捐款設立的，愛氏因希特勒迫猶太人之故，離開了德國，而進研究所之設立，原有收容猶太籍學人之意，因有愛氏及其他世界著名的學者聚居此地，這研究所竟成爲世界一個著名的學術中心。我國的華蘆庚及其他幾位中國有名的數學家，與物理學家張家瑛等，都在此地。我到普靈士敦後即由研究所的所長與愛因斯坦先生在電話中約定了見面的時間。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我由友人蔣君陪同往研究所，由愛因斯坦先生的秘書，也是他的高足，一位猶太青年史陶詩(Straus)君引導，到了愛氏的研究室。這位體態瘦削的科學家，極親熱的與我握手。我剛坐下，他便首先問道：「聯合國文教組織的現況怎樣？墨西哥的大會成績如何？」我告訴他：「有人把聯合國文教組織與國際聯盟的文化合作委員會比較，認爲後者較前者規模爲小，也缺乏各國政府的經濟支持，但後者因有柏格森(Bergson)、居里夫人(Madame Curie)、愛因斯坦(Einstein)、及穆利(Murray)這一類的「第一流學者在道組織裏，對世界學術界頗有一種精神上的引導作用，這是聯合國文教組織所缺乏的。」愛氏接着說：「那是過譽了！國際聯盟的文化合作委員會原來的目標雖好，後來因滲入了政治的影響，就把他弄糟了，學術機關被政治利用及支配，是極其可惜的事。」我告訴他：「目前的聯合國文教組織是由各國政府擔任經費，用大行政，更易受政治的影響。但是由學術界各個人自由組

織的學術團體，推進世界文化合作，確是不可少的運動。我以為目前世界所急需的，是全世界的學者，組成一個大聯合，以智慧及善意，指導國際政治，不然世界的緊張局面日益增加，我們終必受野心家所支配，又引起人類互相殘殺的悲劇。我們的責任太大，不可不早謀結合。」

愛氏回答道：「一般人是愛好和平的，但戰爭總難避免。現代的戰爭太殘酷了，將來的戰爭尤爲悲慘。世界人士，若不急謀自救。必將同歸消滅。玩弄政治的野心家，把科學家及任何學者，都利用去作戰，科學及一切的知識，都被濫用了。」

我接着問愛氏：「何故善的力量不易結合，惡的勢力，倒可利用組織？」他回答道：「國惡意的人，於着自己權力的擴張，可不擇手段，力爭自己的地位與勢力。國善意的人，則缺乏此種猛進心，不去爭權力。當今最缺乏的即智慧、善意、權力三者之結合。此三者不能結合，世界永無和平之望。有智慧及善意的人，得不着權力。是不能引導世界趨於安全的。」

我告愛氏，丹麥物理學家波爾(Niels Bohr)今年六月同在瑞典開哲學會時，他說他除了研究原子能外，最喜讀儒家思想及康德哲學。我會問他，原子彈是否應停止製造？波爾說道，原子彈是國際和平的保障。我問愛氏，這個見解怎樣？愛氏回答：「原子彈本可因其破壞力之大，使人畏懼戰爭，因而促進世界力謀合作，但並不能保障和平。現在原子彈全落在政客手裏，竟成了和平的障礙，引起了國際間的騷擾，不特未能促進國際合作，反而造成了更深的猜忌，實足痛心。我想原子彈最好的運用，即是一個投在華盛頓的白宮，一個投在莫斯科的克姆林宮，把野心的政客先消滅了，世界方有和平之望。」後來我將這一段話告訴了華蘆庚先生。他告我，原子彈的製造，愛氏與此大有關係。最早是由他向羅斯福總統提議，這是一種可進行的計劃；其後得羅氏的批准，故能在短期內製成原子彈。現在愛氏十分懊悔，不應促成此計劃的實現，因原子彈竟成爲國際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故發「憤慨之解

。我告訴愛氏，我在華盛頓時，有人告我，有些華盛頓的居民，願意出資，買一幢房屋，因為怕蘇聯一旦能製造原子彈時，他們的房屋，不能保全，不如早出賣，還可收得一筆鉅款。

我又告愛氏，我們是有善意的人，似應盡我們微小的力量，在能力範圍內，盡力挽此危機，促進世界和平。愛氏接着說道：「微小的作，豈非無過？一般民衆，是容易引導的，因爲民衆是愛好和平的。在今日的政治組織下，野心家發動了戰爭，任何人都同被驅入戰場。」

我又告訴愛氏，他德國的老友，量子論物理學家普朗克(Max Planck)，我曾於十年前到他家中去訪問過，並且認識他的兒子艾爾文普朗克(Erwin Plank)。普老先生本年逝世之前，我曾得着他的信，信上告我他的兒子艾爾文，因謀殺希特勒的計劃，被破獲了，被希特勒處以絞刑治死。這給普老先生晚年精神上很大的打擊。愛氏說道：「可惜艾爾文普朗克是個不肖子，不學他父親的喜好學問，要去作政客。」

我最後告訴愛氏，可惜我不了解相對論，不能同他討論有關相對論的問題，但我告他：「八年前在劍橋大學與艾丁頓教授(Eddington)討論哲學問題時，艾氏曾告我道：「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自認頗能了解，(艾氏是著名的天算家及以發掘愛氏的相對論見聞於世的一位英國學者，已於兩年前逝世)。但愛氏最近學說的發展，我也跟不上。可見你的思想，不從我們無數學基礎的人不能了解，以艾丁頓那樣的人都跟不上你。」愛氏笑着回答我道：「那是艾氏不贊成我的學說的客氣話。」

我又問他：「現在還拉提琴不？我在牛津大學音樂室，見你拉提琴的照像，常被學音樂的所瞻仰。」他說道：「我現在已許久不拉了，似乎很少有閒心拉提琴了。」談到此時，我一瞥我的錶快到十二點鐘了，足足談了一小時。友人蔣君取出他的像機，請愛因斯坦先生同他的高足史陶詩和我們同照一像，以作紀念，然後握手作別。愛先



# 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瀋陽

## 調兵遣將何時了，壯丁拉多少！

高 超

(觀察瀋陽通信)

瀋陽大雪，隨着溫度的急遽下降，東北的軍事政治氣候，似乎也在緊下結成了冰。一決不使匪軍有七次攻勢」的豪語，官猶在耳，曾幾何時，瀋陽却較歷次攻勢更為危急地被重重包圍着，而陷在四面楚歌之中了。

談到東北局勢，我們勢須從參謀總長陳誠主持東北大局時說起：陳氏剛來就任之初，共軍的五次攻勢，甫告止息。當時陳氏即以大刀闊斧的手段，肩起重整東北的重任，並以「刷新政治，簡化行政機構，嚴整貪污，加強工作效率」之語，一新東北人民的耳目。他在軍事上的重新佈置，和忙碌一時的調兵遣將，不啻予共軍五次攻勢過後疲憊不堪的東北人民打了一支強心針。當時人民確曾興奮一時，認為以陳氏之英明，或能倒轉乾坤，使東北局勢暫安一時，其或完全收復。

然而九月中旬平滿路的中斷，便給陳氏當頭一棒。於是高崗告急，海城棄守，營盤不保，營口撤退，一大堆偽偽的消息，接踵而至。作為軍事慘敗的伴奏，是物價如脫韁野馬般的狂漲，和人心的惶惶不安。那時報紙上雖一再發表「匪軍潰敗流竄不足為慮」，但是北寧路遇阻不能恢復，却是戰事不利的佐證。

六次攻勢，此緊彼弛地纏繞了兩個多月，關內外的交通，便有了兩個多月斷了氣。鐵路綫的暢通或梗阻，幾乎成了人民製劑軍事成敗的指標。儘管報紙上說得天花亂墜，但在一般老百姓心中，已起不了些微作用。直至平滿間確已通車時，人心才稍見緩和。繼之戒嚴令取消，物價不再暴漲，同時羅卓英蒞瀋，於是陳氏又再作豪語：「一決不使匪軍有七次攻勢的企圖」。那時瀋陽人民都感到同感，以為「陳氏這回也許要離開瀋陽了。」

四於他來時平滿綫通車，軍事上還沒如此之消息，現在「匪軍」已假藉息鼓，平滿間亦勉強通車，他可以回去見江東父老。然而平滿車像一個癩老人似的，蹣跚地爬了不到兩個來回，「匪軍」再次的發動，又使這道貫通關內外的唯一輸血管支離破碎了。

據云六次攻勢結束後，林彪曾在哈爾濱召開軍事會議，檢討歷次攻勢的成果，認為在各次攻勢間，軍事停止活動，予國軍以布置機會，是失策之處。所以這次發動的「七次總反攻」，運用「疲勞戰術」，使國軍無喘息餘地。瀋陽中央日報稱稱：「匪軍疲勞攻勢，徒自疲乏，不足深慮」。而這大與前不同的攻勢，由於「一決不使匪軍有七次攻勢的企圖」的金口玉言，一般稱之為「新一次攻勢」。

南，三路犯瀋陽外圍，以一線陣一線進攻戰術，使瀋陽和其他個個大城陷于孤立。攻法庫的共軍第七、第一、第二縱隊約六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攻佔了法庫城，並大踏步南下，進軍瀋陽西北數十公里的大孤家子，沙面城，三家子，幾個據點，直叩瀋陽北門。其第一二兩縱隊並出動一支馬隊，經昌圖、通江口西進，在彰武一帶，與第八九兩縱隊會師遼西，逼新立屯，新民，與國軍展開鏖戰。其第四縱隊則進攻遼陽，鞍山告急；海城國軍剛進駐十餘日，便不得不自動撤守。

同時煙台，亦有騷擾。煙台煤礦員工連忙撤至瀋陽，瀋南十五公里的蘇安屯據遭竄擾。同時蘇順東十數公里的營盤又再度危殆，本溪瀋陽交通斷絕，那時真是風聲鶴唳，瀋陽的人心沸騰，達於極點。行轅頓佈臨時戒嚴令，六點起便絕絕行人。同時以電燈不足，除

軍事機關及報館外，一律停止供電；因此一週黃昏給陽便成了死城。東北雖是產煤之區，但是各煤礦以受戰事影響，幾乎全陷停頓。彰武的六大礦除西安、營城子、北票、已為共軍控制外，煙台礦在此次攻勢時，自動放棄，早新則被包圍已久，情況不明。瀋陽的一部員工則準備潰散，所以六大礦只落了蘇順一處，然而它在牛身不遂的狀態下布延延喘喘。每日最高產量曾達六萬噸的蘇順礦，現在只能維持三千噸的產量，除去發電廠日需一千噸；及礦方本身消耗外，每日只能有一千噸外輸，因此若礦區的瀋陽，便鬧着煤荒。瀋陽市民在少煤無煤，既冷且黑的生活中心受着煎熬。東北物調會竟派人不遠千里去開瀋陽買煤斤，這真是天下之大，使人哭笑不得。也許準備着空運瀋陽呢？

現在瀋陽幾乎是八面受敵。在烽火逼地，滿天的火藥氣息中，瀋陽老百姓到了活命的最後眼界。維持人命糧食的糧食，在這大所謂「新一次攻勢」後，便拋之如敝屣的一直上昇。高粱米由一千而兩千而四五千，壓迫得人透不出氣來，並且十分鐘內，價格都會跳幾跳，使人從款觀止。在人們設法活命時候，可就激起了春天的會影影全國各地的米潮。前天在繁華的南市，一個檢垃圾的孩子先割破了一隻口袋，於是一聲吆喝，有幾十個人上去，在十幾分鐘內，把兩車糧食搶得精光。不但趕車的苦笑着臉沒辦法，就連離得不遠的警察，也大壞大壞地裝着沒看見。同日在清華街有兩輛豆餅車，被一羣難民搶光了。在鐵西區有三輛糧車，被搶光了。並且有一個叫王治國的搶糧徒被捕，第二天遊街之後被槍斃了。但是有什麼用呢？恐怖已不能勝過飢餓；反正活不成了，「餓斃」也比活活餓死來得痛快。瀋陽老百姓說得好：「吃飯沒錢，誰能活法呢？」「我們十四年的頭都沒這麼難挨！那我們雖然不被人家常

人待，但是還能以「狗食」填飽肚子，現在是連「狗食」都吃不慣了。」

近日遼西的戰鼓播得正緊，殺聲震天。由瀋陽往山海關的客車在錦州往錦州，進退不得。據說暫由鐵路局每人每日發二斤高粱米活命。同時逃亡之瀋陽的鄉下地主，日有增加。但是瀋陽不是也孤立於期風中，岌岌可危嗎？徵兵令又急如星火，街頭強拉壯丁的事日有所聞。一般青年人都深自畏懼，不敢出門。真是「調兵遣將何時了，壯丁拉多少？」看瀋陽在街頭眼睜着斷了氣的難民，真不知忽然法外，斷送國家命運的人，該如何自責，以謝國人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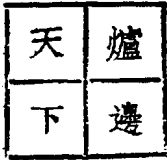
（編者按：下期本刊還有一篇關於瀋陽最近情形的詳細通信，請讀者注意。）

### 退稿附郵

讀者惠稿，不用須誤運者，務請于寄稿時附寄貼足回件郵資的信封一個，以便照退。







#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 費孝通

"If only this weren't an election year..."

這種語氣已成了華盛頓官場談話中，對目前這似乎已弄得相當僵的局面，無可奈何的表示。不是選舉年，事情就好辦得多。這本來是從不可能的別提上引出的假定，所以並不要發生實質問題，祇是「沒有辦法」的另一種說法而已。

如果硬來以為此公有選舉延期的意思，那是以學度美，不對勁了。我固並不是主張「擱置問題，不得顧地刻舟求劍的」，美國那極端四大選，兩年一小選的呆板辦法，在政治制度上，很成問題。但是這却並非美國人所自覺的，他們還正在以為美國一切都是模範，從好萊塢電影起到種種政制止，都不是例外，這種定期選舉怎麼不是模範政治？我們那種查票木式的隨意收動古日的辦法，固然不足取法；英國那種以信任票決定任期的傳統，在美國人看來，不說談論過時，也會說不穩定，沒有秩序，亂七八糟。

拉斯基改用「無政府狀態」去形容美國的政治，美國人聽來是不會懂的，「無政府」亦作亂七八糟解，而美國定期選舉制度在形式上是有條理的，像火車時刻表一般。美國可憐對時刻的感觸特別敏銳，假如開了快車，經過時刻，即便向前而地沒車，也得在站外慢慢推，拖到規定時刻才進站。這一點英國和意大利都不如美國。但是形式上的條理有時却正是內容混亂的一個原因。美國因為要轟轟烈烈熱鬧鬧的競選，有些像賽球，不能不有兩個政黨，於是民主黨、共和黨等名目出現了，形式上條理具備，但是這兩個黨內容有什麼分別？這問題研究愈會明白，因為事實上它們並不能反映社會不同的利益，說得苛刻一點，這形式上的兩黨却正是特權階級收的花樣，去掩蓋和他們利益衝突的階層形成政治勢力的手段。

同樣也可說，定期選舉，加上國會兩年一選（參院改選三分之一，衆院全部改選）總統一年一選，形式上的到站停車的條理，正是用來割斷政策的連續性和安定性，也就是使政府的手脚縛住，放不出來好好做事。這是制憲諸公的得意處，「實者慮之，虛者實之。」有政府焉其能，有能政府焉其形。有政府是「民主」的，人民選出來的，誰能料得住它不做出不利於社會上有權有勢的

集團呢？所以得使之無能。這個虛了之後，太上政府才能有實權。——無怪 Beard 先生要說，美國的憲法是私人企業利益的保險單了。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說這話的心裏滿是苦哀。他們似乎想要做點事，但是頭上有個緊箍，動一動，就會痛一痛，這緊箍就是所謂 check and balance 四部都是制衡和平平的美國政府注定了不配有談計畫的。在這種僵化的經濟所操縱的活動，又是個不談計畫的。在這種僵化的政治的學者，挑不出比「無政府」更好的形容詞去描寫美國政治了。

一九四八年正是選舉年，十一月二日大家投票。八個月後兩黨就要推定候選人；選期，像在八月裏的錢塘江口，已在升起。這錢塘潮必然會消耗很多經費，很多紙草，有越是有越的，至少不會低於碧蹄馬的興趣，則激着大概深入我們本性的賭博熱。可是，如果太認真了，以為這選舉將決定人類的運命，或是可以決定不會再發生大戰？甚至對華政策會不會改變？借款會不會送上門來？一千七百萬呢？三千萬呢？三億呢？十億呢？——那就不免過於認真了。美國這一套，選舉、咨文、聲明、官樣文章的作用是有消極性的，是另一套的掩護。——這是我從社會鬥對華政策聲明裏得來的認識，學得的乖；如果這是我自作聰明，也不是毫無根據的。

我已經歷次說，千萬不要太相信了專聽以美國大小聲明的耳朵，眼睛在選時代比耳朵重要得多。我並不願相信美國政客軍人都是造謠學校裏訓練出來的，那是太不夠朋友了；但不論馬歇爾怎樣打他的如意算盤，美元能買兩個爲人民讓讓的親美的中國政權的；也不論杜威、周以德之流怎樣利用馬歇爾的煩惱去打擊民主黨的聲望，而對從華就這這樣甜，話始終還是話，美國在遠東想做的，能做，已經做，正在做，還要繼續做，却另有其不得不然的邏輯。這現實和任何那個人說的話都是不出的，因為這東西西如果露在嘴邊上，「對於中美兩國政府却是不利的。」否則爲什麼重要的文件得加上個「頂密」字號，封在國務院的保險櫃裏呢？其實封在保險櫃裏是現實的官方

描寫，而現實却封不進去。這不利於兩國政府的「現實」祇對不進保險櫃；於是需要一層人爲的掩護；人既熱喜歡用耳朵，不善於用眼睛，這種護護的性質也自然成了一聯串的聲明，談話之類的話頭了。這是選舉年呀！那等是說：道年頭誰敢說真話呢？

或者有人會問我，這是什麼道理呢？選舉年就不得談話！我可以回答說：這是美國，美國就這樣。美國有形的政府是民主的，要選民投票選出來的，但是美國憲法裏有着慮者實之，實者慮之的妙算；那個無形政府並不是民主的，是企業集團掌中物。有形和無形政府有差別，實虛之間種下了這說不得真話的病根。那就是說，無形的實權不能露面的，露面時，不是取消民主，就得屈服於民主，——部不好。於是虛實之間要能活權運用，那是美國人所謂 Politics，翻譯作「技術」兩字最合式，再通俗些，是騙取選舉票。選舉是 Politics，是騙術技巧。美國社會結構的實質裏如果永遠存在着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區別，而同時一定要保存民主外衣時，Politics 的遊戲也走不出騙取選舉票的範圍。

祇要這不是個選舉年，話就比較好說一點，確實一點；但是美國選舉太煩瑣了，所以要美國政客說老實話，除非沒有選舉迫回事。這都是不可能的假定，因之，最好還是明白這道理，不要把解感憤憤向外放送的聲音太認真了，也就不會太錯。

我知道有不少朋友很擔心明年美國的大選。有些怕杜魯門重選，這次他如果輝煌，他不會有反對黨推選的國會，馬歇爾可以放手做了；馬歇爾放手做時，他可能又要鬧什麼中國應當民主，擴大政府基礎那一套玩意兒。南京當局當然知道馬歇爾的用心，現在雖有魯斯、滿立德、馬以德拉他的袖手，結果選票有一千八百萬那個數目。國會裏沒有了共和黨的勢力，那選了得？另一方面，也有人怕共和黨上台，不論是艾帥、麥帥，或是其他像杜威之流入主白宮，動兵從起華來，我們將成戰禍，沒有準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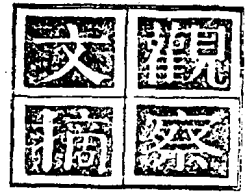
他們常來問我的意見，那匹馬會跑第一。我能說的祇是：賭博是賭博，看運氣。但是把民主黨和共和黨看成兩個政策相反的政策，根本是誤會。選舉中他們自有勝負可說，如果要我壓一寶，我會先川銅板丟一下，聽聽頭角。但是這種勝負和我們是無關的，意思是誰勝誰一錢，對我們並無分別。高興或害怕都是多餘的。

這不是說美國對華政策不會變了麼？那却不然，天下沒有不變的事。我聽說，變不變的關鍵不在那個政黨上台

沒有不變的事。我聽說，變不變的關鍵不在那個政黨上台







### 我們對於爭取學術

#### 獨立的意見

-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 國立中央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 國立武漢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 國立浙江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 國立復旦大學研究所同學會

自從胡適之先生「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一發表以後，沉寂已久的中國教育界，一時掀起了新的波瀾，儘管學界名流的意思見則各有不同，而要求學術獨立的意見却是完全一致的。這在戰雲密漫的局面中，真是可喜的現象。我們想開地處學校的爭辯不談，有兩個一般同意的原則是值得特別重視的。第一，學術獨立是主要的條件，是國內有設備完善的研究機關，和從事專門研究的人才，今後我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着研究的方向去發展，提高國內學術研究的風氣。第二，建設國內的研究機關與學政政策是進行不悖的。學術原來沒有什麼國界，主張留學的人并非就認定中國學術永遠委於外國的附庸，而反對留學的人也不是說中國可以閉關孤立，固步自封。輿論所一致贊成的只是今日

教育當局所奉行的留學政策「以留學為訓練高級人材的不二法門，不但失諸偏頗，而且又漫無目標，殊非明智的措施。我們並不反對有計劃的派遣留學生。但是，既欲學術獨立，要使中國學術從接受與批評的地位，走向獨立創造的途徑，則其根本就在建設國內大學的研究院，這是毫無疑義的。我們相信，如果國內教育制度不加改良，如果國內大學研究院的設備不予充實，則中國縱有千萬留學生，還是無法達到學術獨立的目的。中國派遣留學生已有近八十年之歷史，以致留學留學簡直可以稱雄世界；但學術落後，却依然如故，此中原因雖多，而教育當局的無計劃無目標，是難辭其咎的。只知道迷信外國大學，而對國內大學研究院所從不作積極的建設，使之名存實亡；所謂提高學術研究，不外是欺騙國人的口號而已！顯然的，國內如無設備充實制度完善的研究院，使留學歸國的專家能繼續研究工作，他們在國外學來的知識，最多只有幾年新鮮，不久便又萎落了。這不但使學者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國家的悲劇。

要提高學術研究的風氣，達到學術獨立的目的，首須有合理的研究制度，完善的研究設備。其次須使研究人員的生活，能有切實的保障。如果這兩個起碼的條件辦不到，徒託空言，究與實際無補。我們都是國立大學的研究生，深知目前研究院所制度，離上述的標準太遠。我們身受政府扼殺學術之痛，尤不願國運所繫的研究機關，在今日國難當頭，來成先毀。特將各大學研究所現況，作一忠實的報導，并提出幾點建議，盼與社會人士共同研討，為救國學術而努力。

三十五年十二月間教育部令廢止「修正大學研究所暫行組織規程」，另訂大學研究所暫行組織規程。經過這次改制，從此研究所附屬於大學院系中，便祇是一個好聽的名詞了。現在研究所經費每學期不過五百萬至一千四百萬元，除了購買信封信紙而外，就祇好訂幾份報紙，什麼參考室實驗室，是既空而又沒錢。研究生想鑽研專題，幾致無從着手，這種現象是絕對不許繼續存在的。我們希望政府立即撥巨款，有計劃的添置研究設備，特聘請國內外名學者專任指導教授，然後研究的效率，才有增進的可能。

現在一般人在談重點教育問題，認為先要集中國家力量培植學術的第一流大學。但是因此又引起了地區學校之爭，而選擇的標準也很難確定，其實，學術獨立計劃既以發展研究院為中心，則重點教育的爭論自可迎刃而解。現教育部核准設立的研究所，都在一般認為師資設備，各項條件均較優異的大學中，研究所的數量雖不多，只要有適當的經費，便可建立合乎標準的規模，而且在現行制度下，研究所與院系的關係極密切；因此，所的發展也就是院系的發展，二者相互配合，普遍的提高學術研究的水準，第一流大學自然由此產生。集中國家力量建設研究院，可說是一條非難辦解，不偏不倚的途徑。而時下名流却斤斤於地區學校之爭，很少想到這個辦法，我們深以為憾。

其次，談到我們的生活，真是堪慮。戰前各大學研究生的生活補助費，每月自四十元至六十元不等，相當於助教薪津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藉以安定生活專心研究，這個合理的制度行之有年，深為各方所推許，不幸自抗戰發生以後，因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助教薪津隨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而增加，而研究生的補助費因教育部持不賤不賤態度，迄未作合理的調整，迄今良好的制度，完全破壞。試以南京為例，三十六年五月間助教待遇已提高至四十餘萬元時，研究生除領取公費外，僅得補助費五千元；十二月間助教待遇全部約合二百一十萬元，而研究生的補助費僅二萬元，加上公費折合現金不過二十萬元，還不及十分之一，而研究生代表一再請願，生活補助費始由十萬元增至三十萬元，仍相差太遠，如此類似款項的增加如斯，豈要想像安定生活，簡直是讓人說夢了。

戰後風氣，自不待論，今日中產之家多頹破產，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青年，非有政府的特別獎掖，實難專心研究，不幸政府措施，却恰好相反。補助費徒具虛名，研究所空無一物，研究生屢次請求改善，教育部總是拿經費困難為藉口。但是，據調查所得，三十五年度，教育部登記之公費留學生，總數達四〇二三人。自費留學生每年照例領一萬二千元。公費留學生每年照例領一萬二千元。公費留學生每年領政府補助費一萬餘元，公費生全部補助則約達四百萬元，相去不啻天壤。輿論中有主張完全移用這筆外匯津貼建設國內研究院的，所論雖極極端，始亦有感而發，政府以總領外匯津貼留學生，而對國內研究生（總數不過三百人）竟視若罔聞，我們真不知道這種種國內貧外，本來頹頹的措施，是由於苟且敷衍？還是出自私人的偏見？古人說：「政者正也」，為政就怕不公平，就怕存私見，任何漂亮話，掩不住天下人的耳目。我們，任何有過高的要求，我們的要求祇是一種公平合理的制度的建立。

觀察今日輿論，我們在最近兩年來的呼籲已深獲社會的同情，即於前年國民政府及高等教育會議，均有對於研究設備改善及研究待遇的決議。教育部說同員又始終未見實行；而我們屢次向教育部請願所得結果總是推、拖、騙。教育界是國家百年大計，而學術與教育相輔相成；我們迫切希望教育當局能收效易舉，與論，爭取學術獨立的主張，迅即訂具具體辦法，建立合理的研究制度。發給研究院，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研究生的生活。政府是否重視學術，這是一個最好的考驗。我們尤其希望社會人士，能予熱烈支持，使國內學術研究的幼芽，不致半途夭折！

不過五百萬至一千四百萬元，除了購買信封信紙而外，就祇好訂幾份報紙，什麼參考室實驗室，是既空而又沒錢。研究生想鑽研專題，幾致無從着手，這種現象是絕對不許繼續存在的。我們希望政府立即撥巨款，有計劃的添置研究設備，特聘請國內外名學者專任指導教授，然後研究的效率，才有增進的可能。

現在一般人在談重點教育問題，認為先要集中國家力量培植學術的第一流大學。但是因此又引起了地區學校之爭，而選擇的標準也很難確定，其實，學術獨立計劃既以發展研究院為中心，則重點教育的爭論自可迎刃而解。現教育部核准設立的研究所，都在一般認為師資設備，各項條件均較優異的大學中，研究所的數量雖不多，只要有適當的經費，便可建立合乎標準的規模，而且在現行制度下，研究所與院系的關係極密切；因此，所的發展也就是院系的發展，二者相互配合，普遍的提高學術研究的水準，第一流大學自然由此產生。集中國家力量建設研究院，可說是一條非難辦解，不偏不倚的途徑。而時下名流却斤斤於地區學校之爭，很少想到這個辦法，我們深以為憾。

其次，談到我們的生活，真是堪慮。戰前各大學研究生的生活補助費，每月自四十元至六十元不等，相當於助教薪津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藉以安定生活專心研究，這個合理的制度行之有年，深為各方所推許，不幸自抗戰發生以後，因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助教薪津隨公教人員待遇調整而增加，而研究生的補助費因教育部持不賤不賤態度，迄未作合理的調整，迄今良好的制度，完全破壞。試以南京為例，三十六年五月間助教待遇已提高至四十餘萬元時，研究生除領取公費外，僅得補助費五千元；十二月間助教待遇全部約合二百一十萬元，而研究生的補助費僅二萬元，加上公費折合現金不過二十萬元，還不及十分之一，而研究生代表一再請願，生活補助費始由十萬元增至三十萬元，仍相差太遠，如此類似款項的增加如斯，豈要想像安定生活，簡直是讓人說夢了。

戰後風氣，自不待論，今日中產之家多頹破產，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青年，非有政府的特別獎掖，實難專心研究，不幸政府措施，却恰好相反。補助費徒具虛名，研究所空無一物，研究生屢次請求改善，教育部總是拿經費困難為藉口。但是，據調查所得，三十五年度，教育部登記之公費留學生，總數達四〇二三人。自費留學生每年照例領一萬二千元。公費留學生每年領政府補助費一萬餘元，公費生全部補助則約達四百萬元，相去不啻天壤。輿論中有主張完全移用這筆外匯津貼建設國內研究院的，所論雖極極端，始亦有感而發，政府以總領外匯津貼留學生，而對國內研究生（總數不過三百人）竟視若罔聞，我們真不知道這種種國內貧外，本來頹頹的措施，是由於苟且敷衍？還是出自私人的偏見？古人說：「政者正也」，為政就怕不公平，就怕存私見，任何有過高的要求，我們的要求祇是一種公平合理的制度的建立。

觀察今日輿論，我們在最近兩年來的呼籲已深獲社會的同情，即於前年國民政府及高等教育會議，均有對於研究設備改善及研究待遇的決議。教育部說同員又始終未見實行；而我們屢次向教育部請願所得結果總是推、拖、騙。教育界是國家百年大計，而學術與教育相輔相成；我們迫切希望教育當局能收效易舉，與論，爭取學術獨立的主張，迅即訂具具體辦法，建立合理的研究制度。發給研究院，提高教授待遇，改善研究生的生活。政府是否重視學術，這是一個最好的考驗。我們尤其希望社會人士，能予熱烈支持，使國內學術研究的幼芽，不致半途夭折！

中宣部(35)科新第一三〇九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七千元

# 觀 察

元重一第份每 日十月一年七十三 號出六期星逢

期一廿第



卷三第

希特勒之末日

瑞士三詠

書評

鄭慎山

凌卓

信 | 通 | 察 | 觀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  
 又一報告(瀋陽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行憲與出殯(杭州通信)觀察讀者投寄

雛型中國

美國通信

史超禮

中國經濟問題

記錄

趙迺講

人口普查與技術人才

陳達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一「立法

專論

費孝通

周叔厚

撰稿人

蕭 韋 戴 鮑 錢 錢 韓 蔡 趙 雷 楊 楊 費 傅 程 馮 郭 賀 張 梁 夏 陳 陳 許 高 孫 柳 胡 宗 周 李 李 吳 沈 呂 伍 王 下  
 公 德 世 覺 端 清 邦 維 超 海 西 孝 希 有 移 東 沅 實 炎 瘦 友 德 覺 克 無 白 子 廣 純 恩 有 啓 迅 之  
 權 培 光 民 升 隆 彥 濤 宗 孟 絳 通 雷 孟 至 守 今 蒙 長 秋 德 竹 松 珩 數 寬 忌 適 華 亞 田 育 裕 乾 復 元 中 琳

顧 蕭 戴 鮑 錢 錢 劉 潘 趙 葉 楊 楊 傅 曾 馮 章 黃 張 張 張 曹 陳 陳 陳 許 馬 徐 胡 季 周 沙 李 吳 吳 何 任 王 王  
 翊 鐘 文 錦 歌 能 大 光 家 公 人 斯 昭 友 新 正 德 忠 印 昌 絳 堂 禹 棧 哲 邁 遠 初 亞 驪 林 郊 波 培 霖 昌 信 萬 恩 生  
 翠 乾 齡 葵 雲 川 欣 杰 且 璧 超 懷 剛 年 倫 蘭 以 銘

撰稿人

書評

希特勒之末日

鄭慎山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by H. R. Trevor-Roper, Mac Millan and Co., 1947.

本書作者特里威羅柏，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當一九四五年九月希特勒的生死命為一謎的時候，駐德英軍一位管轄情報的旅長准特(Dick White)邀請特里威羅柏赴德，調查這件事。兩個月後，他的報告完成。英國佔領軍遂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正式宣佈希特勒的自殺情形。特里威羅柏調查的結果，發現許多材料，并由准特氏之鼓勵與贊助，遂寫成本書。

此書除述希特勒如何死亡外，尚敘述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德軍將領之陰謀叛變，希特勒之日常工作與態度，他和各將領之關係，戈培耳(Goebbels)之宣傳與陰謀，斯皮耳(Speer)之抗命，希摩勒(Himmler)之奇怪性格，戰計，與崩裂，繼承之鬥爭，戈林(Goering)之失勢，及波爾門(Bormann)之陰謀與其在希特勒死後繼續保持政權之志願等。作者對於這些問題以及希特勒與其女友卜勞恩(Eva Braun)自殺後之焚燒典禮，與各納粹要人之逃散，無不根據可靠的事實，出以生動的文筆，夾以敏銳的批評。故本書不但是一種政治歷史的名著，而且是分析權力變質(Metamorphosis)的傑作。

而且是在分析權力變質(Metamorphosis)的傑作。波爾門與希特勒，希特勒末日的政府，由內閣變為一朝廷(Leitkultur)。這個朝廷中的人物，大部是阿諛諂媚之徒，庸俗與卑下。而朝廷所在地，即是柏林首相官邸的地窖。納粹德國黨人認識為金權主義的國家，即全部動員與集中統制的國家。然納粹德國集中統制的，只是政策，而不是行政。德國政治和行政的機構，乃是一私人統治範圍(Private empires)。私人軍隊和私人情報

組織的混亂現象。結果，政治變為無責任的專制，(Irresponsible absolutism)，或封建式的紛亂(Feudal anarchy)。希特勒個人的權力，僅能掩飾這種紛亂，而沒有方法改變這種紛亂。

納粹哲學是虛無主義(Nihilism)。這虛無主義，在納粹運動的初期和希特勒的末日，都極顯明。其公式是「世界權力，否則毀滅」(World Power or Ruin)。所謂世界權力，是征服他國，消滅斯拉夫民族和將歐洲東部殖民地化；這是納粹主義的國策。希特勒仇視英國，因英國愛干涉歐洲政治。所以德國對英法的戰爭，是傳統式的戰爭，即是外交目的之戰爭。德國對俄國的戰爭，是一種十字軍東征的戰爭，是思想的戰爭。這思想是德國民族為主人民族，斯拉夫民族為奴隸民族。希特勒及S.S.軍隊，即是執行反俄政策的。納粹的反俄特點，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因德國陸軍參謀部之反對希特勒，也就在對蘇俄作戰一件事上。

德國的陸軍名將，大部是德國東部的貴族，由他們主持的陸軍參謀部，另有一種政策，即是想恢復一九一八年以前的情形，使德國成爲一強國，而保留優良的軍隊。故陸軍參謀部在德法兩國與波蘭之後，就想在一九四〇年停止戰爭。然希特勒爲勝利所迷醉，不願聽參謀部之反對，將歐洲東部實行殖民地化，並進攻俄國。同時，陸軍參謀部的力量很弱，終屈服於希特勒專政之下。一九四一年十月，當德國軍隊快到莫斯科的時候，希特勒狂放到了極點，宣佈戰爭已了，「俄人已不存在」！他并不預先和陸軍參謀部商量，忽解散陸軍四十師人，使之復原工業；同時，又停止軍火生產。這年十一月希特勒自任總司令，不久更將精明幹練的參謀總長哈爾德(Halder)免職。復使「聯合參謀部」(OKW)成爲陸海空軍之政治部，而由卑鄙之凱得耳(Ketel)和約得耳(Jode)主其事。

於是關於戰爭之發號施令，出自希特勒的柏林地窖中，而納粹黨日趨腐敗。自一九四〇年之勝利以後，納粹領袖已完全操縱了。一九四〇年之勝利以後，納粹領袖日趨腐敗。如航空部長戈林已隱爲元帥，并成巨富，故疏離職務，專事享受，即其一例。然在黨內，希特勒始終最高無上，即在其末日，伏他的權力，還能令他的黨徒服從。但希特勒若一旦死亡，則繼承就成了問題。他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曾明令指定戈林爲第一繼承人，黨部部長赫斯(Hess)爲第二繼承人。戈林性情殘暴，是最初創辦納粹特工之人，但毫無政治能力。赫斯則頭腦簡單，缺乏判斷力，信仰不合理的，却是一個無害於人的人。然一九四一年，赫斯忽發神經，巡視蘇格蘭，被英國人拘

，於是第二繼承人出缺。這時，希特勒的私人秘書波爾門繼任爲黨部部長。於是六月二十九日之命令，僅指定戈林一人爲繼承人。從此，波爾門視戈林爲眼中釘，尋機故打倒了戈林，把他拘禁了。但論資格，還有希摩勒，波爾門又挑選羅姆，希特勒認羅姆爲叛徒了。可是無論如何，波爾門總沒有做繼承人的資格。所以希特勒的遺囑中，指定了海軍大將杜尼茲(Dönitz)爲繼承人。這繼承人爭的教訓，是值得任何專政者的注意的。

一九四一年年終以後，德國戰事節節失敗。戈培耳盡了他的宣傳之力，以求安定人心。他是納粹黨人中的唯一知識分子，而且品行頗好，長於行政。他主張全面戰爭，全面動員；他既沒有辦特工，也沒有奢侈習慣，可以說希特勒的忠實信徒。所以希特勒和卜勞恩女士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自殺之後，戈培耳和他的夫人，在五月一日先毒死他們的兒女六人，也就從容自殺。其他納粹黨人都只知逃死偷生，遺不如戈培耳的忠於主義。凡一政權在戰事失利時，除需要宣傳外，還需要特工，以防止陰謀叛變。因此，希特勒的地位日高。他是一個極端殘酷的人，好殺無情，曾命令擊滅猶太人和斯拉夫夫人。他又極無知識而貪財，可是他自於行政，善於用人。所以他的部下對他，都極忠實。他 himself 對希特勒，也異常忠實。然他後來託瑞與音和，爲希特勒所不滿。杜尼茲繼承政權，將希特勒免職。德國投降以後，希特勒自行走入英軍防區，爲英軍所捕，就立刻服毒自殺。這是納粹特工領袖的下場。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希特勒在拉斯登堡(Rastenburg)召開軍事會議。一軍百名叫斯陶芬柏(Stauffenberg)的，置一炸彈於會包中，而以會包放在會議桌子的下面，藉圖離會。不久炸彈爆發，希特勒僅受輕傷。希特勒從此更不信任陸軍將領，因此案處死陸軍參謀部人員達五十人之多。希特勒的辦公總部，更成了阿諛諂媚的人們的朝廷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以後，德國在東西各戰場都著失敗。但希特勒狂怒不改，宣言：「我們決不投降」。故到了兵臨城下，就是納粹黨各要人，也不敢相信這話了。然到了要人口頭上建誓勝利，然暗中多準備逃命，交卷投降。於是紀律和組織，全部崩潰。希特勒的應付方法，本於他的「世界權力否則毀滅」的原則，自居爲毀滅之神。如不能毀滅敵人，即毀滅德國和他自己，亦所甘心。戈培耳與羅姆附和，重倡革命時代納粹主義的毀滅口號，對於聯盟各國在德國的轟炸破壞，表示歡迎。

(下接十二頁)



當前世界最嚴重的是道德基礎的動搖。我所謂道德並不是指行為不合社會所規定的標準，而是人和人之間喪失了可以互相信任的憑藉。缺乏互相信任的人無法合作的。信任有賴於言行的一致，可是現在有力支配世界秩序的強權却並不能言行一致。爲什麼呢？那是因爲強權在戰後實際上已取消了他們在戰時所許下的諾言，可是表面上却不便把現有真正目的說出來，於是言行分離了。美國是這次大戰中損失最少，而且因戰爭的刺激生產力加了倍的國家。他的原有社會秩序非但未受破壞，反而在窮困的四鄰的襯托中更見得難能可貴。在戰時，同盟國之間有着相同的目標，爭取勝利，在戰後建立和平時，美國和其他國家裏大多數人民所要建立的秩序却大有差別了。其他國家裏大多數人民認爲祇有開放政治和經濟的權利才能激發勞動者建設這殘破的世界的熱忱，戰前那種有限的政治民主和經濟的寡頭統治決不能適應戰後世界，因之在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風起雲湧，亞洲各國獨立運動蔓延各地；——他們要求一個新秩序。但是美國呢？國內的人民並沒有感覺到這需要。在戰時平民階級的收入普遍提高了，大企業家在政府保證定額的利潤下，從事軍備生產，累積了巨額資本，一切都可以繁榮兩字來形容。繁榮和改革是抵觸的，要一個滿意於現狀的人求改變是得不到同情的。儘管馬克斯說資本主義是剝削性的，而收入日增的美國勞工，對這說法却不曾太認真。一般的平民看不到改革的需要，而一輩在現秩序中具有特權者却明白其他各國人民所要求的新秩序對於他們却是個威脅。新秩序對美國現狀的威脅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直接方面說美國之外的世界如果社會主義化了，他們國際性的經濟活動（美國的大企業早就就是國際性的了）將受到嚴重限制。這就是馬歇爾計畫在歐洲要打破單邊貿易的原因。擁有巨大資本的美國企業家需要一個不受政治勢力限制的世界市場，他們已不怕競爭，所以自由貿易成了他們競爭勝利的保障；而社會主義的國家却將排斥國際性的獨占企業，打擊不負責任的經濟權力，所以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也就直接威脅了美國的大企業利益。

美國大企業特權建立在美國現有秩序的維持上，而現有秩序的維持却靠了經濟繁榮。沒有人能比美國大企業家更明白美國繁榮，在現有秩序中，是不能關起門來的。現代的經濟是個動態的經濟（和我們自足的小農性靜態經濟性質不同）。美國在戰時生產力得到膨脹是因爲他擔負了同盟國兵工廠的任務。大量的軍備法案向外輸出，他們不必考慮到國外的購買力，依着戰爭需要儘量生產。生產軍備的過程中提高了從事這項生產的勞工的收入，擴大的他們的購買力，再刺激其他的生產，所以結果，美國雖則無償的供給了戰場上的消耗，

同時却提高了國內的生活程度，因爲他們所提高的生產力還超過了租借法案裏輸出的數目。這是一箇值得世人注意的重大經濟試驗，一旦生產力打破了市場購買力的限制，那就是說採取了「計畫經濟」，人類享受的提高是可以突進的。——可是美國並沒有學得這教訓，他們的大企業利益不肯接受政治的控制，不肯向社會負責，他們要恢復市場經濟，而他們的市場却是國際性的，於是美國的繁榮也就倚賴於世界市場的「自由」和「安定」了。如果美國不能以政治力量控制世界市場，他們的繁榮就會發生問題。不景氣一旦發生，美國現有秩序也就難於維持。其他各國社會主義的成功間接地威脅到美國現有的秩序。

美國要維持他自己現有的秩序不能不在其他各國恢復戰前的舊秩序，於是和其他各國人民對新秩序的要求相衝突了。恢復戰前舊秩序既不能滿足其他各國人民的要求，這也就不能成爲響亮的口號。如果他們言行一致的說明想藉戰爭中所形成的龐大經濟力，爲了維持美國利益，來控制世界政治，必然會引起其他各國人民一致的反抗；所以他們言行分離了，爲了掩護他們的行動，他們得提出一套和實際不合的口號；民主和自由那一套內可以獲得美國人民支持、外可以吸引其他各國人民擁護的名詞；同時以反蘇作爲衛護民主自由的行動，從而達到以金元控制其他各國的政治，建立一個美國大企業可以「自由」發展的世界市場。

民主和自由是人類所愛護的，但是以衛護民主和自由爲口號的美國帶給世界各地的却是戰亂和殘殺。這裏引起了懷疑、猜疑、和不信任。真理被變換是道德基礎崩潰的起點。

美國是戰後世界的領袖，單憑他們的財力，這地位是不易動搖的；美國有精神取民主自由的傳統，祇要他們不背叛他們歷史的使命，他們的領袖地位是可以得到其他各國人民所擁護的，但是爲了眼前的富裕，他們却縱容了大企業家，篡奪這領袖地位去爲他們少數人利益作護符——這是美國人民的恥辱，是一切素來愛好美國的朋友們引爲痛心的事。美國人民豈是真的願意這樣賤價出賣他們歷史上難於再得的位置麼？

華萊士爲了美國道德的傳統，放棄了他們政府裏的地位，退居於野，現在更在這「馬歇爾計畫」即將具體化的時候，勇敢的站出來，向全世界說明至少美國人民並不完全是口是心非的。「千萬萬美國人民要求我獻身於這一偉大鬥爭。人民是前進的！」他又說：「和平需要我們人民之間的真正理解，和平與理解的奮鬥愈大，世界將愈加確定地知道美國人民並不站在兩黨的反動戰爭政策

戰前，那種政策正在分裂世界為兩個武裝陣營，使使美國士兵穿了北極寒衣在蘇聯雪地鏖戰的日子成為不能避免。」

為和平而導向戰爭，為繁榮而授予殘殺——那是矛盾的字句。華萊士就在指責這矛盾：讓撒旦說出撒旦的話，讓上帝的聲音歸回上帝，使人民在撒旦和上帝之間能有明白的選擇。是非辨別，名實的鑑定，那是道德；至於美國人民願意作什麼選擇，那是政治。他說：「人類面對着一個較任何時代更嚴重的威脅，——這威脅，在我讀來，是一個道德的威脅。戰爭、窮困、仇恨不應是，決不能是，民主和自由的註解。」

如果華萊士祇限於道德上的控訴，他以「新共和」雜誌主筆的地位已經够了，但是他還要走一步，這一步還不是美國普通所謂的一「政治」，而是要使美國民意能在政黨機構中得到確切的表示。他要改革美國現有政治機構，因為現有的機構已阻礙了民意對政治的控制，再換一句話說，除非美國本身實現了民主政治，才能轉變改變美國整個政策的方向，而獲得在和平的世界秩序中領袖的地位。

我這樣說，包含了現在美國政治已經不受民意支配的事實。美國的政治決定於民主和共和兩黨，而這兩黨却受着相同勢力的支配。我在「初訪美國」中也已分析過這情形。美國大企業的集團是超黨的，同時對兩黨投資的，難上台都不能違反他們的意志。羅斯福總統會想改革這傳統，他曾想以有組織的工會力量來做民主黨的支持；他曾想左右議員的選舉，但是他並沒有成功。他最後還是遷就了現實，杜魯門的被挑作副總統是遷就南方民主黨保守勢力的例證。

英國政治學者常指出英美的政黨性質不同；英國政黨反映經濟利益，而美國政黨却反映歷史上的南北分歧。美國人可以驕傲說他們有兩黨同意的外交，其實這正說明了兩黨在重要政策上是沒有分別的事實罷了。一個民主國家利用政黨機構來決定政策的方式中，發生「他不過是我的應聲蟲」(羅斯福指斥杜威語)的現象是很耐人尋味的。這祇能發生在兩個可能的情形中，一是這國家經濟利益並不分歧，二是這國家的政黨並不反映民意。美國屬於那一種型式呢？我的看法是屬於後者。

美國政黨的不能反映民意一部分是由於所謂「政黨機器」(Party machine)的把持，一部分是由於美國人民對政治的消極態度。重要的還是在人民政治程度的低落。美國的歷史太短，在他立國的早年，人民所要求的是不管理事的政府，「政治」是壞的，「政客」是壞人。祇要政府不來麻煩人民就算是不錯了。這種歷史所造下的基本態度深入人心，於是政黨也成了少數黨老闆

(Party Boss)所操縱的「機器」了。黨老闆們用政治權實，有錢人拿錢出來支持競選，登了台保護支持競選的後台的利益，作為報酬。金元和政治在美國是分不開的。社會在演進，政權日見重要，個人還可以不管政治，可是却逃不出政治的控制。在美國普通人還是消極的隱忍這愈來愈昏事的政府，並沒有覺悟到為了配合時代，祇有積極的參與才能保障個人的利益。即使有覺悟的也會覺得無能為力，因為積重難返的「政黨機器」是消極政治中的產物，不適用於積極政治的。政策決定於政黨，而政黨却操縱在少數辦黨的人手裏；人民祇能在已有政黨中去挑選，如果已有政黨沒有如自己意的，他就祇能在兩個不如意之中挑一個。

組新黨罷？老羅斯福的教訓又壓上來了。新黨並不是不能組，但是要組得成，就得在社會裏已有個具有政治意見的潛在勢力，這勢力在數量上必須要超過對立的勢力加上投票時不加思索的人。美國這個政治程度極低的國家中，經過思索而投票的人本來已不多，他們獨立起來要能得到多數選舉是不容易的。因之很少人願意嘗試，凡是嘗試的也不免被視為斷送政治生命的「疯子」了。

華萊士在這世界面臨「和平抑是戰爭」的關頭上組織新黨是冒險的，他寧願冒險，至少告訴了我們說：第一，要希望現有的民生共和兩黨中任何一黨採取和平路線已屬不可能。美國大企業集團已下了決心，要把世界拉回到戰前秩序上去，沒有妥協。第二，這個對美國人民「自身以及子孫導向戰爭的政策」並不完全合於華萊士所代表的平民利益，所以他的號召可以得到一部進步人士的支持。第三，在他看來，現有政策不會得到結果，因為他說「我們用糧食在政治上收買的人，馬上就會拋棄我們。他們暫時感謝我們，但轉過身來就會憎恨我們，因為我們的政策摧毀了他們的自由。」第四，如果現有政策並不能控制一個美國大企業集團可以「自由」出入的世界經濟市場，就不能避免行將降臨的不景氣。第五，美國人民必需有一個新的理想，新的方向，才能渡得這不景氣，這理想、這方向要能成爲一個政治力量，就得有一個新的政黨。

華萊士的競選並不表示他已有把握於本年十一月裏被選爲美國總統，而表示在最近的將來美國政府並不會改變他們戰後所採取的政策。除非這政策把災難帶到了現在碩果獨存的繁榮孤島，這政策是不易改變的。華萊士競選的政治作用將發生在不景氣之後的美國，以現在來說，他的動作的道德意味。遠勝於政治作用。

一月七日於清華勝因院

#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立法顧問委員會」

## 委員會

周叔厚

民主國家的議會形式，各國不一：有採獨院制者，有採兩院制者。在兩院制中，其中一院代表全體國民，大率由人民依普通、平等、直接、秘密的原則，選舉議員組成，通常多稱此院為「下院」。我國憲法中的立法院，其性質與「下院」者相似，而民選的立法委員，亦復與下院議員相當。

我們考察各國議會議員，有許多不過是濫竽充數，備一席位而已。尤其是關於立法上的問題，簡直無力勝任。蒲萊士 (James Bryce) 說過：「由於現代立法之繁複，是以許多呈諸立法者之前的問題，實非對此具有專門智識者所能理解」。議會議員的職責，主要的乃在國家法律之制訂。但因現代文明的進步，社會上種種問題，皆與人民生活直接有關；而政府職掌日趨繁重，不獨對內行政為然，即國際間事件亦常與政府行政大有影響，凡此又均須議會立法，以為人民生活或政府行政的準繩。所以議會的立法範圍，亦日趨擴大，立法事業也日漸繁複，對於某一問題若無專門智識，自然不易理解。蒲氏之言，實有至理。所以我國憲法，特在第六十七條規定：立法院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有關係人士，到會備詢。用意就在於民選的立法委員，對於某一問題的立法，未必具有充分的智識，得請求對某一問題有獨到見解的人士到會備詢，提供意見，以為參考。

但是一備詢意見，僅止於提供參考。立法委員尚須綜合各項意見，使之條文化；而對於其他院部提出的法案，有不同意見者，亦尚須加以修改，這種「條文化」的字句應如何草擬，或修改的字句應如何斟酌，這些都涉及立法技術。這種立法技術，乃是一項專門性的學問，非常人均能通曉；這對於一般奔走活動於黨派官場之間的議員或立法委員，不免是一大難題。美國大學法學教授們所組織的立法起草研究會 (Legislative Drafting Research Club)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強白倫 (J. C. Chamberlan) 領導時代，亦承認法案起草工作，

強白倫亦曾協助於官場的議員所能做到，必須要僱得立法技術的專家才可勝任。

一九一六年美國國會審議船政局組織法，在這件法案草案中的法條字句及法條排列的先後系統，皆極模糊，破碎不堪，這時強白倫適派其會員白滿教授 (M. Beaman) 往華盛頓為議員們義務擔任法案的起草工作，白滿氏乃趁此機會，即將該法案妥加修正，把條文字句以及條文排列先後的系統，弄得十分合理，使一般議員深為嘆賞。自從這件工作做了之後，美國國會，遂深感於法案起草工作，實在需要對此有專門技術的人才担任。因於一九一八年，兩院各自成立了一個立法顧問處 (Office of Legislative Counsel)，延聘法律專家協助議員起草及修正凡屬聯邦性質的一切法案工作。由於此項工作效果昭著，各聯邦議會遂亦有此種類似性質的組織出現。如衣阿華、麻沙諸塞、阿拉巴馬、北達科他、康涅狄格、坎沙斯、維琴尼亞、拉布拉斯加、伴里諾斯、羅得島等皆設立一個立法參考局 (Legislative Reference Bureau)，密歇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塔克沙斯、南達科他、威斯康辛、威爾森、印第安納等，都置設一個立法參考局 (Legislative Reference and Drafting Bureau)，加里福尼亞亦有一立法顧問局 (Legislative Counsel Bureau) 的設立。此外，美國律師公會也有一個立法起草特別委員會 (Special Committee of Legislative Drafting) 的組織。這些組織的用意，就是因為議員們立法技術的修整不夠，特設置此種組織，協助議員，使立法工作能够勝任愉快。美國教育水準已高，但民選議員尚不免有此缺陷，我國民選之立法委員，以現況推論，此種困難，恐亦難免。所以這種立法技術上的問題，對於民選的立法委員，是值得顧慮的一個問題。

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第一項列舉內政、外交等二十餘委員會，負內政、外交等項立法審查工作。同條第二項規定必要時得增置其他委員會。依此規定，作者建議，可否在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之後，仿第一項規定的名稱，增置一個「立法顧問委員會」，聘請社會上超然於黨派之外的法律專家如法學教授、律師



等人任之。若當選之立委中，有具備此種法律修養者，亦可兼任。

我這項意見，曾于三十六年九月十六日上海中央日報上建議當局，請予採納。近見報端公布之修正立法院組織法，其新增之第六條，規定在各種委員會中增專門委員一至三人負法案草擬之責。但該組織法所稱之專門委員，係指當選立委中具有此立法技術一門學問者而言，並未包含非立委之法律專家在內。我們就本屆各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看來，其中為法律專家者，為數不多，以此寥寥可數的法律人才，欲負全部法案草擬之責，是不足够分配，近代立法範圍擴大，立法內容，極其繁重，尤以民、刑、商事等委員會之工作與立法技術關係更切，若依修正案之規定，則同為民選代表，而令此極少數人担負如此繁重

# 人口普查與技術人才

陳達

之工作，不獨影響工作效率，且因立委多有黨派關係，更易摩操縱立法之弊。至于忙閒不均，猶其餘事。所以無論為增進立法工作的效率及完備起見，在立法院中特置一立法顧問委員會，實有必要。此種委員會，因與立法院其他委員會之純由立委自己分別担任者，性質不同，其組織不妨另以法律定之。

同樣，在省市縣議會裏，也可以設置類似性質的組織，其名稱可擬定為省市、縣議會立法顧問處，市議會立法，附設於省市、縣議會組織法之內，以協助省市、縣議員的立法技術工作。

在國大未集會之前，甚願再將此事提出，盼社會明達，有以注意及之。  
(三十七年元旦)

現代的政府，有許多工作需要技術人員來担任，人口普查是一個很明顯的例。我國的戶政，素沿舊習，除擬公文及辦公文以外，服務人員大致不注重技術訓練。歷史上的人口數字，其可靠性甚低，固不必說。即民國以來的官家人口報告，比較翔實者亦絕無而僅有。其主要關鍵，在担任這種工作的人員，缺乏適當的訓練。

所謂人口普查。是指由直接訪問所得的人口資料。通常由政府派員向各人訪問，由各人直接答復；將這些答案整理出來，然後編撰報告。自始至終，是技術人員的工作，今簡述於下：

(一)指導人員 負指導人口普查之責者，必需是高等專門人才，不但精於普查的技術，並須對於人口學有相當的了解；同時必需經驗豐富，有判斷力，有堅強毅力的人員。他們是應該對於普查有全盤的籌算，並能提綱挈領的人物。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計劃，監督與指導，普查的成敗，大部份是由於他們的稱職與否。所謂計劃，不應專憑空想，實應求於可能範圍內逼近事實。所謂監督，對於普查進行時，要負責管理。所謂指導，對於全部工作，要施以廣義的教育與啓示。

指導人員應由一人總其成，並有數人相助，才能分頭負責。他們的工作至少包括下列各項：(1)人口普查區的劃分，(2)普查表格的擬訂，(3)各級工作人員的訓練，(4)工作人員須知的印行，(5)調查工作的觀察，(6)統計

方法的選擇，(7)統計表格的擬訂，(8)人口報告的編著等。

(二)技術工作的概述 人口普查雖可分行政與技術兩個部門，但行政所佔的成分不多，因整個政府是行政機構而普查的行政不過是一個部門，凡屬各級政府官吏，對於普查必需負行政之責。至於普查的內容，大部份係含有技術性的工作，雖技術的程度是不等的。扼要言之可舉數例如下：

(甲)普查表格的擬訂 人口普查是現代行政最基本的工作，其材料又為社會科學所必需者。因此普查表格內必需儘列最基本的問題。我國以前的人口問題表，往往列入不甚重要的項目。例如有一種表格會列入(1)是否收繳餘枝？有一種會列(2)是否天足？還有一種會列(3)是否國民黨員各問題？可以看出主持普查者尚未了解普查的意義。最近內政部人口局所擬者尚有「在本縣市居住是否滿六個月」一項，凡此俱足以表示擬表格的專員，未曾將問題表的項目，縮減至最低限度，以致調查進行時，浪費人力與財力，找些不是最基本的資料。尤可疑者人口局的職責，應該是劃一全國的表格，乃於全國普查計劃草案第二十七條，允許「各省市因地制宜，得視實際需要，酌加項目」。其流弊或至於各省市隨意增加問題，以致最後臨於全國擬製統計表時，無法編製全國一致的統計表。從前各省區自擬表格，犯了各自為政的毛病。不想人口局明文規定，授權於各省增加問題表內的項目，以增加統計的紊亂程度。不知此種指導，對於全國人口普查，有利抑或有害？

(乙) 各級工作人員的訓練 人口普查所需要的技術人員，可以擇要舉例如下：(1) 普查區的技術主任，(2) 巡查員，(3) 監察員，(4) 管理員，(5) 調查員。因各人所需要的技術不同，所以訓練的方法亦有區別。訓練時必須將適當的技術知識，編成講義，從詳講解，並輔以實地練習，才能使受訓者於結業後勝任愉快。普查區的技術主任應由大學畢業生專修社會學或經濟學者擔任，巡查員由中學校長委任，監察員由中學教員充任，管理員由鄉保甲長兼任，調查員由小學教員擇優委任。上列各種人員俱須受訓，然後擇優委派。以調查員論，其主要教材，應為對於普查表內各問題的了解與分析。他們的重要任務是在關於這些問題如何得清答案？對於答案如何鑒別錯誤？如何糾正錯誤等？其餘人員亦各有專責，訓練的目標與內容，應以協同達成其專門任務為目的。

(丙) 調查工作的觀察 當普查進行時，在一個普查區裏，應有分級的督察人員。他們的職責是在指出並糾正調查的錯誤。關於這些人員，直接管理調查員者有督察員，直接管理監察員者有巡查員，直接管理管理員者有技術主任，他們應在普查區內巡迴旅行。調查員遇到困難時，往往有督察員在旁，可負糾正之責。監察員即使當時不在場，亦必在臨近的調查區。監察員不能解決時，請教於巡查員或技術主任。不論何人遇到調查工作發生問題時，可於最短期間設法解決。如此，不妨礙調查的進行，亦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巡迴旅行是一個新的原則，在抗戰期間關於普查工作收效甚宏。有些成績優良的督察人員，尚能根據實際經驗，提出各種建議，預防關於調查錯誤的發生。

前述巡迴旅行的辦法，與我國從前的習慣迥然不同。記得民國十七年時，河南省某縣辦理保甲戶口，調查員遇到困難後，向上峯請示，層層向上遞呈文，最後遞至南京，俟內政部復文到河南時，該縣全部工作業已結束。當民國三十年內政部舉辦戶政訓練班時，我被聘為主任教官兼實習指導，即在四川巴縣舉行人口普查。在普查進行時，部中勸我選擇一個適中地點，在公事房內坐守

，任憑調查員遇見困難時前來請示。我不接受此種辦法，自己在二十餘保內巡迴旅行，協助調查員於最短期內，在當地解決各種問題並討論新問題。

(丁) 統計方法的選擇 我國現有的人口統計，大致依聯測記法，但容易發生錯誤，實是人口資料不可靠的主因之一。此外尚有一種人工整理法，謂之條紙法，原為德國拜凡利亞所發明，但為印度所採用。自一八八一年以來，印度的人口統計，普通係採用此法來整理，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於民國二十九年，在雲南呈貢縣舉行普查以後，將記法與條紙法作一比較研究，結果如下：(1) 以所需的統計時間論，記法比條紙法要省百分之八，(2) 以經費論，條紙法要多百分之三，(3) 以準確論，條紙法要減少錯誤至百分之八十六。觀此，條紙法為較優的方法，已無疑義。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內政部頒布「各省市辦理戶籍及人事登記實施程序」時，業已決定採用條紙法來作統計。

人口普查資料的整理，應否採用機器法，我們可以考慮。依準確的程度論，無疑的機器法可以減少錯誤，提高工作效率。但機器法的經費必然大量的增加，因大量的人口需要大量的卡片，而卡片是很貴的。我國在舉辦人口普查之初，因內容簡單尚無採用機器法的必要。印度自由英國主持舉辦人口普查以來，自十九世紀末期以迄於今，即用條紙法來整理資料。印度的人口略與我國相等，其人民的知識水準，亦與我國相似。印度的工資低微，國計與民生俱不充裕。每次人口普查以後，整理材料與印行報告，未聞稽延時日，其統計的準確程度頗高。我們經審慎考慮的結果，應以採用條紙法為適宜。

由以上的簡單敘述，我們知道現代式的人口普查，實是含有技術性的工作，不是一般的公務人員可以擔任的。我國以往的缺點，在不拿人口普查，當作一種技術工作，所以各級工作人員，俱由普通的公務員抽調負責。上層人員與基層人員俱非由技術人員來參加，以致結果往往是不可靠的。自今以後，為要提高人口資料的準確性起見，關於人口普查必需要從訓練技術人才開始。

# 中國經濟問題

趙迺搏講  
揚子記投

讀者按：這篇稿子是北大大一位同學投來的，是北大經濟系主任趙迺搏先生演的記錄。讀者當將此文

發請趙先生過目，趙先生復信說：「大體正確，惟數字稍有小異」。趙先生因係他人文字，未允作任何修

改。(編者)

「中國經濟問題」，這問題目很大，也最為人關心，很多人要我談，但我得先聲明，所有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

的問題，研究起來，有幾個困難。第一，不能十分正確；因為社會現象無法試驗，也無法有適當的數字，可以衡量，第二，社會各方面的現象是變動不息的。書本上的理論與事實不會太相符合因為理論是靜態的，而應用起來，却是

動態的。第三，我們去研究的人，本身是在社會中的一份子，研究社會問題時，不免有偏見。難得客觀。關於中國經濟問題，可分四點來解釋。

### (甲) 中國經濟的病態

第一、半殖民地經濟，戰前不必說，東北是日俄的侵略範圍，華北是日本的，華中是英美的，華南是法美的，那時候中國是外國商品的傾銷市場，外國資金的投資市場，戰後不平等條約雖經取消，但是很多地方還要求人家幫助，因此處處受限制，仍是半殖民地經濟。第二、地不大物不博，以前人們以為中國地大物博，其實地雖大，可耕種的却不多。譬如英國平均用米維持一個人的生活，的土地是二畝半，美國是四畝半，而我們中國只有一畝或半畝。至於物，也不博，工業化中所需的基本原料很缺乏。第三、腦力血虛的經濟：今日中國財富分配不均，集中在少數人手上。戰前這種現象已經相當顯明，八年抗戰的結果，蘇門與官僚資本操縱了一切。大多數人貧苦，財富集中少數人手上，因此說是腦力血虛的經濟，腦力血虛是說，人中國風氣不遂的。第四、新舊經濟的經濟：只看到近處，而沒有遠大規模的企業組織。第五、部落思想，藩鎮割據，區域觀念極深：各省之間互相限制，有許多經濟的省份不肯把經濟運去接濟鄰省的省份，區域互相隔絕，使全面經濟政策無法推行。

### (乙) 中國經濟建設的遠景

先談(一)理論方面：我可以先用兩個成語來說明。那便是一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經濟建設應該遠大的發達。昆明與瀾滄之間，一飛即至，可以說發達得很緊。第二、線的建設：如鐵路線兩旁的建設，譬如平津鐵路沿線各地可以修築好。第三、面的建設：如水利，電氣工程的成功，惠及好多省，譬如長江水利計劃，如果成功利益可及十多省。按合這三點，將來經濟建設的遠景是很美的。其次可以用另外兩句成語，來說明經濟建設的理想那便是「世傳家久時」與「世長」。經濟計劃應為子孫後世着想，要使國家的國民工資所得，依他們的努力與貢獻而有合理的分配，各種生產都有平均的發展，生產要素需按需要平均發展。個人所得平均了，生產建設也平均發展了。我們的子孫才能有飯吃有衣穿。(二)經濟建設的政策：我們應採實本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呢？不可諱言的，資本

主義已過時了，社會主義正在抬頭。然而二者中間的界限很不容易分。今日純資本主義國家很少，英美制度中有社會主義的成分。蘇聯制度中也有資本主義成分。英國有位大經濟學家說：「在資本主義的大海中，可以看見社會主義的小島；在社會主義的大陸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湖泊」我常愛談笑話，我說資本主義是白色的，社會主義是紅色的，而事實上現世界是粉紅色的，是桃紅色的。

### (丙) 中國經濟近景

第一、物價上漲：軍事政治，社會人心都受物價的影響，一般人重物質不重精神。物價上漲，原因很多。如交通不便，生產不夠，奸商操縱等，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通貨膨脹。戰前法幣發行額為十四億元。勝利後，三十四年按估計是一萬億元，三十五年十二月時，估計為四萬億元。今年，經過二月間的金潮後，四月時的估計為七萬億元。現在，卅六年十二月，估計法幣發行額已超過十萬億元。通貨膨脹，購買力就小了。說到通貨膨脹，可分幾個階段：(一)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這時法幣發行額多，而物價漲得少，因那時生產力尚未十分破壞，法幣流通率平穩，大家還願意法幣在家庭儲蓄一些日子。(二)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生產力被破壞得很大，人民對法幣信心漸小，法幣流通率大，物價上漲率上去了，而且超過了法幣的發行量。(三)勝利初期，三十四年九月至十二月，後方城市如昆明重慶的人們對國家前途具有希望，因此物價下降了，落到戰前物價的百分之二十倍。那時上海一帶的「收復區」中物價本來只到戰前的二百倍，但法幣與偽幣的比率訂錯了，訂成了二百與一之比，因此，三個月中，上海物價上漲到一千三百倍，此後又普遍漲到八千倍。三十六年二月金潮後，物價上漲到三萬倍，十一月時，上海物價已漲到十二萬倍。物價上漲就是法幣貶值。最初法幣發行量比物價上漲較大，現在物價漲了先，目今鈔票增加加一萬倍，物價的上漲則為十萬倍。人人對法幣沒有信心，因此非改革幣制不可。有人認為非先使財政平衡，不能改革幣制，我人認為國債借款成功，有了大批資金才能改革幣制，我認為平衡財政是沒有希望的，因為內戰不會停，而美債仍遲遲不來，美國的態度也沒有決定。然而改革幣制與預算平衡成了必然性循環，總得打破一個才行。我以為改革幣制，主要的應改變人民的心理，人民對將來，對國家，對政府沒有信心，幣制是無法改革的。外國朋友說：「美國與加拿大偉衣羅拿來中國的經濟

物資，老百姓得不到，太不公平。而且中國的龐門巨富有六萬兩，外匯九億元，都派發在宋子文手上。現在應該改用金本位了，但仍用法幣，以黃金作基金。每月新幣的發行應該嚴格管制，決定發行額的機構應該由政府特種階級以外的人士參加，而且發行額的數量應該公開，幣制問題解決後，才能解決物價問題。第二、說到財政平衡：歷來政府所公佈的預算都成了具文，總是不夠得很多，而後追加若干，因此講到財政平衡，我們應注意兩點：一為數量問題，一為質在價值問題。這二件事是應該分開看的。二十六、七年時，預算的數字增加，實在價值也同時增加，因為那時法幣的購買力還大。到二十八年以後，數量增加，實在價值反而減小了，預算中的絕對數增加，相對價值減小。三十五年，據政府宣佈，支出為九萬億元，收入只有七萬億元，差額二萬億元，這從那裏去彌補呢？其實這個數字是不確實的，三十六年四月，緊急經濟處置案中俞鴻鈞部長再三說財政困難：八月，政府宣佈三十六年將支出二十萬億元，最近的報上說二十七年的預算為九十萬億元。按政府的辦法是下一年預算以前年決算的一倍為準，因此，等於政府在宣佈三十六年已用去四十五萬億元。由此可知，我們的預算不平衡的厲害。其次，預算太不民主，支出方面，錢用在老百姓身上的太少，據政府宣佈的預算者，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的支出，不過百分之二十。收入方面也不民主。有錢者不出錢，無錢者多出錢。三十六年的收入據政府宣佈，三成或四成，而間接稅比直接多收了一倍。間接稅是稅收中最惡劣的。我們應該有平命的財政，打倒特權階級利益，多從老百姓利益着想。在現在的情形下，我希望有兩個預算，一個文預算，一個武預算。打仗的錢由家門資本去提當，他們在南洋的存款大概可以以再支持兩年。文的預算專為老百姓的福利着想，這些錢可以由老百姓相當。道極把打仗的預算與福利的預算分開，可以讓老百姓吐一口氣。其次政府應嚴禁貪污，今日有更貧賤，無官不污，要多少錢回國，多打點以充底，這對老百姓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影響。臨時財產稅也應多征，因為在道上升時，貧富懸殊者在今日國家危難時多出錢，從財政觀點說，錢多者負擔重些。這有社會的理由，富人多出錢，老百姓的氣可以因此平一平。我看個小小建議，現在要行實了。我建議國公代表們在開會的那一天，全體提出他個人所有的財產的一部來，這個人心會有很大很好影響。

### (丁)三十六年年終結賬

最後，三十六年過去了，我們來為政府這一年的經濟政策算算賬。這是筆流水賬：(一)黃金問題。無疑的，黃金政策是大大的失敗了。宋子文的法寶是拋出黃金，美鈔，取得外國物資，用來平抑物價。這個拋金引物的政策，結果是金盡而物不來，外匯率訂得太低，黃金美鈔都到了蘇門答臘本手上。同時，所來的物品，都是奢侈品，民生日用品沒有，黃金政策一失敗，就掀起了二月間的滔天大風潮。(二)物價政策：限價政策的結果，是物價越漲越厲害。(三)外匯政策：二年來徘徊不定，首先採放任政

# 雛型中國

## ——美國的華僑社會

美國的「中國城」恰像是整個中國的一個縮影。雖然生活在「中國城」的華僑百分之九十來自國內一省——廣東，甚至一縣，——台山，然而其間鄉土觀念的濃厚，派系的複雜，無不下於國內的「十八」行省和四萬萬人口。所不同的，國內是這省同鄉會和那省同鄉會的對立，這兒是這一「堂」——「宗」，和那一「堂」——「宗」的相峙，範圍更狹小罷了。

若說在美國的「中國城」今天仍生活在廿世紀封建的宗法社會裏面，也不算太過。試想五步之外，跨出「中國城」是二十世紀燦爛的資本主義社會，五步之內，「中國城」却維持着幾千年來「家長」和「紳仕」統制的社會傳統，這情形不得不令人驚異。

華僑在美國差不多全部成為小市民(Urban People)，依賴都會生活。只有很少一部份在市郊如紐約長島(Long Island NY)開設小農場，耕種特殊的中國菜蔬，供應中國飯館。全部華僑人口照美國政府人口的統計是77,000。(美國政府人口調查統計：中國僑民77,000，菲律賓僑民25,000，日本僑民117,500，黑人18,000，)實際上却不止此數。因為一方面近幾十年來偷偷運口的華僑親戚同宗為數不少；另一方面，許多華僑海員在美國港口常有離船不同的事情。中國人只要一進美國本

策，後來放任政策不行了，又採管理政策，於是美鈔兌換率由二千二百元到了一萬二千元。八月後，更來一個市價，外國定得離平價太遠，故意壓低，於是逼出了黑市。其次，走私太厲害，香港成了大本營，走私與黑市無法取締，外匯政策因此失敗。(四)貸款政策：工貸農貸用意原來很好，但是事實上普通農民借不到錢，仍須受層層剝削。工貸呢，普通人也借不到，借得到的是有特殊關係的人，他們拿了錢不去生產，反而到市場去囤積操縱，投機把持，因此貸款政策也失敗了。(五)貼補政策：用意本也很好，但是政府補貼不住，公用事業反而成了領導物價上漲的東西，而且補貼航空公司，這與多數老百姓福利沒

士，向大城市的「中國城」裏一躲，就十分安全，不易為美國警察查出。因此美國政府對華僑人口的統計顯然不完全，只有少，沒有多。實際上確數究有多少，實在是個謎。就華僑本身領袖一般的估計，美國華僑總數約在十五萬到二十萬之間。這十餘萬華僑通佈在全美各地，甚至幾千人口的小鎮都可看到「手工洗衣」華僑洗衣館的招牌。然而主要却集中在美國的東西兩岸。東岸以紐約為中心。兩岸的中心則是舊金山。中西部(Mid West)一帶為數較少，南部和西部山岳區的華僑人口最稀。如南部喬治亞州首府的大西洋城(Atlanta)計有三十萬人口，華僑在該城不過二三百人左右，而在東部，稍大一點的城市如紐澤克(Newark)人口雖也只有四十萬，却有一個小小的「中國城」，擁有數千名的華僑人口。

最大，也最有名的「中國城」數舊金山。然而最講究最精彩的要數洛杉磯(Los Angeles)的「中國城」該城的建築幾全部新建，影閣畫樓，朱戶飛簷，一派東方色彩。和附近立體式流線式的四洋建築冷烈強烈的對比，東西互相輝映，蔚為大觀。除了這二處外，其餘美國名城，東部如紐約，費城(Philadelphia Pa.)，巴的摩爾(Baltimore)，華盛頓，波斯頓，西部如薩克拉門圖(Sacramento)，加州首府，西雅圖(Seattle)，波

有好處。貼補政策也是失敗的。(六)節約政策：節約不是節約消費，而是節約浪費。老百姓的消費已很低了，地無法再節，要節約的是蘇門答臘的派仗，而且政府自己派費外匯太多，也該節約。但事實上沒有做到，節約政策也失敗了。

算完三十六年經濟政策的流水帳後，我們可以總結地說，經濟要恢復，須政治上軌道，今日中國的經濟成了政治的犧牲品。現在要行憲了，希望那一「七分政治」好好的幹，政治與經濟是不可分割的。政治沒有經濟便沒有內容，經濟沒有政治是行不通的。

## 史超禮

特蘭(Portland)：中西部如第琪(Detroit)，克利夫蘭(Cleveland)，坦福(Deaver)芝加哥，匹茲堡(Pittsburgh)：南部如新奧里良(New Orleans)，鄂莫不有個「中國城」存在，成爲一個小小的特區，——城中之城。

所有的「中國城」無論大小，其外表總差不多。(舊金山和洛杉磯的「中國城」。除外)。試以紐約的「中國城」為例，狹小的街道，擁擠的佃房(Tenant House)兩旁林立着雜碎餐館，洗衣館，玩具店海鮮乾貨店和中藥舖。走進「中國城」最引人注意的是氣味，差不多一跨進「中國城」的街道就可聞到，有的美國人稱之爲「中國城」氣味(The Smell of China Town)。這氣味很複雜，似乎是魚腥，臘味，飯館味，再加上中藥氣味的混合。在街上走時，還可隱約聽到店家後面劈柴拍拍的聲響，有的甚至寫明內有賭桌歡迎入場的廣告。廣告文字是另一種體裁，不是內行控看到了也難辨出其中妙處。

美國大部會的「中國城」幾成爲遊人必到之處。紐約最熱鬧的四十二街和時報廣場的街口就經常站有顯高帽的導遊者以「中國城」來兜攬遊客。在「中國城」也可經常看到一羣羣的遊客跟在導遊者後面，睜大眼睛聽他講解導遊者口中的故事。加上這道奇異的環境和奇異的人物，

自然地在遊客們的心上造成一種奇怪的印象。然而這些遊客們只看到「中國城」的表面，假若他們果真能看進「中國城」內在的真相時，當不知更要驚異多少倍。

「中國城」在一層東方神秘色彩的後方藏著另一個社會，另一個「政府」——「政府裏面的政府」。這「政府」有時連美國的憲法也不易插入。

「中國城」的「政府」在組織形式上雖有「公所」、「堂」、「宗」等區分，然在精神上却一致是封建的，宗法社會的。

「公所」普通以地區而分，各地的「中國城」有其獨立的「公所」。大一點地方的「公所」管轄的地區廣，權力大。最主要的，一在東部紐約，一在西部舊金山。紐約的，平常稱為「中華公所」(或稱中華慈善公會，Chinese Charitable and Benevolent Association)。不但紐約市的華僑，其權力範圍之內，連附近的小城和新英倫區康州的華僑都在其統轄之下。「中華公所」成立於一八四四年，曾在清庭備案，初起時雖然打的是救濟傷殘失業僑胞的旗號，然而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慈善機關，如字面所示，和一般美國人所信。實質上它是一個「政府」。它徵「稅」，而且統治。

「稅」的種類很多。最基本的是「會費」(凡是華僑必須徵會費)此外，華僑返中國時有「口岸費」(Port Fee) 餐館或洗衣舖搬家時有「登記費」(Registration Fee) 店舖營業頂費時有「頂費」，「中國城」的每間商店又有「月費」。(「月費」的多寡以生意的大小而定)但「公所」方面不但可以收各種的費，而且可以處罰金——又是一筆大收入。華僑在繳如上各種費之外，當然還得納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種的稅。換言之，他們要繳納雙重的稅。

「公所」的負責人怎樣產生的呢？是選出的。然而不但就選人需具備有勢兩個條件，甚至投票權也只限於「中國城」一些殷實的商人和「紳士」。競選時雖然要花一筆本錢(普通選票出不起)，但勝利後的報復是更豐厚的。

「堂」和「公所」不同。假若「公所」的統治權表現的是「文治」精神的話，那麼「堂」的統治權可以說是「武治」。所謂武治，顯而易見不脫槍桿和拳頭。「堂」的組織發源於舊金山。第一個「堂」成立於一八七〇年，主要目的在團結舊金山的宗氏抵抗大族的

統治和壓迫。那時整個美國西部還在未定型、無法律的狀態之下，因之一堂一自然傾向採用武力來解決一切問題的手段。等到第一個目的——保衛小族氏的權利——達到以後，「堂」進一步，便利利用它的武力和打手來發展它自己的「企業」。這「企業」包括賭場、妓院、烟窟。這一類「企業」當然比普通的生意利潤高得多。因此第一個「堂」中在「事業」上的成功，接着崛起一大串新「堂」。這許多「堂」隨着華僑的足跡遍佈全美。不但美國本土的「中國城」，連中南美，加拿大，凡華僑入煙所到之處，都有它的勢力存在。「堂」最興旺的時代約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三年之間。當時，單單西部就有五十個「堂」存在，而以舊金山為總樞紐。「堂」的數目既多，彼此在「企業」上不免有利害衝突，再加狹隘的宗族和鄉土觀念，於是「堂」與「堂」之間發生了一連串的「堂戰」(Tong War) 為換為國內熱烈的口語，可叫做「幫口械鬥」。

「堂戰」在美國非常出名。每逢一次「堂戰」在「中國城」爆發時，馬上便成為該地報紙的頭號新聞。舊金山「堂戰」發生的次數最多。多到不但舊金山警察局要動員安定社會秩序，甚至華僑社會本身也覺得有點說不過去，結果由華僑本身的努力，藉警察局的協助總算把「堂戰」消滅。舊金山以外全國性的「堂」並不多，最出名的有一「安其」，「協勝」和「政公」三堂。「政公堂」在美國的勢力已經衰退，主要的力量在中南美如古巴一帶。政府的意圖勝過幫會的意識。最近已改組為正式的政黨(致公黨)準備參加國內外的政治活動。「安其」和「協勝」二堂則是对立的。「安其」是最高級的堂，據一位洗衣舖老闆說，只有富有的商人才能加入「安其堂」。(二者在紐約的中國城)，各佔一兩條街道，各有各的勢力範圍。直到一九三三年為止，彼此間沒有一年沒有「堂戰」。「堂戰」不但犧牲性命，而且耗費鉅資。(武器，彈藥，和安家費)有時竟達數萬。近年來彼此間大規模的「堂戰」已經絕跡。較小的衝突雖然還不免，然而已夠不上資格稱「堂戰」了。

「堂戰」雖已近絕跡，然「堂」的統治力量並未消滅。在東部，「堂」和「中華公所」有不可分解的關係。在從前「堂戰」過激烈時，有時藉「公所」作調停人來出面收稍，為雙方圓場和解。近來「堂」的勢力已逐漸打入「公所」，起代替作用，紐約，芝加哥一帶的「公所」主要的力量是「安其堂」，二者幾混為一體。這恐怕是由於「安其堂」人多財富的原故。在西部舊金山一帶，恰恰相反

，「堂」和「公所」之間沒有多大關係。「堂」在今天所經營的「企業」和幾十年前相較，除了煙館已經絕跡外，賭窟的存在毫無疑問，娼寮則退隱到更隱秘的所在，大體上並沒有多少「退步」。

其實在美國華僑社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組織應該算「宗」或「祠堂」。換言之，即是宗法社會裏面基本單位「家族」的組織。這，需得回溯到十九世紀中葉華僑初移殖到美國時的情形才能了解。那時，移殖世間的華僑直接來自滿清帝制時代的宗法社會。惟一有效的組織便是家族。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華僑絕大部份來自廣東省的某幾縣，如台山等，甚至某幾鄉。因此同鄉同宗自然團結在一起。這便是今日許多家族團體(祠堂)力量的來源。其中如「李氏」、「伍氏」、「司徒氏」、「王氏」、「陳氏」等公所均擁有衆多的族人，都具有不可輕侮的力量。有些較小的氏族為避免勢力單起見，合數小族為一家。(例如劉、關、張、趙算一族。探的是三國演義的故事。謝、許、譚、馮、魯算一族。探的是三國演義的數字音相近。)其力量也差可和大姓分庭抗禮。光分宗族還不算。宗族裏面又分化為「房」。通常某一宗族，多牛為某一「房」或某幾「房」一線。其情形之複雜，國內雖最保守的省份，最守舊的鄉村，似也不過如此。

這許多家族的統治權差不多全部操在「長輩」和「紳士」們的手裏。其身份約略相當於國內小縣城或鄉村裏的「讀書人」和「紳士」，或一城市裏的「名流」和退休的「顯宦」之類。一個華僑只要一旦躋身入「紳士」之林，幾可一生享用不盡。因為身為一族或一房的領導人，便成為該族或該房「光榮」和「體面」的具體的代價，永遠有被支持和被擁護的權利；相對地，該族或該房便有支持他擁護他的義務。

整劃地說來，「公所」、「堂」和「宗」三者構成美國華僑社會的主要骨幹。由基本組織的某「房」某「族」，旁出為某「堂」某「社」，達到最高的統治機構，「中華公所」其精神是一致的。——封建的宗法社會，加上近代的幫會組織。

今日僑界的一般所謂「僑領」，沒有一個不和這三者有密切的關係。任何一位「僑領」由他的出身、業務、工作等追本溯源一直推上去，最後必可找出：他也許是某「房」某「宗」的領導人物，也許是某「堂」的「大爺」，也許是「公所」裏的要員。假若一概都不是：那你的確從沙灘淘出金來了。

這「僑領」們和國內政府關係之密切，可由各次盛大的歡迎會和歡迎會看出，當然是歡迎政府的官員。通過這些「僑領」來「治理」僑胞，正如在國內通過「紳士」「官僚」來「治理」老百姓一樣，其效果是可以想見的。將來這正是目前以及已往所走的路，而且看樣子，因為僑胞社會基本形態大致還停滯在封建的宗法社會裏，所以現在在文化、教育、藝術方面的不離它的範圍。

「中國城」的大娛樂場是專戲。多半以巨角來戲弄觀眾。巨角本身有時不免搬到「中國城」的政治裏去。紐約的「中國城」還有一部專演粵語影片電影院。影片由香港輸入，不敷「香豔」一偵探武俠的色彩。文藝香港出版的黃色新聞點綴，甚至還編不上「七俠五義」的水準。這由報紙的副刊也可以看出，例如一家「大的中文報紙」這是由國內花外匯派人來主辦的，社論和新聞不必說它，單就副刊說，除了照抄一些辦文的，就有些「詩」，不新不舊，非牛非馬。若說寫稿困難，乾脆可以停掉。若說非不可，也可抄些國內大報有名副刊上的文章。然而均不，一切仍敷衍下去。硬是白糟塌紙張油墨和外匯。教育方面「中國化」的效果也不理想，年輩一代華僑多不識中文不會說中國話。這不能完全歸咎於華僑學生不用功。主辦教育的當局將負更大的責任。

這兒似乎還得稍提一下由國內來的中國人，如學生，外交官和商人等。因為語言以及社會地位和出身關係，他們和華僑不易接觸，自在意中。在紐約，中國人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普通的華僑，大部生活在狹窄的「中國城」；一種是洗刷了階級階級的「公國路華人」(Park Avenue Chinese)。「公國路」是紐約的富人區，平常人住不起。簡單地說即是「高級華人」。這包括國內來的達官和巨賈。有時美國人提到捐款給中國救濟的，他們選較一般美國人為富。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華僑今天在美國所有的只是一架專門的「機會」，社會地位較美國人低。這是由於種種原因。可是，為什麼會如此？什麼原因造成今日的結果？這根究底，還除了美國人的種族成見和不公平的待遇為一重要原因外，歷史上還有兩件事值得注意。第一，當華僑初移入美國時，多半抱的一金山客「弄點錢回中國去養老的宗旨。很少打算久居。等到回不去時，又牢守着舊有的習慣，拒絕美國公民資格。一旦白人發動反華潮，因為沒有公民資格，沒有選舉權，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力量，足資以抗，便置到任人宰割的地步。在政治，當有一八八二年美國兩部州州長和議員利用反華作政治資本在國會裏

動，想通過「禁止華人移民律」時，正是清廷和美國商約條約的時候，由於清廷外交的頹頹和昏庸，使那些政客們更有藉口，終於把該律通過，根本上切絕了華僑來源，在人口上失去平衡，因而受到致命的打擊。假若當時華僑有公民資格，具有選舉權，在西部聯邦政治上作有效的反抗。(當時華僑有九萬人口，在西部聯邦政治上作有效的反抗。同時，「禁止華人移民律」未獲通過，華僑得以源源而入，那麼今日的加尼福利亞州究變成怎樣，以及一個個華僑在美國居有何種地位，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估測的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便是，華僑的地位絕不似今日這樣低。

華僑社會之進步，另一個原因是，一般華僑的保守性和保守性。這與我國幾千年歷史和社會傳統有關，說來話長。然而不啻怎樣。由於一般華僑的保守性和保守性使一般巧點者得以乘機而出，利用各種機構如「堂」、「宗」和「公所」之類的組織來達到自私的目的。簡言之，被動性和保守性助長並延長了畸形的封建宗法社會的存在。怎樣才能使華僑的地位在美國提高呢？這是個大問題。似乎不是簡單的辦法可以解決的。然而撇開外來的救星不談(例如加美國人突然拋棄了種族成見之類)單就華僑本身說，似只有一條路可走——自救。

所謂「自救」，是指依賴本身的力量。不靠國內特派大員們的「空殼」，不指依賴們的「指導」。走出「中國城」，擯開封建宗法社會的桎梏，打入美國社會，做一個足夠稱斤兩的美國公民。盡量利用美國公民應有的權利。說話，做事，和美國人爭。爭平等的機會，爭平等的地位。西洋社會重視事實和力量，假若你能依據事實顯出你的力量，社會會用另一付眼光來估量你。

華僑生活在美國，一切須依賴美國的社會生存。故作一個有斤兩的美國公民是必要的。做一個美國公民而不失去中國人的血統，脫離了祖國的血緣關係，丟棄了扶助祖國的義務。正相反，假若無數有斤兩的中國血統的美國公民有了力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發揮了作用，通過美國政府機關和社會來幫助中國，其力量是更大的。例子有的是：前紐約市長最近已逝世的拉瓜地亞氏(Florence H. La Guardia)和羅斯福氏。他們二人不但與華僑市的義舉(O'Dwyer)組織愛國團。現在紐約市長奧德華氏(Bill O'Dwyer)組織義愛團。他們二人不但與華僑市的義舉有很大的獻。如戰時賑災，平時移民，發展祖國的祖國也建設，企業等。甚至德總統的提問他們今天也在努力幫助德國的公民，其成效不啻如此之大。

今天的華僑社會，這一條路似乎已有有人在走。一部份是自然的，不自覺的；另一部份是自覺的有計劃的在努力。然而幾乎全部是年青的一代。也許人數並不多。然而已經有人在走了。

(上接二頁)希特勒的生活反常，正午起床，早晨五六時安睡。他極端懶散，大發神經，與人隔絕(少數勤用親信除外)，與半隔絕，不知道德國軍隊的總數，不知道德國城市的破壞情形。悲感之餘，他愛愛卜勞恩女士更深。曾說：「對我忠實者，只有卜勞恩女士和我的愛犬罷了。」一代專政者的末日，不過如此！

希特勒的毀滅政策，為軍械部部長斯皮耳所反對。斯皮耳原來是一個建築師，他的性格與其他納粹黨人不同。他認社會進步，在平公路鐵道運轉機工廠等建設。與政治無關。到了希特勒和戈培耳的焦土政策破壞他的主張的時候，他就抗命而盡保全的責任。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礦山工廠，荷蘭的運河，芬蘭的鐵礦，匈牙利和波蘭的巴耳幹的礦產，以及德國很多的工廠和橋樑，都賴他的力量而保全。因此，我們可以稱斯皮耳為納粹朝廷中的特出人才。然他以前目觀納粹政府的醜惡委頓和荒謬政策，從未加以干涉；到了他想保全德國工業的時候，德國已經滅了。

本書作者引了麥克頓頓爵(Lord Acton)一句格言，說明納粹黨人的失敗，很有見地。那句格言是：「權力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Power corrupts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換句話說，權力能影響和改變行使權力的人物。在納粹主義的初期，希特勒曾表示他的天才；他的政策一貫，而方法各異。在一九三八年——四一年中，他是希特勒成功捷徑項之時。到了在一九四一——四二年中，他志滿意得，自以為永無錯。他始則忽然解散四十師兵，繼則向美宣戰，放棄他以前的政治技術，捨掉忍耐和彈性，并拋棄一切機構(Institutions)。自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後，希特勒對除除軍中的反對派，於是納粹政權成為絕對的；而所謂政治，也成為不負責任的權力之直接表現。

不負責任的權力，即專政者也沒有法集中行使，必分散為許多「管轄範圍」(Empires)，由同樣不負責任的專門去主持。各專門之管轄範圍的案亂狀態，為專政者的統治所掩飾。加以專政的另一特點，是知識獨立，結果統統一切政治常識，軍事常識和科學進步。希特勒朝廷中的人物，都是孤陋淺薄之流；而在他桌日中的軍事會議，由他一人發揮意見，沒有人敢批評。所以他的軍事會議散了，他還在運動，即強迫於他的成功初期。凡歷史上的希特勒的末日，即強迫於他的成功初期。凡歷史上的專政者，大都最初具有一種革命思想，與人民的心境相符合。他成功之後，將革命力量變為軍事力量。革命時期的許多語言，後來都不履行，於是專政者運用赤裸裸的權力，被推戴，這就是希特勒成功和失敗的理由。



問題，不過在這個時期，共軍的攻勢也不會休

### 剿總成立後的華北情勢

北平行政轄區內張垣保定兩總署撤銷，成立了華北五省剿匪總司令部，由傅作義任五省剿匪總司令，察綏軍由沙漢流長城走向海洋，這是華北的一件大事。察綏軍在塞外維持一個小局面，除了特殊地形和整體幹部兩個原因外，還有幾點與國內不同的原因：

(一)蒙古同胞對內戰多不感興趣，他們願意中立觀望，看將來的發展。(二)那裏天主教的勢力很大，天主教徒是先天反共的，崇禮懾案由此而來。(三)察綏同教徒也相等的多，共軍與同教徒的口實也不甚相合。在河北居民的同情却不屬於察綏，這裏人煙稠密，共產黨在鄉間比較有根基，塞外的騎兵在滿洲地，村落相連的河北平原上，却不容驍騎自如了。

傅作義自己原來有三個軍，一三五、暫三、暫四和一個騎兵師，升為五省剿匪總司令部。新二、六十二、十六、九十二、九十四和熱河的十三軍。山西雖亦包括在剿總範圍以內，太原察綏的部隊還是不便過問的，而且因為陸上的隔絕，事實上無法過問。以現有的軍力來維持現局，對付袁榮霖，李運昌和賀龍鄧克，應當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不過華北五省剿匪總司令部本身任務以外，還需要支援東北，東北華北唇齒相依，冬季寒流如果從滿洲吹來，會使得華北戰線的

因為「人」和「地」的情形不同，傅作義在察綏的一助的綏靖一在河北不甚應用，李運昌在冀熱邊境上威脅着長城線內北察綏的交通，傅作義到任之初，即令唐山駐軍向冀東掃蕩，共軍倒轉到國軍背後，嚴擊唐山，前方的部隊一時抽不下來，只好放棄樂亭撫寧兩縣，增援唐山，於是在樂亭兩縣製造出了兩三萬的難民。

剿總成立後，傅作義虛心積慮想表演一番，以振奮民心士氣，共軍方面也想給傅一個當頭棒喝，結果是共軍先下手，上月廿七日夜，交通，開始以進攻平綏路南段為主。獨二師獨四旅馬輝部在冀西北追近楊坊一帶，左右兩錯均以致察喉嚨南口為主要目標，以期破壞平綏的聯絡切斷。傅部主力三十五軍奮戰，將平綏路東西兩側的共軍都打通了，而後戰事南移平漢路，傅作義又在察綏西將共軍打退。目前保定大體已經解圍，平保交通尚未恢復。這一週間的鬥門，傅作義是相當傷腦筋的。元旦在李宗仁的酒會上，胡適之先生向傅作義將軍說：「共軍已開始向你找麻煩了，你怎麼辦呢？」傅氏以兩指撫額，故作沉思狀，然後握起拳向前伸了兩伸，對胡氏說：「共軍還想打我的表示，不過河北的局勢還得看東北的變化，一助的綏靖部隊三十五軍也趕下來。無獨有偶，傅的戰將孫開華的專車二十八日也在平保路上高碑店附近翻覆，幸虧他的專車上載有自備汽車的專車，幸虧他的專車上載有自備汽車的專車，往新城王鳳崗那裏去了。傅孫兩個人都在鐵路寸寸斷中過險脫險。共軍這次在北平外圍的攻勢，仍然是着意於破壞

### 晉中保壘與閻錫山

山西雖然包括在華北五省剿匪總司令部內，但是太原察綏的部隊，依然是由閻錫山直接指揮，向中央負責。他還有二十萬部隊，守着晉中十六縣的土地，以孫楚守石石，趙承毅守壽陽，王清國守太原和忻縣，來與山西境內十數萬共軍對抗。他有一套想法，他有他的一套做法，他在想以克敵一隅避能然到抗戰，接收了山西，現在以晉中十六縣及山西首府，只擊控制的嚴密，還不難有一天接收全省。所以他在軍事上採取着守勢，來鞏固晉中，以兵農合一與平民經濟兩大政策來鞏固他的政權，太原外圍五十里內有新型大砲三千餘發，閻錫山自奉的說：「共軍如果敢拿我的太原，除非他死的人與太原城齊了。太原才會丟掉」。閻錫山是個本身善變，而亦善於應變的人，他看準了山西不得不變了，而希望從他手裏變起來，在變中來看整個政局的變化，他深信「一存在即

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他號召他的部下反左右傾，左傾右傾何所指呢？他說「左傾是超越了現實，右傾是發現實丟在後面」。若情形共軍是一時不會大攻太原的，萬山叢中的孤島，也沒有力量向外開闢，山西的局面，如大局沒有變化，山西也不會有什麼劇烈的變化。可是山西是華北的脊梁，張山帶河，是重要的軍略地點。到全國或華北有了變化時，還有他舉足輕重的地位，閻錫山雖然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他從未來在山西還有他的施展抱負的嚮口，他說他要走民衆路線，他的做法是他自己的兩大政策，他不相信軍事力量可以打垮共軍，他也不信世界英雄兩大集團會妥協，而國共可以受外獎的力量而能以合作。他算盤打的最精，對省內一切控制得最嚴，他也提倡清算鬥爭，來打擊他自己以外的舊勢力。

傅說——國平方面希望守住東北，鞏固華北，控制西北。共軍方面則希望鞏固東北，控制華北，擴張西北。兩方面都有一個「三北政策」。另外傳說閻錫山在亞洲大陸的防務計劃中，準備中國修一條從廣州到新疆的大鐵路。可見中國的西北在未來美蘇大戰中其有重要的戰略價值。現在西北雖然不是內戰的主要戰場，國共雙方也都曾密切的注意他。在去年一年中，春季國軍攻下延安，是政治的目的軍事的的作用，但是當國軍兵力分散後，共軍又恢復了他在陝北延安以外的控制權，而且以延安換得了晉南，並擴充到閻中，兩次包圍榆林，榆林雖未解除，從河曲到潼關的黃河鐵壁的控制在共軍手裏，晉陝打成一片。一條平綏路以榆林為前哨，隔絕着西北與東北的共軍的塞外聯絡。東北戰局如果有變化，榆林大同將來仍然是共軍進攻的主要目標，傅作義已從沙漠漢到海了，西北的防務還不能不使他擔心。榆林二次解圍得力於馬鴻逵，馬傳之過去有少的不和，經過這次

### 西北的現在和未來

國共兩方在北方的戰略，去年有這末一種



#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

## 詳細報告

黎深

這是關於瀋陽最近情形的一篇極詳細的報告。原文作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們在十一月五日一天收到好幾封瀋陽來信，檢觀各信郵戳，日期不一，大概係受郵延滯，影響，所以一批同時收到。上期本刊已先刊「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瀋陽」一文，本文較長，所以延一期在本期刊出。作者撰此文時，尚未述及共軍最近在東北發動以瀋陽為目標的七次攻勢，此文發表時，與此文撰寫時，瀋陽各種情形，一定又有相當變化。我們為存真起見，對於原文，除文字上稍為修飾外，未作內容上之刪節。(編者)

青長戰局轉趨以後，近日的東北戰局，入於膠着沉寂狀態。前後進行兩月餘，擴展在遼北、遼西、遼南及吉長廣大地區的「共軍六次攻勢」，已經過去了。目前這種膠着沉寂的狀態，只因為「一休息休息」，因為此方雖然宣稱「不讓再有七次攻勢」，而在彼方來說，則根本攻勢無盡，更不覺你「讓」。「不讓」，這正如目前的戰爭一樣，根本無其於前方後方之別。而且，諜報頗傳，說甚感年頭歲尾必有一兇。說甚麼共軍下次的攻勢就是專攻瀋陽，不特別處。瀋陽的人心是表面靜

上却也得見「陳匪長胃病嚴重」，以及從南京醫學生等消息。分析起來，這種病由，恐也不純然是屬於「生理」的。這種「病虎」的局面，確乎令人扼腕，而又難乎其趨的。據說陳匪長曾表示願讓張垣傅將軍來接手，但傅曰：「不敢不敢！」

工礦陷落破壞殆盡，中長路北至開原五戰山，中間經常遭「滋擾」，其餘地段，只怕要內戰打完纔得修補。平瀋線六次攻勢後斷五十餘日，現在若斷若續。「觀察」記者在三帶九期「東北共軍六次攻勢」一文中謂：六次攻勢後的東北，如國內放的一隻風車，真是於喻！如今這道單線風車，在再也不會不起任何風了！總之，把東北今後的情勢看樂觀點也不過這樣：不是你多佔點地盤，就是我多佔點地盤，夾在中間吃苦的，無非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仗恐怕是永遠也打不完了的。

陳辭修李德鄰本都是政府的「硬牌」，已經對北方大局一籌莫展。現在北方的局面，完全靠傅宜生來支撐。遼西緊要，傅部援援；平津缺糧，綏遠運糧，即案稱殺倉的東北，現也在張垣購糧。傅將軍能於戰亂之中，把綏察不毛之地弄成小康局面，不能不說是難得。近日國府主席手令：派傅作義為東北剿匪總司令，負責指揮冀察綏綏五省軍隊，這還是政府對北方最後的一張「王牌」了。然而，今日之中國大局，又豈是那「個人」所能挽救的嗎？

軍事方面，國軍固然已成招架打之勢，而其危險，實表現於經濟的險惡情勢和物價的急遽上漲上。尤其在共軍的攻勢中，物價更是一日三變。當局實施限價，然而有價無市。物價的黑市仍然依舊何級數昂貴。一年來，瀋陽主要物價增漲情況，可列簡表如左：

戰役，兩方互相宣傳友誼甚篤，爲了什麼程度呢？外方還不得而知。宣傳很久的西北剿匪指揮機構，馬鴻逵雖兩度被召到京，還沒有實現的可能，只好維持現局，仍以民主將軍政治中爲西北行轅主任，而以寧青兩馬做副主任，來支撐西北局面。政府多年在西北扶植的胡宗南的威望，經過陝北之戰後，給外邊人看來，原來他也不過如此，因之政府在西北邊境另謀設計，從綏察兩省想辦法。但是複雜的西北，又找不到合適的統一指揮的人，這是使得南京方面非常困難的問題。在西北是否還有第二個傅作義產生呢？這一個「人」的問題將來對西北影響很大。共軍在陝甘寧邊區有十幾年的根基，在他高呼反攻，計劃入川過江開闢中原的時候，在西北一時也可無大舉，所謂「磨礮」不過是找機會佔便宜而已。不過在情形複雜的西北，鑽隙的機會一定相當的多。如果他人力物力向西北發展，這樁一夾美國亞洲大陸防務的計劃就完了。

入川過江是今年共軍的兩大企圖

共軍攻勢的力量還不夠，前已指出，毛澤東在聖地及元旦的廣播中也似乎指示他的部下儘量利用游擊戰與運動戰來奠定反攻的基礎。共軍就是在佔有絕對優勢的東北，一年來七次攻勢中，也多是越點攻擊，而不是逐點攻擊。這種子一方面可以節約兵力，保持有生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擴大鄉村佔領區，肢解並分散各地國軍，以鄉村圍困城市，吃掉小據點，孤立大據點。陳毅、劉伯承、陝甘邊區開闢根據地，大踏步的南進，也可以說是根據以上的戰略而來的。現在從黃河到長江，遍地烽火，國軍大的據點雖未丟掉，而平漢南段已經變成平漢北段，武漢數度戒嚴，汴、鄭、洛、徐都一度吃緊。大別、桐柏、伏牛山都已經插進了紅旗。鄒州信陽開河南的腹地現在圍剿戰術不會若在原來的地方打。他在中伸出了高角，江湖江漢

間開始不安寧了，漢口公路上也有戰事。川西北大巴山國軍雖已設防，共軍到這些地方來是重遊舊地，而且共軍將領和幹部中以川湘人士爲最多，入湘入川在中原戰事向西南移動中均有可能。有人說共軍除了「三北策略」外，打算在今年「突入江南」，這又是一個「三南策略」。從新野樊城當關到漢皋的這條線上，在共軍入湘入川之前，一定還要有一場惡戰。內戰在過去一年中的變化是相當的大，有生力量的折損與轉換不用談，就是根據官方的戰報，比照去年這時的一股戰勢來看：國軍拿得了延安，烟台的徐濟一段，在東北共軍七次攻勢，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向南移，時間上的距離一次比一次短。河北丟掉了沿縣石門，山西丟掉了晉南晉東。河南全境烽火，戰火向兩翼蔓延，長江交通時常受威脅，防務，美裝備運來，軍車以外政治經濟上的銷是顯化，恐怕要比作戰地圖上的紅線與藍線的變化還大。在軍元月五日

### 瀋陽市批發及零售物價調查表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單位：流通券

| 分類  | 物品名稱 | 品質花色牌號 | 批發單位   | 批發價       | 零售單位 | 零售價格   |
|-----|------|--------|--------|-----------|------|--------|
| 糧食類 | 米    | 中等品    | 百市斤    | 220,000   | 市斤   | 2,500  |
|     | 米    | 來米     | 百市斤    | 150,000   | 市斤   | 1,800  |
|     | 米    | 米      | 百市斤    | 150,000   | 市斤   | 1,800  |
|     | 米    | 米      | 百市斤    | 85,000    | 市斤   | 900    |
|     | 米    | 米      | 百市斤    | 95,000    | 市斤   | 1,000  |
|     | 米    | 米      | 百市斤    | 55,000    | 市斤   | 600    |
|     | 米    | 米      | 百市斤    | 140,000   | 市斤   | 1,400  |
| 其他類 | 麵粉   | 上等本地麵  | 百市斤    | 210,000   | 市斤   | 2,300  |
|     | 肉    | 帶皮骨    | 百市斤    | 230,000   | 市斤   | 2,300  |
|     | 油    | 中等品    | 百市斤    | 380,000   | 市斤   | 4,000  |
|     | 油    | 油      | 百市斤    | 50,000    | 市斤   | 550    |
|     | 糖    | 食糖     | 百市斤    | 53,000    | 市斤   | 600    |
|     | 糖    | 糖      | 百市斤    | 30,000    | 市斤   | 350    |
|     | 糖    | 糖      | 百市斤    | 400,000   | 市斤   | 4,300  |
| 其他類 | 豆    | 廣糖     | 百市斤    | 35,000    | 市斤   | 460    |
|     | 豆    | 豆      | 百市斤    | 18,000    | 市斤   | 200    |
|     | 豆    | 豆      | 百市斤    | 18,000    | 市斤   | 200    |
|     | 菜    | 菜      | 百市斤    | 24,000    | 市斤   | 250    |
|     | 菜    | 菜      | 百市斤    | 18,000    | 市斤   | 200    |
|     | 油    | 油      | 百市斤    | 49,000    | 市斤   | 500    |
|     | 肉    | 肉      | 百市斤    | 280,000   | 市斤   | 4,000  |
| 其他類 | 肉    | 肉      | 百市斤    | 186,000   | 市斤   | 2,000  |
|     | 花    | 長絨白花   | 每捆20支  | 450,000   | 小支   | 4,700  |
|     | 布    | 每捆五幅牌  | 每捆     | 115,000   | 市尺   | 800    |
|     | 布    | 滑冰牌    | 每捆     | 177,000   | 市尺   | 1,700  |
|     | 布    | 當地織白色  | 每捆     | 200,000   | 市尺   | 2,000  |
|     | 布    | 布      | 每捆     | 42,000    | 市尺   | 450    |
|     | 煤    | 煤      | 公噸     | 570,000   | 市斤   | 200    |
| 其他類 | 柴    | 雜木并子   | 百市斤    | 1,000     | 市斤   | 180    |
|     | 柴    | 小盒安盒   | 箱      | 140,000   | 包    | 1,400  |
|     | 木    | 紅白松木   | 百方寸(寸) |           |      |        |
|     | 磚    | 紅磚     | 百塊     | 4,500     |      |        |
|     | 灰    | 灰      | 袋      | 29,000    |      |        |
|     | 餅    | 餅      | 百塊     | 1,850,000 | 塊    | 17,000 |
|     | 酒    | 酒      | 百市斤    | 360,000   | 市斤   | 3,800  |
| 其他類 | 盒    | 盒      | 包      | 8,800     | 盒    | 400    |
|     | 皂    | 皂      | 百塊     | 100,000   | 塊    | 1,200  |
|     | 紙    | 紙      | 疋      | 240,000   | 疋    | 2,400  |
|     | 紙    | 紙      | 疋      | 165,000   | 疋    | 1,650  |
|     | 紙    | 紙      | 公噸     | 150,000   | 市斤   | 150    |
|     | 紙    | 紙      | 百條     | 750,000   | 條    | 80,000 |
|     | 紙    | 紙      | 百斤     | 78,000    | 斤    | 780    |

物品單位  
 白米 市斤  
 高粱米 市斤  
 猪肉 市斤  
 花旗布 市尺  
 平均 市斤

說明：1. 所列單價均係東北流通券，其與法幣之比值為一：一·一·五；  
 2. 所列單價除廿六年十二月係該月十五日市價外，其餘各月均為該月末日市價。

從上表，可知一年漲一〇·五·八倍，猪肉煤上漲一六·六倍，五貨缺乏，供求相差大大，且都有上漲的趨勢。

四二·三倍，高粱米上漲二·一·六倍，花旗布上漲一五·四倍，塊煤三·八·六倍。市場存

據估計：國軍最高參議會，及十省市的公務人員和難民。這些人都是要吃要喝的，而又大多從事與生產無直接關係的工作，換言之，都是消費份子；消費多，生產者少，瀋陽的物價如何不漲，而就大的方面說，通貨有限，破壞無遺；物資的供給有限，戰事的需要無窮，今日東北，煤糧兩

左：瀋陽批發零售物價如左：

漲時，又不知上漲若干了。如以目前白米市斤流通券二千五百元，按一·一·五之比折合法幣，則為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元，其價格之高，實較北京漲為甚。其他布疋、日用品等，亦一方向仰給國內，比平津高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此則之瀋陽物價，已為全國之冠了。茲附瀋陽批發零售物價如左：

持記者此文送達讀者之時，



#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又一報告

柴漢詩

編者按：我們剛剛把本期稿件編好，又收到柴漢詩先生託人帶來的這篇通信，現在也一併刊出。這篇文章也是在共軍七次攻勢之前——十二月十五日寫的。作者附函云：

編者先生：東北局勢最近一週間異常嚴重。在李立三、林彪飛往伯力請求軍事援助，魏德邁報告中主張暫時聽任東北惡化的兩稱傳說聲中，放棄東北之議，甚囂塵上。筆者置身此間，已十四日，對此一廣大地區之無辜同胞在大砍殺聲中之慘況不勝同情，每欲一說同情之淚，苦于無處申訴。現草此文，擬假刊刊出，促請大多數人對東北局勢注意。茲防此文在郵寄中「遺失」起見，特請×××君再試送上。

(觀察瀋陽通信)

職) 幾位將軍担任兵團司令官，又把各部隊重新編組成爲新三軍(包括第十四師，第五十四師，第五十九師)新五軍(包括第一九十五師，暫編第十四師)新七軍(由青年軍二〇七師擴充)，加上原有的新一軍，新六軍共有五個新軍，各地方團隊也予以裝備充實，並在松北成立綏靖司令部，由抗日宿將馬占山出任總司令；等到共軍傾巢進犯時，又由綏靖總司令那英調來幾師騎兵，同時瀋陽警備司令部擴大，改組爲瀋陽區防守司令部，以堅守大同開名

的楚濤春將軍担任防守司令，積極進行防務瀋陽的工作，而最大的改革是部隊的番號不再公開使用，每一部隊都有它的號碼，稱之爲某某號碼之部隊，如果某某所編的號碼爲一二三四，該軍對內對外稱一二三四部隊；該軍軍長即稱一二三四部隊隊長，不得便用原有的番號。攻勢一開始，共軍即切斷國軍陸上補給綫北寧路，由遼西開始逃犯，清溝線亦被破壞不能通車，最緊要時，一般達官貴人和他們的眷屬除了少數能搭上飛機「逃難」外，大部被迫留在危城中與哀哀小民共生死，因爲他們沒有來得及跑，對老百姓內心裏所起的安慰作用，(我這裏沒有用「安定作用」)是因爲他們「安定作用」是使人心大快。市面安穩如恆，這種安穩是「第六回合一開始以至激烈進行時與「第五回合一」迥然不同的地方。

就在這個時候，物價像飛騰起來，領導上漲的當然並無例外是黃金，漲得最利害的却是香煙。且不用提非力浦、多米羅等美國煙，就是國產的大象牌和咖啡牌，咖啡則爲一千七百包，折合法幣一個是二萬八千元，一個是二萬元。其次便是食糧，儘管守司令部的一條說「拾高糧價者死」，儘管瀋陽市政府再三強調平抑糧價安定民生的重要，並且公佈許許多多的管制辦法，然而關外人主食的高粱米却一馬當先由流通券二百元漲到八百元一斤(由法幣二千三百元到一萬元)高粱米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也就在這個時候，西伯利亞的寒流經由興安嶺注入松遼平原上，十一月二十三兩日整日大雪紛飛，延至十二月初，情形就很可憐，瀋陽市一家報紙登載出這樣一段文字：

未除，昨復飛雪竟日，厚可逾尺，街路爲雪所盈，天地一片銀光，過年狂風驟起，風捲雪花，堅面如石，行人稀少，三輪車幾行絕跡，即日前賊劫一時之流線型汽車亦緩緩行駛，似若不勝步履艱難者焉。雲掩住污濁却掩不住難胞的呼聲，天寒地凍，難胞的救濟更不宜遲，雲後物價頗不相宜，難於天氣之轉寒，食糧日用品扶搖直上，一日中行，是爲瀋市大雪中另一一話題。

天氣既已開始寒冷，照理說應該採取暖解，解除寒冷的威脅。但由於戰爭是破壞性的，戰事的激烈進行影響到各種工礦事業的正常生產，煤礦當然也不能例外。再加上頻繁的軍運使得僅能出產的一點煤亦無法運出，如是一煤荒「煤荒」的聲音便伴隨著日夜呼號的北風傳了出來。當局爲了增產，爲了讓礦區員工安心工作，除派兵保護外，同時阜新、北票兩處都山飛機空投流通券三億元，資委會副委員長孫越時也表示各工廠員工只生產的責任，並不負守土的安全的責任，可以撤退到安全的地方，放棄工作區。孫氏他以開玩笑的口吻說，現在東北的煤是倒一零一，就是「貼」本的。的確，像眼前東北這種什麼都得到關內運過來的慘情形，政府真是大傷腦筋，心頭的苦惱是可以由孫氏的談話裏聽出來的。由陳總長迭次邀集東北工礦負責人談話，看出了當局是用盡方法想增加煤的產量。但事實上剛好相反，反與煤的生產息息相關的電也發生了問題。煤的出產更漸惡劣，有的甚至連供應自己本身都不夠。在小煤礦水力發電久已無法供電的今日，各處電廠都是火力發電。火力發電用的就是煤，於是，電又因無煤而不能維持。幾處互相關連，互相影響，再加上數十年來未有的嚴寒，今年冬天更難渡過。目前在瀋陽塊煤是五十二萬元流通券一噸，一個小煤爐子每天最低的消耗量是五十斤，一個月一個家庭是燒煤子就得四十萬元。東北公務員文官簡任武官少尉每月收入約爲三十至四十萬元，請試想他們的薪俸對他們維持生活最低的要求能發生多大的作用？簡任官階級及升斗小民的慘況，更不是文字所能形容，想像力所能及的事。而最慘絕人寰的是各地糧餉流運逃亡到瀋的難胞。他們之中一部分是最近由新運還鄉的義軍及他們的眷屬，大部分則是由哈爾濱、旅大和兩年來幾次在遼北、松江、吉林、安東省會戰逃到瀋陽來的難胞；他們的土地已被清算，經濟來源久已斷絕，在這樣冰天雪地零下三十度的氣溫中，無衣無食，無處可歸宿。他們事實上已經談不到「生活」，只能說是維持殘後餘生的最後一口氣，正如儲安平先生在觀察三卷九期評語立特一文中所說的：「這些人本身並無罪孽，然而他們却過着罪孽的生活」瀋陽市救濟委員會委員王化一先生在看過難胞們真正的生活狀況之後，曾有一難胞觀察後之觀感一文發表，他說：「……難胞情形悲慘，遠超乎我們想像之外。在空曠高大的巨壘裏，聚集着六個不同的家庭，每個屋裏

東北地方，在最近三個月中接連遭受了兩種攻勢，其一是人爲的，即共軍對國軍的第六次攻勢(一般人均稱之爲國共雙方在東北的「第六回合一」)；其二是天時的，即寒冷的攻勢。「第六回合一」開始在十月下旬，其時陳誠總長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已經一個多月，國方預料在冬季來臨前再來一次攻勢是必然的事，於是在陳總長指導之下積極的完成戰備準備，先後成立四個兵團，分由廖耀湘、孫波、周福成、陳明仁(筆者按陳現已解

部，以堅守大同開名

的楚濤春將軍担任防守司令，積極進行防務瀋陽的工作，而最大的改革是部隊的番號不再公開使用，每一部隊都有它的號碼，稱之爲某某號碼之部隊，如果某某所編的號碼爲一二三四，該軍對內對外稱一二三四部隊；該軍軍長即稱一二三四部隊隊長，不得便用原有的番號。攻勢一開始，共軍即切斷國軍陸上補給綫北寧路，由遼西開始逃犯，清溝線亦被破壞不能通車，最緊要時，一般達官貴人和他們的眷屬除了少數能搭上飛機「逃難」外，大部被迫留在危城中與哀哀小民共生死，因爲他們沒有來得及跑，對老百姓內心裏所起的安慰作用，(我這裏沒有用「安定作用」)是因爲他們「安定作用」是使人心大快。市面安穩如恆，這種安穩是「第六回合一開始以至激烈進行時與「第五回合一」迥然不同的地方。

就在這個時候，物價像飛騰起來，領導上漲的當然並無例外是黃金，漲得最利害的却是香煙。且不用提非力浦、多米羅等美國煙，就是國產的大象牌和咖啡牌，咖啡則爲一千七百包，折合法幣一個是二萬八千元，一個是二萬元。其次便是食糧，儘管守司令部的一條說「拾高糧價者死」，儘管瀋陽市政府再三強調平抑糧價安定民生的重要，並且公佈許許多多的管制辦法，然而關外人主食的高粱米却一馬當先由流通券二百元漲到八百元一斤(由法幣二千三百元到一萬元)高粱米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也就在這個時候，西伯利亞的寒流經由興安嶺注入松遼平原上，十一月二十三兩日整日大雪紛飛，延至十二月初，情形就很可憐，瀋陽市一家報紙登載出這樣一段文字：

未除，昨復飛雪竟日，厚可逾尺，街路爲雪所盈，天地一片銀光，過年狂風驟起，風捲雪花，堅面如石，行人稀少，三輪車幾行絕跡，即日前賊劫一時之流線型汽車亦緩緩行駛，似若不勝步履艱難者焉。雲掩住污濁却掩不住難胞的呼聲，天寒地凍，難胞的救濟更不宜遲，雲後物價頗不相宜，難於天氣之轉寒，食糧日用品扶搖直上，一日中行，是爲瀋市大雪中另一一話題。

天氣既已開始寒冷，照理說應該採取暖解，解除寒冷的威脅。但由於戰爭是破壞性的，戰事的激烈進行影響到各種工礦事業的正常生產，煤礦當然也不能例外。再加上頻繁的軍運使得僅能出產的一點煤亦無法運出，如是一煤荒「煤荒」的聲音便伴隨著日夜呼號的北風傳了出來。當局爲了增產，爲了讓礦區員工安心工作，除派兵保護外，同時阜新、北票兩處都山飛機空投流通券三億元，資委會副委員長孫越時也表示各工廠員工只生產的責任，並不負守土的安全的責任，可以撤退到安全的地方，放棄工作區。孫氏他以開玩笑的口吻說，現在東北的煤是倒一零一，就是「貼」本的。的確，像眼前東北這種什麼都得到關內運過來的慘情形，政府真是大傷腦筋，心頭的苦惱是可以由孫氏的談話裏聽出來的。由陳總長迭次邀集東北工礦負責人談話，看出了當局是用盡方法想增加煤的產量。但實際上剛好相反，反與煤的生產息息相關的電也發生了問題。煤的出產更漸惡劣，有的甚至連供應自己本身都不夠。在小煤礦水力發電久已無法供電的今日，各處電廠都是火力發電。火力發電用的就是煤，於是，電又因無煤而不能維持。幾處互相關連，互相影響，再加上數十年來未有的嚴寒，今年冬天更難渡過。目前在瀋陽塊煤是五十二萬元流通券一噸，一個小煤爐子每天最低的消耗量是五十斤，一個月一個家庭是燒煤子就得四十萬元。東北公務員文官簡任武官少尉每月

卻可顯到顛抖而無力的呻吟聲，坐在居室一隅，停着發已厭厭的無法發...

不少因為實在忍受不了，拒絕再吃一口煎炒的飯和水而死的。

在十二月三十日和九日行政委員會兩次召集各省市負責人商討其應辦辦法，同時...

飽暖的人飽暖，飢餓的人飢餓，然而最近這兩種攻勢顯然將要...

另外，在防守大瀋陽聲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那是瀋陽市工務局局長兼城防工事...

英國詩人葉萊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然而，在這裏，在生活的環境和生活...

在瀋陽中央的營口軍警督察處長劉冠雄死前遺書給他的兒子告誡他永不要...

今日東北，真正有財力，能拿得出的人，在這慘冷時候久已是深居簡出，坐在家裏面，面...

熊藥的火爐品出香，看着梅花，欣賞雪景，或者約二三知己作爐邊話，以羊羔美酒自饒，...

飽暖的人飽暖，飢餓的人飢餓，然而最近這兩種攻勢顯然將要變遷兩種極端人生活的觀念...

另外，在防守大瀋陽聲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那是瀋陽市工務局局長兼城防工事...

英國詩人葉萊說：「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然而，在這裏，在生活的環境和生活...

在瀋陽中央的營口軍警督察處長劉冠雄死前遺書給他的兒子告誡他永不要...

在瀋陽中央的營口軍警督察處長劉冠雄死前遺書給他的兒子告誡他永不要...

# 行憲與出殯

包安

(觀察杭州通信) 于子三慘死後，陰森森的寒流便侵入這人間天堂...

於子三慘死至今，已兩個多月。最初的一切控告撤查，都已落空...

但在出殯前夕，曾府突持異議，禁止有任何儀式。所有輓聯等物...

於子三是農學院同學會提出折衷方案，內容分三點：一、同學放棄...

同學代表接到這一命令(下接十七頁)

於子三是農學院同學會提出折衷方案，內容分三點：一、同學放棄...



# 瑞士三詠 孝隱女士凌卓

我在讀過多少篇瑞士通訊之後，寫這篇旅瑞通訊，我在遊過多少大瑞士之後，寫這篇旅瑞通訊，我又在寫過多少回瑞士通訊之後，寫這篇旅瑞通訊。

我對於瑞士有幾個深刻而不可磨滅的印象，自然，這是我個人所獨有的特殊觀感：(一)瑞士美人少；(二)瑞士好遊不好畫；(三)少婦山高得動人。我願將這些一一報導出來，「發前人所未發之論，」來大題小做一下。

關於我個人所獨有的這三點特殊觀感，「言之不足，故嗷嗷之；嗷嗷之不足，故詠歌之。」我都有「詩為證」。我以這三個點作過三篇短歌，現在唱給讀者一聽：先唱「瑞士美人少」這歌，這就是我的美人哲學了：瑞士山水好，瑞士美人少。虛心聽我言，瑞士人真惱。山奇復水奇，人面未必肥。山清而水秀，美女天生就。我聞「長安水邊多麗人」，不聞岳岳嵩高降洛神。麗人生水死亦水。(曹子建洛神賦)水流花放共長春。高山峻嶺產丈夫，巖谷美人曠代無。強將西湖比西子，西子亦不生西湖。山容凝滯湖水止，湖山難產美女子。美人遊湖逐山日，山容凝滯欲欲死。瑞士山水大名垂，不產美人不足悲。寄語瑞士人莫惱，傾城傾國兩無危。

無論何人，一想到瑞士山水之美，就容易想到瑞士一定也產生美人，而且應該產生絕色的美女。事實告訴我，就大大不然。我在瑞士沒有尋到也沒有遇到幾個婦女，稱爲美人的。這個，大約與瑞士的水土直接有關，與瑞士的時裝服飾及修容藝術也間接有關。讀在我遊歷瑞士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不過，讀在我遊歷瑞士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不過，讀在我遊歷瑞士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不過，讀在我遊歷瑞士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他的湖山呢，確是又美又美。但又有第二件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沒有幾處風景是可以特別入畫的。不過我這區區畫家感覺無限的失望。就是瑞士畫家也少有作

瑞士風景美的。各國博物館中也很少收藏有瑞士的風景名畫。這是一件怪事，所以我又寫了「瑞士好遊不好畫」一歌。

現在我來唱這第二個歌：平生讀畫已萬千，瑞士風景無幾篇。今日才知大手筆，對此湖山亦徒然。百遊不厭瑞士湖，湖光怪難入畫圖。百看不厭瑞士山，山色偏偏入畫難。誰說湖山不美麗，畫來畫去不出奇。水晶球內畫水晶，八面玲瓏無妙處。(我將這首詩譯給瑞士當代大畫家古樸爾君看，他讀到這兩句，拍案叫絕，說打動了他的心坎。深處)湖上水，水邊天，畫天畫水又畫雲。雲外山，山中雲，畫山畫雲又畫人。山水人物一大片，幅幅畫成亦常見。漫遊瑞士不留圖，我與古人無怨。旅行畫客不必考，瑞士名家亦不少。本地風光本地人，幾人曾將大筆掃。瑞士畫畫大天才，先做實本實德萊。(Holbein, Hodi)兩賢一生多傑作，湖內山水畫同。再古馬版與魏茲，瑞士山水亦無之。我來處處正花開。百鳥雲中酒一杯。(冬天也有冬天的花香鳥語。)山窺我無畫興，故道蝴蝶入夢來。夢作蝴蝶更喜花，飛入花叢認老家。蝴蝶附遊不作畫，細向家人說幾句。不來瑞士紙說好，來遊瑞士方知巧。瑞士好遊不好畫，蝴蝶附遊兩了了。

少婦山 Joutanfonk 在瑞士南部，高四千五百米突。在瑞士與在歐洲的高山中，地算高了，但不能謂之高出一切。在我登過的高山中，地算高了，也不能謂之高出一切。然而當我遊到少婦山頂之時，就覺得牠高得動人，不知是什麼原故，或者因為我也是一位少婦的原故吧。請聽我這個「少婦山頂放歌」吧：我到人間第一峯，人間說我在天中。山下萬家開燈火，峯頂猶照落日紅。嗚呼！嗚呼！我幾乎高哉高哉！自古曾有幾人直上峯頭來。到此問天天應語，到此飛雁雁應回。(巖壁兩岳山有高峯曰同雁。)數千百里大口笑對天開。(一望無際，蔓延瑞士法國意大利，高峯錯落，均以齒名。)笑天胡爲不公道，問天胡爲不悲哀。莽莽衆生天所生，生老病死白骨何成堆。忽忽浮生幾十載，紅羊赤馬又成爭。爭殺伐部作劫餘灰。何必生人又死人。何苦不許花長春。深林何處生老虎。春和何必生蒼蠅。杜子美，蘇東坡，德欽特，法登樓，文藻詩家生得好，胡爲又咬文人厄運一生受苦磨。希特拉，末路時，報死說，人猶疑。何必生此瘋狂漢，舉世皆欲殺其皮。黑衣宰相稱碑二十年，嗚呼！命到東京。泰陪威太夫，四足都都懸。何必生此冤冤，致冤殺人萬萬千。嗚呼！

唔！萬物皆物不一錢，不會做天也做天。這是天道不足憑，天公仁智兩不全。嗚呼嗚呼少婦山，早知老天忌朱顏。生來載雪白毫頭，多少烏髮少年來登攀。轉瞬少年變髮斑，轉瞬少年步履艱。白頭少婦終古在，不見少年人還。嗚呼嗚呼少婦山，我亦少婦有雲鬢。我來山頂縱橫四顧熱淚自潸潸。

這次大戰，瑞士幸而沒有捲入漩渦。自然，在戰時一切社會生活也大受戰事的影響。戰後兩年以來，到現在，衣食住行，可謂完全恢復了常態。當戰事初停，我即來遊瑞士。當我清檢行李時，我有過一首「口占」：「琴棋書畫詩酒花，柴米油鹽醬醋茶。算來條件都齊備，亂世旅行似搬家。」以上十四件，琴是樂器琴譜，米是麵包餅乾等沿途用的冷食，醬是果子醬，除了樂字一項報了虛賬，(或者用火柴一項也可充數)其餘十三件，件件齊全，應有盡有。我這次來遊瑞士，絲毫也無這些感想。到瑞士後，除了「生活昂貴」一點以外，物質方面也無任何困難。總之，這次之遊，確是旅行而不是一「搬家」了。

在日內瓦的舊國聯，已經成了和平古廟。現有聯合國許多機關分設其中。廟中香火，稍現熱鬧。在日內瓦城中，今年國際會議，已有七八次之多。這城中惟一的一中國國聯會館與惟一的一中國國際飯店，都添了不少的主顧。中國飯菜，人人喜吃。中國古老文化的書本，也有不少的外國人喜讀。等到中國文化與中國飯菜一樣受人欣賞之時，和平廟中的菩薩就會神聖不可侵犯的了。

一九四七年聖誕節後二日寄於日內瓦盧梭島時放會

## 本刊自本期起 每份售一萬元

讀者先生：我們最近已兩度增加售價，自本期刊起，又將售價提高爲一萬元一份。我們過去每次調整售價時，都有詳細的說明。現在又要增加售價，真是欲墮之至。但是既然希望刊物持久出版，就不得不謀收支的平衡。最近紙價的狂漲，言之心悸，最高竟沖到二百三十萬左右。令。排印工也漲了價，員工的新薪亦須提高。各種開支道增，不得不再度提高售價，希以讀者原諒。

合訂本自一月十六日起，每冊售十萬元。掛號每冊另加五千元，航掛每冊另加五萬元。

中宣部(一)到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一一一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一萬元





### 今日之糧政！

編者先生：糧政雖已實行，但在動亂的大前題之下，一有糧出糧，有力出力，一似乎是農民專有的義務。本年度度賦徵一借一，農民負擔已加重一倍，納糧時還要受種種的無理挑剔和留難。本縣（安徽和縣）更甚，收糧時總是用手插入米中，手拿出米若有一點糠，或發現一粒稻兩粒種子，即令重行過風過篩，稱的時候，名為市秤，實際稱得加二還要出秤頭。在擁擠不堪的情況之下，這道來的：總要住兩三天飯店，才能把完糧手續辦好。歸云時一身輕鬆，滿以為可以過平靜日子了。不料納糧以後，又接二連三的奉令當伏子去輸送糧米，善真的小百姓，祇好唯命是從，去盡那無了無休的義務。以本縣西北的高皇鄉為例，每保每次要派一百十名伏子，（有的保長實徵一百二十名，其餘二十名每人納賄十萬左右，即可不去。）實費運米一萬斤。（頂上等糯米再發出米已經變質，又有稻米有種子。）由高皇殿倉庫運到石鼓河，相距五十里（有的伏子住在高皇殿二十里外），挑到該處接糧人員並不就收，要等運糧船到了才肯接收，保長叫伏子們回去，自己帶着幾個人和米住在飯店等候交糧，有時要等二十多天，許多保長聚在還小鎮上，就大吃大喝，一切開支出於保民。等船到了，接糧人員過秤收收，無一保運的糧是夠數的，立即要買米賄，少的賄二三百斤，多的賄到七八百斤。因為發糧的倉庫發得不足秤，接糧人員又用加一出頭的新法收收，壞的保長或許也在玩花樣，自然是不夠數了。伏子們有冤無處伸，賠了工賠錢還要賠糧。

### 龍套自述

龍套先生：南京一月十四日的中央日報第五版上有那麼一段本報新聞，標題是「滿族國大選舉情形」原文如下：  
（本報訊）本市滿族國大代表選舉，昨（十三）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分別在夫子廟民教館及建康路國民小學兩投票所舉行，計在民教館投票者有六千八百八十三人，其中多數選洪明發。在建康路小學投票者有三千五百零二人，上午以選吳雲鵬為多數，下午投王瑞麟票者，亦復不少。該兩所地方均甚狹小，選民擁擠，一若電影院之售票窗前者，民教館之大門左扇竟遭擠破。投票時完成，市民政局定於今日上午九時在市政府大禮堂開票。

又發表了結果，說某某人得二千餘票，某某人得一千餘票云云。那天本人也是被朋友拉去參加投票之一，但我所選的人，我自己根本不認識也不知道，完全是間接而間接的朋友關係。現在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選舉實在情形，告訴大家。滿族國大

代表選舉，被選的人固然限於滿族的國民，即選舉的國民，應亦以滿族人民為限。可是本南京，我們已無法確定誰是滿族的兩族人了。所以那天的「龍套選民」，有學生，甚至有夫子廟上的秦淮歌女；依本人所知，他們都不是滿州人。被選的這幾位滿族先生，事先都請過了選民的客。請客以後，還託在南京的熟人，向區保甲長或警察在老百姓那裏借了沒有用過的選舉票，然後到選舉事務所登記選民數目。到了選舉那天，再由朋友們去拉到了許多機關裏的職員及眷屬老媽子等，分發投票。所以那天投票的人，袋內都放了許多選舉票，不時的從前門擠進去，從後門出來，再從前門擠進去。每人的選舉權當然都不是自己的名字。選舉開始時，對號攔的人向稱認真，一個人進去只准投一票。不料到了後來，職員們看看來不及，於是變通辦法，一個人進去可以以投三四票，也不對名冊號碼。到了下午三時許，看預定的票未投的太多，所以一個人進去可以投上二三十票。那天說是共有六千多票，其實去跑龍套投票的，實在不到一千人。本人那天被拉去，一共投了十四票，共進去五次之多。這國民選舉，那真只有上天知道。我選在偶然中聽說選舉事務所本來要把選舉權證收回，但有人要拿回去結賬，每票一萬元，所以不便收回。

### 學生之言

黃龍生 一月十五日 南京

其間那天根本不必有勞這批龍套選民，只要由選舉事務所把選舉票按選舉權證的數目交給選民的自填，投入箱內，就行，何必必要派這批選民去擠一天呢？我有了這種情形，真要笑死；回頭一想，又了氣死！我代表個人的意見：我們不需要這種騙人的民主憲政。

編者先生：在目前的高壓之下，大家有話不敢說，有文章不敢發表。尤其我們年青學生，更是遭人歧視。自從大學入學門徑多元化以後，案稱純潔的學府，各同學之間就處處表現着猜忌，說說要緊小心，看書要緊小心，甚至交友也有所顧忌。外來的特務易防，內部的間諜難察，隨時有戴紅帽子的可能，比方除夕，會演出來現百名活帖，說什麼毛澤東會嘉獎的選一類無聊話。真正自由主義的自治會競選勝利以後，遭到百般污蔑，有些自治會甚至主張不納會費。但是自治會主辦的平火食團以及草登等福利事項，他們却爭先恐後。學府裏的摩擦，這是誰的罪過，是不用說的。

其次提到九龍折辱事件，還是國恥，難道我們學生不知道嗎？我們感覺到恥辱，比任何人都切，每個人都沉痛到暗地流淚，但是國家地位的低落，憂慮到國難的無窮，但是為什麼沒有行動的反應呢？老實講，學生運動已經沒有了激動的狂瀾，從去年起，學生被殺，被打，被捕的慘劇連續演出以後，誰也不願出頭。尤其對於政府對我們的防範和壓迫，莫不垂頭喪氣，暗地暗嘆。以前不准我們開國事，頭項緊急法令，取締遊行，後來連我們自己團地的自治會，也要定出欽定憲法，御用團理事事。我們還有什麼話說呢，還有什麼生氣呢？老實講：反內戰是對雙方發的，我們要到共區宣傳，政府不肯；我們要求飛機到共區散放傳單，政府不給；而且乾脆地連「內戰」二字也不准講而代之以「亂」，假使政府不作這種毫無意義的斷然處置，我想今日也不至於這般精神。九龍事件可以說便是內戰招搖的惡果，假若沒有內戰，英國人敢這樣欺嗎？今天武漢又親在呼籲學生行動，似乎說學生麻木而在學生本身看起來，却不能怪我們麻木啊。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四川路  
電話掛號：五九〇〇二七  
訂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全年（四十八期）

零售：每份五分  
郵寄：每月一元二角  
半年六元  
全年十二元  
（以上均含郵費）

辦理：全年美金六元（不寄）  
郵費：全年美金六元（不寄）  
代辦發行所：北平新華書店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〇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卷三第  
期二廿第  
日四廿月一年七卅

本期作者

- 施復亮：前四川銀行經濟研究處處長
- 蔣沐：北京大學教授
- 葉維藩：前西南大學教授
- 謝南陽：
- 秦壬侯：國立延禧館副理
-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吳恩濟：北京大學教授

# 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施復亮

最近香港方面的一些左傾朋友對於我所主張的「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又加以任意的曲解和「不停地抨擊」，但我還是保持緘默的態度。原因正如楊人楨先生所說：「在這力量強弱之年代表了理論是非之爭之時，就是不信賴強方而只看重理論的言論，也宜暫時保留為好；否則，理論一經曲解，便容易被利用為助長內戰的工具。」（「觀察」三卷十期楊人楨：「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然而正如楊先生所說：「我們要活，同時也想到一切的人要活，我們一緘默，我們要在對面不討好的情況之下來爭取和平。」（同上文）人人「要活」是不成問題的，成問題的是怎樣才能活得成？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嚴正考慮和答覆的問題。

國民黨當局對於這一問題的答覆是「戡亂」，中共對於它的答覆是「革命」；因此，它們雙方的道路都很明顯，而且形成強烈的對照，絕無被人誤認的危險。假定說道路只有這兩條，那我們每個人都要被逼選擇一條。

可是自由主義者對於這一問題的答覆，似乎並不那麼簡單，似乎還不想作一決定性的選擇。最近楊人楨先生的「關於中共往何處去？」李孝友先生的「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觀察」三卷十九期），「大公報」一月八日的社論「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以及其他許多同性質的論文（例如最近樊弘先生與張東蓀、梁漱溟兩先生在「觀察」上所討論的中國文化與中國政治的關係等問題，也牽涉到這一點），都是這種心理的表現。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那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是無法贊同內戰的，假使他無法阻止內戰，至少不應助長內戰。」（楊先生語）

在這內戰已經全面化和持久化的局勢之下，自由主義者還應不應該有自己的道路？能不能走自己的道路？我個人認為應該有自己的道路，而且能够走這條道路。

說到這裏，首先我們要了解何謂「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者」。關於這一問題，楊人楨先生在他的「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觀察」二卷十一期）一文裏有過很好的說明。他說：「自由主義是個創造的力量，因創造而求進步，要進步必須反靜態，反靜態即反現狀，反現狀必須反干涉，反干涉必有待於鬭爭，鬭爭的持續有待於教育，鬭爭可能暫時失敗而教育不會失敗，惟不安協的精神始可發揮鬭爭之教育意義，而達到所當追求的進步。……根據現狀，他們至少要提出下列的標準：停止內戰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權崇法治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復古尚寬容以提高文化水準。」「惟有不滿於現狀而欲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才是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換句話說，今日中國的「現狀」是違反上述的三個進步標準的，「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必須以「不安協的精神」跟這種反「進步」的「現狀」鬭爭」。這就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道路。這道路，不但需要，而且可能；因為它是「根據現狀」的，而「現狀是綜合已往歷史的結果。根據現狀就是根據歷史。」（楊先生語）

從表面上看，今天在國際上有「美蘇對立」，在國內有「國共對立」，好像「非此即彼」，再沒有別的道路。自由主義者倘若要在這兩條道路以外，走一條自己所願意走的道路，那就難免要被人斥為「空想」，「夢囈」或「逃避現實」。這在某

一定的具體條件之下自然是對立的，但不能說在任何時間和空間都可以適用。在複雜的階級社會，即使同屬被壓迫的階級，其政治要求和鬥爭方式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兩個目標相同的政治集團，其採取的政治路線也不一定完全相同。這在政治史上和革命史上的常識，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事實。假使中國當前政治鬥爭的結果，只有兩個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前途，那末自由主義者自然只有選擇後一個前途而不能有所遲疑。可是從當前國際和國內的情勢看來，上述的第一個前途固然絕無實現的機會，而第二個前途也還很少有實現的可能；在最近的將來所能實現的前途，恐怕也只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這正是「今日中國自由主義者」所要走的道路；而且這條道路的實現，自由主義者要負極大的責任。只要自由主義者堅決地向着這條道路走去，我相信今天批評或抨擊自由主義的人，明天必然會改變他的態度。

不錯，內戰是殘酷的現實，自由主義者必須正視並應付這種現實。無論如何，自由主義者決不應支持這種內戰，必須用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去設法結束或縮短這種內戰。在這一點，必須「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大公報」語）一個人是否配稱為自由主義者，這是一個最好的考驗。

然而事實上，內戰並不因自由主義者的反對而終止，甚至還有雙自由主義者被迫去參加內戰的一方。這也是自由主義者被人譏評的一個原因。可是我們要知道：假使大多數人民惡厭內戰，反對內戰，則自由主義者所號召的反戰主張，遲早會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會變成一種終止戰爭的偉大力量。自由主義者要有這種信念，也要有這種勇氣。

自由主義者自己所走的道路，不但不排斥別人同路，而且極端歡迎別人同路。自由主義者必須認識自己所走的道路，只有獲得廣大人民的同意和支持，才能完全實現。因此，自由主義者必須跟廣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認自己是廣大人民中間的一部份或一份子，以廣大人民的利害為自己的利害，以廣大人民的要求為自己的要求。這樣，自由主義者的目光才會看到多數人的自由，不止看到少數人的自由。自由主義者必須以自由的性質、種類、範圍，以及獲得自由的人數的多寡，來衡量一個社會或國家的自由程度。在國共兩黨統治之下，哪一個區域自由比較多些或者更不自由些，也要拿這種標準來衡量。自由主義者不但不能滿意國民黨統治區域的「現狀」，也一樣不能滿意共產黨統治區域的「現狀」。自由主義者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應當努力爭取「自由」，在共產黨統

治之下也要有勇氣爭取「自由」；但他所爭取的應當是大多數人的自由，不應當是少數人的自由。只有這樣，「自由主義者的道路」才是正確的道路。

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之下，自由主義者也許永遠不能掌握政權，甚至不一定能參加政權。「自由主義者的道路」不一定是奪取政權的道路，在中國尤其如此。自由主義者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氣度，只須努力耕耘，不必希望收穫一定屬於自己。自由主義者應當努力促成自己的政治主張的實現，但不一定要在自己手裏實現，自由主義者所應爭的是實際的工作，不是表面的功績。因此，不能以奪取政權或參加政權與否來判定自由主義者的成敗。

自由主義者往往過份高估知識或理性的作用，重視「理論是非之爭」，輕視「力量強弱之爭」。這也許就是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屢屢失敗的主要原因。原來政治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力量強弱之爭」，誰有力量，誰在政治上就有發言權。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這兩句話，的確道破了政治上的秘密。昨天的「王」，可能變成今天的「寇」；今天的「寇」，也可能變成明天的「王」。古今中外的全部政治史，都證明這一點。今天被人尊稱為「國父」的孫中山先生，就是過去被滿清政府諱稱為「寇」或「匪」的一人。政治就是這麼一回事；自由主義者不是不知道，不過總不大願意這樣作，又不大願意跟別人去作「力量強弱之爭」。這在政治上雖然是自由主義者的弱點，但在教育上未始不是自由主義者的優點。現在是人民逐漸覺醒而且逐漸獲得解放的時代，「力量強弱之爭」必然要與「理論是非之爭」連結在一起，而且「理論」本身就是一種「力量」，「是」的「理論」遲早會變成一種「強」的「力量」。假使現在「力量」「強」的一方站在「非」的方面，終有一天會被那「是」而「弱」的一方所打倒。假使鬥爭雙方都站在「非」的方面，縱令今天它們都異常強大，也會有一天被一個新的「是」的方面所戰勝，近代歷史的發展，早已證明這一個真理。所以認識或理性，在近代政治鬥爭中，依然有它不可輕視的作用。自由主義者應當善盡這一個作用，幫助「是」的一方，打擊「非」的一方。站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看來，獲得自由的人數的多寡和自由的實際內容（從人身自由起到免於匱乏和恐懼的自由止）是判斷「是非」的最好標準。標準應當客觀，不可由個人任意規定。

統治者剝奪或侵害人民的自由，自由主義者便要毅然地站起來反對統治者，為人民爭取自由，所以在人民的政權不曾建立起來或人民的自由不曾獲得切實保障以前，自由主義者必然要跟廣大人民站在一條陣線上去反對統治者。自由主義者多半希望採用漸進的改良的方法去求得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

而的進步，但當他發見了統治者頑固反動，絕無改良希望的時候，他也會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法國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歷史，都是最好的證明。孫中山先生在上書李鴻章不見反應以後才決心投身革命，也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這樣的事實，不僅在歷史上數不勝數，即在眼前也到處可以遇見。自由主義者固然希望避免流血的革命，但他更痛恨頑固的反動。革命是反動的結果，不是反動的原因，假使要反對結果，首先要消滅原因。因此，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即使不去參加或同情革命，至少也不應當站在反動方面去反對革命——即反對以暴力對抗暴力的爭取自由的人民。

自由主義者始終要求進步，不斷從變革現狀中求取進步。進步是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沒有進步，就沒有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者所要求的「自由」，只有在進步的環境中才能實現。所謂「進步」，就是更多的人民獲得更多的「自由」。反動派侵害人民的自由，也即阻礙社會或國家的進步。所以自由主義者要反對反動派。革命雖然要流血，為自由主義者所不歡迎；但它可能產生進步，也就不應為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決不可因為害怕明天可能遇到的個人的某些不自由而就容忍或助長今天多數人民所受的種種不自由。假使明天得到自由的人多於今天，也就是一種進步。追求這種自由的力，也就是一種進步的力量。這種進步的力量，也許比自由主義者更進步，其鬥爭的方法也許非自由主義者所能贊同，但也不可加以敵視。楊人楨先生說：「進步的力量不應彼此抵消。……假使進步的力量彼此抵消，便只有使在困難中的中國，永遠停留在現階段而無法逃出困難。」（「觀察」三卷十期）我很同意他這種看法和態度。團結進步的力量，聯合進步的力量，推動中國走上進步的道路，這應該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責無旁貸的責任。

我們常常聽見人說：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人民固然沒有自由；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人民也不見得有自由，甚至更不自由。或者有人說：國民黨固然不肯給我們自由，共產黨也不見得肯給我們自由。二十多年來，我所居的都是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其實際的情形我是知道的。至於中共統治區域的實際情形，因為一則我沒有到過，二則反共的宣傳我不敢相信，三則共方的報導似乎又說得太好，而且我所能看到的也不多，所以無從完全了解，也就無從作一客觀的評判。不過在這裏，我只想說明兩點：第一、中國國民黨不等於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也不等於蘇聯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我們不可用完全歐美政黨的眼光和標準來衡量這兩個政黨；無論好壞，都應當根據當前的事實。第二、在內戰時期，尤其在戰爭區域，為了軍事的目的，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

的，也不會真正的實現民主。在這時期，希望國民黨統治區域實現真正的民主固然是是一種空想，要在中共統治區域實現廣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種奢望。要實現真正的廣泛的民主，切實保障人民的各種自由，只有在內戰澈底停止，和平真正恢復以後。

自由和民主，是要人民自己用力量去爭取的，不是任何人所能恩賜的。老實說，不僅國民黨不能賜給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就是共產黨也不能賜給人民以自由和民主。只有到了一國的政權真正被掌握在多數人民的手裏，由多數人民的意志來決定一國的政策，才算真正實現了民主，才能切實保障人民的自由。一個進步的政治集團，永遠跟人民站在一道，也就能够跟人民一同爭取並保障自由和民主。自由主義者倘若能够跟廣大的人民共同爭取自由和民主，能够在民主運動中表現自己的力量和作用，也就必然能够保障自己和廣大的人民的自由。我以為保障人民的自由要靠人民自己，保障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也要靠自由主義者自己。而且自由主義者的自由，主要是用來保障廣大的人民的自由的，不僅是用來保障自己的自由的。倘使自由主義者能够這樣來利用自己的自由，那就一定能够獲得廣大的人民的支持。我認為這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爭取自由的正確道路。

決定中國前途的力量，不僅是國共兩黨，還有自由主義者和國共兩黨以外的廣大人民。這是第三種力量，也是一種民主力量。這一力量的動向，對於中國前途的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資本主義的經濟，正是這一力量所要求的前途，也是自由主義者所應走的道路。自由主義者必須首先認清自己的道路，然後才能根據這個來衡量國共兩黨的道路，知道誰跟自己接近，誰跟自己相背。我之一再說明中間派應有自己的政治路線，也就是這種意思。這樣的一種政治路線，當然是一種民主路線，決不能被曲解為站在民主與反民主之間或以外的一種政治路線。

自由主義者，可能不是革命主義者，但必然是民主主義者。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必然有特於自由主義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自由批評「異見」，同時充分尊重「異見」。只有自由主義者，才能始終堅持民主的原則和民主的精神來從事民主運動，解決政治問題。自由主義者的這種努力，在個人方面也許要歸於失敗，但在民主政治的促進上決不會失敗，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會失敗。

自由主義者不相信「路只有一條」，他相信有他自己的道路。一個自由主義者，只要他肯始終站在廣大人民的中間，始終「反靜態」，「反現狀」，「反干涉」，「求進步」，求「創造」，跟特權者（即壓迫者）「鬥爭」，我相信必然會有他光明的前途；即使因此而被犧牲了生命，也會獲得他應得的代價。

只要自己的道路是正確的，便不妨堅定地勇敢地走向自己的道路！

# 行憲前夕的一個違憲之法

芮沐

## 論「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

國府明令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廿五日開始行憲。在理論上有了根本大法，人民有權問政，政府有所遵循；說民主基礎由此奠定，亦不為過。

但是，我們希望一部憲法不祇是一冊條文的彙集。中國往昔的法典，常有皇帝王裝飾門面，而不預備實施的情形。大明會典中李東陽說：「今之著者雖擬亦書」。這意思是說，凡是流行的思想，祇要是好的，雖不一定適用，都可安放在法典裏。我們希望現行的憲法不是這樣的一部法律，不是抄襲人家的制度，表示我們也有這樣一部憲法，作為近乎裝飾品的一個文件。

行憲最起碼的任務在保障人民的權利。但人民所要求的是：這些權利的保障，除在條文規定之外，尚須有一種積極的保障行動。依現行的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的條文有十二條之多，規定不可謂不周詳。但普通立法有時難免不和憲法發生抵觸，假如有這種情形發生，我們必須立刻加以糾正。

歷史上政府侵害人民權利所採用的手段，其影響最普遍的有下面幾種：一、土地或實物的徵收；二、過甚稅則的規定；三、特殊刑法的訂立。此中尤以特殊刑法的訂立為獨擅政府所最樂用。眼前就有一件事實證明這點，並且對我們的行憲給予慘酷的嘲弄。

在憲法施行前三日（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立法院通過了一個「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見附錄），國民政府立刻公布施行。這條例把普通的罪刑特殊化，把罪刑提高到最重刑的程度。普通的擾亂治安罪和妨害金融罪，在這條例下都可成了特殊的刑事。這樣的條例很容易流為溯及既往（*ex post facto*）的法律，違反着刑法上的最基本的原理。

這條例裏面還規定了特種刑事法庭的設置。（第八條）。設立這種特種刑事法庭的動機為何，不難想像。憲法所以規定人民犯罪由普通司法機關審判，是因為普通法院有完備的程序，獨立的判決，和上訴的機會，凡此目的皆在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一切特殊的審判，也就是一種規避由普通司法機關依普通法律去處理的審判。把普通刑事特殊化，再將它交給特種法庭，這完全違反憲法規定保障人民的權利及自由的根本精神。

不僅如此，有了這種特種法庭的設置，憲法第八條以下各條中所規定的一切程序上的限制，人身權的保障，以及普通司法機關的提審權，就將剝奪殆盡！既有特種法庭，人民就不再「由法院依法定程序」審判了。既有特種法庭，人民也就不能再向普通法院聲請行使提審權了。所以所謂特種法庭的設置，實際上等于把法院軍事化，而同時却避免「軍事審判」的惡名。

我們的憲法不應該祇是抄襲他國現存憲法的語調，排列出一串不準備切實保障的人民權利和自由的東西。我們有了憲法，就應恪遵憲法的精神。現行的憲法或許尚有好多的缺點，但若加以良善的解釋，我們人民所應享的各種自由和權利之保障，實際上都可以於此中求得其存在。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九節第二段說：「人身權（*Writ of Habeas Corpus*）的特益不得予以剝奪。……」第三段說：「褫奪公權或追溯既往的法律不得訂立」。據一般學者的認識，所謂「褫奪公權法」（*Bills of Attainder*）。是指任何不經由普通司法程序，而對於假定叛國罪或其他認為嚴重的犯罪處以最重刑或死刑之特定的羅織的法規。

在此定義下，今日政府所頒行的這個「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無疑的便是屬於這「褫奪公權法」的一類。最近立法院對行政院之以命令擅行郵電加價，會有聲有色地嚴重抗議，而對於人民公權的明顯被侵害，竟毫不措意，貿然通過這樣一個違憲的法律，其矛盾突兀，出人意料。

「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的頒行，對於行憲誠意是一個極大的致驗。輿論對此若不警覺，這種「違憲之法」將會一天一天增多起來；憲政基礎必至全被推翻。政府人員若不自慎其行動，彼等亦將會成為加害于民主政治的罪人。大部分人民都不善於透視法律彼此間的連繫，往往祇看到法治的門面，而忽略了法治施行的實例。政府若以人民為可欺，以為實行儘可以不相符，這真是自欺欺人，遲早將被人民所棄。

違憲的法律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及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應作無效。但這無效究應由何人宣告？循何程序宣告？憲法規定解釋權屬司法院，但解釋的過程如何，並未確定。我們是否仍將因襲現制，由人民先提聲請，隨後作抽

象的解釋？還是在具體的訟案中由人民隨時提出違憲的抗辯，因此使不合法的程序進行中止？或竟對違憲的案件一律許以上訴於法官的機會？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這在將來，謀取人權的保障上，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再就本文所討論的一件事而言，依照「憲法實施準備程序」的規定，政府即須將一切和憲法衝突的現行法予以修正或廢止。「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顯然是與憲法精神不符的，政府既將修改一切和憲法衝突的現行法規，為什麼在行憲的前夕，還要製訂這樣一個違背憲法的特種法律？我們希望政府能早日廢止這個「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以示政府行憲的誠意。

### 附錄：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

第一條 本條例於戡亂時期適用之  
第二條 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通謀外國或其滋道之人而犯前項之罪者，處死刑。預備或陰謀犯前二項之罪者，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三條 參加以前條犯罪為目的之團體或集會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四條 依前二條之規定自首而免除其刑者，得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感化教育期間為三年以下一年以上，如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於法定期間之範圍內酌量延長之。

第五條 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將軍隊交付匪徒。二、聽其指揮訓練者。三、率隊投降匪徒者。四、將軍隊軍用場所建築物、軍用船艦、橋樑、航空機、鐵道車輛、軍械、彈藥、糧秣及其他軍需品、電信與器材一切供通匪輸運之器物交付匪徒，或毀壞，或致令不堪用者。五、煽惑軍人不執行職務，或不守紀律，或逃叛者。六、以關於要塞軍軍營、軍用船艦、航空機及其他軍用場所建築物或軍事之秘密文書圖表消息或物品洩漏，或交付匪徒者。七、為匪徒招募兵役工伙或募集財物者。八、為匪徒供給販賣或購辦運輸軍用品或製造軍械彈藥及其原料者。九、為匪徒供給販賣或購辦運輸軍用被服之材料，與司充食糧之物品者。十、意圖妨害勸亂，擾亂治安，或擾亂金融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之有期徒刑。  
犯第一項之罪而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六條 以文字圖畫或演說為匪徒宣傳者，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條 犯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罪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八條 犯本條例之罪者，除軍人由軍法審判外，非軍人由普通刑事法庭審判之。  
第九條 依動員戡亂完成後之規定應處罰者，其審判適用前條之規定。  
第十條 前二條案件之審理，得許辯護人出庭辯護。  
第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區域，由國民政府以命令定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 美蘇鬥爭的影響

蔡維藩

去年四月，筆者為本刊寫「美蘇間的恐懼」一文，（觀察二卷八期）從幾個比較顯著的問題，看美蘇兩國之間恐懼些什麼以及他們心理的勢力怎樣增加和擴大恐懼。九個月來，這兩國彼此間實在有所恐懼，並且相互增加和擴大他們的恐懼。美國恐懼蘇聯，乃領導着反共產主義的國家，來防範蘇聯。蘇聯恐懼美國，乃領導着共產主義的國家，來防範美國。他們基於恐懼心理而領導出來的鬥爭，不僅是他們兩國間的鬥爭，而實是全世界反共產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勢力間的鬥爭，也可說是他們把一個世界分裂成爲「兩個世界」的鬥爭。這兩國居於領導地位展開這樣鬥爭，影響惡劣。

所謂美蘇兩國促成「兩個世界」，他們並未能將世界清清楚楚一分兩半，而事實上卻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分兩半，甚至將一個團體或一個家庭一分兩半，有時也可能將一個不太頑固者的腦海一分兩半。所以，這樣的「兩個世界」，不是東面一個蘇聯世界和西面一個美國世界，而是在「兩個世界」的每一世界之內，又促成甚多的「兩個世界」。在這樣到處出現「兩個世界」的環境中，許多地方所已表現的和將表現的，不外「分裂」、「對峙」、「紛亂」，甚至於「同類相殘」，一個不太頑固的人，則內心不免因「矛盾」或「徘徊」而充滿「苦悶」。以上所說，皆是無須舉例證明而爲大多數人

所能認識的美蘇二國鬥爭出來的影響。這二國鬥爭不停止，這類影響總要一天一天的擴大和加深。

是的，美蘇二國這樣鬥爭下去，很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而筆者揣想的，下次大戰不一定經過洋洋大觀的作戰宣言才出現，出現之後，也不一定是像一般人所謂「按鈕扣一式那樣速戰速決的閃電戰，而很可能是一個不讓人容易看出如何爆發，又不讓人容易預測如何結束的長期大混戰。「兩個世界」不但是將戰的陣容麼？一旦大戰出現，在「美國世界」和「蘇聯世界」之內，都將不免出現「兩個世界」的戰爭。說好聽些，世界上許多地方為主義而戰爭，在反共產主義世界之內，有共產主義勢力和反共產主義勢力戰爭，在共產主義世界之內，也可能有反共產主義勢力和共產主義勢力戰爭；說可怕些，許多地方將打其一分兩半自相殘殺的戰爭。在現代戰爭中，新武器殺人已够殘酷，但人殺人尤為殘酷，這可在二次大戰期間德日兩國行為中找出甚多例證。看看今日「兩個世界」的實情，再想想將來大戰可能的表現，長期混戰不知如何結束？同類相殘不知演至何種程度？全人類不知終將面臨一種什麼樣悲慘命運？誰都不敢想像下去！有人說過，將來可怕的大戰，很可能由各地所謂「內戰」的延續和擴大而形成，如果這話不幸而言中，我們真不敢想像大家所認為可怕的大戰不是已經開始了！然無論如何，今日已成的局面和將來可成的局面，皆應歸咎於美蘇鬥爭及其影響，他們鬥爭不停止，將來必有更悲慘的局面出現。

三次世界大戰是不一定短期間必然實現的，但今日美蘇鬥爭影響確已阻礙世界許多地方的進步，甚至摧殘進步的力量。先就一國政治來說。世界進入民主時代，民主須賴多黨政治，而多黨政治下的民主，要有自由，要有平等，要能寬容，要能互讓；可是受了美蘇鬥爭的影響，一國政治上往往保持不住民主必需的這些基本條件和美德。如果一國共產主義政黨主政，那一國內根本不容許再有其他政黨存在，凡為反共產主義者，皆為反政府的叛逆，即為同情反共產主義者，亦被視為反共產主義者，既同被視為反共產主義者，亦必同視為反政府的叛逆；政府與叛逆是不能並立的，因之，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主政者，絕對不容許反共產主義者及同情反共產主義者和他們並立於一國之內。反之，一個非共產主義的國家，如因美蘇鬥爭關係，而變成反共產主義的國家，其主政者，也因同樣關係，由非共產主義的政黨，而變成反共產主義的政黨，這一國主政的政黨，固可能隨時把共產主義的政黨看作叛國的政黨，有時也可能把同情共產主義的或不反對共產主義的政黨也看作幫助共產黨叛國的政黨。質言之，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必然的視反共產主義者為叛逆，也極可能的

視非共產主義者為叛逆，一個反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很可能的視共產主義者為叛逆，也可能視同情或不反對共產主義者為支持或協助叛逆的政黨。這頗像法國大革命一七九三至一七九五年恐怖時代所謂「反革命的是反革命，不革命的也是反革命」的那樣狹窄到無可狹窄地步的情形。這不全是理論關係，而大半是由事實逼出來的，但既走到這狹窄地步，一國主政的政黨，就不得不專斷獨裁，本來固未必存心要摧殘自由、平等、寬容、互讓這些有關民主發展的基原則美德，結果，確使他們皆受摧殘。這情形出現於共產主義的國家，本不足為怪，但出現於非共產主義的國家，卻不能否認他們民主政治進步遭受了打擊。一國之內，一黨專政，必定阻礙那一國政治的進步，同樣的，一個文化來支配世界，也必阻礙世界文化的進步。儘管「兩個世界」之內各有許多小的「兩個世界」，但凡以領導者自居的國家，總要拿他自己的文化勢力，來排斥和他敵對的文化。姑不問這樣領導出來的文化，是否適合世情和國情，文化之求「清一色」的勢力，發揮了數年，可以阻止文化數十年不得進步，發揮了數十年，可以阻止文化數世紀不得進步。像這樣的例子，讀歷史的人可以尋出甚多。說到這裏，我們可以想像美蘇鬥爭之給予一國政治及世界文化的惡劣影響如何鉅大。

美蘇兩國，一面鬥爭，一面恐懼，他們恐懼到極點，一方面皆不想以他所領導的世界來吞併對方的世界，這不問做到做不到，每一方總要儘量批評、攻擊、詆毀對方，充分利用科學，展開宣傳戰，把自己宣傳得像天堂，把對方宣傳得像地獄，弄得許多國家頭昏眼花，滿身紛亂之象。青年人理想多，幻想更多，一時未能親自看見的多半會被他們認為最合乎理想或幻想的；美蘇兩國鬥爭中宣傳戰，由兩國擴張到其他的國家，最强烈的首先影響許多國家的青年。如作冷靜觀察，我們能看出許多青年，情感強於理智，偏見遮掩真理，以及心理上徘徊、苦悶、煩惱，甚至於懷疑或頹廢，多半由於「兩個世界」的影響所致。「兩個世界」如此影響青年，當要影響一國乃至於世界的進步。

美國前遠東司長范宣德說過，中國居於遠東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這似是一言之成理」的說法，因為法國也可居於歐陸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美國也可居於世界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一些中小國家也可居於某區域美蘇關係中的橋樑地位，大家皆宜於站在橋樑上，促使美蘇關係改善，以消弭「兩個世界」的鬥爭。可是從實際情形來看，美蘇間是否留有橋樑？他們是否容許他國站立於橋樑之上？頗成疑問。地球面積有限，美蘇在「兩個世界」鬥爭中的擴張企圖則無止境，他們像一國主政的政黨不寬容其他政黨一樣，不寬容，也不

容許他國站在他們中間，而必用種種方法逼着他國擇邊站立，所謂「橋樑」，根本無從建立，即或他國勉力支撐起來，他們也會站在兩頭，把它拆去。話說回來，他們如果真能逼着許多國家各個完整的擇邊站立，問題或許比較簡單，事實上，他們逼着許多國家擇邊的結果，卻是先把每一國一分兩半，而形成上面所說的「兩個世界」的每一世界之內又有甚多小的「兩個世界」。局面演進到這地步，美蘇二國在主觀上要繼續擴張「兩個世界」中的各自世界，但許多客觀條件卻使世界許多地方出現甚多小的「兩個世界」，而這許多小的「兩個世界」不一定加強美蘇各自世界的鬥爭力量，往往容易表現普遍的分裂、對峙、仇視、紛亂以至於自相殘殺。這與其說，美蘇兩強在彼此鬥爭中領着世界上

# 日本政局

(東京通信)

## 一 所謂三月危機

日本政治家在這八十年來，養成一種奇怪的脾氣，喜歡宣傳危機，使民眾不斷地緊張起來，將民眾的注意集中在那裏，以便實行自己所想要執行的政策，民眾也不斷在求新的刺激和興奮，所以，經常可以聽到日本人在那裏倡「某月危機」。最近共產黨在倡二月危機，勞動省在倡着「三月危機」，這兩做危機都是指勞動攻勢而言，其理由如下：

(甲)共產黨的二月危機說，其根據在於十二月間片山內閣受「全選」及「國鐵」兩大工會的攻勢，放棄標準工資一千八百元的主張，在年底臨時時支出「生活再建資金」二、八個月份的新津，並同意在一月間將標準工資提高至二千四百日元，這就是和田政策的瓦解，西尾已經發表談話，二月將改訂物價，如此，即二千四百元的標準工資，工會也要迫它改訂，政府不改訂，新的勞動攻勢就來了。

(乙)勞動省估計，物價於二月間改訂後，工人要求改訂工資的運動將於三月間發生，並且預料社會黨大會萬一片山不能再選為委員長，或左派完全勝利，片山在內閣與黨內將失去威信，勢必於一月底或二月間下野，繼任的自然就是保守派的聯立內閣。至此，工會為反對反動內閣，左右派工人將聯合開始勞動攻勢，三月危機於此來臨了。

許多大大小小的鬥爭，勿寧說，他們自己並未怎樣激烈鬥爭，倒鼓勵了其他國家或民族老打或將打很難結束的「自相殘殺」戰爭。姑不問這悲慘局面是他們有意造成的，或是無意造成的，這局面已在許多地方出現，很可能還要蔓延更多地方。一旦等到他們全部覺悟，看出自己也無力控制這局面，情不自禁說一聲：「太悲慘了」，那時全人類的命運才真悲慘！

無論從何角度看，美蘇鬥爭的影響皆已嚴重，要挽救這局面，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美蘇二國相互瞭解，一是中英法三國合作，由緩和而消弭美蘇二國所造成的「兩個世界」危險局面。這兩條路能否走得通，關係重要，將來另文詳論。

謝南陽

工會左右派對於二、三月的危機認為有經濟性與政治性的兩面，經濟上是企業整理與行政整理所引起的大批失業者的生活不安和工資標準的提高問題，政治原因就是新黨運動和政民兩黨對立所激成的政治危機與社會黨大會的反片山西尾運動所可能激成的政變，由於政變所將造成的失業不安與社會不安。去年的三月危機的主因在於經濟問題，二、一罷工被禁止後吉田依然不能解決工潮，終於被迫實行總選舉，在大選失敗後不得不總辭職。今年的情勢比較去年來得嚴重，應付危機的對策亦來得困難。只要社會黨不分裂，盟總將以最大的努力幫助日本政府渡過其危機。如社會黨分裂或片山落選委員長的話，盟總扶倒的辦法自然就不多，只得讓它經過一番的變化再加援助。所謂危機的本質歸根結底就是片山內閣存續問題。自古以來名醫也不能救起「無命人」，壽命該終的人，誰也不能救它。所謂三月危機的前途，可以看社會黨大會的動向決定其命運。

## 二 社會黨的內訌

社會黨內訌的原因很多，一言難盡。其中，去年六月片山內閣成立的時候，西尾所用的計策種下極大的禍根，就是「右派做官，左派辦黨」的方針。在這種策略下，一時左右兩派各得其所，宿望得酬，自然可以相安無事。但是經過半年來的發展，情形大不相同了。左派在中央與地方勢力蒸蒸日上，右派昇

官發財以後，回頭一望在黨內的勢力已被蠶食其大半，做官不過一時，一旦在黨內失勢，將來自無再做官的機會，於是恍然大悟，以其金力與權力開始爭回地盤。至此，左右派在閣內與黨內的對立日益尖銳化。片山西尾原以右派及中間派為其基本力量，結果不得不將其老同志最右派的健將平野力三拿來開刀了。這是社會黨的最大悲劇。同時，平野也為着維持自己的勢力，為着對抗左派與下屆政權繼續維持其權力起見，不惜賣友，棄社會黨而與自由黨的吉田秘密勾結，推行倒閣運動。這使片山首相不得不揮淚斬馬謖。馬謖自有其該斬的理由，而社會黨的內訌從此爆發了。

平野派在平野被革職的時候，曾宣傳他們在社會黨內的同志，在國會有議席的有七十六名，當其參加「新政治協議會」的時候，即稱有卅名可以加入新黨。一月五日正式宣布脫離社會黨的有十六人，黨大會後可能再離黨的有多少，現時尚屬疑問，能達到原來準備參加新政黨的卅人，要看大會中左右派的動向，假使左派完全勝利，右派脫黨者自然可以增加，否則平野派的前途依然寥寥無幾，大會後片山在黨內的地位一旦安定後，對於隱匿藏物資問題開始積極追究的話，保守新黨與勞農新黨的前途都不可樂觀。自由黨急於倒閣運動的原因，從此觀點看起來，也就是一種的自衛戰。在自己政權下來善後隱匿藏物資問題，受傷者可以減少，這對於它們的政治前途也是有其絕大的影響的。吉田與平野極力促進社會黨的內訌，自有其必然的道理。

### 三 社會黨大會的前夕

社會黨大會定一月十六日起在東京開會，到會的代表約有六百七十人。當日究竟有多少代表到會，到會者左右各派誰占多數，目前尚難預料。右派估計自派可佔十分之七，左派稱左右兩派勢力相等，大勢取決於會場的空氣，即是中立派的去就。報界的中立者估計右派佔十分之六，左派佔十分之四，誰

是誰非，不到一月十六日，究竟代表中誰將缺席，尚難預料。大會的中心問題是人事問題與政策問題。人事問題的焦點在於委員長及書記長的改選。政策問題左派有政務調查會案，右派亦有右派及中立派聯合的政策提案。政策方面的妥協比較容易，人事上的妥協比較困難。右派為平野革職問題而埋怨片山與西尾，左派為野澤繼任農相問題被片山首相拒絕而反對片山與西尾。因此，反對片山與西尾的空氣，在左右兩派間均甚濃厚。但在黨內有一共同的利害關係，即是將片山打倒以後，片山內閣自然將因此而瓦解。片山內閣瓦解，在其對於下屆總選舉的準備未完成以前，倒閣對於左右兩派都有共同的不利。同時將片山打倒以後，繼任者將選誰出來，左右派各有其候選人，但是並沒有兩派共同可以支持的後任者。

平野派退出以後，左派的中心勢力是日勞系做主體與中間派的木曜會及S S 結成中心勢力。一月九日提出人事問題的解決方案，以片山為委員長，淺沼為書記長，細野為會計，菊川及松本等所提出的松岡委員長案，現在已自動取消。左派有推松本治一部為委員長，以加藤勘十或鈴木茂三郎為書記長，但左派自身對此案並未決定，松本自身亦表示不接受委員長的推荐。可是平野派為打倒片山極力分頭勸說松本出馬，還是社會黨內紅中的一種怪現象。平野派的目的只在打倒片山，不管其繼任者是左派的松本或右派的松岡，在左派本身對於片山繼任問題可能讓步，對於後任書記長即認為勢在必爭。西尾曾為此問題囑淺沼與鈴木疏通，鈴木拒絕與西尾會見，且向淺沼表示左派有爭取書記長的可能。左派的委員長候補者是大山郁夫，可見大山本人在目前也沒有接受的可能性，同時大勢也沒有成熟，書記長的候選人是加藤勘十。

就大勢而言，社會黨左右派目前尚無倒閣的決心，自然在內心雖不甚願意再選片山為委員長，但是大勢將同意片山重任委員長。致於書記長問題，西尾自身亦認為此時應該引退，以準備將來的大成，結果將形成淺沼與加藤的決戰。大勢有利於淺沼。現在淺沼是代理書記長，同時提出加藤對盟的動向也有顧忌，這是有利淺沼的條件。社會黨的內訌，一星期後可以得到初步的解決和安定。

(一月十二日)

# 「中風」與芸香精

自從羅斯福總統溘然長逝以來，世人對於「中風」，所謂中風，就是人體的組織漸漸衰老，微血管壁漸漸硬化，都不免有點寒心。事實上，中風也確是古來無化，成於微脆的東西，一個不小心，腦部的微血管破了，微血管破裂了，在腦腔裏，壓壞腦組織，因此人失去了思想，也失去了知識對付的兇症之一，老年人更覺得害怕。因為就管理上講，影響那腦髓血管的血管也破裂來，於是血液噴注死。

蔡壬侯譯述



這成微血管的細胞，是菱形的，它們堆排在一起。微血管的厚度，就是這層細胞。它們在人體內的工作，却十分重要。人體各組織，靠了它們的聯繫，才能從大血管中獲得氧氣和養料的供給；另一方面，也才能把組織中的廢料輸送出去。

人體到處佈佈着微血管，有人估計，假使把這些微血管平展開來，差不多可以蓋住一個英畝的面積。微血管在人體既有這樣大的數量，而其工作又如此其重大，那麼它的因一種如今尚不能測知的原因，會逐漸硬化，脆化，以致威脅生命，實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一種隱憂。

微血管破裂，多半可以使人發覺，但有時它們因為少數的破裂，人體外表並未感覺，內部實在已經起了大大的變化，也很多。比方第一次大戰告終，奔走和平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本來與威爾遜，光明磊落，不意一夜之間，忽然變得陰謀寡斷，猜疑不決，和會也沒有完美的成功；歷史家們都在當時的國際關係上找理由，說威爾遜惋惜，其實他的病情也和羅斯福相仿，不過羅斯福是腦部大血管上的微血管破裂，影響大血管也起了裂縫，終于不治身死；威爾遜呢，僅僅子他的腦部，破裂了像釘尖那麼一小塊地方的微血管，影響他的人格，起了急驟的變而而已。

微血管在腦部破裂，果然是最不幸的，但是它們在消化道上破裂，比如胃潰瘍等，足以引起人身的貧血，也並不是好玩的，而且這種出血病，也常常容易被人們在患着的時候，忽略的。其次網膜微血管的破裂，造成瞎子；患糖尿病的人，關節部的微血管容易破裂，造成關節炎等，也都是很麻煩的。

微血管硬化，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如此，也不一定非到老年，血管壁才硬化；據一般的統計，大約患血壓過高的人，每五個中，有一個血管硬化。這類人，是較容易得中風的。

多少年來，對微血管硬化的現象，總沒有很好的辦法，甚至像羅斯福這樣偉大的領袖，我們也祇能惋惜地看他死去。但最近却無意中在美國東部的農事實驗室中發現了一味神藥，可以醫治「中風」。

這神藥的歷史，有一段很有趣的經過。大約在一九四〇年前後，美國東部，拜立但而菲亞州設立了一個農事研究所。這研究所設立的目的，是專門研究這一區生產的農作物，有沒有新的用途。

那時，東部所產的煙草，質料非壞壞，栽培的人更不勤，於是這個農事研究所專門先來解決這個問題，看

看這些煙草，是不是還有別的用處。

領導這個工作的，是一位早年在哈佛大學畢業的化學家柯起博士 (Dr. James F. Couch)，那時他已經五十八歲了，人們快要把他忘記了。他在那個實驗室裏，領導了一隊人馬，按照他擬定的研究程序，默默地，專心地玩弄着那些化學上的把戲。

這藥中含有「尼古丁」，是毒蟲防治上一種極見效的毒藥，是人們對煙草葉的一種最普遍的知識，但是柯起博士，却並不想從煙草中製取尼古丁便算了。他希望從煙草中，能發現別的有效成分。

有一天，他用那些煙草葉來提煉，第一種得出來的，仍是見慣的一種結晶物，化學名字叫微雲香精 (Nicotinic)。這雲香精早在二四四二年，就被一位德國的化學家發現過了。這東西在當時，根本無人過問。因為那時的化學家，祇講究發現新東西，而不管它有沒有用。於是像磺胺藥類 (Sulfa-drugs), D. P. T. 一樣，老早為人們所發現，却在架子上睡過了一個世紀，才被近代的人們想起來；雲香精，也是在架子上過了一個世紀，積滿了灰塵的陳物了。

柯起博士這一次提出了雲香精以後，他便站到黑板前，去用粉筆把雲香精的化學結構式溫習了一遍。他站在黑板前面，對着這寫下的結構式看了又看，忽然發現這個結構式，和維他命 (Vitamin P) 極相似。

維他命 P，本是匈牙利的一位醫學博士，名申九戎 (Dr. Albert Von Szent Gyorgyi) 的所發現。這位申九戎博士，先曾發現了維他命 C，得過諾貝爾獎金。他的發現維他命 P，也是很偶然的。他因為觀察到他所養的動物，因為專吃某種食品，而有小血管流血的現象。便用粗製的維他命 C 來治它們，結果既無效；但是用精製的維他命 C，不含一點雜質的來治療它們，便毫無功效。他

便認定那粗製的維他命 C 中，含有止血的成分，結果他就發現了維他命 P。這種維他命 P，後來用來治療痔瘡等病，都能見效，凡檸檬，橘子之中，都含有這種成分。

柯起博士既然發現了雲香精的分子構造和維他命 P 的類似，他懷疑到它也許也有止血的功效，便決定來試驗它究竟有沒有這種性能。第一步，他要考慮的是這個東西，對生物有沒有「中毒」作用，便大膽地拿去給雞養着的動物們吃，結果證明無毒。

第二步，他便大膽地想應用到人體上去。於是他就跑到雲凡尼厄州立大學，動脈及心臟病的權威格力夫斯博

士 (Dr. I. Q. Giluth) 那裏去求助，格力夫斯博士很樂於接受他的提議。當時，有一位瑞典的醫生，戈士林博士 (Dr. G. F. Gohlén) 發明了一種簡單的檢驗微血管壁硬化不硬化的方法。格力夫斯博士便先用這種方法，集起了一些微血管壁硬化的人們，讓他們每人每天吃雲香精造的丸粒三顆，看有沒有變異發生。

兩個星期過去了，這些吃了丸藥的人們再來對格力夫斯那裏受檢驗，結果毫無改變，微血管仍然是硬化的；雲香精似乎是毫無作用的樣子。但是所謂「水到渠成」，這幾個人們繼續服了兩三個月丸藥之後，再去受檢驗，那結果便大大地起了變化，硬化的微血管壁，一個個都鬆動了；我們雖不知道雲香精怎樣在工作的，但它的確工作得很好。

這樣，雲香精用來預防微血管的硬化，也就是說預防中風，在美國大大地風行起來。格力夫斯博士的記錄表上，記下了成千的治愈了病人的記錄。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雲香精祇能做預防的藥；假使一個人已經中了風，或者一個人已經因微血管破裂而成爲瞎子；雲香精却不能把他治愈。但是可以阻止疾病的繼續加深，那自然是不成問題的。還有，血管硬化，經雲香精治療後，應當繼續終生服用，不能因為已經治愈，便停止服用。有一個病人，就因為治愈後，不再服用雲香精；微血管壁又硬化起來，結果仍然中風而死。

雲香精除了上述的功用之外，它似乎還能幫助心臟 (Thioyanate) 來治療血壓過高症。硫磺酸鹽，有使血壓減低的作用，但是它一方面却能使微血管壁的脆化，所以醫生們不敢服用。現在醫生們正在試驗，用雲香精作為保護微血管壁硬化的藥，然後再用硫磺酸鹽來治療血壓過高，如果獲得了十分把握，那在醫學上，便開闢了一條大道了。

其次雲香精能使紅 X 射線燒傷的組織，很快地恢復起來，對於醫療上，也是一個新發現。那些患癌症的人，醫生們不敢施用大量的放射線來攻擊那些癌細胞，因為放射線往往也破壞體中的好組織；不易恢復，現在雲香精就有那種功效，那在癌症治療上可能造成新的局面。

含雲香精的植物，除了煙草之外，柯起博士發現了許多植物，都含有它。八仙花，蓮翹，三色堇，番茄，接骨木等部是。尤其在竹筴形表所含的，較煙草多八倍至十二倍。一英畝菸草，能提煉五十磅的雲香精，足夠百萬粒丸子。



# 關於四川最近混亂情形的詳細報告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訊)

一個月前，各地大都鬧得沸沸騰騰的在辦大選。中央決定的辦法，一而是三黨提名，一而是簽署提名。簽署提名者謂之「社會賢達」，選不選得出來，得選自己的運氣。手牌，政黨提名則由政府保證選出。天下未亂，蜀先亂，不幸在四川出了亂子。原來三黨提名的川境，未能為「恐頑的川境」所感，第一黨只當選了百分之六十，第二黨只當選了三位，約佔提名人數的十分之一，第三黨則得了一枚鴨蛋；再仔細分析一下，第一大黨當選人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地方勢力所選出的，所以實際說來，擬政府壓力選出的三黨提名候選人不過百分之四或五，其他的一百多位，雖也有達官貴人，道德君子，但全是些具有地方權勢力的「社會人士」。所謂社會人士者，也就是哥老份子；他們之被選出，在理論上確可視為符合民意

的。在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出下列三點：(一)四川民衆對政府並不發生興趣，對政府和執政黨也不服從，反之，他們倒集中興趣在哥老會方面，他們也自動的或被動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被哥老所統治。(二)看出保甲長在中國政治中所生的巨大影響，他們可算是基層政治的主宰，他們把握住選平全部的選票，他們可以為所欲為的選出中央政府省府縣政府所不願選出的候選人。(三)看出一般民衆在生計維艱的環境中，是如何的看政治；他們可以在選舉中得到利益，他們的選票可以一千元至一萬六千元，或三兩斤肉一二斗米換出；他們也可以受到驚懼，因為有些保甲長們告訴他們，你若不選某人，那明年的壯丁就要派到你家來；他們也常常被人引到美富的幻景中去，因為有些候選人對選民聲稱，他當選了，大家就會有平價布穿，平價米吃，但是不過是一句欺騙良善的謊言。雖然選出的人有的一個字也認不得，可是他終於被選出來了。有一位認不得字而又抽大煙的X某，他以哥老勢力得了三十三萬多張選票，佔全縣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但是問題也就來了，這些問題也許在別的省份也有，但在四川確是集其大成；其他不說，單說政府不維護法令的問題。我們的政府對內外宣佈這一次是自由民選，一方面有政黨提名的候選人，一方面也有獨立派(社會賢達)的候選人。政府又保證政府提名的人可以當選，偏偏政黨候選人不爭氣，他們不與選民聯絡，結果多則數千票，少則數票，很多落了選；落選的就要求政府履行諾言，維持威信，(他們認為他們自己的不被選出為有損政府威信)，並且責備選民損傷他們的名譽，侮辱他們的人格(國民

黨國代候選人聯誼會宣佈，見十二月下旬成都新新聞，會員有楊銳、陳斯孝等三十餘人)。於是政府公佈了選選的妥通辦法。可是誰願白白的花費一大批法幣呢，於是醜態的也呼喚起來了。就成了一面要喊選，一面又不讓的僵局。再一項糾紛是職業局代的當選資格，先前的規定職業黨國代不能官籍競選，不幸國民黨提了十四軍副軍長伍培英當選了農會第一名代表，國民黨提前川康綏寧參謀長現任省委會的牛錫光當選了工界第一名代表，這樣就爆發了另一爭執，若讓農會團體與工會團體提出抗議，農會的抗議是由四川大學農學院同其他農界和部份市縣農會提出的，領導人是國民黨員彭家元(川大農學院院長)等。

談到團體，又有一件事趣聞。去年政府公佈了選選省市參議員條件，選選省市參議員條件組織，黨政雙方首長深恐事態擴大，乃用一盒「一色」兩者來平參議員的氣，因此在會中挑出一「保黃擁陳」之爭，把大家的注意力引開。所說的「黃」一「陳」乃是川劇的兩個名旦，「黃」是男優黃佩蓮，「陳」是女伶陳書舫。此項政策果然生了些兒效，大會雖一再延長，議法的話兒未再提起。迄今會期已過，但選選參議員尚未走上任，究其原因，大會並未把額法反對的監察撤消，元且(昨天)午後選選參議員在擬英榮慶宴商議，也許短期中又要古井重波了。

又一件事實足以說明政府的力量敵不過地方哥老勢力。今春夾江地方出了一件輪船案，主犯叫何三萬公，起先縣政府以他頗具潛勢力，不致動他絲毫，後來經重慶行刑判定死刑。此後九十月間，全川各地出了同類案件不少，據大型報紙所載，亦達三四十起，主犯被逮捕到的，大半援例判決了。十一月中旬在成都又出了一件輪船案，事情是一個成都縣女中的學生，午後放學回家，在公路上被三個哥老份子劫去了，告到縣府去，縣府不敢受理，過了幾天，受害者捉了兩名兇犯交由學校送到成都警備部；當時就有哥老徐XX(十年前是力夫，後來由警備部調查長起家，如今是成都市長一名候補國大代表)出而保釋，並代為辯解，認為是奉主觀告，並用非法手段威脅治安當局。治安當局在壓力下，遲遲不敢審訊，引起教育界及新聞界的不滿，中小學教師們同中小學生天天到省府歡迎遊行請願，官方與非官方報紙天天著書聲援。過了十多天不得結果，那些教師與學生們一再的去電行營呼籲，報紙也一再的宣佈行營已電令治安機關依法緝拿。這一邊的壓力加大，那一邊的壓力也加大，警備部在兩難之下，把人犯朝法院送，把責任朝法院推，他們對法院就是恣意，屬民事；而法院又把入犯朝警備部送，他們說是刑事，警備部辦理；推來推去，推了一月，結果行營允准人民的請求，嚴令警備部把犯人槍決了。犯人雖是

搶決了，以圖噴嚏。過久，人們的心理所受影響過大，由於報紙抨擊時每提及何三難公，人們的嘴上也就大天難不了一難公，省中兩院會的議員先生們就天天離不了三難公，他們每遇自己不同意的議案被通過了，或是同意的議案未被通過，就大呼「三難公」或被「三難公那樣了」不已。

政府之故為矛盾，也自有他的「苦衷」同一「作用」，下面就是一條很好的例子。在十二月中旬，省參議會開始開會那天，政府人員一致強調共軍有竄川可能，大巴山軍情緊急，顯請參議員們設計保衛四川。參議員中們受寵若驚着了迷，熱有介事的作了起來；有一位起草大巴山設防案的參議員何某公開的以民軍總司令自命，一位姓賈的自稱何總司令的參謀長。一番鬧熱過去，省參議會通過把中央應還四川的數款，幾年積欠共數千萬市石，現值數十萬億元，撥充大巴山設防經費。此案一通過，政府人員和報紙就改唱共軍不會不敵，不能竄川的調子了。

這裏讓我來穿插一段費費問矛盾的生活寫照。十二月廿四日五日晚再被成部，一夜之間凍死了五十四個貧民；就在這夜裏，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大風雨從康定趕到成都來給他的兒子主婚。這婚禮在四川或許可稱空前，辦的報紙四方日報載：有幾十位邊民土司從西康來祝賀。全川名伶齊集唱戲三日。備席一千六百餘桌，以每桌最低五十萬計，共約十億元。檢查中有八百付備枕，值一億餘元，四十八兩重金碗三個，金蝴蝶等甚多。劉文輝的女婿伍培英（前面提過他）送的禮品中，有一件是黃金作練，穿珍珍並綴以鑽石寶石的門簾。成都磁器業宣傳他們在十日內作了十多億元的生意，此項生意大都是送劉府的。

我的故事要發展到最高潮了，這是船——地方政府的威靈——沉沒前所遇的一個噩運。十月中，新成立一年多的成華大學（原光華大學的分部）的學生，指斥事務主任有侵吞伙食費嫌疑，把他打了一頓。當時校長王兆榮同川東去競選國大代表去了，校中無人主持，事態就擴大起來。但是侮辱師長的事，是不會得到大家同情的，就轉而為要求改國立；改國立，教部不准，增經費，校董又不願，（據學生說）董董起而辭職請有四個錢侯（四川省主席）負起解決學潮的責任，他一面佈告開除肇事學生，一面派三四十個原級署第二處的偵緝人員（土特務，上項數目絕對正確可靠）去逮捕他認為思想不正的學生；畢竟出意料之外，他們不但未捉住學生，反被學生捉住四個，當即由一千多學生押同進城遊行，並送往法院。即夜鄧氏命令法院把人放了，成華學生大憤，李德愈不易解決。這時已是十一月的事。十二月省參議會開會，學生一再的進城向之請願示威，事情成了拖尾局面，一點轉圜的餘地都沒有。十二月下旬，成華大學學生數百人跑到省府去請願，其時省務會議正在舉行，省主席也就是他們的董事長，見狀不佳，就趨之大吉。學生們氣憤之餘，就把衣服炊具等物搬到省府中去，在各辦公室住起來，並且在省外張貼起「成華

大學伙食團」的招貼來。此事共黨電台會廣播稱「三千革命青年佔川省府」一說，雖是過甚其詞，但佔領二字確稱得過。他們共在內面住了七八天，省府主席不敢到所辦公，也無字協定，並由學生在報端公佈，住在省府的學生，乃決定於三十日遷出省府。在遷出後不到二小時，省府又被另批大中學生共約七八千人佔領並搗毀了。

十一月下旬，國大選舉，四川大學的學生同部份市民擁戴官箴子競選。官箴子是著名的市參議員大炮，一連作了幾屆議員，都愛與市長鐵夫上台時，就被他在法院告了一狀；國大選舉後，官箴子只當選作第二位候補，他就又告了李市長一狀。接下去，他又在省市參議會中對李氏大肆攻擊。一天，他在赴會途中，行經郵政局附近，那裏也鬧警察總局很近，突然有十多人把他抓住，帶各大學及專科學校中學校學生共八十多人的支援；又進入省府，造成空前未有之搗毀事件。

此中看來很簡單，其實內幕曲折離奇，其全部中國政治與官場的寫照。

當官箴子一再的抨擊現任市長李鐵夫過不去之後，李氏沉不住氣，就商於同鄉徐中齊（他們與黃季陸同是川南敘永縣人），而徐氏當年之在省會警局之跌下來，也是官氏領導的。徐以與CC有關，收任了特委會秘書，早也對官不滿，今又有李氏求助，願水人情，露得做一做，就答：下來；並由李氏借用省參議員成都市銀行總經理護送衛的汽車，把官氏運而了生搬出。就選國大的自然給川大學生一個刺激，於是他們去請求校長黃季陸（國民黨川省黨部主委），准許他們遊行一次。黃早就對川省主席一職表示反感，聽說學生要去示威，自然高興，當即電話詢問徐中齊，徐告知他是一黨家山」的要求。（黨家山是政學系中小派派名稱，在抗戰中空襲緊要時，何北衡吳景衡李鐵夫余中英等同路散

他一半，當時為上午九時半。另有敬奉議員的乘，上前相助，他趕住打手六人，送往法院。十二月廿九日，四川大學部份學生一千餘人，遊行示威，並到省府請願，聲稱他們擁戴的國大代表候選人官箴子於二十六日晚上被特務逮捕了，他稱將在行憲的次日，省黨部特委會的秘書徐中齊竟作出這樣的事，實在是自打「民主」的嘴巴，所以要叫人擁護憲政就要廢除特務制度與非法逮捕。次日，中央社接獲地經各報刊載一項消息：內務官方宣佈官箴子為民主同盟要角，勾結共匪，陰謀暴動，現依憲法動員法予以逮捕，嚴行監禁，以懲戒市民。官氏一出，一般人都感到詫異，因為官氏的言論，向來是主張階級利益的，而且他還是黨軍閥出身，就選國大時也一再宣傳共產黨所反對的憲法為黨經，怎的會又是共產黨呢，同日午八時，川大學生四千餘人出動遊行請願，當得各大學及專科學校中學校學生共八十多人的支援；又進入省府，造成空前未有之搗毀事件。

在東郊黃家山。（黃氏一聽，立即電告錫侯，稱選捕官箴子而不知他，簡直是侮辱他。鄧氏却對他說說忠誠，自然要忠誠從事。黃氏大為憤怒，心想你要秘密，我就不能秘密；他密告學生吹奏合樂，准許遊行。

擁護官大炮的學生認為官大炮是長假份子，完全錯了，正如官方稱他是民假份子是一樣的錯誤；因為他早已密告加入了民社黨。在民社黨看來特務逮捕官箴子，無異國民黨侮辱民社黨，就與民社黨省主席張凌高兩師兵要他解釋，而從速釋放。學生一開始就遊行，徐中齊就憤了起來，一旦發生事情，他相當不起（他未奉正級明令擅自逮捕的），趕忙跑去找李鐵夫；李也慌長的何、吳、余、米計。商量結果，吳氏去找鄧錫侯告知此事，說徐奉中央命令逮捕，但中央又來命令要地方政府負責，就是委鄧氏給徐氏一張手令作逮捕根據。鄧氏大兵出山，容易受騙，照樣做了；徐李兩人算是把責任認了。同時張凌高的信也達到鄧氏手中，鄧自然信

# 豫鄂川陝邊區態勢

鄧威

(觀察西安通信)

豫鄂川陝邊區綏靖司令官由康澤擔任，司令部設老河口，四省邊區的軍政統一指揮問題獲得決定。當劉伯承部抵臨江的今日，當局對於這四省邊區，山岳連互的這一塊地方，防務不致放鬆，戰爭的觸發早已觸及這一地區。戰鬥的重心在鄂南，最近旬日來陝南十共又有騷動，鎮安、安康間說有土共數千人在活動。

最近南京所召集的西北剿匪軍事會議，主的是清楚劃分胡宗南與馬鴻逵之間的職權。傳說胡宗南的主力將西移入晉，任務是負責收復晉南，馬鴻逵部接防陝北，(延安仍由胡部鎮守)配合新成立的四個保安團，任務是保持現狀。共軍在制部尚未能將主力結集完畢，決定性的攻勢。四省邊區在運城的二個半團的國軍雖然抵抗了十一晝夜，可是仍被「吃」掉了。這次運城的失守，直接地增加了胡部的負擔。運城雖是一個孤城，可是存貯的物資却不少。單以軍械一項而言，即可配備兩個師，存的糧食也足敷全軍半年之需。自共軍盤踞晉南後，運城即成爲晉南各縣流亡縣長集中地。以運城與榆林比較，富貧之分，如霄壤。在共軍於上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攻勢最猛時，胡宗南部已由平陸渡河急馳往援，終未能及時解圍。現在胡部的精銳部隊分由平陸、永濟兩地向運城進攻。攻陷運城的王庸部，加緊搬運物資，經由運城逃出者稱，共軍利用晉南民兵大隊圍守運城，老八路有向臨晉方向進犯的趨勢。由此可見共軍企圖於胡部入晉時，伺機再進入關中地區。

今後川陝邊境的防務，將全仰仗於康澤所指揮的六個師。經過一年來的改組，國軍對共衆組織工作已特別注意。康氏以組織能力見強，四省邊區司令部成立後亦特別着重訓練地方

武力。現川北設防三十縣，發動青年從軍運動，報名者已有五六千人。當局以自衛衛國，自救救鄉相號召，藉地方武力以協助兵力有限的國軍。附近鄂邊之萬縣、雲陽、奉節、利川、石柱等五縣已成立聯防指揮所，防務由獨立新第九旅負責，並組織民兵一團。陝境之大巴山區將成立機動隊，約兩個師兵力，以萬縣、梁山爲空軍基地，協同防守，防務現由整編第七十九師師地方負責指揮。大巴山沿綫的情報網亦積極設立，由中央負責提供經費，四川公路局派出四隊搶動川北設防區，公路建設已完竣。滿夜趕修公路，並將成立川北設防區公路局辦理。這一連串緊張的場面，都是預防共軍萬一襲川時的準備。

豫鄂邊境間已無大股軍活動。洛潼間公路已能分段通車，但僅限於軍車，且係結隊而行，車頂均架輕機槍。當局鑒於宛西民團價值頗佳，擬於洛潼以南伏牛山以北地區成立民團統一指揮機構，加強地方武力，以填補胡部渡河入晉後之地區。

西北剿匪軍事會議後之國軍新戰略，重心將置於晉南。晉南不能控制，陝豫隨時受威脅。此一沈重任務已由胡宗南部擔任。馬鴻逵部迄今尙未與共軍正式交手，馬部入陝後，共軍是否將對此生力軍挑釁，亦將爲今後戰局演變中之重要問題。共軍留駐於陝北者多係基本隊位，已遭三次圍攻之榆林，或將爲共軍向馬鴻逵挑戰之媒介。共軍爲應付國軍收復晉南的戰略，必將在陝北發動攻勢，可能之目標爲延安與榆林。延安在國軍是勢在必守，剩下來，只有榆林是共軍可能的攻擊

的話，把張氏的信貸作無理取鬧，拋在一邊不理。(三十一日的中央社新聞引張氏第二面證實了這一點)。

二十九日的請願不得結果，中央社的官方消息也刊了出來。學生們憤怒了，三十日大清早，川大學生四五千人集合，並通知其他大中學參加是日的請願。午前十時，大隊到達華西，高呼歡迎華大同學參加，當時華大同學正在上課，並以圍地廣大，學生宿舍散處過遠，彼此間不易聯絡，所以沒有人參加。但是華大附屬的協合高中初中是參加了的。大隊七千人人座同看熱鬧的長索，約有萬人，擁到新南門外中央社，把它搗毀了；跟着到春熙路搗毀了中興日報；去搶毀新新報時，因爲大十倍那裏展覽病蟲，經在館的同學阻當作罷；大隊又去北新街打了成都快報；其他各報聞風閉門，未受騷。據學生們說，毀報館的是刊載中央社觀心。十時後大隊到了省府。

本來成都大學住在省府，省府辦公已遷到省府去，的，道天早上，成警學生逃走，省府舉行運府大典，省務會議改回府內舉行。正在開會，外面守衛門警破牆了，學生衝入，郭氏逃到隔壁躲去。其他省委在逃他一個粉筆同構之後也逃到校署去了。警局立時派了三車武裝保警到府，也破牆了，不待已，郭氏命保安處長王元輝，郭氏司令處長，警局局長劉崇模負責調停。劉王二氏見情勢不佳，也自行逃走，剩下嚴氏受了不少侮辱。學生因郭氏不允侮辱要求釋放官，於是把嚴氏綁上汽車，決定把嚴氏綁上汽車，決定差幸在場各省委的汽車早已被學生把玻璃破壞了，繞沒有遊行示威，不然流血慘案必將發生的。因爲事後警部官員稱，只要綁嚴氏的汽車一動，他們就要下令機槍掃射，彈藥散佈極性，也不讓這等受辱的軍人受辱。

郭錫庚午夜逃回公館之後，立刻請來張凌高，答應釋放官氏，並且用自己的汽車把張氏送到新津楊柳附近的集市中，去接官氏。官氏是被釋放了的，並且政府保證今後的安全；可是官氏也被搗毀了，有誰又能保證官今後不再受辱呢！

事情是過去了，但是尚遲遲在，三十一日開會遊行，他們呼籲嚴除特務制度，禁止非法逮捕。在學生們的標語中，令老百姓感到驚政原來還是不可信的楊子。更不幸是在三十日夜裏在學生所佔據的華西，新混有「打倒XXX」的標語很多。當政府雖然接了一頓打，又認了輸，可是報紙仍然待解決，昨天的中央日報和其他日晚報一致刊載「報業公會」同「記者公會」的聯合宣言，聲稱一年來各報被學生搗毀一二次不等，記者也一二次不等，三十日更發生空前未有的暴行，所以一致暫行停刊三日，要政府辦到下列各點：一、賠償損失。二、捉兇究兇。三、保證不再發生同類事件。四、整頓學風。五、參加舉行學校負責人向公會正式道歉。若不得結果，還要繼續停刊。

依記者看來，這種一個地方政府已無絲毫威信足以安定並統治四川，矛盾的施政會把這投在憤怒的火花中燒去了的。

# 新年新政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新年後的南京，天晴期，似乎有點新春氣象。國大和立委的「競團」，已告段落。美國的一千八百萬元的「糖汁」，多少有點興奮。可是政治圈裏的氣氛，却依然脫不掉「焦燥煩悶」——「亂找出路」的情態。

據說今年是真正行憲了。天才的邏輯家，把「競團」解釋為行憲的必要條件，好像「行憲者」，行我們這邊的憲也——「競團者」，是競我們以外的亂也」。如此則凡關於競團的措施，雖妨老人權也無害；雖管制思想行動也無害！因此，這種行憲，自然是在選舉非固定者當選不可了！

在新年後，行政院的會報傳出來的是，今年心須做到下列三件事：一、行憲準備，二、節約政務，集中競團，三、提高行政效率。接着就要實施以上的各點，第一、據說要着力劃分中央和地方自治的權限，但「憲法務實」的

子。效率提高的第一條件，要工作人員吃的飽，第二條件 機關簡單，權責分明，第三條件要大公無私，信賞必罰，以適應性最大而又最不肯顧及私人生活的主政者，如何能夠做到呢？

有人把勝利以來的動員軍人的心理刻劃着說：「第一階段是武力萬能，認為有美式裝備的新軍，便可以消滅敵人；第二階段是武力漸漸失效了，便要求政治來配合；現在在不得政治重要了，索性全部吞嚥！一躍足以寫出這些時期的內政措施來。自從設十六級階級，指導政軍民的大權統統歸給軍人以後，「武治」一詞發揚到了極點。最近香中級階級范漢傑電請中央，准將轄區縣長，一律換用軍人。其他省份也是如此。所謂軍人縣長者，實則軍隊副官，或其他的軍用文員，何嘗知道什麼軍政配合！有人嘆息着十六級階級，不亞唐朝的節度使，和戰前四川省的防區，和戰前四川省的防區，多少年來統一的局面是破碎了，從此是藩鎮的天下！爲着配合競團，南京新辦裁減訓練班，份子是否省政府和省黨部保來的「忠貞幹練」的同志。但是報到以後，據說訓練班的人也搖頭大息。開班時假，當局訓話三件事：一是新生活，二是辦事要領，三是新縣制；只要研究這三種文件，競團工作便可以完成了。這倒班的使命，本是研究政治新職務，來對付敵人的，却弄到這樣指示，讓爭令辦事的人，有一手是無指一之概！因此關係部門又要對新縣制作一番工夫，也許未來的縣自治制度，會全部容納新縣制的精神進去吧！

以上是中樞最近的政制措施意向。在閣僚和最高幹部間，確曾有相當的惶惶與苦悶，他們認爲火已燒到眉毛。像安徽，便是匪亂如毛，大別山的外圍，如霍山，岳西，舒城，太湖，宿松，都已有了「解放政權」的正式組織。南京對江的六合，前幾天便有了軍事行動，幾乎讓人家開過江來。浙江的「三山」烽火，也漸次傳出屋頂。政治是業經交給軍人，但軍人的仗並未打的那樣好。白崇禧將軍，誇說「中六省，可有民兵一萬萬，實誠有此數，但農行的生產者，都退

出來，轉到別處，更叫什麼人來種田？農民大是離村，生產秩序，如何維持？何況帶兵的都是些外來軍官，是否能夠恩信相孚？凡此皆成問題！在六合剿匪會戰後，軍人集團，檢討戰況，曾歸咎現狀爲文人製解，曾有相當的共同諒解，即此後不再顧忌文人的意見與議論批評，純以軍事方便，決定進退。如果所傳不假，文人的政治，恐怕要不出國門一步了！不過絕處逢生，幸遇路轉，另外的一線生機却來了，那就是美國的借款，可望大量增加。據極要方面的傳聞，魏德邁的返美報告，對中國非常有利，力主援華。只是馬歇爾有威見，乃致追魏德邁另照國務院意見辭對，被魏拒絕，因之延不發表。現在是貸款的時候了，美方曾表示兩點：一是按治借款的人，須是有計劃，有辦法的專家，保證「款不虛糜」，因此才派中國行政院該部無能份子，因之才派裁員大抵是最後的動機。這與魏德邁的動機，希望：吾光榮，TV宋的政治威靈快要恢復，中一金融資本」的掌握！

(上掉十八頁)

甲： 喂，請你們冷靜點！這真是我們的恥辱，我們的寶貴時間在得不到結實的爭執上，而不去着手建設我們的新世界。

乙： (對乙)你願意這樣嗎？他自己有了火柴，就不讓我們爭辯，(對甲)別着急，幹了我們火柴，我們馬上就去建設。

丙： (冷場)

甲： 對不起，諸位，我來暫時休息。(他走出去)

乙： (看他走了)就開始與丙的耳語。

丙： (拿了一根棒子)走！

乙： 你說，要不要先給他一個最後通牒？

丙： 算了，我們不能放棄這個難得的好機會。

乙： (乙丙同時下)

丙： (一會兒外面傳)拳擊聲，憤怒聲，以及甲的慘叫聲)

乙： (乙丙回來)

丙： 我們應該得到全人類的擁護，因為我們劃分了共同的敵人，好，拿來！

乙： 什麼！

丙： 四根火柴。

乙： 四根火柴，爲什麼四根？

丙： 八根火柴，二一添作五啊。

乙： 你連公理都不懂，我問你，這個急緊措施是誰的主意？

丙： 就算是你的。可是第一下是我打的。

乙： 你打的？誰給你證明？你要是願意，分給

丙： 你三根火柴。

乙： 不行，四根！

丙： (丙憤怒地舉起棒子，乙拔出手槍，放射

乙： (丙倒下)

丙： (乙安然的坐下，用一根火柴，點一枝香煙)

乙： (呻吟)天哪……我完了……可是……你

丙： 就殺你一個人：你……你……

乙： 我……我終於保全了全人類的和平。

丙： (幕下)

匈牙利青年劇作家 T. S. 原著

原載 "United Nations World" 1

九四七(十一月份)

清華大學有一次晚會演出本劇。極爲成功。

# 政治大學遊行記 尙呂

編者先生：一向認政大為黨校的人是不願多刊載本校消息的。這次政大遊行，中央社僅說政大有宣傳小組在街上呼口號，貼標語，沒有提到游行進行的話。各報館也都不登這次政大遊行的新聞。政大這次遊行，演出許多值得敘述的事實，別人是不會知道的。我今天寫這篇通訊，也並非存很大的希望，因為我知道，貴刊可能不願刊載我這篇通訊的。但是我還是寄給先生。因為這篇通訊既突擊。這種事實，可以增加社會各階層人士對於政大的瞭解。可能的話，請先生代我保守秘密。

（觀察南京通信）  
來校演講。演講的用意，每個同學都很清楚，但聽講的人仍很擁擠。開始是李惟果先生演講。他先將中英關係，香港對英的歷史，以及此次九龍事件發生的經過，說了一遍。再說起現在國際的形勢，然後說到本題，說蔣主席對本校遊行不表贊同。他叫同學不要遊行，他說遊行是最後一張王牌，我們不能馬上擲出。他是很會說話的外交家，一小時的演講，說得他全體，同學們以掌聲送他下台。第二位是陳立夫先生演講，他已經有好多個月不來本校，這次來好像是位客人，滿面紅光，白髮參差，嚴然是位慈祥老人。他是政

大的保姆，但那天晚上他好像很悲痛，說了半天，還說不出話來。大意是說這次遊行，既背名譽校長的意思，又違國家法令。最後，他選說這次說話可能是他和我們最後的一次談話。

陳辭屏先生沒有說話。反而有一位同學站起來，言辭清楚，態度鎮靜，有條有理地駁了李先生與陳先生的理由，同學們報以雷聲的掌聲。最後是顧校長說話，他顯得「可憐」，以「可憐」的態度感動了同學的心，當即舉行了「一次假表決」，結果是不遊行的多數。在表決的時候，同學兩方的意見發生衝突，打聲四起，使三位部長都有點發慌。（恕我不肯詳敘）

十四日開始罷課：在連一天內，發生了許多波折。政府和學校當局禁止遊行，教授會不贊成遊行，一部分同學對遊行一節也不贊同，這些都使代表會的議決案反覆了好幾次。但結果仍舊決定遊行；成立行動委員會，加速度進行工作。到十四日下午四時左右，校長出了佈告，說今晚請李惟果陳立夫陳雲屏三位部長

十五日上午空氣並不緊張。一到中午，一切都活躍起來，連天上的風也特別吹得緊。則十四日的「假表決」是不贊成的多數，但那是一「假」的，雖則學校當局禁止了行動委員會的活動，雖則代表會選在反來覆去的討論，但

遊行的同學仍舊要遊行。午飯後，禮堂上擠滿了同學，標語，旗子，漫畫，宣言，在各人的手上發光。但領導的同學被學校當局阻止，一羣無主的同學祇得到操場上去排隊，準備出發。大批高專學生在

非常緊張的爭奪戰，但我不能多寫。「馬歇爾」是不會成功的，儘管外面有憲警阻止遊行，但遊行的同學仍舊要遊行。大門被大漢阻住，遊行的同學從後門飛出來，飛得連一點的同學又被大漢攔住，再加上一部分同學在打的時候，跑開了，所以飛出來的同學僅佔一小部分。但大部分同學的心却比鋼鐵還強：在小巷裏，隊伍終於出發了！

經過莫愁路、漢中路、新街口、中正路、淮海路（聽說這路有憲警阻止，故由此路轉灣），太平路、中山東路、中山路、中山北路，出乎意外的，顧校長和訓導主任都趕來和我們遊行。呼口號，貼標語，哄動了街市。更意外的，後來有警官和「憲官」來領導我們遊行。到了外交部，門窗在兩旁排列着，當中讓出一條大道，我們浩浩蕩蕩進去，在辦公廳的前面，我們高呼：「打倒頑頭外交！」「採取強硬外交！」「武力收回九一！」。牆壁上被我們貼滿滿滿標語，辦公大廳的一個窗口都伸出許多頭顱聽我們喊口號，他們的面孔顯得很

就在大使館的門口，大呼口號。一句英文，一句中文，我們站着高呼了一週，因為我們怕他們沒有完全聽到。到了挹江門，天色已暗，警官抓了三輛大卡車，很安全地把我們送回學校。（一月十六日）

但是在那來的車上，我們看到外交部剛才貼上的標語，早已被撕得一乾二淨，我們不勝欽佩他們行政效率的迅速！

## 希望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今夏招考時增設西北考區

（上接二頁）  
編者先生：去年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學聯合招生，竟忘了在西北設置考區，這是使我們西北學生十分失望。我們認為去年該三大學招考，分佈考區一點上，不盡合理。政府早在咸陽發西北，教育界也曾喊過要提高西北的文化水平，可是事實上這些國內第一流的大學對於西北的學生進一個便利的投考機會都吝於給予，要他們從遙遠的西北跑到內地去應考。學校當局難道沒想到那些沒有錢，聽不動的學生嗎？他們應該被網羅這種升入第一流大學的機會嗎？  
過去的不斷。今年我們渴望三校當局能對西安（或鄭州）整個考區，也讓我們西北學生有一個踏足第一流大學的機會  
賀毅 馮秀英 楊白俊 李香相  
王昌秀 王冰 一月十六日 西安  
（下接二十頁）



# 西歐靴底煩惱處

## 費孝通

真能決定馬歇爾計畫失敗的決不是華府 Capitol 裏的政治家們的議員們，而是西歐億萬的細民。法國西的第一回合算是打了個平手，歐馬歇爾得了半分也可以；第二回合像是在替前，罷工還沒有解決；同時第三回合却鬧得已有相當時候，在西歐靴底，滄天大變，勝負未分。

說起這靴底，給人的印象是不佳的。我十多年前在凡尼恩，那歐洲的蘇州，初次踏上歐陸，第一個衝動是想學故鄉的頑童，在牆壁上畫個「五車」，旁邊寫上：「在此小傾的就是——」。第二天，我同行的朋友失落了個皮箱，誰則他們車站上沒有一題防身術的照相展覽。義大利真有一點像我們中國，不但表面如此，本質也頗似。汽艇技術的高超一點上相似在其次，經濟上，除了少數工業孤島和風景名城外是小農的世界，而沒有地的質農依一九三一年的調查有六百萬。據說黑衣宰相上任前沒有火車不脫班，這位法西斯創造者惟一的功蹟也在火車可能按時到站。火車按時到站，我們在戰前也做到過，但是對於坐不起火車的貧民是無關的，更不能說藉此打通了農業和工業的脫節。相反的，集中精力在為坐得起對號專車的人們服務，也表白了這政治的性質了。經濟的畸形發達給墨索里尼雄飛一時的機會，這機會是在少數特權階級如果不採取極端形式，是應付不了瀕於飢餓線上的人民的改革要求的。窮困造下極權，極權維持窮困，狼狽相依，分不開手。

歐洲法西斯帝國就是在這靴底裏培養出來的，雖則當墨索里尼初實現這極權主義時，遇過他的人們說這是一種新的社會形式，尤其是當希特勒傳了這衣鉢，移植到德國去之後，曾倡言是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的對策。在一種意義上，就是兩政治力量來作經濟計畫，多少是和經濟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不完全相同的，但是，早已有人指出，資本主義的後期，獨占企業的龐大和相互配合以及其控制政治的力量在本質上實已實現了墨索里尼的發明，祇少了些怪名稱罷了。這也就說明了這些獨夫的統治，總意人民的生活並沒有絲毫的改變，除了更窮困了些。所以當這些統治被揭走之後，我們在這地方所能見到，把煤彈和砲彈的滾滾填滿了，還是二十年前的面目，一軍沒有地

的貧農播種的大地。

義大利貧苦的人民可以感激墨索里尼祇是他所給他們的救濟；廉樂的生活絕不會是賜予的禮物；此外，還有一個機會，那就是當墨索里尼慘敗於盟軍時，他的統治萎縮之際，這些明白自怎謀自求多福的人們，建立了自身的組織和力量。這力量並不小，在盟軍進入北意之前，他們居然靠自己的努力，占領了米蘭，多那和基諾。就是這個人量現在却成以馬歇爾的煩惱處。

為了軍事，盟軍在戰爭期間不但鼓勵當地的反法西斯活動，而且秘密的也不斷予以援助。戰事結束，這些當地的人民勢力中盼望繼承政權的却失望了：因為盟國的占領軍已擺出「真弓藏，獵狗烹」的伎倆，毫不記得他們戰時的功績。佔領軍在歡迎聲中到達北部已經被人民解放的都市，第一件事是發人民交出武器，甚至警察都由南部帶來。佔領軍任命的行政人員接收了人民在抗戰中所建立的機構。義大利的人民開始惶惶，英美要在義大利幹些什麼事？

英美所打算的現在已經大白於世了。可是義大利和希臘並不完全一樣，因為義大利是「敵國」，沒有流亡政府，這真是麻煩，如果墨索里尼不把他的女婿殺死，而早幾年放他出來，像赫斯一般，更飛得遠一些，一直飛渡大西洋，情形可能不同些。可惜的是墨索里尼沒有太難得起來，所以沒有下道者棋子。等到軍隊衝進了羅馬，自然不願意立刻和墨相握手聯歡。「敵手，友乎」，一早就弄錯了。早知今日，真是悔不當初。

在戰時，到戰爭結束之後，義大利人民是團結的，反法西斯陣線是鞏固的。他們有三個派別：義共、基督教民主黨，和行動黨。天主教的教師和社會主義的工人手拉着手作戰。米蘭的主教 Suardi 會公開的說：教員願意接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少許的真理」，因為這個時代「人民起來反抗過分的資本主義是要求財富公平的分配。」——這種義大利復興所必需的合作，假如盟軍不加以破壞，很可能繼續下去。

被分裂了。杜魯門接希士的聲明發表前四，助理國務卿羅維特公開警告義大利，如果義共執政，美將立即停止。美英的政治實力真不小，天主教所領導下的基督教民主黨選擇了右傾的 De Gasperi 到美國去朝拜了一次聖地。他在一九四六的選舉裏入主政權，似乎有東西塞住了他的嘴，從此不談土地改革和基本工業的社會化了。聯合政府倒閉了，法西斯的餘孽四處活動，像 Giannini 一類的人物，又活躍了。如果義大利的第二個法蘭西，而支持的却是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義大利將是第二個法蘭西。所不同的是大部分的社會主義者，拋棄了 Suardi 和 Gasperi，而支持 Zenni。Zenni 拒絕反共，堅持了兩大之間的緩衝地位，一個熱衷苦心和不見功的地位。但是他的堅持却給義大利不願傾倒在兩大國裏的人一個培養實力的基礎。

中間地位可以表示不左不右，但是像法國一般，却並不能獲得左右排中運動的打擊，終於趨向式微。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方案不易不得罪一恢復前秩序的保守勢力，也不易滿足要求激進改革的左翼勢力。剛從戰爭裏出來的國家，有耐心走溫和路線原本已經不多，加上了國際間美蘇的爭鋒，各自選擇極端努力以作爭鬥工具，情形自然更艱苦。「太多」和「不夠」的夾擊下，很可能成爲「沒有一」。但是義大利的左翼勢力在 Tommasi 領導下却是極穩重。義共的容忍社會主義是有原因的。在法西斯統治下：義共在地下活動的範圍不大，祇有少數幹部。但是在戰後短期間却增加了二百萬的黨員：一幫熱烈但沒有經驗的羣衆。Tommasi 避兔太短兵相接的爭鬥是爲了實際的力量還待長成。而且義大利政治中最嚴重的是土地問題。在道問題上社會主義的立場是堅定的，所以義共和社會主義聯合陣線有若客觀的基礎。一九四六年九月召開農民的勝利更加強兩黨的團結。

Zenni 集中的政策在土地問題上是聰明的。一個還帶着封建性的農業國家要進入現代世界，這是第一個必需擺脫的鎖鍊。而且土地改革在本質上和英美資本利益並不相衝突。英美要抵禦蘇聯的勢力必須在中間地帶建立經濟繁榮，那是豐衣足食的平民。農地，有了一小塊土地，原是保守的，最不喜歡革命的。豐衣足食的農民羣是英美工商勢力的肥沃市場。從政治精神兩方看，英美並不會對溫和的土地改革取仇視的態度。——這樣給義大利社會主義勢力一個游刃的餘地。法共建築在工會基礎上，而法蘭西却又是一個工商並重的國家。蘇聯黨的右傾勢力多少獲得鄉間小農的支持，

(下接十九頁)



# 八根火柴

## 原名「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

匈牙利「三」作

期題：

諸位：在這漫長的戰爭歲月裏，我們曾經用自己的血和肉去體驗過生與死的故事，從這些血淋淋的戰訓中，我們懂得了生命的寶貴，更懂得了保衛生命的偉大，然而，有些人却竟是如此的卑鄙無恥，還在叫罵着戰爭，迷信着武器，期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着用人類的毀滅，來締造它血腥統治的王國。看吧這就是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個幻想故事。

三個穿着破衣服的人，正與在一個被戰爭毀壞的城市的一條大街上。

甲：……傷腦筋的是我們的房子離火線太近，最後一戰，是巴西人在洗澡房裏死守着，幾個瑞典人一下子就衝進了客廳……

乙：（不耐煩地）你有完沒有完，一天到晚講，講，講，講來講去還不就是戰爭！

丙：看他的神氣，好像是他已經過第三次世界大戰似的！（也有點怒了），喂！老兄，我們全知道這是個艱苦的時代，受難的不只是你一個人！

乙：（對甲）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你的嘴從來就沒有閉過。

丙：讓我們感謝上帝，至少在這個大毀滅之後，我們三個人還活着，想想看，全世界二十萬萬人，只有我們三個人活着，真的，我們還要抱怨什麼？

乙：我想，我們現在應該開始討論討論，怎樣用最妥善辦法，來維持未來的世界和平，這個世界不能再有戰火了。

丙：對，對！

甲：你說到火——（他從口袋裏拿出一盒火柴）愛，對了，這就是我們所遺下的全部財產——火柴八根。

乙：（煩惱地）所有的地方你都找過了嗎？

甲：當然，全世界最主要的工業區域，我都找過了，結果我發現只有幾個香煙製造廠沒有受到什麼損失，香煙的資源足以維持我們用兩千萬年。但是火柴廠却只廠了一個，而且火柴全燒光了。

丙：馬德里還在燒嗎？

甲：早完了。

乙：羅馬呢？

甲：選正燒着哪。

丙：那我們就老拿它代替火柴好了！

乙：那，那兒能永遠着着哪，紐約才燒了兩年，我們一定先要討論討論這個火柴問題，這真「是」一個大問題。

甲：我想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討論，譬如，領土分配的問題應該怎樣處理呢？

乙：對呀！我們應該來討論一下，（對乙）那我們就選他當主席吧！

甲：贊成。

丙：好！我接受這個艱巨的任務，我願意不辜負你們的委託，盡我的能力，來作各樣的事情。那麼，現在我們就開始討論吧！

甲：（舉手）主席。

丙：（站起來）諸位：第三次世界大戰毀滅了全世界，但是，只有我們三個人還能活着，餘剩的滅過了這個災難，粉碎了所有的反動勢力。

乙、丙：（同時）勝利聯盟決議！

甲：（繼續）我們這經歷過最大災難而仍然生存的人，應該負起這個艱巨的責任。我們必需為全人類爭取永久的和平，奠定永久的安寧。（坐下）

乙、丙：（大鼓掌）

丙：現在請先發表諸位的領土要求吧（對甲）你想要那一洲？

甲：我要南半球——包括非洲、澳洲、南美洲。

丙：（向乙）那麼，你呢？

乙：我要亞洲——還有歐洲。

丙：（憤怒地）這怎麼說，你們光給我留下了北美洲？別火，別火，北美洲是世界上發達的陸地，從前美國就在那兒。有一萬七千四百萬人口，你想想看，現在這麼大的一塊地方，就給你一個人住，還嫌不夠嗎？

乙：好，好，好……格隆爾也算你的吧？

丙：這樣分配，我不贊成！

乙：算啦，算啦，諸位，千萬別加深這個危機啦，（向丙）北美洲是又大又好，它兩面都有海洋保護着。那麼你——

丙：至於我之所以受了亞洲又要歐洲，是因為歐洲是亞洲在戰略上的門戶。我必須要保障我邊境的安全。

甲：（向甲）為什麼你不給我南美洲？

丙：我不是傻瓜，請你別忘了，我為贏得我們共同的勝利所付出的代價。

乙：諸位，（摸手槍）我不准許這次爭執再繼續成再一次的戰爭。

丙：你不能威嚇我？別以為你有了世界上唯一版下的手槍，我就會怕你啦。

甲：請位，得啦，得啦，「歸了包堆」就剩下我們這三個人啦，你想，整個地球給我們三個人，還不夠大嗎？

乙：你既然覺得夠大，為什麼你不肯放棄澳洲？

甲：好，好，好，那就算不夠大。

丙：你瞧，可是你們就給我一個北美洲！

乙：我要提供一個意見，顯然的，我們已經不能在領土分配問題上得到任何的協議，在沒有作進一步的調查和研究之前，我提議暫時擱置這個議案。

甲：那麼我們另換一個問題討論吧！

丙：那麼我們另換一個問題討論吧！

乙：贊成的請舉手。通過。現在，我提議把議程回復到火柴分配的問題上。

甲：火柴必須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我提議把火柴平均分配給我們三個人。

乙：我認爲這個意見不合理：第一，火柴是我發現的，你們不能把他當作全人類的共同財產。第二，八根火柴，根本就不可能分成三份。

甲：那麼你說怎麼辦呢？

丙：我提議給你們每人兩根火柴，剩下四根，俾拿歸我

丙：（憤怒地）我反對，我堅決反對！（下 十五頁）

甲：（憤怒地）我反對，我堅決反對！（下 十五頁）

乙：（憤怒地）我反對，我堅決反對！（下 十五頁）

丙：（憤怒地）我反對，我堅決反對！（下 十五頁）

甲：（憤怒地）我反對，我堅決反對！（下 十五頁）

乙：（憤怒地）我反對，我堅決反對！（下 十五頁）





# 馬開維里代表

## 思想選集

吳恩裕

The Living Thoughts of Machiavelli,  
By Count Carlo Sforza, Cassell  
and Company, London, 1945. 3s. 6d.

(北平法文圖書館代售，美金一圓五角)

馬開維里是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人。但可惜他的著作，除了那本「霸術」(The Prince)之外，其餘的書，都不易得到。從政治方面說，他前部「論李威之前十卷書」(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ius)，如果不比「霸術」更重要，至少和它有同等的重要性。但那本「霸術」絕對是一部不易得到的書。這本選集之值得介紹，這也是一個理由。

本書原題為 Living Thoughts，直譯就是「活的」想。但這在中文不大成話。其實選輯者本意只是說現在仍有價值的。和現在仍能發生關係的思想。那麼，我們姑且名之為代表思想選集，似乎也沒有多大問題。

這本選集是由三種來源選輯而成的。其一是「論李威之前十卷書」，其二是「霸術」，其三是馬開維里的私人信件。而其他馬氏關於歷史及外交的著作，概未收入。選擇與排列的方法，完全是 Sforza 的見解。我們下面先批評這本選集編排上的問題，然後再說明這本選集何以值得一讀。

就編排上說，這本選集雖然有一個大的缺點。這缺點就是編者忽略了「霸術」一書和「論李威之前十卷書」根本論點的不同，而把它們勉強湊湊在一塊兒了。比如本書的前十三段都採自「論李威之前十卷書」，第十四段插入採自「霸術」中的一段，由十五至二十九段又採自「論李威之前十卷書」，三十段又是「霸術」，三十一至三十九段又採自「論李威之前十卷書」，三十八「論李威」，三十九至四十一「霸術」。

我們似乎沒有理由認為一個人所寫的兩種著作，便可以編排成一個整體。因為這兩種著作可以是完全性質不相同的東西。馬開維里這兩部書就正是如此。「霸術」一書是講專制政體的。其中包括着如何得到政權的實例，又如何保持這種權力，最後又怎樣失掉了它。他的口吻，用語，及辦法完全適應這個基本目的而發的。反之，「論李威之前十卷書」則是贊揚共和政治的，因之，他的口吻，用語及辦法，也自然要適應這個根本目的。把這兩種相反態度的著作，編排安插在一起，恐怕不能窺馬開維里的本面目，倒反給他加上一層障礙了。

舉具體的例子來說。比如在「霸術」一書中，馬開維里簡直把人民看成工具，惡要治者把這些工具安排，使用得好，能保持治者的地位和力量，則不必談什麼人民的自由。而在「論李威之前十卷書」中，因為他主張的是共和政體，所以不但談到人民的自由問題，並且給予人民自由，還被認為是這種政治制度下的一個主要的任務。這其間的距離相差幾多麼遠！把它們拉扯在一起，如何會拉扯得上？就這種觀點言，不能不說是本書的一種缺陷。我認為「選集」這類東西，最好原原何書，仍歸何書，選者應能做「霸術選粹」或「論李威之前十卷書選粹」之類工作。若把兩者混而為一，則上述的毛病是不能避的。

何以我推薦這本選集給讀者呢？馬開維里這個人書寫得雖然不大，不多，他的影響却是很大的。過去有些人認為他是九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我個人却覺得他祇是見人之所能見，言人之所不敢言而已。這句話怎樣解釋呢？

先說自私。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人類必然要有自私的習性。這件事實是人所共見共知的。其他政治思想家又何嘗見不及此？馬開維里和其他政治思想家的區別祇在：旁人多半不是迴避這問題不談，便是變心苦口地勸勉人家不要自私。迴避固然是欺己欺人，勸勉也終於勞而無功；因為祇要有私產制度存在，則人們是不能不自私表現的。馬開維里獨勇於立言，指出人性本來就是自私的，政治的措施必須適應這自私的人性，政治家必須懂得人性！這是一點，我們按諸實際，馬開維里確有他的真見。如果自私是人的話，那麼這反自私的政治措施，政治措施，都是不會生效的。關於此點，我以為他影響了霍布士，影響了新實證派，而且也影響了馬克新。這幾個人的關係，很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人注意。

其次再談他為目的不擇手段的主張。這可以說是由他私推演出來的道理。斷言自私，則自然可以祇為達到一己之目的而不必顧及所採手段的性質。實則我們認為：實際的政治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所謂政治上的權術權謀，不但國際政治是這樣，即國內政治又何嘗不然。當一般人在那裏夢想以「善意」，「寬恕」解決政治問題的時候，馬開維里至少提醒我們：那些辦法的效力是有限的，沒有一力一的支持，善意或寬恕的呼聲，恐怕就太脆弱了，他至少提醒我們「力」的效能，技巧，手段，在取得政權，保持政權中的功用，雖然我們不同意他的人性觀，也不同意把力，技巧，手段，都用到到自私的政治目的上去。總之，在今日這本馬開維里代表著作選集，至少可以提醒我們：怎樣去了解政治，並怎樣去了解當代世界的政治，及中國的政治。如果真能如此，那麼這本選集就不能算白費了。(一九四七，十一，一夜，北平)

(上接十七頁)形成北部工業區和港商商業區對峙中都農場的形勢，使社會主義的中間勢力失去羣衆的基礎。Mantel 的堅定與英找不到一個反共而同時能有若干羣衆基礎的勢力。英與法非和法西斯勢力合作，很不易在歐洲鞏固立足，而法西斯對法在人民勢力中大浩定，而且又是大國化，抱不上的「阿斗」。英國固然把 De Gasperi 的督基政民主黨收買了過來，但是他却脫離了羣衆，如果這得緊，祇有伸手去拉住墨索里尼的陰魂來壯胆了。

那款術怎麼辦呢？義大利大城市的罷工已經到此告彼代，羣民的參加選會使局面更嚴重。這是在歐爭中的第三回合。這真比法國西更令人頭痛。

放眼看歐洲，美國真可合作的朋友，也許祇有俾斯哥，這個不祥的象徵，誰不因此會想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悲慘結局呢？馬歇爾不致於走這道路的吧。

一月十四日於清華學院

### 本刊電報掛號

本刊新向電報局登記，電報掛號為「五九〇〇二七」，望各界注意利用為荷，此啓。

### 儲安平啟事

讀者惠函，延寄本社，請勿寄位且大學，以免延誤，或轉遞遺失，此啓。





讀者投書

「九龍事件」在北平

編者先生：本月六七日，九龍事件在北平成爲頭條新聞，大小報紙都議論呼...

首先令人投解的是：爲什麼九龍的消息要由中央社獨家發佈？九龍事件，並不自今日始...

不過，學生們終久不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理的。鐵院，朝院都曾拍電抗議港警暴行...

有反英行動，在政治上，是因爲香港成爲民主人士的避難地；在經濟上，是因爲華南成爲英美商業的角逐所...

聽聽學生們的意見，再讀讀各報的社論，覺得學生們說得也還不錯。經世日報是極力主張收回港九的...

世界日報向被稱爲CC的報紙，在幾篇抗九龍事件的社論中，言詞激昂，但重心却側重於對外交當局的攻擊...

此次事件演變至今天這樣的情形，固然是由於香港政府若干年處心積慮的陰謀的結果...

華北日報維持了其一向的作風，每有「一次運動，就得痛罵一次「共匪」。九龍事件發展至高潮時...

爲什麼奸徒們要在此時發動義和團式的暴行呢？那真是爲了九龍城的主權，九龍城居民的利益嗎？...

我們還願意提及一點：平綏線二十七日被襲擊切斷的消息，散載於二十八日即已刊載，當日情形斷得更惡化...

這真是個複雜萬分的時代，同胞受了壓迫，國人們還在大做其反共文章。一夫一妻，然後人侮之。現在，九龍事件日趨沉寂，同胞的血白流了！...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二十一一期所載「歲末年頭職局總分析」一文內，第十四頁第三欄有如下一段記事...

北平日報來函 北平日報編輯部啟 一月二十三日

北平日報編輯部啟 一月二十三日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北四川路

電話：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郵政掛號：五九〇〇二七

訂費：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零售：每份五分

航空掛號：十五元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不寄）

代辦發行所：北平新貨書店

儲安平主編

# 觀察

第三卷 第三十期

第七年一月三十日

### 本期作者

-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陳夢家：清華大學教授
- 楊慶堃：華盛頓大學教授
- 田汝康：倫敦大學研究生
- 徐中玉：前山東大學教授

# 關於中國出路的看法

張東蓀

再答樊弘先生

樊弘先生再不吝賜教，（觀察三卷十八期）本不想再在雜誌上刺刺不休。後來想一想，我亦不妨仿照樊先生的榜樣，只說我自己片面的話，對於樊先生所說的不加辯駁與討論。正想下筆而適值學期結束的考試，爲了評閱考卷一直耽誤到現在。

我在頭一次答復樊先生時曾說，中國不能照抄蘇聯的現成藥方，亦不能照抄現在英國工黨執政的現在藥方。（觀察三卷十六期）當時我的意思絕對沒有以爲中國將來的政治經濟制度可以與任何國完全不同。就「類型」來說，蘇聯是一個類型；英國亦是一個類型。

此外還有一個類型，在樊先生第一篇文章中沒有提起，我却以爲中國反可以吸納在這樣的一個廣汎類型之中。這個類型就是戰後東歐幾個國家所實行的，他們自稱的，新民主主義。當然這幾個國家亦不完全絕對相同。就中，依我看，捷克是最合乎理想的標準。芬蘭有其深厚的根底。波蘭亦決不如下外間所傳的那樣偏倚。南斯拉夫的情形究竟如何，決不能如美國一方面的反共宣傳而即加以斷定。

這只是講類型，並不是說把本國的國情完全抹煞。想我用一個不切的比喻。亞里斯多德的邏輯講到定義，以爲類加差德。如云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動物即是類；理性是差德。人屬於動物一類，但他有理性，這是其特別的地方。以此比喻來說，中國就廣汎方面來說是可歸入於這樣的類型，即屬於這樣的一類。但就其特別的地方來說，不能不有其差德。我對於梁漱溟先生同情的地方亦只在於此。他的全部議論可以接受，亦可以不接受，但他提出這一點是可以感激的。就我的個人看法，我和他不相問的地方很多，不過在此不願討論，免生枝節。

再說一說東歐式的民主與蘇聯的不同點。第一在政治上是不能有一個黨（如蘇聯），而是多黨並存。只是因聯合而執行一個統一的政綱。第二在經濟上是容納混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資本；有些是國家資本；有些是合作社經營。至於土地則實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為如果把這幾點當作原則，這都是中國今後所當取法的。尤其我所贊成的是學術自由純探西洋文化的傳統的自由空氣。

以上所說只限於講一個國家的內政。至於其國際關係並不必併爲一談。人人都知道內政與外交在現世界是分不開的。不過凡一個獨立國家總是內政決定外交。不能是外交決定內政。故我們只能先談內政。

至於談到國際，我以為今天全世界於戰後反陷於紛亂，其原因都在於美國對外的錯誤政策。我們可以說美國的對外政策是使全世界不安的唯一原因。今日要使全世界得到和平與繁榮必須在美蘇以外，由美蘇共同承認有一個中間地帶。這個中間地帶內當然有許多的國家。但有一個條件：即在這個地帶中的國家，其政治經濟制度由美蘇看來，都不感到威脅。東歐式的民主國家，在蘇聯不感威脅，已不成問題。問題只在美國。美國如果認爲這樣的制度都不容許其存在，而想用種種方法破壞之，則美國如何能不被視爲帝國主義呢！所以今天解鈴繫鈴，完全在於美國。美國如能幡然覺悟，承認有一個

中間地帶的必要，以作緩衝，則在中間地帶的國家們亦只有是這樣新民主主義制度的。總之，今後世界和平的關鍵即在於這樣類型的國家能否在美蘇兩端的中間存在與繁榮起來。不論美蘇，那一個國能讓這種國家自強起來，他便有前途。否則即是戰爭的製造者。最近英蘇特訂商約，這是一件可注意的事：即商務關係與政治不混淆在一起。這事可給美國以教訓：即美國不必害怕這些非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和他通商。美國的貨物如不是傾銷，而仍為別國所需時，依然可以出口，或大量出口。美國因此即不必害怕將來會迫得非拋棄資本主義不可。誠如斯大林所說，資本主義的國家與社會主義的國家可以並存，且可通商無。只須資本主義國家的輸出品生產變一變種類。當然在私人資本主義的國家中，這樣做去是會使有些資本家吃虧。不過這樣的吃虧當不致於根本把資本主義逼得倒場。資本主義的國家本有週期性的經濟恐慌與週轉不靈。倘使這些資本家中能有些有遠見的把他的工廠改變一下，其出產品改為別的國家（即社會主義的國家）所需要的東西，則資本主義必不會從根本上顛覆。所以我認為美國如果是為了維護他的資本主義，怕蘇聯的緣故，而向這些中間地帶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壓迫，正乃是自費見鬼。殊不知只要這些國家能站得住，他的資本主義反可不倒。我相信這個很明顯的道理，美國人中必有許多能够見到。所以拿這個道理向美國人說是可以的。至於有人罵我對美尚存一幻想——我願回答：如果這是幻想，這個幻想與中國前途我看不出有絲毫的惡影響。

正寫至此，忽接「主流」雜誌社送贈我的第十三號，其中有數篇文章是反

# 雄聖甘地

費孝通

雄是一時的，聖是永久的；雄是權變，聖是常道；雄是術，聖是理。雄和聖要能相合，使一時的成爲永久的，使權變不離常道，使術不悖理，是難能，因而也可貴。不擇手段是雄而背聖，用行舍藏，懷道隱遯是聖而棄雄——歷史上這種例子多得很多。雄聖聯不上，使人懷疑現實和理想，政治和道德，總是相排斥的。甘地在人類歷史上是僅有的人物；被認爲相排斥，相對立的將在他的生事業中證明是相合的，相輔的。雄和聖將結合在甘地身上。祇有像甘地這種堅韌的靈魂，凝聚的氣魄，苦鍊的肉體，才能當得起這真理的考驗。這考驗真無情，在他自稱已是「垂死老人」時，還不給他安息的暮年，還要他在這人

對我的，我不願一一加以討論；不過其中竟有下列的話：

「我們要終結資本主義集團與共產主義集團間之矛盾與衝突，防止世界暴動與法西斯餘孽之再起……一方面提昇了資本主義集團的落後性，而另一方面亦可消除共產主義集團的偏差性。在精神上承受資本主義的政治民主而揚棄了其落伍的制度與觀念；肯定共產主義的經濟平等原則，而却否定了其極權與殘暴的思想。」

這話說得很漂亮！但我願意告訴讀者：這條路已爲東歐的幾個國家走上了。如果把東歐國家亦認爲是共產主義集團，那就只是說來好聽。誠如該雜誌的通信上所說的，「美麗的數字，滿篇的謊言」了。

以上的話，我本不想說，只是因爲樊先生逼得太緊了。後來我又一想，一個醫生來談政治，最好還是態度要斬釘截鐵地光明。固然不要顧忌，却亦不可投機。此一番話是我個人的固定尺度，超過了這個與否當然要看時局推移，但我個人却是不會有絲毫變化的。此外我還有一個私願：即如果大家認爲這是一條路，大家應得暫時把不同的意見收起來，而齊向此爭取。所謂收起不同的意見並不是不許人家立異，乃是必須出於各個言論家的自願。意見一致在主張上會發生一個力量。倘使有人同意這一點，出而發言，或許比我更爲有力，因爲我自己覺得似乎在乎爭民主的言論戰場上應該讓別人佔在第一線了。

三十七年一月二十日

類文明被雄而忘聖的人物所威脅，道德基礎被凌辱，人格國格被金元所變賣的關頭，再度標象出迷惘了的人羣自救的道路。

他如骸的肢體，他如絲的喉音，還要被歷史借用來警醒這面臨空前災難的世界。他說：「我沒有足夠能力說話或行動的日子已不遠了，」但是他繼續說，「在上帝的懷裏，就是死，我也不怕。」——上帝使余開始絕食，故唯有上帝能使余終止絕食。」

他這次絕食是由於印巴衝突而引起的。絕食是甘地常用的武器，以非暴力抵抗暴力的武器。可是這次他所要抵抗的對象却不是外來加於印度的暴力，而

是外力消除後所爆發出來內在的暴力。這使他更痛心，因為他的仇敵，暴力，並沒有離開他，已進一步逼入印度的魂靈。他的仇敵並不是什麼人，什麼國，而是暴力本身。誰使用暴力就是他的仇敵，但是誰放棄暴力也就是他的朋友。暴力像是魔鬼，附着人體，去打擊人類的文明，甘地並不因這魔鬼所附着的人和他的親疏而改變他的態度；他會自殺，如果這魔鬼附着他自己。

甘地所不肯屈伏的是暴力，他向暴力宣戰。這似乎是矛盾的說法；多少人譏笑甘地，一說起武器，一說到宣戰怎能不包括暴力？向暴力抵抗，向暴力宣戰，自己就得用暴力，也就是對暴力屈服了。非暴力就談不到抵抗和宣戰。這表面的矛盾也正包含在我們「止戈為武」的訓話裏。我們的歷史却沒有證實這種訓話並非不可能；這是甘地，在為這訓話作見證。

暴力不能以暴力來消滅，這樣做不過是以暴易暴，暴力換一個附着的軀體。戰爭，暴力的衝突，正是暴力滋長的沃土。暴力會傳染，會像瘟疫一樣的蔓延。所以克服暴力決不能是暴力，但是什麼呢？甘地要答覆這難題。

多少人譏笑過甘地的非暴力主義。譏笑他的人認為不以暴力去回擊暴力，將永遠被暴力所壓制。暴力本身無所謂好壞，當自己能利用它來壓制別人的時候，這是個好工具，如果被別人用它來壓制自己的時候，這才是該咒詛的，其實該咒詛的並非暴力，而是為什麼自己不能有效的使用暴力來壓制別人。好漢要自強，那是承認了人和人的關係祇是力的平衡；不是去取消力，而是自己增加力。

忽略人和人之間有着力量的平衡是錯誤的。人從禽獸的水準裏冒出來，但是骨子裏還是充滿着獸性。禽獸的水準，大體說來，弱肉強食是一條原則，存在是力的平衡；但是認為人和人之間祇有力的關係，也是錯誤的。人在個體肌肉之暴力之上發現了有組織的團體之力。靠這力量人吃了禽獸，不被消滅就被養。團體之力在其在外的表現上也可以是暴力的，但是這更強的對外暴力却是從否定了對內暴力裏得來的。否定暴力是道德，是團體間合作的保障，是和平，友愛的基礎。

譏笑甘地的人認為暴力決不會消滅，那是因為他們認為天下一家，人類是一個大團體，全體合作來創造文化是幻想。這種幻想被視作不切實的宗教，即在宗教裏，他們甚至可以說，和平的世界也祇是已失去的伊甸園和身後的天堂，不是這個人間的世界。在人間，不會有統一的利益，永久是分着壁壘，分着團體，也永遠有衝突，解決衝突的方法最後也祇有暴力。和平不過是休戰，友愛不過是假面具。現實是政治，是權變，是玩手段；甘地錯認了現實，相當殘

酷的现实。他是個幻想者。幻想者應當做個小說家，至多是個宗教家，但不能是政治家的。

但是甘地却是個實行家，他在兒時就有印度統一的美夢，現在沒有人能否認印度有今天的獨立應當歸功於甘地。他在把理想現實，在依着他的理想改變現實，決沒有停留在幻想的虛無飄渺間。但是他的「政治」却有別於普通的「政治」。他是超出現在所謂政治家所默認的前提。西洋的政治家有着一個至今沒有變的前提：世界上永遠有着主權分立的國家，國和國之間依賴暴力維持平衡。戰爭是一切計算考慮不能少的坐標。他們也談「天下一家」，而實際是「一家天下」。天下一家是指全體人類是一個團體，所謂一個團體就是有一個道德基礎，道德原則適用於一切人，不因所屬團體而加以分別。一家天下是某一團體獨占暴力，統治其他一切團體。

甘地放棄了這前提，他要以同一道德原則來應付一切事變。他反對英國統治印度，他也反對日本統治中國，他更反對印度統治巴拉斯坦，或巴拉斯坦統治印度。他歡迎一切東方民族的解放運動，但是他不相信暴力是解放的手段。他在日本侵略中國時曾發表過一封公開信，這封信也曾引起英國政府對他的懷疑。他在原則上同意日本要趕走西洋在東方的統治，但是他指責日本，用暴力來做這事，結果將是以暴易暴。他反對印度參戰，但也反對印度利用日本來趕走英國。他這種被認為不切實際的政策，我相信到現在也許可以使人瞭解了。

他一直在警告人類，暴力會腐蝕人性。戰勝國家靠了他所使用的暴力獲得了勝利，但是會喪失他的靈魂。我想目前的美國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為了自由，為了民主，他培植了暴力，希特勒是死了，但是希特勒的鬼魂却戰勝了美國。在過去幾年中，美國人民自己喪失了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喪失了罷工的自由；美國的傳統民主精神在戰勝納粹之後會遭到內在的腐蝕，在事前很少人會相信，但是甘地却早預言了暴力的危險。手裏握着暴力的人，面目是相同，不論出身是什麼。

甘地的任務是在建立一個大同的天下；除非我們認為這是不好的或是不必的，這如果是人類的目標，努力的方向不能是萊希式的兼併，不是拿破崙式的征服，這些在歷史上證明是無效的；這裏甘地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不是暴力的統一，而是道德的統一。

譏笑甘地的人忘記了人類的歷史。歐洲曾經有過兩度的統一，一是羅馬帝國的統一，一是基督教的統一。前者是暴力的統一，後者是道德的統一。在馬

禮裏州生的拿破崙人耶穌德他道德的武器，繼承了羅馬的天下。這並非神啟，而是人類羣體生活的原則。暴力的統一是一時的，而道德的統一是一永久的。

印度是一個極複雜的羣體組合；宗教，文化，種族把這大陸上的人民割離分碎，成了無數不相瞭解的團體。世界上最嚴格的社會階層是印度的 Caste；世界上最排外的宗教是印度的印回兩教；世界上最富最懸殊的是印度的「滿哈拉加」和平民。在這充滿着紛爭的大陸上，在過去幾百年來又加上了個會是最強的大英帝國的統治。這聖甘地勾出了個統一的夢。印度如果能統一的，世界就統一決不能是更艱難的事了。暴力會表面上做到了印度的一體，那是英國的統治；但是沒有人比甘地更清楚，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從來沒有真正成爲一個團體，因爲在這紛爭擾亂的局面中，缺乏一個道德的統一。他很堅決的否定以印度社會任何一個團體來代替英國的統治，那是以暴易暴；他拒絕以暴力革命的手段來趕走英國，取得獨立；並不是因爲他認爲以暴力去趕走英國是做不通的，在兩次大戰時，甘地確有充分的機會採取革命手段獲得獨立的。但是他拒絕這種試探，他爲了暴動而屢次絕食過。爲什麼？暴力會腐蝕他道德統一的成就。以暴力來傾覆英國統治是可能的，但是以暴力來建立統一的印度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他的認識是正確的，如果印度統一的障礙祇是英國的統治，這次獨

# 論習文史

大約四五年前，當我尚在昆明西南聯大的時候，常常與朋友談起的一件事，是抗戰勝利後文史科學的研究，必有更新與大發展的可能。當時的想法，以爲對日戰事勝利後，國家漸漸回復常態，國人受此次大戰慘痛的經驗，必然更能想到樹立現代國家的百年大計，在理工農醫等實用學科以外，文史的研究，對於維持過去文化與發展未來事業的重要。那時候的大學，不但文史少人問津，即純粹科學如物理算學，其學生人數與投入工科與經濟系的相比，也是懸殊太甚。此種畸形的現象，在長距離中看來，實是極不合理的。現在試看戰後的諸種情形，可以說全與當時的理想相違，而文史研究的重要性，仍不爲人所注意。我寫此短文，希望有志此學的青年考慮一下這個問題。

我在外時，常遇到外國友人問及中國政治何以如此糟的原因及智識份子對

立之後，不應再有印回的衝突了。甘地是現實的，他要在根本上上下工夫。他去和被視爲污穢的賤民相接觸，爲的是要在社會階層的鴻溝上架一道橋樑，逐漸把鴻溝填平，他調解印回的歧異，他淡食單衣和貧民同甘苦。他在這許多阻礙統一的界線上跨過去，象徵了印度的真正一統。沒有仇恨！沒有成見，他在建立道德的基礎。

聖甘地——這一個億萬人所信賴的道德標準，不但瞭解人間道德的力量，而且是明白怎樣去應用道德力量去實現理想的人。

六天的絕食終於消弭了印度的內戰。我們帶着羨慕而又有一點嫉妒的心情，慶賀印度人民逃過了一個劫難，更慶賀印度能有這一個萬民的領袖；寄首印度的人民，善於愛護這聖兼有的甘地，不但爲了印度，更爲了這面臨毀滅的世界，愛護他；也就是愛護一個爲人類建立道德基礎的功臣。願他的聲音超出國界，我們全世界的人民，不願在暴力中毀滅的億萬生靈，需要他。我們慚愧，同是東方的文明古國，我們竟這樣不肖，辱沒我們祖先的光榮，在使用西方的暴力殘殺自己的同胞。東方！這和平的名詞，這會拯救過西方文明的力量，現在蒙受了自己給自己的恥辱。在惶恐中，我們祇有把眼睛望着我們鄰居，背着東方的傳統使命的聖聖甘地。

一月二十二日於濟華勝因院

陳夢家

此應該負何責任。我的回答是，民元以來的中國政府與其以前朝代絕不相同處在于良好的智識份子逃避政府職務，而治理地方的人皆不經考慮選制度而來。因無考慮的制度，故官吏無需學問。有學問的人，除非名利權勢之心甚切，決不屑于入政府。此因政府在三種人手中，一日軍閥，一日黨徒，一日無聊政客。此三種人，並非說全是目不識丁。行伍出身的軍人，亦往往想讀書，或告訴人他有二十四史某某叢書等。政客等等亦念佛，亦作舊詩。黨徒等亦有講中國舊道德，以及六藝教育，古代歷史等。後者的人並不知古代六藝是什麼，所謂六藝是否周代真正實現的制度；他們也可以隨意引易經引論語來證成他們的理論。其實他們與中國學問有什麼關係。試想管理國家是何等的大事，負此大任者應如何因過去歷史的蹤迹知道國家締造之不易，應如何根據八方知道立國于現



在的種種應付之遺，應如何為未來百年千年後的子孫打算。此種人至少應有文史的智識，藉此知所以為政，藉此知所以修身成良好的公僕。我們不必細論中國何以糟，何以亂，何以貪污與目無綱紀至此。我們只問為何這般人在國難時發國難財，在勝利後發勝利財，在國家危急時只想自己，不想國家。簡單言之，此等人全無對自己國家精華所在的文章稍稍留心，從想不到這個國家有什麼值得愛之處，從沒有想做一個老實人可以留名于歷史，貢獻他們能力所及于國家。此等人無暇思念及此，或根本不能。

我並非提倡讀中國舊書即能救國。我們在科學上必需進步西方，是毫無疑義的。我只說凡為中國人，必須對他自己的歷史文化有所了解，必須由研究此等文化而發生真正愛國之心，而至於使人有理想懷抱而不作惡敗壞國家。凡真正受中國歷史文化薰陶的現代人，決不會說「中國樣樣好，樣樣有」，或「古代比現代好」；也決不會以國家為沒有法子，去信佛或讀莊子，或作無聊的舊詩詞自以為放達或典雅。這種人也不是消極的好人，諸事不管，有飯吃飯，有書讀書，閉口無言，或言而不行。他們在太平時作好百姓，在危急時仗義直言，臨難不易其初衷。他們可以埋沒一世無聞，亦可以作英雄豪傑的大事。然而，現代的英雄豪傑與古代的究竟不同，他們不能是單個的殺身成仁的志士或獨善其身的賢者，無大補于當世而僅為千載以下所追慕所嗟歎。他們必需入世，與志同道合者相結合，為追隨他的領導，作一番實際的事業以改變現狀，而又非盲目的革去一切，而是合理用他的事業上承既往，下啓來者。我嘗環顧左右

，有多少人是有這等人？這等人又如何出現？他們決非憑空出現，也決非一定要在太平盛世時才會，艱難與困苦的環境，加之以讀習文史，不斷的修養自己便能抗拒惡勢力有餘而倡導善良與明智的拾頭。

我總以為國事如此，挽救尚不為晚。不能徒託空言，必有非常之士才能當非常的大任。果然在未來五年十年之中，我們的青年第一發願作一個好人，第二發願作一個現代人，第三發願作一個中國人。如此中國或者有望。要作中國人，必需知道中國是什麼，若于中國文史毫無涉獵，那只是中國所出的石頭草木。記得一二年前芝加哥開了次中國學生的夏令會，請一美國的中國學教授去講演。此人于講前告訴我他所要說的大意如下。「你們遠道來此，為的是學習西方的文明，但有一事在你們未來以前必已有了研究的，即是你們自己的歷史文化，在某一方面說是遠勝過我們的，是為我們所渴求學習的。有了它，你們才能權量輕重，知道你們在此最應該學習的，以及如何將它和固有文化配合起來，庶幾乎不使我們現在的情況。你們雖求學于此，但同時也有一種責任來答覆所遇到的美國人對你們的問題。他們希望知道中國。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論所習何科，皆都已具備上述的資格來作交換文化的使者」云云。此人所說的，以及未說的含意，皆極顯然。我對於他之諷刺中國留學生的忘本逐末，實是非常贊同的。在外國，我們希望他不但作一個好學生，而且是中國學生，在國內，我們他希望他不但作一個好的中國學生，而且是現代的。無論如何，我盼望他們時時刻刻不要忘記多多學習中國的文史。 三十六年十二月清華園

# 美國和平中的火藥味

(華盛頓通信)

楊慶莖

## 一 謠言和心境

新年前後，美國北部各州風雪特別重，許多人怕汽車的水箱會冰裂，於是到汽油站去買防凍液，但多半是找了幾十家汽油站沒有一家找得到。我聽見一所油站的管理員對顧客說：「在平時，總公司對這站每年度發給防凍液約四百二十加倫，但今年祇發了六加倫，貨一到就賣完了，此後再也沒有來貨的消息。我不懂這是什麼道理。全國製造防凍液的工廠，正在日夜開工，出產量超過以前任何一年，為什麼市面來貨反而這樣短絀？許多同業說，政府正在大量

收儲防凍液，以備對俄的不測，因為萬一美國對俄開起仗來，北極地區將成主要戰場之一，坦克車和一切軍用自動車輛若沒有大量的防凍液，在冰天雪地的北國就走不動。美國軍隊在許多北部高山，不斷的操練雪上行軍，和上市防凍液的短少，是互有關係的。」

油站職員這席話，除了操演雪戰一節，確曾屢見報章之外，其餘是否可靠，不易斷定。然而，這些話總反映出美國人心的動盪。自大戰結束以來，表面上，世界是渡過了兩年多的和平日子，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够在心理上和行動上真正的解除武裝，恢復和平。以世界新霸主自任而與蘇俄對峙的美國

，更不能例外。

美國去年生產了二千三百一十億元的物資，工商旺盛，工資高漲，失業數字之低為十八年所僅見。至少在目前，這是經濟大繁榮的黃金景象，但美國朝野人士，却缺少了與經濟繁榮相伴而來的樂觀和輕快心境。他們的口袋裏儘管塞滿着繁榮景象帶來的鈔票，吃得飽，穿得暖，戲院舞場，座無虛席，耶誕前夕紐約報上登載着一萬元一袋的黃金和鑽石交織而成的自來火盒 Automatic Lighter。但這豪擲千金的氣概底下，似乎處處籠罩着「有花堪折直須折」的意味。

紐約百老匯路上的一家夜總會裏，除夕那晚上的舞伴遊人擠到沒有插足的餘地。香煙化成的軍霧覆壓下的人羣裏面，有三個青年男子和兩個少女，圍桌淺漫地喝着「高球」酒，談起時局來。三個青年男子都是這回大戰的退伍軍人，其中有一個說，他雖然真心傾愛了一位小姐，但總不敢提到婚事，因為自己不知道明年或是後年，就會再給國際局面上征途送命。另一個青年也點頭低聲的說，一年前，他的太太要把他的軍衣捐給寒衣救濟運動，但他對太太說：「這套軍衣還很完整，不獨不能捐掉了，而且還應及早洗乾淨，燙光滑，好好的藏在箱子裏，將來儘有用得着它的日子。」他們低微的談話聲音，不久就給震耳欲聾的舞樂所淹沒了。

美國人這種心情，可說是美國目前外交內政很自然的反映。在外交方面，去年一年間美俄關係的惡化，是顯明的事實，就是素來政治意識不強的美國人，也總能看得出來。在戰後的世界裏，美俄能否和平地相處？這在去年年頭還是大家猜測的謎語，但是到了給倫敦會議失敗所送走的年尾，雙方斷難妥協的局面，顯已鑄成，在五六年內的將來，縱使是和平，最多也不過是武裝的和平。

已發展起宏大的宣傳力量的生活雜誌，在十二月十五日的一期，發表了「對德新政策」一篇社論，裏面說：「一場舊的戰爭方才了結，一場新的戰爭又已開幕。」在一片「冷仗」聲中的年底，這話絕非美國輿論界孤立的呼聲。我們可以再看看政論家 George E. Sokolsky 氏（此公原是上海的白俄，五四運動以後才來美國，現在成了美國右派輿論代表人之一），在今年元旦迎新歲的文章裏說：「在國際上，一九四七年可謂獲得了兩大進展，一是美俄友誼的假面具，從此折穿，二是聯合國機構之虛弱無能，已成公開事實。……美國與蘇俄間映歐式的甚至污穢不潔的友誼，從此告終，美政府今後不必再以對俄友誼一類的字眼，去蒙騙人衆。」事實上，去年入秋以來，在美當局對俄的詞令

中，就連口頭的友誼字眼也沒有提過幾次。

## 二 「軍人的引進」

在美國之內，透露出火藥味和襯托起戰禍重臨的心理的政治措施，隨處可見，其中尤以美國軍人大批干政，意義最為重大。自從去年的年頭，馬歇爾將軍從中國回美任國務卿以後，軍人在決定政治方向中的地位，就日益重要。羅斯福死後就缺少超羣人物的美國政府裏面，馬歇爾可說是美國人民視線最集中的一顆新星。Time 雜誌奉他為一八四七年的首位名人，稱他做「命運的決定者」。開年後杜魯門總統向國會全體，報告國務，國會在場議員對他的反應，冷若冰霜，但馬歇爾一入國會報告外交政策，共和民主兩黨議員對他的歡呼熱烈，却得未曾有。除了馬氏的例子之外，還有麥帥和艾森豪威兩位大將軍的參政空氣，一部份的政客要擁他們出來競選總統。麥帥的政治空氣，近來雖已沉寂下去，但刻下我們若數三名至四名最有希望的總統候選人，總免不了數到艾軍。

以往半年來，美國輿論界中提述軍人干政的文字，很有幾篇，左派的言論對於這趨勢，更是強調地指摘。但素以保守穩重著稱的 Harper's 雜誌，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號裏，也登載了「軍人的引進」一文，文章作者又是素以保守穩重著稱的紐約時報軍事評論家包爾德溫 (Hanson W. Baldwin) 氏。包氏認為：「美國生活中的軍人勢力，日益膨脹，頗足以危及美國的民主自由。」他列舉一九四七年身膺美國中央政府要職的名單，作為佐證，這單子包含下面的職務與名字：

德國美軍佔領區總督 Lucius D. Clay 中將  
陸軍部副部長 William H. Draper 少將

駐巴拿馬國大使 Frank T. Hines 准將

駐南非洲聯邦大使 Thomas Holcomb 上將

奧國美軍佔領區總督 Geoffrey Keyes 中將

駐比利時大使 Alan G. Kirk 海軍上將

美總統顧問及白宮幹部人員長官 William D. Leahy 海軍上將

日本總督 Douglas Mc Arthur 上將

國務卿 George C. Marshall 上將

國務部副部長 Charles E. Salzman 准將

駐蘇俄大使 Walter Bedell 中將

訪華特使魏德邁中將

民用航空局局長 Lawrence S. Kuter 少將（本年一月委任，故未在包氏名單之內）

這名單所提示的最顯明的意義，是軍人之操縱美國外交政策。馬歇爾的權勢地位，不必贅述。現在對杜魯門總統的外交政策影響最大的，是一位海軍上將（Admiral）。決定美國對外關係的樞紐國家是蘇俄，而駐俄大使是位陸軍中將。巴拿馬運河扼着太平洋大西兩洋咽喉，是西半球的軍事要害，而駐巴拿馬國大使是位陸軍中將。戰事結束後，日德奧等國的美軍佔領區的行政管理，照例應屬國務部，但現在都直屬軍人系統。戰後的美國對華政策，牽涉美俄間以至世界和平，而代表美總統訪華以決定對華方針的專使大員，前後兩次都是軍人——馬歇爾和魏德邁。美國和平時期的慣例，是軍部行政首長不用專業軍人，但戰後至今，專業軍人充塞了軍部行政要津。民用航空局這機關，祇有戰時才發生軍事作用，但在名義上已轉入和平的現在，這機關已由軍人去掌管。

而且，上面這名單祇列出主要角色，次要的行政幹部軍人，並不在內。但除此之外，美國還派出了十三個軍事團，散駐南美洲各國，握有軍事和政治大權。這批海陸軍人和軍事組織之參加政治，操縱外交樞紐，自然替美國政治渲染上一層軍治色彩。「軍人干政」一詞，若用於近代的中國，是指軍人裹着槍桿去打入政府，造就私人的政治地位。但在軍隊已經國家化了的美國，是沒有這危險。除了幾個例外的貪污壞蛋之外，這批軍人都是才識優異，盡忠國家的公僕。但溫和保守如包爾德溫氏，也覺得他們之大批參政，有把美國政治鑄成了軍事模型的危險。他們既出身軍籍，所以都素有發號施令，厲行紀律和着軍服從的習慣，以及他們軍事生活淘養出來的逢事以武力取勝的基本觀念。

### 三 軍事的措施

美國軍人之大批參政，在美國政治措施上發生重要的作用，這是很自然的結果。下面是幾件年內發生的事例：

海陸軍合組了國防部，海陸空軍副部長共三人，這正副部長四人都可以承總統之命，列席內閣，這一來內閣裏軍人所佔席數比例，就很龐大了。

海陸軍部內關於政策與政治的機關，已和國務部成立了密切聯絡的混合組織。從此，外交和軍事政策，打成一片。

軍事機關對於科學研究，大規模參加，僱用大批成名的科學家，以至資助和指揮學術研究機關的工作。美國學術機關中的物理學及其有關科學的研究和

教育方針，現已受到軍事政策的重大影響，而享受不到全部的學術自由。美國各學校的後備軍官訓練團，大為擴充。和平時期全美普及軍事訓練一案，勢將在本屆國會提出討論，贊助此議的議員，人數甚衆。

海陸空軍改組案，規定以長官一百人，組織參謀首長會，並設總領大元帥，在危急時，給他操縱全國命脈的大權。查自俾斯麥以來，參謀本部實際統治了德國，而這參謀首長會的性質和組織，和德國的參謀本部，同出一轍。

美國工業與海陸軍事機關，維持極密切的聯絡。並且，美國經濟權力之集中，極便於軍事的指揮和動員。（一九四七年的美國工業資產，約有一半是落在二百家大公司手裏。一九四一年以後，好些新公司或原有小公司利用戰時市面的需求，大大的擴張業務。樂觀者因此就說，美國的經濟權力日益從集中而變成分散，他們指出一九四一年以來，新立的和擴充而成的大規模工業組織，不下八百家。其實，新成立和新擴張的大公司之數目衆多，是美國歷史上戰時和戰後所慣見的過渡現象，等到經濟完全恢復常態，這些新興的公司中，會有很多倒盤。縱就目前的過渡時期而論，這新起的八百家祇握有全國工業資產的六分之一，比起最大的二百家擁有全國工業資產之半數，二者難以相提並論。）

戰後美政府以廉價大量拍賣剩餘的軍事物資，但許多的軍事物資現已停止拍賣，由政府自己保留，以備不測。

武器的製造，事關國防機要，外間知道的很少，但報章期刊不斷登載關於秘密武器的試驗和製造的傳說。從超聲速的飛機，毒菌戰，以至原子彈的威力和產量的大增，都帶給了美國人高度的刺激。

現在美國的武裝軍人，還有一百五十萬強，其中陸軍人數的衆多，僅在俄國之下，空軍已擴充至三十三萬五千人，海軍無疑問地全球之冠。而且，海陸空軍在今年繼續招兵擴充。

和平以來，美國軍費每年超出一百億元，平均每個美國人每年要負擔軍費七十餘元。現在杜魯門總統所提的四百五十億元預算，是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龐大的。這新預算中，四分之一以上是直接用於軍費，而資助和救濟各國如馬歇爾計劃一類的間接軍事經費，還沒有包括在裏面。

### 四 幾種揣測

上述的一串事實，在許多美國自由分子看來，很危險，因為它會刺奪了美國人民的和平與自由。美國立國元勳的傑弗遜，早就警告國人，說和平時代的

政府如果包容多量的軍人和龐大的軍事組織，結果會傾覆民權吞滅自由。從傑弗遜至今，幾代的美國人都很能尊崇這遺教，在和平時期積極的節制常備軍數目，和壓抑軍人力量，歷來認定軍國主義和民主自由，不能兩存。然而目下美國大部份的輿論，對於上述的和平時期的軍人勢力和軍事活動，並無積極的反抗，祇有消極地接受，其間一部分原因，自然是美俄間空氣惡劣，人民總覺得這些現象是一時國防自衛的需要，而不覺得這是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的反常狀態。四方八面的宣傳，叫他們感覺到戰事還在他們的心裏蔓延，德國和日本的投降，祇引進了暫時休戰，而沒有帶來真正和平。

上述的軍人參政和軍事措施，是不是美國武力對俄的第一擊？美俄大戰假如是無可避的惡運，那末，人類交還惡運的時間，是否近在目前？這套謎語恐怕一時難也猜不出伯究竟。俄國在最近的將來？不願戰和不能戰，大約是公論

# 解放區印象記

譯自一月廿四日密勒士評論報

自從四個月以前來到解放區，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冀縣(冀南)的農耕與引機的設計上，該地控扼河北平原的往還交通。在那時候，我雖則沒有充分時間去細察當地的情況，但總覺得既經在一箇地方耽擱了許久，對於那箇地方多少有些印象。

印入心目中的第一件事，便是那被八路军所解放而現在由人民解放軍保衛着的廣大的地區。外界一般都以爲中國共產黨是穴居於崇山峻嶺，或局處於延安那種荒蕪不毛之地的。但在這兒，在世界大平原之一的河北平原上，一個人可以駕了一輛吉普車，行駛上三天兩天，却還沒有走盡頭。在那樣漫長的平原上，長着豐盛的五穀——數千英方哩的麥子、高粱、稻子、棉花、落花生、甘薯、洋番薯、蕓菜等類。這兒是一大大平原，是一豐腴之區，並且是自古以來用武的戰倉。

## 表面上是一樣的

表面上，這兒和華北其他地區沒有什麼兩樣。同樣的木輪車子在泥路上吱吱推過，同樣的艱苦農人若若慢地調

另一方面，據熟悉美俄形勢者以至一些和美國當局有深切關係的人物的見解，美俄關係無論爲何惡化，在三四年內，兩國開戰的可能性極少。就以往的事例去推測，除非有很大的變故，美國祇是一面作有備無患的行動，一面盡量犧牲金錢和物資，曠使第三者去抗俄，而不會以主動地位，親手對俄發難。

但這不過是一些揣測。大局的演變怎樣，很難由有關的一方面單獨去決定，而須由有關的多方面的態度，策略和行動，互相推演而成。這錯綜繁複的多元變局，怕祇有星相家才敢下個再也沒有疑問的斷語。明早醒來是怎麼樣子的世界，連杜魯門或史太林也不會預知。芸芸衆生一分子的汽油站管理員和夜總會裏的退伍軍人，直覺上受到火藥味的刺激，祇有跟着本能的指使，去覆述幾句謠言，和囑咐妻子把方才卸下的戎裝，善藏備用而已。

(一月十六日蘇盛頓)

理的耕牛在田裏耕作，同樣的飢餓孩子在村裏池邊泥潭中玩着，同樣的土牆茅屋覆蓋着人和家畜，而在牆上却布滿着標語，倘使你不懂得中文，那麼你會把那標語也當作是一樣的。

遊歷者希望革命會改變了鄉村的面目，但往往是失望的。土地改革在稻田裏看不到蹤影。鄉村自治在街鎮上也不顯著。但倘使一個人仔仔細細地觀察一下，那麼他將發見目前的中國，已經不是他從前所知道的中國了。

我居處的地方，絕少兵士，甚至連市鎮上也是如此。在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城門口往往駐守了重兵，平常百姓進進出出，總得經過一番檢閱。政府機關左右都駐了兵，地方團隊到處巡邏徘徊。但在共產黨的後方地區，兵士是稀少得很。老百姓自由自由的走路，自由自由的進出城市，自由自由的進出政府機關。偶然在路上也會發現一兩個兵士，那明明是從前練習假回里或公休回家去的。他們往往帶着武器一道走，那也是很新鮮的。在國民黨區域裏，很少看到一個離職的兵士帶着槍的。這兒有些地區是用來練兵的，在公路上，軍隊也時有調動。但作爲一箇戰時鄉

## 一個聯總工作者

村看，兵士是異常稀少。

另一方面，民兵雖然很多，每天清晨，就可以看到他們在莊子裏打穀場上操練着。有時可以看到肩頭吊着槍，頭上圍了一條白毛巾的高大農人，到城市裏去。有時可以看到他們在公路上大隊動員開拔，或在路旁樹蔭裏休息，有時二百人，有時三百人。在當地，所有的人民都武裝起來了。

## 無用的城牆

武裝了的人民顯然不須要城牆。任何地方的城垣都將被，或已被拆卸。這和華北別些地方的急急重修城垣，或將城垣而高加廣，恰好相反。在東北有些城市，過去是沒有城垣的，今年却急急的圍起一道土垣來了。但是在臨濟(Linching)中共區，他們却用城牆來修補河堤。城市的人把千萬塊城磚拿回家去修補被日本人所毀壞的房屋。農忙時期過了以後，同樣的城磚使用來修築公路。在邊區地帶，城牆是各種建設材料的豐富資源。由於城牆劃平了，城市開始和鄉村打成一片，不再是土豪地主們藏積財物



據了。負責的人前後相繼，在一貫的政策之下互相協調。在重大的事件上，這只是沒有獨個兒的決策，毋寧是社會探決的。高級會議似乎也不願重壓迫下級會議。他們中間的關係，毋寧就是解釋的和執導的。

### 沒有獨裁

偶然我和解總的臨濟首腦杜老先生談起，爲了曳引機設計的順利進展，那類事情是必須做到的。一是的，「我會問你，我深信你是對的，但我不能就此下命令去徵詢。我們得討論一過。讓每個人都知道爲什麼必須這樣做。我們必須爲此開會來說服他們。」這是雷廷緩曲折的做法。往往開會也可能開到牛角尖裏去，但在雷廷緩的當口，便感會有好的結果。老百姓假如不同意雷廷緩命令，他們會意工的，無論是誰來實施命令，都是一樣的。共產黨人，至少是解總方面的共產黨人，都知道怎樣由理論上去說服人民，並且從而獲得老百姓的援助。

至於曳引機設施的本身，民主主義是其基調。幹部和練習生定期會集，來共同討論許多問題，倘使他們高興的話，並且可對主管人員提出批評。練習生決定他們日常的工作，並且他們的工作時間和研究時間。他們選舉出他們自己的頭目和分隊長。因爲每一件事務經過大眾的批判，並且須忍耐他們的決斷，使得一個外國顧問人員的工作比平常格外紓繁，可是同時却也十分有趣。

設計處首腦張君差不多每天到我的地方來申訴，或報告那些練習生的理想——他們不依照同等機會開車；或那野外工作的時間延長了，使他們沒有研究的時間啦；以及我浪費了氣油啦等等。他們再三的要求我增加路徑有關馬達和耕作機器知識的時間。因爲我自己是一個主張格物致知（由經驗累積知識）的人，再加以從聯總的立場上看，我們必須在大地凍冰以前儘快開墾，所以我儘可能拒絕了課室內的講習工作，爲了這件事，我中間經常起了劇烈的爭執。到後來我們中間獲得了妥協。我同意每逢天兩便在室內講授。那裏知道從此以後一連天晴，所以對此事我終於獲得了勝利。

當問題轉到既開墾的土地如何利用時，每個人都帶觀到了。上至縣長，下至貧農，都暢所欲言。那些有牲口和柴草的富農，是把土地分出來給那些能種田的人去種。而在另一方面，貧農們便在每個村莊分了田共同耕作。關於這問題，在各村莊召集了許多大會加以討論，村長和區長再三的接洽，結果是貧農占大多數，他們占了上風，

### 特殊的給養

和我在一起工作的解放區政府人員是忠誠而且刻苦。他們對於自身毫無奢望。但是因爲我是一個外國人，他們認爲要給我特殊的飲食，在最初幾天裏，設計處的幹部和我一塊兒喫的東西。過後他們只心受到了禮實。有一天早晨，我在進餐時發覺只備下兩客，是給我和翻譯喫的。其餘的人認爲我飲食的標準太高了，和一般當地人民的食品相去太遠了，所以他們自願的在另外一處喫着簡單的食品，而把我放歸於家修的孤獨。對於這個隔離，我盡我所能地抗辯了，最後我們獲得了妥協，便是我們大家在一塊兒喫相同的東西。結果，冀縣的飲食，對於聯總工作人員，是出名的最粗惡的了。

當去年夏季的旱災時期的最後幾個禮拜，我得到一個機會發見那些人是怎樣地克服危機。八月裏，冀縣的穀物顯已交到數月不雨的影響。當地的老百姓都惶惶不安了。他們開始挑水到他們田裏去，希望一少能救活一部分穀物。年老婦人和小童都揮汗在灼熱的田壟上提水灌田。我們有一輛轎水車，和四輛大的運貨車。還有些空的汽油桶。大家決定把空汽油桶也利用來運水。在一切未定當以前，那主持人早知道了那些人最須要援助，冀縣殘廢生病人的人，他們自己不能幫助自己，於是我們便代他們運水。

### 艱苦的工作者

這兒政府人員的艱苦工作，打動我的決心不止一次了。有一天我到區公所去找一位余先生，他是冀縣第三區區長。除了書記之外，區公所裏一個人也沒有。所有的人都有事到村莊上去了。我們決定到村莊裏去會過余先生，我們隨後登上一輛曳引機車去追隨他。那次真是大兜圈子，因爲我們所要找的余先生是騎自行車走的，而他却偏偏的在那天須訪問很多人家。每當我們駛抵一村，就有幾十個村童搶着告訴我們余先生到北頭去了，南頭去了，東頭去了，或西頭去了。那些村童和余先生顯然是很熱誠的。最後我們在和鄰縣交界的地點終於找到了他。

在我們討論了農耕曳引機事務以後，我同起農民收穫以後究竟繳納多少租稅。余先生的答覆是：每一單位的土地都有標準的產量估計。租稅就實際收穫的比例而徵收。凡是與標準相近的，納稅較少。但倘使農家的收穫超過了舊定的標準，那麼其超過標準的部分便無須納稅。又如備

使每畝收穫在標準以下，小過了最小限度的估計，或其收穫小於他家屬的最低需要，那麼也不用納稅。

### 基本需要

拿舉子舉例來說。倘使每畝收穫少於十六石，那末農人便無須納稅。再如農家每人的總收穫小於三百石，也無庸納稅。這個政策是這區土地政策的典型。這政策的決定，是拿每個人的生活基本需要做標準的。

在某一次鄉村旅行中，我遇着了這典型政策的又一例。我運送一位冀南銀行的人員故步早災地區來獻踏災情。他是來考察的。藉以決定今年的放款原則——往常的八厘至一分五厘的利息是否收取，或減輕利息甚至無息貸款。這人是實際生活在農村裏，以求得正確可靠的消息。他那銀行是政府的機關，但却沒有一成不變的借貸政策，完全視人民的需要而適應之。

但是這兒不僅一般低級公務員知此的艱苦事，如此的生活簡單，同時努力去理解農民的需要。我曾和兩位同等才幹的解放區政府高級官員共事過。內中的一位是曾冀察豫邊區政府民事局局長袁先生，他同時是解總的一位委員。他常年東跑西走，從一地跌跌到另外一地，有時坐車，有時騎馬，有時甚至徒步。他們到各地去慰訪農民。有一次兩夜，我們一大批人帶着六輛車子被阻在臨濟縣四數里之遙的泥塗中。雨一下下了十五箇鐘頭，途上的泥濘積有三尺深。我們弄得進退維谷，最後是住到一家村店裏的冷坑上過了一宿。就是在這一夜裏，袁先生聽着他的馬漏夜經過我們那箇地點，趕到臨濟去開一個重要的會議。兩次以後，他又到別處去了。

像這種人，他們所注意的，並非局限於農業問題的一方面。他們也顧慮到一切運輸和工商業的發展計劃。事實的證明到處都有。我們可以在數天以內看到幾長的一條公路築好了。在那縣有一箇巨大的 motor pool 和運輸倉庫正在修建中。那 motor pool 的工作人員——機械師、車掌、和政府中人——正在建造他們的宿舍會。那縣公路也正在重建。

### 黃河堤工設計

最艱巨的工作，自然是黃河堤工的設計了，但這箇却不是我親眼所看見的。可是我見到那些政府人員和老百姓怎樣地并着勞動員所有的人力物力，用來防止黃河洪水泛濫的威脅。在八月裏，河道裏水位高漲了，在幾天以內，

增築了三百幾十里長三尺高的河堤。堤身薄弱的地點弄堅固了，河灣處添置防禦。每隔數百碼，設有守望台，派人晝夜守望著。夜裏我們可以看到黃河的轉彎處守望台上的信號燈。水位曾漲到離緊急防堤三寸高的地方，後來慢慢的退了下去。由於共同的努力，大總統算是防過過了，而黃河依然如故，未曾決口。直等到後來國民政府的軍隊在唐官屯以南深鬱然地掘開了河堤，冀中平原遂致一片汪洋，變成澤國。

人民的爲了自衛和福利而採取行動，在這兒是認爲當然的。但在一個遊歷者看來，這是不加贊成的。舉個實例來說，在臨濟和解縣的人討論到已懸地的無須訓練而施以耕作，以及促使老百姓立刻行動等問題的困難，當使我頭痛，但等到我回到冀縣，那成問題的土壤上，已經種下了麥子。當我離開冀縣去臨濟晉縣時，這兒已舉行過村莊會議，種籽也分發了，計劃早已打好，差不多有一萬畝的土地都已耕作好了。老百姓乾脆把所有的牲口，播種器，鐵鎊以及所有的人力統統放在田間上。十四箇村子的集團，在一箇下午天便種了五千畝地。說實在話，像這樣的魄力，我相信連他自己也要贊歎的了。

互助團體，八十至一百家攤派人工、牛馬、車馬等來共同耕作，這風氣已廣播各地。但在這兒，人民的總動員依然如故。便是連小孩子也得參加社會服務，倘使可能的話。小孩們不僅要上學唸書，還要幫助田裏的播種，甚至組織了先鋒隊，到公路上去保衛公路，同時捉拿奸細。他們對於那個工作非常認真。我在前面曾經說過老百姓可以自由在走路，自由地出進城市。但是如果遇到到孩子們在執行他們的任務時，便有了例外。在那個時候，無論你是誰，都得被阻止下來查查看你的通行證。

看到下面的一箇故事，往往使人發笑。一個六尺高的小伙子，插了手槍，攜了公文包，急駛着自行車通過城門，突然後面一個不到三尺高的孩子，追上了那個人，對他說：「你到那裏去？」那個大家伙頓然回過頭來，似乎說：「與你什麼相干？」但一看到那張雖然不可犯的小臉，他立即發笑了，彷彿有點抱歉似的，對着下面俯立的人看着，彷彿說：「那有什麼辦法呢？」同時伸手到衣服裏去掏他那通行證。那個孩子展開了通行證，但是他却不認識上面的字。他嚴肅地拿走那通行證，去給路過該處的大人唸給他聽。直到通行證經過該處，繞手讓來人過去。有時那小叫民兵拿了鉤着紅繩的棍。

致成就。人民的頭腦和肌肉是唯一的資源。照現代的標準講，中國雖工業化還遠得很，不過解放區作比較，那麼國民黨的統治區便算是工業巨人了，在他們那裏有汽車、汽油、火車和飛機、工廠、鐵廠，以及動力站。通商巨埠和城市都有郵信、電報、電話以及無線電相貫通。在解放區，電話線是如世之珍。縱使這兒沒有那些交通工具，但老百姓仍能互通音信。馬車和自行車在大道上往還不絕，新聞紙照常分佈着，郵信照常遞寄，假如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了，每個村民是由揚聲筒通知的。

初來解放區的人們，往往會驚駭的，當我來到這兒的第一晚，對於那一陣陣像死的牛鳴和驢子叫喚的揚聲筒的鬧音，就被嚇得一跳。後來問起這事，方纔知道是村子裏的播音人在高屋頂上通報來了一個外國客人。有時我也懷疑這種方式的廣播，聽的人是否清楚究竟是講些什麼。我曾問過他們，們們都說他們聽不清楚。可是有一次這種方式的交通效果便顯了出來。我到一箇小村落裏，找一位名叫韓大明的，他是官冀晉豫邊區的第二個勞動英雄。村長告訴我韓大明住在離村半里的一箇小莊上，他是登到屋頂，手裏拿着揚聲筒，像黃牛叫似的召喚那兒位韓大明。幾分鐘後，韓便來了。

勞動英雄

這位韓君，是從連年戰亂和革命中露出頭角的。他現在已是四十三歲了。六尺高的個兒，瘦削而堅強。他滔滔敘述年來他和他的村莊怎樣從千災百難裏歷練了出來。他以前曾經有過十畝瘠地。後來日本人來了，接着便是洪水爲患，水災過了又是旱災。農民們把他們所有的牛羊和犁都賣了，以支持幾箇月的生活。過後成千成百的死亡了。韓自己已偏偏不肯死。他試着喚那些草根樹皮和麥草的種子，發見內中有的頗滋養。他組織了羣衆專門蒐集那種滋養的植物。活下的人都跟着韓大明要求土地耕作。他們頭項上戴了犁耕田。他們打了柴拿到城裏去賣。他們和日本鬼子開仗。於是接着便是抗戰的勝利，內戰的爆發。和土地改革。現在韓大明有三十畝耕田，和一匹棉壯的牛，那匹牛是他在勞衛英沙選舉中得到的獎勵品。勞動英雄先由鄉人推舉他，再由區裏推舉他，此後經縣裏和省裏，最後由整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的勞動英雄會上通過。他現在雖則仍工作生活在他那一小塊土地上，但他已成爲地方的領袖和全國的英雄。

人民的渴望

當我和韓談話時，別的小子裏的人聚了攏來參加了討論。在談所談到的以外，每個人都增加了一些意見。當話題轉到將來時，他們有的稱述他們希望重行申請耕種地，有的說到正在組織中的互助合作，有的說到今年的收穫，有的說到區團隊和對境的可能性，他們索以爭發，彷彿火花爆發。

和這些人在一起談話，便不禁感覺到這地方有很大的希望。四千年歷史的累積，他們突然的向前推動了，或許步伐並不一致，或許不依同等的速率。可是今年的生活已勝過去年，明年的計劃已經存在他們心裏了，他們並且想出了種種新方法來增加生產，來增加耕種地，來共同努力。這個新氣象是土地改革和大衆生活改善的結果。我未見到什麼羣衆大會。我也沒有時間去仔細研究他們在怎樣地改革，以及蒐集關於土地再分配的各種統計。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些被沒收的土地和財產，的確分給與人民大衆了。土地的分派是事實，同時是人民所要做做的。原來耕種田地的人即是其所有者。在路上問每個老百姓，他將告訴你「我家得了三畝地，一輛車和三間屋子」，或「我們得了一條牛，五畝地，八畝穀」，或「我得了兩畝地。其餘便折了現錢」。

人民願意鬥爭

在這地區，人民有土地改革作後盾，他們願意爲他們的土地所有權而鬥爭。就在一月裏，我到山裏去，遇着六三三兩兩的走着，每人背着被服，運帶了幾隻野兔。他們趕進城去入伍的。他們中間沒有一個穿制服的，也沒有一個武裝的警隊人。三天工夫的動員令，單在該縣便結集了四千個志願兵。許多有因爲體力單弱或性情懶慢，和一部分家庭方面身分不開的，都落選了。現在祇有些最精壯的人方能入伍。這個分明使人想起有些地方的徵兵，是用繩子牽牢或無抵抗的老百姓的頭項，強迫入伍的。（魯新編）



# 關內外的烽火

##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一年來軍事的演變，使得戰場山東被丟在背後了。津浦路的徐濟段暢通無阻，而且很少破壞，似乎比平津京滬間的交通還安全。看來是個奇蹟，一語道破也非常簡單，那裏已經不是主要的戰場，長期的城鄉分治中，一方需要糧食棉花，一方需要日用品，有這套一條鐵路南北相通，毫無互易，兩方都是有好處的。共軍似乎現在不再破壞那條山東輸血的鐵路了，輸血是兩方都需要的。這其中絕沒有什麼「默許」，有的是經濟流通的自然規律。經濟生活是一幅變化無常的網，聯繫着人民的生活，儘管有人力謀自足自給，却離不開這世道立。天下一家而且不必談吧，中國是需要統一的，而且必然要統一的。人為的軍事上的割裂，只是一個暫時的變態，經濟生活會迫使中國統一；因此我們用不着過分

悲觀，戰爭雖則是個長期的，但是也絕不長不到十年二十年。今年的戰爭是向南北兩端發展，山東是被丟在背後了，中原也有被丟在背後的，可能，中共在計劃着重建從石門到德州到德州鐵路，現在已經開始培土方鋪石子。以往作為副戰場的河北，為了支援東北與維政府在北方的治權，在軍事向南北兩端發展中，今年春天可能是個相當重要的戰場。華北五省聯帥傅作義將軍適逢其會，我們要看看他與秦榮發李運昌的鬥法了。

當頭馬威棒

傅作義上吉之後，一般人就料定不是傅作義給秦榮發一個下馬威，就是秦榮發給傅作義一個當頭棒，結果是共軍乘國軍部署未定先下手了，這幾年頭頭的河

擊潰共軍抵抗時，俘虜五六百人，他們就還有一個營的共軍集結投降。沒有想到，這大批的俘虜成了國軍的最大負擔，他們既沒有力量將他們解到後方，又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來監視他們。到莊町村的時候，李師長打算整師回防，將俘虜送回後方，而凍水被圍甚急，傅司令令營長及屬屬的命令他前進解圍，他一度退出莊町村，不得已又進入莊町村，到晚上不見五指，對面不見人，村外有了槍聲，地道裏也爬出了穿着與國軍一樣制服的共軍來。於是近千的俘虜開始騷動了，守衛的士兵不得不用了機關槍向他們掃射，槍聲大作，俘虜跳起來，搶到彈藥車上的手榴彈，左右前後亂擲一番，這一場血肉橫飛的混戰，慘烈已到極點，李銘鼎師長一個人丟擲了兩箱子手榴彈後陣亡。他的手下的兩個團長也負了傷，兩個團的官兵各自為戰，向後方轉移，幸而北義安的一個團遵守住了陣地沒有動，不然三個團很可能全部壯烈犧牲，使莊町村成了山東的馬其諾。坐鎮高碑店的魯英軍長

需要真實支援東北，可是他的有限兵力除了應付境內的共軍外，已經沒有餘裕的力去支援東北。而東北共軍六次兩次攻勢，都是着眼在關內外交通的切斷，使得關內國軍不能向關外增援，而達成他長期圍困大據點軟化國軍的企圖。東北國軍不必說向外開展，就是要想守住心腹瀋陽和其他如吉、長、四、錦等大據點，也非有關內的經濟不可。長城一條歷史上的痕跡，劃分着東北華北兩轄區，共軍是慣於乘隙找縫的，他不放鬆在兩個轄區邊境上的攻擾。東北華北雖然人盡皆知的唇齒相依，但唇齒之間有個空隙，極容易給共軍以可乘之機。北寧走廓不通這是最主要的。前一個月，盛傳范漢傑將出任冀熱遼邊區副總司令，最近政府才決定了以范漢傑兵團來打這個補綻。范兵團的兩軍人已在山東開始北運，即將登陸膠島，駐紮膠西一帶，指揮部已決定設在長城線的終點檢閱。這路軍人到達以後，北寧路的守衛力量，當可加強，但能否保其暢通不受破壞，恐怕還成問題。至於整個扭轉東北局勢，當然更談不到。范本人有了新任務後又回廣東去了，聽說他的老母在大埔原籍被匪綁去，勒索美金二十萬元，他不得不回去設法營救。冀熱遼邊區的匪徒沒有清剿，關外邊境上的匪又不得不使他分心了。將來看他這一張補綻的力是呢，如果打得牢靠，東北可以稍鬆一口氣，華北也可以減去後顧之憂，安心在河北境內的攻剿。

做替身

陳誠讓出主東北行轅，雖然推過了東北共軍六七兩次攻勢，但東北局勢並沒有因為他這一張王牌打出而好轉。共軍繼續圍困着東北門戶，圍困瀋陽。要強好勝的陳記長，在東北制勝上患着胃病，他是不能在那裏長久支持的，而且兵力也感覺到單薄。最近一次瀋陽軍事會議前，他曾希冀傅作義不出兵，但是傅的防區已經擴大到河北，沒有力量去增援東北，有礙觀瞻的傅作義，當蔣主席到瀋時，他兵不

### 范漢傑打補綻

華北副總指揮部繼續保垣綏綏的任務，除了維護華北交通線，保護大城市工礦港口外，還



# 衛立煌出長東北剿匪總部與

## 全盤戰略的新部署

褚光明

(觀察南京通信)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部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同國之初，適值環境戰事吃緊，即傳中原將殷指揮權，由衛任指揮官，統一指揮河南軍事。其後又傳衛將繼主皖政。兩事皆未實現，不料衛氏終於出領東北軍符。此次東北剿匪之設立及人選之決定，係蔣主席前在瀋陽，召集高級將領會議時所決定。人選最初定杜聿明，但未獲各方同意。(京滬報紙有載稱杜隨蔣主席飛濟，其實杜並未隨行)嗣後由羅卓英建議以衛氏担任。羅氏誠懇長左右手。其建議顯有所本。現在東北將領。大都為衛氏舊屬，所以無人反對。蔣主席返京以後，兩度召見，隨即發表任命。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部司令，出乎各方意料。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部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同國之初，適值環境戰事吃緊，即傳中原將殷指揮權，由衛任指揮官，統一指揮河南軍事。其後又傳衛將繼主皖政。兩事皆未實現，不料衛氏終於出領東北軍符。此次東北剿匪之設立及人選之決定，係蔣主席前在瀋陽，召集高級將領會議時所決定。人選最初定杜聿明，但未獲各方同意。(京滬報紙有載稱杜隨蔣主席飛濟，其實杜並未隨行)嗣後由羅卓英建議以衛氏担任。羅氏誠懇長左右手。其建議顯有所本。現在東北將領。大都為衛氏舊屬，所以無人反對。蔣主席返京以後，兩度召見，隨即發表任命。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部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同國之初，適值環境戰事吃緊，即傳中原將殷指揮權，由衛任指揮官，統一指揮河南軍事。其後又傳衛將繼主皖政。兩事皆未實現，不料衛氏終於出領東北軍符。此次東北剿匪之設立及人選之決定，係蔣主席前在瀋陽，召集高級將領會議時所決定。人選最初定杜聿明，但未獲各方同意。(京滬報紙有載稱杜隨蔣主席飛濟，其實杜並未隨行)嗣後由羅卓英建議以衛氏担任。羅氏誠懇長左右手。其建議顯有所本。現在東北將領。大都為衛氏舊屬，所以無人反對。蔣主席返京以後，兩度召見，隨即發表任命。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部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同國之初，適值環境戰事吃緊，即傳中原將殷指揮權，由衛任指揮官，統一指揮河南軍事。其後又傳衛將繼主皖政。兩事皆未實現，不料衛氏終於出領東北軍符。此次東北剿匪之設立及人選之決定，係蔣主席前在瀋陽，召集高級將領會議時所決定。人選最初定杜聿明，但未獲各方同意。(京滬報紙有載稱杜隨蔣主席飛濟，其實杜並未隨行)嗣後由羅卓英建議以衛氏担任。羅氏誠懇長左右手。其建議顯有所本。現在東北將領。大都為衛氏舊屬，所以無人反對。蔣主席返京以後，兩度召見，隨即發表任命。

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部司令，出乎各方意料。衛同國之初，適值環境戰事吃緊，即傳中原將殷指揮權，由衛任指揮官，統一指揮河南軍事。其後又傳衛將繼主皖政。兩事皆未實現，不料衛氏終於出領東北軍符。此次東北剿匪之設立及人選之決定，係蔣主席前在瀋陽，召集高級將領會議時所決定。人選最初定杜聿明，但未獲各方同意。(京滬報紙有載稱杜隨蔣主席飛濟，其實杜並未隨行)嗣後由羅卓英建議以衛氏担任。羅氏誠懇長左右手。其建議顯有所本。現在東北將領。大都為衛氏舊屬，所以無人反對。蔣主席返京以後，兩度召見，隨即發表任命。

全力確保東北。

既使國軍必須確保東北，而今東北的情勢，該攻是攻不攻。祇有守。所以衛立煌的任務，不會越過這一現實。一年多來的戰事，使政府覺察到，東北戰局的關鍵，不在東北境內，而在華北。平瀋綫的通過與否，是全部戰事的重心。要確保東北，必須先確保平瀋綫。必須先改善華北局面。單單以軍兵周旋於東北，增援與接濟均非易事。結果吃力而不討好。針對這底更張的必要。東北設立剿匪總部，是最新戰略的一部份，最近恐將另設邊防司令部，以精銳機動的范漢傑兵團担任打通確保平瀋綫，調整華北的戰略。

既使國軍必須確保東北，而今東北的情勢，該攻是攻不攻。祇有守。所以衛立煌的任務，不會越過這一現實。一年多來的戰事，使政府覺察到，東北戰局的關鍵，不在東北境內，而在華北。平瀋綫的通過與否，是全部戰事的重心。要確保東北，必須先確保平瀋綫。必須先改善華北局面。單單以軍兵周旋於東北，增援與接濟均非易事。結果吃力而不討好。針對這底更張的必要。東北設立剿匪總部，是最新戰略的一部份，最近恐將另設邊防司令部，以精銳機動的范漢傑兵團担任打通確保平瀋綫，調整華北的戰略。

既使國軍必須確保東北，而今東北的情勢，該攻是攻不攻。祇有守。所以衛立煌的任務，不會越過這一現實。一年多來的戰事，使政府覺察到，東北戰局的關鍵，不在東北境內，而在華北。平瀋綫的通過與否，是全部戰事的重心。要確保東北，必須先確保平瀋綫。必須先改善華北局面。單單以軍兵周旋於東北，增援與接濟均非易事。結果吃力而不討好。針對這底更張的必要。東北設立剿匪總部，是最新戰略的一部份，最近恐將另設邊防司令部，以精銳機動的范漢傑兵團担任打通確保平瀋綫，調整華北的戰略。

既使國軍必須確保東北，而今東北的情勢，該攻是攻不攻。祇有守。所以衛立煌的任務，不會越過這一現實。一年多來的戰事，使政府覺察到，東北戰局的關鍵，不在東北境內，而在華北。平瀋綫的通過與否，是全部戰事的重心。要確保東北，必須先確保平瀋綫。必須先改善華北局面。單單以軍兵周旋於東北，增援與接濟均非易事。結果吃力而不討好。針對這底更張的必要。東北設立剿匪總部，是最新戰略的一部份，最近恐將另設邊防司令部，以精銳機動的范漢傑兵團担任打通確保平瀋綫，調整華北的戰略。

既使國軍必須確保東北，而今東北的情勢，該攻是攻不攻。祇有守。所以衛立煌的任務，不會越過這一現實。一年多來的戰事，使政府覺察到，東北戰局的關鍵，不在東北境內，而在華北。平瀋綫的通過與否，是全部戰事的重心。要確保東北，必須先確保平瀋綫。必須先改善華北局面。單單以軍兵周旋於東北，增援與接濟均非易事。結果吃力而不討好。針對這底更張的必要。東北設立剿匪總部，是最新戰略的一部份，最近恐將另設邊防司令部，以精銳機動的范漢傑兵團担任打通確保平瀋綫，調整華北的戰略。

平土產小白梨，柿子

平土產小白梨，柿子，六必居的鹹菜，去慰問陳氏。從那次會中決定的范漢傑兵團來充補給。可是陳氏長的胃病是不能在那裏長久支持的，蔣主席回京後，又決定了做華北體制，衛立煌出任東北行轅副主任東北剿匪副總司令，算是一個陳誠的替身，以便陳氏養病。這件事情和陳兩氏在滇西交督時非常相似，像是偶合又像是重演，這真是抗戰時期遠征易帥的「東北版」。現在東北的部隊新一軍，新六軍，五十三軍都是那時候的遠征部隊。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現在又是內戰最艱苦的階段。

平土產小白梨，柿子，六必居的鹹菜，去慰問陳氏。從那次會中決定的范漢傑兵團來充補給。可是陳氏長的胃病是不能在那裏長久支持的，蔣主席回京後，又決定了做華北體制，衛立煌出任東北行轅副主任東北剿匪副總司令，算是一個陳誠的替身，以便陳氏養病。這件事情和陳兩氏在滇西交督時非常相似，像是偶合又像是重演，這真是抗戰時期遠征易帥的「東北版」。現在東北的部隊新一軍，新六軍，五十三軍都是那時候的遠征部隊。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現在又是內戰最艱苦的階段。

平土產小白梨，柿子，六必居的鹹菜，去慰問陳氏。從那次會中決定的范漢傑兵團來充補給。可是陳氏長的胃病是不能在那裏長久支持的，蔣主席回京後，又決定了做華北體制，衛立煌出任東北行轅副主任東北剿匪副總司令，算是一個陳誠的替身，以便陳氏養病。這件事情和陳兩氏在滇西交督時非常相似，像是偶合又像是重演，這真是抗戰時期遠征易帥的「東北版」。現在東北的部隊新一軍，新六軍，五十三軍都是那時候的遠征部隊。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現在又是內戰最艱苦的階段。

平土產小白梨，柿子，六必居的鹹菜，去慰問陳氏。從那次會中決定的范漢傑兵團來充補給。可是陳氏長的胃病是不能在那裏長久支持的，蔣主席回京後，又決定了做華北體制，衛立煌出任東北行轅副主任東北剿匪副總司令，算是一個陳誠的替身，以便陳氏養病。這件事情和陳兩氏在滇西交督時非常相似，像是偶合又像是重演，這真是抗戰時期遠征易帥的「東北版」。現在東北的部隊新一軍，新六軍，五十三軍都是那時候的遠征部隊。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現在又是內戰最艱苦的階段。

平土產小白梨，柿子，六必居的鹹菜，去慰問陳氏。從那次會中決定的范漢傑兵團來充補給。可是陳氏長的胃病是不能在那裏長久支持的，蔣主席回京後，又決定了做華北體制，衛立煌出任東北行轅副主任東北剿匪副總司令，算是一個陳誠的替身，以便陳氏養病。這件事情和陳兩氏在滇西交督時非常相似，像是偶合又像是重演，這真是抗戰時期遠征易帥的「東北版」。現在東北的部隊新一軍，新六軍，五十三軍都是那時候的遠征部隊。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現在又是內戰最艱苦的階段。

會將奇蹟帶到東北去。

會將奇蹟帶到東北去。中央如果絕不放棄東北，將怎樣守住東北呢？目前的辦法也不過是以范漢傑在長城線上打個補給，掩護北寧路交通，支持東北，用衛立煌替周那「一王」牌陳誠去養病，要傳作我專心致力安定華北，同樣支援東北，靜待冰消港開，再重新對策。但我們前途已經說過在冬去春來以前東北還有大打。而且三月廿九日以前南方戰事的激烈，恐怕不減於北方，今春的激烈戰事在南北兩端，國守據守的各大城市，如果不是經濟崩潰或工潮學潮洶湧到不能收拾，共軍還不定付更大的代價去攻擊。不過東

會將奇蹟帶到東北去。中央如果絕不放棄東北，將怎樣守住東北呢？目前的辦法也不過是以范漢傑在長城線上打個補給，掩護北寧路交通，支持東北，用衛立煌替周那「一王」牌陳誠去養病，要傳作我專心致力安定華北，同樣支援東北，靜待冰消港開，再重新對策。但我們前途已經說過在冬去春來以前東北還有大打。而且三月廿九日以前南方戰事的激烈，恐怕不減於北方，今春的激烈戰事在南北兩端，國守據守的各大城市，如果不是經濟崩潰或工潮學潮洶湧到不能收拾，共軍還不定付更大的代價去攻擊。不過東

會將奇蹟帶到東北去。中央如果絕不放棄東北，將怎樣守住東北呢？目前的辦法也不過是以范漢傑在長城線上打個補給，掩護北寧路交通，支持東北，用衛立煌替周那「一王」牌陳誠去養病，要傳作我專心致力安定華北，同樣支援東北，靜待冰消港開，再重新對策。但我們前途已經說過在冬去春來以前東北還有大打。而且三月廿九日以前南方戰事的激烈，恐怕不減於北方，今春的激烈戰事在南北兩端，國守據守的各大城市，如果不是經濟崩潰或工潮學潮洶湧到不能收拾，共軍還不定付更大的代價去攻擊。不過東

會將奇蹟帶到東北去。中央如果絕不放棄東北，將怎樣守住東北呢？目前的辦法也不過是以范漢傑在長城線上打個補給，掩護北寧路交通，支持東北，用衛立煌替周那「一王」牌陳誠去養病，要傳作我專心致力安定華北，同樣支援東北，靜待冰消港開，再重新對策。但我們前途已經說過在冬去春來以前東北還有大打。而且三月廿九日以前南方戰事的激烈，恐怕不減於北方，今春的激烈戰事在南北兩端，國守據守的各大城市，如果不是經濟崩潰或工潮學潮洶湧到不能收拾，共軍還不定付更大的代價去攻擊。不過東

會將奇蹟帶到東北去。中央如果絕不放棄東北，將怎樣守住東北呢？目前的辦法也不過是以范漢傑在長城線上打個補給，掩護北寧路交通，支持東北，用衛立煌替周那「一王」牌陳誠去養病，要傳作我專心致力安定華北，同樣支援東北，靜待冰消港開，再重新對策。但我們前途已經說過在冬去春來以前東北還有大打。而且三月廿九日以前南方戰事的激烈，恐怕不減於北方，今春的激烈戰事在南北兩端，國守據守的各大城市，如果不是經濟崩潰或工潮學潮洶湧到不能收拾，共軍還不定付更大的代價去攻擊。不過東

### 冬去春來前 可能有大打

在東北冰融港開之前，共軍對國軍瀋陽的冰雪攻勢是不會停止的，而且很可能在東北開港范兵團未定以前還有大打。現在衛立煌已飛瀋就職，去接迎共軍的新攻勢。這個任務是相當艱鉅的。他僅有的把握是說，那裏有他沒有奇蹟，衛立煌也不

在東北冰融港開之前，共軍對國軍瀋陽的冰雪攻勢是不會停止的，而且很可能在東北開港范兵團未定以前還有大打。現在衛立煌已飛瀋就職，去接迎共軍的新攻勢。這個任務是相當艱鉅的。他僅有的把握是說，那裏有他沒有奇蹟，衛立煌也不

九月廿二日

# 西北局勢報告

## 觀察特約記者

### 西北為什麼還安穩？

(觀察蘭州通信)

政府有兩隻放在空中的大風箏，一隻是川平滯留路為綏綏的東北，另一隻是過去以隴海鐵路為綏綏的西北。隴海鐵路不通已久，但以隴海鐵路為綏綏的西北(指甘寧青新四省)，比起東北以至中國其他地方還安穩得多。這有好幾個原因：

(一)就中共言，遠在十餘年前他們便在此一地區的東角——蘭東，建立了基地，前歲冬季他們向黨內提出的西北區門爭綱領中也有以此地為根據地，南面平涼，進出蘭州的決定。但蘭東的各主要城鎮如慶陽、合水等地，去春已為國軍攻克，同時自和談的中斷後，中共的戰略中心轉移向國內主要地區的爭取，不願把武力分散到戰略上不甚重要的西北。

之像蘭州這也算做中國大城市之一的地方，竟能安穩地度過了民國三十六年，至於西寧、寧夏，甚至於物價上也無較大的波動。

### 安穩的矛盾

西北地區的安穩對政府是有利的，因為它能給政府以時間來鞏固安穩，並製造力量幫助安穩其他地區，至少可以幫助「綏靖」陝西與四川北部。這一點政府早已體認到，但是新區首先妨礙了政府的步伐。

去歲一年間，除了蘭東，這裏沒有戰亂，在內地所發生的學生運動。這裏簡直沒有受到影響，而全國各地所不舉行的中等學校會考，寧夏省却如期完成了。

人事能否吻合伊方的口。在目前對蔣斯武德主席這一班人，除了為迎合伊方外，實沒有更易的理由；不但不更易，還須特別支持。第二、為了爭取新疆永遠和平，必須在經濟與經濟上下工夫，必須集中財力人力，為推動此兩大工作而前進。但是伊方的威脅，赫然存在，大部份財力遂不得不用在軍事配備上。從內地運兵到新疆要一筆大款子，到新疆後又是一筆大負擔，對土著人民也又是一個大刺激。第三、最近幾年來由於政治場面的急遽變化，封疆勢力與新興勢力漸漸形成了對壘形勢，雖然還不太嚴重。封疆勢力對當局比較可靠，但支持他們只能於目前收相對的效能，而不會於打遠未來其基礎有何幫助；新興勢力，則不易把握，且彼等人在人民中尚未起較大的作用。第四、新區在目前所需要的安定與發展的資金非常浩大，當局只有仰賴於貨幣膨脹一途，現在已發行二千元票面的新幣了，因而物價高漲，直接影響民生。以上這些矛盾是無法解決的。

去年一年間，當局為加強計劃新疆，曾以巨款完成了青新公路。這條公路通過的柴達木盆地，多係無人煙的沮洳地帶，必須經常抽出巨款來養贖它，否則如任其自然存在，有事時還是不能運用。以現在政府財政上的貧困及人事制度的腐化，我們對此前途，非常擔心。其次政府對泛濫於新疆的貪污瀆職，未因為有決心來清除，但因為人事制度，公教人員的待遇(觀察三卷十八期讀者投書中「我在犯法中求生」一文便吐露了此中矛盾)及其他種種關係而無法澈底施行。西北民生實業公司進化經理周崇勳被槍決不久，省府庫房竟發生監守自盜的醜聞，這是夠說明今天的新疆貪風風氣之可怕。

就甘肅講，它是今天西北的中心，更有安定全面的任務。在表面上看，這一省地瘠民貧，似不克有大作為，但民實不無老百姓，實際上服務於封疆勢力與各別私人的財富並不貧乏。甘肅省主席郭寄嶠可以說是一位廉吏，滿想自力更生，但固根深蒂固的舊社會體系限制了大的舉措。即以民食一項講，以蘭州市為例，目前麵粉百斤已達九十餘萬元，白米一市石逾二百三十萬元，價格竟超過京滬。這個畸形現象之發生，私人囤積保主因之一，當局對之束手無策。

就西北的東部講，去年三月以來，當局出兵蘭東，一時曾將各主要據點收復。但不久共軍反攻，環繞復失，共軍一役，付出很大的代價。而且地方凋敝，須以大量資金來支持它。就河西講，自北塏山事件發生以來，警惕着此一走廊的安全橋樑，去歲九月間酒泉連續潰旗的公路(酒樂線)完成，於控制上略獲方便，同時散在河西各地的新區省哈薩克流民區大部被安置還新，於內部治安上減去一種威脅。但河西形勢窮苦地方，酒泉黨營池蓄水庫，縱已落成，開發農田，尙需時日，如果農民太多，老百姓委實担負不起。

就寧夏講，老百姓苦於兵役，一般流亡於內地的省民對寧夏省政也深感不滿。但中央則以馬鴻逵為對付陝北共軍的一枚主要棋子，此大榆林解圍，大半是馬部之功，於是寧夏就只好這樣下去。其實這區內，配備一強大兵團，對於已入境共軍。追來追去，四處圍剿，使無立足及喘息餘地，予無不追，再由哪區以同樣戰術對付。這樣，共軍的洗軍技術，將無法使用。

東北方面亦將增設綏靖區，可能為九個。唯保吉長三省三地。守衛方式，不採據點守衛法，而將重兵數點守衛法，可以稱之為釘形守衛。加強地方團練組織。

# 廣東不靖·交通癱瘓

## 陳微子

(觀察廣州通信)  
廣東治安問題的嚴重，使廣東的舊派軍人有復出的可能。自從宋子文到任之後，深感「盜匪如毛」，對於他的建設計劃大有妨礙，因為今天廣東的治安問題已使廣東整個的交通陷於壘壘的境地。政府也分不清了什麼是「土匪」，但對於這些不但襲擊地方政財機關，進攻糧倉倉庫，佔領據點，而且還遍佈在整條「線」上的「匪黨」，不能不再費心機。

前幾時，宋子文看中了舊軍人在地方上的號召力，企圖教訓專軍宿將，出來維持治安；有分別使李福林、莫雄、梁鴻楷分區負責的意圖。後來因為李福林要事權獨立，但當局又恐指揮不統一，便又作罷了。

我們就廣東省內的交通阻滯的情形談談。  
首先是附近廣州的中國地帶的道路不寧。南海、番禺、順德、東莞、三水、從化、花縣、寶安等縣的警察局長，曾集中在省警隊處開

過會。由前警保處李主任秘書宣讀陳處長訓詞，略謂：「中區各縣，為省市之衝星，如治安不佳，交通梗阻，足以影響全局」。勸勉各與會人員切實整頓治安，維護交通。

這是由於中區各縣的「匪黨」近來襲擊水陸各線交通，使廣州與附近各縣來往困難的結果。每天，打開了報紙，「匪患」一語，佔了整面的篇幅。不是輪渡被劫，便是汽車被搶。番禺各公路入夜即禁止行車，從化各區提前辦冬防，加設路警，並實行鄉保聯防。東莞至石龍的公路，汽車經常被搶；增城至廣州的長途車，被劫也是數見不鮮的事了。在順德縣境內，行走小滘至水簾的公路，曾在沙滘西亭地方遇匪；最近在廣州至花縣的公路上「匪徒」竟連劫七貨車；廣州連城在斧頭嶺地方劫掠，計自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三日，共被劫汽貨車二十餘輛。廣花、廣從、廣新各路商旅，廣州的外圍交通，完全沒有了保障。

北江水道的不靖，可以從行走廣州、清遠的合記運載在鯉魚沙地方連續被劫四次看出來。來往清遠、西南的飛輪船，不久之前剛被洗劫一空。清遠石角以至界牌，便有一「土匪」營口四、五個，船隻經過，要納足運費的保護費。過了琶江口以上，烏石枯、白沙等處，都是一「匪類」出沒之地。由曲江杉柃木兩下至廣州，起碼要經過五十個以上的大大小小的營口納保護費。

同時，東江惠陽、博羅的交通已陷斷絕狀態。省惠線的飛鴻電輪於十月間駛至大墩附近被劫，因為事先接到「土匪」三萬元贖幣的打單，經為戒備，所以曾發生了激戰，雖然幸告脫險，但死傷士兵搭客二十餘人。河源上游樟頭石，下游水橋牌；惠州上游小嶺，下游梨斗山，甚至廣州附近的仙村、新塘等處，都時常出沒強盜剪徑。

由於這次被劫，輪流聯合呼籲過當局增加各河道武裝力量。曾經有過一個時候是在阻戰心驚的狀態下，陷于半休息狀態，各電輪聯合航行。搭客們都懼怕異常，有行不得也停舟之嘆，但總算還有交通來往可資。而近來又接二連三的被劫報，政府始終未見有辦法來維持，各輪渡便實行停航了！因為太沒有保障了。

比方說，西江各輪渡迭次被劫了「土匪」的打單，每次勒索數百（下接十九頁）

人民的關係確比其軍隊好，他們能夠如此，目標當然很遠。  
西北是中國民族最複雜的地區。不單是新疆，就是與外蒙鄰近的，現在也依然和滿清時代一樣，一般民衆過着愚昧與窮苦的生活，王公與喇嘛們則安享尊榮，以老百姓的汗血供養着少數特權階級。外蒙現在已是蘇聯的附庸，其人民是否得到充分自由，尚屬疑問，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則終究變了！以額濟納和阿拉善這兩族人民目前的智識水準，顯然他們不易接受外蒙的宣傳與拉攏，但外蒙的人民生活，對之總不會不發生刺激作用，如果我們不從速改善該二族的人民生活，逐漸消除在這裏的剝削制度，則終究是危險的。

此外青海的藏民（如玉樹、安、卓尼等區），受着封建制度的剝削，地方政府的壓榨，簡直沒有發展與進步機會。遠在抗戰之前，中央曾注意到此一點，曾對各區作了些文化工作。但西北邊區民族間之解決，主要是在生活活方式之改變與其生產

財富之增加。這些民族本來不知誰係他們的祖國，欲發其愛國心理，必須由國家給與他們實惠。這裏所謂的實惠，不是臨時性的「賞賚」，「賑濟」，「封爵」，而是經濟的扶助，文化的啓迪，尤其是封建剝削制度的廢除。試問在今天，政府能做得如何？政府所遭的困難能獲得相對的安定已經滿足了，於是只有拉住這些民族中的封建勢力，因為在今天，封建勢力還足以左右一切——至少在若干地方民族部落中是如此）。然而封建勢力終不能長久維持其存在地位，廣大人民才是未來前途的開闢者與支持者。政府也許不會不明此點，可是為事實所限，只止於明白而己。這種拖延下去，邊區少數民族的內向心理，真不知到那天才能建立起來。

時間從來是不等候人的，西北今的局勢，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講，尚有所為之機，但早已有所作爲，但矛盾重重，恐時局將會大變，來時風雨，其命運令我們生活於西北的人豈止担心中而已！  
(一月十五日)



# 「幹部」之累

田汝康

「幹部」這個術語是最近十多年來中國政治演變的中心的要點。政治局而有什麼問題的話，所謂「幹部」應該負大部分的責任。

「幹部」這箇術語是從法文 Cadres 變過來的，原語是作組織或體系來講。蘇聯在一九三五年曾有過「幹部決定一切」(Cadres decide everything) 的口號。當時認為：為使黨員能推行黨的政策起見，各基層黨部應該組織成一個靈活的機構，而要使機構能靈活應用，主要的更在乎能對各基層負責黨員隨時加以訓練和淘汰。這便是所謂「幹部決定一切」的解釋。這樣的口號自然是一個故事的基本常識問題。其中倒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道理。不僅是黨，就是開行莊或是做商號經理同樣也得注意這樣的問題。不過有趣的是所謂「幹部」在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官場中，却代表著另外一番意思。掃除一切政治因素不論，若把所謂「幹部」看做一個社會學的問題來加以研究，我們便可以發現所謂「幹部」在今日的中國，却變了質，和幹部原來的意思根本不相調。

中國近十多年政治經濟的演變，若同北伐前的一般局面比較的話，自然有很大的差別。北伐前軍閥的混亂，可以說是完全等於胡鬧，糊糊塗塗，到底幹些什麼，誰也弄不清楚。北伐以後，一般情形便不同了。簡單的說，那就是個人事業心的興也。換言之也可以說大家心理中似乎都想做一番事業，至於做一番什麼事業，雖然也同樣有很多人不弄不清楚，但做事的方法和步驟却漸次比較進步多了。這種轉變是大眾所熟知的——凡是想做事業的人，不單軍政學商，首先得注意到所謂如何「吸收幹部」(培養幹部)的問題，專門名詞叫做「找班底」。這種態度的由來是無可實備的，因為這都是中國舊典籍中的故事。每當天下大亂，軍雄逐鹿的時候，所謂有志之士爭相爭奪勢的，初步的工夫大致不外是散財結士。一旦得人扶助，有雄心抱負的大致早遲終有機會做點事業。至於雄心抱負次一等的，自己雖不想做什麼大業，但却不因此而自甘寂寞，總也想像個人投奔一下，將來有機會此人一旦成事，自己自然也就隨之封侯列相。在過去所謂「立憲」差不多等於於

發展個人野心。在個人野心後面能再有什麼悲天憫人之念的自然也有，不過不算太多。而大多數數顯赫上標名的人物，可以說盡是些第一流的個人野心家。「三顧茅廬」一月下榻草廬之類故事是中國人家喻戶曉的，用不著在這兒再多舉例子。以個人野心為出發點來「吸收幹部」或是去投效做「幹部」的做事方式自然也不能完全厚非，所可惜的是時代已經遲了。一般人也未嘗不知道時代不同了，但始終於中國歷史上這一莖花樣覺得仍戀戀不捨。由於這些過去歷史上的累積作用，所謂「幹部」在中國便變了質。

「幹部」究竟應該是什麼，我們暫且不論。不過在今日中國社會裏，所謂「幹部」可以說是從一種互惠互存關係上產生出來的。這種關係，從做幹部的來說，那就是「我扶你成事，你養我吃飯」。反過來，從培養幹部的人來說，那也就是「你扶我做事，我養你吃飯」。在上面我們會分析過這種關係的另一方面，認為所謂「扶你成事或是扶我做事」的心理是因為過去中國歷史上的累積作用。至於這種關係的另一方面，「養我吃飯或是養你吃飯」的由來，則似乎應該歸咎於中國經濟環境的問題。(自然其中也照樣有些歷史的累積作用)。

直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結構仍然建築在農業生產上。農業社會的特徵，概括的說，要以勞力的過份浪費，和職業分工的粗放來得最顯著。鄉下人終年勤勞，櫛風沐雨，終局最多能免於餓死而已。不過種田固然最辛苦，但種種田又有些什麼事可幹呢。做技術工得多少要多少資本。於是，一般聰明人不想種田的便另想出路，而偏偏在中國社會裏早就有過「做官」一行職業。但我們得注意在過去做官也相當不容易，多年磨下苦讀才能應付那一串的考試，而一般考試也還多少有則章。可是在近代中國社會裏，做官(兼專門技術做公務員不列入)可以說是最輕便最容易進身的一行職業。種田做工得終年的勞作。做發

生做音樂家得化幾十年的工夫去研究練習，因為做這些事業終沒有什麼憑做俾投機取巧的可能，化一點工夫有一點成就。而今日做官可不然的限制而一步登天的機會又處處皆有。要是做官有什麼困難的話，那困難僅僅是做幹部的門路而已。一旦門路打通，要人肯收為幹部。而自己又能小心翼翼為迎逢，則雖然不一定做幹部的人人都有多大的前途，但吃碗飯不成問題。做幹部這條門路既然是昇官發財的捷徑，於是便深深激動了社會間做俾投機取巧的風氣，當最初想做幹部的人也許不無標準，不過一旦政治地盤加大，做官自然無法處處顧到不得不讓幹部再去找幹部，則久而久之，貪者三千，人才可謂濟濟，其中便也不乏雞鳴狗盜之徒。幹部之「累」也就從此開始。

在今日官場中，有些字眼聽來實在不雅。例如開口便「我們的班子如何」，閉口便「我們的老闆怎樣」。要是有人氣節有血性的人聽到別人用這樣的言辭來形容自己的話，自然要認為是侮辱。而在今日却竟有人自己用這樣的字眼來形容自己。則今日幹部政策的變質到什麼程度，由此亦不難想見。

今日所謂「幹部」既然大多是做官的專門人才，除此一行便不另找出路，(實際恐怕亦無法再謀出路。)於是「養我吃飯」的心理便完全形成。而一般收攬幹部的人也認為「養你吃飯」是件當然事體。

因為在收攬幹部的人眼光中看來，這確是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中國向來做事是以人與人間關係為主。甚而時至今日，規章法令的引用，已經叫做「打官腔」，不到有心找人麻煩的時候，無人應用過。一個機關既無法規章做基礎，則人事的複雜可知。為避免做事的麻煩起見，用自己所熟知的幹部是唯一的補救辦法。但恐怕一旦有事，臨時無法找得幹部。於是有人個人事業野心的人便不得不隨時培養幹部，備才不用。

由於受這種「不無班底，不能做官」心理的威脅，今日一般個人事業野心的長官，在局外人看來，真為一般幹部累。不僅未嘗得事之先，便得培養幹部。就是一旦得權得勢，安插這般幹部，也就費盡一番苦心。而萬一不幸下台，還得照樣幹部以圖中山再起，若真是無法再養下去，那到處介紹轉業，使之暫時弄碗飯吃更是痛苦事。

養幹部的目的在乎能教養一部分忠心於自己的八，自己指使，最後得以達到發展自己個人野心，或就一番事

業。所以選擇幹部的標準亦以忠實為第一，換言之也就

是吃我的飯的就得聽我的話。在這樣情形之下，自己有理

想有見解的人自然無資格做幹部，大致也不願意做幹部。

不過這樣的標準在專心想找碗飯吃的人看來，那豈不是件

容易事？該理想和見解也許困難，說能力和才幹也許沒有

，但是唯唯否否，吹吹拍拍，誰做不到。做幹部的人不察

覺，認為忠於自己的人愈多，大致自己成事的希望也愈大

。實際上那兒有這回事。幹部的忠於長官，目的在為了吃

飯，所謂「扶你成事」亦可以做到，條件亦看是否與自身

利益沒有好處。在幹部的最後真能有一番事業的，自然有

，問題是對所謂事業定義如何，而憑良心說，大多數做幹

部的是受幹部之累而不自覺，有的或許感覺到這樣的痛苦

，但苦於騎虎難下，有苦說不出。

大家知道，今日做長官的一旦得權得勢之後也未嘗不

真能做點與國家民族利益有關的事情。不過做事的計劃還

沒有擬好，調解幹部間的糾紛已經煞費苦心，政治地盤一

大，幹部之下得更有幹部。做幹部的目的，則上面指出，

就不外在長官的權勢中得點好處。不過有時長官的好處並

不能遍及全體幹部，也無法遍及全體幹部，那問題的複雜

程度自然可以想見。即使長官給幹部的好處，照外人看來

，已經算是公平了，但人心不足，長官有個人事業野心，

幹部又未嘗沒有個人事業野心，誰不有夢想自己也能做長

官自己的幹部也做長官。而幹部甲有此野心，幹部乙又

未嘗不有此野心。照理論大家同是一個集團，彼此不僅無

有禮讓，並且還得有犧牲精神。但事實上那簡直不可能。

幹部甲可能作此想，但幹部甲的幹部便不一定會有這種精

神。所以幹部政策的發展一旦達到了幹部之下有幹部的階

段，換言即達做幹部的同時還得照料他自己的幹部吃飯問

題的時候，則做長官的便得集中全力來注意幹部間的糾紛

問題了。機構地盤愈大，問題自然愈多。在最初幹部本來

是為長官的個人事業野心而產生的，而實際上今日做長官

的却是因為幹部的吃飯問題而存在。有時做長官本也不想

再幹下來了，但以幹部們的飯碗問題懸着不得不繼續下

去。最後弄到長官竟在幹部間的矛盾衝突中求生存，有的

甚至於被一般幹部完全包圍變成了傀儡。有的長官即使尚

不致完全變成木偶，而實際上亦如此般幹部完全包圍封鎖

與整個現實社會脫離關係，在一般情形之下，做長官的

可想有什麼「親賢遠士」之心自然是不能了。

所以中國，官愈做大，選擇幹部的機會也愈少。其

理由說起來很簡單，因為在今日中國經濟情形之下，可做

的事雖然太多，但不勞苦工作便能豐衣足食的職位却太少

。在一般舊幹部看來，長官的好處既已經有限，不添新幹

部已感分配不均，那兒還能容再有這碗飯的人，基於這種

的心理，於是與高級幹部利益發生競爭的人決無法加入集

團工作，萬一有機會加入，可能不久亦會被排擠出去。後

進想做幹部的便僅有機會做幹部的幹部，或是幹部的幹部

的幹部。對一般幹部說，這倒也是件公平事，一切機會

的分配不以才能為標準，而以先後排輩次序來決定，做是

可以算做以補助弱者不致於被淘汰的活。在這種情形之

下，假若一般幹部還多有點能力的話，那幹部多少還

對長官個人事業有點幫助。否則在此重慶幹部重重之下，

做長官的大致已經是精疲力竭，做事當然談不上，最多也

祇不過弄到大家幹部都有碗飯吃，減少些幹部間的衝突糾

紛而已。

上面所指出的祇不過是就一個幹部集團中相互關係而

言。而在今日中國有個人事業野心的長官自然不祇一個，

於是無整平整個中國的社會組織在目前局面下，便分裂無

數的大小幹部集團。要是這些集團能教育個目標和理想作

為前導，則今日政治局面，當然不致於如此。而可惜的是

大家不祇找不到共同目標和理想，甚至於連最實際的共

同利益都沒有。由於個人事業野心的作祟和中國經濟環境

的限制，不僅在各不同集團間存在着敵對的關係，即使就

在同一集團中也照樣有摩擦。

十多年來中國政治的演變最多也不過是些不同幹部集

團的興衰起落而已，你出我進，走馬燈似的轉不停。一

般民衆的心理觀感暫且不變，弄來弄去，恐怕就連各幹部

集團負責人都沒有不快不慢了。但不知一般做幹部的又作如

何的辦法，因為有時時候飯碗真成問題的話，大家想來問機

也會把整個問題重新思考一番的。時至今日再希望全中國

各大小不同幹部集團中重新回頭談理想討論時代需要，自

然太理想恐怕做不到。但幹部之一累一日不解除，不僅

整個政治局面無法進步，恐怕就是一般長官的個人事業都

會遭受到嚴重的打擊。

（上接十七頁）萬元；而事實上四江下游獅山對河沙壩地

方，近來設置了許多各種「匪卡」，大小輪渡經過，都有

被搶擊的危險，沒有充足武裝力量，大部已自行停航了。

這樣，東江河道實際上已全部停航，西江也部份停航了。

雖然由肇慶、梧州比較寧靖，可是西江船舶必須經過珠江

三角洲，三角洲的「匪徒」是著名的。自梧州順流而下，

計有「土匪」營口十個左右。

廣州至三埠間的交通，是經常有幾艘龐大的拖渡行走

的。四邑是華僑的故鄉，資金雄厚，所以輪渡上的武裝設

備比較完善。前些年時，由於華僑接濟回鄉，頗引起「土匪

」的垂涎，信打單也就發現了；更由於日甚一日的交通「

警報」頻傳，各輪渡也都在緊張狀態中。在由三埠啓行來

穗的時候，也許為了壯壯胆，示示威風，船上的警報隊照

例先向天放了一排火，然後開動的。在目前來說，這條航

線比較上還是安全一點。

在由四邑恩平到陽江的那龍，公路是恢復通車了，但

「匪徒」却斷續性地，有時來一個突然的洗劫。在南路電

白以下一帶，內戰的火正在燃燒，羅江、花縣大有「此路

不通」之概。大多數人經電白赴合浦，欽縣等地，是改由

海道前往湛江，再由湛江搭輪到合浦的北海登陸，然後再

往日的地的，因為吳川、花縣、羅江一帶治安不堪聞問，

旅途安全大成問題了。

從梅菴管理局赴湛江市，經黃陂至高嶺的電船，也是

經常被「匪徒」「光顧」的。高嶺到東莞的汽車，更是「

匪徒」注意的目標了。環繞着湛江市的四週，是人匪不分

的地帶，與治安成問題一樣，交通是在癱瘓狀態中，極端

缺乏安全感的。

看來廣東的面線都在各種各樣的「匪羅」掌握之中了

，城市將被迫迫近因得不到營養而日漸僵掉的日子。

最近物價漲得利害，本刊稿費，自二月一日起

，作比較跨大一步的調整，每千字致奉國幣十五萬

至二十萬元。

又：本刊前因房屋遷址，支出鉅大，所以將稿

費一文到即奉的辦法，暫停兩個月。最近本刊經

辦法，漸已回復正常狀態，關於稿費一文到即奉的

辦法，較原定期限提前半月，自二月十五日起回復

實行。

**華北讀者公鑒**

本報華北航空版決定出到三卷二十四期為止。

以後一期以後各地讀者，即請逕向上海本社訂閱。

卷第一一期以後的售價，現正逕向上海本社訂閱者如早

日訂閱，當仍照現在的價目計算，訂閱以後，即可

不受加價的影響。此啓。



# 精工與草率

徐中玉

楊慎「丹鉛總錄」里有一段話論到文章的神與神，道樣說：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這是把神與工分成了兩截，神於文者與工於文者是有差等的兩種人物。但又不然，「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則至工與神仍是一回事，所謂「神非工之所可至」，道「工」乃指普通的，一般的，或非真實的「工」。所以歸結起來，還當分別清楚，「神」只是與非真實的「工」有別，而這一點，却正是過去的文論中含糊說慣了，往往有人會攪不明白。例如「白石道人詩說」中就有這樣的兩節：

「詩之不可工，只是不結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驚為！」

「意法欲高，句法欲密，只求工於句字，亦未矣。故於於意結，成於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為作者。」

詩應該求工，但不應該「只求工於句字」，應該求的是可以至於「神」的「至工」，不應該求的是「只求工於句字」之間的非真實的「工」。倘工。並不是句字之間就不必求工，但若只在道上面用力，便成了捨本逐末，欲求工而「至工」愈遠。求工的根本之道在那里？白石指點得精透：「得從情意上去「精思」，去力求其「深遠」，一定要再三磨思力案而後作，否則，寫得再多，再好，也不過白費吧了。」

這令我聯想到了外國作家的兩段文字，一段是屠格涅夫在他的「春潮」里所說的：

「這是無數的刻苦地寫成的劇作之一，這類劇本乃是許多有學問而無才氣的作家，着意地，却又笨拙地寫成的，用的是一種漂亮語言，却又沒有一點生氣，一點深刻或激越情感的思想，而在其中，表現着他

們所謂的聰明的鬥爭時，他產生出一種煩悶，有人特意稱之為亞細亞的，好像這名稱是含有一種蔑視（似的）。（馬宗融譯文）

另一段是吉辛在他的「四季隨筆」里所說的：

「哥德對於浮士德是用了充分心思的，但是在他的成就中同樣珍貴的青年時代的抒情詩，是僅筆所能寫的速度，歪斜着在紙上寫下來的，因為他不能停下去將紙扶直，那又怎樣呢？藝術家是天生的，不是後成的，這種可敬的真理，即使給自己的眼睛看，我敢寫下來麼？這時代常常聽到對於斯各得有輕視的批評，根據他沒有藝術的良心，他一點不想起風格便草率寫作，他從不在開始以前細想計劃，你當然知道這棟拜一定很不像他這樣作的；在這樣時候，寫下這個真理，似乎不算多餘吧。我們為什麼就不聽，有一位威廉遜士比亞用類似犯罪的粗心，產生他的所謂藝術作品呢？一位名叫西萬斯斯的拙工，對於他的藝術這樣不認真，在一章書里描寫山柯的斑駁破倫，不久只是因為忘記，又為我們寫出山柯騎在斑駁上面，彷彿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這不是事實麼？一位塞克萊不是在一部極「主觀的」小說最後一頁上，無恥的承認他在「讀上將法希爾頓的母親殺死，在另外一頁上又使他活了麼？這些對藝術犯罪的人還同樣列於世界超越藝術家之林，因為他們生活，在一種濫義上，在一種程度內，為他們批評家所不解，而且他們的藝術，是生活於極的滿意並持久的表現。」（李野野譯文）

這兩段話，我相信他們所說的都有普遍事實的根據。而可注意的是：他們並沒有詳細說清，他們對於問題的瞭解却是跟楊慎「白石詩學」完全相同的。這證明着凡對文藝問題能作精確的觀察體驗的，便都有獲得同一認識的可能。在我們古代的文論里，還有一種「有形病，無形病」的說法，以為有形病可以醫，無形病則不能醫。所謂「有學問而無才氣」的作品，正亦就患者不能醫的無形病，因為這種作品在外形上很可能整齊潔淨，無可指摘，你說不出它在語言上有什么缺點；可是你到這發生不出好感覺，你總只覺得它的沉悶，無趣，沒有味道。反過來，有些「粗心」的，「不認真」的，在某些點上可認為「對藝術犯罪」的作品，雖然患者不少的「有形病」，可是你却並不因此就不喜歡它們，你反而從「粗心」中感到了生氣，從「曠野」中感到了一股新鮮的力量，甚至在你入了迷

的時候：道「粗心」和「曠野」竟也成了一種難得的獎。可以說，屠格涅夫那段話里所說的正是患者「無形病」的正是患者「有形病」，亦就是，它雖不「工」，可是有其「神」。為什麼呢？

那位劇作家因為沒有一點深刻或足以激越情感的思想，所以就陷於無生氣和沉悶之中了，反之，因為莎士比亞他們有生活，他們的藝術是生活於極的滿意並持久的表現，所以作品雖然有些瑕疵，卻仍能激動一般人的心，列於超越的藝術之林。誠如白石所說，藝術是應該「始於意格」，然後才「成於句字」的，莎士比亞他們在基本上走對了，所以雖在句字之間有點小疵，畢竟仍無害於其「神」，那位劇作家只因為在基本上已經走錯，所以雖在句字間十分斟酌費力，便只落得仍是白費氣力，悞敗了。原來這位劇作家所到達的不過是「非真實的工」的境界。所謂「非真實的工」，倒並非說他不曾費過過力氣，是說他力氣用在不應當多用的地方，結果成了勞而無功。因為，他所求得的「工」，原來和文章的真正的「工」快一並無多大關係。

明白了這種道理，便也可以知道，如果沒有厚原的能培養出思想，思想雖經過洗滌的能培養成正確深遠，那麼，所謂無形病實在也不是不可救藥了。思想雖然是無形的，事情却非常明白。同時，有形病雖然無傷大雅，却也不能因此，或因一時的兩嘴，便不去醫，或竟認為不必醫。情意深遠了，句字常常有毛病，這毛病必然也會影響到情意的本質，影響到整個作品的效果。以質為主導，然後求其「文質彬彬」，做人如此，作文亦一樣。

明白了這種道理，便也可以知道，一個作家為什麼從骨脫到了安樂，從掙扎到了成名，他的作品往往會「退步」，「落伍」，「惡化」的原因了。安樂成名之後，他固然漸漸忘了，無所追來了，或者追求的不過是一個人人的利，這樣以後，對人對事，他就再不會有什麼深遠熱烈的情意，同時也不再不會有什麼「不得已而為之」的憂，於是他便懶筆了，即使不懶筆，也便只好寫些應酬文字，或者整齊而無才氣的東西，因為他的才氣，也早隨著他的骨脫和掙扎，一道成為過去了。

一月九日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兩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二二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壹萬元

本期篇幅增加  
一萬八千元

# 觀察

元千八萬壹售 日七月二年七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四廿第



卷三第

風浪·熬煉·撐住

儲安平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

劉子健

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儲安平

論程孟明案兼論社會有心人能否

蔡維藩

美蘇能否相互瞭解？

劉緒貽

風雅裏的悲劇

戴文賽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觀察記者

歲寒談大局

觀察讀者投寄

中原戰局與最近情形

觀察讀者投寄

西南邊疆見聞錄

觀察讀者投寄

記武漢大學的活命罷課

觀察讀者投寄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與意見

我的事業苦悶

生育制度

觀察三卷目錄索引

袁國弼  
顧頡剛講  
袁方

# 世界知識社大貢獻

James Allen 美 著 沈志遠 譯

##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

社址：上海（○）  
河南中路八二號

揭露戰後世界全貌 窺測未來發展動向

這是美國著名政治家艾倫近作。艾氏以經濟為主題，其犀利的筆，對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政治，作橫斷縱切的剖視。對於戰爭所造成的社會變動的過程，主要的獨佔資本集團和國家勢力關係的改變以及蘇聯與世界其餘部份的新關係，均有詳盡而扼要的論述。面面俱到，務大而不要細，娓娓動人，說理却不枯燥。誠為研究國際問題者最佳的基本讀物。原書出版以來，風行歐美，茲由沈志遠先生精心譯出，尤稱名著名譯。全書二十萬言，業已出版，定價十萬元外埠郵費掛號一成，航掛另加二成。

每册十萬元  
書已出版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

### 世界現勢十講

這是一本通俗化的國際問題讀本，由十位專家執筆。以最簡短的篇幅，分析千變萬化的國際現勢，行文明白流利，深入淺出，絕無艱澀之弊。每講附有問題討論大綱，凡初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具有時事興趣者，均宜人手一册。全書三十二開本，共約一百四十餘面，印刷精美，裝幀美觀定價每册四萬五千元。外埠郵費另加，掛號五千元，航掛一萬元，欲購從速。

**你要知道**  
第三次大戰爭爆發嗎？  
法西兩國和日本會再起嗎？  
世界和平有辦法嗎？  
那麼請看 李純青等大名師執筆

本書特點：  
文字通俗 · 分析詳盡 · 附有提綱

### 德國問題內幕

英 Winternitz 作 艾符譯  
這是一本對德國問題最明白、最簡潔、扼要的論述。把德國問題和平的解決，原書由英國對德委員會出版。定價一元五角。郵費另加四角。航掛另加二成。欲購從速。

本書特點：  
明白簡潔 · 扼要觀客

## 中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Chung Yu Industrial Co. Ltd.

上海四川南路一號

電報：Chungyu Shanghai 電話：89802  
0195 上海 電話：87019

經營工廠及進出口業務

國內外分支機構及代表：

重慶 · 天津 · 紐約 · 倫敦 · 孟買 · 香港

## 華孚工商實業公司

★ 專營進出口業務 ★

|                  |   |   |      |                  |
|------------------|---|---|------|------------------|
| 介紹科學設備<br>增益工廠生產 | 砂 | 礦 | 器儀學科 | 出口農礦物產<br>輸入機器原料 |
|                  | 油 | 桐 | 器機   |                  |
|                  | 絲 | 生 | 料顏   |                  |
|                  | 鬃 | 猪 | 料原學化 |                  |
|                  | 貨 | 雜 | 藥西   |                  |

上海江西路一七〇號  
漢彌登大廈一五一號  
(電報掛號 NATDEV CORP)

電話：一三七三號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北四川路

電話掛號：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訂費：掛號十四元 平寄：廿四元

外埠掛號：掛號十四元 平寄：廿四元

如郵資漲價，請隨時通知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真書店

北平崇文門大街一一〇號



本期作者

- 劉子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處秘書
-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 蔡維藩：昆明師範學院教授
-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 魏文泰：燕京大學教授
- 袁國弼：前湖北農學院教員
- 袁方：清華大學教員

# 風浪·熬煉·撐住

## 「觀察」第二卷報告書

儲安平

經過這緊張的、困難的、並且富于戲劇性的半年，我們欣幸我們終得向讀者宣佈：「觀察」第三卷業已出齊。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後，休刊兩週，以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四卷第一期定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這半年真是一段熬煉人們靈魂的日子，既需要勇氣，又需要忍耐。一面是政治性的危機，一面是經濟性的壓迫——後者尤較前者使我們疲憊吃力。但是無論我們的處境如何風險，經我如何艱難，我們的一貫方針是：撐住舵，沉住氣，向前撐。我們相信，這僅僅是遭遇困難的一個開始，更大的困難也許還在後面。

### 開支

我們仍舊先從業務方面說起。整個的局勢愈來愈搖撼顛簸，反應在經濟生活方面的，也必然是大家愈來愈困難。法幣愈來愈不值錢，物價也就愈來愈跳得快。就本刊說，創刊號每份售五百元，一卷二十四期售一千元，在第一卷的半年之中售價漲了一倍。二卷一期售一千五百元，二卷二十四期售三千元，在第二卷的半年之中，售價亦僅上漲一倍。三卷一期售三千元，三卷二十四期售一萬元，在這一卷的半年之中，售價却漲了三倍多（如將發行數的增加和篇幅的減少兩點一併算入，這半年間售價的漲，並不止三倍多），這也可以反映最近半年來各種物價及工價激增的程度。在這一卷中，我們最感重壓的就是「紙」的負擔。我們曾在三卷九期和十九期上兩次專文陳述此事，紙的問題確已成為目前國內文化界出版界最嚴重的問題。在三卷一期時，紙價約為三十萬左右一令，其後四十萬、五十萬、七十萬、八十萬、九十萬、一百萬、一百二十萬、一百五十萬、一百八十萬、二百萬，最高曾一度冲到二百三十萬一令，在六個月內大約上漲百分之七百倍。現在本刊每期紙的成本，佔到每期總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這半年來，我們幾乎天天在為着紙的問題焦慮緊張。

排印工及裝訂工也一再漲價，茲將三卷一期和三卷二十四期各種價目比較如左：

| 類         | 三卷一期     | 三卷二十四期         |
|-----------|----------|----------------|
| 五號字排工（千字） | 四萬三千元    | 十三萬二千元（日內又將加價） |
| 六號字排工（千字） | 五萬元      | 十五萬三千元         |
| 印工（每令）    | 八萬元      | 二十六萬元          |
| 封面印工（千頁）  | 二萬七千元    | 九萬元            |
| 紙型（每頁）    | 三萬二千元    | 十萬元            |
| 訂工（每份）    | 一百三十一元六角 | 三百〇七元          |

根據右表，排印工及訂工的上漲，在這半年中，約為百分之三百多倍。稿費三卷一期時為千字五元至六萬元，現在提高為千字十五元至二十萬元，亦約提高百分之三百左右。本社員工的新金開支，在這半年中，增加的比例很大，在三十六年九月份（三卷一期時），每月員工薪金總額僅七百餘萬元，現在（三十七年一月份）已達五千萬元，一方面薪金本身調整了，一方面出於業務上的需要，職員的人數也有增加，因此每個月的新金開支，也成為本社目前一項不輕的負擔。其他一切雜項的開支，都隨着增加。全部開支台欄來算，在這半年中，增加的比率當在百分之五百左右。但售價的增加則僅為百分之三十。因此第三卷的發行數，比較第二卷的發行數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五十，所以收支兩方還勉可求得平衡。

### 銷路

本刊的發行數，第一卷約為八千份，第二卷一萬六千份，第三卷二萬五千份，增加的比例約為「一、二、三」之比例。本刊銷路如此激增，我們自愧並無任何足堪重視的貢獻；一切應歸功於作者的支持和讀者的愛護；同時也可以說，這充分反映今日國內對於這樣一個真正沒有背景的政治刊物的需要。

本刊第二卷臨末各期發行一萬六千份，（二卷二十四期發行一萬七千份），自第三卷起，另在北平出版「華北航空版」，委託北平新實書店代理發行，每期發行三千份。華北航空版發行後，在平、津、華北、東北一帶，上海本社即停止寄發，但三卷一期，上海仍印一萬六千份，滬平兩地合為一萬九千份；「華北航空版」的發行，使本刊自第三卷第一期起，發行數即從二卷二十四期的一萬七千份跳到一萬九千份。華北航空版在這半年之中，根據北平代理發行人新實書店的報告，迄為三千份，未能有何增加。這可能因為東北及華北各地的戰火，使刊物的銷路愈來愈狹，因之難望推廣。上海方面的發行數則自三卷一期到三卷十一期，迄在上漲的趨勢中，三卷十一期以後，發行數即停滯不前，逗留在二萬四五千份左右。戰火的蔓延，交通的阻隔，以及售價及郵資的增加，都足以影響刊物的銷行。茲將第一卷第二卷各期再版數及第三卷發行數報告如左：

|         |    |       |       |    |       |
|---------|----|-------|-------|----|-------|
| 第一卷 第一期 | 五版 | 一三三〇份 | 第十期   | 再版 | 一〇一〇份 |
| 第二期     | 六版 | 一三三〇份 | 第十一期  | 再版 | 一〇五〇份 |
| 第三期     | 五版 | 一三三〇份 | 第十二期  | 再版 | 七三〇份  |
| 第四期     | 四版 | 一八〇〇份 | 第十三期  | 再版 | 一一〇〇份 |
| 第五期     | 四版 | 一三〇〇份 | 第十四期  | 再版 | 一一〇〇份 |
| 第六期     | 再版 | 一五〇〇份 | 第二十一期 | 再版 | 一一二〇份 |
| 第七期     | 再版 | 一三〇〇份 | 第二十二期 | 再版 | 八一〇份  |
| 第八期     | 再版 | 一一六〇份 | 第二十四期 | 再版 | 八三〇份  |
| 第九期     | 再版 | 八二〇份  |       |    |       |
| 第二卷 第一期 | 三版 | 一一〇〇份 | 第九期   | 再版 | 一〇〇〇份 |
| 第二期     | 再版 | 一三三〇份 | 第十期   | 再版 | 九〇〇份  |
| 第三期     | 再版 | 一二〇〇份 | 第十一期  | 再版 | 一〇三〇份 |
| 第四期     | 再版 | 一五〇〇份 | 第十二期  | 再版 | 六五〇份  |
| 第五期     | 再版 | 一五〇〇份 | 第十三期  | 再版 | 一二〇〇份 |
| 第六期     | 再版 | 一一六〇份 | 第十四期  | 再版 | 八〇〇份  |
| 第七期     | 再版 | 一一五〇份 | 第十五期  | 再版 | 一〇〇〇份 |
| 第八期     | 再版 | 一〇六〇份 |       |    |       |

### 第三卷

|      |       |       |       |    |      |
|------|-------|-------|-------|----|------|
| 第十六期 | 再版    | 九〇〇份  | 第二十四期 | 再版 | 五〇〇份 |
| 第十七期 | 再版    | 八〇〇份  |       |    |      |
| 第一期  | 一九〇〇份 | 第十三期  | 二五〇〇份 |    |      |
| 第二期  | 一九五〇份 | 第十四期  | 二四〇〇份 |    |      |
| 第三期  | 二一〇〇份 | 第十五期  | 二四〇〇份 |    |      |
| 第四期  | 二一五〇份 | 第十六期  | 二五〇〇份 |    |      |
| 第五期  | 二一〇〇份 | 第十七期  | 二五〇〇份 |    |      |
| 第六期  | 二一〇〇份 | 第十八期  | 二五〇〇份 |    |      |
| 第七期  | 二二〇〇份 | 第十九期  | 二四〇〇份 |    |      |
| 第八期  | 二二〇〇份 | 第二十期  | 二四〇〇份 |    |      |
| 第九期  | 二三〇〇份 | 第二十一期 | 二四〇〇份 |    |      |
| 第十期  | 二四〇〇份 | 第二十二期 | 二四〇〇份 |    |      |
| 第十一期 | 二五〇〇份 | 第二十三期 | 二四〇〇份 |    |      |
| 第十二期 | 二四〇〇份 | 第二十四期 | 二五〇〇份 |    |      |

按照上表，本刊第三卷的發行情形，前半期是上升的，後半期是穩定的。但是本刊第四卷的發行數是否能夠再向上增加，或者是否能夠保持已有的數目，我們不作任何樂觀的預期。主要的原因是戰爭使大家越來越窮，而普遍的貧窮使買得起書刊的人越來越少。一方面書刊本身的售價，由於成本的增加，勢不能不再調整，另一方面郵資的加價使書刊在發行上遭受極大的不利——後者所造成的嚴重影響尤較前者為甚。售價的增加，在京滬東南一帶比較說來還不發生任何太大的影響。即以本刊目前售價一萬元一份來說，現在這一萬元在一般都市人民的生活中已無任何意義。在上海，看一場電影連重錢就要花到五六萬或七八萬，吃一碗最起碼的肉絲麵連小賬就要花到兩萬元，坐一次公共汽車也要一萬元，三輪車夫或黃包車夫對於一萬元的生意簡直已經不感「興趣」；說到後來還是刊物最便宜，化一萬元買一份「觀察」可以消磨一個寧靜的週末。但是在這地，情形就不同。遠地寄刊，勢須航空。定戶航空，航平每份就要四千多元，航掛每份要七千多元。同業批評，用航空寄遞，每份的郵資平均均合三千元左右。這一筆郵資的負擔可觀，而這筆負擔最後當然仍落在讀者頭上。遠地同業還要加上他們的利潤，這樣一來，本刊在後方各城市的零售價格，亦就可觀。後方的生活程度本較京滬一帶為低，現在却要他們付出發京滬一帶讀者所付出的更高的代價購買書刊，這個情形所發生的困難，可以想見。本刊在發行上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真正的全國性；發行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散佈在大後方各大小城市鄉鎮之間以及遠邊地區，因之郵資的加價對於本刊業務上所生的影響，大於僅僅以京滬杭三角地帶為發行中心的其他刊物。因之我們一方面希望後方的讀者儘可能的向本社直接定閱，同時我們也願請全國各地同業，能和我們合作，盡各種方法以減低批購的成本，從而減低門售的價格。我們希望各地同業儘可

能。用「航空圖書小包」替而不用「航掛」替，因為「航空圖書小包」的紙質適合到「航掛」紙質的三分之一。用「航空圖書小包」寄，不一定比「航掛」慢。假如當地同業共同約好，都川「航空圖書小包」，則大家仍都同時收到，亦不致增加業務上的競爭困難。此外各地同業在規定本地的門售價格時，我們亦希望他們儘量採取薄利多銷主義。過去有些地方的同業利潤定得太高，比如在貴陽昆明，本刊售五百元時，他們已售一千五百元或二千元；這樣的情形，對於讀者、經售書店、及出版者三方面都是不利的。我們又希望各地同業對於本刊的門售價格有一個標準，不要把「觀察」像一般商品似的有早晚市而不同的價格。譬如在台灣，就有這種現象。當我們售六千元一份時，最先到的一批「觀察」，在市面有時購到台幣一百五十元一份（合國幣一萬四千元左右），過了幾天，售價從一百五十元減為一百二十元，一百元，或八十元。這種情形也非我們所願聞。其實當本刊售六千元時，在台灣售八十元台幣，是比較合理的。我們平時一貫的方針是想盡可能的減輕讀者的負擔，我們要求各地同業在精神上能和我们配合合作。

自從「華北航空版」出版後，華西及華南的讀者來函希望我們出華西航空版及華南航空版，以期減低內地讀者的負擔。在原則上，這不僅是我們願意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但是出航空版有許多條件，不若想像中那樣簡單。本社目前還沒有發展到可以直接派人到各地去自己發行航空版的程度，航空版的發行勢非委託當地書業代理不可。但我們還沒有得到合適的代理對象，代理對象最主要的條件是負責任，守信用，按期和我们結賬。假如我們不能按期收回賬款，而在各地出版航空版，這不啻是一種「自殺」。我們當然願意隨時留意並儘可能接洽此事，但至少目前還無任何好的消息可以宣布。不僅沒有好的消息，我們反而要向北平讀者宣佈：我們的華北航空版也終於祇能出到三卷二十四期，自第四卷起，不擬繼續發行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代理發行本刊華北航空版的北平新實書店未能履行契約，按期和我们清賬，拖欠的數目在全部應付的賬目中佔的比例太大，而且勢必越欠越多。新實書店也有新實書店的困難：戰火的蔓延使他們無法推廣銷路，收款的困難使他們週轉不易，北方紙價的昂貴也加重他們的負擔；我們對於他們的困難是同情的，瞭解的。但就新實書店和我們的「義務與權利」的關係上講，這樣越欠越多的情形，也不是長久的辦法，所以我們考慮結果，祇得將華北航空版暫停發行；將來如有可能，再設法恢復。

### 定戶

關於定期部分，等三卷中最大的改動是將「按期計賬法」改為「硬性規定法」。以前是預收若干訂費，一期一期的扣除，款項通知帳定。但定戶對於這個辦法，感覺不便，一致要求硬性規定：三個月多少錢，六個月多少錢。因為照以前的辦法，定戶都不容易知道自己的訂費什麼時候完，以致原定時常常中途脫節。況且硬性規定以後，刊物假如加價，讀者即可不受加價的影響，多少可以得到一點保障。我們認為讀者的要求非常

合理，所以自三卷五期起，即改用硬性規定的辦法。

定戶在這半年中仍有增加。茲將過去三卷中增加的情形列表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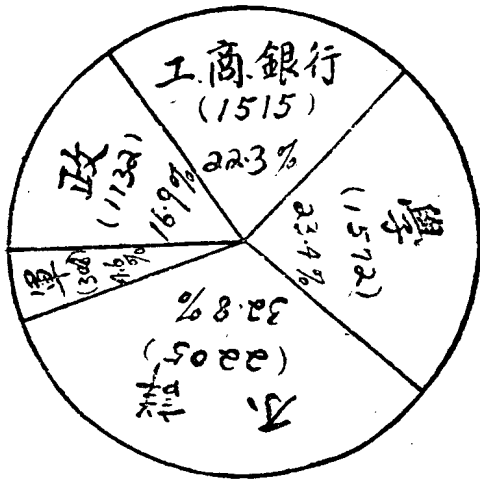
| 卷數  | 定單號碼        | 定單數目 | 實際定戶   |
|-----|-------------|------|--------|
| 第一卷 | 一——二七〇九     | 二七〇九 | 一千六百左右 |
| 第二卷 | 二七一〇——七六八二  | 四九七三 | 二千五百左右 |
| 第三卷 | 七六八三——一四四一四 | 六七三二 | 三千三百左右 |

根據上表，在第二卷的半年中，定單的數目約為第一卷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左右，在第三卷的半年中，又約為第二卷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左右；增加的比率穩定而有規律，與一三三三卷發行數的增加的比率大體近似。我們向例每一個讀者來訂，不論是定新戶或舊定戶續定，每次都給以一個新的定單。一卷有二十四期，但定戶有定三個月十二期的，所以每卷的定單總數，並不表示就是每卷的實際定戶數目，絕大部分的定戶在半年中都佔着兩個定單號碼，因之我們在第一卷中，實際的定戶大約在一千六百左右，第二卷的實際定戶大約在二千五百左右，第三卷的實際定戶約為三千三百左右。第三卷因有華北航空版的發行，華北的定戶大都運向北平方面定閱，不再直接向上海定閱，其間減少了一部分可能的定戶數目。

第三卷定戶的地域以及職業分佈我們按例統計列表如左：（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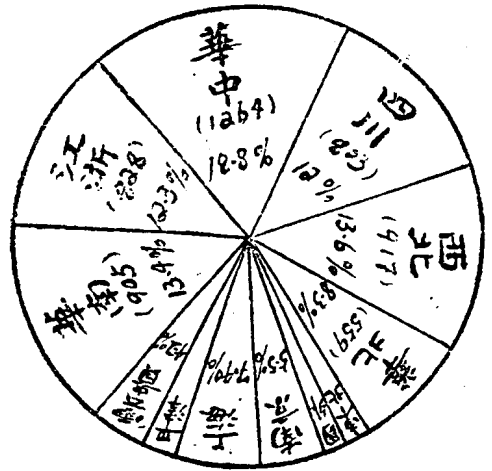
關於徵求定戶的工作我們在沒有盡力去做，沒有主動地去爭取。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人手太少，沒有專人負責設計推廣的責任。我們僅僅在每一卷完了以後，向本刊的讀者呼籲一次，希望讀者對我們介紹幾個新定戶。過去兩次呼籲的結果，成績很好。由於最近物價的波動，我們現在益覺有增加定戶的迫切需要。本外埠同業和我们往來的雖然很多，但總不免有拖欠貸款或延期付款的情形發生。譬如有些同業，特別是本埠的同業，總要經過一定的時間才能算一次賬，而結賬時還要給我們「期票」。以目前物價的波動，上一個月的法幣價值和下一個月的法幣價值，相距極大。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非常吃虧；有時在賬面上不賸，而在法幣的價值上，等於賠了。這樣做下去，我們的資金勢必愈來愈小，而終有一天不易維持；事實上，我們現在也越來越感到週轉的困難。因此在本刊一方面，祇有設法增加直接定戶，才足以保障我們的財務基礎。至於在讀者方面，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說，定閱總比零購為便宜。既可避免按期零購之煩，又可避免中間書店所增加的一層負擔。譬如以台灣來說，以零購八期的代價，至少可以訂閱十二期，定閱明明比零購為合算，為什麼不直接向本社定閱呢？隨款即使隨煩，每半年或三個月也祇煩煩一次。我們對於直接定戶的刊物，向例是付郵，比較當地書店早日到。特大號對於定戶不加價，售價漲了定戶也不受影響（本社自三月底起，又將出版費書，所有本刊定戶，一律可享八折優待。我們在此特別向廣大的讀者呼籲，未直接定閱的，希望趕快向本社直接定閱，已經定閱的，希望再對我們介紹幾個新的定戶。本刊的定價，十體上總比別的刊物便宜，就是紙價也比別家廉得些，這就因為本刊銷路多，成本

### 6732名定戶的職業分類



註：此項統計，係根據定單存根編製，故大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類。

### 6732名定戶的地域分佈



註：「華北」包括冀、魯、晉、豫、綏、察熱等省。「西北」包括甘、陝、青、寧、新、藏等省。「華中」包括湘、鄂、皖、贛四省。「華南」包括桂、粵、閩、台等地。

合得。所以一個刊物的銷路大，刊物與讀者兩方面都是有利的。幫助本刊增加銷路，也就是間接減低自身的負擔。一件社會事件需要社會各方面的攜手合作，大家合作於大家都有利，希望所有關心愛護本刊的朋友們，給我們幫助，自動的、出於本心的、靈動的替我們多介紹幾個新定戶。

最近我們常常收到讀者來信，建議我們接受讀者捐款，以增加我們的經濟力量。我們對於這些熱心的讀者先生，心中不勝感激。但是我們總不致接受這個建議。一方面，事實上我們倒底還沒有到非向讀者呼籲捐款的地步，一方面我們平時一貫的做人原則是要求公道。「公道」之一，就是權利與義務必須平衡。在讀者，無條件的捐助我們，固然是出乎一片熱心，但在我們，則不免受之有愧。我們憑什麼白白地收讀者先生們的捐款呢？我們認為這種做法不公，這背我們的良心。我們現在想起：一切願意捐款幫助我們的朋友，與其用捐款的方式幫助我們，不如用介紹定戶或贈送朋友的方式來幫助我們。你們可以訂閱幾份，分送給你們的朋友親戚，一方面我們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定戶數量，一方面你們的朋友又可因你們的贈送而讀到本刊，同時也就擴大了本刊言論的影響。中國還沒有贈送刊物給朋友的風氣，而這風氣在歐美早已十分盛行，並可作為過年、過節、或慶賀生日喜慶的饋贈禮品。現在正是陰歷年關，訂閱本刊贈送朋友最合時宜。一切願意支持我們的讀者先生，請考慮我們的建議。我們需要更多的定戶！我們需要更多的定戶！

### 編輯檢討

關於編輯部分，在內容上，大體說來，第三卷要較第一二兩卷充實。假如拿第三卷和第一卷一比，印象就極明顯：第一卷顯得疏落，缺乏勁兒，第三卷似乎緊湊得多，味兒濃一點。雖然自三卷十期起，我們因故不得不將篇幅自二十四頁減為二十頁，但自三卷一期起，我們即已一方面擴大版面，增加每頁容納的字數，特別是儘可能的多排六號字，另一方面我們除了封面一頁以外，自第二頁至第二十頁，每一頁都已充分利用，整整的十九頁都是文章，沒有一點浪費的地方。所以，平均講來，本刊所容納的文字數量，要比其他頁數相同的刊物所容納的文字數量多出百分之十至三十。我們每期平均總刊載十篇左右文章，有時候登到十三篇之多（讀者投書不在內）。這種充分利用每一寸篇幅的結果，至少在數量上可以幫助刊物充實其內容。

專論部分是我們最感困難的一欄。說起來，每期三篇，一個月也祇有十二篇，但是每期在編輯時，常感捉襟見肘之苦。稿件的不寬裕，一方面使編者不能就各篇的性質加以配搭，一方面多少影響專論的質量。我們自問還沒有隨便發稿填塞篇幅的行為。但是專論欄的不夠結實，却是我們自己深深感覺到的。編輯的工作，本來是一件「看人挑担不吃力」的工作，事實上，要期刊精彩，篇篇精彩，也確是一件難事。但讀者可以如此原諒我們，我們自己不能如此解釋。我們應當再加努力，來增加專論欄的分量。

關於「觀察通信」這一部分，成績比一二兩卷為佳。在第三卷中，大體上，每期的「觀察通信」都還站得住。其中有若干通信相當出色。一二兩期中的三篇有關魏德邁的通信，都包含若干特殊材料，特別三卷一期的第一篇，有許多都是根據原始材料——直接從魏德邁裏得來的材料寫的。三卷七期的「劉伯承南下記」，博得廣泛的重視和讚賞，三卷二十一期的兩篇瀋陽通信和二二期上的成都通信，也可算得通信。而第三卷「觀察通信」欄中最出色亦最受讀者推崇的，當然要推本刊專稿關於職局分析的文字。我們希望本刊第四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三卷的標準，除了我們自己繼續努力外，還希望全國讀者源源惠稿，大家來充實本刊的內容。

國外通信第三卷選較第一二兩卷為充實。在二十四期中一共登了十七篇國外通信，這個成績不該算壞。除美、英、法三國本刊原有的通信欄外，第三卷的通信欄復伸展至印度的新德里和日本的東京。國外通信不若國內通信那樣容易接洽，我們希望國外的朋友們繼續幫忙。

外論選譯這一卷祇登了七篇，太少，希望自第四卷起，增加這方面的材料。根據第二卷「讀者意見書」的統計，讀者對於這一欄都有熱烈的要求。我們現在已約定專人分担這一部分的工作。

查評是第三卷開始的，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六篇，也不算少了。關於科學與文藝，第三卷比較第一二兩卷有顯著的減少。這也是我們根據第二卷「讀者意見書」的統計而決定的。讀者大都不歡迎本刊刊載科學文字。關於文藝，也有許多讀者希望減少，主張由其他文藝刊物負擔一部分的責任，認為「觀察」應當多騰出篇幅來登談論的文章。因之我們在第三卷上，即很少刊載科學文字，文藝則不規定每一期都有。文藝在第三卷中，平均每隔一期有一篇。同時我們樂此向讀者表示：我們的確相當接受讀者的意見，並見之於事實。

關於投稿的情形，我們也願在此附帶報告。一個言論刊物本來應該是為全國作者讀者所共有的，我們極其誠懇的希望本刊能成為全國作者讀者共同發表意見的園地。我們自問在取稿上並無成見，祇要文章好，有分量，我們都登。這一卷中，在投稿中錄用的很多，尤其是觀察通信。我們現在發表統計如左：

| 欄別   | 第三卷所刊文章篇數 | 投稿錄用篇數 | 百分比(約數) |
|------|-----------|--------|---------|
| 專論   | 七十二       | 十七     | 百分之二十五  |
| 觀察通信 | 八十九       | 三十九    | 百分之五十五  |
| 其他各欄 | 八十五       | 三十七    | 百分之四十五  |
| 共計   | 二百三十七     | 九十三    | 百分之四十四  |

讀者投書一欄本來是供給一般讀者發表意見的，但發表的意見應以與公共生活有關或有公共的意義者為限，純然屬於個人生活的訴苦，不在錄取之列。提出的問題太限於地方性質的，我們也不一定能發表，因為投書很多，其間不得不有大小輕重之別。對於

任何個人的批評，照以政治性質的批評為限，不應涉及法律性質的私人攻訐。更不能使我們同情的一種投書，就是不負責任的攻擊任何機關或個人的投書，投書人既不署名，也無地址。我們認為這種態度極其自私，極不公平。投書人如有必要，可以不署名，但必須將真名及地址，讓編者知道，投書人至少應對編者負責。這一點我們希望讀者能夠接受。

### 政治危機

在第二卷報告書中，我們曾宣布：「至少到目前為止，政府沒有對本刊施用過任何壓力或干涉」。三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我們第一次遭遇政治性的困難。毛病出在三卷九一「所寫的一篇「評蔣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事報告」上面。國民黨在上海的領導人物對於這篇文章，引起極大反感，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行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停止「觀察」的發行。主管官署上海市社會局曾以公函召本刊發行人於十一月七日在社會局談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秘書長於十月二十七日來訪未遇，後來約期於十一月九日談了一次。兩次的談話都沒有什麼嚴重。除此以外，則未有任何人（無論是否代表政府，代表國民黨，或以朋友身份）和我們談過有關「觀察」的問題。正在社會局和市黨部方面約我談話的時候，聽說中樞已有急電到滬，致美國領事長、方治主任委員、潘公展議長及吳開先局長四人，不主張查封本刊。這個案子似乎應該可以過去了，但十一月十一日的晚上，編者個人的安全發生困難，不得不被迫暫時離開原來的寓所。

新聞界有許多朋友對於本刊極其關切，上海市黨部要求查封本刊的消息最初是一位新聞界的朋友告訴我們的。南京的急電，不主張查封本刊的消息，也是另一位新聞界朋友告訴我們的。十一月七日，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首先揭露本刊所面臨的政治危機，其後上海、香港、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報紙相繼記載此事。新聞報導引起各地前輩、朋友，以及讀者的熱切的關懷。由於各方前輩朋友發乎內心的支持所形成的道德力量，使事件至十一月下旬漸漸地緩和了下來。

在這一風浪時期，本社同人始終照常工作，編者雖然暫時離開寓所，但工作並未中斷，因此本刊仍得照常按期出版。環境雖有波折，我們的心境始終寧靜。在我們的心裏，我們有一種無可搖撼的信念：我們必須本著我們的良心，為祖國的前途努力奮鬥。我們一切都為了國家，除了國家，我們另無其他。倘若今日天下，芸芸眾生，奔波終日，究竟為何事？爭得臉紅耳赤，打得頭破血流，還不是為了幾張鈔票，為了若干權勢。可是國家已經轉到這個地步，假如我們每個人都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盤，轉念頭，絞腦汁，我們的國家怎麼得了？假如人人祇知為私，國家的事情誰管？我們不敢妄自菲薄，臨波臨流，我們有我們的理想，我們有我們的原則，我們也有我們的勇氣，向前邁進，發聲所辭。人與人的相交，經久知心；刊物與社會的相交，亦復如此。祇要我們自問無他，我們亦不需戰戰兢兢慮他人有無難？價值站在一黨一派的利益上來打擊

● 觀 ●

我們的，那既是一種過失；固亦庸庸，已至於此，我們還有何暇來計較這種過失！

我們今日所處的一個社會，是一個神經極度衰弱到極點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充滿著謠言、曲解、和沒有根據的憂慮。各地斷斷傳來本刊被封的消息，而又看到本刊仍舊按期出版，於是以為其中必有「道理」。這種情形可以香港讀者魏子奇君投書中所引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主辦的香港華商報所刊的消息為代表。香港華商報的記載云：

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週刊，曾於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九期上刊載了儲氏所作的一篇「評滿立特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痛罵美帝國的援華是要變中國為美國的附庸，順便罵了南京政府。……南京當局在十月十日左右就下令封閉觀察。此時儲安平就以「失蹤」聞，但是觀察並未停刊，反出了一個「言論出版自由」的奇蹟。奇蹟的出現，是因為儲安平「失蹤」到陳立夫李惟果公館裏請罪悔過，表示改變言論態度的結果。CC們所以能允儲安平悔過自新，是因為觀察已擁有三萬個讀者，是全國第一流的雜誌，CC們如不加利用，不是飯桶了嗎？而儲安平亦可利用已在讀者中獲得的「公正」態度，在觀察上發表「偏私的不健康的」言論，以贖前愆。……（按：本刊三卷九期的出版日期為十月二十五日，不是九月二十五日。要求封閉本刊的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不是南京的中央黨部。要求封閉本刊常在十一月初，不是十月十日左右。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紐約華僑日報也刊有與香港華商報同樣的記載，文句一樣，大概是同一來源。）

在通常情理之下，假如編者真的到過陳立夫李惟果公館去「請罪悔過」，假如本刊真的出賣給什麼人了，我們還居然刊載魏子奇君的按兩並一字不改的轉載香港華商報的記載，那我們假如不是天下的大奸雄，亦必為天下的大傻瓜。可惜我們既然才不及奸雄，自問亦不致愚如傻瓜。編者和李惟果先生是在最近一年中新職的，編者和陳立夫先生，至少到今日為止，無論在私人酬應或公共集會上，還沒有暗過一面。編者在那一個時期也沒有去過南京。我們的一貫態度是我盡我心，不求人諒。打擊來了，以寧靜堅定應變，不以張皇失態應變。當十一月十一日夜晚十一點多鐘，我因為無處可住，要到某處尋覓一宿，隔隔獨行，經過外灘江邊，想到這地方白日車水馬龍，熙熙攘攘，何等熱鬧，而這時江水泊泊，大地如死，整個的人世被托在一片月色中，構成一幅淒涼的人生畫圖時，我心中亦仍寧靜雍容，既不悲傷，亦無憂慮。意外的風浪竟使我得到了一個意外的假期，利川難得的閒暇，整理學校的講稿，寫信和朋友敘舊，並獲得機會在太陽中作時間較長的沐浴。好漢做事，來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們對於一切誤會，傳說，曲解，也不急於辯護，辯論，或解釋。祇要我們自己腳跟站定，我們相信，「時間」終將替我們洗刷一切謠言。

刊物幸能繼續存在，但許多人又說我們的態度已經「轉變」了，這也是目前這個神經衰弱的社會中極易發生的心理狀態。在這個社會中，祇要你批評國民黨一句，大家便說你「左傾」了；要是你批評蔣蔣或者共黨一句，大家便說你「右傾」了。整個的社

會已陷入一種嚴重的神經錯亂程度。譬如本刊第二卷第二十一期登了讀者楊光時君等十位投書的一篇文章後，許多人便傳說「觀察」左傾了。這次查封之說既成過去，便有人以為「觀察」轉變了！我們對於這一切傳言，素不作任何辯護，我們認為最好的解釋與辯護就是每期「觀察」的內容。舉一例言之，當我們業已知道本刊已發生政治危機時，我們對於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來的關於民盟事件的宣言及當時進先生投來的對於民盟事件的評論，毫不猶豫的照常登載，在心中絕無任何有關於利害得失的考慮。編者的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權操之于人，說話之權操之于我。刊物要封，聽命封，遇到大問題時，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一個國家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石決心肯為言論而犧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們這些些些舍含糊沒有斤量的話，那老實說，今日中國言論界，相當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經很多，用不着我們再來獻身言論，從事於爭取中國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論工作。我們的編輯方針本來是主動的，我們的目的乃在改變環境，而非欲為環境所改變。儘管本刊已遭遇政治危機，但我們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們在感情上對政府的不滿，也不因此事而減少我們在理智上對政府的批評。假如有人想罵我們，我們不會被人罵得前進一步，假如有人想嚇我們，我們也不會被人嚇得後退一步。我們有我們的立場，我們有我們的尺度，無論我們所處的局勢如何混亂變遷，我們必能撐住我們的舵，不使其在猶豫或張皇中失去其方向。

我們認為我們在第三卷中所遇的風浪是一個極尋常的風浪，大的風浪也許還在後面。我們在此感謝一切在此次風浪中，無論是出面的或不出面的前輩和朋友，他們的支持使本刊終得解危。我們同時感謝一切關心本刊的讀者，他們的熱心和同情增加我們努力的勇氣！一切幫助本刊的朋友們，我願我們的努力不致辜負你們的期待！

（三十七年二月一日上海）

### 政學罪言

（出版預告）

潘光旦著 觀察社出版

- 說童子操刀
- 文明在那裏走？
- 歐洲局勢與思想背景
- 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
- 荀子與新發藝治論
- 人文科學必須東山再起
- 混與離
- 中國人文思想的骨幹
- 中國與教育的關係
- 再論教育的變遷
- 說鄉土教育

預約：每册捌萬元（三月十日截止）  
 預收郵資：掛號八千元 掛號四萬元（多退少補）

#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劉子健

中國不能忘掉日本，但中國對日本實在是認識不足。

因為認識不足，所以九一八發生以後，慷慨激昂則有之，守土禦敵却沒有辦法。初則無抵抗，繼則長城抗戰，後來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糊塗政策。因為認識不足，所以七七抗戰以後，有人以為中國必敗而做了漢奸。有人却以為日本必敗而無需努力。媚敵與輕敵，立場雖異，其滅弱抗戰的力量則一。因為認識不足，所以勝利以後，先以為日本從此完了，大可高枕無憂，後來又聽說經美國扶植，日本的復興進展很快，又忽然大吃一驚，彷彿日本即將捲土重來。這兩極端的看法，都是幼稚的錯誤的。

唯有增加我們對於日本的認識，才能樹立我們對日本應採的方針。今日的日本，已在美國掌握中，因此，我們要認識日本，必須站在中日美的三角關係上來看。

第一個問題是先決問題，日本的復興，前途如何？

我以為日本復興，前途相當光明。戰爭的摧殘，只限於少數都市。佔領的施策也沒有動搖了它的社會組織。解散後的政治，夾雜着頻發的工潮，也漸趨於平穩。不是右派中較左的執政，便是左派中較右的上台。所謂「保守新黨」與「社會黨右翼」，其間的差異並不太大，所以從整個看來，日本內部是相當安定的。

美國負責佔領日本當然更希望安定。馬歇爾計劃想安定西歐，其實這毫不新鮮。麥帥在日本早已不聲不響的在執行這種政策了。以救濟糧食與援助物資，加上國際貿易的指導，美國的物資力量確已在日本壓倒了共產黨的策動。至少從美國的眼光看來，日本的安定，已經不成問題。

一個安定的國家，它的復興是循軌而進的。日本經濟相當困難。「不均」的問題，其嚴重性遠不如「沒有」的問題。例如關人雖然在買黑市菜蔬宴客，

窮人至少也能領到一份配給。如果能增加配給，則黑市自趨沒落。因此全國上下興趣，集中在再建工業，提高生產，增加出口貨，換得進口貨。這在心理上已經決定了日本復興的途徑是工業性的，貿易性的。

日本人的工業技術，刻苦耐勞，小巧，學的快，美國人早已覺得可愛。加以日本人的慎於服從，善於逢迎，更深得美國人的歡心。恰巧美國人個個都有商業腦筋，對於工業和貿易，深感興趣。於是美國的對日政策便走上了扶植日本的途徑。

當然國際局勢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美蘇的對立與中國的內亂都增加了美國扶植日本的決心。但麥帥所執行的政策，與馬歇爾計劃，杜魯門主義，都是一貫的美國傳統作風，主要的目標仍舊是工業增產和貿易繁榮。

用一個譬喻來說，美國看中日本，是頗堪發展的一個工廠。有的是好工人，却缺乏資本和週轉的能力。美國投資以後，可以大批進原料，進新機器，進燃料來轉動機器，進糧食來配給工人。出來的貨，除去供本地需要以外，還可以推銷外國。目前呢，因為和約還不能簽訂，只能小規模的進行。將來，等和約訂好，放手做去，的確是筆好買賣，賠償是拆遷舊機器，來清償舊債務。只要有新廠主，自能有新機器，拆去些舊的，有什麼關係。

具體的例證已經有了。現在駐日美軍的供應，例如餅乾可口可樂之類，都只從美國運原料來，就地由日本人製造。美軍的小機械也是同樣，在日本製成零件，在日本加工修理。去年開放貿易之後，美國紙煙商已經和日商訂約，運煙草來在日本製紙煙。駱駝牌吉士牌將來會有(Mulle in Japan)的。

據筆者觀察，美國佔領日本這兩年來的趨勢，將來復興的日本一定是變為美國的一分廠。復興的日本是一個「工廠國家」，而其大權，在和約簽訂佔領結束以後，也仍舊是操諸美國手中。

第二個問題才到本題，是日本的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所謂威脅，普通可分軍事與經濟兩方面來說。軍事方面，日本不會威脅中國的。美國雖然優容日本，其質何嘗不知道日本的虛偽。珍珠港的教訓，一二十年內不會忘記的。只因爲美國自己負責，所以他不肯對外承認。日軍侵略思想並未完全肅清，日本右翼份子仍在暗中活動，退伍軍人與解組財閥仍在幕後經營商業。其實筆者所看到的美軍對日本的郵電檢查新聞檢查，還是戰時體制，一點也沒有放鬆。

一般都說，美國爲了準備三次大戰，頗有再武裝日本的可能。其實，原子時代的戰爭，雷達，新式飛機的使用，既不是臨時訓練的日本人所能運用的，也不是多幾十萬日本軍人就能有大驚忙的。美國對於再武裝日本，恐怕還考慮日本人會洩漏軍器秘密呢！去年在日本，一度謠傳很盛，說美軍徵集日本飛機師。後來才曉得是例行公事，美軍命令日政府，以往空軍人員，應予登記，機械工應予安插。而日本人自高身價，自抱幻夢，到處誇大宣傳。據一位歐洲朋友告訴我，這種謠傳在德國已經司空見慣。每兩三個月，一定出一種新傳說。即使不幸而有三次大戰，我想美國最多也不過用日本爲一重要基地。勞工

當然可以徵發，工廠也可以改製軍需。某種小兵器也許會發給日本警察，（他們現在只有手槍）必要時也許可以編些日本壯丁作輸送隊，救護隊。這不足爲奇，現在的佔領軍在日本，到處都是一兩個小兵帶着一羣日本工人，搬東西，動工程。再武裝日本，既沒有必要，美國人自己亦未必放心。何況資本家對於工廠裏的工人，是不願意他們有武裝的。假定前節的分析是正確的，那末美國是扶植日本成爲一個「工廠國家」，決不會再武裝日本，更不會讓日本對中國有任何軍事性的威脅！美國決不希望用日本再去侵略中國的！太平洋在美國海軍手中，日本人焉能飛渡？

關於經濟方面，我想日本的工業復興起來，也不能威脅中國的工業建設。因爲以往日本工業，對中國的高壓是依仗着不平等條約、租界、中國關稅不能完全自主、走私。甚至於在那樣不利的條件下，中國工業還是慢慢在生長。廿五年廿六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使日本軍閥覺悟，唯有以武力侵佔，掠奪中國的原料，霸佔中國的工廠，才能使中國永遠停留在農業階段。今後日本工業，不能享受特權，有何可怕？即使日本貨，因爲美國投資的關係，而作爲美國貨，也不是與其他美國貨一樣嗎？如果價錢低廉，有傾銷的企圖，我們儘可提高關稅。

最近有些日貨，由中央信託局買去，在國內出售。另有些日貨，走私到香

港，再走私到中國，引起國內商工界的憂慮，輿論界的呼喚。但這實在並不是日貨的威脅，而是國內經濟的枯竭。只要中國安定，廣大的農村在沖洗之餘重新滋長起來，其原料之多，市場之大，只怕工業來不及發展，實在用不着擔心日貨。在某一個階段，如果中國的農村復興速度超過工業生產速度，恐怕還需要一部份日貨來補充需要。例如現在鄉下人都缺衣服穿，兩個太平豐年，就可以把國貨布疋一起銷光。這時候我們難道不買日貨，偏要去買英國布嗎？日貨進口，也決不能壟斷市場！

進一步徹底的說，就中國國內市場而言，問題是中國能不能安定，工業能不能復興。如果不能，那末任何國的工業都會擠進中國來，豈獨日本？如果復興，儘管有遠大的前途，就是美式工廠，林立三島，竭力推銷，也不過是一小部份的貿易，有何威脅？當然，國貨出口，難免與日貨發生競爭。但這我們就不能怪人家了！我們要向國外市場發展，他們也要。我們有什麼權利可以阻擋人家不許在國際貿易上和我們競爭！這全看我們自己的努力。假定中國工業復興，農村逐漸工業化，以如此廣大的資源，加上新的技術，想來也不應當競爭不過日本的。

日本復興，成爲工廠國家，對於中國軍事上無威脅，經濟上也只有競爭，我們實在不必忽而疑懼，忽而猜忌。這都不免有點阿Q心理，不責備自己的失敗，却深怕人家的成功。有人把中國對日的不放心，與法國對德的態度並列。這不太正確，因爲德國的面積，人口，原料與工業對法國的比例，的確是威脅。以巨大的中國，而怕小小的日本，焉能相提並論？麥帥祖日，日人媚美，事出有因，却也不如渲染之甚！我們何嘗不希望美國援華？何嘗不希望改善美國對華的不良印象？何必自責寬而責人則苛呢？

王世杰外長自美返國，中途視察日本，到上海發表談話，認爲中國報紙所傳日本情形，與事實不盡相符。這話大約也是這種意思。不久，蔣主席在北平談話，認爲中國但求自強，不怕日本復興。這態度是正確的。這估計也是對的，可惜政府並沒有明確的指出日本走上復興，我們應當如何樹立對日新政策，這一步是不可少的，因爲儘管不是威脅，却仍舊是問題，而且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是不是因爲日本不能威脅我們，我們就可以聽由美國去支配日本，不必理會呢？這却大大不然。中日美的三角關係是遠東全局的核心，豈容我們忽視？我們暫時撇開對蘇關係不談，因爲至少就目前看，美蘇對立的尖銳化已不是任何他國所能左右。中國惟想在兩大之間，有所周旋，但就全局而論，凡在一



變一之外的，對蘇方針大體上都不得以美國為馬首是瞻。除去對蘇關係不談也就等於除去國防不談。此外，中國最重要的外交就是中日美的三角關係，而這三角關係，主要的也就是彼此之間的經濟關係。

這問題好像國內還不大有人談及。筆者不敏，在此提出一個方案，請讀者不吝指正。

中日美的三角關係，分析起來，恰巧可以分成三條邊來說，這三條邊是，

- (一) 中日之間的合作與競爭
- (二) 中日之間，對於美國援助的合作與競爭
- (三) 中美之間，對於日本復興的合作與競爭

先要解釋的是一「合作與競爭」。一般誤解，以為合作與競爭，二者水火不相容。這是觀念論只講名詞，不問事實的錯誤。只要一體會現實生活，就立刻悟到二者時常並存。而外交的要諦却正在既合作而又競爭的妙用。舉一個相關的例證，近年澳洲外交，相當活潑。在聯合國中，澳洲不辭仇蘇，但關於太平洋島嶼託管，却反對美國的一網打盡。對日和約，澳洲領導英集團支持美國主張，而漁權與商權，澳洲却又反對美國獨吞。這就可以說明，唯有用合作，才能取得競爭的力量，唯有競爭，才有外交，否則只有點頭畫諾，求人援助，有何外交可言？

(一) 中日之間的合作與競爭，是說中國建國，日本復興，很自然的有相輔相成之處。中國如果不合作，日本需要的許多原料，都成問題。日本如果不合作，中國也難免失去了許多多貨便宜貨的機會，不得不從其他各國去高價訂購。這後一點，國內有許多人都沒想到。但問一問交通部，機頭枕木，是不是日本的便宜，便可知。問一問工廠，化學藥品，顏料五金，是不是有的還得用日本貨？更加明白。反過來說，中日兩國都要發展工業，却又難免競爭。筆者主張，中國應當採取兩點態度：

甲、學習性的合作競爭——許多日本的商工技術，中國很需要。而在美國，因為他們已經進步到大規模的方式，反倒學不着。日本技術者，國內一時用不了，許多人希望去中國，中國也不妨聘用。我們幫他們解決失業問題，甚至於局部的人口問題，而我們利用，借此學習，他們的技術，因為工業上的競爭，應當先注意技術上的競爭。

乙、選擇性的合作競爭——有的工業，中國適於發展，有的工業，日本已經很發達，中國一時可以從緩的，我們不妨暫時給日本留一條路。換言之，在

部門上，或至少在數量上，不妨通盤籌算，互通有無。表面上，中日合作，是中國對日本在競爭上讓步了。其實不盡然。我們儘可以在不必要的部門上讓步，避免無益的競爭，而把握住必要的部門，減少日本在這方面的競爭。這如果能做到，不是讓步，而是勝利。

這些問題，希望國內工業家，經濟家加以研究。在計劃經濟時代，中日間的經濟區分關係，也應當有所計劃。至於計劃之促成，則有待於外交當局的努力。

(二) 中日間對於美國援助的合作與競爭，這一方面，筆者特別要提出來說，中國輿論反對美國借款給日本，非徒無益，而且有害。中國反對，美國還是借。反對了，美國也不會另借給中國，我們應當換過立場，贊成美國救濟日本，却同時向美國指出，如果目光遠大，應看到中國前途的發展，遠在日本之上。也可以分兩點態度來說：

甲、優越性的合作競爭——美國援華是長期的遠大計劃，美國援日是急效的小額投資。性質不同，彼此有合作可能。尤其如果中日之間的工業能取得分工合作的約定，美國的遠東援助顯然可以分為兩種。相信中國採取這樣一個正大光明的立場，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會有所改善的。

這倒也並不是什麼說漂亮話。從趨勢上看，美國勢力跨過太平洋，走上亞洲大陸，無可諱言。她對於中日兩國，都不會放棄的。中國內戰，她只能先投資於日本。中國安定，當然她要協助中國建設。遲早會演變出這樣的局面來的。我們大可不必爲了五萬萬借給日本，而不借給中國，自低身價，和日本爭風吃醋。我們應當以十個二十個五萬萬做目標，不借則已，一借就要超過日本。同時要先看到美國既援日，又援華，她也不願意兩筆投資，自相衝突。我們應該早定方案，有的不與美國援日衝突，有的希望美國考慮對華的長期建設借款而修改她對日的投資。

乙、領導性的合作競爭——日本不能與中國平等較量。她是戰敗被佔，跳不出美國的如來佛掌心。中國却不同，雖然需要美國協助建設，却仍不失爲東南亞的盟主。我們不會全面開放，由美國主動的任意投資。中國的自主不應該因爲借款而喪失。在信一點上，我們可以領導日本。因爲日本何嘗甘心，聽憑美國支配？我們如果能樹立榜樣，使日本政治界經濟界領袖有所覺悟，那末美國對日本的投資也會逐漸的受到其應有的限制，使日本的經濟稍稍可以恢復她的自主和獨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固然是與日本合作，同時也會影響到使我們對日本

的競爭有利。因為日本爲了恢復自主，不惜拒絕美國過度的投資，在這時候，這一部份剩餘的美國資本，又很可能轉向中國，遷就中國的條件。

說起來，這又做迂闊的夢想。但國家要強，外交打起精神來辦，未必不可能？在這裏面不備是公式的外交，狹義的交涉，而是全面的外交，包括經濟磋商，政治運用，新聞宣傳！我們一方面固然不願意日本的復興走在中國的前面，應當競爭。另一方面，日本的復興加上中國的復興，若相配合，豈不相得益彰？而對於美國，中日二國同樣的站在被協助的立場上，是不是應當攜起手來，共同爭取較有利的條件？是不是應當合作？

(三) 中美之間，對於日本復興的合作與競爭，這與上述兩項問題，完全不同。這是抗戰十四年應有的成果，中國的經濟勢力應當伸展到日本去。暫時因爲內戰而誤了機會，但如果安定，未嘗不能挽回。日本的復興，不應當由美國完全支配。因爲這有兩點不利。第一、美國完全支配日本，久而久之，會變成他對東亞視同「經濟殖民地」的心理，而企圖將這套辦法，也移用於中國。第二、美國完全支配日本，對中國是一種近逼的壓力。太平洋變爲美國內海，非中國之福！

是不是能打破美國的包辦日本呢？佔領日本完全歸美國負責，目前當然無法打破。但和約訂立，美國便不能繼續包辦，澳洲之主張早訂對日和約，正也爲此。而且中國也有一項極有利的條件，可以抵制美國，使其不得不遷就中國，和中國合作的——那就是原料。別國雖有原料，但價格不如中國低廉，運往日本，也不如中國近。憑着有原料的力量，中國應當採取兩項態度：

甲、參加性的合作競爭——美國資本，日本人工的「工廠國家」，究竟不能確保原料的取得。中國不應該把原料輕易出售。而應該主張以原料入股，使這「工廠國家」變爲美國的機器股本，中國的原料股本，和日本的人工股本。中國在日本的華僑，水準太低，在現代競爭下，當然失利。可是如果政府援助華僑，以原料來配合華僑對於日本的知識和關係，以外交來打通美國的關係，頗可一爭長短。

乙、支配性的合作競爭——中國不但要參加日本的復興，在某種程度下，除了美國的資本支配，中國實在也握着相當的支配權，不過看我們自己如何運用罷了！支配的方法就是統制中日之間的貿易，而着重以貨易貨的方式。中國供給日本工業原料，但是有條件的，中國要訂購一定的貨物。例如煤鐵，中國可以賣給日本，但日本必需買給中國多少機器，多少火車頭。中國的豐和日本木材都是自然資源，好吧，用鹽換枕木。

換言之，中國的原料附上易貨條件可以在無形中鼓勵某種日本工業，而抑制其他日本工業。這便可以簡接的減少中日之間其他工業的競爭。所鼓勵的日本工業，多數是中國復興的過程中，需要日本配合的。這是一種極有利的支配。日本要原料，不能不答應我們的條件。美國只圖賺錢，也不一定堅持要做那一種工業。只要我們努力去力爭，實在大有實現的希望！

聯了三角的三邊，其實只是一個三角。這中日美的三角之中，有多少錯綜複雜的關係。其中既有協調，又有矛盾。有的問題是這一方面相合，另一方面相反。這全在各種專家的多方面的推諉，然後在外交上去執行。在矛盾之中去競爭，在競爭之中去合作，而合作再換得競爭的力量。

筆者的意見只是門外漢的芻蕘，也許是過於樂觀的理想，也許是和事實相反的預測，但最後願意提出一些基本的態度來，供各方參考。

站在中國的立場上，通觀遠東全局，面臨中日美的三角關係，我們應當確立方針。

立國之道，需要生存競爭。和平之本，故需要共濟合作。中國對於日本，既無理由結不解之冤，永相反對，亦無理由盲目寬大，自甘落後。中國有中國的前途，日本有日本的出路。問題是大的中國與小的日本，如何適應而能各得其所。中國對於美國，一方面雖然希望美國合理的協助中國建設，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反對美國商業勢力在遠東的過度發展。其理由極簡單，希望協助是爲了建國，反對美國勢力過大也是爲了建國。中國對於美日之間的關係，也是同樣，贊成日本發展爲和平的「工廠國家」，却不贊成全由美國去支配！

在這種光明正大，不偏不倚的立場上，深盼國內早日安定，在外交上樹立旗幟，取得美國的信任博得日本的欽佩。進而發揮合作競爭的原則，謀求整個遠東經濟調適的基礎。這才可以繼續抗戰的光榮，跨過內戰的挫折，而名正實順的把握東南亞盟主的地位。(一月二十六日東京)

## 華北讀者公鑒

本刊華北航空版決定出到三卷二十四期爲止。以後華北各地讀者，即請逕向上海本社訂閱。第四卷第一期以後的售價，現在還無從決定。讀者如早日訂閱，當仍照現在的價目計算，訂閱以後，即可不受加價的影響。此啓。

# 論程孟明案兼論社會有心人能否

## 合攏來做一點事情

儲安平

一月二十七日上海大公報載：律師程孟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到郵局「欠資」一千五百元的一封信，程律師認為郵電加價還沒有完成立法程序，郵局補收「欠資」等於收受「不當得利」，因于第二天向法院控告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要求「返還欠資」一千五百元。這個案子經上海地方法院推事凌元慶「不經言詞辯論」，判決程孟明敗訴。判決理由，認為此次郵電加價，係經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通過，國務會議依法為國府之最高國務機關，有制定立法原則之職權，並依歷辦成案，國務會議以修正法律規定而先飭執行者已有實例……因此認為國務會議有權宜處理之權，也就是說，郵局執行法令加收郵資，非不合法。

一月二十八日同報又載：程孟明律師經地方法院判決敗訴後，復親撰訴狀，向地方法院控告承辦此案的推事凌元慶濫職，原文如左：

「為自訴濫職事，按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為枉法之裁判者，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定有處罰明文。被告為上海地院民庭推事，有審判之職權，其審理自訴人與上海郵政管理總局為欠資不當得利事件駁回自訴人之訴，應認為枉法之裁判。在原判所持駁回自訴人之理由，係採本月八號南京之電訊，謂國務會議有制定立法原則之權；郵電加價案既經國務會議通過，即可生效，且已經有實例云云。而判決之時間係在本月二十日；自訴人曾於本月九日具狀陳理由，駁斥該項電訊（即原判所持之理由），被告不得諱為未睹。於本月二十日作判決時，對該狀隻字不提。蓋自訴人在該狀申述國務會議固有制定立法原則之職權，但無制定法律之權，立法原則並非法律，故國務會議之權宜處理似不能發生法律之效力，即不能認為有法律上之原因；已往實例，顯屬錯誤，憲法公布以後不容再誤，理由至為充分；一經斟酌，即無從駁回自訴人之訴，久為被告所深悉。故一筆抹煞，隻字不提，竟以駁回，實屬故為枉法之裁判。」

我們對於程孟明律師個人，一無所知。我們在此要評論的是這個案子所代

表的精神：

一、這個案子的法律目的在要求「返還欠資」一千五百元，而在這個要求的背後，表示自訴人否認這次郵電加價為合法。我們若以常識判斷，將無人能承認：程孟明律師控告的真正目的乃在追回那「一千五百元」！程孟明所爭的，不是那「一千五百元」的法幣，而是「不承認任何非法行為」的一個原則。他爭的是原則，不是金錢。

二、程孟明第一次控告的對象是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但是我們必須假定：程孟明和李進祿之間並無任何私人的恩怨。程孟明所要控告的是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而不是李進祿先生。控告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與控告李進祿先生，有很大的區別。前者是公事的，後者是私人的。這個案子，程孟明要控告的實在是在上海郵政管理總局，而這個被告上海郵政管理總局的代表人恰巧是李進祿。這個案子雖然涉及李進祿，但與李進祿私人並無任何關係。我們已假定程孟明與李進祿私人之開素無恩怨，因之，程孟明不因與李進祿個人無恩無怨而不控告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同時控告了上海郵政管理總局局長李進祿後，並不表示程孟明和李進祿在私人之間已有任何糾葛介蒂。我們必須分清，這是兩件事。程孟明在第二次控告中控告地院民庭推事凌元慶，其意義同。

三、這次的郵電加價，即使在政府自身，也曾引起極大的波瀾，立法院和監察院都強烈表示過反對的意見。但是在我們這個「法治」二字已失去嚴峻的解釋的國家裏，各種事情都在糊裏糊塗中渾，在郵電加價案已在「無聲」中被普遍接受的事實下，程孟明律師獨獨要提出法律控訴，否認這個郵電加價的合法地位；這就表明，程孟明律師道行爲在這個混亂、消沉、沒有是非的社會裏獨具一種意義。程孟明律師大概是一個個性堅強而又具有正義感的人，再加上不幸他又是一個律師——一個以維護法律為終身志職的人物，使他在他良心

及性格的混合感情中，很自然地發生這種為維護法律爭取正義的行為。在常態上，在目前這種社會情形之下，他這個「官司」打得贏打不贏，恐怕人人都能卜先知，但是他却要幹一下，幹一下不算，還在幹下去，連判決他敗訴的推事他都控告起來。他第一次的控訴業已敗訴；他第二次控訴的結果如何，現在不知。但我們要注意的，不是他那「官司」的贏輸，而是他在這個案件中所表現的精神，一種爭是非而不計成敗的精神。

我們于敘述事實並加分析以後，茲願一述其感觸。我們認為程孟明這種精神，正是今日中國最缺少並亦最需要的精神。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已是一個祇有權力而無是非的時代。一切有權有勢有鈔票的人，都可橫衝直撞，逍遙自在。甚至知識在這個年頭也變成了壓迫弱者的工具，知識已與道德脫離，良心與公道在這夜霧中幾乎不能發光。前些日子，上海有一家正餘紙烟店藏有白銀一萬多兩，被官方沒收，當局竟擬處分：銀圓每枚以法幣一元強制收兌。照這個辦法，那一大箱白銀，祇能換得一萬元法幣兩張，該店店主十九年的積蓄，到頭落得祇够買一包香烟。然而當局却說，這個強制收兌是有根據的，因為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日使用法幣以後，當時規定法幣一元兌銀圓一枚，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財部公布的「銀幣銀圓兌換法幣辦法」也是規定法幣一元兌換銀圓一元的。合理不合理是另一問題，法律如此規定，是沒有辦法的。（見三十六年十一月廿六廿七上海大公報）。執行的人祇管根據法律，然而存在的法律是否合理近情，却無人過問。一切與人民福利權益脫節的法律，竟沒有人加以廢止或修改，而一切剝削人民福利權益的法律，則如雪天的雪片，源源而降。社會上不是完全沒有正人，但法律不能保障正人，結果正道被邪道壓伏，難出頭誰就倒臺。在這種情形下，大家都惶惶恐恐，戰戰兢兢，到處是「明哲保身」。好人既都明哲保身，壞人自然越來越無法無天，以致造成了今日這樣一個完全失却了道德範疇的沒有生氣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政府正用各種力量以求社會的安全，企圖維持現存的局面，但在現局下，却到處潛伏着不平、積怨、和難於遏制的憤怒。目下到處流瀟着不穩的情緒，而有為都變成爲消沉，建設都變成爲破壞。照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怎麼得了！但是國家到底是我们大家的。有志氣有血性的人還是應當自動起來，爲正義爭一爭，爲是非爭一爭，成功失敗是一件事，我們實無旁貸又是一件事。今日中國最缺乏的精神就是一種戰鬥的精神 (fighting spirit)：全神貫注，勇往直前，或者與惡勢力奮鬥，或者向新事業創造，方面雖異，戰鬥則一。這種戰鬥的精神是今日拯救我們國家的唯一力量；假如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完全沒有這種戰鬥的精神，我

們的國家實已名存實亡，毫無希望！我們想借我們的國家有其前途。就我們的體魄言，在今日中國，無論那一地域，那一階層，那一職業，那一年齡，都有不甘自棄的有志之士，憑其熱血，希望把國家弄好。我們號召今日中國一切有志氣有血性的人們，應當提高我們的情緒，堅定我們的信念，喚起我們的勇氣，不要放鬆我們的勁道，向我們的理想邁進。程孟明律師這種打官司的精神就是我們極好的榜樣。在落伍的、沒出息的人的想法中，以爲這是胡鬧，以爲這是神經病，聽說上海有些報紙記載此事，所用標題，都帶些挖苦味道，但在我們看來，這是頭等有價值有意義的行為。我們並不知程孟明律師爲何人，但這個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無關，我們不管這個人姓張或姓李，我們所提倡的是這個案子所代表的精神。我們要把這個社會從腐變到新，必須先使我們自己的觀點從腐變到新，我們對於一切事情應有一個嶄新的看法，一個跳出舊圈子的看法。我們要和舊的奮鬥，戰勝舊的，打倒舊的，才能將新的提長出來。時局越來越使我們苦悶！但苦悶何用！苦悶是消積的，我們要從苦悶中衝出來！

本人心中有一個意思，多年迄未吐出，現在乘此一述，請求讀者指正。我常常感今日社會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太多，我們遇到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應當使之合理公平。改革社會有兩個方式，一個是以暴力在根本上推翻這個社會，一個是在既存社會制度中求其改變。現已有一部分人走着前一條路，我們沒有走前一條路，但我們應該在後一條路中多做一點事情。做總比不做好，多做總比少做好。現在一般老百姓受的欺侮太多，受的委屈太甚，「法律」究有多少尊嚴，此處不談，但我們的正路是在法律之下控訴。「打官司」有三個條件，即有錢、有時間、有法律知識。這些條件非人人所能具備，因之，我們認爲，在律師界中，不乏有志之士，他們不是願意犧牲一點時間和收入，來做一點公共事業，替我們的國家做一點有意義的工作。在理想上，一切受非法壓迫而打不起官司的人，我們應當替他們打官司，爲他們申不平、對冤枉、解苦痛。這一個理想是偉大的，但在實際上，也許一時未必辦得到，因爲今日一般人民中要申雪的冤枉苦痛實在太多了。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暫時規定一個範圍，挑幾件有關大原則的事件做一做。譬如政府如有任何違憲違法的行為，我們即進行法律訴訟。打官司要錢，但我們相信社會各界必有很多熱心的人士，願爲這種爲公共福利而奮鬥所需的費用，捐出錢來。新聞界言論界的朋友也必有人願意參加，來共同討論訴訟的應否進行或傳播案件的情形。官司一級一級打上去，一直打到底。打贏了，全社會有利，打輸了，至少可以引起社會廣泛的注意與瞭解，從而促進法律的改革。這是一個促進法治的運動，也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改

幸運動。

我們願意再進一步說。在爭取言論的自由上，本人一向認為言論界自身所負的責任，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同樣，在爭取司法的獨立上，司法界的朋友所負的責任也比其他人士為重。司法界的朋友不要以為我們這種建議是和司法界為難，我們的目的實在毋寧說是幫助司法界的朋友爭取司法的獨立。所謂司法獨立，就是不受權勢的干涉。按照戴雪教授 (Albert Venn Dicey) 之言，法治的真正意義是「武斷權力之不存在」。要爭司法獨立，必須堅決抗拒任何

# 美蘇能否相互瞭解？

蔡維藩

一月三十日上海

人們都承認，今後世界危機的解除，須求之於美蘇二國相互瞭解，然而問題就在於她們二國能否相互瞭解？

去年六月十六日，華萊士在華盛頓發表演講，主張杜魯門與史達林在柏林舉行會談，解決一切糾紛，消弭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他提出的辦法是：

(一) 杜魯門與馬歇爾應邀請史達林與莫洛托夫，在柏林舉行和平商談，以求成立解決兩國一切問題的協議，倘杜魯門氏能和史莫二氏誠懇商談，協議必能成立；

(二) 美英二國須將她們在近東控制的大量石油資源讓一部分給俄國

(三) 美國須提議，完全禁止一切武器的國際貿易，以為將來美蘇成立原子能管制協議的初步；

(四) 美國全部軍火工廠立即收為國有，由人民掌握這些工廠的控制權，而不許私人從保衛國家安全的忠誠職責上尋獲私利；

(五) 放棄杜魯門主義及以武裝供給俄國政治仇敵的反動政府的政策

(六) 貸款給俄國，協助俄國戰後建設，並為美國工業換取俄國原料

最後，他說，「如果我們記取在社會主義的思想中是不包含犯罪成分的，我們是能够在和平中和一個社會主義的歐洲往來的」。

這是華萊士去年遊歐返美後最動人的一次演講。姑作華萊士這種談話完全成

武斷權力的侵犯。司法界的朋友假如感覺力量單薄，我們全社會來做他們的後盾。我們上述的建議，乃在引起社會廣泛注意今日中國法律的效力及其尊嚴。我們要幫助司法界的朋友在法治的精神下完成其任務。我們和司法界的朋友是合作的，不是處於對立的。和我們處於對立地位的乃是壞的法律、壞的法官、以及一切破壞法律侵犯法律的人，而非法律、法官，或一切維護法律的人。

為事實的假設，我認為結果不過是美國依照他的辦法，在「退讓」和「給予」兩個條件上，和蘇聯完成類似雅爾達或波茨坦協議的協議，其距離一般人所希望於美蘇二國為消除今後世界危機而求相互瞭解的程度，依然甚遠。

我並不否認美蘇二國主政者皆具有企求彼此相互瞭解的心願。

美國前國務卿赫爾，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表演講，發表一篇呼籲世界團結的書面談話，他說：「我們所接受的最艱巨的一項責任是竭盡我們世界領導的地位，以爭取世界團結與合作，為和平、正義、自由與進步而努力。接受為這種工作的領導是每一個愛好和平國家的責任，而大國的責任特別重，因為它們幅員廣大，歷史悠久，賦有巨大的軍政與經濟力量。……大戰期間，美國與其他大國都會一致努力於促成戰時團結，並為戰後愛好和平國家繼續團結奠定基礎，而今日美英蘇中法的亟須團結，也不亞於當年戰事最艱危的時期。……只要大國能一致到底，那末不論工作如何艱巨，一年以前的軍事勝利，一定會變成持久和平。如果這些國家內部或國際之間存有不可挽救的分裂，那末後患之巨，無可計量。今天聯合國每一會員國家的最大任務，就是對於和平、正義、自由三者關聯的思想要保持信仰，這種思想會促成戰時團結，也會促成戰後團結的努力。當代的政治家們果能在這個歷史最危險的關頭，運用其勇氣，力量以及百折不撓的毅力，堅持上述方針，那末全人類將永遠對他們感激無已，我相信在這種艱重的試驗之中，他們是不會辜負人們的期望的」。

斯退丁紐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號「讀者文摘」發表以「美蘇能和平」為題的

文章，他從羅斯福對蘇聯的態度說到聯合國的精神，在結論中，他說：「我們不要把美蘇間思想上的爭端過分誇大，這些爭論總不致引起戰爭。在十字軍東征期，有人曾以為回教國與基督教國不會和平相處於同一世界，十七世紀宗教戰爭時，也有人以為天主教國與基督教國不能和平相處於同一世界，這種思想都已證明是謬誤的。我們以為私有資本國家與公有資本國家不免一戰，也犯了同樣錯誤。我們的方針是使聯合國組織內外的國家共同合作，力求共同福利，唯有這種福利，積極的福利，才能化險為夷，化凶為吉。」講到和平合作，他強調的說：「為和平而加強合作，我們就可減少在觀念上的爭論，事實上，我相信，爭論一定會減少，爭論減少是對我們有利的，蘇聯對我們世界合作的性質了解越多，他們自己的生活亦將越自由。」

一九四六年五月廿日貝爾納斯由巴黎回國，發表談話，外國觀察家認為係「美國對蘇聯的最後呼籲」，他說：「吾人決不以自己之意願強制他人，但吾人必須明白他人並不認為彼等可以彼等之意願強制吾人。」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國務卿馬歇爾發表援歐演講修改杜魯門主義，並會促成戰後英蘇法三國首次為歐洲經濟復興而召集的外長會議。十一月卅日「華盛頓郵報」發表其與「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磋商寫成的「馬歇爾計劃」與「援歐方案」一文，認為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在歷史中可以算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真正和平開始的日子，而馬歇爾對歐洲復興的方針是積極的，他打開大門，請蘇聯在復興方面合作，而非對共黨加以阻礙。

兩年來，美國經由這幾位主政者連續不斷的表現其對於美蘇二國由瞭解兩合作的信念、願望和方針。

在一九四六年九、十及十二月，史達林三次答復美英方面私人向他提出關於美蘇關係的詢問，並於事後予以發表。

九月廿四日發表史達林給予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的書面答復，他否認「新戰爭」的真正危險的存在，否認美英有意製造對蘇的包圍，否認蘇聯具有利用德國抵抗西歐的政策，否認西歐共產黨聽受蘇聯指揮，他承認蘇聯與西方民主國家合作是無條件的可能的，承認蘇聯本身向共產主義前進，蘇聯與世界和平合作的可能性愈增加，承認共產主義實行一個國家之內是十分可能的，而在像蘇聯這國家之內尤其是可能的。

十月廿一日，合眾社總經理白里提出三十一個問題，電請史達林答復。數日後，史達林在答復中，否認貝爾納斯所謂美蘇間的緊張關係已形增加，希望戰時盟友間建立友好關係，並能在前軸心國家方面消除戰爭爆發的危機。

十二月廿一日小羅斯福問史達林，二人關於美蘇關係的問答：  
小羅斯福問：「你相信，像美國這樣的一種民主政體，和像蘇聯這樣的一種共產主義的政體，共處在這個世界中，而任何一方沒有企圖對另一方的國內政治事務實行干涉，還是可能的嗎？」

史達林答：「是的，當然相信，這不但可能的，還是賢明的，而且是完全在現實的範圍以內。在最奮發緊張的時代，戰爭期間，政體方面的差異，並不會沮擾我們兩國聯合在一塊，以消滅我們的敵人，在和平時代，繼續這種關係，就更加是可能的了。」

小羅斯福問：「自從羅斯福逝世以來，我們兩國之間友好關係與了解的減少，你認為應歸罪於什麼呢？」

史達林答：「……正相反，關係已經增進了……但是，就破壞和平或軍事衝突的意味說，我並看不出關於這方面有什麼可怕的地方。沒有一個大國在目前能够驅使大軍去對別一個同盟強國作戰，即使它的政府很想這麼幹的話，也是決不能夠的，因為在目前一個國家，如沒有人民參加，就不可能打戰，他們都對戰爭厭倦了，而且也沒有大家可以理解的目的來替新戰爭辯解。人們將不知道為什麼要打仗，因此，關於美國政府的一時代表們正談論我們之間的關係惡化一節，我看不出有什麼可怕的地方。鑒於所有這些考慮，我認為新戰爭的危險是不實在的。」

小羅斯福問：「你贊成我們兩國之間廣泛交換文化的與科學的知識嗎？而且你也贊成交換學生、藝術家、科學家和教授嗎？」

史達林答：「當然贊成。」

辦爾，斯退了紐斯，貝爾納斯及馬歇爾都是大多數人認為能够為美國優良傳統有所表現的代表人物，而史達林則是蘇聯國內說話最有分量，最能負責任，也最具指導其人民的勢力的領袖，我們讀了他們各人上面親口說的話，怎能相信美國或蘇聯當局會有一時，領着他們的國家，向着兩國相互瞭解的相反途徑走去？然而今日事實上美蘇之間能否相互瞭解，確成問題，豈非怪事！

我們不必作空論，且拿幾件實事作參考。

上面說過，小羅斯福訪問史達林，問他是否贊成美蘇之間交換文化的與科學的知識，學生，藝術家，科學家和教授，當時史達林的答復是：「當然贊成」。真的，美國許多社團已經這樣做了，美政府並且協助他們怎樣做。一九四六年他們很熱烈的做。二月，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杜賓博士，經由蘇聯駐美大使館，邀請蘇聯若干著名學者，包括卡比沙期道、代維羅夫等教授，參加該大學

之二百週紀念；同時，洛氏基金會亦向維諾格拉杜夫與蘭特利亞勒兩教授發出請柬；三月，波士頓交響樂團團長凱伯，經由美國駐蘇大使館，轉致蘇聯外交部邀請書，邀請列寧格勒交響樂隊指揮馬文斯基於十月或十二月赴美，為波士頓交響樂團之上賓；五月，美國駐蘇大使館代波士頓交響樂團，轉致蘇聯外交部一函，建議蘇聯政府，允許該團自費赴蘇，演奏兩週，門券收入，聽憑蘇方指示，捐贈當地公益機關，藉以酬謝戰時蘇聯對美偉大合作；七月，美國商務部兼普與羅濕訪蘇，與蘇聯高等教育處商討美國康乃爾大學教請蘇聯研究生四名赴美從時研究工作，並担任若干俄語講授課程，而美方並不堅持以派遣美國學生留蘇為交換條件，蘇聯高等教育處有意接受；八月，蘇聯戰爭救濟處代表訪美時，美國楊格博士建議以設備完裝之整匹西林工廠一座，供蘇聯使用，並建議美蘇兩國互相交換科學家，尤以醫藥科學家為主，此後，楊格曾就此事與蘇聯衛生處商討；十二月，美國權威地質學家耶魯大學弗費特教授，致函蘇聯科學專院校長，建議他與蘇聯地質學家共同進行實地研究，並就蘇聯洪積期之地質特徵與彼等會商；十二月，美國婦女俱樂部聯盟主席迪金生夫人，應蘇方邀請，考察蘇聯善後工作，並研究蘇聯福利計劃，當時決定以聯盟名義，在美國設置蘇聯女生留學獎學金一名；一九四七年一月間，美國大使館代轉兩項建議，一是美國舞蹈經理赫洛克，建議邀請蘇聯歌舞團參加一九四七年春節紐約的都城劇場舉行的國際跳舞會，一是美國公共衛生總處醫官，建議要求蘇聯政府准許霍契加，希姆及希爾等三位美國醫師，訪問蘇聯，從事研究癌症治療方法。這些建議，邀請及要求，除迪金生夫人的設立蘇聯女生留學獎學金事，不久接獲蘇方通知表示謝絕外，蘇方全都未予美方答復。二月三日，美國駐蘇大使史密司，綜合上述建議，致函莫洛托夫代為重申前請，他在函中首先說：「最近報載史達林元帥於接見小羅斯福之時，曾鄭重表示，渠贊成美蘇兩國交換文化與科學情報以及交換學生、藝術家、科學家與教授等。余對於此事，極感欣慰，因余素來竭力主張此種交換，此為閣下所知者。此種交換足以推廣接觸之基礎，以便貴我兩國人民能瞭解彼此文化生活為目標。最近吾人在此一方面，已有若干進產，尤其關於文化與科學出版物之交換，但在通盤計劃方面，仍有不少須待完成者。余拜聆史達林所發表之意見後，大受鼓勵，用特請閣下注意上述交換性質之若干建議，此等建議均為美國各團體交由本大使館轉達者，現正等候貴方之同意，以便付諸實施。」據二月十九日華盛頓美國新聞處電稱，史密司大使迄未獲得蘇方回訊。一九四六年九月間，美國前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致函史達林，提議由美國商人組織委員會，赴蘇考察，以便通過

貿易關係，促進兩國合作與瞭解，他在函中這樣說：「很明顯的，我們彼此之間需要更好的了解，互相猜忌祇會妨害大家的利益。……你可以回想一下，當我們訪談期中，我們曾經研究過組織一個美國商人志願訪蘇的計劃的，這訪問團可以以和蘇聯經濟及生產專家組成的代表團共同研究如何發展兩國之間貿易的計劃與方法。不知道你現在是否仍舊相信這計劃可以使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趨於密切？憎恨仇怨是很難在一種愉快的與互惠的商業關係中產生的，我們在促進彼此繁榮之中，將進一步有更深的了解。」納爾遜還封信也沒有下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間，美國向蘇聯建議舉行兩國商務會議，美政府準備貸款蘇聯十億美元，美國商務部俄國司並就蘇聯建議需要分別估計。一年以來，商務會議及貸款，皆未成事實，上面說的種種建議，也沒有消息，連一九四六年九月及十月美國向蘇聯兩次要求舉行一百一十二億餘元租借結算談判，遲至一九四七年一月間國務院提出第三次要求時，蘇聯迄未答覆。去年下半年，美國人士希望遊歷蘇聯，多被婉言謝絕，向蘇聯使館請發護照，使館人員往往以莫斯科旅舍設備不週，住食不方便為不發護照的理由，後來美國一些國會議員要趁遊歐之便遊蘇，蘇聯公開表示不歡迎，雖以考察美國駐蘇使館工作為理由，蘇聯亦不同意，莫斯科廣播及報章甚且說：「蘇聯不是可以讓人偵察的國家」。在美國人看來，美國團體建議和蘇聯作文化工作及人員的交換，蘇聯不理睬，要求遊歷蘇聯，蘇聯不允准，蘇聯抱着這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態度，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再從蘇聯方面來看。我記得讀過這樣一則新聞：一九四六年四月間，蘇聯消息報、真理報及紅星報記者，應邀赴美觀光，美國團體熱烈招待，他們走了幾個都市之後，美國招待人士問他們：「你們看美國怎樣？」他們答稱：「你們美國這一套甚對，但我們蘇聯那一套也是對的。」後來美國招待人士對他們作進一步建議的說：「給你們再到我們美國私人家庭中住幾星期，看看我們美國人的日常生活，」蘇聯這幾位記者婉言謝絕。

最近蘇聯頒布其最高蘇維埃於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通過禁止人民與外僑談話法今，規定外交部為對外交換情報之唯一機關，此外，除對外貿易部及店員，侍者與售票員依照限制範圍得與外人接觸外，違反法令者須受刑事處分。

根據上面這些事實，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這樣說：美國之急求蘇聯瞭解她或求瞭解蘇聯，似乎都急得有點像太婆，又有點像太婆發戶的樣子，要從自家到人家，大擺其富，而蘇聯之不急求美國瞭解她，或她瞭解美國，其表現則似乎有點像鄉下姑娘，害怕，害羞，老是左右躲避。為什麼美蘇兩國是這樣

的不同？這就是我要在下面試作解釋而深願和許多朋友共同研究的一點。

站在現階段來說，美國今日的一套，包括生活，思想，制度以及一般文化在內，總算發展到十八世紀以來歐美及其他許多國家和民族追求近代文明進步中的最高程度，她在這種文明範圍中是已成型的，也是具有這種文明的代表地位的，蘇聯今日的一套，也包括生活，思想，制度以及一般文化在內，則是近三十年蘇聯自己努力實驗與少數國家和民族中一部分人希望模仿的一套，她在她認為一種新文明範圍中是在成型過程中的，有些是已成型的，但大部還是將成型的。根據這一界說。我們似可引用一個粗淺的譬喻來解釋。

譬如美蘇各製一套茶具，美國已將茶壺茶杯全套製成，蘇聯則剛將茶杯製成，茶壺仍在設計中，或製造中。美國認為她這一套茶具已臻於上品，希望蘇聯前往參觀，同時，也很想參觀蘇聯，似乎心裏認為自己的一套是上品，還要蘇聯也承認她的一套確為上品；蘇聯則認為她自己的一套正在製造中，將來全套完成，必較美國的一套為優良，現在却只有半套，美國要參觀，只宜參觀這半套，如對這半套就來些許長論短，那就索性掛起「工廠重地，謝絕參觀」牌子，免生麻煩。

如果這譬喻能成立的話，我似乎又可進一步這樣說：美國急於要求別人參觀她瞭解她，也急於鼓勵他人參觀別人，瞭解別人，蘇聯則反乎此，她不大願意別人來參觀她，瞭解她，也不大鼓勵她的人去參觀別人，瞭解別人。要問這是為什麼？這也可以用譬喻來解釋的。譬如說，這次大戰期間；美國人足跡幾遍天下，他們帶着他們那一套，走到世界許多角落，各地人目睹他們一切，對他們叫一聲：「美國頂好」，而美國人在許多地方很自然的拿自己一套和別人一套親身經歷的作比較，回國之後，多半情不自禁的說一聲：「還是美國頂好」。因為美國從別人參觀她，瞭解她，或從她參觀別人，瞭解別人，得回來的總是一個「美國頂好」，美國就急於要求別人參觀她，瞭解她，也急於鼓勵她的人參觀別人，瞭解別人。蘇聯則不能這樣做，她怕這樣做，結果換回來的是一「蘇聯不頂好」或「蘇聯頂不好」，因為「不頂好」或「頂不好」，對她影響不良，也許對她國內的影響更不良，況且蘇聯自信將來她的一套必可較別人為優良，又何必在目前急急作這不宣作的彼此參觀與瞭解。然而美國似乎還不大懂蘇聯這種心理，她的政府，團體及私人還在急於參觀蘇聯，瞭解蘇聯，她們什麼都要和蘇聯交換，要求交換科學家不成，要求交換學生，再不成，要求蘇聯派學生留美，美國不堅持派學生留蘇，羅斯福夫人且提倡美蘇兩國交換思想，這簡直「逼人太甚」了！蘇聯讓他們弄得越來越恍惚，越求躲避

，而他們越來追求，越追求不成，越要追求。這好像一個男子向一個女子追求愛似的，另的太窘，或太富，拚命跟着後面追，逼得女的抱着憂懼心理，一再躲避，最後躲避不了，只好叫「搶人」。

上面作的譬喻皆粗淺，但相信美蘇兩國在求「瞭解」上面皆懷憂懼心理，為求解除這心理，本只有從相互瞭解入手，可是今日在求瞭解上面，美國愈進，蘇聯愈躲，雙方愈不瞭解，愈疑懼，亦愈不瞭解；因此，就今日情形來看，我們雖不可說美蘇瞭解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是難辦的事。我個人認為先決條件是美蘇兩國須承認兩種不同的文化是可以並存共榮的。誠如斯退丁紐斯說，十字軍時代，不是有人以為耶回兩教不能並存的麼？歐洲宗教戰事時代不是有人以為天主教會與基督新教會不能並存的麼？這種思想都已證明是錯誤的。然為求承認兩種不同文化可以並存共榮，美國須認識她那一套已成型的文化，不可能是世界上千秋萬世的「頂好」文化，蘇聯須認識她那一套將成型的文化，也不一定是將來永恆不變的「唯一」文化，而她們兩國均須認識兩種文化合作，可能產生一種更好更持久的文化，不合作，她們兩敗俱傷，而世界文化可能全部倒退若干年。這不僅是有關美蘇兩國關係的問題，而實是有關全人類前途的問題，怎樣求得圓滿方案來解決它？美蘇兩國政治家應該動員智慧，祛除情感和偏見，領導兩國及世界學術家，把它視為學術性的問題，研究它，解決它，而不可目光短淺，斤斤較量眼前小利小害，結果害己害人；同時美蘇之外的有心人，也應從旁予他們以鼓勵和協助，而不可隔岸觀火，或趁火打劫。這決不是迂闊之談，大家能為人類遠大前途努力，美蘇之間必能相互瞭解，如其不然，任何兩國間都難相互瞭解。

## 提高稿費(第十二次調整)

最近物價漲得利害，本刊稿費，自二月一日起，作比較跨大一步的調整，每千字致奉國幣十五萬至二十萬元。

又：本刊前因覓屋遷址，支出鉅大，所以將稿費「文到即奉」的辦法，暫停兩個月。最近本刊經濟，漸已回復正常狀態，關於稿費「文到即奉」的辦法，較原定期限提前半月，自二月十五日起回復實行。





了。不過，平時我們注意到的，只是某人家裏有財產，某人受戚族朋友或者政府的幫助，但不再進一步的去分析，看某人家裏的財產，或其戚族朋友的財產，或者政府的財產，究竟是怎樣來的。用從前中國社會作例來說，這種財產，大約有三種：一種是地租。我們如果讀過兩晉南北朝的史籍，便可以發現南朝的王，謝，北朝的李，鄭，崔，盧都是些出風雅人物最多的家族，但同時也是大地主。一種是高利貸。在中國舊社會裏，放高利貸的人，多牛也是大地主。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剩餘財富，沒有別的路；只好用高利貸方式剝削農民，所以研究王安石英國學者威廉遜 (H. R. Williamson) 認為這是北宋地主階級 (同時也是知識階級) 反對青苗法的重要原因。在農業社會裏，只有這些大地主們，是很有能力收藏大批典籍，并養地一大批閒人，讓他們走上風雅之路的。另一種是賦稅，中國歷代政權，除了發活一大批臣妾以外都把一部份賦稅收入用來養活讀書人，西漢元帝便曾免過天下週一經者的賦稅，隋煬帝也曾發給在野讀書人的薪金。明太祖以後，在官立學校讀書的人，完全由政府發給，國學學生的家屬生活，有時也有政府負擔。(起源於漢時博士弟子制。) 賦稅不足的時候，便產生了苛捐雜稅。(產生苛捐雜稅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原因，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以內。) 風雅之成，都是有代價的。

# 兩種曆法。兩種文化

戴文賽

儘管我們文學與藝術的歷史裏面，有許多叫窮的詩人，詞客，文士，畫家，但是，假如他們沒有祖先留下的遺產，不靠戚族朋友幫助，不由政府用租稅來養活，卻要成年累月的在田間，在工作場所，為了最簡單的衣食，用手足不斷的勞動，即使他們是風雅份子，又如何能脫離實際生活，悠遊在風花雪月之中，鑽在故紙堆裏，變成風雅人呢？他們之所以能如此的，都是由於他們所稱的俗人，用賦稅，地租，高利貸，以及其他各種方式，把財產累積起來，通過政府，家庭，或戚族朋友的手，讓他們不必為生活勞動的結果。所以我們說，風雅是建築在俗人的勞苦上的。

## 悲劇的來歷

我們前面說過，要變得風雅，先得優遊在風花雪月之中，鑽在故紙堆裏，發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凡是沒有機會獲得此種經驗的人，是沒有了解與欣賞風雅東西的能力的。在農業或工業程度不高的社會裏，大部份人都沒有獲得此種經驗的機會，因此，凡是風雅的東西，便往往是大眾不能了解與欣賞的東西；而且愈是風雅，了解與欣賞的人便愈少。平常我們所說的「雅俗共賞」中的「俗」字，乃是指的雅的程度很淺的人，並不是完全不雅的人。試問白居易的詩，柳永的詞，大家認為是非常近俗的，在全人口中，有多少人能了解與欣賞呢？俗話說：禮尚往來，人家請你一次客，你得還一兩席；人家送你一盒紙烟，你也許得還一包糖，要是不還，心中多少有點不安，或者慚愧。但是，社會上一大批俗人，用他們的血汗，他們的勞苦，建築成少數人的風雅，而此少數風雅的人，卻完全沒有感覺，不知慚愧，靦腆的製造出一堆東西來，讓那一大批俗人完全不能了解與欣賞，我們如果仔細想想，這該如何深沉的一個悲劇！

尤有進者，風雅的人，除了對於那些用血汗勞苦建築他們風雅的大批俗人，完全不知關懷以外，往往還不知自足，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價，便故意看不起那些俗人，譏貶那些近俗的雅人；罵他們愚笨、浮淺、粗野，俗不可耐，鄙薄譏諷等等。不和俗人接近，怕惹了俗氣，更多，也不過學大觀園裏的一羣雅人，帶着一種可憐的心情，對待那些雅人，偶爾和他們開玩笑。有時候，他們又許那些近俗的雅人，簡石令他們無地自容，所以明清兩朝那些好的白話小說如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作者都不敢用自己真姓名發表，便是怕惹不住風雅人士攻擊的緣故。再者，物以稀為貴，社會上風雅的人愈少，則這些風雅的人的地位也愈愈高。因此，為了要保持或增加獨佔的利益，這些風雅的人，往往有意無意的，竭力把文學與藝術的活動，壟斷和實際生活拉開，加長由俗入雅的過程，以減少由俗入雅的人數。南朝時候，沈約，任昉等的整頓運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近事說，我們只要看一看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便可以發見，民國初年反對胡適之，陳獨秀，錢玄同等白話文學運動的人，都是那些主要與典雅與風雅等取得社會地位的人，如嚴復，林紓等。林紓在民國八年，有一次批評白話文學運動，說是：假如照提倡白話文的人的辦法做文章，則豈不是引車賣漿者流，都可以變成文學家？這種說法，深深表現了那些風雅人的糊塗與自私。林紓的典雅，是間接的由引車賣漿者流以及和他們類似的人，用血汗與勞苦建築起來的，為什麼反過頭來，卻要阻止那些引車賣漿者流，沾點風雅的餘潤呢？為什麼要用古文辭小說，讓大眾不能了解與欣賞呢？也許林紓等一流風雅人，在當時沒有意識到這個悲劇；然而他們所作所為，不啻是看不起俗人也好，企圖獨佔風雅也好；卻都深深的加重了這個悲劇的成分。本文的目的，乃在說明這個悲劇，讓我們知悉階級中，有風雅傾向的人，早早的，澈底的覺悟，用各種方法，盡量把文學與藝術的活動，和此時此地大眾的實際生活聯繫起來，洗刷這個歷史的悲劇。

三十七年一月六日 瑤珈山

兩過了年，現在又過一次年。一個多月前才度了一個除夕，現在又度一個除夕；一個多月前才在給人家拜年，現在又給人家拜一次年。在我國，活七十歲的人簡直就等於活一百四十歲。那也不錯，我國人不是認其壽為福氣嗎？不過，年輕的姑娘可不答應了；二九佳人，你若說她已經三十六歲了，那她非跟你打架不可。

今日我國同時在使用兩種曆法，正表示今日在我國有兩種文化同時存在，一種是舊的，一種是新的。舊的不一定完全不好，完全錯；新的不一定完全好，完全對。剛過了兩大年，衆望便會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談一談。

先從曆法談起吧。曆法是計算量一點點的時間的方法。科學越發達，人類無論計算甚麼也都越來越求其準確精密。長度，重量與時間是三種最基本的數量。今日世上最通行的度量衡制度就是「米突制」。長度的單位是公分(或釐)，公尺(或米)，公里。重量和質量的單位是公分(或克)，公斤。時間的單位是秒。地球赤道圓周約等於四萬公里。一立方釐的水等於一克。時間的單位和天文學發生很密切的關係。

時間是甚麼？這個問題好像可以不必問。誰不曉得時間是甚麼。詳細一想，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簡單，牽連的問題多得很。時間甚麼時候開始？時間有沒有終止的一天？物質宇宙甚麼時候開始？生命甚麼時候開始？物質宇宙以後會變成甚麼樣子，有終止的一天嗎？生命將來如何？這些問題太深了。剛剛過年，還是輕鬆一下好。暫時把這些問題交給哲學家去思考吧。

我們住在地球上，我們的頭上有天，天上有太陽月亮星星。我們計算時間推算曆書的方法就是從地球太陽和月亮的相互關係得到的。地球老在自轉。有這種自轉，我們才看到日月星辰每天东升西落的現象。每天的「天」（或日）就是這樣子得出來的。我們把每天分為二十四小時，每小時分為六十分鐘，每分鐘分為六十秒。地球自轉之外，同時又在繞太陽轉。這第二種轉叫做「公轉」。用自轉的時間去除公轉的時間，很可惜所得到的不是一個整數；不然的話，便不會有「閏年」的麻煩了。公轉的時間我們叫它做「年」。一年等於三百六十五日再四分之一日弱。

地球繞太陽轉，好像是太陽的衝兵。地球本身也有衝兵，就是月亮。月亮一面以地球繞太陽轉，一面又繞地球轉。月亮繞地球一週所需要的時間：叫做「月」。『月』與『日』的比率又不是整數的；不然的話就不會有『月大』（三十天）『月小』（二十九天）的麻煩了。實際上，月亮繞地球一週只需要二十七天多（對恆星而言）。為了地球同時也以同方向繞太陽轉，新月（朔）和再來一次新月（或望月與望月）相隔的時間便不只二十七天多，而是二十九天多一點，所謂『朔望月』（Synodical month）。

現在的問題就是「年」要以月亮繞地球為標準呢，或以地球繞太陽為標準？前者就是陰曆年（學名太陰曆年 Lunar year 或各合年 Synodical year），後者就是陽曆年。古代的人多採用前者，因為他們認為月亮之盈虧是最顯著最重要的天文現象。我國和日本之外，許多信奉回教的國家也都使用陰曆。不過十二個朔望月只有三百五十四天多，和地球繞太陽所需要的時間相差十一天之多。四季的變化却和陽曆年同週期。因此陰曆便常有閏年，五年內約有兩個閏年，閏年在十二個朔望月之外加上一個閏月，總共十三個月。因此陰曆年的長短差得很多。這是它最大的毛病。

四季變化的原因就是地球的自轉軸線和公轉軸線成了一個二十三度的角度。沒有這個角度的話，地球上便沒

有四季了，冷的地方便永遠冷，熱的地方便永遠熱。陰曆的長處便是和季節同週期。我國的陰曆還有二十四個「節氣」。這些節氣在陰曆裏總在不同的日期上面。比方說今年的立春日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去年是正月十四日；今年的夏至在五月十二日，去年則在五月初四日，相差十一天（去年閏二月）。在陽曆裏則二十四節氣總在同一個日期，最多差一兩天。立春去年在二月四日，今年在二月五日；夏至去年在六月二十二日，今年在六月二十一日。春分總在三月二十一日左右，清明總在四月五日左右。立夏五月五日，立秋八月七日，秋分九月二十三日，立冬十一月七日，冬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北平計算冬令都講三九，四九等，就是由冬至算起，每九天算一期，三九和四九是最冷的时候，過了四九冬令便漸漸過去了。如遵守陽曆，便無須三九，四九這些名詞了。每年三九和四九總是陽曆一月十日到一月二十八日這一段。

陽曆是從羅馬帝國初期的曆法改良出來的。當初每年只有十個月，由三月開始，所以九月的西文是 September, December (十二月) 是「十」的意思。最冷的兩個月大家縮在房間裏不活動，所以曆書上便空着兩個月。紀元前七世紀羅馬皇帝 Numa Pompilius 把 Januarius 放在最前面 (Janus 是天的守門者，英文裏的 Janitor 一字便是從它來的)，把 Februarius (Februa 是潔淨的節日) 放在最後面。紀元前四五二年 Februarius 那個月被移到 Januarius 之後。三月在 Martius，紀念戰神 Mars。四月在 Aprilis，拉丁文 Aperire 或「開」的意思，表示那月是花開的時節。五月叫, Maius，紀念女神 Maia。六月叫 Junius，那是一個羅馬望族的姓氏。七月叫 Quintilis (第五)，八月叫 Sextilis (第六)。

愷撒 (Julius Caesar) 得到天文家 Sosigenes 的幫忙，於紀元前四十六年修改曆法，定每年為三百六十三日又四分之一日，每四年加一日。為要紀念他自己，便把第七個月改名做 Julius 他的繼承人奧古斯都 (Augustus) 也步其後塵，把第八個月改名做 Augustus。愷撒定每個奇數的月包括三十一日，二月二十九日，其他為三十日，閏年加一日在二月裏頭。奧古斯都任內的議院為要詔媚皇帝，便從二月又取出一天加在八月上面，九月和十一月改為三十天，十月和十二月改為三十一天。

愷撒對曆法的改革還不夠徹底，因為一年並不是剛好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而是比這稍為少一點，因此每

四百年多出三天，到了十六世紀已經多出十天了，春分本來應當在三月二十一日，變到三月十一日去了。天主教皇格利哥利 (Gregory) 第十三得到天文家 Clavius 的幫忙，於公曆一五八二年重行修正曆法，下令那一年的十月四日的第二天跳為十月五日，又下令以後「世紀年」不能以四整除的便不必算做閏年。比方說，一七〇〇年，一八〇〇年，一九〇〇年，二〇〇〇年都不是閏年，一六〇〇和二〇〇〇是閏年。這種曆法，後世稱它做「格利哥利 (Gregorian calendar)」。天主教國家立刻就採用它，信奉希臘派天主教和新教 (基督教) 的國家則不馬上採納。英國到一七五二年才由國會通過採用它。日本於明治維新的時候開始採用它。我國到一九一二年 (民國元年)，蘇聯到一九一八年，羅馬尼亞到一九一九年才採用。

格利哥利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現在所定的是每四百年取消三個閏日。如果要更準確一點，得每一百二十八天取消一個閏日。如果那樣做的話，這種曆法可以使用十萬年不必再改。現在每年錯半分鐘，所以每三千年得扣去一天。格里還有一個短處就是每個月某一天不一定是星期的某一天。歷去年的一月一日是星期三，今年則為星期四。十幾年前有人主張把曆法再改再下一下，使一月，四月，七月，十月都有三十一天，其他各月都只有三十天。這樣加起來只有三百六十四天。多出的那一天名叫「年終假日」，擺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後。逢閏年則在六月三十日之後多一個「閏日」。一、四、七、十這四個月的第一天總是星期日；二、五、八、十一這四個月的第一天則是星期一；三、六、九、十二這四個月的第一天總是星期五。年終假日和閏日不算星期幾，一定要算的話，便算是多兩個星期六 (六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三十日總是星期六)。這樣一來，每個月的某一天永遠是星期幾的某一天。每季都有十三個星期，九十一天，都在星期日開始，星期六終止；而且每個月都有二十六天工作 (星期日不工作)。這種曆法叫做「世界曆」；紐約有一個會社，專門在促進這種曆法的普遍使用，出一種雜誌名叫 Journal of Calendar Reform。

另外有人提議把每年分做十三個月，每個月都有四個星期，又和世界曆一樣地加上年終假日和閏日。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任何國家準備採用這兩種新曆的一種。

我國自民國成立以來，名義上是採用陽曆，就是格利哥利，不過陰曆一直還是有許多人使用它。十幾年前，政府一度努力推行陽曆，並且用各種方法想把陰曆完全取消 (比方說陰曆新年不許放假)。抗戰期間當局無暇顧及這種

事。也許爲了這個原因，這幾年來全國各地慶祝陰曆新年比慶祝陽曆新年熱烈得多。商店於陽曆新年大多數只營業一天，陰曆新年則停了五天之多。

兩種曆法同時存在，象徵兩種文化同時存在。在我國的都市裏可以看見西洋式的房子和中國式的馬車並排着，可以看見最新式的汽車和人力車，馬車、轎子、馬車、轎子，有的入穿西裝，皮鞋；有的人穿長褂，布鞋。吃有中餐有西餐。娛樂有電影也有平劇，有麻將也有「橋牌」。運動有網球、籃球，也有太極拳、踢毽子。在鄉間，可以看到最新式的飛機在頭上飛，也可以看到農夫使用着原始工具和農具在耕田在車水，村姑使用着原始工具和農具在織布在磨穀。在河裏在海上可以看到輪船汽艇也可以看到舢板木駁。寫字有用毛筆硯臺的，有用派克五十一號鋼筆的；有橫寫的，有直寫的；有用白話文的，有用文言文的；有用中文的，有用洋文的；有用電算的，有用手寫的，有用打字機打的。計算有用算盤的，也有用電力計算機的。都市裏多牛有電燈，極大多數的小城鄉鎮則還在用菜油燈煤油燈，蠟燭。這種種和其他許多一樣明顯的對照表示我國的文化正在經過一個過渡的時期。不只我國如是，許多其他的國家（如土耳其，印度，波斯等）也如是。這些變化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近代科學的發達。科學發達使交通比從前便利很多，因此世界好像天天在縮小。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在各方面都可以自給自足，均有些原料或工業製品需要從國外買進。有了貿易，有了經濟的關係，政治的關係也隨着發生。在今日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孤立。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之後，總跟着文化關係。有時候也可以說今日在幾乎每一個國家頭部都有兩種文化同時存在。本國文化和外國文化。近代科學在歐美兩洲發達得最快，因此文化的潮流主要是從歐美伸展到歐美以外的地方，不只科學智識工業技術傳出去一切生活方式，藝術，思想，也都傳出去。幾百年來從歐美以外的地方流進歐美的東西比從歐美流出去的少得多。歐美以外的地方，兩種文化成對照的現象比在歐美顯著得多。我國是個歷史悠久自己曾經開過好多次文化之花的大國，今日爲了科學發達，不得不閉門讓歐美的科學進來。很自然地，大門一開，不只科學智識工業技術跑進來，歐美全部的文化也都跑進來了。文化在廣義上是幾乎無所不包，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就包括已經舉世到許多東西了。所以廣義的文化包括各種藝術，娛樂，哲學，科學，也包括政治制度，

經濟制度，教育制度，和宗教信仰。

在第二次大戰裏，科學和工業又作了一次跳躍式的進展，交通比以前更方便，世界變得更小，文化的交流也以前多。我國人對存在我們國內的兩種文化，應當採取什麼態度呢？選擇其中的一種嗎？選擇那一種呢？好幾年前就有人主張「全盤西化」。這種主張太趨極端。難道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改穿西裝，改吃西餐，改講西語，不許再用毛筆，不許再用筷子，不許打麻將，不許中國畫，做中國詩詞嗎？也有人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作者還沒有聽過任何人對這兩句加以滿意的解釋。如果說精神上完全保留我國文化，物質上完全接受西洋文化，那也不是完善的辦法；因爲西洋文化的精神方面也有許多值得採納的地方，而我國文化的物質方面也有許多應當保留的地方。而且精神與物質有時候不容易分清。如果把藝術和哲學列入精神方面，那麼西洋的文學音樂藝術和哲學都是值得我們研究，欣賞，參考的。吃沒問題是物質方面的；那我國的烹飪法難道應當取消嗎？

已經有了兩種文化同時存在的現象，我們是否不可以不管它們，而聽它們順其自然發展。這種放任的政策在幾方面可以使用，在另外幾方面則不能使用。曆法和度量衡制度就是很好的例子。如不求劃一，必將引起許多的麻煩和糾紛。所以文化的問題，因爲包含太廣，不能全部給它一個簡單的通則，像「全盤西化」或「我國的東西全是好的，外來的全不好」。我們可把文化各方面分做六大類：（一）在幾方面兩種文化可以同時存在，不會衝突，只有互相增進，互相輝映。（二）在幾方面我們一開頭就曉得那一種好一點，不過爲了種種限制，不能馬上就採用它，只好先讓兩種同時存在，慢慢地改用那好的一種。（三）在另外幾方面我們開始還不曉得那一種好，所以先讓它們同時存在，等到我們看出那一種好，便把不好的一種淘汰了。（四）還有幾方面，我們可以把兩種調和配合起來，產生一種新的東西，希望它比原來的兩種都好。（五）有幾方面我們只能選擇一種。假使兩種都用便對發生不必要的紛亂。（六）還有幾方面，我們也許要覺得兩種都不夠滿意，便從新找或創出一種新的。比原來兩種都好得多的。

屬於第一類的最多，日常生活方式（衣食住）和娛樂藝術的大部分都屬於它。中裝西裝，中餐西餐，中式房子西式房子（指式樣）都可以同時存在，不會衝突，各聽入之所好去享用。藝術和娛樂的大部分也是這樣。一個人也可以輪流地使用不同的兩種，這樣可以多享受些人生的樂趣。

趣。今天吃中餐，穿西服，踢毽子，打太極拳，體操士比亞，聽聽多芬，看中國畫。明天則吃西餐，穿長褂，打網球，踢毽子，跳舞，讀李杜蘇韓，聽二黃西皮，看西洋畫。

第二類包括許多和科學有直接關係的東西：交通，農業，工業等等。飛機輪船火車汽車比舢板帆船馬車轎子快得多，方便得多。在我們還不能夠大量製造這些近代的交通工具之前，只好讓老舊的交通工具繼續存在，慢慢地用新的來代替舊的。農工業也是這樣。在我們還沒有把近代的工廠和機械化的農器大量建立起來之前，只好讓原始的手工業和耕種方法暫時存在。

屬於第三方面的有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在這方面，我們還不能說西洋的都好一點的。我們正在試用它們。若是發現西洋的制度比我們的好，便應該全部或部分採納它們。

第一類和第三類必有一部分也可以屬於第四類，把中西調和配合起來，探長補短，成爲一種比兩者都好的東西，或者成爲一種新的東西。在建築上，我們把固有的美麗式樣保存，如宮殿式的屋頂，彫刻的天花板等；同時應用近代建築原理使房屋更堅固一切設備更舒適，更合衛生條件。我們的作曲家也開始應用西洋音樂的原理技術寫出帶有民族色彩的樂曲。十幾年來在話劇方面也有很顯著的進步，那也是採納西洋話劇的結果。

屬於第五類的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度量衡制度和曆法。我國已經廣泛使用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採用的米突制了。在道過渡時期我們選定了幾個輔單位，如市尺，市斤，使已經習慣了的標準不至於和新標準差得太多。一市尺等於三分之一公尺，和從前的尺差不很多。一市斤等於半公斤，比老斤小差不多兩成。希望過些時候，市尺，市斤，老斤，磅里，英里都完全停止使用。都被人們忘記。再過些時候，希望公里，公尺，公斤，公分的「公」字都可以取消，因爲到那時候全國以及全世界只有一種量，一種尺，一種斤。那時候的小孩子一想不到尺，只有一個一公尺長的長度映在他的前面，完全沒有份的尺的觀念了。這是從成天一家促成世界大同的一種方法，不能因爲它沒有政治問題或經濟問題重要便忽略它。曆法也是這樣的。新世界裏只能有一種曆法。格里曆雖然不盡善盡美的，現在世界上極大部分的國家都已經採用它了，我國政府也是已經採用它了，我們如愛國國家，（下接三十一頁）



# 歲寒談大局

##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大局在苦悶、混沌、無辦法中拖。一年來戰局最危急的地帶始終是東北。據估政府在東北最危急的時候曾控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面積，現在則已降為百分之三四了。仍舊有人在說，政府有收復東北的信心，但却不說明信心的根據在什麼地方！地方丟得一天多一天，局勢來得一天危急一天，沒有辦法，仍作誇言，徒然降低政府的信用。本刊三卷二十一期上兩篇瀋陽報告，字字血淚，不忍卒讀。這今日我們所處的一個時代，正是一個血淚的時代，到處是殘暴，遍地是私心，政府第一，百姓該死！幸而有八編導，各種悲慘的情形遂得為世人略知一二，沒有人報導的事情，正不知道還有多多少少！對於守東北，從來就有兩種看法，一主嚴守，一主放棄。放棄的人認為守東北，

得不償失，因為負擔太重，徒然消耗，不若鞏固本部，建設自身。美國人的看法就是如此，政府中也有許多人附和這個看法。但是政府對於放棄東北，確無壯士斷臂的胆量。政府一怕放棄東北後，共方即將成立政府，致在外交方面多添一重困難，二怕放棄東北後，共方蓄意經營，挾東北之富，窺略全國，其勢更難玩。所以明知守東北是一重負擔，也還是拚着死命在下注。傳說長吉或可放棄，瀋陽總要死守。政府認為守住這個據點，將來還可「徐圖發展」，要是連這個據點都沒有了，將來要「回去」就更難了。所以，現在政府的守瀋陽，在局勢上和心理上，都已至主顧倒。本來的局勢是：東北是政府統治的，共方要來搶；現在呢？東北是共方的，政府不甘讓共方全得。於是你殺我斬，勝利屬於哪一方，失敗皆歸百姓，這倒真的就是國破。

但是瀋陽能守得多久，無人敢估計。過去拍胸脯說硬話的人，話雖硬而骨不硬。照一般人的感覺，好幾瀋陽之失，還早開春。這個感覺是沒有根據的，但却是「一般」的。假如東北全失，東北方面可能有一個政權出現。不過這個政權未必受毛澤東節制，將以李立三為號。瀋陽如失，則東北就變成東北第二，平津也變成了瀋陽第二。事實上，華北也早已半個丟了。不過習慣上的幾個大城市，總算仍在政府手裏，所以還撐住場面。北方的局面要弄到由傅作義出來總管，也可說明當局確已聲嘶力竭。假如自己有辦法，為什麼要輪到傅作義？但是傅作義是最樂觀的看法，也不相信在最短時期內傅作義能有什麼奇蹟表現。照最樂觀的看法，假如能還保存一個時期的部署，或者還有什麼辦法。但共方是否坐鎮傅作義，是個問題，而傅在北方是

否能一切放手做去，也是問題。照有些人的看法，認為共方非不可取平津，但共方不欲即取平津。共方目前要的不是門面而是實惠。至少他們到目前止，還沒有到要取大城市的階段。譬如北平，就是個破爛的破落戶，拿到了手還得化一筆錢去養！還是乾脆讓政府去化錢養，搞得你不養又不行。共方現在北方的政策是增加生產，增強軍力，使北方平原變成了他們的十穀倉和大兵源。上期本刊所載一個聯總工作者的「解放區印象記」，可以供給我們對於解放區一個大致印象。共軍的騷擾是越趨越南，本刊記者在多次的軍事分析報導裏已有詳論，據傳春天以後共方企圖涉江，並企圖一把長劍一直伸到廣東，把東西兩部割斷。南京這兩天正在開會，檢討局勢，以應付共方的「五月渡江攻勢」。共方另一目標是入川。入川之局如成，則四川新舊軍可連成一線。這一個局面也是一個吃重的局面。

從整個看，政府所慮的局面是一個下坡的局面。但是政府面對這個局面，它將如何應付？我們就各種事實看，我們看不出政府有什麼辦法。我們和政府或接近政府的人談談，也聽不到他們有什麼辦法。死硬的人，高喊亂戰；消沉的人，搖搖頭嘆嘆氣；想做一點事的人，都說苦悶，說打不是辦法，不打也沒有辦法，祇好在本身崗位上盡力盡職！這三種不同的答復就構成了今日中國這一個混亂、苦悶、消沉的局面。政府在這大危急中，惟一的辦法，就是將自己的命掛在華盛頓。自從馬歇爾奉命返美以後，美國對華一直抱樂觀政策。魏德邁來時，空氣稍起波動，但也像一陣風，雨還是下下來。在整個的國際局面中，美國要援華，當然是要對美國有利益；我們不能拒絕這個大前提，天下那兒能要求人家做無利於他自己的事，但除了這個大前提外，美國對於中國的援助，也有他另外的條件和原則。美國對於中國政府這種貪污、無能、腐敗、不民主的作風，實在看不過去。除了在大前提下援華必須有利於他們整個的世界政策一點以外，他們的確想利用援華為武器，給政府強大的壓力，以改革中國政府的本質。本刊

記者曾於三卷三期「魏德邁與國民政府之間」一文中分析過去幾年中奉派來華魏德邁、勃爾利、馬歇爾等和蔣主席接觸中所表現的性格，其中關於馬歇爾部分，記者說：「一個是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的元首，他竟完成了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統，他曾領導全國抵抗日本，終於獲致勝利。另一個是指揮全世界陸海空三軍打垮了赫赫一世的希特勒的英雄，他是當今世界第一強國的掌聲望的風雲人物。這兩個人都有高度的自尊心 and 自信心，並各自充分瞭解對方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而且這兩個人各有極強的個性，在彼此的談話論辯中，都極制對方而不為對方屈服。」現在美國的外交官權，操於馬歇爾手，因之馬歇爾的性情以及馬歇爾與蔣主席之間的感情，外交談判之合衆社南京一月十四日電台「某地位頗高的中國人士」的談話，謂美國援華問題係由於蔣主席與馬歇爾兩人個性不同而弄僵，馬歇爾為人是一「你向好處自為之，我將援助你」，而蔣主席則為「如你願意援助，則援助我，如不願，我將自行設法。」一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

這個評論是很正確的。這我們所見，馬歇爾在華時，特別是在廬山的一段，和蔣主席的談話，常常是不歡而散的，蔣主席和蔣夫人，有時不得不和馬歇爾及馬歇爾夫人散散步或下下棋，藉以稍為調和彼此之間的友誼。馬歇爾以一代尊榮，奉命返國，不能不耿耿於心，所以對於中國使採袖手態度，後來因為美蘇之間的裂痕日大，幾次國際會議都無結果而散，馬歇爾看到和莫洛托夫簡直無合作可能，同時又受國內援華派的包圍，所以回心轉意，對於中國問題轉作過問。然而美援美援，把中國報館裏的編輯先生弄得頭昏腦脹，一天一個消息，一天一個曲折，連我們的政府也被弄得眼花心亂，如墮五里霧中。一美援一叫了數月，現在還是一文不名，一切計劃和希望都掛在空中，得不到一個究竟。在馬歇爾肚子裏，援華總是要援的，但有條件，最主要的條件就是魏德邁聲明書中所說的，希望政府在政治及經濟各方

# 中原戰局與最近情形

公刊

(觀察開封通信)  
中原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河南的歷史也就是中國一部戰爭史的縮影。在現下「戡亂」戰爭激烈進行時，河南遭受戰爭的蹂躪，在歷史上也是必然的了。

追溯史事，能掌握中原者，必能縱橫江河南北，進而掌握天下。河南與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湖北、安徽、江蘇七省為鄰，全國的省份中很少有七個鄰省的省份。鄰者多，軍要性就大，四面八方都是路。掌握中原者可以循着四面八方的路，向外發展；南向可以渡江，東向可以抵海，西去可入關中，西南可入四川，北向可與晉冀打成一片。

（觀察開封通信）  
陳毅的主力早化整為零，乘隙竄出，會同淮河接應的劉伯承部在魯西紮下了根。本來花園口的堵口完工，以為可以憑藉天險，永遠將黃河南北截開，劉部機敏渡河後，花園堵口的軍事價值才等於零。

劉伯承以快速部隊的姿態越過離海線，以一夜二百里左右的速度，連下州縣，直奔大別山區，並分部試渡長江，破壞津浦。鄂皖名城遂陷，京畿為之震動，浦口宣佈戒嚴。這個時期京中空氣之沉重，大約可以民廿一年日本陷桂林直趨貴陽時重慶所受的震動，情形相同。

同時山西的陳賡部也於數處渡河資歷。豫西大據點陝州陷後，孔從周部循山路西趨維南，西安大受威脅，宣佈戒嚴。豫西伏牛山區，在這幾個月，因為國軍無力控制，遂成爲了浙察第二。

目前河南局勢有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感覺。豫北有太行山區黨榮臻及徐向前部，只剩了兩個據點，即安陽與新鄉。豫西有伏牛山區的陳賡、孔從周部，其餘下洛陽和陝州兩大據點。豫南有大別山區劉伯承及李先念，餘有信陽一個大據點。豫東黃泛區中有根深蒂固的土八路魏鳳樓部。魯西陳毅實際上已與黃泛區打成一片。

離津路津徐段時斷時續，近兩月來乾乾無限期，的停車，已經足以說明成爲陳賡部南北來往的大道，形成爲魯西與大別山的走廊地帶了。

河南局面的嚴重，由此可知。現在河南的交通動脈是隴海與平漢二路，當地的城市都集中在鐵路線上，或靠鐵路地區。離海沿黃河東西貫穿，東段（開封至南鄭）既已成了陳毅的走廊，西段鄭州至潼關，除洛陽以東外，大部於陳賡渡河後首先予以破壞。平漢路貫穿南北，較受河南腹地，離海區較遠，故壽命較離海長數月。十二月中旬，共軍發動的大攻勢，是

面有徹底的改革。要求改革是一個原則，如何改革呢？美國不好一筆一筆開賬單，因為這樣便等於干涉中國內政。他們心中有個尺度，却要中國自己合上去。而政府方面，非不知他們所謂「改革」者，指何而言，但既無決心，又有些捨不得，於是做上三蒸共國執政的一套，

以在平漢會師爲目標，結果是平漢路的命運與離海無分軒輊，只剩了一小段（信陽以南）勉強維持行車。並且聽說因鐵路破壞後的損失太大，不但「鐵」已不見，即「路」也沒有跡象可尋，又因「扒路」隨時可抓，當局已放棄修復計劃。

十二月攻勢，除平漢數處破壞外，失陷者三十餘縣，其中以許昌漯河爲最重。二者均爲商業中心，河南財源除許昌外，就要數到許昌了。許昌又是煙葉集散地，上海各廠都有人駐守，徐收購，國產煙，除了美國佛爾吉尼亞的煙葉外，多半都是用許昌煙葉製造的。只就煙葉一項損失，即難估計。

十二月攻勢開始，共方先伴攻許昌，在最緊張時期中，城外十幾萬市民，既是被取消選舉，開放政權，步向民主。然而美國所要求中國的政治改革，是政治本質上的改革，根本精神上的改革，而不是表面上的改革，或者公文算的「改革」。結果一方面認爲你還是沒有「改革」，甚至認爲這是一種欺騙的改革，這真叫「滿載而歸」，越抓越緊。所以局面就這樣拖，一拖半年，又拖半年，大家咬緊牙關在喘氣，但是美國等得起，中國却拖不起。

在這種拖不起的局面中，各種情形都醜態百出，社會危機所表現的程度也便越來越深刻。經濟方面一點沒有辦法，物價一級一級的跳，人民受不了。人民受不了，社會秩序便不穩，可能出亂子，要影響政權的存在，所以不得不今天想一個辦法，明天想一個辦法。可是這個辦法既不通，那個辦法也不靈，辦法儘管想，物價照樣漲。現在在中國，可說人人苦臉，到處怨氣。譬如這兩天的上海，幾大之內連續出了三個大亂子，一個是經濟風潮，報載連市長也被挨打，一個是舞女請願，社會局被搞，又一

個是工潮，出了命案。歸根結底，人人一肚子怨氣，碰上機會就發。人民怨氣就像黃河的水，政府的軍警就是堤，天天用堤來防水，到頭還是崩決口。政治若清明，人人有飯吃，社會有公道，國家像個機器，還有什麼人鬧事！

我們向來以爲一切根本在政治。政治不上軌道，軍事經濟都難辦。但在政治上至少到目前爲止，我們看不出有一點光明。譬如這次選舉，歷史通條，道德盡失。最妙的是，這次的選舉，等於國民黨自己分化自己，自己拆自己的台，弄得榮宗親親，不啻幫共共產黨打了個大勝仗。行憲前頭，成都提議員，杭州打學生，簡直使人祇好搖頭，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政治上沒有激民的整頓，何能收拾人心。但當局若無決心，又那能有什麼激民的改革！現在雖稱三民主義，實際上仍爲一黨專政，掌權的國民黨若無決心收改更張，這個局面無論如何是挽回不來的。

平心而論，今日政府裏面非無好官，國民裏面也非無開明進步的份子，祇是好官不生的作用，國民黨裏的開明進步分子也抓不到權力。悲哀就在這個地方！照我們的看法，譬如上次與其提民會兩黨一些不互相人上台，毋寧在國民黨本身多提幾個開明進步青年而現代化的人出來。因爲今日國民黨所要求的不是表面形式上的改革。政府僅僅拉幾個不相干的人上台，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政府不過是利利用用他們，點綴點綴，真正的權力不肯放，根本的作風沒有變。惟有在根本上改變國民黨的作風，才能使全國人民耳目一新，而要改變作風，便得改變執行作風的入物！我們認爲，一切頑固，死硬，自私，腐敗，落伍，狹窄的人物及作風，徒然增加國內的紛爭，變速設法破壞。化玉帛爲戈矛。惟有開明，進步，公正，寬容，現代化的作風及人物，始能與全國各方合作，領導國家步入新生。我們始終相信：惟有和平以後，始能從事建設。二

年來實際情形，充分表示當局胸懷狹窄，缺乏勇氣，現則則是天天拖泥，和偷懶。有辦法的拖已經不一定拖得下去，何況是沒有辦法的拖。時間終將證明，目前是維持不了好久的。

自去年中央以全部軍力掃蕩浙贛山區時，所犯的錯誤是將此一軍事行動過分重視，打着結束此一軍事行動即是結束黃河以南軍事的目的算盤。大江南北的隊伍全向山東集中，河南幾乎成爲真空地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收復了沂蒙山區一場滿日遊

目前河南局勢有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感覺。豫北有太行山區黨榮臻及徐向前部，只剩了兩個據點，即安陽與新鄉。豫西有伏牛山區的陳賡、孔從周部，其餘下洛陽和陝州兩大據點。豫南有大別山區劉伯承及李先念，餘有信陽一個大據點。豫東黃泛區中有根深蒂固的土八路魏鳳樓部。魯西陳毅實際上已與黃泛區打成一片。

離津路津徐段時斷時續，近兩月來乾乾無限期，的停車，已經足以說明成爲陳賡部南北來往的大道，形成爲魯西與大別山的走廊地帶了。

河南局面的嚴重，由此可知。現在河南的交通動脈是隴海與平漢二路，當地的城市都集中在鐵路線上，或靠鐵路地區。離海沿黃河東西貫穿，東段（開封至南鄭）既已成了陳毅的走廊，西段鄭州至潼關，除洛陽以東外，大部於陳賡渡河後首先予以破壞。平漢路貫穿南北，較受河南腹地，離海區較遠，故壽命較離海長數月。十二月中旬，共軍發動的大攻勢，是

面有徹底的改革。要求改革是一個原則，如何改革呢？美國不好一筆一筆開賬單，因為這樣便等於干涉中國內政。他們心中有個尺度，却要中國自己合上去。而政府方面，非不知他們所謂「改革」者，指何而言，但既無決心，又有些捨不得，於是做上三蒸共國執政的一套，

# 西南邊疆見聞錄

蔣篤才

(觀察滇西通信)  
回憶起來，我的這一遭滇西邊疆的意外旅行，彷彿一場大夢。有些現象，或許有人認為不是「動亂時期」期間的現象；然而，這却是一九四七年歲暮天寒之際的邊疆寫真。雖則一鱗半爪，但是「一葉知秋」，明眼人大可由這些點滴故事看出中華民國的邊疆真面目。

## 盧比世界

且不提一九四七年二月間南京政府所謂「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乃至於十二年前(一九三五)的改革幣制法令，在中國的任何通都大邑，外幣總是吃香的寶貝。在怒江西岸的廣度邊疆，更是麵幣比當權得勢的世界。在任何貨幣流通的場合，盧比客總是天之驕子。任何交易，買賣雙方都以盧比為計值單位。達官顯宦，富商巨賈，每夜賭博，莫不以盧比為賭場的通貨。土司區域，更視法幣如敝屣。芒市土司衙門的代辦方克

## 麻栗壩是怎樣喪失的？

在晚町——中國的西南國門，我碰到一個久在曼德里歐督的重慶新聞界朋友。他曾擔任副員，參加過滇緬邊疆的游擊戰，對邊疆情形有着比我們內政部區域司裏任何人都豐富而實際的知識。我們在晚町的竹筴板瓦的旅舍中談起邊疆故事：邊境人民怎麼因種種而把界橋往內(向中國這面)搬移(向中國這面)搬移

里內共軍活動自由，國軍則都縮到城裏。只就開封情形說，每次緊要關頭，牛車、馬車、汽車、裝滿了眷屬及眷屬們生活的必需品。十二月十三日前後，城裏各處、民房、商店、學校、公共場所，都擠滿了軍人。城門半開，谷倉口開始築工事。本來開封的城防，一掃而空，這次工事建築，不論民工木料，一律強徵，無代價地強被搶去；至於麻袋等物，均是徵派，更不用說。城防工事修築草率，毫無統籌計劃。當情勢稍為鬆懈時，即棄之無人過問，木料磚瓦被盜殆盡，一緊張又行徵料築修。老百姓在一緊一鬆中，物質貢獻力量一天一天的薄弱了。城外附近鄉村，圍城時期，反而鬆了一口氣，因為這時的負擔都轉嫁到城裏人身上去了。

修築工事，時機時隱，目下似乎已經有整個計劃，用小火車運沙填坑，西北城角大坑填沙填坑，又加上將華北運沙場拆除後的面積，要在城內修飛機場以備圍城後對外交通之用。南兩的飛機場，位於防線之外，當上月緊張時，業已放棄。開封即連天空的交通也斷了幾乎二十天之多。物價上漲不問可想，一般外來日用品價目都超過上海二倍以上。

圍城時城中的兵力就所知者，是對汝明部的六十八師及五十五師。前者是劉司令的弟弟馮統率領，後者師長是馮福林，並有炮十團及砲八團各一部，同係安團隊等。一般人對這些部隊的素質及數量缺少信心。徐派失守後，美式配備營轉戰，編成的新五軍，從外圍突進，開封局勢遂鬆了一口氣，直到新五軍以一小部進駐開封，人心方稍安定。

一有的士兵是曾被共方俘虜過的。俘虜後受共方的優待，他們很多是吃了不了八路士兵生活的苦而又被遣送回來的。八路吃得壞，一日要有能走一百七八十里的腳力，他們吃不消，被遣送回來時還給足夠的旅費，所以他們對八路印象還不壞。現在士氣的低落不在物質，還在精神。在抗戰時期中，物質比現在簡陋得多，但他們有基本的作戰意識，他們認為犧牲光榮。如今作戰意識都很模糊，誰也不願犧牲。又據說，當雙方將要打白刃戰時，八路就高聲呼喊：「弟兄們，我們都是窮光蛋，為啥打我們？我們是白死，人家還是住洋房，坐汽車」，這種刺激的話，當然是有影響的。

八路在河南縱橫，並沒有吃到大虧，打過硬仗，只是陳匪犯西峽口時，戰鬥激烈，吃了敗仗。守衛西峽口是當地的團隊，組織極劣，他們的意識是一保家鄉，所以打了勝仗，河南宛西團隊是創自北大畢業生領平人彭萬廷。彭有計劃，眼光，與魄力。他樹立規模未久，就被當局所忌，被人暗殺了。當時在上的人認為鄉村自治就是一獨立，獨立不聽指揮，自是是不能容的。這次圍城的戰事，就在蔣主席元旦致詞中也曾予以贊揚，想現在有些人才認識自治自衛的力量，悔不該將彭氏暗殺，將自治自衛苗長的幼苗摧殘。現在鄂縣也進行着激烈的戰鬥，以該縣北大畢業生丁叔慎領導地方團隊為骨幹，使陳匪一籌莫展，難入鄂縣。鄂縣也是屬於宛西區域內的。

河南經十二月總攻軍事以後，在一百一十一縣中，只有榮陽、汜水、廣武三縣，尚保持完整。中央已經准了六十縣為緩靖縣，省政府呈請的三十八縣不久必定批准，六十加三十八是九十八縣，那非緩靖縣中只有上述三縣完整，而三縣合起來的人口不比開封多，面積比開封並大不多，其富力則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

中央為應付河南的局面將河南分為五個緩靖區，以王凌雲駐汝陽，孫震駐鄭州，劉汝明駐開封，張軫駐洛陽，周於莊南鄭。這種的彈性區分以靜待動可以爭取主動應付變動的共軍似乎仍有困難。(一月二十日)

# 記武漢大學的活命罷課

祥 敬

(觀察武昌通信)  
天氣變得昏沉沉的，從二十四日起，刺骨的寒風中夾雜着細雨，伴隨着山路上的一付極其淒涼的面孔。

二十四日以前，飯廳旁邊的民主牆上紛紛出現了各伙食團從收繳的費均通告；自治會爲清寒同學籌辦的節約伙食團——本來是以公費爲標準——也急急催促同學補繳三萬元。於是民主牆上就跟着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呼籲」，其中有一張呼得最慘痛的時候：「我們不是講營養的，不要補糧；儘管吃得不要命。」自治會見一活食團經理向學校多次交涉，終於達到一全公費增加五萬元，半公費增加二萬五千元。全公費同學的離離得以暫時度過，但是中公費和自費同學仍不得不東張西望。

我們大家今晚到法學院去討論活命問題；下午半公費同學也呼飯集會討論。口吃過一頓飯，女同學也從一里路以外的女學堂，急忙地跑到了進去。還未到約定開會的時候，從兩個不同的教室裏發出了熱烈的呼聲：「自費同學與半公費同學正在討論着活命問題！」

子馬上成了過去，懶伏食的問題又沉重地壓上每個人的心理，我走過民主牆邊的時候，腦子裏也浮起一串聯想：「真公費的同學有了公費不夠吃，得力自治會向學校多次交涉，本月的膳費總算可以敷衍過去，但下個月的伙食又漲了，公費能抵得過嗎？要同學自己貼補，貼補的錢又從那兒來？半公費的同學，有一半的伙食費要從腰包里掏出來；公費跟不上伙食費的增加，從腰包里掏出錢來貼補的還要多，所以所得到的還實多，成了「大半自費」。全公費的同學那可就更慘了？從家裏充來的錢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五用作膳費；但是每月膳費跳躍地增加，媽媽接來的點點血汗錢又不會漲，怎麼夠？怎麼夠？近，民主牆上的叫聲也一天一天地增高；各式各樣的叫聲中，我聽見一聲叫得最響：「我們還需要明天了！我們還需要明天了！我們還需要明天了！」

我們大家今晚到法學院去討論活命問題；下午半公費同學也呼飯集會討論。口吃過一頓飯，女同學也從一里路以外的女學堂，急忙地跑到了進去。還未到約定開會的時候，從兩個不同的教室裏發出了熱烈的呼聲：「自費同學與半公費同學正在討論着活命問題！」

困了後的一意教的光的們訓子亂到身請課沒可遇者一授向一的叫仍然是半公費的掌聲又命問題？」

困了後的一意教的光的們訓子亂到身請課沒可遇者一授向一的叫仍然是半公費的掌聲又命問題？」

困了後的一意教的光的們訓子亂到身請課沒可遇者一授向一的叫仍然是半公費的掌聲又命問題？」

困了後的一意教的光的們訓子亂到身請課沒可遇者一授向一的叫仍然是半公費的掌聲又命問題？」

困了後的一意教的光的們訓子亂到身請課沒可遇者一授向一的叫仍然是半公費的掌聲又命問題？」

困了後的一意教的光的們訓子亂到身請課沒可遇者一授向一的叫仍然是半公費的掌聲又命問題？」

困了後的一意教的光的們訓子亂到身請課沒可遇者一授向一的叫仍然是半公費的掌聲又命問題？」

困了後的一意教的光的們訓子亂到身請課沒可遇者一授向一的叫仍然是半公費的掌聲又命問題？」

困了後的一意教的光的們訓子亂到身請課沒可遇者一授向一的叫仍然是半公費的掌聲又命問題？」

困了後的一意教的光的們訓子亂到身請課沒可遇者一授向一的叫仍然是半公費的掌聲又命問題？」

仲虎固其統治地位，兩面討好，倒也未嘗付過。不料中國遠征隊到臨該地之後，某次軍事方派他大費竹竹，以便照英例，向軍隊索取借方竟將之押解到楚雄（沮昆別路九二公里）禁止任何入與之見面。楊士司的部下見事不佳，祇好電請英國駐華大使出面交涉。結果，由駐昆長官部將楊領出。然後由昆明派軍隊把他送往加爾各答去。從此以後，順索各道一塊香餠的地，便不再是我中國領土了。

不千百餘。白天鳴鑼，夜晚則映放電影。我也有眼福者見一場。我差不多，文武場面（鑼鼓胡琴）也大致相若。我們三個朋友混入戲場參觀約莫一刻鐘。劇情似乎很精彩，宛如一戲。晚間所放的大戲是戰時的外國紀錄影片，因爲疲勞，所以我們未曾去領教。

聽說士司的結婚儀式，完全與國內的一文大喜之日起一個月內，皆設席而款待來賓。禮堂佈置及新郎新娘的服飾，若果連一切珍珠、寶石、黃貨、象牙、鑽石之類加以統計，則六十萬盧比的結婚預算恐或不夠開支。

我們原擬一遊刻後不能通行，乃在多野的龍陵沉悶的等了兩夜，雖是冬季，但深夜常，雨後依然下不停。我細雨只好全部支。我在與陌生的往來商旅談天，得知龍陵的珍貴新開如下：龍陵人民會負擔過重而願請撤職。

治，歸併隣封的縣份，但法蒙上審核的今年，該縣十紳藍克七推入該的不願，龍陵某山岳地，存在着類似梁山泊的人民武力，在公許劫富商巨賈，對窮民小戶則秋毫無犯，甚至時予賑濟。因而他們的勢力日形膨脹，官兵簡直莫可奈何。

三、龍陵兩縣均因連日寇蹂躪而瘡痍滿目，民不聊生，但統治階級却無不腰纏萬貫（以盧比銀幣計），縣長俱爲發財之人，即担任檢査行商職務的團兵小卒，亦幾乎沒有不大發橫財的。

所以，屢衝富商最多，僱人市營，身以銀幣計，每履一名新兵，不下一千幣云。東瀛南平靜無事，二種煙只是邊區之化外頑民，漫遊的（一）滇西也有一「地下火」；（二）種煙不能於原區，內地如景東、順德、年離山嶺三百餘公里，坐享烟利，依然。小民不過「人作衣裳」而已。

## 芒市的眼福

芒市離昆明八百七十七公里，行政區域歸騰龍西設治局，但其實際統治者却是土司代辦方克胤。官商往來如交通，所以土司衙門的應酬特別繁。騰西設治局則因僻處一隅而清淨無爲。

我是十一月二十六和十二月九日連兩天經過（一）往一返）那兒的。而十一月二日是方的辦方克胤完婚的佳期，每天大開筵席，據說

騰龍鱗爪

騰龍鱗爪

騰龍鱗爪

騰龍鱗爪

騰龍鱗爪



#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和意見

袁國弼

我是剛從一個小農業崗位上退下來的人。我本來是武昌湖北農學院的教員，三十五年秋，應朱冰先生之約，在湖北黃岡主持農林場以及赤壁公園的設計工作。最近離職，寓居瀾間，偶讀「觀察」三卷三期留美同學李克佑等八位所作「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感想極多。李克佑等文中所陳述的理想，如不支薪金，僅由農場供給食宿，竭力和農民接近，農場工作人員兼做附近農民子弟讀書，以及和農業研究機關及學校密切合作從事部分研究如解決病蟲害蟲問題等等，我大體上都走過了。我們在黃岡時，同人中有許多都穿上草鞋，親持鋤頭，而其待遇之低，僅及武漢同等底薪的三分之一，一百五十多畝的土地，生產收穫，猶不足資活潑內職工。茲願自述過去經驗，以供有志農事者的參考。

一、水利與肥料問題。這個問題看似平淡而極重要，因為它是影響作物生死存亡繁榮孱弱的基本條件。幾十年來農業機關着重試驗場的育種和推廣，往往一種作物在試驗場上是極優良的品種，可是推廣到農家去，由於肥料的不足，往往生長情形反不如土種作物。筆者在黃岡試驗秈金大二九〇五大號小麥，即因為經費不足，不能充份使用肥料，不僅未能顯示出牠的優良，反而生長較差。筆者戰時曾走過西南各省，遠及西康滇西，往往看見農民勞動如牛，其他一切條件似均具備，而作物則仍萎瘦，可憐，可見肥料問題若不解決，其他問題便無從談起。至於水利，中國人向來吃盡了水災旱災的苦頭。最妙是水利發生了困難或災害時，學農的人一面感得徒喚奈何，一面却認為這是管理水利的人的事。可是管理水利的人却說，他們要做的的事很多，還管不到農作物上面來哩！於是所有中國的老百姓，今日還是和二千年前沒有兩樣，仍然靠天吃飯！肥料和水利那大問題若不解決，則所謂「增產」，「擴大栽培面積」，都將成爲不能兌現的空話。

二、工作效率問題。要增進工作效率，不外乎加強工作強度和改良工作工具，我們現在來看就現制度情勢之下是否可能加強工作強度和改良工作工具。大家知道，剝削制度在封建社會與較之在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嚴厲殘酷。中國社會剝削的殘酷是舉世聞名的，在農村社會中尤爲甚。

黎明即起，既昏方息。如果達到兩水不調，還要加開一夜車，沒有禮拜，也沒有假期！這樣還要加強工作強度，實在太不人道！當然有人會問，爲什麼不減少時間加強工作呢？筆者也曾在黃岡農林場這樣做過，但並無效果，實際上要增加工作的效率，還得在工作工具上想法。但根據過去國營金水農場使用曳引機等新式農具的結果，證明在中國這個人力便宜，機械最貴。現在雖然人工昂貴，但在經濟情形沒有基本的改變以前，這現象也依然不會改變。即使我們可以訓練農場的農工人員使用機械甚至自己駕駛修理，可以節省一部份費用，但不節省汽油（或柴油）、機油、零件等，其費用仍將佔農場總支出中極大的比例。因爲中國這落後的農業國不比美國，處處需用外匯去買。就這一點，已經注定了李克佑君等文中所說的生產農場必須緊靠近都市。不然費用更大，甚至機器還會「罷工」——發生故障而無法修理！（筆者在黃岡曾爲了買幾個螺絲釘而特去漢口。這豈是在美國即是在上海的人所能想像！）但這並非說工作強度無可加強，或者農具不必改良。相反地，這兩條途徑都不失爲增進工作效率應取的途徑。祇是其中困難太多罷了。尤其要特別注意的是新式農具必須能適合當地使用。理性補充都要毫無問題。像救濟署發給黃岡的農具，因爲原來在澳洲美國，是用雙畜（馬）拖的。而在中國，一頭水牛拖不動，兩頭水牛不會拖，水田尤其無法使用，因此幾百架運洋重洋而來的洋農具祇好堆在那裏鏽爛。

三、工作人員的態度與農民接近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值得商榷的問題。凡是決心下鄉改進農民生活的人，他們應該對於工作具有高度的熱忱，對於四周的農民應該謙和而竭力設法和他們接近。李克佑君等說：「我們要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僅僅生產方式和技術不同而已。所以比較容易和農民接近。打成一片」。不過問題並不簡單。李文說「工作人員因農場大小而異，在六百市畝以下者，以兩人爲限：一人負責農場責任，一人負責工資責任」。這一人負責自然是指職員一人負責。沒有掃到工人，當然是盡量自用，同時職員工人沒有界限，打成一片」。但依筆者在黃岡農林場的經驗，認爲工作熱忱雖屬必需的，但亦

有其限度。一個農場（祇管牠堪稱爲一伊農場）僅有一個能寫能做的負責人是不法應付的。除了我們體力底不如人家會發生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情形之外，並常常會感到無法分身之苦。因爲一個農場的雜務是相當繁瑣的。如運輸販賣以及一切事務接洽，委託一個目不識丁的或智識程度甚低的工人常常反而誤事。中國農村絕非美國農村所可比擬，其困難有時超出想像。如果這個生產農場除了示範作用以外，還想做點影響其周圍的推廣工作的話，那末一個具有農業常識「文武全材」的技術員兼推廣員更是不成或缺的了！所以這個農場的農工人員，勞力者（工人）之多少視面積大小而定；勞心兼勞力者（職員）則無論如何除了主要負責人以外，必須有一個助手。因此就這一點，已經決定了這個農場的面積不能太小（不能小於五百畝）。否則農場負擔太重，太不經濟。至於要和農民接近，僅僅「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顯然是不夠的。譬如黃岡農林場的工作人員就禁止「一樣的種田」，連生產方式和技術也沒有多大的不同。甚至農林場的農具雜物不分彼此，和農民共用。可是我們並沒有達到「和農民接近，打成一片」的理想境界。不錯，我們相處甚洽，曾替他們教育子弟，解決一些小的疑難問題。然而他們最多也不過是把農場當作「貴賓」而已。這問題的基本原因是農場和農民的利害並不一致，而農場又不能解決農民切身的問題如水旱、肥料、田賦、稅捐等等，所以形成漠不相關的狀態。其實，把揭住問題的癥心，祇要能採取農場和農民的利害一致，替農民解決困難問題，使農民深知受惠而有休戚相關之感，那末農民自己也會來和農場接近的。否則，即使和農民相處得好，彼此也不過是相敬如賓而已。要是關係差一點的，不僅漠不相關，甚至還會因妬忌而敵視起來！

四、交通和治安問題。交通便利的程度和治安狀況直接相關。無疑的，一個農場的位置最好是在城市不遠的上方，而城市的大小一般也是和治安的好壞成正比的。所以就交通問題而言，這個農場最好在大城市而有一舟之便的近郊。固然大城市近郊的農村往往不足以反映整個的中國農村，但爲了使這生產農場易於成功而不致中途夭折，開始的時候也管不了那許多了。這想來是不會成多大問題的。

威問題的是治安。治安問題主要的是土匪和軍隊的破壞和騷擾。騷擾到土匪，當然在現在烽火燃燒着的地方，逃地是匪不必說，就是在平時，在後方，土匪的威脅也是嚴重的。筆者家裏在戰前就有七八百畝地在蘇北運河的威脅，每年的收穫竟沒有一點把握。也許會有人想起美國當初開發西部的時候土匪也是很利害的，可是情形不盡相同。中國人口稠密，農村普遍破產，問題嚴重得多，如果組織自衛隊或請政府派兵保護，那又不是幾百畝的一個農場所能負擔得了的。最好當然是場內人員都能武裝自衛，雖不一定能確保安全（尤以洋機器最惹人耳目）但總比較行得通。那末開辦費中不可不列一筆槍枝藥費了。其次請到軍隊，李文中也曾提到「希望政府保障我們的工作不為軍隊破壞」。要政府保障？不成問題，政府一定會保障的。譬如用最高的機關出的最嚴重的佈告，給當地政府和有關機關以命令嚴防保護等等，凡是文字上所能盡的努力，政府絕對會竭誠盡到的。但實際負責的人切莫就此引以為足！不要忘記這個國度是一個公文政治的國度！這裏舉幾個實例藉以窺其概略：筆者五年前在費陽一個公園裏負責技術工作，因為不堪軍隊砍伐樹木之擾（僅有幾十株粗不及飯碗口的洋槐），向省政府取了一張吳主席（時兼滇黔綏靖副主任）的保護佈告猶嫌不足，又設法弄到了一張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命令軍隊保護樹木的佈告，高高地掛在樹上。可是還是惹了十幾個士兵，附有三四枝步槍護行。筆者當即上書請求停止砍伐，並請着佈告解釋說：「蔣委員長和吳主席都有命令軍隊保護樹木，不得任意砍伐」。其中一個武裝同志立即大聲喝道：「那你為什麼不請蔣委員長和吳主席多發幾個柴火呢？不許多講話！我們砍了這兩根就走的！」當時受了一肚子悶氣，心想「他們的理由也許是比我這充足呢？」又一個個的，年前的黃岡是湖北的實驗縣，縣長是曾經當過軍軍的中委朱德冰，這件事引起了注意的事，至少在湖北，真是誰人不得！為了響應省政府注意武漢、綠化湖北的號召，縣政府在黃岡城內外也造了不少林。在城內部份，因與農林場毗連，故由農林場負責保護。為防患於未然計，除會同警察局共同保護外，並四處通貼朱中委的佈告。然而武裝同志依然來找麻煩，發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朱氏為政甚勤，有一次他到造林區域去巡視，正遇見一個七士兵在砍樹。他問那士兵：「誰叫你來砍的？」那士兵說：「因為柴火不夠，縣長叫我來砍的！」朱氏說：「下次再來砍，我先把你給斃了！」

來！」那士兵聽得渾身發抖，抱頭鼠竄而去。但朱氏不能天天去巡視，所以不愉快的事情還是接續而至，終於在數個月以後，被一把火把所有的馬尾松燒得乾乾淨淨！在這件事相隔不久，另外一部份有名的部隊來了。他們把農林場的稻草全部拿去，我們說明這是公家的，稻草是準備冬季餵牛的，請求他們不要全部拿去。他們回答說：「公家用，正好！我們也是公家呀！你們可以用，為什麼我們不能用？」結果冬季兩頭牛祇好挨餓。此外農林場準備做豬舍的木板杉木被全部拿去，留下了一張數目不足，不署名也不蓋章的收條。這些事是發生在曾任軍長，現為中委蘇傑長的小小的縣城裏，「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大家都知道這是個難題，但誰也沒有想出的確妥善的應付辦法來。

五、農場內附設小型工廠問題。這在為久遠的中國農村着想，尤其是為中國的工業化着想是應該的。——安福農村過剩勞力，儲備工業生力軍。但不知道工廠的產品將是些什麼東西？從李文中看起來，這工廠似乎是開辦機械技術的機械工廠。那末他絕不同於鄉間的粉紗打鐵場是可斷言的了。這裏必須注意的是中國農村底過於落後和生活水準出乎意料的低落！要知道中國農村是連一顆螺絲釘都沒有的啊！不錯，我們應該提高，應該改善，但必須注意那組織那機構是否的確能在農村裏生根立足，否則也難以前一些要人先生們一樣，心血來潮，發了願心以救苦救難者的姿態到農村去，利用他們特殊的地位，廣設些特殊的機構。他們在那裏的時候，這些機構本來就沒有能生根，等到他們一聲「倦勤」，於是那些「德政」也隨之「一人亡政息」。中國的一些輕工業，尤其是小機械工廠，都集中少數幾個像上海漢口那樣的大城市裏。牠們的產品像螺絲釘，鐵鏈，風鉤，洋鎊等，也都是以城市為對象的產品，和農村根本不發生關係。所以一個機械工廠在農村並未機械化或生活水準尚未提高以前，牠在農村裏的生存條件是極其惡劣的。當然，我們不能等「一體化」的生活水準提高自天而降，可是為了使這個工廠能在農村裏生根立足（供應農村的需要），又不失為訓練技術的機構，這個人工廠應不同於粉紗打鐵場，然而牠們的產品像犁頭，鋤，耙，鋤，鏟等則必須全部包羅，然後從改良品質着手，附帶製造些供應城市需要而在訓練技術方面所必需的產品。從這裏又可以看出，受了鋼鐵等原料，工具，配件等限制，這個人工廠必須緊貼住大城市，其距離不得超出中日行程（一日往返）。至於其他較立工廠所必需的條件如

原動力等，我們當然也應加以考慮。像黃岡縣去年集中了巨大的財力和注意力去購買榨糖機，想設立機器榨糖廠，因為燃料昂貴又不能源源供應，和技術人員缺乏，結果功敗垂成，始終未能使機器轉動起來。

農場的組織問題。本文中提出的是向政府或私人租地。土地是荒地或現成農地。經費是貸款。這就是說，這個生產農場和其他的興辦農場在創辦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區別，祇是希望政府保障工作，免除苛捐雜稅，予以各種方便；希望社會人士鼓勵，協助和合作而已。可以想像得到的這是一個由私人辦理的私立農場。這很有商討的餘地。首先我們把私立農場和公立農場作一個概略的比較。私立農場須繳納稅，不能保證工作人員避免兵役，貸款的限制較大，沒有領取救濟物資的方便（像黃岡的救濟農具，種子等物資，雖說雖禁止發放公家機關，實際全由縣農會經手；縣農會已破產，但救濟種子，肥料等仍可能來辦），沒有公事上的方便和名義上或精神上應有的優待等等。這些缺點却正是公立農場所能佔便宜的地方。公立農場的缺點呢？公事手續，尤以會計公文手續煩瑣得等於演說。經費，法令等的限制太多，影響工作效率；人事制度底不合理，不能放手做事；工作內容的限制等等。這都是公立農場的缺點。從上面這簡略的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得出一個私立農場底不易經營和公立農場底不易免除了。在目前一些民營農場為了工作人員能夠避免兵役，或因經費限制，不得不假借公家的名義，打出合作農場的招牌。一些公立農場為了要取得救濟物資等，又不得不假充私立農場的現象，雖然會使外國人譏罵地指責過，但中國始終是中國，這種「國粹」短期間恐怕還不會滅絕。現實是最冷酷的，我們就事論事，為了適應這惡劣的環境，要建立一個農場能集公私農場之所長而去其所短，最好是公家的名義而用私人農場經營的方法。這似乎不可能辦到。那末這一步，公立農場的一切權利都應該歸法享受，不錯，政府會經幾次三番地公佈獎勵墾荒，獎勵開辦農場，優先發放農貸等條例。實際上，因為沒有保障，有志之士多慮足不前。墾荒辦農場往往出一些外行或無以為生的人去幹；農貸在農村裏也多半沒有產生應有的效果，反而給了農村裏一些土豪惡棍放高利貸的資本。這當然不是政府的本意，也是非國家之幸。現在李克伍等八位同學不願意當教授，做工官與官，誠如陳銜哲先生所說的，是「不常遇見」的。政府給以免賦的田地，免稅的農貸，免罰一切苛捐

# 我的專業苦悶

顧頌剛講

## 整理國故

辛亥革命後我到北京讀書，時蔡元培先生主北平，學術界，尤其文學界各系有不少名家，其中以推選先生對我的影響最大。原來漢代有今古文之爭，清季學者對漢學研究深，當時常州學派推崇公羊家，提倡今文，崔先生承受常州學派的思想，在北大授公羊家經義等課。在這以前，我只愛讀章太炎的文章，而看不起康有為的東西，因為章提倡民主而康主張君主。崔先生介紹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我讀了之後，深感必須接受今文學以打倒古文，再跳出今文學以究其態度研究歷史，這多少也受了些胡適之先生的影響，我整理國故的心願就從這時奠下基礎。後來到燕京大學教書，環境安靜，又無人事上的紛擾，每週只教三小時的課，其他時間可以專心從事研究，不多時就覺進步很大，這時我完全投入了學術之宮。

## 現實的刺激

但是我受辭辭繪畫的影響，總以為田園村景是神樂天國，所以假期裏常到各地遊玩，華北西北各省我都跑遍了。然而我看到的不是什麼東西呢？  
雅片白面海洛因普及到了每個角落，記得有一個小縣城共有兩百多家店舖，但其中做雅片白面之類生意的就有四十多家，這就是說五分之一的店舖經營雅片白面的生意。洋車夫拉車時流起眼淚來一定是發了煙癮，小孩子生下地就靠吸煙才能生存。吃白面的人死後，骨頭可以煉出海洛因，於是吃白面吃得癮極無聊，甚至有預買其屍體（當時大我約可買四五十元）來買白面的。記得有一個抽白面的兒子偷母親的褲子去賣，母親發現後說：「你何必不就把我賣了！」這位「孝子」當真就把他母親賣了來抽白面。

西北一般人都在窟窿，一個炕洞一座廂是僅有的家產。除了炕上的一把刀可以供我們認識他們是在鐵器時代，除了過年寫春聯的紙使我們相信他們至少是東漢以後的人以外（因為東漢以後才有紙），那就只有雅片白面海洛因是現代化的了。  
軍隊兵士百分之八十以上染有梅毒，軍紀嚴峻極點

記得有一次我們同行的有一位社會系的教授，當軍隊盤查時，見到這位先生的名片上印有「社會」字樣，就以爲他是信奉社會主義的共產黨，而把他扣留。  
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這是鬼界，不是人世；這是兵國，絕非民國。我由這些現實的刺激，覺得非做些社會工作無以挽救這瀕於毀滅的國家，也對不起國家民族，更對不起人民。

## 民間文學和民衆教育

九一八事變後，北平各校成立抗日會，燕大也有這種組織。我參加了燕大抗日會的宣傳工作。  
向民衆宣傳必須用民間語言，我早年就有這個經驗。因為留北大的期間，曾主編「歌謠周刊」，民國十四年一五卅慘案一時期，我曾仿照民間大鼓詞，寫了一首傷心歌「流傳很廣，在各處碼頭可以見到人民自己錄下其中的一兩句，街頭巷尾也常聽到人唱。這件事使我相信只有用人民自己的語言寫的東西才最受他們歡迎。

根據這個經驗，在民間文學的再形式中，我選取了大鼓詞，因為這只需兩個人就可打帶唱，不費話劇歌隊之類須動員大批人馬，因之這種形式就可深入民間。我登報獻水大鼓詞，選出了幾個題目，記得其中有一個就是「八抗」汽車夫胡二毛跳黃浦江，我們最初只印了五千本，發行不幾天就全部賣空，以後繼續增加，漸漸地各家賣老唱本的舊式書舖也都來批發經售，後來他們就自行翻印，反正我們也不講什麼「版權」的。

當時我們還特地聘請了一位唱大鼓唱得很好的瞎子先生，每個作品在正式刊行之前都請他試唱，那些句子不通俗，什麼字眼不順口，我們都遵照他的意思修改。改定之後就請他教一批幹宣傳工作的青年學生唱，青年們然後再從事民間宣傳，我們的鄉村老百姓，圖畫是最好的宣傳方式。那間過年每年都要貼「楊柳青」一類的年畫，我們就利用這個舊形式來作農村宣傳，一年銷售一二十萬張。

這些工作當時都是出一通俗刊物社一手持的，因為收效很大，日本人深惡之，一再向警察政務委員會抗議，日本向政務會開舉抗日份子的名單時，我曾因此名列前茅。何應欽主辦政委會時每屆日本之演說追我們，宋哲

維稅，給予一切優待，是應該的也是義不容辭的。何況政府又會公佈過獎勵的條例。不過事實上儘管是公地，私人的投資恐怕是免不了的。那末李文中所說的「不取薪水，僅由農務供給食任」不免就顯得「勞資合作」的合同訂在存于這五年的「犧牲」時期嗎？中國人重人情，輕法理。這都是封建社會的特徵。也因為這種原因，很多事業無法像資本主義社會有規程而容易發展。多少從事農業工作的農人抱了犧牲的決心去買地苦幹，也爲了這種原因，結果到公家，對「老農」都是吃力不討好！一切都按照正常的比例辦理好了！不必事前就推推推若人情的成份而結果終于犧牲在一個人情「之」！但是李文中所述的生產農務終究不是一個尋常的農務，他是以合作農場提高農民生活爲其目標的。那末從基本上就應該與衆不同，採取了資本主義的進步的耕作方法，又全盤接受了資本主義農業的內容，儘管經營的結果是成功的，也不過是該個人賺了一點錢，發了一筆財而已。對於整個中國農業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也不在解決中國農業問題。因爲時代不同了！中國道古老的國家，自然的環境，人文的條件，在在都不容許我們像歐洲當初開辦大農場那樣自由的了！我希望我們開始就是一個合作式的農場！這個農場所有的工作人員（如其分爲職員與工人）和投資人他們都是農務的工人，從這項原則去商討他的細則。投資人既許以五年；一切的工作人員也必須以五年爲期。投資人更不消說，五年之內是不能發生異議的（當然這不是說五年以後大家就散了）。這與價值提出時是一個農場在開發時的三五年內是最艱苦也是最艱苦的階段，經過這艱苦階段以後步入平坦道路則則漸漸增加困難減退。近年來辦農場的呼聲甚響，然農務的自辦農務的人却不多。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自己沒有錢，不願吃苦或「運理」之利，而做官或經商有了錢的，無錢無地的，怕苦。因爲多收投資的人都帶出一副幸問的神氣，這種例子極多，像重慶北碚附近某農場請了一位學農的替他經營之前三年，規模粗具，一切上了軌道。主人嫌開銷大了，派了他的兒子去一協助，結果不到一年就把這農場大的解雇了。這事太不公平也太不合有志之士的心了！我們相信這八位同學的先生們一定是具有遠見的開明之士，這也許是些過慮的話。不過時代是不容情的！現在要強提高工作率，增加生產和，儘量使用有效工具，加強工作管理，顯然是落後的，並且有其一定的限度。要提高效率，增加生產，最有效的途徑是從進步工作率。而促進工作率最大之推動力就是給予工作人員以所有權，使得每個人都自覺他是農場的主人之一。這一點特別提出供有志出錢出地之士的參考！  
三十七年一月十五日長沙

...

元副探開放政策。因為我們曾就二十九軍在長城抵抗日的事情寫成「宋哲元大戰在峯口」的鼓詞，在廿九軍兵士中普遍流行，宋本人因是行伍出身也較能欣賞這種通俗讀物。他不便公開補助我們編刊社，就聘我為政委會的顧問，月支二千元，實際上就是每月給我們二千元補助。我們平均每月出八種這類通俗讀物，各種讀本、書冊和地圖都來批發，鄉間的塾師和小學校員也買去教學生和農民。這種工作自廿二年一直到七七事變，抗戰後通俗讀物編刊社就轉讓遷徙，最後搬到成都，因為受物價等通俗讀物的壓迫，無法支持就停辦了。總計我們前後共出版了通俗讀物約六百種，共印了五千萬本，別人翻印的和圖畫部未計算在內。

勝利後回來上海，辦了「民衆周刊」，銷路不好，我們起初還以為是上海人不大欣賞這種用國語寫的讀物，就運到北平出售，但是我們的老地方也不能銷，不少都退了回來，為什麼呢？人民窮了，戰前化一兩分錢買本大鼓書不算回事，現在最少也要五千，我的民間文學和民衆教育的事業於是遭到了大大的困難。

邊疆工作

我第三方面的事業就是邊疆工作。蒙古、甘肅、青海、寧夏、綏遠、西藏一些地方我都去過。簡單說來，滿清入關後對各族採分裂政策，使各族力量互消，以減少對滿族的反抗。對於漢人行科舉制度，用利祿引誘。對於蒙藏行喇嘛教，每家二子者一人為喇嘛，三子者兩人為喇嘛，喇嘛就是富和尙，於是蒙藏人口減少，並且因性慾不能滿足，於是發生亂交，梅毒盛行。至於宗教信仰虔誠團結堅固的同胞，因行多妻制，人口繁殖力強，於是就利用漢人前往征動，同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弄得時常發生西北問題，結果總是殺人盈野，處處都是白骨塔萬人塚。這種事實培植了民族仇恨，回民父母教育子女的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替祖先向漢人報仇，回教教主也欺騙回民，說：「殺一漢人免入地獄，殺三漢人可到天堂。」

邊政不修，每為外人利用。例如英國傳教士到西藏，根本無法向喇嘛教的藏人宣傳基督教，他們只是和邊民聯絡感情，常常送些茶葉布疋之類的禮物獻點小殷勤，衣著頭髮也都仿照藏人，並且選取面貌相近的藏人來為他們照像，拿像片去宣傳說英藏本是同源，由此破壞西藏的內向力，並且運入槍械，促成反抗和脫離中央。民國以來，政府也還是繼續清季的邊疆政策。中央派

去的安撫大員都是大事搜刮，地方官吏也橫暴之極。例如有一年班禪到拉卜楞寺，邊民困於迷信，擊毀朝拜，買五十元票的可入廟向班禪磕頭，買二百元票的除磕頭之外還可蒙班禪用手板打一下頭，買五百元票的班禪送他一條手巾，人民就流離被剝削，窮了只得流為匪盜，那一年這個區域就匪盜倍增。又有一位中央派去的縣長，邊民因好奇而偷走了他的手電筒，他於是召集保長罰款六百元，其實當時買一個電筒要不到一塊錢。保長按層攤派下去，老百姓的實際負担至少要到一萬元以上。

漢人迫迫強經商，多牛採欺騙方式。法幣初行時，商人欺騙不識漢字，有以冥國銀行鈔票冒充法幣欺騙邊民的。在雲南，甚至有人剪下驢頭上的商標紙來充鈔票向騙夷人騙購物品。

邊疆在各方欺壓之下真是走途無路。有一年到百靈廟時，德王正聯合內蒙各旗爭取自治，組織蒙古地方自治委員會。中央本九月給經費三萬元，但是並不發給。我去時德王正在掏腰包發給下的薪水。日本人乃乘機勾誘之，允月給經費三十萬元。但是我聽見他們說當時實在是在走到了三岔路口：第一條路是傾向中央，但是中央不理他們，只想剝削他們；第二條路是傾向蘇聯，這利於一般老百姓，却不利於貴族；第三條路是傾向日本，這只是眼前却有利害將來子孫。我回北平後勸何應欽，他不理，結果德王就走了日本路線。

二十六年我和陶孟和先生因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補切到西北考察，我在那裏住了一年。我沒有像一般中央大員向他們索取羊皮多少孤皮多少，也沒有像商人那樣欺騙他們。他們對我漸生好感，甚至有向我告狀的。他們不知我是什麼官銜，狀紙上寫著「中央教育總長」，好像說我為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一樣，可見邊民苦治之切。本來邊民是不肯學漢文的，他們覺得「漢教」（他們把漢文當作一種宗教）要消滅他們的宗教，我因得他們的信仰，勸他們利用下午時間學一點漢文以免受欺，他們也就接受。此外我見賦殘盛行，建議他們聯合自內地請一獸醫，他們也樂從。可見只要不剝削他們，直為他們辦事，一切邊疆工作都可順利進行。

有些人主張在西北開墾，其實西北並不宜於耕種，只宜於發展牧畜。邊疆商品種數不多，很歡迎內地運去的物品，只要商人不敢騙，貿易大有發展前途。喇嘛文化並在漢文化之下，例如最大的喇嘛廟拉卜楞寺，共有房子四五萬間，佛像供物多係金銀，瓦是銅的，日光照上去，燦

爛奪目。喇嘛多牛治勞動地，除研究宗教外，也研究天文曆法醫學。廟中不時舉行再題討論或辯論會，每每為一個問題的澈底了解而連續討論幾天，這種辯論會，內地的大學都望塵莫及。總起來說，漢文化高，滿已與漢同化，蒙藏文化也高，缺點在亂交和梅毒，同文化較低，只知道不解其意，優點是身體好。我們如何發展各族優點，消滅各族缺點，使大家成為一家人，實在是一項有待許多人去努力的工作。

但是目前環境不安，物價日漲，加以其他各種困難和阻礙，通俗的民衆教育工作，集校集社的國故整理工作，邊疆的開發工作，都遭受莫大打擊，雖然我決心盡我餘年的全部心力從事這三方面的事業，但在我因它們的意外阻礙而深深陷入了事業的苦悶。

元月廿二日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講「華錄

（上接廿二頁）如願意大同的世界，理想的世界，永久和平的世界早日實現，便應該消滅成見，從此只使用陽曆。陽曆比陰曆更科學的，每年的長度很相同，相差最多一天。四季變化，二十四節氣都遵照陽曆。四季變化比月亮盈虧對人類生活的影響要大得多。朔望的週期總算在陽曆的曆書上的。我國目前把陰曆新年稱為春節，那是再滑稽沒有的。「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堂」。歲月增了，春却還沒有回到大地上來，春光還沒有充滿乾坤。今年的正月初一，長江以北大部分的地方都瀟瀟茫茫的白雪。春光得到三月初才開始照射到地。最理想還是回到羅馬帝國初期的辦法，把三月當做第一個月。這麼一來，頭三個月是真正的春天，第二季真是夏天，第三季秋天，第四季冬天。同時把「月大」「月小」重新分配一下，把二月份的日數增加一下。不過改變曆法是一件大事，會引起很多的麻煩（比方說許多人會把生日失掉了）。我們最好還是把「正月初一」完全忘記。在舊的新年多放幾天假，多給些人拜年，多吃點年糕。慶祝舊年大地還是留在四月五日的清明節。那時天氣不冷了，樹葉綠了，百花開了，鳥兒的歡聲更甜了，那時候才好出門去郊遊野宴，植樹賞春。端午節可以定為最近夏至的翌日之前十天，中秋可以定為最近秋分（九月二十三日）的翌日。反正在一個時候吃粽子或吃月餅就得了。牛郎織女的故事是一個神話而已，所以七夕最好不必紀念。要欣賞這個神話，隨時都可以欣賞。

文化的各方面都應當屬於第六類。科學時期在進步，人類的思想，理想，生活方式，藝術創作，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也都應當不斷地進步。



# 生育制度 袁方

費孝通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定價七元

「生育制度」是個新名詞，著者從這新名詞裏把人類生活中的男女們的求偶，互相結合成夫婦，生出孩子來，共同把孩子撫育成成人——這是一套社會活動的體系，也就是著者所謂的生育制度——加以一番系統的描寫。

著者引用功能學派的理論與方法，作為分析和解釋生育制度的解剖刀。功能學派的理論與方法，介紹到我國的社會學裏來，不僅是介紹，而且還用這種觀點去分析解釋我國的社會，本是近十年以內的事。在這一方面，著者無疑是個打頭陣的人。

原來功能學派的創始者，人類學大師 B. Malinowski，他的理論和方法一向都是把初民社區作為試驗的園地，似乎還很少拿在所謂文明的社區裏表演過。著者承受了他老師的戰略，可是離開了他老師作戰的場所，並不像他的老師一樣，專門尋找那些住在森林的原始民族開刀；而回過頭來，把刀尖指向文明的領域。這個原因也許是著者不願是人類學家；這具有社會學家的身份，當他把人類學者的武器，接到手上時，怎能不想起自己的社會？

生育制度可以說就是著者解剖所謂文明社會的嘗試之一，所根據的理論，是費馬氏出發的。著者不是勇於疏接 B. Malinowski 在「文化論」一書中給的社會制度的定義嗎？所謂社會制度是人類活動有組織的體系。任何社會制度都針對一種基本需要；在一合作同事務上和永久關係的一羣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規律及技術；任何社會制度也都是建築在一套物質的基礎上，包括環境的一部分及種種文化的設備。（頁一）

人類生活裏，有些什麼基本的需要？馬氏回答說：人類的需要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生物性的基本需要，

如營養、生殖、安全等。人們並不是直接的和個別的在自然環境裏得到這些基本需要的滿足，他們要用工具，和別人合作；於是發生了第二類手段性的需要，如技術、社會組織等。生產技術須有知識的累積和傳佈，社會組織須有道德和宗教的維持，於是發生第三類綜合性的需要。這是馬氏理論的中心（頁二）

生育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一種。它所滿足的需要是屬於那一類的呢？若是根據馬氏的理論出發，很顯然的著者所要講的生育制度是在滿足人類基本的性的需要的。有這種需要，才發生這一類的行為體系。可是人類性的滿足即使沒有求偶，婚姻和家庭，同樣可以得到。求偶、婚姻和家庭，正是限制人們獲得性的滿足的方法。

一方面要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一方面又要限制人類的性需要。這豈不是一個矛盾？在馬氏的理論裏，就我所知道的，他似乎並沒有把這個矛盾解決，於是批評功能學派的人，乘機而入，找到這個一個進攻的好口子。若是一切的文化現象，直接或間接在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也許可以像禽獸一樣沒有軒輊，一切都以這個去標準，用不著受其禽獸的文物制度了。本來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就在這「幾希」一差，人們也許並不是個別的去得到這些基本需要的滿足，他們要彼此分工合作去得到這些基本需要的滿足。於是產生了社會組織，更進而產生了道德和宗教。儘管馬氏可以一層一層的在這個「幾希」之中建立他的文化論；可是什麼是這個「幾希」？馬氏却沒有十分發揮。

這也許是著者寫生育制度的的一個主要的動機。他要幫他的老師一臂之力，解答這一個「謎」。儘管在生育制度一書裏，著者一再的宣佈：「我認為我們理論的出發點是在一個基本的假定上：人的活動是求生，求生就是滿足他生物基礎上所需要的，食，色等等。需要的滿足是有賴於物質的利用，生活是人利用外物來滿足需要的活動」（頁一三五）求生原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可是社會上編編有許多，慷慨就義，視死如歸。違反生原則？這為的是什麼？

著者替他的老師製造出一塊擋箭牌，解馬氏的難。這塊擋箭牌，用四個字說就是「社會完整」（Social Integration）。因為人不能單獨的生活，早就是一句極普通的話，這說明了「個人生活所倚靠的不是任何別的個人，而是各個人間互相配合別人的分工體系，這體系使各個人均力並不相抵消，而能相成相和」。（頁一六）

這樣一來，使得著者不能不遺憾地推論下去：「在基本生活上，我們總得預先定下個分工合作的結構，……但是這結構必須完整，必能容納每個人全部的，依賴於別人的，生活需要」。（頁一七）

在生育制度一書裏，儘管著者是在如何念念不忘他的老師的理論：滿足基本的需要；一再的中述他所持的基本觀點來自功能學派。中述儘管中述，實際上著者已經演變成爲「另外一差」了。如果馬氏的文化論是以制度作為研究的單位，以個人作為出發點；著者在生育制度裏所表現的，顯然走了樣，他雖仍以制度作為研究的單位，出發點不是個人而是團體。這還是著者所演化出來的「另外一差」。要是我們回到本文前面的話，著者不但是人類學家，還是社會學家的解剖刀，落在社會學者的手上，運用之妙，又何必全然相同？

我不知道著者是否同意這個看法，若是上面的說法不錯，我可以說：生育制度一書與其說是馬氏理論的推演；不如說是馬氏理論的補正。說得更實在點，著者處處在費了不少的苦心，替馬氏理論的衝動，加以填補，加以設防。因之生育制度一書，與其說是著者在分析這個制度，不如說是著者更加充實功能學派的理論。

社會完整和新陳代謝，在我看來是著者補充馬氏的理論中心。用著者的話來說：「和個人生活攸關的是社會結構的完整，在這種生死交關的人間謀社會的完整，就得維持最低限的人口，於是社會一定得有一個新陳代謝的機構，使死者儘管死；自有新人物出來填補他的遺缺，新人物的供給，在人類裏並不完全靠自然的保障，所以得添上人為的保障，這個人類的保障，就是生育制度」（頁二九）

維持社會的完整，顯然不是從個人的觀點出發的，而實在已進入了社會的領域。一從社會完整的觀點上著生育制度，我曾說過幾句似乎不合於常識的話：我說在人類中非得有活著的別人才能有活著的自己，我又說：人類有死才有生，人類有孩子才有婚姻。（頁一三六）表面上這似乎是不合常識的話，實際上却是真實的。在這裏我們不應感到社會完整的理論，從基本的需要，演變爲社會完整，這是一個難題的出版。

在一個難題的出版。像生育制度這種難題的書，是很少見的。全書二百頁，將近十五萬字，「吾道一以貫之」，自成一家之言。理論的探討向來是乾枯的，事實的除述向來是呆板的；可是這些在生育制度一書裏經過著者富於文學的描寫，流利活潑的筆鋒，深入淺出的手法，一一痛得栩栩欲生，引人入勝，我思及是讀過這本書的人，一定會有同樣的感覺。

# 觀察第二卷目錄索引

## 編輯者言

風派·熱練·擇任  
作者 餘安平  
期數 二十四

## 政治·內政

勳員、裁員、行憲  
論立法院與條約權  
大選與時局  
一個參加競選的人的自白  
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  
副主席的謎  
魏德邁告別聲明的背景(觀察文摘)

Frank L. Tsao  
周東郊  
嚴仁安  
王運明等  
劉運誠  
儲安平

二 王鐵崖  
三 吳之椿  
四 胡慎明  
五 吳世昌  
五 楊邦彥

第二轉形期的新聲  
釋「左」與「右」  
我們對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意見  
改革地方政制芻議  
評滿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  
對於北大孟憲功等是否犯罪及假定其  
已犯罪究應處以何種機關之意見  
(觀察文摘)

蔡福衡  
谷春帆  
楊人梗  
周炳琳等  
董時進  
韓德培  
陳之遜  
孫克寬  
周叔厚  
上海益世報  
天津益世報  
韓德培  
儲安平  
楊邦彥  
吳世昌  
朱自清

九 八 八 七 六 五  
五 五 四 四 二 一

從民主到帝國  
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  
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  
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  
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改進中國政治的幾個問題  
論競選費用應有限制  
斥一種謬論(觀察文摘)  
政府的度量(觀察文摘)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一)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論這次的大選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論不滿意狀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自由份子與民主政治(觀察文摘)  
團體改革之內在因素  
論反對政府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立法顧問委員會」  
人口密查與技術人才  
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行憲前夕的一個遠慮之法  
今年的起碼希望(觀察文摘)  
解放區印象記(外論選譯) 一個聯建幹部之累  
論程孟明案兼論社會有心人能否合攬  
來使一點事情

李季友  
朱光潛  
劉運誠  
嚴仁安  
周叔厚  
陳達  
施復亮  
芮沐  
陸志章  
田汝匯  
儲安平

十九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國際·外交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的對中國？  
美國與德國(紐約通信)  
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問答  
歐洲仲夏夜之夢  
千言萬語祇為「煤」(倫敦通信)  
「黑百分明」(美國通信)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中國的對美政策(外論選譯)  
如何約束日本的金屬工業  
小斑與大斑(外論選譯)  
歐洲各國的局勢(觀察文摘)  
編織國會議案與黨內內部困難(倫敦通信)

許德珩  
楊剛  
費青  
費孝通  
田汝匯  
史超禮  
李純青  
密勒士評論社  
王運明  
拉斯基  
林同濟

一  
一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八  
八

美國的機器(華國通信)  
西歐記行(一)英國  
論琉球歸屬問題  
西歐記行(二)法國  
西歐記行(三)意大利  
新大陸的餘音(美國通信)  
做「要人」得像「要人」的樣子(倫敦通信)

錢能欣  
錢能欣  
錢能欣  
李純青  
錢能欣  
楊慶堃

十九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三

孰選信)  
中國能永久中立化麼？  
共和黨援華運動(紐約通信)  
我們訪問了斯大林(外論選譯)  
從冷仗起  
歐洲完了麼？(外論選譯)  
柴那門的機會(美國通信)  
閩西河底的魏瑪陰影  
印度的道路(新德里通信)  
美國闊步世界(外論選譯)  
與愛因斯坦的談話(美國通信)  
祇要道不是俯選學年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難型中國(美國通信)  
美蘇鬥爭的影響  
日本政局(東京通信)  
西歐靴底煙燻  
雄聖甘地  
美國和平中的火藥味(華盛頓通信)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魏德邁不相互瞭解？  
論中紡護給民營的方法  
論經濟與政治  
當前幾種經濟救濟方案效果的估計  
對日貿易開放與損害賠償問題(觀察文摘)  
論徵用蒙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及徵用的技術問題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幣制非改不可(漢口記錄)  
小區經濟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中國經濟問題(漢口記錄)  
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書評)  
預告選災·追論選政

田汝匯  
史超禮  
錢能欣  
李純青  
錢能欣  
楊慶堃

十九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三

思想·學術  
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書評)  
預告選災·追論選政

潘光旦  
葉崇漢

四·五

K. Ziliacous  
田汝匯  
楊剛  
李季友  
朱光潛  
劉運誠  
嚴仁安  
周叔厚  
陳達  
施復亮  
芮沐  
陸志章  
田汝匯  
儲安平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  
二  
三  
三  
三  
六  
十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八  
三十九  
三十九  
四十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九  
四十九  
五十  
五十

論人性與私德

我亦追論憲政案及文化的診察

論容孔與民主的矛盾

論容孔反應(觀察文稿)

自由乎? 平等乎?

論賞罰

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史

政治

略論中國政治問題

法律、道德、與大眾利益

敬答樊弘先生

一個歷史的教訓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關於中國出路的眼光

我對大學一年級國文的意見

論紳士

戰後中國教育(外論選譯)

論現行的留學政策

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觀察文稿)

建議大學裏極設「時事研究」一科

「觀察文稿」

論知識階級

白報紙

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

教育的矛盾與救急的治標

論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除學生全國專

科以上學校不得准其入學之不妥

論發展學術的計劃

論師範

我們建議政府調查並公佈白報紙配給

情形

知識生活的偏向

論商賈

我們對於爭取學術獨立的意見

論習文史

風雅的歌劇

吳恩裕

張東蓀

朱本淑

吳世昌

吳恩裕

張述祖

吳恩裕

張東蓀

樊弘

張東蓀

徐述綸

費孝通

李敦林

胡適

嚴仁賢

費孝通

儲安平

金克木

蕭公權

諸安平

陳序經

胡慶鈞

費孝通

儲安平

劉維鈞

袁方

國立七

究所同學會

陳夢家

劉紹勳

二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七

十一

十二

我的事業苦惱(演講記錄)

農業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的前面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後

的響應

寫在「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

後面

福建農業建設的輪廓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白與意見

科學

生物學戰爭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中風與芸香精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文藝

論劇論詩

略論文藝與象徵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醉的詩

創造的統一

杜濬及其淺畫

新近在巴黎發現的莫泊桑寫給一位美

女的三封信

論雅俗共賞

跋「多造集

為自由而歌

論勇敢的表现

詩歌的睡醒

人物素描

瑞士三詠

八根火柴

精工與草率

書評

法國革命史

一閱一多的道路

顧維鈞

陳衡哲

李克佐等

安平

王澤農

劉建緒

袁國強

胡先驥

丁驥

蔡壬侯

戴文燾

朱自清

宗白華

何遜

金克木

王琦

凌卓

朱自清

吳曉

費多非

徐中玉

戴鐵齋

Theophrastus

凌卓

Tabi

徐中玉

王福祖

徐述綸

戴鐵齋

四

三

一

二

五

九

七

人物及事業

梅月澗與清華大學

潘光旦底人文思想

陸志韋及其研究工作

嚴局島嶼(專稿)

國共雙方軍事實力的分析(專稿)

北票之圍追記

在內戰最前線

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專稿)

豫鄂皖陝晉魯形勢略圖(地圖)

長城線內外的爭奪(專稿)

劉伯承南下記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專稿)

陳慶南渡與陝豫局勢

八方風雨會中州(專稿)

國軍全盤戰略(專稿)

內戰中的廣東南路

陝北榆林之戰(專稿)

共軍入川之勢

戰火西延全川設防

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瀋陽

歲尾年頭戰局總分析(專稿)

豫鄂川陝邊區形勢

國內外的烽火(專稿)

錢鍾書

費孝通

吳恩裕

周子亞

費孝通

李理黃

樓邦彥

錢鍾書

鄭慎山

吳恩裕

袁方

余才友

錢鍾書

費孝通

吳恩裕

周子亞

費孝通

李理黃

樓邦彥

錢鍾書

鄭慎山

吳恩裕

袁方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余才友

衛立煌與東北剿匪總部與全盤戰略的新佈置

專稿 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煩惱的、和可能建議的

南京

魏德邁與國民政府之間  
聯滬、行總、解總的官司  
歲寒談大局  
鍾山秋色  
國民黨黨團合併前後  
宋子文主粵、孫立人練兵、張岳軍北巡  
記魏德邁招待會  
軍陽風雨  
邏輯上的一排中律  
吳有訓出國記  
南京初冬  
中大就選武則前後  
政治年度總結賬  
乾坤一擲  
歐變後的大選潮  
新年新政  
政治大學遊行記  
魏德邁在天津的一段  
記四大學聯考北平區漏題案  
納粹西遷錄  
蘇僑北撤記  
北平學生被捕被釋記  
北平教員學生被捕案概誌  
追悼·示威·探監  
秦今日河北  
北大自治會競選記  
蔣主席抵平後的北方政軍  
秀才遇着兵  
大鈔的波浪在北平  
中長路一月見聞  
哈爾濱歸來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詳細報告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又一報告  
新蘇的危機在那裏？  
伊方人士瞭解德化後的新疆

北平

瀋陽

德化

2.

二十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蘭州 鮑爾漢與麥斯武德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亡

開封 西北局勢報告  
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  
揭開豫西的內幕  
中原戰局最近情形  
川局近視  
關於四川最近混亂情形的詳調報告  
國議會訪華團在重慶  
武大自治會選記  
記武漢大學的活命罷課  
湘糧開禁重禁前後詳記

成都

重慶

武昌

長沙

# 觀察第三卷作者索引

作者

日期

數

潘光旦反人文思想  
陸志韋及其研究工作  
跋一多遺集  
大選與時局  
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  
從中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  
論人性與私產  
國家與道德  
自由乎？平等乎  
法律、道德、與大眾利益  
一個歷史的教訓  
馬爾維里代表思想選集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讀「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兼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論琉球歸屬問題  
馬克斯的政治思想  
論中紡選給民營的方法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從民主到帝國

題

日期

數

吳晗  
吳之樞  
吳世昌  
吳恩溥  
吳景超  
李克佐等  
李季友  
李純青  
李恭宇  
李純青  
李理黃  
李燭塵  
何遠  
谷春帆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杜蒲及其漫畫  
論立法院與後約權  
法國革命史  
如何約束日本的金屬工業  
我們對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意見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後面  
遠東經濟委員會與中國  
千言萬語感為「煤」  
緬甸國營議案與工黨內部困難  
做「要人」得做「要人」的樣子  
幹誰之累  
黑白分明  
美國的機器  
萊那門的機會  
雜型中國  
論期滿詩  
論通俗共黨  
論不滿現狀  
論歐孔與民主的矛盾  
極月與與情師大學

史超禮

朱自清

朱本源

余才友

二十

十八

十七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二十

十八

十七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      |                  |     |
|------|------------------|-----|
| 宗白華  | 行憲前夕的一個遠慮之法      | 二十二 |
| 金克木  | 略論文藝與象徵          | 二   |
| 季羨林  | 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     | 八   |
| 周子亞  | 論現行的留學政策         | 十二  |
| 周炳琳等 | 國際公法成案研究         | 七   |
| 周東郊  | 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    | 八   |
| 周叔厚  | 第二轉形期的新軀         | 十一  |
| 胡慎明  | 論競選費用應有限制        | 十六  |
| 胡先驥  | 論立法院內閣設置一立法顧問委員會 | 十四  |
| 胡慶鈞  | 一箇參加競選的人的自白      | 二十一 |
| 施復亮  | 生物學戰爭            | 四   |
| 徐中玉  | 論保長              | 五   |
| 徐述綸  | 論自由主義者的道路        | 十七  |
| 袁方   | 論勇敢表現            | 二十二 |
| 袁國弼  | 精工與草率            | 二十五 |
| 凌卓   | 我對大學一年級國文的意見     | 二十三 |
| 孫克寬  | 一開一多的道路          | 三   |
| 陳達   | 論商賈              | 十九  |
| 陳之邁  | 生育制度             | 二十四 |
| 陳序經  |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由與意見    | 二十四 |
| 陳振漢  | 漢泊染給一位美女的三封信     | 十   |
| 陳衡哲  | 瑞士三詠             | 二十一 |
| 張述祖  | 改進中國政治的幾個問題      | 十三  |
| 張東蓀  | 人口普查與技術人才        | 二十一 |
| 張東蓀  | 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 十三  |
| 張東蓀  | 論發展學述的計劃         | 十七  |
| 張東蓀  | 論經濟與政治           | 十七  |
| 張東蓀  | 當前幾種經濟急救方案效果的估計  | 二   |
| 張東蓀  | 寫在一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 二   |
| 張東蓀  | 一的前面             | 三   |
| 張東蓀  | 論習文史             | 二十三 |
| 張東蓀  | 論實則              | 二十三 |
| 張東蓀  | 我亦追論憲政及文化診斷      | 十二  |
| 張東蓀  | 敬答樊弘先生           | 七   |
| 張東蓀  | 關於中國出路看法再答樊弘先生   | 十六  |
| 張東蓀  | 預告逆災·追論憲政        | 二十三 |
| 張東蓀  | 略論中國政治問題         | 四·五 |
| 許德珩  |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的對中國? | 十四  |

|     |                 |     |
|-----|-----------------|-----|
| 費孝通 | 皮爾遜強姦案審判案問答     | 一   |
| 費孝通 | 論紳士             | 三   |
| 費孝通 | 歐洲仲夏夜之夢         | 六   |
| 費孝通 | 如是他見            | 八   |
| 費孝通 | 論知識階級           | 十一  |
| 費孝通 | 小康經濟            | 十二  |
| 費孝通 | 美國之內            | 十六  |
| 費孝通 | 從冷仗說起           | 十八  |
| 費孝通 | 論師儒             | 十八  |
| 費孝通 | 閩河河底的魏瑪四影       | 十八  |
| 費孝通 | 「祇要這不是箇選舉年」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西歐靴底煩惱處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故聖甘地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美國與德國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共和黨援華運動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新大陸的餘音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美國和平中的火藥味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中國能永遠中立化麼?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動員·戡亂·行憲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副主席的迷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論這次的大選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美國政制的改造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中風與芸香精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美蘇鬥爭的影響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美蘇能否相互瞭解?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與樊瀛漢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化與政治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我對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根本看法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日本復興會不會威脅中國?中國應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該怎樣應付復興的日本?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知識生活的偏向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知難而退的悲劇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風雅裏的悲劇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改革地方政制對黨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團體改革之內在因素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關於農業建設的輪廓       | 二十一 |
| 費孝通 | 為特勒之末日          | 二十一 |

|     |                  |    |
|-----|------------------|----|
| 錢能欣 | 四歐銀行(一)英國        | 十一 |
| 錢能欣 | 四歐銀行(二)法國        | 十二 |
| 錢能欣 | 四歐銀行(三)意大利       | 十三 |
| 錢能欣 | 游評英文新辭典          | 十五 |
| 錢能欣 | 游歷者的眼睛           | 十六 |
| 錢能欣 | 教育的矛盾與急救的治療      | 十三 |
| 錢能欣 | 論微川索門宮室在外國的資產及徵  | 十三 |
| 錢能欣 | 用的技術問題           | 十三 |
| 錢能欣 | 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        | 十一 |
| 錢能欣 |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一)      | 十五 |
| 錢能欣 | 日本政局             | 十五 |
| 錢能欣 | 「為中國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刊出  | 十五 |
| 錢能欣 | 後的響聲             | 十五 |
| 錢能欣 | 評滿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防華報告 | 十五 |
| 錢能欣 | 白報紙              | 十五 |
| 錢能欣 |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 十五 |
| 錢能欣 | 評全國專科以上學校開除學生全國  | 十五 |
| 錢能欣 | 專科以上學校不得准其入學之不妥  | 十五 |
| 錢能欣 | 我們建議政府調查並公佈白報紙配  | 十五 |
| 錢能欣 | 給情形              | 十五 |
| 錢能欣 | 風浪·熬煉·撐住         | 十五 |
| 錢能欣 | 論程孟明案並論社會有心人能否合  | 十五 |
| 錢能欣 | 攜來做一點事情          | 十五 |
| 錢能欣 | 兩種日曆·兩種文化        | 十五 |
| 錢能欣 | 評英文新辭典           | 十五 |
| 錢能欣 | 談詩歌的晦澀           | 十五 |
| 錢能欣 | 釋「左」與「右」         | 十五 |
| 錢能欣 | 論反對政府            | 十五 |
| 錢能欣 | 印度的道路            | 十五 |
| 錢能欣 | 與愛因斯坦的談話         | 十五 |

### 廣告價目

三十七年二月一日訂

全面：一千五百萬元

半面：八百萬元

1/4面：四百五十萬元

# 約預始開·書叢觀

本社自今春起，除每週發行外，另加出版週刊，內容豐富，與眾不同。本週刊之內容，係由名家執筆，論調正確，材料充實，且印刷精美，紙張優美，誠為目前國內罕見之刊物。本週刊之內容，係由名家執筆，論調正確，材料充實，且印刷精美，紙張優美，誠為目前國內罕見之刊物。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張東蓀著  
定價：五萬元（暫定）  
預約：三萬八千元  
郵費代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二萬五千元

**政學罪言**  
潘光旦著  
定價：十萬元（暫定）  
預約：八萬元  
郵費代收：掛號八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四萬元

**唯物史觀精解**  
吳恩裕著  
定價：五萬元（暫定）  
預約：三萬八千元  
郵費代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五千元

**鄉土中國**  
費孝通著  
定價：五萬元（暫定）  
預約：三萬八千元  
郵費代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五千元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吳世昌著  
定價：四萬五千元（暫定）  
預約：三萬五千元  
郵費代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二萬五千元

**英人·法人·中國人**  
儲安平著  
定價：五萬元（暫定）  
預約：三萬八千元  
郵費代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二萬五千元

**論雅俗共賞及其他**  
朱自清著  
定價：四萬五千元（暫定）  
預約：三萬五千元  
郵費代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二萬元

**外埠預約截止**  
三月十日  
郵費代收：掛號七千元  
（多退少補）航掛二萬元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關係，在現代中國社會中，實為一重要之問題。張東蓀先生之論述，必能引起吾人對於此問題之注意。其論述之精闢，實為目前國內罕見之佳作。本週刊之內容，係由名家執筆，論調正確，材料充實，且印刷精美，紙張優美，誠為目前國內罕見之刊物。

政學罪言之內容，係由潘光旦先生所著。其論述之精闢，實為目前國內罕見之佳作。本週刊之內容，係由名家執筆，論調正確，材料充實，且印刷精美，紙張優美，誠為目前國內罕見之刊物。

唯物史觀精解之內容，係由吳恩裕先生所著。其論述之精闢，實為目前國內罕見之佳作。本週刊之內容，係由名家執筆，論調正確，材料充實，且印刷精美，紙張優美，誠為目前國內罕見之刊物。

鄉土中國之內容，係由費孝通先生所著。其論述之精闢，實為目前國內罕見之佳作。本週刊之內容，係由名家執筆，論調正確，材料充實，且印刷精美，紙張優美，誠為目前國內罕見之刊物。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之內容，係由吳世昌先生所著。其論述之精闢，實為目前國內罕見之佳作。本週刊之內容，係由名家執筆，論調正確，材料充實，且印刷精美，紙張優美，誠為目前國內罕見之刊物。

英人·法人·中國人之內容，係由儲安平先生所著。其論述之精闢，實為目前國內罕見之佳作。本週刊之內容，係由名家執筆，論調正確，材料充實，且印刷精美，紙張優美，誠為目前國內罕見之刊物。

論雅俗共賞及其他之內容，係由朱自清先生所著。其論述之精闢，實為目前國內罕見之佳作。本週刊之內容，係由名家執筆，論調正確，材料充實，且印刷精美，紙張優美，誠為目前國內罕見之刊物。

外埠預約截止之內容，係由本社所著。其論述之精闢，實為目前國內罕見之佳作。本週刊之內容，係由名家執筆，論調正確，材料充實，且印刷精美，紙張優美，誠為目前國內罕見之刊物。

獨立之觀點·超黨之派  
中國第一個月銷刊  
出版以來·從未脫期  
擴大徵求基本定戶

**觀察**

自第四卷起，本刊售價，尚未確定，可能加價。讀者如在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訂閱者，仍照目前刊費計算，請勿失去機會。（刊費請閱本刊第三頁）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二一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價萬八千元